目录

[《陸小鳳傳奇》古龍 4](#_Toc69996959)

[引子 4](#_Toc69996960)

[第一章 最漂亮的老闆娘 12](#_Toc69996961)

[第二章 第一富人 26](#_Toc69996962)

[第三章 主持公道 38](#_Toc69996963)

[第四章 虛情假意 50](#_Toc69996964)

[第五章 遠山傳歌聲 63](#_Toc69996965)

[第六章 劍出人亡 74](#_Toc69996966)

[第七章 師門一脈 83](#_Toc69996967)

[第八章 陸小鳳 91](#_Toc69996968)

[第九章 強仇大敵 97](#_Toc69996969)

[第十章 魂斷離恨天 108](#_Toc69996970)

[第十一章 霍天青 117](#_Toc69996971)

[第十二章 第一聰明人 127](#_Toc69996972)

[尾 聲 171](#_Toc69996973)

[《繡花大盜》古龍 175](#_Toc69996974)

[第一章 數十件大案 175](#_Toc69996975)

[第二章 拜訪薛神針 188](#_Toc69996976)

[第三章 爾虞我詐 201](#_Toc69996977)

[第四章 一對紅鞋 212](#_Toc69996978)

[第五章 履險求證 226](#_Toc69996979)

[第六章 詭計脫身 237](#_Toc69996980)

[第七章 契而不捨 249](#_Toc69996981)

[第八章 醉後比劍 262](#_Toc69996982)

[第九章 功敗垂成 275](#_Toc69996983)

[第十章 大盜伏誅 286](#_Toc69996984)

[第十一章 尾聲 298](#_Toc69996985)

[《決戰前後》古龍 300](#_Toc69996986)

[第一章 怪客傳警訊 301](#_Toc69996987)

[第二章 殺人滅口 314](#_Toc69996988)

[第三章 捉蛇救佳人 326](#_Toc69996989)

[第四章 同是有心人 339](#_Toc69996990)

[第五章 死裡逃生 348](#_Toc69996991)

[第六章 老實和尚 359](#_Toc69996992)

[第七章 火葬場救人 371](#_Toc69996993)

[第八章 緞帶風波 378](#_Toc69996994)

[第九章 第七條緞帶 389](#_Toc69996995)

[第十章 短兵相接 401](#_Toc69996996)

[第十一章 深宮救駕 421](#_Toc69996997)

[第十二章 強敵已逝 433](#_Toc69996998)

[第十三章 尾聲 443](#_Toc69996999)

[《銀鉤賭坊》古龍 446](#_Toc69997000)

[第一回 冰山美人 446](#_Toc69997001)

[第二回 西方玉羅剎 462](#_Toc69997002)

[第三回 缺了半邊的人 469](#_Toc69997003)

[第四回 意外中的意外 480](#_Toc69997004)

[第五回 賈樂山 498](#_Toc69997005)

[第六回 冰國奇譚 515](#_Toc69997006)

[第七回 松花江上 523](#_Toc69997007)

[第八回 松花江下 533](#_Toc69997008)

[第九回 再見冰河 546](#_Toc69997009)

[第十回 香姨之死 560](#_Toc69997010)

[第十一回 重回賭坊 572](#_Toc69997011)

[第十二回 羅剎教主 589](#_Toc69997012)

[《幽靈山莊》古龍 602](#_Toc69997013)

[第一回 第十三個人 602](#_Toc69997014)

[第二回 逃 亡 607](#_Toc69997015)

[第三回 死亡之約 623](#_Toc69997016)

[第四回 一個死人的世界 632](#_Toc69997017)

[第五回 將軍吃肉 641](#_Toc69997018)

[第六回 元老會的組織 652](#_Toc69997019)

[第七回 同是天涯淪落人 665](#_Toc69997020)

[第八回 又見山莊 673](#_Toc69997021)

[第九回 畸人、畸情 684](#_Toc69997022)

[第十回 午夜悲歌 693](#_Toc69997023)

[第十一回 冒險登絕閣 696](#_Toc69997024)

[第十二回 天雷行動 712](#_Toc69997025)

[第十三回 鬼 屋 725](#_Toc69997026)

[第十四回 最後指示 738](#_Toc69997027)

[第十五回 香火道人 750](#_Toc69997028)

[第十六回 樑上君子 760](#_Toc69997029)

[第十七回 人皮面具 763](#_Toc69997030)

[第十八回 功虧一簣 769](#_Toc69997031)

[第十九回 油 鍋 780](#_Toc69997032)

[《鳳舞九天》古龍 791](#_Toc69997033)

[第一回 薄刀 791](#_Toc69997034)

[第二回 狐狸窩 796](#_Toc69997035)

[第三回 海上驚魂 807](#_Toc69997036)

[第四回 劫後餘生 814](#_Toc69997037)

[第五回 滿載而歸 823](#_Toc69997038)

[第六回 木頭人陣 838](#_Toc69997039)

[第七回 原來如此 854](#_Toc69997040)

[第八回 美人青睞 862](#_Toc69997041)

[第九回 慘遭暗算 867](#_Toc69997042)

[第十回 已知將死 875](#_Toc69997043)

[第十一回 逃避追捕 881](#_Toc69997044)

[第十二回 和尚弄鬼 890](#_Toc69997045)

[第十三回 醋海風波 898](#_Toc69997046)

[第十四回 談判順利 907](#_Toc69997047)

[第十五回 仗義救人 914](#_Toc69997048)

[第十六回 重回島上 926](#_Toc69997049)

[第十七回 宮九的陰謀 931](#_Toc69997050)

[第十八回 貓捉老鼠 946](#_Toc69997051)

[第十九回 脫困的方法 960](#_Toc69997052)

[第二十回 老實和尚不老實 969](#_Toc69997053)

[第二十一回 尋尋覓覓 976](#_Toc69997054)

[第二十二回 隱形的人 990](#_Toc69997055)

[《陸小鳳傳奇‧劍神一笑》古龍 1003](#_Toc69997056)

[序 1003](#_Toc69997057)

[第一部 陸小鳳 1005](#_Toc69997058)

[第二章 一個窮得要死的人 1007](#_Toc69997059)

[第三章 王大眼的雜貨店 1010](#_Toc69997060)

[第四章 大戶人家裡的殺手 1027](#_Toc69997061)

[第五章 棉花七兩 面具一張 1033](#_Toc69997062)

[第六章 冒牌大盜的亡命窩 1040](#_Toc69997063)

[第七章 九天仙女下凡塵 1045](#_Toc69997064)

[第八章 玉珮會不會跑 1054](#_Toc69997065)

[第九章 好快的刀 1067](#_Toc69997066)

[第十章 打破金魚缸 1072](#_Toc69997067)

[第二部 西門吹雪 1076](#_Toc69997068)

[第二章 超級殺手雲峰見 1082](#_Toc69997069)

[第三章 大鼓與繡花鞋 1087](#_Toc69997070)

[第四章 小姐與大偷 1092](#_Toc69997071)

[第五章 角落裏的神秘夫妻 1098](#_Toc69997072)

[第六章 司空摘星摘下了一顆什麼星 1103](#_Toc69997073)

[第七章 帳篷裏的洗澡水 1108](#_Toc69997074)

[第八章 宴無好宴 1122](#_Toc69997075)

[第九章 小老太婆的神秘笑容 1125](#_Toc69997076)

[第十章 微笑的劍神 1133](#_Toc69997077)

# 《陸小鳳傳奇》古龍

《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引子

陸小鳳是一個人。是一個絕對能令你永難忘懷的人。

在他充滿傳奇性的一生中，也不知遇見過多少怪人和怪事。也許比你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聽說過的都奇怪。

現在我想先介紹幾個人給你，然後再開始說他們的故事。

（一）熊姥姥的糖炒栗子

月圓，霧濃。圓月在濃霧中，月色淒涼朦朧，變得令人的心都碎了。

但張放和他的夥計們卻沒有欣賞的意思，他們只是想無拘無束的隨便走走。

現在他們剛交過一趟從遠路保來的鏢，而且剛喝過酒，多日來的緊張和勞苦都已結束。

他們覺得輕鬆極了，也愉快極了。就在這時候，他們看見了熊姥姥。

熊姥姥就好像幽靈般忽然間就在濃霧裡出現了。

她背上彷彿壓著塊看不見的大石頭，壓得她整個人都彎曲了起來，連腰都似已被壓斷。

她手裡提著個很大的竹籃子，用一塊很厚的棉布緊緊蓋住。

「籃子裡裝的是什麼？」有人在問。

現在他們的興致都很高，無論對什麼事都很有興趣。

「糖炒栗子。」熊姥姥滿是皺紋的臉上已露出笑容：「又香又熱的糖炒栗子，才十文錢一斤。」

「我們買五斤，一個人一斤。」

栗子果然還是熱的，果然很甜很香。張放卻只吃了一個。

他不喜歡吃栗子，而且他的酒也喝得太多，只吃了一個栗子，他已覺得胃裡很不舒服，好像要嘔吐。

他還沒有吐出來，就發現他的夥伴們突然全都倒了下去，一倒下去，身子立刻抽緊，嘴角就像馬一樣噴出了白沫。

白沫忽然又變成了紅的，變成了血！

那老太婆還站在那裡，看著他們，臉上的笑容已變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怕。

「糖炒栗子有毒！」張放咬著牙，想撲過去，但這時他竟也忽然變得全沒有半分力氣。

他本想扼斷這老太婆的咽喉，卻撲倒在她腳下。

他忽然發現這老太婆藏在灰布長裙裡的一雙腳上，穿著的竟是雙色彩鮮艷的繡花紅鞋子，就好像新娘子穿的一樣。

不過鞋面上繡的並不是鴛鴦，而是隻貓頭鷹。

貓頭鷹的眼睛是綠的，好像正在瞪著張放，譏嘲著他的愚昧和無知。張放怔住。

熊姥姥吃吃的笑了，道：「原來這小伙子不老實，什麼都不看，偏偏喜歡偷看女人的腳。」

張放這才勉強抬起頭，嘎聲問：「你跟我們究竟有什麼仇恨？」

熊姥姥笑道：「傻小子，我連看都沒有看見過你們，怎麼會跟你們有仇恨？」

張放咬了咬牙，道：「那你為什麼要害我們？」

熊姥姥淡淡道：「也不為什麼，只不過為了我想殺人。」

她抬起頭，望著濃霧裡淒涼朦朧的圓月，慢慢的接著道：「每到月圓的時候，我就想殺人！」

張放看著她，眼睛裡充滿了憤怒和恐懼，只恨不得一口咬在她咽喉上。

可是這老太婆忽然間就已在他眼前幽靈般消失，消失在濃霧裡。

夜霧淒迷，月更圓了。

（二）老實和尚

夕陽西下，秋風吹著蓑草，岸上渺無人跡，一隻鴉遠遠的飛過來，落在岸旁繫船的木樁上。

這裡本就是個很荒涼的渡頭，現在最後一班渡船已搖走。

搖船的艄公是個連鬍子都已白了的老頭子。

幾十年來，他每天將這條破舊的渡船從對岸搖過來，再搖回去。

生命中能令他覺得歡樂的事已不多，已只剩下喝酒跟賭錢。

可是他發誓今天晚上絕不賭。因為船上有個和尚。

這和尚看樣子雖然很規矩，很老實，但和尚就是和尚。

每次他只要看到和尚他就一定會連身上最後的一個銅板都輸光。

老實和尚規規矩矩的坐在船上的角落裡，垂著頭，看著自己的腳。腳很髒。很髒的腳上穿著雙很破的草鞋。

別的人都坐得離他很遠，好像生怕他身上的虱子會爬到自己身上來。

老實和尚也不敢去看別人，他不但老實，而且很害羞。

就連強盜跳上船來的時候，他都沒有抬頭去看一眼，只聽見渡船上的人一聲驚呼，又聽見四個人跳上船頭的聲音，然後就聽見強盜們的厲喝聲：「大爺們都是水蛇幫的好漢，一向只要錢，不要命，所以你們也不必害怕，只要把你們身上帶著的金銀財寶全拿出來，就沒事了。」

夕陽照著他們手裡的刀，刀光在船艙裡閃動。

船艙裡的男人在發抖，女人在流淚，身上帶的錢財越多抖得越厲害，淚也流得越多。

老實和尚還是垂著頭，看著自己的腳。

忽然他看到了另一雙腳，一雙穿著削尖大匝鍊的大腳就站在他面前：「輪到你了，快拿出來。」

老實和尚好像根本就不懂他說的話，囁囁著道：「你要我拿什麼？」

「只要是值錢的，全都拿出來」

「可是我身上什麼都沒有。」老實和尚的頭垂得更低了。

他發現這人好像要抬起腿來踢他一腳，但卻被另一人拉住：「算了吧，這邋遢和尚看來也不像有油水的樣子，咱們還是扯呼了吧！」

扯呼的意思就是走。他們來得快，去得也快，做賊的人多多少少總是有點心虛的。

船上立刻就騷動了起來，有人在跺腳，有人在大罵，不但罵強盜，也罵和尚：「遇見了和尚，果然晦氣。」

他們罵的時候並不怕被和尚聽見，老實和尚也好像根本沒有聽見。

他還是垂著頭，坐在那裡，神情好像很不安，忽然跳起來，衝上船頭。

船頭上擺著塊木板，本是船到岸時搭橋用的。

老實和尚抓起了這塊木板，輕輕一拍，二寸厚的木板就碎成了五六塊。船上的人此刻全都怔住。老實和尚將第一塊木板拋出去，木板剛落在水面上，他的人已飛起，腳尖在這塊木板上輕輕一點，第二塊木板已跟著拋了出去。

他的人就好像忽然變成了一隻點水蜻蜓，在水面上接連四五個起落，已追上了那艘水蛇幫的快艇。

水蛇幫的強盜大爺們正在計算著他們今天的收穫，忽然發現一個人飛仙般凌波而來，輕飄飄的落在船頭上，竟是剛才那邋遢和尚。

這種輕功他們非似連看都沒有看見過，簡直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原來這和尚竟是真人不露相，等我們財物到手後，他來架橫樑。」

每個人的手裡都捏著把冷汗，只希望這和尚也只要他們的錢，不要他們的命。

誰也想不到這和尚竟忽然在他們面前直挺挺的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說道：「我身上還有四兩銀子，本來是準備買件新衣服，買雙新草鞋的，這已經犯了貪念。」

他已從身上將這錠銀子掏出來，擺在他們腳下，抬著頭道：「何況出家人本不該打誑語，我剛才卻在大爺們面前說了謊，現在只求大爺們原諒，我回去後也一定會面壁思過，在我佛面前懺悔三個月。」

每個人全都怔住，沒有一個人說話的。

老實和尚垂著頭，道：「大爺們若是不肯原諒，我也只好在這裡跪著不走了。」

又有誰願意這麼樣一個人留在船上。

終於有個人鼓起勇氣道：「好，我──我們就──就原諒了你。」

這句話本來應該是理直氣壯的人說出來的，但是這個人說話的時候，連聲音都變了。

老實和尚臉上立刻顯露出歡喜之色，「咚、咚、咚」在甲板上磕了三個響頭，慢慢的站起來，突然橫身一掠四丈，又到了岸上，忽然就連人影都已看不見。

大家怔在船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後一起看看這錠銀子發怔。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有個人長長吁出口氣，發表了他自己的意見：「你們難道真的以為他是個和尚？」

「不是和尚是什麼？」

「是個活菩薩，不折不扣的是個活菩薩。」

第二天早上，有人發現水蛇幫上上下下十八條好漢忽然全都死在他們的窩裡。

每個人好像都死得很平靜，既沒有受傷，也沒有中毒，誰也看不出他們是怎麼死的。

（三）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他劍上的血。

盆裡的水還是溫的，還帶些茉莉花的香氣。

西門吹雪剛洗過澡，洗過頭，他已將全身上下每個部分都洗得徹底乾淨。

現在小紅正在為他梳頭束髮，小翠和小玉正在為他修剪手腳上的指甲。

小雲已為他準備了一套全新的衣裳，從內衣和襪子都是白的，雪一樣白。

她們都是這城裡的名妓，都很美，很年輕，也很懂得伺候男人──用各種方法來伺候男人。

但西門吹雪卻只選擇了一種。他連碰都沒有碰過她們。

他也已齋戒了三天。

因為他正準備去做一件他自己認為世上最神聖的事。

他要去殺一個人！這個人叫洪濤。

西門吹雪說不認得他，也沒有見過他，西門吹雪要殺他，只因為他殺了趙剛。

無論誰都知道趙剛是個很正直，很夠義氣的人，也是條真正的好漢。

西門吹雪也知道，可是他也不認得趙剛，連見都沒有見過趙剛。

他不遠千里，在烈日下騎著馬奔馳了三天，趕到這陌生的城市，熏香沐浴，齋戒了三天，只不過是為了替一個也沒有見過面的陌生人復仇，去殺死另外一個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

洪濤看著西門吹雪，他簡直不相信世上會有這麼樣的人，會做這麼樣的事。

西門吹雪白衣如雪，靜靜的在等著洪濤拔刀。

江湖中人都知道洪濤叫「閃電刀」，他的刀若不是真的快如閃電，「一刀鎮九州」趙剛也不會死在他的刀下！

洪濤殺趙剛，也正是為了「一刀鎮九州」這五個字。

五個字，一條命！

西門吹雪一共只說了四個字！

洪濤問他的來意時，他只說了兩個字：「殺你！」

洪濤再問他「為什麼」的時候，他又說了兩個字：「趙剛！」

洪濤問他：「閣下是趙剛的朋友？」

他只搖了搖頭。

洪濤又問：「閣下為了個不認得的人就不遠千里趕來殺我？」

他只點了點頭。

他是來殺人的，不是來說話的。

洪濤臉色已變了，他已認出了這個人，也聽說過這個人的劍法和脾氣。

西門吹雪的脾氣很怪，劍法也同樣怪。

他決心要殺一個人時，就已替自己準備了兩條路走，只有兩條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現在洪濤也已發現自己只剩下這兩條路可走，他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西風吹過長街，樹葉蕭蕭落下。高牆內的庭園裡，突然有一群昏鴉驚起，飛入了西天的晚霞裡。

洪濤突然拔刀，閃電般攻出八刀。

趙剛就死在他這「玉連環」閃電八刀下的。

可惜他這「玉連環」也像世上所有其他的刀法一樣，也有破綻。只有一點破綻。

所以西門吹雪只刺出了一劍，一劍就已刺穿了洪濤的咽喉。

劍拔出來的時候，劍上還帶著血。

西門吹雪輕輕的吹了吹，鮮血就一連串從劍尖上滴落，恰巧正落在一片黃葉上。

黃葉再被西風舞起時，西門吹雪的人已消失在殘霞外，消失在西風裡──

（四）花滿樓

鮮花滿樓。花滿樓對鮮花總是有種強烈的熱愛，正如他熱愛所有的生命一樣。

黃昏時，他總是喜歡坐在窗前的夕陽下，輕撫著情人嘴唇般柔軟的花瓣，領略著情人呼吸般美妙的花香。現在正是黃昏，夕陽溫暖，暮風柔軟。

小樓上和平而寧靜，他獨自坐在窗前，心裡充滿著感激，感激上天賜給他如此美妙的生命，讓他能享受如此美妙的人生。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樓梯上響起了一陣很急促的腳步聲。

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匆匆奔上了樓，神情很驚慌，呼吸也很急促。

她並不能算太美，但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卻非常靈活聰敏，只可惜現在她眼睛裡也帶著種說不出的驚慌和恐懼。花滿樓轉過身，面對著她。

他並不認得這個女孩子，但態度還是很溫和，而且顯得很關心：「姑娘莫非出了什麼事？」

小姑娘喘息著，道：「後面有人在追我，我能不能在你這裡躲一躲？」

「能！」花滿樓的回答幾乎完全沒有考慮。

樓下沒有人，大門總開著，這小姑娘顯然是在驚慌中無意闖進來的。

但就算是一匹負了傷的狼在躲避獵犬追逐時，投奔到他這裡來，他也同樣會收容。

他的門永遠開著，正因為無論什麼樣的人到他這裡來，他都同樣歡迎。

小姑娘的眼睛四面轉動著，好像正想找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

花滿樓柔聲道：「你已用不著再躲，只要到了這裡，你就已安全了。」

「真的？」小姑娘眨著大眼睛，彷彿有點不信：「追我的那個人不但兇得很，而且還帶著刀，隨時都可能殺人的！」

花滿樓笑了笑，道：「我保證他絕不會在我這裡殺人。」

小姑娘還是在慌張，還準備問他：「為什麼？」

可是她已沒法子再問，追她的人已追到這裡來，追上了樓。

他身材很高大，上樓時的動作卻很輕快。

他手裡果然提著柄刀，眼睛裡也帶著種比刀還可怕的兇光，一看到這小姑娘，就瞪起眼來厲聲大喝：「這下子我看你還能往哪裡跑？」

小姑娘正在往花滿樓身後跑，花滿樓正在微笑著，道：「她既已到了這裡，就不必再跑了。」

提刀的大漢瞪了他一眼，發現他只不過是個很斯文，很秀氣的年青人，立刻獰笑著道：「你知道老子是誰？敢來管老子的閒事？」

花滿樓的態度還是同樣的溫和，道：「你是誰？」

大漢挺起了胸。道：「老子就是『花刀太歲』崔一洞，老子給你一刀，你身上就多了一個洞。」

花滿樓道：「抱歉得很，閣下這名字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我身上也不必再增加別的洞了，無論大洞小洞我已都不想再要。」

小姑娘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

崔一洞臉上都已變了顏色，突然狂吼：「你不想要也得要！」

他反手抖起了一個刀花，刀光閃動間，他的刀已向花滿樓的胸膛上直刺了過來。

花滿樓身子連動都沒有動，只動了兩根手指。

他突然伸出手，用兩根手指一夾，就夾住了崔一洞的刀。

這柄刀好像立刻就在他手指間生了根。

崔一洞用盡了全力，竟還是沒法子把這柄刀拔出來。他的冷汗都已流了出來。

花滿樓還是在微笑著，柔聲道：「這柄刀你若是肯留在這裡，我一定代你好好保管，我這裡大門總是開著的，你隨時都可以來拿。」

崔一洞滿頭大汗，突然跺了跺腳，放開手裡的刀，頭也不回的衝下樓，下樓比上樓還要快得多。

小姑娘銀鈴般笑了起來，她看著花滿樓時，顯得又佩服，又驚異：「我真沒看出來你居然有這麼大的本事。」

花滿樓笑了笑道：「不是我有本事，是他沒本事。」

小姑娘道：「誰說他沒本事？江湖中有好多人都打不過他連我都打不過他。」

花滿樓道：「你？」

小姑娘道：「我雖然打不過他，可是也有很多大男人打不過我，我就是江南的上官飛燕。」

她立刻又自己搖了搖頭，嘆著氣道：「這名字你當然也不會聽說過的。」

花滿樓走過去將手裡的刀輕輕放在靠牆邊桌子上，忽又回過頭，問道：「他為什麼要追你？」

上官飛燕咬著嘴唇遲疑著，終於嫣然而笑。道：「因為我偷了他的東西。」

花滿樓並沒有覺得吃驚，反而笑了。

上官飛燕搶著道：「我雖然是個小偷，但他卻是個強盜，我從來也不偷好人的，我專偷強盜。」

她垂下頭，用眼角偷偷的瞟著花滿樓，又道：「我只希望你不要看不起我，不要討厭我。」

花滿樓微笑著，道：「我喜歡你，我喜歡說實話的人。」

上官飛燕眨著眼，道：「說實話的人可不可以在這裡多坐一會兒？」

花滿樓道：「當然可以。」

上官飛燕好像鬆了口氣，嫣然道：「那我就放心了，我剛才真怕你會把我趕出去。」

她走到窗口，深深的呼吸著，風中充滿了花香，窗外暮色漸濃，屋子已暗了下來。

上官飛燕輕嘆了口氣，道：「一天過得真快，現在天又黑了。」

花滿樓道：「嗯。」

上官飛燕道：「你為什麼還不點燈？」

花滿樓笑道：「抱歉得很，我忘了有客人在這裡。」

上官飛燕道：「有客人你才點燈？」

花滿樓道：「嗯。」

上官飛燕道：「你自己晚上難道從來不點燈的？」

花滿樓微笑道：「我用不著點燈。」

上官飛燕道：「為什麼？」

她已轉過身，看著花滿樓，眼睛裡已充滿了驚異之色。

花滿樓的表情卻還是很愉快、很平靜，他慢慢的回答：「因為我是個瞎子。」

暮色更濃了，風中仍充滿了芬芳的花香。

但上官飛燕已完全怔住。

「我是個瞎子。」

這雖然只不過是很平凡的五個字，可是上官飛燕這一生中卻從來也沒有聽過比這五個字更令她驚奇的話。

她瞪著眼看著花滿樓，就是這個人，他對人類和生命充滿了熱愛，對未來也充滿了希望，他隨隨便便伸出兩根手指一夾，就能夾住別人全力砍過來的刀鋒，他一個人獨自活在這小樓上，非但完全不需要別人的幫助、而且隨時都在準備幫助別人。

上官飛燕實在不能相信這個人竟會是個瞎子。她忍不住再問了句：「你真的是個瞎子？」

花滿樓點點頭，道：「我七歲的時候就瞎了。」

上官飛燕道：「可是你看來一點也不像。」

花滿樓又笑了，道：「要什麼樣的人才像瞎子？」

上官飛燕說不出來。她看見過很多瞎子，總認為瞎子定是個垂頭喪氣，愁眉苦臉的人，因為這多彩多姿的世界對他們說來，已只剩下一片黑暗。

她雖然沒有說出心裡的話，但花滿樓卻顯然已明白了她的意思。

他微笑著又道：「我知道你一定認為瞎子絕不會過得像我這麼樣開心的。」

上官飛燕只有承認。

花滿樓道：「其實做瞎子也沒有不好，我雖然已看不見，卻還是能聽得到，感覺得到，有時甚至比別人還能享受更多樂趣。」

他臉上帶著種幸福而滿足的光輝，慢慢的接著道：「你有沒有聽見過雪花飄落在屋頂上的聲音？你能不能感覺到花蕾在春風裡慢慢開放時那種美妙的生命力？你知不知道秋風中，常常都帶著種從遠山上傳過來的木葉清香？──」

上官飛燕靜靜地聽著他說的話，就像是在傾聽著一首輕柔美妙的歌曲。

花滿樓道：「只要你肯去領略，就會發現人生本是多麼可愛，每個季節裡都有很多足以讓你忘記所有煩惱的賞心樂趣。」

上官飛燕閉上眼睛，忽然覺得風更輕柔，花也更香了。

花滿樓道：「你能不能活得愉快，問題並不在於你是不是個瞎子？而在於你是不是真的喜歡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想快快樂樂的活下去。」

上官飛燕抬起頭，在朦朧的暮色中，凝視著他平靜而愉快的臉。

現在她眼睛裡的表情已不再是驚異的憐憫，而是尊敬與感激。

她感激這個人，並不是為了他救了她，而是因為他已使得她看清了生命的真正意義。

她尊敬這個人，也不是因為他的武功，而是因為他這種偉大的看法與胸襟。

但她還是忍不住要問：「你家裡已沒有別的人？」

花滿樓微笑道：「我的家是個很大的家族，家裡有很多人，每個人都很健康，很快樂。」

上官飛燕道：「那你為什麼要一個人住在這裡？」

花滿樓道：「因為我想試試看，能不能一個人真正獨立？因為我不願別人處處讓著我，幫助我，我不願別人把我當做個瞎子。」

上官飛燕道：「你──你在這裡真的能一個人過得很好？」

花滿樓道：「我在這地方已住了八個月，我從來也沒有像這麼樣愉快過。」

上官飛燕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但是除了冬天的雪，春天的花之外，你還有什麼呢？」

花滿樓道：「我有很充足的睡眠，有很好的胃口，有這間很舒服的屋子，有一把聲音很好的古琴，這些本已足夠，何況我還有個很好的朋友。」

上官飛燕道：「你的朋友是誰？」

花滿樓臉上又發出了光，道：「他姓陸，叫陸小鳳。」

他微笑著。又道：「你千萬不要以為他是女人，他名字雖然叫小鳳，但卻是條不折不扣的男子漢。」

上官飛燕道：「陸小鳳？──這名字我好像也聽說過，卻不知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花滿樓笑得更愉快：「他也是個很奇怪的人，你只要見過他一面、就永遠再也不會忘記，他不但有兩雙眼睛和耳朵，有三隻手，還長著四條眉毛。」

兩雙眼睛和耳朵，當然是說他能看見的和聽見的都比別人多。

三隻手也許是說他的手比任何人都快，都靈活。

但「四條眉毛」是什麼意思呢？上官飛燕就實在不懂。

她決心以後一定要想法子去看看這個有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 第一章 最漂亮的老闆娘

黃昏，黃昏後。這正是龍翔客棧最熱鬧的時候，樓下的飯廳裡每張桌上都有客人，跑堂的夥計小北京忙得滿頭大汗，連嗓子都有點啞了。

樓上是四六二十四間客房，也已全都客滿。

客人們大多數都是佩刀掛劍的江湖好漢，誰也不懂這平時很冷落的地方，怎麼會突然變得熱鬧了起來。

突然間。蹄聲急響兩匹快馬竟從大門外直闖了進來。

健馬驚嘶，滿堂騷動，馬上的兩條青衣大漢卻還是紋風不動的坐在雕鞍上。

一匹馬的雕鞍旁掛著一副銀光閃閃的雙鉤，馬上人紫紅的臉，滿臉大鬍子，眼睛就好像他的銀鉤一樣。鋒銳而有光。

他目光四面一閃，就盯在小北京臉上，沉聲道：「人呢？」

小北京道：「還在樓上天字號房。」

紫面虯髯的大漢又問：「九姑娘在哪裡？」

小北京道：「也還在樓上纏著他。」

紫面大漢不再說話，雙腿一夾，韁繩一緊，這匹馬就突又箭一般竄上樓去。

另一匹馬上的人動作也不慢。這人左耳缺了半邊，臉上一條刀疤從左耳角直劃到右嘴角，使得他鐵青的臉看來更猙獰可怖。

馬一衝上樓，他的人已離鞍而起，凌空倒翻了兩個跟頭突然飛起一腳「砰」的，已踢開了樓梯門旁天字號房的門。

他的人撲進去時。手裡已多了對百練精鋼打成的判官筆。

然後他就突然怔住。房裡只有一個人，一個女人。

一個完全赤裸著的女人，雪白的皮膚，豐滿的胸膛，修長結實的腿。

這本是個任何男人一看見她就會聯想到床的女人，但現在卻在屋樑上。

屋樑很高，她就四平八穩的坐在上面，表情卻急躁得像是條蹲在發燙的白鐵皮屋頂上叫春的貓。

她沒有叫，只不過因為她的嘴巴已被塞住。

紫面大漢手裡的馬鞭一揮，鞭梢已靈蛇般將她嘴裡含著的一塊紅絲巾捲了出來。

刀疤大漢已在問：「人呢？」

屋樑上的女人喘了幾口氣，才回答：「走了，他好像早就發現我是什麼人。」

刀疤大漢立刻追問：「往哪邊走的？」

屋樑上的女人道：「聽他的馬蹄聲，是往北邊黃石鎮那方面去的。」

她急著又道：「你們先把我弄下去，我跟你們一起去追。」

刀疤大漢冷冷道：「又沒有人拉著你，你自己難道不會下來？」

這句話沒說完，他的人又已凌空翻起。

屋樑上的女人更急，大叫道：「我下不去，那王八蛋點了我大腿上的穴道。」

但這時兩條大漢卻已掠出窗外，下面已有人早就準備好另外兩匹健馬，勒住韁繩在等著。

他們的人一落到馬鞍上，兩匹馬立刻就又箭一般向北面竄了過去。

屋樑上的女人聽到這一陣馬蹄聲，氣得連嘴唇都白了，用力打著屋樑，恨恨道：「王八蛋，一個個全他媽的都是王八蛋──」門是開著的，她看著自己赤裸裸的腿，咬著嘴唇道：「這次佔便宜的又不知是哪個王八蛋！」

「是我這個王八蛋。」小北京正笑嘻嘻的走了進來，也瞇著眼睛在看著那又白又結實的長腿，然後門就被關了起來。

黃石鎮是個大鎮。這條街本來是條很繁榮熱鬧的街。

但現在夜已深，新月如鉤，淡淡的照在青石板鋪成的街道上，那兩騎快馬急馳而來時，街上已看不見什麼人。

刀疤大漢勒馬四顧，沉聲道：「你想他會不會在這鎮上留一宿？」

紫面大漢道：「會。」

「他」也是個人，晚上也要睡覺的，只不過大家都知道他睡覺有個毛病。

刀疤大漢道：「他若已留下來，留在哪裡？」

紫面大漢想也不想，道：「迎春閣。」

迎春閣是這裡漂亮女人最多的地方。「他」睡覺絕不能沒有女人，這就是他的毛病。

每個人豈非都多多少少有點毛病？

迎春閣大門口的燈籠很亮，緋色的燈光，正在引誘著人們到這裡來享受一個緋色的晚上。

門半掩。紫面大漢手提韁繩，「的廬」一聲，健馬就直闖了進去。

一個面黃肌瘦的男人，正坐在院子裡的座椅上打瞌睡。

紫面大漢手裡的馬鞭忽然已繞上了他的脖子，厲聲道：「今天晚上這裡有沒有一個穿著大紅披風的年輕人來過？」

這人已被鞭子勒得連氣都透不過來，只能不停的點著頭。

紫面大漢終於放過了他，道：「他還在不在？」

這人喘著氣，又點了點頭。

紫面大漢道：「在哪裡？」

這人道：「他剛才還在桃花廳跟四個人喝酒，四個人輪流灌他，總算把他灌醉了！」

刀疤大漢動容道：「四個什麼樣的人？」

這人道：「四個看樣子很兇的人，但是對他倒很客氣！」

刀疤大漢道：「他們的人呢？」

這人道：「見他們送他回房去的，直到現在，還留在他房裡！」

紫面大漢已勒轉馬頭，衝入了左面一片桃花林裡，桃花林的桃花廳燈還亮著。

桃花廳裡的桌子上杯盤狼藉，三四個酒罈子都已空了。

刀疤大漢凌空翻身，一個箭步竄了進去，一腳踢開了廳後的門，他又怔住。

房裡只有四個人，四個人一排，直挺挺的跪在門口，本來已經蒼白得全無血色的臉，看見這刀疤大漢，突然一下子脹得通紅。

四個人身上穿的衣裳都很華麗，看來平時一定都是氣派很大的人，但現在四人的臉上卻已都被人畫得一塌糊塗。

第一個人額頭上畫了個烏龜，臉上還配了四個字：「我是烏龜。」

第二個額頭上畫的是王八：「我是王八。」

第三個人：「我是活豬。」

第四個人：「我是土狗。」

刀疤大漢站在門口，看著他們，看著他們臉上的畫和字，突然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笑得連腰都彎了下去，好像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看過這麼好笑的事。

四個人咬著牙，狠狠的瞪著他，看他們眼睛裡那種憤恨怨毒之色，就像是恨不得跳起來一口把他咬死。

但四個人卻還是全都直挺挺的跪在那裡，非但跳不起來，連動都動不了。

刀疤大漢狂笑道：「威風凜凜的江東四傑，幾時變成烏龜王八，活豬土狗的？這倒真是怪事。」

紫面大漢已笑著衝出去，拍手大呼道：「歡迎大家來參觀參觀大名鼎鼎的江東四傑現在的威風，無論誰進來看一眼，我都給他九兩銀子。」

跪在地上的四個人，四張臉突又變得白裡透青，冷汗雨點般落了下來。

刀疤大漢笑道：「那小子雖然也是個王八蛋，但倒真是個好樣的王八蛋。」

紫面大漢道：「咱們這一趟走得倒還不冤枉。」

兩個人的笑聲突然停頓，因為他們又看見外面有個人垂著頭走了進來。

一個最多只有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雖然打扮得滿頭珠翠，滿臉脂粉，但還是掩不住她臉上那種又可憐，又可愛的孩子氣。

她垂著頭，輕輕問：「兩位是不是來找陸大少爺的？」

刀疤大漢沉下了臉，道：「你怎麼知道？」

這小姑娘囁嚅著，道：「剛才陸大少爺好像已快醉得不省人事了，我剛好坐在他旁邊，就偷偷的替他喝了兩杯酒！」

刀疤大漢冷笑，道：「看來他在女人堆裡人緣倒真不錯！」

小姑娘脹紅了臉，道：「誰知道他後來忽然又醒了，說我的心還不錯，所以就送我一樣東西，叫我賣給你們。」

紫面大漢立刻追問：「他送給你的是什麼？」

小姑娘道：「是──是一句話。」

紫面大漢皺了皺眉，道：「一句話？一句什麼話？」

小姑娘道：「他說這句話至少要值三百兩銀子，連一文都不能少，他還說，一定要兩位先付過銀子，我才能把這句話說出來。」

她自己似乎也覺得這件事很荒唐。話沒說完，臉更紅了。

誰知紫面大漢連考慮都沒有考慮，立刻就拿出三張一百兩的銀票拋在這小姑娘面前的桌子上，道：「好，我買你這句話。」

小姑娘張大了眼睛，看著這三張銀票。簡直不能相信天下竟真有這麼荒唐的人，竟真的肯拿三百兩銀子買一句話。

紫面大漢道：「你過來，在我耳朵旁邊輕輕的說。千萬不能讓裡面那四個畜生聽見。」

小姑娘遲疑著，終於走過去，在他耳旁輕輕道：「他說的這句話只有八個字：要找我，先找老闆娘。」

紫面大漢皺起了眉，他實在聽不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世上的老闆娘也不知有多少，每家店舖裡都有個老闆娘。這叫他怎麼去找。

小姑娘忽然又道：「他還說，你若是聽不懂這句話。他還可以另外奉送一句，他說這老闆娘是天下最漂亮的一個。」

紫面大漢又怔了怔，什麼話都不再問，向他的夥伴一招手，就大步走了出去。

刀疤大漢已跟著走出來，突又轉身。拿起個空酒罈。隨手一拋。

這空酒罈就恰巧落在第二個人頭上，酒罈子是綠的。

刀疤大漢大笑，道，「這才真正像是不折不扣的活王八。」

世上漂亮的老闆娘也不少，最漂亮的一個是誰呢？

刀疤大漢皺著眉道：「這小子難道要我們一家家店舖去找，把店裡的老闆娘全都找出來，一個個的看。」

紫面大漢道：「不必。」

刀疤大漢道：「你難道還有別的法子？」

紫面大漢沉吟著，道：「也許我已猜出了這句話的意思。」

刀疤大漢道：「他是什麼意思？」

紫面大漢忽然笑了笑，道：「你難道忘了朱停的外號叫什麼？」

刀疤大漢又大笑。道：「看來我也該弄個酒罈子給他戴上。」

朱停從來沒有做過任何生意，也沒有開過店。

他認為無論做什麼生意，開什麼店，都難免有蝕本的時候。他絕不能冒這個險。

其實他不做生意還有個更重要的理由，那只因為他從來沒有過做生意的本錢，但他的外號卻叫「老闆」。

朱停是個很懂得享受的人，而且對什麼都很看得開，這兩種原因加起來，就使得他身上的肉也一天天增加了起來。

胖的人看來總是很有福氣的，很有福氣的人才能做老闆，所以很多人都叫他老闆。

事實上，他也的確是個有福氣的人。

他自己的長像雖然不敢恭維，卻有個非常美的老婆，他這一生中從來也沒有做過一樣正經事，卻總是能住最舒服的房子，穿最講究的衣服，喝最好的酒。

他還有件很自傲的事──他總認為自己比陸小鳳還懶。

你只要一看見他坐到那張寬大而舒服的太師椅上，世上就很少還有什麼事能讓他站起來。

因為他無論要做什麼事的時候，都要先「停」下來想一想。

只要想開了，世上也就沒什麼事是非做不可了。

到現在他日子還能過得很舒服，只因為他有雙非常靈巧的手，能夠做出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東西來，只要你能想得出的東西，他就能做得出。

有一次他跟別人打賭，說他能做出一個會走路的木頭人來。

結果他贏了五十桌的燕翅席，外加五十罈陳年的好酒。

這使得他身上的肉至少又增加了五斤。現在他正研究，怎麼樣才能做得出一個能把人帶上天去的大風箏。

以前他曾經想到地底下去看看，現在他卻想上天。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了外面的蹄聲馬嘶，然後就看見了那兩條青衣大漢。

這一次那刀疤大漢沒有踢門，因為門本來就是開著的。

他一衝進來，就瞪起了眼睛，厲聲道：「老闆娘呢？」

朱停淡淡道：「你要找老闆娘，就應該到對面的雜貨鋪去，那裡才有老闆娘。」

刀疤大漢道：「這裡也有，你叫老闆，你的老婆就是老闆娘。」

朱停笑了道：「這裡的老闆娘若知道有青衣樓的人特地來找她，定也會覺得很榮幸。」

他認得這兩個人。

「青衣樓」並不是一座樓，青衣樓，有一百零八座。每樓都有一百零八個人，加起來就變成個勢力極龐大的組織。

他們不但人多勢大，而且組織嚴密，所以只要是他們想做的事，就很少有做不成的。

這兩個人都是青衣樓第一樓上有畫像的人。

誰也不知道青衣樓第一樓在哪裡，誰也沒有親眼看見過那一百零八張畫像。

但無論誰都知道，能夠在那裡有畫像的人，就已經能夠在江湖上橫衝直闖了。

有刀疤的大漢叫「鐵面判官」，據說別人一刀砍在他臉上時，連刀鋒都砍得缺了個口。「鐵面」兩個字就是這麼樣來的。

另外的一個叫「勾魂手」，他的一雙銀鉤也的確勾過很多人的魂。

朱停淡淡的接著道：「只可惜她現在有很要緊的事，恐怕，沒空見你們。」

鐵面判官道：「什麼要緊的事？」

朱停道：「她正和朋友喝酒，陪朋友喝酒豈非正是天下第一要緊的事？」

鐵面判官道：「你這個朋友是不是姓陸？」

朱停忽然沉下了臉，道：「你最好聽清楚些，姓陸的只不過是她的朋友，不是我的。」

鐵面判官道：「他們在哪裡喝酒？」

朱停道：「好像是在那小子住的那家青雲客棧裡。」

鐵面判官看著他，上上下下的看了幾眼，面上忽然露出一絲惡毒的微笑，道：「你老婆在客棧裡陪一個有名的大色鬼喝酒，你居然還能在這裡坐得住？」

朱停淡淡道：「小孩要撒尿。老婆要偷人，本就是誰也管不了的，我坐不住又能怎麼樣？上房去翻跟頭？滾在地上爬？」

鐵面判官大笑，道：「你這人倒真看得開，我佩服你。」

他常常大笑，只因他自己知道笑起來比不笑時更可怕。

他笑起來的時候臉上的刀疤就突然扭曲，看來簡直比破廟裡的惡鬼還猙獰詭秘。

朱停一直在看著他，道：「你有沒有老婆？」

鐵面判官道：「沒有。」

朱停笑了笑，悠然道：「你若也有個像我這樣的漂亮老婆，你也會看得開了。」

陸小鳳躺在床上，胸口上放著滿滿的一大杯酒。

酒沒有濺出來，只因為他躺在那裡，連一動都沒有動，看起來幾乎已像是個死人，連眼睛都始終沒有張開來過。他的眉很濃，睫毛很長，嘴上留著兩撇鬍子，修剪得很整齊。

老闆娘就坐在對面，看著他的鬍子。

她的確是個非常美的女人。

彎彎的眉，大大的眼睛，嘴唇玲瓏而豐滿，看來就像是個熟透了的水蜜桃，無論誰看見，都忍不住想咬一口的。

但是她身上最動人的地方，並不是她這張臉，也不是她的身材，而是她那種成熟的風韻。

只要是男人，就會對她這種女人有興趣。

但現在她卻好像對陸小鳳這兩撇鬍子有興趣，她已看了很久，忽然吃吃的笑了，道：「你這兩撇鬍子看來真的跟眉毛完全一模一樣，難怪別人說你是個有四條眉毛的人。」

她笑得如花枝亂顫，又道：「沒有看見過你的人，一定想不到你還有兩條眉毛是長在嘴上的。」

陸小鳳還是沒有動，忽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胸膛上的酒杯立刻被他吸了過去，杯子裡滿滿的一杯酒立刻被吸進了嘴，「咕嘟」一聲，就到了肚子裡。

他再吐出口氣，酒杯立刻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老闆娘又笑了，道：「你這是在喝酒，還是在變戲法？」

陸小鳳還是閉著眼睛，不開口，只伸出手來指了指胸口上的空杯子。

老闆娘就只好又替他倒了杯酒，忍不住道：「喂，你叫我陪你喝酒，為什麼又一直像死人一樣躺著，連看都不看我一眼？」

陸小鳳終於道：「我不敢看你。」

老闆娘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我怕你勾引我！」

老闆娘咬著嘴唇，道：「你故意要很多人認為我跟你有點不清不白的，卻又怕我勾引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陸小鳳道：「為了你老公。」

老闆娘道：「為了他？你難道認為他喜歡當活王八？」

陸小鳳道：「活王八總比死王八好！」

他不讓老闆娘開口，接著又道：「幹他這行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被人一刀砍下腦袋來的，他認得的人太多，知道的秘密也太多！」

老闆娘也不能不承認，朱停的確替很多人做過很多又秘密，又奇怪的東西。

那些人雖然都相信他的嘴很穩，但死人的嘴豈非更穩？

殺人滅口，毀屍滅跡這種事，那些人本就是隨時都能做得出的。

陸小鳳道：「他死了之後，你若能為他守一年寡，我就不姓陸。」

老闆娘揚起了眉。冷笑道：「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是潘金蓮？」

陸小鳳悠然道：「只可惜就算你是潘金蓮，我也不是西門慶。」

老闆娘瞪著他，突然站起來，扭頭就走。陸小鳳還是動也不動的躺著，連一點拉住她的意思都沒有。

但老闆娘剛走出門，突又衝了回來，站在床頭，手叉腰，冷笑道：「你難道以為我真不懂你的意思，難道以為我是個呆子？」

陸小鳳道：「你不是？」

老闆娘大聲道：「你跟他鬧翻了，卻又怕他被別人毒死，所以才故意讓別人認為我跟你好。我為了要表示清白，為了不想做寡婦，當然就會求你保護他，有了你保護他，別人就真要殺他，也不得不多考慮考慮了！」

她的火氣更大，聲音也變大，接著道：「可是你為什麼不替我想想，我為什麼要不明不白的背上這口黑鍋？」

陸小鳳道：「為了你老公。」

老闆娘突然說不出話來了。女人為了自己的丈夫犧牲一點，豈非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陸小鳳淡淡道：「所以只要你老公相信你，別人的想法。你根本就不必去管它。」

老闆娘咬著唇，發了半天怔，忍不住道：「你認為他會相信我？」

陸小鳳道：「他不笨。」

老闆娘瞪著他，道：「但他是不是也一樣信任你呢？」

陸小鳳懶洋洋的歎了口氣，道：「這句話你為什麼不去問他？」

他又吸了口氣，將胸口的一杯酒喝下去，喃喃道：「青衣樓的人若是也不太笨，現在想必已經快到了，你還是快去吧。」

老闆娘眼睛裡又露出關切之色，道：「他們真的要找你，找你幹什麼？」

陸小鳳淡淡道：「這也正是我想問他們的，否則我也不會讓他們找來了！」

朱停坐在他那張太師椅裡，癡癡的發呆，心裡又不知在胡思亂想些什麼。

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也就是這麼樣想出來的。

老闆娘施施然走了進來。用兩根手指頭拈著塊小手帕，扭動著腰肢，在他面前走了兩遍。朱停好像沒看見。

老闆娘忍不住道：「我回來了！」

朱停道：「我也看見了。」

老闆娘臉上故意作出很神秘的樣子，道：「我剛才跟小鳳在他房裡喝了許多酒，現在頭還是有點暈暈的。」

朱停道：「我知道。」

老闆娘眼珠子轉動著，道：「但我們除了喝酒之外，並沒做別的事。」

朱停道：「我知道。」

老闆娘忽然叫了起來，道：「你知道個屁！」朱停淡淡道：「屁我倒不知道。」

老闆娘的火氣又大了起來，大聲道：「我跟別的男人在他房裡喝酒喝了半天，你非但一點也不吃醋，還在這裡想什麼糊塗心思？」

朱停道：「就因為我沒有想糊塗心思，所以我才不吃醋！」

老闆娘的手又叉起了腰。道：「一個像他那樣的男人，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關在一間小屋子裡，難道真的會一直都規規矩矩的坐在那裡喝酒？」

她冷笑著。又道：「你以為他是什麼人？是個聖人？是柳下惠？」

朱停笑了，道：「我知道他是個大混蛋，可是我信任他！」

老闆娘火氣更大，道：「你不吃醋，只因為你信任他，並不是因為信任我？」

朱停道：「我當然也信任你。」

老闆娘道：「可是你更信任他？」

朱停道：「莫忘記我們是穿開襠褲的時候就已認得了。」

老闆娘冷笑道：「你們既然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為什麼現在忽然變得像仇人一樣，連話都不說一句？」

朱停淡淡道：「因為他是個大混蛋，我也是個大混蛋！」

老闆娘看著他，終於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搖著頭道：「你們這兩個大混蛋做的事，我非但連一點都不懂，而且簡直越來越糊塗。」

朱停道：「大混蛋做的事，你當然不懂，你又不是混蛋！」

老闆娘嫣然道：「你總算說了句人話！」

朱停笑了笑，悠然道：「你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混蛋，很小很小的一個小混蛋！」

陸小鳳還是閉著眼睛，躺在那裡，胸膛上還是擺著滿滿的一杯酒。

這杯酒是老闆娘臨走時替他加滿的。他自己當然不會為了要倒一杯酒就站起來。

這張床又軟又舒服，現在能要他從床上下來的人，天下只怕也沒有幾個人。

他的紅披風就掛在床頭的衣架上，也不知為了什麼，無論春夏秋冬，無論什麼地方，他總是要帶著這麼樣一件紅披風。

只要看見這件紅披風，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必定也在附近。

鐵面判官和勾魂手現在已看到了這件紅披風，從窗口看見的。

然後他們的人就從窗口直竄到床頭，瞪著床上的陸小鳳。

陸小鳳還是像個死人般躺在那裡，連一點反應也沒有，甚至好像連呼吸都沒有呼吸。

鐵面判官厲聲道：「你就是陸小鳳？」

還是沒有反應。

勾魂手皺了皺眉，冷冷道：「這人莫非已死了？」

鐵面判官冷笑道：「很可能，這種人本來就活不長的！」

陸小鳳忽然張開了眼，看了他們一眼，卻又立刻閉上，喃喃道：「奇怪，我剛才好像看見屋子裡有兩個人似的！」

鐵面判官大聲道：「這裡本來就有兩個人！」

陸小鳳道：「屋子裡如真的有人進來，我剛才為什麼沒有聽見敲門的聲音？」

勾魂手道：「因為我們沒有敲門。」

陸小鳳又張開眼看了看他們，只看了一眼。忽然問道：「你們真的是人？」

鐵面判官怒道：「不是人難道是活鬼？」

陸小鳳道：「我不信。」

勾魂手道：「什麼事你不信？」

陸小鳳淡淡道：「只要是個人，到我房裡來的時候都會先敲門的，只有野狗才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從窗口跳進來。」

勾魂手的臉色變了，突然一鞭子向他抽了下去。他不但是關內擅使雙鉤的四大高手之一，在這條用蛇皮絞成的鞭子上也有很深的功夫。

據說他可以一鞭子打碎擺在三塊豆腐上的核桃。

陸小鳳的人當然比核桃大得多，而且就像是死人般躺在他面前，這一鞭子抽下去，當然是十拿九穩的。

誰知陸小鳳突然伸出了手，用兩根手指輕輕一捏，就好像老叫化子捏臭蟲一樣，一下子就把他靈蛇般的鞭梢捏住。

這一手不是花滿樓教他的，是他教花滿樓的。

勾魂手現在的表情，也就像崔一洞的刀鋒被捏住時一樣，一陣青，一陣白，一陣紅。

他用盡全身力氣，還是沒法子把這條鞭子從陸小鳳兩根手指裡抽出來。

陸小鳳卻還是舒舒服服的躺在那裡，胸膛上滿滿的一杯酒，連半滴都沒有濺出來。

鐵面判官在旁邊看著，眼睛裡也露出了很吃驚的表情。忽然大笑，道：「好，好功夫，陸小鳳果然是名不虛傳。」

勾魂手也忽然大笑著放下手裡的鞭子，道：「我這下子總算試出這個陸小鳳是不是真的陸小鳳了。」

鐵面判官道：「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江湖上的冒牌貨也一天比一天多了。陸朋友想必不會怪我們失禮的。」

兩個人一搭一檔，替自己找台階下，陸小鳳卻好像又已睡著。

勾魂手漸漸又有點笑不出了，輕咳了兩聲。道：「陸朋友當然也早已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他好像在提醒陸小鳳，莫忘記了「青衣樓」是任何人都惹不起的。

鐵面判官道：「我們這次只不過是奉命而來。請陸朋友勞駕跟我們回去一趟，我們非但管接管送，而且保證絕不動陸朋友一根毫髮。」

陸小鳳終於懶洋洋的嘆了口氣，道：「我跟你們回去幹什麼？你們的老闆娘又不肯陪我睡覺。」

鐵面判官的臉沉了下來，冷冷道：「我們那裡沒有老闆，這裡有！」

陸小鳳也沉下了臉，道：「你們既然已知道這件事，就該趕快回去告訴你們樓上那姓衛的，叫他最好不要來動朱停，否則我就一把火燒光你們一百零八座青衣樓！」

鐵面判官冷笑道：「我們若殺了朱停。豈非對你也有好處？」

陸小鳳淡淡道：「你們難道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我一向不喜歡寡婦。」

鐵面判官道：「只要你答應跟我們去走一趟，我就保證絕不讓老闆娘做寡婦。」

他這句剛說完，忽然聽見一陣敲門聲。

不是外面有人在敲門，敲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已進了這屋子。他也並不是用手敲門的，因為他沒有手。

又是黃昏。

夕陽從窗外照進來。恰巧照在敲門的這個人臉上。那根本已不能算是一張臉。

這張臉左面已被人削去了一半，傷口現在已乾癟收縮。把他的鼻子和眼睛都歪歪斜斜的扯了過來，不是一個鼻子，是半個，也不是一雙眼睛，是一隻。

他的右眼已只剩下了一個又黑又深的洞，額角被人用刀鋒劃了個大「十」字，雙手也被齊腕砍斷了。現在右腕上裝著個寒光閃閃的鐵鉤，左腕上裝著的卻是個比人頭還大的鐵球。

鐵面判官和這個人一比，簡直就變成了個英俊瀟灑的小白臉。

現在他就站在門裡面，用手腕上的鐵鉤輕輕敲門，冷冷說：「我是人，不是野狗，我到別人房裡來的時候，總是要敲門的。」

他一說話。被人削掉了的那半邊臉，就不停的抽動，又好像是在哭，又好像是在笑。

看到了這個人，連鐵面判官都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噤。

他居然沒有發覺這個人是怎麼進來的。勾魂手已後退了兩步，失聲道：「柳餘恨？」

這人喉嚨裡發出一連串刀刮鐵銹般輕澀的笑聲，道：「想不到這世上居然還有人認得我。難得，難得。」

鐵面判官也已悚然動容，道：「你就是那個『玉面郎君』柳餘恨？」

這麼樣的一個人居然叫「玉面郎君」？

這人卻點點頭，黯然神傷，道：「多情自古空餘恨，往事如煙不堪提，現在『玉面郎君』早已死了。只可恨柳餘恨還活著。」

鐵面判官變色道：「你──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他似乎對這人有種說不出的畏懼，竟使說話的聲音都變了。

柳餘恨冷冷道：「十年前柳餘恨也就已想死了，無奈偏偏直到現在還活著。我此來但求一死而已。」

鐵面判官道：「我為什麼要你死？」

柳餘恨道：「因為你若不要我死，我就要你死──」

鐵面判官怔住。勾魂手的臉色也已發青。

就在這時候，他們又聽見一陣敲門聲。

這次敲門的人是在外面，但忽然間就已走了進來，沒有開門就走了進來。

這扇用厚木板做成的門，在他面前，竟像是變成了張紙。

他既沒有用東西撞，也沒有用腳踢，隨隨便便的往前面走過來，前面的門就突然粉碎。

可是看起來他卻連一點強橫的樣子也沒有，竟像是個很斯文，很秀氣的文弱書生，一張白白淨淨的臉上，總是帶著微笑。

現在他正微笑著道：「我也是人，我也敲門。」

鐵面判官忽然發現他就算在笑的時候，眼睛裡也帶著種刀鋒般的殺氣。

勾魂手已又後退了兩步，失聲道：「蕭秋雨！」

這人微笑道：「好，閣下果然有見識，有眼力。」

鐵面判官又不禁聳然動容，道：「莫非是『斷腸劍客』蕭秋雨？」

這人點點頭，長嘆道：「秋風秋雨愁煞人，所以每到殺人時，我總是難免要發愁的。」

鐵面判官忍不住問道：「發什麼愁？」

蕭秋雨淡淡道：「現在我正在發愁的是，不知道是我來殺你，還是讓柳兄來殺你？」

鐵面判官突又大笑，但笑聲卻似已被哽在喉嚨裡，連他自己聽來都有點像是在哭。

勾魂手更已手足失措，不停的東張西望，好像想找一條出路。

突聽一人笑道：「你在找什麼？是不是在找你的那對銀鉤？」

這人就站在窗口，黑黑瘦瘦的臉，長得又矮又小，卻留著滿臉火焰般的大鬍子，手裡拿著一對銀鉤，正是勾魂手的。

他微笑著，又道：「銀鉤我已經替你帶來了，拿去！」

「去」字出口，他的手輕輕一揮，這雙銀鉤就慢慢的向勾魂手飛了過去，慢得出奇，就好像有雙看不見的手在下托著似的。

這人連鐵面判官都認得，他已失聲道：「『千里獨行』獨孤方？」

獨孤方也點點頭，道：「我一向很少進別人的屋子，但這次卻例外！」話剛說完，他的人已不見了。

他的人忽然已到了門口，在破門上敲了敲，敲門聲剛響起，他的人忽然又出現在窗口，忽然已從窗外跳了進來，微笑道：「我也是人，我也敲門。」

門明明已四分五裂，他偏偏還是去敲，敲過了之後，偏偏還是要從窗口跳進來。

勾魂手已接住了他的鉤，突然厲聲道：「你也是來找我們麻煩的？」

獨孤方淡淡道：「我不殺野狗，我只看別人殺。」

他索性搬了張椅子坐下來，就坐在窗口。窗外暮色更濃。

陸小鳳卻還是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這裡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都好像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柳餘恨、蕭秋雨、獨孤方，這三個人他也知道。

江湖中不知道這三個人的只怕還很少，可是現在能讓陸小鳳從床上下來的人更少，他好像已經準備在這張床上賴定了。

獨孤方、蕭秋雨、柳餘恨，這三個人就算不是江湖上最孤僻的、最古怪的人，也已差不了許多。但現在他們卻居然湊到了一起，而且忽然出現在這裡，是為了什麼呢？

勾魂手的臉雖已發青，卻還是冷笑道：「青衣樓跟三位素無過節，三位今天為什麼找到我們兄弟頭上來？」

蕭秋雨道：「因為我高興！」

他微笑著，又道：「我一向高興殺誰就殺誰，今天我高興殺你們，所以就來殺你們！」

勾魂手看了鐵面判官一眼，緩緩道：「你若不高興呢？」

蕭秋雨道：「我不高興的時候，你就算跪下來求我殺你，我也懶得動手的！」

勾魂手嘆了口氣，就在他嘆氣的時候，鐵面判官已凌空翻身，手裡已拿出了他那雙黑鐵判官筆，撲過去急點柳餘恨的「天突」、「迎香」，兩處大穴。

他用的招式並不花俏，但卻非常準確、迅速、有效！

但柳餘恨卻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這雙判官筆！

他反而踏上一步，只聽「叭」的一聲，一雙判官筆已同時刺入了他的肩頭和胸膛。

可是他左腕的鐵球也已重重的打在鐵面判官的臉上。鐵面判官的臉突然就開了花。

他連呼聲都沒有發出來，就仰面倒了下去，但柳餘恨右腕的鐵鉤卻已將他的身子鉤住。

一雙判官筆還留在柳餘恨的血肉裡，雖沒有點到他的大穴，但刺得很深。

柳餘恨卻好像連一點感覺都沒有，只是冷冷的看著鐵面判官一張血肉模糊的臉，忽然冷冷道：「這張臉原來並不是鐵的！」

鐵鉤一揚，鐵面判官已從窗口飛了出去，去見真的判官了。

就在這時，勾魂手的那對銀鉤也飛了起來，飛出了窗外。

他的人卻還留在屋子裡，面如死灰，雙手下垂，兩條手臂上的關節處都在流著血。

蕭秋雨手裡的一柄短劍也在滴著血。

他微笑著，看看勾魂手，道：「看來你這雙手以後再也勾不走任何人的魂了！」

勾魂手咬著牙，牙齒還是在不停的格格作響，忽然大吼道：「你為什麼還不殺了我？」

蕭秋雨淡淡道：「因為現在我又不高興殺你了，現在我要你回去告訴你們樓上的人，這兩個月最好乖乖的呆在樓上不要下來，否則他恐怕就很難再活著上樓去。」

勾魂手臉色又變了變，一句話都不再說，扭頭就往門外去。

誰知獨孤方忽然又出現在他面前，冷冷道：「你從窗口進來的，最好還是從窗口出去！」

勾魂手狠狠的看著他，終於跺了跺腳──從窗口進來的兩個人，果然又全部都從窗口出去了。

柳餘恨正癡癡的注視著窗外已漸漸深沉的夜色，那雙判官筆還留在他身上。

蕭秋雨走過去，輕輕的為他拔了下來，看著從他胸膛裡流出來的血，冷酷的眼睛裡竟似露出了一種惋惜之色。

柳餘恨突然長波嘆息。道：「可惜──可惜──」

蕭秋雨道：「可惜這次你又沒有死？」

柳餘恨不再開口。

蕭秋雨也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你這又是何苦？」

獨孤方突也嘆息著道：「你斷的是別人的腸，他斷的卻是自己的。」

屋子裡已死了一個人，打得一塌糊塗，陸小鳳還是死人不管，好像什麼都沒有看見。

更奇怪的是，這三個人居然也好像沒有看見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床上還躺著個人。

屋子裡也暗了下來。他們靜靜的站在黑暗中，誰也沒再開口，可是誰也不走。

就在這時，晚風中突然傳來一陣悠揚的樂聲。美妙如仙。

獨孤方精神彷彿一振，沉聲道：「來了！」

是什麼人奏出的樂聲如此美妙？

陸小鳳也在聽，這種樂聲無論誰都忍不住要聽的。他忽然發現這本來充滿血腥氣的屋子，竟然變得充滿了香氣。

比花香更香的香氣，從風中吹來，隨著樂聲傳來，一轉眼，天地間彷彿就都已充滿著這種奇妙的香氣。

然後這間黑暗的屋子也突然亮了起來。

陸小鳳終於忍不住張開了眼睛，忽然發覺滿屋子鮮花飛舞。

各式各樣的鮮花從窗外飄進來。從門外飄進來，然後再輕輕的飄落在地上。

地上彷彿忽然鋪起了一張用鮮花織成的毯子，直鋪到門。

一個人慢慢的從門外走了進來。

陸小鳳看見過很多女人，有的很醜，也有的很美。但他卻從未看見過這麼美的女人。

她身上穿著件純黑的柔軟絲袍，長長的拖在地上，拖在鮮花之上。

她漆黑的頭髮披散在雙肩，臉色卻是蒼白的，臉上一雙漆黑的眸子也黑得發亮。

沒有別的裝飾，也沒有別的顏色。

她就這樣靜靜的站在鮮花上。地上五彩繽紛的花朵竟似已忽然失去了顏色。

這種美已不是人世間的美，已顯得超凡脫俗，顯得不可思議。

柳餘恨、蕭秋雨、獨孤方都已悄悄走到牆角。神情都彷彿顯得很恭敬。

陸小鳳的呼吸好像已經快停止了。但他還是沒有站起。

黑衣少女靜靜的凝視著他，一雙眸子清澈得就像是春日清晨玫瑰上的露水。

她的聲音也輕柔得像是風，黃昏時吹動遠山上池水的春風。

但她的微笑卻是神秘的，又神秘得彷彿靜夜裡從遠方傳來的笛聲，飄飄渺渺，令人永遠無法捉摸。她凝視著陸小鳳，微笑著，忽然向陸小鳳跪了下去，就像是青天上的一朵白雲忽然飄落在人間。

陸小鳳再也沒法子躺在床上了。他突然跳起來。

他的人就像是忽然變成了一粒被強弓射出去的彈子，忽然突破了帳頂接著又「砰」的一聲，撞破了屋頂。

月光從他撞開的洞裡照下來，他的人卻已不見了。

一個眼睛很大，樣子很乖的小姑娘站在黑衣少女的身後，站在鮮花上。

陸小鳳突然好像見了鬼似的落荒而逃，這小姑娘也嚇了一跳，忍不住悄悄的問：「公主對他如此多禮，他為什麼反而逃走了呢？他怕什麼？」

黑衣少女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

她慢慢的站了起來，輕撫著自己流雲般的柔髮，明亮的眼睛裡，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輕輕的說道：「他的確是個聰明人，絕頂聰明！」

## 第二章 第一富人

酒杯還在陸小鳳手裡，杯子裡的酒卻已有一大半濺在身上。

他剛進霍老頭屋裡來的時候，霍老頭也正在喝酒。

這是個很簡陋的小木屋，孤孤單單的建築在山腰上的一片棗樹林裡。

屋子雖陳舊，裡面卻打掃得很乾淨，佈置得居然也很精細。

霍老頭的人也正像這木屋子一樣，矮小，孤獨，乾淨，硬朗，看起來就像是被風乾了的硬殼果。他正在一張小而精緻的椅子上喝酒。

酒很香，屋子裡擺著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酒罈子，看來居然全都是好酒。

他看到陸小鳳手裡的酒杯，就忍不住笑了，搖著頭笑，道：「你難道還怕我不知道你是來喝酒的？還帶著個酒杯來提醒我？」

陸小鳳也笑了，道：「我走的時候幾乎連褲子都來不及穿了，哪裡還有空放下這杯子？杯子裡還有酒，丟在路上又太可惜了。」

霍老頭好像覺得很奇怪，皺著眉問道：「什麼事能讓你急成這樣子？」

陸小鳳嘆了口氣，苦笑道：「其實也沒什麼事，只不過有一個女人到了我房子裡。」

霍老頭又笑了。道：「我記得你屋子裡好像天天都有女人去的，你從來也沒有被嚇跑過一次。」

陸小鳳道：「這次的這個女人不同。」

霍老頭道：「有什麼不同？」

陸小鳳道：「什麼地方都不同。」

霍老頭瞇起了眼睛，道：「這女人難道是個醜八怪？」

陸小鳳立刻用力搖頭，道：「非但不是醜八怪，而且簡直像天仙一樣美。像公主一樣高貴。」

霍老頭道：「那你怕她什麼？怕她強姦你？」

陸小鳳笑道：「她若真的要強姦我，就是有人用掃把來趕我，我也不會走了！」

霍老頭道：「她究竟做了什麼事，才把你嚇跑的？」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她向我跪了下來。」

霍老頭張大了眼睛，看著他，就好像他鼻子上忽然長出了一朵喇叭花一樣。

陸小鳳卻好像還怕他聽不懂。又解釋著道：「她一走進我屋子，就忽然向我跪了下來，兩條腿全都跪下來。」

霍老頭終於也長長嘆了口氣，道：「我一向認為你是個很正常的小伙子，一點毛病也沒有，但現在我卻開始有點懷疑。」

陸小鳳苦笑道：「現在你懷疑我有毛病？」

霍老頭道：「一個美如天仙的女人，到你屋裡去，向你跪了下來，你就被嚇得落荒而逃？」

陸小鳳點點頭，道：「不僅是落荒而逃，而且是撞破屋頂逃出來的。」

霍老頭嘆道：「看來你腦袋不但有毛病、而且病已經很重。」

陸小鳳道：「就因為我腦筋一向很清楚所以我才要逃。」

霍老頭道：「哦？」

陸小鳳道：「我說過，她不但人長得漂亮，而且派頭奇大。」

霍老頭道：「她派頭有多大？」

陸小鳳道：「簡直比公主還大。」

霍老頭道：「你見過公主沒有？」

陸小鳳道：「沒有，但我卻知道，她用的那三個保鏢，就算真的公主也絕對請不到。」

霍老頭道：「那三個保鏢是誰？」

陸小鳳道：「柳餘恨，蕭秋雨，和獨孤方。」

霍老頭又皺了皺眉，道：「是不是那個打起架來不要命的柳餘恨？」

陸小鳳道：「是！」

霍老頭道：「是不是那個看起來文質彬彬的，但力氣卻比野牛還大的蕭秋雨？」

陸小鳳道：「是。」

霍老頭道：「是不是那個一向行蹤飄忽，獨來獨往的獨孤方？」

陸小鳳道：「是。」

霍老頭道：「這三人都做了她的保鏢？」

陸小鳳道：「是！」

霍老頭道：「她有這麼三個保鏢，卻向你跪了下去？」

陸小鳳道：「是！」

霍老頭不說話了，又倒了杯酒，一口喝下去。

陸小鳳也把杯子裡剩下的酒，一口喝了下去，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想通了？」

霍老頭道：「是！」

陸小鳳道：「你想她為什麼要向我下跪呢？」

霍老頭道：「她有事求你。」

陸小鳳道：「像她這麼樣一個人，居然不惜跪下來求我，為的是什麼事？」

霍老頭道：「一件很麻煩的事。」

陸小鳳道：「我連看都沒有看見過她。為什麼要為她去惹麻煩呢？」

霍老頭道：「只有笨蛋才會去惹這種麻煩。」

陸小鳳道：「我是笨蛋？」

霍老頭道：「你不是。」

陸小鳳道：「你若是我，遇見這種事怎麼辦？」

霍老頭道：「我也會跟你一樣落荒而逃，而且說不定逃得比你還快！」

陸小鳳長長吐出口氣，微笑道：「看來你雖然已經很老了，卻還不是個老糊塗。」

霍老頭道：「你卻是個小糊塗。」

陸小鳳道：「哦？」

霍老頭道：「像她那種人，居然不惜跪下來求你，這件事當然是別人解決不了的。」

陸小鳳同意。

霍老頭道：「現在她既然已找到了你，你想你還能逃得了？」

陸小鳳道：「你認為她還會來找我？」

霍老頭道：「說不定她現在就已經找來了。」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別的本事沒有，逃起來卻快得很。」

霍老頭道：「是不是已經快得沒有人能追上？」

陸小鳳道：「能追上我的人至少還不太多。」

霍老頭冷笑。

陸小鳳道：「你冷笑是什麼意思？」

霍老頭道：「我冷笑就是冷笑的意思。」

陸小鳳道：「你的意思我不懂。」

霍老頭道：「你不懂的事多得很。」

陸小鳳卻又笑著道：「至少我還懂得分別你這些酒裡哪罈最好？」

他隨隨便便的一伸手，果然就挑了罈最好的酒，剛想去拍開泥封，突聽「咚、咚、咚」。三聲大響，前、左、右三面的牆，竟全都被人撞開了個大洞。

三個人施施然從洞裡走了進來，果然是柳餘恨，蕭秋雨，和獨孤方。

三個人的神情都很從容，一副心安理得的樣子，牆上的三個大洞就好像根本不是他們撞開的，就好像三個剛從外面吃喝飽的人，開了門，回到自己家裡來一樣。

蕭秋雨甚至還在微笑著，悠然道：「我們沒有從窗口跳進來！」

獨孤方道：「所以我們不是野狗。」

兩個人嘴裡說著話，手上已提起張椅子，隨手一拗，「喀喇」一響，兩張很精緻的雕花木椅，就已被他們拗得四分五裂。

柳餘恨卻慢慢的坐到床上，還沒有坐穩又是「喀喇」一聲響，床已被他坐塌了。

蕭秋雨皺了皺眉道：「這裡的傢具不結實。」

獨孤方道：「下次千萬要記住。不能再到這家店裡去買。」

兩句話還沒有說完，又有五六件東西被砸得粉碎。

陸小鳳和霍老頭都好像根本沒有看見。

霍老頭還在慢慢的喝著酒，連一點心疼的樣子都沒有。這些人砸爛的東西，就好像根本不是他的。

片刻之間，屋子裡所有的東西都已被這三個人砸得稀爛，十七八罈好酒也已被砸得粉碎。

蕭秋雨四面看了一眼，道：「這房子看來好像也不太結實，不如拆了重蓋。」

獨孤方道：「好主意。」

三個人竟真的開始動手拆房子了。陸小鳳和霍老頭居然還是不聞不問，還是在繼續喝他們的酒。

只聽「喀喇、喀喇」，連串聲響，四面的牆壁都已被打垮，屋頂就「嘩喇喇」一聲整個落了下來，眼看就要打在陸小鳳和霍老頭的腦袋上。

但就在這時，他們的人已忽然不見了。

獨孤方和蕭秋雨對望了一眼，轉過頭，就發現他們的人已坐在屋子前面的空地上，坐的還是剛才那兩張椅子，面前的桌上，還擺著剛才那罈酒。

蕭秋雨道：「色是刮骨鋼刀。酒是穿腸毒藥，留下來總是害人的。」

獨孤方道：「對，連一罈都留不得。」

他竟大搖大擺的走過來、抓起了桌上這最後一罈酒，重重的往地上一摔。

這次酒罈子並沒有被他砸碎。酒罈子忽然又回到桌上。

獨孤方皺了皺眉，又抓起來，往地上一摔。

這次他終於看清楚，酒罈子還沒有摔到地上，陸小鳳突然一伸手，已接住。

獨孤方再摔，陸小鳳再接。眨眼間獨孤方已將這罈酒往地上摔了七八次。但這罈酒還是好好的擺在桌上。獨孤方看著這罈酒，好像已經開始在發怔了。

怔了半天，他才轉過頭，看著蕭秋雨苦笑，道：「這罈酒裡有鬼。摔不破的！」

蕭秋雨道：「什麼鬼？」

獨孤方道：「當然是酒鬼。」

蕭秋雨道：「我來試試。」

他居然也走過來，好像也沒有看見坐在桌子旁邊的兩個人、突然抓起酒罈子，用力一掄。

這罈酒突「砰」的一聲，飛出去五六丈。但這罈酒還是沒有被摔破。

酒罈子飛出去的時候，陸小鳳也跟著飛出去。

陸小鳳剛到椅子上坐下來的時候，酒罈子也已回到桌上。

蕭秋雨再抓起來用力一掄，這次酒罈子飛得更快。他本來就是天生的神力，這麼樣用力掄，幾百斤重的鐵都可能被他掄出去。

可是這罈酒卻又回來了，跟著陸小鳳回來了。

蕭秋雨也不禁開始發怔，喃喃道：「這罈酒果然有鬼，好像還是個長著翅膀的酒鬼。」

柳餘恨突然冷笑，只冷笑了一聲，他的人已到了桌前，一雙手抓起了酒罈子，抓得很緊，突然重重的往他自己腦袋上砸了下去。

別人要砸爛的本是這罈酒，他要砸爛的卻好像是自己的頭。

蕭秋雨嘆了口氣，這下子酒罈子固然非破不可，他的頭只怕也不好受。

誰知他的頭既沒有開花，酒罈子也沒有破。

陸小鳳的手已突然伸到他頭上去。托住了這罈酒。

柳餘恨又一聲冷笑，突然飛起一腳，猛踢陸小鳳的下陰，他也沒有踢著。

陸小鳳的人已突然倒翻了起來，從他頭頂上翻了過去，落到他背後，手裡還是在托著這罈酒。

柳餘恨反踢一腳，陸小鳳就又翻到前面來了，忽然嘆了口氣，道：「這罈酒已經是我們最後一罈酒，這腦袋也是你最後一個腦袋，你又何苦一定要把它們砸破？」

柳餘恨瞪著他，沒有瞎的眼睛也好像瞎了的那隻眼睛一樣，變成了個又黑又深的洞。

蕭秋雨忽然笑了笑，道：「看來這個人果然是真的陸小鳳！」

獨孤方道：「哦。」

蕭秋雨道：「除陸小鳳外，又有誰肯為了罈酒費這麼大的力氣？」

獨孤方大笑，道：「不錯，像這樣的呆子世上的確不多。」

蕭秋雨微笑著，將柳餘恨手裡的酒罈子接下，輕輕的擺在桌上。

突聽「波」的一聲，這罈酒突然粉碎，罈子裡的酒流得滿地都是，剛才柳餘恨的兩隻手。和陸小鳳的一隻手都在用力，這酒罈子休說是泥做的，就算是鐵打的，也一樣要被壓扁。

蕭秋雨怔了怔，苦笑道：「天下的事就是這樣子的，你要它破的時候，它偏偏不破，你不要它破的時候，它反而破了。」

陸小鳳卻淡淡道：「這世上無可奈何的事本來就很多，所以做人又何必太認真呢？」

柳餘恨的獨眼裡，突然露出一種說不出的淒涼辛酸之色，默然的轉過身走了出去。

陸小鳳的那句話，彷彿又引起了他久已藏在心底的傷心事。

就在這時候，突聽一種又可愛，又清越的聲音，道：「大金鵬王陛下丹鳳公主，特來求見陸小鳳陸公子。」

說話的人正是那樣子很乖，眼睛很大，穿著身五色綵衣的小女孩。

她就從那片濃密的棗林中走出來，滿天的星光月色彷彿都到了她眼睛裡。

陸小鳳道：「小鳳公主？」

小女孩用一雙發亮的眼睛看著他，抿著嘴笑了：「是丹鳳公主，不是小鳳公主！」

陸小鳳看著霍老頭，嘆了口氣，喃喃道：「她果然是個真的公主？」

小女孩道：「絕對一點也不假。」

陸小鳳道：「她的人呢？」

小女孩又笑了笑，笑得真甜：「她生怕又把陸公子嚇跑，所以還留在外面！」

她笑得雖甜，說的話卻有點慢。陸小鳳只有苦笑。

小女孩眨著眼，微笑道：「現在她是在外面等著，卻不知陸公子敢不敢見她。」

霍老頭忽然道：「他敢。」

這深沉而神秘的老人微笑著，悠然接著道：「他若是不去見這位丹鳳公主，他所有朋友的屋子只怕都要被他們拆光。」

群星閃爍，上弦月彎彎的嵌在星空裡，棗林裡流動著陣陣清香，並不是棗樹的香，是花香。

花香是從一條狗身上傳來的，一條非常矯健的闊耳長腿的獵狗。

它身上披著一串串五色繽紛的鮮花，嘴裡還銜著一籃子花。

滿籃鮮花中，有金光燦然，是四錠至少有五十兩重的金子。

小女孩接過了花籃。嫣然道：「這是我們公主賠償給這位老先生的。就請陸公子替他收下。」

陸小鳳眨了眨眼道：「為什麼要賠償給他？因為你們拆了他的房子？」

小女孩點了點頭。

陸小鳳道：「這四錠元寶至少有一百多兩，的確不算少了。」

像這樣的小木屋，五十兩金子就可以蓋好幾棟，這當然已不能算少。

小女孩道：「一點小意思，但望這位老人家笑納！」

陸小鳳道：「他不會笑納的。」

小女孩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這一百多兩金子若真是你們送給他的，他根本不需要，若算是你們賠償他這屋子的，又好像不夠。」

小女孩道：「這是五十兩一錠的元寶。」

陸小鳳道：「我看得出。」

小女孩道：「這還不夠賠他的木屋？」

陸小鳳道：「還差一點點。」

小女孩道：「差一點點是差多少？」

陸小鳳道：「究竟差多少，我也算不出來，大概再加三四萬兩總差不多了。」

小女孩道：「三四萬兩什麼？」

陸小鳳道：「當然是三四萬兩金子。」

小女孩笑了。

陸小鳳道：「你不信？」

小女孩吃吃的笑個不停，遇見這麼樣一個會敲竹槓的人，她除了笑之外，還能怎麼樣，難道還能真的賠他萬兩黃金。

陸小鳳忽然提起剛才他坐著的那張雕花木椅，道：「你知道這是張什麼椅子？」

小女孩笑道：「看來好像是張坐人的椅子。」

陸小鳳道：「但這張椅子卻是四百年前的名匠魯直親手為天子雕成的，普天之下已只剩下十二張，皇宮大內裡有五張，這裡本來有六張，剛才卻被他們砸爛了四張。」

小女孩張大了眼睛，瞪著他手裡的這張椅子，漸漸已有一點笑不出了。

陸小鳳道：「你知道這木屋以前是誰住過的？」

小女孩搖搖頭。

陸小鳳道：「這本是大詩人陸放翁的夏日行吟處，牆壁上還有著他親筆題的詩，現在也已被砸得稀爛。」

小女孩的眼睛張得更大，臉上已忍不住露出驚異之色。

陸小鳳淡淡道：「所以這木屋裡每一片木頭，都可以算是無價之寶，你們就算真的拿四萬兩金子來賠，也未必夠的。」

他笑了笑接著道：「幸好這位老先生連一文錢都不會要你們賠，因為四五萬兩金子，在他看來，跟一文錢也差不了多少。」

小女孩悄悄的伸出舌頭來舔了舔嘴唇。吃驚的看著這神秘的老人。

霍老頭卻還是悠悠閒閒的坐在那裡，慢慢的啜著他杯子裡剩下的半杯酒。像是覺得這世上再也沒有比喝這半杯酒更重要的事。

陸小鳳忽又轉過頭向獨孤方笑了笑道：「我知道閣下的見聞一向很博，閣下當然也聽說過世上最有錢的人是誰了。」

獨孤方沉吟著，道：「地產最多的，是江南花家，珠寶最多的，是關中閻家，但真正最富有的人，只怕算是霍休。」

陸小鳳道：「閣下知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獨孤方道：「這個人雖然富甲天下，卻再次過隱士般的生活，所以很少有人能看見他的真面目，只聽說他是個很孤僻，很古怪的老人，而且──」他突然停住口，看著霍老頭。

現在每個人終於都已明白，這神秘孤獨的老人，就是富甲天下的霍休。

霍老頭忽然嘆了口氣，慢慢的站起來。道：「現在既然已有人知道我在這裡，這地方我也住不下去了，不如就送給你。」

陸小鳳看著地上一堆堆破木頭道：「我記得以前也向你要過，你卻連借我住幾天都不肯。」

霍老頭淡淡道：「你自己剛才也說過，這裡的東西本都是寶貝，寶貝怎麼能送人。」

陸小鳳道：「寶貝變成了破木頭，就可送人了。」

霍老頭道：「一點也不錯。」

陸小鳳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現在才明白你是怎麼會發財的了。」

霍老頭面不改色。淡淡道：「還有件事你也應該明白。」

陸小鳳道：「什麼事？」

霍老頭道：「你逃走的時候，世上也許真的沒有人能追上你，只可惜這世上除了人之外，還有很多別的東西，譬如說──」

陸小鳳道：「譬如說一條鼻子很靈的獵狗。」

霍老頭也嘆了口氣，道：「你總算還不太笨，將來說不定也有會發財的一天。」

漆黑的車子，漆黑的馬，黑得發亮。發亮的馬車上，也綴滿了五色繽紛的鮮花。小女孩道：「我們的公主就在馬車裡等你，你上去吧！」

陸小鳳道：「上車去？」

小女孩道：「嗯！」

陸小鳳道：「然後？」

小女孩道：「然後這輛馬車就會把你帶到一個你從來也沒有去過的地方去，我保證你到了那地方後。絕不會後悔的。」

陸小鳳道：「我當然不會後悔。因為我根本就不會去。」

小女孩又瞪起了眼睛，好像很吃驚，道：「你為什麼不會？」

陸小鳳道：「我為什麼要跟著一個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的人，到一個我從來也沒有去過的地方去？」

小女孩瞪了瞪眼，道：「因為──因為我們會送很多很多金子給你！」

陸小鳳笑了。

小女孩道：「你不喜歡金子？」

陸小鳳道：「我喜歡金子，卻不喜歡為了金子去拚命。」

小女孩眼珠子轉了轉，悄悄道：「車子裡很安靜。我們公主又是個很美的美人，這段路也很長，在路上說不定會發生很多事的。」

陸小鳳微笑道：「這句話好像已經有點讓我動心了！」

小女孩眼睛裡立刻發出了光，道：「你已經答應上去？」

陸小鳳道：「不答應。」

小女孩撅起了嘴，道：「為什麼還不答應？」

陸小鳳淡淡道：「漂亮的女人我一向很喜歡，但卻也不喜歡為了女人去拚命。」

小女孩道：「為了什麼你才肯拚命？」

陸小鳳道：「為了我自己。」

小女孩道：「除了你自己外，天下就再也沒有別人能讓你去拚命？」

陸小鳳道：「沒有。」

小女孩眼珠子又轉了轉，道：「為了花滿樓你也不肯？」

陸小鳳道：「花滿樓？」

小女孩悠然道：「我想你總該認得花滿樓的，他現在也就在那地方等你，你若不去，他一定會覺得很失望。」

陸小鳳道：「他若要我去，自己會來找我。」

小女孩道：「只可惜他現在不能來。」

陸小鳳道：「為什麼？」

小女孩道：「因為他現在連一步路都沒法子走。」

陸小鳳道：「你是說他已落在你們手裡？」

小女孩道：「好像是的。」

陸小鳳突然大笑，就好像剛聽見一樣天下最可笑的事，笑得捧起了肚子。

小女孩忍不住問道：「你笑什麼？」

陸小鳳笑道：「我笑你，你畢竟還是個小孩子，連說謊都不會說。」

小女孩道：「哦？」

陸小鳳道：「你們若能制得住花滿樓，天下就沒什麼事是你們做不到的了，又何必來找我？」

小女孩淡淡的笑了笑，道：「你這人的確不太笨。可是也不太聰明。」

陸小鳳道：「哦？」

小女孩道：「你若真的聰明，就早已該明白兩件事。」

陸小鳳道：「哦？」

小女孩道：「第一、我已經不是孩子了，我是丹鳳公主的表姐，她今年才十九，我都已二十。」

陸小鳳這次才真的怔住了，上下看著這小女孩看了好幾遍，隨便怎麼樣也看不出她已經是個二十歲的少女，她看來簡直好像連十二歲都沒有。

小女孩又淡淡接著道：「你應該明白，有些人是天生就生不高的，有些六七十歲的老頭子比我還矮一大截，你總該也看見過。」

陸小鳳雖然還是不太相信，卻也不能不承認世上的確是有這種人的。

小女孩道：「第二、你也應該明白，花滿樓跟你不一樣。」

陸小鳳道：「他比我聰明！」

小女孩道：「但他卻是個好人。」

陸小鳳道：「我不是？」

小女孩道：「就因為你不是好人，所以才不容易上別人當，但他卻對每個人都很信任，要他上當，就容易得多了！」

陸小鳳看著她，又上上下下的看了好幾遍，突又問道：「你真的已經有二十歲？」

小女孩道：「上個月才滿二十的。」

陸小鳳笑了笑，淡淡道：「二十歲的人就已應該明白，像我這種壞人，是絕不肯為了朋友去拚命的，隨便為了什麼樣的朋友都不行。」

小女孩瞪著眼，看著他，道：「真的？」

陸小鳳道：「真的。」

陸小鳳已坐在馬車上，馬車已啟動。

車廂裡也堆滿了五色繽紛的鮮花，丹鳳公主坐在花叢裡，就像是一朵最珍貴，最美麗的黑色玫瑰。她的眸子也是漆黑的，又黑又亮。她還在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沒有看她，他已閉起眼睛，好像準備在車上睡覺。

丹鳳公主忽然笑了笑，柔聲道：「我剛才還以為你不會上車來的。」

陸小鳳道：「哦？」

丹鳳公主道：「我剛才好像還聽見你在說，你絕不會為了任何朋友拚命。」

陸小鳳淡淡道：「我本來就不會為了朋友拚命，但為朋友坐坐馬車總沒什麼關係的。」

丹鳳公主又笑了。她向你笑的時候，就彷彿滿園春花忽然在你面前開放。

陸小鳳的眼睛剛睜開，立刻又閉了起來。

丹鳳公主柔聲道：「你好像連看都不願看我，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這車廂很小，我又是個禁不起誘惑的人。」

丹鳳公主道：「你怕我誘惑你？」

陸小鳳道：「我也不願為了你去拚命。」

丹鳳公主道：「你怎麼知道我一定是要你去拚命的？」

陸小鳳道：「因為我並不笨。」

丹鳳公主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說的不錯。我們這次來找你，的確是為了要求你去替我們做一件事，可是我並不想誘惑你，也不必誘惑你。」

陸小鳳道：「哦？」

丹鳳公主道：「因為我知道有種人為了朋友是什麼事都肯做的。」

陸小鳳道：「是哪種人？」

丹鳳公主道：「就是你這種人。」

陸小鳳笑了笑，道：「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種人，你反而知道！」

丹鳳公主道：「我以前顯然沒有見過你，但你的傳說我卻已聽到過很多。」

陸小鳳在聽著，唯一沒有聽見過這些傳說的人，也許就是他自己。

丹鳳公主道：「我聽見很多人都說你是個混蛋。但就連他們自己都不能不承認，你是所有混蛋中最可愛的一個。」

陸小鳳嘆了口氣，他實在聽不出這是讚賞？還是諷刺？但他的眼睛總算已睜開。

丹鳳公主道：「他們都說你外表看來雖然像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其實你的心卻軟得像豆腐。」

陸小鳳苦笑，他只有苦笑。

丹鳳公主忽又笑了笑，道：「傳說當然並不一定可靠，但其中至少有一點他們並沒有說謊。」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哪一點？」

丹鳳公主嫣然道：「我一直想不通他們為什麼要說你有四條眉毛，現在我才總算明白了。」

陸小鳳忽然皺了皺眉。他皺眉的時候，鬍子好像也皺了起來。

丹鳳公主道：「你是不是已經猜到這些話是誰告訴我的？」

陸小鳳皺著眉道：「花滿樓真的在你們那裡？」

丹鳳公主道：「我為什麼要騙你？反正你很快就會見到他的。」

陸小鳳道：「他眼睛雖然看不見。但十里外的危險，他都能感覺得到。我實在想不通他怎麼會落入你們的手裡的。」

丹鳳公主道：「因為他是個好人，又是個男人，一個好男人若是遇見了個壞女人。就難免要上當。」

陸小鳳冷冷道：「他遇見了你？」

丹鳳公主嘆了口氣，道：「有時我雖然也想去騙騙人，只可惜我十個加起來也比不上一個上官飛燕。」

陸小鳳道：「上官飛燕？」

丹鳳公主道：「上官飛燕就是雪兒的姐姐。」

陸小鳳道：「雪兒又是誰？」

丹鳳公主道：「雪兒就是我的小表妹，也就是剛才去請你來的那個小女孩。」

陸小鳳道：「她不是你的表姐？」

丹鳳公主笑道：「她今年才十二歲，怎麼會是我表姐？」

陸小鳳怔住了，也不知道自己是該大哭三聲？還是該大笑三聲？

他實在想不到自己居然會被一個十二歲的小丫頭騙得團團亂轉。

有這樣的妹妹，姐姐是個什麼樣的人，也就可想而知。

丹鳳公主看著他臉上那種哭笑不得的表情，又不禁嫣然一笑。道：「那小鬼說起謊來、連眼睛都不會眨一眨的。你是不是也上了她的當？」

陸小鳳苦笑道：「至少我現在總算已想通花滿樓是怎麼上當的了。」

丹鳳公主道：「他雖然在我們那裡，但我們還是很尊敬他，那不僅因為他是你的好朋友，也因為他確實是個很了不起的人。」

陸小鳳道：「他的確是的。」

丹鳳公主道：「你跟他，還有朱停，是不是在很小的時候就認得的。」

陸小鳳道：「你對我的事好像知道得很多？」

丹鳳公主笑了笑，道：「老實說，我們為了要找你，至少已準備了七個月。」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無論誰若是花了七個月的功夫去找一個人。這個人想必都要倒霉了。」

丹鳳公主柔聲道：「但我們並不想害你！」

陸小鳳只有苦笑。

丹鳳公主柔聲道：「我們要求你做的事雖然危險，可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她凝視著他，眼睛裡充滿了仰慕和信心。

陸小鳳道：「你們要我做的究竟是什麼事？」

丹鳳公主垂下頭，遲疑著，道：「現在我也不必告訴你，反正你很快就會知道的。」

陸小鳳道：「柳餘恨，蕭秋雨，獨孤方，也是為了這件事來的？」

丹鳳公主點點頭，又笑道：「找他們雖然也不容易，至少總比找你容易得多！」

陸小鳳道：「你們找這三個人用的又是什麼法子？」

丹鳳公主微笑道：「每個人都有弱點的，他們一定也猜不出我能用什麼法子請到你！」

她將手裡的一朵鮮花送到陸小鳳面前，慢慢的接著道：「柳餘恨，蕭秋雨，獨孤方，花滿樓，再加上你，這世上若還有什麼事是你們五個人做不到的，那才真的是怪事。」

車窗外已經有乳白色的煙霧升起，車廂裡的燈光更柔和。

陸小鳳凝視著她手裡的鮮花，花雖鮮艷，她的手卻更美。

她用她這雙纖秀柔柔的手，輕輕的將這朵鮮花插在陸小鳳的衣襟上，輕輕道：「我看你還是趕快睡覺的好。」

陸小鳳道：「為什麼？」

丹鳳公主垂下了頭，聲音更輕，更溫柔：「因為我已經忍不住要開始誘惑你了。」

車馬前行，衝破了濃霧。霧雖濃，卻是晨霧，漫漫的長夜已經結束。

陸小鳳斜倚在車廂裡，似已睡著。

丹鳳公主柔聲道：「你好好的睡一覺，等你醒來的時候，說不定就可以看見他了。」

陸小鳳忍不住又張開眼，道：「他是誰？」

丹鳳公主道：「大金鵬王。」

## 第三章 主持公道

長廊裡陰森而黑暗，彷彿經年看不見陽光。長廊的盡頭是一扇很寬大的門，門上的金環卻在閃閃的發著光。

他們推開這扇門，就看見了大金鵬王。

大金鵬王並不是個很高大的人。

他的人似已因歲月的流逝，壯志的消磨而萎縮乾癟，就正如一朵壯麗的大雞冠花已在惱人的西風裡剛剛枯萎。

他坐在一張很寬大的太師椅上，椅子上鋪滿了織錦的墊子，使得他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株已陷落在高山上雲堆裡的枯松。

可是陸小鳳並沒有覺得失望，因為他的眼睛裡還在發著光，他的神態間還是帶著種說不出的尊嚴和高貴。

那條闊耳長腿的獵犬竟已先回來了，此刻正蜷伏在他腳下。

丹鳳公主也已輕輕的走過去，拜倒在他的足下，彷彿在低低的敘說此行的經過。

大金鵬王一雙發亮的眼睛，卻始終盯在陸小鳳身上，忽然道：「年輕人，你過來。」

他的聲音低沉而有力，他說的話好像就是命令。陸小鳳沒有走過去。

陸小鳳並不是個習慣接受命令的人，他反而坐了下來，遠遠的坐在這老人對面的一張椅子上。

屋子裡的光線也很暗，大金鵬王的眼睛卻更亮了，厲聲道：「你就是陸小鳳？」

陸小鳳淡淡道：「是陸小鳳，不是上官丹鳳。」

他現在已知道他也姓上官──昔日在他們那王朝族裡每個人都是姓上官的，每個人世世代代都為自己這姓氏而驕傲。

大金鵬王突然大笑，道：「好，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看來我們並沒有找錯人。」

陸小鳳道：「我也希望我沒有找錯人。」

大金鵬王道：「你找花滿樓？」

陸小鳳點點頭。

大金鵬王道：「他很好，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隨時都可以見到他。」

陸小鳳道：「你說的是什麼事？」

大金鵬王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

他凝視著手上一枚形式很奇特的指環，蒼老的臉上，忽然閃起了一種奇特的光輝。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道：「我們的王朝，是個很古老的王朝，遠在你們的王朝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我們的王朝就已存在了。」

他的聲音變得更有力，顯然在為自己的姓氏和血統而驕傲。

陸小鳳並不想破壞一個垂暮老人的尊嚴，所以他只聽，沒有說。

大金鵬王道：「現在我們的王朝雖已沒落，但我們流出來的血，卻還是王族的血，只要我們的人還有一個活著，我們的王朝就絕不會被消滅！」

他聲音裡不但充滿驕傲，也充滿自信。

陸小鳳忽然覺得這老人的確有他值得受人尊敬的地方，他至少絕不是個很容易就會被擊倒的人。

陸小鳳一向尊敬這種人，尊敬他們的勇氣和信心。

大金鵬王道：「我們的王朝雖然建立在很遙遠的地方，但世代安樂富足，不但田產豐收，深山裡更有數不盡的金沙和珍寶。」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那你們為什麼要到中土來呢？」

大金鵬王臉上的光輝黯淡了，目光中也露出了沉痛仇恨之意，道：「就因為我們的富足，所以才引起了鄰國的垂涎，竟聯合了哥薩克的鐵騎，引兵來犯。」

他黯然接著道：「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年紀還小，先王一向注重文治，當然無法抵抗他們那種強悍野蠻的騎兵，但他卻還是決定死守下去，與國土共存亡。」

陸小鳳道：「是他要你避難到中土來的？」

大金鵬王點點頭，道：「為了保存一部分實力，以謀後日中興，他不但堅持要我走，還將國庫的財富，分成四份，交給了他的四位心腹重臣，叫他們帶我到中土來。」

他面上露出感激之色，又道：「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舅父上官謹，他帶我來這裡，用他帶來的一份財富，在這裡購買了田產和房舍，使我們這一家能無憂無慮的活到現在，他對我們的恩情，是我永生也難以忘懷的。」

陸小鳳道：「另外還有三位呢？」

大金鵬王的感激又變成憤恨，道：「從我離別父王的那一天之後，我再也沒有看見過他們，但他們的名字，也是我永遠忘不了的。」

陸小鳳對這件事已剛剛有了頭緒，所以立刻問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大金鵬王握緊雙拳，恨恨道：「上官木、平獨鶴、嚴立本。」

陸小鳳沉吟著，道：「這三個人的名字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

大金鵬王道：「但他們的人你卻一定看見過。」

陸小鳳道：「哦？」

大金鵬王道：「他們一到了中土，就改名換姓，直到一年前，我才查出了他們的下落。」

他忽然向他的女兒做了個手式，丹鳳公主就從他座後一個堅固古老的櫃子裡，取出了三卷畫冊。

大金鵬王恨恨道：「這上面畫的，就是他們三個人，我想你至少認得其中兩個。」

每卷畫上，都畫著兩個人像，一個年輕，一個蒼老──兩個人像畫的本是同一個人。

丹鳳公主攤開了第一卷畫，道：「上面的像，是他當年離宮時的形狀，下面畫的，就是我們一年前查訪出的他現在的模樣。」

這人圓圓的臉，滿面笑容，看來很和善，但卻長著個很大的鷹鉤鼻子。

陸小鳳皺了皺眉，道：「這人看來很像是關中珠寶閻家的閻鐵珊。」

大金鵬王咬著牙，道：「不錯，現在的閻鐵珊，就是當年的嚴立本，我只感激上天，現在還沒有讓他死。」

第二張畫的人顴骨高聳，一雙三角眼威嚴四射，一看就知道是個很有權力的人。

陸小鳳看到這個人，臉色竟然有些變了。

大金鵬王道：「這人就是平獨鶴，他現在的名字叫獨孤一鶴，青衣樓的首領也就是他──」

陸小鳳聳然動容，怔了很久，才緩緩道：「這個人我也認得，但卻不知道他就是青衣樓第一樓的主人。」

他長長嘆息了一聲，又道：「我只知道他是峨嵋劍派的當代掌門。」

大金鵬王恨恨道：「他的身份掩飾得很好，世上只怕再也不會有人想到，公正嚴明的峨嵋掌門，竟是個出賣了他故國舊主的亂臣賊子！」

第三張像畫的是個瘦小的老人，矮小，孤單，乾淨，硬朗。

陸小鳳幾乎忍不住叫了起來：「霍休！」

大金鵬王道：「不錯，霍休，上官木現在用的名字，就是霍休！」

他接著又道：「別人都說霍休是個最富傳奇性的人，五十年前，赤手空拳出來闖天下，忽然奇蹟地變成了天下第一富豪，直到現在為止，除了你之外，江湖中人只怕還是不知道他那龐大的財富是怎麼得來的！」

陸小鳳臉色忽然變得蒼白，慢慢的後退了幾步，坐到椅上。

大金鵬王凝視著他，慢慢道：「你現在想必已能猜出我們要求你做的是什麼事了。」

陸小鳳沉默了很久，長長嘆息，道：「但我卻還是不知道你要的究竟是什麼？」

大金鵬王握緊雙拳，用力敲打著椅子，厲聲道：「我什麼都不要，我要的只是公道！」

陸小鳳道：「公道就是復仇？」

大金鵬王鐵青著臉，沉默著。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去復仇？」

大金鵬王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黯然道：「他們已全都是就快進棺材的老人，我也老了，難道我還想去殺了他們？」

他自己搖了搖頭，否定了自己這句話，又道：「可是我也絕不能讓他們這樣逍遙法外。」

陸小鳳沒有說什麼，他什麼都不能說。

大金鵬王又厲聲道：「第一，我要他們將那批從金鵬王朝帶出來的財富，歸還給金鵬王朝，留作他日復興的基礎。」

這要求的確很公道。

大金鵬王道：「第二。我要他們親自到先王的靈位前，懺悔自己的過錯，讓先王的在天之靈，也多少能得到些安慰。」

陸小鳳沉思著，長嘆道：「這兩點要求的確都很公道。」

大金鵬王展顏道：「我知道你是個正直公道的年輕人，對這種要求是絕不會拒絕的。」

陸小鳳又沉思了很久，苦笑道：「我只怕這兩件事都很難做得到。」

大金鵬王道：「若連你也做不到，還有誰能做得到？」

陸小鳳歎道：「也許沒有人能做得到。」

他很快的接著又道：「現在這三個人都已經是當今天下聲名最顯赫的大人物，若是真的這麼樣做了，豈非已無異承認了自己當年的罪行？他們的聲名、地位和財富，豈非立刻就要全部都被毀於一旦！」

大金鵬王神情更黯然，道：「我也知道他們自己是當然絕不會承認的。」

陸小鳳道：「何況他們非但財力和勢力，都已經大得可怕，而且他們自己都有著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

大金鵬王道：「先王將這重任交託給他們，也就因為他們本就是金鵬王朝中的一流高手！」

陸小鳳道：「這五十年來，他們想必也在隨時提防著你去找他們復仇，所以他們的武功又不知精進了多少？」

他又嘆了口氣，接著道：「我常說當今天下武功真正能達到巔峰的，只有五六個人，霍休和獨孤一鶴完全都包括在其中。」

女人畢竟是好奇的，丹鳳公主忍不住問道：「還有三四個人是誰？」

陸小鳳道：「少林方丈大悲禪師、武當長老木道人，內外功都已達於化境，但若論劍法之犀利靈妙，還得數南海飛仙島，『白雲城主』葉孤城和『萬梅山莊』的西門吹雪。」

丹鳳公主凝視著他，道：「你自己呢？」

陸小鳳笑了笑，什麼都沒有說──他已不必說。

大金鵬王忽又長長嘆息，黯然道：「我也知道這件事的困難和危險，所以我並不想勉強你來幫助我們，你不妨多考慮考慮。」

他眉宇間充滿悲憤，握緊雙拳，厲聲道：「但我們自己，無論如何也要跟他們拚一拚的，只要我們有一個人活著，就要跟他們拼到底。」

陸小鳳歎道：「我明白。」

大金鵬王沉默了很久，忽又勉強笑了笑，大聲道：「不管怎麼樣，陸公子總是我們的貴客，為什麼還不上酒來？」

丹鳳公主垂頭道：「我這就叫人去準備。」

大金鵬王道：「要最好的波斯葡萄酒，將花公子也一起請來。」

丹鳳公主道：「是。」

大金鵬王看著陸小鳳，神情又變得驕傲而莊嚴，緩緩道：「不管怎麼樣，你已是我們的朋友，金鵬王朝的後代，從來也不曾用任何事來要挾朋友。」

銀樽古老而高雅，酒是淡紫色的。

陸小鳳靜靜的看著丹鳳公主將酒傾入古樸的高杯裡，花滿樓就坐在他身旁。

他們並沒有說什麼，只互相用力握了握手。

這就已足夠說明一切。酒已傾滿，只有三杯。

大金鵬王抬頭笑道：「我已有多年不能喝酒，今天破例陪兩位喝一杯。」

丹鳳公主卻搖了搖頭，道：「我替你喝，莫忘記你的腿。」

大金鵬王瞪起了眼，卻又終於苦笑，道：「好，我不喝，幸好看著別人喝酒也是種樂趣，好酒總是能帶給人精神和活力。」

丹鳳公主微笑著向陸小鳳解釋，道：「家父只要喝一點酒，兩腿就立刻要腫起來，會變得寸步難行，我想兩位一定會原諒他的。」

陸小鳳微笑舉杯。

丹鳳公主轉過身，背著她的父親，忽然向陸小鳳做了個很奇怪的表情。陸小鳳看不懂。

丹鳳公主也已微笑舉杯，道：「這是家父窖藏多年的波斯葡萄酒，但望能合兩位的口味。」

她自己先舉杯一飲而盡，又輕輕嘆了口氣，道：「果然是好酒。」

很少有主人會自己再三稱讚自己的酒，丹鳳公主也絕不是個喜歡炫耀自己的人。

陸小鳳正覺得奇怪，忽然發覺他喝下去的並不是酒，只不過是種加了顏色的糖水。

他忽然明白了丹鳳公主的意思，卻又怕花滿樓看不見她的表情。

花滿樓卻在微笑著，微笑著喝下他的酒，也嘆了口氣，道：「果然是好酒！」

陸小鳳笑了，道：「我簡直從來也沒有喝過這麼好的酒！」

大金鵬王大笑，第一次真正愉快的大笑，道：「這的確是人間難求的好酒，但你們這兩個年輕人也的確配喝我這種好酒。」

陸小鳳又很快的喝了三杯，忽然笑道：「這麼好的酒，當然是不能白喝的。」

大金鵬王的眼睛亮了，看著他，道：「你的意思是說──」

陸小鳳長長吸了口氣，道：「你要的公道，我一定去盡力替你找回來！」

大金鵬王忽然長身而立，踉蹌衝到他面前，用雙手扶住他的肩，一雙蒼老的眼睛裡，已充滿了感激的熱淚，連聲音都已哽咽：「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你──」

他反反覆覆不停的說著兩句話，也不知已說了多少遍。

丹鳳公主在旁邊看著，也不禁扭轉身子，悄悄的去拭淚。

過了很久，大金鵬王才比較平靜了些，又道：「獨孤方和獨孤一鶴雖然同姓獨孤，但他們卻仇深如海，柳餘恨的半邊臉就是被閻鐵珊削去的，蕭秋雨卻是柳餘恨的生死之交，你只要能為我們做這件事，他們三個赴湯蹈火，也跟你走。」

陸小鳳卻道：「他們最好還是留在這裡。」

大金鵬王皺眉道：「為什麼？」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他們全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可是，若要他們去對付獨孤一鶴和霍休，實在無異要他們去送死。」

大金鵬王道：「你──你難道不要別的幫手？」

他輕輕拍了拍花滿樓的肩，微笑道：「我們本來就是老搭檔。」

大金鵬王看著花滿樓，彷彿有點懷疑。

他實在不信這瞎子能比柳餘恨、蕭秋雨、獨孤方那樣的高手還強，只怕無論誰都不信。

陸小鳳已接著又道：「除了他之外，我當然還得去找兩三個人！」

大金鵬王道：「找誰？」

陸小鳳沉吟著，道：「先得找朱停。」

大金鵬王道：「朱停？」

他顯然沒有聽見過這名字。

陸小鳳笑了笑，道：「朱停並不能算是個高手，但現在卻很有用。」

大金鵬王在等著他解釋。

陸小鳳道：「你既然找到了他們，他們說不定已發現了你，你要找他們算帳，他們也很可能先下手為強，將你殺了滅口！」

大金鵬王冷笑道：「我不怕！」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你不怕，我怕，所以我一定要找朱停來，只有他可以把這地方改造成一個誰都很難攻進來的城堡。」

大金鵬王道：「他懂得製造機關消息？」

陸小鳳笑道：「只要他肯動手，他甚至可以製造出一張會咬人的椅子。」

大金鵬王也笑了，道：「看來你的確有很多奇怪的朋友。」

陸小鳳道：「現在我只希望我能說動一個人出來幫我做這件事。」

大金鵬王目光閃動，道：「他也很有用？」

陸小鳳道：「他若肯出手，這件事才有成功的機會。」

大金鵬王道：「這個人是誰？」

陸小鳳道：「西門吹雪。」

長廊裡更陰森黝暗，已經是下午。

丹鳳公主垂著頭，漆黑的頭髮春泉般披在雙肩，輕輕道：「剛才的事，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樣謝謝你。」

陸小鳳道：「你說的是剛才那杯酒？」

丹鳳公主的臉紅了紅，垂著頭道：「現在你也許已看得出，家父是個很好勝的人，而且再也受不了打擊，所以我一直不願讓他知道真相。」

陸小鳳道：「我明白。」

丹鳳公主幽幽的嘆息著，道：「這地方除了他老人家日常起居的客廳和臥房外，別的房子幾乎已完全是空的了，就連那些窖藏多年的好酒，也都已陸續被我們賣了出去。」

她的頭垂得更低：「我們家裡幾乎完全沒有能生產的人，要維持這個家，已經很不容易，何況，我們還要去做很多別的事，為了去找你，甚至連先母留給我的那串珍珠，都被我典押給別人了。」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本來還不很清楚你們的情況，可是那杯酒，卻告訴了我很多事。」

丹鳳公主忽然抬起頭，凝視著他，道：「就因為你已知道我們的情況，所以才答應？」

陸小鳳道：「當然也因為他已將我當做朋友，並沒有用別的事來要挾我！」

丹鳳公主看著他，美麗的眼睛裡似已露出了感激的淚珠。

所以她很快的垂下頭，柔聲說道：「我一直都看錯了，我一直都以為你是個絕不會被情感打動的人！」

花滿樓一直在微笑著，他聽的多，說的少，現在才微笑著道：「我說過，這個人看來雖然又臭又硬，其實他的心卻軟得像豆腐。」

丹鳳公主忍不住嫣然一笑，道：「其實你也錯了！」

花滿樓道：「哦？」

丹鳳公主道：「他看起來雖然很硬，但卻一點也不臭。」

這句話沒說完，她自己的臉已紅了，立刻改變話題，道：「客房裡實在簡陋得很，只希望兩位不要在意。」

陸小鳳輕輕咳嗽，道：「也許我們根本不該答應留下來吃晚飯的。」

丹鳳公主忽又嫣然一笑，道：「莫忘記我們還有你為我們留下來的四錠金子。」

陸小鳳目光閃動著，道：「那時你們已知道霍老頭就是你們要找的人？」

丹鳳公主道：「直到你說出來，我們才知道。」

陸小鳳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道：「但你們又怎會知道獨孤一鶴就是青衣樓的主人？這本是江湖中最大的秘密！」

丹鳳公主遲疑著，終於回答：「因為柳餘恨本是他左右最得力的親信之一，昔年風采翩翩的『玉面郎君』變成今天這樣子，也是為了他。」

陸小鳳的眼睛亮了，似乎忽然想通了很多事。

丹鳳公主輕輕嘆息，又道：「多情自古空餘恨，他本是個傷心人，已傷透了心。」

客房很大，但除了一床一几，幾張陳舊的椅子外，幾乎已完全沒有別的陳設。

花滿樓坐了下來，他雖然看不見，卻彷彿總能感覺到椅子在哪裡。

陸小鳳看著他，忽然問道：「你從來沒有坐空過？」

花滿樓微笑道：「你希望我坐空？」

陸小鳳也笑了，道：「我只希望你坐下去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坐在一個女人身上。」

花滿樓道：「這種經驗你比我豐富。」

陸小鳳淡淡道：「這種經驗你若也跟我一樣多，也許就不會上當了！」

花滿樓道：「上誰的當？」

陸小鳳道：「你已忘了上官飛燕？」

花滿樓笑了笑，道：「我沒有上當，我自己願意來的。」

陸小鳳很驚訝，道：「你自己願意來的？為什麼？」

花滿樓道：「也許因為我最近過的日子太平凡，也很想找一兩件危險而有趣的事來做做！」

陸小鳳冷冷道：「也許你只不過是被一個很會說謊的漂亮女人騙了！」

花滿樓笑道：「她的確是個很會說謊的女孩子，但卻對我說了實話。」

陸小鳳道：「她早已將這件事告訴了你？」

花滿樓點點頭。

陸小鳳道：「也許她已發現對付你這種人最好的法子，就是說實話。」

花滿樓道：「也許。」

陸小鳳道：「她的目的就是要你來，你既然來了，她就已達到目的。」

花滿樓微笑道：「你好像存心要讓我生氣？」

陸小鳳道：「你不生氣？」

花滿樓笑道：「我為什麼要生氣？他們用馬車接我來，用貴賓之禮接待我，這裡風和日麗，院子裡鮮花開得很旺盛，何況，現在你也來了，我就算真的是上了她的當，也已沒什麼好抱怨的。」

陸小鳳忍不住笑道：「看來要你生氣，的確很不容易。」

花滿樓忽然問道：「你真的想去找西門吹雪？」

陸小鳳道：「嗯！」

花滿樓道：「你能說動他出手替別人做事？」

陸小鳳苦笑道：「我也知道天下好像再也沒有什麼能打得動他的事，但我總得去試試。」

花滿樓道：「然後呢？」

陸小鳳道：「現在我還沒有想到別的，只想到外面到處去走走，到處去看看。」

花滿樓道：「你是想看什麼？」

陸小鳳道：「也許我最想看的就是上官飛燕。」

花滿樓還在微笑著，但笑容中似乎已有了些憂慮之意，淡淡道：「你看不到她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自從我來了之後，就再也沒有聽過她的聲音，她好像已離開了這裡。」

陸小鳳看著他，眼睛裡彷彿也有了些憂慮之色。

花滿樓卻又笑了笑，道：「她好像是個很不容易安定下來的女人。」

陸小鳳忽然也笑了，道：「其實女人又有哪個不是這樣子的？」

屋子裡已剛剛黯了下來，花滿樓一個人靜靜的坐在那裡，看來還是那麼愉快，那麼平靜。

他永遠是愉快而滿足的，因為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能領略到一些別人領略不到的樂趣。

現在他正在享受著這暮春三月裡的黃昏。

然後他就聽到了一陣敲門聲。

敲門聲剛響起，人已推開門走了進來，是兩個人，獨孤方和蕭秋雨。

但腳步聲卻只有一個人的，獨孤方的腳步簡直比春風還輕。

花滿樓微笑道：「兩位請坐，我知道這裡還有幾張椅子！」

他既沒有問他們的來意，也沒有問他們是誰，無論誰走進他的屋子，他都一樣歡迎，都一樣會將自己所有的一切和這個人分享。

獨孤方卻沉下了臉，冷冷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兩個人？你究竟是不是個真的瞎子？」

他本來認為絕不會有人聽到他腳步聲的，他對自己的輕功一向很自負！所以他現在很不高興。

花滿樓卻是同樣愉快，微笑著道：「有時連我自己也不信我是個真的瞎子，因為我總認為只有那種雖然有眼睛，卻不肯去看的人，才是真的瞎子。」

蕭秋雨也在微笑，道：「你忘了還有一種人也是真的瞎子。」

花滿樓道：「哪種人？」

蕭秋雨道：「死人。」

花滿樓笑道：「你怎麼知道死人是真的瞎子？也許死人也同樣能看見很多事，我們都還沒有死，又怎麼會知道死人的感覺？」

獨孤方冷冷道：「也許你很快就會知道了！」

蕭秋雨悠然道：「我們並不認得你，跟你也沒有仇恨，但現在卻是來殺你的！」

花滿樓非但沒有吃驚，甚至連一點不愉快的表情都沒有，他還是在微笑著，淡淡的笑道：「其實我也早就在等著兩位了！」

獨孤方道：「你知道我們要來殺你？」

花滿樓道：「陸小鳳並不笨，可是他得罪的人卻遠比他自己想像中多得多，因為他有時說話簡直就像是個大傻瓜。」

獨孤方冷笑。

花滿樓道：「誰也不願意別人認為他還不如個瞎子，何況是兩位這麼樣的高手，這當然是件不能忍受的事，兩位當然會找我這個瞎子比一比高下！」

他神情還是同樣平靜，慢慢的接著道：「江湖好漢最忍不得的，本就是這口氣！」

獨孤方道：「你呢？」

花滿樓道：「我不是好漢，我只不過是個瞎子。」

獨孤方雖然還在冷笑，但臉上卻已忍不住露出很驚異的表情。

這瞎子知道的事實在太多了。

蕭秋雨道：「你知道我們要來，還在這裡等著？」

花滿樓道：「一個瞎子又能跑到哪裡去？」

獨孤方突然厲喝道：「去死罷！」

喝聲中他已出手，一根閃亮亮的練子槍已毒蛇般刺向花滿樓咽喉。

斷腸劍也已出手！

他出手很慢，慢就沒有風聲，瞎子是看不到劍的，只能聽到一劍刺來時所帶起的風聲。

這一劍卻是根本沒有風聲，這一劍才是真正能令瞎子斷腸的劍。

何況還有毒蛇般的練子槍，在前面搶攻。練子槍縱然不能一擊而中，這一劍卻是絕不會失手的。

可是蕭秋雨想錯了。

這瞎子除了能用耳朵聽之外，竟似還有種奇妙而神秘的感覺。

他彷彿已感覺到真正致命的並不是槍，而是劍──他既看不到、也聽不到的這一劍！

劍沒有刺過來，他已突然翻身，練子槍從他肩上掃過去的時候，他的雙手已「啪」的一聲，夾住了劍鋒。

「格格」兩響，一柄百煉精鋼長劍，已突然斷成了三截──別人的腸未斷，他的劍卻已斷了。

最長的一截還夾在花滿樓手裡，他反手，練子槍就已纏住了劍鋒。

花滿樓的人卻已滑出三丈，滑到窗口，恰巧坐在窗下的一張椅子上。

獨孤方怔住，蕭秋雨的臉在暮色中看來，已驚得像是張白紙。

花滿樓微笑著，道：「我本不想得罪蕭先生的，但蕭先生的這一劍，對一個瞎子說來，未免太殘忍了些，我只希望蕭先生換過一柄劍後，出手時能給別人留下兩三分退路。」

花園裡的花木本來確實很多，但現在卻已有很多花枝被折斷。

陸小鳳現在才知道丹鳳公主帶去的那些鮮花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了。

就在這時候，他又看見了那個小女孩。

上官雪兒就站在花叢裡，站在斜陽下。淡淡的斜陽，照著她絲綢般柔軟光滑的頭髮。

她看起來還是很乖很乖的樣子，就像是從來也沒有說過半句謊話。

陸小鳳笑了，忍不住過去招呼，道：「喂，小表姐。」

上官雪兒回頭看了他一眼，也笑了笑，道：「喂，小表弟。」

陸小鳳道：「你好！」

上官雪兒道：「我不好！」

陸小鳳道：「為什麼不好？」

上官雪兒道：「我有心事，很多心事。」

陸小鳳忽然發覺她那雙明亮的大眼睛裡，好像真的帶著種說不出的憂鬱，甚至連她那甜甜的笑容，都似已變得有點勉強。

他忍不住問道：「你有什麼心事？」

上官雪兒道：「我在擔心我姐姐。」

陸小鳳道：「你姐姐？上官飛燕？」

上官雪兒點點頭。

陸小鳳道：「你擔心她什麼？」

上官雪兒道：「她忽然失蹤了。」

陸小鳳道：「什麼時候失蹤的？」

上官雪兒道：「就是花滿樓到這裡來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們出去找你的那一天。」

陸小鳳瞪著眼，道：「你既然擔心，為什麼不出去找她？」

上官雪兒道：「因為她說過她要留在這裡等我們回來的。」

陸小鳳道：「她說的話你全都相信？」

上官雪兒道：「當然相信。」

陸小鳳忍不住笑道：「她既然沒有出去，又怎麼會忽然不見了呢？」

上官雪兒道：「我也想不通，所以我正在找她。」

陸小鳳道：「在這花園裡找？」

上官雪兒道：「嗯！」

陸小鳳道：「她難道會在這花園裡躲起來，而且已躲了好幾天？」

上官雪兒道：「我不是在找她的人，我是在找她的屍首。」

陸小鳳皺眉道：「她的屍首？」

上官雪兒道：「我想她一定已經被人殺了，再把她的屍首埋在這花園裡！」

陸小鳳道：「這是你們自己的家，難道也會有人殺她？」

上官雪兒道：「這裡雖然是我們自己的家，但家裡卻有別人。」

陸小鳳道：「別的什麼人？」

上官雪兒道：「譬如說你的朋友花滿樓。」

陸小鳳道：「你認為花滿樓也會殺人？」

上官雪兒道：「為什麼不會？每個人都可能殺人的，甚至連老王爺都有可能！」

陸小鳳道：「老王爺也可能殺她？為什麼？」

上官雪兒道：「就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所以我才要找！」

陸小鳳輕輕嘆了口氣，道：「你想得太多了，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本不該想得這麼多的！」

上官雪兒看著他，看了很久，才慢慢的問道：「誰說我只有十二歲？」

陸小鳳道：「你表姐說的。」

上官雪兒道：「她說的話你相信，我說的話你為什麼就不相信？」

陸小鳳道：「因為──」

上官雪兒冷笑道：「是不是因為我天生看來就像是個會說謊的人？」

陸小鳳又笑了，道：「至少你看來絕不像是個二十歲的女人。」

上官雪兒又看了他很久，忽然嘆了口氣，道：「你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作聰明，該相信的你不信，不該相信的你反而相信了。」

這句話沒說完，她的人影一閃，已消失在花叢裡。

暮色蒼茫，連那最後的一抹夕陽，也已看不見了，大地已漸漸被籠罩在黑暗裡。

滿園鮮花，也漸漸失去了顏色。

陸小鳳面對著霧一般茫茫的暮色，忽然覺得這地方彷彿本就在霧裡。

人也在霧裡。

暮色更濃，屋子裡沒有燃燈。

陸小鳳進來的時候，花滿樓還坐在窗口，彷彿正在享受著那窗外吹進來的春風，春風中帶著的香氣，他隨時隨地都享受著生命。

陸小鳳忽然問道：「他們已來過？」

花滿樓道：「誰來過？」

陸小鳳道：「獨孤方和蕭秋雨。」

花滿樓道：「你知道他們會來？」

陸小鳳笑了笑，道：「柳餘恨不會為了這種事來殺你，可是他們──他們也殺不了你。」

花滿樓凝視著他，微笑道：「你好像算得很準。」

陸小鳳笑道：「我若算不準，剛才為什麼要溜出去？」

花滿樓道：「你故意激他們來，故意溜出去，讓他們有機會來殺我？」他嘆了口氣，苦笑著道：「像你這樣的朋友，倒也真難找得很。」

陸小鳳忽然也嘆了口氣，道：「你那位上官飛燕，也真難找。」

花滿樓道：「你找過她？」

陸小鳳道：「連她妹妹都找不到她，我去找又有什麼用？」

花滿樓安詳平靜的臉上，又露出一抹憂慮之色，對這個突然失蹤了的女孩子，他顯然已有了種很不尋常的感情，就算想隱藏也隱藏不了。

這種感情若是到了一個人心裡，就好像沙粒中有了顆珍珠一樣，本就是任何人都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

陸小鳳當然也看得出，立刻又故意問道：「你見過她妹妹沒有？」

花滿樓道：「沒有。」

陸小鳳道：「看來你運氣還不錯，至少比我的運氣好些。」

花滿樓道：「她妹妹是個小搗蛋？」

陸小鳳苦笑道：「豈只是個小搗蛋，簡直是個小妖怪，非但說起謊來可以把死人都騙活，而且還有疑心病。」

花滿樓道：「小姑娘也會有疑心病？」

陸小鳳道：「她的疑心病簡直比老太婆還重，她甚至懷疑她的姐姐已經被人謀害了，甚至懷疑你和大金鵬王就是兇手。」

他本來是想讓花滿樓開心些的，所以他自己也笑了。

可是花滿樓卻連一點開心的樣子都沒有。

陸小鳳又忍不住道：「你說她這種想法是不是很滑稽？」

花滿樓道：「不滑稽。」

陸小鳳道：「上官飛燕也只不過是個小姑娘，最多也只不過會說謊而已，十八九歲的女孩子，誰不會說謊呢？別人為什麼要謀害這麼樣一個女孩子，又有誰能下得了這種毒手？」

花滿樓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現在我只有一個希望。」

陸小鳳道：「什麼希望？」

花滿樓微笑著，道：「我只希望他們今天晚上用的不是假酒。」

這句話本不該花滿樓說的，他本來也不是個喜歡喝酒的人。

陸小鳳看著他，忽然覺得他的笑容好像也變得有點神秘起來。

無論什麼人，只要到了這裡，好像都立刻會變得有點神秘，有點古怪。

陸小鳳眨了眨眼，也故意裝出像是很神秘的腔調，壓低聲音道：「我也有個希望。」

花滿樓忍不住問道：「什麼希望？」

陸小鳳道：「我只希望他們今天晚上請我們吃的不是人肉包子，喝的不是迷魂酒！」

## 第四章 虛情假意

盛宴。宴席就擺在大金鵬王剛才接見的花廳裡，酒菜豐富而精緻。

酒是真酒，真正上好的陳年花彫。

陸小鳳舉杯一飲而盡，忽然嘆息著道：「這雖然也是好酒，但比起剛才的波斯葡萄酒來，就差得遠了。」

大金鵬王大笑，道：「那種酒只宜在花前月下，淺斟慢飲，你閣下這樣子喝法，就未免有些辜負了它。」

花滿樓微笑道：「他根本不是在喝酒，是在倒酒，根本連酒是什麼味道，都沒有感覺出來，好酒拿給他喝，實在是糟蹋了。」

大金鵬王又大笑，道：「看來你倒真不愧是他的知己。」

這主人今天晚上非但興致很高，而且又換了件用金線繡著團龍的錦袍，看來已真的有點像是國王在用盛宴款待他出征前的大將。

丹鳳公主也顯得比平時更嬌艷，更美麗。

她親自為陸小鳳斟滿了空杯，嫣然道：「我倒覺得就要像這樣子喝酒才有男子漢的氣概，那些喝起酒來像喝毒藥一樣的男人，絕沒有一個女孩子會看上眼的！」

大金鵬王忽然板起了臉，道：「女孩子難道都喜歡酒鬼？」

丹鳳公主眼珠子轉了轉，道：「喝酒當然也有點壞處。」

大金鵬王道：「只有一點壞處？」

丹鳳公主點點頭，道：「一個人酒若是喝得太多，等到年紀大了，腿有了毛病，不能再喝酒時，看見別人喝酒就會生氣，一個人常常生氣總不是好事。」

大金鵬王還想板著臉，卻已忍不住失笑道：「說老實話，我年輕時喝酒也是用倒的，我保證絕不會比你倒得慢。」

聰明的主人都知道，用笑來款待客人，遠比用豐盛的酒菜更令人感激。所以懂得感激的客人就該知道，要怎麼樣才能讓主人覺得自己笑的值得。

陸小鳳又倒了一杯酒喝下去，忽然道：「我準備明天一早就去找西門吹雪。」

大金鵬王拊掌道：「好極了。」

陸小鳳道：「這人是個怪物，一定要我自己去才找得出來，朱停就不必了。」

他從身上找出張又髒又皺的紙，鋪開，用筷子蘸了蘸醬油，在紙上劃了個龍飛鳳舞的「鳳」字，然後就交給丹鳳公主，道：「你隨便找個人帶著這張紙去見他，他就會跟那個人來的。」

丹鳳公主遲疑著，道：「我聽說你們已經有很久不說話了。」

陸小鳳道：「我並沒有想到跟他說話，只不過要他來而已，那完全是兩回事。」

丹鳳公主瞪著眼，道：「他不跟你說話，可是一看見你的花押，他就肯跟一個陌生人到陌生的地方來？」

陸小鳳道：「絕無問題。」

丹鳳公主失笑道：「看來這位朱先生倒也可以算是個怪人。」

陸小鳳道：「豈止是個怪物，簡直是個混蛋。」

丹鳳公主折起了這張紙，竟赫然是張五千兩的銀票。

她忍不住道：「這張銀票還能不能兌現？」

陸小鳳道：「你認為這是偷來的？」

丹鳳公主的臉紅了紅，道：「我只不過覺得，你們本來既然是好朋友，你用這種法子去請他，他會不會覺得你看不起他？會不會生氣？」

陸小鳳道：「他不會。」

他笑了笑，接著道：「這個人唯一的好處，就是無論你給他多少錢，他都絕不會生氣。」

丹鳳公主嫣然道：「這只因為他並不是個偽君子，你也不是。」

你明明知道你的朋友在餓著肚子時，卻偏偏要恭維他是個可以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是條寧可餓死也不求人的硬漢。

你明明知道你的朋友要你寄錢給他時，卻只肯寄給他一封充滿了安慰和鼓勵的信，還告訴他自力更生是件多麼高貴的事。

假如你真的是這種人，那麼我可以保證，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你自己。

上官丹鳳不是這種人，她顯然已明白了陸小鳳的意思。

除了有一張美麗的臉之外，她居然還有一顆能瞭解別人、體諒別人的心──這兩樣東西本來是很難在同一個女孩子身上找到的。

只有最聰明的女人才知道，體諒和瞭解，永遠比最動人的容貌還能令男人動心。

陸小鳳忽然發現自己竟好像越來越喜歡這女孩子了，直到現在為止，他心裡居然還在想著她。

現在夜已很深，屋子裡沒有點燈，春風輕輕的從窗外吹進來，送來了滿屋花香。

陸小鳳一個人躺在床上，眼睛還睜得很大。如此深夜，他為什麼還不睡？莫非他還在等人？

他等的當然不會是花滿樓，花滿樓剛剛才跟他分手沒多久。

夜更靜，靜得彷彿可以聽見露珠往花瓣上滴落的聲音，所以他聽見了走廊上的腳步聲。

腳步聲很輕，但他的心卻忽然跳得很快了，這時腳步聲已停在他門外。

門沒有閂，一個人輕輕的推開門，走進來，又輕輕的將門掩起。

屋子裡暗得很，連這個人的身材是高是矮都分辨不清。

但陸小鳳卻沒有問她是什麼人，好像早已知道她是什麼人。

腳步聲更輕、更慢，慢慢的走到他的床頭，慢慢的伸出手來，輕輕的摸著他的臉。

她的手冰冷而柔軟，還帶著種鮮花的芬芳。

她摸到了陸小鳳的鬍子，才證實了躺在床上的這個人確實是陸小鳳。

陸小鳳剛聽見衣服落在地上的聲音，就已感覺到一個赤裸的身子鑽進了他的被窩。

她的身子本來也是冰涼而柔軟的，但忽然間就變得發燙起來，而且還在發著抖，就像是跳動的火焰一樣，刺激得陸小鳳連咽喉都似被堵塞住。

過了很久，他才輕輕嘆了口氣，喃喃說道：「我警告過你，我是禁不起誘惑的，你為什麼還是要來！」

她沒有說話，她身子抖得更厲害。

他忍不住翻著身，緊緊擁抱著她，她緞子般光滑的皮膚上，立刻被刺激得起了粒粒麻點，好像是春水被吹起了一陣陣漩渦。

她的胸膛已緊緊貼住他的胸膛，她的胸膛就像是鴿子般嬌嫩而柔軟。

陸小鳳忽然推開了她，失聲道：「你不是──你是什麼人？」

她還是不肯開口，身子卻已縮成一團。

陸小鳳伸出手，剛碰到她的胸膛，又像是觸了電般縮回去，道：「你是小表姐！」

她終於不能不承認了，吃吃的笑了起來，道：「我知道你是小表弟。」

陸小鳳就像是突然中了箭般，突然從床上跳起來，道：「你來幹什麼？」

上官雪兒道：「我為什麼不能來，你剛才以為我是誰？」

聽她的聲音，她好像已生氣了。

一個女孩子最不能忍受的事，也許就是一個男人在跟她親熱時，卻將她當做了別人。

陸小鳳的嘴並不笨，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

上官雪兒冷笑了一聲，又道：「她能來，我為什麼不能來，你說？」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因為我跟你一比，簡直就像個老頭子。」

上官雪兒道：「我到這裡，為的就是要證明給你看，我已經不是孩子了，要你相信我不是在說謊，你難道以為我喜歡你？告訴你少自我陶醉！」

她的聲音越說越大，越說越氣，已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

陸小鳳的心又軟了，剛伸出手，輕輕揉了揉她的頭髮，剛想說兩句安慰她的話──

忽然間，房門又被推開，黑暗的房子立刻亮了起來。

一個人手裡舉著燈，站在門口，穿著件雪白的袍子，臉色卻比她的白袍子還蒼白。

上官丹鳳！

陸小鳳幾乎忍不住要鑽到床底下去，他實在受不了她看著他時的那種眼色。

雪兒臉上的表情，也好像一個正在廚房裡偷冰糖吃，恰巧被人撞見了的孩子。

可是她立刻又挺起了胸，赤裸裸的站起來，歪著嘴向陸小鳳笑了笑，道：「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她要來，我本來可以早點走的。」

上官丹鳳看著她，連嘴唇都已氣得發抖，想說話，卻又說不出。

雪兒也已披上了長袍，昂著頭，從她面前走過，忽又歪著嘴對她笑了笑，道：「其實你也用不著生氣，男人本來就全都是這樣子的。」

上官丹鳳沒有動，也沒有開口，她全身都似僵硬。雪兒的腳步聲終於已漸漸遠去。

上官丹鳳還是站在那裡，瞪著陸小鳳，美麗的眼睛似已有了淚光，喃喃道：「這樣也好，我總算看清了你是個什麼樣的男人。」她跺一跺腳，扭頭就走。

可是陸小鳳已趕過去，拉住了她。

上官丹鳳咬著嘴唇，道：「你──你還有什麼話說？」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本來也不必說什麼的，因為你應該明白，我本是在等你。」

上官丹鳳垂下頭，聽著，過了很久，也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本來是想來的。」

陸小鳳道：「現在呢？」

上官丹鳳道：「現在──現在我卻要走了。」

她忽又抬起頭，凝視著陸小鳳，眼睛裡帶著種又複雜，又矛盾的表情，也不知是在埋怨，還是在惋惜。

陸小鳳苦笑道：「你真的相信我會跟雪兒──」

上官丹鳳用指尖輕輕掩住了他的嘴，柔聲道：「我知道你不會，可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已不能留在這裡。」

無論誰看見這種煞風景的事，都絕不會再對別的事有興趣了。

陸小鳳當然明白她的意思，他已放開手。

上官丹鳳忽然踮起腳尖，在他臉上親了親，輕輕說道：「你也應該知道我本來並不想走的。」

陸小鳳忽然笑了，微笑著道：「現在你最好還是快點走，否則我說不定會──」

上官丹鳳不等他的話說完，已從他懷抱中溜了出去，忽又回眸一笑，道：「我警告你，那小丫頭可真是個小妖精，你下次看見她時也最好快點走，我吃醋的時候會咬人的。」

夜更深，更靜，天地間充滿了寧靜與和平。人的心呢？

上午。青石板的街道已剛剛被太陽曬得發燙，兩旁的店舖還有幾家未曾開門。

大城裡的人，又有幾個還能習慣那種「日出而作」的生活？

陸小鳳和花滿樓正站在發燙的青石板上。

丹鳳公主用綴滿鮮花的馬車，一直將他們送到這裡才回頭的。

「我們一有消息，就會通知你。」

「我知道，我等你。」

我等你──有她這麼樣一個女孩子在等你，你還有什麼可埋怨的。

花滿樓忽然笑著道：「我看你只怕遲早總免不了要被她咬一口的了。」

陸小鳳瞪了他一眼，也忍不住笑道：「這個人的耳朵簡直比兔子還要靈呢，下次我倒要提防著他些。」

花滿樓微笑著道：「她說的那小妖精，也就是上官飛燕的妹妹？」

陸小鳳苦笑道：「像她那樣的小妖怪，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很難找出第二個。」

花滿樓沉吟著，終於忍不住問道：「她有沒有找到她姐姐？」

陸小鳳道：「好像還沒有──我剛才應該問問上官丹鳳的，她也許會知道你那只燕子飛到哪裡去了？」

花滿樓又笑了笑，道：「你不問也好，問了說不定也要被她咬一口。」

陸小鳳道：「我雖然沒有問，但雪兒卻已應該問過。」

花滿樓道：「看樣子她也沒有問出來！」

他雖然在微笑，但臉上卻又掩不住露出了憂慮之色。

陸小鳳沉思著，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上官飛燕有多大年紀？」

花滿樓道：「她說過，她是屬羊的，今年才十八。」

陸小鳳用指尖抹著他的鬍子，喃喃道：「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會不會有一個二十歲的妹妹？」

花滿樓笑道：「這就得看情形了。」

陸小鳳怔了怔，道：「看情形？」

花滿樓道：「若連你這樣聰明的人，都會問出這麼笨的話來，十八歲的女孩子為什麼不會有二十歲的妹妹？二十歲的妹妹說不定還會生出八十歲的兒子來！」

陸小鳳也笑了，忽然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道：「十八歲的姐姐顯然絕不會有二十歲的妹妹，上官飛燕也就絕不會有意外。」

花滿樓道：「哦？」

陸小鳳道：「雪兒說不定根本就知道她姐姐在哪裡，卻故意用那些話來唬我，現在我才知道，她說的話連一個字都不能相信。」

花滿樓又笑了笑，彷彿已不願再討論這件事，他忽然改變話題，問道：「你不是說你要到這裡來找人？」

陸小鳳點點頭。

花滿樓道：「西門吹雪好像並不是住在這裡的！」

陸小鳳道：「他本來就不在這裡，我找的是別人！」

花滿樓道：「你找誰？」

陸小鳳道：「你很少在外面走動，也許還不知道江湖中有兩個很奇怪的老頭子，一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往今來所有奇奇怪怪的事，他都知道一點，另一個的本事更大，無論你提出多奇怪困難的問題，他都有法子替你解決。」

花滿樓道：「你說的是大通和大智？」

陸小鳳道：「你也知道他們？」

花滿樓淡淡道：「我雖然是個瞎子，卻一點也不聾。」

陸小鳳苦笑道：「有時我倒真希望你還是聾一點的好。」

這時他們已走到陰涼的屋簷下，對面正有一個和尚垂著頭，規規矩矩的走過來。

這和尚長得倒也是方面大耳，很有福相，身上所穿的卻又破又髒，腳上一雙草鞋更已幾乎爛通了底。

陸小鳳看見了這和尚，立刻迎上去，笑道：「老實和尚，你好！」

老實和尚抬頭看見了他，也笑了，道：「你最近有沒有變得老實些？」

陸小鳳笑道：「等你不老實的時候，我就會老實了。」

老實和尚遇著了他，好像只有苦笑。

陸小鳳又道：「看樣子你今天好像特別開心，莫非有什麼喜事？」

老實和尚苦笑道：「老實和尚怎麼會有喜事？像你這樣不老實的小伙子才會有喜事。」

陸小鳳道：「但今天卻好像是例外。」

老實和尚皺了皺眉，又嘆了口氣，道：「今天的確是例外。」

看他的表情，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已不願陸小鳳再問下去。

只可惜陸小鳳偏偏有點不識相，還是在問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苦著臉，訥訥道：「因為──因為我剛做過一件不太老實的事。」

他本來不想說的，卻又不能不說，因為他是個老實和尚。

所以陸小鳳更覺得奇怪，更要問下去：「你也會做不老實的事？」

老實和尚道：「這還是我平生第一次。」

陸小鳳覺得更有趣了，壓低聲音，道：「你做了什麼事？」

老實和尚的臉似已有點發紅，囁嚅著道：「我剛去找過歐陽。」

陸小鳳道：「歐陽是什麼人？」

老實和尚看著他，表情忽然變得很奇怪，竟好像有點沾沾自喜的樣子，又好像對陸小鳳的無知很同情，搖著頭道：「你怎麼連歐陽都不知道？」

陸小鳳道：「我為什麼一定要知道？」

老實和尚悄悄道：「因為歐陽就是歐陽情。」

陸小鳳道：「歐陽情又是何許人也？」

老實和尚的臉更紅，結結巴巴的說道：「她是個──是個很出名的──妓女。」

他好像已連吃奶的力氣都用了出來，才總算說出了最後這兩字。

陸小鳳幾乎忍不住要跳了起來，他做夢也想不到這老實和尚也會去找妓女。

可是他心裡雖然覺得又驚奇，又好笑，臉上卻偏偏不動聲色，反而淡淡道：「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這種事本來就很平常的。」

老實和尚反而吃了一驚，忍不住道：「這種事還很平常？」

陸小鳳正色道：「和尚既沒有老婆，也沒有小老婆，一個身強力壯的人，若連妓女都不能找，你叫他們怎麼辦？難道去找尼姑？」

老實和尚已聽得怔住。

陸小鳳接著道：「何況，高僧和名妓不但是妙對，而且本來就有種很密切的關係。」

老實和尚忍不住問道：「什麼關係？」

陸小鳳道：「高僧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名妓卻是做一天鐘，撞一天和尚──這種關係難道還不夠密切嗎？」話還沒有說完，他自己忍不住笑得彎了腰。

老實和尚卻已氣得發了呆，呆呆的怔了半天，才嘆息著，喃喃道：「我佛慈悲，為什麼叫我昨晚上遇見孫老爺，今天早上又遇見陸小鳳？」

陸小鳳忽然不笑了，急急問道：「你看見了孫老爺？他在哪裡？我正要找他。」

老實和尚卻好像沒聽見他的話，嘴裡還是唸唸有詞，道：「阿彌陀佛，看來壞事真是萬萬做不得的，我真該死，菩薩應該罰我爬回去。」

他念著念著，忽然伏在地上，竟真的一路爬著走了。

陸小鳳也只有看著他苦笑，全沒有半點別的法子。

花滿樓忍不住走過來，問道：「他真的在爬？」

陸小鳳嘆了口氣，苦笑道：「這個人若說要爬十里，就絕不會只爬九里半的，因為他是個老實和尚。」

花滿樓笑道：「看來他不但是個老實和尚，還是個瘋和尚。」

陸小鳳道：「但他卻是在裝瘋，其實他心裡比誰都清楚。」

花滿樓道：「孫老爺又是何許人也？」

提起孫老爺，陸小鳳的興致又高了，道：「這孫老爺的全名應該是龜孫子大老爺。」

花滿樓失笑道：「他怎麼會起這麼樣個好名字？」

陸小鳳道：「因為他自己常說他自己沒錢的時候雖然是龜孫子，但有錢的時候就是大老爺了，他又恰巧姓孫，所以別人就索性叫他孫老爺。」

花滿樓笑道：「你認得的怪物倒真不少。」

陸小鳳道：「幸好十個怪物，倒有九個都不太討厭，這孫老爺尤其不討厭。」

花滿樓道：「你要找的究竟是大通大智，還是他？」

陸小鳳道：「大通大智本是兩個怪物，從來也沒有人見過他們，更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行蹤，除了孫老爺外，誰也找不到他們！」

花滿樓道：「想不到這孫老爺的本事倒不小。」

陸小鳳道：「這個人從小就吃喝嫖賭，浪蕩逍遙，平生沒做過一件正經事，也沒有別的本事，就憑這一樣本事，已經足夠他逍遙半生了。」

花滿樓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無論誰要找大通大智，都得把他從各種地方贖出來。」

花滿樓道：「贖出來？為什麼要贖出來？」

陸小鳳道：「這個人花起錢來比誰都兇，所以他大老爺總是做不了三天，就要變成龜孫子，等到沒錢付賬時，他就把自己押在那裡，等著別人去贖，這樣的日子他居然一過就是十年，我想不佩服他都不行。」

花滿樓笑道：「看來這個人不但有本事，而且還很有福氣。」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若要是沒福氣的人過他這種日子，不出半年準會發瘋。」

花滿樓道：「現在你準備到哪裡去贖他？」

陸小鳳道：「我當然要先去找歐陽。」

花滿樓道：「歐陽？」

陸小鳳笑了，悠然道：「連歐陽你都不知道？歐陽就是──」

歐陽情。怡情院裡的花牌上，第一個名字就是她。

據說她最大的本事，就是對什麼人都一樣，不管你是和尚也好，是禿子也好，只要你有錢，她就會把你當做世界上最可愛的人。──幹她這行的，只要有這一樣本事，就已足夠了。

何況她長得又的確不醜，白生生的臉，烏油油的頭髮，笑起來臉上一邊一個酒渦，一雙眼睛總是笑瞇瞇的看著你，讓你覺得無論花多少銀子在她身上，都一點也不冤枉。

現在她正笑瞇瞇的看著陸小鳳，看著陸小鳳的小鬍子，就好像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英俊的男人，這麼漂亮的鬍子。

陸小鳳卻被她看得有點飄飄然了，口袋裡的銀票，也好像已長出翅膀要往外飛。

歐陽情笑得更甜，道：「你以前好像從沒有到這裡來過？」

陸小鳳道：「從來也沒有。」

歐陽情道：「你一來就找我？」

陸小鳳道：「我第一個找的就是你！」

歐陽情垂下了頭，輕輕道：「這麼樣說來，難道我們真的有緣？」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假！」

歐陽情眼波流動，道：「可是，你又怎麼會知道有我這麼樣一個人的？」

陸小鳳道：「有個神仙今天早上在夢裡告訴我，說我們八百年前有緣了。」

歐陽情驚笑道：「真有這回事？」

陸小鳳說道：「連半點都不假，那神仙是個和尚，看樣子就很老實，他還說連他自己都來找過你呢！」

歐陽情居然還是面不改色，嫣然道：「昨天晚上倒真有個和尚來過，我到床上睡覺時，他就在這裡坐著看了我一夜，我還以為他有什麼毛病，卻想不到他竟是神仙。」

她忽然走過來，坐到陸小鳳腿上，輕撫著陸小鳳的小鬍子，咬著嘴唇笑道：「只不過這一點你可千萬不能學他。」

陸小鳳道：「我不是神仙。」

歐陽情附在他耳旁，輕咬著他的耳朵，吃吃的笑道：「其實做神仙也沒什麼好處，只要你這朋友出去，我就可以讓你覺得比神仙還快活。」

花滿樓一直微笑著，靜靜的坐在較遠一個角落裡，他好像已不願讓這齣戲再演下去，忽然道：「我們是來找孫老爺的，你一定知道孫老爺在哪裡？」

歐陽情道：「孫老爺，聽說他還在隔壁的瀟湘院，等著人去贖他，你一出去就可以找到瀟湘院了。」她希望花滿樓快走。

但是陸小鳳卻先推開她站了起來。

歐陽情皺起眉，道：「你也要去？」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也不想去，只可惜非去不可。」

歐陽情道：「你要去贖他？」

陸小鳳道：「不是去贖他，是陪著他一起等人來贖。」

他苦笑拍了拍腰袋，又道：「老實說，現在我們身上剩下的錢，連買塊大餅都不夠。」

歐陽情雖然還在笑，但卻已經變成另一種笑了，一種讓你一看見就再也坐不住的假笑。陸小鳳卻好像看不出，忽又笑道：「但我們既然有緣，我又怎麼能走？我看不如還是讓他──」

歐陽情立刻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們既然有緣，將來應該還是會在一起的，現在你還是去找他吧，我──我忽然覺得有點不舒服，我肚子疼。」

陸小鳳走過來，迎著從東面吹過來的春風，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微笑著道：「你若要擺脫一個女人，最好的法子就是讓她自己說肚子疼，一個出來玩玩的男人，至少應該懂得三種法子能讓女人肚子疼。」

花滿樓淡淡道：「我一向知道你的辦法很多，但直到今天才知道你完全不是個君子。」

陸小鳳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你明明知道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為什麼一定要當面揭穿她？」

陸小鳳道：「因為我不喜歡虛情假意的人。」

花滿樓道：「可是她不能不虛情假意，她要活下去。假如她對每個人都有真情，在這種地方怎麼能活得下去？」他微笑著，接著道：「你夠義氣、夠朋友，甚至已可算是個俠客，但你卻有個最大的毛病。」

陸小鳳只有聽著。

花滿樓道：「這世上有很多人雖然很可惡，很可恥，但他們做的事，有的也是被逼不得已的，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從來沒有替他們想過。」

陸小鳳看著他，過了很久，才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道：「有時我的確不喜歡跟你在一起。」

花滿樓道：「哦？」

陸小鳳道：「因為我總覺得我這人還不錯，可是跟你一比，我簡直就好像是個混蛋了。」

花滿樓微笑道：「一個人若知道自己是混蛋，那麼他總算還有救藥。」

「我是個混蛋，一等一的大混蛋，空前絕後的大混蛋，像我這樣的混蛋，一百萬個人裡，都找不出一個。」他們一走進瀟湘院，就聽見有人在樓上大叫大喊。

花滿樓道：「孫老爺？」

陸小鳳笑道：「一點也不錯，自己知道自己是混蛋的人並不多。」

花滿樓笑道：「所以他還有救藥。」

陸小鳳道：「現在我只希望他還不太醉，還能站得起來。」

孫老爺雖然已站不起來，幸好還能坐起來。

現在他就直挺挺的坐在陸小鳳剛雇來的馬車裡，兩眼發直，瞪著陸小鳳，道：「你就算急著要去找那兩個老怪物，至少也該先陪我喝杯酒的。」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只奇怪，那些人明明知道你已囊空如洗，為什麼還要給你酒喝？」

孫老爺咧開嘴一笑，道：「因為他們知道遲早總有你這種冤大頭會去贖我。」

其實他自己的頭絕不比任何人的小，沒有看見過他的人，幾乎很難想像他這麼樣一個又瘦又小的人，會長著這麼樣一個大腦袋。

陸小鳳道：「像你現在這樣子，是不是還能馬上找得到他們？」

孫老爺傲然道：「當然，無論那兩個怪物多古怪，我卻偏偏正好是他們的剋星──可是我們得先約法三章。」

陸小鳳道：「你說。」

孫老爺道：「一個問題五十兩，要十足十的銀元寶，我進去找時，你們只能等在外面，有話要問時，也只能在外面問。」

陸小鳳苦笑道：「我實在不懂，他們為什麼從來也不願見人？」

孫老爺又笑了，道：「因為他們覺得世上的人除了我之外，全都是面目可憎的大混蛋，卻不知天下最大的一個混蛋就是我。」

山窟裡陰森而黑暗，洞口很小，無論誰都只有爬著才能進去。孫老爺就是爬進去的。

陸小鳳和花滿樓在外面已等了很久，陸小鳳已等得很不耐煩。

花滿樓卻微笑著道：「我知道你一定已等得著急了，可是你為什麼不想想，這裡的風景多美，連風吹在身上都是舒服的，一個人能在這裡多停留一會兒，豈非是福氣？」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這裡的風景好？」

花滿樓道：「我雖然看不見，卻能領略得到，所以我覺得，只有那些雖然有眼睛卻不肯看的人，才是真正的瞎子。」

陸小鳳說不出話來了。

就在這時，山窟裡已傳出孫老爺的聲音，道：「可以開始了。」

第一塊五十兩重的銀子拋進去，第一個問題是：「五十年前，世上是不是有個金鵬王朝？」

過了片刻，山窟裡就傳出一個低沉而蒼老的聲音：「金鵬王朝本在極南一個很小的國度裡，他們的風俗奇特，同姓為婚，朝中當權的人，大多複姓上官，這王朝雖然古老而富庶，但五十年前已覆沒，王族的後代，據說已流亡到中土來。」

陸小鳳吐出口氣，彷彿對這答覆很滿意，於是又拋了錠銀子進去，開始問第二個問題：「除了王族的後代外，當時朝中的大臣，還有沒有別人逃出來的？」

「據說還有四個人，受命保護他們的王子東來，其中一人也是王族，叫上官謹，還有三人是大將軍平獨鶴、司空上官木，和內庫總管嚴立本。」這問題還有點補充：「這王朝所行的官制，和我們漢唐時相差無幾。」

第三個問題是：「他們後來的下落如何？」

「到了中土後，他們想必就隱姓埋名，因為新的王朝成立後，曾經派遣過刺客到中土來追殺，卻無結果，當時的王子如今若是還活著，也已是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了。」

陸小鳳沉吟了很久才問出第四個問題：「若有件極困難的事定要西門吹雪出手，要用什麼法子才能打動他？」

這次山窟裡沉默了很久，才說出了四個字的回答：「沒有法子。」

城裡「上林春」的竹葉青和臘牛肉、五梅鴿子、魚羊雙鮮，都是遠近馳名的，所以他們現在正在上林春。

陸小鳳是個很講究吃，也很懂得吃的人。

「沒有法子，這算是什麼回答？」陸小鳳喝了杯竹葉青，苦笑道：「這一桌子酒菜最多也只有五兩銀子，這見鬼的回答卻要五十兩。」

花滿樓淡淡的微笑著，道：「他說沒有法子，難道就真的沒有法子？」

陸小鳳道：「西門吹雪既有錢，又有名，而且還是個徹底的自由漢，從來也不管別人的閒事，再加上六親不認，眼高於頂，你對這個人能有什麼法子？」

花滿樓道：「但有時他卻會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奔波三千里去復仇。」

陸小鳳道：「那是他自己高興，他若不高興，天王老子也說不動他。」

花滿樓微笑道：「無論如何，我們這次總算沒有空跑一趟，我們總算已知道，大金鵬王說的那些事，並不是空中樓閣。」

陸小鳳道：「就因為他說的不假，所以這件事我們更非管不可，就因為我們要管這件事，所以更少不了西門吹雪。」

花滿樓道：「他的劍法真有傳說中那麼可怕？」

陸小鳳道：「也許比傳說中還可怕，從他十五歲時第一次出手，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能在他劍下全身而退的。」

花滿樓道：「這件事為什麼一定非他不可？」

陸小鳳道：「因為我們要對付的既不是普通人，也不是一個人。」

他又倒了杯酒下去，接著道：「獨孤一鶴若真是青衣樓的大老闆，他手下就至少有五六個很難對付的人，何況，峨嵋派本身就已高手如雲！」

花滿樓道：「我也聽說過峨嵋七劍，三英四秀，都是當今武林中，後起一代劍客中的佼佼者。」

陸小鳳道：「閻鐵珊『珠光寶氣閣』的總管霍天青，卻比他們七個人加起來還難對付，這個人年紀不大，輩份卻極高，據說連關中大俠山西雁，都得叫他一聲師叔的。」

花滿樓道：「這種人怎麼肯在嚴立本手下做事？」

陸小鳳道：「因為他昔年在祁連山被人暗算重傷，嚴立本曾經救過他的命。」

花滿樓道：「霍休常年蹤影不見，他那龐大的財產，當然也有極可靠的人照顧，那些人當然也不是好對付的。」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

花滿樓道：「所以我們非把西門吹雪找出來不可。」

陸小鳳道：「完全說對了。」

花滿樓沉吟著，道：「我們能不能用激將法，激他出來和這些高手一較高低？」

陸小鳳道：「不能。」

花滿樓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這人非但軟硬不吃，而且聰明絕頂就跟我一樣。」

他笑了笑，接著道：「若有人對我用激將法，也是連半點用都沒有的。」

花滿樓又沉默了很久，緩緩道：「我有個法子，倒也可以去試一試。」

陸小鳳道：「什麼法子？」

這個法子花滿樓還沒有說出來，就忽然聽見門口發生一陣騷動，一陣驚呼。

一個人踉踉蹌蹌的從門外衝進來，一個血人。

四月的春陽過了，正午已偏西，斜陽從門外照進來，照在這個人身上，照得他滿身的鮮血都發出了紅光，紅得令人連骨髓都已冷透。

血是從十七八個地方同時流出來，頭頂上、鼻子裡、耳朵裡、眼睛裡、嘴裡、咽喉上、胸膛上、手腕上、膝蓋上、雙肩上，都在流著血。

就連陸小鳳都從未看見過一個人身上有這麼多傷口，這簡直令人連想都不敢想。

這人也看見了他，突然衝過來，衝到他前面，用一雙已被鮮血染紅了的手，一把抓住他的肩，喉嚨裡「格格」的響，像是想說什麼。

可是他連一個字都沒說出來，他的咽喉已被割斷了一半，但他卻還活著。

這是奇蹟？還是因為他在臨死前還想看陸小鳳一面，還想告訴陸小鳳一句話？

陸小鳳看著他猙獰扭曲的臉，突然失聲而呼：「蕭秋雨！」

蕭秋雨喉嚨裡仍在不停的「格格」直響，流著血的眼睛裡，充滿了焦急、恐懼、忿怒、仇恨。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想說什麼？」

蕭秋雨點點頭，突然發出了一聲絕望的慘呼，就像是一匹孤獨、飢餓、受了傷的狼，垂死前在冰天雪地中所發出的那種慘呼一樣。

然後他的人突然一陣抽搐，彷彿有一根看不見的鞭子，重重的抽在他身上。

他想告訴陸小鳳的，顯然是件極可怕的秘密，可是他永遠說不出來了。

他倒下去時，四肢已因痛苦絞成了一團，鮮紅的血，已漸漸變成紫黑色。

陸小鳳跺了跺腳，振起雙臂，高大的身子就像是飛鵬一樣，掠過了四五張桌子，從人們的頭頂上飛出，掠到門外。

青石板鋪成的長街上，也留著一串鮮血，從街心到門口。

「剛才有輛馬車急馳而過，那個人就是從馬車上被推下來的。」

「是輛什麼樣的馬車？」

「黑馬車，趕車的好像是條青衣漢子。」

「從哪邊去的？」

「西邊。」

陸小鳳什麼也不說，迎著斜陽追出去，奔過長街，突然又聽見左邊的那條街上傳來一陣驚呼，一陣騷動。

一輛漆黑的馬車，剛闖入一家藥鋪，撞倒了四五個人，撞翻了兩張桌子。

現在馬已倒了下去，嘴角還在噴著濃濃的白沫子。

趕車的人也已倒了下去，嘴角流的卻是血，紫黑色的血，一滴滴落在他的衣襟上。

青布衣裳，他的臉也已扭曲變形，忽然間，淡黃的臉已變成死黑色。

陸小鳳一把拉開了車門，車廂裡的座位上，竟赫然擺著一對銀鉤。

銀鉤上繫著條黃麻布，就像是死人的招魂幡，上面的字也是用鮮血寫出來的：「以血還血！」

「這就是多管閒事的下場！」

銀鉤在閃閃的發著光。

花滿樓輕撫著鉤鋒，緩緩道：「你說這就是勾魂手用的鉤？」

陸小鳳點點頭。

花滿樓道：「勾魂手就是死在蕭秋雨手上的？」

陸小鳳長長嘆息，道：「以血還血！」

花滿樓道：「但另外一句話，卻顯然是警告我們不要多管閒事的。」

陸小鳳冷笑道：「青衣樓的消息倒真快，但卻看錯人了。」

花滿樓也嘆了口氣，道：「他們的確看錯了人，青衣樓本不該做出這種笨事的，難道他們真的認為這樣子就能嚇倒你？」

陸小鳳道：「這樣做只對一個人有好處。」

花滿樓道：「對誰？」

陸小鳳道：「大金鵬王！」

這世上有種人天生就是寧折不彎的牛脾氣，你越是嚇唬他，要他不要管─件事，他越是非管不可的。

陸小鳳就是這種人。

現在你就算用一百八十把大刀架在他脖子上，這件事他也管定了。

他緊緊握著銀鉤，忽然道：「走，我們這就去找西門吹雪，現在我也想出了一種法子對付他。」

花滿樓道：「什麼法子？」

陸小鳳道：「這次他若一定不肯出手，我就放火燒了他的萬梅山莊。」

## 第五章 遠山傳歌聲

萬梅山莊還沒有梅花。

現在是四月，桃花和杜鵑正開放，開在山坡上。

面對著滿山遍地的鮮花，花滿樓幾乎不願再離開這地方了，他安詳寧靜的臉上，忽然有了無法形容的光彩，就彷彿初戀的少女看見自己的情人時一樣。

陸小鳳忍不住道：「我並不想煞風景，可是天一黑，西門吹雪就不見客了。」

花滿樓道：「連你也不見？」

陸小鳳道：「連天王老子都不見。」

花滿樓道：「若他不在呢？」

陸小鳳道：「他一定在，每年他最多只出去四次，只有在殺人時才出去。」

花滿樓道：「所以他每年最多只殺四個人。」

陸小鳳道：「而且殺的都是該殺的人。」

花滿樓道：「誰是該殺的人，誰決定他們是不是該殺的？」他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去找他，我情願在這裡等你。」

陸小鳳沒有再說什麼，他很瞭解這個人。

從來也沒有人看見花滿樓發過脾氣，可是他若決定了一件事，也從來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他的主意。

他面對著滿山鮮花，慢慢的接著道：「你見到他時，最好先試試我的法子，再試你的。」

屋子裡看不見花，卻充滿了花的芬芳，輕輕的、淡淡的，就像是西門吹雪這個人一樣。

陸小鳳斜倚在一張用長青翅編成的軟椅上，看著他。杯中的酒是淺碧色的，他身上雪白的衣裳輕而柔軟。

一陣陣比春風還輕柔的笛聲，彷彿很近，又彷彿很遠，卻看不見吹笛的人。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你這人這一生中，有沒有真的煩惱過？」

西門吹雪道：「沒有。」

陸小鳳道：「你真的已完全滿足？」

西門吹雪淡淡道：「因為我的要求並不高。」

陸小鳳道：「所以你從來也沒有求過人？」

西門吹雪道：「從來沒有。」

陸小鳳道：「所以有人來求你，你也不肯答應？」

西門吹雪道：「不肯。」

陸小鳳道：「不管是什麼人來求你，不管求的是什麼事，你都不肯答應？」

西門吹雪道：「我想要去做的事，根本就用不著別人來求我，否則不管誰都一樣。」

陸小鳳道：「若有人要放火燒你的房子呢？」

西門吹雪道：「誰會來燒我的房子？」

陸小鳳道：「我。」

西門吹雪笑了。他很少笑，所以他的笑容看來總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譏諷之意。

陸小鳳道：「我這次來，本來是要你幫我去做一件事的，我答應過別人，你若不肯出去，我就放火燒你的房子，燒得乾乾淨淨。」

西門吹雪凝視著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的朋友並不多，最多的時候也只有兩三個，但你卻一直是我的朋友。」

陸小鳳道：「所以我才來求求你。」

西門吹雪淡淡地道：「所以你不管什麼時候要燒我的房子，都可以動手，也不管從哪裡開始都行。」

陸小鳳怔住了，他也很瞭解這個人。

這個人說出來的話，就像是射出去的箭一樣，從來也不會回頭的。

西門吹雪道：「我後面的庫房裡，有松香和柴油，我建議你最好從那裡開始燒，最好在晚上燒，那種火焰在晚上看起來一定很美。」

陸小鳳忽然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大通、大智這兩個人？」

西門吹雪冷冷道：「聽說這世上還沒有他們答不出的問題，天下的事他們難道真的全知道？」

陸小鳳道：「你不信？」

西門吹雪道：「你相信？」

陸小鳳道：「我問過他們，要用什麼法子才能打動你，他們說沒有法子，我本來也不信，但現在看起來，他們倒真的瞭解你。」

西門吹雪看著他，忽又笑了笑，道：「這次他們就錯了。」

陸小鳳道：「哦？」

西門吹雪道：「你並不是完全沒有法子打動我！」

陸小鳳道：「我有什麼法子？」

西門吹雪微笑著，道：「只要你把鬍子刮乾淨，隨便你要去幹什麼，我都跟你去。」

朋友們以後再看見陸小鳳，也許再不會認得他了。

這個本來有四條眉毛的人，現在只剩下了兩條，他本來長鬍子的地方，現在已變得像是個剛出來的嬰兒一樣光滑。只可惜花滿樓看不見。

他當然也看不見跟著陸小鳳一起來的西門吹雪，卻微笑著道：「西門莊主？」

西門吹雪道：「花滿樓。」

花滿樓點點頭，道：「只恨在下身帶殘疾，看不見當代劍客的風采。」

西門吹雪凝視著他，忽然道：「閣下真的看不見？」

花滿樓道：「莊主想必也該聽說過，花滿樓雖有眼睛，卻瞎如蝙蝠。」

西門吹雪道：「閣下難道竟能聽得見我的腳步聲？」

他也正如獨孤方一樣，忍不住要問這句話。他對自己的輕功和劍法，都同樣自負，他的輕功也實在值得他自負。

花滿樓道：「據在下所知，當今天下，最多只有四五個人行動時能完全不發出任何聲音，莊主正是其中之一。」

西門吹雪道：「但你卻知道我來了！」

花滿樓笑了笑，道：「那只因莊主身上帶著的殺氣！」

西門吹雪道：「殺氣？」

花滿樓淡淡道：「利劍出鞘，必有劍氣，莊主平生殺人幾許！又怎麼會沒有殺氣？」

西門吹雪冷冷道：「這就難怪閣下要過門不入了，原來閣下受不了我這種殺氣！」

花滿樓微笑道：「此間鮮花之美，人間少見，莊主若能多領略領略，這殺氣就會漸漸消失於無形中的。」

西門吹雪冷冷道：「鮮花雖美，又怎能比得上殺人時的血花？」

花滿樓道：「哦？」

西門吹雪目中忽然露出一種奇怪的光亮，道：「這世上永遠都有殺不盡的背信無義之人，當你一劍刺入他們的咽喉，眼看著血花在你劍下綻開，你若能看得見那一瞬間的燦爛輝煌，就會知道那種美是絕沒有任何事能比得上的。」他忽然轉身，頭也不回的走了。

暮靄蒼茫，彷彿在花叢裡撒下了一片輕紗，他的人忽然間就已消失在暮色裡。

花滿樓忍不住輕輕嘆息了一聲，道：「現在我才明白，他是怎麼會練成那種劍法的了。」

陸小鳳道：「哦？」

花滿樓道：「因為他竟真的將殺人當做了一件神聖而美麗的事，他已將自己的生命都奉獻給這件事，只有殺人時，他才是真正活著，別的時候，他只不過是等待而已。」

陸小鳳沉思著，忽然也輕輕嘆息，道：「幸好他殺的人，都是該殺的。」

花滿樓微笑著，沒有再說什麼。

這時無邊的夜色忽然已籠罩了大地。

疏星剛升起，一彎蛾眉般的下弦月，正掛在遠遠的樹梢。風中還帶著花香，夜色神秘而美麗。

花滿樓慢慢的走在山坡上，彷彿也已落入一個神秘而美麗的夢境裡。

陸小鳳卻忍不住道：「你為什麼不問我，此行是不是已有收穫？」

花滿樓笑了笑，道：「我知道你已說動了他。」

陸小鳳道：「你知道？怎麼會知道的？」

花滿樓道：「他既沒有留你，也沒有送你，你卻也沒有生氣，當然是因為你們已經約好了相見之地。」

陸小鳳道：「你也知道我用的是什麼法子？」

花滿樓道：「當然是我的法子。」

陸小鳳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因為他雖無情；你卻有情，他知道你絕不會燒他房子的，何況，你就算真的燒，他也不會放在心上。」

陸小鳳笑了，微笑著嘆了口氣，道：「不管你多厲害，有一樣事你還是永遠也想不到的。」

花滿樓道：「什麼事？」

陸小鳳摸了摸他本來留著鬍子的地方，道：「你慢慢的猜，猜中時我再告訴你。」

花滿樓笑了，道：「我若已猜出來，又何必還要你告訴我？」

陸小鳳也笑了，可是他還沒有開口，忽然發現花滿樓安詳平靜的微笑，竟在這一瞬間忽然變得說不出的奇特僵硬。

他忍不住問道：「你又發現了什麼？」

花滿樓沒有回答，也沒有聽見他的話，卻彷彿在傾聽著遙遠處一種神秘的聲音，一種只有他才能聽見的聲音。

他忽然改變方向，向山坡後走了過去。

陸小鳳只有跟著他走，夜色更黯，星月都已隱沒在山峰後。

忽然間，他也聽見了一陣縹緲的歌聲，帶著種淡淡的憂鬱，美得令人心碎。

歌詞也是淒涼、美麗、而動人的，是敘說一個多情的少女，在垂死前向她的情人，敘說她這一生的飄零和不幸。

陸小鳳並沒有仔細去傾聽這歌詞，因為他覺得花滿樓的神情太奇怪，他又忍不住要問：「你以前聽見過這首歌？」

花滿樓終於點了點頭，道：「我聽人唱過！」

陸小鳳道：「聽誰唱過？」

花滿樓道：「上官飛燕。」

陸小鳳常常說，這世上可以讓他完全信賴的東西一共就只有十二樣，其中有一樣就是花滿樓的耳朵。

別人連親眼看見的事，有時都會看錯，可是花滿樓卻從來沒有聽錯過。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他臉上的表情，卻已無異告訴了陸小鳳，現在唱歌的也正是上官飛燕。

這個已神秘失蹤了的少女，怎麼會又忽然出現在這裡？為什麼要一個人躲在這月夜荒山裡，唱這首淒涼幽怨的歌曲？

她是唱給誰聽的？

難道她也像歌詞中的那身世飄零的孤女一樣，在垂死前向她的情人敘說她命運的悽苦不幸？

陸小鳳並沒有再問下去，因為這時黑暗中已忽然出現了一點燈光。

歌聲正是從燈火閃動處傳來的。

花滿樓已展動身形，向那邊飛掠了過去，他雖然看不見這盞孤燈的光，可是他飛掠的方向卻完全沒有錯誤。

燈火越來越近了，陸小鳳已可分辨出那是一間小小的廟宇，供奉的也不知道是山神？還是土地？

就在這時，歌聲竟突然停頓，天地間突然變得說不出的空虛寂靜。

陸小鳳看了花滿樓一眼，忍不住道：「她若真的在唱給你聽，就不會走的。」

可是她已走了。燈光還亮著，陰森森的山神廟裡，卻已看不見人影。

黑臉的山神提著鋼鞭，跨著猛虎，在黯淡的燈光下看來，彷彿正待揮鞭痛懲世上的奸賊，為善良的人們抱不平。

油漆剝落的神案上，有個破舊的銅盆，盆中盛滿了清水，水上漂浮著一縷烏絲。

花滿樓道：「你在看什麼？」

陸小鳳道：「桌上有一盆水，水裡還有幾根頭髮。」

花滿樓道：「頭髮？」

頭髮很柔軟，還殘留著一種少女的髮香。

陸小鳳道：「是女人的頭髮，剛才好像有個女孩子在這裡，一面唱著歌，一面用這盆水作鏡子梳頭，但現在她的人卻不見了。」

花滿樓慢慢的點了點頭，彷彿早已想到她絕不會在這裡等他。

陸小鳳道：「在這種地方、這種時候，她居然還有心情梳頭，顯然是個很愛漂亮的女孩子。」

花滿樓淡淡道：「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又有誰不愛漂亮？」

陸小鳳道：「上官飛燕豈非正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

花滿樓道：「她本來就愛漂亮。」

陸小鳳看著他，試探著道：「你以前當然摸過她的頭髮。」

花滿樓笑了笑──笑有很多種，他這種笑的意思，就是承認。

陸小鳳道：「這是不是她的頭髮？」

他相信花滿樓的指尖，也和耳朵同樣靈敏，他親眼看見花滿樓用指尖輕輕一觸，就可以分辨出一件古董的真假。

花滿樓已接過那根頭髮，正在用指尖輕輕撫摸，臉上忽然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竟分不出是歡喜？還是悲傷？

陸小鳳道：「這的確是她的頭髮？」

花滿樓點了點頭。

陸小鳳道：「她剛才既然還在這裡，還能梳頭唱歌，可見她還好好的活著。」

花滿樓又笑了笑──笑有很多種，可是他這種笑，卻也分不出是歡喜？還是悲傷？

她剛才既然在這裡，為什麼不等他？她若不知道他會來，又是在為誰而歌唱？

陸小鳳暗中嘆息，也不知該安慰安慰他？還是假裝不懂。

有風吹過，從門外吹進來，那提著鋼鞭、跨著黑虎的黑面山神像，突然從中間裂開，一條四尺長的鋼鞭，突然斷成八九截。

接著，巨大的山神像也一塊塊的裂開，一塊塊落在地上。

塵土迷漫中，陸小鳳忽然發現山神像後的牆壁上，竟有個人被掛在半空中。

一個死人，身上的血漬還沒有乾，一對判官筆從他胸膛上插進去，將他活生生的釘在那裡，判官筆飄揚著兩條招魂幡一樣的黃麻布。

「以血還血！」

「這就是多管閒事的榜樣！」

同樣的兩句話，同樣用鮮血寫出來的，血漬似已乾透。

陸小鳳不用再看這死人的臉，已知道他是什麼人了。

獨孤方！

不是柳餘恨，是獨孤方，一心求死的人還未死，不想死的人卻已死了。

陸小鳳恨恨道：「神像早已被人用內力震毀，這死人正是擺在這裡，等著我們來看的。」

花滿樓的臉色蒼白，終於忍不住問道：「死的是不是上官飛燕？」

陸小鳳道：「死的是獨孤方，我實在沒想到第二個死的是他。」

花滿樓沉思著，道：「他為什麼會到這裡來？上官飛燕又為什麼會到這裡來？難道她也是被人所害？難道她已落在青衣樓手裡？」

陸小鳳皺眉，道：「你平時一向很想得開的，一遇到她的事，為什麼就偏偏要往壞處去想？」

花滿樓沉默了很久，才長長嘆息，道：「這是不是因為我太關心她？」

是的！若是太關心了，就難免要想。若是想得太多，就難免要鑽牛角尖了。

所以越是相愛的人，越容易發生誤會，在分離時也就越痛苦。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她總算還活著，一個人的脖子若有柄刀在架著，又怎麼還能唱出那麼好聽的歌？」

歌唱得並不好聽，因為是陸小鳳唱的。

「人生得意須盡歡，

莫使金樽空對月──」

他用筷子敲著酒杯，反反覆覆的唱著，唱來唱去就只有這兩句。

他唱一遍，花滿樓就喝一杯，終於忍不住道：「我並不是說你唱得不好，可是你能不能換兩句唱唱？」

陸小鳳道：「不能！」

花滿樓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只會唱這兩句。」

花滿樓笑了，道：「別人都說陸小鳳驚才絕艷，聰明絕頂，無論什麼樣的武功，都一學就會，可是你唱起歌來，卻實在比驢子還笨。」

陸小鳳道：「你若嫌我唱得不好，你自己為什麼不唱？」

他就是逼花滿樓，要花滿樓唱，因為他從未看過花滿樓這麼樣想不開，也從未看過花滿樓這麼樣喝酒。

酒並不好，山村野店裡，怎麼會有好酒？

但無論什麼樣的酒，至少總比沒有酒好，花滿樓突然舉杯一飲而盡，高聲而歌：

「雲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這首「長相思」本是南唐後主李煜為懷念他的亡妻大周后而作，緋惻纏綿的歌詞裡，帶著種敘不盡的相思之意。

陸小鳳忽然發現花滿樓是真的已愛上那個神秘而美麗的女孩子了，他從來不說，只因為愛得深。他愛得深，只因為他從未愛過。

可是上官飛燕呢？

她的行蹤實在太詭秘，做的事也實在太奇怪，就連陸小鳳都摸不透她的心意，又何況已陷入情網的花滿樓？

陸小鳳忽然笑道：「我唱得雖不好，你唱得卻更糟，我唱的至少還能讓你發笑，你唱的卻讓我連笑都笑不出了。」

花滿樓道：「所以我們不如還是喝酒，今朝有酒，且醉今朝。」

他們舉起杯，忽聽一人道：「哪位是陸小鳳大少爺？」

夜已深了，人已散了，這山村野店裡，本已不會再有人來，更不會有人來找陸小鳳。

但這個人卻偏偏來了，偏偏是來找陸小鳳的。

看他的打扮，彷彿是山裡的獵戶，手裡提著個竹籃，籃子裡裝著一隻已烤好的山雞。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你找陸小鳳幹什麼？」

獵戶將竹籃放在桌上，道：「這是陸大少爺的姑媽特地買下來，叫我送來給陸大少爺下酒的。」

陸小鳳怔了怔，道：「我的姑媽？」

獵戶竟也似怔了怔，道：「你就是陸小鳳陸大少爺？」

陸小鳳點點頭，道：「只不過我既不是大少爺，也沒有姑媽。」

獵戶道：「一定有的，絕不會錯。」

陸小鳳道：「為什麼？」

獵戶道：「那位姑娘若不是你的姑媽，為什麼要花五兩銀子買下這幾隻山雞，又花五兩銀子叫我送來，只不過──」

陸小鳳道：「只不過怎麼樣？」

獵戶用眼角瞅著他，忍著笑道：「她說陸大少爺是個有四條眉毛的人，我一看就會認得的，可是你卻像只有兩條眉毛。」

陸小鳳板著臉，自己卻也忍不住笑了，道：「你幾時看見過有四條眉毛的人？」

獵戶也笑了，道：「就因為我沒有看見過，所以想來看看，倒並不是完全為了那五兩銀子。」

陸小鳳道：「我姑媽是個什麼樣的人？」

獵戶道：「是個小姑娘。」

陸小鳳失聲道：「是個小姑娘？你這麼大的人，會不會有個姑媽是小姑娘？」

獵戶苦笑道：「我本來也不相信的，可是她說她年紀雖不大，輩份卻很高，她還說她有個侄孫子叫花滿樓，今年已五十多了。」

陸小鳳看了看花滿樓，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來。

花滿樓卻笑了笑，道：「不錯，我的確是有這麼一位姑婆。」

獵戶又怔了怔，道：「你就是花滿樓？你今年已有五十多？」

花滿樓道：「我保養得好，所以看來年紀輕。」

獵戶忍不住問道：「要怎麼保養，我──我可不可以學學？」

花滿樓淡淡道：「那也容易，我只不過每天吃五十條蚯蚓、二十條壁虎，外加三斤人肉。」

獵戶看著他，連眼珠子好像都要掉了下來，突然回轉身，頭也不回的跑了出去，落荒而逃了。

陸小鳳終於忍不住大笑。

花滿樓也笑道：「你說的不錯，看來那小妖怪說起謊來，的確連死人都要被她騙活。」

他說話的時候，有意無意間用筷子指了指左邊的窗戶。

陸小鳳的人已飛身而起，凌空一翻，又推開了窗戶，一個梳著兩條辮子的小女孩，正躲在窗外掩著嘴偷偷的笑。

上官雪兒的眼睛還是那麼大，樣子還是那麼乖，可是已笑不出了。

陸小鳳揪著她的辮子，把她拉了進來，道：「就是這個小妖怪，不但要做我的姑媽，還要做你的姑婆。」

雪兒撅著嘴，道：「人家只不過是說著玩的，就算你開不起玩笑，也不必拿人家的辮子出氣。」

花滿樓微笑道：「何況人家總算花了十兩銀子請你，這山雞的味道也不錯，你就算不感激，最少也該對人家客氣些。」

雪兒嫣然道：「還是我這侄孫子有良心，總算說了句公道話。」

陸小鳳大笑，道：「原來有良心的人，還是要比沒良心的晚一輩。」

他大笑著鬆開手，雪兒就像是小狐狸似的，立刻就從他腋下溜了。

只可惜她溜得還不夠快，陸小鳳又揪住了她的辮子，把她抓小雞一樣抓回來，按在椅子上，板起臉道：「我有句話要問你，你最好老老實實的，不許說謊。」

雪兒眨著眼，好像很委屈的樣子，道：「我根本從來也沒有說一句謊話。」

陸小鳳道：「你現在說的這句話就是謊話。」

雪兒生氣了，大聲道：「我說的話你既然連一句都不信，你又何必跟我說話？」

陸小鳳也知道跟這小妖怪鬥嘴是件多愚蠢的事，只好板起臉，道：「我問你，你為什麼要一直在後面跟著我們？」

雪兒道：「我根本沒有跟你們，就算要跟，也跟不上。」這句倒是真話。

陸小鳳道：「你怎麼找到我們的？」

雪兒道：「我知道你們要來找西門吹雪，所以就先來了！」

陸小鳳道：「你一直在這裡等？」

雪兒道：「人家已經等了一整天，衣服也沒有換，澡也沒有洗，身上都發臭了，你若不信來嗅嗅看。」

花滿樓又笑了，陸小鳳只好乾咳了幾聲，道：「你等我們幹什麼？」

雪兒道：「因為我有件秘密，一定要告訴你。」

陸小鳳道：「什麼秘密？」

雪兒撇著嘴，又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忽然從身上拿出一隻打造得很精巧的金燕子，道：「你看，這就是我那天晚上在花園裡找到的！」

陸小鳳看了看，卻看不出這算是什麼秘密。

雪兒又道：「這是我爹還沒有死的時候，送給我姐姐的，我姐姐總是拿它當寶貝一樣，用條金鏈子掛在身上，我要她借給我掛兩天，她都死也不肯，但現在──現在卻被我在地上撿到了。」

陸小鳳道：「也許是她不小心掉在地上的。」

雪兒用力搖了搖頭，道：「絕不會，這一定是人家在搬她的屍體時，無意間落下來的。」

她眼睛裡已有了淚光，果然像是很悲傷的樣子，連聲音都已有些嘶啞。

陸小鳳道：「難道你真的認為你姐姐已死了？」

雪兒咬著嘴唇，又用力點了點頭，哽咽著道：「我不但知道她已經死了，而且還知道是誰殺了她的。」

陸小鳳道：「是誰？」

雪兒恨恨道：「就是我那個倒霉表姐。」

陸小鳳道：「上官丹鳳？」

雪兒道：「就是她，她不但殺了我姐姐，而且還害死了蕭秋雨、獨孤方，和柳餘恨。」

陸小鳳道：「這三個人全都是被她害死的？」

雪兒點點頭，道：「我親眼看見的，她跟柳餘恨在一家客棧的屋裡面，說著說著話，忽然用她的飛鳳針，一抬手就把柳餘恨殺了，還把他的死屍藏在床底下。」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想不到求死不得的柳餘恨，這次竟死得這麼快！」

雪兒道：「飛鳳針本就是她拿手的獨門暗器，見血封喉，毒得要命，我姐姐想必也就是被她這種暗器害死的，卻不知她把姐姐的死屍藏到哪裡去了。」

這句話沒說完，她的淚已流了下來。

陸小鳳又嘆了口氣，道：「你這些話說得真是又合情，又合理，簡直完全跟真的一樣，只可惜我還是連一句都不信。」

雪兒這次居然沒有生氣，只是流著淚，道：「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我的，你──你──你根本已經被她迷住了。」

陸小鳳看著她，決心反而有些動搖，忍不住又問道：「她跟你姐姐也是表姐妹，為什麼要害死你姐姐？」

雪兒咬著牙道：「誰知道她是為了什麼？也許她一直在恨我姐姐，因為我姐姐又比她聰明，又比她漂亮。」

陸小鳳道：「柳餘恨呢？他豈非一直都忠心耿耿的替她做事，她為什麼要殺柳餘恨？」

雪兒恨恨道：「像她這種比毒蛇還毒的女人，連我姐姐都能下得了毒手，還有什麼人是她不能殺的？」

陸小鳳歎道：「我知道你恨她，可是──」

雪兒突然打斷了他的話，冷笑道：「你以為我恨她是為了你，你以為我是在吃醋？她表面對我雖然好，其實從小就在背地裡欺負我──」

陸小鳳忽然也打斷了她的話，道：「她今年才十九，你卻已二十，你既然比她大，她怎麼能欺負你？」

雪兒說不出話來了。

陸小鳳又不忍了，柔聲道：「你若真的在替你姐姐著急，現在就可以放心了，因為我知道她還沒有死！」

雪兒咬著嘴唇，道：「可是她害死柳餘恨的時候，我的確是親眼在窗子外面看見的，因我──」她聲音突然停頓，整個人都已呆住。

那個已被上官丹鳳藏到床底下的柳餘恨，竟然又出現了。

夜霧淒迷，月色朦朧。柳餘恨正慢慢的從朦朧月光下走進來，走進了這小小的酒店。

他那猙獰醜惡的臉，在月光下看來，更是說不出的猙獰可怖。

可是他的神情卻很安詳，聲音也很柔和，看著雪兒道：「你在外面若已玩夠了，就跟我回去吧，王爺特地要我來接你回去的。」

雪兒睜大了眼，吃吃道：「你──你沒有死？」

柳餘恨目中又掠過一抹悲傷之色，黯然道：「死，有時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雪兒道：「我表姐呢？」

柳餘恨道：「她也希望你快些回去，你現在年紀還小，等你長大了，再出來玩也不遲；你看你表姐，現在她隨便想到哪裡去，都沒有人會管她的。」

雪兒看著他，好像很害怕的樣子，忽然拉住陸小鳳的手，大叫道：「求求你，不要讓這個人帶我回去，我情願跟你在一起。」

柳餘恨道：「那也得等你長大些，現在你還是個孩子，大人們有正事要做，你怎麼能跟著去！」

外面傳來車轔馬嘶，一輛馬車，停在門外，正是陸小鳳也坐過的那輛。

柳餘恨道：「你還是快上車吧，在車上好好的睡一覺，就到家了！」

雪兒終於走了，連回頭都沒有回頭。

陸小鳳看她上了馬車，看到她可憐巴巴的樣子，也不禁嘆了口氣，喃喃道：「她本來明明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為什麼總是喜歡說謊呢？」

花滿樓一直靜靜的坐著，忽然道：「每個人說謊都有原因的，有的人說謊是想騙別人，有的人說謊卻是想騙自己。」

他嘆息著，接著道：「還有些更可憐的人，說謊只不過是為了要博取別人的同情，想要別人注意她。」

陸小鳳道：「這是不是因為她從小就缺少別人的愛護和同情？」

花滿樓道：「是的。」

陸小鳳嘆息著，苦笑道：「你說得不錯，有些人就算做錯事，也是值得原諒的，也許我早就應該為他們多想一想──」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發現柳餘恨又出現在門外，看著他，緩緩道：「雪兒有句話要我來轉告你。」

陸小鳳在聽著，他忽然發現這可怕的人的眼睛裡，似也露出種溫暖的笑意，道：「她說她剛才忘記告訴你，你沒有鬍子的時候，看起來還比你有鬍子時候年輕得多，也漂亮多了。」

陸小鳳用指尖摸著嘴唇上剛長出來的鬍碴子，這一路上他都在摸，從燕北一直摸到了山西，好像只恨不得他的鬍子快點長出來。

花滿樓微笑道：「你知道我從來也沒有為自己看不見而難受過，但現在我倒真想看看你鬍子刮光了之後，究竟是什麼樣子？」

陸小鳳道：「是種又年輕、又漂亮的樣子。」

花滿樓道：「那麼你以前為什麼要留鬍子？」

陸小鳳道：「因為我已經夠漂亮了，只怕世上的女人都一個個被我迷死。」

花滿樓笑道：「這兩天你火氣好像不小，是不是在對你自己生氣？」

陸小鳳冷冷道：「我為什麼要生自己的氣？」

花滿樓道：「因為你覺得自己有點對不起那個又可憐、又可愛、又會說謊的小女孩，還有點不放心，不知道她回去後是不是會被人欺負，受人的氣。」

陸小鳳霍然站起身來，剛剛想走出去，已有人送來了兩份帖子：「敬備菲酌，為君洗塵，務請光臨。」

下面的具名是「霍天青」。

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字寫得很端正，墨很濃，所以每個字都是微微凸起來的，眼睛看不見的人，用指尖也可以摸得出。

花滿樓微笑道：「看來這位霍總管倒真是個很周到的人。」

陸小鳳淡淡道：「豈止周到而已！」

送帖子來的，是個口齒伶俐的小伙子，在門外躬身道：「霍總管已吩咐過，兩位若是肯賞光，就要小人準備車在這裡等著，送兩位到珠光寶氣閻府去，霍總管已經在恭候兩位的大駕。」

陸小鳳道：「他怎麼知道我來了？」

小伙子笑了笑，道：「這裡周圍八百里以內，無論大大小小的事，霍總管還很少有不知道的。」

## 第六章 劍出人亡

酒筵擺在水閣中，四面荷塘，一碧如洗，九曲橋欄卻是鮮紅的。

珍珠羅的紗窗高高支起，風中帶著初開荷葉的清香。

已經是四月了。

花滿樓靜靜的領略著這種豪富人家特有的空闊和芬芳，他當然看不見霍天青的模樣，但卻已從他的聲音中判斷出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霍天青的聲音低沉而有力，說話時緩慢而溫和，他說話的時候，希望每個人都能很注意的聽，而且都能聽得很清楚。

這正表示他是個很有自信、很有判斷力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有他自己的原則，他雖然很驕傲，卻不想別人認為他驕傲。

花滿樓並不討厭這個人，正如霍天青也並不討厭他。

另外的兩位陪客，一位是閻家的西席和清客蘇少卿，一位是關中聯營鏢局的總鏢頭「雲裡神龍」馬行空。

馬行空在武林中享名已很久，手上的功夫也不錯，並不是那種徒有盛名的人，令花滿樓覺得很奇怪的是，他對霍天青說話時，聲音裡總帶著種說不出的諂媚討好之意。

一個像他這種憑本事打出天下來的武林豪傑，本不該有這種態度。

蘇少卿反而是個很灑脫的人，既沒有酸腐氣，也不會拿肉麻當有趣。霍天青特地介紹他是個飽學的舉人，可是聽他的聲音，年紀卻彷彿很輕。

主人和客人加起來只有五個，這正是花滿樓最喜歡的一種請客方式，顯見得主人不但細心周到，而且很懂得客人的心理。

可是直到現在，酒菜還沒有擺上來，花滿樓雖然不著急，卻也不免有點奇怪。

水閣裡的燈並不多，卻亮如白晝，因為四壁都懸著明珠，燈光映著珠光，柔和的光線，令人覺得說不出的舒服。

蘇少卿談笑風生，正在說南唐後主的風流韻事：「據說他和小周后的寢宮裡，就是從不燃燈的，小說上記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說：煙氣。易以蠟燭，亦閉目，說：煙氣更重。有人問她：宮中難道不燃燈燭？她說道：宮中水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亮如日中。」

霍天青微笑道：「後主的奢靡，本就太過分了，所以南唐的覆亡也就是遲早間的事。」

蘇少卿淡淡道：「多情人也本就不適於做皇帝。」

馬行空笑道：「但他若有霍總管這種人做他的宰相，南唐也許就不會滅亡了。」

陸小鳳忽然嘆了口氣，道：「看來這只怪李煜早生了幾百年，今日若有他在這裡，一定比我還要急著喝酒。」

花滿樓笑了。

霍天青不禁失笑說道：「酒菜本已備齊，只可惜大老闆聽說今天有陸小鳳和花公子這樣的客人，也一定要來湊湊熱鬧。」

陸小鳳道：「我們在等他？」

霍天青道：「你若等得不耐煩，我們也不妨先擺上些小食飲酒。」

馬行空立刻搶著說道：「再多等等也沒關係，大老闆難得有今天這麼好的興致，我們怎麼能掃他的興！」

突聽水閣外一人笑道：「俺也不想掃你們的興，來，快擺酒，快擺酒。」

一個人大笑著走進來，笑聲又尖又細──白白胖胖的一張臉，皮膚也細得像處女一樣，只有臉上一個特別大的鷹鉤鼻子，還顯得很有男子氣概。

花滿樓在心裡想：「這人本來是大金鵬王的內庫總管，莫非竟是個太監？」

馬行空已站起來，賠笑道：「大老闆你好！」

閻鐵珊卻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一把就拉住了陸小鳳的手，上上下下的打量著，忽又大笑著，說道：「你還是老樣子，跟上次俺在泰山觀日峰上看見你時，完全沒有變，可是你的眉毛怎麼只剩下兩條了？」

他說話時時刻刻都不忘帶點山西腔，好像惟恐別人認為他不是山西土生土長的人。

陸小鳳目光閃動，微笑著道：「俺喝了酒沒錢付賬，所以連鬍子都被酒店的老闆娘刮去當粉刷子了。」

閻鐵珊大笑道：「他奶奶的，那騷娘兒們一定喜歡你鬍子擦她的臉。」

他又轉過身，拍著花滿樓的肩，道：「你一定就是花家的七童了，你幾個哥哥都到俺這裡來過，三童、五童的酒量尤其好。」

花滿樓微笑道：「七童也能喝幾杯的。」

閻鐵珊拊掌道：「好，好極了！快把俺藏在床底下的那幾罈老汾酒拿來，今天誰若不醉，誰就是他奶奶的小舅子。」

山西的汾酒當然是老的，菜也精緻，光是一道活鯉三吃──乾炸奇門、紅燒馬鞍橋，外加軟斗代粉，就已足令人大快朵頤。

閻鐵珊用一雙又白又嫩的手，不停的夾菜給陸小鳳，道：「這是俺們山西的拿手名菜，雖然不是什麼好東西，在外地他奶奶的真吃不著。」

陸小鳳道：「大老闆的老家就是山西？」

閻鐵珊笑道：「俺本就是個土生土長的土人，這幾十年來，只到泰山去過那麼一次，去看他奶奶的日出，但是俺看來看去，就只看見了個大雞蛋黃，什麼意思都沒有。」

他一口一個「他奶奶的」，也好像在盡量向別人證明，他是個大男人、大老粗。

陸小鳳也笑了，他微笑著舉杯，忽然道：「卻不知嚴總管又是哪裡人？」

馬行空立刻搶著道：「是霍總管，不是嚴總管。」

陸小鳳淡淡道：「我說的也不是珠光寶氣閣的霍總管，是昔年金鵬王朝的內庫總管嚴立本。」

他瞬也不瞬的盯著閻鐵珊，一字字接著道：「這個人大老闆想必是認得的。」

閻鐵珊一張光滑柔嫩的白臉，突然像弓弦般繃緊，笑容也變得古怪而僵硬。

平時他本來也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可是陸小鳳的話，卻像是一根鞭子，一鞭子就抽裂了他幾十年的老瘡疤，他致命的傷口又開始在流血。

陸小鳳的眼睛裡已發出了光，慢慢的接著道：「大老闆若是認得這個人，不妨轉告他，就說他有一筆幾十年的舊賬，現在已有人準備找他算了。」

閻鐵珊緊繃著臉，忽然道：「霍總管。」

霍天青居然還是聲色不動，道：「在。」

閻鐵珊冷冷道：「花公子和陸公子已不想在這裡呆下去，快去為他們準備車馬，他們即刻就要動身。」

不等這句話說完，他已拂袖而起，頭也不回的大步走了出去。

可是他還沒有走出門，門外忽然有個人擋住了他的去路，冷冷道：「他們還不想走，你也最好還是留在這裡！」

一個長身直立，白衣如雪。腰旁的劍卻是黑的，漆黑、狹長、古老。

閻鐵珊瞪起眼，厲聲喝問：「什麼人敢如此無禮？」

「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這名字本身就像是劍鋒一樣，冷而銳利。

閻鐵珊竟也不由自主後退了兩步，突然大喝：「來人呀！」

除了兩個在一旁等著斟酒的垂髫小童，和不時送菜上來的青衣家奴外，這水閣內外都靜悄悄的，連個影子都看不見。

但是閻大老闆這一聲呼喝後，窗外立刻有五個人飛身而入，發光的武器──一柄吳鉤劍、一柄雁翎刀、一條練子槍、一對雞爪鐮、三節鑌鐵棍。

五件都是打造得非常精巧的外門兵刃，能用這種兵刃的，無疑都是武林高手。

西門吹雪卻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冷冷道：「我的劍一離鞘，必傷人命，你們一定要逼我拔劍嗎？」

五個人中，已有三個人的臉色發青，可是不怕死的人，本就到處都有的。

突聽風聲急響，雁翎刀已捲起一片刀花，向西門吹雪連劈七刀。

三節棍也化為一片捲地狂風，橫掃西門吹雪的雙膝。

這兩件兵刃一剛烈，一輕靈，不但招式犀利，配合得也很好，他們平時就常常在一起練武的。

西門吹雪的瞳孔突然收縮，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劍已出鞘！

霍天青沒有動，只是靜靜的看著陸小鳳，陸小鳳不動，他也絕不動！

馬行空卻已霍然長身而起，厲聲道：「霍總管好意請你們來喝酒，想不到你們竟是來搗亂的。」

喝聲中，他伸手往腰上一探，已亮出了一條魚鱗紫金滾龍棒，迎風一抖，伸得筆直，筆直的刺向花滿樓的咽喉。

他看準了花滿樓是個瞎子，以為瞎子總是比較好欺負的。

只不過他這條滾龍棒上，也實在有與眾不同的招式，一棒刺出後，只聽「格」的一聲，龍嘴裡又有柄薄而鋒利的短劍彈了出來。

花滿樓靜靜的坐著，等著，突然伸出兩根手指一夾，又是「格」的一響，這柄百煉精鋼的龍舌短劍，已斷成了三截。

馬行空臉色變了，一抖手，滾龍棒迴旋反打，一雙龍角急點花滿樓左耳後腦。

花滿樓嘆了口氣，袍袖已飛雲般揮出，捲住了滾龍棒，輕輕一帶。

馬行空的人就已倒在桌上，壓碎了一大片碗碟，花滿樓再輕輕往前一送，他的人就突然飛起，飛出了窗外，「噗通」一聲，跌在荷池裡。

蘇少卿不禁失聲道：「好功夫！」

花滿樓淡淡道：「不是我的功夫好，而是他差了些，雲裡神龍昔年的武功，如今最多已只不過剩下五成，莫非是受過很重的內傷？」

蘇少卿道：「好眼力，三年前他的確吃了霍總管一記劈空掌。」

花滿樓道：「這就難怪了。」

他這才終於明白，馬行空為何會是這樣一個諂媚討好的人，在刀頭舐血的朋友，若是武功已失去大半，就不得不找個靠山，能找到「珠光寶氣閣」這種靠山，豈非再穩當也沒有。

蘇少卿忽然道：「我也想請教花公子聞聲辨位，流雲飛袖的功夫，請！」

「請」字出口，他忽然將手裡的筷子，斜斜的刺了出來。

這個溫文儒雅的少年學士，此刻竟以牙筷作劍，施展出正宗的內家劍法，一霎眼間，就已向花滿樓刺了七劍。

陸小鳳沒有動，只是靜靜的看著霍天青，霍天青不動，他也絕不動。

地上已經有三個人永遠不能動了，雁翎刀斜插在窗櫺上，三節棍已飛出窗外，練子槍已斷成了四截。

劍拔出來的時候，劍尖還帶著血。

西門吹雪輕輕的吹了吹，鮮血就一連串從劍尖上滴落下來。

他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但一雙冷漠的眼睛，卻已在發著光，冷冷的看著閻鐵珊，冷冷道：「你本該自己出手的，為什麼定要叫別人送死！」

閻鐵珊冷笑道：「因為他們的命我早已買下了。」

他一揮手，水閣內外又出現了六七個人，他自己目光閃動，似已在找退路。

現在他說話已完全沒有山西腔，也不再罵人了，但聲音卻更尖、更細，說出來的每個字都像是根尖針，在刺著別人的耳膜。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原來大老闆也是位內功深湛的高手。」

霍天青也笑了笑，淡淡道：「他的武功這裡只怕還沒有一個人比得上。」

陸小鳳道：「只可惜無論他武功多高都沒有用。」

霍天青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他有個致命的弱點。」

霍天青道：「什麼弱點？」

陸小鳳道：「他怕死！」

蘇少卿已攻出了第二式連環七劍，劍光輕靈，變化奇巧，劍劍不離花滿樓耳目方寸間。

花滿樓還是坐在那裡，手裡也拿起根牙筷，只要他牙筷輕輕一動，就立刻將蘇少卿凌厲的攻勢輕描淡寫的化解了。

蘇少卿第二次七劍攻出，突然住手，他忽然發現這始終帶著微笑的瞎子，對他所用的劍法，竟像是比他自己還要懂得多。

他一劍刺出，對方竟似早已知道他的下一著，他忍不住問道：「閣下也是峨嵋傳人？也會峨嵋劍法？」

花滿樓搖搖頭，微笑道：「對你們來說，劍法有各種各派，招式變化都不同，但是對瞎子說來，世上所有的劍法，卻都是一樣。」

這本是武學中最奧妙的道理，蘇少卿似懂非懂，想問，卻連問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問。

花滿樓卻已在問他：「閣下莫非是峨嵋七劍中的人？」

蘇少卿遲疑著，終於道：「在下正是蘇少英。」

花滿樓笑道：「果然是三英四秀中的蘇二俠。」

突聽西門吹雪冷冷道：「這個人既然也是學劍的，為什麼不來找我？」

蘇少英的臉色忽然蒼白，「格」的一響，連手裡的牙筷都被他自己拗斷了。

西門吹雪冷笑道：「傳言中峨嵋劍法，獨秀蜀中，莫非只不過是徒有虛聲而已？」

蘇少英咬了咬牙，霍然轉身，正看見最後一滴鮮血，從西門吹雪的劍尖滴落。

陸小鳳和霍天青還是互相凝視著，靜靜的坐在那裡，好像都在等著對方先動。

地上卻已有七個人永遠不能動了，七個人中，沒有一人不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但卻已都在一瞬間，被西門吹雪的劍洞穿了咽喉。

閻鐵珊眼角的肌肉已開始顫抖，直到現在，別人才能看出他的確是個老人。

可是他對這些為他拚命而死的人，並沒有絲毫傷感和同情。

他還沒有走，只因為他還沒等到十拿九穩的機會，現在也還沒有到非走不可的時候。

還能出手的四個人，本已沒有出手的勇氣，看見蘇少英走過來，立刻讓開了路。

蘇少英的腳步還是很穩定，只不過蒼白的臉上，已全無血色。

西門吹雪冷冷的看著他，冷冷道：「你用的是什麼劍？」

蘇少英也冷笑著，道：「只要是能殺人的劍，我都能用。」

西門吹雪道：「很好，地上有劍，你選一柄。」

地上有兩柄劍，劍在血泊中。

一柄劍窄長鋒利，一柄劍寬厚沉重。

蘇少英微微遲疑，足尖輕挑，一柄劍就已憑空彈起，落在他手裡。

峨嵋劍法本以輕靈變化見長，他選的卻是較重的一柄。

這少年竟想憑他年輕人的臂力，用沉猛剛烈的劍法，來克制西門吹雪鋒銳犀利的劍路。

這選擇本來是正確的，獨孤一鶴門下的弟子，每個人都已被訓練出良好的判斷力。

可是這一次他卻錯了，他根本就不該舉起任何一柄劍來。

西門吹雪凝視著他，忽然道：「再過二十年，你劍法或可有成！」

蘇少英道：「哦？」

西門吹雪道：「所以現在我已不想殺你，再過二十年，你再來找我吧。」

蘇少英突然大聲道：「二十年太長久了，我等不及！」

他畢竟是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只覺得胸中一陣熱血上湧，手裡的劍連環擊出，劍法中竟似帶著刀法大開大闔的剛烈之勢。

這就是獨孤一鶴獨創的「刀劍雙殺七七四十九式」，他投入峨嵋門下時，在刀法上已有了極深厚的功力，經過三十年的苦心，竟將刀法的剛烈沉猛，溶入峨嵋靈秀清奇的劍法中。

他這七七四十九式獨創的絕招，可以用刀使，也可以用劍，正是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功夫。

這種功夫竟連陸小鳳都沒有見過。

西門吹雪的眼睛更亮了，看見一種新奇的武功，他就像是孩子們看見了新奇的玩具一樣，有種無法形容的興奮和喜悅。

他直等蘇少英使出了三七二十一招，他的劍才出手。

因為他已看出了這種劍法的漏洞，也許只有一點漏洞，但一點漏洞就已足夠。

他的劍光一閃，就已洞穿了蘇少英的咽喉。

劍尖還帶著血，西門吹雪輕輕的吹了吹，血就從劍尖滴落下來。

他凝視著劍鋒，目中竟似已露出種寂寞蕭索之意，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這樣的少年為什麼總是要急著求死呢？二十年後，你叫我到何處去尋對手？」

這種話若是從別人嘴裡說出來，一定會有人覺得肉麻可笑，可是從他嘴裡說出來，卻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悲涼肅殺之意。

花滿樓忽然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殺他？」

西門吹雪沉下了臉，冷冷道：「因為我只會殺人的劍法。」

花滿樓只有嘆息，因為他知道這個人說的並不是假話，這個人使出的每一劍都是絕劍，絕不留情，也絕不留退路。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他一劍刺出，就不容任何人再有選擇的餘地，連他自己都沒有選擇的餘地！

一陣風從水閣外吹進來，還是帶著荷葉的清香，卻已吹不散水閣裡的血腥氣了。

西門吹雪忽然轉身，面對著閻鐵珊冷冷道：「你不走，我不出手，你一動，就得死！」

閻鐵珊居然笑了，道：「我為什麼要走？我根本不知道你們這樣做是為了什麼？」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你應該知道的！」

閻鐵珊道：「但我卻不知道。」

陸小鳳道：「嚴立本呢？他也不知道？」

閻鐵珊的眼角突又開始跳動，白白胖胖的臉，突然露出種奇特而恐懼的表情來，看來又蒼老很多。過了很久，他才嘆息著，喃喃道：「嚴立本早已死了，你們又何苦再來找他？」

陸小鳳道：「要找他的人並不是我們。」

閻鐵珊道：「是誰？」

陸小鳳道：「大金鵬王。」

聽見了這名字，閻鐵珊看來已奇特的臉，竟突然變得更詭異可怖，肥胖的身子突然陀螺般滴溜溜一轉，水閣裡突然又閃耀出一片輝煌的珠光。

珠光輝映，幾十縷銳風突然暴雨般射了出來，分別擊向西門吹雪、花滿樓、陸小鳳。

就在這時，珠光中又閃出了一陣劍氣。

劍氣森寒，劍風如吹竹，「刷刷刷刷」一陣急響，劍氣與珠光突然全都消失不見，卻有幾十粒珍珠從半空落下來，每一粒都被削成了兩半。

好快的劍。但這時閻鐵珊的人竟已不見了。

陸小鳳也已不見了。

水閣外的荷塘上，卻似有人影閃動，在荷葉上輕輕一點，就飛起。

有兩條人影，但兩條人影卻似黏在一起的，後面的一個人，就像是前面一人的影子。

人影閃動，突又不見，但水閣裡卻已響起一陣衣袂帶風聲。

然後閻鐵珊就忽然又出現了。

陸小鳳也出現了──忽然間，他已坐在剛才的位子上，就像是從來也沒有離開過。

閻鐵珊也站在剛才的地方，身體卻已靠在高台上，不停的喘息，就在這片刻間，他彷彿又已衰老了許多。走入這水閣時，他本是個容光煥發的中年人，臉上光滑柔細，連鬍子都沒有，但現在看來，無論誰都已能看得出他是個七八十歲的老人。他臉上的肉鬆弛，眼皮鬆鬆的垂下來，眼睛也變得黯淡無光，喘息著，嘆著氣，黯然道：「我已經老了──老了──」

陸小鳳看著他，也不禁嘆息了一聲，道：「你的確已老了。」

閻鐵珊道：「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對付一個老人？」

陸小鳳道：「因為這老人以前欠了別人的債，無論他多老，都要自己去還的。」

閻鐵珊突又抬起頭，大聲道：「我欠的債，當然我自己還，但我幾時欠過別人什麼？」

陸小鳳道：「也許你沒有欠，但嚴立本呢？」

閻鐵珊的臉又一陣扭曲，厲聲道：「不錯，我就是嚴立本，就是那個吃人不吐骨的嚴總管，但自從我到這裡之後，我──」

他的聲音突然停頓，扭曲變形的臉，卻又突然奇蹟般恢復平靜。

然後每個人就會看到一股鮮血從他胸膛上綻開，就像是一朵燦爛的鮮花突然開放。

等到鮮血飛濺出來後，才能看見他胸膛上露出的一截劍尖。

他低著頭，看著這截發亮的劍尖，彷彿顯得很驚訝、很奇怪。

可是他還沒有死，他的胸膛還在起伏著，又彷彿有人在拉動著風箱。

霍天青的臉色也已鐵青，霍然長身，厲聲喝問：「是誰下的毒手？」

「是我！」銀鈴般清悅的聲音，燕子般輕巧的身法，一個人忽然從窗外一躍而入，一身黑鯊魚皮的水靠，緊緊裹著她苗條動人的身材，身上還在滴著水，顯然是剛從荷塘裡翻到水閣來的。

閻鐵珊勉強張開眼，吃驚的看著她，用盡全身力氣，說出了三個字：「你是誰？」

她已扯下了水靠的頭巾，一頭烏雲般的柔髮披散在雙肩，襯得她的臉更蒼白美麗。

可是她眼睛裡卻充滿了仇恨與怨毒，狠狠的瞪著閻鐵珊，厲聲道：「我就是大金鵬王陛下的丹鳳公主，就是要來找你算一算那些舊債的人。」

閻鐵珊吃驚的看著她，眼珠忽然凸出，身子一陣抽搐，就永遠不能動了，但那雙已凸出眼皮外的眼睛裡，卻還帶著種奇特而詭異的表情，也不知是驚訝？是憤怒？還是恐懼？

他還是沒有倒下去，因為劍還在他胸膛裡。

劍是冷的，血也冷了。

丹鳳公主終於慢慢的轉過身，臉上的仇恨和怨毒，都已變成一種淡淡的悲哀。

她想招呼陸小鳳，卻突然聽見西門吹雪冷冷道：「你也用劍？」

丹鳳公主怔了怔，終於點點頭。

西門吹雪道：「從今以後，你若再用劍，我就要你死！」

丹鳳公主顯然很吃驚，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西門吹雪道：「劍不是用來在背後殺人的，若在背後傷人，就不配用劍！」

他突然揮手，「叭」的一響，他的劍尖擊中了閻鐵珊胸膛上的劍尖。

閻鐵珊倒了下去，他胸膛上的劍已被擊落，落在水閣外。

西門吹雪的人也已到了水閣外，他提起那柄還帶著血的劍，隨手一抖，劍就突然斷成了五六截，一截截落在地上。又有風吹過，夜霧剛從荷塘上升起，他的人已忽然消失在霧裡。

霍天青又坐下來，動也不動的坐著，鐵青的臉上，彷彿戴著個鐵青的面具。

但陸小鳳卻知道沒有表情往往也就是最悲傷的表情，他輕輕嘆息了一聲，道：「閻鐵珊本是金鵬王朝的叛臣，所以這件事並不僅是私怨而已，本不是別人所能插手的。」

霍天青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明白。」

陸小鳳道：「所以你也不必責備自己。」

霍天青沉默著，過了很久，忽然抬起頭，道：「但你卻是我請來的。」

陸小鳳道：「我是的。」

霍天青道：「你若沒有來，閻鐵珊至少現在還不會死。」

陸小鳳道：「你的意思是──」

霍天青冷冷道：「我也並沒有別的意思，只不過想領教領教你『雙飛彩翼』陸小鳳的輕功，和你那『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獨門絕技而已。」

陸小鳳苦笑道：「你一定要逼我跟你交手？」

霍天青道：「一定。」

陸小鳳嘆了口氣，丹鳳公主已突然轉身衝過來，大聲道：「你為什麼要找他？你本該找我的。」

霍天青道：「你？」

丹鳳公主冷笑道：「閻鐵珊是我殺了他的，從背後殺了他的，你不妨試試看，我是不是只有在背後殺人的本事？」她剛受了西門吹雪一肚子氣，無處發洩，竟找上霍天青了。

霍天青看著她，緩緩道：「閻鐵珊欠你的，我會替他還清，所以你已可走了。」

丹鳳公主道：「你不敢跟我交手？」

霍天青道：「不是不敢，是不想。」

丹鳳公主道：「為什麼？」

霍天青淡淡道：「因為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丹鳳公主臉都氣紅了，突然伸出一雙纖纖玉指，竟以毒龍奪珠式，去抓霍天青的眼睛。

她的手指雖柔若春蔥，但她用的招式卻是極狠毒、極辛辣的，出手也極快。

霍天青肩不動，腿不舉，身子卻已突然移開七尺，抱起了閻鐵珊的屍體，大聲道：「陸小鳳，日出時我在青風觀等你。」一句話還未說完，他的人已在水閣外。

丹鳳公主咬著嘴唇，跺了跺腳，氣得連眼淚都彷彿已要掉下來。

陸小鳳卻忽然對她笑了笑，道：「你若使出你的飛鳳針來，他也許就走不掉了。」

丹鳳公主道：「飛鳳針？什麼飛鳳針？」

陸小鳳道：「你的獨門暗器飛鳳針。」

丹鳳公主瞪著他，忽然冷笑道：「原來我不但會在背後殺人，還會用暗器殺人！」

陸小鳳道：「暗器也是種武器，武林中有很多君子也用這種武器。」

丹鳳公主道：「可是我從來也沒有用過，我連『飛鳳針』這三個字都沒聽過。」

這回答陸小鳳倒不覺得意外，他問這件事，也只不過要證實那小妖怪說的又是否謊話而已。

丹鳳公主卻連眼圈都紅了，咬著嘴唇道：「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氣，所以才故意說這些話來編排我。」

陸小鳳道：「我為什麼要生你的氣？」

丹鳳公主道：「因為你認為我根本不該來的，更不該殺了閻鐵珊。」她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眼睛裡又湧出了淚光，恨恨道：「因為你永遠也不知道他把我們的家害得有多慘，若不是他忘義背信，我們本來還可以有復國仇的機會，但現在──現在──」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眼淚已終於忍不住珠串般掛滿了臉。

陸小鳳什麼也不能再說了。

誰說眼淚不是女人最有效的武器？尤其是美麗的女人，她的淚珠遠比珍珠更珍貴。

## 第七章 師門一脈

月夜，上弦月。還未到子時，距離日出最少還有三個時辰。

陸小鳳已回到客棧，在房裡叫了一桌子好酒好菜，笑道：「不管怎麼樣，我至少還可以痛痛快快的大吃大喝一頓。」

花滿樓道：「你應該睡一覺的。」

陸小鳳道：「若有霍天青那麼樣一個人約你日出決鬥，你睡不睡得著？」

花滿樓道：「我睡不著。」

陸小鳳笑了，道：「你這人最大的好處，就是你從來也不說謊話，只可惜你說的老實話，有時卻偏偏像是在說謊。」

花滿樓道：「我睡不著，只因為我根本完全不瞭解他！」

陸小鳳道：「他的確是個很難瞭解的人！」

花滿樓道：「你識得他已有多久？」

陸小鳳道：「快四年了，四年前閻鐵珊到泰山去觀日出，他也跟著去的，那天我恰巧約好了個小偷，在泰山絕頂上比賽翻觔斗。」

花滿樓道：「你瞭解他多少？」

陸小鳳道：「一點點。」

花滿樓道：「你說他年紀雖輕，輩分卻很高？」

陸小鳳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天松雲鶴、商山二老』？」

花滿樓道：「商山二老久已被尊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我就算是聾子，也該聽過的。」

陸小鳳道：「據說他就是商山二老的小師弟。」

花滿樓動容道：「商山二老如今就算還活著，也該有七八十歲，霍天青最多是不到三十，他們師兄弟之間的年齡相差為什麼如此懸殊？」

陸小鳳笑了笑，道：「夫妻間相差四五十歲的都有，何況師兄弟？」

花滿樓道：「所以『關中大俠』山西雁成名雖已四十年，算輩份卻還是他的師侄！」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

花滿樓道：「昔日天禽老人威震八方，但平生卻只收了商山二老這兩個徒弟，怎麼會忽然又多出個霍天青來的？」

陸小鳳笑道：「花家本來明明只有六童，怎麼忽然又多出個你來？」

父母生兒子，師父要收徒弟，這種事的確本就是誰都管不著的。

花滿樓面上卻已現出憂慮之色，道：「山西雁我雖未見過，卻也知道他的輕功、掌法，號稱關中雙絕，卻不知霍天青比他如何？」

陸小鳳道：「我也沒見過霍天青出手，可是看他挾起閻鐵珊那麼重的一個人，還能施展燕子三抄水的輕功，就憑這一手，天下就已沒有幾個人比得上！」

花滿樓道：「你呢？」

陸小鳳沒有回答這句話，他從來也不願回答這種話。事實上，除了他自己外，世上幾乎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他的武功究竟如何？

但這次花滿樓卻似已決定要問個究竟，又道：「你有沒有把握勝過他？」

陸小鳳還是沒有回答，只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

花滿樓忽然嘆了口氣，道：「你沒有把握，所以你連酒都不敢喝得太多。」

陸小鳳平時的確不是這樣子喝酒的。

自從到了這裡後，丹鳳公主居然也變得很乖的樣子，一直坐在旁邊，靜靜的聽著，片刻忽然問道：「你剛才說你在泰山絕頂，跟一個小偷約好了翻觔斗，那小偷是誰？」

陸小鳳笑了，道：「是個偷王之王，偷盡了天下無敵手，但被他偷過的人，非但不生氣，而且還覺得很光榮。」

丹鳳公主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夠資格被他偷的人還不多，而且他從來也不偷真正值錢的東西，他偷，只不過因為是在跟別人打賭。」

他又笑了笑，接著道：「有一次別人跟他賭，說他一定有法子把那個天字第一號守財奴陳福州的老婆用的馬桶偷出來。」

丹鳳公主也忍不住嫣然而笑，道：「結果呢？」

陸小鳳道：「結果他贏了。」

丹鳳公主道：「你為什麼要跟他比賽翻觔斗？」

陸小鳳道：「因為我明知一定偷不過他，卻又想把他剛從別人手上贏來的五十罈老酒贏過來！」

丹鳳公主嫣然道：「這就對了，這就叫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你為什麼不能用這種法子對付霍天青？你本來就不一定非跟他拚命不可的。」

陸小鳳卻嘆了口氣，道：「這世上有種人是你無論用什麼花招對付他，都沒有用的，西門吹雪就是這種人，霍天青也是。」

丹鳳公主道：「你認為他真的要跟你一決生死？」

陸小鳳的情緒很沉重，道：「閻鐵珊以國士待他，這種恩情他非報答不可，他本已不惜一死。」

丹鳳公主道：「但你卻不必跟他一樣呀！」

陸小鳳笑了笑，似已不願再討論這件事，站起來慢慢的走到窗口。

窗子本就是支起來的，他忽然發現不知何時已有個穿著長袍，戴著小帽的老人，搬了張凳子坐在外面的天井裡抽旱煙。

夜已很深，這老人卻連一點睡覺的意思都沒有，悠悠閒閒的坐在那裡，好像一直要坐到天亮的樣子。

陸小鳳忽然笑道：「風寒露冷，老先生若有雅興，不妨過來跟我們喝兩杯以遣長夜。」

這老人卻連睬都不睬，就像是個聾子，根本沒聽見他的話。陸小鳳只有苦笑。

丹鳳公主卻生氣了，冷笑道：「人家好意請你喝酒，你不喝也不行。」

她忽然又衝到窗口，一揮手，手裡的一杯酒就向老人飛了過去，又快又穩，杯裡的酒居然連一點都沒有濺出來。

老人突然冷笑，一招手，就接住了酒杯，竟將這杯酒一下子全都潑在地上，卻把空酒杯一片片咬碎，吞下肚子裡，就好像吃蠶豆一樣，還嚼得「格登格登」的響。

丹鳳公主看呆了，忍不住道：「這個老頭子莫非有毛病？不吃酒，反倒吃酒杯。」

陸小鳳目光閃動，微笑著道：「這也許因為酒是我買的，酒杯卻不是。」

就在這時，院子外面又有個人走了進來，竟是個賣肉包子的小販。

如此深夜，他難道還想到這裡來做生意？

丹鳳公主眨了眨眼，道：「喂，你的肉包子賣不賣？」

小販道：「只要有錢，當然賣！」

丹鳳公主道：「多少錢一個？」

小販道：「便宜得很，一萬兩銀子一個，少一文都不行。」

丹鳳公主臉色變了變，冷笑道：「好，我就買兩個你這一萬兩銀子一個的肉包子，你送過來！」

小販道：「行。」

他剛拿起兩個包子，牆角忽然有條黃狗竄出來，衝著他「汪汪」的叫。

小販瞪眼道：「難道你也跟那位姑娘一樣，也想買我的肉包子？你知不知道肉包子本來就是用來打狗的。」

他真的用肉包子去打這條狗，黃狗立刻不叫了，啣起肉包子，咬了兩口，突然一聲慘吠，在地上滾了滾，活狗就變成了條死狗。

丹鳳公主變色道：「你這包子裡有毒？」

小販笑了笑，悠然道：「不但有毒，而且還是人肉餡的。」

丹鳳公主怒道：「你竟敢拿這種包子出來賣？」

小販翻了翻白眼，冷冷道：「我賣我的，買不買卻隨便你，我又沒有逼著你買。」

丹鳳公主氣得臉都紅了，幾乎忍不住想衝出去，給這人幾個耳刮子。

陸小鳳卻悄悄握住了她的手，就在這時，突聽一人曼聲長吟：「如此星辰如此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一個滿身酸氣的窮秀才，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進了院子，忽然向那賣包子的小販笑了笑，道：「今天你又毒死幾個人？」

小販翻著白眼，道：「我這包子只有狗吃了才會被毒死，毒不死人的，不信你試試？」

他拋了個包子過去，窮秀才竟真的接住吃了下去，摸著肚子笑道：「看來你這包子非但毒不死人，而且還能治病！」

只聽牆外一人道：「什麼病？」

窮秀才道：「餓病。」

牆外那人道：「這病我也有，而且病得厲害，快弄個包子來治治。」

小販道：「行。」

他又拿起個包子往牆頭一拋，牆頭就忽然多了個蓬頭乞丐，一張嘴，恰巧咬住了這包子，再一閉嘴，包子竟被他囫圇吞下了肚。

小販雙手不停地拋出七八個包子，他拋得快，這乞丐也吞得快，忽然間七八個包子全都不見了，完全都被又瘦又小的乞丐吞下了肚。

窮秀才笑道：「這下子看來總該已將你的餓病治好了吧？」

乞丐苦著臉，道：「我上了你們當了，這包子雖然毒不死人，卻可以把人活活脹死。」

院子外居然又有人笑道：「脹死也沒關係，脹死的、餓死的、被老婆氣死的，我都有藥醫。」

一個賣野藥的郎中，背著個藥箱，提著串藥鈴，一瘸一拐的走進來，竟是個跛子。

這冷冷清清的院子，就像是有人來趕集一樣，忽然間熱鬧了起來，到後來居然連賣花粉的貨郎、挑著擔子的菜販都來了。

丹鳳公主看得連眼睛都有點發直，她雖然沒有什麼江湖歷練，但現在也已看出這些人都是衝著他們而來的。

奇怪的是，這些人全都擠在院子裡，並沒有進來找他們麻煩的意思。

她忍不住悄悄的問：「你看這些人是不是來替閻鐵珊報仇的？」

陸小鳳搖了搖頭，微笑道：「閻大老闆怎麼會有這種朋友！」

丹鳳公主道：「可是我看他們並不是真的郎中小販，他們身上好像都有功夫。」

陸小鳳淡淡道：「市井中本就是藏龍臥虎之地，只要他們不來找我們，我們也不必去管人家的閒事。」

花滿樓忽然笑了笑，道：「你幾時變成個不愛管閒事的人了？」

陸小鳳也笑了笑，道：「剛剛才變的。」

更鼓傳來，已過三更。

那抽旱煙的老頭子忽然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道：「約我們來的人，他自己怎麼還不來？」

原來他既不是聾子，也不是啞吧。

但丹鳳公主卻更奇怪，是誰約這些人來的？為什麼要約他們來？

窮秀才道：「長夜已將盡，他想必已經快來了。」

賣包子的小販道：「我來看看。」

他忽又雙手不停，將提籠裡的包子全都拋出來，幾十個包子，竟一個疊一個，筆直的疊起七八尺高。

這小販一縱身，竟以金雞獨立式，站在這疊肉包子上，居然站得四平八穩，紋風不動。

他不但一雙手又快又穩，輕功也已可算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

丹鳳公主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闖江湖的確不是件容易事，我總算明白了。」

花滿樓微笑道：「能明白總是好的。」

突聽那小販大叫一聲，道：「來了！」

這一聲「來了」叫出來，每個人都好像精神一振，連丹鳳公主的心跳都已加快，她實在也早就想看看來的這是什麼人。

可是她看見了這個人後，卻又有點失望。

少女們的幻想總是美麗的，在她想像中，來的縱然不是風采翩翩的少年俠客，至少也應該是威風八面，身懷絕技的江湖豪俠。

誰知來的卻是個禿頂的老頭子，一張黃慘慘的臉，穿著件灰不溜丟的粗布衣裳，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剛好蓋著膝蓋，腳上白布襪、灰布鞋，看著恰巧也像是個從鄉下來趕集的土老頭。

但他一雙眼睛卻是發亮的，目光炯炯，威光四射。

奇怪的是，院子裡這些人本來明明是在等他的，可是他來了之後，又偏偏沒有一個人過去跟他招呼，只是默默的讓出了一條路。

這禿頂老人目光四下一打量，竟突然大步向陸小鳳這間房走過來。

他走得好像並不快，但三腳兩步，忽然間就已跨過院子，跨進了門。

房門本就是開著的，他既沒有敲門，也沒有跟別人招呼，就大馬金刀的在陸小鳳對面坐下，提起了地上的酒罈子嗅了嗅，道：「好酒。」

陸小鳳點點頭，道：「確是好酒。」

禿頂老人道：「一人一半？」

陸小鳳道：「行。」

禿頂老人什麼話也不再說，就捧起酒罈子，對著嘴，咕嚕咕嚕的往嘴裡倒。

頃刻間半罈子酒就已下了肚，他黃慘慘的一張臉上，忽然變得紅光滿面，整個人都像是有了精神，伸出袖子來一抹嘴，道：「真他娘的夠勁。」

陸小鳳也沒說什麼，接過酒罈子就喝，喝得絕不比他慢，絕不比任何人慢。

等這罈酒喝完了，禿頂老人突然大笑，道：「好，酒夠勁，人也夠勁。」

陸小鳳也伸出袖子來一抹嘴，道：「人夠勁，酒才夠勁。」

禿頂老人看著他，道：「三年不見，你居然還沒喝死。」

陸小鳳道：「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我只擔心你，你是個好人。」

禿頂老人瞪眼道：「誰說我是個好人？」

陸小鳳笑了笑，道：「江湖中誰不說山西雁又有種、又夠朋友，是他娘的第一個大好人。」

禿頂老人大笑，道：「你是個大禍害，我是個大好人，這他娘的真有意思。」

丹鳳公主看著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再也想不到這又禿又土，滿嘴粗話的老頭子，竟是享名三十年，以一雙鐵掌威震關中的大俠山西雁。

不管怎麼樣，一個人能被稱為「大俠」，都不是件簡單的事。

可是這老人卻實在連一點大俠的樣子都沒有──難道這就正是他的成功之處？丹鳳公主想不通。

她忽然發覺自己想不通的事，竟好像越來越多。

山西雁的笑聲已停頓，目光炯炯，盯著陸小鳳，道：「你只怕想不到我會來找你？」

陸小鳳承認：「我想不到。」

山西雁道：「其實你一到太原，我就已知道了。」

陸小鳳笑了笑，道：「這並不奇怪，我來了若連你都不知道，才是怪事。」

山西雁道：「可是我直到現在才來找你！」

陸小鳳道：「你是個忙人。」

山西雁道：「我一點也不忙，我沒有來，因為你是我師叔的客人，我既然沒法子跟他搶著作東，就只好裝不知道了。」

陸小鳳笑道：「我還以為我剃了鬍子後，連老朋友都不認得我了。」

山西雁又大笑道：「我本就覺得你那兩撇騷鬍子看著討厭。」

陸小鳳道：「你討厭沒關係，有人不討厭。」

山西雁的笑聲停頓：「霍天青是我的師叔，江湖中有很多人都不信，但你卻總該知道的。」

陸小鳳道：「我知道。」

山西雁道：「外面抽旱煙的那老怪物，姓樊，叫樊鶚，你認不認得？」

陸小鳳道：「莫非是昔日獨闖飛魚塘，掃平八大寨，一根旱煙袋專打人身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的樊大先生？」

山西雁道：「就是他。」

陸小鳳道：「西北雙秀，樊簡齊名，那位窮酸秀才，想必也就是『彈指神通』的唯一傳人，簡二先生了。」

山西雁點點頭，道：「那窮要飯的、野藥郎中、賣包子跟賣菜的小販、賣花粉的貨郎，再加上這地方的掌櫃，和還在門口賣麵的王胖子，七個人本是結拜兄弟，人稱『市井七俠』，也有人叫他們山西七義。」

陸小鳳淡淡笑道：「這些大名鼎鼎的俠客義士們，今天倒真是雅興不淺，居然全都擠到這小院子來乘涼來了。」

山西雁道：「你真不知道他們是來幹什麼的？」

陸小鳳道：「不知道。」

山西雁道：「他們也都是我的同門，論起輩份來，有的甚至是霍天青的徒孫。」

陸小鳳又笑了，道：「這人倒真是好福氣！」

山西雁道：「六十年前，祖師爺創立『天禽門』，第一條大戒，就是要我們尊師重道，這輩份和規矩，都是萬萬錯不得的。」

陸小鳳道：「當然錯不得。」

山西雁道：「祖師爺一生致力武學，到晚年才有家室之想。」

陸小鳳道：「天禽老人竟也娶過妻，生過子？」

山西雁道：「這件事江湖中的確很少有人知道，祖師爺是在七十七歲那年，才有後的。」

陸小鳳道：「他的後代就是霍天青？」

山西雁道：「正是。」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他年紀輕輕，輩份卻高得嚇人。」

山西雁道：「所以他肩上的擔子也重得可怕。」

陸小鳳道：「哦？」

山西雁的神情忽然變得很嚴肅，道：「他不但延續祖師爺的香燈血脈，唯一能繼承『天禽門』傳統的人也是他，我們身受師門的大恩，縱然粉身碎骨，也絕不能讓他有一點意外，這道理你想必也應該明白的。」

陸小鳳道：「我明白。」

山西雁長長嘆了口氣，道：「所以他明晨日出時，若是不幸死了，我們『天禽門』上上下下數百弟子也絕沒有一個還能活得下去。」

陸小鳳皺了皺眉，道：「他怎麼會死？」

山西雁道：「他若敗在你手裡，你縱然不殺他，他也絕不會再活下去。」

陸小鳳道：「我也知道他是個性情很剛烈的人，但他卻並不是一定會敗的！」

山西雁道：「當然不一定。」

陸小鳳淡淡道：「他若勝了我，你們『天禽門』上上下下數百子弟，豈非都很有面子？」

山西雁道：「你是我的朋友，我也不願你敗在他手裡，傷了彼此的和氣。」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真是好人。」

山西雁的臉好像又有點發紅，苦笑道：「只要你們一交手，無論誰勝誰敗，後果都不堪設想，霍師叔跟你本也是道義之交，這麼樣做又是何苦？」

陸小鳳微笑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要我在日出之前，趕快離開這裡，讓他找不著我。」

山西雁居然不說話了，不說話的意思就是默認。

丹鳳公主突然冷笑，道：「現在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約了這麼多人來，就是為了要逼他走，讓霍天青不戰而勝，否則你們就要對付他。現在距離日出的時候已沒多久，他就算能擊退你們，等到日出時，他一樣沒力氣去跟霍天青交手了。」她鐵青著臉，冷笑又道：「這法子倒的確不錯，恐怕也只有你這樣的大俠才想得出來！」

山西雁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突然仰面狂笑，道：「好，罵得好，只不過我山西雁雖然沒出息，這種事倒還做不出來！」

丹鳳公主道：「那種事你既做不出來，他若不願走，你怎麼辦？」

山西雁霍然長身而起，大步走了出去，滿院子的人全都鴉雀無聲，他發亮的眼睛從這些人臉上一個個掃過去，忽然道：「他若不走，你們怎麼辦？」

賣包子的小販翻著白眼，冷冷道：「那還不簡單，他若不走，我就走。」

山西雁又笑了，笑容中彷彿帶種說不出的悲慘之意，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好，你走，我也走，大家都走。」

賣包子的小販道：「既然如此，我又何妨先走一步？」

他的手一翻，已抽出了柄解腕尖刀，突然反手一刀，刺向自己的咽喉。

他的出手不但穩，而且快，非常快。但卻還有人比他更快的。

突聽「噹」的一聲，火星四濺，他手裡的刀已斷成了兩截，一樣東西隨著折斷的刀尖掉在地上，竟是陸小鳳的半截筷子。

剩下的半截筷子還在他手裡，刀是鋼刀，筷子卻是牙筷。

能用牙筷擊斷鋼刀的人，天下只怕還沒有幾個。

丹鳳公主忽然明白山西雁為什麼要這樣做，霍天青根本就不是陸小鳳的敵手，別人雖然不知道，山西雁卻很清楚。

那賣包子的小販吃驚的看著手裡的半截斷刀，怔了很久，突然恨恨跺了跺腳，抬頭瞪著陸小鳳，厲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笑了笑，淡淡道：「我也沒什麼別的意思，只不過還有句話要問你！」

賣包子的小販道：「什麼話？」

陸小鳳道：「我幾時說過我不走的？」

賣包子的小販怔住。

陸小鳳懶洋洋的嘆了口氣，道：「打架本是件又傷神、又費力的事，我找個地方去睡覺多好，為什麼要等著別人打架？」

賣包子的小販瞪著他，臉上的表情好像要哭，又好像要笑，忽然大聲道：「好，陸小鳳果然是陸小鳳，從今天起，無論你要找我幹什麼，我若皺一皺眉頭，我就是你孫子。」

陸小鳳笑道：「你這樣的孫子我也不想要，只要我下次買包子時，你能算便宜一點，就已經很夠朋友了。」

他隨手抓起了掛在床頭的大紅披風，又順便喝了杯酒，道：「誰跟我到城外的又一村去吃碗趙大麻子燉的狗肉去？」

花滿樓微笑道：「我。」

樊大先生忽然敲了敲他的旱煙袋，道：「還有我。」

簡二先生道：「有他就有我，我們一向是秤不離砣的。」

賣包子的小販立刻大聲道：「我也去。」

簡二先生道：「你專賣打狗的肉包子，還敢去吃狗肉，你不怕那些大狗、小狗的冤魂在你肚子裡作怪？」

賣包子的小販瞪起了眼，道：「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

山西雁大笑，道：「好，你小子有種，大夥兒都一起去吃他娘的狗肉去，誰不去就是他娘的龜孫子！」

花滿樓微笑著，緩緩道：「看來好人還是可以做得的。」

陸小鳳道：「偶爾做一次倒沒關係，常做就不行了。」

花滿樓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陸小鳳板著臉，道：「好人不長命，這句話你難道沒聽說過？」

他雖然板著臉，但眼睛裡卻似已熱淚盈眶。

丹鳳公主看著他們，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輕輕的喃喃自語：「誰說好人做不得，誰就是他娘的龜孫子。」

## 第八章 陸小鳳

狗肉已賣完了，沒有狗肉。可是他們並不在乎！

他們要吃的本來就不是狗肉，而是那種比狗肉更令人全身發熱的熱情，用這種熱情來下酒，世上絕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得上。

何況日出的時候，還有人用快馬追上了他們，送來了一封信。

霍天青的信：

朝朝有日出，今日之約，又何妨改為明日之明日。

人不負我，我又怎能負人？

金鵬舊債，隨時可清，公主再來時，即弟遠遊日也，盛極一時之珠光寶氣，已成為明日之黃花，是以照耀千古者，惟義氣二字而已。

天青再拜。

就憑這封信，已足下酒百斗，沉醉三日，何況還有那連暴雨都澆不冷的熱情。

暴雨。雨正午才開始下的，正午時人已醉了──不醉無歸，醉了才走的。

陸小鳳將醉未醉，似醉非醉，彷彿連自己都分不清自己是醉是醒？正面對著窗外的頃盆大雨，呆呆的出神。

丹鳳公主看著他，忽然道：「你若不走，那些人難道真的全都會死在那裡？」

陸小鳳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道：「你懂不懂得『有所不為，有所必為』這兩句話的意思？」

丹鳳公主道：「我當然懂，這意思就是說，有些事你若是認為不該去做，無論別人怎麼樣威逼利誘，甚至還用刀架在你脖子上，你也絕不要去做，若是你認為應該去做的事，就真要你拋頭顱，灑熱血，你也非去做不可。」

陸小鳳點了點頭，道：「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會有人捨命全義，也有人拿八十三斤重的大鐵椎，搏殺暴君。」

丹鳳公主搶著道：「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霍天青才會以死報閻鐵珊，山西雁和那些賣包子和饅頭的，才會不惜為霍天青賣命。」

陸小鳳道：「不管他們是幹什麼的，只要能做到這兩句話，就已不負『俠義』二字。」

丹鳳公主輕輕嘆息，道：「可是放眼天下，又有幾個人真能不負這『俠義』二字？」

花滿樓手持酒杯，曼聲低吟：「盛極一時之珠光寶氣，已成明日黃花，是以照耀千古者，惟『義氣』二字而已──好一個霍天青，我竟幾乎小看了他，當浮一大白。」他真的舉杯一飲而盡，彷彿也有些醉了，喃喃道：「只可惜那蘇少英，他本也是個好男兒，他本不該死的，本不該死的──」

他聲音越說越低，伏在桌上，竟似睡著了。

丹鳳公主悄悄的走到窗口，悄悄的拉起了陸小鳳，柔聲道：「你還在生我的氣？」

陸小鳳道：「我幾時生過你的氣？」

丹鳳公主嫣然一笑，垂下了頭，悄悄的問道：「今天你還怕弄錯人嗎？」

她的呼吸輕柔，指尖彷彿在輕輕顫抖，她的頭髮帶著比鮮花更芬芳的香氣。

陸小鳳也許是個君子，也許不是，但他的確是個男人，是個已有了七八分醉意的男人。

窗外暴雨如注，就彷彿是一道道密密的珠簾，隔斷了行路的人，也隔斷了行人的路。

屋子裡幽靜昏黯，宛如黃昏，從後面一扇開著的門看進去，可以看見一張新換過被單的床。

陸小鳳忽然發現心跳得很厲害，忽然發現上官丹鳳的心也跳得很厲害，他問：「你的心在跳？」

「比比看，誰的心跳得快？」

「怎麼比？」

「我摸摸你的心，你摸摸我的──」

突然間，密如萬馬奔騰的雨聲中，傳來了一陣密如雨點般的馬蹄聲，十餘騎快馬，冒著暴雨急馳而來，衝過了這荒村小店。

馬上人一色青柴衣、白笠帽，經過他們的窗口時，突然一起揮手，只聽「颼，颼，颼」，一連串風聲，比雨點更密，比馬蹄更急，數十道烏光，有的穿窗而入，有的打在外面的牆上。

陸小鳳側身，已拉著丹鳳公主躲到窗後。

伏在桌上的花滿樓卻已霍然長身而起，失聲道：「硝磺霹靂彈。」

五個字還沒有說完，只聽「蓬」的一聲，窗裡窗外，被烏光擊中的地方，已同時冒起了數尺高的火焰，赤紅中帶著慘碧色的火焰。

陸小鳳變色道：「你們先衝出去，我去救趙大麻子。」

趙大麻子已睡了，他們剛才還聽見他的鼾聲。

但火焰竟霎眼間就已將門戶堵死，連外面的牆都已燃燒起來，連暴雨都打不滅。

花滿樓拉著上官丹鳳衝出去，那十餘騎已飛馳而過，去得很遠了，馬上人一起縱聲狂笑，還有人在放聲大呼：「陸小鳳，這只不過是給你個小小的教訓，若再不識相，就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幾句話說完，人馬都已被珠簾般的雨簾隔斷，漸漸不能分辨。

再回頭，趙大麻子的小店也已完全被火焰吞沒，哪裡還看得見陸小鳳？

上官丹鳳咬了咬牙道：「你在這裡等，我進去找他。」

花滿樓道：「你若再進去，就出不來了。」

上官丹鳳道：「可是他──」

花滿樓笑了笑，道：「他可以出來，比這再大的火，都沒有燒死他。」

他全身都已濕透，但臉色卻還是很平靜。

就在這時，遠處突然響起一陣慘呼，呼聲慘厲，就好像是一群被困死了的野獸發出來的，但卻很短促。呼聲一發即止，卻又有馬群的驚嘶。

上官丹鳳動容道：「難道剛才那些人現在也已遭了別人的毒手？」

突然間，又是「轟」的一響，燃燒著的房子突然被撞破個大洞，一個人從裡面飛出，就像是一團燃燒著的火焰，在雨中凌空一個觔斗，撲到地上，就地滾了滾，滾滅了身上的火，衣服上、頭髮上，都已被燒焦了七八處，可是他一點也不在乎，又一滾，就站了起來，正是陸小鳳。

上官丹鳳吐出口氣，喃喃道：「看來這個人的確是燒不死的！」

陸小鳳笑道：「要燒死我倒的確不容易。」他雖然還在笑，一臉卻已被燻黑了。

上官丹鳳看著他的臉，忽然一笑，道：「可是你本來有四條眉毛的，現在卻幾乎連一條眉毛都沒有了。」

陸小鳳淡淡道：「眉毛就算被燒光了，也還可以再長，可惜的是那幾罈子酒──」

花滿樓忽然打斷了他的話，問道：「趙大麻子呢？」

陸小鳳道：「不知道。」

花滿樓道：「他不在裡面？」

陸小鳳道：「不在。」

上官丹鳳變色道：「他難道也是青衣樓的？難道早就跟那些人串通好了？否則他們又怎會知道你在這裡？」她恨恨的接著道：「你冒險去救他，連眉毛都幾乎被燒光，他卻是這麼樣一個人。」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他狗肉燒得最好。」

上官丹鳳道：「別的你全不知道？」

陸小鳳道：「別的我全不知道。」

上官丹鳳看著他，忍不住嘆了一口氣，喃喃地說道：「為什麼別人都說他有兩個腦袋，我看他簡直──」她的聲音突然停頓，因為她又看見一個人從暴雨中大踏步而來。

一個身材很魁梧的人，頭上戴著個斗笠，肩上扛著根竹竿，竹竿上還挑著一串亂七八糟的東西，她也看不清是什麼，但她卻已看清了這個人正是趙大麻子。

陸小鳳笑了，悠然道：「你不能對任何人都沒有信心的，這世上的壞人也許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多，畢竟總還有──」

他的聲音也突然停頓，因為他已看清楚趙大麻子竹竿挑著的，竟是一串手，人的手！血漬雖已被暴雨沖乾淨，卻顯然是剛從別人腕子上割下來的，十三四隻手用一條褲帶綁住，吊在竹竿上。

趙大麻子的褲帶上，赫然正插著一把刀，殺狗的刀。

陸小鳳吃驚的看著他，道：「原來你不但會殺狗，還會殺人。」

趙大麻子咧著嘴一笑，道：「我不會殺狗，我只殺過人。」

陸小鳳又看了他半天，才嘆口氣道：「你不是趙大麻子！」

這人笑道：「誰說我是趙大麻子的？」

他笑的時候，除了一張大嘴咧開了之外，臉上並沒有別的表情。

陸小鳳道：「你是誰？」

這人的眼睛閃著光，道：「連你都認不出我是誰，看來我易容的本事縱然還是不能算天下第一，也差不多了。」

陸小鳳盯著他，忽然也笑了笑，道：「可是你翻跟斗的本事卻不行──」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上官丹鳳已大聲道：「這人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小偷？」

這人嘆了口氣，道：「不錯，我就是跟他比過翻跟斗的司空摘星，但卻不是小偷，是大偷。」

上官丹鳳嫣然道：「我知道，你不但是大偷，而且還是偷王之王，偷盡天下無敵手。」

司空摘星挺了挺胸，道：「這一點我倒不敢妄自菲薄，若論偷的本事，連陸小鳳都不敢跟我一較高低，還有誰能比得上我？」

上官丹鳳道：「你什麼人不好扮，為什麼要扮成個殺狗的麻子？」

司空摘星笑道：「這點你就不懂了，扮成麻子，才不容易被人看破。」

上官丹鳳道：「為什麼？」

司空摘星道：「你幾時見過有人瞪著大麻子的臉左看右看的？」

上官丹鳳也笑了，道：「看來易容這門功夫的學問也不小。」

司空摘星道：「的確不小。」

陸小鳳皺眉道：「你幾時到關中來的？」

司空摘星道：「前兩天。」

陸小鳳道：「來幹什麼？」

司空摘星道：「來等你！」

陸小鳳道：「等我？」

司空摘星道：「因為你要去找閻老闆，這裡正好是你必經之路，何況，你既然已到太原附近來了，總免不了要吃一頓趙大麻子燉的狗肉。」

他嘆了口氣，又道：「連我都不能不承認，他燉的狗肉，的確沒有人能比得上。」

陸小鳳道：「就因為你生怕我吃出味道不對，露出馬腳來，所以才說狗肉賣完了？」

司空摘星大笑，道：「不管怎麼樣，這次我總算騙過了你這個機靈鬼。」

陸小鳳道：「你在這裡等我幹什麼？」

司空摘星道：「我這個人還會幹什麼？」

陸小鳳道：「你難道想偷到我身上的東西？」

司空摘星傲然道：「只要你能說得出來，我什麼都偷。」

陸小鳳道：「你想偷我的什麼？」

司空摘星道：「你一定要我說？」

陸小鳳淡淡道：「你若不敢說，我也不勉強。」

司空摘星瞪眼道：「我為什麼不敢說？」

上官丹鳳忍不住問道：「你究竟想偷什麼？」

司空摘星道：「偷你。」

上官丹鳳瞪大了眼睛，呆住。

司空摘星道：「有人出二十萬兩銀子，要我把你偷走。」

上官丹鳳道：「想不到我居然還值二十萬兩銀子──」這句話沒說完，她自己的臉色已通紅。

司空摘星道：「只不過那個人要我偷你走，倒並不是你想的那種用意。」

上官丹鳳紅著臉，忍不住大聲道：「你怎麼知道我想的是哪種用意？」

司空摘星眨了眨眼，不說話了。

上官丹鳳道：「那個人又是什麼用意？他究竟是誰？」

司空摘星還是不開口。

陸小鳳歎道：「他不會的，幹他這行的若是洩漏了主顧的秘密，下次還有誰敢上他的門？」

上官丹鳳道：「小偷還有主顧上門去找他？」

陸小鳳道：「我早就說過，他這小偷與眾不同，他從不偷值錢的東西。」

司空摘星道：「但是我也要吃飯。」

陸小鳳道：「不但要吃飯，還要喝酒，喝好酒。」

司空摘星道：「所以只有在別人肯出大價錢來請我偷的時候，我才偷。」

陸小鳳道：「只不過能出得起錢請你偷的人並不多。」

司空摘星道：「的確不多。」

陸小鳳道：「所以你縱然不說，我也知道這次是誰找你來了。」

司空摘星道：「你知道是你的事，我不說是我的事。」

陸小鳳道：「不管我知不知道，你反正都不說。」

司空摘星道：「對了。」

陸小鳳道：「可是你現在為什麼又改變了主意，將這秘密告訴了我？」

司空摘星歎道：「你冒險到火裡去救我，差點把眉毛都燒光了，我怎麼還好意思偷你的朋友？」

陸小鳳道：「看來你這人倒還是『盜亦有道』。」

司空摘星道：「你又說對了。」

上官丹鳳忍不住大聲道：「你若好意思，難道就真的能把我偷走？」

司空摘星傲然道：「莫忘記我是偷王之王，天下還沒有什麼是我偷不到的。」

上官丹鳳冷笑道：「我倒要聽聽你準備怎麼偷法？」

司空摘星道：「你有沒有聽說過賣膏藥的肯將他們獨門秘方告訴別人？」

上官丹鳳道：「沒有。」

司空摘星悠然道：「這也是我的獨門秘方，所以我也不能告訴你。」

上官丹鳳瞪著他，忽然道：「十個麻子九個怪，我看你本來也是麻子！」

司空摘星瞪眼道：「誰說的？」

上官丹鳳道：「我說的，要不然你就把你這張麻面捲起來，讓我看看你本來是什麼樣子！」

司空摘星道：「那可不行。」

上官丹鳳道：「為什麼不行？」

司空摘星道：「你若萬一看上了我，陸小鳳豈非又要跟我比翻跟斗了？那次已經把我翻得頭暈腦脹，第二次我可再也不敢領教。」

上官丹鳳紅起了臉，卻又忍不住「噗哧」笑了。

陸小鳳道：「這些手是什麼人的？」

司空摘星道：「那些放火燒房的人。」

陸小鳳道：「你追上他們了？」

司空摘星道：「我既然已扮成了趙大麻子，有人來放火燒他的房子，我當然要替他出氣。」

上官丹鳳道：「所以你就砍下他們的手，叫他們以後再也不能燒別人的房子。」

司空摘星道：「我準備把他們那十幾匹馬賣了，賠償趙大麻子。」

陸小鳳道：「他們的人呢？」

司空摘星道：「還在那邊的樹林裡，我特地留給你的。」

陸小鳳道：「留給我幹什麼？」

司空摘星道：「他們要燒死你，你難道不想問問他們的來歷？」

## 第九章 強仇大敵

暴雨就像是個深夜闖入豪婦香閨中的浪子，來得突然，去得也快。

可是它來過之後，所有的一切已被它滋潤，被它改變了。

春林中的樹葉，已被洗得青翠如碧玉，屍體上鮮血也已被沖洗乾淨，幾乎找不到致命的傷口。

但這十幾個人，卻已沒有一個還是活著的。

他們看到這屍體時，司空摘星已不見了。

上官丹鳳恨恨道：「他將這些死人留給我們，難道要我們來收屍？」

陸小鳳道：「這些人絕不是他殺的，他一向很少殺人。」

上官丹鳳道：「不是他是誰？」

陸小鳳道：「是那個叫他們來放火的人。」

上官丹鳳道：「你的意思是說，那人怕我們查出他的來歷，所以就將這些人全都殺了滅口？」

陸小鳳點點頭，臉色很嚴肅，他最痛恨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殺人。

上官丹鳳道：「可是他本來可以將這些人放走的，為什麼一定要殺他們滅口？」

陸小鳳道：「因為十幾個右手被砍斷的人，是很容易被找到的。」

上官丹鳳嘆了口氣，道：「其實他殺了這些人也沒有用，我們還是一樣知道他們的來歷。」

陸小鳳道：「你知道？」

上官丹鳳道：「你難道看不出他們是青衣樓的？」

陸小鳳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只看出了一件事。」

上官丹鳳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我看出你一定會趕到珠光寶氣閣去，叫人帶棺材來收屍。」

上官丹鳳瞪了他一眼，又垂下頭，咬著嘴唇道：「你還看出了什麼？」

陸小鳳道：「然後你當然就會叫那裡的人替你準備好水，先洗個澡，再選個最舒服的屋子，好好的睡一覺。」

他笑了笑，接著道：「莫忘記那地方現在已完全是你的了。」

陸小鳳躺在一大盆熱水裡，閉上了眼睛，全身都被雨淋得濕透了之後，能找到地方洗個熱水澡，的確是件很愉快的事。

他覺得自己運氣總算不錯，旁邊爐子上的大銅壺裡，水也快沸了，屋子裡充滿了水的熱氣，令人覺得安全而舒服。

花滿樓已洗過澡，現在想必已睡著了，上官丹鳳想必已到了珠光寶氣閣。

她心裡雖然一萬個不情願，卻還是乖乖的走了，居然好像很聽陸小鳳的話。

這也令他覺得很滿意，他喜歡聽話的女孩子。

只不過他總覺得這件事做得並不滿意，其中好像總有點不對勁的地方，卻又偏偏說不出不對勁的地方在哪裡。

閻鐵珊臨死前已承認了昔年的過錯，霍天青已答應結清這筆舊賬。

大金鵬王託他做的事，他總算已完成了三分之一，而且進行得很順利。

他還有什麼不滿意？雨早已停了，屋簷下偶爾響起滴水的聲音，晚風新鮮而乾淨。

陸小鳳嘆了口氣，絕不再胡思亂想，盡力做一個知足的人。

就在這時，他忽然聽見開門的聲音。

他沒有聽錯，門的確被人推開了。

但他卻不知自己是不是看錯了──他看見從外面走進來的人，竟是四個女人。

四個年輕而美麗的女人，不但人美，風姿也美，一身窄窄的衣服，襯得她們苗條的身子更婀娜動人。

陸小鳳最喜歡細腰長腿的女人，她們的腰恰巧都很細，腿都很長。

她們微笑著，大大方方的推門走了進來，就好像根本沒有看到這屋子裡有個赤裸裸的男人坐在澡盆裡似的。

可是她們四雙明亮而美麗的眼睛，卻又偏偏都盯在陸小鳳臉上。

陸小鳳並不是個害羞的人，但現在他卻覺得臉上正在發燒，用不著照鏡子，就知道自己臉已紅了。

忽然有人笑道：「聽說陸小鳳有四條眉毛的，我怎麼只看見兩條？」

另外一個人笑道：「你還看見兩條，我卻連一條都看不見。」

第一個先說話的人，身材最高，細細長長的一雙鳳眼，雖然在笑的時候，彷彿也帶著種逼人的殺氣！

無論誰都看得出，她絕不是那種替男人倒洗澡水的女人。

但她卻走過去，提起了爐子上的水壺，微笑著道：「水好像已涼了，我再替你加一點熱的。」

陸小鳳看著水壺裡的熱氣，雖然有點吃驚，但若叫他赤裸裸的在四個女人面前站起來，他還真沒有這種勇氣。

不過這一大壺燒得滾開的熱水，若是倒在身上，那滋味當然更不好受。

陸小鳳正不知是該站起來的好，還是坐著不動的好，忽然發現自己就算想動，也沒法子動了。

一個始終不說話，看來最文靜的女孩子，已忽然從袖中抽出了柄一尺多長，精光四射的短劍，架在他的脖子上。

森寒的劍氣，使得他從耳後到肩頭都起了一粒粒疹子。

那身長鳳眼的少女已慢慢的將壺中開水倒在他洗澡的木盆裡，淡淡說道：「我看你最好還是安分些，我四妹看來雖溫柔文靜，可是殺人從來也不眨眼的，這壺水剛燒沸，若是燙在身上，你不死也得掉層皮。」

她一面說著話，一面往盆裡倒水。

盆裡的水本來就很熱，現在簡直已燙得叫人受不了。

陸小鳳頭上已冒出了汗，銅壺裡的開水卻只不過倒出了四分之一。

這一壺水若是全倒完，坐在盆裡的人恐怕至少也得掉層皮。

陸小鳳忽然笑了──他居然笑了。

倒水的少女用一雙媚而有威的鳳眼瞪著他，冷冷道：「你好像還很開心？」

陸小鳳看來的確很開心，微笑著道：「我只不過覺得很好笑。」

「好笑？有什麼好笑的？」這少女倒得更快了。

陸小鳳卻還是微笑著，道：「以後我若告訴別人，我洗澡的時候，峨嵋四秀在旁邊替我添水，若有一個人相信，那才是怪事。」

原來他已猜出了她們的來歷。

長身鳳目的少女冷笑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有點眼力，不錯，我就是馬秀真。」

陸小鳳道：「殺人不眨眼的這位，莫非就是石秀雪？」

石秀雪笑得更溫柔，柔聲道：「可是我殺你的時候，一定會眨眨眼的。」

馬秀真道：「所以我們並不想殺你，只不過有幾句話要問你，你若是答得快，我這壺水就不會再往盆裡倒，否則若是等到這壺水全都倒光──」

石秀雪嘆了口氣，接著道：「那時你這個人只怕就要變成熟的了。」

馬秀真歎道：「豬煮熟了還可以賣燒豬肉，人煮熟了恐怕就只有送去餵狗了。」

陸小鳳也嘆了口氣，道：「我現在好像已經快熟了，你們為什麼還不快問？」

馬秀真道：「好，我問你，我師兄蘇少英是不是死在西門吹雪手上的？」

陸小鳳苦笑道：「你既然已知道，又何必再來問我？」

馬秀真道：「西門吹雪的人呢？」

陸小鳳道：「我也正想找他，你們若是看見他，不妨告訴我一聲。」

馬秀真道：「你真的不知道？」

陸小鳳道：「我只有在喝醉酒的時候，才會騙女人，現在我還很清醒。」

馬秀真咬了咬牙，忽然又將壺裡的開水倒下去不少，冷冷的說道：「你在我面前說話，最好老實些。」

陸小鳳苦笑道：「現在我怎麼能不老實？」

馬秀真道：「跟你在一起的那個女人，真是金鵬王朝的公主？」

陸小鳳道：「的確不假。」

馬秀真道：「大金鵬王還活著？」

陸小鳳道：「還活著。」

馬秀真道：「是他要你來找閻鐵珊的？」

陸小鳳道：「是。」

馬秀真道：「他還要你找什麼人？」

陸小鳳道：「還要我找上官木和嚴獨鶴。」

馬秀真皺眉道：「這兩人是誰？我怎麼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有聽見過？」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你沒有聽見過的名字，只怕最少也有幾千萬個。」

馬秀真瞪著他。

陸小鳳又歎道：「我沒穿衣服，你這麼瞪著我，我會臉紅的。」

他的臉沒有紅，馬秀真的臉倒已紅了。她忽然轉過身，將手裡的銅壺放到爐子上，整了整衣衫，向陸小鳳襝衽為禮。

石秀雪的劍也放了下去。

四個衣裳整齊的年輕美女，忽然同時向一個坐在澡盆的赤裸男人躬身行禮，你若見過這種事，一定連做夢都想不到那是什麼樣子。

陸小鳳似已怔住，他也想不到這四個強橫霸道的女孩子，怎麼忽然變得前倨後恭了。

馬秀真躬身道：「峨嵋弟子馬秀真、葉秀珠、孫秀青、石秀雪，奉家師之命，特來請陸公子明日午間便餐相聚，不知陸公子是否肯賞光？」

陸小鳳怔了半天，才苦笑道：「我倒是想賞光的，只可惜我就算長著翅膀，明天中午也飛不到峨嵋山的玄真觀去。」

馬秀真咧嘴一笑，道：「家師也不在峨嵋，現在他老人家已經在珠光寶氣閣恭候公子的大駕。」

陸小鳳又怔了怔，道：「他也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馬秀真道：「今天剛到。」

石秀雪嫣然道：「我們若是沒有到過珠光寶氣閣，又怎麼會知道昨天晚上的事？」

陸小鳳又笑了，當然還是苦笑。

馬秀真道：「若是陸公子肯賞光，我們也不敢再打擾，就此告辭了。」

陸小鳳道：「你們已沒有別的話問我？」

馬秀真微笑著搖了搖頭，態度溫柔而有禮，好像已完全忘記了剛才還要把人煮熟的事。

葉秀珠倒是個老實人，忍不住笑道：「我們久聞陸公子的大名，所以只好乘你洗澡的時候，才敢來找你。」

陸小鳳苦笑道：「其實你們隨便什麼時候來，隨便要問我什麼，我都不會拒絕的。」

石秀雪眨著眼道：「陸公子真的不生氣？」

陸小鳳道：「我怎麼會生氣？我簡直開心得要命。」

石秀雪也怔了怔，道：「我們這樣子對你，你還開心？」

陸小鳳笑了笑──這次是真的笑了，微笑著說道：「非但開心，而且還要感激你們給了我個好機會。」

石秀雪忍不住詫道：「什麼機會？」

陸小鳳悠然道：「我洗澡的時候，你們能闖進來，你們洗澡的時候，我若闖進去了，你們當然也不會生氣，這種機會並不是人人都有的，我怎麼能不高興？」

峨嵋四秀的臉全都紅了，忽然一轉身，搶著衝了出去。

陸小鳳這才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我下次洗澡的時候，最少也得穿條褲子。」

陸小鳳洗澡的地方，本是個廚房，外面有個小小的院子，院子裡有棵白楊樹。

夜色清幽，上弦月正掛在樹梢，樹葉的濃蔭擋住了月色，樹下的陰影中，竟有個人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長身直立，白衣如雪，背後卻斜背著一柄形式奇古的烏鞘長劍。

峨嵋四秀一衝出來，就看見了這個人，一看見這個人，就不由自主覺得有陣寒氣從心裡一直冷到指尖。

馬秀真失聲道：「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冷冷的看著她們，慢慢的點了點頭。

馬秀真怒道：「你殺了蘇少英？」

西門吹雪道：「你們想復仇？」

馬秀真冷笑道：「我們正在找你，想不到你竟敢到這裡來！」

西門吹雪的眼睛突然亮了，亮得可怕，冷冷道：「我本不殺女人，但女人卻不該練劍的，練劍的就不是女人。」

石秀雪大怒道：「放屁！」

西門吹雪沉下了臉，道：「拔你們的劍，一起過來。」

石秀雪厲聲道：「用不著一起過去，我一個人就足夠殺了你。」

她看來最溫柔文靜，其實火氣比誰都大，脾氣比誰都壞。

她用的是一雙短劍，也還是唐時的名劍客公孫大娘傳下來的「劍器」。

厲喝聲中，她的劍已在手，劍光閃動，如神龍在天，閃電下擊，連人帶劍，一起向西門吹雪撲了過去。

突聽一人輕喝：「等一等。」三個字剛說完，人已突然出現。

石秀雪雙劍剛剛刺出，就發現兩柄劍都已不能動了──兩柄劍的劍鋒，竟已都被這個忽然出現的人用兩根手指捏住。

她竟未看出這人是怎麼出手的，她用力拔劍，劍鋒卻似已在這人的手上生了根。

但這個人神情還是很從容，臉上甚至還帶著微笑。

石秀雪臉卻已紅了，冷笑道：「想不到西門吹雪居然還有幫手。」

西門吹雪冷冷道：「你以為他是我的幫手？」

石秀雪道：「難道他不是？」

西門吹雪冷冷一笑，突然出手，只見劍光已交，如驚虹掣電，突然又消失不見。

西門吹雪已轉過身，劍以在鞘，冷冷道：「他若不出手，你此刻已如此樹。」

石秀雪正想問他。這株樹又怎樣了，她還沒開口，忽然發現樹已憑空倒了下來。

剛才那劍光一閃，竟已將這株一人合抱的大樹一劍削成了兩段。

樹倒下來時，西門吹雪的人已不見。

石秀雪的臉色也變了，世上竟有這樣的劍法？這樣的輕？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看著這株樹已將倒在對面的人身上，這人忽然回身伸出雙手輕輕一托一推，這株樹就慢慢的倒在地上，這人的神情卻還是很平靜，臉上還是帶著那種溫柔平和的微笑。緩緩道：「我不是他的幫手，我從不幫任何人殺人的。」

石秀雪蒼白的臉又紅了，她現在當然也已懂得這個人的意思。也已知道西門吹雪說的話並不假。她脾氣雖然壞，卻絕不是個不知好歹的人，終於垂下了頭，鼓足勇氣，道：「謝謝你，你貴姓？」

這人道：「我姓花。」他當然就是花滿樓。

石秀雪道：「我──我叫石秀雪，最高的那個人是我大師姐馬秀真。」

花滿樓道：「是不是剛才說話的那位？」

石秀雪道：「是的。」

花滿樓笑道：「她說話的聲音很容易分辨，我下次定還能認得出她。」

石秀雪有點奇怪了，忍不住問道：「你一定要聽見她說話的聲音，才能認得出她？」

花滿樓點點頭。

石秀雪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因為我是個瞎子。」

石秀雪怔住。

這個伸出兩根手指一夾，就能將她劍鋒夾住的人，竟是個瞎子。她實在不能相信。

月光照在花滿樓臉上，他笑容看來還是那麼溫和、那麼平靜，無論誰都看得出，他是個對生命充滿了熱愛的人，絕沒有因為自己是個瞎子而怨天尤人，更不嫉妒別人比他幸運。

因為他對他自己所有的已經滿足，因為他一直都在享受著這美好的人生。

石秀雪癡癡的看著他，心裡忽然湧起了一種無法描敘的感情，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同情？是憐憫？還是愛慕？崇敬？

她只知道自己從未有過這種感情。

花滿樓微笑著，道：「你的師姐們都在等你，你是不是已該走了？」

石秀雪垂著頭，忽然道：「我們以後再見面時，你還認不認得我？」

花滿樓道：「我當然能聽出你的聲音。」

石秀雪道：「可是──假如我那時已變成了啞巴呢？」

花滿樓也怔住了。

從來沒有人問過他這句話，他從來也沒有想到有人會問他這句話。

他正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忽然發覺她已走到他面前，拉起了他的手，柔聲道：「你摸摸我的臉，以後我就算不能說話了，你只要摸摸我的臉，也會認出我來的，是不是？」

花滿樓無言的點了點頭，只覺得自己的指尖，已觸及了她光滑如絲緞的面頰。

他心裡忽然也湧起了一種無法描敘的感情。

馬秀真遠遠地看著他們，彷彿想走過來拉她的師妹，可是忽然又忍住。

她回過頭，孫秀青、葉秀珠也在看著他們，眼睛裡帶著種奇特的笑意，似已看得癡了。

石秀雪這麼樣做，她們並不奇怪，因為她們一向知道她們這小師妹是個敢愛，也敢恨的女孩子。她們心裡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能和她一樣有勇氣？

要愛，也得要有勇氣。

陸小鳳倚在門口，看著花滿樓，嘴角也帶著微笑。

石秀雪已走了，她們全都走了──四個年輕美麗的女孩子在一起，來的時候就像是一陣風，走的時候也像是一陣風。誰也沒法子捉摸到她們什麼時候會來，更沒法子捉摸到她們什麼時候會走。

花滿樓卻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彷彿也有些癡了。

風在輕輕的吹，月光淡淡的照下來，他在微笑著，看來平靜而幸福。

陸小鳳忽然道：「我敢打賭。」

花滿樓道：「賭什麼？」

陸小鳳道：「我賭你最少三天不想洗手！」

花滿樓嘆了口氣，道：「我不懂你這人為什麼總是要把別人想得跟你自己一樣。」

陸小鳳道：「我怎麼樣？」

花滿樓板著臉道：「你不是個君子，完全不是！」

陸小鳳笑了道：「我這人可愛的地方，就因為我從來也不想板起臉來，裝成君子的模樣。」

花滿樓也忍不住笑了。

陸小鳳忽然又道：「我看你最近還是小心點的好！」

花滿樓道：「小心？小心什麼？」

陸小鳳道：「最近你好像交了桃花運，男人若是交上桃花運，麻煩就跟著來了。」

花滿樓又嘆了口氣，道：「還有件事我也不懂。」

陸小鳳道：「哦？」

花滿樓道：「你為什麼總是能看見別人的麻煩，卻看不見自己的呢？」

陸小鳳也忍不住嘆了口氣，苦笑道：「因為我是個混蛋。」

花滿樓笑道：「一個人若能知道他自己是個混蛋，總算還有點希望。」

陸小鳳沉默了半晌，忽然道：「依你看，是誰要司空摘星來偷上官丹鳳的？」

花滿樓想也不想，立刻回答：「霍休。」

陸小鳳道：「不錯，一定是他。」

花滿樓道：「能花得起二十萬兩銀子來請司空摘星的人並不多。」

陸小鳳道：「由此可見，大金鵬王並沒有說謊，霍休一定就是上官木。」

花滿樓同意。

陸小鳳道：「獨孤一鶴當然也就是嚴獨鶴，所以他才會到珠光寶氣閣去，才會要他的弟子來找我的。」

花滿樓補充道：「他來的時候，想必還不知道閻鐵珊這裡已出了事。」

陸小鳳道：「他是不是早已跟閻鐵珊約好了，要見面商量一件事？」

花滿樓道：「很可能。」

陸小鳳道：「他們要商量的，莫非就是為了要對付大金鵬王？」

花滿樓道：「也很可能。」

陸小鳳道：「他叫峨嵋四秀來找我，問了我那些話，已無異承認他跟金鵬王朝有關。」

花滿樓道：「所以你認為他本不該這麼樣做的。」

陸小鳳道：「我們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是嚴獨鶴，他本不必承認的，除非──」

花滿樓道：「除非他已有法子能讓你不要管這件閒事？」

陸小鳳慢慢的點了點頭，道：「除非他已想出了很好的法子。」

花滿樓道：「最好的法子只有一種。」

陸小鳳道：「不錯，只有一種，一個人若死了，就再也沒法子管別人的閒事了。」

花滿樓道：「你認為他已在那裡布好了陷阱，等著你跳下去？」

陸小鳳苦笑道：「他用不著再佈置什麼陷阱，他那「刀劍雙殺，七七四十九式」，很可能就已足夠讓我沒法子再管閒事了。」

花滿樓道：「據說當今七大劍派的掌門人中，就數他的武功最可怕，因為他除了將峨嵋劍法練得爐火純青之外，他自己本身還有幾種很邪門、很霸道的功夫，至今還沒有看見他施展過。」

陸小鳳忽然跳起來，道：「走，我們現在就走。」

花滿樓道：「到哪裡去？」

陸小鳳道：「當然是珠光寶氣閣。」

花滿樓道：「約會在明天中午，我們何必現在就去？」

陸小鳳道：「早點去總比去遲了好。」

花滿樓道：「你是在擔心上官丹鳳？」

陸小鳳道：「以獨孤一鶴的身份，想必還不會對一個女孩子怎麼樣。」

花滿樓道：「那麼你是在擔心誰？」

陸小鳳道：「西門吹雪。」

花滿樓動容道：「不錯，他既然知道獨孤一鶴在珠光寶氣閣，現在想必已到了那裡。」

陸小鳳道：「我只擔心他對付不了獨孤一鶴的刀劍雙殺！」他接著又道：「以他的劍法，本不必要別人擔心，可是他太自負，自負就難免大意，大意就可能犯出致命的錯誤。」

花滿樓歎道：「我並不喜歡這個人，卻又不能不承認他的確有值得自負的地方。」

陸小鳳道：「他只看蘇少英使出了三七二十一招，就以為已能擊破獨孤一鶴的『刀劍雙殺』，卻未想到蘇少英並不是獨孤一鶴。」

花滿樓道：「獨孤一鶴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沉吟著，緩緩道：「有種人我雖然不願跟他交朋友，卻更不願跟他結下冤仇。」

花滿樓道：「獨孤一鶴就是這種人？」

陸小鳳點了點頭，嘆息著道：「無論誰若知道有他這麼樣一個敵人，晚上都睡不著覺的，所以我們不如現在就走。」

花滿樓忽然笑了笑，道：「我想他現在也一定沒有睡著。」

陸小鳳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無論誰知道有你這麼樣一個敵人，晚上也一樣睡不著的。」

獨孤一鶴沒有睡著。夜已很深，四月的春風中竟彷彿帶著晚秋的寒意，吹起了靈堂裡的白幔。

棺木是紫楠木的，很堅固、很貴重。可是人既已死，無論躺在什麼棺材裡，豈非都已全無分別？

燭光在風中搖晃，靈堂裡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陰森淒涼之意。

獨孤一鶴靜靜的站在閻鐵珊的靈位前，已經有很久很久沒有動過。他是個很嚴肅的人，腰幹依舊挺直，鋼針般的鬚髮也還是漆黑的，只不過臉上的皺紋已很多、很深了，你只有在看見他的臉時，才會覺得他已是個老人。

現在他嚴肅沉毅的臉上，也帶著種淒涼而悲傷的表情，這是不是也正因他已是個老人，已能瞭解死亡是件多麼悲哀可怕的事？

這時他身後忽然傳來一陣很輕的腳步聲，他並沒有回頭，可是他的手卻已握住了劍柄。

他的劍比平常的劍要粗大些，劍身也特別長、特別寬，黃銅的劍鍔，擦得很亮，但鞘卻已很陳舊，上面嵌著個小小的八卦，正是峨嵋掌門人佩劍的標誌。

一個人慢慢的從後面走過來，站在他身旁，他雖然沒有轉頭去看，已知道這人是霍天青。霍天青的神情也很悲傷、很沉重，黑色的緊身衣外，還穿著件黃麻孝服，顯示出他和死者的關係不比尋常。

獨孤一鶴以前並沒有見過這強傲的年輕人，以前他根本沒有到這裡來過。

霍天青站在他身旁，已沉默了很久，忽然道：「道長還沒有睡？」

獨孤一鶴沒有回答，因為這本是句不必要回答的話，他既然站在這裡，當然還沒有睡。

霍天青卻又問道：「道長以前是不是從未到這裡來過？」

獨孤一鶴道：「是。」

霍天青道：「所以連我都不知道閻大老闆和道長竟是這麼好的朋友！」

獨孤一鶴沉著臉，冷冷道：「你不知道的事還有很多！」

霍天青淡淡道：「道長是武林前輩，知道的事當然比我多。」

獨孤一鶴道：「哼！」

霍天青扭過頭，目光刀鋒般盯著他的臉，緩緩道：「那麼道長想必已知道他是為什麼死的了！」

獨孤一鶴臉色似已有些變了，忽然轉身，大步走了出去。

霍天青卻已經叱道：「站住！」

獨孤一鶴一腳剛跺下，地上的方磚立刻碎裂，手掌上青筋一根根凸起，只見他身上的道袍無風自動，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轉回身，眼睛裡精光暴射，瞪著霍天青，一字字道：「你叫我站住？」

霍天青也已沉下了臉，冷冷道：「不錯，我叫你站住！」

獨孤一鶴厲聲道：「你還不配！」

霍天青冷笑道：「我不配？若論年紀，我雖不如你，若論身份，霍天青並不在獨孤一鶴之下。」

獨孤一鶴怒道：「你有什麼身份？」

霍天青道：「我也知道你不認得我，但是這一招，你總該認得。」他本來和獨孤一鶴面對面站著，此刻突然向右一擰腰，雙臂微張，「鳳凰展翅」，左手兩指虛捏成鳳啄，急點獨孤一鶴頸後的天突。

獨孤一鶴右掌斜起，劃向他腕脈。

誰知他腳步輕輕一滑，忽然滑出了四尺，人已到了獨孤一鶴右肩後，招式雖然還是同樣一招「鳳凰展翅」，但出手的方向部位卻已忽然完全改變，竟以右手的鳳啄，點向獨孤一鶴頸後的血管。

這一著變化看來雖簡單，其中的巧妙，卻已非言語所能形容。

獨孤一鶴失聲道：「鳳雙飛！」喝聲中，突然向左擰身，回首望月，以左掌迎向霍天青的鳳啄。

霍天青吐氣開聲，掌心以「小天星」的力量，向外一翻。

只聽「噗」的一聲，兩隻手掌已接在一起，兩個人突然全都不動了。

霍天青本已吐氣開聲，此刻緩緩道：「不錯，這一著正是鳳雙飛，昔年天禽老人獨上峨嵋，和令師胡道人金頂鬥掌，施出了這一著鳳雙飛，你當然想必也在旁看著。」

獨孤一鶴道：「不錯。」他只說了兩個字，臉色似已有些發青。

高手過招，到了以內力相拼時，本就不能開口說話的。但天禽老人絕世驚才，卻偏偏練成了一種可以開口說話的內功，說話時非但於內力無損，反而將丹田中一口濁氣乘機排出。

霍天青的內功正是天禽老人的真傳，此刻正想用這一點來壓倒獨孤一鶴。

他接著又道：「一般武功高手，接這一招時，大多向右擰身，以右掌接招，但胡道人究竟不愧為一代大師，竟反其道而行，以左掌接招，你可知道其中的分別何在？」

獨孤一鶴說道：「以右掌接招，雖然較快，但自身的變化已窮，以左掌接招，掌勢方出，餘力未盡，仍可隨意變化──」

他本不願開口的，卻又不能示弱，說到這裡，突然覺得呼吸急促，竟已說不下去。

霍天青道：「不錯，正因如此，所以天禽老人也就只能用這種硬拚內力的招式，將他的後著變化逼住──」

獨孤一鶴彷彿不願他再說下去，突然喝道：「這件事你怎會知道的？」

霍天青道：「只因天禽老人正是先父。」

獨孤一鶴的臉色變了。

霍天青淡淡道：「胡道人與先父平輩論交，你想必也該知道的。」

獨孤一鶴臉上陣青陣白，非但不能再說話，實在也無話可說。

天禽老人輩份之尊，一時無人可及，他和胡道人平輩論交，實在已給了胡道人很大的面子。

獨孤一鶴雖然高傲剛烈，卻也不能亂了武林中的輩份。

霍天青淡淡道：「我的身份現在你想必已知道，但我卻還有幾句話要問你！」

獨孤一鶴咬著牙點點頭，額上已有汗珠現出。

霍天青道：「你為什麼要蘇少英改換姓名，冒充學究？你和閻老闆本無來往，為什麼要在他死後突然闖來？」

獨孤一鶴道：「這些事與你無關。」

霍天青道：「我難道問不得？」

獨孤一鶴道：「問不得。」

霍天青冷冷道：「莫忘記我還是這裡的總管，這裡的事我若問不得，還有誰能問得？」

獨孤一鶴滿頭大汗涔涔而落，腳下的方磚，一塊塊碎裂，右腳突然踢起，右手已握住了劍柄。但就在這一瞬間，霍天青掌上的力量突然消失，竟藉著他的掌力，輕飄飄的飛了出去。獨孤一鶴驟然失去了重心，似將跌倒，突見劍光一閃，接著「叮」的一響，火星四濺，他手裡一柄長劍已釘入地下。

再看霍天青的人竟已不見了。

風吹白幔，靈桌上的燭光閃動，突然熄滅。獨孤一鶴扶著劍柄，面對著一片黑暗，忽然覺得很疲倦，他畢竟已是個老人。拔起劍，劍入鞘，他慢慢的走出去，黑暗中竟似有雙發亮的眼睛在冷冷的看著他。他抬起頭，就看見一個人動也不動的站在院子裡的白楊樹下，一身白衣如雪。

獨孤一鶴的手又握上劍柄，厲聲道：「什麼人？」

這人不回答，卻反問道：「嚴獨鶴？」

獨孤一鶴的臉突然抽緊。白衣人已慢慢的從黑暗中走出來，站在月光下，雪白的衣衫上，一塵不染，臉上是完全沒有表情，背後斜背著形式奇古的烏鞘長劍。

獨孤一鶴動容道：「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道：「是的。」

獨孤一鶴厲聲道：「你殺了蘇少英？」

西門吹雪道：「我殺了他，但他卻不該死的，該死的是嚴獨鶴！」

獨孤一鶴的瞳孔已收縮。西門吹雪冷冷道：「所以你若是嚴獨鶴，我就要殺你！」

獨孤一鶴突然狂笑，道：「嚴獨鶴不可殺，可殺的是獨孤一鶴。」

西門吹雪道：「哦？」

獨孤一鶴道：「你若殺了獨孤一鶴，必將天下揚名！」

西門吹雪冷笑道：「很好。」

獨孤一鶴道：「很好？」

西門吹雪道：「無論你是獨鶴也好，是一鶴也好，我都要殺你。」

獨孤一鶴也冷笑，道：「很好！」

西門吹雪道：「很好？」

獨孤一鶴道：「無論你要殺的是獨鶴也好，是一鶴也好，都已不妨拔劍。」

西門吹雪道：「很好，好極了。」

獨孤一鶴手握著劍柄，只覺得自己的手比劍柄還冷，不但手冷，他的心也是冷的。顯赫的聲名、崇高的地位，現在他就算肯犧牲一切，也挽不回他剛才所失去的力量了。他看著西門吹雪時，心裡卻在想著霍天青，他忽然覺得很後悔。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後悔，可能也正是最後一次。

他忽然想見陸小鳳，可是他也知道陸小鳳現在是絕不會來的。

他只有拔劍！現在他已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突然間，黑暗中又有劍氣衝霄。風更冷，西門吹雪自己的血流出來時，也同樣會被吹乾的──

## 第十章 魂斷離恨天

車廂並不大，恰好只能容四個人坐，拉車的馬都是久經訓練的，車子在黃泥路上，走得很平穩。

馬秀真和石秀雪坐在一排，孫秀青和葉秀珠坐在對面。

車子走了很久，石秀雪忽然發覺每個人都在盯著她，她想裝作不知道，卻又忍不住撅起嘴，問道：「你們老是盯著我幹什麼？我臉上難道長了花？」

孫秀青笑了，道：「你臉上就算長了花，剛才也已被人家摘走了。」她的眼睛很大，嘴唇薄薄的，無論誰都看得出這女孩子說話一定是絕不肯饒人的。

她不讓石秀雪開口，接著又道：「奇怪的是，這丫頭平時總說隨便什麼花也沒有青菜好看，現在為什麼一開口就是花呀花的。」

石秀雪居然沒有臉紅，反而悠然道：「其實這也沒什麼奇怪，就因為他姓花，所以我一開口就是花呀花的。」

孫秀青吃吃笑道：「他？他是誰呀？」

石秀雪道：「他姓花，叫花滿樓。」

孫秀青道：「你怎麼連人家的名字都知道了？」

石秀雪道：「因為他剛才告訴了我。」

孫秀青道：「我怎麼沒聽見？」

石秀雪道：「我們說我們的話，為什麼一定要讓你聽見？何況，你那時的心裡一定還在想著陸小鳳。」

孫秀青叫了起來，道：「我在想陸小鳳！誰說我在想陸小鳳？」

石秀雪道：「我說的，人家坐在澡盆裡的時候，你眼睛就一直盯在他身上，我早就注意到了，你賴也賴不掉。」

孫秀青又氣又笑，笑罵道：「你們看這丫頭是不是瘋子，滿嘴胡說八道。」

馬秀真悠然道：「這丫頭是有點瘋，只不過你的眼睛也的確一直都盯在陸小鳳身上。」

石秀雪拍手笑道：「還是大師姐說了句公道話。」

孫秀青眼珠子轉了轉，忽然嘆了口氣，道：「她說的實在是公道話，只不過有點酸味。」

馬秀真也瞪起了眼，道：「酸味？什麼酸味？」

孫秀青道：「一種跟醋差不多的酸味。」

馬秀真也叫了起來，道：「你難道說我在吃醋？」

孫秀青道：「我可沒有說，是你自己說的。」

她忍著笑，搶著又道：「人家都說陸小鳳多風流，多瀟灑，可是我今天看他坐在澡盆裡那樣子簡直就像是個瓜，笨瓜，比西門吹雪差多了。」

石秀雪吃驚道：「你說什麼？」

孫秀青道：「我是說，假如我要挑一個男人，我一定挑西門吹雪，那才是個真正有男人氣概的男人，十個陸小鳳也比不上。」

石秀雪嘆了口氣，道：「我看你才是真瘋了，就算天下的男人全都死光，我也不會看上那個自以為了不起的活殭屍。」

孫秀青道：「你看不上，我看得上，這就叫蘿蔔青菜，各有所愛。」

馬秀真也忍不住笑道：「看你們的樣子，就好像已經把蘿蔔青菜都分配好了。」

孫秀青吃吃笑道：「我們配給你的是那個大蘿蔔陸小鳳。」

石秀雪眨著眼，道：「那麼葉三姑娘豈不是落了空？」

葉秀珠臉已紅了，紅著臉道：「你看你們，才見了人家一次面，就好像害了相思病，難道你們一輩子沒見過男人？」

孫秀青嘆了口氣，道：「我們本來就沒見過這樣的男人。」

她用眼角瞟著葉秀珠，又道：「憑良心講，今天我們見到的這三個男人，隨便哪一個都不錯，你嘴裡雖不說，其實說不定三個你都喜歡。」

葉秀珠急得臉更紅，道：「你──你──你真瘋了！」

馬秀真道：「孫老二就這點不好，專門喜歡欺負老實人。」

孫秀青撇了撇嘴，道：「她老實？她表面上雖然老實，其實我們四個裡面，最早嫁人的一定是她。」

葉秀珠道：「你──你憑什麼這麼樣說？」

石秀雪搶著道：「因為她自己知道她自己一定嫁不出去的，莫說有四條眉毛的男人，就算有四個膽子的，也絕不敢娶他！」

馬秀真道：「那倒一點也不錯，誰若娶了她這種尖嘴滑舌的女人，不被她吵死才怪！」

石秀雪忍住笑道：「也許只有聾子還能──」

孫秀青已跳了起來，大聲道：「好，你們三個聯合起來欺負我，最多我把那三個男人全都讓給你們好了，你們總該滿意了吧？」

石秀雪道：「你讓給我們？那三個男人難道是你的？」

馬秀真歎道：「看來這丫頭什麼都知道，就是不知道害臊。」

孫秀青瞪著她們，突然大叫：「我餓死了。」

馬秀真吃驚的看著她，就好像真的在看著個忽然瘋了的人。

孫秀青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道：「我一生氣，肚子就會餓，現在我已經生氣了，我要找個地方吃消夜去。」

四個女孩子在一起，你若叫她們不要談男人，實在是件很困難的事，就好像四個男人在一起時，你不許他們談女人一樣困難。

可是花滿樓和陸小鳳現在談的卻不是女人，現在他們沒心情談女人，他們談的是西門吹雪。

陸小鳳道：「我只希望他現在還沒有找到獨孤一鶴。」

花滿樓道：「你認為他絕不是獨孤一鶴的對手？」

陸小鳳道：「他的劍法鋒銳犀利，出手無情，就跟他的人一樣，從不替別人留餘地。」

花滿樓慢慢的點了點頭，說道：「一個人若是從不肯為別人留餘地，也就等於也沒有為自己留餘地。」

陸小鳳道：「所以只要他的劍一出鞘，若不能傷他人，自己就必死無疑！」

花滿樓道：「他現在還沒有死。」

陸小鳳道：「那只因為他還沒有遇見過獨孤一鶴這樣的對手！」

他慢慢的接著道：「獨孤一鶴的劍法沉著雄渾，內力深厚，攻勢雖凌厲，防守更嚴密，交手經驗之豐富，更不是西門吹雪能比得上的，所以他三十招內若不能得手，就必定要死在獨孤的劍下。」

花滿樓道：「你認為他三十招內絕不能得手？」

陸小鳳道：「沒有人能在三十招之內制獨孤的死命，西門吹雪也一樣不能！」

花滿樓沉默了很久，也嘆了口氣，道：「他是你約出來的。」

陸小鳳苦笑道：「所以我只希望他還沒有找到獨孤一鶴。」

他們已穿過靜寂的大路，來到珠光寶氣閣外的小河前。

流水在上弦月清淡的月光下，閃動著細碎的銀鱗，一個人靜靜的站在小河旁，一身白衣如雪。

陸小鳳看見他時，他也看見了陸小鳳，忽然道：「我還沒有死。」

陸小鳳笑了，道：「你看來的確不像是個死人。」

西門吹雪道：「死的是獨孤一鶴。」

陸小鳳不笑了。

西門吹雪道：「你想不到？」

陸小鳳承認，他本不願承認的。

西門吹雪卻笑了笑，笑得很奇怪，道：「我自己也想不到。」

陸小鳳道：「哦？」

西門吹雪道：「蘇少英使出那二十一招時，我已看出了三處破綻。」

陸小鳳道：「所以你認為你已至少有三次機會可以殺獨孤一鶴？」

西門吹雪點點頭，道：「通常我只要有一次機會已足夠，但我剛剛跟他交手時，卻連一次機會都沒有把握住。」

陸小鳳道：「為什麼？」

西門吹雪道：「他劍法雖有破綻，但是我一劍刺出後，他忽然已將破綻補上，我從未見過有人能知道自己劍法的破綻何在，但是他卻知道。」

陸小鳳說道：「世上所有的劍法，本來都有破綻的，但是能知道自己劍法中破綻的人，卻的確是不多。」

西門吹雪道：「我三次出手，三次被封死，就已知道我殺不了他，殺人的劍法若不能殺人，自己就必死無疑！」

陸小鳳歎道：「你雖然很自負，可是你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你還活著！」

西門吹雪道：「我還沒有死，只因為三十招後，他的劍法突然亂了。」

陸小鳳道：「像他這樣的高手，劍法若是突然亂了，只有兩種原因。」

西門吹雪在聽著。

陸小鳳道：「心若已亂，劍法必亂。」

西門吹雪道：「他的心沒有亂。」

陸小鳳道：「難道他內力已不濟？」

內力若不濟，劍法也會亂的。

陸小鳳又道：「以他功力之深厚，怎麼會在交手三十招後，就無以為繼？」

西門吹雪道：「我說過，我也想不到。」

陸小鳳沉吟著，道：「莫非他在跟你交手之前，內力已被人消耗了很多？莫非已有人先跟他交過了手？」

西門吹雪冷冷道：「你逼人出手時，又幾時給過別人說話的機會？」

西門吹雪臉上雖然還是完全沒有表情，但目中卻似已有了陰影，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他臨死前卻說了句很奇怪的話。」

陸小鳳道：「他說什麼？」

西門吹雪道：「他說他──」

劍拔出來時，劍鋒上還帶著血。

獨孤一鶴看著別人的劍鋒上帶著他的血，看著他的血被一滴滴吹落，臉上竟沒有痛苦恐懼之色，反而突然大呼：「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西門吹雪道：「他說他明白了！」

陸小鳳皺眉道：「他明白了什麼？」

西門吹雪目中的陰影更重，竟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也許他已明白了人生短促，譬如朝露，也許他已明白了，他不顧一切換得的聲名地位，到頭來也只不過是一場虛空──」

陸小鳳沉思著，緩緩說道：「正因為人生短促，所以不能虛度──他究竟真的明白了？還是不明白？真正想說的究竟是什麼？」

西門吹雪目光凝視著遠方，又過了很久，忽然也說了句很出人意外的話。

他忽然說：「我餓了。」

陸小鳳吃驚的看著他，道：「你餓了？」

西門吹雪冷冷道：「我殺人後總是會餓的。」

這是家本來已該關門了的小酒店，在一片林葉濃密的桑樹林外。

桑林裡有幾戶人家，桑林外也有幾戶人家，大多是養蠶的小戶。

這家人的屋子距離大路較近些，所以就在前面搭了間四面有窗戶的小木屋，賣些簡單的酒菜給過路的客人，峨嵋四秀找到這裡來的時候，主人本已快睡了，可是又有誰能拒絕這麼樣四個美麗的女孩子呢？

酒店裡只有三張木桌，卻收拾得很乾淨，下酒的小菜簡單而清爽，淡淡的酒也正合女孩子們的口味，她們吃得很開心。

女孩子們開心的時候，話總是特別多的。她們吱吱喳喳的說著、笑著，就像一群快樂的小母雞。

孫秀青忽然道：「你那個姓花的說話，好像有點江南口音，不知道是不是那個花家的人。」

石秀雪道：「哪個花家？」

孫秀青道：「就是江南那個花家，聽說你就算騎著快馬奔馳一天，也還在他們家的產業之內。」

馬秀真道：「我也知道這家人，但我想花滿樓卻不會是他們家的。」

孫秀青道：「為什麼？」

馬秀真道：「聽說這家人生活最奢華，飲食衣著都考究得很，連他們家的馬伕，走出來都像是闊少，那花滿樓看起來很樸素，而且，我也沒聽說他們的子弟中有個瞎子。」

石秀雪立刻冷笑道：「瞎子又怎麼樣？他雖然是個瞎子，可是他能看見的，卻比我們這些有眼睛的加起來還多。」

馬秀真也知道自己這話不該說的，改口笑道：「他武功倒的確不錯，連我都想不到他隨隨便便伸手一夾，就能夾著你的劍。」

孫秀青笑道：「那也許只因為這丫頭已經被他迷住了。」

石秀雪瞪了她一眼，道：「你若不服氣，下次你自己不妨去試試，我不是替他吹牛，就憑他那一著，天下已沒有人能比得上。」

孫秀青道：「西門吹雪呢？他那一劍難道就差了？」

石秀雪不說話了，她也不能不承認，西門吹雪那一劍的確可怕。

馬秀真道：「聽說西門吹雪不但劍法無雙，家世也很好，萬梅山莊的富貴榮華，也絕不在江南花家之下。」

孫秀青眼睛裡閃著光，道：「我喜歡他，倒不是因為他的身世，就算他只不過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小子，我還是一樣喜歡他的。」

石秀雪淡淡道：「我卻看不出他的人從頭到腳，有哪點可愛的地方。」

孫秀青道：「他有哪點可愛的地方，為什麼一定要你看出來，只要我──」

她聲音突然停頓，一張臉忽然變得通紅，直紅到耳根子。因為這時正有一個人從外走進來，一身白衣如雪，正是西門吹雪。石秀雪也說不出話了，四個吱吱喳喳的女孩子，突然全都閉上了嘴，她們不但看見了西門吹雪，也看見了花滿樓和陸小鳳。

西門吹雪一雙刀鋒般銳利的眼睛，竟一直在瞪著她們，突然走過來，冷冷道：「我不但殺了蘇少英，現在又殺了獨孤一鶴。」

四個女孩子臉色全都變了，尤其是孫秀青的臉上，更已蒼白得全無一點血色。

在少女的心裡，仇恨總是很容易就被愛趕走的，何況，蘇少英風流自賞，總以為這四個師妹都應該搶著喜歡他，所以她們全都不喜歡他。但殺師的仇恨，就完全不同了。

孫秀青失聲道：「你──你說什麼？」

西門吹雪道：「我殺了獨孤一鶴。」

石秀雪突然跳起來，大聲道：「我二師姐這麼喜歡你，你──你──你怎麼能做這種事？」

誰也想不到她居然會說出這麼樣一句話，連西門吹雪都似已怔住。

孫秀青臉上陣紅陣青，突然咬了咬牙，雙劍已出鞘，劍光閃動，狠狠的刺向西門吹雪胸膛。

西門吹雪居然未出手，輕輕一拂袖，身子已向後滑出，退後了七八尺。

孫秀青眼圈已紅了，嘶聲道：「你殺了我師父，我跟你拼了。」

她展動雙劍，咬著牙向西門吹雪撲過去，劍器的招式本就以輕靈變化為主，只見劍光閃動，如花雨繽紛，剎那間已攻出七招。

眼見師姐雙劍已出鞘，石秀雪大聲道：「這是我們跟西門吹雪的事，別人最好不要管。」她這話當然是說給花滿樓聽的，事實上，花滿樓也不能插手。

可是他又怎麼能讓這四個無辜的女孩子死在西門吹雪劍下？

就在這時，只聽「叮」的一響，西門吹雪突然伸手在孫秀青肘上一托，她左手的劍，就打在自己右手的劍上。

雙劍相擊，她只覺手肘發麻，兩柄劍竟已忽然到了西門吹雪手裡。

西門吹雪冷冷道：「退下去，莫要逼我拔劍！」

他的聲音雖冷，但目光卻不冷，所以孫秀青還活著。

他畢竟是個人，是個男人，又怎麼能忍心對一個喜歡自己的美麗少女下得了毒手？

孫秀青臉色更蒼白，目中已有了淚光，咬著牙道：「我說過，我們今天全都跟你拼了，若是殺不了你，就──就死在你面前！」

西門吹雪冷笑道：「死也沒有用，你們若要復仇，不如快回去叫青衣一百零八樓的人全都出來。」

孫秀青卻好像很吃驚，失聲道：「你在說什麼？」

西門吹雪道：「獨孤一鶴既然是青衣樓的總瓢把子，青衣樓──」

孫秀青卻忽然打斷了他的話，怒目嗔道：「你說我師父是青衣樓的人？你是不是瘋了？他老人家這次到關中來，就因為他得到這個消息，知道青衣第一樓就在──」

忽然間，後面的窗子外「錚」的一響，一道細如牛毛般的烏光破窗而入，打在孫秀青背上。

孫秀青的臉突然扭曲，人已向西門吹雪倒了過去。石秀雪距離後窗最近，怒喝著翻身，撲過去，但這時窗外又有道烏光一閃而入，來勢之急，竟使她根本無法閃避。

她大叫著，手裡的劍脫手飛出，她的人卻已倒了下去。

這時孫秀青的人已倒在西門吹雪身上，西門吹雪突然用一隻手抱起了她的腰，另一隻手已反腕拔劍，劍光一閃，他的人和劍竟似已合為一體，突然間已穿窗而出。

陸小鳳卻早已從另一扇窗子裡掠出，只聽馬秀真、葉秀珠怒喝著，也跟著追了出來。

夜色深沉，晚風吹著窗後的菜園，哪裡還看得見人影？

再過去那濃密的桑林中，卻有犬吠聲傳來。西門吹雪的劍光已入林。

馬秀真和葉秀珠竟也不顧一切的，跟著撲了進去。桑林裡的幾戶人家都已睡了，連燈光都看不見，西門吹雪的劍光也已看不見。一條黃狗衝著向林後的小路狂吠。

馬秀真道：「追，我們不管怎麼樣，也得把老二追回來。」一句話沒說完，兩個人都已追出。

陸小鳳卻沒有再追了，他忽然在樹下停住，彎腰撿起了一件東西──

酒店的主人躲在屋角，面上已無人色。

花滿樓俯下身，輕輕的抱起了石秀雪，石秀雪的心還在跳，卻已跳得很微弱。

她美麗的臉上也已現出了一種可怕的死灰色，她慢慢的張開眼睛，凝視著花滿樓，輕輕說道：「你──你還沒有走？」

花滿樓柔聲道：「我不走，我陪著你。」

石秀雪眼睛裡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彷彿欣慰，又彷彿悲哀，勉強微笑著，道：「想不到你還認得我。」

花滿樓道：「我永遠都認得你。」

石秀雪又笑了笑，笑得更淒涼，道：「我雖然沒有變成啞巴，卻已快死，死人也不會說話的，是不是？」

花滿樓道：「你──你不會死，絕不會。」

石秀雪道：「你用不著安慰我，我自己知道，我中的是毒針。」

花滿樓動容道：「毒針？」

石秀雪道：「因為我全身都好像已經麻木了，想必是因為毒已快發作，你──你可以摸摸我的傷口，一定是燙的。」

她忽然拉著花滿樓的手，放到她的傷口上。她的傷口就在心口上，她的胸膛柔軟、光滑，而溫暖。她拉著花滿樓冰冷的手放在她柔軟的胸膛上，她的心忽然又跳得快了起來。

花滿樓的心也已在跳，就在這時，他聽見陸小鳳的聲音在後窗外問：「她中的是什麼暗器？」

花滿樓道：「是毒針。」

陸小鳳沉默了半晌，忽然道：「你留在這裡陪她，我去找一個人。」

說到最後一字，他的聲音已在很遠。

石秀雪喘息著道：「你真的沒有走，真的還在這裡陪我！」

花滿樓道：「你閉上眼睛，我──我替你把毒針吮出來。」

石秀雪蒼白的臉彷彿又紅了，眼睛裡卻發出了光，道：「你真的肯這麼做？」

花滿樓黯然道：「只要你肯──」

石秀雪道：「我什麼都肯，可是我不想閉上眼睛，因為我要看著你。」

她的聲音已漸漸微弱，然後她臉上的笑容就突然僵硬，眼睛裡的光芒也忽然消失了。

死亡，忽然間就已無聲無息的將她從花滿樓懷抱中奪走。

可是她的眼睛卻彷彿還在凝視著花滿樓，永遠都在凝視著──

黑暗，花滿樓眼前卻只有一片黑暗。

他忽然恨自己是個瞎子，竟不能看她最後一眼。

她還這麼年輕，可是她充滿了青春活力的身子，已突然冰冷僵硬。

花滿樓輕輕的抽出了手，淚珠也從空洞的眼睛裡流了下來。

他沒有動，也沒有走，他第一次感覺到人生中的無情和殘酷。

風從窗外吹進來，從門外吹進來，四月的風吹在他身上，竟宛如寒冬。

他忽然感覺到風中傳來一陣芬芳的香氣，忽然聽到後窗「格」的一響。

他立刻回頭，準備躍起。

但這時候後窗外已響起一個人溫柔甜蜜的聲音，在輕輕對他說：「你不要吃驚，是我！」

聲音正是他所熟悉的人，也正是他一直在思念著的人。

他忍不住失聲而呼：「飛燕？」

「不錯，是我，想不到你居然還聽得出我的聲音。」

一個人輕飄飄的從後窗掠進來，聲音裡竟似帶著種因妒忌而生的譏刺，幽幽的說道：「我還以為你已忘記了我！」

花滿樓站在那裡，似已呆住，過了很久，才說道：「你──你怎麼會忽然到這裡來了？」

上官飛燕道：「你是不是說我不該來的？」

花滿樓搖搖頭，嘆息著道：「我只是想不到，我還以為你已經──」

上官飛燕道：「你是不是以為我已死了？」

花滿樓已不知該說什麼！

上官飛燕又幽幽的嘆息了一聲，道：「我要死，也得像她一樣，死在你的懷裡。」

她慢慢的走過來，走到花滿樓面前，又道：「我剛才看見你們，我──我心裡好難受，若不是她已經死了，我說不定也會殺了她的。」

花滿樓沉默了很久，忽然道：「有一天我聽見了你的歌聲。」

上官飛燕沉吟著，道：「是不是在萬梅山莊外，那個破舊的山神廟裡？」

花滿樓道：「嗯。」

上官飛燕也沉默了很久，才輕輕道：「可是你找去的時候，我已經走了。」

花滿樓道：「你為什麼要走？」

上官飛燕的聲音更輕，道：「你也該知道，我並不想走。」

花滿樓道：「有人逼你走？」

上官飛燕道：「那支歌也是別人逼我唱的，本來我還不知道他們是為了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想誘你到那廟裡去。」

花滿樓道：「他們？他們是什麼人？」

上官飛燕並沒有回答這句話，她的聲音忽然開始顫抖，彷彿很恐懼。

花滿樓道：「你難道已落在那些人手裡？」

上官飛燕顫聲道：「你最好不要知道得太多，否則──否則──」

花滿樓忍不住問道：「否則怎麼樣？」

上官飛燕又沉默了很久，道：「那天他們誘你去，為的就是要警告你，不要再管這件事，他們就是要你知道我已落在他們手裡。」她不讓花滿樓開口，接著又說道：「他們今天要我來，為的也是要我勸你不要再管這件事，否則──否則他們就要我殺了你！」

花滿樓動容道：「他們要你來殺我？」

上官飛燕道：「是的，因為他們知道，你絕不會想到我會害你，絕不會防備我，可是，他們卻沒有想到，我又怎麼忍心對你下得了手呢？」

她忽然撲過來，緊緊的抱住了花滿樓，顫聲道：「現在你一定也已想到他們是誰了，但你卻永遠想不到他們的力量有多麼可怕──」

現在閻鐵珊和獨孤一鶴都已死了，要阻止這件事的人，只有霍休。

花滿樓沉聲道：「不管他們的力量有多麼可怕，你都用不著害怕──」

上官飛燕道：「可是我實在怕，不是為了我自己，是為了你，若不是我，你們根本不會被牽連到這件事裡，你若出了什麼事，叫我怎麼能活得下去！」

她緊緊的抱著他，全身都在顫抖著，她的呼吸芬芳而甜美。

花滿樓忍不住張開雙臂，要去擁抱她，可是石秀雪的屍體還在他身旁，這多情的少女，剛才就是死在他這雙手臂裡的，現在他又怎麼能用同樣的一雙手去擁抱別人？

他心裡充滿了痛苦和矛盾，他想控制自己的情感，卻又偏偏沒法子控制。

他再想去擁抱她時，她卻忽然推開了他，道：「我的意思，現在你想必已明白。」

花滿樓道：「我不明白。」

上官飛燕道：「不管你明不明白，我──我都已要走了。」

花滿樓失聲道：「你要走？為什麼要走？」

上官飛燕道：「我也不想走，但卻非走不可！」

她聲音裡充滿了痛苦和恐懼，接著道：「你若是還有一點對我好，就不要問我為什麼，也不要拉住我，否則你不但害你自己，也害了我！」

花滿樓道：「可是我──」

上官飛燕說道：「讓我走吧，只要知道你還好好的活著，我就已心滿意足了，否則你就是對不起我──」

她的聲音已越來越遠，突然消失。

黑暗，花滿樓忽然發覺自己已陷入無邊無際的黑暗與寂寞中。他知道她一定有不得已的困難和苦衷，所以她才會走。

但他卻只有呆子般站在這裡，既不能幫助她解決困難，也不能安慰她的痛苦，就正如他剛才只有眼看著石秀雪死在他懷裡。

「我究竟算怎麼樣一個人？究竟算什麼？」他的耳旁彷彿有個聲音在冷笑道：「你只不過是個瞎子，沒有用的瞎子！」

瞎子的生命中，本就只有黑暗，絕望的黑暗。

他握緊雙拳，站在四月的晚風中，忽然覺得人生並不是永遠都像他想像中那麼美好的，生命中本就有許多無可奈何的悲哀和痛苦。

他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解脫。

四月本是燕子飛回來的時候，可是他的燕子卻已飛去，就像人們的青春一樣，一去永不回頭。

他慢慢的走過門外的草地，草地已被露水濕透。

## 第十一章 霍天青

柔軟的草地已被露水濕透，夜已更深了。

霍天青慢慢的穿過庭園，遠處小樓上的燈光，照著他蒼白憔悴的臉。他顯得很疲倦，孤獨而疲倦。

荷塘中的碧水如鏡，倒映著滿天的星光月光，他背負著雙手，佇立在九曲橋頭，有風吹過時，一片樹葉落下。

他俯下身，拾起了這片落葉，忽然道：「你來了。」

「我來了。」

霍天青抬起頭時，就看見了陸小鳳。

陸小鳳就像是片落葉一樣，從牆外飄了進來，落在荷塘的另一邊，也正在看著霍天青。

他們之間，隔著十丈荷塘，可是他們卻覺得彼此間的距離彷彿很近。

陸小鳳微笑著，道：「你好像在等我？」

霍天青道：「我是在等你。」

陸小鳳道：「你知道我會來？」

霍天青點點頭，道：「我知道你非來不可。」

陸小鳳道：「為什麼？」

霍天青道：「你走了之後，這裡又發生了很多事。」

陸小鳳道：「很多事？」

霍天青道：「你不知道？」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一件。」

霍天青道：「你知道獨孤已死在這裡？」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但我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該死。」

霍天青沉默著，忽然也嘆息了一聲，道：「你當然也不會知道他的死跟我也有關係。」

陸小鳳道：「哦？」

霍天青道：「若不是我，他也許還不會死在西門吹雪劍下！」

陸小鳳道：「哦？」

霍天青道：「我一向不喜歡妄尊自大的人，獨孤卻偏偏是個妄尊自大的人，所以，西門吹雪還沒有來時，他已跟我交過了手。」

陸小鳳道：「我知道。」

霍天青很意外：「你知道？你怎麼會知道？」

陸小鳳笑了笑，道：「獨孤與西門交手時，真力最多已只剩下五成，能讓他真力耗去五成的人，這附近還不多。」

霍天青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不錯，這件事你應該能想得到的。」

陸小鳳道：「還有件事是我想不到？」

霍天青點點頭。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想不到也無妨，現在我只想知道上官丹鳳在哪裡？」

霍天青道：「這件事正是你想不到的。」

陸小鳳道：「什麼事？」

霍天青道：「她並沒有到這裡來，而且只怕也不會來了！」

陸小鳳怔住，他的確沒有想到上官丹鳳居然不在這裡。

霍天青道：「你也許會奇怪，我怎麼會知道她不來了。」

陸小鳳道：「我的確奇怪。」

霍天青道：「你看過這封信後，也許就不會奇怪了。」

他果然從袖中拿出了一封信，隨手一拋，這封信就像是浮雲般向陸小鳳飄了過去。

「丹鳳難求，小鳳回頭，

若不回頭，性命難留。」

信上只有這麼樣十六個字，字寫得很好，信紙也很考究。

信封上竟寫的是「留交陸小鳳」。

霍天青道：「這封信本是要給你的，現在我已給了你。」

陸小鳳道：「但我卻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霍天青淡淡道：「這意思就是說，你已很難再找到上官丹鳳了，所以最好還是及早回頭，不要再管這件事，否則就有人要你的命。」

其實他當然知道這意思陸小鳳也懂得。

陸小鳳道：「這封信是誰要你轉交給我的？」

霍天青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你也不知道？」

霍天青道：「你若也寫了這麼樣一封信叫我轉給別人，你會不會當面交給我？」

陸小鳳道：「不會。」

霍天青道：「所以寫這封信的人，也沒有當面交給我，我只不過在閻大老闆的靈位下發現了這封信，別的我全不知道。」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你當然不會知道。」

霍天青道：「但你卻應該知道。」

陸小鳳道：「應該知道什麼？」

霍天青道：「知道這封信是誰寫的。」

陸小鳳苦笑道：「我只知道這不是閻大老闆在棺材裡寫的。」

霍天青目光閃動，道：「你也應該知道，除了閻大老闆外，還有誰不願你管這件事？」

陸小鳳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我偏偏不知道。」

霍天青道：「你至少知道一個人的。」

陸小鳳道：「誰？」

霍天青道：「我。」陸小鳳笑了。

霍天青卻沒有笑，沉著臉道：「上官丹鳳既已不會來，你若也不再管這件事，這珠光寶氣閣的萬貫家財，豈非就已是我的。」

陸小鳳微笑道：「但我卻知道天禽門的掌門人，絕不會做這種事。」

霍天青凝視著他，嘴角終於也露出了微笑，忽然道：「想不想喝杯酒去。」

陸小鳳道：「想。」

酒是用青花磁罈裝著的，倒出來時，無色無味，幾乎和白水差不多，可是用新酒一兌，芬芳香醇的酒味，就立刻充滿了這間小而精緻的屋子。

陸小鳳慢慢的啜了一口，長長的吸了口氣，道：「這才是真正的女兒紅。」

霍天青道：「你很識貨。」

陸小鳳笑道：「所以下次你若還有這麼樣的好酒，還是應該請我來喝，我至少不會糟蹋你的好酒。」

霍天青笑了笑，道：「我也並不是時常都有這種好酒的。」

陸小鳳道：「哦。」

霍天青道：「這酒還是我上次去拜訪一位鄰居時，他送給我的。」

陸小鳳歎道：「我羨慕你，這麼好的鄰居，現在已經比好酒更難找。」

霍天青道：「但他卻也是個很古怪的人，你想必也該聽說過他的。」

陸小鳳道：「我認得的怪人的確不少，不知道你說的是哪個。」

霍天青道：「他叫霍休。」

陸小鳳失聲道：「霍休？他怎麼會是你的鄰居？」

霍天青道：「他雖然並不常住在這裡。卻蓋了棟小樓在這後面的山上，每年都要到這裡來住一兩個月。」

陸小鳳眼睛忽然亮了，道：「你知不知道他到這裡來幹什麼？」

霍天青道：「除了喝酒外，他好像什麼事都沒有做。」

陸小鳳沒有再問下去卻彷彿在沉思著，他喝酒的時候，本來一向不大肯動腦筋的，這次卻是例外。

霍天青並沒有注意道他的表情，又道：「所以只要是你能說得出的好酒，他那裡幾乎都有的，我雖然並不太喜歡喝酒，但連我到了他那小樓後，都有點不想再出來了。」

陸小鳳忽然道：「你知不知道什麼酒喝起來味道特別好？」

露天青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偷來的酒。」

霍天青又笑了，道：「你想要我陪你到那裡偷酒去？」

陸小鳳笑道：「一點也不錯！」

霍天青道：「這世上只有一種人是連一滴酒都不能喝的，你知不知道是哪種人？」

陸小鳳道：「不知道。」

霍天青道：「是沒有腦袋的人，所以你若還想留著腦袋喝酒，最好乘早打消這主意。」

陸小鳳笑道：「偷酒就跟偷書一樣，是雅賊，就算被人抓住，也絕不會有砍腦袋的罪名。」

霍天青道：「那是得看是被什麼人抓住！」

陸小鳳笑道：「你跟霍休算起來五百年前還是一家人，你怕什麼？」

霍天青道：「可是他自己卻親口告訴過我，他那小樓上，有一百零八種機關埋伏，若不是他請去的客人，無論誰闖了進去，要活著出來都很難。」

他嘆了口氣，又道：「那些機關是不認得人的，不管你姓霍也好，姓陸也好，都完全沒有一點分別。」

陸小鳳終於也嘆了口氣，道：「我眉毛有四條，少了兩條也沒關係，腦袋卻只有一個，連半個也少不得的。」

他苦笑著，又道：「連幾罈酒都要用一百零八種機關來防備人去偷，這就難怪他會發財了。」

霍天青道：「也許他並不是為了要防備別人去偷他的酒。」

陸小鳳目光閃動，道：「難道你認為他那小樓上還另有秘密？」

霍天青笑了笑，淡淡道：「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點秘密的──」

陸小鳳道：「只不過真正能保守秘密的，卻也只有一種人。」

霍天青道：「哪種人？」

陸小鳳道：「死人。」

霍天青的目光也在閃動著，道：「霍休並不是死人。」

陸小鳳道：「他不是。」

最可怕的也是死人。無論這個人活著時多麼溫柔美麗，只要一死，就變得可怕了。

所以石秀雪的屍體上，已被蓋起了一塊白布。

桌上有盞孤燈，花滿樓默然的坐在燈旁，動也不動。他本來已走了，卻又回來。

無論石秀雪是死是活，他都絕不能拋下她一個留在這裡。

小店的主人早已溜走，只留下一盞燈在這裡，似已忘記了瞎子根本就用不著燈的。

四下一片靜寂，聽不見一點聲音，陸小鳳進來時，也沒有發出聲音。

但花滿樓卻已轉過頭，面對著他，忽然道：「你喝了酒？」

陸小鳳只有承認：「喝了一點。」

花滿樓冷冷道：「出了這麼多事之後，你居然還有心情去喝酒，倒真難得的很。」他板著臉，他一向很少板著臉。

陸小鳳眨了眨眼，道：「你是不是很佩服我？」

他對付生氣的人有個秘訣──你既然生氣了，就索性再氣氣你，看你究竟能氣成什麼樣子，看你究竟氣不氣得死。

花滿樓不說話了，他很瞭解陸小鳳，他還不想被陸小鳳氣死。

陸小鳳反而沒法子了，訕訕的道：「其實你也該喝杯酒的，酒最大的好處，就是它能讓你忘記很多想也沒有用的事。」

花滿樓不理他，過了很久，忽然道：「我剛才看見了一個人。」

陸小鳳道：「你剛才看見了很多個人。」

花滿樓道：「但這個人卻是我本來以為絕不會在這裡看見的！」

陸小鳳道：「誰？」

花滿樓道：「上官飛燕。」

陸小鳳怔了怔，道：「她沒有死？」

花滿樓黯然道：「她雖然還沒有死，但活得卻已跟死差不多了。」

陸小鳳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她似已落在別人的手裡，行動已完全被這個人控制。」

陸小鳳動容道：「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花滿樓道：「她沒有說，我也不知道，只不過，以我的猜想，這個人一定是──」

陸小鳳道：「一定是誰？」

花滿樓道：「霍休！」

陸小鳳剛坐下去，又忽然站了起來，失聲道：「霍休？」

花滿樓道：「上官飛燕這次來找我，也是被人所逼，來叫我不要再管這件事的，現在不願我們再管這件事的，已只有霍休。」

陸小鳳又坐了下去，過了很久，忽然道：「我剛才沒有看見一個人。」

這句話很妙，簡直叫人聽不懂。

花滿樓道：「你沒有看見的人也很多！」

陸小鳳道：「但這個人卻是我以為一定會看見的，我到珠光寶氣閣去，本就是為了找她。」

花滿樓道：「上官丹鳳？」

陸小鳳道：「不錯。」

花滿樓道：「她不在那裡？」

陸小鳳道：「她根本沒有去，卻有人留了封信給霍天青，叫他轉交給我！」

花滿樓道：「信上說什麼？」

陸小鳳道：「信上只有四句似通非通，跟放屁差不多的話。」

花滿樓道：「什麼話？」

陸小鳳道：「丹鳳難求，小鳳回頭，若不回頭，性命難留！」

花滿樓沉吟著道：「這四句話的意思，好像也是叫你不要再管這件事的。」

陸小鳳道：「現在不願我們再管這件事的，已只有一個人。」

花滿樓道：「所以你認為寫這封信的人，一定也是霍休？」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這個人若是已開始要做一件事，就絕不會半途罷手。」

成功的人，做事本就全都不會半途罷手的。

花滿樓道：「司空摘星沒有把上官丹鳳偷走，他也許並不意外，所以他早就另外派人在路上等著，終於還是劫走了上官丹鳳。」

陸小鳳道：「我剛剛喝了他半罈子酒。」

花滿樓又不禁很意外：「你已見過了他？」

陸小鳳道：「我沒有，酒是他送給霍天青的，他有個小樓就在珠光寶氣閣後面的山上。」

花滿樓動容道：「小樓？」

陸小鳳一字字道：「不錯，小樓！」

花滿樓也站立了起來，卻又坐下，過了很久，他才緩緩的說道：「你還記不記得孫秀青剛才說過的話？」

陸小鳳當然記得。──「獨孤一鶴這次到關中來，就因為他得到了一個消息，他知道青衣第一樓就在──」

花滿樓的臉上也發出了光，道：「你是不是認為霍休的那小樓，就是青衣第一樓？」

陸小鳳沒有回答這句話，這句話已用不著回答。

花滿樓道：「但是，據大金鵬王說，青衣樓的首領本是獨孤一鶴！」

陸小鳳道：「他得到的消息並不一定都是完全正確的。」

花滿樓承認：「無論誰都難免被人冤枉的，同樣也難免有冤枉別人的時候。」

陸小鳳忽然嘆了口氣，道：「只可惜現在朱停不在這裡。」

花滿樓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據說那小樓上有一百零八處機關埋伏。」

花滿樓道：「你想到那小樓去看看？」

陸小鳳道：「很想。」

花滿樓道：「那些機關埋伏難道已嚇住了你？」

陸小鳳道：「沒有。」

陸小鳳若已開始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也絕不會半途罷手的。無論什麼事都絕不能令他半途罷手！

山並不高，山勢卻很拔秀。上山數里，就可以看見一點燈光，燈光在黑暗中看來分外明亮。

花滿樓眼前卻只有一片黑暗。

陸小鳳道：「我已看見了那小樓。」

花滿樓道：「在哪裡？」

陸小鳳道：「穿過前面一片樹林子就到了，樓上還有燈光。」

花滿樓道：「你想，霍休會不會也到了這裡了」

陸小鳳道：「不知道。」

花滿樓道：「我剛才說過，每個人都難免有冤枉別人的時候。」

陸小鳳道：「我聽見了，我也不聾。」

花滿樓道：「我只不過提醒你，霍休是你的朋友，而且對你一向不錯。」

陸小鳳冷冷道：「你以為我會冤枉他？我雖然常常被人冤枉，卻還沒有冤枉過別人。」

他忽然顯得很煩躁，因為他心裡也有種矛盾。

能趕快結束這件事，趕快揭穿這秘密當然最好，但他卻實在不希望發現那陰險惡毒的青衣樓主，真是他的朋友。

樹林中帶著初春木葉的清香，風中的寒意雖更重，但天地間卻是和平而寧靜的。

沒有人，沒有聲音，紅塵中的喧嘩和煩惱，似已完全被隔絕在青山外。

只不過世上一些最危險、最可怕的事，往往就是隱藏在這種平靜中的。

陸小鳳忽然道：「我不喜歡這種情況。」

花滿樓道：「什麼情況？」

陸小鳳道：「這裡太靜了，太吵和太靜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緊張。」

花滿樓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每次遇見的怪事，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花滿樓道：「你若是真的很緊張，最好多說話，說話往往可以使人忘記緊張。」

陸小鳳道：「你要我說什麼？」

花滿樓道：「說說霍休。」

陸小鳳道：「這個人的事你豈非已知道很多？」

花滿樓道：「我只知道他是個又孤僻、又古怪的大富翁，平生最討厭應酬，所以連他最親信的部下，都往往找不到他的人。」

陸小鳳道：「他不但討厭應酬，還討厭女人，所以直到現在還是個老光棍。」

花滿樓道：「可是一個人多多少少總該有些嗜好的。」

陸小鳳說道：「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不但喜歡喝，而且還喜歡收藏天下各地，各式各樣的名酒。」

花滿樓道：「聽說他的武功也不錯。」

陸小鳳道：「我也沒有真正看見過他施展武功，但我卻可以保證，他的輕功、內功，和點穴術，絕不在當世任何人之下。」

花滿樓道：「哦？」

陸小鳳道：「而且他練的是童子功，據我所知，世上真正有恆心練童子功的人，絕不出十個。」

花滿樓笑道：「要練這種功夫，犧牲的確很大，若不是天生討厭女人的人，實在很難保持這種恆心。」

陸小鳳也笑了，道：「別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是絕不會練這種倒楣功夫的，就算要割下我的腦袋來，我也不練。」

花滿樓微笑道：「若是割下你另外一樣東西，你就只好練了。」

陸小鳳大笑，道：「原來你也不是真君子。」

花滿樓道：「跟你這種人時常在一起，就算是個真君子，也會變壞的。」

他們大笑著，似乎並不怕被人發現──既然遲早總要被發現，鬼鬼祟祟的豈非反而有失風度？

陸小鳳道：「古老相傳，只要有恆心練童子功的人，武功一定能登峰造極。」

花滿樓道：「這不是傳說，是事實，你只要肯練童子功，練別的武功一定事半功倍。」

陸小鳳道：「但是古往今來，武功真正能到達巔峰的高手，卻偏偏沒有一個是練童子功的，你知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花滿樓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因為練童子功的人，一定是老光棍，老光棍心裡多多少少總有點毛病，心裡有毛病的人，武功就一定不能到達巔峰。」

花滿樓微笑道：「所以你不練童子功。」

陸小鳳道：「絕不練，無論割掉我什麼東西，我都不練。」

花滿樓道：「只可惜你無論練不練童子功，武功都很難達到巔峰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因為只要對練武有妨礙的事，你全都喜歡得要命，譬如說──」

陸小鳳道：「譬如說，賭錢、喝酒、管閒事。」

花滿樓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太不討厭女人了。」

陸小鳳大笑，然後就發現他們已穿入了樹林，來到小樓下。

這條路在別人走來，一定是戰戰兢兢，提心吊膽，但他們卻輕輕鬆鬆的就已走過了。

路本是同樣的路，只看你怎麼樣去走而已。人生的路也是這樣子的。

朱紅色的門是閉著的，門上卻有個大字：「推」！陸小鳳就推，一推，門就開了。

無論什麼樣的門，都能推得開的，也只看你肯不肯去推，敢不敢去推而已。

門裡是條寬而曲折的甬道，走過一段，轉角處又有個大字：「轉」。

陸小鳳就轉過去，轉了幾個彎後，走上一個石台，迎面又有個大字：「停」。

陸小鳳停了下來，花滿樓當然也跟著停下，卻忍不住問道：「你為什麼忽然停了下來？」

陸小鳳道：「因為這裡有個『停』字。」

花滿樓道：「叫你停，你就停？」

陸小鳳道：「我不停又怎麼樣？這裡有一百零八處機關埋伏，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花滿樓道：「不知道，連一處都不知道。」

陸小鳳笑了笑，道：「既然不知道，為什麼不索性大方些。」

花滿樓道：「既然往前面也可能遇上埋伏，為什麼不索性停下來。」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所以他們要我停，我就停，要我走，我就走。」

花滿樓嘆了口氣，道：「像你這麼聽話的人，倒實在少見得很。」

陸小鳳道：「既然我這麼樣聽話，別人又怎麼好意思再來對付我？」

花滿樓也忍不住笑道：「你無論做什麼事，好像都有你自己一套稀奇古怪的法子，但我卻從來也不知道你的法子是對是錯。」

陸小鳳還沒有開口，忽然發現他們站著的這石台在漸漸的往下沉。

然後他就發現他們已到了一間六角形的石屋裡，一張石桌上，桌上也有個大字：「喝」。桌子正中，並排擺著兩碗酒。

陸小鳳笑了，道：「看來聽話的人總是有好處的。」

花滿樓道：「什麼好處？請你喝酒？」

陸小鳳道：「不錯，這次人家已經請我們喝酒了，下次說不定還要請我們吃肉。」

花滿樓道：「這是真正的瀘州大曲，看來霍大老闆拿出來的果然都是好酒。」

陸小鳳道：「但好酒卻不是用鼻子喝的，來，你一碗，我一碗。」

花滿樓道：「這種酒太烈，一碗我只怕就已醉了。」

陸小鳳道：「好，你不喝我喝。」

他捧起一碗酒，就往嘴裡倒，一口氣就喝了大半碗，忽然發覺花滿樓的臉色已變了，忍不住停下來問道：「你不舒服？」

花滿樓連嘴唇都已發白，道：「這屋子裡好像有種特別的香氣，你嗅到沒有？」

陸小鳳道：「我只嗅到酒氣。」

花滿樓似已連站都站不穩了，忽然伸出手，摸到了那碗酒，也一口氣喝了下去，本來已變成灰色的一張臉，立刻又有了生氣。

陸小鳳眼珠子轉了轉，笑道：「原來這酒還能治病。」

他也喝完了自己的半碗酒，才發覺酒碗的底上，也有個字：「摔」！

於是他就將這只碗摔了出去，「噹」的，摔在石壁上，摔得粉碎。

然後他就發覺石壁忽然開始移動，露出了一道暗門。門後有幾十級石階，通向地底。

下面就是山腹，陸小鳳還沒有走下去，已看到了一片珠光寶氣。

山腹是空的，方圓數十丈，堆著一桿桿的紅纓槍，一柄柄的鬼頭刀，還有一箱箱的黃金珠寶。

陸小鳳這一生中，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多刀槍和珠寶。

可是最令他驚異的，並不是這些珠寶和刀槍，而是四個人。四個老人。

他們的臉色都是蒼白的，顯然已有多年未曾見過陽光，他們身上都穿著織錦繡金的滾龍袍，腰上還圍著根玉帶，赫然是帝王的打扮。

下面還有四張雕著金龍的椅子，一個老人坐在椅上，癡癡的出神，一個老人正蹲在地上打算盤，嘴裡唸唸有詞，彷彿正在計算著這裡的財富，一個老人對著面銅鏡，正在數自己頭上的白髮。

還有個老人正背負著雙手，在踱著方步，看見陸小鳳，就立刻迎了上來，板著臉，厲聲道：「爾等是何許人？怎敢未經通報，就闖入孤家的寢宮？莫非不知道這是凌遲的罪名嗎？」

他的態度嚴肅，看來竟真的有點帝王的氣派，並不像是在開玩笑。

陸小鳳卻怔了怔，忍不住問道：「你說這裡是皇宮？你又是什麼人呢？」

這老人道：「孤家乃是金鵬王朝第十三代大金鵬王。」

陸小鳳又怔住，他從未想到這裡居然又有個大金鵬王。

誰知道這裡的大金鵬王還不止一個。

這老人的話剛說完，另外的三個老人立刻都衝了過來，搶著說道：「你千萬莫要聽這瘋子胡言亂語，孤家才是真正的大金鵬王，他是冒牌的。」

「他才是冒牌的──他們三個全都是冒牌的。」

四個老人竟異口同聲，說的全是同樣的話，一個個全都爭得面紅耳赤，剛才的那種王者氣派，現在已全都不見了。

陸小鳳忽然覺得這四個人全都是瘋子，至少全都有點瘋病。

遇見這種人最好的法子就是趕快溜之大吉，就算世上的珠寶全都在這裡，全都給他，他也不想在這裡多留片刻了。

只可惜他再想退回去時，才發現石階上的門已關了起來，那四個老人也已將他圍住，紛紛搶著說道：「你看我們誰是真的大金鵬王──你說句良心話。」

他們蒼白而衰老的臉上，忽然全都露出了種瘋狂而獰惡的表情，陸小鳳知道他無論說誰是真的，另外三個立刻就會跟他拚命。

他這一生中，也從來沒有遇見過如此可笑，又如此可怕的事。他簡直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就在這時，他忽然聽見了三聲清悅的鐘聲，後面的山壁上，忽又露出了一道門戶。

四個身穿黃袍，內監打扮的俊俏少年，手裡捧著四個朱紅的食盒，魚貫走了出來。

這四個老人立刻趕回去，在自己的盤龍交椅上坐下，臉上又擺出很莊重嚴肅的表情，四個少年已分別在他們面前跪下，雙手捧起食盒，道：「陛下請用膳。」

陸小鳳忽然覺得頭很痛，因為他實在弄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

難道這四個老人全是真的大金鵬王？否則又怎會有內監來服侍他們用膳？

但這裡明明是霍休的別業，又怎會有這麼樣四個人在這裡？

後面山壁的那扇門還是開著的，他悄悄拉了拉花滿樓的衣袂，兩個人一起縱身掠了過去。

門後又是條甬道，甬道的盡頭又有扇門，就看見了霍休。

霍休身上穿著套已洗得發了白的藍布衣裳，赤足穿著雙破草鞋，正坐在地上，用一隻破錫壺，在紅泥小火爐上溫酒。

好香的酒。

## 第十二章 第一聰明人

空氣裡充滿了芬芳醇厚的酒香，紅泥小火爐的火並不大，卻恰好能使得這陰森寒冷的山窟，變得溫暖舒服起來。

陸小鳳輕輕嘆了口氣，道：「我總算沒有找錯地方，而且來得正是時候。」

霍休也嘆了口氣，道：「我真不懂，你這人為什麼總是能在我有好酒喝的時候找到我。」

他微笑著，轉過頭，一雙發亮的眼睛，使得這已垂暮的老人看來還是生氣勃勃，微笑著道：「你若是不怕弄髒你的衣服，就坐下來喝一杯吧！」

陸小鳳看著自己身上鮮紅的斗篷，再看看他身上已洗得發白的舊衣服，忍不住笑道：「等我有你這麼多家當的時候，我也會穿你這種衣服的。」

霍休道：「哦？」

陸小鳳道：「這種衣服只有你這種大富翁才配穿，我還不配。」

霍休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一個人若到了真正有錢的時候，無論穿什麼衣服都無所謂了。」

霍休微笑道：「只可惜你永遠也發不了財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霍休道：「因為你太聰明，太聰明的人都發不了財的。」

陸小鳳道：「可是上次我們見面時，你還說我遲早有發財的一天。」

霍休道：「那只因為上次我還沒有發現你這麼聰明。」

陸小鳳道：「你幾時發現的？」

霍休道：「剛才。」

陸小鳳又笑了。

霍休道：「除了你之外，只怕還沒有第二個人能如此順利就找到這裡來。」

陸小鳳笑道：「那是不是因為別人都沒有我這麼聽話？」

霍休點點頭，說道：「看到門上的『推』字時，十個人中至少有九個不肯推門的，不推門就根本進不來，看到『轉』字若是不轉，無論誰也休想走出我那九曲迷陣，看到『停』字若不停，縱然不被亂箭射成個刺蝟，也得掉在油鍋裡脫層皮。」

陸小鳳道：「但最厲害的恐怕還是上面那屋子裡的迷魂香了，連花滿樓都幾乎被迷倒，能想得到那兩碗酒非但沒有毒藥，反而有解藥的人，只怕也不多。」

霍休道：「你卻已想到了。」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只知道你這人不管是好是壞，至少還不會要朋友上當，因為你的朋友根本就沒幾個，死一個就少一個。」

霍休用一雙發亮的眼睛盯著他，過了很久，忽然問道：「你還知道什麼？」

陸小鳳也在凝視著他，過了很久，才緩緩說道：「我還知道你並不姓霍的，你本來的名字是上官木。」

霍休居然面不改色，淡淡道：「不錯。」

陸小鳳道：「你跟閻鐵珊、獨孤一鶴，本來都是金鵬王朝的重臣。」

霍休道：「不錯。」

他的臉色居然還是很平靜，連一點內疚懺悔的意思都沒有。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但後來你們卻見利忘義，將那筆財富吞沒了，你們一到了中土，就躲了起來，並沒有依約去找那位第十三代大金鵬王──」

霍休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你錯了。」

陸小鳳皺眉道：「錯了？」

霍休道：「只有這一點錯了。」

陸小鳳道：「哪一點？」

霍休道：「失約的並不是我們，而是跟著上官謹出亡的小王子。」

陸小鳳怔住，這一點的確是他想不到的，他根本就不相信。

霍休道：「他非但沒有在我們約的地方等我們，而且一直在躲著我們，我們尋找了幾十年，都沒有找到他。」

陸小鳳道：「這麼樣說來，並不是你們在躲他，而是他在躲你們？」

霍休道：「不錯。」

陸小鳳說道：「你們是他父王託孤的重臣，又帶著一大筆本來屬於他的財富，他為什麼要躲著你們？難道他有毛病？」

霍休冷冷道：「因為那筆財富並不是他的，而是金鵬王朝的。」

陸小鳳道：「這又有什麼分別？」

霍休道：「不但有分別，而且分別很大。」

陸小鳳道：「哦？」

霍休道：「他若承受了這筆財富，就得想法子利用這筆財富去奪回金鵬王朝失去的王權，那並不是件容易事，非但要吃很多苦，而且隨時都可能有性命之危。」

陸小鳳同意，生在帝王之家，有時也並不是件幸運的事。「願生生世世莫生於帝王家」，這句話的辛酸，也不是普通人能體會得到的。

霍休目中忽然露出種無可奈何的悲傷之色，緩緩道：「只可惜我們那小王子，並不是田單光武那樣的人。」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霍休道：「他跟李後主一樣，是個詩人；也跟宋徽宗一樣，是位畫家，他從小就已被人稱為『詩書畫』三絕。」

他嘆息著又道：「這麼樣一個人，他的生性自然很恬淡的，對於王位的得失，他也許不在乎，只想能詩酒逍遙，平平靜靜的過一生，何況──」

陸小鳳道：「何況怎麼樣？」

霍休道：「上官謹的財富，本來已足夠他們逍遙一生了。」

陸小鳳不再說話，但不說話的意思，並不表示他已相信。

霍休道：「你不信？」

陸小鳳還是不說話。

霍休道：「我們為了復興金鵬王朝而準備的軍餉和武器，你剛才想必已見到。」

陸小鳳點點頭。

霍休道：「我們利用金鵬王朝的財富，的確又賺了不少錢，但那也只不過是為了想利用這筆財富，遊說你們當朝的重臣，借兵出師，但小王子若不在，我們豈非出師無名？」

他的話顯然已使得陸小鳳不能不信，但陸小鳳卻還是忍不住問道：「他若真的一直在躲著你們，現在為什麼又忽然要找你們了？」

霍休冷冷道：「以前也並不是沒有人來找過我們。」

陸小鳳道：「哦？」

霍休道：「外面那四個老頭子，你剛才想必已見過了。」

陸小鳳恍然道：「他們難道全都是冒充大金鵬王，來謀奪這筆財富的？」

霍休點點頭，淡淡道：「他們要發財，我就讓他們一天到晚面對著那些黃金珠寶，他們要冒充帝王，我就讓他們一天到晚穿著龍袍坐在王位上，他們雖然想騙財，我卻並沒有虧待他們。」

陸小鳳嘆了口氣，苦笑著：「看來你也不是君子，君子是絕不會用這種法子對人的。」

其實他也不能不承認，用這種法子來對付那種人，正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

霍休道：「這件事本是個很大的秘密，除了我們四人和小王子外，本不該有別人知道的。」

陸小鳳道：「既然如此，他們又怎麼會知道？」

霍休道：「他們也不知道。」

陸小鳳怔住，這句話的意思他聽不懂。

霍休道：「知道這秘密的，是另外一個人，他們只不過是被這人利用的傀儡而已。」

陸小鳳道：「這人是誰呢？」

霍休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連他們也不知道？」

霍休冷笑道：「你若是他，你會不會以真面目見人？」

陸小鳳苦笑道：「我不會。」

霍休道：「他們一共只見過這人三次，每次見到他時，他的容貌都不一樣，若不是因為他說話的聲音並沒有改變，他們根本就不相信那是同一個人。」

陸小鳳道：「看來這人不但計劃周密，而且還是個精通易容術的高手。」

花滿樓一直在靜靜的聽著，忽然道：「真正精易容術的高手，連聲音也可以改變的。」

陸小鳳道：「哦！」

花滿樓道：「易容術也就是東瀛扶桑三島上所說的忍術，其中有一種功夫，練好了就能控制自己咽喉的肌肉，使說話的聲音完全改變。」

陸小鳳道：「連你也分別不出？」

花滿樓道：「這種功夫若是已練到了家，就連我也分辨不出。」

陸小鳳沉吟著，道：「難道這次找我們來的那大金鵬王，也是冒牌的！」

霍休道：「我請司空摘星去偷那丹鳳公主，為的就是要查明他的真假，只可惜他偏偏也是你的朋友！」

陸小鳳道：「幸好你後來總算還是得手了，上官丹鳳畢竟還是已落入你手裡。」

霍休道：「誰說她已落在我手裡？」

陸小鳳皺眉道：「難道沒有？」

霍休道：「沒有。」

陸小鳳又怔住，他知道霍休絕不是個說謊的人。

霍休說的若不是謊話，上官丹鳳又怎麼會忽然失蹤了呢？他想不通，沒有人能想得通。

霍休道：「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她這個人！」

陸小鳳道：「上官飛燕你也沒有見過？」

霍休道：「這名字我連聽都沒有聽見過！」

陸小鳳更想不通了，這件事變化的複雜與詭譎，已完全出了他意料之外，他苦笑著道：「難怪閻鐵珊一聽說我知道這秘密，就要趕我走了，他想必認為我也是串通好了，來謀奪這筆財富的。」

霍休道：「當時你卻以為他是因為秘密被揭穿，而惱羞成怒了。」

陸小鳳只有承認。他現在終於也明白，閻鐵珊臨死前看著上官丹鳳時，為什麼會有那種奇怪的表情。但上官丹鳳難道真是個為了謀財而殺人的兇手？

他還是不能相信，這件事若真是個騙局，為什麼又有那麼多人要阻止他管這件事？青衣樓為什麼會派出人來，阻止他和大金鵬王見面？

花滿樓忽然道：「你最後一次見到那小王子，是在什麼時候？」

霍休道：「是在四十多年以前。」

花滿樓道：「那時他有多大年紀？」

霍休道：「十三歲。」

花滿樓道：「事隔四十多年，當年十三歲的小王子，現在也已是個垂暮的老人了。」

霍休長長嘆了口氣，道：「歲月無情，每個人都要老的。」

花滿樓道：「那麼你又怎麼能分辨出現在一個六十歲的老人，是不是當年那十三歲的小王子？」

霍休沉吟著，道：「這其中也有個秘密，這秘密還不曾有別人知道！」

花滿樓沒有再問，他認為每個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秘密。

但霍休卻已接著道：「可是我信任你們，所以我願意將這秘密告訴你們。」

花滿樓以沉默表示感激，能獲得霍休這種人的信任，並不是件容易事。

霍休道：「金鵬王朝的每一代帝王，都是生有異像的人，他們每一隻腳上，都生著六根足趾。」

陸小鳳恍然道：「你就因為這一點，才能發現外面那四位老人都是冒牌的。」

霍休點點頭，道：「這秘密就算有人知道，也很難偽裝，雙腳上都生著六趾的人，我至今還沒有見過第二個。」

陸小鳳笑道：「我連一個都沒有見到過。」

霍休笑了笑，道：「有四條眉毛的人也不多的。」

陸小鳳也笑了。

霍休道：「所以你現在只要能設法脫下那位大金鵬王的靴子來，看看他腳上有幾根足趾，就可分辨出他的真假了。」

陸小鳳道：「這並不難。」

霍休微笑道：「脫男人的靴子，至少總比脫女人的褲子容易些。」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看來你的確也不是個君子，完全不是。」

霍休卻又嘆息了一聲，道：「要做君子並不難，要做我這樣的小人，才是件難事。」

陸小鳳明白他的意思。無論誰有他這麼多財富要看管，都不能不先以小人之心去提防著別人的。

霍休又說道：「這次那大金鵬王若真的是當年的小王子，我也可將肩上這副擔子卸下來了，否則──」

陸小鳳道：「否則我就也將他請來，和外面的那四位老人作伴。」

他們走出這神秘的山窟時，已是凌晨。春風冷而清新，青山翠綠，草上的露珠在曙色中看來，遠比珍珠更晶瑩明亮，這世界還是美妙的。

陸小鳳深深的吸了口氣，苦笑道：「我的預感並沒有錯，今天我果然又遇見了件怪事。」

這件事的發展和變化，的確不是任何人能想像得到的。

花滿樓忽然道：「你想，這世上是不是真的會有雙腳上都長著六根足趾的人？」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我沒見過。」

花滿樓道：「世上若根本沒有這種人，我們也就永遠找不到真正的大金鵬王了，霍休說的就算不是真話，豈非也變成了真的？」

陸小鳳沉吟著，忽又笑了笑，道：「我只知道這本是個無奇不有的世界，本就有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人。」

花滿樓也笑了，道：「不錯，一個人既然可以有四條眉毛，為什麼不能有六根足趾呢？只可惜你的四條眉毛，已只剩下兩條。」

陸小鳳摸著自己的上唇，微笑著道：「這次你又錯了。」

花滿樓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鬍子無論被人刮得多光，都一樣還是會長出來的。」

他說完了這句話，就看見一個人幽靈般從瀰漫著晨霧的樹林中走了出來。

她的臉色蒼白，雖然顯得疲倦而憔悴，卻還是非常美麗的。

陸小鳳認得她：「葉秀珠葉姑娘？」

葉秀珠點點頭。

陸小鳳道：「葉姑娘莫非是在這裡等人？」

葉秀珠搖搖頭，道：「昨天晚上，我一直都在這裡。」

陸小鳳道：「為什麼？」

葉秀珠黯然道：「我們在這裡，埋葬了家師和小師妹，大師姐已累了，我──我卻睡不著。」

她的確是峨嵋四秀中最老實的一個，一看見男人，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了。

陸小鳳嘆了口氣，對這個女孩子，他心裡的確覺得很抱歉，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葉秀珠卻忽然又說道：「我們一直沒有追上西門吹雪，所以──現在我們連三師妹的死活都不知道。」

陸小鳳道：「我會去替你們找她回來的。」

葉秀珠頭垂得更低，過了很久，才輕輕道：「我還有句話要告訴你。」

陸小鳳等著她說下去。

葉秀珠道：「這句話本來是三師妹想告訴你們的，可是她還沒有說出來，就已──就已──」她聲音突然哽咽，悄悄的用衣袖拭了拭淚痕，才接著道：「家師這次到關中來，就因為他老人家得到個消息，知道青衣第一樓，就在珠光寶氣閣後面的山上。」

陸小鳳忍不住道：「無論誰得到的消息，都不一定完全是正確的。」

葉秀珠霍然抬頭，道：「但三師妹卻是因為這句話而被人暗算的，顯然有人不願她將這句話說出來，所以我認為這句話一定很重要，才來告訴你。」她面上露著悲憤之色，聲音也大了。

陸小鳳又不禁覺得很抱歉，苦笑道：「我知道你的好意，無論如何，我若查明了這件事，一定會先來告訴你。」

葉秀珠又垂下了頭，沉默了很久，才輕輕的問道：「現在你們要到哪裡去？」

陸小鳳道：「我們要去看一個腳上長著六根足趾的人──」

葉秀珠又抬起頭，吃驚的看著他，忽然轉過身，很快的走了。

花滿樓嘆了口氣，道：「我想她現在一定會認為你是個瘋子。」

陸小鳳也嘆了口氣，苦笑道：「現在連我自己都漸漸覺得自己有點瘋了。」

長廊中黝暗而靜寂，他們在長廊的盡頭處等著，已有人為他們進去通報大金鵬王。

花滿樓忍不住悄悄道：「你想你有沒有把握能脫下他的靴子來？」

陸小鳳道：「沒有。」

花滿樓道：「你有沒有想出什麼法子？」

陸小鳳道：「想倒是想出了不少，卻不知該用哪一種？」

花滿樓道：「你說兩種讓我聽聽！」

陸小鳳道：「我可以故意打翻一壺水，潑在他的腳上，可以故意說他的靴子很好看，請他脫下來讓我看看。」

花滿樓皺眉道：「你難道不知道這些法子有多蠢？」

陸小鳳苦笑道：「我當然知道，但是這根本就是件蠢事，我又怎麼能想得出不蠢的法子來？」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為這時門已開了。

大金鵬王還是坐在那張寬大而舒服的椅子上，臉上的表情，顯得興奮而急切，不等他們走進來，就搶著問道：「你們已找到了那三個叛臣？」

陸小鳳道：「只找到兩個。」

大金鵬王眼睛裡發出了光，道：「他們的人呢？」

陸小鳳道：「已經死了。」

大金鵬王動容道：「怎麼會死的？」

陸小鳳說話有點心不在焉，因為他還沒有看見大金鵬王的腳──大金鵬王的膝上，蓋著條織著金龍的薄被，好像很怕冷。

花滿樓卻已經將經過簡單的說了出來，又道：「我們沒有找到霍休，因為他本就是個很難找到的人。」這是他第一次說謊，他忽然發覺說謊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因為他說這句謊話時，心裡並沒有覺得對不起任何人。

大金鵬王長長嘆息了一聲，恨恨道：「我本想見他們一面的，看看他們還有沒有臉見我。」

花滿樓忽然道：「現在我也想見一個人！」

大金鵬王道：「誰？」

花滿樓道：「朱停。」

大金鵬王皺眉道：「我也正想問你們，我已派過兩次人去請他，他都還沒有來。」

花滿樓沉思著，終於笑了笑，道：「這也許只因為他本來就是個懶人。」

陸小鳳忽然道：「這張被上繡的龍真好看，簡直就像是真的一樣。」

這也是句蠢話，接著，他又做了件蠢事。他居然去掀起了這張被，然後他就真的像是個蠢人般怔在那裡。大金鵬王的褲腳下竟是空的，兩條腿竟已從膝蓋上被切斷了。

大金鵬王道：「你是不是在奇怪我的腿怎麼會忽然不見了的？」

陸小鳳只有苦笑著點點頭。

大金鵬王歎道：「我的腿本來就有毛病，一喝了酒，就疼得要命，一個人年紀大了，毛病也就多了。」這是真話，陸小鳳上次來的時候就已知道。

大金鵬王苦笑著道：「可是一個像我這樣的老人，除了喝酒外，還能有什麼樂趣？」

陸小鳳勉強笑道：「所以──你偷偷的又喝了酒？」

大金鵬王道：「我本來以為喝一點沒關係的，誰知道三杯下肚，兩條腿就腫了起來，而且竟潰了膿，所以──所以我就索性叫柳餘恨把我這兩條腿割斷。」

他忽然大笑，又道：「現在我雖然已沒有腿，卻可以放心的喝酒了。今天晚上，我就要找你們拚一拚，看看我這老頭子的酒量，是不是還能比得上你們這些年輕小伙子。」

陸小鳳只有看著他苦笑。

大金鵬王道：「你們若早來幾天，我一定會將割下來的兩條腿讓你們看看，讓你們知道，我的人雖已老，卻還是有毒蛇噬手，壯士斷腕的豪氣。」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現在那兩條腿呢？」

大金鵬王道：「我已將它燒了。」

陸小鳳愕然道：「燒了？為什麼要將它燒了？」

大金鵬王說道：「這兩條腿害得我十年不能喝酒，我不燒了它，難道還將它用香花美酒供起來不成？」

陸小鳳說不出話來了，看著這老人面上驕傲而得意的表情，他忽然覺得自己越來越像是個呆子。

又呆又蠢。

長廊裡還是黝暗而陰森的，他們慢慢的走了出去。

花滿樓忽然笑了笑，道：「現在你總算解決了個難題了。」

陸小鳳道：「哦！」

花滿樓道：「你已用不著再想法子去脫他的靴子，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靴子！」

陸小鳳冷冷道：「你幾時變得這麼樣滑稽的。」

但這件事卻一點也不滑稽。現在連霍休也分不出這大金鵬王是真是假了。

若說這只不過是巧合，他實在很難相信真有這麼巧的事。

若說這不是巧合，大金鵬王又怎會知道這秘密的？他們一離開霍休那小樓，就直接到了這裡，大金鵬王除非有千里眼，順風耳，否則又怎麼會知道他們要來看他的腳？

陸小鳳又嘆了口氣，道：「我若一喝酒腿就腫，說不定也會把兩條腿割掉的。」

花滿樓歎道：「這世上拼了命也要喝酒的人，好像真不少。」

陸小鳳忽然道：「那間屋子想必還為你留著，你為什麼不進去睡一覺，莫忘記今天晚上人家還要找你拼酒。」

花滿樓道：「你呢？」

陸小鳳道：「我要去找一個人。」

花滿樓道：「找誰？」

陸小鳳道：「當然是去找一個女人，一個有腳的女人。」

花滿樓臉上忽然發出了光，道：「不錯，你應該趕快去找一個腳上有六根足趾的女人。」

陸小鳳道：「哦？」

花滿樓道：「莫忘記金鵬王朝每一代嫡系子孫，腳上都有六根足趾的，這本是他們的遺傳，上官丹鳳既然是大金鵬王的親生女兒，腳上也應該有六根足趾的，你──」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為他忽然發現陸小鳳又走了。

將近黃昏，未到黃昏。花園裡的花還是開得正艷，風中充滿了花香，但卻看不見人。

上官雪兒並不在花園裡。陸小鳳找的並不是上官丹鳳，因為他知道上官丹鳳絕不會在這裡。

大金鵬王居然沒有問他女兒的行蹤，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

陸小鳳現在卻沒有空想這件事，他只想趕快找到上官雪兒，他有一句話要問上官雪兒，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不想找她的時候，她總是在他面前晃來晃去，現在他急著要找她，這小妖精卻偏偏連人影都看不見了。陸小鳳嘆了口氣，穿過鮮花中的小徑，忽然發現一扇角門。

門是虛掩著的，後面是個小小的院子，院子裡有一口水井。

他推開門走進去，就終於找到了上官雪兒，這小妖精好像總是喜歡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現在她竟一個人蹲在院子裡，一雙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看著面前的一片空地，似已看得出了神。

地上卻什麼也沒有，連一根草也沒有。

陸小鳳實在想不通，這塊空地有什麼好看的，忍不住道：「小表姐，你在看什麼？」

雪兒既沒有出聲，也沒有回頭，就算是學究在考證經典時，也不會有她這麼樣專心。

這小妖怪究竟在看什麼呢？陸小鳳好奇心也不禁被引了起來。

於是他也蹲了下去，蹲在雪兒身旁。雪兒的眼睛盯著什麼地方看，他的眼睛也盯著什麼地方看，他什麼也沒有看見。

這地方顯然已很久沒有下雨了，地上的泥土很乾燥，外面的花園裡雖然花草茂密，這地方卻只有一片寸草不生的黃土。

那口井彷彿也已很久沒有用過了，井口的轆架上，也積著一層黃土，院子兩旁有幾間破舊的廂房，門上的鐵鎖已生銹。

陸小鳳看來看去，也看不出雪兒蹲在這裡幹什麼。

雪兒忽然道：「這裡本是我祖父在世時，打坐學禪的地方。」

陸小鳳知道她祖父就是昔年和霍休一起受命託孤的上官謹，也就是大金鵬王的重房皇叔。

雪兒道：「自從我祖父一年前去世之後，這裡就沒有人來過。」

陸小鳳終於又忍不住問道：「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雪兒霍然扭過頭，瞪著他，道：「這句話正是我想問你的，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陸小鳳道：「我──我是來找你的。」

雪兒道：「找我幹什麼？」

陸小鳳道：「來看看你，跟你聊聊。」

雪兒板起了臉，冷笑道：「我說的話，你連一句都不信，我跟你還有什麼好聊的！」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怎麼知道你說的話我連一句都不信？」

雪兒道：「你自己說的。」

陸小鳳眨了眨眼，道：「你難道認為我說的話，句句都是真的？」

雪兒用一雙大眼睛瞪著他，瞪了半天，忽然笑了。

陸小鳳也笑了，他忽然發現雪兒笑起來的時候，看來真是個又乖又聽話的女孩子。

雪兒卻又板起了臉，道：「你要跟我聊什麼，現在就聊吧。」

陸小鳳道：「我想問問你，你最後一次看見你姐姐，是在什麼時候？」

雪兒道：「就是你帶花滿樓回來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們出去找你的那一天。」

陸小鳳道：「你回來之後，就沒有再看見過她？」

雪兒道：「沒有。」

她臉上又露出了悲傷之色，道：「她平時一直對我很好，平時就算出去，也會告訴我的，但這次──這次她一定是被人害死了。」

陸小鳳眼睛裡帶著思索的表情，道：「她平時是不是常出去？」

雪兒道：「以前她本不敢的，我祖父去世之後，她的膽子就漸漸大了，不但出去的時候漸漸多了起來，而且時常一出去就是半個月不回來，我總懷疑她在外面有了情人，可是她死也不肯承認。」

她補充著，又道：「我們的父母很早就已去世，我們一直都是跟著祖父的，所以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祖父。」

陸小鳳道：「你叔叔後來不管她？」

雪兒搖搖頭，道：「他想管也管不住，有一次他甚至把我姐姐鎖在房裡，我姐姐還是想法子溜出去了。」

陸小鳳道：「他平時對你姐姐不好？」

雪兒道：「不好，他總是罵我姐姐，說她敗壞了上官家的門風，我姐姐根本就不買他的賬。」

她咬著嘴唇，輕輕道：「就因為這緣故，所以我才會懷疑是他害死我姐姐的。」

陸小鳳道：「可是你姐姐並沒有死。」

雪兒道：「誰說的？」

陸小鳳道：「花滿樓最近還看過她。」

雪兒冷笑道：「他看過我姐姐？他瞎得就像蝙蝠一樣，怎麼能看得見我姐姐？」

陸小鳳道：「他聽得出你姐姐說話的聲音。」

雪兒的臉色忽然變了，道：「那一定是上官丹鳳冒充她的，她們兩個人長得本來就有點像，小時候就常常彼此模仿對方說話的聲音，有一次她蒙著臉，學我姐姐說話的聲音來騙我，連我都被她騙過了。」

陸小鳳臉上也不禁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這件事雖然越來越詭譎，也越來越有趣了。

雪兒用力握著拳頭，忽然又道：「你這麼樣一說，我就明白了，害死我姐姐的，一定是她。」

陸小鳳道：「你是說上官丹鳳？」

雪兒點點頭，道：「她表面上雖然對我姐姐好，但我姐姐卻常說她完全是虛情假意，因為她心裡一直都在嫉妒我姐姐又比她聰明，又比她漂亮。」

她不讓陸小鳳開口，搶著又道：「她害死了我姐姐後，又故意在花滿樓面前冒充我姐姐，讓你們認為我姐姐還沒有死。」

陸小鳳嘆了口氣，不知道該說什麼了，雪兒說的話雖然有點荒謬，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雪兒忽然拉住他的手，道：「所以你一定要幫我一個忙。」

陸小鳳道：「幫你什麼忙？」

雪兒道：「幫我把我姐姐的屍體挖出來！」

陸小鳳道：「你知道你姐姐的屍體被人埋在哪裡？」

雪兒道：「我知道，一定就在這裡。」

陸小鳳想笑，又笑不出。

雪兒的表情卻很嚴肅，道：「我總是在花園裡找，所以總是找不到，現在我才發現，她想必一定是在這裡害死我姐姐的，所以就將屍體埋在這裡了。」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你怎麼發現的？」

雪兒道：「我祖父晚年的時候，變得就像是個老和尚一樣，非但連一隻螞蟻都不肯踩死，而且常常用碎米來餵它們，所以這院子裡本來有很多螞蟻的。」

她的臉已因興奮而發紅，又說道：「但現在我已經在這裡看了兩個時辰了，連一隻螞蟻都沒有看見。」

陸小鳳道：「所以你認為──」

雪兒搶著道：「我認為這塊地下面一定有毒，所以連螞蟻都不敢來。」

陸小鳳道：「有毒？」

雪兒說道：「她一定是用毒藥害死我姐姐的，現在毒已經從我姐姐的屍體裡散發出來，滲入了土壤，所以連這裡的泥土都被毒死了。」

陸小鳳道：「泥土也會被毒死？」

雪兒道：「當然會，泥土也有活的和死的兩種，活的泥土上，才長得出花草，才有小蟲螞蟻。」

陸小鳳又嘆了口氣，接道：「你想得太多了，一個人小時候就胡思亂想，長大了，就會老得很快的。」

雪兒瞪著他，道：「你不肯幫我的忙？」

陸小鳳苦笑道：「今天我做的蠢事已經夠多了。」

雪兒又瞪了他半天，忽然大叫，道：「救命呀，陸小鳳要強姦我。」

陸小鳳也急了，道：「我連碰都沒碰你，你鬼叫什麼？」

雪兒冷笑說道：「我不但現在要叫，以後只要我碰見一個認得你的人，就要告訴他，你總是強姦我！」

陸小鳳也叫了起來，道：「我總是要強姦你？」

雪兒道：「嗯，『總是』的意思，就是說你已強姦過我好多好多次了。」

陸小鳳道：「你以為有人會相信小丫頭的鬼話？」

雪兒道：「誰不相信，我就脫下衣服來給他看，要他看看我是不是還很小！」

陸小鳳吃驚的看著她，不停的搖著頭，喃喃道：「這丫頭瘋了，一定是瘋了！」

雪兒道：「好，就算我瘋了，所以我現在還要叫。」她果然真的又叫了起來。

但這次陸小鳳很快就掩住了她的嘴，道：「難道你現在就要挖？」

雪兒點點頭，等他的手放開，就立刻道：「你是不是已答應了？」

陸小鳳苦笑道：「我只奇怪，這種法子是誰教給你的？」

雪兒又笑了，道：「這本來就是女人對付男人，最古老的三種法子之一，現在我才知道這法子果然有效。」

陸小鳳道：「還有另外兩種法子是什麼？」

雪兒嫣然道：「那怎麼能告訴你，我還要留著來對付你的，怎麼能讓你學了去！」

她跳了起來，又道：「我去找鋤頭，你乖乖的在這裡等著，今天晚上我去偷幾隻鴿子，烤來給你下酒。」

陸小鳳道：「鴿子？」

雪兒道：「我姐姐養了很多鴿子，平時她連碰都不許別人碰，但現在──現在我想她已不會在乎了。」

她臉上又露出悲傷之色，忽然轉過身，很快的跑了出去。

陸小鳳看著她兩條大辮子在後面甩來甩去，眼睛裡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突然縱身躍起，追上了雪兒，道：「我跟你一起去找鋤頭。」

雪兒道：「為什麼？」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怕你被鴿子銜走。」他的笑容看來好像也有點奇怪。

雪兒看著他，道：「你是不是怕我也會跟我姐姐一樣，突然失蹤？」

一陣涼風吹過，幾隻燕子從花叢中飛起，飛出牆外，天色已漸漸黯了。

陸小鳳凝注著已漸漸消失在暮色中的燕影，忽然長長嘆息，道：「連燕子都不願留在這裡，何況人呢？──」

上官飛燕是不是也已像這燕子一樣飛了出去？還是已被埋在黃土裡？

上官丹鳳為什麼也失蹤了呢？大金鵬王是不是已經知道她的去處，所以才沒有向陸小鳳問她的消息？

他已被割掉的那雙腳上，是不是還長著第六根足趾？這些問題的答案，又有誰知道？

黃昏，黃昏後。風更清冷，清冷的風從窗外吹進來，吹到花滿樓身上時，他就知道天已黑了。

他的皮膚也和他的鼻子和耳朵一樣，有種遠比常人靈敏的感覺。

但現在他並沒有心情來享受這四月黃昏的清風，他的心很亂。

自從在那小店裡見到上官飛燕後，他的心就時常會覺得很亂，尤其是在他完全孤獨的時候。

他總覺得有件事很不對，但究竟是什麼事，他自己卻說不出。

現在已經快到晚飯的時候，陸小鳳還沒有回來，大金鵬王也沒有派人來請他們準備去吃晚飯。

事情好像又有了變化，他甚至已可感覺得到，但究竟會有什麼變化，他也說不出。

就在這時，他忽然發覺風中又傳來一種特異的香氣，正是那種令他心神不安的香氣。

莫非上官飛燕已回來了？他的手輕按窗台，人已越出窗外，他相信自己的感覺絕不會錯的。

但他什麼也看不見，在他的世界裡，永遠是沒有光亮、沒有色彩，只有一片黑暗，絕望的黑暗！

剛才的香氣，似已和花香混合到一起，他已分不出是從什麼方向傳來的，但卻忽然聽到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從花香最濃處傳出來：「我回來了。」果然是上官飛燕說話的聲音。

花滿樓勉強控制著心裡的激動，過了很久，才輕輕嘆了口氣，道：「你果然回來了。」

上官飛燕道：「你知道我會回來？」

花滿樓道：「我不知道，我只不過希望你回來。」

上官飛燕道：「你在想我？」

花滿樓笑了笑，笑容中卻帶著種說不出的情感，也不知是歡喜？還是辛酸？

上官飛燕卻已走過來，拉住了他的手，道：「我回來了，你為什麼反而不高興？」

花滿樓道：「我──我只是有件事想不通！」

上官飛燕道：「什麼事？」

花滿樓道：「這兩次我見到你時，總會想到另外一個人。」

上官飛燕道：「想到誰？」

花滿樓道：「上官丹鳳。」

他說出了這名字，就感覺到上官飛燕的手似乎輕輕的一抖。

可是她的手立刻握得更緊了些，帶著三分嬌嗔，道：「你見到我時，反而會想到她？」

花滿樓道：「嗯！」

上官飛燕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因為──因為我有時總會將你跟她當作同一個人。」

上官飛燕笑了，道：「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的？」

花滿樓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時常覺得很奇怪。」

上官飛燕道：「難道你也相信了我那妹妹的話，認為上官飛燕已被人害死了，現在的上官飛燕；只不過是上官丹鳳偽裝的？」

花滿樓沒有開口，因為他心裡的確有這種懷疑，他不願在他所喜愛的人面前說謊。

上官飛燕道：「你還記不記得崔一洞？還記不記得你曾經問過我，有沒有聽見過雪花飄落在屋頂上的聲音，能不能感覺到花蕾在春風裡慢慢開放時，那種奇妙的生命力？知不知道秋風中常常都帶著種從遠山上傳過來的木葉清香？」

花滿樓當然記得。這些話本是他說的，上官飛燕現在說的連一個字都沒有錯。

上官飛燕道：「我若是上官丹鳳，我怎麼會知道你說的這些話？怎麼會記得這麼清楚？」

花滿樓笑了，他忽然發覺自己的懷疑，實在是不必要的。

對這個女孩子，他心裡不禁又有分歉意，忍不住輕輕伸出手，去撫摸她的頭。

上官飛燕已倒在他懷裡，緊緊抱住了他，他心裡只覺得說不出的幸福和滿足，幾乎已忘了一切。就在這時，他忽然感覺到上官飛燕的手，已點上了他腦後的「玉枕」穴，然後他就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地上已多了個一丈多寬、兩尺多深的大洞，陸小鳳身上已多了一身汗。

上官雪兒蹲在旁邊，用一雙手托著腮，不停的催著：「你停下來幹什麼？快點繼續挖呀，看你身體還滿棒的，怎麼會這樣沒有用？」

陸小鳳用衣袖擦著汗，苦笑道：「因為我還沒吃飯，現在我本該坐在一張很舒服的椅子上，陪你叔叔喝酒的，但是我卻像個呆子一樣，在這裡挖洞。」

雪兒眨著眼，道：「你難道好意思叫我這麼樣一個小女孩來挖，你卻在旁邊看著！」

陸小鳳道：「我不好意思，所以我才倒楣。」

雪兒道：「這怎麼能算倒楣，這是光榮。」

陸小鳳道：「光榮？」

雪兒道：「別的男人就算跪在地上求我，要替我挖洞，我還不肯哩。」

陸小鳳嘆了口氣，他忽然發現自己根本就不該來找這小妖精，根本就不該跟她說話的。

可是他立刻又發覺自己這想法錯了。他一鋤頭挖下去時，忽然看到地下露出塊鮮紅的衣角。

雪兒已跳了起來，道：「你看我說的不錯吧！這下面是不是埋著人。」

這次他用不著她催，陸小鳳也起勁了，放下鋤頭，換了把鏟子，幾鏟子下去，地下埋著的屍體己漸漸露了出來，居然還沒有腐爛。

雪兒已將本來掛在井上的燈籠提過來，燈光恰巧照在這屍體的臉上。

她忽然驚呼了一聲，連手裡的燈籠都提不穩了，幾乎掉在陸小鳳手上。

陸小鳳也怔住。他這一輩子幾乎從來也沒有這麼樣吃驚過。

這屍體竟不是上官飛燕，竟赫然是上官丹鳳！

燈光不停的搖來搖去，因為雪兒的手也一直在不停的抖。

屍體的臉，非但完全沒有腐爛，而且居然還顏色如生，一雙眼珠子已凸了出來的大眼睛，彷彿正在瞪著陸小鳳。

陸小鳳的膽子一向不小，可是想到上官丹鳳不久前跟他說過的那些話，想到她那些甜蜜動人的笑容，他的手也軟了，手裡的鏟子，也已拿不住。

鏟子從他手裡落下去時，恰巧打在這屍體的身上。只聽「噹」的一響，聲音竟像是金鐵相擊，陸小鳳也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才發覺這屍體又硬又冷，竟真的像是鋼鐵一樣。

他的手也冷了，忍不住長長嘆了口氣，道：「她果然是被毒死的。」

雪兒道：「是──是誰毒死了她？」

陸小鳳沒有回答，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

雪兒道：「中毒而死的人，屍體本來很快就會腐爛的，看來她被毒死還沒有多久。」

陸小鳳道：「已有很久了。」

雪兒道：「你怎麼知道？」

陸小鳳道：「因為她身子裡的毒，已散發出來，滲入泥土中。」

這本是雪兒自己說的，她果然沒有說錯。

陸小鳳又道：「而且，看這塊地的樣子，至少已有一兩個月沒有翻動過。」

雪兒道：「你的意思是說，她死了至少有一兩個月？」

陸小鳳道：「不錯。」

雪兒道：「那麼她的屍體為什麼還沒有腐爛？」

陸小鳳道：「因為她中的毒，是種很奇怪的毒，有些藥物甚至可以將一個人的屍體保存幾百年，何況，這塊地非但很乾燥，而且蟲蟻絕跡，無論誰的屍體被埋在這裡，都不會很快腐爛的。」

他的聲音單調而緩慢，因為他嘴裡在說話的時候，心裡卻在想著別的事。他要想的事實在太多太多了。

雪兒也在沉思著喃喃道：「一兩個月之前，那時我姐姐還沒有去找花滿樓。」

陸小鳳沉思著，點了點頭。

雪兒道：「我姐姐將花滿樓帶回來之後，我才跟著去找你的。」

陸小鳳道：「不錯。」

雪兒道：「她若在一兩個月以前就已死了，怎麼還能去找你？你怎麼還能看見她？」

陸小鳳道：「我看見的上官丹鳳，並不是真的上官丹鳳。」

雪兒道：「是誰呢？」

陸小鳳沒有回答這句話，卻反問道：「這兩個月以來，你有沒有看見你姐姐跟她同時出現過？」

雪兒想了很久，才搖了搖頭，道：「好像沒有。」

陸小鳳道：「這兩個月來，你是不是覺得她對你的態度有點奇怪？」

雪兒又想了很久，才點了點頭，道：「好像是的，以前她跟我見面，還有說有笑的，但最近她好像一直在躲著我。」

陸小鳳道：「那只因為她已不是真的上官丹鳳，她怕被你看出來！」

雪兒皺著眉，道：「她會是誰呢？怎麼裝得那麼像，難道──」

她突然又跳起來，高聲道：「難道你認為你看見的上官丹鳳是我姐姐扮成的！」

陸小鳳沒有說話，不說話的意思，有時就等於是默認。

雪兒瞪著眼，道：「難道你認為上官丹鳳並沒有害死我姐姐，我姐姐反而害死了她？」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只知道現在她的確已死了。」

雪兒道：「我姐姐為什麼要害死她？你能不能說得出道理來？」

陸小鳳沒有說，卻不知是說不出？還是不願說？他突然蹲下去，去脫這屍體的鞋子。

雪兒失聲道：「你想幹什麼？」

陸小鳳道：「我想看看她的腳。」

雪兒叫了起來，道：「你瘋了，你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瘋子！」

陸小鳳嘆了口氣，苦笑道：「我也知道這麼樣做的確有點瘋，可是我非看看不可。」

他已將鞋子脫了下來，一雙很纖秀的腳上，竟赫然真的有六根足趾。

雪兒突然安靜了下來，過了很久，才黯然道：「這真的是我表姐。」

陸小鳳道：「你也知道你表姐有六隻足趾？」

雪兒道：「嗯！」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的？」

雪兒道：「她──她總是不肯讓別人看她的腳，有時我們大家脫了鞋子到河邊去玩水，就是她一個人不肯脫。」

女孩子都是愛美的，腳上長著六根足趾，並不是件值得誇耀的事。

雪兒道：「她越不肯讓別人看，我就越想看，所以，有一天我趁她在洗澡時，突然闖了進去。」

陸小鳳苦笑，只有苦笑，看來這小妖精真是什麼都做得出的。

雪兒道：「她看見我時，開始很生氣，後來又求我，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陸小鳳道：「你答應了？」

雪兒點點頭道：「我從來也沒有告訴過別人！」

陸小鳳道：「你姐姐呢？」

雪兒道：「她也不知道，我也沒有告訴過她。」

陸小鳳沉吟著，忽又問道：「你叔叔的腳是什麼時候割斷的？」

雪兒臉上露出吃驚之色，道：「他的腳被割斷了！我怎麼不知道？」

陸小鳳動容道：「你真的不知道？」

雪兒道：「我昨天中午還看見他在我姐姐養鴿子的地方走來走去，好像在替我姐姐餵鴿子。」

陸小鳳眼睛裡忽然發出了光。

雪兒道：「這兩個月來，若真是有人在冒充我表姐，為什麼連我叔叔都沒有看出來？」

她想問陸小鳳，但這時陸小鳳已忽然不見了。

夜色淒清，昏黯的燈光照在屍身一張冷冰冰的臉上，一雙空空洞洞的眼睛，又彷彿在瞪著她。

雪兒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噤，突然聽到一個人在黑暗中冷冷道：「你不該多事的。」

她聽得出這聲音，她的心不禁沉了下去。

走廊裡陰森而黝暗，門是關著的。陸小鳳敲門，沒有回應，再用力敲，還是沒有回應。

他的臉色已變了，突然用力一撞，三寸多厚的木門，竟被他撞得片片碎裂。

桌上的黃銅燈已點起，椅子上卻是空著的，大金鵬王平時總是坐在這張椅子上，但現在他的人卻不見了。

陸小鳳卻並沒有露出驚訝之色，這變化似乎本就在他意料之中。

那床上面繡著金龍的褥被，已落在地上，他彎下腰，想拾起，忽然看見一隻手。

一隻枯瘦乾癟的手，從椅子後面伸出來，五指彎曲，彷彿想抓住什麼，卻又沒有抓住。

陸小鳳走過去，就看見了大金鵬王。

這老人的屍體還沒有完全冰冷僵硬，呼吸卻是早已停止，眼睛裡帶著種無法形容的驚慌和憤怒之色，顯然臨死前還不相信，殺他的那個人真能下得了毒手。

他的另一隻手臂上，帶著道很深的刀痕，好像有人想砍下這隻手，卻沒有砍斷。

他的手緊握，手背上青筋凸起，顯然死也不肯鬆開手裡抓住的東西。

陸小鳳蹲下去，才發現他手裡握著的，竟赫然是隻鮮紅的繡鞋。

就像是新娘子穿的那種紅繡鞋，但鞋面上繡著的，既不是鴛鴦，也不是貓頭鷹，而是隻燕子──正在飛的燕子。

他抓得太緊、太用力，一隻本來很漂亮的紅繡鞋，現在已完全扭曲變形。

但他的臉上卻完全沒有表情，和他那雙凸出來的、充滿了驚懼憤怒的眼睛一比，更顯得說不出的恐怖詭秘。

陸小鳳用不著去觸摸，也看得出他臉上已被很巧妙的易容過。

這老人顯然也不是真的大金鵬王！大金鵬王當然也已和他的女兒同時死了！

陸小鳳看著他的眼睛，看著他已被割斷了的腿，忍不住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我做的蠢事雖然不少，但你做的事豈非更蠢？」

這句話他並沒有說完，因為他已聽見一絲很尖銳的劍風破空聲。

劍風是從他身後的窗戶刺進來的，來勢非常急，在窗外暗算他的這個人，無疑已可算是武林中的一流劍手。武林中的一流劍手並不多。

陸小鳳嘆了口氣，他已知道這個人是誰了。

他的身子滑開三尺，嘆息著道：「柳餘恨，你不該現在就來的。」

窗外果然傳來柳餘恨的聲音，聲音冰冷：「可是我已來了！」

他的劍比他的聲音更快。古老的優美的雕花窗格，「砰」的被震散，他的人和他的劍同時飛了進來。

他的頭髮披散，眼睛裡帶著種狂熱的光芒，他的人看來遠比他的劍可怕。

陸小鳳沒有看他的人。

他的劍光兇狠迅急，劍招改變得非常快，每一劍刺的都是立刻可以致命的要害。

陸小鳳的目光，始終盯著他的劍鋒，就像是一個孩子盯著飛舞的蝴蝶。

霎眼間柳餘恨又刺出了十七劍，就在這時候，陸小鳳突然出手。

只伸出兩根手指一夾，沒有人能形容他這動作的迅速和巧妙，甚至沒有誰能想像。

心有靈犀與指通──他的手指似乎已能隨心所欲。

柳餘恨第十八劍刺出，突然發覺自己的劍鋒已被夾住！

這一劍就像是突然刺入一塊石頭裡，他用盡全身力氣，都無法拔出來。

劍是裝在他右腕上的，已成了他身體的一部分，但他卻還是沒有法子將這柄劍從陸小鳳的指間拔出來，也無法撒手。

這隻手腕上平時裝的是個鐵鉤，可以挑起各種東西的鐵鉤，只有在要殺人時，鐵鉤才會換成劍的。他顯然早已準備要殺人。

陸小鳳看著他已痛苦而扭曲的臉，心裡忽然生出種說不出的憐憫之意，道：「我不想殺你，你走吧。」

柳餘恨沒有開口，他的回答是他左腕上的鐵球。

鐵球帶著風聲向陸小鳳砸下來，陸小鳳若不放手，大好的頭顱就要被砸扁。

他還有一隻手，鐵球擊下來時，他這隻手斜斜一劃，柳餘恨的左臂就垂了下去。

陸小鳳緩緩道：「我若放開手，你走不走？」

柳餘恨突然冷笑了，笑聲中充滿了輕蔑──對陸小鳳的輕蔑，對自己生命的輕蔑。

陸小鳳嘆了口氣，苦笑道：「為什麼我總是要遇見這種愚蠢的人，為什麼──」

他這句話沒有說完，因為當時他已聽見了一個人說話的聲音。

這聲音本來是上官丹鳳說話的聲音，但現在他已知道上官丹鳳是絕不會再出現的了。

落日的餘暉已消失，屋子裡更暗。一個人幽靈般忽然出現在門口，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美得溫柔而甜蜜。

她凝視著陸小鳳，微笑著道：「因為你自己也是個愚蠢的人，蠢人總是常常會碰在一起的。」

陸小鳳沒有看見過這個女人，但他已知道她是誰了：「上官飛燕？」

「是的。」她笑得就像個天真的女孩子：「你看我是不是比上官丹鳳漂亮？」

陸小鳳點點頭，他不能不承認。

上官丹鳳無疑是個非常美麗的女人，但是他現在看見的這個女孩子，卻美得幾乎已接近每個男人心目中的夢想。

她不但美，而且純潔而天真，她看著你的時候，就好像已將你當做她在這世上唯一的男人，同時讓你也覺得她就是唯一的女人。

上官丹鳳的笑，可以讓你引起很多幻想，她的笑卻也可讓你忘記一切。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你錯了。」

上官飛燕道：「我錯了？」

陸小鳳道：「一個像你這麼漂亮的女人，無論為了什麼，都不該扮成別人的。」

上官飛燕眨了眨眼，道：「假如那天晚上你就看見我的真面目，你還會不會放我走呢？」

陸小鳳道：「假如你早就讓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也許根本就不會等到那天晚上了。」

上官飛燕道：「難道在馬車上你就要？──」

陸小鳳道：「我說過，我是個禁不起誘惑的人。」

上官飛燕笑了，道：「你雖然不是個君子，說的話倒還很老實。」

陸小鳳道：「你非但不是個淑女，說的話也不老實。」

上官飛燕嫣然道：「一個女孩子若是太老實，就難免會上你這種男人的當。」

她說話的聲音也變了，竟似已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在說話。

對陸小鳳來說，這種聲音的突然改變，甚至比易容更不可思議。

他能瞭解易容術，也見過已被傳說得接近神話的人皮面具。

但他卻不能瞭解，一個人的聲音怎麼能改變成另一個人的。

上官飛燕當然已看出他驚異的表情，微笑著道：「我的聲音是不是也比上官丹鳳好聽？」

陸小鳳苦笑。

上官飛燕道：「現在你想必已該看出來，我樣樣都比她強，可是從我一生出來，她就已壓在我的頭上。」

她甜蜜溫柔的聲音裡，忽然充滿怨恨，又道：「從小我就穿她穿過的衣服，吃她吃剩下的東西，只因為她是公主。」

陸小鳳道：「所以一有了機會，你就要證明你比她強。」

上官飛燕冷笑。

陸小鳳道：「所以你祖父一死，你就不願再呆在家裡。」

上官飛燕道：「誰也不願意寄人籬下，看人臉色的。」

陸小鳳道：「你本來只想憑你的本事，闖闖江湖，做幾件揚眉吐氣的事給他們看，卻想不到在江湖上居然遇見了一個能讓你傾心的男人。」

上官飛燕臉色變了變，道：「我早就知道那小鬼什麼都已告訴了你。」

陸小鳳說道：「那個男人不但對你也非常傾慕，而且很同情你的身世，所以他找個機會替你出氣。」

上官飛燕冷冷道：「說下去。」

陸小鳳道：「他知道金鵬王朝的秘密後，就替你出了個主意。」

上官飛燕在聽著，臉上的甜蜜微笑已看不見了。

陸小鳳道：「他勸你想法子將金鵬王朝的財富，從閻鐵珊他們手裡要回來，無論誰有了那筆龐大的財富，都立刻可以出人頭地。」

上官飛燕道：「我當然不願意讓別人來坐享其成。」

陸小鳳道：「所以你就跟你的情人，定下了一條妙計。」

上官飛燕道：「我本來只想殺了那個年老昏庸的大金鵬王，可是我們派來假冒他的人，易容無論多麼巧妙，也一定瞞不過上官丹鳳的。」

陸小鳳道：「所以你索性就連她一起殺了。」

上官飛燕道：「不錯。」

陸小鳳道：「恰巧你們的容貌本來就有三分相像，而且你從小就能模仿她的聲音，所以你正好代替她，來嘗嘗做公主的滋味。」

上官飛燕冷笑道：「那滋味並不好。」

陸小鳳道：「像這種秘密，你們當然不願讓一個多嘴的孩子知道，所以你們一直都瞞過雪兒，只可笑她居然反而以為你遭了上官丹鳳的毒手。」

上官飛燕恨恨道：「那小鬼不但多嘴，而且多事。」

陸小鳳道：「我只奇怪你為什麼不直接去找霍休他們呢？」

上官飛燕道：「因為我們事後才發現，大金鵬王必定有個秘密的標記，只有當時和他同時出亡的那些大臣才知道，所以無論誰來冒充他，都難免要被霍休那個老狐狸識破的。」

陸小鳳道：「你那時還不知道他是個有六隻足趾的人？」

上官飛燕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冒險。」

陸小鳳道：「所以你們認為最好的法子，就是先找一個人去替你們將那些老狐狸殺了。」

上官飛燕道：「不錯。」

陸小鳳苦笑道：「但這個人卻並不太好找，因為他不但要有能殺霍休那些人的本事，還得有天生就喜歡多管閒事的臭脾氣。」

上官飛燕淡淡道：「這個人的確不好找，除了你之外，我們就簡直想不出第二個人來了。」

陸小鳳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來像我這樣的人，世上倒真還不太多的。」

上官飛燕道：「只不過要讓你甘心情願的出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陸小鳳道：「幸好我不但喜歡多管閒事，而且還有點拉著不走，趕著倒退的騾子脾氣。」

上官飛燕終於笑了笑，道：「想不到你倒還很瞭解你自己。」

陸小鳳道：「你們故意要勾魂手他們來攔阻我，因為你們知道，越是有人不准我去做一件事，我越是偏偏要去做的。」

上官飛燕笑道：「山西人的騾子也是這樣子的。」

陸小鳳道：「後來你們故意殺了蕭秋雨和獨孤方來警告我，也正是這意思。」

上官飛燕道：「那也因為他們已知道太多了。」

陸小鳳道：「你在那破廟中故意以歌聲誘我們去，故意在水盆裡留下幾根頭髮，為的只不過是要花滿樓相信你還是活著。」

上官飛燕道：「那也為了使你們以後不再相信那小鬼說的話。」

陸小鳳道：「你知道雪兒在窗外偷看的時候，就故意在她眼前『殺』了柳餘恨。」

上官飛燕冷冷道：「那小鬼當然不會知道，這只不過是我跟柳餘恨故意演給她看的一齣戲。」

陸小鳳道：「當我們看見柳餘恨還活著的時候，當然就更認為她是個說謊精。」他又嘆了口氣，苦笑道：「只可憐她看見柳餘恨又活著出現的時候，那表情真像是忽然見到了個活鬼一樣，連話都不敢說，就跟他乖乖的走了！」

上官飛燕道：「我本該早就把那小鬼關起來的，只可惜──」

陸小鳳道：「只可惜那幾天你要做的事太多，而且你也怕我們回來後看不見她，會更起疑心。」

上官飛燕冷笑道：「有時我簡直認為你就是我肚子裡的蛔蟲，我的心事你好像全知道。」

陸小鳳道：「你故意又在花滿樓面前出現了一次，為的當然是想將罪名推到霍休身上。」

上官飛燕道：「不錯。」

陸小鳳歎道：「我只奇怪你怎麼能騙過他的，他不但耳朵特靈，鼻子也特別靈，就算聽不出你的聲音，也該嗅得出你的氣味來。」

每個人身上，本來都有種和別人不同的氣息，甚至比說話的聲音還容易分辨。

上官飛燕道：「那只因為我每次見他時，身上都故意灑了種極香極濃的花粉，等我再以上官丹鳳的身份出現時，就已將這種香氣洗乾淨了！」

陸小鳳歎道：「看來你考慮得很周到。」

上官飛燕嫣然道：「我是個女人，女人本就是不願冒險的。」

陸小鳳道：「那麼你為什麼要柳餘恨來殺我？」

上官飛燕悠然道：「這原因你應該知道的。」

陸小鳳道：「是不是因為他對你已沒有用了，所以你又想借我的手殺他？」

上官飛燕嘆了口氣，道：「其實我早該看出你不喜歡殺人，否則閻鐵珊也用不著我去動手了。」

自從她一出現，柳餘恨就像是變了個人，變得非常安靜。

每當他看著她的時候，那隻獨眼中就會露出種非常溫柔的表情。

上官飛燕說的這句話像是一柄尖刀，忽然刺入他的心裡，他顫聲道：「你──你真的想我死？」

上官飛燕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冷冷道：「其實你早該死了，像你這種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柳餘恨道：「可是你──你以前──」

上官飛燕道：「我以前說的那些話，當然全都是騙你的，你難道還以為我真的會喜歡你？」

柳餘恨全身都似已冰冷僵硬，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癡癡的看著她，獨眼中充滿了怨毒，卻又充滿了愛意，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輕輕嘆了口氣，道：「不錯，你當然不會真的喜歡我，我自己也明白，我只不過一直都在自己騙自己。」

上官飛燕道：「你至少還不太笨。」

柳餘恨慢慢的點點頭，忽然反手一劍，刺入了自己的胸膛裡。

劍鋒竟穿透了他的心，鮮血箭一般從他背後標出來，一點點濺在牆上。

可是他臉部又變得完全沒有表情，對他說來，死，竟彷彿已不是件痛苦的事，而是種享受。

他的眼睛裡忽然發出了光，忽然笑了笑，喃喃說道：「死原來並不是件困難的事，能死在你的面前，我總算還──」他沒有說完這句話，他已倒了下去。

陸小鳳沒有阻攔他，也來不及阻攔。一個人能平平靜靜的死，有時的確比活著好。

「多情自古空餘恨，他實在是個多情的人，只可惜用錯了情而已。」陸小鳳凝視著上官飛燕，忽然對這個無情的女人生出種說不出的厭惡。

不是痛恨，而是厭惡，就像是人們對毒蛇的那種感覺一樣。

他冷冷道：「你也做了件愚蠢的事。」

上官飛燕道：「哦？」

陸小鳳道：「你不該逼他死的。」

上官飛燕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他若活著，至少總不會眼看著我殺你。」

上官飛燕道：「你要殺我？你忍心殺我？」

陸小鳳道：「我的確不願殺人，更沒有殺過女人，但你卻是例外。」

上官飛燕笑了笑，道：「既然如此，你為什麼還不動手呢？」

陸小鳳道：「我不著急。」

上官飛燕嫣然道：「你當然不著急，我反正已跑不了的，何況，你一定還有話要問我。」

陸小鳳道：「你也不笨。」

上官飛燕道：「你是不是想問我，我怎麼會在你趕來之前，先要柳餘恨割斷那老頭子一雙腳的？我怎麼會忽然知道他應該有六根足趾？」

陸小鳳道：「這點我也不必問了。」

上官飛燕道：「你已知道？」

陸小鳳道：「鴿子飛得當然比人快。」

上官飛燕嘆了口氣，道：「你真是個聰明人。」

陸小鳳道：「我本不該將這秘密洩漏給葉秀珠知道的。」

上官飛燕道：「你只告訴了她一個人？」

陸小鳳道：「不錯。」

上官飛燕道：「你是無意洩漏的？還是故意試探她？」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並不想害她，她也是個可憐的人。」

上官飛燕突然冷笑道：「你看錯了人，這女人看來雖老實，其實卻是個天生的婊子。」

陸小鳳道：「只因為她跟你愛上同一個男人？」

上官飛燕鐵青著臉，道：「他只不過是在利用她，就好像我利用柳餘恨一樣而已。」

陸小鳳道：「葉秀珠將這秘密告訴了他，他就用飛鴿傳書來通知你。」

上官飛燕點點頭，臉上的表情忽又變得很溫柔，道：「那隻鴿子本來是我們用來傳送情書的，想不到現在又有了別的用處。」

陸小鳳道：「他既然命勾魂手和鐵面判官替他做事，莫非他才是青衣樓的老大？」

上官飛燕道：「你猜呢？」

陸小鳳道：「我猜不出。」

上官飛燕道：「你難道以為我會告訴你？」

陸小鳳道：「你現在當然不會告訴我的。」

上官飛燕道：「我以後也不會告訴你，你永遠也不會知道他是什麼人的。」

陸小鳳道：「但你卻是個女人。」

上官飛燕道：「女人可又怎麼樣？」

陸小鳳冷冷道：「像你這麼漂亮的女人，鼻子若是被人割下來，也一定會變得很難看的。」

上官飛燕失聲道：「你──你難道忍心割下我的鼻子？」

陸小鳳淡淡道：「你若以為我的心真比豆腐還軟，你就錯了。」

上官飛燕吃驚的看著他，道：「我若不肯告訴你他是什麼人，你就要割我的鼻子？」

陸小鳳道：「先割鼻子，再割耳朵。」

上官飛燕嫣然笑道：「你嘴裡說得雖兇，其實我也知道這種事你絕對做不出的。」

陸小鳳沉下了臉，道：「你想試試？」

上官飛燕道：「我知道你連試都不會試，因為你也絕不會喜歡沒鼻子的朋友。」

陸小鳳道：「幸好你已不是我的朋友。」

上官飛燕道：「我雖然不是，但花滿樓和朱停卻是的。」

陸小鳳的臉色也變了。

上官飛燕悠然道：「你若割下我的鼻子來，他們只怕連腦袋都保不住，沒有腦袋豈非比沒有鼻子更難看一點？」

陸小鳳瞪著她，忽然大笑。

上官飛燕道：「你認為這是件很好笑的事？」

陸小鳳笑道：「你難道要我相信，花滿樓又被你騙了？」

上官飛燕道：「我能夠騙他一次，就能夠騙他第二次！」

陸小鳳道：「只有呆子才會被人騙兩次，他不是呆子。」

上官飛燕道：「但他卻是個多情的人，呆子最多只不過會上人兩次當，多情的人卻可能會被人騙上兩百次，因為這本就是他自己心甘情願的。」

陸小鳳道：「朱停難道也是個多情人？」

上宮飛燕道：「他不是，他太懶了。」

陸小鳳道：「懶人也有好處的。」

上宮飛燕道：「哦？」

陸小鳳道：「他連動都懶得動，又怎麼會去上別人的當？」

上官飛燕微笑道：「要讓他那麼懶的人上當，的確不容易，幸好他還有個好朋友，送了張銀票給他，要他來上當。」

陸小鳳笑不出了。

上官飛燕忽然道：「你當然不會看著他為了你這個好朋友而送掉腦袋的，何況還有個千嬌百媚的老闆娘也在陪著他死呢！」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老闆娘通常都比老闆還懶，這次怎麼也來了？」

上官飛燕道：「因為她知道你一定會去救她的，她在等你。」

陸小鳳道：「她在什麼地方等我呢？」

上官飛燕道：「你想知道？」

陸小鳳道：「很想。」

上官飛燕道：「你想我會不會帶你去？」

陸小鳳道：「不會！」

上官飛燕道：「你錯了，我若不肯帶你去，又何必告訴你？」

陸小鳳道：「至少你現在總不會帶我去的。」

上官飛燕嫣然道：「你真是個聰明人。」

陸小鳳苦笑道：「只可惜我的朋友不是太懶，就是太笨。」

上官飛燕道：「但他們畢竟是你的朋友，你當然還是要去救他們。」

陸小鳳道：「我可以考慮考慮。」

上官飛燕道：「考慮什麼？」

陸小鳳道：「我得先看看你要我做什麼樣的事，才肯帶我去。」

上官飛燕道：「我想我要你做的，只不過是件很容易的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上官飛燕道：「我只不過要你去替我殺個人而已，對你說來，殺人豈非是件很容易的事？」

陸小鳳道：「那也得看你要我去殺的是什麼人。」

上官飛燕道：「這個人你一定可以對付他的。」

陸小鳳道：「誰？」

上官飛燕道：「西門吹雪。」

陸小鳳笑了，道：「你究竟是想要我去殺他？還是想要他殺了我？」

上官飛燕道：「當然是要你去殺他，他侮辱了我，從來沒有人像他那樣侮辱過我。」

陸小鳳道：「就為了這一點，所以你要殺他？」

上官飛燕道：「女人家的心眼兒，總是很窄的。」

陸小鳳道：「我若殺不了他，反而被他殺了呢？」

上官飛燕道：「那你也不必難受，等你走在黃泉路上時，一定會有很多朋友趕去陪你。」

陸小鳳歎道：「看來我好像已沒什麼選擇的餘地了。」

上官飛燕道：「一點也沒有。」

陸小鳳道：「無論是他死也好，是我死也好，你反正都會很愉快的。」

上官飛燕道：「憑良心講，你們兩個就算全死了，我也不會傷心。」

陸小鳳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有良心！」

上官飛燕道：「我當然有，所以我希望你殺了他，用他的一條命，換花滿樓他們的三條命。」

陸小鳳歎道：「這筆賬算來倒也不吃虧，只可惜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上官飛燕道：「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他。」

陸小鳳道：「我怎麼找？」

上官飛燕道：「那天他帶走了孫秀青，當然是為了要救孫秀青的命。」

陸小鳳道：「他除了殺人之外，偶爾也會救人的。」

上官飛燕道：「所以他現在一定是在一個可以給孫秀青養傷的地方，那附近有什麼地方可以養傷的，你應該知道。」

陸小鳳道：「但死人就用不著養傷了。」

上官飛燕道：「不錯！」

陸小鳳道：「所以這也得問你，孫秀青中了你的飛鳳針後，是不是還有救？」

上官飛燕冷冷道：「她中的不是飛鳳針，是飛燕針，那本來是無救的，但西門吹雪卻好像也是個大行家。」

陸小鳳道：「哦？」

上官飛燕道：「飛燕針的毒與平常暗器不同，中了飛燕針後，若是靜靜的躺著，必死無疑。」

陸小鳳道：「所以石秀雪已死了。」

上官飛燕道：「但西門吹雪卻將孫秀青帶著滿山飛奔，讓她的毒性發散出來，反而可能有救。」

陸小鳳道：「那天你暗算了她以後，還沒有走？」

上官飛燕笑了笑，道：「在你們那些高手面前，我怎麼能走？所以我索性躲在那裡，你們出去追我時，我一直都在看著。」

陸小鳳苦笑道：「你的膽子倒真不小！」

上官飛燕道：「我知道你們一定想不到我還敢留在那裡的。」

陸小鳳道：「等我們都走了後，你就出來了？」

上官飛燕道：「那時已只剩下花滿樓一個人，我知道他絕不會疑心我，我就算說雪是黑的，墨是白的，他也不會不信。」

陸小鳳道：「為什麼？」

上官飛燕嫣然道：「因為他喜歡我，一個男人要是喜歡上一個女人，那可真是沒法子的事。」

陸小鳳道：「就因為他喜歡你，所以你認為他吃虧上當都活該？」

上官飛燕道：「那是他自己心甘情願，我又沒有一定要他喜歡我。」

陸小鳳忽然又嘆了口氣，道：「現在我只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了。」

上官飛燕道：「你說。」

陸小鳳道：「一個人總是要將別人當做笨蛋，他自己就是個天下第一號的大笨蛋。」

上官飛燕皺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道：「你若回頭去看看，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

上官飛燕回過頭，她只覺得自己整個人，好像忽然掉進了個又黑又深的大洞裡。

屋子裡更黑，一個人靜靜的站在黑暗中，動也不動。

「花滿樓！」上官飛燕終於忍不住叫了起來。

花滿樓的神情卻是很平靜，看來並沒有絲毫痛苦憤怒之色。

上官飛燕看著他，詫聲道：「你──你怎麼到這裡來的呢？」

花滿樓淡淡道：「我走來的。」

上官飛燕道：「可是我──我明明已閉住了你的穴道！」

花滿樓道：「別人點你的穴道時，你若能將真氣逼在那穴道的附近，過一陣子，也許就可以有法子將閉住的穴道撞開，這種功夫我恰巧會一點點。」

上官飛燕道：「難道你早已想到我會下手的？難道你早已有了準備？」

花滿樓道：「我並不想要我的朋友為了救我而去殺人。」

上官飛燕道：「我剛才說的話，你也全都聽見了？」

花滿樓點點頭。

上官飛燕道：「你──你──你不生氣？」

花滿樓淡淡道：「每個人都難免做錯事的，何況，你的確並沒有要我喜歡你。」

他看來還是那麼平靜、那麼溫柔，因為他心裡只有愛，沒有仇恨。

上官飛燕看著他，竟連她這種女人，臉上都不禁露出了慚愧之色。

陸小鳳也在看著他，輕輕嘆息，道：「這個人實在是個君子。」

花滿樓笑了笑，道：「君子和呆子，有時本就是差不多的。」

陸小鳳道：「老闆呢？」

花滿樓道：「老闆當然在陪著老闆娘。」

陸小鳳道：「他們為什麼不來？」

花滿樓道：「他們在聽雪兒講故事。」

陸小鳳苦笑道：「看來他們上當的時候也已快到了。」

其實他當然知道他們為什麼不來，他們是為了他才會被騙的，他見到他們時，總難免有點不好意思，他們並不想要他覺得不好意思。

雪兒也不想見到她的姐姐，在這種情況下，她們見了面，彼此心裡都不會很好受的。

上官飛燕終於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剛才說的話，現在我總算已明白了。」

陸小鳳道：「哦。」

上官飛燕道：「看來我做的才真正是件蠢事，蠢得不可救藥。」

陸小鳳道：「哦？」

上官飛燕道：「我一直把你們當做呆子，現在才知道真正的呆子原來是我自己。」

她又嘆息了一聲，道：「但是你就算真割下我的鼻子，我也不會說出他是誰的。」

陸小鳳道：「原來你也是個多情的人。」

上官飛燕笑了笑，笑得很淒涼，道：「一個女人若喜歡上一個男人，也同樣是件沒法子的事。」

花滿樓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明白，我明白。」

上官飛燕黯然道：「只不過，我實在對不起你，你就算殺了我，我也不怪你！」

花滿樓道：「我並不想傷害你。」

上官飛燕道：「你想把我怎麼樣？」

花滿樓道：「不怎麼樣。」

上官飛燕動容道：「你──你難道肯放我走？」

花滿樓什麼都沒有說，忽然轉過身，慢慢的走了出去。陸小鳳嘆了口氣，居然也跟著走了出去。

上官飛燕吃驚的看著他們，忽然大聲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知道我現在一定會去找他的，所以故意放我走，好在後面跟蹤我。」

陸小鳳並沒有回頭，淡淡道：「我用不著這麼做。」

上官飛燕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上官飛燕變色大呼道：「你知道他是誰？──他是誰？」

陸小鳳還是沒有回答，也不再開口，他趕上了花滿樓，並肩走過了陰暗的走廊，走入了黑暗中。

※※※

屋子裡也是一片黑暗。

上官飛燕一個人站在黑暗裡，身子突然開始發抖，卻不知因為寒冷？還是因為恐懼？

花園裡黑暗而幽靜，風中的花香彷彿比黃昏前還濃，幾十顆淡淡的秋星剛升起，卻又被一片淡淡的雲掩住。

花滿樓走得很慢，走到一叢月季花前，他才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她也是個可憐的女孩子。」

陸小鳳點點頭，似已忘了花滿樓是看不到他點頭的。

花滿樓道：「每個人都難免有做錯事的時候，她雖然做了錯事，可是──」

陸小鳳打斷了他的話，道：「做錯事就要受懲罰，無論誰做錯事，都得付出代價。」

花滿樓道：「但你卻放過了她。」

陸小鳳道：「那也許只因為我知道有人一定不會放過她。」

花滿樓道：「誰？他的情人？」

陸小鳳道：「不是情人，他是個無情的人。」

花滿樓道：「你真的已知道他是誰？」

陸小鳳道：「假的。」

花滿樓道：「她說的難道沒有錯？你是不是想在暗中跟蹤她？」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雖然不是君子，卻還不至於說了話不算數的。」

花滿樓道：「你既然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又不去跟蹤她，難道你準備就這樣算了？」

陸小鳳道：「算不了的。」

花滿樓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陸小鳳道：「我雖然找不到那個人，但他卻一定會來找我的。」

花滿樓道：「你有把握？」

陸小鳳道：「至少有七分把握。」

花滿樓道：「哦？」

陸小鳳道：「現在他必定以為我已知道他是誰了，怎麼肯讓我活下去？」

花滿樓道：「你剛才故意那麼說，為的也就是要他來找你？」

陸小鳳道：「我那麼說，也等於救了上官飛燕。」

花滿樓道：「你既然知道他是誰，他就不必再殺上官飛燕滅口了。」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至少現在他第一個要殺的是我，不是上官飛燕。」

花滿樓道：「只可惜他聽不見你剛才說的那句話。」

陸小鳳道：「他聽得見！」

花滿樓皺眉道：「你難道認為他剛才也在那裡？」

陸小鳳道：「他現在也一定還在那裡。」

花滿樓道：「所以他隨時都可能出現，隨時都可能要你的命。」

陸小鳳道：「不錯。」

花滿樓道：「但你卻好像一點都不擔心。」

陸小鳳微笑道：「我這人最大的好處，就是──」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發現花滿樓的臉色已變了。花滿樓並不是個容易吃驚變色的人。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什麼事？」

花滿樓沉聲道：「血腥！」

陸小鳳道：「什麼血？誰的血？」

花滿樓道：「我只希望不是上官飛燕的──」

血是上官飛燕的，她的咽喉已被割斷了，血還沒有凝固。她的臉上充滿了驚訝和恐懼，就像是那大金鵬王臨死時的表情一樣。顯然她也想不到殺她的這個人，竟真的能下得了毒手！她死也不相信。

──是情人？還是無情的人？沒有人，只有一片黑暗。

風中的血腥氣還是很濃，花滿樓黯然道：「他還是殺了她！」

陸小鳳道：「嗯！」

花滿樓道：「他顯然並不相信你所說的話。」

陸小鳳道：「嗯！」

花滿樓道：「現在他既然將上官飛燕殺了滅口，這世上也許已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他是誰了。」

陸小鳳道：「嗯。」

花滿樓道：「所以你也永遠找不到他。」

陸小鳳忽然道：「我只知道無論誰做錯了事，都必定要付出代價的。」

花滿樓黯然道：「上官飛燕的確已付出了她的代價，可是殺她的人呢？」

殺她的人已消失在黑暗中，可能也永遠消失。

陸小鳳忽然握起花滿樓的手，道：「老闆呢？」

老闆已不見了，本來囚禁他們的地窖裡，已沒有人。一張陳舊的紅木桌子倒在地下，桌上的茶壺和杯子都已粉碎。

陸小鳳道：「他們剛才一定交過手。」

花滿樓道：「你認為是那個人來將朱停他們綁走的？」

陸小鳳冷笑道：「看來他對我還是有點不放心，所以將朱停他們綁走，準備來要挾我。」

花滿樓道：「他能在片刻間將他們綁走，武功絕不在你之下。」

朱停和老闆娘的武功並不弱，何況還有那人小鬼大的上官雪兒。

陸小鳳道：「我本來就沒有認為他的武功比我差。」

花滿樓道：「武功這麼高的人，並沒有幾個。」

陸小鳳道：「所以他錯了。」

花滿樓道：「他不該多此一舉的。」

陸小鳳道：「他這麼樣做，已無異告訴我們他是錯了。」

花滿樓嘆了口氣，道：「我說過，每個人都會做錯事的。」

陸小鳳道：「做錯事就得受懲罰，無論誰都一樣。」

屋子裡靜寂如墳墓，十個人靜靜的坐在那裡，看著陸小鳳。樊大先生、簡二先生、市井七俠和山西雁，酒已喝了很多，但現在都已停止。

朋友們一起喝酒，若還沒有醉，本來是很難停止的。他們卻都很清醒，每個人的臉上都完全沒有酒意，卻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

山西雁的神色更沉重，凝視著陸小鳳，忽然道：「你真的能確定，這件事的主謀就是他？」

陸小鳳點點頭。

山西雁道：「你有把握？」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們是朋友，我也知道你們跟他的關係，若沒有一點把握，我為什麼要來找你們？」

山西雁握緊了雙拳，突然重重一拳打在桌子上，厲聲道：「霍天青當真做了這種事，我跟他無論有什麼關係，都從此斷絕！」

樊大先生冷冷道：「但我卻還是不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

陸小鳳道：「我本來也不敢相信的，但除了他之外，已找不出第二個人。」

樊大先生道：「哦？」

陸小鳳道：「只有他能在片刻間制住朱停他們三個人。」

樊大先生道：「這理由不夠充分。」

陸小鳳道：「只有他才可能知道金鵬王朝的秘密，因為他是閻鐵珊最親信的人。」

樊大先生道：「這也不夠。」

陸小鳳道：「只有他才能從這件事中得到好處，閻鐵珊一死，珠光寶氣閣就已是他的。」

閻鐵珊和霍休一樣，也是個老光棍，別人懷疑他是個太監，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陸小鳳道：「以他的身份和武功，若非另有企圖，又怎麼肯做閻鐵珊那種人的總管？」

這點連樊大先生都已無法否認。

陸小鳳道：「江湖中當然絕不會有人想到，青衣第一樓竟會在珠光寶氣閣裡。」

山西雁動容道：「你說青衣第一樓在珠光寶氣閣裡？」

陸小鳳點點頭，道：「獨孤一鶴顯然就是因為得到這消息，所以才來的，所以霍天青才會先藉故消耗了他的內力，讓他死在西門吹雪的劍下！」

花滿樓一直坐在旁邊，此刻也忍不住道：「孫秀青、石秀雪也就因為要說出這秘密，所以才會被上官飛燕殺了滅口。」

山西雁道：「她們若知道這秘密，馬秀真和葉秀珠又怎會不知道？」

陸小鳳道：「她們也知道！」

山西雁道：「但她們還活著。」

陸小鳳道：「葉秀珠還活著，只因為她也和上官飛燕一樣，愛上了少年英俊武功高絕的霍天青。」

山西雁道：「馬秀真呢？」

陸小鳳道：「若是我猜得不錯，她想必也已死在霍天青手裡，甚至可能是葉秀珠殺了她的。」

山西雁道：「他為了轉移你的目標，所以才說出山後那小樓，讓你去找霍休？」

陸小鳳點點頭，道：「無論是我死在那小樓裡，還是霍休死在我手上，這件事都已可結束，他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山西雁道：「但他卻沒有想到，你跟那孤僻的老人，居然會是老朋友。」

陸小鳳道：「他為了想知道這件事的結果，所以才要葉秀珠在外面等著打聽消息。」

山西雁道：「也只有一個人知道你們要去找霍休。」

陸小鳳又點點頭，道：「但葉秀珠卻說錯了一句話。」

山西雁道：「她說錯了什麼？」

陸小鳳道：「她說她留在那裡，只因為她剛將獨孤一鶴和石秀雪的屍體埋葬。」

山西雁皺眉道：「獨孤一鶴身為一派掌門，又怎麼會葬得那麼草率？」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葉秀珠究竟還是個很賢良的女孩子，還沒有學會應該怎麼說謊。」

山西雁也嘆了口氣，苦笑道：「要在你這種人面前說謊的確也不容易。」

陸小鳳道：「但我卻在她面前說出了六根足趾的秘密，所以她立刻就去告訴了霍天青，珠光寶氣閣和霍休那小樓距離本就很近。」

山西雁道：「所以也只有霍天青才能這麼快就得到她的消息。」

陸小鳳道：「不錯。」

山西雁道：「你是故意將這秘密洩漏給她的？還是無意？」

陸小鳳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卻笑了笑道：「我當時只不過覺得她本不該在那裡出現的，我只不過覺得有點奇怪。」

山西雁看著他，又嘆了口氣，苦笑道：「你本不該叫陸小鳳的，你根本就是一隻小狐狸。」

陸小鳳也嘆息著，苦笑道：「但我卻很佩服霍天青，他實在是個思慮周密、頭腦冷靜的人，這件事若是一局棋，對方的每一著都已在他計算之中。」

山西雁道：「只可惜到最後他自己還是走錯了一步。」

陸小鳳道：「每個人都難免會錯的，他也是人。」

樊大先生忽然又冷笑道：「其實他最後縱然不走那著棋，你還是能找到他的。」

陸小鳳道：「至少我那時還不能確定！」

樊大先生道：「現在呢？」

陸小鳳道：「現在我還是沒有十分把握，只不過有了九分而已。」

樊大先生道：「你為什麼來找我們？」

陸小鳳道：「你們是我的朋友，我答應過你們，絕不跟他交手的。」

樊大先生道：「現在我們已不是朋友！」

陸小鳳道：「我們還是朋友，所以我才來。」

樊大先生道：「來收回你的話？」

陸小鳳道：「無論誰做錯了事，都得付出代價，霍天青也一樣！」

樊大先生道：「你難道想要我們幫你去殺了他！」

陸小鳳苦笑道：「我只不過想請你們去轉告他，明日日出時，我在青風觀等他！」

樊大先生道：「很好。」他突然飛身而起，目光刀鋒般瞪著陸小鳳，道：「請！」

陸小鳳道：「請？請什麼？」

樊大先生道：「請出手！」

陸小鳳道：「我說的話你難道不信？」

樊大先生道：「我只知道霍天青是天禽門的掌門，我樊天儀恰巧是天禽門的弟子。」

陸小鳳道：「所以你──」

樊大先生道：「所以只要我樊天儀活著，就不能讓別人去對付霍天青。」

山西雁皺眉道：「大義滅親，這句話你難道沒聽說過？」

樊大先生冷冷道：「我聽說過，但卻已忘了。」

簡二先生也慢慢的站起來，道：「我們本來就是不分黑白，不知輕重的人。」

那賣包子的小販突然大聲道：「這種人該死！」

簡二先生道：「不錯，很該死。」

賣包子的小販道：「只可惜我包烏鴉恰巧也是這種人。」

簡二先生道：「所以你也該死。」

包烏鴉道：「真該死，而且現在就該死了。」他突然跳起來像根標槍，一頭向牆上撞過去。

沒有撞到牆上，卻撞上了陸小鳳的胸膛。陸小鳳忽然間已擋在他前面。

包烏鴉凌空翻身，兩條腿在屋樑上一蹬，頭下腳上，一頭往石板上栽了下去，他還沒有撞在石板上，只覺得有隻手在他腰邊輕輕一托，他的人已四平八穩的站住了，正好面對著一個人，一個長身玉立，臉色蒼白的人。

霍天青！

每個人全都怔住，就連陸小鳳都怔住，誰也想不到霍天青居然會在此時此刻出現，誰也想不到他居然還敢來，霍天青的臉色雖是蒼白，但神情卻還是很冷靜。

包烏鴉握緊雙拳，顫聲道：「你──你為什麼不讓我死？」

霍天青道：「你該死？」

包烏鴉道：「我該死──」

霍天青冷冷道：「你們若全都該死，難道要天禽門全都死盡死絕不成？」

包烏鴉可怔住了。

霍天青道：「天禽門傳你們一身武功，並不是要你們自己找死的！」

包烏鴉道：「可是你──」

霍天青冷笑道：「我跟你們又有何關係？若是為了別的事，你們就算全都死光，我也不會看你們一眼的。」

包烏鴉道：「但是你現在──」

霍天青道：「現在我只不過不願要你們為我死而已，日後傳說出去，居然有個賣包子的為我而死了，我霍天青豈非罪人？」

他突然從懷中拿出面竹牌，一折兩斷，冷冷道：「我霍天青有財有勢，這種窮掌門我早已不想當了，從此我和你們天禽門全無關係，若有誰再敢說我是天禽門下，我就先割下他的舌頭，再打斷他兩條腿。」

包烏鴉看著他，眼睛突然發紅，突然伏在地上，高聲痛哭起來。

山西雁的眼睛似也發紅，卻突然仰面狂笑道：「好，霍天青，你總算還是姓霍的，總算還沒有辱沒這個『霍』字。」

霍天青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慢慢的轉過身，凝視著陸小鳳，陸小鳳也凝視著他。

兩個人面面相對，互相凝視著，也不知過了多久，陸小鳳忽然長長嘆了口氣，說道：「為什麼是你？為什麼偏偏會是你？」

霍天青冷冷道：「我做的事，你這種人是永遠也不會明白的。」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一心想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你不想在令尊的餘蔭下過一輩子，但這種事──」

霍天青厲聲道：「這種事就是大事，除了我霍天青外，還有誰能做得出？」

陸小鳳苦笑道：「的確沒有別人。」

霍天青道：「除了你之外，也沒有別人能破壞我的大事！」他忽然仰面長嘆，道：「這世上有了我霍天青，就不該再有你陸小鳳！」

陸小鳳道：「所以──」

霍天青道：「所以我們兩人之間，總有一個非死不可，卻不知是你死？還是我死？」

陸小鳳長長嘆息，道：「明日日出之時，也許就知道了。」

霍天青冷笑道：「朝朝有明日，明日之約，又何妨改為今日？」他忽然拂了拂衣袖，人已在門外，只聽他冷淡的聲音遠遠傳來：「今日黃昏時，我在青風觀外等你！」

黃昏。青風觀。青風觀在青山上，青山已在斜陽外。

沒有霧，淡淡的白雲縹緲，看來卻像是霧一樣。一陣風吹過，蒼松間的昏鴉驚起，西天一抹斜陽更淡了。然後暮色就已籠罩大地。陸小鳳面對著滿山蒼茫的暮色，心情卻比這暮色還沉重。

花滿樓意興也顯得很蕭條，嘆息著道：「霍天青還沒有來哩！」

陸小鳳道：「他一定會來的。」

花滿樓道：「我想不到他竟是這麼樣一個人，他本不該做出這種事的。」

陸小鳳黯然道：「可是他偏偏做了。」

花滿樓道：「這也許只因為他太驕傲，非但想勝過所有的人，還想勝過他自己的父親！」

陸小鳳道：「驕傲本就是件很愚蠢的事哪。」

一個人若是太驕傲了，的確就難免會做些愚蠢的事。

花滿樓道：「也就因為驕傲，所以他並不想推諉自己的責任。」

陸小鳳沉默了很久，忽又問道：「你若是我，你會不會放過他？」

花滿樓道：「我不是你。」

陸小鳳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幸好你不是我，幸好我也不是你──」

花滿樓沒有再說下去，因為這時他已聽見了開門的聲音。青風觀那古老而沉重的大門，剛剛開了一線。一個黃衣道童手提著燈籠，走出來，還有個人跟在他身後，卻不是霍天青，而是個黃袍道人。

這個道人寬袍大袖，兩鬢已斑白，帶著種很嚴肅的表情，腳步雖然很輕健，看來卻不像練過武功的樣子。他四面看了一眼，就筆直的向陸小鳳走了過來，行禮道：「施主莫非就是陸小鳳公子？」

陸小鳳點點頭，道：「道長是──」

這道人道：「貧道青楓，也就是這小小道觀的住持。」

陸小鳳道：「道長莫非是霍天青的朋友？」

青楓道：「霍施主與貧道是棋友，每個月都要到貧道這裡來盤桓幾天的。」

陸小鳳道：「現在他的人呢？」

青楓臉上忽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道：「貧道此來，正是為了要帶施主去見他的。」

陸小鳳道：「他在哪裡？」

青楓緩緩道：「他在貧道的雲房中相候，已有多時了。」

小院中出奇幽靜，半開的窗子裡香煙縹緲，淡淡的隨風四散，門也是虛掩的。

陸小鳳穿過小院，等青楓推開了門，他就看見了霍天青，霍天青卻已永遠看不到他了。

霍天青竟已死在青楓道人房裡的雲床上，雲床低几上，有個用碧玉雕成的盤龍杯，杯中還留著些酒，毒酒！

霍天青的臉是死灰色的，眼角口鼻中，還隱隱可看出已被擦乾淨了的血痕。陸小鳳看著他，心已沉了下去。

青楓道人神色很慘淡，黯然道：「他來的時候，我還以為他是來下昨日未完的那一局殘棋的，正等著他有什麼新妙著，能逃過那一劫？誰知他卻說今天沒有下棋的心情。」

陸小鳳道：「他只想喝酒？」

青楓點點頭，道：「那時貧道才看出他的神情有異，彷彿心事重重，而且還不停的在長吁短歎，喃喃自語。」

陸小鳳道：「他說了些什麼？」

青楓道：「他彷彿是在說人生百年，轉眼即過，又說這世上既然有了他霍天青，為什麼偏偏又要多出個陸小鳳。」

陸小鳳苦笑，卻又忍不住問道：「這酒是你替他準備的？」

青楓道：「酒是此間所有，酒杯卻是他自己帶來的，他生有潔癖，從來不用別人用過之物。」

陸小鳳拿起酒杯嗅了嗅，皺眉道：「毒果然是在酒杯上。」

青楓道：「他幾次拿起酒杯，又放下，像是遇見了一著難題，舉棋不定，貧道正在奇怪時，他突然仰面大笑了三聲，將杯中酒喝了下去。」這滿懷憂慮的道人，雙手合什，黯然道：「貧道實在沒有想到，他年紀輕輕，就已看破了世情，但願他早歸道山。」他聲音越說越低，目中竟似有淚將落。

陸小鳳沉默著，心情更沉重，過了很久，才長長嘆道：「他沒有再提起別人？」

青楓道：「沒有。」

陸小鳳道：「也沒有說起朱停這名字？」

青楓道：「沒有。」

雲床旁邊擺著一局殘棋，青楓道人喃喃道：「世事無常，如白雲蒼狗，又有誰能想到，這一局殘棋猶在，他的人卻已經不在了。」

陸小鳳忽然道：「他著的是黑子？」

青楓道：「貧道總是讓他一著。」

陸小鳳拈起粒黑棋，沉思著，慢慢的擺下，道：「我替他下這局棋。」

青楓淒然而笑，道：「這一子擺下，黑棋就輸了。」

陸小鳳道：「但除此以外，他已無路可走了。」

青楓道：「這局棋他本就輸了，他自己也知道的，只不過一直不肯認輸而已。」

陸小鳳目光凝視著遠方，喃喃道：「但現在他畢竟已認輸了──棋局就是人生，只要一著走錯，就非輸不可。」

青楓忽然揮袖拂亂了這局殘棋，悠悠道：「人生豈非也正如一局棋，輸贏又何必太認真呢？」

陸小鳳道：「若不認真，又何必來下這一局棋？」

青楓看了他一眼，雙掌合什，慢慢閉上眼睛，不再說話。一陣風吹開窗戶，夜色已籠罩大地。

陸小鳳躺在床上，凝視著胸膛上的一杯酒，這杯酒已在他胸膛上擺了很久，直到現在還沒有喝下去，他似已連喝酒的心情都沒有。

花滿樓道：「你在想朱停他們？」

陸小鳳沉默。

花滿樓道：「人若將死，其心也善，霍天青既然已決心求死，想必就不會再造孽殺人，現在他們說不定已平安回到家裡。」

這句話不但是安慰陸小鳳，也是安慰他自己。陸小鳳卻彷彿沒有聽見。

花滿樓勉強笑了笑，道：「無論如何，這局棋總算是你贏了。」

陸小鳳忽然長長嘆息一聲，道：「但這最後一著，卻不是我自己下的。」

花滿樓道：「也不是照你的意思下的嗎？」

陸小鳳道：「不是。」

他苦笑著，又道：「所以我雖然贏了這局棋，卻比輸了還難受。」

花滿樓也不禁長長嘆息，道：「他為什麼不肯將這一局殘棋下完呢？」

陸小鳳道：「因為他自己知道這局棋已輸了，就正如他昨天也不肯下完那局棋一樣──」

這句話剛說完，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胸膛上的酒杯「噹」的一聲，跌在地上，跌得粉碎。

花滿樓知道他從來也不肯讓自己的酒杯跌碎的。但現在他卻似已完全忘了這句話，他失魂落魄的站在那裡，只覺得全身都已冰冷，從頭一直冷到了腳底。

花滿樓並沒有問他為什麼？花滿樓知道他自己會說出來。

陸小鳳忽然道：「昨天他也沒有下完那局棋？」

花滿樓道：「不錯。」

陸小鳳道：「昨天他還在青風觀下棋。」

花滿樓的臉色也變了。

陸小鳳道：「上官飛燕若是死在他手裡的，他昨天怎麼能在這裡下棋？」

上官飛燕在數百里外，霍天青就算長著翅膀也無法在一天之內趕回來。上官飛燕正是昨天死的。

花滿樓只覺得手腳也已冰冷，歎聲道：「我們難道錯怪了他！」

陸小鳳緊握著雙拳，道：「至少上官飛燕絕不會是被他殺了的。」花滿樓點點頭。

陸小鳳道：「至少這一點我們是錯怪他了。」

花滿樓道：「他為什麼不辯白？」

陸小鳳道：「他約我在青風觀相見，也許正是為了要那道人來證明昨天他還在青風觀下棋的。」

花滿樓道：「因為他知道若是空口辯白，你一定不會相信的。」

陸小鳳道：「只可惜他竟連辯白的機會都沒有。」

花滿樓道：「這麼樣說來，他當然不是自己要死的？」

陸小鳳道：「絕不是。」

花滿樓道：「是誰殺了他？」

陸小鳳道：「殺他的人，也就是殺上官飛燕的人。」

花滿樓道：「這個人才真正是這件事的主謀？」

陸小鳳道：「不錯。」

花滿樓道：「青楓道人也被他收買了，所以才幫著他說謊。」

陸小鳳道：「出家人也是人。」

花滿樓道：「既然如此，青楓道人當然一定知道他是誰！」

陸小鳳長長嘆息，道：「所以現在我只希望青楓還活著。」

他失望了。他們再回到青風觀時，青風觀已化作一片火海，沒有人能逃出來，連一個人都沒有。

烈火無情，放這把火的人更無情，這人是誰？

青風觀在前山，霍休的小樓就在山後，前山雖已化做了一片火海，山後卻還是和平而寧靜的。

門上那個「推」字仍在，陸小鳳就推開門，同花滿樓兩人走了進去，這是他第二次推開這扇門，說不定也就是最後一次。山腹是空的，什麼都沒有了，那些數也數不盡的珠寶和兵器，竟已全都奇蹟般不見。山腹的中間，有個小小的石台鋪著張陳舊的草席，霍休赤著足，穿著件已洗得發白的藍布衣裳，正在盤膝坐在草席上溫酒，好香的酒。

陸小鳳長長吸了一口氣，走下石階，微笑道：「這次我來得好像也正是時候。」

霍休也微笑道：「但這次我已不奇怪了，反正我只要一有好酒，你就會找來的！」

陸小鳳道：「但我卻反而有點懷疑了。」

霍休道：「懷疑什麼？」

陸小鳳道：「懷疑你是不是故意用好酒把我勾引來的？」

霍休大笑道：「不管怎樣，好酒總是好酒，你若不怕弄髒你的衣服，還是可以坐下來喝一杯。」

陸小鳳道：「我怕。」

霍休皺眉道：「你怕？」

陸小鳳道：「我怕的倒不是弄髒這身衣服。」

霍休道：「你怕什麼？」

陸小鳳道：「我怕我會像霍天青一樣，喝下這杯酒，就要等著別人來收拾這局殘棋了。」

霍休看著他，目光變得就像是柄出鞘的刀，他沒有再說話，只慢慢的倒了一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陸小鳳也沒有再說什麼，他知道這句話已足夠，他面對著的是個聰明人，對聰明人說話，一句就已足夠。也不知過了多久，霍休突又大笑，道：「看來還是瞞不過你。」

陸小鳳道：「所以你也不必再瞞我。」

霍休道：「你怎麼會想到是我的？」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本來想不到的，從一開始，我就錯了。」

霍休道：「哦？」

陸小鳳道：「我總認為你也跟閻鐵珊和獨孤一鶴，也是受害的人，我總認為只有霍天青才能在這件事裡得到好處。」

霍休道：「現在呢？」

陸小鳳道：「現在我才想通，真正能在這件事中得到好處的，只有一個人。」

霍休道：「這個人就是我了。」

陸小鳳道：「不錯，這個人就是你！」

霍休又倒了杯酒。

陸小鳳道：「大金鵬王一死，這世上就不會再有人向你追討金鵬王朝的舊債了。」

霍休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他本來也不會問我要的，但近年來他已太窮，他是個很會花錢的人，從來也不知道賺錢的辛苦。」

陸小鳳道：「所以你非殺了他不可？」

霍休冷冷道：「這種人本就該死！」

陸小鳳道：「但他死了還不夠，因為獨孤一鶴和閻鐵珊還是要來分那筆財富的。」

霍休道：「這筆財富本就是我的，只有我一個人辛辛苦苦的保護它，讓它一天比一天增加，我絕不能讓任何人分享！」

陸小鳳道：「所以他們也該死？」

霍休道：「非死不可！」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其實這筆財富就算三十個人花，也花不完的，你已這麼大年紀，將來難道還要將它帶進棺材裡？」

霍休瞪著他，冷冷的說道：「你若有了個老婆，白天反正也不能用她的，但肯不肯讓別人來跟你共用？」

陸小鳳道：「這完全是兩回事。」

霍休道：「在我看來，這兩回事卻完全是一樣的，這些財富就像是我的老婆一樣，無論我是死是活，都絕不讓別人來用它！」

陸小鳳道：「所以你先利用霍天青和上官飛燕，去殺了大金鵬王，又利用我除去獨孤一鶴和閻鐵珊。」

霍休道：「我本不想找你的，只可惜除了你之外，我實在想不出第二個人來做這件事。」

陸小鳳苦笑道：「這句話我聽說過。」

霍休道：「這是實話。」

陸小鳳道：「是我自己心甘情願上了你的鉤的，但霍天青呢？像他那種人又怎麼會被你所用？」

霍休道：「不是我要他上鉤的。」

陸小鳳道：「是上官飛燕？」

霍休笑了笑，道：「你難道不覺得她是很能令男人心動的女人？」花滿樓苦笑。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你又怎麼能打動她的？」

霍休悠然道：「我雖然已是個老頭子，但卻也一樣能讓女人心動的，因為我有樣任何女人都無法拒絕的東西。」

陸小鳳道：「什麼東西？」

霍休道：「我的珠寶。」他微笑著，淡淡接道：「世上絕沒有不愛珠寶的女人，就正如世上沒有不愛美女的男人一樣。」

陸小鳳道：「你答應將你的珠寶分給上官飛燕，要她去誘惑霍天青？」

霍休大笑道：「你們都以為她的情人是霍天青，卻想不到她愛上的竟是我這個老頭子。」

陸小鳳忍不住提醒他：「她愛上的也不是你，是你的珠寶。」

霍休笑道：「那也沒有什麼分別，反正在我眼中看來，她早已是個死人。」

陸小鳳道：「你早就打算事成後將她殺了滅口的？」

霍休道：「我說過，我的財富絕不讓任何人來分享。」

陸小鳳道：「所以你故意將六根足趾的秘密告訴我，要我去殺了她？」

霍休道：「但霍天青卻還被蒙在鼓裡，所以才急著用飛鴿傳書，將這秘密去告訴上官飛燕。」

陸小鳳道：「連他也不知道你才是這件事真正的主謀？」

霍休道：「他當然不知道，否則他又怎麼肯死心塌地的替上官飛燕賣命？」

陸小鳳道：「但你也沒有想到，我居然會放過了上官飛燕。」

霍休道：「所以我只好自己出手了。」

陸小鳳道：「霍天青也不是個愚蠢的人，他知道上官飛燕的死訊，也已想到這件事必定還有個主謀的人，所以跟我訂了青風觀的約會後，就先趕來找你。」

霍休道：「他的確並不太笨，只可惜聰明人也時常會做笨事的。」

陸小鳳歎道：「他的確不該一個人來找你的。」

霍休道：「所以他也該死。」

陸小鳳道：「你殺了他之後，才將他送到青風觀去？」

霍休道：「青風觀的地產也是我的，我隨時都可收回來。」

陸小鳳道：「所以你要青楓道人幫著你說謊時，他也不敢拒絕。」

霍休悠然道：「一個出家人居然也說謊，當然也該死！」

陸小鳳道：「你本想讓我認為霍天青是畏罪而死的，本想要我就此罷手了。」

霍休歎道：「我的確已不願你再管這件事，只可惜那多嘴的道士卻害了你。」

陸小鳳道：「他害了我？」

霍休道：「我聽他說出昨天的那局殘棋時，就已知道你遲早會想到這點漏洞的。」

陸小鳳道：「所以你就索性將青風觀放把火燒了。」

霍休道：「那塊地我也正好還有別的用處。」

陸小鳳道：「在你看來，這些人豈非也全都跟那塊地一樣？只不過是你利用的工具而已。」

霍休道：「所以我要他們活著，他們才能活著，我要他們死，他們就得死！」

陸小鳳苦笑道：「你怎麼想到我也會被你利用的？」

霍休道：「每個人都有弱點，你只要能知道他們的弱點，無論誰都一樣可以利用。」

陸小鳳道：「我的弱點是什麼？」

霍休冷冷道：「你的弱點就是太喜歡多管閒事！」

陸小鳳歎惜道：「所以我才會做你的幫兇，替你去約西門吹雪，幫你除去閻鐵珊和獨孤一鶴。」

霍休道：「你做得一直都很好，霍天青死了後，你若肯罷手了，從此以後，你還是可以隨時來喝我的好酒，你若有困難的時候，我甚至說不定還會借個萬把兩銀子給你。」

陸小鳳歎道：「只可惜我現在還沒有罷手。」

霍休也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將這裡的東西都搬走？」

陸小鳳不知道。

霍休接道：「因為我已準備將這地方，留作你們的墳墓。」

陸小鳳苦笑道：「這墳墓倒真不小。」

霍休悠然道：「陸小鳳能葬在青衣第一樓下，也該死而無憾了。」

陸小鳳歎道：「上官飛燕至少還說了句實話，青衣第一樓果然就在這裡。」

霍休道：「只可惜別人越是說青衣第一樓就在這裡，你反而越不相信。」

陸小鳳道：「你當然就是青衣一百零八樓的總瓢把子？」

霍休微笑道：「『總瓢把子』這四個字的聲音實在好聽，我喜歡聽這四個字。」

陸小鳳道：「難道比你數錢的聲音還好聽？」

霍休淡淡道：「我不數錢，我的錢數也數不清。」

陸小鳳又嘆了口氣，道：「現在我才真的明白，你怎麼會發財的了。」

霍休道：「你雖然明白，可惜你這一輩子也學不會的。」

陸小鳳道：「我並不想把錢帶到棺材裡去。」

霍休大笑，道：「好，很好。」

陸小鳳道：「很好？」

霍休笑道：「據說你身上總是帶著厚厚的一疊銀票，而且一出手至少就是五千兩。」

陸小鳳苦笑道：「那五千兩銀票，現在只怕也已到了你腰包裡。」

霍休道：「你既然不想把錢帶進棺材，等你死了之後，我一定會替你把銀票拿出來的。」

陸小鳳道：「你連死人的錢都要？」

霍休道：「無論什麼錢都要，這也是發財的秘訣之一。」

陸小鳳道：「只可惜我現在還活著。」

霍休道：「但現在你卻已到了墳墓裡。」

陸小鳳道：「你有把握能殺了我？」

霍休道：「無論誰進了墳墓，都再也休想活著出去。」

陸小鳳看著他，眼睛裡也發出了刀鋒般的光。

霍休微笑道：「你的手是不是已經癢了？」

陸小鳳道：「的確有點癢。」

霍休悠然道：「只可惜我卻沒有跟你動手的興趣，我一向不喜歡跟一個已經快死的人動手的。」

他的手輕輕在石台上一按，突然間「轟」的一響，上面竟落下個巨大的鐵籠來，罩住了這石台。

陸小鳳皺了皺眉，道：「你幾時變成鳥的？為什麼要把自己關在籠子裡？」

霍休道：「你覺得很滑稽？」

陸小鳳道：「的確很滑稽。」

霍休道：「等我走了後，你就不會覺得滑稽了，一個人若知道自己快要餓死的時候，無論什麼事他都不會覺得滑稽了。」

陸小鳳道：「我已經快要餓死？」

霍休冷冷道：「等我走了之後，這裡唯一能吃的東西，已只有你和你的朋友身上的肉，唯一能喝的，就是你們自己的血。」

陸小鳳道：「可是你怎麼走呢？」

霍休道：「這裡唯一的出路，就在我坐的這石台下面，我可以向你保證，等我走了後，一定不會忘記將這條路封死的。」

陸小鳳臉色變了變，勉強笑道：「我好像並不是從這條路進來的。」

霍休道：「你進來的那扇門，只能在外面開，我也可以保證，絕不會有人替你在外面開門。」

陸小鳳道：「你還可以保證什麼？」

霍休道：「我還可以保證你不出十天，就會渴死，只不過我一向是個很謹慎的人，所以我一定還要多等十天才回來。」

陸小鳳道：「你還回來？」

霍休笑了笑，道：「我當然要回來，回來拿你身上的銀票。」

陸小鳳笑道：「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口袋裡所剩下的，已只有一個大洞。」

霍休嘆了口氣，道：「看來你已決心連死都不肯讓我佔一點便宜。」

陸小鳳道：「你總算想通了。」

霍休道：「幸好我還是有便宜可佔的。」

陸小鳳道：「哦？」

霍休道：「我至少還可以把你們身上衣服剝下來，去賣給舊貨攤子，至少還可以賣幾文錢。」

陸小鳳道：「連幾文錢都要？」

霍休道：「錢總是好的，幾文錢總比沒有錢好。」

陸小鳳道：「好，我給你。」他的手突然揮出，十幾枚青銅錢夾帶著勁風，向霍休打了過去。

霍休沒有動，也沒有閃避，只等著這些銅錢穿過鐵籠的柵欄，他才招了招手，這十二枚銅錢就突然全都落入了他的掌心。這老人手上功夫之妙，連陸小鳳看見都不禁動容，脫口道：「好功夫！」

霍休已將那十二枚銅錢小心翼翼的收了起來，微笑著道：「有錢可收的時候，我功夫總是特別好的。」

陸小鳳道：「只可惜這種功夫比我還是差一點。」

霍休大笑，道：「你莫非是想激我出去跟你打一架？」

陸小鳳道：「我的確有這意思。」

霍休道：「那麼我勸你還是趕快打消這主意。」

陸小鳳道：「你是死也不肯出來的了？」

霍休道：「就算我想出去，現在也已出不去了。」

陸小鳳道：「為什麼？」

霍休道：「這鐵籠子是百煉精鋼鑄成的，淨重一千九百八十斤，就算有削鐵如泥的刀劍，也未必能削得斷，何況那種刀劍也只有在神話傳說裡才能找得到。」

陸小鳳道：「一千九百八十斤的鐵籠子，當然也沒有人能舉起來。」

霍休道：「絕沒有。」

陸小鳳道：「所以非但你出不來，我也進不去。」

霍休道：「所以你只好看著我走，然後再等著餓死。」

陸小鳳道：「你先用這鐵籠把自己關起來，為的就是怕我找你打架？」

霍休道：「我已是個老頭子，已經連跟女人上床的興趣都沒有，何況打架？」

陸小鳳拍了拍花滿樓的肩，歎道：「看來我們好像已只有等死了！」

花滿樓居然笑了笑，淡淡道：「看來這就是他最後一著了！」

陸小鳳道：「你總不能不承認，他這一著實在厲害得很。」

花滿樓道：「但我們卻還有一著沒有下，我們手裡還有一個人。」

陸小鳳道：「哦？」

花滿樓道：「你難道忘了朱停？」

陸小鳳微笑道：「我沒有忘。」

花滿樓微笑道：「所以你直到現在，還能笑得出來。」

陸小鳳道：「所以你一點都不著急。」

花滿樓道：「他本不該將朱停也綁到這裡來的。」

陸小鳳道：「的確不該。」

霍休臉色似已有些變了，忍不住道：「朱停在這裡又怎麼樣？」

陸小鳳淡淡道：「也沒有怎麼樣，只不過這世上還沒有一個地方關得住他的。」

花滿樓道：「他這人也沒有別的長處，只不過恰巧是魯大師的徒弟而已。」

霍休皺眉道：「魯大師？」

花滿樓道：「你當然應該知道，魯大師就是魯班祖師的後人，也正是普天之下，製作機關的第一高手。」

陸小鳳道：「魯大師死了之後，這第一高手就是朱停老闆了。」

霍休道：「所以他只要在這裡，你們就一定能出得去？」

陸小鳳道：「不錯。」

霍休道：「他的確就在這裡。」

陸小鳳道：「我知道。」

霍休道：「就在後面你上次見到我的地方。」

陸小鳳道：「我知道。」

霍休道：「世上既然沒有能關得住他的地方，他為什麼還不出來？」

陸小鳳道：「他會出來的。」

霍休笑了笑，道：「現在就算他能出得來，也已太遲了。」

陸小鳳道：「哦？」

霍休道：「這地方的機關總樞，就在我坐的地方下面。」

陸小鳳道：「哦？」

霍休道：「只要我一出去，當然立刻就毀了它的。」

陸小鳳道：「然後呢？」

霍休道：「然後這地方所有的出口，立刻就會全都被石塊封死，每一塊石塊的重量，都在八千斤以上，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我們已非死在這裡不可？」

霍休淡淡道：「莫說你們，就算魯班復生，也只有在這裡等著再死一次。」

陸小鳳道：「所以你現在就要走了？」

霍休道：「我本來還想陪你在這裡多聊聊的，我知道等死並不是件好受的事。」

陸小鳳道：「但現在你卻已改變了主意？」

霍休道：「不錯！」

陸小鳳道：「看來我非但留不住你，也沒法子送你了。」

霍休道：「但是你一定很快就會想念我的，我知道──」他微笑著伸手，又道：「只要我的手按下去，我的人就不見了，你從此以後，也就永遠看不見我了。」

他的手按了下去，他的人並沒有不見，臉上的笑容卻不見了。

四四方方的一個石台，還是四四方方的一個石台。他的人本來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現在還是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臉上的表情，就好像突然被人在鼻子上打了一拳。

一粒粒比黃豆還大的汗珠子，突然從他頭上冒了出來。陸小鳳好像也覺得很奇怪，他一向很瞭解霍休，沒有十分把握的事，這老狐狸是絕不會做的，霍休說這石台下面就是個出口，這石台下面就一定有個出口，但現在，這個出口好像已忽然不見了。

陸小鳳眨著眼，道：「你為什麼還不走？」

霍休握緊雙拳，道：「你──你──」他沒有說完這句話，已暈了過去。

陸小鳳嘆了口氣，忽然發現除了他之外，還有別人在嘆氣。嘆氣的人並不是花滿樓，是上官雪兒和老闆娘，她們嘆著氣，走了過來，臉上都帶著春花般的微笑。

上官雪兒說道：「看來你說的不錯，這個人果然有兩手。」

老闆娘笑得更甜，道：「所以他才是獨一無二的陸小鳳！」

陸小鳳卻不禁苦笑，道：「你們一直不出來，為的就想等著看我是不是還有兩手？」

上官雪兒嫣然道：「我們本來以為你這次絕不會再有什麼法子對付這老狐狸了，想不到你居然還留著最後一著。」

老闆娘吃吃的笑道：「你這最後一著，實在妙極了。」

上官雪兒道：「這籠子本是他用來對付你，他自己只怕做夢也想不到，反而被你關在籠子裡。」

陸小鳳也笑了，道：「這一著就叫做『請君入甕』。」

老闆娘看著他，眼波如水，道：「這麼絕的法子，真虧你怎麼想得出來的。」

陸小鳳悠然道：「我本來就是個天才。」

上官雪兒道：「難道你沒有進來之前，已經算準他要從那條路出去，所以先把那條路封死了？」

陸小鳳不開口。

老闆娘也忍不住問道：「你為什麼不說話？用的究竟是什麼法子？」

陸小鳳忽然搖搖頭，道：「我不能告訴你。」

上官雪兒道：「為什麼？」

陸小鳳笑了笑，道：「每個人都要替自己留兩手絕招的，尤其在你們這樣的女人面前，更千萬不可洩漏。」他笑得也有點像是隻老狐狸了，忽然接著道：「我的絕招若是被你們全學會了，我以後還有什麼好日子過？」

等到沒有人的時候，花滿樓也忍不住問他：「你用的究竟是什麼法子？為什麼不肯告訴她們？」

陸小鳳的回答很妙：「因為我也不知道。」

花滿樓愕然道：「你也不知那出路是怎麼會突然被封死的？」

陸小鳳道：「不知道。」

花滿樓怔住。

陸小鳳道：「也許那只不過因為機關突然失靈了，也許因為有隻老鼠無意間闖進去，將機簧卡死──」他目中也帶著些微沉思之色，嘆息著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花滿樓道：「只有天知道？」

陸小鳳點點頭，道：「你知不知道做壞事的人，為什麼總會在最後關頭功敗垂成？」

花滿樓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因為老天早已為他們準備好最後一著，在那裡等著他們了，所以無論他們的計劃多巧妙，也一樣沒有用的。」

花滿樓道：「所以這最後一著，也不是你使出來的，而是天意。」

陸小鳳道：「不錯。」

花滿樓忽然笑了。

陸小鳳道：「你笑什麼？你不信？」

花滿樓笑道：「你難道真的以為我會相信？」

陸小鳳嘆了口氣，苦笑道：「為什麼我說真話的時候，別人反而總不肯相信？」

## 尾 聲

石階上的門已開了，是朱停開的。有人能做得出這種開不得的門，就有人能將它打開。

世界上的事，有很多都是這樣子的，所以你就算能做出種任何矛都刺不穿的盾來，也一定有人能做出種矛來刺穿你的盾。這世上並沒有真正「絕對」的事存在。

陸小鳳坐在石階上，看著籠子裡的霍休，他忽然覺得這籠子實在很像個牢獄。

──無論誰做錯事，都一定要受到懲罰的。陸小鳳嘆了口氣，這件事能這麼樣結束，他已覺得很滿意。這件事是怎麼樣結束的呢？

老闆正用一個木頭做的三角架，在測量這山洞的高低。老闆娘在旁邊看著，她知道他一定又有了個新奇的主意，可是她並不想問。她知道沒有一個男人在思索時，喜歡女人在旁邊多嘴的。

朱停卻忽然問她：「那個人是不是要走了？」

老闆娘道：「嗯！」

朱停道：「你不去送他？」

老闆娘道：「你去，我就去。」

朱停冷冷道：「他好像並不想要我去。」

老闆娘道：「你也不想去？」朱停承認。

老闆娘道：「但他若有事找你，隨隨便便派一個人來通知一聲，你就立刻去了。」

朱停道：「那只不過因為我知道，我若有事找他，他也會來的。」

老闆娘道：「來了也不打招呼，不說話？」

朱停道：「來不來是一回事，說不說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老闆娘嘆了口氣，道：「像你們這樣的朋友，天下只怕還找不出第二對來。」

朱停放下手裡的三角架，凝視著她，忽然道：「我已經決定留在這裡了。」

老闆娘道：「我知道。」

朱停道：「你能夠在這種地方待下去？」

老闆娘道：「只要你能待得下去，我就能。」

朱停道：「你若不想呆在這裡，我也不怪你。」

老闆娘瞪眼道：「你想趕我走，好讓那小狐狸精陪著你？」

朱停笑了，道：「你幾時變得會吃醋的？」

老闆娘道：「剛才。」

朱停道：「剛才？」

老闆娘道：「剛才那小狐狸精偷偷的在跟你說什麼？」

朱停微笑道：「說的當然是個秘密。」

老闆娘又瞪起了眼，道：「什麼秘密？」

朱停悠然道：「我以後會告訴你的，現在──現在你已經可以送他了。」

老闆娘道：「不去。」

朱停道：「為什麼？」

老闆娘咬著嘴唇，說道：「從今天起，我要開始寸步不離的盯著你，無論什麼地方我都不去，因為──」

朱停道：「因為什麼？」

老闆娘看著他，美麗的眼睛裡充滿了愛情，柔聲道：「因為現在我才知道你是個了不起的男人，我怕別人搶走你！」

陸小鳳遠遠的看著他們，忽然嘆了口氣，道：「看來他們的危機已過去了。」

花滿樓道：「他們有什麼危機？」

陸小鳳道：「這兩年來，老闆娘好像對老闆有點失望，我總擔心他們會變成一對怨偶。」

花滿樓道：「老闆娘是不是覺得老闆太懶、太沒有用？」

陸小鳳笑道：「但現在她總該知道，她的丈夫是個多麼了不起的天才了。」

花滿樓承認：「若不是老闆，我們說不定真要被困死在這裡。」

每個女人都希望自己能為自己的丈夫覺得驕傲的。

陸小鳳又嘆了口氣，道：「別的我倒不怕，但挨餓的滋味，看來好像是真的很難忍受。」

他正看著籠子裡的霍休，霍休卻瞪大了眼睛，看著籠子外的上官雪兒。

雪兒的手裡拿著根香腸和兩個餅，正在和霍休嘀嘀咕咕的說著話，也不知她在說些什麼。

霍休已經氣得臉紅脖子粗了，忽然跳起來，用力去撞那籠子。他當然撞不開，這籠子本就是他特地打造的，誰也撞不開。

雪兒在外面冷冷的看著他，好像已要走了，霍休卻又留住她，兩個人又說了幾句話，霍休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在一張紙上畫了個花押，用這張紙，換了雪兒的香腸和餅，立刻就坐在地上，狼吞虎嚥的吃起來。

花滿樓忽然問道：「他還是寧死也不肯說出他將那筆珠寶藏到哪裡去了？」

陸小鳳道：「他不怕死。」

花滿樓苦笑道：「他真的認為窮比死還可怕？」

陸小鳳笑道：「但現在他也許已發現還有件事比窮更可怕了！」

花滿樓道：「餓？」

陸小鳳還沒有說話，雪兒已跳躍著奔了上來，眼睛裡發著光，笑道：「我已將那根香腸和兩個餅賣給他了，你們猜我賣了多少銀子？」他們猜不出。

雪兒揮舞著手裡的那張紙，道：「我賣了五萬兩，整整五萬兩，我隨時都可以用他親手寫的那張紙條，到他的銀號裡去提銀子的。」

陸小鳳忍不住笑道：「你的心倒黑。」

花滿樓笑道：「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出更貴的香腸來了。」

雪兒道：「所以那老狐狸簡直氣得要發瘋，可惜卻又非買不可。」

花滿樓歎道：「挨餓的滋味看來的確不好受。」

陸小鳳道：「你難道準備把他的家當全敲光？」

雪兒道：「那些財產本就是我們的，莫忘記我也姓上官。」

陸小鳳笑道：「你就算每天敲他五萬兩銀了，一年之內，只怕也敲不光他的。」

雪兒道：「那麼我就在這裡敲他三年，敲光為止，反正有人在這裡陪我。」

陸小鳳道：「老闆真的已決定留在這裡嗎？」

雪兒點點頭，臉上忽然露出種很神秘的微笑，道：「他跟老闆娘說，他要留在這裡，是為了要用這地方製造幾樣驚人的東西來，其實我知道他是為什麼要留下來的。」

陸小鳳道：「是為什麼？」

雪兒眨著眼，笑得更神秘，道：「那是個秘密。」

陸小鳳道：「什麼秘密？」

雪兒道：「既然是秘密，怎麼能告訴你？」

陸小鳳盯著她看了半天，忽又笑了笑，道：「你的秘密我本就不想知道，我只不過有點擔心。」

雪兒道：「擔心什麼？」

陸小鳳道：「你用這張紙條去提銀子時，別人若是要追問這紙條的來歷呢？」

雪兒道：「絕不會有人問的。」

陸小鳳道：「哦？」

雪兒笑道：「莫忘記他本就是個神秘而古怪的老頭子，連他最親信的部下，都一向不知道他的行蹤，他本就一直是用這種法子辦事的。」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看來這好像又是他自己在自作自受。」

雪兒笑道：「一點也不錯，若不是他自己造成這種結果，我想要敲他的銀子，還真不容易。」

一個人的命運如何，本就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真正勤勉的人，總是會有很好的運氣。

陸小鳳微笑著站起來，道：「那麼你就在這裡慢慢的敲吧，最好能順便替我敲他幾罈好酒。」

雪兒凝視著他，道：「你──你現在就要走？」

陸小鳳道：「我若在這種地方呆上三天，不被悶死才怪。」

雪兒道：「我那個秘密你也不想問了？」

陸小鳳道：「不想。」

雪兒眼珠子轉了轉，忽又笑道：「其實我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你反正遲早總會知道的。」

陸小鳳也不反對。

雪兒道：「他留在這裡，只因為我愛上了他，他也愛上了我。」

陸小鳳笑了。

雪兒淡淡道：「我知道你不信的，但等我嫁給他時，你就不能不信了。」

陸小鳳忍不住道：「你要嫁給他，老闆娘呢？」

雪兒悠然道：「老闆並不一定只能有一個老闆娘的，你能有四條眉毛，老闆為什麼不能有兩個老闆娘？」

山坡在夕陽下，陸小鳳走在山坡上。他一聲也不響，已走了半天，忽然道：「那小狐狸一定又是在說謊。」

花滿樓道：「嗯！」

陸小鳳道：「老闆又沒有瘋，怎麼會娶她這種小鬼作小老闆娘？」

花滿樓道：「當然不會。」

陸小鳳又閉著嘴走了段路，忽然道：「但老闆卻是個混蛋，時常都會發瘋的。」

花滿樓道：「小老闆娘也通常都是小狐狸精。」

陸小鳳道：「所以你最好趕快回去勸勸那混蛋，叫他千萬不能做這種混蛋事。」

花滿樓道：「你自己為什麼不去？」

陸小鳳道：「你知道我不跟他說話的。」

花滿樓道：「假如根本沒有這回事呢？老闆豈非要認為我們是兩個瘋子？」

陸小鳳道：「偶爾做一次瘋子又何妨？」

花滿樓嘆了一口氣，道：「看來無論誰跟你交朋友，遲早總會被你傳染上一點瘋病的。」

但他去了，他沒法子不去。

陸小鳳就像是個傻瓜一樣，坐在路旁邊等著，幸好這條山路很偏僻，除了一個摘野菜的老太婆外，就沒有別的人經過，他並沒有等多久，花滿樓就回來了。

陸小鳳立刻問道：「怎麼樣？」

花滿樓板著臉，道：「你是個瘋子，我也是。」

陸小鳳道：「根本沒有那回事？」

花滿樓道：「他們的確有個秘密，老闆已收了雪兒做乾女兒。」

陸小鳳怔住。

花滿樓又嘆了口氣，苦笑道：「你明明知道那小鬼在說謊，為什麼偏偏還要上她的當呢？」

陸小鳳也嘆了口氣，苦笑道：「因為我不但是個混蛋，而且是個笨蛋。」

抬起頭，忽然看見雪兒連跑帶跳的趕了過來，她喘著氣問道：「你們剛才有沒有看見一個人走過去？」

陸小鳳道：「只有個摘野菜的老太婆。」

雪兒跳起來，道：「這個老太婆一定就是我姐姐。」

陸小鳳道：「你姐姐？上官飛燕？」

雪兒點點頭，眼睛裡發著光，道：「我現在才發現她並沒有死，她本來就很會裝死，剛才你們走了，我到下面去──」

陸小鳳不等她說完，忽然扭頭就走，而且還拉著花滿樓一起走：「這次無論你說什麼，我都不上當了，我根本連聽都不聽。」

看來他的確已下了決心，他走得真快。

雪兒癡癡的看著他們走遠，才輕輕嘆了口氣，喃喃道：「為什麼我說真話的時候，別人反而偏偏不信呢──」

（全書完）

# 《繡花大盜》古龍

《二○一四年四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章 數十件大案

酷熱。驕陽如火，曬在黃塵滾滾的大路上。常漫天臉上的刀疤，也被曬得發出了紅光。

三條刀疤，再加上七八處內傷，換來了他今天的聲名地位，每到陰雨天氣，內傷發作，骨節疼痛時，想到當年的艱辛血戰，他就會覺得感慨萬千！

能活到現在真不容易，能夠做每個月有五百兩銀子薪俸的副總鏢頭，更不容易，那實在是用血汗換來的。近年來他已很少親自出來走鏢，「鎮遠鏢局」的總鏢頭跟他本是同門的師兄弟，兩個老人早上練練拳，晚上喝喝酒，已享了好幾年清福，就憑他們一桿「金槍鐵劍旗」，東南一帶的黑道朋友，已沒有人敢動「鎮遠」保的鏢。

但這趟鏢卻實在太重要，鏢主又指定要他們師兄弟親自護送，總鏢頭的風濕最近又發了，常漫天就只好又掛上他那柄二十七斤重的巨鐵劍，親自出馬了。

「鎮遠──揚威──」趟子手老趙吃這行飯已有二十年，年紀雖不小，嗓門卻還是很沖，再加上中午打尖時喝了十二兩燒刀子，此刻正賣弄精神，在前面喊著鏢。

常漫天掏出塊青布帕擦了擦汗，歲月不饒人，他忽然發現自己真是老了，走完這趟鏢，也該到了掛劍歸隱的時候。天氣又實在太熱，前面若有陰涼的地方，歇一歇再走也不遲。

常漫天一提韁繩，縱馬趕了上去，正準備關照老趙，忽然發現前面有個人端端正正的坐在道路中央繡花。一個滿臉鬍子的大男人。

常漫天闖蕩江湖三十多年，倒還沒見過男人繡花的，更沒有見過有人會在這麼大的太陽底下，坐在大路上繡花。

「這人莫非是個瘋子？」他實在像是個瘋子，在這種雞蛋擺在路上都可以曬熟的天氣裡，他身上居然還穿著件紫紅緞子大棉襖。

奇怪的是，穿著紡緞單衫的人都已滿頭大汗，他臉上反而連一粒汗珠子都沒有。

常漫天皺了皺眉，揮手攔住了後面的鏢車，向趟子手老趙使了個眼色。

老趙畢竟也是老江湖了，從常漫天第一趟走鏢時，他就跟著做趟子手。

老主人的意思，他當然明白，輕輕咳嗽了兩聲，打起精神走過去。

這大鬍子專心繡著花，就好像是個春心已動的大姑娘，坐在閨房裡趕著繡她的嫁衣一樣，十六七輛鏢車已因他而停下，他竟似完全不知道。

他繡的是朵牡丹，黑牡丹，繡得居然比大姑娘還精緻。

老趙突然大聲道：「朋友繡的這朵花實在不錯，只可惜這裡不是繡花的地方。」

他的嗓門本來就大，現在又是存心想讓這人嚇一跳的。誰知道這大鬍子卻連頭都沒有抬，眼都沒有眨。

「難道他不但是個瘋子，還是個聾子？」

老趙忍不住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道：「朋友能不能讓讓路，讓我們──」他的聲音突然停頓，臉色突然變了。剛才伸手過去拍肩的時候，大鬍子手裡的繡花針剛好抬起，在他手背上紮了一下。

連挨一刀都不會皺眉頭的江湖好漢，被繡花針扎一下又算得了什麼？

老趙本來連一點都不在乎，可是想縮回手的時候，這隻手竟縮不回來了！他半邊身子竟似已完全都麻木！這根繡花針上，莫非有什麼邪門外道的花樣？

老趙後退三步，看了看自己的手，手並沒有腫，卻偏偏不聽使喚了，他又驚又怒，剛準備發作。

常漫天已飄身下馬，搶過來向這大鬍子抱了抱拳，道：「朋友繡的好標緻的牡丹。」

大鬍子還是沒有抬頭，卻忽然笑了笑，道：「我還會繡別的。」

常漫天道：「繡什麼？」

大鬍子道：「繡瞎子。」

常漫天也笑了笑，道：「瞎子只怕不好繡。」

大鬍子道：「瞎子最好繡，只要兩針就能繡出個瞎子來。」

常漫天道：「怎麼繡？」

大鬍子道：「就是這樣繡。」他突然出手，在老趙臉上刺了兩針。

老趙一聲慘呼，手蒙著臉，已倒在地上，疼得滿地打滾，指縫間鮮血沁出，正是從眼睛裡沁出來的！常漫天臉色驟變，反手握劍。

大鬍子卻還是悠悠閒閒的坐在那裡，悠然道：「你看，我豈非兩針就繡出了個瞎子來？」

常漫天冷笑道：「朋友好快的出手。」

大鬍子淡淡道：「瞎子我繡得最快，七十二針就可以繡出三十六個瞎子來。」

走這趟鏢的人，連常漫天自己正好是三十六個，隨行的三位鏢師也都是一等一的硬手，現在也都已縱馬趕了過來。

所以常漫天雖然吃驚，卻還沉得住氣，厲聲道：「朋友是來尋仇的？還是劫鏢的？」

大鬍子道：「我是來繡花的。」

常漫天道：「你還想繡什麼？」

大鬍子道：「先繡三十六個瞎子來，再繡八十萬兩鏢銀回去。」

常漫天縱聲大笑，道：「恰巧我這口劍也能繡點東西！」

大鬍子道：「繡什麼？」

常漫天道：「繡死人，一個死人！」笑聲突頓，劍已出鞘。

這柄巨鐵劍雖然不是什麼神兵利器，卻是昔年「鐵劍先生」的真傳。

常漫天在這柄劍上，至少已下了四十年的苦功夫，否則他又怎麼能活到現在。

隨行的鏢師也都亮出了兵刃，一口雁翎刀、一根鍊子槍、一柄喪門劍。

鏢客們對付劫鏢的綠林朋友，是用不著講什麼江湖道義的，也不必講究單打獨鬥。

常漫天厲聲道：「亮青子，一起上，先廢了他的一雙招子！」招子就是眼睛。

想要別人變成瞎子的人，別人當然也想要他變成瞎子！江湖豪傑們的原則，本就是：「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大鬍子卻還在繡花，二十七斤重的鐵劍，已夾帶著風聲削過來。

鍊子槍「毒龍取水」，也從旁邊直刺他的腰。鎮遠的鏢師們，武功大都得過他們師兄弟的指點，招式出手，當然都配合得很好！

大鬍子忽然笑道：「繡完了。」

他的牡丹已繡成，繡花針斜斜挑起，常漫天只覺得寒芒閃動，忽然間已到了眼前。

沒有人能形容這種速度，幾乎也沒有人能閃避。常漫天狂吼一聲，鐵劍突然脫手飛出，他的人卻已倒下。「奪」的一聲，鐵劍遠遠的釘入道旁大樹上，入木一尺。這時，大鬍子已繡出了他的第四個瞎子。

七十二針，三十六個瞎子。好快的出手，好狠的出手！一面白綢，蓋在常漫天臉上，上面繡著朵大紅的牡丹。

江重威走路的時候，身上總是叮叮噹噹的響，就像是個活動的鈴鐺一樣。他當然不是鈴鐺。江重威是平南王府的總管，是個很有威儀、也很有權威的人。

王府中當然有很多機密重地，這些地方的門上，當然都有鎖。所有的鑰匙，都由他保管，一個身上帶著二三十把鑰匙的人，走路當然會叮叮噹噹的響。

他的確是個值得信任的人，不但謹慎沉著，忠心耿耿，而且一身「十三太保橫練」雖然並不是真的刀槍不入，但無論任何人都已很難能傷得了他。他要傷人卻不難。

他的鐵砂掌，已有九成火候，足可開碑裂石，擊石成粉。王爺將鑰匙交給他保管，一向都很放心的。現在他正要替王爺到寶庫去取一斛明珠、兩面玉璧。

今天是王爺愛妃的芳辰，王爺已答應她以明珠玉璧作賀禮。

就像世上大多數男人一樣，王爺對自己所鍾愛的女人，總是非常慷慨的。

長廊裡沉肅安靜，因為這裡已接近王府的寶庫，無論誰敢妄入一步，格殺勿論！

入了禁區後，每隔七八步，就有個由江重威親手訓練出的鐵甲衛士，石像般執槍而立。

這些衛士都經過極嚴格的訓練，就算是有蒼蠅飛上了他們的臉，有人踩住了他們的腳，他們也絕不會動一動的。江重威不但極有威信，而且號令嚴明，若有人敢疏忽職守，就算放了條狗進入禁區，也格殺勿論！連他自己進來時，都得說出當天的口令。

今天的口令是：「日月同輝。」因為今天是個很吉利的日子。

甚至連江重威冷峻嚴肅的臉上，都帶著三分喜氣，今天他也是王妃壽筵上的貴賓。辦完了這趟差使，他就要換上華服，去喝壽酒了，所以他腳步也比平常走得快了些。

八個腰佩長刀的錦衣衛士，跟在他身後，錦衣衛士們都是衛士中的高手，這八個更是百中選一的高手。江重威一向是個非常謹慎的人。

寶庫的重門嚴鎖，一尺七寸厚的鐵門共有三道，鎖也是名匠特別配製的。

江重威終於打開了最後一重門，一陣陰森森的冷風，撲面而來。

這地方也正如世上大多數別的寶庫一樣，陰森寒冷如墳墓。

只不過墳墓裡還有死人，這裡面卻連一隻死螞蟻都沒有。

江重威每次進來時，心裡都有種很奇怪的想法──個人雖然擁有這寶庫中所有財寶，若是只能生活在這裡，又有什麼用？就算將世上所有的財寶全給他，他也不願在這地方留一天。

現在他還是有這種想法，他推開門走進去，只希望能快點出來。他絕不會想到，這次一走進去，就永遠也出不來了！

寒冷陰森的庫房中，竟赫然有一個人。一個活人。

這人滿臉鬍子，身上穿著件紫紅棉襖，竟坐在一隻珠寶箱上繡花。

江重威作夢也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是他面前卻的確有個人坐在那裡繡花，一個活生生的大男人。

「這人莫非是個鬼？」除了鬼魂，還有誰能進入這地方？

江重威只覺得背脊忽然發冷，竟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冷顫。這大鬍子專心一意的繡著花，就好像大姑娘坐在自己閨房裡繡花一樣。他繡的是朵牡丹，黑牡丹繡在紅緞子上。

江重威終於鎮定了下來，沉聲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大鬍子並沒有抬頭，淡淡道：「走進來的。」

江重威道：「你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大鬍子道：「是繡花的地方！」

江重威冷笑道：「難道你是特地到這裡來繡花的？」

大鬍子點點頭，道：「因為我要繡的，只有在這裡才能繡得出！」

江重威道：「你要繡什麼？」

大鬍子道：「繡一個瞎了眼的江重威！」

江重威仰面狂笑。他只有在怒極殺人時，才會如此狂笑。狂笑聲中，他的人已撲過去，雙掌虎虎生風，用的正是裂石開碑的鐵砂掌力。他突然覺得掌心一麻，就像是被蜜蜂叮了一口，掌上的力量竟突然消失無蹤。就在這時，一陣閃動的寒芒，已到了他眼前。

十三太保橫練，雖然是舉世無雙的硬功，卻也練不到眼睛上的。

外面的衛士突然聽見一陣驚呼，趕過去時鐵門已從裡面關了起來。等他們撬開門進去時，江重威已暈倒在地上，一塊鮮紅的緞子，蓋著他的臉。緞子上繡著朵黑牡丹！

禪房裡燃著香。花滿樓已沐浴薰香，靜坐在等候。

要想嘗到苦瓜大師親手烹成的素齋，不但要沐浴薰香，還得要有耐性。苦瓜大師並不是輕易下廚的，那不但要人來得對，還得要他高興。今天的人來得很對，除了花滿樓外，還有黃山古松居士，和號稱圍棋第一，詩酒第二，劍法第三的木道人。

這些人當然都不是俗客，所以苦瓜大師今天也特別高興。蒼茫的暮色中，終於傳來了清悅的晚鐘聲。花滿樓走出去的時候，古松居土和木道人已經在院子裡等他。晚風吹過竹林，暑氣早已被隔絕在紅塵外。

花滿樓微笑道：「要兩位前輩在此相候，實在是不敢當。」

木道人笑了，這位素來脫略形跡，不修邊幅的武當長老，此刻居然也脫下了他那件千縫萬補的破道袍，換上了件一塵不染的藍布衫。

就為了不願受人拘束，他情願不當武當掌門，可是要嘗苦瓜大師的素齋，他也只好委屈點了。

苦瓜大師的怪脾氣，是人人都知道的。

古松居士卻歎了口氣，道：「看來你這老道果然沒有說錯。」

花滿樓道：「道長說什麼？」

木道人笑道：「我說你一定知道我們在這裡，就算我們一動也不動，你還是知道！」

古松居士歎道：「但我卻還是想不出，他怎麼會知道的？」

木道人道：「我也想不出，只不過我有個你比不上的好處。」

古松居士道：「什麼好處？」

木道人微笑道：「想不出的事，我就從來也不去想！」

古松居士也笑了，道：「所以我常說你若不喝酒，一定能活到三百歲！」

木道人道：「若是沒酒喝，我為什麼要活到三百歲？」

禪房裡竹簾低垂，隔著竹簾，已可嗅到一陣陣無法形容的香氣，足以引起任何人的食慾來。

古松居士歎道：「苦瓜大師的素席，果然是天下無雙。」

木道人笑道：「他自己常說，他做的素菜就算菩薩聞到，都會心動的。」

古松居士道：「看來現在菜已上桌了，我們還等什麼？」

他們掀起竹簾走進去，忽然怔住。菜不但已擺上了桌，而且已有個人坐在那裡，開懷大吃。

這不速之客居然沒有等他們，居然既沒有薰香，也沒有沐浴。事實上，這人的身上不但全是泥，而且全身都是汗臭氣。苦瓜大師居然沒有趕他出去，居然還在替他夾菜，好像生怕他吃得還不夠快。

木道人歎了口氣，道：「這和尚偏心。」

古松居士道：「他請的是我們，卻讓別人先來吃了。」

木道人道：「他一定要我們去薰香沐浴，這人卻好像剛從泥裡打過滾出來的！」

苦瓜大師大笑，道：「和尚的確偏心，但也只不過對他一個人偏心而已，你們生氣也沒用。」

木道人道：「你為什麼要對他偏心？」

苦瓜大師道：「因為遇見了這個人，連我也沒法子了。」

木道人也笑了，道：「我不怪你，上次這人偷喝了我兩壇五十年陳年的女兒紅，我只有看著他乾瞪眼！」

花滿樓苦笑道：「遇見了這個人，只怕連菩薩都沒法子。」

這個人當然就是陸小鳳。

一盆素火腿、一盆鍋貼豆腐，都已碟子底朝了天，陸小鳳才總算停了下來，向這三個人笑了笑，道：「你們儘管罵你們的，我吃我的，你們罵個痛快，我也正好吃個痛快。」

木道人大笑，道：「別人上你的當，我不上。」他也坐下來，霎眼間三塊素鴨子已下了肚。

花滿樓在陸小鳳旁邊坐下來，立刻皺起了眉，道：「你平時本來不太臭的，今天聞起來怎麼變得像是條剛從爛泥裡撈出來的狗？」

陸小鳳道：「因為我已經有十天沒洗澡了。」

花滿樓吃驚道：「幾天？」

陸小鳳道：「十天。」

花滿樓皺眉道：「這些天你在幹什麼？」

陸小鳳道：「我很忙。」

花滿樓道：「忙什麼？」

陸小鳳道：「忙著還債，賭債。」

花滿樓道：「你欠了誰的賭債？」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除了司空摘星那混蛋，還有誰？」

花滿樓道：「你怎麼會輸給他的？」

陸小鳳苦笑道：「上次我跟他比賽翻觔斗，贏得他一塌糊塗，這次他居然找上了我，要跟我比賽翻跟斗了，你說我怎麼會不答應！」

花滿樓道：「你當然會答應！」

陸小鳳道：「誰知這小子最近什麼事都沒有做，就只在練翻觔斗，一個時辰居然連翻了六百八十個觔斗，你說要命不要命？」

花滿樓道：「你輸給他的是什麼？」

陸小鳳道：「我們約好了，我若贏了，他以後一見面就跟我磕頭，叫我大叔，我若輸了，就得在十天內替他挖六百八十條蚯蚓，一個觔斗，一條蚯蚓。」

花滿樓笑了，道：「這就難怪你自己看來也像是蚯蚓了。」

木道人也忍不住大笑，道：「你真的替他挖到了六百八十條蚯蚓？」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苦笑道：「開始的那幾天蚯蚓好像還很多，到後來那幾天，要找條蚯蚓簡直比癩蛤蟆找老婆還難。」

古松居士也忍不住問道：「那位偷王之王要這麼多蚯蚓幹什麼？」

陸小鳳恨恨道：「他根本就不要蚯蚓，只不過想看我挖蚯蚓而已！」

木道人大笑，道：「想不到陸小鳳也有這麼樣一天，這實在是大快人心！」

陸小鳳眼珠子一轉，道：「你是不是也想跟我賭一賭？」

木道人道：「賭什麼？」

陸小鳳道：「賭酒。」

木道人笑道：「我不上你這個當。」

陸小鳳眼角瞟著他，道：「你難道認輸了？」

木道人道：「我早就認輸了，喝酒我喝不過你，劍法我比不上西門吹雪和葉孤城，你若真的要賭，我就跟你賭圍棋！」

陸小鳳大笑道：「你以為我會上你這個當？」

木道人傲然道：「別人都知道我圍棋天下第一，卻不知除了圍棋之外，我還有件事是誰也比不上的！」

陸小鳳道：「什麼事？」

木道人道：「吃飯，你敢不敢跟我賭吃飯？」

陸小鳳歎道：「我本來是想賭的，只可惜我不是飯桶！」

木道人也歎了口氣，道：「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陸小鳳也會認輸，真是難得的很。」

苦瓜大師忽然道：「其實近來江湖中最出風頭的人，早已不是他了！」

陸小鳳道：「不是我是誰？」

苦瓜大師道：「你猜呢？」

陸小鳳道：「西門吹雪？」

花滿樓道：「據說他最近一直在陪著峨眉四秀中那位孫姑娘，已經很久沒有在江湖中露面！」

陸小鳳道：「想不到他也有這麼樣一天，我本來以為他遲早要做和尚的！」

苦瓜大師道：「佛門中不要這種和尚！」

陸小鳳道：「若不是西門吹雪，難道是葉孤城？」

苦瓜大師道：「也不是！」

木道人道：「葉孤城最近病得很重！」

陸小鳳愕然道：「他也會病？什麼病？」

木道人笑道：「跟我一樣的病，無論誰得了這種病，都不會再想出風頭了！」

陸小鳳想了想，道：「那麼難道是老闆和老闆娘？」

花滿樓笑道：「老闆的懶病更重！」

陸小鳳道：「老實和尚也不是喜歡出風頭的人，大悲禪師更不是──」

他沉吟著，又道：「莫非是筆霞山的那條母老虎？」

苦瓜大師道：「不是，這個人你非但不認得，而且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陸小鳳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苦瓜大師道：「是個會繡花的男人！」

陸小鳳怔了怔，又笑道：「會繡花的男人其實也不少，我認得的裁縫師傅中，就有好幾個是會繡花的！」

苦瓜大師道：「可是他不但會繡花，還會繡瞎子！」

陸小鳳又怔了怔，道：「繡瞎子？」

苦瓜大師道：「據說他最近至少繡出了七八十個瞎子！」

陸小鳳道：「瞎子怎麼繡？」

苦瓜大師道：「用他的繡花針繡，兩針繡一個！」

陸小鳳總算已有些明白了，道：「他繡出的瞎子都是些什麼人？」

苦瓜大師道：「其中至少有四五個是你認得的！」

陸小鳳道：「誰？」

苦瓜大師道：「常漫天、華一帆、江重威──」

他還沒有說完，陸小鳳已動容道：「東南王府的江重威？」

苦瓜大師道：「除了他還有別的江重威？」

陸小鳳皺眉道：「但這個江重威自從進了王府以後，就絕不再管江湖的事了，怎麼會惹上這個人的？」

苦瓜大師道：「他根本沒有惹這個人，是王府裡的十八斛明珠惹的！」

陸小鳳道：「這人不但刺瞎了江重威，還盜走了王府的十八斛明珠！」

苦瓜大師道：「另外還得加上華玉軒珍藏的七十卷價值連城的字畫、鎮遠的八十萬兩鏢銀、鎮東保的一批紅貨、金沙河的九萬兩金葉子！」他歎了口氣，接著道：「據說這人在一個月之間，就做了六七十件大案，而且全都是他一個人單槍匹馬做下來的，你說他是不是出盡風頭？」

陸小鳳也不禁歎道：「這些事我怎麼沒有聽到過？」

苦瓜大師道：「你最近一直都在西北，這些事都是在東南一帶發生的，前幾天才傳到這裡來，你又偏偏在忙著挖蚯蚓！」

陸小鳳道：「這是最近才傳來的消息，但你卻已知道了！」

苦瓜大師道：「嗯！」

陸小鳳道：「你是什麼時候變得消息如此靈通的？」

苦瓜大師歎了口氣，道：「莫忘記我一直有個消息最靈通的師弟。」

陸小鳳道：「金九齡？」

苦瓜大師苦笑道：「幸好我只有這麼樣一個師弟！」

陸小鳳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我明白了。」

苦瓜大師道：「你明白了什麼？」

陸小鳳道：「金九齡是江重威的好朋友，又是當年的天下第一名捕，雖然早已洗手不幹，但這些事他還是非管不可的。」苦瓜大師承認，無論誰只要吃了一天公門飯，就一輩子再也休想脫身了。

苦瓜大師歎道：「我直到現在還不懂，他當初為什麼會吃這行飯！」

木道人道：「你難道要他也做和尚？」

苦瓜大師道：「和尚至少沒有這麼多麻煩！」

木道人笑道：「但和尚也沒有老婆！」

苦瓜大師不說話了。江湖中人人都知道，金九齡一生中最大的毛病，就是風流自賞。他昔年入了公門，據說也是為了個女人。

陸小鳳道：「金九齡被公認為六扇門中，三百年來的第一位高手，無論大大小小的案子，只要到了他手裡，就沒有破不了的。」

苦瓜大師歎道：「所以我總認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逞能，聰明太過了度。」

陸小鳳道：「但無論多聰明的人，遲早也總有一天會遇著他解決不了的難題。」

苦瓜大師同意。

陸小鳳道：「這件案子，也許就正是他解決不了，所以他一定要找個幫手！」

苦瓜大師也承認。

陸小鳳道：「你既然只有這麼樣一個師弟，當然要幫著他找幫手！」他歎了口氣，苦笑道：「最倒楣的是，我恰巧就是個最理想的幫手，無論誰遇著解決不了的事，總是會來找我的，所以──」

苦瓜大師道：「所以怎麼樣？」

陸小鳳歎道：「所以你請我來吃這頓飯，只怕沒安什麼好心。」

苦瓜大師道：「莫忘記這是你自己撞上來的，我並沒有請你來！」

陸小鳳苦笑道：「也許我正好倒楣，所以才會一頭撞到這裡來！」

木道人笑道：「你最近好像一直都在倒楣！」

陸小鳳道：「但這次我卻說什麼也不幹了，管他會繡花也好，會補褲子也好，都不關我的事，這件事說出大半天來我也不會管的！」

苦瓜大師淡淡道：「他並沒有要你管這件事，你何必自作多情！」

陸小鳳怔了怔，道：「他沒有？」

只聽一個人微笑道：「我真的沒有！」

這個人當然就是金九齡。

江湖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金九齡身上有兩樣東西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他的衣服和他的眼睛。金九齡的眼睛並不特別大，也並不特別亮，但只要被他看過一眼的，他就永遠也不會忘記。

金九齡穿的衣服，質料永遠最高貴，式樣永遠最時新，手工永遠最精緻。他手裡的一柄折扇，也是價值千金的精品，必要的時候，還可以當作武器。金九齡認穴打穴的功夫，都是第一流的，事實上，他無論什麼事都是第一流的。

不是第一流的酒他喝不進嘴；不是第一流的女人，他看不上眼；不是第一流的車，他絕不去坐。但他卻並不是第一流的有錢人，幸好他還有很多賺錢的本事。他精於辨別古董字畫、精於相馬，就憑這兩樣本事，已足夠讓他永遠過第一流的日子。

何況他還是個很英俊、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年紀看來也不大，這使得他在最容易花錢的一件事上，省了很多錢。別人要千金才能博得一笑的美人，他卻往往可以不費分文。

所以他生活一向過得很優裕，保養得一向很好，看來絕不像是個黑道上令人聞名喪膽的武林高手，卻像是個走馬章台的花花公子。

看到他進來，古松居士立刻問道：「你最近有沒有找到什麼精品？」

古松居士生平最大的癖好，就是收集古董字畫。他珍藏的精品絕不在華玉軒之下。

金九齡微笑道：「天下的精品都已被居士帶上了黃山，我還能找到什麼？」

古松居士道：「連好畫都沒有一幅？」

金九齡沉吟著，又笑了笑，道：「我身上倒帶著幅近人的花卉！」

古松居士道：「快拿出來看看！」

金九齡已微笑著拿了出來──是塊鮮紅的緞子，繡著朵黑牡丹。

古松居士怔了怔，道：「這算是什麼？」

金九齡笑道：「最近針繡也很搶手。」

古松居士道：「這難道是神針薛夫人的真跡？」

金九齡道：「不是，這是個男人繡的。」

古松居士動容道：「就是那個會繡花的男人？」

金九齡點點頭，道：「這正是他在王府寶庫中繡的。」

陸小鳳道：「他真在那裡繡花？」

金九齡又點點頭，道：「江重威打開門進去的時候，他就正在裡面繡這朵花！」

陸小鳳皺眉道：「王府的寶庫，警戒森嚴，他怎麼進得去的？」

金九齡苦笑道：「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進去的，也沒有人能猜得出。」

陸小鳳道：「他連一點線索都沒有留下來？」

金九齡道：「沒有。」

陸小鳳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金九齡道：「是個長得滿臉大鬍子，在熱天還穿著件大棉襖的人。」

陸小鳳道：「還有呢？」

金九齡道：「他是個男人，不但會繡花，而且繡得很不錯！」

陸小鳳道：「你就知道這麼多？」

金九齡道：「我就只知道這麼多，別人也一樣，絕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得比我多一點。」

陸小鳳道：「他的武功是什麼路數？」

金九齡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連江重威都沒有看出來？」

金九齡歎了口氣道：「連常漫天那麼樣的老江湖，都沒有看出他是怎麼出手的，何況江重威？」

陸小鳳道：「江重威的鐵掌硬功，已可算是東南第一。」

金九齡歎道：「但他卻也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陸小鳳皺起了眉，道：「這麼樣一個厲害人物，怎麼會忽然就平空鑽了出來？──」

苦瓜大師冷冷道：「你既然不想管這件事，又何必問？」

陸小鳳道：「問問有什麼關係？」

金九齡苦笑道：「當然沒關係，只不過我知道的，現在你也全都知道了。」

陸小鳳盯著他，忽然又問道：「你為什麼要把這件事全都告訴我？」

金九齡道：「因為你在問！」

陸小鳳道：「沒有別的原因？」

金九齡道：「沒有。」

陸小鳳道：「你不是故意在這裡等著我的？」

金九齡又不禁苦笑，道：「我怎麼知道你會來？」

陸小鳳道：「你本來並沒有要找我的意思？」

金九齡道：「沒有。」

陸小鳳笑道：「很好，那我就可以放心喝酒了。」他嘴裡雖然在說很好，笑得卻很不自然，甚至連酒都似已喝不下去。

金九齡忽然又笑道：「可是你現在既然來了，我倒有件事想請教！」

陸小鳳的眼睛立刻亮了，笑道：「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有事要請教我的！」

金九齡道：「能找出這個繡花大盜，揭破這些秘密的人，放眼天下，也許只有一個。」

陸小鳳的眼睛更亮──能解決這種難題的人，除了他還有誰？

但他卻偏偏故意問道：「卻不知你說的這人是誰？」

金九齡道：「司空摘星！」

陸小鳳怔了怔，道：「你說的是誰？」

金九齡道：「司空摘星──」

陸小鳳的嘴閉了起來，連理都不想理他了。

金九齡卻好像有點不知趣，接著又道：「司空摘星號稱偷王之王，的確是江湖中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世上若只有一個人能查出那繡花大盜是怎麼進入王府寶庫的，這個人一定是司空摘星。」

陸小鳳已開始喝酒，連聽都懶得聽了。

金九齡卻偏偏又接著道：「這件案子若想要破，就一定要找到司空摘星，只可惜他一向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只有你也許會知道他的行蹤，所以──」

陸小鳳忍不住道：「所以你要找我打聽他的行蹤？」

金九齡道：「正有此意。」

陸小鳳忽然用力放下酒杯，道：「你跟我說了半天廢話，為的就是要找他？」

金九齡歎了口氣，道：「除了他之外，我還能找誰呢？」

陸小鳳忽然跳起來，指著自己的鼻子，大聲道：「我，你為什麼不能找我？」

金九齡笑了，搖著頭笑道：「你不行！」

陸小鳳跳得更高：「誰說我不行？」

金九齡道：「這種事絕不是你能辦得了的！」他居然還在搖頭。

陸小鳳道：「我為什麼辦不了？」

金九齡淡淡道：「因為這件案子實在太棘手，而且你也根本不想管這件事！」

陸小鳳大吼道：「誰說我不想管的？我就偏偏要管給你看。」

金九齡道：「我還是賭你破不了這件案子！」

陸小鳳一拍桌子，道：「好，隨便你要賭什麼，我都跟你賭了！」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已發現別人在笑。每個人都在笑，那種笑就像是忽然看見有人一腳踩到狗屎時一樣。陸小鳳忽然發覺自己的腳踩在一堆狗屎上，好大好大的一堆。他再想將這隻腳拔出來，已經太遲了。

木道人微笑著歎了口氣，喃喃道：「請將不如激將，這句話倒真是一點也不錯。」

席已散了。古松居士一向最注意養生之道，起得早，睡得也早。木道人有懶病，苦瓜大師有晚課，雲房裡只剩下三個人。

陸小鳳眼睛盯著那塊紅緞子上的黑牡丹，忽然問道：「這人第一次出現是什麼時候？」

金九齡道：「六月初三，第一個碰上他的人是常漫天。」

陸小鳳道：「最後一次呢？」

金九齡道：「我知道的最後一次是在十三天之前，這幾天是不是又有新案子，我就不知道了！」

陸小鳳道：「十三天之前司空摘星正在跟我比翻觔斗，可見這人絕不是他。」

金九齡道：「我本來就沒有懷疑他！」

陸小鳳冷冷道：「你本來也並沒有真的想請他做幫手！」

金九齡笑了，道：「我知道你剛替他挖了六百多條蚯蚓，一定還有滿肚子怨氣！」

陸小鳳道：「所以你故意用他來激我？」

金九齡笑道：「若不是這法子，怎麼能拖你下水？」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吃你們這行飯的朋友，看來真不能交！」

金九齡道：「不管怎麼樣，現在我們都已在水裡了，總得想個法子把身上弄乾淨。」

陸小鳳沉吟著，道：「第一，我們一定要先查出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來歷。」

金九齡道：「不錯。」

陸小鳳道：「據我看來，這個人的手腳又乾淨，武功又高，絕不會是剛出道的新手。」

金九齡道：「我也這麼樣想，他一定是個很有名的人故意扮成這樣子，卻偏偏猜不出他是誰？」

陸小鳳道：「他故意裝上大鬍子，穿上大棉襖，坐在路上繡花，為的就是要將別人的注意力引開，就不會注意到他別的地方了！」

金九齡笑道：「看來你也該吃我這行飯的，就連我這個在六扇門裡混了十來年的老狐狸，看得也沒有你這麼準。」

陸小鳳故意板著臉，道：「現在我反正已經被你拖下水了，你何必還要拍我的馬屁！」

金九齡大笑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多拍馬屁總沒錯的！」

花滿樓忽然道：「一個人的偽裝無論多麼好，多少總有些破綻要露出來的，常漫天他們也許沒有注意到，也許雖然注意到，卻又疏忽了。」

金九齡道：「很可能！」

花滿樓道：「所以我們若是再仔細問問他們，說不定還可以問出點線索來！」

陸小鳳皺起了眉，道：「我們？」

花滿樓道：「我們！」

陸小鳳道：「『我們』其中也包括了你？」

花滿樓笑了笑，道：「莫忘記我也是瞎子，瞎子的事我怎麼能不管？」陸小鳳和金九齡對望了一眼，都有點訕訕的不好意思。他們剛才瞎子長，瞎子短的說了半天，竟忘了旁邊就有個瞎子。大家竟好像從來也沒有真的將花滿樓當做個瞎子！

陸小鳳咳嗽了兩聲，道：「好，我們分頭辦事，你們兩個去找常漫天和江重威！」

金九齡道：「你呢？」

陸小鳳將手裡的紅緞子藏在懷裡，道：「我要把這樣東西帶走，去找一個人！」

金九齡道：「去找誰？」

陸小鳳道：「找一條母老虎！」

金九齡道：「哪一條？」

陸小鳳笑道：「當然是最漂亮的一條。」

金九齡也笑了笑，道：「莫忘記最漂亮的一條，也就是最凶的一條，你小心被她咬一口！」

花滿樓淡淡道：「他一定會小心的！」

金九齡道：「為什麼？」

花滿樓微笑道：「因為他已經被咬過好幾口了！」

武林中有四條母老虎。四條母老虎好像都咬過陸小鳳幾口。

## 第二章 拜訪薛神針

山。綠色的山，在黃昏時看來，就彷彿變成了一種奇幻瑰麗的淡紫色。現在正是黃昏，山坡上開滿了月季和薔薇。兩個梳著大辮子的小姑娘，正在山坡上摘花，嘴裡還在輕輕的哼著山歌。

她們的歌聲比春風更輕柔，她們的人比花更美。陸小鳳走上山坡的時候，她們的歌聲忽然停頓，一起瞪大了眼睛，盯著陸小鳳。幸好陸小鳳時常都在被女人盯著看的，所以他的臉並沒有紅，反而笑了。

「喂，你這人是來幹什麼的？」這小姑娘大大的眼睛，鼻子上有幾粒淡淡的雀斑，看來更顯得俏皮愛嬌。

陸小鳳笑道：「花開得這麼好，我來看看也不行？」

「不行！」有雀斑的小姑娘眼睛瞪得更大，道：「這地方是我們的，我們不歡迎男人！」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女孩子不可以這麼凶的，太凶的女孩子只怕嫁不出去！」

「所以我從來也不凶！」另一位女孩子圓圓的臉，笑起來臉上兩個酒渦，看來果然又溫柔、又甜蜜。她甜甜的笑著，又道：「你既然喜歡花，我送你兩朵花好不好？」

陸小鳳笑道：「好極了。」

有酒渦的這女孩子已走過來，甜笑著把手伸入了花籃。她從花籃裡拿出來的並不是鮮花，而是把剪刀，突然向陸小鳳刺了過去。這個又甜蜜、又溫柔的小姑娘，出手竟又凶、又快、又狠。

陸小鳳吃了一驚。幸虧這已不是第一次有女人用剪刀刺他了，他居然好像早已在提防著，身子一轉，就退出了七八尺。

有雀斑的小姑娘大聲道：「這人看樣子就不像好東西，莫要放他走！」

她手裡也拿起了把剪刀，一下子刺了過來。她的出手也不慢。

陸小鳳苦笑道：「這剪刀是剪花的，你們怎麼能用來剪人？」他避開了幾招，這兩個小姑娘的出手卻越來越凶，他忍不住想出手把剪刀奪過來了，身上被刺出個大洞來，並不是好玩的事。

就在這時，山坡上忽然出現了一個人，微笑著道：「你們要剪，最多也只能剪下他那兩撇小鬍子來，千萬不能真的剪死他！」

她穿著件雪白的衣服，又輕又軟，俏生生的站在山坡上，就像是隨時都可能被風吹走。她正在看著陸小鳳，眼睛裡帶著種誰也說不出有多麼溫柔的笑意。

兩個小姑娘突然住手，凌空翻身，掠到她面前：「姑娘認得這個人？」

「嗯！」

「這個人是誰？」

「你們難道看不出他有四條眉毛？」

「陸小鳳？這個人就是陸小鳳？」兩個女孩子一起笑了，吃吃的笑著道：「這就難怪他笑得像賊一樣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小姐是條母老虎，想不到丫頭比小姐還凶，若不是我機伶，現在身上說不定已多了十七八個洞。」

小姐咬了咬嘴唇，道：「誰叫你這麼久不來看我的？我實在也恨不得刺你十七八個洞，只可惜──」她並沒有說出下面的話，她的臉已紅了，紅得就像是遠山的夕陽一樣。她居然很害羞。

陸小鳳看著她，竟已看得癡了。

小姐的臉更紅，輕輕道：「人家的臉又沒有花，你死盯著人家看什麼？」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喃喃道：「這麼樣一個羞人答答的小姑娘，居然就是江湖中人人見了都頭大的「冷羅剎」薛冰，你說奇怪不奇怪？」

薛冰道：「你見了我也頭大？」

陸小鳳歎道：「我的頭雖然沒有大，心卻跳得比平常快了三倍！」

有酒渦的女孩子又笑了，悄悄的笑道：「這人雖然長著雙賊眼，一張嘴卻比蜜還甜。」

另一個女孩子也悄悄的笑道：「若不是嘴甜，小姐怎麼會時時刻刻的想著他？」

薛冰瞪了她們一眼，紅著臉道：「多嘴的丫頭，誰說我在想著他這個負心賊？」她亦嗔亦笑，似羞似惱，滿天艷麗的夕陽，都似已失卻了顏色。

陸小鳳歎息著，喃喃道：「我的確早就該來的，為什麼直等到今天？」

薛冰嫣然道：「我知道你為了什麼。」

陸小鳳道：「你知道？」

薛冰又咬起了嘴唇，道：「你看見了我，就忘記了別人，看見了別人，就忘記了我，你本就是個沒良心的負心賊！」

陸小鳳苦笑道：「早知道來了要挨罵，倒不如不來了！」

薛冰冷笑道：「你以為我猜不出你的小心眼？若沒有事求我，你會來？」

陸小鳳只有承認：「我的確有事，卻不是來求你的！」

薛冰板起臉，道：「你說，你究竟是來找誰的？」

陸小鳳道：「找老太太！」

薛冰奇怪了：「你又在玩什麼花樣？找她老人家幹什麼？」

陸小鳳道：「有件事想問問她！」

薛冰道：「我不許你去麻煩她老人家，你有事問我也一樣！」

陸小鳳道：「只可惜這件事你絕不會懂的！」

薛冰道：「什麼事我不懂？」

陸小鳳道：「繡花。」

薛冰更奇怪：「繡花？你也想學繡花？你幾時變成裁縫的？」

陸小鳳道：「難道只有裁縫才能學繡花？」

薛冰道：「打死我，我也不信你真的想學繡花！」

陸小鳳也只有承認：「但我卻真的有事想請教她老人家，你就帶我去吧！」

薛冰道：「莫忘記我也是『針神』薛夫人的後代，你為什麼不來請教我？」

陸小鳳歎道：「因為我知道你是從來也不肯動一動繡花針的，你自己告訴過我，只要一拿起繡花針，就想打瞌睡！」

薛冰道：「我說的話你居然還記得？」

陸小鳳道：「每句都記得，所以你更該快點帶我去見她老人家！」

薛冰似笑非笑的瞅著他，道：「我就偏不帶你去，看你怎麼樣？」

薛老太太今年已七十七了，但無論誰也看不出她已是個七十七歲的女人。在不甚光亮的場合，有許多人甚至會認為她最多只不過三十七八，她的態度永遠是端莊而完美的，眼睛依舊明亮，風采依然動人，尤其是她看見她喜歡的年輕人時，她的眼睛裡甚至會露出種少女般的嬌憨天真。

陸小鳳就是她喜歡的年輕人，陸小鳳也很喜歡她。他總是希望每個女人到了她這種年紀，都還能像她一樣美麗──他總是希望這世界變得更可愛些。

薛老太太正在看著他，微笑著道：「你應該時常來看看我的，像我這麼大年紀的女人，對你已經沒有什麼危險了，你至少用不著怕我逼著你娶我！」

陸小鳳故意歎道：「我是想常常來的，可是薛冰總是不讓我來。」

薛老太太道：「哦？」

陸小鳳道：「她今天就不肯帶我來！」

薛老太太道：「為什麼？」

陸小鳳眨了眨眼，道：「我也不知道她為了什麼，我猜她一定是在吃醋！」

薛老太太吃吃的笑了，眼睛開始亮了，臉上的皺紋也在縮退。

陸小鳳立刻乘機將那塊緞子遞過去，道：「這樣東西還得請你看看！」

薛老太太只用眼角瞥了一眼，臉上立刻露出不屑之色，搖著頭道：「這有什麼好看的？我六歲的時候繡得就比他好。」

陸小鳳笑道：「我不是請你看上面繡的花，是請你看看這緞子和絲線。」

薛老太太道：「這些東西我也不知道看過幾千幾百萬遍了，你還要我看？」

陸小鳳道：「就因為你看得多，所以才要請你的法眼鑒定一下，這緞子和絲線是什麼地方出的？哪一家賣的？」

薛老太太接過來，由指尖輕輕一觸，立刻道：「這緞子是京城福瑞祥的貨，絲線是福記賣出來的，兩家店是一個老闆，就在貼隔壁。」

陸小鳳道：「只有在京城他們的本店才能買得到這種貨？」

薛老太太道：「這兩家店都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陸小鳳道：「有沒有銷到外地去的？」

薛老太太道：「外地就算有也是客人自己買了帶回去的！」她又解釋著道：「這兩家店出的貨都是精品，自製自銷，產量並不多，門面也不大，老闆楊阿福是個很本分的人，並不想發大財！」

陸小鳳道：「他的店開在京城什麼地方？」

薛老太太道：「在王寡婦斜街後面，一條很僻靜的巷子裡，幾十年來一直都沒有擴充門面，除了真正的內行外，也很少有人會找到那裡去買！」她忽然笑了笑，又道：「說老實話，你是不是被這女人迷住了，人家卻偏偏躲著你，所以你想憑這樣東西去把她找出來？」

陸小鳳已怔住，怔了半天，才失聲道：「女人？這難道是女人繡的？」

薛老太太道：「當然是女人繡的。」

陸小鳳道：「你──你會不會看錯？」

薛老太太有點不高興了，板起臉道：「你看女人會不會看錯？會不會把老太婆看成小姑娘？」

陸小鳳道：「不會。」

薛老太太道：「我看這種東西，比你看女人還內行十倍，我若看錯了，情願把我這寶貝孫女兒輸給你。」

陸小鳳賠笑道：「你就算真的輸給了我，我也不敢要。」

薛老太太瞪眼道：「為什麼不敢要？難道她生得醜了？」

陸小鳳笑道：「醜倒是一點也不醜，只不過太凶了一點，上次我被她咬了一口，連耳朵都差點被咬掉。」薛冰一直乖乖的站在旁邊，此刻臉又飛紅了起來，頭垂得更低。

薛老太太也笑了，道：「你們都說她凶，我看她非但一點也不凶，而且還乖得要命！」

她拉起了薛冰的手，又笑道：「你這孩子唯一的毛病，就是太會害臊了，其實這有什麼好臉紅的？女人咬男人，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薛冰連耳根都紅了，輕輕道：「我才不會咬他哩，他好臭！」

薛老太太笑道：「你若沒有咬人家，怎麼會知道人家臭！」

薛冰嚶嚀一聲，扭頭就跑，跑得雖然快，卻還是沒忘記偷偷瞪了陸小鳳一眼，悄悄道：「你小心點！」陸小鳳看著她，似又看得癡了。

薛老太太瞇起眼，笑道：「你是不是也想跟出去？去呀！這也沒什麼好難為情的！」

陸小鳳遲疑著，眼睛一直盯著她手裡的紅緞子。

薛老太太笑道：「你盯著看什麼？難道還怕我不還給你？」她微笑著，將這塊紅緞子拋給了陸小鳳，又道：「若是有兩塊，我還可以做雙鞋子給丫頭穿，只有一塊──」

她還沒說完，陸小鳳已搶著道：「你說這可以做什麼？」

薛老太太道：「當然是做鞋子，這本來就是個鞋面。」

陸小鳳彷彿又怔住，訥訥道：「是不是可以做雙紅鞋子？」

薛老太太搖著頭笑道：「當然是紅鞋子，紅緞子怎麼能做出雙黑鞋子來？看你長得滿聰明的，幾時變成個呆子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剛剛才嚇呆的！」

薛老太太道：「你怕什麼？」

陸小鳳道：「我怕她躲在門外等著咬我！」

他果然一出門就被咬了一口。薛冰果然就在外面等著他，咬得還很不輕。

陸小鳳摸著耳朵，苦笑道：「看來我簡直已快變成諸葛亮了，簡直是料事如神。」

薛冰瞪著他，狠狠的道：「誰叫你剛才乘機欺負我的？而且居然還想挑撥離間，說我不帶你來，我若不帶你來，你怎麼來的？我沒有真的咬下你這只耳朵來，對你已經很客氣了。」

陸小鳳只有閉上嘴，女孩子在存心找麻煩的時候，聰明的男人都會閉上嘴的。

薛冰忽然又一把搶過了他手裡的紅緞子，道：「我問你，這東西究竟是誰繡的，你為什麼拿它當寶貝一樣？」

陸小鳳道：「因為它本來就是個寶貝。」

薛冰冷笑道：「見鬼的寶貝，我看它連一文都不值！」

陸小鳳道：「這次你就說錯了，它最少也值十八斛明珠、八十萬兩鏢銀、幾千兩金葉子！」

薛冰吃驚的看著他，道：「你瘋了？」

陸小鳳道：「我沒有。」

薛冰道：「若沒有瘋，怎麼會滿嘴胡說八道！」

陸小鳳歎了口氣，他知道就算不把這件事告訴她，遲早也會被她逼出來的，那就不如索性自己先說出來的好。

薛冰靜靜的聽著，眼睛裡也發出了光，等他說完了，才問道：「除了這樣東西外，難道連一點別的線索都沒有？」

陸小鳳道：「沒有。」

薛冰道：「所以你現在想到京城的福瑞祥去，問問這塊料子是幾時賣出的？是誰買的？」

陸小鳳道：「我只希望最近去買這種紅緞子的人不多。」

薛冰眨著眼，道：「綢緞莊裡的生意，好像每年都記賬的！」

陸小鳳道：「所以我現在就得趕快去！」

薛冰道：「好，我們明天一早就動身！」

陸小鳳怔了怔，道：「我們？」

薛冰道：「我們。」

陸小鳳道：「『我們』其中還包括你？」

薛冰道：「當然！」

陸小鳳淡淡道：「其中若包括了你，就一定不包括我了！」

薛冰瞪眼道：「你不想帶我去？」

陸小鳳道：「不想。」

薛冰瞪著他看了半天，眼珠子忽然轉了轉，道：「剛才她老人家說到紅鞋子的時候，你好像吃了一驚？」

陸小鳳道：「嗯！」

薛冰道：「你是不是看過穿紅鞋子的人！」

陸小鳳道：「穿紅鞋子的人很多！」

薛冰道：「但其中卻有些人是很特別的，譬如說，有些本不該穿紅鞋子的人，偏偏也穿著雙紅鞋子。」

陸小鳳開始動容了，他還沒有忘記，那個冒牌大金鵬王臨死時，手裡緊緊抓住的那只紅鞋子。

薛冰當然不會錯過他臉上這種表情，悠然道：「你知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一定要穿紅鞋子？」

陸小鳳道：「不知道。」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這些穿紅鞋子的，是些什麼人？你知不知道紅鞋子有什麼秘密？」

陸小鳳道：「不知道。」

薛冰道：「我知道。」

陸小鳳深深吸了口氣，心又跳得快了起來，「紅鞋子的秘密」，的確已打動了他。可是他並沒有問。他知道現在就算問，薛冰也不會說的。

薛冰用眼角瞟著他，悠悠的問道：「你想不想知道這些秘密？」

陸小鳳道：「想。」

薛冰道：「那麼，現在你想不想帶我到京城去？」

陸小鳳苦笑道：「當然想，想得要命。」

陸小鳳很不喜歡坐車，他寧願騎馬，甚至寧願走路。但現在他卻坐在馬車上，因為薛姑娘喜歡。薛姑娘一向是個文文靜靜，連走路都不會跨大步的人──至少她總是喜歡裝出這種樣子。

幸好車子走得很穩，因為路很平坦，往京城去的大道，總是很平坦的。陸小鳳坐在車上，摸著下巴，下巴好像很痛。他忽然發現自己最近苦笑的次數實在太多了，笑得下巴都發了痛。薛冰就坐在對面，看著他，眼睛裡還是充滿了那種誰也說不出有多溫柔的笑意。

陸小鳳忍不住道：「現在你總可以說出那秘密來了吧！」

薛冰道：「什麼秘密？」她居然好像已完全忘了這回事！

陸小鳳道：「當然是紅鞋子的秘密！」

薛冰道：「噢──這個秘密呀，這個秘密還沒有到說的時候！」

陸小鳳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說？」

薛冰道：「等到我高興的時候，我現在還不太高興！」

陸小鳳道：「為什麼不高興？」

薛冰道：「無論誰跟一個大傻瓜坐在對面，都不會高興的。」

陸小鳳道：「誰是大傻瓜？」

薛冰道：「你。」

陸小鳳忽然發現自己又在苦笑：「我究竟是負心賊？還是大傻瓜？」

薛冰道：「兩樣都是。」她悠然笑了笑，又道：「因為你若不是負心賊，就不會對我這麼壞，若不是大傻瓜，就不會眼巴巴的要趕到京城去！」

陸小鳳奇怪了：「為什麼要到京城去就是大傻瓜？」

薛冰道：「我問你，你想去幹什麼？」

陸小鳳道：「你明明知道的！」

薛冰道：「去問福瑞祥的夥計，這塊緞子是誰買的？」

陸小鳳道：「不錯！」

薛冰道：「這麼樣的緞子，他們一天也不知要賣出多少，就算他們全都記得，你難道還能一個個的找去問？」

陸小鳳道：「但只買紅緞子和黑絲線的人，卻不會太多。」

薛冰道：「而且，這個人既然一向獨來獨往，當然是自己去買的。」

陸小鳳道：「不錯，這種事本就很秘密，最好不讓第二個人知道！」

薛冰突然冷笑，道：「但你憑什麼知道她只買黑絲線和紅緞子？」

陸小鳳道：「因為她只用了這兩樣。」

薛冰道：「所以她也只能去買這兩樣東西，別的她全不能買？難道有人不准她多買幾樣？」

陸小鳳道：「可是她只用得著這兩樣！」

薛冰冷笑道：「用不著的，她就不能買？難道她一定要買很多黑絲線和紅緞子，來引起別人的注意，好讓你去抓她？難道你以為她也跟你一樣，是個大傻瓜？」

陸小鳳說不出話來了。

薛冰道：「這種事既然很秘密，她怎麼會留下這種很明顯的線索來，讓你去找？若是會留下一點線索，等你去找的時候，她說不定也早就將福瑞祥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了。」

陸小鳳怔了半天，才歎了口氣，道：「這麼看來，我的確像是個大傻瓜。」

薛冰道：「而且也是個負心賊！」

陸小鳳道：「所以京城根本就是不必去的！」

薛冰道：「去了也是白去。」

陸小鳳道：「既然不到京城去，你剛才為什麼要走這條路呢？」

薛冰嫣然道：「因為我知道前面有個地方的酒很好，我也知道你一向是個很大方的人，一定會請我去喝兩杯的。」

陸小鳳苦笑道：「原來我雖然又傻又是賊，至少還有一點好處──至少我還不小氣！」

薛冰道：「男人只要有這一點好處，就會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他了。」

推開車窗，已可看見遠處的小河邊，柳林中，有一面青布酒旗斜斜的挑了出來。

薛冰眼睛立刻亮了，道：「這就是賣酒的地方。」

陸小鳳道：「這地方看來很雅！」

薛冰道：「酒也很好，好極了！」

陸小鳳看著她發亮的眼睛，忍不住笑道：「你幾時變成個酒鬼的？」

薛冰道：「最近。」

陸小鳳道：「最近你的心情不好？」

薛冰道：「最近老太太一直不讓我喝酒，她越不讓我喝酒，我就越想喝，何況──」她用眼角瞟著陸小鳳，恨恨的道：「自從我們上次分手之後，我就要你來找我，你卻偏偏不來，我的心情怎麼會好？」

陸小鳳不敢再答腔了，他知道再說下去，耳朵說不定就又會被咬一口。

他並不想變成個只有一隻耳朵的人，一隻耳朵是配不上四條眉毛的。

這地方的確很雅。小河彎彎，綠柳籠煙，尤其是在黃昏的時候，綠水映著紅霞，照得人臉也紅如桃花。穿過柳林，有幾棟茅屋，酒桌都擺在外面的沙岸上，旁邊還邊邊的種著幾叢梔子花，薛冰忽然發現陸小鳳並不是第一次來，他居然連方便的地方在哪裡都知道，但剛才卻偏偏裝得好像連聽都沒有聽過這地方。

「這小子最近居然又學會了裝傻，那怎麼得了？」薛冰歎了一口氣，這個人就像是條魚一樣，要抓住他實在不容易。也許她還應該想幾種更好的法子出來對付他。

夥計已走了過來，是個直眉楞眼的鄉下人，粗手粗腳的。

薛冰道：「你先給我們來五六斤上好的竹葉青，配四碟子冷盤、四碟子熱炒，再到後面殺只活老母雞燉湯。」其實她吃的並不太多，只不過她喜歡看──有很多人喝酒時，菜都是擺著看的。薛姑娘就喜歡看著滿桌子好菜喝酒。

夥計瞪了她一眼，突然冷冷道：「兩個人要這麼多酒菜，也不怕撐死你？」

薛冰怔住，這麼伶牙利齒的夥計，她倒實在還沒見過。

夥計冷笑著，又道：「女人吃得太多，將來一定嫁不出去的，你若想嫁給那小鬍子，最好少吃點，否則他養不起。」

薛冰更吃驚：「你是什麼人？你認得那小鬍子？」

夥計眼珠子轉了轉，低下頭，在她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話。薛冰聽著，眼睛越睜越大，忽然噗哧一聲笑了，拉住這夥計的手臂，在他耳邊也悄悄的說了幾句話，兩個人的樣子居然好像很親熱。

這地方的客人當然並不止她一個，別的客人都看得眼睛發了直。

這麼樣一個文文靜靜、秀秀氣氣的美人兒，怎麼會跟這粗手粗腳的小夥計如此熟絡？他們儘管奇怪，薛冰卻不在乎，那夥計當然更不在乎。

陸小鳳終於出清了肚子裡的存貨，板著臉走回來，好像有點不太高興的樣子。

薛冰眼波流動，道：「馬上就有酒喝了，你還不開心？」

陸小鳳冷笑了一聲，忍不住道：「你什麼時候學會在大庭廣眾間，和男人勾肩搭臂的？」

薛冰眨了眨眼，道：「男人？什麼男人？」

陸小鳳板著臉道：「剛才那夥計難道不是男人？」

看見自己帶來的女人和別的男人那麼親熱，沒有人會高興的。

薛冰卻笑了，悄悄道：「你真是個傻蛋，現在我跟他親熱一點，等他算賬時豈非就會便宜一點了，這道理你都不懂？」

陸小鳳實在不懂，薛冰本來並不是這麼樣一個人的。

這時那夥計已將杯筷送了過來，「砰」的，往桌上一擺，用眼角瞪了陸小鳳一眼，嘴裡嘀咕著道：「這麼樣一朵鮮花，卻偏偏插在牛糞上。」

陸小鳳也怔住，這夥計難道吃錯了什麼藥？薛冰正掩著嘴在吃吃的笑。

陸小鳳看著那夥計的背影，忽然也笑了，正想說什麼，忽然看見一個已喝得醉醺醺的人，搖搖擺擺的走過來，一隻手拿著個酒杯，一隻手拍著他，笑嘻嘻的說：「我認得你，我們見過。」

陸小鳳也只好笑了笑。他的確見過這個人，好像是在誰的壽宴上見過的，他還記得這人叫孫中，據說還是個很有名的江湖人。那次這個人也跟現在一樣，不但喝得兩眼發直，舌頭也大了。

陸小鳳有個原則，他喝醉了的時候從不去惹清醒的人，清醒的時候也從不願意惹喝醉了的人。

孫中忽然扭過頭，直著眼睛，瞪著薛冰，又笑道：「你帶來的這小姑娘真標緻，就像朵水仙花一樣，一捏就能捏得出水來。」

原來他是為了薛冰來的。看見薛冰跟店伙都能那麼親熱，這小子想必也心動了。薛冰紅著臉，垂下了頭，連眼皮都不敢抬起來。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你老兄好像有點醉了，為什麼不找個地方歇歇去？」他實在不願找麻煩，也不願孫中找上麻煩，無論誰惹上了「冷羅剎」，麻煩就不會太小。

誰知孫中卻像完全沒聽見他在說什麼，還是直著眼，瞪著薛冰，忽然用力一拍他的肩，道：「老弟，你真有辦法，今天你若將這姑娘讓給我，以後你在江湖中出了什麼事，儘管來找我姓孫的。」

陸小鳳居然還忍得住氣，淡淡道：「我不會出什麼事的，你看來卻快出事了，我勸你──」

孫中不等他說完，已瞪起了眼，大聲道：「我叫你讓，是給你面子，你究竟讓不讓？」

陸小鳳只好又歎了口氣，道：「你為什麼不問她自己？」

孫中大笑道：「我用不著問，我知道她喜歡我，我哪點不比你這小鬍子強！」

薛冰的臉更紅，頭垂得更低，看起來更是楚楚動人。

孫中看得口水都流了下來，道：「小姑娘，你跟我到那邊去喝酒好不好？」

薛冰紅著臉搖了搖頭。

孫中道：「不好也得好！」他居然伸出手，拉住了薛冰的手。

薛冰垂著頭，輕輕道：「你放開我的手好不好？」

孫中涎著臉，笑道：「不放！」

薛冰的臉忽然變白了，冷冷道：「你一定不放？」

孫中道：「你就算砍下我這隻手來，我也不放！」

薛冰道：「好！」她突然出手，取出了孫中腰邊的刀。

陸小鳳看見她的臉一發白，就知道不對了，正想勸勸她。但這時刀已出鞘。孫中看見了刀光，也清醒了些，反手想去奪刀，只見刀光一閃，他的一隻手已被砍了下來，血淋淋的掉在地上。

他的瞳孔突然收縮，眼珠子似也凸了出來，看著地上的這只斷手，又看著薛冰，好像還不相信這是真的。就在他開始相信的時候，他的人已慘叫了一聲，倒了下去。喝醉了的人，反應總是比較慢的。他的朋友本來都坐在對面笑嘻嘻的看著，此刻才怒吼著衝過來。

陸小鳳故意不去看他們，皺眉道：「你為什麼要砍下他的手？」

薛冰板著臉，道：「他叫我砍的！」

陸小鳳道：「可是他喝醉了！」

薛冰道：「喝醉了也是人。」

陸小鳳突然出手，奪過了她手裡的刀，用兩根手指輕輕一拗，「崩」的，鋼刀立刻斷下了一截，接著，「崩」的又斷了一截。

他只用兩根手指拗了幾拗，片刻間竟已將這柄百煉精鋼打成的快刀拗成七八截，皺著眉道：「奇怪，這種破刀怎麼也能砍得斷人的手？」

本來已衝過來的人，一起呆住，瞪大了眼睛，吃驚的看著他。

其中一個人忍不住問道：「朋友你貴姓？」

「我姓陸！」

「道路的『路』？」

「陸小鳳的『陸』！」

本來已呆住了的人，臉色突又發青：「你──你就是陸小鳳？」陸小鳳點點頭。

大家再也不說話，抬起地上的人就走：「你連陸小鳳都忘了，就算兩隻手全被砍斷也活該！」

薛冰嫣然一笑，道：「想不到『陸小鳳』這三個字還能避邪！」

陸小鳳卻歎息著，苦笑道：「我就知道你是個惹禍精，我實在不該帶你出來的！」

薛冰道：「是他惹的禍？還是我？」

陸小鳳道：「你總不該真的砍下他手來。」

薛冰道：「是他叫我砍的！」

陸小鳳道：「他喝醉了。」

薛冰道：「喝醉了難道就可以欺負人？」

那夥計端著酒菜送來，冷冷道：「喝醉了也一樣是人，這種人就算砍他一百八十刀都不算冤。」

薛冰嫣然道：「對，還是你講理！」

夥計哼了一聲，重重的將酒菜往桌上一擺，扭頭就走，連看都不看陸小鳳一眼！

陸小鳳沉著臉，冷冷道：「像你這種人，砍你三百六十刀也不冤。」他突然出手，用兩根手指夾起了一截刀鋒，直刺這夥計的後背。這夥計頭也不回，身子突然輕飄飄的飛了起來，就好像忽然長了翅膀一樣。在這種地方賣酒的夥計，怎會有這麼高的輕功？

陸小鳳冷笑道：「我看你就不是個好人，果然是個飛賊。」他冷笑著揮手，手裡的半截刀鋒突然飛出，閃電般打向這夥計的腰。這夥計身子凌空，無處借力，陸小鳳的出手又實在太急太快，眼見他已是避不開的了。

薛冰失聲道：「你真要殺他？」

陸小鳳冷冷道：「你放心，他死不了的。」兩句話沒說完，那夥計已凌空翻了三個跟斗；居然還順手抄住了那截刀鋒，才輕飄飄的落下來。

薛冰看看他，又看看陸小鳳，突然笑道：「原來你已知道他是誰了！」

陸小鳳還是板著臉，道：「我只知道他是個賊。」

夥計突然大笑，道：「我若是個賊，你呢？」

陸小鳳道：「我是個賊祖宗。」

這夥計居然也不去端菜送酒了，居然也坐了下來，笑道：「只可惜你連做賊的材料都不夠，最多也只不過能去挖挖蚯蚓罷了！」

薛冰眨著眼，道：「挖什麼蚯蚓？」

夥計笑道：「你不知道，他別的本事沒有，挖蚯蚓卻是專家，居然在十天中替我挖了六百八十條蚯蚓。」

薛冰又忍不住問道：「你要這麼多蚯蚓幹什麼？」

夥計道：「我連一條蚯蚓都不想要，只不過喜歡看他挖蚯蚓而已。」

薛冰笑了。

夥計道：「你看見他挖蚯蚓沒有？」

薛冰道：「沒有！」

夥計道：「早知道我應該叫你去看看的，他挖起蚯蚓來，實在是姿勢美妙，有板有眼，比京城的名角唱戲還好看，你錯過了實在可惜。」

薛冰忍住笑道：「沒關係，下次我還有機會的！」

夥計道：「還有下次？」

薛冰正色道：「當然有，挖蚯蚓就像喝酒一樣，也會上癮的，一個人只要挖過一次蚯蚓，下次你不要他挖都不行！」

陸小鳳冷冷道：「下次我若挖出蚯蚓來，一定塞到你們嘴裡去。」

這個吃錯了藥的夥計，當然就是司空摘星。

喝酒的客人早已被嚇跑了，他們三個人倒也樂得清靜，苦的只是這酒店的老闆而已。

薛冰替司空摘星倒了杯酒，笑道：「你做賊做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改行來賣酒？」

陸小鳳道：「因為他有這個癮。」

他當然還沒有忘記司空摘星上次扮成趙大麻子的事，那種事無論誰都忘不了的。

司空摘星笑了笑，道：「上次我瞞過了你，這次卻好像沒有。」

陸小鳳凝視著他，道：「這次你好像並不是真的想瞞過我。」世上絕沒有一個賣酒的夥計會有這麼大毛病的，若不是存心要讓陸小鳳看破，他為什麼要故意做出這種古里古怪的樣子？

司空摘星忽然歎了口氣，道：「自從上次你衝到火裡去救趙大麻子後，我已發覺你這個人真可以交交朋友！」

陸小鳳道：「但你卻還是要我挖蚯蚓。」

司空摘星又笑了，道：「你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這件事，逢人就要說一次！」

陸小鳳目光閃動，道：「你已見到了花滿樓和金九齡？」

司空摘星道：「嗯！」

陸小鳳道：「他們告訴你，我要來找薛冰？」司空摘星點點頭。

陸小鳳道：「所以你就算準了我要到這裡來喝酒的？」

司空摘星道：「所以我就在這裡等！」

陸小鳳道：「等著請我喝酒？」

司空摘星忽又歎了口氣，道：「你知道不是的，我也不想騙你！」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我們是朋友。」

司空摘星歎道：「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偏偏要我來偷你的東西！」

陸小鳳道：「這次你想偷什麼？」

司空摘星道：「你身上是不是有塊紅緞子？」

陸小鳳微笑道：「你知道我有的，我也不想騙你。」

司空摘星道：「紅緞子上是不是繡著朵黑牡丹？」

陸小鳳道：「你要偷的就是這塊紅緞子？」

司空摘星道：「是。」

陸小鳳道：「你既然承認我們是朋友，還要來偷我？」

司空摘星道：「因為我已答應了一個人！」

陸小鳳道：「為什麼要答應？」

司空摘星道：「我非答應不可！」

陸小鳳道：「為什麼？」

司空摘星道：「我欠過這個人的情！」

陸小鳳道：「這人是誰？」

司空摘星苦笑道：「你既然知道我不會告訴你，又何必問？」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好像也欠了我的情，我不但救過你，還替你挖了六百八十條蚯蚓。」

司空摘星道：「所以現在我才老實告訴你！」

陸小鳳道：「雖然告訴了我，還是一樣要偷？」

司空摘星道：「這麼樣一塊紅緞子，並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

陸小鳳道：「你本來就從不偷值錢的東西！」

司空摘星道：「你既然已看過了，留著它也沒有什麼用！」

陸小鳳道：「難道要我送給你？」

司空摘星道：「我的確有這意思！」

陸小鳳眨了眨眼，道：「我們不妨談個交易！」

司空摘星道：「什麼交易？」

陸小鳳道：「只要你告訴我是誰要你來偷的，我就讓你偷走！」

司空摘星道：「這交易談不成！」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交易既然談不成，就只好賭了！」

司空摘星道：「怎麼賭？」

陸小鳳道：「你知道這地方後面有幾間客房？」

司空摘星道：「有六間。」

陸小鳳道：「今天晚上，我就留在這裡，等你來偷！」

司空摘星皺眉道：「你既然已知道我要來偷了，我怎麼還能偷得走？」

陸小鳳笑道：「你既然是偷王之王，偷遍天下無敵手，總應該有法子的！」

司空摘星的眼睛忽然亮了，道：「我若真有法子偷走了呢？」

陸小鳳道：「東西就在我身上，只要你能偷得走，我情願再替你挖六百八十條蚯蚓！」

司空摘星道：「隨便我用什麼法子？」

陸小鳳道：「當然隨便你！」

司空摘星道：「有些法子，我本不願用在朋友身上的！」

陸小鳳道：「今天晚上，你可以不必把我當做朋友！」

司空摘星突然舉杯一飲而盡，道：「好，我跟你賭了，我若輸了，也情願替你挖蚯蚓！」

陸小鳳道：「我不要你挖蚯蚓！」

司空摘星道：「你還是要我一見你面，就跪下來叫你大叔？」

陸小鳳笑道：「這次要叫祖宗了！」

司空摘星道：「好，一言為定。」

陸小鳳道：「誰賴誰是龜孫子！」

薛冰笑道：「看來這次不管你們是誰輸，我都有好戲看了！」

司空摘星道：「但現在還沒有到晚上。」

陸小鳳道：「所以我們還是朋友！」

司空摘星道：「所以我要請你喝酒！」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我只希望你莫要在酒裡下毒。」

司空摘星也笑了笑，道：「我只希望你莫要灌醉我！」

## 第三章 爾虞我詐

夜。夜未深。司空摘星並沒有被灌醉，他已走了。陸小鳳當然也沒有被毒死，司空摘星絕不是那種會在酒裡下毒的人，何況，他就算下了毒，陸小鳳也不會喝下去。

薛冰臉上卻已有了幾分笑意，忽然歎了口氣，道：「這次他輸了！」

陸小鳳道：「他一定會輸？」

薛冰道：「東西在你這種人身上，又明知他要來偷，他怎麼能偷得走？」

陸小鳳道：「他是偷王之王，偷王之王當然有很多種稀奇古怪、令人防不勝防的偷法！」

薛冰道：「你難道真的沒把握贏他？」

陸小鳳笑了笑，自己倒了杯酒，卻並沒有喝下去，只是看著杯中的酒出神。

薛冰道：「你在想什麼？是不是在想那個要他來偷的人？」

陸小鳳沒有否認。

薛冰道：「要他來偷的這個人，會不會就是那個繡花的人？」

陸小鳳道：「很可能。」

薛冰道：「我若是你，我一定會想盡法子，逼著他說出來的！」

陸小鳳道：「你不是我！」

薛冰嫣然一笑，道：「幸好我不是你，我可不想有你這麼多麻煩！」

陸小鳳道：「所以你很高興！」

薛冰道：「實在很高興！」

陸小鳳忽然又笑了笑，道：「既然很高興，應該說了吧！」

薛冰道：「說什麼？」她好像又忘了。

陸小鳳道：「當然是說紅鞋子！」

薛冰眨了眨眼，知道這次就算再想賴，也是賴不掉的了，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青衣樓是怎麼回事？」

陸小鳳點點頭，他當然知道。

薛冰道：「紅鞋子也跟青衣樓一樣，是個很秘密的組織，唯一跟青衣樓不同的，就是這組織裡沒有男人，所以比青衣樓更厲害！」

陸小鳳道：「為什麼？」

薛冰笑了笑，悠然道：「因為女人本就比男人厲害。」

陸小鳳道：「還有呢？」

薛冰道：「沒有了。」

陸小鳳幾乎跳了起來：「沒有了？沒有了是什麼意思？」

薛冰嫣然道：「沒有了的意思，就是我知道的只是這麼多，你就算用刀來逼我，我也說不出別的來！」

陸小鳳怔住，怔了半晌，才歎了口氣，道：「女人果然比男人厲害，女人會賴皮！」

薛冰瞪眼道：「我幾時賴皮了？我豈非已告訴了你，這些穿紅鞋子的全都是什麼人？也已告訴了你，紅鞋子是個很秘密的組織，你還不滿意？」

陸小鳳苦笑道：「原來不但會賴皮，還會講歪理。」

薛冰像是也有點不好意思，眨著眼道：「現在你至少已知道，那個會繡花的大鬍子，是女人改扮的，也已知道她穿的是紅鞋子，你知道的豈非已不少！」

陸小鳳歎道：「所以我已經很滿意，滿意極了！」

薛冰笑道：「既然滿意，為什麼不敬我一杯酒？」

陸小鳳冷冷道：「你的臉已經紅得像別人的鞋子了，你還想喝？」

薛冰咬著嘴唇，道：「今天我本來就想喝醉，反正這裡有床，喝醉了最多就往床上一躺。」

陸小鳳道：「莫忘記我也在這屋子裡！」

薛冰用眼角瞟著他，道：「你在屋裡又怎麼樣？難道我還怕你？」

陸小鳳也用眼角瞟著她，道：「難道你想故意喝醉，好有膽子來勾引我？」

薛冰的臉又紅了，頭卻沒有低下去，反而盯著他，道：「你是不是想要我勾引你？」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早就想勾引我了？」

薛冰道：「你以為你是什麼人？潘安？宋玉？」

陸小鳳忽然站了起來。

薛冰道：「你想幹什麼？」

陸小鳳道：「站起來當然是想走！」

薛冰道：「你真的想走？」

陸小鳳道：「你既然不想勾引我，我還留在這裡做什麼？」

薛冰噗哧一笑，道：「你是個大傻瓜，我不勾引你，你難道也不會勾引我？」

陸小鳳道：「只可惜我一向不習慣勾引別人，一向只有別人勾引我！」

薛冰輕輕道：「為了我，你難道不能破例一次？」

她的臉更紅，紅得就像是春天裡的桃花，紅得就像是水蜜桃。陸小鳳忽然歎了口氣，慢慢的坐了下來。

薛冰看著他，嫣然道：「你膽子怎麼這麼小，還沒有勾引我，已經滿頭大汗了！」

陸小鳳道：「因為我熱得要命！」

薛冰道：「我好像也很熱！」

陸小鳳笑道：「你又是雪，又是冰，怎麼也會熱？」

薛冰道：「我也在奇怪，怎麼會熱的？」她眼珠子轉了轉，忽然拍手道：「我明白了！」

陸小鳳道：「明白了什麼？」

薛冰道：「司空摘星雖然沒有在酒裡下毒，卻下了種要我們發熱的藥，故意讓你熱得要命！」

陸小鳳道：「既然熱得要命，就只好脫衣服。」

薛冰道：「東西在你身上，你一脫衣服，他就有機會來偷了！」

陸小鳳歎道：「我真奇怪，偷王之王怎麼會想出這種笨法子來的！」

薛冰道：「這法子雖然笨，卻很有效！」

陸小鳳笑了笑，悠然道：「只可惜東西根本已不在我身上了，所以他根本就偷不走！」

薛冰怔了怔，道：「你難道早就將那東西藏到別的地方去了？」

陸小鳳笑道：「藏在個他永遠也想不到的地方，他若到這裡來偷，就算他有三十隻手，最多也只不過能偷走我幾件破衣服！」

薛冰吃吃的笑了，道：「你真不是個好東西！」

陸小鳳道：「我本來就不是。」

對面屋脊上有個人，這個人當然就是司空摘星。他心裡也在恨恨的罵：「這小子真不是個好東西！」他竟忘了自己也不是個好東西，好東西是絕不會躲在屋脊上偷聽的。

「這小子究竟將東西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司空摘星開始在想，陸小鳳今天一共到過什麼地方？他們本來坐在外面喝酒，喝得差不多了時，就搬到屋裡來。除了這兩個地方外，陸小鳳只去方便了一次！

「難道他將東西藏在茅房裡了？」那的確很可能，陸小鳳這小子，本就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也可能就藏在空酒罈裡，讓我想不到！」

陸小鳳已脫下外面的長衫，隨隨便便的掛在窗口的椅子上。窗子並沒有關好。東西當然不會在這件衣服裡，否則他怎麼會如此大意！

陸小鳳並不是個粗心的人，要挖六百八十條蚯蚓也不是好玩的。

司空摘星已準備走了，可是他剛想站起來，又停下，眼睛裡發出了光，陸小鳳若是將東西就藏在這件衣服裡，他豈非更想不到。那些話莫非是故意說給他聽的？

司空摘星笑了：「這小子真是條小狐狸，只可惜今天遇著了我這條老狐狸。」

他笑得的確像是條老狐狸。

衣服就掛在椅子上，看得見，卻拿不到。該怎麼樣下手呢？老狐狸有法子，「偷王之王」這四個字並不是偷來的。

屋子裡不斷有笑聲傳出來，他們也不知道為了什麼事如此開心？

「難道他們是為了有個人像呆子一樣在外面喝風，看著他們在裡面喝酒，所以才開心得要命？」司空摘星忽然跳下屋脊，推開門，走了進去。

薛冰張大了眼睛，吃驚的看著他，好像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人會突然出現。

陸小鳳也想不到。

司空摘星也不理他們，坐下去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了下去，又歎了口氣，喃喃道：「喝酒果然比喝風舒服。」

薛冰笑了：「誰叫你在外面喝風的？」

司空摘星道：「我自己！」

薛冰眨著眼笑道：「你也跟他一樣，是個大傻瓜？」

司空摘星道：「就算不是傻瓜，至少也是個呆子。」

薛冰笑道：「你承認自己是個呆子？」

司空摘星歎道：「若不是呆子，怎麼會跟他打這個賭？」

薛冰道：「你覺得不划算？」

司空摘星點點頭，道：「所以我不賭了！」

陸小鳳叫了起來，道：「不賭了？不賭了是什麼意思？」

司空摘星道：「不賭了的意思，就是不賭了！」

陸小鳳道：「可是我們早已約好了的！」

司空摘星道：「約好了的事，常常都可以反悔的，說出來的話，也常常都可以當做放屁！」

陸小鳳怔了半天，苦笑道：「我還是不懂，你為什麼要忽然反悔？」

司空摘星忽然冷笑，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麼鬼主意？」

陸小鳳道：「我在打什麼鬼主意？」

司空摘星冷笑道：「你想故意讓我把那東西偷走，然後再跟蹤我，看我將東西交給誰，所以我就算贏了你，吃虧的還是我！」

陸小鳳臉上的表情就好像是個受了冤枉的小孩子，苦笑道：「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的？我實在不懂？」

司空摘星道：「你懂，你比誰都懂！」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為什麼要故意讓你贏？難道我喜歡挖蚯蚓？」

司空摘星道：「因為你一心想知道是誰要我來偷那東西的，你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達到目的，為了達到目的，你本來就什麼事都肯做的！」

陸小鳳苦笑道：「你真的以為我是個這麼狡猾的人？」

司空摘星道：「不管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反正我都不跟你賭了，我已決心不上你的當！」他又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下去，仰面大笑了三聲，道：「好酒，果然比喝風的滋味好得多！」話還沒說完，他已大笑著走出去。

陸小鳳看著他走出去，又怔了半天，也忽然笑了，道：「這個人果然是條老狐狸！」

薛冰忍不住道：「難道你真的要故意讓他贏？」

陸小鳳笑道：「這老狐狸猜的不錯，我的確只有用這法子，才能查出是誰要他來偷的！」

薛冰道：「你剛才故意說那些話，為的就是要他知道東西在哪裡？」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

薛冰歎道：「但我卻還是想不到，你究竟將東西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陸小鳳道：「東西就在我衣服裡！」

薛冰怔了怔，道：「就在椅子上這件衣服裡？」

陸小鳳道：「一直都在這件衣服裡！」

薛冰道：「可是你剛才卻說──」

陸小鳳道：「我故意那麼說，因為我知道他遲早一定會想到我用的是調虎離山之計！」

薛冰道：「我還是不懂。」

陸小鳳道：「我故意隨隨便便將衣服擺在這裡，別人當然想不到東西還在衣服裡，但他卻不是別人，他是偷王之王！」

薛冰道：「所以你算準他遲早總會猜到東西就在衣服裡！」

陸小鳳道：「我本就是擺在這裡讓他來偷的！」

薛冰終於懂了：「原來你的計中還有計，弄來弄去，你還是要故意讓他偷走！」

陸小鳳道：「不錯，我本就是要讓他偷的，卻又不能讓他得手太容易，我不能讓他起疑心！」

薛冰笑道：「但他還是起了疑心，還是不上你這個當！」

陸小鳳歎道：「所以我說他實在不愧是條老狐狸，只可惜──」

薛冰道：「只可惜怎麼樣？」

陸小鳳忽又笑了笑，道：「只可惜他還是上了我的當！」

薛冰又怔住，苦笑道：「我又不懂了。」

陸小鳳道：「他還是把東西偷走了！」

薛冰道：「幾時偷的？」

陸小鳳道：「剛才！」

薛冰忍不住提起那件衣服抖了抖，就有塊紅緞子從衣服裡掉了下來，緞子上繡著朵黑牡丹：「東西豈非還在這裡？」

陸小鳳道：「但這塊緞子，卻已不是本來的那塊了！」

薛冰道：「你是說，他剛才用這塊緞子，換走了你那塊？」

陸小鳳道：「你再仔細看看，兩塊緞子是不是有點不同！」

不同的地方雖然不太明顯，但卻果然是不同的。

陸小鳳道：「他想必已從金九齡嘴裡，問出了這塊緞子的形狀，自己找人照樣子繡了一塊，準備來跟我掉包！」

薛冰歎了口氣，道：「但他的手法實在太快，實在不愧是偷王之王，我剛才一直都在看著他，竟偏偏沒看到他已動了手腳！」

陸小鳳笑了笑，道：「他以為我也沒有看出來，以為我還不知道！」

薛冰道：「這塊緞子你已不知看過多少遍了，現在既然還沒有被偷走，你當然就會把它藏起來，絕不會時時刻刻拿出來的！」

陸小鳳道：「所以他認為我暫時絕不會發覺已被掉了包！」

薛冰道：「現在他既然已達到目的，當然就會將東西去交給那個人了！」

陸小鳳道：「他當然要去交差！」

薛冰道：「那麼你現在為什麼還不去盯著他？」

陸小鳳道：「因為我知道他現在一定還不會走的！」

薛冰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他也怕我起疑心！」

薛冰想了想，道：「反正你暫時不會發現東西已被掉了包，他正好乘機輕鬆輕鬆！」

陸小鳳道：「他越輕鬆，我越不會起疑心！」

薛冰道：「等到明天早上我們要走時，他還可以先送送我們，然後再輕輕鬆鬆的去交差！」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看來你再跟我們混下去，你也快變成條小狐狸了！」

薛冰眼珠子轉了轉，似笑非笑的看著他，輕輕道：「那麼你現在想幹什麼呢？」

陸小鳳故意不去看她臉上的表情，道：「我當然要去陪陪他！」

薛冰好像又要跳了起來：「你不陪我？反而要去陪他？」

陸小鳳淡淡道：「他既不會勾引我，我也不會勾引他，我去陪他至少安全得多！」

薛冰咬著嘴唇，狠狠的瞪著他，忽又嫣然一笑，道：「現在我總算知道你是什麼了！」

陸小鳳道：「我是什麼？」

薛冰道：「你是條狗！」

陸小鳳怔了怔，苦笑道：「我怎麼會變成條狗的？」

薛冰悠然道：「司空摘星若是條老狐狸，你豈非就是條專咬狐狸的狗？」

司空摘星躺在床上，曲著臂做枕頭，看著自己胸膛上擺著一杯酒。

陸小鳳總是喜歡這麼樣喝酒，而且有本事不用手就將這杯酒喝下去，連一滴都不會濺出來。

只要是陸小鳳會的事，司空摘星就要學學，而且要學得比陸小鳳更好。

他聽到門外有人在笑：「這是我的獨門絕技，你學不會的！」

一個人推開門走了進來，當然就是陸小鳳。

司空摘星也不理他，還是專心一意的看著胸膛上的這杯酒，冷冷道：「你又想來幹什麼？」

陸小鳳道：「不幹什麼，只不過來陪陪你！」

司空摘星道：「你不去陪她，反而來陪我？」

陸小鳳笑了笑，反問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已不賭了？」

司空摘星道：「嗯！」

陸小鳳道：「所以我們還是朋友！」

司空摘星道：「嗯！」

陸小鳳笑道：「既然我們是朋友，我為什麼不能來陪陪你？」

司空摘星道：「你當然可以來陪我，但是我現在卻想去陪她了！」他忽然深深吸了口氣，胸膛上的酒杯立刻被他吸了過去，杯中的酒也被他吸進了嘴──只可惜並沒有完全吸進去，剩下的半杯酒濺得他一身都是。

陸小鳳大笑，道：「我早就說過，這一招你一輩子都學不會的！」

司空摘星瞪了他一眼，剛想站起來，臉色突然變了，整個一張臉都扭曲了起來，整個人也都扭曲了起來，就好像有柄尖刀插入了他的胃。

陸小鳳也吃了一驚，失聲道：「你怎麼了？」

司空摘星張開嘴，想說話，卻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陸小鳳一個箭步竄過去，扶起了他，忽然嗅到一種奇特的香氣。

他又拿起剛才那酒杯嗅了嗅，臉色也變了：「這杯酒有毒！」

司空摘星的臉已變成死灰色，滿頭冷汗雨點般落了下來。

陸小鳳道：「這杯酒是從哪裡倒出來的？剛才有誰到這裡來過？」

司空摘星掙扎著搖了搖頭，眼睛看著桌上的酒壺。壺中還有酒。

陸小鳳抓起酒壺嗅了嗅，壺中的酒並沒有毒：「毒在酒杯上！」酒杯想必早已在這房子裡，剛才司空摘星在屋脊上偷聽的時候，想必已有人在這酒杯上做了手腳。

陸小鳳急得直跺腳：「你本來是個很小心的人，今天怎麼會如此大意？」

司空摘星咬著牙，終於從牙縫裡吐出了三個字：「棲霞庵！」

陸小鳳道：「你知道那裡有人能解你的毒？你要我送你到那裡去？」

司空摘星又掙扎著點了點頭：「快──快──」

陸小鳳道：「好，我去找薛冰，我們一起送你去！」他抱起了司空摘星衝出去，去找薛冰。

但薛冰竟已不見了。她剛才喝剩下的半杯酒還在桌上，可是她的人竟已無影無蹤。本來裝著滷牛肉的碟子裡，現在卻赫然擺著一隻手，一隻斷手！

陸小鳳看得出這正是孫中的手。難道他又約了幫手來尋仇，居然將薛冰架走了？但是他們在隔壁怎會連一點動靜都沒有聽到？

薛冰並不是個好對付的人，怎麼會如此容易就被人架走？陸小鳳已無法仔細去想，現在無論什麼事都只好先放在一邊，先救司空摘星的命要緊。何況，這頃刻間發生的變化，實在太驚人、太可怕，他無論怎麼想，也想不通的。幸好他們坐來的馬車還在。

陸小鳳叫了車伕，抱著連四肢都似已僵硬的司空摘星，跳上車子，喃喃道：「你千萬不能死，你一向都不能算是個好人，怎麼會短命呢？」

司空摘星居然一直都沒有死，就這麼樣半死不活的拖著，拖到了棲霞庵。

棲霞庵在紫竹林中，紫竹林在山坡上。山門是開著的，紅塵卻已被隔絕在竹林外。馬車不能上山，陸小鳳抱著暈迷不醒的司空摘星，踏著「沙沙」的落葉，穿過紫竹林，風中正傳來最後一響晚鐘聲。夜色卻未臨，滿天夕陽殘照，正是黃昏。

陸小鳳看著手裡抱著的司空摘星，長長吐出口氣，喃喃道：「你總算捱到了這裡，真不容易！」

司空摘星身子動了動，輕輕呻吟了一聲，居然似已能聽見他的話。

陸小鳳立刻問道：「現在你覺得怎麼樣？」

司空摘星突然張開眼睛，道：「我餓得要命！」

陸小鳳怔了怔：「你會餓？」

司空摘星看著他，擠了擠眼睛，道：「這兩天你天天下車去大吃大喝，我卻只有躲在車上啃冷燒餅，我怎麼會不餓？」

陸小鳳怔住，臉上的表情，就好像活生生的吞下六百條蚯蚓。

司空摘星道：「小心點抱住我，莫要把我摔下去！」

陸小鳳也看著他擠了擠眼睛，道：「我會小心的，我只怕摔不死你！」

他忽然舉起了司空摘星，用力往地上一摔。誰知司空摘星還沒有摔在地上，突然凌空翻身，接連翻了七八個觔斗，才輕飄飄的落下，看著陸小鳳大笑，笑得彎下了腰。

陸小鳳恨恨道：「我應該讓你死在那裡的！」

司空摘星大笑道：「好人才不長命，像我這種人怎麼會死！」他居然也承認自己不是個好人。

陸小鳳道：「你根本就沒有中毒？」

司空摘星道：「當然沒有，像我這樣千年不死的老狐狸，有誰能毒得死我！」

陸小鳳道：「酒杯上的毒，是你自己做的手腳？」

司空摘星道：「那根本就不是毒，只不過是點嗅起來像毒藥的香料而已，就算吃個三五十斤下去，也死不了人。」

陸小鳳道：「你故意裝作中毒，只不過是想拖住我，讓我送你到這裡？」

司空摘星笑道：「我若不用這法子，又怎麼能將那東西送出去！」

陸小鳳道：「你怎麼送出去的？這一路上你都裝得像死人一樣，連動都沒有動！」

司空摘星道：「我當然有法子，莫忘記我不但是偷王之王，還是條老狐狸！」

陸小鳳突然冷笑，道：「若不是那條小狐狸幫你，你想交差只怕也沒這麼容易！」

司空摘星彷彿怔了怔，道：「小狐狸？除了你外，難道還有條小狐狸？」

陸小鳳冷笑道：「也許不是小狐狸，只不過是條雌狐狸！」

司空摘星大笑，道：「我就知道遲早總是瞞不過你的，你並不太笨！」

陸小鳳道：「你幾時跟薛冰說好的？」

司空摘星道：「就在你去方便的時候！」

陸小鳳道：「她怎麼會答應你？」

司空摘星悠然道：「也許是因為她看上了我！」

陸小鳳道：「她看上你這條老狐狸？」

司空摘星笑道：「這你就不懂了，女人本就是喜歡老狐狸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看來她的確被你這狐狸迷住了，居然肯替你去做這種事！」

他忽又問道：「她既然是替你交差去了，那只斷手又怎麼會出現的？」

司空摘星又怔了怔，道：「斷手？什麼斷手？」

陸小鳳道：「孫中被砍斷的那只斷手！」

司空摘星道：「手在哪裡？」

陸小鳳道：「在裝牛肉的碟子裡！」

司空摘星搖了搖頭，皺眉道：「這回事我一點也不知道！」

陸小鳳道：「真的不知道？」

司空摘星歎道：「我幾時騙過你？」

陸小鳳恨恨道：「你時時刻刻都在騙我！」

司空摘星眨了眨眼，道：「像你這麼聰明的人，我能騙得過你？」

陸小鳳忍不住又歎了口氣，苦笑道：「你本來是騙不過的，只可惜我的心實在太好了！」

突聽山門裡有個人在問：「外面的那位好心人，是不是陸小鳳？」

門是虛掩著的，門裡有個小小的院子，一個人搬了張竹椅，坐在院子裡的白楊樹下。夕陽照著孤零零的白楊，也照著他蒼白的臉，他的鼻子挺直，顴骨高聳，無論誰都看得出他一定是個很有威嚴，也很有權威的人，只可惜他一雙炯炯有光的眸子，現在竟已變成了兩個漆黑的洞。

「江重威！」陸小鳳一走進來，就不禁失聲而呼：「你怎麼會在這裡？」

江重威笑了笑，道：「我不在這裡，又還能在哪裡？」他笑得淒涼而悲痛：「我現在已只不過是個瞎子，王府裡是不會用一個瞎子做總管的，就算他們沒有趕我走，我也已留不下去！」

陸小鳳看著他，心裡也覺得很難受。

江重威本是個很有才能、也很有前途的人，可是一個瞎子──

陸小鳳忽然回過頭，瞪著司空摘星：「你認不認得他？」

司空摘星點點頭。

陸小鳳道：「你知不知道他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

司空摘星歎了口氣，他心裡顯然也不好受。

陸小鳳道：「你既然知道，就應該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司空摘星道：「那個什麼人？」

陸小鳳道：「那個繡花的人，也就是那個要你來偷東西的人！」

司空摘星道：「你認為他們是同一個人？」

陸小鳳道：「不錯！」

司空摘星道：「假如那塊緞子本就是他的，他何必要我來偷回去？」

陸小鳳道：「也許那上面還有什麼秘密，他生怕我看出來。」

司空摘星道：「你豈非已看過很多遍了？」

陸小鳳道：「我還沒有看夠！」

司空摘星不說話了，神情間彷彿也顯得很矛盾、很痛苦。

陸小鳳道：「你雖然欠了他的情，可是他既然做出了這種事，你若還有點人性，就不該再維護著他！」

司空摘星道：「你一定要我說？」

陸小鳳道：「非要你說不可！」

司空摘星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好，我告訴你，那個人就是她！」

他的手忽然往前面一指，陸小鳳不由自主隨著他的手指看過去，果然看見了一個人正垂著頭從庵堂裡走出來。一個紫衫白襪，烏黑的髮髻上插著根紫玉釵的女道姑。她臉色也是蒼白的，明如秋水般的一雙眸子裡，充滿了憂鬱和悲傷，看來更有種說不出的、淒艷而出塵的美，就好像是天邊的晚霞一樣。她垂著頭慢慢的走過來，手裡捧著一碗熱騰騰的藥。

看見了她，陸小鳳就知道司空摘星又在說謊了，那個人絕不會是她的。他再回過頭想追問時，司空摘星竟已不見了。

就在陸小鳳看見這紫衫女道人的那一瞬間，這老狐狸已流星般掠了出去。那一瞬間，陸小鳳的確彷彿有點癡了，無論誰看見這麼一個出塵脫俗的美人，都難免會癡了的。現在就算要追，也追不上的，司空摘星的輕功縱然不能算天下第一，也不會差得太遠。

陸小鳳歎了口氣，發誓總有一天要抓住這個老狐狸，逼他吞下六百八十條蚯蚓去，而且還要他自己去挖。

夕陽淡了，風也涼了，涼風吹得白楊樹上的葉子，簌簌的響。這紫衫女道人慢慢的走過來，始終都沒有抬起頭。

江重威忽然道：「輕霞，是你？」

「是我，你吃藥的時候到了！」她的聲音也輕柔如晚風。

江重威又問：「陸小鳳，你還在麼？」

「我還在！」

「這是舍妹輕霞，也就是這裡的住持，你現在總該明白我怎麼會在這裡了吧？」

陸小鳳忽然道：「金九齡和花滿樓在找你！」

江重威道：「我知道！」

陸小鳳道：「他們也知道你在這裡？」

江重威道：「他們已來過！」

陸小鳳道：「花滿樓跟你說了些什麼？」

江重威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緩緩道：「他叫我莫要忘記他也是個瞎子，更莫要忘記他一直都活得很好！」

陸小鳳道：「你當然沒有忘！」

江重威道：「所以我現在還活著！」

一個像他這麼樣的人，突然變成了瞎子後，還有勇氣活著，實在很不容易。

陸小鳳忍不住長長歎息，道：「他實在是個很了不起的人！」

江重威點點頭，歎道：「他的確和任何人都不同，他總是要想法子讓別人活下去！」

陸小鳳道：「其實我早該想到，他來找你，就是為了要告訴你這些話的！」

江重威道：「他還問了我一些別的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江重威道：「那天在王府寶庫裡發生的事！」

陸小鳳道：「我也正想問你，除了你已告訴金九齡的那幾點之外，你還有沒有發現什麼別的可疑之處？」

江重威道：「沒有！」他的臉彷彿又因恐懼而扭曲，緩緩道：「就算還有，我也不會說！」

陸小鳳道：「為什麼？」

江重威道：「因為我並不想讓你們找到那個人！」

陸小鳳更奇怪，又問道：「為什麼？」

江重威道：「因為我從未見過武功那麼可怕的人，你們就算找到了他，也絕不是他的敵手！」

他的身子也在發抖，似又想起了那個可怕的人，那根可怕的針。針上還在滴著血，鮮紅的血──

陸小鳳還想再問，江輕霞突然冷冷道：「你問得已太多了，他的傷還沒有完全好，我一直不願他再想起那天的事。」

江重威勉強笑了笑，道：「沒關係，我很快就會好的！」

陸小鳳也勉強笑了笑，道：「你一定很快就會好的，我知道你一向都是個硬骨頭！」

江重威笑得已開心了些，道：「你既然已來了，就不妨在這裡多留兩天，說不定我還會想起些事來告訴你！」

江輕霞皺眉道：「他怎麼能留在這裡？這裡一向沒有男人的！」

江重威微笑道：「我難道不是男人？」

江輕霞道：「可是你──」

江重威沉下了臉，道：「我若能留在這裡，他也能！」

陸小鳳道：「可是我──」

江重威也打斷了他的話，道：「不管怎麼樣，你都一定要留下來。花滿樓和金九齡這兩天說不定還會來的，他們也正想找你！」

江輕霞道：「可是你喝完了藥後，就該去睡了！」

江重威道：「我會去睡的，你先帶他到後面去吃點東西，好好作出主人的樣子來，莫要讓客人餓著肚子！」

江輕霞板著臉，轉過身，冷冷道：「陸施主請隨我來！」

她好像也沒有正眼去看過陸小鳳，她實在是個冷冰冰的女人，甚至比冰還冷。

## 第四章 一對紅鞋

暮色更深，陽光的最後一抹餘暉，正照在庵堂後、雲房外的走廊上，照得廊外那幾根陳舊的木柱，也彷彿閃閃的發出了光。七月的晚風中，帶著從遠山傳來的木葉芬芳，令人心懷一暢。江輕霞走得很慢，陸小鳳也走得很慢。

江輕霞沒有說話，陸小鳳也沒有開口，他似已發現自己是個不受歡迎的客人。不受歡迎的客人，就最好還是知趣些，閉著嘴。

庭院寂寂，看不見人，也聽不見人聲。這裡本就是個寂寞的地方，寂寞的人本就已習慣沉靜。

江輕霞推開了一扇門，板著臉，道：「施主請進！」

陸小鳳也沉著臉，道：「多謝！」屋子裡也沒有燃燈，連夕陽都照不到這裡。陸小鳳慢慢的往裡面走，竟好像有點不敢走進這屋子。難道他還怕這冷冰冰的女道人將他關在這間冷冰冰的屋子裡？

江輕霞冷冷道：「這屋子裡也沒有鬼，你怕什麼？」

陸小鳳苦笑道：「屋子裡雖然沒有鬼，心裡卻好像有鬼！」

江輕霞道：「誰心裡有鬼？」

陸小鳳道：「你！」

江輕霞咬著嘴唇，道：「你自己才是個鬼！」就在這一瞬間，這冷冰冰的女道人竟突然變了，就像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忽然用力將陸小鳳推了進去，推到一張椅子上，按住了他的肩，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

陸小鳳反而笑了：「這才像是條母老虎的樣子，剛才，你簡直就像──」

江輕霞瞪眼道：「剛才我像什麼？」

陸小鳳道：「像是條死母老虎！」

江輕霞不等他說完，又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

陸小鳳疼得差點叫了起來，苦笑道：「看來你們好像都是一個師父教出來的，都喜歡咬耳朵！」

江輕霞又瞪起了眼，道：「你們？你們是些什麼人？」

陸小鳳閉上了嘴，他忽然發現自己又說錯話了。

江輕霞卻不肯放鬆，冷笑道：「你難道常常被人咬耳朵？」

陸小鳳道：「別人又不是小狗，怎麼會常常咬我的耳朵？」

江輕霞眼睛瞪得更大：「別人不是小狗，難道只有我是小狗？」

陸小鳳又不敢開腔了。

江輕霞恨恨的瞪著他，道：「你老實告訴我，究竟有多少人咬過你的耳朵？」

陸小鳳道：「只有──只有你一個！」

江輕霞道：「真的沒有別人？」

陸小鳳道：「別人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敢咬我！」

江輕霞道：「薛冰呢？她也沒有這麼大的膽子？」

陸小鳳道：「她連碰都不敢碰我，我不咬她已經很客氣了！」

江輕霞撇了撇嘴，道：「現在你說得凶，當著她的面，只怕連屁都不敢放！」

陸小鳳笑道：「我為什麼不敢放？難道我還怕臭死她？」

江輕霞忽然笑了，笑得也有點像是條小狐狸。

就在這時，門外已有個人冷冷道：「好，你放吧，我就在這裡！」

陸小鳳的心沉了下去，他連看都不必看，就知道薛冰已來了。遇著一條母老虎已經糟糕得很。

唯一比遇著一條母老虎更糟的事，就是同時遇著了兩條母老虎。

陸小鳳忽然覺得腦袋已比平時大了三倍，簡直已頭大如斗。

江輕霞吃吃的笑著，燃起了燈。燈光照到薛冰臉上，薛冰的臉又紅了，是被氣紅的，紅得就像是辣椒。

「先下手的為強，後下手的遭殃。」這句話陸小鳳當然懂得的。

他忽然跳起來，瞪著薛冰，冷冷道：「我正想找你，想不到你居然還敢來見我？」

看見他這麼凶，薛冰反而軟了：「我──我為什麼不敢來見你？」

陸小鳳道：「你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江輕霞搶著道：「我們本來就是老朋友，又是一個師父教出來，專咬人耳朵的，她為什麼不能到這裡來？」

陸小鳳不理她，還是瞪著薛冰，道：「我是在問你，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薛冰道：「你明明知道我是送東西來的！」

陸小鳳道：「送什麼？」

薛冰道：「當然就是那塊紅緞子！」她居然輕描淡寫的就承認了，而且面不改色。

陸小鳳反倒怔了怔，道：「你不想賴？」

薛冰道：「這也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為什麼要賴？」

陸小鳳幾乎又要叫了起來，道：「你幫著別人來騙我，難道還很光榮？」

薛冰道：「司空摘星並不是別人，他也是你的朋友，你自己也承認的！」

陸小鳳本就沒有否認。

薛冰笑了笑，悠然道：「我幫你朋友的忙，你本該感激我才對！」

陸小鳳又怔了怔，道：「你幫著他出賣了我，我反而要感激你？」

薛冰道：「那塊紅緞子，對你已沒什麼用處，對他的用處卻很大，我只不過幫他將那塊紅緞子送到這裡來，又怎麼能算出賣你？」她的火氣好像比陸小鳳還大，理由好像比陸小鳳還充足十倍，又道：「何況，他豈非也是你的好朋友，你豈非也騙了他，你騙過了人家後，反而洋洋得意，我為什麼不能讓你也上個當？」

陸小鳳道：「可是你──你──你本該幫著我一點才對的！」

薛冰冷笑道：「誰叫你那麼神氣的！就好像天下再也找不出一個比你能幹的人了，我就看不慣你那種得意忘形的樣子！」

陸小鳳說不出話來了，他忽然發現男人遇著女人，就好像秀才遇見兵一樣，根本就沒什麼道理好講。女人的心理，好像根本就沒有「是非」這兩個字，無論做什麼事，只憑她高興不高興，你若要跟她講道理，她的理由永遠比你還充足十倍。

薛冰板著臉道：「你在背後罵我，我沒有找你算賬，你反而先找上我了！」

江輕霞冷笑道：「這就叫先發制人，天下的男人好像全都有這一套！」

薛冰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陸小鳳苦笑道：「只有一句。」

薛冰道：「你說！」

陸小鳳道：「你將那塊紅緞子交給誰了？」

薛冰道：「交給呂洞賓。」

陸小鳳又不禁怔住：「呂洞賓又是什麼人？」

薛冰道：「連呂洞賓你都不知道？你怎麼活到三十歲的？」

江輕霞道：「呂洞賓就是呂純陽，就是朗吟飛過洞庭湖的純陽真人，你知不知道？」

陸小鳳苦笑道：「我只知道呂洞賓要的是白牡丹，不是繡在緞子上的黑牡丹。」

薛冰終於做了解釋，道：「司空摘星並沒有叫我把那塊緞子交給誰，只要我把它放在呂洞賓的神像下面。」

陸小鳳道：「這神像在哪裡？」

薛冰道：「就在後面的一個小神殿裡。」

陸小鳳道：「你來了已有多久？」

薛冰冷冷道：「也沒多久，只不過剛巧趕得上聽見你罵我！」

庵後的竹林裡，還有個小小的神殿，殿裡的一盞長明燈永遠是亮著的，燈光正照著純陽真人那張永遠都帶著微笑的臉。他雖然不能被供到前面的正殿裡，去享受血肉香火，卻已很滿意了。呂洞賓是個聰明的神仙，聰明的神仙就和聰明的人一樣，都懂得知足常樂。

陸小鳳不等薛冰的話說完，已衝出來，趕到這裡，神像下果然有塊繡著黑牡丹的紅緞子。他拿起緞子的時候，江輕霞和薛冰也跟來了。

陸小鳳看著手裡的緞子，眼睛裡帶著種深思的表情，喃喃道：「想不到緞子居然還在！」

江輕霞道：「司空摘星一定也想不到薛冰這麼快就對你說了實話，還沒有來得及拿走，你已經先來了！」

陸小鳳忽然抬起頭，盯著她的眼睛，道：「也許並不是他沒有來得及拿走！」

江輕霞道：「不是他是誰？」

陸小鳳道：「是你！」

江輕霞冷笑道：「你瘋了？我要這塊見鬼的紅緞子幹什麼？」

陸小鳳道：「我也正想問你！」

江輕霞變色道：「你難道認為是我叫他去偷這塊破緞子的？」

陸小鳳居然默認。

江輕霞道：「若是我叫他將緞子送到這裡來的，他怎麼會把你也帶來了？」

陸小鳳淡淡道：「也許是他要來當面交差，卻甩不脫我，也許是他忽然良心發現，覺得有點對不起我，也許是他故意將我帶來的，好讓我更想不到是你！」

江輕霞的臉也氣紅了，道：「這麼樣說，你難道認為我就是那個繡花大盜？」

陸小鳳也沒有否認。

江輕霞突又冷笑，道：「你也許並不太笨，只可惜忘了一件事！」

陸小鳳道：「哦？」

江輕霞道：「你忘了江重威是我的大哥！我怎麼會刺瞎我大哥的眼睛？」

說完了這句話，她扭頭就走，似已懶得再跟這種笨蛋講理了。

陸小鳳卻又攔住了她：「等一等！」

江輕霞冷笑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陸小鳳道：「只有一句！」

江輕霞道：「好，我再聽你說一句！」

陸小鳳道：「江重威並沒有妹妹，你也沒有大哥，你本來根本就不姓江！」

江輕霞的臉色突然變成慘白：「你──你──怎麼會知道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本來也不願知道的，怎奈老天卻偏偏要我知道一些我本來不該知道的事！」

江輕霞恨恨的瞪著他，道：「你還知道什麼？」

陸小鳳道：「你真的要我說出來？」

江輕霞道：「你說！」

陸小鳳道：「你本是江重威未過門的妻子，後來卻不知為什麼出了家，你在他面前故意裝作不認得我，就是為了不願刺激他，不願讓他知道──」

江輕霞身子已開始發抖，突然大叫道：「不要說了！」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這些話我本就不想說出來的！」

江輕霞身子抖個不停，用力咬著牙，道：「不錯，我跟江重威的確從小就訂了親，可是等我們長大了，見了面之後，卻發現彼此根本就不能在一起過日子，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你就出了家？」

江輕霞點點頭，黯然道：「除了出家外，我還有什麼別的路可走？」她眼圈發紅，淚已將落。

一個像她這樣的女孩子，年紀輕輕的就出了家，那其中當然有段悲慘辛酸的往事。

薛冰好像也要哭出來了，咬著嘴唇，瞪著陸小鳳，道：「你本不該逼她說出來的！」

江輕霞突然又大聲道：「沒關係，我要說！」她悄悄的拭了拭淚痕，挺起了胸，道：「我雖然出了家，可是我還年輕，我受不了這種寂寞，所以我還想到這世界上去闖一闖，所以我認得了很多男人，也認得了你！」

陸小鳳輕輕歎了口氣──一個人出家，並非就是說她已等於死了，她本來就還有權過她自己的生活，她本來就有權活下去。

江輕霞道：「你若認為我不願讓江重威知道，你就錯了，你若認為我不願嫁給他，所以才要刺瞎他的眼睛，你就更錯了，他──」她的聲音突然停頓，吃驚的看著窗外。

江重威已從門外的黑暗中，摸索著走了進來，臉色也是慘白的，黯然道：「並不是她不願嫁給我，而是我不能娶她！」

薛冰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江重威道：「因為我──」

江輕霞又大叫道：「你不必說出來，沒有人能逼你說出來！」

江重威笑了笑，笑得很淒涼，道：「沒關係，我也要說。」他臉上充滿了痛苦之色，慢慢的接著道：「我不能娶她，因為我早就是個廢人，我根本不能做別人的丈夫，更不能做別人的父親！」

薛冰終於明白，但卻已在後悔，為什麼要知道這種事，別人的不幸，豈非也同樣令自己痛苦？

江重威又道：「輕霞在外面做的事，我全都知道，無論她做了什麼，我都不會怪她，何況我也知道她表面看來雖不羈，其實卻並不是個很隨便的人！」

江輕霞垂下頭，淚已落下。一個像她這麼年輕的女人，本就很難忍受青春的煎熬，她無論做了什麼事，本都是值得原諒的。可是她自己卻無法原諒自己。

江重威道：「不管你們怎麼說，我都可以保證，她絕不是那個刺瞎我眼睛的人！」

陸小鳳突然又問道：「你真的可以保證？你真的看清了那個人不是她？」他心裡也充滿了同情和悲痛，但這件事的關係實在太大，他只有硬起心腸來。他一定要問個仔細。

江重威連想都沒有想，立刻道：「我當然看清了！」

陸小鳳道：「你從哪點可以辨出，那人絕不是她？」

江重威道：「我──我當然可以看出來，莫忘記我認得她時，她還是個孩子！」

陸小鳳道：「但你們卻已有多年不見了，對不對？」

江重威沉下了臉，冷冷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難道還認為我會幫著她說謊？」

陸小鳳歎息了一聲，他實在已無法再問下去。

江輕霞冷冷道：「只要我們問心無愧，無論他怎麼想都沒有關係！」

江重威點了點頭，江輕霞已扶起他的手臂，道：「我們走！」

陸小鳳只有垂下頭，讓他們走過去。燈火昏黯，地是用青石板鋪成的。江輕霞腳上穿著雙青布鞋子，跟她的紫衫看來很不相稱，她本是個很講究穿著的女人。

陸小鳳突然又道：「等一等！」

江輕霞本不想理睬他的，但忽然發現他的眼睛一直盯在她腳上，才冷笑著道：「你的話還沒有說完？」

陸小鳳道：「我只不過覺得有點奇怪！」

江輕霞道：「奇怪什麼？」

陸小鳳的眼睛還是盯在她腳上，緩緩道：「你的青布鞋子裡，怎麼會有條紅邊露出來？」

江輕霞的臉色又變了，不由自主，想將一雙腳藏起來。

陸小鳳淡淡道：「你的道袍還不夠長，藏不住一雙腳的，你不該在青布鞋裡還穿著雙紅鞋子！」

紅鞋子！江重威的臉色似也變了。

江輕霞突然冷笑，道：「你好毒的眼睛！」冷笑聲中，她已出手，竟想用兩根蘭花般的纖纖玉指，去挖陸小鳳的眼睛。她的出手快而準。

陸小鳳歎道：「你最多只能咬咬耳朵，不該挖我眼睛的！」

他說了十六個字，江輕霞已攻出了十一招，好快的招式！好快的出手！

江輕霞本就是江湖中有名最可怕的四個女人之一，她們是四大美人，也是四條母老虎，江湖中已不知有多少人傷在她們的爪下。

女人們的出手，本就大多數比男人更快！更狠！因為她們的力氣畢竟比不上男人，也不願跟男人們死纏爛鬥！所以她們往往一出手，就要了男人的命！

只可惜陸小鳳並不是別的男人，他竟比江輕霞更快。江輕霞攻出十一招，他連手都沒有抬，就輕輕鬆鬆的避開了。看來他並不想還手，可是他假如還手一擊，江輕霞就未必能避得開。

江輕霞咬了咬牙，突然輕叱道：「看暗器！」

陸小鳳立刻後退了七八尺，江輕霞並沒有暗器發出來，可是她的人卻已凌空翻身，倒飛了出去。

就在這時，陸小鳳突又出手，閃電般抓住了她的鞋子。

只抓下了她的鞋子，並沒有抓住她的人。她的青布鞋裡面，果然還有雙紅鞋子──繡花的紅緞鞋。她的人卻已消失在黑暗裡，霎眼就看不見了。

陸小鳳並沒有追。薛冰當然更不會追，她已怔住。

江重威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面如死灰，忽然道：「她已走了？」

陸小鳳道：「她走了！」

江重威握緊了雙拳，眼角不停的跳動，使得他那雙漆黑空洞的眼睛，看來更說不出的詭異可怖。

陸小鳳道：「那繡花大盜穿的也是紅鞋子？」

江重威的神色更痛苦，遲疑著，終於勉強點了點頭。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一直都沒有說出來？」

江重威道：「我本來也只不過有個模糊的印象而已，你一說，才提醒了我！」

就在尖針的光芒已閃到他眼前時，他才看見了那雙紅鞋子，紅得就像是血。

薛冰忍不住歎了口氣，道：「你的眼睛真毒，我就沒看出她鞋子裡有條紅邊。」

陸小鳳道：「我也沒有看出來！」

薛冰怔住。

陸小鳳道：「我只不過覺得她鞋子的顏色跟衣服不配，而且太大了些，就像是臨時套上去的！」

薛冰道：「所以你就故意試她一試？」

陸小鳳點點頭。

薛冰又不禁歎了口氣，道：「跟你這種人在一起，實在危險得很！」

陸小鳳笑了笑，道：「孫中卻一定不會這麼想，他一定認為你比我更危險！」

薛冰冷笑道：「我本該連他兩條腿也一起砍斷的！」

陸小鳳道：「他又來找過你？」

薛冰道：「他敢！」

陸小鳳道：「但他那隻手，又怎會到了你桌上的牛肉碟子裡？」

薛冰也怔了怔，道：「什麼手？」

陸小鳳道：「你沒有看見那隻手？」

薛冰道：「沒有！」

陸小鳳苦笑道：「難道那隻手是自己爬到碟子裡去的？」他又猜不出這是怎麼回事了！

薛冰道：「我也有件事想不通，司空摘星既然要我將東西送來，為什麼自己又將你帶來？」

陸小鳳歎道：「這種人做的事，本就沒有人能想得通的，你最好連想都不要想。」

江重威黯然道：「我更想不通，輕霞怎麼會做這種事？」

陸小鳳道：「你也不必想了！」

江重威道：「為什麼？」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因為她本就沒有做這種事。」

江重威也怔住：「她沒有？那繡花大盜不是她？」

陸小鳳道：「絕不是，她武功雖然不弱，但卻還休想能在一招間刺瞎常漫天和華一帆這種高手的眼睛！」

江重威道：「你看得出她不是在故意隱藏自己的武功？」

陸小鳳道：「我看得出！」

江重威長長吐出口氣，道：「所以你才讓她走！」

陸小鳳並沒有否認，假如他能抓住一個人的鞋子，他就能抓住這個人的腳。無論誰的腳被抓住，都是再也走不了的。

江重威沉吟著，又皺眉道：「她若跟這件事沒有關係，為什麼要走？」

陸小鳳道：「因為她也有個不願讓人知道的秘密！」

江重威道：「什麼秘密？」

陸小鳳道：「紅鞋子的秘密！」

江重威慢慢的點了點頭，道：「那繡花大盜也穿著雙紅鞋子，莫非跟她是同一個組織裡的人？」

陸小鳳道：「很可能是的，也很可能不是！」

他自己也知道這實在是句廢話，但是他只能這麼樣說。

「那繡花大盜是個武功極高、扮成個大鬍子，卻穿著雙紅鞋子的女人。」這就是他們現在唯一知道的事，但他們卻並不能確定，更沒法子證明。

江重威的神色更悲傷，淒然道：「她本是個很單純、很善良的女孩子，本可以做一個男人理想中的好妻子，難道現在竟真的變了？」

陸小鳳忽然道：「你已有多久沒見過她？」

江重威道：「並不久，每年我過生日時，她都會去看我！」

陸小鳳道：「你的生日是哪天？」

江重威道：「五月十四日！」

陸小鳳道：「劫案是哪天發生的？」

江重威道：「六月十一日。」

陸小鳳不說話了。江重威彷彿想說什麼，又忍住，只長長歎息一聲，垂著頭，摸索著走了出去。

薛冰看著他孤獨的影子消失在黑暗中，也不禁長長歎息：「我想他現在心裡一定難受得很！」

陸小鳳點點頭。

薛冰道：「江輕霞五月十四日還去看過他，不到一個月，王府中就出了劫案？」

陸小鳳道：「也許這只不過是巧合！」

薛冰道：「但王府的寶庫警備森嚴，連隻蒼蠅都飛不進去，那繡花大盜是怎麼進去的？」

陸小鳳道：「你說呢？」

薛冰眼睛裡閃著光，道：「我想，也許是有個人先到王府裡去，替她看好了地勢，又想法子替她將寶庫的鑰匙打了個模型。」

陸小鳳道：「你說的這個人，當然就是江輕霞！」

薛冰並不否認，歎息著道：「只有她才能接近江重威，只有江重威身上才有那寶庫的鑰匙！」

陸小鳳道：「你是說她偷偷將鑰匙打了個模型，然後才同樣打造了一把，交給了那繡花大盜？」

薛冰道：「不錯！」

陸小鳳道：「那繡花大盜就拿著這把鑰匙，開了寶庫的門，所以才能進得去？」

薛冰道：「我想一定是這樣子的！」

陸小鳳道：「這想法也不能算太不合理，只可惜你忘了兩件事！」

薛冰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那寶庫的門前，日夜都有人守衛，一個長著大鬍子的人，怎麼能當著那些守衛面前開門走進去？難道他會隱身法？」

薛冰說不出話了。

陸小鳳道：「何況，那天江重威進去的時候，寶庫的門還是從外面鎖住的，那繡花大盜開門進去了之後，又怎麼能再出來鎖上門？」

薛冰的臉又紅了：「我這想法既然不通，你說她是怎麼進去的？」

陸小鳳道：「我想她一定有個很特別的法子，也許跟江輕霞根本就沒有關係！」

薛冰冷冷道：「只可惜你根本就不知道那特別的法子，究竟是什麼法子？」

陸小鳳道：「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去試試！」

薛冰道：「試什麼？」

陸小鳳道：「試試看我是不是也有法子能進去！」

薛冰瞪大了眼睛，吃驚的看著他，道：「你又喝醉了？」

陸小鳳道：「今天我連一滴酒都沒有喝！」

薛冰道：「你若沒有喝醉，就一定是瘋了，一個清醒正常的人是絕不會想到要去做這種事的！」

陸小鳳道：「哦？」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王府中有多少衛士？」

陸小鳳道：「八百以上！」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每個衛士身上，都帶著威力極強的諸葛神弩，無論誰只要一被發現，都可以立刻被射成個刺蝟！」

陸小鳳道：「我知道！」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除了這些衛士外，王府中還有多少高手？」

陸小鳳道：「高手如雲！」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小王爺本身，劍法已得到了白雲城主的真傳？」

陸小鳳道：「據說王府中的第一高手就是他，」

薛冰道：「你知不知道王府禁地，無論誰擅闖進去，都一律格殺勿論？」

陸小鳳道：「我知道。」

薛冰道：「但你卻還是要去闖一闖？」

陸小鳳道：「不錯！」

薛冰道：「你想死？」

陸小鳳道：「不想。」

薛冰道：「你憑什麼認為你闖進去後，還能活著出來？」

陸小鳳道：「不憑什麼！」

薛冰咬著嘴唇，道：「你為什麼要去冒這種險？難道就為了要證明江輕霞是清白的？」

陸小鳳道：「我只不過想知道她跟這件事究竟有沒有關係。」

薛冰道：「她的事你為什麼如此關心？」

陸小鳳道：「因為我喜歡她！」

薛冰狠狠的瞪著他，突然跳起來，大聲道：「好，你去死吧！」

風更輕，寂寞的禪院更寂寞。

陸小鳳走出來，薛冰也跟著走出來：「我們現在是不是往東南那邊走？」

「我們？又是我們？」陸小鳳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嘴裡被人塞進了個酸橘子。

薛冰板著臉，冷冷道：「當然是我們，你難道想甩下我一個人走？」

陸小鳳實在很想，只可惜他也知道有種女人若是決心要跟著你，你甩也甩不掉的：「你跟著我去幹什麼？難道想陪我去死？」

「不想！」薛冰又在咬著嘴唇：「我只不過想看看你死了後是什麼樣子！」

街道有很多都是青石板鋪成的，比楓葉還紅的紅棉樹，燦爛如晚霞。

「這裡就是五羊城？」

「嗯。」

「聽說這裡的吃最有名。」

「你吃過？」

「沒有吃過，可是我聽過，這裡有幾樣東西最好吃。」

「你說來聽聽？」

「大三元的大裙翅、文園的百花雞、西園的鼎湖上素、南園的白灼螺片──」

薛冰只說了三四樣，就已說不下去了，因為她的口水已經快流了出來。

陸小鳳卻淡淡道：「這些都算不了什麼，最好吃的東西，你也許連聽都沒有聽過！」

薛冰的眼睛亮了：「你現在是不是就準備帶我去吃？」

陸小鳳道：「只要你乖乖的跟著我走，我保證你有好東西吃！」這地方他顯然來過，擺出了一副識途老馬的樣子，帶著薛冰三轉兩轉，轉入了一條很窄的巷子。巷子裡很陰暗，地上還留著前兩天雨後的泥濘，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店舖，門面也都很窄小，進進出出的，好像都是些見不得人的人。

「這種地方也會有好東西吃？」薛冰心裡雖然在嘀咕，卻不敢問出來，到了這裡，就好像到了番邦外國一樣，別人說的話，她連一句都聽不懂。她實在有點怕陸小鳳把她一個人甩在這裡。

就在這時，她已發覺有種無法形容的奇妙香氣，隨風傳了過來。她從來也沒有嗅過如此鮮香的味道。看來陸小鳳並沒有唬她，這地方的確有好東西吃。

她忍不住問：「這是什麼東西的味道？」

陸小鳳悠然道：「是天下最好吃的東西，你吃過後就知道了！」

巷底有家很小的店舖，門口擺著個大爐子，爐子上燉著一大鍋東西，香氣就是從鍋裡發出來的。裡面的地方卻很髒，牆壁桌椅都已被油煙熏得發黑，連招牌上的字都已被熏得無法辨認。可是這種香氣卻實在太誘人。他們剛坐下，店裡的夥計已從鍋裡舀了兩大碗像肉羹一樣的東西給他們。

這地方好像並不賣別的。肉羹還在冒著熱氣，不但香，顏色也很好看。

陸小鳳遞了個湯匙給她，道：「趕快趁熱吃，一冷味道就差了！」

薛冰吃了兩口，味道果然鮮美，又忍不住問道：「這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做的，除了肉之外，好像還加了很多別的！」

陸小鳳道：「你覺得好不好吃？」

薛冰道：「好吃！」

陸小鳳道：「既然好吃，你就多吃，少問！」他吃完了一碗，又添了一碗，忽然向那夥計做了個很奇怪的手勢。那夥計本來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這種土頭土腦的外鄉佬，他一向看不順眼。

可是看到陸小鳳的這個手勢後，他的態度立刻變了，立刻賠笑道：「大佬有乜吩咐？」

陸小鳳道：「我系來息人靂！」

夥計道：「息邊個？」

陸小鳳道：「蛇王。」

夥計的臉色又變了變：「你息禱有乜吆事？」

陸小鳳道：「我姓陸，唔該你去通知禱一聲，禱就知了！」

夥計遲疑著，終於點點頭，道：「你等陣！」

薛冰吃驚的看著他們，等夥計走出了後門的一扇窄門，才忍不住問道：「你們嘰嘰咕咕的，在講什麼？」

陸小鳳道：「我請他去替我找一個人！」

薛冰道：「到這種地方來找人？找誰？」

陸小鳳道：「蛇王！」

薛冰道：「蛇王？蛇王又是何許人也？」

陸小鳳沒有回答這句話，卻反問道：「你剛才走過這條街，看見了些什麼？」

薛冰道：「這不是條街，只不過是條又髒又小的巷子。」

陸小鳳道：「這是條街，而且說不定就是本城最有名的一條街！」

薛冰道：「哦？」

陸小鳳道：「你知不知道這條街上有些什麼？」

薛冰道：「有些亂七八糟、又髒又破的小鋪子，還有些亂七八糟、奇形怪狀的人！」

陸小鳳道：「你看不看得出那些人是幹什麼的？」

薛冰道：「我連看都懶得看他們！」

陸小鳳道：「你應該看看的！」

薛冰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那些人裡面，至少有十個官府在追捕的逃犯，二十個手腳最快的小偷，三十個專替別人在暗巷中打架殺人的打手，若是得罪了他們，你無論想在這城裡幹什麼，都休想辦得到！」

薛冰道：「我明白了，原來這條街是條黑街！」

陸小鳳道：「蛇王就是這條街上的王，也是那些人的老大，只要有他一句話，那些人隨時都可以替你去賣命！」

薛冰道：「你總不會想找那些人去替你打架吧？」

陸小鳳笑了笑，道：「若是要打架，我已有了你這麼樣一個好幫手，還用得著去找別人！」

薛冰道：「那麼，你來找這蛇王幹什麼？」

陸小鳳道：「我想要他去替我──」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那夥計已匆匆趕了回來，對陸小鳳的態度又變了，變得又親熱、又恭敬：「原來你地系老友記鱖靂，大佬你點解唔早的講俾我知？」

陸小鳳道：「禱重記得我？」

夥計道：「港系記得啦，禱講你系天下功夫最犀利的人，直情躇得頂，禱請你快的跟我去！」

後門外是條更窄的小巷子，陰溝裡散發著臭氣，到處都飛滿了蒼蠅。巷子盡頭，又有扇窄門。

推開門走進去，是個很大的院子，十來條精赤著上身的大漢，正在院子裡賭錢，賭得全身都在冒汗。角落裡堆著幾十個竹籠子，有的籠子裡裝著的是毒蛇，有的籠子裡關著野貓、野狗，一個人正從籠子裡提了條黃狗出來，隨手往旁邊的一個大水盆裡一按，竟活生生的將這條狗淹死了。薛冰看得已幾乎忍不住要吐。

陸小鳳卻聲色不動，淡淡道：「這才是殺狗的行家，一點血都不漏，這種狗肉吃了才補！」

薛冰不敢開口，她生怕一開口就會把剛才吃下的肉羹全吐出來。

一直在旁邊叉著手看人賭錢的兩條大漢，突然走過來，瞪著陸小鳳，道：「你就系來息蛇王的？」

陸小鳳點點頭。兩條大漢對望了一眼，突然一起出手，好像想將陸小鳳一把抓起來。

陸小鳳沒有動，這兩條大漢的手剛抓住他，自己的人就被彈了出去。

夥計大笑，道：「我講你功夫犀利，呢兩條佬唔信，睇禱地夷家重敢唔敢唔信？」

院子裡的大漢都扭過了頭，吃驚的看著陸小鳳，紛紛讓開了路。

這夥計又帶著他們走進了個小雜貨鋪，走上條很窄的樓梯，一道窄門上，掛著用烏豆和相思豆串成的門簾子：「蛇王就系人邊，請進！」

能指揮這麼多市井好漢的黑街大亨，怎麼會住在這種破地方？薛冰又不禁奇怪。可是一走進這扇門，她就不奇怪了，屋子裡和外面竟完全是兩個天地。薛冰本是出身富貴人家的千金小姐，但卻連她也從未看見過佈置得如此華麗奢侈的屋子。屋子裡每樣東西，都是價值不菲的精品。喝茶的杯子是用整塊白玉雕成的，裝果物蜜餞的盤子，是波斯來的水晶盤，牆上掛的書畫，其中有兩幅是吳道子的人物，一幅是韓干的馬，還有個條幅，居然是大王的真跡。

一個人正靠在張軟榻上，微笑著向陸小鳳伸出了手。這雙手上幾乎已連一點肉都沒有，薛冰也從來都沒有看見過這麼瘦的人。他不但手上沒有肉，蒼白的臉上，幾乎也只剩下一層皮包著骨頭。

在這麼熱的天氣裡，軟榻上居然還鋪著層虎皮，他身上居然還穿著袷袍。薛冰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位市井好漢中的老大，竟是個這麼樣的人。

陸小鳳已走過去，緊緊握住了他的手。

蛇王微笑著道：「想不到你居然還記得我這個廢人，居然還想著來看看我！」

薛冰總算鬆了口氣，他說的總算還是她能聽得懂的話。

陸小鳳道：「我早就想來看你了，可是這次──我並不是特地來看你的！」

蛇王笑道：「不管怎麼樣，你總算已來了，我已經很高興！」

陸小鳳道：「我是有事來求你的！」

蛇王道：「你既然到了這裡，有事當然要來找我，你能想到來找我，就表示你還拿我當做朋友，這就已經足夠！」他大笑著，看著薛冰，又道：「何況，你還帶了這麼美的一位姑娘來，我已很久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美人了！」

薛冰的臉又紅了，嫣然道：「我姓薛，叫薛冰！」她忽然發現這個蛇王身子雖虛弱，卻是個非常豪爽的人，而且顯然很夠義氣。她忽然發現自己對這個人的印象居然很不錯。

蛇王道：「薛冰？是不是神針薛夫人家裡的薛冰？」

薛冰紅著臉，點了點頭。

蛇王大笑，道：「想不到今天我居然能見到武林中最有名的美人。」他用力握著陸小鳳的手，又笑道：「看來你非但眼光不錯，運氣也很不錯，我若是你，我自己一定先乾一大杯。」

這次陸小鳳倒聽話得很，立刻倒了杯酒喝下去。桌上有金樽玉爵，酒是琥珀色的。

酒已微醺。蛇王終於問：「你要什麼？只要我有的，你都可以拿去，若是我沒有的，我也可以去幫你找到！」

陸小鳳道：「我要一張圖！」

蛇王道：「什麼圖？」

陸小鳳道：「王府的地形圖，上面還要詳細辟明著守衛暗卡的所在，和他們換班的時間！」

這當然絕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蛇王既沒有露出難色，也沒有問為什麼要這樣一張圖。

他的回答很簡單：「好！」陸小鳳也沒有謝，他們的交情已用不著說這個字。

蛇王看著他，目中帶著滿意之色，他懂得陸小鳳的意思，他只問了一句話：「今天晚上你們準備住在哪裡？」

「如意客棧！」

「明天日落前，我會叫人將那張圖送去。」

江岸邊的風，永遠是清涼的，夜涼如水。有月，有星，還有繁星般的點點漁火。他們帶著五分酒意，沿著江岸慢慢的向前走。這實在是個很美麗的城市，他們喜歡這城市，也喜歡這城市裡的人。

薛冰忽然輕輕歎了口氣，道：「我現在總算明白了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薛冰道：「你的確有很多好朋友！」

陸小鳳承認：「尤其是蛇王，無論誰能交到他這種朋友，都是運氣！」

薛冰停下來，眺望著江上的漁火，月下的波影，心裡充滿了歡愉：「我喜歡這地方，將來我說不定會在這裡住下來的！」

陸小鳳道：「這地方不但人好，天氣好，而且還有很多好東西吃。」

薛冰嫣然道：「尤其是你帶我去吃的那碗肉羹，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陸小鳳笑了，道：「你若知道那是用什麼肉做的，一定更忘不了！」

薛冰道：「那是用什麼肉做的？」

陸小鳳道：「蛇肉和貓肉。」

薛冰還在吐，她已經吐了五次，回到客棧，又找了個臉盆，躲在屋裡吐，連苦水都吐了出來。陸小鳳微笑著，在旁邊看著。

薛冰總算吐完了，回過頭，恨恨的看著他，咬牙道：「你這人一定有毛病，喜歡看別人受罪。」

陸小鳳微笑道：「我並不喜歡看別人受罪，只不過喜歡看你受點罪！」

薛冰跳了起來，道：「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要這樣子害我？」

陸小鳳歎了口氣，搖著頭，道：「這種人真沒良心，我帶她去吃那麼好吃的東西，她居然還說我害她！」

薛冰道：「這麼樣說來，我還應該感激你才對！」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

薛冰道：「我實在很感激你，我簡直感激得恨不得一口咬死你！」

她忽然撲過去，撲到他身上，一口咬住了他的耳朵，她咬得並不重──

風這麼輕，夜這麼靜。兩個多情的年輕人，在一個陌生而美麗的城市裡──你若是男人，你希不希望自己就是陸小鳳？你若是女人，你希不希望自己就是薛冰？

黃昏，又是黃昏。他們手挽著手，從外面回來時，桌上已擺著個很大的信封。

信封上只有四個字：「幸不辱命！」

青石板鋪成的街道，在星光下看來，亮得就像是鏡子。

薛冰用力握著陸小鳳的手：「你一定要去？」陸小鳳點點頭。

薛冰道：「你一定不讓我跟你去？」

陸小鳳又點點頭。薛冰卻扭過頭去，因為她眼睛裡已有了淚光，她不願讓陸小鳳看見。

陸小鳳道：「若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去，能活著出來的機會只有一半！」

薛冰道：「可是──我一個人在外面等你，你叫我怎麼受得了！」

陸小鳳道：「你可以去找人聊聊天，喝喝酒！」

薛冰道：「你叫我去找誰？」

陸小鳳笑了笑，道：「只要有舌頭能說話，有嘴能喝酒的人，你都可以去找！」

薛冰霍然轉過頭，狠狠的瞪著他，一腳踢在他小腿上，大聲道：「好！我去找別的男人，你去死吧！」

## 第五章 履險求證

風還是同樣輕，夜還是同樣靜。但陸小鳳卻知道，這靜夜裡到處都可能有埋伏陷阱，這種風裡隨時都可能有殺人的弩箭射出來。

「王府中的衛士，實際只有六百二十多個，值夜時分成三班。」

「每班兩百人，又分成六隊。」

「這六隊衛士，有的在四下巡邏，有的守在王爺的寢室外，也有的埋伏在庭院裡。」

「寶庫外的一隊衛士，一共有五十四個人，每九人一組，從戌時起，就沿著寶庫四周交錯巡邏，其間最多只有兩盞茶時候的空檔。」

這些事，蛇王都已打聽得很清楚，王府中顯然也有他的兄弟。要混進王府，只有一條路──從西北邊的一個小院子裡進去。那裡是衛士們的住宿處，也正是王府中守衛最疏忽的地方。交了班的衛士回去後，大多數都已筋疲力盡，一倒在床上就睡得很沉。陸小鳳已越牆而入，心裡還是覺得有點發悶。他不想對薛冰說那種話的，可是他一定要說，因為他絕不能讓薛冰跟著他一起來。

雖然他只不過想證明，是不是有人能全憑自己的本事闖入那寶庫去，雖然他只不過是想找出那繡花大盜是用什麼法子進去的，然後再由這條線索往下追。但他也知道，只要一進了王府，就等於闖入了龍潭，只要一被人發現，就隨時都可能死在亂刀亂箭下。

王府裡的衛士們，是絕不會聽他解釋的。他絕不能讓薛冰冒這種險。

可是他自己為什麼要冒這種險呢？這連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也許這只不過因為他天生就是個喜歡冒險的人，也許這只不過因為他不但好奇，而且好勝。他已下了決心，一定要找出那個繡花大盜來。

院子裡有幾排平房，不時有一陣陣鼾聲傳出。後面的大廚房裡還亮著燈光，顯然有人正在為已快交班回來的衛士準備夜點。現在正是第一班衛士和第二班換防的時候，第三班衛士睡得正沉。

陸小鳳並不是神偷，因為他不偷。可是要從一群沉睡的年輕人中偷套衣服，在他說來，卻絕不是困難的事。

現在他已偷了套衛士的衣服，套在他的緊身衣外面，衛士們都是高大精壯的小伙子，身材都和他差不多。他的動作必須快。衛士換防的時候，總難免有些混亂，混亂中就難免有疏忽，這正是他最好的機會。他早已從那張地形圖上，找出了一條最近的路，直達寶庫。

在路上他也曾遇見一些剛交班下來的衛士，可是他並沒有躲閃，別人也並沒有特別注意他。

在換防時本就常常會有人遲到的，這種情況並不特殊。王府的八百衛士中，也本來就有很多新人。寶庫的面積很大，左面是片桃花林，現在花已謝了。陸小鳳躲在樹林裡，等一隊巡邏的衛士走過時，就輕輕掠出來，跟在最後面一個人的身後。

他的行動當然絕不會發出任何聲音。迎面而來的衛士們，也不會注意到這隊衛士後面多了一個人。這隊衛士正是沿著寶庫四周巡邏的，他也跟在後面巡邏了一遍。他的心在發冷。這寶庫四壁都是用巨大的石塊砌成的，竟連個窗戶都沒有，看來的確是連隻蒼蠅都飛不進去。

陸小鳳等到前面的衛士轉過屋角時，突然飛身掠上了屋頂。屋頂上也許有氣窗，屋頂上蓋著的瓦，也不難掀起來。他知道江湖中有很多人做案時，都喜歡走這條路。現在他就像是條壁虎般，在屋頂上遊走了一遍，還是沒有路。

他掀起幾塊屋瓦，屋瓦下竟還有三層鐵網，就算有寶刀利刃，也未必能削斷。這寶庫就像是個密不通氣的鐵匣子，莫說是蒼蠅，看來就連風都吹不進去。那繡花大盜是怎麼進去的？陸小鳳輕輕歎了口氣，他實在想不通。

寶庫旁邊有間比較矮的平房，裡面黑黝黝的，不見燈火。

他燕子般一掠而過。現在他已完全絕望，只想趕快找條路出去。就在他身子凌空時，他忽然看見對面的平房上有個人站了起來。一個白面微鬚，穿著身雪白長袍的人，一雙眼睛在黑暗中看來，就像是兩顆寒星。陸小鳳的心沉了下去，人也沉了下去。

他忽然使出「千斤墜」的功夫，落到地上。就在這時，他又看見了劍光一閃，從對面的屋頂上匹練般刺了過來。他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如此輝煌、如此迅急的劍光。

忽然間，他整個人都已在劍氣籠罩下，一種可以令人連骨髓都冷透的劍氣。這一劍的鋒芒，竟似比西門吹雪的劍還可怕，世上幾乎已沒有人能抵擋這一劍。陸小鳳也不能抵擋，也根本不能抵擋。他的腳尖沾地，人已開始往後退。劍光如驚虹掣電般追擊過來。他退得再快，也沒有這一劍下擊之勢快，何況現在他已無路可退。

他的身子已貼住了寶庫的石壁。劍光已閃電般刺向他的胸膛，就算他還能往兩旁閃避，也沒有用的。他身法的變化，絕不會有這一劍的變化快。眼看著他已死定了！

但就在這時，他的胸膛突然陷落了下去，就似已貼住了自己的背脊。這一劍本已算準了力量和部位，再也想不到他這個人竟突然變薄了。這種變化簡直令人無法思議。劍光刺到他面前時，力已將盡，因為這時他的胸膛本已該被刺穿，這一劍已不必再多用力氣。

真正的武林高手，對自己出手的每一分力量都算得恰到好處，絕不肯浪費一分力氣的，何況這人本是高手中的高手！他永遠也想不到這一劍竟會刺空。但這時，陸小鳳也已更沒有退路，他的劍再往前一送，陸小鳳還是必死無疑。

可是，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陸小鳳也已出手！他突然伸出了兩根手指一夾，竟赫然夾住劍鋒！沒有人能形容他這兩指一夾的巧妙和速度，若不是親眼看見的人，甚至根本就無法相信。

白衣人也已落地。他的劍並沒有再使出力量來，只是用一雙寒星般的眼睛，冷冷的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也在看著他，忽然問：「白雲城主？」

白衣人冷冷道：「你看得出？」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除了白雲城主外，世上還有誰能使得出這一劍？」

白衣人終於點點頭，忽然也問：「陸小鳳？」

陸小鳳道：「你看得出？」

白雲城主道：「除了陸小鳳外，世上還有誰能接得住我這一劍？」

陸小鳳笑了。無論誰聽到「白雲城主」葉孤城說這種話，都會覺得非常愉快的。據說他生平從未稱讚過任何人，這句話卻已無疑是稱讚。

葉孤城又道：「四年前，你用同樣的手法，接住了木道人一劍，至今他還認為你這手法是天下無雙的絕技。」

陸小鳳道：「他是我的朋友，有很多人都喜歡為朋友吹噓的！」

葉孤城道：「四個月前，他看見我使出了剛才那一招『天外飛仙』，他也認為那已可算是天下無雙的劍法。」

陸小鳳歎道：「那的確是的！」

葉孤城道：「但他卻認為，你還是可以接得住我這一劍！」

陸小鳳道：「哦？」

葉孤城道：「我不信，所以我一定要試試！」

陸小鳳道：「難道你知道我會到這裡來？」

葉孤城點點頭。

陸小鳳道：「你本就是在這裡等著我的？」

葉孤城又點點頭。

陸小鳳道：「我若接不住你那一劍呢？」

葉孤城淡淡道：「那麼你就不是陸小鳳！」

陸小鳳苦笑道：「陸小鳳也可能接不住你那一劍的！」

葉孤城道：「若是接不住那一劍，陸小鳳現在也已不是陸小鳳。」

陸小鳳道：「若是接不住那一劍，陸小鳳現在已是個死人！」

葉孤城冷冷道：「不錯，死人就是死人，死人是沒有名字的。」他突然回手，劍已入鞘。

能從陸小鳳兩指間奪回劍鋒的人，他也是第一個。

陸小鳳又笑了：「看來你並不想殺我！」

葉孤城道：「哦？」

陸小鳳道：「你若想殺我，現在還有機會。」

葉孤城凝視著他，緩緩道：「像你這樣的對手，世上並不多，死了一個，就少了一個！」他寒星般的眼睛裡似已露出種寂寞之色，慢慢的接著道：「我是個很驕傲的人，所以一向沒有朋友，我並不在乎，可是一個人活在世上，若連對手都沒有，那才是真的寂寞。」

陸小鳳也在凝視著他，微笑道：「你若想要朋友，隨時都可以找得到的！」

葉孤城道：「哦？」

陸小鳳道：「至少你現在就可以找到一個！」

葉孤城目中竟似露出了一絲笑意，緩緩的道：「看來他們並沒有說錯，你的確是個很喜歡交朋友的人！」

陸小鳳道：「他們？他們是誰？」

葉孤城沒有回答，也已不必回答。因為這時陸小鳳已看見了金九齡和花滿樓。

陸小鳳忽然發現葉孤城和西門吹雪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們都是非常孤獨、非常驕傲的人。他們對人的性命，看得都不重──無論是別人的性命，還是他們自己的，都完全一樣。他們的出手都是絕不留情的，因為他們的劍法，本都是殺人的劍法。他們都喜歡穿雪白的衣服。

他們的人也都冷得像是遠山上的冰雪。──難道只有他們這種人，才能練得出那種絕世的劍法？

陸小鳳舉杯時，又發現了一件事。葉孤城也是個滴酒不沾的人，甚至連茶都不喝。他唯一的飲料，就是純淨的白水。

陸小鳳一舉杯，酒已入喉。

葉孤城看著他，彷彿覺得很驚訝：「你喝酒喝得很多？」

陸小鳳笑道：「而且喝得很快！」

葉孤城道：「所以我奇怪！」

陸小鳳道：「你覺得喝酒是件很奇怪的事？」

葉孤城道：「酒能傷身，也能亂性，可是你的體力和智能，卻還是都在巔峰！」

陸小鳳笑了笑，道：「其實我也並不是時常都是這樣酗酒的，我只不過在傷心的時候，才會喝得這麼凶！」

葉孤城道：「現在你很傷心？」

陸小鳳道：「一個人在被朋友出賣了的時候，總是會很傷心的！」

花滿樓笑了，他當然能聽出陸小鳳的意思。

金九齡也在笑：「你認為我們出賣了你？」

陸小鳳板著臉，道：「你們早就知道我會來，也知道有柄天下無雙的利劍正在這裡等著我，但你們卻一直像曹操一樣，躲在旁邊看熱鬧。」

金九齡道：「我們的確知道你會來，因為你一定要來試試，是不是有人能進入寶庫！」

陸小鳳道：「所以你們就在這裡等著看我，是不是能進得去？」

金九齡承認：「但我們還是直等你上了屋頂後，才發現你的！」

陸小鳳道：「然後你們就等著看我是不是會被葉城主一劍殺死？」

金九齡道：「你也知道他並沒有真要殺你的意思！」

陸小鳳道：「但那一劍卻不是假的！」

金九齡笑道：「陸小鳳也不是假的！」

他實在是個很會說話的人，無論誰遇到他這種人，都沒法子生氣的。

金九齡又道：「你還沒有來的時候，我們已有了個結論！」

陸小鳳道：「什麼結論？」

金九齡道：「若連陸小鳳也進不去，世上就絕沒有別的人能進得去。」

陸小鳳道：「那繡花大盜難道不是人？」

金九齡也說不出話來了。

陸小鳳道：「我實在沒法子進去，就算我有那寶庫的鑰匙，也沒法子開門，就算我開門進去了，也沒法子再從外面把門鎖上。」

金九齡道：「江重威那天進去的時候，寶庫的門確實是從外面鎖住的！」

陸小鳳道：「我知道。」

金九齡道：「所以，按理說，寶庫一定還有另外一條路，那繡花大盜就是從這條路進去的！」

陸小鳳道：「只可惜事實上卻根本沒有這麼樣一條路存在。」

花滿樓忽然道：「一定有的，只可惜我們都找不到而已。」

葉孤城一直在旁邊冷冷的看著他們，對這種事，他完全漠不關心。他關心的只有一件事：「西門吹雪是你的朋友？」

陸小鳳點點頭，忽然道：「現在還有個人在外面等我的消息，你們猜是誰？」他就怕葉孤城問起西門吹雪，所以葉孤城一問，他就想改變話題。

但葉孤城卻並不想改變話題，又問道：「你是不是也跟他交過手？」

陸小鳳只好回答：「沒有！」

葉孤城道：「他的劍法如何？」

陸小鳳勉強笑道：「還不錯。」

葉孤城道：「獨孤一鶴是不是死在他劍下的？」

陸小鳳只有點點頭。

葉孤城道：「那麼他的劍法，一定已在木道人之上。」他冷漠的臉上忽然露出了興奮之色，慢慢的接著道：「我若能與他一較高下，才真是平生一大快事！」

陸小鳳忽然站起來，道：「酒呢？怎麼這裡連酒都沒有了！」

金九齡道：「我替你去拿。」

陸小鳳道：「到哪裡去拿？」

金九齡道：「這裡有個酒窖。」

陸小鳳道：「你進得去？」

花滿樓笑了笑，道：「這王府中只怕已沒有他進不去的地方！」

陸小鳳道：「哦？」

花滿樓道：「你既然敢夜入王府，難道連王府的新任總管是誰都不知道？」

陸小鳳笑了：「酒窖在哪裡？金總管請帶路！」

酒窖就在寶庫旁那棟較矮的平房裡。金九齡拿出柄鑰匙，開了門，已有衛士替他們燃起了燈。

進門之後，再掀起塊石板，走下十餘級石階，才是酒窖。好大的酒窖！

陸小鳳歎道：「我若真是個酒鬼，現在你就算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也休想叫我出去了！」

金九齡微笑道：「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認為你是個鬼，但你卻絕不是酒鬼！」

陸小鳳道：「哦？」

金九齡道：「你到這裡來，只不過怕葉孤城要你帶他去找西門吹雪比劍而已！」

陸小鳳歎道：「我實在怕他們兩個人會遇上，這兩個人的劍若是一出了鞘，世上只怕就沒有人再能要他們收回去！」

金九齡道：「但他們遲早總有一天會遇上的！」

陸小鳳苦笑道：「到了那一天會發生什麼事，我簡直連想都不敢想！」

金九齡道：「你怕他殺了西門吹雪？」

陸小鳳道：「我也怕西門吹雪殺了他！」他歎息著又道：「這兩個人都是不世出的劍客，無論誰死了，都是個無法彌補的損失。最可怕的是，這兩人用的都是殺人的劍法，只要劍一出鞘，其中就有個人非死不可！」

金九齡道：「絕對非死不可？」

陸小鳳道：「嗯！」

金九齡笑了笑，道：「可是這世上並沒有『絕對』的事！」

陸小鳳道：「哦？」

金九齡道：「那寶庫本來是絕對沒有人能進得去的，但現在卻已有個人進去過了，難道他是忽然從天上掉下去的？忽然從地下鑽出來的？」

陸小鳳的眼睛裡忽然發出了光，道：「這酒窖是不是就在那寶庫的地下？」

金九齡道：「好像是的！」

陸小鳳道：「我們若在這頂上打個洞，豈非也一樣可以進入寶庫？」

金九齡的眼睛也亮了：「這酒窖的外面，雖然防守較疏，但也得有鑰匙才能進得來！」

陸小鳳道：「江重威有沒有鑰匙？」

金九齡點點頭，道：「可是他絕不會將鑰匙交給那繡花大盜！」

陸小鳳道：「他當然不會，但別人卻會！」

金九齡道：「別人是誰？」

陸小鳳道：「是個能接近他，能從他身上將鑰匙解下來，偷偷打個模型的人！」

金九齡眼睛裡閃著光，道：「你說的會不會是江輕霞？」

陸小鳳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道：「你果然不愧是六扇門裡最聰明的人！」

陸小鳳捧著一大罈酒回去，他決定要好好的慶祝慶祝。他從來也沒有這麼樣開心過。

聽見了他愉快的笑聲，花滿樓忍不住問道：「你開心什麼？難道在那酒窖裡找到了個活寶貝？」

陸小鳳笑道：「一點也不錯！」

花滿樓道：「是個什麼樣的寶貝？」

陸小鳳道：「是一條線！」

花滿樓聽不懂了：「一條線？是條什麼樣的線？」

陸小鳳道：「是條看不見的線，但我們只要沿著這條線摸索過去，慢慢就能摸到那條狐狸的尾巴了！」

花滿樓還是不太懂：「什麼狐狸？」

陸小鳳笑道：「當然是條會繡花的狐狸！」

現在他總算已證明了一件事。江輕霞的確是和那繡花大盜同一個組織的人。所以他只要能找到江輕霞，就一定能找到那繡花大盜。

花滿樓道：「你有把握能找到江輕霞？」

陸小鳳道：「有一點。」

花滿樓道：「你準備怎麼樣去找？」

陸小鳳道：「我準備先去找一雙紅鞋子，找一個本不該穿著紅鞋子，卻偏偏穿著紅鞋子的人！」

花滿樓歎了口氣，苦笑道：「你說的話我好像越來越聽不懂了！」

陸小鳳笑道：「我保證你總有一天會懂的！」他忽然發現屋子裡少了個人：「葉孤城呢？」

花滿樓道：「他不喝酒，也不喜歡陪人喝酒，現在也已到了應該睡覺的時候！」

陸小鳳道：「你想他真的會去睡覺？」

花滿樓又歎了口氣，道：「我只知道他若一定要去找西門吹雪，也沒有人能攔得住他的！」

陸小鳳並不時常醉，但卻時常喜歡裝醉。他裝醉的時候，吵得別人頭大如斗。花滿樓並不怕他吵，但這裡是王府，他不想讓陸小鳳砸破金九齡的飯碗。

陸小鳳正用筷子敲著酒杯，放聲高歌：「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這是唐人王之渙的名句，也是白雲城主葉孤城最喜歡的詩。他顯然還在想著葉孤城，所以他並沒有真的醉。

「上馬不提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他又在唱北國的胡歌，唱完了一首，又唱一首，好像嗓子癢得要命。

花滿樓忽然道：「你剛才說外面有人在等你，是誰？」

陸小鳳立刻不唱了。他當然並沒有真的醉，薛冰現在卻已可能真的醉了。一個人在又著急、又生氣的時候，總是特別容易醉的。陸小鳳跳了起來，衝了出去。

金九齡道：「你想是誰在外面等他？」

花滿樓連想都沒有想：「一定是薛冰！」

金九齡道：「一定是她？」

花滿樓道：「我知道薛冰一直都很喜歡他，他也一直都很喜歡薛冰！」

可是薛冰並沒有在客棧等他，薛冰一直都沒有回如意客棧去。陸小鳳知道現在只有一個法子也許還能找得到薛冰──先去找蛇王。這次他當然已用不著別人帶路。

夜已很深，蛇王居然還沒有睡，看見陸小鳳找來，也並不吃驚：「我正在等你！」

「你在等我？你知道我會來？」

蛇王點點頭。

陸小鳳又問：「薛冰來過？」

蛇王點點頭：「她一直都在這裡喝酒，喝了很多，也說了很多話！」

陸小鳳道：「她說什麼？」

蛇王笑了笑，道：「她說你不是個東西，也不是個人。」他雖然在笑，笑容中卻彷彿帶著憂慮。

陸小鳳苦笑道：「她一定喝醉了！」

蛇王道：「但她卻一定要走，一定要去找你，我既不能拉住她，又不放心讓她一個人走，只好派兩個人暗中在後面保護她！」

陸小鳳道：「那兩個人現在回來了沒有？」

蛇王歎了口氣，道：「他們已不會回來！」

陸小鳳動容道：「為什麼？」

蛇王的神情更沉重，道：「已有人發現了他們的屍體，薛姑娘卻不見了！」

屍體是在一條暗巷中發現的，致命的傷，是在眼睛上。他們死的時候，已是瞎子。

「繡花大盜！」陸小鳳全身都已冰冷。薛冰難道已落入繡花大盜的手裡？

難道他已知道陸小鳳發現了他的秘密？這至少又證明了一件事──陸小鳳找到的那線索，無疑是正確的！在重重疑雲中能找到一條正確的線索，本是件值得興奮的事。但陸小鳳卻覺得自己的心似已沉到了腳底，正在被他自己的腳踐踏著。他忽然發覺自己對薛冰的感情，遠比他自己想像中還要強烈得多。

回到小樓上，蛇王還在等著他，默默的替他倒了杯酒。陸小鳳端起酒杯，又放下。

蛇王道：「你不想喝杯酒？」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現在我只想能清醒清醒！」

他笑得比哭還難看，蛇王從來也沒有見過他如此難受。

「我手下有三千個兄弟，只要薛姑娘還在城裡，我一定能找得到！」這並不完全是安慰的話，他的確有這種力量。可是，等他找到她時，她的屍體說不定也已冰冷。

陸小鳳忽然問：「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個會繡花的大鬍子？」

蛇王點點頭，道：「我雖然一直沒有問，但也已猜到你一定是為了這件事來的！」

陸小鳳道：「你的那兩位兄弟，就是死在這個人手裡的，所以──」

蛇王道：「所以你怕薛姑娘也已落在他手裡！」

陸小鳳又端起酒杯。

這次蛇王卻按住了他的手：「你實在需要清醒清醒，最好能想法子睡一下！」

陸小鳳苦笑，道：「你若是我，你現在能睡得著？」

蛇王也在苦笑：「我已有十年天天晚上都睡不著，這也是種病，久病成良醫，所以我已有專治這種病的藥。」一種白色的粉末，裝在碧玉瓶中。

蛇王倒出了一點，倒在酒裡：「瞪著眼坐在這裡就算坐十年，也救不出薛姑娘的，但你若能睡一下，若能清醒些，就說不定能想出救她的法子。」陸小鳳遲疑著，終於將這杯酒喝了下去。

他醒來的時候，天已亮了，陽光已照在碧蘿紗窗上。蛇王正坐在窗下，用一塊雪白的絨布，輕輕擦拭著一柄劍。一柄非常細、非常窄的劍，是用上好的緬鐵百煉而成的，平時可以當做腰帶般圍在身上。這正是蛇王的成名利器，「靈蛇劍」。

陸小鳳已坐起來，皺著眉問道：「你在幹什麼？」

蛇王道：「我在擦我的劍。」

陸小鳳道：「可是你至少已有十年沒有用過這柄劍。」

蛇王道：「我只不過是在擦劍，並沒有準備用它。」

他一直沒有看陸小鳳，好像生怕陸小鳳會從他眼睛裡看出什麼秘密來。他的臉色在陽光下看來，還是蒼白得可怕。只有真正失眠過的人，才知道失眠是件多麼痛苦、多麼可怕的事。那已不是病，而是種比任何病都可怕的刑罰和折磨，他已被折磨了十年。

陸小鳳看著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也從來都沒有問過你的往事！」

蛇王道：「你沒有。」

陸小鳳道：「我不問，也許只不過因為我已知道！」

蛇王的臉色立刻變了變：「你知道什麼？」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本來並不是蛇王，像你這種人，若不是為了要逃避一件極痛苦的事，是絕不會來做蛇王的。」

蛇王冷冷道：「做蛇王也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你難道看不出我活得比世上大多數人都舒服？」

陸小鳳道：「但你卻絕不是這種人，若不是為了逃避，本不該隱身在市井中！」

蛇王道：「我本該是哪種人？」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朋友，只知道朋友之間應該說實話！」

蛇王的臉色更蒼白，忽然長長歎息，道：「你本不該醒得這麼早的！」

陸小鳳道：「可是我現在已醒了！」

蛇王道：「你認為我正逃避什麼？」

陸小鳳道：「仇恨！世上很少有別的事能像仇恨這麼樣令人痛苦！」

蛇王的神色的確很痛苦。

陸小鳳道：「你為了要逃避這件仇恨，所以才到這裡來，藏身在市井中，為你知道你的仇人永遠也想不到你已變成了蛇王。」

蛇王想否認，卻沒有開口。

陸小鳳道：「只可惜這件仇恨卻是你自己永遠也忘不了的，所以只要你一有機會，你就不顧一切，去將這件事結束！」他忽然走過去，扶著蛇王的肩，盯著蛇王的眼睛，一字字道：「現在你是不是已有了機會？是不是已發現了你仇人的行蹤？」

蛇王又閉著嘴，神情更痛苦！

陸小鳳道：「你的仇人究竟是誰？現在是不是就在這城裡？」

蛇王還是閉著嘴。

陸小鳳道：「你可以不說，但我也可以不讓你下樓。」

蛇王板著臉，冷冷道：「你自己的麻煩已夠多了，為什麼還要管別人的事？」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對人有了恩惠，從不願別人報答，所以你才不肯將這件事告訴我。」

蛇王閉上了嘴。

陸小鳳道：「我也並不想報答你，只不過想跟你談個交易！」

蛇王忍不住問：「什麼交易？」

陸小鳳道：「我替你去對付那個人，你替我去找回薛冰來！」

蛇王用力握緊了雙拳，但蒼白枯瘦的一雙手，卻還是忍不住在發抖：「不錯，我的確有個仇人，我的確是要找他去算一筆賬。」

「我果然沒有猜錯！」

蛇王冷笑道：「這既然完全是我的事，我為什麼要你去替我做？」

陸小鳳也在冷笑，道：「因為你的手在發抖，因為你已病了十年，已經被這仇恨折磨得不像個活人，因為你現在若是去了，只不過是去送死！」

蛇王僵直的身子突然軟倒在椅子上，整個人都似已完全崩潰。

陸小鳳卻還是不肯放鬆；冷冷道：「也許你自己本來就已想死，因為你覺得活著比死更痛苦，但我卻不願看著你死在那個人手裡，也不願看著那個已經害得你半死不活的人，再逍遙自在的活在世上。」他用力握住了蛇王冰冷的手，一字字接著道：「因為我們是朋友！」

蛇王看著他，淚珠突然像泉水般從乾澀的眼裡流了出來，喃喃道：「你有沒有看過我的妻子？你當然沒有，所以你永遠也不會知道，她是個多麼溫柔善良的女人，你有沒有看過我的兩個孩子？他們全都是聰明可愛的孩子，他們才只不過五六歲──」

陸小鳳也咬緊了牙：「他們已全都死在那個人手裡？」

蛇王的喉頭已哽咽，聲音已嘶啞：「她根本就不能算是個人，她的心比蛇蠍還毒，她的手段比厲鬼還可怕，也許她根本就是個從地獄中逃出來的魔女！」

陸小鳳道：「她是個女人？」蛇王點點頭。

「她叫什麼名字？」

「公孫大娘。」蛇王又解釋著道：「其實她叫公孫蘭，據說是初唐教坊中第一名人公孫大娘的後代，所以知道她的人也都叫她公孫大娘！」

陸小鳳道：「我卻不知道這個人，這名字我連聽都沒有聽過。」

蛇王道：「她並不是個名人，因為她不願做名人，她認為做名人總是會有麻煩。」

陸小鳳歎道：「看來她至少已可算是個聰明的女人。」

做名人的麻煩和苦惱，又有誰能瞭解得比陸小鳳更清楚？

蛇王道：「可是她用過很多別的名字，那些名字你說不定反而會知道！」

陸小鳳道：「哦？」

蛇王道：「女屠戶、桃花蜂、五毒娘子、銷魂婆婆──這些名字你總該聽說過的！」

陸小鳳動容道：「這些人全是她？」

蛇王道：「全都是。」

陸小鳳歎道：「看來她實在已可算是個很可怕的女人。」他又問：「她的行動既然如此詭秘，你是怎麼找到她的？」

「我並沒有找到她，是她找到我的。」蛇王從懷裡拿出了張已揉成一團，又鋪平疊好的信箋：「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也知道你一定很想見我，月圓之夕，我在西園等你，你最好帶點銀子來，請我吃那裡拿手的鼎湖上素和羅漢齋面。」字寫得很美、很秀氣，下面的具名，是一束蘭花。

蛇王道：「這是她交給城南的一個兄弟，要他當面交給我的！」

陸小鳳沉吟著，道：「她沒有直接交給你，也許她還不知道你的住處！」

蛇王道：「能到我這小樓上來的人並不多！」

陸小鳳道：「西園，是不是那個裡面有株連理樹的西園？」

蛇王道：「不錯。」

陸小鳳道：「今天就是月圓之夕？」

蛇王道：「今天是十五。」

陸小鳳道：「她約的是晚上，現在還早，你就已準備去？」

蛇王道：「你以為現在是什麼時候？還是上午？」

陸小鳳忽然發現窗外的陽光已漸漸黯淡，已將近黃昏了。

「那些藥本足夠讓你睡到明天早上的，可是再強的藥力，對你這個人好像也沒有什麼效力。」

陸小鳳苦笑道：「這也許只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已經快麻木。」

蛇王凝視著他，緩緩道：「我也知道我絕不是她的對手，可是你──」

陸小鳳道：「你用不著擔心我，比她再厲害十倍的人，我也見過，我現在還活著。」他不讓蛇王開口，又道：「只不過，有件事我倒有點擔心！」

「什麼事？」

「我擔心我找不到她。」陸小鳳接著道：「她既然有很多名字，一定也有很多化身，何況，有些女人只要改變一下衣服和髮式，別人就很難認得出她的。」

蛇王道：「她的易容術的確很精，也很少以真面目示人，可是她有個毛病，你只要知道她這個毛病，就一定能認得出她來！」好像每個女人都多多少少有點毛病的。

陸小鳳笑了笑：「她的毛病是什麼？」

蛇王道：「她這個毛病很特別。」好像越聰明、越美麗的女人，毛病就越特別。蛇王道：「無論她穿著什麼樣的衣服，無論她改扮成什麼樣的人，她穿的鞋子總是不會變的！」

陸小鳳的眼睛裡已發出了光：「她穿的是什麼鞋子？」

「紅鞋子！」

陸小鳳跳了起來。

「鮮紅的繡花鞋子，就像新娘子穿的那種，但上面繡的卻不是鴛鴦，而是隻貓頭鷹！」

## 第六章 詭計脫身

西園在城西，是個大花園。現在已過了黃昏，花叢裡、樹蔭下、亭台樓閣間，已亮起了一盞盞繁星般的燈光。晚風中帶著花香，也帶著酒香。月圓如鏡，正掛在樹梢。是連理樹。高大的紅木棉，兩株連理，合成一株，就像是情人們在擁抱著一樣。

陸小鳳又想起了薛冰。只要一想起薛冰，他的心就好像忽然被人刺了一針。他並不是個無情的人，但他也知道，現在並不是焦急傷心的時候。他已在園中走了一遍，今夜來的女客並不多，他還沒有看見一個穿紅鞋子的女人。可是他並不著急。

因為公孫蘭並不知道園子裡有陸小鳳這麼樣一個人在找她，這點他無疑已佔了優勢。冰盤般的明月，已漸漸升高了，朦朧的月色，美得令人心碎。現在若是有薛冰在身側，她一定會吵著要找個位子坐下來，叫一大盤這裡最有名的鼎湖上素。

在別人面前，她總是很害羞，一句話還沒有說，臉就已紅了。可是只要跟陸小鳳在一起，她好像就忽然變成了個頑皮的孩子，一會兒吵著要這樣，一會兒又吵著要那樣，連片刻都不肯停。

陸小鳳忽然發現了一件事──他喜歡她吵，喜歡聽她吵、看她吵，喜歡看她像孩子般在他面前撒嬌賴皮，喜歡她在──他禁止自己再想下去，他準備再到別的地方去走走。

就在他剛轉過身的時候，他看見一個老太婆從樹影下走了出來。一個很老的老太婆，穿著身打滿補丁的青色衣裙，背上就好像壓著塊大石頭，好像已將她的腰從中間壓斷了。

她走路的時候，就好像一直彎著腰，在地上找什麼東西一樣。月光照在她臉上，她的臉滿是皺紋，看來就像是張已揉成一團，又展開了的棉紙。

「糖炒栗子！」她手裡還提著個很大的竹籃，用一塊很厚的棉布蓋著：「剛上市的糖炒栗子，又香又熱的糖炒栗子，才十文錢一斤。」

一個孤苦貧窮的老婦人，已到了生命中垂暮之年，還要出來用她那幾乎已完全嘶啞的聲音，一聲聲叫賣她的糖炒栗子。

陸小鳳忽然覺得心裡很難受，他本就是個很富於同情的人：「老婆婆，你過來，我買兩斤。」

栗子果然又香又熱，而且正是剛上市的。

「你說十文錢一斤？」

老婆婆點點頭，還是彎著腰，好像一直在看陸小鳳的腳，因為她的腰根本已直不起來。

陸小鳳卻搖了搖頭，道：「十文錢一斤絕不行！」

「才十個大錢，大爺你也嫌貴？」

陸小鳳板著臉道：「像這麼好的栗子，至少也得十兩銀子一斤才行，少一文錢我都不買。」

老婆婆笑了，笑得滿臉的皺紋更深。──這人是個呆子？還是鏡花緣中君子國來的人？

「十兩銀子一斤，你若肯賣，我就買兩斤。」

老婆婆當然肯賣：「二十兩一斤我也肯賣！」一個人年紀老了時，為什麼總是比較貪心？

陸小鳳笑道：「但是我也有件事要你幫我個忙！」

老婆婆苦笑道：「像我這樣的老太婆，還能幫大爺你做什麼事？」

陸小鳳道：「這件事只有你能做！」

「為什麼？」

陸小鳳笑道：「因為你的腰已彎了，本來就好像是在地上找東西一樣，所以我要你去替我找樣東西！」

「找什麼？」

陸小鳳道：「找一個穿紅鞋子的女人，紅鞋上還繡著隻貓頭鷹。」

老婆婆也笑了。這種事叫她做，正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她就算鑽到別人裙子底下去，別人也不會疑心的。

她接過了銀子，眼睛已笑得瞇成一條線：「大爺你在這裡等著，一找到，我就回來告訴你。」

陸小鳳道：「你若能找到，回來我再買你五斤栗子。」

老婆婆高高興興的走了。陸小鳳更開心，不但開心，而且得意。只有他這種聰明人，才會想得出這種聰明主意。他忽然發現自己實在是個天才。但他卻忘了一件事──天才往往總是比較短命的！

栗子還很熱，又熱又香。陸小鳳正準備慰勞慰勞自己。他找了塊乾淨的石塊坐下來，正剝了個栗子準備放進嘴。他忽然又想起了薛冰。薛冰最喜歡吃栗子，天冷的時候，她總是先把栗子放在懷裡，暖著手，然後再慢慢的剝來吃。有一次陸小鳳看見她時，她就正在剝栗子。

那天真冷，陸小鳳的手都快凍僵了，她就拉著他的手就放到她懷裡去。直到現在，那種甜蜜的溫暖彷彿還留在陸小鳳的指尖。可是她的人呢？這栗子你叫陸小鳳怎麼能吃得下去？

遠處的花從間，隱隱傳來了一陣淒婉的歌聲「雲髮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為誰和淚倚欄杆？」優美的歌聲中，充滿了一種濃得化不開的纏綿相思之意。

陸小鳳輕輕歎了口氣。用衣角兜著的栗子，撒了一地。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竟是個如此多愁善感的人。

他倚在樹上，閉上了眼睛「若是永遠也找不到她了呢？」

他的情緒忽然變得很消沉，動也不想再動，看起來就像是個死人。

就在這時候，那個賣糖炒栗子的老婆婆又從黑影中走了出來。

陸小鳳眼睛並不是完全閉著的，還瞇開著一條線。

他本來想起來問這老婆婆，是不是已找到那個鮮紅鞋子的女人。可是他忽然發現這老婆婆昏花的老眼裡，竟似在閃動著一種刀鋒般的光。這麼樣一個老太婆，眼睛裡本來絕不該有這種光的。

陸小鳳的心裡，忽然也彷彿閃過了一道光，靈光。

他索性將呼吸也閉住。老太婆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糖炒栗子，乾枯的嘴角，似又露出一絲獰笑。陸小鳳的臉在樹影下看來，正是死灰色的。

老婆婆喃喃道：「這麼好的糖炒栗子一個就可以毒死三十個人，不撿起來豈非可惜！」

她蹣跚著走了過來。陸小鳳忽然發現她走路的樣子雖然老態龍鍾，仍腳步卻很輕。她穿的裙子很長，直拖到地上蓋住了腳，她腳上穿的是什麼鞋子？

陸小鳳突然張開了眼睛瞪著她。這老太婆居然並沒有吃驚，至少陸小鳳並沒有看出她有吃驚的樣子。

她實在真能沉得住氣，居然還瞇起眼笑了笑，道：「這地方好像沒有穿紅鞋子的女人，穿紫鞋子和黃鞋子的倒有兩個！」

陸小鳳也笑了笑，道：「穿紅鞋子也有一個，我已找到了！」

老婆婆道：「大爺你已找到了？在哪裡？」

陸小鳳道：「就在這裡，就是你！」

老婆婆吃驚的看著他：「是我？我這種老太婆會穿著雙紅鞋子？」

陸小鳳淡淡道：「我的眼睛會透視，已看見了你腳上的紅鞋子，而且還看見了上面繡著的那隻貓頭鷹！」

老婆婆忽然笑了。她的笑聲如銀鈴，比銀鈴更動聽：「你沒有吃我的糖炒栗子？」

「沒有。」

「這麼好的糖炒栗子，你為什麼不吃？」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因為我是個多情的人！」

老婆婆眨了眨眼，道：「多情的人就不吃糖炒栗子？」

陸小鳳道：「偶爾也吃的，但卻只吃沒有毒的那一種。」

老婆婆又笑了，銀鈴般笑道：「好，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

「你知道我是陸小鳳？」

老婆婆笑道：「臉上長著四條眉毛的人，這世上又有幾個？」

陸小鳳也笑了。他笑得當然沒有這老太婆好聽，因為他根本就不是真的在笑。他知道這老婆婆已經快出手了，也知道這出手一擊必定很不好受。他沒有猜錯。

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這老婆婆已從籃子裡抽出雙短劍，劍上繫著鮮紅的彩緞。就在他看見這雙短劍的時候，劍光一閃，劍鋒已到了他的咽喉。好快的出手！好快的劍！

陸小鳳不敢出手去接，他怕劍鋒上有毒。平時他也許是個很大意、很馬虎的人，可是到了這種生死關頭，能比他更謹慎小心的人，找遍天下也找不出幾個；他的人忽然間已游魚般滑了出去。不但反應快，動作更快。可是無論他的人到了哪裡，閃動飛舞的劍光立刻也跟著到了哪裡。

劍光如驚虹掣電，木葉被森寒的劍氣所摧，一片片落了下來。轉瞬間已被劍光絞碎。陸小鳳已被逼出了冷汗。他本以為西門吹雪和葉孤城已是世上最可怕的劍客，他想不到世上還有個這麼樣的人。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這裡雖沒有如山的觀者，但陸小鳳面上的顏色的確已沮喪。連十五的明月，似也被這森寒的劍氣逼得失去了光彩。難道這就是昔年的翟公孫大娘，教她弟子所舞的劍器？

陸小鳳這才知道．劍器並不是舞給別人看的，劍器也一樣可以殺人。他現在就隨時都可能死在這劍器下。紅緞帶動短劍，遠比用手更靈活，招式的變化之快，更令人無法思議。

陸小鳳的衣襟已被割破，人已被逼得貼在樹幹上，「哧」的一聲，劍風破風，兩柄短劍如神龍交剪，閃電般刺了過來。這裡已是退無可退的絕路。

公孫大娘嘴角又露出了獰笑，但她卻不知道陸小鳳最大的本事，就是在絕路中求生，在死中求活。他的人突然沿著樹幹滑了下去，像蛇一般滑在地上。

只聽「奪」的一響，劍鋒已釘入了樹幹。就在這一剎那間，陸小鳳的人已又彈起，反手一劃，劍柄上的綢帶已斷！這一著就等於砍斷了握劍的兩隻手。公孫大娘的身子也已凌空翻出，長裙飄飛，陸小鳳終於看到了她的鞋子。紅鞋子！

明月當空，紅鞋子在月光一現，她的人已飛掠出五丈外。陸小鳳當然絕不肯讓她就這樣走的，可是他身形展動時，已比她遲了一步。這一步他竟始終無法追上。

無論他用多快的身法，他們之間的距離，始終都保持著四五丈遠。江湖中以輕功著名的高手，陸小鳳也見過不少。司空摘星當然就是其中輕功最高的一個，閻鐵珊、霍天青、西門吹雪、老實和尚，這些人當然也都不弱。

但此刻在前面逃的若是這些人，陸小鳳說不定早已追上了。他忽然發現這個「老婆婆」非但劍法可怕，而且也是他前所未見的輕功高手。花木園林、亭台樓閣，飛一般從他們腳底倒退了出去。

接著又是一重重屋脊、一條條道路。公孫大娘的身法竟始終也沒有慢下來，她顯然絕不是氣力已衰的老婆婆，但陸小鳳也正是年輕力壯，精神、體力都正在巔峰，他的身法當然也沒有慢下來。

公孫大娘已發現要甩掉後面這個人，實在不是件容易事。

前面的一條街上，燈火輝煌，現在時候還不晚，這條街上正是城裡最熱鬧的地方。街上有兩三家茶樓，兩三家酒館，街旁擺著各式各樣的攤子，有幾檔是賣針線花粉，有幾檔賣的是魚生粥和燒鵝。

公孫大娘身子突然下墜，人已落在街上，立刻放聲大叫了起來：「救命呀，救命──」

她大叫著，奔入了一家茶樓，陸小鳳也已追到，但是一個老太婆叫救命，一個年輕力壯的大男人在後面追，這件事當然是人人都看不慣的。已有幾個直眉楞眼的小伙子，怒吼著跳了起來，有的還抽出了刀。陸小鳳已發現要糟了。他當然有能力將這些路見不平，仗義勇為的年輕人一下子全都打倒，可是這些人看來都恨不得能一下子打倒他。

七八個人一起擁上來，動刀的動刀，拿板凳的拿板凳，圍住了陸小鳳，紛紛大罵：「丟你老母，你條契弟追住個伯爺婆做乜，唔通你重想強把禱？」

陸小鳳實在哭笑不得，想解釋，不知該怎麼解釋，想出手，又下不了手。

一條板凳已當頭砸下來，他只有伸手去擋，「崩」的，他的手沒有斷，板凳卻斷了。大家這才吃了一驚，就在這時，已有個人衝了進來，「劈劈啪啪」，一人給了他們一個大耳光。這些直眉楞眼的年輕小伙子，竟連一個敢還手的都沒有。

陸小鳳總算鬆了口氣，他已看出衝進來的這個人，正是昨天在蛇王樓下的院子裡，想試試他功夫的那兩條赤膊大漢之一。

「你地知唔知禱系乜懾人？」這大漢指著陸小鳳，大聲道：「禱就系蛇王老大的最好靂朋友，天下功夫最犀利靂陸小鳳。」

對這些小伙子說來，陸小鳳的名字並不嚇人，可是蛇王的朋友，那就是誰都不能動的了。於是拿刀的藏起刀，拿起板凳的放下板凳，一個個都想過來道歉、賠罪！陸小鳳卻已乘機衝了出去，衝出了後門的門。後門外是條小巷子。他剛才看見公孫大娘就是從這扇門出去的，但現在，小巷子裡卻只有條野狗，蹲在陰溝旁啃骨頭。公孫大娘已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知道再追也沒法子追了，只好轉過身。

那大漢已跟過來，打著半生不熟的官話，道：「我們正準備到西園去找你，想不到你已來了！」

「找我有事？」

大漢點點頭，道：「我們已找到那位姑娘的地方，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他結結巴巴的說著，自己也急得滿頭大汗。

陸小鳳更急，打斷了他的話：「她在哪裡？」

大漢道：「我帶你去！」

街上的人還是很多，可是看見這大漢走過來，大多都遠遠的避開了。

「我也姓陸，叫陸廣。」他好像認為姓陸是件很光榮的事，所以他覺得自己臉上也有光。

陸小鳳卻只希望他少說話，快走路。

「我佩服你，你的功夫真是莫得頂。」陸廣卻一心在討好：「這東西香得很，你吃不吃？」他從懷裡拿出來的東西，竟赫然又是幾個糖炒栗子，又香又熱的糖炒栗子。

陸小鳳卻好像看見了毒蛇一樣，一把拉住他的手：「這是哪裡來的？」

陸廣怔了怔，道：「當然是買來的，姓陸的從來也不白拿別人的東西！」

「從哪裡買來的？賣栗子的人呢？」

「就在那邊。」

陸廣隨手一指，街角上果然有個賣栗子的攤子，一個人正在大鐵鍋裡炒栗子。栗子本就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到處都有得賣的。陸小鳳鬆了口氣，但掌心卻已沁出了冷汗。

現在想起來，他才發現剛才他剝開栗子的那一刻，也許就是他生平最危險的時候，只要那個栗子一進了嘴，現在他已不是陸小鳳了。

「死人就是死人，死人沒有名字。」就連葉孤城劍鋒逼上他胸膛的那一瞬間，也沒有剛才危險。他突然發覺一個人多情也是有好處的。何況他現在總算已知道了薛冰的下落。

陸小鳳忽然又覺得愉快了起來，拍著陸廣的肩，笑道：「想不到你也姓陸，好極了，幾時有空我請你飲茶。」飲茶本是廣東人最大的嗜好，飯可以不吃，茶卻不可不飲。

誰知陸廣卻搖著頭道：「我不飲茶，我只喝酒！」

陸小鳳大笑，笑得別人都扭過頭，吃驚的看著他。可是他不在乎。

他高興的時候，只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都陪他高興。這時陸廣已轉進了條小巷子，這條巷子正在一家餅店和一家綢緞莊的中間。巷子特別窄，兩個人不能並肩走，巷子兩邊也沒有門，看來這只不過是那兩家店舖蓋房子時，故意留出來的一點空地而已。

也許這兩家人彼此都看不順眼，所以誰都不願自己的牆連著對方的。但巷子的盡頭，卻有扇小紅門。門是虛掩著的，一個人正站在門口，好像很著急，急得直搓手。

看見陸廣，這人立刻迎上來，在陸廣耳邊悄悄說了兩句話，陸廣的臉色似已變了，回過頭向陸小鳳勉強笑了笑，道：「就是這裡，我──我不能陪你進去了。」

為什麼不能進去？難道這屋子裡也有什麼可怕的事？

陸小鳳已衝了進去，只要能找到薛冰，無論遇著什麼事，他都不在乎。

院子裡只有兩間平房，房裡有兩個人。兩個都不是薛冰。是兩個男人，其中一個是金九齡。

陸小鳳怔住：「你怎麼會在這裡？薛冰呢？」

金九齡沒有回答這句話，卻伸出了手──他手裡提著件衣服，又輕又軟的白衣服。這是薛冰的衣服。陸小鳳當然認得出，他臉色已變了。薛冰的衣服在這裡，人卻不在，這件衣服當然不會是自己走來的。她當然也不會自己脫下衣服，赤裸裸的走出去。

陸小鳳忽然覺得腿在發軟，後退了兩步，倒在椅子上，胃裡已湧出了酸水。

金九齡的臉色也很沉重，遲疑著，終於問道：「你認得出這是薛冰的衣服？」

陸小鳳點點頭，他跟薛冰分手的時候，薛冰身上還穿著這件衣服。

「她的衣服既然在這裡，她的人當然也一定到這裡來過！」

「你看見她沒有？」陸小鳳還抱著希望。

金九齡卻搖搖頭，道：「我們來的時候，這裡已沒有人了。」

「你怎麼找到這裡來的？」

金九齡道：「這地方並不是我們找到的。」

「是蛇王？」

這次金九齡點了點頭，道：「他的確是你的好朋友，的確替你盡了力！」

陸小鳳沒有開口，他正在心裡問自己：「我是不是也替他盡了力？」

金九齡道：「自從今天的凌晨時開始，他手下所有的兄弟就開始替你找薛冰！」

他們找人的方法很有效，因為他們的兄弟已深入這城市的每個角落裡。尤其是茶樓、酒館、客棧、小飯鋪，甚至賣艇仔粥、燒鵝飯的大排檔。這些本就是人最雜、消息最多的地方。

他們先從這些地方開始打聽，最近有沒有可疑的陌生人。無論什麼人都要吃飯睡覺的。客棧裡沒有，他們又再打聽，附近有沒有空房子租給陌生人。三千條市井好漢，在同時打聽一件事，當然很快就會問出眉目來。

「麥家餅店後面，有棟小房子，三四個月前，租給了一個人。」

再問房東，房東的答覆是：「來租房子的是個很漂亮的小後生，出手也很大方，先預付了一年房租，可是自從那次之後，他就從來也沒有再出現過，房子也一直都是空著的，好像始終都沒有人進去住。」世上絕沒有人會特地花錢租一棟房子，卻讓它一直空著在那裡，這其中當然有原因、有秘密。

金九齡道：「今天黃昏時，他們問出了這件事，立刻就派人到這裡來探聽，那時這屋子裡似乎還有女人的呻吟聲，來探聽的人不敢輕舉妄動，回去再找了人來，這裡卻已沒有人了。」

陸小鳳道：「這件事你怎麼會知道的？」

金九齡笑了笑，道：「以前跟著我的那班兄弟，現在都已升了官，成了名！」他拍了拍身旁一個人的肩，微笑著道：「這位就是羊城的總捕頭，魯少華。」

陸小鳳這才注意到他身旁還有個短小精悍，年紀雖不大，頭髮卻已花白的青衣人，穿著雖是普通生意人的打扮，但目光炯炯，鷹鼻如鉤，腰上隱隱隆起，衣服裡顯然還帶著軟鞭鍊子槍一類的軟兵器，也說不定是鎖鏈鐐銬。只要在江湖中混過幾天的人，一眼就可看出他一定是六扇門中的高手。

「白頭鷹」魯少華，也的確是東南一帶黑道朋友覺得最扎手的名捕。

魯少華賠著笑道：「我吃的雖然是公門飯，可是對蛇王老大也一直很仰慕，只要過得去，我對他手下的兄弟，總是盡量的給方便──」其實他心裡也知道，若想保持這埔市地面上的太平，就最好少惹蛇王的兄弟。

「但是今天一清早，蛇王手下的三千兄弟，就全部出動，我既不知道究竟是出了什麼大事，也不能閉著眼不管。」所以他也派出了他手下的捕快，四處打聽。羊城是嶺南第一大埠，龍蛇混雜，四方雜處，能在這種地方做捕快們的總班頭，當然是有兩下子的。

魯少華道：「等在下知道這件事和陸少俠有關係後，就立刻設法和老總聯絡。」

雖然金九齡已不是他的老總，但是他的稱呼猶未改。現在陸小鳳才知道陸廣剛才為什麼不願進來了，有羊城的總捕頭在這裡，他們當然是要避著些的。

金九齡道：「薛姑娘的衣服還在，可是人已不見，這只有一種解釋！」

陸小鳳在聽。他相信金九齡的判斷，他自己的心卻已又亂了。

金九齡道：「綁她來的人，知道行蹤已被發現，就立刻將她帶走，卻嫌她身上穿的白衣服太惹眼，所以就替她換了套衣服！」

「這裡有衣服可換。」魯少華打開了屋角的衣櫃，櫃子裡還有六七套衣服，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有老年人穿的，也有年輕人穿的。

金九齡道：「這地方只有一張床，只有一個人住，但卻有六七套各種不同的衣服，這就可以證明一件事。」

陸小鳳道：「證明這個人必定精於易容改扮，隨時都可能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

金九齡道：「但卻只有衣服，沒有鞋子，這也可以證明一件事！」

陸小鳳道：「證明她無論改扮什麼人，穿的鞋子卻只有一種！」

金九齡道：「紅鞋子？」

陸小鳳道：「不錯，紅鞋子，紅緞的繡花鞋，就像是新娘子穿的那種！」

金九齡道：「由很多跡象都可以看出，來租房子的那漂亮後生，的確是女人改扮的！」

陸小鳳道：「哦？」

金九齡道：「這裡到處都積著灰塵，顯見已很久沒有人來住過，日用生活需要用的東西，這裡連一樣也沒有，但卻有面鏡子！」女人的確總是比較喜歡照鏡子，可是──

陸小鳳道：「男人也有喜歡照鏡子的，易容改扮時更非照鏡子不可！」

金九齡在窗前的桌上，拿起面鏡子道：「這上面有個手上汗漬留下來的印子，是新留下來的！」

陸小鳳道：「是女人的手印？」

金九齡點點頭，道：「但卻絕不會是薛冰的，她既然被人囚禁在這裡，手腳縱然沒有被綁住，也一定被點了穴道。」

床上的被褥凌亂，好像剛有人睡過的樣子。

金九齡道：「若是我猜得不錯，她剛才很可能一直都是躺在床上的。」

魯少華道：「蛇王的兄弟，曾經聽見屋子裡有女人的呻吟聲，所以我猜想那位薛姑娘還有可能已受了傷！」金九齡瞪了他一眼，他顯然不願讓陸小鳳知道這件事，免得陸小鳳焦急難受。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其實他就算不說，我也可以想得到的！」

金九齡立刻道：「但屋子裡連一點血跡也沒有，可見她就算受了傷，傷得也不重！」

這就是安慰的話了，薛冰受的若是內傷，無論傷勢多重，也不會有血跡留下來的。但陸小鳳卻喜歡聽這種話，他現在的確需要別人的安慰。

金九齡道：「這人臨時要將薛冰帶走，走得顯然很匆忙，所以才會有這些痕跡留下！」

陸小鳳道：「她是什麼時候走的？」

金九齡道：「天還沒有黑的時候！」

那時陸小鳳正在路上，正準備到西園去赴約，那賣糖炒栗子的「老婆婆」，也還沒有出現。她很可能是將薛冰帶走之後，再到西園去的。她很可能就是租這房子的人。

金九齡道：「這房子是在兩個月前租下來，正確的日期是五月十一。」

陸小鳳動容道：「五月十一？」

金九齡道：「王府的盜案，是在六月十一發生的，她來租這房子的時候，正恰巧在盜案發生的前一個月。」

陸小鳳道：「也正是江重威生日的前三天！」

金九齡道：「江重威的生日，和這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道：「他生日那天，江輕霞曾經特地來為他祝壽。」

金九齡目光閃動，道：「也就在那天，她將酒窖的鑰匙打了模型。」

陸小鳳道：「為了避免讓別人懷疑她跟這件事有關係，所以她們又等了二十多天才動手！」

金九齡道：「在做這種大案之前，當然一定要有很周密的計劃，還得先設法瞭解王府的環境，動手時才能萬無一失。」

陸小鳳道：「她平時當然不能以那大鬍子的身份出現，所以到了當天晚上，一定要準備個隱秘的地方，易容改扮。」

金九齡道：「這裡就正是個很好的地方！」

陸小鳳道：「就因為這地方是在鬧區裡，所以反而不會引人疑心！」

金九齡歎道：「看來她的確很能抓住別人心裡的弱點！」

魯少華一直在旁邊靜靜的聽著，此刻才忍不住問：「難道來租這房子的人，就是那繡花大盜？」

陸小鳳道：「現在我們雖然還不能完全確信，但至少已有六七成把握！」

金九齡忽然道：「不止六七成！」

陸小鳳道：「哦？」

金九齡道：「我敢說我們現在至少已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如此確信？」

金九齡道：「就因為這樣東西！」他從衣袖裡拿出了個紅緞子的小荷包：「這是我剛才從衣櫃下找到的，你看看裡面是什麼？」

荷包裡竟赫然是一包嶄新的繡花針！

魯少華從巷口的麥家餅店，買了些剛出爐的月餅。現在距離中秋雖然還有整整一個月，但月餅卻已上市了。陸小鳳勉強吃了半個。這條街道很靜，他們一邊走，一邊吃──繡花大盜當然絕不會再回到那房子裡去的，他們也已沒有留在那裡的必要。

金九齡道：「這些繡花針都是百煉精鋼打成的，和普通的不同！」

「上面有沒有淬毒？」

「沒有。」

金九齡又道：「她留下那些人的活口，為的也許就是要那些人證明她不是女人，是個長著大鬍子的、會繡花的男人。」

陸小鳳道：「她根本也沒有一定要殺他們的必要！」

金九齡道：「你想她有沒有可能就是江輕霞？」

「沒有，完全沒有可能！」陸小鳳道：「江輕霞的武功雖不弱，但比起她來，卻差得很遠！」他接著又道：「江輕霞唯一的任務，只不過是替她到王府裡去探查情況，再打幾個鑰匙模型而已！」

金九齡道：「你認為江輕霞是她的屬下？」

陸小鳳點點頭。

金九齡道：「江輕霞在江湖中也是個名人，而且很驕傲，怎麼會甘心受她控制？」

陸小鳳道：「因為她樣樣都比江輕霞強得多，我這一生中，從來也沒有見過武功那麼高、那麼凶狠狡猾的女人！」

金九齡聳然動容：「你已見過她？」

陸小鳳苦笑道：「不但已見過她，而且幾乎死在她手裡！」

金九齡道：「你怎麼會見到她的？」

陸小鳳道：「我本來是代一個朋友到西園去赴約的！」

金九齡道：「赴約？那是個什麼樣的約會？」

陸小鳳長長歎了口氣：「那實在是個要命的約會！」

金九齡道：「你那朋友約的人是誰？」

陸小鳳道：「公孫大娘，公孫蘭。」

金九齡皺眉道：「我好像從來也沒有聽見過這名字。」

陸小鳳道：「因為她本就不是個有名的人，也從來不願出名！」

金九齡道：「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道：「不知道。」

金九齡更奇怪：「你已見過她，卻連她是個什麼樣的人都不知道？」

陸小鳳道：「我見過的是個賣糖炒栗子的老太婆，買了她兩斤糖炒栗子，我只要吃了一個下去，你現在就已見不到我了。」

金九齡忽然失聲道：「熊姥姥的糖炒栗子！」

「熊姥姥的糖炒栗子？」陸小鳳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金九齡道：「前兩年裡，常常會有些人不明不白死在路上，都是被毒死的，屍體旁都散落著一些糖炒栗子。」

魯少華也知道這件事：「出事的時候，都是在月圓之夕。」

陸小鳳道：「今天正是月圓。」

魯少華道：「我就曾經辦過這麼幾件案子，從來也查不出一點頭緒，死的那些人，既不是被仇家所害，也不是謀財害命。」

金九齡道：「就因為死的都是些無名之輩，所以這件事並沒有在江湖中流傳，只有在公門辦案的人才知道。」

魯少華道：「兩年前，有個新出道的鏢師叫張放，就是這麼樣死的，只不過他臨死前還說了兩句話。」

「說什麼？」

「他第一句說的就是：『熊姥姥的糖炒栗子』。我們再問他，熊姥姥是誰？為什麼要害他？他又說了句：『因為她每到了月圓之夜，就喜歡殺人』。」

陸小鳳長長吐出口氣：「原來她不但是女屠戶、桃花蜂、五毒娘子，還是熊姥姥！」

金九齡道：「你認為繡花大盜也是她？」

陸小鳳道：「我本來也沒有想到，但幾件事湊在一起，就差不多可以證明她就是繡花大盜了！」

「哪幾件事？」

「我一路追到麥記餅店那條街上，才被她溜了，現在我才知道她為什麼要往那邊逃。」

「因為她在那條街上住過，對那條街的地勢比你熟悉！」

陸小鳳道：「而且衣櫃裡那些衣服，也正和她的身材相合，聽她的聲音，年紀也不大，要扮成個漂亮後生，也絕不會被人看破！」

但最重要的還不是這些。

陸小鳳道：「她雖然扮成個老太婆，但腳上穿的卻還是雙紅鞋子──鮮紅的緞子鞋，上面據說還繡著隻貓頭鷹。」

金九齡也長長吐出口氣：「不管怎麼樣，我們現在總算已知道那繡花大盜是什麼人了！」

魯少華道：「只可惜我們還是找不到她，而且根本沒有線索去找！」

陸小鳳忽然道：「有。」

「有線索？」

「非但有，而且還不止一條！」陸小鳳接著道：「第一，我們已知道江輕霞是認得她的；第二，她既然在這裡有個秘密的巢穴，在別的地方做案時，也一定會同樣有的！」

金九齡眼睛亮了：「不錯，無論什麼樣的高手做案，都免不了有他自己獨特的習慣，而且很難改變。」

陸小鳳道：「所以我想她在南海一定也有個巢！」

南海就是華玉軒的所在地。

魯少華眼睛也亮了，道：「南海的班頭孟偉，也是以前跟著金老總的兄弟，我現在就可叫他開始去找，等你們到了那裡去，他說不定已經找到！」

陸小鳳道：「你現在就可以叫他找？」

魯少華點點頭，道：「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保持著聯絡，而且用的是種最快的法子！」

陸小鳳道：「什麼法子？」

魯少華道：「飛鴿傳書。」

金九齡道：「也許她就是準備將薛冰帶到那裡去的，我們若是盡快趕去，說不定就可以在那裡抓住她！」

魯少華道：「我會叫孟偉在查訪時特別小心，千萬不要打草驚蛇！」

金九齡道：「你現在就寫這封信！」

魯少華道：「是。」

他剛加快了腳步，金九齡忽然又道：「還有一件事！」魯少華就停下，等著吩咐。

金九齡微笑著，看著他，道：「你每個月要收蛇王兄弟他們多少例規銀子？」

魯少華的臉有點紅了，卻還是不敢不說實話：「八百兩，但也是由兄弟們大家分的！」

金九齡沉下了臉，道：「你知不知道蛇王是陸小鳳的朋友，知不知道陸小鳳的朋友也就是金九齡的朋友。」

魯少華垂下頭，道：「我知道，這份銀子從今天起我就不再去收。」

金九齡又笑了：「好，從今天起，這份銀子由我補給你！」

魯少華看著他，目中露出感激之色，躬身一禮，什麼話也不再說，轉身而去。

陸小鳳忽然歎道：「我現在才知道別人為什麼都說你是三百年來，六扇門中的第一高手了！」

金九齡微笑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你不但會收買人心，還會出賣朋友！」

金九齡笑得似已有點勉強：「我出賣過誰？」

陸小鳳道：「我。」他苦笑著，接著道：「若不是你把我拉下這淌渾水，我現在怎會有如此多麻煩？怎麼會如此頭疼？」

金九齡道：「可是現在看來，你已經快把你的頭疼送給別人了！」

陸小鳳道：「送給誰？」

金九齡微笑著，緩緩道：「繡花大盜，公孫大娘。」

陸小鳳也笑了：「我們現在就去送給她？」

金九齡道：「當然現在就去，別的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先放到一邊再說。」

陸小鳳道：「但我卻還有一件事放不下。」

金九齡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朋友。」

金九齡歎了口氣，道：「我就知道你一定還要去找蛇王的，卻不知他肯不肯交我這個朋友？」

蛇王不肯。因為他已根本沒法子再交朋友。死人怎麼能交朋友？

小樓沒有聲音，也沒有燈光。院子裡兄弟們都已派出去，只有四個人在守望，他們本已在奇怪，但卻沒有一個敢上去看。沒有蛇王的吩咐，誰也不敢上樓去，但陸小鳳當然是例外。

「昨天晚上他就沒有睡，也許現在已睡了。」門是虛掩著的，陸小鳳推開門走進去，金九齡給了他個火折子。火折子剛燃起，又熄滅，落下。陸小鳳的手已冰冷僵硬，連火折子都拿不住了。

火光一閃間，他已看見蛇王一雙凸出眼眶外的眼睛。他竟已被人活活的勒死在軟榻上，被一條鮮紅的緞帶勒死的。公孫大娘短劍上繫著的，正是這種緞帶。

陸小鳳走過去拉起蛇王的手，身子突然開始顫抖。蛇王的手比他的更冷，已完全冰冷僵硬。屋子裡一片黑暗。金九齡也沒有再燃燈，他知道陸小鳳一定不忍再見蛇王的臉。他也找不出什麼話來安慰陸小鳳。死一般的黑暗、死一般的靜寂，一個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真正感覺到「死」是件多麼真實、多麼可怕的事。

也不知過了多久，陸小鳳突然道：「走，我們現在就走。」

金九齡道：「嗯。」

陸小鳳道：「但我卻不會再將頭疼送給她了。」

他忽又笑了笑，笑聲中充滿了一種無法描敘的悲痛和憤怒之意。

幸好金九齡沒有燃燈，陸小鳳現在的表情，他一定也不忍看的。

只聽陸小鳳一字字道：「我要讓她的頭永遠不會再疼。」

金九齡明白他的意思。一個人的頭只有在被割下來以後，才永遠不會再疼的！

## 第七章 契而不捨

陸小鳳不願坐車，但現在卻又偏偏坐在車上。人只要活著，就難免要做一些自己本不願做的事。

「你一定要想法子在車上睡一覺，找到公孫大娘時，才有精神對付她。」

陸小鳳也知道金九齡說的有理，可是他現在怎麼睡得著？

「小王爺很欽佩花滿樓，一定要留他在那裡住幾天，王府裡有他照顧，我也放心得很。」

陸小鳳更不會為王府中的事擔心，也不必再為蛇王擔心。現在他應該擔心的只是他自己。無論多堅強的人，若是受到他這種可怕的壓力，都可能會發瘋的。

車馬走得很急，車子在路上顛簸。他拚命想集中自己的思想，他有許多事都要集中精神來思索。可是他連心都似已被人割得四分五裂。

破曉時，車馬在一個小鄉村裡的豆腐店門口停下，晨風中充滿了熱豆漿的香氣。

「你就算吃不下東西，也一定要喝點熱豆漿。」

陸小鳳雖然不願耽誤時間，卻也不願辜負朋友的好意。何況趕車的人，拉馬車的馬，也都需要歇歇了。

豆腐店還點著盞昏燈。一個人正蹲在角落裡，捧著碗熱豆漿，「呼嚕呼嚕」的喝著。燈光照在他的頭上，他的頭也在發光。這人是個和尚。這和尚倒也長得方面大耳，很有福相，可是身上穿的卻又髒又破，腳上一雙草鞋更己幾乎爛通了底。老實和尚。

看見了這個天下最古怪的和尚，陸小鳳才露出了笑容。「老實和尚，你最近有沒有再去做不老實的事？」

老實和尚看見他，卻好像是吃了一驚，連碗裡的豆漿都潑了出來。

陸小鳳大笑，道：「看你的樣子，我就知道你昨天晚上一定又不老實了，否則看見我怎麼會心虛？」

老實和尚苦著臉，道：「不老實的和尚，老實和尚平生只做了那麼一次，我佛慈悲，為什麼總是要我遇見你？」

陸小鳳笑道：「遇見我有什麼不好？我至少可以替你付這碗豆漿的賬！」

老實和尚道：「和尚喝豆漿用不著付賬，和尚會化緣。」他將碗裡最後一口豆漿匆匆喝下去，好像就準備開溜了。

陸小鳳卻攔住了他：「就算你用不著我付賬，也不妨跟我聊聊，歐陽情又不會在等你，你為什麼急著要走？」

老實和尚苦笑道：「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和尚遇見陸小鳳，比秀才遇著兵還糟，聊來聊去，總是和尚倒楣的！」

陸小鳳道：「和尚倒什麼楣？」

老實和尚道：「和尚若不倒楣，上次怎麼會在地上爬？」

陸小鳳又忍不住笑了，道：「今天我保證不會讓你爬！」

老實和尚歎道：「不爬也許更倒楣，和尚這一輩子只怕遇見兩個人，為什麼今天偏偏又要我遇見你！」

陸小鳳道：「還有一個是誰？」

老實和尚道：「這個人說出來，你也絕不會知道的！」

陸小鳳道：「你說說看！」

老實和尚遲疑著，終於道：「這個人是個女人！」

陸小鳳笑道：「和尚認得的女人倒真不少！」

老實和尚道：「女人認得和尚的也不少。」

陸小鳳道：「這個女人是不是歐陽？」

老實和尚道：「不是歐陽，是公孫！」

「公孫？」陸小鳳幾乎忍不住要叫了起來：「是不是公孫大娘？」

老實和尚也吃了一驚：「你怎麼知道是她？你也認得她？」

陸小鳳已叫了起來：「你認得她？你知不知道她在哪裡？」

老實和尚道：「你為什麼要問？」

陸小鳳道：「因為我要找她算賬！」

老實和尚看著他，忽然大笑，笑得彎下了腰，忽然從陸小鳳身旁溜了出去。這一溜竟已溜出去四五丈，到了四五丈外還在笑。

可是陸小鳳這次已決心不讓他溜了，身子凌空一翻，已又擋住了他的去路：「你為什麼要笑？」

老實和尚道：「和尚覺得好笑的時候，和尚就笑，和尚一向老實。」

陸小鳳道：「這件事有什麼好笑的？」

老實和尚道：「你為什麼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陸小鳳道：「就算要打破和尚的腦袋，我也要問到底！」

他說得很認真，老實和尚只好歎了口氣：「和尚的腦袋不能打破，和尚只有一個腦袋。」

陸小鳳道：「那麼你說，這件事有什麼好笑的？」

老實和尚道：「第一，因為你根本就找不到她。第二，因為就算找到她，也打不過她。第三，因為你就算能打得過她，也沒有用。」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你只要看見她，根本就不忍打她了，那時說不定你只希望她能打你幾下！」

陸小鳳道：「她很美？」

老實和尚道：「武林中有四大美人，你好像都認得的？」

陸小鳳道：「我認得！」

老實和尚道：「你覺得她們美不美？」

陸小鳳道：「美人當然美。」

老實和尚道：「可是這個公孫大娘，卻比她們四個加起來還要美十倍！」

陸小鳳道：「你見過她？」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佛慈悲，千萬莫要讓和尚再看見她，否則和尚就算有十個腦袋，只怕都要被打得精光。」

陸小鳳道：「你知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老實和尚道：「不知道。」老實和尚若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老實和尚從來不說謊。

陸小鳳道：「你上次是在什麼地方見到她的？」

老實和尚道：「我不能告訴你。」老實和尚若說不能告訴你，就是不能告訴你，你就算打破他的腦袋，也沒有用的。

陸小鳳知道這是沒法子的，只有恨恨的瞪著他，忽然笑道：「其實和尚並非只有一個腦袋的！」

老實和尚聽不懂。

陸小鳳道：「因為和尚還有個小和尚！」他大笑，笑得彎下了腰。老實和尚已氣呆了，他明知陸小鳳是在故意氣他的，還是氣呆了，幾乎已被氣得暈過去。金九齡在旁邊看著，也忍不住要笑。

老實和尚忽然歎道：「和尚不說謊，還有句老實話要告訴你。」

陸小鳳好容易才忍住笑，道：「你說。」

老實和尚道：「看你們兩個，都是一臉的霉氣，不出三天，腦袋都要被人打破的！」

孟偉雖然也只有一個腦袋，卻叫做三頭蛇，在九大名捕中，他一向是手段最毒辣、對付犯人最凶的一個。三頭蛇當然也有三種面目，看見金九齡，他不但態度恭敬，笑容也很可親。連陸小鳳都很難想像到這麼樣一個人，會時常在暗室中對人灌涼水，上夾棍。

就因為世上還有他這種人，所以大家都應該知道，一個人活在世上，還是不要犯罪的好。替金九齡趕車來的，也是魯少華那一班的捕快，車馬一入城，就有本地的捕快接應，將他們帶到這裡來。

這裡也是鬧區──大多數人在犯罪時，果然都有種很難改變的習慣。所以世上也很少有破不了的罪案。孟偉在街角上的茶館裡等他們，他們的目標，就是後面的一條巷子裡，巷底的一棟小房子。

「來租房的，也是個很英俊的後生小伙子，預付了一年房租。」

「你有沒有聽見裡面有什麼動靜？」

「沒有，據說那房子也好像一直都沒有人來住過。」

──也許他們來得比公孫大娘快，她殺了蛇王後，總難免要耽誤些時間，何況她還要帶著個已受了傷的薛冰。

於是金九齡吩咐：「把你手下顯眼的兄弟都撤走，莫要被人發覺這裡已有警戒！」

孟偉道：「我們的行動一直很小心，到這裡來的兄弟，都已經改扮。」

金九齡冷笑道：「改扮有什麼用？別人難道看不出？」

陸小鳳也一眼就已看出，茶館裡的夥計、巷子對面一個賣生果的小販、路邊的算命先生，和七八個茶客都是他們的人改扮的。在公門中待得久了，一舉一動都好像跟普通人不太一樣，尤其是臉上的神色和表情，更瞞不過明眼人。

孟偉道：「我這就去叫他們走。」

巷口的屋簷下，有個長著一身疥瘡，手裡捧著個破瓦缽的禿子乞丐。孟偉走過去時，他居然還伸出瓦缽來討錢，卻討來了一腳。

片刻間，那些改扮的捕快都已散盡了，孟偉回來報告：「我只留下了兩個人，有什麼事時，也好叫他們去跑腿。」

一個就是巷口對面的小販，那生果攤子顯然是一直都擺在那裡的，只不過換了個人而已，所以就不致引人注意。還有一個是誰？

金九齡看著那禿子，道：「宋洪近來的確已很不錯了，你多教教他，將來也是把好手。」

陸小鳳忽然明白，這滿身疥瘡的乞丐，也是他們的人。

現在還不到戌時，七月裡白天總是比較長。屋子裡還用不著燃燈，斜陽從窗外照進來，照著一屋子灰塵。這地方果然已很久沒有人來住過，屋子裡的陳設，也跟羊城那邊差不多。

櫃裡有八九套各式各樣不同的衣服，桌上有面鏡子，旁邊有張小床，看不出一點特別的地方，也找不出一點特別的線索。他們竟似白來了一趟。

金九齡背負著雙手，四下走來走去，忽然一挺身，竄上了屋樑，又搖搖頭，跳下來。

孟偉卻忽然在廚房裡歡呼：「在這裡了！」他奔出來時，手裡拿著個木頭匣子。

金九齡大喜道：「這是在哪裡找到的？」

「在灶裡。」那的確是個藏東西的好地方，東西藏在那裡，顯然有秘密。

金九齡已準備打開來看看，陸小鳳卻攔住了他：「匣子裡說不定有機關！」

金九齡用手拈著匣子，笑道：「這匣子輕得很，若是裝上了機簧、暗器，一定會比較重。」

他當然也是個極謹慎的人，否則十年前就已該死了幾十次。陸小鳳不再說什麼，機簧、暗器，一定是金屬的，拿在手裡的份量當然不同。匣子沒有鎖，金九齡打開了雕花的木蓋，突然間，一股淡紅色的輕煙急射而出。金九齡想閉住呼吸已來不及了，他的人倒竄了出去，「砰」的一聲，撞在櫃子上，倒下！

匣子裡的確沒有機簧暗器，卻有個用魚鰾做的氣囊，匣蓋一開，蓋上的尖針刺破氣囊，囊中緊縮的毒煙立刻射出，金九齡千算萬算，還是沒有算到這一著。

他的人倒在地上，看來也正像是個突然抽空了的氣囊，整個人都是軟的，臉色更蒼白得可怕，頭上還在流著血。他剛才情急之下一頭撞在櫃子上，腦袋竟被撞破了個洞。

──你們兩個看來都是一臉的霉氣，不出三天，腦袋都要被人打破的。

老實和尚說的果然是老實話。陸小鳳已閉住呼吸，一股掌力揮出，驅散了毒煙，想起老實和尚說的話，他心裡也覺得有點發冷。孟偉早就竄了出去，只等毒煙散盡，才捏著鼻子走進來。

這時陸小鳳已扶起金九齡，以真力護住了他的心脈，只希望能救回他一條命。

孟偉卻拿起了那匣子，他對這匣子竟遠比對金九齡關心，但匣子卻是空的，什麼也沒有，他看了很久，忽又歡呼：「在這裡了！」

秘密並不在匣子裡，卻在匣蓋上。若是仔細去看，就可發現雕花的蓋子上，雕的竟是鐘鼎文，一段有八個字：「留交阿土，彼已將歸。」

越明顯的事，別人反而越不會注意，公孫大娘的確很懂得人們的心理，用這種法子來傳遞消息，又有誰能想得到？──她這是在通知一個人，將一樣東西交給阿土，因為阿土已經快回去了。

消息留給誰的？要留交給阿土的又是什麼？阿土是誰？這些問題，還是無法解答。

孟偉皺著眉，沉思著，喃喃道：「阿土？難道就是那個阿土？」

陸小鳳忍不住問：「你知道有個阿土？」

孟偉道：「以前在巷口要飯的那癩子，別人就都叫他阿土。」

陸小鳳道：「現在他的人呢？」

孟偉道：「我為了要叫宋洪扮成他，在外面守著，已把他趕走了。」

陸小鳳道：「快去找他。」

孟偉立刻就走。

陸小鳳卻又道：「等一等。」

孟偉在等。

陸小鳳道：「他知不知道你是為什麼趕他走的？」

孟偉搖搖頭：「我只說不准他在這裡要飯了。」捕頭要趕走一個乞丐，根本用不著什麼理由。

陸小鳳道：「你找到他後，就趕快通知我，千萬不要讓他知道。」

孟偉道：「是，我一找到他，就立刻回來。」

陸小鳳道：「不要回到這裡，我現在就要帶金九齡去找施經墨，你有了消息，就到他那裡去！」

施經墨就是這裡最有名的大夫，孟偉當然也知道。

陸小鳳道：「還有，你趕快叫人去找些灰塵來，撒在我們剛才碰到過的地方，要撒得均勻。」

孟偉道：「是。」

陸小鳳道：「將這匣子也擺到原來的地方去。」

孟偉道：「是。」

陸小鳳道：「宋洪也得趕快離開這裡，叫別的人在巷口守候，最好在隔壁院子裡也留一個人，一發現有可疑的動靜，也立刻去告訴我！」

孟偉道：「是。」他站在那裡，看著陸小鳳，彷彿還有什麼話要說，卻又忍住。

可是他走到門口時，終於又忍不住回過頭，微笑道：「陸大俠若是也入了六扇門，我們這些人就只有回去抱孩子了。」

陸小鳳對自己也很滿意，他對這件事的處理確實很恰當，就算金九齡還清醒著，也絕不會比他處理得更好。可惜他並不是神仙，他也有算不到的事，施經墨居然不在。

這位名醫的架子一向很大，一向很少出診去替人看病。但華玉軒的主人卻是例外。

華一帆眼睛的傷還沒有完全好，而且還得了種怔忡病，嘴裡總是喃喃的在念著他那天失竊的名畫。為什麼有錢的人，越放不開這些身外之物呢？

難道就因為他們放不開，所以才有錢？

現在也已沒法子再去聯絡孟偉了，陸小鳳只有在施家外面的客廳裡等。奇怪的是，現在他腦筋反而變得特別清醒。他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很多本來從沒有去想過的事。

就在這時，孟偉已傳來了消息：「阿土在家裡。」

「要飯的也有家？」

「要飯的也是人，連狗都有窩，何況人？」

可是阿土這個家實在只能算是個窩，是個人家已廢棄了的磚窯，在四邊打幾個洞，就算做窗戶。現在天氣還很熱，窗戶上的破木板當然不會釘起來，裡面居然還有燈光。

「阿土的人還在？」

「在，他也不知從哪裡弄來了一壺酒，正在裡面自斟自飲。」

「有沒有人來找過他？」

「還沒有，可是那邊卻已有人去過。」

「是個什麼樣的人？」

「是個年輕小伙子，居然戴著紅纓帽，打扮成官差的樣子。」

剛說完這句話沒多久，已有個戴紅纓帽的官差，手裡提著個黃布包袱，大搖大擺的從土坡下走了上來，四下張望了幾眼，就鑽進了阿土的窯洞。他當然沒有看見陸小鳳和孟偉，他們都隱身在一棵大樹上。

孟偉悄聲問：「要不要現在就進去抓人？」

陸小鳳立刻搖頭：「我們要抓的不是他。」

孟偉立刻明白了：「你是想從他身上，找出那個繡花大盜來？」

陸小鳳道：「嗯。」

孟偉道：「匣子上留下的話，是說他要回去，你認為他就是回到公孫大娘那邊去？」

陸小鳳點點頭：「那包袱想必就是有人要交給她的，現在她想必已回到自己的窩裡！」

連阿土都有窩，何況公孫大娘？孟偉只好沉住氣等，等了沒多久，那戴著紅纓帽的官差，又大搖大擺的走了出來，嘴裡哼著小調，走下了山坡。他已交過了差，顯得輕鬆極了。

又過了半晌，屋裡的燈光忽然熄滅，阿土走出來，還關上了那扇用破木板釘的門。他背上背著兩個破麻袋，那黃布包袱顯然就在麻袋裡。

陸小鳳道：「我盯住他，你回去照顧你們的金老總。」

孟偉道：「你一個人去，恐怕──」

陸小鳳拍了拍他的肩：「你放心，我死不了的！」

月還是很圓，月光照滿大地，晚風中已帶著一點點秋意。這正是行路的好天氣。阿土既然沒有乘車，也沒有騎馬，優哉悠哉的在前面走著，好像一點也不著急。陸小鳳也只好沉住氣，在後面慢慢的跟著。幸好這時夜已深，大路上已沒有別的行人，兩個人就這樣一前一後的在路上走著，阿土有時哼哼小調，有時唱唱大戲，走得好像越來越慢了。

陸小鳳簡直恨不得找條鞭子，在後面抽他幾鞭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星已漸稀，月已將沉，阿土非但沒有加快腳步，反而找了株樹，在樹下坐著，打開麻袋，拿出了半隻燒鵝、一壺酒，居然就在路邊吃喝了起來。

陸小鳳歎了口氣，也只好遠遠的找了棵樹，竄上去，等著、看著。他忽然發覺自己肚子也餓得要命，這兩天他根本就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本來他是不想吃，吃不下，現在他卻是根本沒得吃了。

阿土正撕了條鵝腿，啃一口，喝一口酒，忽然又歎了口氣，喃喃道：「一個人喝酒真沒意思，現在假如有個人能來陪陪我，那有多好。」

陸小鳳也實在想過去吃他一頓，卻只有在旁邊看著乾瞪眼。好容易等到阿土吃完了，在褲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油，再往前走。陸小鳳忽然發現那半隻鵝除了一條腿外，幾乎連動都沒有動，就被他拋在地上。這要飯的居然一點也不知道節省。

他當然並不是個真要飯的，陸小鳳卻是真餓了，幾乎忍不住要從地上撿起這半隻鵝來，充充飢。

可是他只有忍住。想起阿土那一身疥瘡，他就算真的已快餓死，也只好餓死算了。

走著走著，天居然已快亮了，七月裡晚上總是比較短的，忽然間，太陽已升起，路上已漸漸有了去趕早市的行人，阿土竟忽然在路上狂奔起來。一個臭要飯的，無論他要在路上發瘋也好，打滾也好，都不會有人注意他的。

但陸小鳳又怎麼能跟他一樣在路上野狗般亂跑？怎奈他偏偏只有跟著跑，就算被人當做瘋子，陸小鳳也只有認了。阿土跑得還真不慢。

路上沒人的時候，他走得比烏龜還慢，路上有人的時候，他反而跑得像只中了箭的兔子。陸小鳳忽然發現這個人並不是好對付的，要盯住這麼樣一個人，並不是件容易事。幸好阿土並沒有回頭，而且顯然已經有點累了，忽然跳上輛運豬糠的騾車，靠在上面，好像準備在上面睡一覺。

趕車的回頭瞪了他一眼，居然並沒有將他趕下去。陸小鳳歎了口氣，忽又發現一個要飯的在路上行走，竟有很多別人意想不到的方便。

難怪有人說，要了三年飯，就連皇帝都不想做了。太陽漸漸升起。阿土閉著眼睛，竟似真的已睡著。陸小鳳身上卻已在冒汗，只覺得又熱、又累、又渴，卻又偏偏不能停下來。

要想找到公孫大娘，就非緊緊的盯住這個人不可。若是運氣好，常常會在路上遇見一些賣冷酒牛肉的小販。可惜陸小鳳的運氣並不好，這條路上竟連個賣大餅的都沒有。

原來嶺南人講究吃喝，要吃，就得舒舒服服的找個地方，坐下來吃，就算有這種小販，也很少會有人去光顧的。所以這種路上常見的小販，在這裡根本無法生存。所以陸小鳳只有餓著。

道路兩旁，本來是一片沃野，到了這裡，才從一座青山旁繞過去。阿土忽然跳下車，奔上了山坡。山上林木青蔥，總算涼快了些，阿土在車上小睡了一陣，精神更足。

陸小鳳也只好打起精神來。他忽又發現這臭要飯的不但腰腿極健，而且身子還似帶著輕功。幸好山並不太高，阿土既然往山上走，也許地頭已經快到了。公孫大娘的秘穴，本就很可能是在一座山上的。誰知這竟是座荒山，一路上都看不見有房子，山路也很崎嶇。

到了山巔，忽然有一股香氣隨風飄了下來，好像是燉羊肉的香氣，上面當然一定有人家，當然就是公孫大娘的家。誰知陸小鳳這次又猜錯了。

上面還是沒有房子，卻有一群乞丐在吃肉喝酒，看見阿土走上來，就有人笑道：「算你運氣好，我們剛從山下偷了條肥羊，在這裡打牙祭，你既然遇上了，也來吃一頓吧！」

阿土大笑走過去，道：「看來我這幾天口福真不錯，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有好吃的！」

陸小鳳卻又只有看著乾瞪眼。他當然不能混到這群乞丐中去，吃人家偷來的肥羊，他當然也不能讓阿土看見他。所以只有躲在一塊山石後，餓得連胃都已發疼。

他甚至已開始有點後悔，昨天晚上本該將那半隻燒鵝撿起來吃。

阿土居然一下子就跟這些乞丐混熟了，大家有說有笑，又吃又喝，快活得像神仙一樣。陸小鳳卻簡直好像在十八層地獄裡，他平生也沒有受過這種罪。

直到現在，他才真正瞭解飢餓是件多麼可怕的事。若能趁這機會，閉上一眼歇一歇也好。

但這些乞丐裡，說不定也有公孫大娘的手下，他們說不定就是等在這裡，接應阿土的。所以陸小鳳根本連片刻都不能放鬆，非得緊緊的盯住他們不可。若是阿土偷偷的將黃布包袱交給了別人，再由那個人送去給公孫大娘，他這些罪，就完全是白受的了。

好容易等到這些人吃喝完了，阿土向他們唱了個肥喏，居然又揚長下山。

他到這山上究竟是幹什麼的？

陸小鳳實在弄不懂：「難道他真的已將那布包袱偷偷交給了別人？我為什麼沒有看見？」

既然沒有看見，就只有再盯著阿土。

到了山腰間，阿土忽然停下來，從後面的麻袋裡，拿出了個黃布包袱，看了看，又放回去，喃喃的笑著道：「幸好東西還沒有被那些偷羊賊摸去，否則我腦袋只怕就得搬家了！」

這黃布包袱裡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如此重要？陸小鳳當然看不見，也猜不出。

不管怎麼樣，東西總算還在阿土手裡，而且，這東西既然如此重要，他說不定會當面交給公孫大娘的。陸小鳳受的這些罪，看來總算還不冤。

最冤的是，阿土竟又從原路下山了。他當然不會是特地上山去吃頓羊肉的。難道他已發覺後面有人跟蹤，故意要讓跟蹤他的人受點罪？也不會。他並沒有很緊張的樣子，假如已發現有人跟蹤，也絕不會再從原路下來。

陸小鳳更相信自己絕不會被人發現，就算他再餓一兩天，行動時也絕不會發出任何聲音來。

近來已有很多人都認為，他的輕功已可列入天下前五人之內。

「一個人若是負有秘密的重要任務，無論後面有沒有人跟蹤，行動時都會故意弄些玄虛的。」一定是這原因，陸小鳳對自己這解釋，也覺得很滿意。

下山後，阿土的行動果然就正常得多，又走了半個時辰左右，他就進了城，在城裡也兜了兩個圈子，走進個菜館，又從後門走出，忽然轉入條巷子，巷子裡只有一個門，是一家大戶花園的角門。

他居然好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不敲門就揚長而入，而且對園子裡的路徑也很熟，三轉兩轉，穿過片花林，走過條小橋，來到面臨荷塘的一座小樓。樓上亮著燈光。陸小鳳才發現，現在竟已又是黃昏後。

黃昏後，夕陽已薄。小樓上燈火輝煌，卻聽不見人聲，連個應門的童子都沒有。阿土也沒有敲門，就登樓而上。樓上一間雅室中，不見人影，卻擺著一桌很精緻的酒菜。

「看來他口福真不錯，果然無論走到哪裡，都有好東西吃。」

雖然沒有人，桌上卻又擺著八副杯筷，阿土坐下來，拿起筷子，挾了塊醉雞，自己又搖搖頭，放下來，從後面的麻袋裡，取出那黃布包袱，放在桌上，喃喃道：「想不到這次又是我到得最早。」

他顯然是在等人，等的是什麼人？其中是不是有公孫大娘？

小樓對面，有棵濃蔭如蓋的大銀杏樹，正對著樓上的窗戶。

陸小鳳從樹後壁虎般滑了上去，找了個枝葉最濃密之處躲了起來。天色更黯，就算有人到窗口來張望，也絕不會發現他。現在阿土總算已到了地頭，總不會再玩什麼花樣了。

陸小鳳剛想喘口氣，養養神，突聽衣袂帶風之聲響起，一條人影飛燕般從樹梢掠過，「細胸巧翻雲」，已掠入了小樓。

「好漂亮的身法，好俊的輕功。」陸小鳳立刻又瞪大了眼睛，但卻已知道這人並不是公孫大娘。這人的輕功雖高，比起公孫大娘來，卻還差些，比起他來，當然也還差些。

只不過這人也是個女人，年紀已近四十，可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眉梢眼角的風情，比少女更迷人。她身上穿著件深紫色的緊身衣，手裡也提著個黃布包袱。

剛才她凌空翻身時，陸小鳳已發現她腳上穿著的，也正是雙紅鞋子。

現在她已坐下來，向阿土嫣然一笑，道：「又是你來得最早。」

阿土歎了口氣，道：「男人總是吃虧些，總是要等女人的。」

這句話陸小鳳倒也深有同感。他發現自己果然沒有看錯，這阿土果然是個很不好對付的人，而且身份也絕不低。這紫衣女客輕功極高，風度極好，可是長著一身疥瘡，在巷口要飯的阿土，卻居然可以跟她平起平坐。難道他也是位武林高手？

陸小鳳本來認為自己對江湖中的人事已很熟，現在才發覺，武林高手中，他不認得的還是很多，至少這兩人他就連見都沒見過。風中忽然傳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人還未到，笑聲已到。

紫衣女客道：「老七來了。」

一句話沒說完，屋子裡已多了一個人，當然也是女人，是個梳著兩條烏油油的長辮，明眸皓齒，巧笑嫣然的紅衣少女，手裡也提著個黃布包袱。

她先向阿土笑了笑，又向紫衣女客笑著道：「二娘你們來得早！」

紫衣女客歎了口氣，道：「年紀大的人總是難免要吃虧些，總是要等小姑娘的。」

紅衣少女銀鈴般笑道：「你幾時吃過別人的虧？你不佔別人的便宜，別人已經謝天謝地了。」

紫衣女客看著她，又歎了口氣，道：「我真不知道你究竟有什麼好笑的，為什麼總是一天到晚笑個不停？」

阿土悠然道：「因為她自己覺得笑起來很好看，還有兩個很好看的酒渦，若是不笑，別人豈非看不見了？」

紅衣少女瞪了他一眼，卻又笑了，而且一笑就笑個不停。陸小鳳現在才知道這紫衣女客叫二娘。二娘？莫非是公孫二娘？公孫二娘既然已來了，公孫大娘想必遲早也總會來的。陸小鳳總算覺得開心了些，無論他受了什麼罪，總算已有了代價。何況，這紅衣少女的笑聲，也實在能令人聽了覺得愉快。只可惜陸小鳳也不認得她。

她還在吃吃的笑著，又道：「我跟你打賭，你猜這次又是誰來得最晚？」

二娘道：「當然是老三，她洗個臉都要洗半個時辰，就算火燒到她眉毛，她也不會著急的！」

紅衣少女拍手笑道：「對了，這次一定又是她。」

突聽樓梯下有個人道：「錯了，這次一定不是她。」

說話的聲音很溫柔、很緩慢，一個人慢慢的從樓下走了上來。她現在走得雖慢，但陸小鳳卻居然沒有看見她是怎麼進這小樓的。

紅衣少女看見她，彷彿很吃驚，但立刻就又笑道：「想不到這次居然出了奇蹟，三娘居然沒有遲到！」

三娘不但說話的聲音溫柔，態度也很溫柔，笑得更溫柔，慢慢走上來，慢慢的坐下，慢慢的將手裡一個黃布包袱放在桌上，才輕輕歎了口氣，道：「這次我不但沒有遲到，而且比你們來得都早。」

紅衣少女道：「真的？」

三娘道：「我昨天晚上就來了，就睡在樓下，本想第一個上來等你們的，讓你們大吃一驚！」

紅衣少女道：「那你為什麼還是直等到現在才上來？」

三娘歎道：「因為我有很多事要做！」

紅衣少女道：「什麼事？」

三娘道：「我又要梳頭，又要洗臉，又要穿衣服，又要穿鞋子。」

聽到這裡，連樹上的陸小鳳都已忍不住要笑。

紅衣少女更已笑得彎了腰，喘著氣道：「這些倒真是了不起的大事。」

二娘也忍不住笑道：「我說過，她洗個臉都得洗個半個時辰的。」

阿土忽然道：「我只奇怪一點！」

紅衣少女搶著問道：「哪一點？」

阿土道：「她每天除了梳頭洗臉、穿衣穿鞋外，哪裡還有空去做別的事？」

紅衣少女拚命忍住笑，正色道：「這問題倒實在嚴重得很，將來她若嫁了人，也許連生孩子的空閒沒有，豈非誤了大事？」一句話沒說完，她的人幾乎已笑得滾到地上去了。

三娘也不生氣，還是慢慢的說道：「我知道你一定會有很多空生孩子的，將來你至少會生七八十個孩子。」

紅衣少女笑道：「我就算一年生一個，也生不了這麼多呀！」

三娘道：「若是一窩一窩的生，豈非就可以生得出了？」

紅衣少女道：「只有豬才會一窩一窩的生小豬，我又不是豬──」這句話還沒說完，她已發覺這簡直等於自己在罵自己。

二娘忍不住噗哧一笑，道：「原來你不是豬呀，真的要趕快聲明才行，免得別人弄錯了！」

紅衣少女撅起了嘴，道：「好呀，現在四姐和六姐都還沒有來，所以你們就乘機欺負我！」

三娘道：「她們來了又怎樣？」

紅衣少女道：「她們至少總會幫著我說話的，你們兩個加起來，也說不過她們半個。」

一陣風吹過，窗外已又有三個人燕子般飛了進來，一個人微笑著道：「至少有一點我是絕不會弄錯的，我知道她絕不是小豬！」

紅衣少女又拍手叫道：「你們聽見了沒有，我就知道四姐是個好人。」

三娘卻還是要問：「她不是小豬是什麼？」

四姐道：「她只不過是個小母雞而已！」

紅衣少女又怔住：「我是個小母雞？」

四姐道：「若不是小母雞，怎麼會一天到晚『咯咯、咯咯』的笑個不停？」

紅衣少女笑不出來了。陸小鳳也笑不出了──最後來的這三個人中，他居然認得兩個。

其中一個當然是江輕霞，他並不意外，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她們的「四姐」居然就是歐陽情！那位曾經被他氣得半死的名妓歐陽情！那位只愛鈔票，不愛俏的姐兒歐陽情！

看見歐陽情居然會和江輕霞一起出現，看見她的輕功居然也不在江輕霞之下，陸小鳳幾乎一跤從樹上跌下來。「紅鞋子」這組織中，看來倒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歐陽情和江輕霞顯然都是這組織的首腦。桌上有八副杯筷，這組織中顯然有八位首腦，現在已到了七位。

那紫衣女客是老二，洗臉也得半個時辰的是三娘，四姐是歐陽情，五姐是江輕霞，六姐青衣白襪，滿頭青絲都已被剃光，竟是位出了家的尼姑，那一天到晚笑個不停的小母雞是七娘。大娘呢？公孫大娘為什麼還沒有露面。這個滿身癩子的阿土，跟她們又有什麼關係？又算是老幾？

七個人都已坐了下來，面前都擺著個黃布包袱，只有首席上還空著，顯然是為公孫大娘留著的。

阿土忽然道：「你們姐妹六個，這次帶回來的都是些什麼？可不可以先拿出來讓我看看！」

紅衣少女搶著道：「當然可以，三姐既然來得早，我們就該先看看她帶回來的是什麼？」

三娘既不反對，也沒有拒絕，只是慢吞吞的伸出手，去解包袱上的結。她的包袱上打了三個結，她解了足足有半盞茶的工夫，才解開第一個結。

二娘歎了口氣，苦笑道：「你們受得了，我可受不了，還是先看我的吧！」

陸小鳳已振起了精神，張大了眼睛。這些神秘的黃布包袱裡究竟是什麼東西？他早已忍不住想看了。他實在比誰都急。

幸好這位二娘的動作倒不慢，很快的就將包袱打開，包袱裡是七八十本大大小小的存折。

二娘道：「今年我的收成不好，又休息了三個多月，所以只在各地的錢莊存進了一百八十萬兩銀子，但明年我卻有把握可以弄到多一倍。」

她一年之內，就有一百八十多萬兩銀子的進賬，還說收成不好。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他實在想不通這位二娘是幹什麼的。據他所知，就算黑道上勢力最大的幾股巨寇，收入也絕沒有她一半多。他也想不出這世上還有什麼能比做強盜收入更好的生意。

三娘輕歎了口氣，道：「既然只有一百八十萬兩，今年我們的開銷就得省一點了。」

二娘道：「你呢？今年你的收成怎麼樣？」

三娘笑了笑，道：「我的收成還算不錯，最近不要鼻子的人好像越來越多了！」

不要鼻子的意思，就是不要臉。這句話陸小鳳是懂得的，可是，不要臉的人有多少，和她的收成有什麼關係？這點陸小鳳就不懂了。好在三娘總算已將包袱上的結解開，裡面還有層油布。

她再解開這層油布，裡面又有層紅緞子。紅緞子裡包著的，赫然竟是七八十個大大小小不同的鼻子！人的鼻子！陸小鳳幾乎又要一跤從樹上跌下來。這個又溫柔、又斯文，連走路都生怕踩死只螞蟻的女人，難道竟能親手割下七八十個人的鼻子？

三娘柔聲道：「他們既然不要鼻子，我就索性把他們的鼻子割下來！」

紅衣少女拍手笑道：「這倒真是好法子！」

三娘道：「明年我就不用這法子了！」

紅衣少女道：「明年你準備用什麼法子？」

三娘道：「明年我準備割舌頭！」

紅衣少女道：「割舌頭？為什麼要割舌頭？」

三娘又輕輕的歎了口氣，慢慢的說道：「因為最近我又發現這世上的人，話說得太多！」

紅衣少女伸了伸舌頭，銀鈴般笑道：「我若不認得你，我也不信你會是個這麼心狠手辣的人！」

三娘淡淡道：「我不會打死你，我最多也只不過割下你的舌頭！」

紅衣少女閉上了嘴，伸出來的舌頭一下子就縮了回去，好像連看都不肯再讓她看了。這位洗臉都要洗半個時辰的女人，無論要割人的鼻子也好，割人的舌頭也好，出手都絕不會慢的。

歐陽情忽然問道：「這裡面最大的一個鼻子，卻不知是什麼人的？」

三娘道：「你想知道？」

歐陽情笑道：「我對大鼻子的男人，總是特別有興趣！」

二娘笑罵道：「這丫頭在那種地方混了兩年，不但心越來越黑，臉皮也越來越厚了。」

歐陽情吃吃的笑道：「二姐果然是過來人，大鼻子的男人有什麼好處，她一定知道得很清楚！」

三娘道：「只可惜鼻子最大的人，現在已變成了個沒有鼻子的人！」

歐陽情道：「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三娘道：「段天成！」

聽見這名字，陸小鳳又吃了一驚。這名字他聽過，這人他也見過，「鎮三山」段天成不但鼻子大、氣派大，來頭也不小。無論誰要割下他的鼻子來，都絕不是件容易事。

紅衣少女的嘴已閉上了很久，此刻又忍不住道：「今年我們是不是準備和往年一樣，大家痛痛快快的大喝一頓，喝醉為止？」

二娘道：「這是我們的老規矩，當然不會變的。」

紅衣少女道：「現在我們的人既然已到齊了，為什麼不開始呢？」

陸小鳳的心又沉了下去。──現在的人已到齊了？──難道公孫大娘今天根本就不會來？

二娘道：「誰說人已到齊了？你難道沒有看見還有個位子是空著的？」

紅衣少女道：「還有什麼人要來？」

二娘笑了笑，道：「據說大姐又替你找了個八妹！」

紅衣少女也笑了：「現在總算有個比我小的人了，以後你們若再欺負我，我就欺負她！」

阿土忽然道：「只可惜她今天已不會來！」

二娘皺眉道：「為什麼？難道她已不想來？」

阿土道：「她想來，卻不能來！」

二娘道：「有人不許她來？」阿土點點頭。

紅衣少女又搶著道：「她既然已不能來，我們還在等誰？」

阿土道：「等一位客人！」

紅衣少女眼睛發出了光：「今天我們居然還請了位客人來？」

阿土道：「嗯。」

紅衣少女道：「他的酒量怎麼樣？」

阿土道：「據說還不錯！」

紅衣少女笑道：「不管他酒量有多好，今天只要他真的來，我保證他直著進來，橫著出去！」

二娘目光閃動，道：「看來他不但酒量大，膽子也大，否則聽見你這句話，嚇也被你嚇跑了。」

紅衣少女也眨了眨眼睛，道：「他的膽子不太大？」

阿土道：「他還沒有跑；」

紅衣少女笑道：「既然沒有跑，為什麼不進來？難道這個人喜歡在外面喝風，不喜歡進來喝酒？」

阿土淡淡道：「他已喝了一整天的風，現在想必已該喝夠了。」

窗外的樹上有人歎息著，苦笑道：「我實在已喝夠了。」

歎息聲中，陸小鳳已隨著一陣風飄了進來。他早已準備進來。

憑這麼樣七個人，有人躲在她們窗外的樹上，她們會一點也不知道？陸小鳳忽然發覺自己躲在外面喝風，實在是件很愚蠢的事。他覺得自己簡直越來越像是個笨蛋。

可是他看來並不像笨蛋。無論什麼樣的笨蛋，都絕不會長著四條眉毛的。

紅衣少女看著他，忽然拍手笑道：「我知道你是誰，你就是那個有四條眉毛的大笨蛋陸小鳳！」

## 第八章 醉後比劍

喝了一整天風，餓了一整天肚子，已經是件很不好受的事了。唯一更不好受的事，也許就是在已經餓得發暈的時候，還被人叫做大笨蛋。

陸小鳳卻笑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叫我大笨蛋，但還有很多別的人，卻喜歡叫我另一個名字！」

紅衣少女忍不住問：「什麼名字？」

陸小鳳道：「大公雞。」

紅衣少女的臉紅了，紅得就像是她的衣裳一樣。

歐陽情忽然道：「其實他還有一個更好聽的名字。」

紅衣少女立刻又問道：「什麼名字？」

歐陽情道：「陸三蛋。」

紅衣少女道：「陸三蛋？這是什麼意思？」

歐陽情悠然道：「這意思很簡單，因為他不但是個大笨蛋，又是個大混蛋，而且還是個窮光蛋，加起來正好是三蛋。」

紅衣少女又笑得彎下了腰，吃吃的笑著道：「這名字真好聽極了，我一輩子也沒聽過這麼好的名字！」， 三娘也不禁嫣然笑道：「現在你們既然已餓得要命，為什麼還不把這三個蛋炒來吃？」

歐陽情道：「因為這三個蛋都已不太新鮮，是臭蛋。」

三娘歎了口氣，道：「現在我只擔心一件事！」

歐陽情道：「什麼事？」

三娘道：「我只怕他不是鴨蛋，是雞蛋！」

歐陽情點了點頭。正色道：「這問題倒真的很嚴重，他若是雞蛋，就一定是母雞生下來的，那麼豈非變成了小母雞的兒子？」

紅衣少女的臉雖更紅，卻已笑得連腰都直不起來。

陸小鳳沒有笑，但卻已明白了兩件事。女人是得罪不得的，尤其是像歐陽情這種女人。

一個男人若是想跟六個女人鬥嘴，就好像是一個秀才要跟六個兵講理一樣，還不如買塊豆腐來一頭撞死的好。

現在他已做錯了一件事，他不想再錯第二件。

紅衣少女還在笑。她的笑聲不但很好聽，而且還彷彿有種感染性，無論誰聽到她的笑聲，都一定會覺得心情愉快，忍不住也想笑一笑。

陸小鳳卻還是沒有笑。他突然衝過去，出手如閃電，反擰紅衣少女的臂。

二娘失聲而呼：「小心！」

兩個字出口，紅衣少女反肘後撞陸小鳳的肋骨，旁邊也已有三件兵刃同時刺向他的左右兩脅。

她們的出手都很快，尤其是那青衣白襪的女尼，掌中一口精光四射的短劍，乍一出手，森寒的劍氣已逼人眉睫。只可惜陸小鳳的出手更快，他的胸腹一縮，一雙手還是擰住了紅衣少女的臂。三件兵刃同時刺出，又同時停頓，劍鋒距離陸小鳳的脅下要害已不及半尺。

陸小鳳卻連動都沒有動，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他知道這一劍絕不會再刺下來的。他的兄弟若是已落到別人手裡，他也絕不敢再輕舉妄動。

青衣女尼握劍的手上已凸出青筋。要將這一劍硬生生停頓，遠比刺出這一劍更吃力。

劍尖猶在顫動，青衣女尼厲聲道：「放手！」

陸小鳳不放手。

紅衣少女也已笑不出來了，咬著嘴唇道：「我又沒有得罪你，你為什麼不放手？」

陸小鳳不放手，也不開口。

歐陽情的劍也已出袖，冷笑道：「這麼樣一個大男人，卻要來欺負個小姑娘，你害不害臊？」

陸小鳳不害臊。他的臉既沒有發白，也沒有發紅。

二娘用的一柄亮銀彎刀，也是從袖中刺出的，長不及兩尺：「我們這兩口劍、一柄刀，隨時都可以把你刺出十七八個透明窟窿來！」

歐陽情立刻接著道：「所以你若敢再不放手，我們就要你死在這裡。」

陸小鳳忽然笑了。

二娘怒道：「我們說的話，你難道不信？」

陸小鳳微笑道：「你們說的每個字，我全都相信，但我卻不信你們真敢出手！」

二娘冷笑：「哦？」

陸小鳳淡淡道：「因為你們現在想必都已看出來，我並不是個君子！」

青衣女尼道：「你根本不是人！」

陸小鳳道：「所以無論什麼事，我都做得出的！」

二娘變色道：「你想對老七怎麼樣？」

陸小鳳道：「我很想放了她！」

這句話又大出意料之外，二娘立刻追問：「你為什麼不放？」

陸小鳳道：「只要你們答應我兩件事，我就放！」

二娘眼珠子轉了轉，道：「只要你放了她，莫說兩件事，就算──」

這句話的下半句，應該是：「──就算兩百件事，我也答應。」可是二娘並沒有說完這句話。

一直安安靜靜坐在那裡的三娘，忽然道：「就算半件事，我們也不答應。」她說話的聲音，還是那麼慢、那麼溫柔。可是說到最後兩個字時，她已出手。她的出手既不慢，也不溫柔。她用的是鞭子。一條漆黑發亮，就像是毒蛇般的鞭子。她安安靜靜的坐著時，已在桌下悄悄將這條鞭子解了下來。她的鞭子抽出來，比毒蛇還快，比毒蛇還毒。

二娘又不禁失聲而呼：「小心七妹！」

三娘卻不管。鞭梢毒蛇般一卷，抽向陸小鳳耳後頸下的血管。陸小鳳的人已滑出去，帶著紅衣少女一起滑開了八尺。三娘突然凌空躍起，一鞭子從上面抽下來。她竟似乎已忘了她的七妹還在對方手裡，她的出手全無顧忌。陸小鳳心裡在歎氣。他實在想不到，這位文文靜靜的三娘，竟是這麼樣個不顧一切的女人。他實在想不到她真的敢出手。

現在她已出手了，他能對紅衣少女怎麼樣？他若殺了這少女，她的姐妹們一定會跟他拚命的，他若放了她，她的姐妹還是一樣會要他的命。所以他也只有拚命！除此之外，他好像已沒有什麼別的選擇餘地。三娘的鞭子根本就不讓他有第二條路走。

二娘突然跺了跺腳，道：「好，大家一起上，先廢了他再說！」

歐陽情道：「七妹呢？」

二娘道：「他若敢傷了七妹一根毫髮，我就把他全身的肉一寸寸割下來！」

這兩三句話說出來，三娘鞭子已抽出了二十鞭。陸小鳳歎了口氣。他不喜歡看人流血，尤其不喜歡看女人流血。可是現在他已沒法子再閃避下去，這條鞭子實在太快、太狠。他只有反擊。

二娘的彎刀也已銀虹般刺過來。她的刀法怪異，出手更毒。

只要她一出手，就連江輕霞都絕不會再袖手旁觀的，但就在這時，突聽「叮」的一響，一個酒杯擊上了她的刀，一雙筷子也從旁邊伸出來，輕輕一夾，竟夾住了那條毒蛇般的鞭梢。

阿土！這雙筷子竟在阿土手裡。

三娘的臉色鐵青，瞪著他，緩緩道：「我不喜歡被人要挾！」

阿土道：「我知道。」

三娘道：「我若落在他手裡，你們出手也用不著顧忌我！」

阿土道：「我知道。」

三娘道：「那你為什麼不讓我出手？」

阿土笑了笑：「因為這人雖不是君子，總算還是個人！」

三娘道：「哦？」

阿土道：「他至少還沒有用七妹做擋箭牌，來擋你的鞭子！」

三娘想了想，慢慢的坐了下去，又安安靜靜的坐在那裡，連動都不動了。二娘也坐下來，捧著手腕，她的銀刀雖然沒有脫手，但手腕卻被打得又麻又疼。可是她臉上並沒有生氣的樣子，對這個滿身癩子的乞丐，她也很服氣。陸小鳳的眼睛裡已發出了光。

阿土忽然問：「你剛才說，你要我們答應你兩件事？」

陸小鳳點點頭。

阿土道：「你先說第一件！」

陸小鳳道：「我本來要你們帶我去見公孫大娘的！」

阿土道：「現在呢？」

陸小鳳道：「現在已不必了！」

阿土道：「為什麼？」

陸小鳳看著他，道：「因為我現在已看見了公孫大娘。」

阿土笑了。他笑的樣子很古怪，就像是個假人在笑。

陸小鳳卻不禁歎了口氣，道：「其實我早該想到你就是公孫大娘的，我不但已跟了你一天，而且以前也見過你一次！」

阿土笑了笑，道：「其實還不止一次！」

陸小鳳很意外：「不止一次？」

阿土道：「那天晚上在西園，我們已不是第一次見面了！」

陸小鳳更奇怪，忍不住問道：「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哪裡？」

阿土並沒有回答這句話，卻反問道：「你還記不記得霍休？」

陸小鳳當然記得。

阿土道：「那天你從霍休的小樓裡出來，在山腳下等花滿樓時，有沒有看見一個剛摘了一籃子野菜的女人從你前面走過？」

陸小鳳失聲道：「那個女人也是你？」

阿土點點頭。

陸小鳳道：「那天你也在那裡？」

阿土又笑了笑，道：「我若不在那裡，霍休又怎會直到現在還被關在籠子裡？」

陸小鳳怔住。現在他總算才明白，霍休那石台下的機關，怎麼會突然失靈的了。那絕不是因為有隻老鼠在無意中闖進去，將機關卡死的。

世上絕不會有那麼巧的事，也絕不會突然發生奇蹟。奇蹟本就都是人造成的！

阿土道：「我知道霍休是條老狐狸，他就算把你賣給殺豬的，我也不管，可是他不該將上官飛燕也一齊賣了。」

上官飛燕當然也是她的人。陸小鳳又想起了那雙上面繡著飛燕的紅鞋子。

阿土淡淡道：「他殺了我的姐妹，他就得死，現在他雖然還活著，但我想他一定比死還難受！」

陸小鳳忽然又問道：「那天雪兒也看見了你？」

阿土微笑道：「那孩子實在是個鬼靈精，你們走了後，她就立刻溜到石台下的機關總樞去查看，她知道那下面一定有古怪的！」

陸小鳳道：「她看見了你？」

阿土道：「她沒有看見我，卻看見了我留在那裡的一雙紅鞋子！」

陸小鳳苦笑道：「所以她才會認為她的姐姐還沒有死！」

阿土歎道：「她畢竟還是個孩子，想得實在太天真了，死在霍休手下的人，是絕不會復活的！」

陸小鳳道：「所以你故意讓霍休活著，好留給她？」

阿土道：「不錯，我要讓她自己報復。」

陸小鳳道：「但我卻想不通，你怎麼會將霍休的財產也全都留給了她？ 我看得出你也很需要那筆財富！」

阿土眼睛裡露出種很奇特的表情，道：「只可惜她能從霍休手裡敲出來的已不多了。」

陸小鳳道：「哦？」

阿土道：「那筆財富早已落入了另一個人手裡，無論誰都再也休想能從這個人手裡要出一兩銀子來！」

陸小鳳皺眉道：「這個人是誰？那筆財富怎麼會落入他手裡的？」

阿土目光凝視著遠方，眼睛裡竟似帶著種說不出的恐懼之色，突然改變話題，冷冷道：「你說過你要我們答應你兩件事，你已說了一件，現在你還想要什麼？」

陸小鳳道：「要你跟我走！」

阿土又笑了：「要我跟你走？難道你看上了我？」

陸小鳳道：「我的確看上你！」

阿土笑道：「你看上的是那個賣糖炒栗子的老太婆？還是這癩子乞丐？」

陸小鳳道：「我看上的是另一個你！」

阿土目光閃動，道：「你是說──繡花大盜？」

陸小鳳點點頭。

阿土道：「你認為我就是繡花大盜？」

陸小鳳道：「你不承認？」

阿土歎了口氣，道：「看來我現在就算想否認，也沒有用的！」

事實俱在，證據確鑿，她否認當然沒有用。

陸小鳳也歎了口氣，道：「你總算救過我，我並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阿土淡淡道：「我知道，你只不過是個笨蛋而已！」

陸小鳳只好裝做聽不見。

阿土又道：「現在你是不是想將我送到金九齡那裡去歸案？」

陸小鳳道：「我保證你一定會受到公正合理的審判！」

突聽「奪」的一聲，二娘的銀刀已釘在桌子上。

青衣女尼撫著劍鋒，歐陽情面帶著冷笑，江輕霞的嘴唇已發白。

紅衣少女又大笑：「你要我大姐跟你走？你是不是在做夢？」現在她的笑聲聽來已沒有剛才那麼令人愉快了。

等她笑完了，阿土才淡淡道：「他不是在做夢，我很可能會跟著他走的！」

紅衣少女怔住，每個人都怔住，甚至連陸小鳳都覺得很意外。

阿土慢慢的接著道：「我喜歡有本事的男人，一個真正有本事的男人，無論要我跟他到什麼地方去，我都會去。」

又有人笑了。

這次笑的是歐陽情，她第一個明白了阿土的意思：「所以你若要大姐跟你走，就得先讓我們看看，你的本事夠不夠！」

陸小鳳也笑了：「我的本事有很多種，卻不知你們要看哪幾種？」

阿土道：「我只想三種！」

陸小鳳道：「三種？」

阿土看著他，瞳孔彷彿在漸漸收縮：「我們三陣定勝負，你只要能勝我兩次，我就跟你走！」

陸小鳳微笑道：「三陣定勝負？這聽來倒好像滿有趣的！」

阿土道：「我保證一定有趣極了！」

陸小鳳目光閃動，笑道：「我們第一陣比什麼？比喝酒？」他知道她當然一定不會跟他比喝酒的。只有愚蠢的女人，才會跟他這種男人比喝酒。

誰知阿土卻偏偏說出了一句他做夢也想不到她會說的話：「好，我們比喝酒！」

酒擺在桌上的時候，陸小鳳才發現自己又做了件多麼愚蠢的事。現在他累得就像是條老牛，餓得就像是匹狼。現在他最需要喝的，是一大碗用火腿燉的雞湯，但他卻偏偏要跟人比喝酒。

喝酒也跟做很多別的事一樣，是需要體力的。何況，此時此刻，公孫大娘就算醉了也無妨，他卻絕不能醉。這地方都是公孫大娘的人，他根本就連一滴酒都不能喝。可是現在桌上卻擺著六罈酒。六罈瀘州大曲。

現在「阿土」身上的癩子也不見了，頭也不禿了，已換了件柔軟的袍子，臉上脂粉不施，看來就像是個普通的中年婦人。難道這就是她的真正面目？陸小鳳看不出，也猜不出，沒有人知道公孫大娘的真正面目是什麼樣子的。她甚至連聲音都隨時改變。現在她說話的聲音，就像是個慇勤的主婦，在招待她的客人。

她看著陸小鳳，微笑著道：「這六罈酒給我們兩個人喝，不知道夠不夠？」

陸小鳳苦笑道：「就算是給兩匹馬來喝，只怕也夠了，只不過菜卻好像還不夠！」桌上還是只有一碟冷盤。

公孫大娘笑道：「菜的確太少，幸好我們不是比吃菜，是比喝酒！」

她當然也知道，空著肚子時喝酒，酒量至少要小一半。現在陸小鳳的肚子空得就像乞丐的錢袋。三碗酒下肚，他已覺得不對了，六碗酒下肚，他忽然又覺得自己的酒量還是不錯，再喝兩碗，他就已忍不住開始要搶著喝，然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他忽然發現自己在吐，連肚腸子都快要吐了出來。

「你醉了！」公孫大娘卻還是清醒得像管仲一樣：「這一陣你輸了！」

陸小鳳想否認，也已無法否認，只是在喃喃的分辯著：「我根本一點酒意也沒有，只不過肚子覺得有點不舒服而已！」

「你還不認輸？」

「認輸就認輸，有什麼了不起！」

當然沒什麼了不起。在他眼中看來，天下根本沒有一件事是真正嚴重的，何況，第一陣就算輸了，還有兩陣可比。但他卻忘了一件事。這一陣輸了，後面的兩陣也等於輸了。

一個喝醉了酒的人，唯一還能跟別人比的事，就是比睡覺。公孫大娘當然也絕不會跟他比睡覺。

「第二陣我們比劍！」公孫大娘悠然道。

陸小鳳挺起胸：「比劍就比劍，有什麼了不起！」

公孫大娘道：「好，你稍候，我去換衣服！」

陸小鳳道：「你又要去換衣服？」

公孫大娘道：「嗯！」

陸小鳳道：「我們究竟是在比劍？還是在比換衣服？」

公孫大娘道：「這你就不懂了，喝酒要穿喝酒的衣服，比劍也得穿比劍的衣服！」

陸小鳳道：「為什麼？」

公孫大娘微笑道：「因為衣服也可影響一個人的心情，也因為女人天生就喜歡換衣服！」

陸小鳳既不餓，也不累了。酒，通常都能帶給人一種奇怪的精神和力量。但這種力量卻是種騙人的力量──就算騙不到別人，至少總可以騙騙他自己。他忽然想起了江湖傳說中的那些「醉俠」。據說那些人是「喝了酒才有本事，喝得越多越有本事。」

據說以前有個打虎的武松就是這樣子的，「喝一分酒，就有一分本事，喝十分酒，就有十分本事。」陸小鳳的酒似已到了十分。他忽然對自己充滿了信心，覺得自己的本事也到了十分。現在就算有七八條大老虎一起出來，他也有把握一個個全都打死。只可惜他要對付的不是老虎，是公孫大娘。高手決戰，出手的時間、部位、出手的判斷，是連半分都錯不得的。

陸小鳳是不是還能作正確的判斷？看來他簡直已連這屋子是方是圓都判斷不出了。江輕霞一直沒有跟他說過半句話，但現在看著他時，眼睛裡卻帶著種同情和憐憫之色，就好像在看著個快死的人一樣。除了三娘，別人的眼色看來也跟她差不多。

陸小鳳看著三娘，忽然笑道：「我若輸了，也把鼻子割下來送你好不好？」

三娘輕輕道：「我說過，我已不要鼻子！」

陸小鳳道：「對了，你現在要的是舌頭！」

三娘道：「可是我並不想要你的舌頭！」

陸小鳳道：「你想要什麼？」

三娘道：「要你的頭！」

陸小鳳大笑：「好，我若輸了，就把頭送給你！」

對他說來，一個人是不是有頭，好像也已不是什麼太重要的事。現在江輕霞看著他，又好像是在看著一個沒有頭的人，甚至連那紅衣少女眼色中，都已露出些憐憫。無論誰都已看得出，這個長著四條眉毛的醉鬼，這一陣又輸定了！

陸小鳳居然還在找酒。酒罈子就在桌上，他居然沒有看見，因為他的眼睛突然發直，直勾勾的看著一個剛從後面走出來的人。一個女人，一個燦爛如朝霞，高貴如皇后，綽約如仙子般的美麗女人。甚至連她身上穿的衣服，都不是人間所有的，而是天上的七彩霓裳。

陸小鳳不認得這個女人，他從來也沒有見過如此高貴艷麗的女人。幸好他還認得她手裡的劍，一雙短劍，鋒長一尺七寸，劍柄上繫著紅綢。難道她就是公孫大娘？就是剛才那個平庸的中年婦人？就是那癩子乞丐？就是那賣糖炒栗子的老太婆？陸小鳳在揉眼睛。他幾乎已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公孫大娘微笑著，看著他，道：「難道你又認不出我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有點想不通而已！」

公孫大娘道：「想不通什麼？」

陸小鳳道：「我想不通一個像這樣美的女人，為什麼要扮成老太婆，我若是你，就算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肯的！」

公孫大娘道：「你怎麼知道這就是我本來的面目？」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我只不過希望如此而已！」

公孫大娘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若一定要死在一個人手裡，我只希望能死在你這種人手裡。」

公孫大娘嫣然道：「你的確是個很會說話的人，連我的心都快要被你說軟了。」她盈盈走過來，身上的七彩霓裳無風自動，就像是有千百條綵帶飛舞。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下次我比劍時，一定也要做這麼樣一套衣裳穿！」

公孫大娘道：「哦？」

陸小鳳苦笑道：「現在你的劍還沒有出手，我的眼睛已經花了！」

公孫大娘道：「我的心已軟，你的眼已花，我們正好扯平！」

陸小鳳道：「還沒有扯平！」

公孫大娘道：「還沒有？」

陸小鳳道：「你手上有兩柄劍，我手上卻只有一手汗！」

公孫大娘道：「你的劍呢？」

陸小鳳道：「我沒有劍！」

公孫大娘道：「你有刀？」

陸小鳳道：「也沒有。」

公孫大娘歎道：「像你這樣的人，出來時身上連一樣武器都不帶，實在危險得很！」

陸小鳳道：「實在危險得很，尤其是今天。」

公孫大娘道：「你想不想借一口劍？」

陸小鳳道：「想。」

公孫大娘道：「想問誰借？」

陸小鳳轉過身，對著那青衣女尼微笑。

公孫大娘又歎了口氣，道：「看來這人並不是真醉，他倒還識貨得很。」

這柄劍也不長，但精光四射，劍氣森嚴，屈指一彈，龍吟不絕。

陸小鳳握劍在手，忍不住脫口而讚：「好劍！」

青衣女尼冷冷道：「只可惜這柄劍，今日竟被一個快死了的醉鬼握在手裡！」

陸小鳳笑道：「醉鬼的確是醉鬼，快死了卻未必！」

現在他們已下了樓，到了院子裡，星光從那棵大銀杏樹的枝葉間漏下來，正照在陸小鳳的臉上。他眼睛裡的酒意突然全都不見了，看來也清醒得像諸葛亮一樣。

二娘失聲道：「你沒有醉？」

陸小鳳並不想否認。

二娘道：「既然沒有醉，你為什麼要認輸？」

陸小鳳笑了笑，道：「第一陣我若不認輸，第二陣我就輸了，第三陣就根本連比都不必比！」

二娘歎了口氣，道：「看來這人也並不是真的笨蛋。」

紅衣少女咬著嘴唇，恨恨道：「但卻是個真的混蛋。」

公孫大娘淡淡道：「你第一陣縱然故意認輸，第二陣也未必能贏！」

這句話說出，她的劍已出手。劍光閃動間，她霓裳上的七綵帶也開始飛舞不停，整個人就像是變成了一片燦爛輝煌的朝霞，照得人連眼睛都張不開，哪裡還能分辨她的人在哪裡？她的劍在哪裡？

若是連她的人影都分辨不清，又怎麼能向她出手？

陸小鳳第一次與她交手時，已覺得她的劍法奇詭變幻，甚至比西門吹雪更可怕。現在他才知道，那一次她的劍法根本沒有完全發揮威力。

這種劍法的威力，好像本就需要這麼樣一身七色霓裳來烘托。

古老相傳，「劍器」並不是劍，只不過是一種古代的武舞名稱，舞者綵衣空手，綵帶如飛，直到公孫大娘，才將這種本來只作觀賞的舞技，加以變化，變成了真正可以刺敵傷人的武技！

她在聖文神武皇帝駕前做此舞時，也許不用劍的，她生怕劍氣驚了御駕。可是她私下卻真創立了一種劍法，使得「劍器」真正變成了劍的一種。

這種劍法既然脫胎於舞，當然和別的劍法不同，所以今日的公孫大娘才會特地換上了這麼樣一身七色霓裳，甚至不惜以真面目見人。因為這種劍法真正的威力，是需要「美」來發揮的，也只有她這麼樣的絕代佳人，才能將這種劍法發揮到極致！

陸小鳳心裡在歎息，直到今天，他才知道武功的玄妙奧秘，絕不是任何人所能憑空臆測的！

假如他今天沒有親身體驗，也永遠不會懂得這種劍法妙處何在，可是他並不想體驗得太多。

因為這種劍法的變化實在太奇詭，招式實在太繁複，一發出來，就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只要他露出一點破綻，只要他的眼神稍有疏忽，就很可能立斃於劍下！

他想戰勝，只有憑一個字！

快！以快刀斬亂麻，以不變應萬變。

公孫大娘乍一出手，他的身子已憑空飛起，飛上了對面的屋脊。

紅衣少女大叫：「這人想逃了！」

五個字還沒有說完，陸小鳳的人又已飛出，人與劍似已合而為一。只見劍光如匹練、如飛虹，從屋脊上向公孫大娘直刺了過去。劍光輝煌而迅急，沒有變化，甚至連後著都沒有。他竟已將全身的勁力都溶入了這一劍中。

──沒有變化，有時也正是最好的變化。

公孫大娘人如彩霞，劍如流星，但卻還是已來不及變化。她的人與劍，似已全都在陸小鳳這一劍的劍氣籠罩下。

只聽「叮」的一聲，聲如龍吟。劍光一合即分，滿天彩霞飛舞，公孫大娘身上的綵帶，已被削斷了數十條。

沒有人動，沒有聲音。

公孫大娘身形已停頓，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竟不再出手。陸小鳳也不再出手，也只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看著公孫大娘。

二娘忽然大聲道：「這一陣還未分出勝負，你們為什麼已住手？」

陸小鳳淡淡道：「這一陣若是比殺人，當然還沒有分出勝負，若是比劍，就已算我勝了！」

公孫大娘終於長長歎息，道：「不錯，這一劍之威，實在已勝過了我！」

陸小鳳道：「多謝。」

公孫大娘道：「但我從未想到，你居然能使得出這麼樣一劍！」

陸小鳳道：「這一劍本是我剛剛偷學來的！」

公孫大娘道：「從哪裡偷學來的？」

陸小鳳道：「白雲城主。」

公孫大娘聳然道：「葉孤城？」

陸小鳳點點頭，道：「這一劍叫『天外飛仙』，本是白雲城主劍法之精華，連木道人都認為這已可算是天下無敵的劍法！」

公孫大娘長歎道：「這一劍形成於招未出手之先，神留於招已出手之後，以至剛為至柔，以不變為變，的確已可算是天下無雙的劍法！」

陸小鳳笑道：「白雲城主若是能聽到大娘這番話，一定愉快得很！」

公孫大娘冷冷道：「可是這一劍若是由他使出來，就未必能勝得了我！」

陸小鳳忍不住問：「為什麼？」

公孫大娘道：「因為他是天下無雙的劍客，他這一劍還未出手，我已必定有了戒備，可是你剛才掠上屋脊時，我卻以為你是想逃了，所以我的氣勢已鬆懈，所以才沒有擋住你那全力擊來的一劍！」

陸小鳳笑道：「也因為我根本連劍都沒有，你當然想不到我會使出那一劍！」

公孫大娘歎道：「所以柔能克剛，弱能勝強，也正是這道理！」

陸小鳳也歎了口氣，道：「幸好我不是個有名的劍客，否則今日只怕已死在這裡！」

公孫大娘沉著臉，道：「但今日你還沒勝，我們還有第三陣。」

第三陣才是決定勝負的一陣！

陸小鳳道：「我們第三陣比什麼？」

公孫大娘道：「輕功。」

陸小鳳笑了。

公孫大娘道：「輕功本是你的拿手本事，你又是個男人，氣力自然比較長，我跟你比輕功，已經吃了虧，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我也應該讓你佔些便宜！」

公孫大娘道：「你至少得先讓我先起步！」

陸小鳳道：「行。」

公孫大娘道：「但只要你能追得上我，就算你勝了，所以你也並不是完全吃虧的。」

陸小鳳道：「我本來就很少做真正吃虧的事！」

公孫大娘道：「我令人敲鑼為號，鑼聲完全停止後，你才能追！」

陸小鳳道：「鑼聲只一響？」

公孫大娘道：「就只一響。」

陸小鳳笑道：「這麼樣看來，我的確不能算吃虧！」

公孫大娘道：「只不過我還要──」

陸小鳳搶著道：「你當然還得先去換套衣服，喝酒有喝酒的衣服，比劍有比劍的衣服，比輕功當然也得有另一套衣服。」

公孫大娘展顏一笑，嫣然道：「你的確不是個笨蛋，一點也不笨。」

夜涼如水，她們姐妹的臉色，也冷得像水一樣──像已將結成冰的水。

紅衣少女突然冷笑道：「偷機裝醉，又偷學別人的劍招，這種男人，我最討厭了。」

陸小鳳微笑道：「我本來就沒有要你喜歡！」

紅衣少女道：「我只想問問你，你究竟是不是男子漢？」

陸小鳳道：「你看呢？」

紅衣少女道：「我看不出。」

陸小鳳歎道：「我就知道你看不出的，你只不過還是個孩子！」

紅衣少女狠狠瞪了他一眼，扭頭就走，好像連理都懶得理他了。

歐陽情眼波一轉，道：「我總不能算是個孩子了吧？」

陸小鳳道：「你當然不是個孩子，你簡直已算是個老太婆。」

歐陽情也狠狠瞪了他一眼，扭頭走進了小樓。

陸小鳳歎了口氣，在石階上坐下來，喃喃道：「一個男人若能活六十年，至少有十年光陰白白浪費了的。」

二娘忍不住問道：「怎麼浪費了的？」

陸小鳳道：「這十年中，起碼有五年是在等女人換衣服。」

二娘道：「還有五年呢？」

陸小鳳道：「你一定要聽？」

二娘道：「你不敢說？」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你一定要聽，我就說，還有五年，是在等女人脫衣服。」

二娘的臉都氣紅了，青衣女尼的臉卻氣得發白。

三娘道：「我現在已改變了主意！」

陸小鳳也忍不住問道：「改變了什麼主意？」

三娘冷冷道：「我現在已經想把你的舌頭割下來了！」

這時已有一個滿臉鬍子的青衣大漢，手裡提著面銅鑼，從小樓後走了過來，肅立在石階上。

陸小鳳又喃喃道：「我的運氣總算不錯，是在等大娘換衣服，若是等別人，那就慘了！」

三娘瞪眼道：「別人是誰？」

陸小鳳道：「我又沒有說你，你著急什麼？」

三娘的臉色也氣得一陣紅、一陣白。

就在這時，突聽銅鑼「噹」的一響，三個人從小樓裡竄出來。

三個人裝束打扮都一模一樣的黑衣婦人，連三張臉都完全一樣的，一竄出來，就凌空翻身，分別向三個不同的方向掠了出去，用的輕功身法也一樣。鑼聲餘音不絕，三個人都已掠出牆外。

這三個人誰才是真正的公孫大娘──紅衣少女和歐陽情剛才故意生氣，為的就是要進去扮成另外兩個人。

現在陸小鳳應該去追誰？無論他去追誰，就算能追上，也必定要錯過另外兩個。

他錯過的兩個人中，很可能就有一個是公孫大娘，這簡直比押寶還難押得准。陸小鳳怔住。

二娘、三娘、青衣女尼嘴角都露出了冷笑──這下子陸小鳳畢竟還是上當了。

陸小鳳也在歎息著，苦笑道：「看來我畢竟還是上了她的當。」他歎息著站起來，喃喃道：「不管怎麼樣，先追上一個再說！」

他身子突然竄出，又突然掠回，閃電般出手，扣住了那敲鑼大漢的手腕。

這大漢一驚，「噹」的，銅鑼落地，嘎聲道：「你抓住我幹什麼？」

陸小鳳微笑道：「也不想幹什麼，只不過想帶你去見一個人！」

大漢道：「見誰？」

陸小鳳道：「金九齡！」

這大漢瞪著他，瞪了半天，突然大笑，笑聲清悅如黃鶯：「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連我都服了！」

原來這敲鑼的大漢，才是真正的公孫大娘。

「你怎麼看出來的？」誰都想不到陸小鳳是怎麼看出來的？

陸小鳳微笑道：「那位歐陽姑娘生氣進去時，我已覺得有點不對了！」

公孫大娘道：「有什麼不對？」

陸小鳳道：「她本不是那種被我一句話就會氣跑的人！」

公孫大娘道：「我們進去的是三個人，出來的也是三個人，你怎麼知道那三個人裡面沒有我？」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

公孫大娘道：「你不知道？」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一個長著滿臉鬍子的大男人，身上不該這麼香的！」

公孫大娘歎了口氣，苦笑道：「看來我本不該站得離你這麼近，一個女人站得離你太近，的確是件很危險的事！」

陸小鳳笑道：「尤其是像你這麼香的女人！」

公孫大娘吃吃的笑道：「可是我實在沒有想到，你這人居然像小狗一樣，不但會用眼睛，而且還會用鼻子！」

陸小鳳道：「這也是我最近剛跟別人學來的！」

公孫大娘道：「跟花滿樓學來的？」

陸小鳳道：「對了。」

公孫大娘歎道：「看來別人無論有什麼長處，你學得都很快！」

陸小鳳道：「我一向很虛心。」

公孫大娘點點頭，道：「虛心的人，總是有福的！」

陸小鳳道：「所以你們現在才應該虛心一點，聽我一句話！」

公孫大娘道：「我們都在聽！」

陸小鳳道：「現在你已落在我手上，你的姐妹們若想要你平安無事，最好乖乖的留在這裡聽消息。」他目光慢慢的從二娘、三娘臉上掃過，冷冷的接著道：「若有人還想輕舉妄動，就等於是想要你快點死，你死了以後，她才好取而代之，做這地方的老大。」

公孫大娘笑了笑，道：「你放心，這裡不會有人想我死的！」

三娘鐵青著臉，忽然跺了跺腳，道：「你難道真的就這樣跟著他走？」

公孫大娘淡淡道：「你總該知道，我並不是個言而無信的人。」她又歎了口氣，接著道：「何況，我現在就算不想跟他走，也不行了，這個人只要抓住了一個女人，就好像死也不肯鬆手的。」

陸小鳳悠然道：「尤其是像你這麼香、這麼漂亮的女人。」

公孫大娘道：「現在我只希望你小心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公孫大娘道：「小心你的手，不要被人砍斷！」

## 第九章 功敗垂成

孟偉睡覺一向很警醒。一個被江湖好漢稱做「三頭蛇」的人，睡覺必須警醒，否則他就算有三十個頭，也早已被砍了下來。可是他今天晚上醒來時，已有一個人站在他床頭，用一雙發亮的眼睛看著他，夜色還很深，屋子裡沒有燃燈，他看不清這個人的臉。

他只覺得掌心已沁出冷汗。這個人沒有動，他也不動，鼻子裡故意發出鼾聲，突然出手，想去抽枕下的刀。可是這個人的動作更快，他的手一動，這個人已按住了他的肩。他從未遇到這麼樣一雙堅強有力的手，這雙手若是扼住他咽喉，一眨眼間他的呼吸就會停頓。

事實上，現在他呼吸就已幾乎停頓，嘎聲道：「你要什麼？」

這人回答很簡單：「要錢。」

孟偉立刻問：「要多少？」

「十萬兩！」這人的胃口不小：「你若拿不出十萬兩，我就要你的命！」

孟偉毫不遲疑：「我拿得出。」

這人道：「我現在就要！」

孟偉道：「我現在就給！」

這人忽然笑了：「想不到孟班頭竟是個這麼大方的人。」他笑的時候，聲音也已改變。這聲音很熟。

孟偉失聲道：「你是陸小鳳？」

這人點點頭：「我是陸小鳳。」

孟偉長長吐出口氣，忍不住埋怨：「這玩笑實在有趣，卻幾乎嚇掉了我半條命！」

陸小鳳笑聲中帶著歉意：「我本來也不想開玩笑的，可是今天我的心情特別好！」

孟偉的眼睛立刻亮了，搶著問道：「你已抓住了繡花大盜？」

陸小鳳並不否認，卻反問道：「你們的金老總呢？」

孟偉道：「他已回了羊城！」

陸小鳳道：「他中的毒不妨事了？」

孟偉道：「多虧你及時把他送到施大夫那裡去，施經墨真不愧是個名醫。」

陸小鳳道：「我身邊帶著要犯，行動必須小心，所以只有晚上來找你，我不能讓她的手下知道我的行蹤！」

孟偉道：「我明白。」他心裡在暗暗慶幸，沒有讓小紅留在這裡過夜。他從不留女人在這裡過夜，他從不相信任何女人。這是種好習慣，他決定要繼續保持──陸小鳳若是發覺有小紅那樣的名妓睡在他床上，若是被金老總知道，總不是件好事。

陸小鳳沉吟著，又道：「你現在能不能用飛鴿傳書通知羊城的人，叫你們的金老總明天晚上子時，在蛇王以前住的那小樓上等我？」

孟偉道：「當然能。」他立刻跳起來，套起鞋子：「我後面的院子裡，就有信鴿。」

陸小鳳道：「你這裡也有筆墨？」

孟偉道：「有。」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不先寫好書信再出去？」

孟偉點點頭，用火折子燃起了燈，磨墨，寫信：「陸爺已得手，請金老總明夜子時，在蛇王老窩等候。」對一個從小在六扇門裡混飯吃的人來說，他的字寫得已算不錯，文筆也算還通順。

陸小鳳微笑著，在旁邊看著，忽然道：「你為什麼不用小篆寫？也免得書信萬一落入別人手裡，走漏消息！」

孟偉笑道：「我是老粗，連大篆都轉不出來，何況小篆？可是你儘管放心，這種信鴿都是金老總以前親手訓練出來的，路上絕不會出錯。」

陸小鳳道：「他能不能及時收到這封信？」

孟偉道：「一定能。」他將信箋捲起，塞入了一個製作很精巧的小竹筒，竹筒上還烙著火印。

陸小鳳道：「你現在就去放信鴿？」

孟偉道：「我這就去。」他披上衣服，匆匆走了出去，過了半晌，屋脊上就響起一陣信鴿撲翅的聲音。

陸小鳳一直在屋裡等著，等他回來了，才抱拳告辭：「我現在也立刻趕到羊城去！」

孟偉遲疑著，終於忍不住問道：「我剛才出去看過，外面好像沒有人？」

陸小鳳道：「是沒有人。」

孟偉勉強笑道：「那個公孫大娘呢？」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若是押解她的人，你會不會帶著她滿街走？」

孟偉搖搖頭，道：「你是用什麼法子押解她的？」

陸小鳳淡淡笑道：「法不能傳六耳，等我把她押到地頭後，有機會再告訴你！」

孟偉也笑了，道：「陸爺真是個小心謹慎的人，我早就說過，陸爺若是也改行吃我們這行飯，一定是六扇門裡的第一把好手！」

陸小鳳卻歎道：「只可惜我自己知道我隨便怎麼樣，也比不上你們那位金老總！」

孟偉道：「但公孫大娘卻是陸爺你抓到的！」

陸小鳳苦笑：「他叫我去替他拚命，自己卻躺在床上享福，就憑這一點，他已比我厲害多了！」

小樓上的陳設還是原來的樣子，只不過躺椅上的人換了一個而已。金九齡正躺在那裡，閉目養神。他的臉色看來很不錯，心情也很好，晚上那頓豐富而精緻的酒菜，還留在他胃裡，明園麥大師傅的手藝，總是能令他十分滿意。何況，現在巨盜已將歸案，從今以後，他又可以好好的享幾年福了。他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不錯，居然能請到陸小鳳這樣的好幫手。

陸小鳳雖然還沒有來，他卻一點也不擔心，他相信陸小鳳絕不會出錯。桌上擺著一杯波斯來的葡萄酒，他端起夜光杯，慢慢的啜了一口，享受著美酒的滋味。他實在是個很懂得享受、也很會享受的人。這種人世上並不多。陸小鳳有時雖然也很會享受，只可惜卻是天生的勞碌命，總喜歡多管閒事。

金九齡已決定，這件案子結束後，他絕不伸手再管六扇門裡的事。

就在這時，他聽到屋脊上輕輕一響，響聲並不大，就像是有狸貓竄上了屋脊。他臉上立刻露出了微笑。他知道這一定是陸小鳳來了，而且身上一定背著很重的東西，陸小鳳行動時，本不會發出任何聲音來。

金九齡剛放下酒杯，已聽見陸小鳳在窗外歎息著道：「我提著這麼重的箱子，辛辛苦苦的趕了一夜路，你卻舒舒服服的坐在這裡喝酒，看來你這人真是天生的好命！」

窗子已開了，是金九齡從裡面打開的。陸小鳳的人還沒有進來，就已先送了個很大的箱子進來。

金九齡微笑道：「我也並不是天生的好命，我的運氣好，只不過因為我有陸小鳳這種朋友。」

這句話說完，陸小鳳已到了他面前，板著臉道：「你的運氣實在比我好，你交對了朋友，我卻交錯了。」

金九齡笑道：「這趟差使的確不容易，我就知道你火氣一定會很大的，所以早就替你準備了一樽波斯葡萄酒，壓壓你的火氣！」金樽已在桌上，酒已斟在杯中，金九齡雙手奉上，又笑道：「這是我自己剛用冰鎮過的，保證清涼解火。」

陸小鳳也不禁笑了，搖搖頭道：「看來你伺候人倒真有一手，我若是個女人，也非被你迷死不可。」他舉杯一飲而盡，提起箱子放在桌上：「你猜箱子裡是什麼？」

金九齡目光閃動，道：「是個會繡花的人？」

陸小鳳道：「不但會繡花，還會繡瞎子！」

金九齡眼睛發出了光，挑起大拇指，道：「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果然了不起。」

陸小鳳苦笑道：「就為了喜歡聽這句話，我這一輩子也不知上了多少當，怪的是，現在我偏偏還是喜歡聽這句話！」

金九齡大笑：「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拍人的馬屁，總不會錯的！」他大笑著，想去開箱子。

陸小鳳卻攔住了他：「等一等。」

金九齡奇怪：「還等什麼？」

陸小鳳眨了眨眼，道：「你知不知道那繡花大盜究竟是誰？」

金九齡道：「豈非就是公孫大娘？」

陸小鳳點點頭，又問道：「你知不知道公孫大娘是個什麼樣的人？」

金九齡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你猜呢？」

金九齡遲疑著：「是個老太婆？」

陸小鳳道：「再猜。」

金九齡道：「就算不是老太婆，年紀也不會太小，因為年輕女人，做事絕不會有她那麼老辣！」

陸小鳳道：「哦？」

金九齡道：「我想她長得也不會太漂亮，漂亮的女人，是絕不情願扮成個老太婆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別人都說你平時料事如神，這一次卻是料事如豬。」

金九齡道：「我猜錯了？」

陸小鳳道：「錯得厲害！」

金九齡道：「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道：「是個可以將男人活活迷死的女人，尤其是你這種男人！」

金九齡苦笑道：「我是哪種男人？」

陸小鳳道：「你是個色鬼，所以我只希望你看到她後，莫要被她迷住！」

金九齡笑了：「色鬼也有很多種的，我至少還不是那種沒見過女人的小色鬼。」他打開箱子，只看了一眼，已怔住。箱子裡的女人實在太美，美得就像是一朵春睡中的海棠。她的年紀雖然已不能算很年輕，可是她的美麗卻已夠令人忘記她的年紀。

金九齡長長歎了口氣，道：「看來你這趟差使並不能算太苦！」

陸小鳳冷笑，忽然問道：「花滿樓呢？」

金九齡道：「走了！」

陸小鳳皺眉道：「他為什麼不等我？」

金九齡道：「他急著要趕到紫金山去！」

陸小鳳道：「去幹什麼？」

金九齡歎了口氣，道：「白雲城主已約好了西門吹雪，下個月初一在紫金山決鬥！」

陸小鳳臉色變了。

金九齡道：「知道這消息的人已有不少，這地方已有很多人趕到紫金山去，據我所知，還有人在他們身上下了很大的賭注，以三博一，賭葉孤城勝！」

陸小鳳道：「今天是幾號？」

金九齡道：「二十四！」

陸小鳳跳起來：「我現在就趕去，也許還來得及！」

金九齡道：「可是公孫大娘──」

陸小鳳道：「現在我已交了差，她從頭到腳都已是你的人了。」

金九齡苦笑道：「你這是在引誘我。」

陸小鳳道：「我只希望你是個禁得住引誘的人！」

金九齡道：「你放心。」

陸小鳳道：「我不放心。」

金九齡笑道：「這女人是條毒蛇，我的膽子並不太大，至少我還得提防她咬我一口！」

陸小鳳道：「就因為她現在已不能咬人，所以我才不放心！」

金九齡道：「毒蛇也有不咬人的時候？」

陸小鳳道：「我已逼著她吃了一大瓶她自己的獨門迷藥『七日醉』，就算她能醒過來，至少還有兩三天不能動。」

金九齡在聽著，「七日醉」這種迷藥，他好像也聽過。

陸小鳳道：「所以這兩三天內，你隨便對她怎麼樣，她都沒法子反抗，可是你若真的對她怎麼樣了，你就慘了，我也慘了！」

金九齡笑道：「你若不放心我，為什麼不留下來？」

陸小鳳歎道：「因為我更不放心西門吹雪。」他似已準備穿窗而出，又停下來，道：「我還有件事要你替我做！」

金九齡道：「請吩咐。」

陸小鳳道：「替我問出薛冰的下落來，我不會逼人的口供，你會！」

金九齡承認：「就算她是個石頭人，我也有法子要她開口的！」他忽然又道：「外面有匹馬，是我騎來的！」江湖中人都知道金九齡是當世伯樂，最善相馬，他騎的一定是好馬。

陸小鳳大喜道：「你肯讓我騎走？」

金九齡點點頭，微笑著道：「只不過，我也有點不放心！」

陸小鳳道：「有什麼不放心？」

金九齡道：「那是匹母馬。」

陸小鳳已走了，帶著那樽波斯葡萄酒一起走的。下面傳來蹄聲馬嘶，片刻間就已去遠。那的確是匹快馬。金九齡推開窗，往下面看了看，院子裡有個人向他點了點頭。──陸小鳳在馬上。馬蹄聲已聽不見了。金九齡才閉起窗戶，走到桌前，將箱子裡的女人衣袖捲起。

春藕般的玉臂上，有一塊銅錢般大的紫紅胎記，形狀就像是一朵雲一樣。

金九齡仔細看了兩眼，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喃喃道：「果然是公孫大娘！」

他怎麼知道公孫大娘臂上有這麼樣一塊胎記的？女人的這種秘密，本只有跟她最親近的人才會知道。金九齡關起箱子，提起來，匆匆走下了樓。前門外已準備了一頂綠絨小轎，他提著箱子，坐上小轎。抬轎的大漢正是羊城最得力的兩名捕快，不等他吩咐，放腿急行。

金九齡坐在轎子裡，臉上露出滿意之色，現在他的計劃已完成了十分之九。

轎子專走小巷，轉過七八條巷子後，才上了正路，巷口停著輛黑漆馬車。

金九齡提著箱子下轎上車。車馬急行，趕車的揮鞭打馬，控制自如，竟是羊城名捕魯少華。

街上已看不見行人，每走過一條街口，兩旁屋脊上都有人揮手示意：「附近沒有可疑的夜行人，馬車後也沒有人跟蹤。」

車馬又轉過七八條街後，連在屋脊上守望的人都沒有了。他們要去的地方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

西城角有條斜街，短而窄。這條街一共只有七家店舖，店門全都很古老破舊，其中有三家賣的是古董字畫，卻大半是贗品，還有兩家是糊裱店、一家很小的刻印莊、一家油傘鋪。

這本就是條很冷落的街道，只有那些又窮又酸的老學究，才會光顧這些店舖。車馬卻在這條街停下來。金九齡一下車，魯少華就又立刻趕著車走了。一個半聾半瞎的老頭子，已打開了那家糊裱店的小門。金九齡提著箱子，閃身而入。

店舖裡掛著些還沒有裱好的低劣字畫，金九齡掀起一張偽冒唐伯虎的贗品山水，將牆上一塊磚頭輕輕一掀，竟立刻現出了一道暗門。門後面是條很窄的密道，走過這條密道，再打開一道暗門，眼前豁然開朗，竟是個花木扶疏的小院子。

院子雖不大，但一花一草，都經過刻意經營，看來別具匠心。花木深處，有三五間精舍，已有兩個明眸善睞的垂髫小鬟，在階前巧笑相迎。

公孫大娘終於醒了。她醒來時，發現自己已到了一間極精緻的女子閨房，躺在一張極華美的床上。屋子裡瀰漫著一種比蘭花更清雅的幽香，卻不知香是從哪裡來的。她靜靜的躺著，沒有動。因為她根本不能動。小窗上日影偏斜，還未到黃昏，窗外有鶯聲啾囀，卻聽不見人聲。

公孫大娘忍不住呼喚：「這裡有沒有人？」

沒有人，沒有回應。她呼喚的聲音也不大，因為她根本還沒有力氣。

公孫大娘咬著牙，恨恨道：「陸小鳳你死到哪裡了──總有一天，我會要你死在我手上的！」

她只有躺在那裡，等著，然後她的臉脹紅──她急著要方便。可是她用盡力氣，也不能動，再叫也沒有人來。直到她實在沒法子控制的時候，她只有方便在床上了。這實在是件要命的事。床已濕了，她卻還是只有動也不動的躺在那裡。她已氣得忍不住要哭。

「陸小鳳，總有一天，我要叫你想死都死不了。」突然間，帳頂上一樣東西掉下來，掉在她身上，竟是條蛇。公孫大娘平生最怕的就是蛇。她的臉已嚇得發綠，卻還是不能動，只有眼睜睜的看著這條蛇在她身上爬。她想叫，卻已嚇得連聲音都發不出。

眼見著這條蛇已快爬到她臉上，突然間人影一閃，一個人出現在床頭，輕輕伸手一挾，挾著了這條蛇，摔出窗外。公孫大娘總算鬆了口氣，臉上已全是冷汗。

這人卻正在微笑著，看著她，柔聲道：「大娘你受驚了。」他雖是中年人，看來卻還很瀟灑，身上穿的衣服，無論誰都看得出是第一流的質料和手工。他臉上的微笑卻比衣衫更能打動女人的心。

公孫大娘瞪著他：「你──你就是這裡的主人？」

金九齡點點頭。

公孫大娘道：「你這屋子裡怎麼會有蛇？」

金九齡道：「蛇是我特地捉來的！」

公孫大娘變色道：「為什麼？」

金九齡道：「因為我一定要試試，大娘你是不是真的不能動！」

公孫大娘恨恨道：「你們不但給我吃了迷藥，還點了我的穴道，這還不夠？」

金九齡微笑道：「我一向是個很小心的人，尤其對大娘你，更得特別小心。」

公孫大娘終於明白：「你就是金九齡？」

金九齡道：「想不到你直到現在才認出我！」

孫大娘咬著牙，恨恨道：「那個姓陸的王八蛋死到什麼地方去了？」

金九齡悠然笑道：「現在他已交了差，他已將大娘你從頭到腳，全都交給了我！」

公孫大娘道：「這是什麼地方？你為什麼將我帶到這裡來？」

金九齡道：「這地方雖不好，至少總比牢房裡舒服些。」他歎了口氣，又道：「我知道大娘你一定沒有到牢房去過，那地方簡直就像豬窩一樣，到處都是蚊子和臭蟲，像大娘你這麼樣嬌嫩的人，到了那裡，不出半天就會被咬得全身發腫，你若是要叫，立刻就會挨一頓鞭子，若是運氣不好，遇著兇惡的牢頭，說不定還會淋你一身臭尿。」

公孫大娘的臉又已發綠。

金九齡看著她，淡淡道：「你總不會真的想我把你送到那種地方去吧？」

公孫大娘突然冷笑，道：「其實你心裡想要什麼，我也知道！」

金九齡道：「哦？」

公孫大娘道：「你只不過想要一張我親筆寫的口供！」

金九齡微笑道：「公孫大娘果然是聰明的人──」

公孫大娘道：「你要我承認我就是繡花大盜，承認那些案子全是我做的！」

金九齡道：「不錯，只要你肯寫這麼樣一張口供，我絕不會虧待你，否則──」

公孫大娘道：「否則怎麼樣？」

金九齡冷冷道：「這附近的蛇多得很，我隨時都可以抓個百把條回來的！」

公孫大娘咬著牙，道：「你怎麼知道我最怕蛇？」

金九齡道：「我知道的事一向很多！」

公孫大娘突又冷笑，道：「其實我知道的事也不少！」

金九齡道：「你知道什麼？」

公孫大娘盯著他，一字字道：「我至少知道真正的繡花大盜是誰！」

金九齡道：「是誰？」

公孫大娘道：「是你！真正的繡花大盜，就是你！」

金九齡靜靜的站在床邊，那動人的微笑已看不見了，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公孫大娘冷笑道：「其實從一開始，我就已經在懷疑，那繡花大盜就是你！」

金九齡道：「哦？」

公孫大娘道：「我也知道從一開始，你就想要我替你背黑鍋！」

金九齡道：「就算我真是那繡花大盜，為什麼要選上你來替我背黑鍋？」

公孫大娘道：「因為我本就是個行蹤很神秘的人，誰也不知道我的底細，你無論說我做了什麼事，別人都很容易就會相信！」

金九齡道：「就只因為這一點？」

公孫大娘道：「這當然不是最主要的緣故！」

金九齡道：「還有什麼別的緣故？」

公孫大娘道：「最主要的是，我的姐妹中，本就有一個是你的同謀，你想要我替你背黑鍋，替你死，我若死了，她就正好將我的地位取而代之，你們用的本就是一石二鳥之計。」

金九齡臉色變了變，但瞬即就恢復自然，淡淡道：「難道你已知道她是誰？」

公孫大娘道：「到現在為止，我還不能完全確定，但遲早總有一天，我會查出來的！」

金九齡冷冷道：「只可惜那一天也許永遠都不會來了！」

公孫大娘道：「你知道這些案子發生之後，別人一定會找到你的，因為你是六扇門中的第一名捕，別人永遠也不會懷疑到你。」

金九齡道：「我的聲名一向很好。」

公孫大娘道：「你去找陸小鳳，因為你認為只有他一個人能對付我！」

金九齡道：「他的確是個很聰明的人，這點只怕連你也不能不承認的！」

公孫大娘冷笑道：「我只承認他是個豬。」

金九齡悠然道：「他若是個豬，你怎麼會落入他手裡的？」

公孫大娘咬著嘴唇，道：「他也許是條比較聰明的豬，但豬畢竟是豬。」

金九齡笑了。

公孫大娘道：「就因為他是條豬，所以一開始就被你誘入了歧途！」

金九齡道：「哦？」

公孫大娘道：「你故意將繡著黑牡丹的紅緞子交給他，你知道他一定會拿去找薛老太婆看的！」

金九齡微笑道：「我也知道薛老太婆一定看得出那是女人繡的花！」

公孫大娘道：「所以他一開始就錯了，他居然認為繡花大盜真的是個女人改扮的！」

金九齡道：「就因為他相信薛夫人的老眼不花，絕對不會看錯！」

公孫大娘道：「然後你再故意要司空摘星去偷他那塊紅緞子，送到江輕霞那裡去，因為你知道江輕霞是我的姐妹！」

金九齡道：「說下去。」

公孫大娘道：「從那時候開始，陸小鳳就已認定這件事必定是紅鞋子姐妹做的！」

金九齡道：「你莫忘了司空摘星本是陸小鳳的朋友，他怎麼會聽我的話去騙陸小鳳？」

公孫大娘道：「因為他是神偷，你是神捕，神偷也難免有失手的時候，他一定曾經落到你手裡，你知道這個人遲早一定會有利用的價值，所以就故意施恩於他，將他放過了！」

金九齡歎了口氣，道：「這件事本沒有人知道，你想必是猜出來的？」

公孫大娘並沒有否認，又道：「可是就憑這一點，陸小鳳還不會懷疑到我身上。」

金九齡道：「不錯。」

公孫大娘道：「你知道他到了羊城，一定會去找蛇王。」

金九齡道：「蛇王難道也是我的同謀？」

公孫大娘道：「他當然不是你的同謀，只不過他也像司空摘星一樣，受過你的恩，所以才甘心被你利用。」

金九齡道：「這次你猜錯了！」

公孫大娘道：「哦？」

金九齡道：「他甘心被我利用，只不過因為他別無選擇！」

公孫大娘道：「為什麼？」

金九齡淡淡道：「羊城的捕快，都是我的徒子徒孫，我又成為王府的總管，他若敢不聽我的話，我隨時都可以將他那班兄弟連根鏟出去！」

公孫大娘道：「你知道我七月十五那天，一定會到西園去，所以就要他將陸小鳳誘到西園去？」

金九齡道：「你的行蹤，別人雖不知道，我卻瞭如指掌。」

公孫大娘道：「因為我的姐妹中，有個人一直在跟你暗通消息！」

金九齡居然已不再否認：「我假造了一封信，故意要蛇王給陸小鳳看見，因為我知道陸小鳳一向不願欠人的情，一定會替蛇王去赴約的！」

公孫大娘道：「從那時候開始，陸小鳳才懷疑到我。」

金九齡道：「你本不該請他吃那種糖炒栗子的！」

公孫大娘冷冷道：「那天我因為有事才會到西園去，我做事的時候，一向不願別人擋我的路。」

金九齡道：「但他卻偏偏要你去替他找紅鞋子！」

公孫大娘道：「所以他那天沒有死，實在是他的運氣。」

金九齡微笑道：「也是我的運氣。」

公孫大娘道：「但那時他還不能確定，所以你又和蛇王串通，擄走了薛冰！」

金九齡道：「別人都說她是條母老虎，在我看來，她卻只不過是條小貓而已！」

公孫大娘道：「然後你故意讓陸小鳳發現那兩間陋巷中的小屋，讓他認為那是我的落腳之地！」

金九齡淡淡道：「我佈置那兩間屋子，倒的確費了些苦心！」

公孫大娘道：「阿土當然也是你早已安排在那裡的人！」

金九齡道：「因為我知道陸小鳳一定找不到你！」

公孫大娘道：「但你卻早已知道我們的聚會之地！」

金九齡道：「所以我又製造出那個傳信的木匣，讓阿土帶陸小鳳到你們那裡去！」

公孫大娘道：「你自己為什麼要故意假裝中毒呢？」

金九齡笑了笑，道：「因為我自己並不想到你們那裡去！」

公孫大娘道：「只要你自己不去，陸小鳳那一去無論是否能得手，跟你都沒有關係！」

金九齡微笑道：「我一向是個很謹慎的人，沒有把握的事，我是一向不肯做的！」

公孫大娘道：「你對這件事完全有把握？」

金九齡道：「我也知道你是個很了不起的人，我的行動，很可能會被你看破，我甚至知道你已殺了阿土，再扮成阿土的樣子，陸小鳳能找到你，本就是你自己帶去的！」

公孫大娘很意外：「你知道？」

金九齡淡淡笑道：「我當然知道，可是我並沒有將這種事放在心上！」

公孫大娘道：「哦？」

金九齡道：「因為我也知道我的計劃已完全成熟，所有的證據，都指明你就是繡花大盜，你就是已知道我的計劃，卻連一點證據都沒有。」他又笑了笑，道：「再加上薛冰失蹤、蛇王被刺，陸小鳳已恨你入骨，所以你無論說什麼，他都不會相信，也絕不會放過你的。何況，我是個久負盛名的神捕，又是他的朋友，你卻是個行蹤詭秘，來歷不明的女魔頭！」

公孫大娘忍不住歎了口氣，道：「你算得的確很準，我以前的確連一點證據都沒有，就算說出你是繡花大盜，也絕不會有人相信！」

金九齡道：「現在你說出來，還是一樣不會有人相信的！」

公孫大娘冷冷道：「莫忘記現在你已自己承認了！」

金九齡大笑，道：「不錯，現在我的確已承認了，但就算我已承認了又怎麼樣？」

公孫大娘冷笑道：「你以為你說的話，除了我之外，就不會有人聽見？」

金九齡道：「我說過，沒有把握的事，我是絕不做的！」

公孫大娘道：「你看準了絕不會有人找到這裡來，看準我已不能動，所以才肯承認？」

金九齡道：「我並不想讓你死了還得做糊塗鬼！」

公孫大娘道：「你不怕陸小鳳突然闖進來？」

金九齡道：「他雖然是條豬，跑得卻很快。」他微笑著，從懷裡取出個上面烙著火印的竹筒：「這是我剛才接到的，從南海來的飛鴿傳書，陸小鳳已過了南海，現在已直奔金陵去了。」

公孫大娘又不禁歎了口氣，道：「看來你考慮得的確很周到！」

金九齡道：「多謝。」

公孫大娘道：「但你卻永遠休想能從我手裡拿到一個字的口供！」

金九齡淡淡道：「這點我也早就考慮到了，這口供，並不是非要你自己寫不可的！」

公孫大娘臉色變了。

金九齡道：「像這種口供，我隨時都可以叫人寫幾千張，隨便叫誰寫都行，你的字跡，反正從來也沒有人看見過。」

公孫大娘道：「所以現在你就可以殺了我，因為我想拒捕脫逃，所以你只有殺了我！」

金九齡笑道：「這次你總算說對了！」

公孫大娘咬著牙，道：「我死了之後，這件事就死無對證，你就可以永遠逍遙法外！」

金九齡道：「從我十九歲的時候開始，我就覺得那些被人抓住的強盜都是笨豬，我久已想做一件天衣無縫的罪案出來。」

公孫大娘道：「現在你的心願總算已達到了！」

金九齡道：「還差最後一步。」

公孫大娘道：「我還沒有死。」

金九齡歎道：「我本來還想讓你多活兩天的，你的確是個少見的美人，只可惜我現在已發覺，還是早點殺了你的好！」

公孫大娘瞪著他，忽然大笑。

金九齡道：「你覺得死是件很好笑的事？」

公孫大娘笑道：「死並不可笑，可笑的是你！」

金九齡道：「哦？」

公孫大娘道：「你若是回頭去看看，就會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很可笑了！」

金九齡忍不住回過頭，全身忽然冰冷。他一回過頭，就看見了陸小鳳。

陸小鳳正對著他微笑，道：「我是陸小鳳，不是陸小豬。」

## 第十章 大盜伏誅

站在門口的這個人，竟真的是陸小鳳，既不是陸三蛋，也不是陸小豬。

陸小鳳怎麼會忽然出現在這裡的？金九齡簡直不能相信。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金九齡竟不由自主說了句很笨的話：「你本該已在八百里之外的！」

陸小鳳道：「好像是的！」

金九齡看著手裡的竹筒，道：「我剛才還接到從南海來的飛鴿傳書！」

陸小鳳道：「我知道。」

金九齡道：「你知道？」

陸小鳳道：「那鴿子的確是你訓練出來，交給孟偉的，竹筒上的火印和紙也都不假，可是這次放鴿子的人卻不是孟偉！」金九齡不懂。

陸小鳳道：「這封信上寫的是不是：『陸某已過此地，西行而去？』」

金九齡道：「你──你怎麼會知道？」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當然知道，這封信本是我寫的！」

金九齡更吃驚：「你寫的？你幾時寫的？」

陸小鳳道：「前天晚上。」他微笑著解釋：「前天晚上，我特地要孟偉傳書給你，約你在蛇王的老窩相見，你總該知道！」

金九齡點點頭。

陸小鳳道：「那天晚上他寫信時，我已看到了他的字跡，那種字並不難學！他去放鴿子的時候，我就乘機拿了他一個竹筒、一張信紙，等他再上床後，我又去摸了他一隻鴿子。」

金九齡的臉色已發青。

陸小鳳道：「那天晚上，我就將鴿子交給了一個住在南海的朋友，請他在今天午後放出來。」

他又微笑著解釋：「因為我算準了你一見到我，就會想法子把我支開的，你才好有機會將公孫大娘殺了滅口。」

金九齡忍不住道：「你也算準了我會叫孟偉在那邊等著報告你的行蹤？」

陸小鳳道：「南海是我的必經之路，孟偉是那裡的地頭蛇，你又是個很謹慎的人，若非我已走遠，你怎麼會放心下手？」

金九齡道：「可是這地方──」

陸小鳳打斷了他的話，道：「這地方的確很秘密，本來我的確很難找得到。」

金九齡道：「是誰帶你來的？」

陸小鳳道：「是那隻鴿子。」

金九齡又怔住。

陸小鳳道：「竹筒迎風，就會發出哨聲，從今天午後，我就在城樓上等著，我知道那隻鴿子一定能找得到你，湊巧我的輕功也不錯！」

金九齡的臉色已由青變綠，看看公孫大娘，又看看陸小鳳：「難道你們也是早已串通好的？」

陸小鳳道：「你想不到？」

金九齡道：「難道你早已在懷疑我？」

陸小鳳道：「直到蛇王死的那一天，我才真正開始懷疑你！」

金九齡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發現他死了時，他那小樓上並沒有燃燈？」

金九齡點點頭，卻還是不明白這一點有什麼重要！

陸小鳳道：「屋子裡沒有燃燈，就證明蛇王是在天黑之前死的，證明他還沒有準備燃燈時，就已遭了別人的毒手！」

金九齡的臉突然僵硬。他永遠想不到這一點跡象，竟是破案的重要關鍵。

陸小鳳道：「公孫大娘若真已約好蛇王在西園相見，為什麼又要在他赴約之前，趕去殺了他？所以那時我就已想到，殺死蛇王的兇手，必定是另外一個人！」

金九齡道：「你已想到是我？」

陸小鳳道：「我還沒有把握，我只不過想到，蛇王很可能是在替你做事！」

金九齡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只有你才能要挾蛇王，因為他替我去找那張王府地形圖時，得來太容易，那張圖也太詳細，就憑一個市井的好漢，絕不可能有這麼大的神通，除非他已和王府的總管有了勾結！」

金九齡的嘴唇已發白，額上已沁出了冷汗。

陸小鳳道：「你用那種緞帶勒死蛇王，本是準備嫁禍給公孫大娘的，卻不知那反而變成了給她脫罪的證據。」

金九齡又忍不住問：「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她與我交手時，劍上的緞帶已被我削斷了，那種緞帶卻不是隨時可以找得到的，那時候她根本也沒有機會去找！」

金九齡說不出話來了。

陸小鳳歎道：「只要有一點漏洞，已足以造成堤防的崩潰，何況你的漏洞還不止一點！」

金九齡第三次問：「為什麼？」

陸小鳳道：「你佈置那兩間屋子，本是很高的一著，但你卻忘了一點！」

「哪一點？」

陸小鳳道：「每個人身上都有種獨特的氣味，那些衣裳若真是公孫大娘穿過的，就難免會有她留下來的氣味。」

公孫大娘嫣然道：「有很多人都說我是很香的女人。」

陸小鳳道：「你總是不肯讓花滿樓參與這件事，也許就正是因為怕他發現這秘密，卻不知我也早已學會了他的本事！」他微笑著又道：「現在我看一件事時，已不但會用眼睛看，還會用鼻子聞！」

公孫大娘又笑道：「所以也有很多人說他像是條獵狗。」

陸小鳳道：「你故意製造出那個傳訊的木匣，故意中毒，好讓我一個人去，這實在也是高招；只可惜你又疏忽了一點。」

現在金九齡只有聽著。

陸小鳳道：「孟偉根本是個老粗，連小篆都不懂，又怎麼會認得匣子上的鐘鼎文字？何況，你中毒之後，他居然一點也不關心，豈非也是很反常的事？」

公孫大娘道：「而且他太有錢了，居然隨時都能拿得出上萬兩的銀子來！」

陸小鳳道：「我算過他的薪俸，就算不吃不喝，一文錢也不花，也得存五六十年，才能存得到十萬兩銀子！」

公孫大娘微笑道：「想不到這個人的算盤，居然也打得很精。」

陸小鳳道：「可是一直到那時，我還是沒有把握能確定，因為薛夫人若說那紅緞上的牡丹是女人繡的，繡花的就一定是女人，所以──」

金九齡終於又忍不住開口：「所以怎麼樣？」

陸小鳳道：「所以我又拿出那塊紅緞子，仔細看了很久。我足足看了一個時辰，才看出你的秘密！」

金九齡道：「你看出了什麼？」

陸小鳳道：「我看出那牡丹有一瓣的針眼比別的花瓣粗，想必繡的是兩層線，拆了一層，還有一層！」他微笑著又道：「別人看你在繡花時，其實你卻是在拆線，所以那牡丹雖然是女人繡的，那繡花大盜卻不是女人。」

金九齡道：「還有呢？」

陸小鳳道：「還有一點，你不該擄走薛冰的！」

金九齡第四次問：「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後來我已知道，薛冰已做了公孫大娘的八妹，就算公孫大娘真的是繡花大盜，也不必對她的八妹下毒手！」

公孫大娘道：「你怎麼知道她就是我八妹的？這連我都不懂了！」

陸小鳳道：「因為那隻手！」

公孫大娘道：「什麼手？」

陸小鳳道：「孫中的手！」他又解釋著道：「薛冰砍斷了孫中的手，那隻手卻又回到薛冰的屋子裡，那隻手當然不會是自己爬回去的，除了紅鞋子姐妹外，砍斷別人的手之後，也絕不會再去將斷手要回來！」

公孫大娘道：「你看到了三娘包袱裡的鼻子，才想到那隻手的？」

陸小鳳點點頭，道：「她加入你們並不久，本已忘了你們每個人每年都要帶些東西回去交差的，等她想起來，才去要回那只斷手，可惜她走得太匆忙，偏偏又忘記將手帶走。」他歎了口氣，又道：「我問她手是怎麼會到她屋子裡去，她也裝糊塗，因為她不願讓我知道她跟你們有關係！」

公孫大娘道：「可是你早已猜到了！」

陸小鳳道：「直到我聽你說：『八妹已不會來。』的時候，我才想到，你的八妹一定就是她！」

金九齡突然冷笑，道：「這理由並不好！」

陸小鳳道：「這些理由的確都不太好，可是對我說來，卻已足夠！」

金九齡道：「真的已足夠？」

陸小鳳道：「理由雖已足夠，證據卻還不夠。」

金九齡道：「你根本連一點證據都沒有。」

陸小鳳道：「所以我一定要你自己承認，所以我才想出這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法子！」

金九齡道：「什麼叫置之死地而後生？」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一定要等到你的計劃已完全成功，公孫大娘已死定了的時候，你才可能在她面前說實話，所以我就只好先將她置於死地，讓你認為她已等於是個死人了！」

公孫大娘苦笑道：「這法子雖然有效，卻苦了我，像這樣的罪，我一輩子也沒有受過。」

陸小鳳道：「最重要的是，我們絕不能先讓你知道一點風聲，絕不能讓你懷疑我們已有默契！」

公孫大娘道：「但我的姐妹中，卻有一個是你的人。」

陸小鳳道：「所以我們還特地在她們面前，演了齣戲！」

公孫大娘道：「直到現在為止，她們還不知道我是自己願意跟你來的，並不是真的敗給了你！」

陸小鳳笑了。

公孫大娘瞪眼道：「你用不著笑，總有一天，我還要跟你再比過，還是三陣定勝負，看看究竟是你強，還是我強？」

陸小鳳道：「當然是你強，我只不過是個笨蛋。」

公孫大娘道：「你的確很笨，連我都一直覺得你很笨，可是你有一樣好處！」

陸小鳳道：「我也有好處？」

公孫大娘嫣然道：「你當然有，你有時會莫名其妙的忽然變得聰明起來！」

陸小鳳歎道：「我自己的確有點莫名其妙！」

公孫大娘笑道：「不是你自己莫名其妙，是讓別人莫名其妙！」眼角瞟著金九齡，又道：「譬如說這個人，他現在就一定有點莫名其妙，不知道你究竟是怎麼會忽然聰明起來的！」

陸小鳳又笑了。

金九齡卻不禁長長歎息，道：「我的確一直都低估了你！」

陸小鳳道：「也許我──」

金九齡打斷了他的話，道：「我一直將你當做好朋友，當做好人，想不到你竟會和繡花大盜勾結，來陷害我。」

陸小鳳不笑了，吃驚的看著他，就好像從沒有見過這個人一樣。

金九齡板著臉，冷冷道：「只可惜你們隨便怎麼樣陷害我，都沒有用的，我從十三歲入公門，到如今已近三十年，從來也沒有做過一件枉法的事，無論你們怎麼說，都絕不會有人相信！」

陸小鳳道：「可是你自己剛才明明已承認了！」

金九齡冷笑道：「我承認了什麼？」

陸小鳳好像也已說不出話來。直到現在，他還是沒有一點證據。

金九齡當然已看準了這一點，又道：「我難道會承認我自己是繡花大盜，天下會有這麼笨的人？這種話你們說出來，豈非要讓人笑掉大牙！」他冷冷的接著道：「何況，現在羊城和南海的兩班捕快，都已知道公孫大娘就是繡花大盜，你們現在就算殺了我，官府中也一樣會畫影圖形，通緝天下，你們遲早還是跑不了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看來這一戰又是你勝了。」

金九齡正色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邪必不能勝正，公道必定常存，所以你們不如還是乖乖的隨我去歸案的好。」

陸小鳳歎道：「邪不勝正，正義常存，想不到你居然也明白這道理。」

金九齡道：「我當然明白。」

陸小鳳道：「你既然明白，就該知道你無論玩什麼花樣，都沒有用的！」

金九齡道：「我根本──」

陸小鳳打斷了他的話，道：「你以為你剛才說的那番話，除了我們之外，就沒有別人聽見？」

金九齡臉色變了變，立刻恢復鎮定：「我並不是聾子，這附近若還有別人，休想能瞞得過我！」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的耳目很靈，剛才只不過是一時疏忽，得意忘形，所以才沒有發現我，現在若還有別人在這附近三五丈內，的確瞞不過你！」

金九齡冷笑。

陸小鳳道：「你也知道若是有人在三五丈外，就根本聽不見你說的話。」他不讓金九齡開口，又道：「只可惜這些人是和平常人不同的！」

金九齡道：「哦？」

陸小鳳道：「這些人的耳朵比你還靈，你雖然聽不見他們，他們卻聽得見你。」他眼睛裡發著光，一字字接著道：「因為他們全都是瞎子，瞎子的耳朵，總是特別靈的！」

金九齡臉色又變了。

陸小鳳大笑，道：「現在你們已經可以出來了！」

笑聲中，只聽屋瓦上響聲不絕，三個青衣婦人，帶著三個瞎了眼的男人掠下屋脊，走了進來。

這三個青衣婦人乍看面貌幾乎完全一樣，仔細一看，就可以看出她們都是經過易容改扮的，正是陸小鳳與公孫大娘賭最後一陣時，從小樓裡分別竄出去的那三個人。她們帶來的三個瞎了眼的男人，一個紫紅面膛，臉上帶著三條刀疤；一個顴骨高聳，神情肅然；另一個卻是錦衣華服，滿面病容的老人。看見了這三個人，金九齡的全身都已冰冷僵硬。他當然認得這三個人。這三個人的眼睛，就是被他刺瞎的，正是常漫天、江重威和華玉軒的主人華一帆。

江重威臉色鐵青，恨道：「我與你相交數十年，想不到你竟是個人面獸心的畜生！」

常漫天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若是真的明白這道理，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華一帆氣得全身發抖，想說話，卻說不出。

金九齡看著他們，一步步往後退，找到張椅子坐下，似已再也站不起來。

公孫大娘道：「你一定想不到他們三位是怎麼會忽然來的！」

金九齡的確連做夢都想不到。

公孫大娘道：「我的姐妹，最沒有嫌疑的，就是老四和老七，所以我早就關照了她們，和我的貼身丫鬟蘭兒，叫她們分別去請江總管、常鏢頭和華老先生盡快趕到這裡！」

陸小鳳道：「我們早已算準，他們三位最遲今天都可以趕到這裡，所以我也約好了他們今天正午前後，在城樓上相見！」

一個青衣婦人吃吃的笑道：「陸小鳳去追那鴿子，我就追陸小鳳，等我知道這地方後，就把他們全都帶來了。」她的笑聲清悅而令人愉快，正是那個愛笑的紅衣少女。

另一個青衣婦人道：「但我們也知道你的耳目很靈，所以都不敢走得太近，你在說什麼，我的確沒有聽見，幸好他們三位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她的聲音甜而柔，正是公孫大娘的四妹歐陽情。

金九齡沒有動，也沒有開口。到了現在，他才真正已無話可說。

「邪不勝正，正義常存。」這句話他也許直到現在才真正明白。紅衣少女和歐陽情已走過去，雙雙扶起了公孫大娘，兩人忽然同時皺了皺眉，又皺了皺鼻子。

公孫大娘的臉居然也紅了，悄悄的在她們耳邊說了兩句話。兩個人都笑，紅衣少女又忍不住笑得彎下腰，笑得連氣都喘不過來。她們的確有權笑，也有理由笑了。只有問心無愧的人，才能笑得出，才能笑得如此愉快。笑不出來的人是金九齡。

常漫天恨恨道：「我知道你不但會繡花，還會繡瞎子，兩針繡一個瞎子，可是現在你還能繡得出什麼來？」

江重威道：「你現在就算還能繡出雙翅膀來，也休想再飛出法網。」

紅衣少女笑道：「他現在唯一應該繡的，就是口特別大的棺材，好讓孟偉和魯少華陪他一起躺進去。」

陸小鳳道：「我還得再提醒你一件事，你最好也不必再等他們帶著你的徒子徒孫來救你！」

金九齡不動，也不開口。

陸小鳳道：「現在孟偉還在南海等著向你報告我的行蹤，魯少華卻已病了，病得很重。」

紅衣少女笑道：「據說他忽然得了種怪病，他那雙老是喜歡伸出來問人要錢的手，已不見了！」

金九齡終於長長歎息，道：「棋差一著，滿盤皆輸，想不到我金九齡竟有今日！」

江重威也不禁歎息一聲，道：「其實我早算到你會有這一天的，你太喜歡花錢，太喜歡享受！」

歐陽情道：「別人都認為你在女人身上不必花錢，只有我知道，像我們這種女人，眼睛裡一向是只認得錢，不認得人的，就算你是潘安再世，宋玉復生，也一樣要有錢才能進得了門。」

陸小鳳也忍不住笑了。他知道她說的是老實話。

歐陽情瞪了他一眼，忽又嫣然道：「但是你卻可以例外，這世上也只有你一個可以例外！」

陸小鳳道：「哦？」

歐陽情沉下了臉，冷冷道：「因為你根本不是人，只不過是個長著四條眉毛的混蛋！」

陸小鳳歎了口氣，像她這種女人，的確是不能得罪的。你只要得罪她一次，她一輩子都記得你。

公孫大娘忽然道：「現在我只有最後一件事要問你了！」

金九齡道：「問我？」

公孫大娘點點頭，道：「你最好趕快告訴我，薛冰在哪裡？」

金九齡忽又笑了笑，卻閉上了嘴。

公孫大娘怒道：「你難道還想用她來要挾我們？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手段？」

金九齡不理她，卻看著陸小鳳，緩緩道：「白雲城主劍法無雙，但他卻對你讚不絕口，說你是他平生僅見的武林奇才。」

陸小鳳在聽著，知道他一定還有下文。

金九齡道：「公孫大娘千變萬化，劍器第一，卻還是敗在你手裡！」

公孫大娘冷笑道：「你少拍他的馬屁，拍穿了也沒有用的！」

金九齡還是不理她，看著陸小鳳道：「我師兄苦瓜一向目中無人，但對你也另眼相看，因為他總認為你兩指一挾，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技。」

陸小鳳輕輕歎了口氣。苦瓜大師如果知道自己唯一的師弟如此下場，心裡一定會難受得很。

金九齡道：「霍休、霍天青、閻鐵珊，他們都是當世的頂尖高手，但卻已都敗在你手下，由此可見，你縱然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也差不多了。」他又歎了口氣，接著道：「而我卻只不過是六扇門裡的一個鷹爪孫而已，像我這種人，在那些武林高人眼裡，根本不值一文！」

陸小鳳道：「你究竟想說什麼？」

金九齡淡淡道：「我只不過想和你這位傲視天下的武林高手，賭一賭輸贏，比一比高下！」

公孫大娘冷笑道：「你現在已是網中之魚，還有什麼資格和人賭輸贏，比高下！」

金九齡連看都不看她一眼，道：「我若輸了，不但心甘情願的束手就縛，隨你去歸案，而且還立刻將薛冰的下落說出來！」

陸小鳳眼睛裡發出了光，顯然已被他打動。

金九齡道：「但你若輸了呢？」

陸小鳳道：「你說！」

金九齡道：「你若輸了，我也並不想要你放了我！」

公孫大娘厲聲道：「就算他要放，我也不答應！」

金九齡好像根本聽不見她說的話，道：「你若萬一敗在我手裡，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陸小鳳道：「你說！」

金九齡道：「我只想要你為我保全一點名譽，莫要將這件事洩漏出去，我想，你看在我師兄面上，也該答應的！」

陸小鳳沒有說話，慢慢的走到窗口，推開窗子。窗外夕陽滿天，已近黃昏。

常漫天忽然道：「你千萬不能答應他，他這人狡猾如狐，其中必定還另有詭計！」

江重威道：「他武功之高也遠在我意料之外。」

常漫天道：「我從小闖道江湖，與人交手數百戰，負傷數十次，武功雖不高，經驗卻有的，但卻連我都看不出這人武功深淺，我甚至連他一招都擋不住。」

華一帆忽然也歎了口氣，道：「此人的武功，實在深不可測，昔年我也曾和木道人、古松居士這些前輩高人切磋過功夫，但依我所見，就算他們二位的功夫，也比不上他！」

他們的話，陸小鳳好像連一句都沒有聽見。滿天夕陽中，正有一行秋雁飛過。

陸小鳳喃喃道：「明明還是盛夏，轉眼已近仲秋，時間過得好快，好快──」

金九齡也歎息著道：「光陰如流水，一去不回頭，想到我們初見之日，到如今轉眼已近十年了，人生又有幾個十年？」

陸小鳳道：「公孫大娘體力仍未復，因為我們生怕被你看出破綻，所以她的確是被迷倒過！」

金九齡道：「我也看得出那並不假！」

陸小鳳道：「現在她十成功夫中，最多只剩下五成，加上她的四妹和七妹，與我聯手，你縱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必死無疑！」

金九齡道：「我知道！」

陸小鳳道：「但我若答應與你交手，若是敗在你手裡，縱然不死，也必負傷！」他歎息著，又道：「何況，你也知道我的脾氣，我若真的和你立約賭技，若是敗了，就絕不會厚顏再向你出手！」

金九齡道：「我一向知道你，你雖不是君子，卻是條男子漢！」

陸小鳳道：「所以我若敗了，他們就未必能攔得住你，今日你若走了，很可能就從此杳如黃鶴，逍遙法外！」

歐陽情道：「你既然已明白他的意思，又何必再跟他說廢話，難道你真是個混蛋？」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我說的並不是廢話！」

歐陽情冷笑道：「不是廢話是什麼？」

陸小鳳道：「我只不過告訴他，這一戰我既然不許敗只許勝，我答應他就一定有勝他的把握！」

歐陽情聳然道：「你已準備答應他？」

陸小鳳淡淡道：「我若不想答應他，說的這些就是廢話了！」

金九齡霍然長身而起，道：「好！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

陸小鳳歎道：「這句話我總算又聽到一次！」

金九齡道：「你準備在哪裡動手？」

陸小鳳道：「就在這裡！」

金九齡道：「就在這屋子裡？」

陸小鳳道：「一動不如一靜，我不想給機會讓你溜！」

金九齡大笑，道：「好！好極了！」他精神突然振奮，就似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陸小鳳道：「你用什麼兵器？」

金九齡笑道：「當然是用一種你兩根手指捏不住的兵器！」

陸小鳳道：「你已有準備？」

金九齡道：「我心裡總是有種預感，好像已知道遲早總有和你交手的一天！」屋角有個衣櫥，他走過去，打開，衣櫥裡竟有一根槍、一柄刀、兩口劍、一雙鉤、一對戟、一條鞭、一把宣花斧、一條鍊子槍，還有一柄似鞭非鞭，似錘非錘的大鐵椎。這衣櫥竟無異是個具體細微的兵器庫。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看來你果然隨時隨地都有準備！」

金九齡微笑道：「我是個很謹慎的人，沒把握的事，我是從來不做的！」

陸小鳳道：「沒把握的架你也不打？」

金九齡淡淡道：「我平生與人交手，還從未敗過一次。」這不是假話。

他凝視著陸小鳳，道：「但我也知道，你平生與人交手，也從未敗過一次！」

陸小鳳笑了笑，道：「無論什麼事，都有第一次的！」

金九齡道：「說得好！」他一伸手，選了件兵器，他選的竟是那柄重達七十斤以上的大鐵椎！

公孫大娘已聳然動容，沉聲道：「你們全退出去，在外面守住門窗！」

「你們」包括了她的姐妹，也包括了常漫天、江重威和華一帆。她知道這種大鐵椎的威力，這屋子雖不小，卻也並不大，這種兵器一施展開，這屋子裡無論是人是物，都很可能被打成粉碎！

陸小鳳也暗暗心驚。這人用的本是輕如鴻毛的繡花針，此刻卻變成了重達百斤的大鐵椎。難道他的武功真的已達到化境，已能舉重若輕，隨心所欲？

金九齡已在問：「你用什麼兵器？」

陸小鳳沉吟著，忽然發現衣櫥的角落裡，赫然也有一包繡花針。他就選了一根繡花針！

金九齡大笑，道：「好，我用大鐵椎，你用繡花針，若有外人在這裡看見，不認為你是繡花大盜，那才是怪事。」

陸小鳳淡淡道：「我雖不是繡花大盜，卻也會繡花！」

金九齡目光閃動，道：「你會不會繡瞎子？」

陸小鳳道：「不會。」他的眼睛已變得亮如刀鋒，一字字接著道：「但我卻會繡死人！」

公孫大娘並沒有出去。她靜靜的站在屋角，臉上雖沒有表情，心裡卻實在擔心。這地方太小，金九齡選的兵器，威力卻太大。他招式一發動，陸小鳳只怕就很難有迴旋閃避的餘地！

大鐵椎長達五尺，繡花針卻只有一寸。他們用的兵器，一個至強，一個至弱，一個極重，一個極輕。柔雖能克剛，弱卻未必能勝強，輕更無法能制重！在兵器上，陸小鳳顯然已吃了虧。

金九齡忽然道：「你能不能也請出去？」

公孫大娘冷笑道：「你難道還怕我暗算你？」

金九齡笑了笑，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可是你留在屋子裡，對我也是種威脅！」

公孫大娘遲疑著，用眼角瞟著陸小鳳。

陸小鳳淡淡道：「我們在屋子裡交手，外面也一樣能看得見的！」

公孫大娘歎了口氣，終於走了出去，忽又回過頭：「我的功夫現在已恢復了八九成，你縱然戰敗，他也逃不了的！」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根本從未想到他能跑得了。」

金九齡微笑道：「這屋子已是死地，我現在也正想將自己先置之於死地而後生！」這句話說完，他的大鐵椎已出手！

這大鐵椎實際的重量是八十七斤。一柄八十七斤重的大鐵椎，在他手裡施展出來，竟彷彿輕如鴻毛。他用的招式輕巧靈變，也正像是在用繡花針一樣。這一招施出，竟暗藏著六七種變化，卻聽不見絲毫風聲。陸小鳳歎了口氣。

直到現在他才真的明白，金九齡實在是個深藏不露的人，武功實在是深不可測。直到現在他才相信，木道人、古松居士、苦瓜大師他們，的確不是這個人的對手。他的心念轉動極快，動作更快。他腳步輕輕一滑，繡花針已反手刺出，只聽「嗤」的一聲，針鋒破空，竟像是強弩出匣！

這根繡花針雖然輕如鴻毛，在他手裡施出來，卻彷彿重逾百斤。他用的招式剛猛鋒厲，竟也正像是在用一柄大鐵椎。霎眼間兩人已各自出手十餘招。至強至剛的兵器，用的反而是至靈至巧的招式！至弱至巧的兵器，用的反而是至剛至強的招式！

這一戰之精采，已絕不是任何人所能形容。江重威、華一帆、常漫天，面色都已不禁露出驚訝之色。他們雖看不見，卻聽得見。

屋子裡只聽得見繡花針的破空聲，反而聽不見大鐵椎的勁風。他們全都是身經百戰的高手！卻也無法想像這是怎麼回事。只聽繡花針破空之聲，「嗤嗤」不絕，越來越急，而且聽之忽而在東，忽而在西，流竄變化，竟遠比飛蜂還快十倍。

華一帆忍不住長歎道：「難怪木道人也常說陸小鳳是百年難逢的武林奇才，此言果然不虛！」

常漫天沉著臉，道：「但金九齡卻更可怕！」

華一帆道：「哦？」

常漫天道：「陸小鳳的出手如此迅急，招式變化如此快，但金九齡的大鐵椎施展開，竟還能連一點風聲都不帶出手，這豈非更令人不可思議！」他知道金九齡用的是大鐵椎，因為他剛才已問過歐陽情。他交手經驗的豐富，遠不是養尊處優的華玉軒主人能比得上的，他的分析當然也遠比華一帆更精闢。

華一帆沉默了半晌，緩緩道：「久聞常總鏢頭身經戰役之多，少有人及，這話看來也不假！」

一句話剛說完，突聽「呼」的一聲，如狂風驟起，如神龍出雲。

常漫天聳然道：「金九齡招式已變了！」

金九齡招式如此一變，變得剛烈威猛，無堅不摧，無物可擋！屋子裡突然間已被大鐵椎的風聲籠罩，幾乎已沒有別人的容身之地。

江重威動容道：「難道他剛才一直都是在試探陸小鳳的出手招式，直到現在才使出真功夫來！」

常漫天道：「但陸小鳳的真功夫也使出來了！」

江重威道：「怎見得？」

常漫天道：「他的大鐵椎招式如此凌厲，若是換了別人，早已被逼出了屋子，但陸小鳳卻反而沒有動靜了，顯然還能從容應付，在伺機而動。」

歐陽情看著他，眼睛裡不禁露出欽佩之色。這瞎子看得竟比有眼睛的人還準！陸小鳳的確還可以從容應付，他的人竟似已從有形變成了無形，竟似已變得可以隨意扭曲變化，竟似變成了一陣風。無論金九齡的大鐵椎怎麼樣逼他，他總是輕描淡寫的就閃了過去。

有時這大鐵椎明明已將他逼入了死地，誰知他身子突然一扭，就已化險為夷。公孫大娘面上本來帶著憂鬱之色，現在卻已鬆了口氣。

常漫天忽然歎道：「我本來還認為陸小鳳不是敵手，現在才知道金九齡已必敗無疑！」

江重威又問：「怎見得？」

常漫天道：「金九齡現在已施展出至剛至強的招式，剛必易折，強必不能持久，他的力氣消耗，必定遠比陸小鳳快得多！」他臉上也發出了光，慢慢的接著道：「等到他已不能將大鐵椎控制自如，要砸爛屋子東西的時候，也就表示他氣力已將竭，陸小鳳已可反擊了！」

就在這時，突聽「砰」的一聲，「嘩啦啦」一片響。

歐陽情忍不住脫口道：「他已砸爛了那張桌子！」

又是「砰」的一響。紅衣少女道：「他連床也砸爛了！」

常漫天面上已露出微笑，道：「看來華玉軒主珍藏的字畫，已可穩穩收回了！」

華一帆面上也已露出喜色，道：「莫忘記還有你的鏢銀！」

就在這時，突然又是「轟」的一聲，天崩地裂的一聲大震！

金九齡額上已現冷汗，大鐵椎的運轉，已越來越慢，他也知道陸小鳳現在必定已將全力反擊。

他踏前兩步，大鐵椎直刺而出。陸小鳳後退兩步，以退為進，正待反擊。誰知金九齡突然反手一掄，大鐵椎突然脫手飛出，挾帶著狂風般的風聲，擲向陸小鳳。

這一擲之力，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硬接硬擋。陸小鳳只有聳然閃避。只聽「轟」的一聲天崩地裂般的大震，八十七斤重的大鐵椎，竟將牆壁撞破了個大洞。鐵椎餘勢未竭，直飛了出去。金九齡的人也藉著這一掄之力，跟著大鐵椎飛了出去！

這一著連陸小鳳都沒有想到。他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屋子裡的金九齡已不見了！

「砰」的一聲，大鐵椎撞上院牆，落在地上。金九齡的人卻已掠出牆外。公孫大娘聳然失色，正想去追，只聽「嗖」的一聲，陸小鳳已從她面前竄了過去。

常漫天失聲道：「好快的身法！」

公孫大娘歎了口氣，苦笑道：「只可惜我的氣力未復，否則我也讓你聽聽我的身法！」她並沒有去追。陸小鳳既然已去追了，她已不必再去追。

常漫天道：「大娘只管放心，金九齡氣力已將竭，輕功也本就不如陸小鳳，他逃不了的！」

公孫大娘終於笑了笑，道：「陸小鳳的輕功，的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現在金九齡也已明白陸小鳳的輕功，竟遠比他想像中還要可怕。他出動在前，又佔了先機，可是七八個起落後，陸小鳳竟似已快追了上來。

他們的距離本來至少有十丈，現在竟已縮短成四五丈。這距離只要一個起落，就可趕上。奇怪的是，金九齡居然並沒有顯得太恐慌。前面一片園林，亭台樓閣，花木扶疏。

金九齡突然大呼：「陸小鳳才是繡花大盜，快來人擋他一擋！」

呼聲不絕，園中小閣裡，突然飛出了四條人影，赫然竟是公孫大娘的姐妹，二娘、三娘、青衣女尼和江輕霞。四個人燕子般飛來，三娘與青衣女尼在前，只聽「呼」的一聲，三娘手裡的長鞭，已捲住了陸小鳳的腿。

陸小鳳全心全意都放在金九齡身上，竟沒有避開這一鞭。三娘反手一抽，他的人就已將倒下。

這時金九齡已掠出數丈外，眼見已逃出了法網。青衣女尼掌中劍寒光閃動，直刺陸小鳳胸膛。

陸小鳳突然伸出兩根手指一夾，夾住了劍尖。青衣女尼只覺手腕一震，劍已離手。

陸小鳳用兩根手指捏住劍尖，反手擲了出去。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的力量和速度！

沒有人能想像！甚至沒有人會相信。就連「閃電」這兩個字，也不能形容這一劍的速度於萬一。

這一劍的速度就像是光。燈燃起，燈光就已到了每一個角落裡；劍出手，劍光一閃，劍鋒已到了金九齡的後心！

金九齡忽然聽到了一聲很奇怪的聲音，他從來也沒有聽見過這種聲音。

然後他才覺得心裡刺痛，就好像傷心的人那種刺痛一樣。

他低下頭，就看見一股血從自己前心標了出來。血標出時，他才看見了穿胸而過的劍鋒。

看到劍鋒時，他的人已倒下！可是他還沒有死！這一劍太快，比死亡來得還快。

他還能看見陸小鳳竄過來──三娘的鞭子也被陸小鳳的兩指一夾，就斷成了兩截！

陸小鳳已扶起金九齡，大聲道：「薛冰呢？薛冰在哪裡？」

金九齡看著他，眼睛裡竟已露出種奇特而殘酷的笑意，輕輕道：「我現在就要去見她了，你卻要過很久很久才能見得到她，很久很久──」

他的聲音突然停止，心跳也突然停止。

他的眼睛還是帶著那種殘酷惡毒的笑意，彷彿已看見了薛冰──

## 第十一章 尾聲

陸小鳳已醉了。因為他想醉，他非醉不可。

「我現在就要去見她了，你卻要過很久很久才能見到她，很久很久──」他明白金九齡之意，他怎麼能不醉？雖已沉醉，卻未沉睡，他還聽得見公孫大娘在向她的姐妹們解釋！

「陸小鳳並不是個笨蛋，我一直知道他不是個笨蛋，我相信他也看得出金九齡的陰謀！」

「可是我沒把握！」

「雖然沒把握，我也一定要揭穿金九齡的陰謀，沒有人能像他這麼樣陷害我！」

「我也一定要找出誰是他的共謀，我不能讓這種人留在我的姐妹中，就好像我不能讓一粒沙子留在我眼睛裡。」

「所以我故意帶陸小鳳到我們的聚會之處去，因為我希望有機會能向他說出我的看法，希望他能和我聯手捉住那個真正的繡花大盜。」

「但我卻又不能明說，因為我知道你們之中，有一個是金九齡的共謀！」

「我正苦於找不到機會，陸小鳳卻給了我機會！」

「他要跟我比喝酒。」

「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我就立刻照他的意思做！」

「他快醉的時候，果然找了個機會，跟我說了兩句話，你們都沒有發現！」

「他說的是：『跟我走，我知道你不是繡花大盜！』」

「所以我就跟他走了！」

「可是為了要瞞住那個奸細，我們還是要繼續將這齣戲演下去，所以我們又比了兩陣！」

「比到最後一陣時，我暗中示意，叫老四和老七跟我進去，我知道只有她們兩個人完全沒有嫌疑，因為只有她們兩個人還是處女！」

身在青樓的歐陽情，居然還是處女。陸小鳳霍然抬起頭，吃驚的看了歐陽情一眼，又伏倒。

公孫大娘已又接著說下去：「我要她們和蘭兒立刻分頭去找江重威、華一帆和常漫天！」

「那奸細一定認為那是我故意對陸小鳳布下的疑兵之計，當然還是不會懷疑！」

「我跟陸小鳳走了後，立刻找了個隱秘的地方，將我們心裡懷疑的事，互相印證！」

「然後我們就訂下了那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計劃！」大家都靜靜的聽著，沒有人開口。

公孫大娘又道：「到最後金九齡脫逃時，顯然已知道你們到了羊城，所以才故意走那條路。」

那園林是她們在羊城的聚會處。

公孫大娘目光如刀，從二娘、三娘、青衣女尼和江輕霞臉上掃過去，冷冷的接著道：「所以那奸細必定是你們四個人其中之一！」

二娘、三娘、青衣女尼的臉上都沒有表情，江輕霞的臉色卻已蒼白。

公孫大娘道：「江五妹，嫌疑本來最重，因為只有她最瞭解王府的動靜，只有她能接近江重威，拿到江重威的鑰匙。」她笑了笑，又道：「但是陸小鳳卻推翻了我的想法，因為他知道金九齡是江重威的好友，也一樣能接近江重威，何況，五妹若真是他的同謀，他就絕不會要司空摘星將那塊緞子送到棲霞庵去。」

江輕霞看著已醉倒在桌上的陸小鳳，目中不禁露出感激之色。

公孫大娘道：「老六嫌疑也很重，因為她雖然身在空門，但最近我卻知道她已不能守身如玉！」

青衣女尼的臉紅了，又由紅變白。

公孫大娘道：「但後來我已知道她那秘密的情人是誰──你們也不必問我是誰，反正不是金九齡，我知道老六是個癡情的人，既已有了情人，就絕不會再和金九齡勾搭，所以她也沒有嫌疑！」

青衣女尼垂下頭，目中忽然流下淚來。

二娘和三娘卻還是神色不變，靜靜的坐在那裡。

公孫大娘的目光，突然刀鋒般盯在三娘臉上，道：「你本來沒有嫌疑的，但你卻不該在老七被制住時，還要向陸小鳳出手，逼著陸小鳳只有跟我們決一死戰，你更不該在陸小鳳去追金九齡時，施展殺著！」她突然沉下了臉，厲聲道：「二娘！你現在既已知道奸細是誰了，你還不出手？」

二娘還是坐著沒有動，可是銀刀已在手，突然反手一刀，刺向三娘的腰。這是致命的一刀。三娘卻完全沒有閃避，似已甘心情願的要挨這一刀！

但就在這時，公孫大娘手裡的筷子已飛出，一根筷子擊落了二娘的刀，一根筷子打中了她的穴道。二娘全身突然僵硬，就像突然變成了個石人。

公孫大娘看著她，緩緩道：「其實我早已知道是你了，你為了要供給金九齡揮霍，已虧空了很多，你知道我遲早總會發現的，所以你一定要殺了我，殺死我之後，也只有你才能接替我！」

二娘石像般僵硬的臉上，已沁出一粒粒發亮的汗珠。

公孫大娘道：「但我們畢竟還是姐妹，只要你還有一點悔過的心，只要你肯承認自己的過錯，我已準備忘記你以前的事！」她長長歎了口氣，接著道：「但你卻不該向老三下那種毒手的，可見你非但沒有絲毫悔悟，還準備要老三來頂你的罪，替你死，你──」她沒有再說下去，卻又揮手拍開了二娘的穴道，黯然道：「你去吧，我讓你走，只希望你走了以後，自己能給我個了斷！」

二娘沒有走，她看看公孫大娘，目中充滿一種絕望的恐懼之色。

她知道自己已無路可走。銀刀落在桌上，她拿起來，突然反手一刀，割向自己的咽喉。

可是她的刀又被擊落。是被陸小鳳擊落的。

陸小鳳似已醉了，卻又未醉，揮手擊落了她的刀，喃喃道：「如此良辰，如此歡會，你為什麼還要殺人？」

二娘咬著嘴唇，道：「我──我沒有要殺人，我要殺的是自己。」

陸小鳳笑了，癡癡的笑著道：「你自己難道不是人？」

二娘怔住。

陸小鳳喃喃道：「既已錯了，又何必再錯？心已死了，人又何必再死？舊恨已夠多，又何必再添新愁？血已流得夠多，又何必再流？」

二娘怔了半晌，忽然伏在桌上，失聲痛哭。

公孫大娘看著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好，我依你，我再依你這一次，可是──」

陸小鳳卻打斷了她的話，道：「話已說得夠多，又何必再說？人既已醉了，又何必再留？──」他搖搖晃晃的站起來，搖搖晃晃的走出去。

公孫大娘卻攔住了他：「你現在就要走？真的要走？」

陸小鳳道：「天下本無不散的筵席，此刻又何必不散？該走的總是要走，此刻又何必不走？」

公孫大娘道：「你要到哪裡去？」

陸小鳳道：「我既然已要走了，你又何必再問？」

公孫大娘凝視著他，悠悠的道：「我既然已問了，你又何必不說？」

陸小鳳笑了，大笑。

公孫大娘道：「其實我既不必問，你也不必說，因為你的去處，也正是我的去處！」

陸小鳳忽然睜大眼睛，道：「你知道我的去處？」

公孫大娘微笑著道：「三百年中，武林中最負盛名的兩位劍客，就要在紫金山決鬥，這一戰不但勢必轟動天下，也必將永垂不朽，我又怎麼肯錯過？」

陸小鳳道：「你知道？」

公孫大娘道：「我還知道他們的決鬥之期並不是初一，而是十五，金九齡說是初一，只不過要你快走！」

陸小鳳道：「十五？八月十五？」

公孫大娘點點頭，曼聲長吟：

「月圓之夜，紫金之巔，一劍西來，天外飛仙──」

（全書完）

# 《決戰前後》古龍

《二○一四年四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章 怪客傳警訊

秋。西山的楓葉已紅，天街的玉露已白。秋已漸深了。

九月十三，凌晨。李燕北從他三十個公館中的第十二個公館裡走出來，沿著晨霧瀰漫的街道大步前行，昨夜的一罈竹葉青和半個時辰的愛嬉，並沒有使得他看來有絲毫疲倦之色。

他身高八尺一寸，魁偉強壯，精力充沛。濃眉、銳眼、鷹鼻，嚴肅的臉上，總是帶著種接近殘酷的表情，看來就像是條剛從原始山林中竄出來的豹子。

無論誰看見他，都會忍不住露出幾分尊敬畏懼之色，他自己也從不會看輕自己。

十年以前，他就已是這古城中最有權力的幾個人其中之一，距離他身後一丈左右，還跟著一群人，幾乎要用奔跑的速度，才能跟得上他的步子。這群人之中有京城三大鏢局的總鏢師、有東西兩城「桿兒上的」的首領和團頭、有生意做得極成功的大老闆和錢莊的管事。

還有幾個人雖然已在京城落戶十幾年，但卻從來也沒有人能摸透他們的來歷和身份。

他們都是富有而成功的中年人，誰也不願意在如此凌晨，從自己溫暖舒服的家裡走出來，冒著寒風在街道上奔跑，可是每天早上，他們都非得這麼樣走一趟不可。

因為李燕北喜歡在晨曦初露時，沿著他固定的路線走半個時辰。這地方幾乎已可算是他的王國。這時候他的頭腦總是特別清醒，判斷總是特別正確，他喜歡他的親信部下在後面跟著他，等著他發號施令。而且這已是他多年的習慣，正如君王的早朝一樣，無論你喜歡不喜歡，都絕不能違背。

自從「鎮遠鏢局」的總鏢頭「金刀」馮昆，在一個嚴寒的早上被他從被窩裡拖出來，拋入永定門外已結了冰的河水裡之後，就從來沒有人敢再遲到缺席過一次。

陽光尚未升起，風中仍帶著黑夜的寒氣，街旁的秋樹，枯葉早已凋落，落葉上的露水，已結成一片薄薄的秋霜。

李燕北雙拳緊握，大步急行，已從城郭的小路，走到前門外市區的中心，忽然喚道：「孫沖！」

後面跟著的那群人中，立刻有個衣著考究，白面微鬚的中年人奔跑著趕上來，正是李燕北手下的大將之一，以打造各種兵刃和暗器名滿中原的「快意堂」堂主。

李燕北並沒有放慢腳步等他，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只是沉著臉道：「我是不是已關照過你，十五之前絕不要再接大宗的生意？」

孫沖道：「是。」

李燕北道：「那麼昨天晚上，你為什麼還要把存在庫裡的六十六把鬼頭刀、五十口劍和所有的弓箭全都賣了出去？」

孫沖垂下頭，臉色已變了。他想不到李燕北會這麼快就知道這件事，垂著頭，囁嚅著道：「那票生意的利潤很大，幾乎已有對本對利，而且──」

李燕北冷笑道：「而且生意總歸是生意，是不是？」

孫沖不敢再答腔，頭垂得更低。

李燕北臉上已現出怒容，雙拳握得更緊，忽然又問：「你知不知道買主是誰？」

孫沖遲疑著，搖著頭，眼珠子卻在偷偷的四面轉動。這時他們剛走上路面很窄的櫻桃斜街，兩旁的店舖當然還沒有開市。但就在這時，左右兩旁的窄巷中，突然有兩輛烏篷大車衝出來，將他們隔斷在路中間。

接著，車上蓋的烏篷也突然掀起──每輛車上都藏著十來條黑衣大漢，每個人手裡都挽著張強弓，每張弓的弦都已拉滿，箭已在弦。孫沖剛想衝到車上去，手腳卻已被李燕北的鐵掌扣住。

他臉色立刻慘變，張開嘴，想喊：「不能──」這句話還沒有喊出口來，弓弦已響，亂箭飛蝗般射出。

李燕北沉腰坐馬，反手一掄，竟將他的人掄了起來，迎上了飛蝗般的亂箭。霎眼間，孫沖的人已被射成個刺蝟。李燕北厲喝一聲，也想衝上篷車，誰知前面的一班弓箭手亂箭射出後，身子立刻伏下，後面竟赫然還有一班弓箭手。

二十八張強弓的弓弦也已引滿，箭也已在弦。李燕北的身子立刻僵硬。

跟著他的那群人，都已被第三輛大車隔斷在一丈外，他縱然是一身銅筋鐵骨，也萬萬擋不住這一輪又一輪飛蝗般的亂箭！

經過了二十年的掙扎，數百次艱辛苦戰，到頭來竟還是免不了要落入對頭的陷阱，李燕北眼睛裡血絲滿佈，看來也正像是一條已落入獵人陷阱的猛獸。只要弓弦再一響，這雄霸一方的京城大豪，也難免要被亂箭穿心。

誰知就在這一剎那間，左邊的屋簷上，突然響起了一陣極尖銳的風聲。青光一閃，劃過弓弦。

只聽「蹦、蹦、蹦──」一連串如珠落玉盤的脆響，二十八張強弓的弓弦，竟同時被兩道青光劃斷！接著，又是「奪」的一聲，青光釘在右面的門板上，竟只不過是兩枚銅錢。

是誰有這麼驚人的指力，能以銅錢接連割斷二十八張弓弦？弓箭手的臉色也全都慘變，突然全都翻身跳下篷車，竄入了窄巷。

李燕北並沒有追。這些人並不是他的對手，還不配他出手。而且多年前他就已知道，殺戮並不能令人真心對他服從尊敬。

他只是沉聲道：「各位不妨慢慢走，回去告訴你們的主人，就說李燕北今日既然未死，總有一天會去找他的！」

左面的屋簷上，忽然響起了一陣掌聲。

一個人帶著笑道：「好！好風度，好氣派！果然不愧是仁義滿京華的李燕北。」

李燕北也笑了：「只可惜仁義滿京華的李燕北，縱然有三頭六臂，也比不上陸小鳳的兩根手指！」

一個人大笑著從屋上躍下，輪廓分明的臉上，帶著滿臉風塵之色，但一雙眸子卻還是明亮的，眉毛也依舊漆黑。四條眉毛。除了他之外，世上絕沒有任何人的鬍子長得和眉毛同樣挺拔秀氣。

「你知道是我？」

「金錢鏢要用指力。」李燕北微笑：「能以兩枚銅錢割斷二十八張弓弦的，除了陸小鳳外，世上還有誰？」

陽光已升起，豆汁鍋裡冒出來的熱氣，在陽光下看來，也像是霧一樣。

陸小鳳用火燒夾著豬頭肉，就著鹹菜豆汁，一喝就是三碗，然後才長長吐出口氣，擦著汗笑道：「三年未到京城，你知道我最懷念的是什麼？」

李燕北微笑道：「豆汁？」

陸小鳳大笑點頭：「第一懷念的是豆汁，第二是炒肝，尤其是會仙居的火燒炒肝，還有潤明樓的褡褳火燒和餡餅周的餡餅。」

李燕北道：「我呢？」

陸小鳳笑道：「肚子不餓的時候，我才會想到你。」

李燕北道：「但你只怕想不到我也會有幾乎死在別人手裡的一天？」

陸小鳳承認：「我也想不到你會放他們走的！」

李燕北道：「你以為我喜歡殺人？」

陸小鳳又笑了：「你若喜歡殺人，自己只怕也已活不到今天。」

李燕北道：「可是你──」

陸小鳳道：「可是你至少也該問問，他們是誰派來的！」

李燕北也笑了笑：「我不必問。」

陸小鳳道：「你已知道？」

李燕北的笑容看來並不很愉快，淡淡道：「除了城南老杜外，誰有這麼大的膽子？」

陸小鳳道：「杜桐軒？」

李燕北點點頭，手裡剛拿起的一個油炸螺絲卷兒，已被捏得粉碎。

陸小鳳道：「這十年來，你跟他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他早已該知道你並不是個容易被暗算的人，為什麼還要來冒這種險？」

李燕北道：「為了六十萬兩銀子和他在城南的那塊地盤。」

陸小鳳不懂。

李燕北道：「我已跟他打了賭，就賭六十萬兩銀子和他全部地盤。」這賭注實在不小。

陸小鳳忍不住長長吸了口氣：「你們賭的是什麼？」

李燕北道：「賭的就是九月十五的一戰！」

月圓之夜，紫金之巔，一劍西來，天外飛仙！

李燕北道：「那一戰的日子本來是八月十五日，地方本來是在秣陵的紫金山上，可是西門吹雪卻堅持要將日期延後一個月，地方也改在這裡。」

陸小鳳道：「我知道。」

李燕北道：「自從八月十五那一天之後，江湖中就再也沒有人看見過西門吹雪的行蹤！」

陸小鳳歎了口氣，這件事他當然也知道。他也正在找西門吹雪，找得很苦。

李燕北道：「所以大家都認為西門吹雪一定是怕了葉孤城，一定已躲起來不敢露面了。」

陸小鳳道：「但你卻知道他絕不是個這麼樣的人！」

李燕北點點頭，道：「所以別人雖然都已認為他必敗無疑，但我卻還是要賭他勝！無論多少我都賭。」

陸小鳳道：「這機會杜桐軒當然不會錯過。」

李燕北道：「所以他跟我賭了。」

陸小鳳道：「用他的地盤賭你的地盤？」

李燕北道：「他若輸了，另外還得多加六十萬兩銀子。」

陸小鳳道：「我知道，一個月以前，就有人願意以三博二，賭葉孤城勝！」

李燕北道：「前兩天的盤口，已經到了以二博一，每個人都看好葉孤城，直到昨天上午為止，杜桐軒還認為他已十拿九穩。」

陸小鳳道：「直到昨天上午為止？」

李燕北道：「因為昨天下午，情況就已突然改變了！」

陸小鳳道：「哦？」

李燕北凝視著他，道：「你難道真的還沒有聽說葉孤城已負傷的消息？」

陸小鳳搖搖頭，顯得很吃驚：「他怎麼會負傷的？有誰能傷得了他？」

李燕北道：「唐天儀。」

陸小鳳皺眉道：「蜀中唐家的大公子？」

李燕北道：「不錯！」

陸小鳳道：「葉孤城久居海外，怎麼會和蜀中唐家的人有過節？」

李燕北道：「據說他們是在張家口附近遇上的，也不知為了什麼，發生衝突，葉孤城雖然以一著『天外飛仙』重傷了唐天儀，可是他自己也中了唐天儀的一把毒砂。」

蜀中唐門的毒藥暗器，除了唐家的子弟外，天下無人能解。無論誰中了他們的毒藥暗器，就算當時不死，也活不了多久。

李燕北道：「這消息傳到京城，那些買葉孤城勝的人，一個個全都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有的人急得想上吊，有的人想盡了千方百計，去求對方將賭約作廢。」

陸小鳳道：「對方若是死了，這賭約自然也就等於作廢了！」

李燕北冷笑道：「所以杜桐軒才一心要將我置於死地！」

陸小鳳歎了口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他總算已完全明白。

李燕北道：「據說就在昨天晚上一夜之間，京城中至少已有三十個人因此而死，連西城王府裡的護院『鐵掌翻天』，都被人暗算在鐵獅子胡同後面的陋巷裡，因為他已賭了八千兩銀子，買西門吹雪勝。」

陸小鳳歎道：「想不到八千兩銀子就買了趙鐵掌的一條命！」

李燕北道：「有時八十兩銀子，也已足夠買人的一條命！」

陸小鳳看看面前的豬頭肉和火燒，忽然覺得胃口變得很壞。

「有沒有人親眼看見葉孤城和唐天儀的那一戰？」他忽然又問。

李燕北道：「沒有。」

陸小鳳再問：「既然沒有人親眼看見，又怎知道這消息是真的？」

李燕北道：「因為大家都相信說出這消息來的人，絕不會說謊話！」

陸小鳳道：「這消息是誰傳來的？」

李燕北道：「老實和尚。」

陸小鳳說不出話了。對老實和尚的信用，無論誰都無話可說的。

李燕北道：「老實和尚是昨天午時過後到京城的，一到了之後，就去『耳朵眼』吃花素水餃，吃一個餃子，歎一口氣！」

豬頭肉上的油，已在北國九月的冷風中凝結，看來也像是一層薄薄的白霜。

李燕北道：「那時天門四劍恰巧也在那裡吃餃子，就問他為什麼歎氣，他就說出了這消息來。」

聽見這件事的人，當然還不止天門四劍。

李燕北道：「除了老實和尚和天門四劍外，這半個月來，趕到京城的武林豪傑，已有四五百位之多。」

陸小鳳看看豬頭肉上的油膩，忽然覺得想嘔吐。

李燕北道：「據我所知，九月十五之前，至少還有三四百位武林名人會到這裡來，其中至少有五位掌門人、十位幫主、二三十個總鏢頭，甚至連武當的長老木道人和少林的護法大師們都會到，只要是能抽得開身的，誰也不願錯過這一戰。」

陸小鳳突然用力一拍桌子，冷笑道：「他們究竟將西門吹雪和葉孤城看成了什麼東西？看成了兩隻變把戲的猴子？看成了兩條在路上搶肉骨頭的野狗？」

豬頭肉和火燒被震得從桌上跳起來，又落下滾在路邊。

李燕北吃驚的看著陸小鳳。他從未看見過陸小鳳如此激動，也想不通陸小鳳為什麼會如此憤怒。

他忍不住問：「你難道不是為了要看這一戰而來的？」

陸小鳳握緊雙拳，道：「我只希望永遠也看不到他們這一戰！」

李燕北道：「但現在葉孤城既然已負傷，西門吹雪已絕不會失敗！」

陸小鳳道：「無論他們誰勝誰負都一樣！」

李燕北道：「西門吹雪難道不是你的朋友？」

陸小鳳道：「就因為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不願看著他像條狗一樣，為了搶根看不見的肉骨頭而跟人拚命！」

李燕北還是不懂：「什麼是看不見的肉骨頭？」

陸小鳳道：「虛名。」

──別人眼中的虛名，就是那根看不見的肉骨頭。

陸小鳳冷笑道：「這一戰他若勝了，你就可以將杜桐軒的地盤據為己有。那些自鳴清高的劍客們，也可看到一場精采的好戲，看出他們劍法中有什麼絕招，有什麼破綻。可是他自己呢？」

他自己豈非已勝了？可是他縱然勝了，又有什麼好處？又有誰能瞭解勝利者的那種孤獨和寂寞？

李燕北終於明白了陸小鳳的意思。他靜靜地凝視著陸小鳳，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這一戰是他們自己要打的，並沒有別人逼他們！」

當然沒有。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逼他們做任何事。

李燕北道：「我也是西門吹雪的朋友，我並不想要他跟人拚命，更不想利用他去搶老杜的地盤，可是他自己若要和人決鬥，我也沒法子阻攔！」他盯著陸小鳳，一字字接著道：「甚至連你也沒法子阻攔。」

陸小鳳不願承認，也不能否認。

李燕北道：「最重要的是，就連他們自己，也同樣無法阻攔！」

世上本就有很多事是這樣子的。一個人只要活在這世界上，就有很多事是他非做不可的，無論他是不是真的願意去做都一樣。

陸小鳳忽然輕輕歎了口氣，道：「我累了，我想去洗個熱水澡！」

浴池是用青石砌成的，水很熱，陸小鳳把自己整個人泡在熱水裡，盡量放鬆了四肢，他實在覺得很疲倦，一種從心底深處發出來的疲倦和厭倦。

每當他做完一件大事，破了一件巨案後，他都會有這種感覺，但卻從沒有像這次這麼深。

繡花大盜、金九齡、魯少華、公孫大娘、江重威、歐陽情、薛冰──他連想都不願再想這些人。

尤其是薛冰。

只要一想起薛冰，他心裡就像是被針刺著──繡花針，惡毒而尖銳的繡花針。

為了逃避這種痛苦，他甚至連公孫大娘都不願再見。所以一到了金陵，他就偷偷的溜了。

只可惜這世上卻偏偏還有些他不能逃避，也逃避不了的事。西門吹雪、葉孤城、杜桐軒、老實和尚──

他也不願再想下去，忽然道：「西門吹雪一定也已到了京城！」

「你有把握確定？」李燕北正伏在浴池的邊沿上，一條精赤著上身的大漢，正在用力替他擦背。這地方是他的地盤，他在這裡，就正如君王在自己的城堡裡同樣安全。

陸小鳳道：「西門吹雪一向有種奇怪的想法！」

「什麼想法？」

「他總認為殺人和被殺都是件非常神聖的事！」

「哦？」

陸小鳳道：「所以他無論和誰決鬥，一定會在幾天之前到那裡去，先齋戒三日，再焚香沐浴。」

李燕北忽然笑了笑，道：「你認為他這樣做很奇怪？」

「你認為不奇怪？」

「嗯。」

「為什麼？」

李燕北道：「因為我若是他，我也會這樣做的！」

他舉手示意，叫那大漢擦得再用力些，十多年醇酒美人的享樂生活，至今未在他身上留下任何醜陋的痕跡。他的腹部依舊平坦，肌肉依舊充滿了彈性，這每天一次的熱水澡和強力按摩，對他的幫助實在很大。

「齋戒和沐浴都可以使人的精神健旺，事先到決鬥的地方去，熟悉當地的情況，決戰時就可以佔盡地利，所以我一直認為西門吹雪絕不是個容易被擊敗的人，若沒有七分以上的把握，他根本就不會出手。」

陸小鳳道：「所以你也認為他一定已到了京城？」

李燕北道：「嗯。」

陸小鳳道：「只不過直到今天，你還沒有發現他的行蹤？」

李燕北道：「還沒有！」

陸小鳳皺眉道：「兩個像他們那樣引人注意的人到了京城，竟連你都沒有聽到一點風聲，這倒真是件怪事。」

李燕北也皺了皺眉：「兩個人？還有一個是誰？」

陸小鳳道：「孫秀青。」

李燕北道：「是個女人？」

陸小鳳道：「是個很美的女人！」

李燕北道：「在決戰之前，他會帶著個女人在身邊？」

陸小鳳道：「別的女人他絕不會帶，可是這個女人卻不同。」

李燕北的濃眉皺得更深，過了很久，才長長歎了口氣，道：「幸好葉孤城已負傷，否則──」他翻了個身，聲音突然停頓，熱氣瀰漫的浴室門外，忽然出現了條幽靈般的人影。

李燕北厲聲喝問：「什麼人？」

這個人沒有回答他的話，卻陰惻惻一笑，道：「今天你不該到這裡來洗澡的！」

李燕北再次喝問：「為什麼？」

「因為杜桐軒既然能收買孫沖，就同樣也能收買替你擦背的人！」精赤著上身的大漢臉色已變了，想衝出去，李燕北卻已擰住了他的臂。他本來也是個強壯而有力的人，可是在李燕北手下，他卻無掙扎反抗的餘地。他想掙扎時，已聽見自己肘骨擰斷的聲音。

「巾上有毒，若要解藥，到前門外的春華樓去等。」這人影的行動也快如鬼魂，袍袖一拂，人已不見。

李燕北大喝道：「朋友是什麼人？為何不容李某報答相救之恩！」只聽見這人的聲音遠遠傳來，道：「到了春華樓，你就知道我是誰了，那時你再報答也不遲！」說到最後一句話，聲音已遠在十餘丈外。

李燕北一把奪下那大漢手上擦背的布巾，大漢正失聲慘呼，李燕北已將毛巾塞入他嘴裡。他呼聲驟然停頓，身子突然一陣抽搐，全身立刻跟著收縮，突然間就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了。這塊白布巾上竟赫然真的有毒。

剛才這大漢用力替他擦背時，巾上的毒性，已滲入他的毛孔，滲入他的肌膚裡。李燕北全身的肌肉，突然變得無法控制，不停地跳動起來。

陸小鳳也不禁動容：「好厲害的杜桐軒，好惡毒的手段！」

「剛才那個人又是誰？」李燕北用力握緊雙拳，控制著自己：「他怎麼會知道杜桐軒的陰謀？為什麼要趕來救我？」要知道這答案只有一個法子，到春華樓去！

春華樓也在李燕北的地盤裡。他們是坐車去的，李燕北雖然喜歡走路，可是為了怕毒性發作，也已不敢再多用一分力氣。

看見他的人，對他還是和平時同樣尊敬，遠遠的就彎下腰來躬身問安，誰也看不出這虎豹般的壯漢，性命已危在旦夕。李燕北對這些人當然已沒有平時那麼客氣──無論誰身體裡若是埋伏著一包隨時都可能會引燃的火藥，心情都不會太好的。

春華樓的地方很大，生意很好，他們來的時候，本來已座無虛席。可是李燕北無論到了什麼地方，都自然會有人站起來讓座的，他們選了張居中的桌子，面對著樓梯，只要有人上樓，他們一眼就可以看見。──沒有人上樓，只有人下樓。

看見李燕北的滿臉殺氣，知趣的人都已準備溜了，已有人在悄悄的結帳，也有人在竊竊私議──

突然間，所有的聲音一起停頓。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一個人身上，一個剛走上樓來的人。

這人很高、很瘦，穿著極考究，態度極斯文，年紀雖不甚大，兩鬢卻已斑白，一張清臞瘦削的臉上，彷彿帶著三分病容，卻又帶著七分威嚴，令人絕不敢對他有絲毫輕視。

他穿著的是件寶藍色的長袍，質料顏色都極高雅，一雙非常秀氣、保養得也非常好的手上，戴著枚價值連城的漢玉戒指，腰邊的絲絛上，也掛著塊毫無瑕疵的白玉璧，看來就像是朝廷中的新貴，翰苑中的學士。

事實上，很多人都稱他為學士，他自己也很喜歡這名字，但他當然並不是真的學士。

他是微笑著上樓來的，可是每個人看見他都似已笑不出了。尤其是李燕北，臉色更已發青。

沒有人想得到杜桐軒居然會出現在李燕北的地盤裡，就正如沒有人想得到豺狼會走入虎穴一樣。這十年來，杜桐軒的足跡確實也從未離開過城南一步。

杜學土一向都是個極謹慎、極小心的人，今天怎麼會忽然變了性？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筆直走到李燕北面前，微笑抱拳，道：「李將軍別來無恙？」

他喜歡別人叫他杜學士，李燕北卻最恨別人叫他李將軍。

陸小鳳笑了。他覺得無論學士也好，將軍也好，這兩個名字聽來都有點滑稽。

杜桐軒也在看著他，微笑道：「閣下莫非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陸小鳳陸大俠？」

陸小鳳笑道：「你不是學士，他不是將軍，我也不是大俠，我們大家最好都不必客氣。」

杜桐軒居然面不改色，態度還是彬彬有禮。看他的樣子，就連陸小鳳都看不出他就是那殺人不眨眼的城南老杜。

李燕北目光刀鋒般盯著他，突然道：「我若是你，我絕不會到這裡來！」

杜桐軒道：「我不是你，所以我來了──」

李燕北道：「你不該來的！」

杜桐軒道：「我已來了。」

李燕北冷笑道：「你要來，可以來，要走，只怕就很不容易！」

杜桐軒居然又笑了：「李將軍要報答別人的救命之恩，用的難道就是這種法子？」

李燕北怔住。

杜桐軒已伸出那雙戴著漢玉戒指的手，拉開椅子坐下來，微笑道：「我本來以為你至少應該請我喝杯酒。」

李燕北終於忍不住問道：「剛才救我的人真是你？」

杜桐軒點點頭。

李燕北盯著他，道：「今天一日間，兩次要殺我的也是你？」

杜桐軒淡淡道：「有時我是個容易改變主意的人！」

李燕北道：「是什麼事讓你改變了主意？」

杜桐軒沒有回答這句話，卻忽然提高聲音道：「解藥。」

這兩個字剛說出口，他身後就忽然多了個人。一個枯瘦矮小的黑衣人，慘白的臉上完全沒有絲毫表情，卻配上了一雙深深凹下去的漆黑眼睛，若不是這雙眼睛，他看來就完全像是個死人。

酒樓上這麼多人，竟沒有一個人看清楚他是怎麼來的。死人般的臉，鬼魅般的身法──李燕北立刻發現他就是剛才在浴室外倏忽來去的人。他已伸出雙鷹爪般的手，將一隻慘碧色的小瓶擺在桌上。

杜桐軒道：「這就是解藥，你最好快趁毒性還未發作之前，趕快吃下去！」

李燕北握緊雙拳。要他在這麼多雙眼睛前，接受城南老杜給他的解藥，實在是件很難堪的事。

可是他偏偏不能拒絕。

杜桐軒也知道他不能拒絕，悠然道：「我本是專程為你送解藥來的，可是現在──」

李燕北道：「現在你又改變了主意？」

杜桐軒笑了笑道：「我只不過忽然又想起件事要問問你！」

李燕北道：「什麼事？」

杜桐軒道：「不知道你是不是願意將我們的賭注再增加一些？」

李燕北又怔了怔：「你還想把賭注再增加？」

杜桐軒道：「你不敢？」

李燕北道：「你還想增加多少？」

杜桐軒道：「你還有什麼可賭的？」

李燕北的手又在桌下握緊：「我在四大恆錢莊，還存著有八十萬兩銀子！」

杜桐軒道：「那麼我明天一早存一百二十萬兩進去！」他眼睛裡發著光：「我不想佔你便宜，我們的賭注還是以三博二！」

李燕北的眼睛裡也發出了光，盯著他，一字字道：「我若輸光了，就立刻離開京城，只要你活著一天，我就絕不再踏入京城一步！」

杜桐軒道：「我若輸了，就立刻出關，只要你活著一天，我就絕不再入關一步。」

李燕北道：「一言為定？」

杜桐軒道：「擊掌為信。」

兩個人慢慢地伸出手，眼睛盯著對方的眼睛。酒樓上忽然又變得完全沒有聲音。這一場賭實在賭得太大，他們無異己將自己全部身家性命都押了上去。

大家看著他們的手，自己的心裡彷彿也在為他們捏著把冷汗。只聽「啪」的一聲，掌聲一響。這一響掌聲，也不知是為誰敲響了喪鐘？

李燕北的表情很沉重，過了很久，才慢慢地放下手。

杜桐軒卻笑得更得意：「你一定很奇怪，為什麼我明知葉孤城已負傷，還要跟你賭？」

李燕北並不否認，他實在很奇怪。每個人都在奇怪。杜桐軒一向小心謹慎，沒有把握的事，他本來絕不會做的。他為什麼會如此有把握？

這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

風從窗外吹過，大家忽然嗅到了一陣奇異的花香，然後就看見六個烏髮垂肩，白衣如雪的少女，提著滿籃黃菊，從樓下一路灑上來，將這鮮艷的菊花，在樓梯上鋪成了一條花氈。

一個人踩著鮮花，慢慢地走了上來。他的臉很白，既不是蒼白，也不是慘白，而是一種白玉般晶瑩澤潤的顏色。

他的眼睛並不是漆黑的，但卻亮得可怕，就像是兩顆寒星。他漆黑的頭髮上，戴著頂檀香木座的珠冠，身上的衣服也潔白如雪。

他走得很慢，走上來的時候，就像是君王走入了他的宮廷，又像是天上的飛仙，降臨人間。

李燕北不認得這個人，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個人，但卻已猜出這個人是誰！

「一劍西來，天外飛仙！」白雲城主葉孤城赫然來了！他沒有死！

他全身都彷彿散發著一種令人目眩眼花的光彩，無論誰都看得出他絕不像是個受了傷的人。

李燕北看著他，連呼吸都已幾乎停頓，心已沉了下去。葉孤城並沒有看他，一雙寒星般的眼睛正盯著陸小鳳。陸小鳳微笑。

葉孤城道：「你也來了。」

陸小鳳道：「我也來了！」

葉孤城道：「很好，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陸小鳳沒有再說什麼，因為葉孤城的目光已忽然從他面上移開，忽然道：「哪一位是唐天容？」他嘴裡在問這句話的時候，眼睛已盯在左面角落裡一個人的身上。

這個人一張本來很英俊的面容，現在似已突然扭曲僵硬。他一直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裡，連陸小鳳上來時都沒有注意到他。他的年紀還很輕，衣著很華麗，眼睛裡卻帶著種食屍鷹般殘酷的表情。

這一雙眼睛也正在盯著葉孤城，一字字道：「我就是唐天容！」

在他和葉孤城之間坐著的七八桌人，忽然間全都散開了，退到了兩旁角落裡。

葉孤城道：「你知道我是誰？」

唐天容點點頭。

葉孤城道：「你是不是在奇怪，我怎麼直到現在還活著？」

唐天容嘴角的肌肉似在跳動，道：「是誰替你解的毒？」

這句話問出去，大家才知道老實和尚這次還是沒有說假話。葉孤城的確受了傷，的確中了唐家的毒砂。可是這種久已令天下武林中人聞名喪膽的毒藥暗器，在葉孤城身上竟似完全沒有什麼效力。

是誰替他解的毒？

大家都想聽葉孤城回答這句問話，葉孤城卻偏偏沒有回答，淡淡道：「本來無毒，何必解毒？」

唐天容道：「本來無毒？」

葉孤城道：「一點塵埃，又有何毒？」

唐天容臉色變了：「本門的飛砂，在你眼中只不過是一點塵埃？」

葉孤城點點頭。唐天容也不再說話，卻慢慢地站了起來，解開了長衫，露出了裡面一身勁裝。

他的服裝並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緊貼在他左右胯骨的兩隻豹皮革囊和插在腰帶上的一雙魚皮手套！

酒樓上又變得靜寂無聲，每個人都想走，卻又捨不得走。大家都知道就在這裡、就在這時，立刻就要有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開始。

唐天容脫下長衫，戴上手套。魚皮手套閃動著一種奇怪的碧光，他的臉色彷彿也是慘碧色的。

葉孤城靜靜地站著、看著，身後已有個白衣童子，捧上一柄形式極古雅的烏鞘長劍。劍已在手！

唐天容盯著他手裡的這柄劍，忽然道：「還有誰認為本門的飛砂只不過是一點塵埃的？」

當然沒有！

唐天容道：「若是沒有別人，各位最好請下樓，免得受了誤傷！」

捨不得走的人也只好走。唐家毒砂在武林人的心目中，比瘟疫更可怕，誰也不願意沾上一點。

葉孤城卻忽然道：「不必走！」

唐天容道：「不必？」

葉孤城淡淡道：「我保證你的飛砂根本無法出手！」

唐天容臉色又變了。唐家毒藥暗器的可怕，並不完全在暗器的毒，更因為唐家子弟出手的快！

縱然看見過他們暗器出手的人，也無法形容他們出手的速度。但這次唐天容的暗器竟真的未能出手。他的手一動，劍光已飛起！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的燦爛和輝煌，也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的速度！那已不僅是一柄劍，而是雷神的震怒，閃電的一擊！劍光一閃，消失。

葉孤城的人已回到鮮花上。唐天容卻還是站在那裡，動也沒有動，手已垂落，臉已僵硬。

然後每個人就都看見了鮮血忽然從他左右雙肩的琵琶骨下流了出來，眼淚也隨著鮮血同時流了下來。他知道自己這一生中，是永遠再也沒法子發出暗器的了。對唐家的子弟說來，這種事甚至比死更可怕、更殘酷！

現在葉孤城的目光，已又回到陸小鳳臉上。

陸小鳳忍不住道：「好一著天外飛仙！」

葉孤城道：「那本是天下無雙的劍法！」

陸小鳳道：「我承認！」

葉孤城眼睛裡忽然露出種奇怪的表情，問了句奇怪的話：「西門吹雪呢？」

陸小鳳道：「我不是西門吹雪。」奇怪的問話，也只有用奇怪的話回答。

葉孤城笑了，凝視著陸小鳳，緩緩道：「幸好你不是。」微笑著轉過身，走了下去。

然後這酒樓就忽然變得像是一鍋剛煮沸的滾水，起了一陣騷動。有的人大聲爭議，有的人搶著奔下樓，搶著將這消息傳出去。葉孤城既沒有死，也沒有傷。每個人都已看到了他的劍法！天下無雙的劍法！李燕北也看見了，看得很清楚，所以現在他眼前似已變得空無一物。

杜桐軒看著他，忽然笑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我為什麼會改變主意了吧？」

李燕北沒有回答，也不必回答。

杜桐軒道：「我一向只殺人，不救人，這次卻破了例，因為我不想你死！」他微笑著站起來，慢慢地接著道：「因為死人不能付帳──賭帳。」

賭帳。只有死人，才可以不付這筆賭帳。只要李燕北還活著，就非付不可，言而無信的人，是沒法子在這地方混的！

現在那一戰雖然還未開始，但每個人都認為李燕北已輸定了！輸了就非付不可。若是付了這筆賭帳，就算還活著，也已跟死人差不了許多。

李燕北慢慢地拿起了桌上的解藥，忽然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杜桐軒總算救了我一次！」他笑得實在很勉強，拿著解藥的手，也彷彿在輕輕發抖。

陸小鳳道：「不管怎麼樣，你現在總算還活著，而且還沒有輸！」

李燕北點點頭道：「至少現在還沒有。」

陸小鳳凝視著他：「可是現在你已不像以前那麼有信心！」

李燕北沒有否認，也不能否認，沉默了很久，忍不住長長歎了口氣道：「那一劍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劍法。」

陸小鳳道：「天下無雙的劍法，並不一定是必勝的劍法！」

李燕北道：「哦？」

陸小鳳道：「世上還沒有必勝的劍法！」

李燕北道：「我知道西門吹雪至今也沒有敗過，他本來至少應該有五成把握，可是現在──」

陸小鳳道：「現在怎麼樣？」

李燕北又笑了笑，笑得更勉強：「現在他若已到了京城，我就應該知道的！」

陸小鳳道：「你既然不知道，就表示他現在還沒有到京城？」

李燕北道：「可以這麼說！」

陸小鳳道：「他現在既然還沒有到京城，是不是就表示他對自己也已沒有把握？」

李燕北反問道：「你看呢？」

陸小鳳道：「我看不出，還沒有發生的事，我從不願去胡思亂想！」

李燕北又沉默了很久，忽然問道：「你認不認得跟著杜桐軒來的那個人？」

陸小鳳搖搖頭。

李燕北道：「但你想必也該看得出，他的輕功很不錯！」

陸小鳳道：「豈止很不錯，當今天下，輕功比他高的人，絕不會超出十個！」

李燕北道：「你的交遊和見識都很廣，你應該猜得出他是誰？」

陸小鳳沉吟著，道：「若不是他的身材瘦小，我一定會認為他是司空摘星！」

李燕北道：「他不是？」

陸小鳳道：「絕不是！」

李燕北道：「所以你也想不出他是誰？」

陸小鳳道：「可是我總覺得這其中一定有點不對！」

李燕北道：「什麼不對？」

陸小鳳道：「無論他是什麼人，以他的身手，都不該做杜桐軒那種人的奴才！」

李燕北沒有再說什麼，又過了很久，才緩緩說道：「你剛到京城來，我知道你一定想到城裡去逛逛，你一定會遇見很多朋友。」

陸小鳳承認。他的確想看看究竟已有些什麼人到了這裡，他還想去找找老實和尚。

李燕北道：「今天晚上，我到金魚胡同的福壽堂去叫一桌菜，送到家裡去，我們在家裡吃飯！」

陸小鳳道：「好！」他忽又笑了笑：「卻不知是你哪個家？」

李燕北也笑了：「今天是十三，我本該在十三姨家裡吃晚飯的，她也早就想見見你，為什麼會有四條眉毛。」

陸小鳳笑道：「我也想見見她，聽說她是位很出名的美人！」

李燕北大笑：「好，吃晚飯的時候，我叫人在這裡等著接你去！」

陸小鳳道：「若是遇見了花滿樓，我說不定會拉他一起去！」

李燕北道：「行。」

陸小鳳忽然歎了口氣：「奇怪的是，他好像也跟著西門吹雪一起失蹤了，若是能找得到他，說不定就能找到西門吹雪！」

李燕北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他找人總有種特別的本事，連我都說不出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李燕北道：「你若到外面去走走，他說不定會先找你！」

陸小鳳道：「很可能。」

李燕北道：「那你現在還在等什麼？」

陸小鳳看著他，緩緩道：「等你先吃完藥！」

李燕北道：「你要看著我吃藥再走？」

陸小鳳點點頭。

李燕北又大笑：「你放心，我現在還不想死，我不能一下子就讓三十個女人同時做寡婦！」

## 第二章 殺人滅口

九月十三，午後。陸小鳳從春華樓走出來，沿著又長又直的街道大步前行。

太陽已升起。

他覺得這實在是個非常美麗的城市，街道平坦寬闊，房屋整齊，就連每一家店舖的店面，裝修得都遠比其他的城市精緻。

他也知道這城市中最美的，既不是街道和房屋，也不是那天下馳名的風景名勝，而是這裡的人情。無論你是從哪裡來的，無論你要到哪裡去，只要你來過，你就永遠也忘不了這城市。

過了正午，就開始有風。只要一開始有風，就會吹起滿天塵土，可是無論多麼大的塵土，也掩不住這城市的美麗。

陸小鳳雖然走得很快，卻完全沒有目的地。

他想找的人，連一個都沒有看見，卻看見很多他不想看見的人。

他第一個看見的是歐陽情。

歐陽情也在前門外的珠寶市裡閒逛，旁邊好像還有個衣著華麗，滿頭珠翠的婦人陪著。

這婦人彷彿很美，陸小鳳卻不敢多看一眼。看見了歐陽情他就立刻扭轉頭──他又想起了薛冰。

歐陽情明明也已看見了他，卻也裝作沒有看見，忽然挽著那婦人的手，坐上了一輛黑漆馬車。

直到馬車絕塵而去，陸小鳳才轉過頭，癡癡的看著車輪後揚起的塵沙，心裡也不知在想什麼。

他本該繼續想薛冰的，卻也不知為了什麼，竟忽然想起了老實和尚。

對面街上，有幾個人正在向他含笑招呼，幾步外卻有個少年以手按劍，在瞪著他。

他認得那些人，其中有兩個是川湘一帶鏢局裡的總鏢頭，有一個武當門下的弟子，還有一個好像是川中袍哥的龍頭老大。但他卻不認得那個正在用眼睛狠狠瞪著他的佩劍少年。

這少年的眼睛居然很凶，一臉要過來找麻煩的神氣。陸小鳳卻不想找麻煩，所以他只向那邊幾個人點了點頭，就匆匆轉過身，走上了東面一條街。

忽然間，一隻手從街道旁的一家古玩字畫店伸出來，拍了拍他的肩。

「你果然來了，我就知道你會來的！」一個長著滿頭銀絲般白髮，身上卻穿著件破道袍的道人，大笑著從店裡走出來，後面還跟著個面容清臞，修飾整潔的老者。竟是木道人和古松居土。

陸小鳳只好也笑了笑，道：「我也知道你們一定會來的！」

木道人大笑。這位武當長老雖已年近古稀，卻還是滿面紅光，精神抖擻，而且遊戲風塵，脫略形跡，很少有人能看得出他就是當代最負盛名的三大劍客之一。

他拍著陸小鳳的肩，大笑道：「這一戰我當然不願錯過，我就算真的已老得走不動了，爬也要爬來。」

陸小鳳淡淡道：「你是不是想看看他們劍法中有什麼破綻，再找他們鬥一鬥？」

木道人也不生氣，卻歎息著道：「我已老了，既不想再找人鬥劍，也不想再跟人拼酒，若有人要找我下棋，我倒願意奉陪。」

古松居士忽然道：「其實我們正在找你！」

陸小鳳道：「找我？找我幹什麼？」

古松居士道：「我們約好了一個人下午見面，正想找你一起去！」

陸小鳳道：「你們約好的人，為什麼要我去？」

木道人搶著笑道：「因為這個人你一定也想見見的！」他笑得彷彿很神秘。

陸小鳳忍不住問：「這人是誰？」

木道人笑得更神秘：「你既然想知道他是誰，為什麼不跟我們一起去？」

陸小鳳當然不會不去的。他一向是個禁不起誘惑的人，而且比誰都好奇。

他們約會的地方很怪，竟是在城外一個久已荒廢的窯場裡，一個個積滿了灰塵的窯洞，看來就像是一座座荒墳。

陸小鳳皺眉道：「城裡有那麼多好去處，你們為什麼偏偏要約人到這裡來見面？」

古松居士道：「因為我們約的是個怪人！」

木道人道：「嚴格來說，應該是三個怪人──一個一輩子沒做過一天正經事的無賴、兩個比我還怪的老頭子！」

古松居士道：「但這兩個老頭子卻不是等閒人，據說世上從來也沒有他們不知道的事，更沒有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木道人看著陸小鳳，笑道：「現在你想必已知道我們約的是誰了？」

陸小鳳當然已知道。就在這時，已有個又瘦又矮、頭大如斗的怪人，騎著匹騾子，搖搖晃晃的走過來，人還沒有到，遠遠就嗅到一股酒氣，這人竟好像永遠也沒有清醒的時候。

陸小鳳笑了。每次他看見龜孫子大老爺的時候，都忍不住要笑。

「這次閣下居然沒有等人去贖你出來，倒真是件怪事！」

孫老爺斜著眼睛白了他一眼，道：「你也來了，我──」

陸小鳳笑道：「你早就知道我會來的，對不對？」

孫老爺歎了口氣，喃喃道：「不該來的人全來了，該來的反而沒有來──」他抬起腿，從騾子上跳下來，兩條腿好像還是軟的，幾乎就摔了個大跟斗。

木道人忍不住笑道：「說老實話，你有沒有完全清醒過一天？」

孫老爺的回答很乾脆：「沒有。」

木道人大笑道：「這人有個好處，他有時簡直比老實和尚還老實。」

孫老爺喃喃道：「醉鄉路穩宜常至，他處不堪行──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我又為什麼要清醒？」

木道人大笑：「你實在是個有福氣的人，比我們都有福氣。」

孫老爺道：「因為我比你們都聰明！」

木道人道：「哦？」

孫老爺道：「我至少不會花五十兩銀子，去問些根本不必問的事！」

古松居士沒有笑，他一向不是個喜歡說笑的人，板著臉道：「大通和大智兩位老先生呢？」

孫老爺道：「我既然約你們在這裡見面，他們當然就在這裡！」

古松居士道：「在哪裡？」

孫老爺隨手向前面一指：「就在那裡！」他指的是個窯洞。

古松居士皺眉道：「他們在那破窯洞裡幹什麼？」

孫老爺也白了他一眼，冷冷道：「你為什麼不問他們自己去！」

陸小鳳忍住笑，道：「問這句話也得出五十兩銀子？」

孫老爺道：「當然，無論問什麼，都得要五十兩銀子，而且──」

陸小鳳道：「而且還是老規矩，只能在外面等，不能進去！」

孫老爺歎了口氣，道：「看來還是你比較聰明！」

窯洞低矮而陰暗，即使像孫老爺這麼瘦小的人，也得彎下腰才能鑽得進去──開始陸小鳳甚至在擔心他的頭比洞大。可是他終於鑽了進去，就像是個死人鑽進了墳墓，顯得又滑稽、又恐怖。

過了沒多久，就聽見他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開始！」

第一個問話的人是木道人，這次約會顯然就是他安排的。他還沒有問的時候，陸小鳳就已經猜出他要問的是什麼了。

「九月十五的那一戰，你看究竟是西門吹雪能勝，還是葉孤城？」這本就是人人都想問的一個問題。若是真的能知道這問題的答案，一定有很多人情願花比五十兩銀子多五十倍的代價。

「你只花五十兩，就想知道這答案，未免太便宜了些。」回答這問題的是大智，陸小鳳聽見過他的聲音。

「但我卻還是不妨告訴你！」大智接著道：「這一戰他們兩個人都不會勝！」

「為什麼？」這已是第二個問題，木道人第二次拋入了五十兩銀子。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這句話雖古老，卻並不正確。」大智接著回答：「兩虎相爭的結果，通常是兩條老虎都要受傷，真正能得勝的，只有那些等在旁邊看的獵人。」

陸小鳳靜靜地聽著，眼睛裡已露出讚許之意。他覺得「大智」的確不愧是「大智」，只有真正具有大智大慧的人，才懂得用如此聰明的方法來回答問題。

「西門吹雪是不是已到了京城？」木道人再問。

「是。」

「他的人在哪裡？」

「在一個別人很難找到的地方，因為在九月十五之前，他不想見人。」

這也是個很聰明巧妙的回答，卻沒有人能說回答不正確。木道人歎了口氣，彷彿覺得自己這二百兩銀子花得不太值得。

「葉孤城是不是真的已被唐家的毒藥暗器所傷？」這次問話的是古松居士。

「是。」

「唐家的毒藥暗器，除了唐家的獨門解藥外，還有沒有別的法子可救？」

「有。」回答這句話的是大通，世上所有兵刃暗器，他絕沒有一種說不出來歷的。

古松居士也歎了口氣，像是在為葉孤城慶幸。但陸小鳳卻知道他並不是葉孤城的朋友，葉孤城的朋友並沒有幾個。

「你們為什麼總是不願見人？」木道人忽然又問。

「因為這世上根本沒有值得我們見的人！」

木道人苦笑，這五十兩銀子花得更冤，他轉向陸小鳳：「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問的？」

陸小鳳並沒有什麼自己解釋不了的問題，可是自從他在珠寶市外，看見了歐陽情後，卻忽然想起了幾件奇怪的事。他認為這些事大智也許能解釋。

「歐陽情真的還是個處女？」

這是個很奇怪的問題。木道人想不通他怎麼會在此時此刻，問出這麼樣的問題來。

過了很久，窯洞中才傳出回答：「是的。」

「老實和尚是不是真的很老實？」

「是的。」

陸小鳳眼中帶著沉思之色，又問道：「他的俗家姓什麼？究竟是什麼來歷？」

「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這回答簡直已不能算是回答。陸小鳳也不禁苦笑。

這銀子雖然花得太冤，可是他還有幾件事一定要問：「你知不知道跟著杜桐軒的那個人是誰？」

「是──」大通的回答突然被一陣奇異的吹竹聲打斷。幸好這聲音雖尖銳，卻短促，遠遠的一響就聽不見了。

「跟著杜桐軒的那黑衣人是誰？」陸小鳳再問。窯洞中仍無回應。陸小鳳等了很久，又再問了一遍。還是沒有回答。拿了別人的銀子，卻不肯回答別人問的話，這種事以前還從未發生過。

陸小鳳皺了皺眉，正想再問，突聽「嗖」的一聲，一條赤紅的小蛇從窯洞中箭一般竄了出來，在草叢中一閃，突然不見。這條蛇雖然短小，但動作卻比閃電還快，竄出去的方向，也正是剛才那陣吹竹聲響起來的地方。

陸小鳳臉色突然變了，大聲呼喚：「孫老爺，龜孫子大老爺！」

還是沒有回應，窯洞裡連一點聲音都沒有。陸小鳳突然跳起來，用力一腳踢下去，本已頹敗的磚窯，立刻被他踢破了個大洞。

月色從破洞中照進去，恰巧照在孫老爺臉上。他的臉已完全扭曲，死魚般凸出來的眼睛裡，充滿了驚懼之色，舌頭長長伸出，已變成死灰色，像是突然被人扼斷了咽喉。

他的咽喉並沒有斷，喉頭上卻有兩點血痕，血也是黑的。

木道人失聲道：「是剛才那條蛇？」

陸小鳳點點頭。無論誰都看得出，孫老爺一定是被剛才那條毒蛇咬死的。無論誰只要被那種蛇咬上一口，都必死無疑。

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窯洞裡竟赫然只有孫老爺一個人。

木道人再次失聲問道：「大通和大智呢？」

陸小鳳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根本沒有大通和大智這兩個人。」

木道人怔住。他並不是真的不懂，但一時間卻實在想不通。

陸小鳳道：「大通就是孫老爺，大智也是他。」

木道人道：「他們三個人，本就是一個人？」

陸小鳳點點頭。

木道人道：「可是他們的聲音──」

陸小鳳道：「有很多人都能改變自己的聲音，有些人甚至還能同時做出十七八個人和一大群貓狗在屋子裡打架的聲音來。」

木道人沒有再問下去，江湖中的奇人怪事本就有很多，他見過的也不少。

古松居士卻皺起了眉，說道：「這孫老爺故意製造出大通和大智這麼樣兩個人來，為的就是要騙人的銀子？」

陸小鳳冷冷道：「他並沒有騙人。」

「他沒有？」

「他雖然拿了別人的銀子，卻也為別人解決過不少難題，他的見識和聰明，本不只值那麼一點銀子。」陸小鳳臉上帶著怒意，孫老爺是他的朋友，他不喜歡別人侮辱他的朋友。

古松居士顯然已看出他的怒意，立刻歎息道：「我只不過在奇怪，以他的聰明才智，自己本可出人頭地，為什麼要假借別人的名義？」

陸小鳳神色又變得很悲傷：「因為他是個好人，對於名和利，他都看得很輕！」

──也因為他的膽子太小、太怕事，所以總是在逃避。後面的話，陸小鳳沒有說出來，他一向喜歡孫老爺這個人。

「不管怎麼樣，他這麼樣做，並沒有傷害到別人，唯一傷害的只是他自己。」

木道人也不禁長長歎息道：「這麼樣一個人，本不該死得太早的。」

古松居土歎道：「他早該知道這種地方本就是毒蛇出沒之處。」

陸小鳳道：「但那條毒蛇卻絕不是自己來的！」

「為什麼？」

「因為只有受過訓練的毒蛇，才會咬人的咽喉。」

木道人動容道：「你認為那條毒蛇是別人故意放在這裡，來暗算他的？」

陸小鳳點點頭，臉上又現出憤怒之色：「這條蛇顯然已久經訓練，只有在聽見吹竹聲時，才會發動攻擊。」

窯洞裡當然很暗。那條蛇又實在太小，孫老爺從陽光下走進來時，當然不會看見。

木道人也想起了剛才那陣吹竹聲：「吹竹的人，就是暗算孫老爺的人？」

陸小鳳道：「嗯。」

木道人道：「他為什麼要害死孫老爺？」

陸小鳳道：「因為他怕孫老爺說出了他的秘密！」

木道人道：「他是什麼人？有什麼秘密？」

陸小鳳握緊雙拳，一字字道：「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有什麼秘密，我遲早總要查出來的。」

木道人又長長歎息一聲，直到現在，他才完全明白，為什麼只有孫老爺才能找得到大通和大智，為什麼大通大智總是不願見人了。

但他卻永遠也想不到孫老爺究竟還知道多少別人不願他說出的秘密，更想不到他怎麼會知道這些秘密的。這些秘密也許已將隨著他的屍身，永遠埋藏在地下。陸小鳳是不是真的能發掘出來呢？

棺材店裡充滿了新刨木花的氣息，這種氣息本來是清香的，可是在棺材店裡嗅來，就總是令人覺得特別不舒服。

店裡有兩口上好的楠木棺材，彷彿最近還新油漆過一次。

「我要這一口。」陸小鳳選了其中之一，他為朋友選的東西總是最好的。無論什麼都是最好的，棺材也一樣。

「這兩口棺材都已有人先訂下了。」棺材店的掌櫃姓陳，也許是因為在棺材店做久了，所以縱然在笑的時候，看來也有點陰沉沉的。

陸小鳳道：「棺材也有人預訂？」

陳掌櫃點點頭：「是一位客人訂好了要在九月十五晚上用的，小的也正覺得有點奇怪，他好像已知道那天晚上有兩個人非死不可！」

九月十五！有兩個人非死不可！

陸小鳳臉色變了：「訂棺材的人是誰？」

陳掌櫃道：「他已將兩口棺材的錢全部付清，卻不肯留下姓名。」

陸小鳳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陳掌櫃道：「是個駝背的老頭子。」

陸小鳳沒有再問，無論誰都可以扮成駝背的老頭子。他另外選了口棺材，已準備要走。

陳掌櫃卻忽然之道：「但那位客人卻留下了兩個名字，要我們刻在棺材上！」

陸小鳳霍然回身：「是兩個什麼名字？」

陳掌櫃道：「兩個人的名字都很特別，一個叫葉孤城，一個叫西門吹雪！」

木道人本來是個很樂天的人，但現在臉色也顯得很沉重。

「兩個人都不會勝的──真正能得勝的，是那些在旁邊等著看的獵人。」現在這些獵人中，居然有一個已替他們訂好了棺材。

木道人勉強笑了笑，道：「也許這只不過是個惡作劇。」

陸小鳳也笑笑，道：「很可能。」

他們臉上帶著笑，走在秋日還未西沉的陽光下，微風吹動他們的衣袂，街上的行人看來都是生氣蓬勃，天地間充滿了生機。但他們的心裡，卻已有了死亡的陰影。他們當然都知道這絕不是惡作劇。

木道人看著遠方藍天下的一朵白雲，忽然道：「你已見到了葉孤城？」

陸小鳳道：「嗯。」

木道人道：「他看來像不像已受了重傷的樣子？」

陸小鳳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淡淡道：「他一劍就洞穿了唐天容的雙肩琶琵骨。」

受了重傷的人，當然絕不能一劍洞穿唐門高手的琵琶骨。唐天容本是唐門四大高手之一。

木道人沉吟著，道：「但老實和尚絕不會說謊，他也的確受了傷，那麼，是誰替他解的毒？」

這句話陸小鳳沒有回答，也不能回答，眼睛也在看著遠方的那朵白雲，忽然道：「我很早以前就想到白雲城去看看，卻一直沒有去過。」

木道人道：「我去過。」

陸小鳳道：「想來那一定是個好地方，到了春秋佳日，那裡一定是風光明媚，百花怒放！」

木道人道：「那裡的花並不多，葉孤城並不是個喜歡飲酒賞花的雅士！」

陸小鳳道：「他喜歡女人？」

木道人笑了笑，道：「喜歡女人的人，絕對練不成他那種孤高絕世的劍法！」

陸小鳳不再說話，臉上卻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每次他臉上帶著這種表情時，心裡都一定是在想著件奇怪的事。

木道人沉吟著，又道：「他既然已到了京城，當然也一定要先找個落腳的地方！」

陸小鳳道：「他不像西門吹雪，他落腳的地方一定不難找。」

木道人道：「我想去找他！」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們是老朋友。」

木道人道：「你呢？」

陸小鳳看了看天色，道：「晚上我有個約會，現在只怕已有人在春華樓等我。」

木道人道：「那麼我們就在這裡分手。」

陸小鳳點點頭，忽然又問道：「一個既不喜歡女人，又不喜歡花的人，若是要六七個女孩子在他前面，用鮮花為他鋪路，是為了什麼？」

木道人道：「這種人一定不會做這種事的！」

陸小鳳道：「假如他做了呢？」

木道人笑道：「那麼他一定是瘋了。」

陸小鳳實在也想不通葉孤城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的，他只知道一件事──葉孤城絕沒有瘋。

黃昏，黃昏之前，春華樓的客人還沒有開始上座，陸小鳳在樓下的散座裡，找了個位子，要了壺京城中人最愛喝的香片，在等著李燕北派人來接他。

現在時候還早，他本該再到處去逛逛的，他有很多人要找。花滿樓、西門吹雪、老實和尚──

這些人他都要找，可是他忽然又想找個地方坐下來，靜靜地思索，他也有很多事要思索。

斜陽從門外照進來，帶來了一條長長的人影。人影印在地上，陸小鳳抬起頭，就看見了剛才手按長劍，對他怒目而視的年輕人。

這年輕人也在瞪著他，一隻細長有力的手，還是緊握在劍柄上。

劍柄上密密的纏著一層柔絲，好讓手握在上面時，更容易使力，還可以吸乾掌心因緊張而沁出的汗。只有真正懂得用劍的人，才懂得用這種法子。

陸小鳳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年輕人的劍法絕不弱，但他卻不認得這個人。

只要他見過一面的人，他就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年輕人卻好像認得他，忽然走過來，竟筆直走到他面前，臉上的表情，甚至比杜桐軒走向李燕北時更可怕。難道這年輕人跟他有什麼仇恨？

陸小鳳想不出，所以就笑了笑，道：「你──」

年輕人忽然打斷了他的話，厲聲道：「你就是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陸小鳳道：「閣下是──」

年輕人冷笑，道：「我知道你不認得我，但我卻認得你，我想找你，已不止一天了。」

陸小鳳道：「找我？有何貴幹？」

年輕人用一種最直接的法子回答了這句話，他用的不是語言，是劍。忽然間，他的劍已出鞘，冰冷銳利的劍鋒，忽然間已到了陸小鳳咽喉。

陸小鳳笑了，他既沒有招架，也沒有閃避，反而笑了。

年輕人鐵青著臉，厲聲道：「你以為我不敢殺你？」

他的劍並沒有刺下去，但他用的確實是殺人的劍法，迅速、輕銳、靈敏。陸小鳳見過這種劍法。四個月前，他在閻鐵珊的珠光寶氣閣，死在西門吹雪劍下的蕭少英，用的也正是這種劍法。

這年輕人無疑也是獨孤一鶴門下，「三英四秀」中的一個人。

「我不殺你，只因為我還有話要問你。」他的劍鋒又逼近了一寸。

陸小鳳反而先問道：「你是張英風？還是嚴人英？」

年輕人臉色變了變，心裡也不能不承認陸小鳳的目光銳利：「嚴人英。」

陸小鳳道：「你想問西門吹雪的下落？」

嚴人英握劍的手上暴出青筋，眼睛裡卻露出紅絲，咬著牙道：「他殺了我師父，又拐走我師妹，本門中上下七十弟子，沒有一個不想將他活捉回山去，生祭先師的在天之靈。」

陸小鳳道：「可是你們找不到他。」

嚴人英道：「所以我要問你。」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可惜你又問錯了人。」

嚴人英怒道：「你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還有什麼人知道？」

陸小鳳道：「沒有人知道。」

嚴人英盯著他，忽然道：「出去！」

陸小鳳道：「出去？」

嚴人英道：「我不想在這裡殺你！」

陸小鳳道：「我也不想死在這裡，卻也不想出去。」

嚴人英手腕一抖，劍花錯落，已刺出七劍，劍劍不離陸小鳳咽喉方寸之間，陸小鳳又笑了。

他還是沒有招架，也沒有閃避，反而微笑著道：「你殺不了我的。」

嚴人英手心已在淌著汗，整個人都已緊張得像是根繃緊了的弓弦。

無論誰都看出他已緊張得無法控制自己，他手裡的劍距離陸小鳳咽喉已不及三寸。

春華樓的掌櫃和夥計，也都已緊張得在發抖，陸小鳳卻還是不動，他每一根神經都像是鋼絲鐵線般。

就在這時，街道上傳來一陣騷動，有人在大聲呼喊：「死人──死了人了──」

嚴人英想回頭去看，又忍住，但眼珠子卻忍不住轉了轉。就在他眼珠子這一轉間，平平穩穩坐在他面前的陸小鳳，竟已忽然不見了。

這個人的行動，竟似比他的劍還快。嚴人英臉色又變了，翻身竄出去，陸小鳳正背負著雙手，站在街心，街心上沒有別的人。

所有的行人，全都已閃避到街道兩旁的屋簷下，一匹白馬正踏著碎步，從街頭跑過來，馬背上還馱著一個人，一個人像空麻袋般伏在馬背上。

「死人！死了人了！」這人是誰？是怎麼死的？

只看見這人的衣著，嚴人英臉色已慘變，箭步竄出去，勒住了馬韁。

這人的裝束打扮，竟和嚴人英幾乎完全一樣。陸小鳳也已知道這人是誰了──他是怎麼死的？

嚴人英從馬背上抱下了他冰冷的屍體，屍體上幾乎完全沒有傷痕，只有咽喉上多了點血跡──就像是被毒蛇咬過的那種血痕一樣。

只不過這血跡並不是毒蛇的毒牙留下來的，而是劍鋒留下來的，一柄極鋒利、極可怕的劍。

陸小鳳皺起了眉，道：「張英風？」

嚴人英咬著牙，點點頭。陸小鳳歎了口氣，閉上了嘴。

嚴人英忽然問道：「你看出他是死在什麼人劍下的？」

陸小鳳歎息著點點頭，他看得出，世上也許只有一個人能使出如此鋒利、如此可怕的劍，就連葉孤城都不能。他的劍殺人絕不會有如此乾淨俐落。

嚴人英凝視著他師弟咽喉上的劍痕，喃喃道：「西門吹雪──只有西門吹雪──」

陸小鳳歎道：「他想必已找到了西門吹雪，只可惜──」

只可惜現在他已無法說出自己是在哪裡找到西門吹雪的。這句話已用不著說出來，嚴人英也已明白。

「又是一條命！又是一筆血債！」他蒼白的臉上已有淚痕，突然嘶聲大呼。

「西門吹雪，你既然敢殺人，為什麼不敢出來見人？」呼聲淒厲，就在這淒厲的呼聲中，暮色已忽然降臨大地。

天地間立刻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悲涼肅殺之意，風砂又起，嚴人英抱著他的師弟的屍身，躍上了白馬，打馬狂奔而去，馬是從西面來的。

現在嚴人英又打馬向西馳去，他顯然想從這匹馬上，追出西門吹雪的下落。

陸小鳳迎著北國深秋刀鋒般的西北風，目送這人馬遠去，突聽身後有個人輕輕道：「我認得這匹馬！」

陸小鳳霍然回身，說話的人青衣布襪，衣著雖樸素，氣派卻不小，正是今天早上，跟著李燕北在凌晨散步的那些人其中之一。

「在下趙正我，是東城『桿兒上的』，別人都叫我『桿兒趙』。」

「桿兒上的」，又叫做「團頭」，也就是地面上所有乞丐的總管，在市井中的勢力極大。

陸小鳳當然也知道這種人的身份，卻來不及寒暄，立刻追問：「你認得那匹馬？」

桿兒趙聲音更低，道：「只有皇城裡才有這麼駿的白馬，別的人不管有多大的身家，也不敢犯禁的。」

白馬象徵尊貴，至尊至貴的只有皇家。

陸小鳳皺眉，道：「那匹馬難道是從紫禁城裡出來的？」

──西門吹雪難道一直躲在皇城裡？所以別人才找不到？但皇城裡禁衛森嚴，又怎麼容得下閒人躲藏？

桿兒趙已閉上嘴，這是京城裡最犯忌的事，他怎麼敢再多嘴？

陸小鳳沉思著，道：「你能不能叫你手下的弟兄們去查查，那匹馬是從哪裡來的？是誰最先看見的？」

桿兒趙遲疑著，終於點點頭，道：「這倒不難，只不過，在下本是奉命來接您到十三姨公館裡去的。」

陸小鳳道：「這件事更重要，你只要告訴我公館在什麼地方，我自己就能找到。」

桿兒趙又遲疑了很久：「好，就這麼辦，我叫趕車的小宋送您到捲簾子胡同去，十三姨的公館，就在胡同裡左面最後一家。」

坐在車上，陸小鳳的心又亂了，傷腦筋的問題己好像越來越多，是誰暗算了孫老爺？為的又是什麼？西門吹雪的行蹤，為什麼要如此隱秘？

胡同就是巷子，捲簾子胡同是條很幽靜的巷子，住的都是大戶人家，高牆裡寂無人聲，風中帶著石榴花的香氣，暮色已深，夜已將臨。

這一天卻還未過去，左面最後一家的門是嚴閉著的，李燕北的三十個公館，家家都是門禁森嚴，門口絕沒有閒雜的人。陸小鳳居然沒有敲門，就直接越牆而入。

他相信李燕北絕不會怪他，他們有這個交情。院子很寬大，種著石榴，養著金魚，暑天搭的天棚已拆了。火爐已搬出來清掃，用不著再過多久，屋子裡就得生火了。

前面的客廳裡燈火輝煌，左面的花廳裡也燃著燈，李燕北正在花廳裡歎息！

他面前的紅木桌上，擺著一疊疊厚厚的帳簿，他的歎息聲很沉重，心事也很重。

但他卻還是聽見了陸小鳳的聲音，他本就是個反應極靈敏的人，陸小鳳也並沒有特別小心留意自己的行動。李燕北推開了花廳的門，他已在門外。

「你知道是我？」

李燕北勉強作出笑臉：「除了你，還有誰敢這麼樣闖進來？」

陸小鳳也笑了笑，眼睛盯在那一疊疊帳簿上，心裡忽然覺得很難受，在京城裡，李燕北已辛苦奮鬥了二十多年，流過血，流過汗。

能在龍蛇混雜的京城裡站住腳，並不是件容易事，可是要倒下去卻很容易。

他為什麼要將自己辛苦一生得來的基業，跟別人作孤注一擲？他這麼樣做是不是值得？

李燕北笑得更勉強，道：「我並不是已準備認輸了，只不過，有備無患，總比臨時跳牆的好，何況──」

何況，只要西門吹雪一敗，他立刻就得走，立刻就得拋下所有的一切，那也絕不是容易拋下的！

陸小鳳明白他的意思，也瞭解他的心情，忽然道：「西門吹雪已到了。」

李燕北眼睛亮起：「你看見了他？」

陸小鳳搖搖頭：「但我卻知道他的劍並沒有生銹，他殺人還是和以前同樣乾淨利落。」

李燕北眼睛的光彩又黯淡下去，轉過身，堆好帳簿，緩緩道：「只不過，殺人的劍法，也並不是必勝的劍法。」

陸小鳳道：「我說過，世上本沒有必勝的劍法，卻也沒有必敗的。」

李燕北沉默著，忽然大笑：「所以我們還是先去喝酒。」他轉過身，拍著陸小鳳的肩，道：「現在下酒的菜想必已備好，我特地替你請的陪客也來了。」

陸小鳳很意外：「還有陪客？是誰？」

李燕北笑得彷彿又有些神秘：「當然是個你絕不會討厭的人！」

桌上已擺好四碟果子、四碟小菜、還有八色案酒──一碟熏魚、一碟熏鴨、一碟水晶蹄膀、一碟小割燒鵝、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驢公、一碟羊角蔥小炒的核桃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還有個剛端上來的火燎羊頭。

陸小鳳眨著眼，笑道：「你想脹死我？」

李燕北又大笑，笑聲中，已有個衣著華麗，風姿綽約的少婦，腰肢款擺，走了進來。陸小鳳看見她，竟似突然發怔。

李燕北笑道：「這個人就是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你豈非早就想看看他了？」

十三姨襝衽而禮，忽然笑道：「我們剛才已見過。」

李燕北也怔住：「你們幾時見過？」

十三姨嫣然道：「剛才我陪歐陽情到前門外去買珠子，歐陽情就把他指給我看過了。」

陸小鳳苦笑，又忍不住問道：「你們請的那位陪客就是她？」

李燕北道：「歐陽情你也認得？」

陸小鳳只有點頭。

李燕北大笑，道：「你當然應該認得，若連那樣的美人都不認得，陸小鳳還算什麼英雄？」

陸小鳳道：「她的人呢？」

十三姨道：「她還在廚房裡，正在替你做一樣她最拿手的點心，酥油泡螺。」

歐陽情居然會替陸小鳳做點心！

陸小鳳又不禁苦笑：「她是不是想毒死我？」

十三姨道：「你認為她想毒死你？」

陸小鳳道：「我得罪過她一次，有些人是一次也不能得罪的，否則她就要恨你一輩子。」

十三姨道：「你認為她就是這種人？」

陸小鳳並沒有否認。十三姨看著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看著他。女人本不該這麼樣看男人的，尤其在自己丈夫面前更不該，陸小鳳都已覺得很不好意思，十三姨卻一點也不在乎。

李燕北忍不住道：「你在看什麼？」

十三姨道：「我在看他究竟是不是個呆子。」

李燕北道：「他絕不是。」

十三姨道：「他看起來的確一點也不像，卻偏偏是個不折不扣的呆子！」

李燕北道：「哦？」

十三姨歎了口氣，道：「人家本來早就要走的，知道他要來，忽然就改變了主意，人家本來從來也不肯下廚房，知道他要來，就在廚房裡忙了一整天，若是有個女人這樣的對你，你懂不懂是什麼意思？」

李燕北道：「我至少懂得她絕不是在恨我。」

十三姨歎道：「連你都懂了，他自己卻偏偏一點也不懂，你說他是不是呆子？」

李燕北笑道：「現在我也覺得有點像了。」

陸小鳳又怔住，這意思他當然也懂，可是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過。

李燕北又道：「其實這也不能怪他的，女人家的心事，男人本來就猜不透的，何況他又是當局者迷。」

十三姨冷冷道：「我也不是在怪他，我只不過替小歐陽在打抱不平而已。」

李燕北大笑，拍著陸小鳳的肩，道：「我若是你，等一會小歐陽出來時，我一定要好好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風中突然傳來了一陣奇異的吹竹聲，竟赫然跟陸小鳳下午在磚窯外聽見的那種吹竹聲完全一樣。

陸小鳳臉色變了，失聲道：「去救歐陽──」四個字沒說完，他的人已穿窗而出，再一閃已遠在十丈外。

吹竹聲是從西南方傳來的，並不太遠，從這座宅院的西牆掠出去，再穿過條窄巷，就是個看來已荒廢了很久的庭園。

## 第三章 捉蛇救佳人

夜，夜色已濃，濃如墨。秋風荒草，白楊枯樹，一輪冰盤般的明月剛升起，斜照著這陰森淒涼的庭園，看不見人，連鬼都看不見。

就算有鬼也看不見。陸小鳳迎著撲面而來的秋風，竟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噤。

每次在兇殺不祥的事發生之前，他總會有種奇異的預感。現在他就有這種預感，沒有燈光，沒有星光，連月光都是陰森森、冷清清的。

枯樹在風月下搖曳，看來就像是一條條鬼影，突然間，黑暗中又響起了一陣吹竹聲。

陸小鳳箭一般竄過去，這次他終於看見了那吹竹的人，人就在前面的枯樹下，陸小鳳的身形卻又突然停了下來，他竟似又怔住。吹竹的人，竟是個只不過十來歲的孩子。

這孩子長得並不高，穿著件破裌襖，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一面在擦鼻涕，一面在發抖，顯得又冷又怕。可是他手上卻赫然拿著個奇形的竹哨。

陸小鳳看著他，慢慢地走過去，這孩子完全沒發覺，東張張，西望望，忽然看見了地上的影子，立刻大叫一聲，拔腿就跑，他當然跑不了。

剛跑了幾步，陸小鳳已一把拉住他，孩子立刻又殺豬般叫了起來。

等他叫完了，陸小鳳才說話：「我不是鬼，是人。」

孩子仰起臉，看了他一眼，雖然已確定他是個人，臉上還是充滿了驚駭恐懼之色，鼻涕又開始不停的往外流：「你──你真的不是鬼？」

陸小鳳道：「鬼沒有影子的，我有影子。」

孩子總算鬆了口氣，撅起嘴道：「那你為什麼要抓我？」

陸小鳳道：「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孩子遲疑著，道：「問過了你就讓我走？」

陸小鳳道：「不但讓你走，而且還給你兩弔錢！」他本來是笑不出的，可是在孩子面前，他一向不願板著臉。

看見他的笑容，這孩子才定心，眨著眼道：「你要問什麼？」

陸小鳳柔聲道：「你叫什麼名字？你的家在哪裡？」

孩子道：「我叫小可憐，我沒有家！」小可憐當然是沒有家的，沒有家的孩子才會叫小可憐。

這孩子看來不但可憐，而且很老實，不會說謊的。

陸小鳳的聲音更溫和，道：「天這麼黑了，你一個人到這裡來怕不怕？」

小可憐挺起胸，道：「我不怕，什麼地方我都敢去。」嘴裡說不怕的人，心裡往往比誰都害怕。

陸小鳳道：「你覺得這地方很好玩？」

小可憐道：「一點也不好玩！」

陸小鳳道：「既然不好玩，你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吹這竹哨子？」

小可憐道：「是個駝背的老頭子叫我來的，他也給我兩弔錢。」

又是個駝背的老頭子，去為西門吹雪和葉孤城買棺材的是他，害死了孫老爺的也是他，他究竟是什麼人？

陸小鳳道：「這哨子也是他給你的？」

小可憐點點頭，道：「這哨子比了店賣的還好玩，聲音又特別響！」

他顯然很喜歡這哨子，情不自禁又拿起來吹了一下。尖銳的哨聲一響起，別的聲音就完全聽不見了。陸小鳳並沒有聽見別的聲音，但卻忽然又有了種奇怪的預感，忍不住要回頭去看看。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他自己也說不出來，就在他回過頭的這一瞬間，他忽然看見有條赤紅的影子，從地上竄了起來，就像是一根箭，速度卻遠比箭更快！

甚至比閃電還快！紅影一閃，忽然間已到了陸小鳳的咽喉，也就在這同一剎那間，陸小鳳的手已伸出，用兩根手指一夾！

他夾住了樣東西，一樣又冷、又黏、又滑的東西，一條赤紅的毒蛇。

毒蛇的紅信已吐出，幾乎已舐到了陸小鳳的喉結上，可是它已不能再動，陸小鳳的兩根手指恰巧捏住了它的七寸。他的出手若是稍稍慢一點，捏的地方若是稍稍錯一點，捏的力量若是稍稍輕一點，那麼他現在就已是個死人！

從出道以來，陸小鳳的確可以說是闖過龍潭，入過虎穴！生死繫於一線間的惡戰，他已不知經過多少，殺人如草的惡漢，他也不知遇到多少個。但他從來也沒有遇見過比此刻更凶險的事。手裡捏著這條冰冷的毒蛇，他整個人都似已冰冷，只覺得胃在收縮，只想吐。

「蛇──這裡有毒蛇！」小可憐已大叫著，遠遠的跑了。

陸小鳳長長吸了一口氣，反手一摔，將毒蛇摔在一塊石頭上，再抬起頭來時，這又可憐、又很老實的孩子竟已不見蹤影。

風吹荒草，枯樹搖曳，陸小鳳站在秋風裡，又深深的呼吸了幾次，心跳才恢復正常，但就在這時，黑暗中又發出了一聲驚呼，呼聲竟赫然是那男孩子發出來的！

小可憐已暈倒在地上，陸小鳳趕過去時，這孩子已被嚇暈了。如此黑夜，如此荒園，這麼大的一個孩子，若是忽然看見了個死人，怎麼會不怕？

死人就在孩子的面前，是個駝背的老頭子，滿頭白髮蒼蒼，卻是被一根鮮紅的緞帶勒死的。訂棺材的是他，害人的也是他，他自己怎麼會也死在別人手裡？是誰勒死了他？為什麼？

緞帶在夜色中看來，還是紅得發亮，紅得就像是鮮血一樣。陸小鳳見過同樣的緞帶，也看見過被這同樣的一條緞帶勒死的人。

公孫大娘短劍上的緞帶，就是這樣子的，羊城的「蛇王」，也就是被這種緞帶勒死的。這次下毒手的人是誰？莫非就是公孫大娘？

公孫大娘的確很可能也已到了京城，九月十五的那一戰，她也不願錯過，那麼這駝背老頭子又是誰呢？他為什麼要害死孫老爺？公孫大娘又為什麼要害死他？

陸小鳳從來也沒聽說過江湖中有這麼樣一個老頭子，他遲疑著，終於蹲下去──這老頭子身上，很可能還帶著些可以證明他身份的東西。

也很可能還藏著一條毒蛇！陸小鳳只覺得自己的指尖在發冷，用兩根手指，掀起了這老頭子的衣襟。沒有蛇，蛇會動的。

陸小鳳的手伸進去，突然又怔住，他眼睛看著的，是一顆白髮蒼蒼的頭顱，一張已老得乾枯了的臉。可是他的手感覺卻不同──這老頭子竟是個女人！

手摸著的，竟是個女人豐滿光滑的軀體，白髮果然是假的，臉上也果然戴著張製作得極精妙的面具。陸小鳳扯下白髮，掀開面具，就看見了一張雖已僵硬蒼白，卻還是非常美麗的臉！

他認得這張臉！這駝背的老頭子，竟赫然就是公孫大娘！

公孫大娘易容術之精妙，陸小鳳當然知道，他相信公孫大娘無論扮成什麼樣的人，這世上都沒有幾個人能看破她。

公孫大娘武功之高，陸小鳳也是知道的，這世上又有誰能活活的勒死她？這兇手的武功豈非更可怕。陸小鳳忍不住又激靈靈打了個寒噤。

他來到京華才一天，這一天中他遇見的怪事實在太多，他想不通公孫大娘為什麼要害死孫老爺，更想不通公孫大娘怎麼會死在這裡。

假如想不通的事太多，就只有不想，假如越想越亂，也不如不想，這一向是陸小鳳的原則。

可是他縱然不想，彷彿還是可以隱隱感覺得到，就在這古老的城市中，某一個陰暗的角落裡，正有個人在用一雙比狐狸還狡猾、比毒蛇還惡毒的眼睛在盯著他，等著要他的命！

無論這人是誰，都必將是他生平未遇的、最可怕的對手。他好像已隱隱感覺到這個人是誰了！

燈光慘淡。慘淡的燈光，照在歐陽情慘白的臉上。她美麗的臉上已完全沒有血色，美麗的眼睛緊閉，牙齒也咬得很緊。

她是不是還能張開眼睛來？是不是還能開口說話？陸小鳳靜靜地站在床頭，看著她，只希望她還能像以前那樣瞪他幾眼，還能像以前那樣罵他幾句。李燕北和十三姨就在他身後，神情也很沉重。

「我們趕到廚房裡去的時候，她已經倒了下去！」

陸小鳳凝視著她的咽喉，她的咽喉並沒有血痕：「她的傷口在哪裡？」

十三姨道：「在手上，左手。」

陸小鳳鬆了口氣，毒蛇竄過來的時候，她想必也像陸小鳳一樣，想用手去抓住。她的反應雖然遠不及陸小鳳快，卻比孫老爺快了些，孫老爺的酒喝得太多。

李燕北道：「幸好你叫我們去救她，所以我們去得總算還不太晚。」

發現歐陽情的傷口後，他立刻封住了她左臂的穴道，阻止了毒性的蔓延。

李燕北又道：「所以真正救回她這條命的並不是我，是你！」

十三姨道：「只不過我還是一直不明白，你怎麼知道她會被人暗算的？」

陸小鳳道：「其實我也不能確定。」

十三姨道：「但你卻救了她一命。」

陸小鳳苦笑，道：「有很多事我都是糊里糊塗就做出來的，你們若要問我是怎麼做出來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十三姨道：「你雖然不知道，卻做了出來，有很多人就算知道，也做不出。」

李燕北道：「所以陸小鳳永遠都不愧是陸小鳳，世上也只有這麼樣一個陸小鳳。」

十三姨輕輕歎了口氣，道：「這也難怪她為什麼會對你情深一往了。」

歐陽情真的對他情深一往？

十三姨又道：「她左手雖然被毒蛇咬了一口，人雖然已倒了下去，可是她的右手裡，卻還是緊緊拿著那碟酥油泡螺，死也不放，因為那是她替你做的，因為──」她沒有再說下去，她說的已夠多。就只這麼樣一件事，已足夠表現出歐陽情對他的情感。

陸小鳳看看歐陽情的臉，心裡忽然湧起一種誰也無法解釋的感情，他絕不能再讓歐陽情死，絕不能！薛冰的死，已帶給他終生都無法彌補的遺憾。

李燕北已等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問道：「你已找到了那吹竹弄蛇的人？」

陸小鳳點點頭。

李燕北道：「是誰？」

陸小鳳道：「是個孩子。」

李燕北也吃了一驚，但立刻就問：「暗中是不是還另有主使的人？」他的確不愧是老江湖，對一件事的看法，他總是能看得比別人深，也比別人准。

陸小鳳道：「據那孩子說，叫他做這件事的，是個駝背的老人！」

李燕北道：「你也找到了那駝背老頭子？」

陸小鳳道：「這世上也許根本就沒有那麼樣一個駝背老人，我找著的一個是公孫大娘改扮的！」

李燕北道：「公孫大娘是什麼人？」

陸小鳳道：「公孫大娘是歐陽情的大姐，也是我的朋友。」

李燕北怔住。

十三姨卻不禁冷笑，道：「她總算有個好姐姐，你也總算有個好朋友。」

陸小鳳沉思著，緩緩道：「公孫大娘本來就是她的好姐姐，我的好朋友。」

十三姨道：「直到現在，你還是這麼樣想？」

陸小鳳承認：「因為我相信真正的兇手，絕不是公孫大娘！」

十三姨道：「不是她是誰？」

陸小鳳握緊雙拳，道：「是個比霍休還狡猾老辣，比金九齡還陰沉惡毒的人，他的武功，也許比我所見過的所有人都高。」

霍休和金九齡都曾經被他當作最可怕的對手，都幾乎已將他置於死地。他經歷了無數凶險，花費了無數心血，再加上三分運氣，才總算將他們兩人的真面目揭開。可是現在這個人卻更可怕！

李燕北道：「你怎麼知道公孫大娘不是真兇？」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

十三姨道：「可是你能感覺得到？」

陸小鳳承認。

十三姨道：「你又是糊里糊塗就感覺到的？」

陸小鳳也承認。

十三姨歎道：「看來你真是個怪人，無論誰找到你這種人做對手，只怕都要倒楣的！」

陸小鳳苦笑道：「但這次要倒楣的人卻很可能是我！」

李燕北道：「現在公孫大娘呢？」

陸小鳳道：「死了！」

十三姨道：「那孩子？──」

陸小鳳道：「還暈倒在那裡！」

十三姨道：「你沒有救他回來？」

陸小鳳道：「我留他在那裡，就是救了他！」十三姨不懂。

李燕北卻道：「你認為那孩子也是幫兇？」

陸小鳳道：「一個十來歲的孩子，絕不敢在黑夜裡到那種地方去的，而且那竹哨製作奇特，若不是練過內功的人，根本吹不響。」他笑了笑：「何況，他根本就沒有真的暈過去！」

李燕北道：「你為什麼不帶他回來，問問他的口供？」

陸小鳳道：「他不會說的，我也不能對一個孩子逼問口供。」

李燕北道：「你至少可以暗中盯住他，也說不定就可以從他身上，追出那個真兇來。」

陸小鳳歎道：「我若去盯他，這孩子就死定了。」

李燕北道：「你怕那真兇殺他滅口？」

陸小鳳道：「嗯！」

李燕北歎道：「我的心腸已不能算太硬，想不到你的心卻比我還軟。」

陸小鳳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以前也有人說過我的脾氣雖然像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心腸卻軟得像豆腐。」

十三姨歎道：「非但像豆腐，簡直就像酥油泡螺！」她忽然又笑了笑，道：「那碟酥油泡螺還在外面，既然是她特別為你做的，你至少總得吃一個。」

陸小鳳道：「我回來再吃。」

李燕北道：「你要出去？到哪裡去？」

陸小鳳道：「去找一個人。」

李燕北道：「找誰？」

陸小鳳道：「葉孤城。」李燕北又怔住。

陸小鳳道：「他既然能解唐家暗器的毒，既然能救自己，想必也能救歐陽情。」

歐陽情慘白的臉上已泛起一種可怕的死灰色，左臉已浮腫，李燕北點穴的手法，顯然並不高明，並沒有能完全阻止毒性的蔓延。

十三姨皺眉道：「像葉孤城那種脾氣的人，肯出手救別人？」

陸小鳳道：「他就算不肯，我也要去，就算要我跪下來求他，我也得求他來。」

他凝視著歐陽情的臉，一字字道：「不管怎麼樣，我都要想法子讓她活下去！」

夜更深，連生意最好、收市最晚的春明居茶館，客人都已漸漸少了，眼看著已經到了快打烊的時候。陸小鳳卻還是坐在那裡，看著面前一壺新沏好的香片發怔。

他已走過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家客棧，卻連葉孤城的影子都找不到，以葉孤城那麼樣的排場，那樣的聲名，本該是個很好找的人，無論他住在什麼地方，都一定會很引人注意。

可是他自從今天中午在春華樓露過那次面後，竟也像西門吹雪一樣，忽然就在這城中消失了，連一點有關他的消息都聽不到。

陸小鳳也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葉孤城本沒有理由躲起來的，連那被他刺穿雙肩，勢必已將終生殘廢的唐天容都沒有躲起來。

唐天容的落腳處，是在鼓樓東大街的一家規模很大的「全福客棧」裡。據說已找過很多專治跌打外傷的名醫。他還沒有離開京城，並不是因為他的傷，而是因為唐家的高手，已傾巢而出，晝夜兼程趕到京城來，為他們兄弟復仇。這當然也必將是件轟動武林的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嚴人英雖沒有找到西門吹雪，卻找到了幾個極厲害的幫手。據說其中不但有西藏密宗的喇嘛，還有在「聖母之水」峰苦練多年的兩位神秘劍客，也不知為了什麼，居然都願意為嚴人英出力。

這兩件事對西門吹雪和葉孤城都同樣不利，第一批人要找的是葉孤城，第二批人要找的是西門吹雪，所以無論他們是誰勝誰負，只要還活著，就絕不會有好日子過。

陸小鳳打聽到的消息並不少，卻偏偏沒有一樣是他想打聽的，甚至連木道人和古松居士，他都已找不到。

茶客更疏了，茶博士手裡提著的大水壺已放下，不停的用眼角來瞟陸小鳳，顯然是在催促他快點走。陸小鳳只有裝作看不見，因為他實在也已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不找到葉孤城，他怎麼能回去面對歐陽情？

新沏的茶已涼，夜更涼。

陸小鳳歎了口氣，端起茶碗，一口茶還沒有喝到嘴──突然間，寒光一閃，「叮」的一響，茶碗已打得粉碎。

寒光落下，竟是一枚三寸六分長的三稜透骨鏢。門口掛著燈籠，一個穿著青布袈裟，芒鞋白襪的和尚，正在對著他冷笑，方外的武林高手，幾乎沒有人用這種飛鏢的。

可是這和尚發鏢的手法卻又快又準，無疑已可算是此道的一流高手。陸小鳳既不認得他，也想不通他為什麼突然出手暗算，最奇怪的是，他一擊不中，居然還留在外面不走。

陸小鳳笑了，他非但沒有追去，反而看著這和尚笑了笑。現在的麻煩已夠多，他已不想再惹別的麻煩，誰知這和尚還是不放鬆，一揮手，又是兩枚飛鏢發出，鏢尾繫著的鏢衣在風中獵獵作響，發鏢的力量顯然很強勁。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他已看出這和尚找定了他的麻煩，他想不出去，也不行了。

飛鏢還未打到，他的人忽然間已到了門外。誰知這和尚看見他出來，立刻拔腿就跑，等到他不想再追時，這和尚又在前面招手。

奇怪的事，真是越來越多，所有的怪事好像全被陸小鳳一個人遇上了。

他不想再追下去，卻又偏偏不能不追，追出了兩條街，和尚突然在一條暗巷中停下，冷笑道：「陸小鳳，你敢不敢過來？」

陸小鳳當然敢，世上他不敢做的事還很少，他雖然明知自己一走入暗巷，這和尚就隨時都可以出手，暗巷中很可能還有他看不見的陷阱和埋伏，這和尚也很可能還有他不知道的絕技殺手。

但他還是走了進去。誰知他一走進去，這和尚竟忽然向他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

陸小鳳又怔住。

和尚卻在看著他微笑，道：「你不認得我？」

陸小鳳搖搖頭，他從來也沒見過這和尚。

和尚道：「這三稜透骨鏢你也不認得？」

陸小鳳眼睛亮了：「你是關中『飛鏢』勝家的人？」

和尚道：「在下勝通。」

這名字陸小鳳也不熟，飛鏢勝家並不是江湖中顯赫的名門大族。

勝通已接著道：「在下是來還債的！」

陸小鳳更意外，道：「還債？」

勝通道：「勝家滿門上下，都欠了陸大俠一筆重債！」

陸小鳳道：「你一定弄錯了，我從不欠人，也沒人欠我！」

勝通道：「在下沒有錯。」他說得很堅決，神情也很嚴肅：「六年前，本門上下，全都敗在霍天青手裡，滿門都被逐出關中，從此父母離散，兄弟飄零，在下也被迫入了空門，雖然有雪恥之心，怎奈霍天青武功高強，在下也自知復仇無望！」

陸小鳳道：「你以為我殺了霍天青，替你們出了氣，所以要來報恩？」

勝通道：「正是。」

陸小鳳只有苦笑，霍天青並不是死在他手上的，獨孤一鶴和蕭少英也不是，但別人卻偏偏都將這筆帳算在他身上，有仇的來復仇，有恩的來報恩。江湖中的恩怨是非，難道竟是真的如此難以分清？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霍天青並不是──」

勝通彷彿根本不願聽他解釋，搶著道：「無論如何，若非陸大俠仗義出頭，霍天青今日想必還在珠光寶氣閣耀武揚威，又怎會落到那樣的下場！」

他這樣說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陸小鳳只有苦笑：「就算你欠了我的債，剛才你也已還了。」

勝通道：「叩頭只不過表示尊敬，又怎能算是報恩？」

陸小鳳道：「不算？」

勝通道：「絕不能算！」

陸小鳳道：「要怎樣才能算？」

勝通忽然從懷裡拿出個包紮很仔細的布包，雙手奉上：「這就是在下特地要送來給陸大俠的！」

陸小鳳只有接過來，他忽然發覺被人強迫接受「報恩」，那滋味也並不比被人強迫接受「報仇」好多少。以前他從來也沒有想到這一點，更令他想不到的是，這油布包裡包著的，竟是一條上面染著斑斑血跡，還帶著黃膿的白布帶，一打開包袱，就有股無法形容的惡臭散發出來。

陸小鳳連笑都笑不出了：「你特地來送給我的，就是這條布帶？」

勝通道：「正是。」

陸小鳳道：「你送這東西給我，為的就是報恩？」

勝通道：「不錯。」

陸小鳳看著布帶上的膿血，實在覺得有點哭笑不得。這和尚打了他三鏢，又送了這麼樣一條臭布帶給他，還說是來報恩的。這麼樣報恩的法子，倒也少見得很。

──幸好他還是來報恩的，若是來報仇，那該怎麼辦呢？

陸小鳳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趕快把這和尚弄走：「現在你總算已報過了恩吧！」

勝通居然沒有否認，沉吟著又道：「這條布帶在平時看來，也許不值一文，但在此時此刻，卻價值連城。」

隨便要什麼人來，隨便怎麼看，也看不出這布帶是件價值連城的寶物，可是這和尚卻偏偏說得很嚴肅，看來居然並不像在開玩笑。

陸小鳳也不禁起了好奇心：「這布帶難道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勝通道：「只有一點。」

陸小鳳道：「哪一點？」

勝通神情更慎重，壓低了聲音，道：「這布帶是從葉孤城身上解下來的！」

陸小鳳的眼睛立刻亮了，這又臭又髒的一條布帶，在他眼中看來，竟真是已比黃金玉帶更珍貴。

勝通道：「在下為了避仇，也為了無顏見人，所以特地選了個香火冷落的小廟出家，老和尚死了後，在下就是那裡唯一的住持！」

陸小鳳道：「葉孤城也在那裡？」

勝通道：「他是今天正午後來借宿的，廟裡的僧房本只有兩間，老和尚死了後，那僧房就從來也沒有人住過，更沒有香客借宿，今天居然會有人來，在下已覺得很意外。」

陸小鳳道：「他是一個人去的？」

勝通點點頭，道：「他來的時候，在下本沒有想到他就是名動天下的白雲城主！」

陸小鳳道：「後來你是怎麼知道的？」

勝通道：「他來了之後，就將自己關在房裡，每隔半個時辰，就要我送盆清水進去──」

他本來也是江湖中人，看見這種行跡可疑的人，當然會特別留意。

「除了清水外，他還要我特地去買了一匹白布，又將這油布包交給我，叫我埋在地下。」

葉孤城當然絕不會想到這香火冷落的破廟住持，昔年也是個老江湖，所以對他並沒有戒心。

「我入城買布時，才聽到葉孤城在張家口被唐門暗器所傷，卻在春華樓上重創了唐天容的事。所以就將這位白雲城主的裝束容貌，都仔細地打聽了出來。兩下一印證，我才知道到廟裡來借宿的那位奇怪客人，就是現在已震動了京華的白雲城主。」

陸小鳳長長吐出口氣，現在他總算已想通了兩件本來想不通的事。

──既不愛賞花，也不近女色的葉孤城，要美女在前面以鮮花鋪路，只不過是為了掩飾自己身上傷口發出的膿血惡臭。

──陸小鳳在城裡找不到他，只因為他根本沒有在客棧中落腳，卻投入了荒郊中的一個破廟裡。

──他當然不能讓別人知道他的傷非但沒有好，而且已更惡化。

──雄獅負傷後，也一定會獨自藏在深山裡，否則只怕連野狗都要去咬它一口。

陸小鳳的心已沉了下去，他本來還期望能救治歐陽情的傷毒，現在才知道葉孤城自身已難保，又怎麼能救得了別人？

勝通道：「剛才我入城時，城裡十個人中，至少有八個人都認為葉孤城已必勝無疑，打賭的盤口甚至已到了以七博一，賭葉孤城勝。」

春華樓的那一著「天外飛仙」，想必已震撼了九城。

勝通又道：「現在若有人知道這消息，看看這布帶，只怕──」他沒有說下去。

現在若有人知道這消息，京城中會變成什麼情況，他非但說不出，簡直連想都無法想像。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你說的不錯，這布帶的確可以算是價值連城的寶物，我實在受之有愧！」

「受之有愧」的意思，通常也就是「卻之不恭」。

勝通終於展顏而笑，道：「在下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卻也和陸大俠一樣，從不願欠人的債，只要陸大俠肯接下這點心意，在下也就心安了。」

陸小鳳沉吟著，忽又問道：「你的廟在哪裡？」

勝通道：「陸大俠莫非還想當面去見那位白雲城主？」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並不是不相信你，但卻實在想去看看他。」他笑容中帶著種兔死狐悲的傷感和寂寞，慢慢地接著道：「我和他雖然只匆匆見過兩次面，卻始終將他當做我的朋友──」

他知道葉孤城現在一定很需要朋友，也知道葉孤城的朋友並不多。此時此刻，一個真正的朋友對葉孤城來說，也許比解藥更難求。

屋子裡潮濕而陰暗，地方並不十分窄小，卻只有一床、一桌、一凳，故而更顯得四壁蕭然，空洞寂寞，也襯得那一盞孤燈更昏黃黯淡。壁上的積塵未除，屋面上結著蛛網，孤燈旁殘破的經卷，也已有許久未曾翻閱。

──以前住在這裡的老僧，過的又是種多麼淒涼寂寞的歲月？在他說來，死，豈非正是種解脫？

葉孤城斜臥在冷而硬的木板床上，雖然早已覺得很疲倦，卻輾轉反側，無法成眠。

他本來久已習慣寂寞。一個像他這樣的劍士，本就注定了要與人世隔絕的，正像是個苦行的僧人一樣，塵世間的一切歡樂，他都無緣享受。

因為「道」，是一定要在寂寞和困苦中才能解悟的，劍道也是一樣，沒有家，沒有朋友，沒有妻子，沒有兒女，什麼親人都沒有。

在他的一生中，寂寞本就是他唯一的伴侶。但他卻還是無法忍受這種比寂寞還更可怕的淒涼和冷落。因為他以前過的日子雖孤獨，卻充滿了尊榮和光彩。而現在──

風從窗外吹進來，殘破的窗戶響聲如落葉，屋子裡還是帶著種連風都吹不散的惡臭。他知道他的傷口已完全潰爛，就像是一塊生了蛆的臭肉一樣。

他本來是個孤高而尊貴的人，現在卻像是條受傷的野狗般躲在這黑洞裡，這種折磨和痛苦，本是他死也不願忍受的，可是他一定要忍受。因為他一定要活到九月十五。

秋聲寂寂，秋風蕭索，這漫漫的長夜，卻叫他如何度過？

假如現在有個親人，有個朋友陪著他，那情況也許會好得多，怎奈他偏偏命中注定了是個孤獨的人，從不願接受別人的友情，也從不將感情付給別人，他忽然發覺這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想到自己也需要個朋友。

他又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每日晨昏，從無間斷的苦練，想起了他的對手在他劍下流出來的鮮血，也想起了那碧海青天，那黃金般燦爛的陽光，白玉般美麗的浮雲──

他想死，又不想死。一個人的生命中，為什麼總是要有這麼多無可奈何的矛盾？

傷口又開始在流膿，在發臭了，他想掙扎起來，再用清水洗一遍，換一塊包紮的布。

雖然他知道這麼樣做，對他的傷勢並沒有幫助，甚至無異是在飲鴆止渴。但他只能這麼樣做。

──好厲害的暗器，好可怕的毒。

他終於坐起來，剛下了床，突聽窗外有風聲掠過──那絕不是自然的風聲。

劍就在桌上。他一反手，已握住了劍柄，他的反應還是很快，動作也依舊靈敏。

「用不著拔劍。」窗外有人在微笑著道：「若是有酒，倒不妨斟一杯。」

葉孤城握劍的手緩緩放鬆，他已聽出了這個人的聲音：「陸小鳳？」

當然是陸小鳳，葉孤城勉強站起來，站直，掩起了衣襟，斂起了愁容，大步走過去，拉開門。

陸小鳳正在微笑，看著他，道：「你想不到我會來？」

葉孤城默然轉身在那張唯一的凳子上坐下來，才緩緩說道：「你本不該來的，這裡沒有酒！」

陸小鳳微笑道：「但這裡卻有朋友。」

朋友！這兩個字就像是酒，一滿杯熱酒，流入了葉孤城的咽喉，流進胸膛。他忽然覺得胸中的血已熱，卻還是板著臉，冷冷的說道：「這裡也沒有朋友，只有一個殺人的劍手。」

「殺人的劍手也可以有朋友。」唯一的椅子雖然已被佔據，陸小鳳卻也沒有站著。他移開了那盞燈，也移開了燈邊的黃經和鐵劍，在桌上坐了下來：「你若沒有將我當朋友，又怎麼會將你的劍留在桌上？」

葉孤城閉上嘴，凝視著他，臉上的寒霜似已漸漸在融化。一個人到了山窮水盡時，忽然發覺自己還有個朋友，這種感覺絕不是任何事所能代替的，甚至連愛情都不能。

葉孤城沉默了很久，緩緩道：「你以前好像並沒有跟我交朋友？」

陸小鳳道：「因為以前你是名動天下不可一世的白雲城主！」

葉孤城的嘴角又僵硬：「現在呢？」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在決戰之前，你本不該和唐天儀那種人交手的，你應該知道唐門的暗器確實無藥可解。」

葉孤城的臉色變了：「你已知道多少？」

陸小鳳道：「也許我已知道得太多！」

葉孤城又閉上嘴，沉默了許久，才緩緩道：「我本來的確不願跟他交手的！」

陸小鳳道：「可是你──」

葉孤城打斷了他的話，道：「可是他卻找上了我，一定要逼我拔劍，他說我──說我乘他不在時調戲了他的妻子。」

陸小鳳道：「你當然沒有。」

葉孤城冷笑。

陸小鳳道：「既然沒有，為什麼不解釋？」

葉孤城道：「你若是我，你會不會解釋？」

陸小鳳在歎息，他承認自己若是遇上這種事，也一定不會解釋的，因為這種事根本不值得解釋，也一定無法解釋：「所以你只有拔劍。」

葉孤城道：「我只有拔劍！」

陸小鳳道：「但我卻還是不懂，以你的劍法，唐天儀本不該有出手傷你的機會。」

葉孤城冷冷道：「他本來就沒有。」

陸小鳳道：「但你卻受了傷。」

葉孤城的手握緊，過了很久，才恨恨道：「這件事我本不願說的，他能有出手的機會，只因我在拔劍時，突然聽見了一陣很奇怪的吹竹聲。」

陸小鳳臉色也變了：「於是你立刻發現有條毒蛇？──」

葉孤城霍然長身而起：「你怎麼知道？」

陸小鳳也握緊雙拳，道：「就在今天一日之中，我已有兩個朋友死在那種毒蛇吻下，還有一個倒在床上，生死不明。」

葉孤城的瞳孔在收縮，慢慢地坐下，兩個人心裡都已明白，這件事根本是有人在暗中陷害的。

這究竟是誰的陰謀？為的是什麼？

陸小鳳沉吟著，緩緩道：「你重傷之後，最有好處之人，本該是西門吹雪。」

葉孤城點點頭。

陸小鳳道：「但害你的人，卻絕不是西門吹雪！」

葉孤城道：「我知道，我相信他絕不是這種無恥的小人！」

陸小鳳道：「你真的相信？」

葉孤城道：「像這種卑鄙無恥的人，絕對練不成那種孤高絕世的劍法。」

陸小鳳長長吐了口氣，道：「想不到你居然也是西門吹雪的知己。」

葉孤城注視著桌上的劍，緩緩道：「我瞭解的並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劍。」

陸小鳳卻在凝視著他：「也許你們本來也正是同樣的人。」

葉孤城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兩柄孤高絕世的劍，兩個孤高絕世的人，又怎能不惺惺相惜？

陸小鳳歎道：「看來這世上不但有肝膽相照的朋友，也有肝膽相照的仇敵。」

當然有的，只不過後者遠比前者更難得而已。

葉孤城忽然又道：「據說已有很多人在我身上投下重注，賭我勝！」

陸小鳳苦笑道：「現在賭你勝的盤口是七比一。」

葉孤城目中帶著深思之色，道：「其中當然也有人賭西門吹雪勝的？」

陸小鳳道：「不錯。」

葉孤城道：「我若敗了，這些人豈非就可以坐收暴利？」

陸小鳳道：「你認為陷害你的人，就是賭西門吹雪勝的人？」

葉孤城道：「你認為不是？」

陸小鳳也閉上了嘴。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心裡卻知道絕不是，因為這個人不但陷害了葉孤城，也同樣害了孫老爺、公孫大娘和歐陽情。他一定還有更可怕的陰謀、更大的目的，絕不止要贏得這筆賭注而已。

葉孤城又站起來，推開窗戶，看著窗外的明月，喃喃道：「現在已可算是九月十四了。」

陸小鳳道：「難道你還要如期應戰？」

葉孤城冷冷道：「你看我像是個食言悔約的人？」

陸小鳳道：「可是你的傷──」

葉孤城又笑了笑，笑得很淒涼：「傷是無救的，人也已必死，既然要死，能死在西門吹雪劍下，豈非也是一大快事？」

陸小鳳道：「你──你們可以改期再戰。」

葉孤城斷然道：「不能改！」

陸小鳳道：「為什麼？」

葉孤城道：「我這一生中，說出來的任何話，都從未更改過一次。」

陸小鳳道：「莫忘記你們改過一次！」

葉孤城道：「那有特別的原因！」

陸小鳳道：「什麼原因？」

葉孤城沉下臉，道：「你不必知道！」

陸小鳳道：「我一定要知道！」

葉孤城冷笑。

陸小鳳道：「因為我不但是西門吹雪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我有權知道。」

葉孤城慢慢地掩起窗子，又推開，窗外月明依舊。他一直都沒有回頭，彷彿不願讓陸小鳳看到他臉上的表情，又過了很久，忽然道：「你知不知道他已有孩子了？」

陸小鳳跳了起來，失聲道：「你說什麼？」

葉孤城並沒有再說一遍，他知道陸小鳳聽得很清楚。

陸小鳳當然已聽清楚，但卻實在不能相信：「你是說西門吹雪已有了孩子？」

葉孤城點點頭。陸小鳳再問：「是孫秀青有了身孕？」

葉孤城又點點頭，陸小鳳怔住，一個男人，在生死的決戰前，若是知道他深愛的女人腹中有了他的孩子，他應該怎麼辦？

陸小鳳終於明白：「原來是他去求你改期的，因為他一定要先將孫秀青以後的生活安排好，他並沒有勝你的把握。」

葉孤城道：「他是個負責任的男人，也知道自己的仇人太多。」

陸小鳳道：「他若死在你手裡，他的仇家當然絕不會讓他的女人和孩子再活下去。」

葉孤城道：「他活著時從不願求人，就算死了，也絕不願求人保護他的妻子。」

陸小鳳道：「所以他要你再給他一個月的寬限，讓他能安排好自己的後事。」

葉孤城道：「你若是我，你答不答應？」

陸小鳳長長歎息，現在他終於明白，西門吹雪為什麼會突然失蹤。他當然要找個絕對秘密的地方，將他的妻子安頓下來，讓她能平平安安的生下他自己的孩子，這地方他當然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葉孤城仰視著天上的明月，月已圓：「月圓之夜，紫金之巔──」

陸小鳳忍不住又問道：「月圓之夜，還是改在月圓之夜，紫金之巔又改在哪裡？」

葉孤城又沉吟了很久，才緩緩道：「改在紫禁之巔。」

陸小鳳聳然動容，道：「紫禁之巔？紫禁城？」

葉孤城道：「不錯。」

陸小鳳臉色變了：「你們要在紫禁城裡太和殿的屋脊上決戰？」

太和殿就是金鑾殿，也就是紫禁城裡最高的一座大殿。紫禁之巔，當然也就在太和殿上。殿高數十丈，屋脊上鋪著的是滑不留足的琉璃瓦，要上去已難如登天，何況那裡又正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賀之處，禁衛之森嚴，天下絕沒有任何別的地方能比得上。這兩人偏偏選了這種地方做他們的決戰處。

陸小鳳忍不住長長歎了口氣，苦笑道：「你們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些。」

葉孤城淡淡道：「你若害怕，本就不必去。」

陸小鳳恍然道：「你們選了這地方，為的就是不願別人去觀戰？」

葉孤城道：「這一戰至少不是為了要給別人看的！」

陸小鳳又忍不住要問：「這一戰究竟是為了什麼？」

葉孤城道：「就因為他是西門吹雪，我是葉孤城！」

這並不能算是真正的答覆，卻已足夠說明一切。西門吹雪和葉孤城命中注定了就要一較高下的，已不必再有別的理由。兩個孤高絕世的劍客，就像是兩顆流星，若是相遇了，就一定要撞擊出驚天動地的火花。這火花雖然在一瞬間就將消失，卻已足照耀千古！

月明星稀，夜更深，葉孤城緩緩道：「你想知道的事，現在全都知道，你為什麼還不走？」

陸小鳳卻還不肯走：「除了我之外，還有沒有別人知道你們的決戰處？」

葉孤城冷冷道：「我沒有告訴過別人，我沒有別的朋友。」他的聲音雖冷，這句話卻是火熱的。他畢竟已承認陸小鳳是朋友，唯一的朋友。

## 第四章 同是有心人

九月十四，凌晨，李燕北從他三十個公館中的第十個公館裡走出來，沿著晨霧迷漫的街道大步而行。他步子雖然還是跨得很大，卻彷彿已顯得很沉重，他的腰雖然還是挺得筆直，但眼中卻已有疲倦之色，昨夜他根本沒有睡過。

十一年來，每當他在晨曦初露，沿著這同樣的路線散步時，後面總有一大群人跟著。但今天卻沒有，連一個人都沒有。

太陽尚未升起，木葉上凝著秋霜，今天比昨天更冷，說不定隨時都可能有雪花飄落。

北國的冬天，總是來得特別早的，尤其是李燕北，對他來說，冬天早已來了，已到了他心裡。

晨霧迷漫，對面也有個人沿著路邊，大步走過來，李燕北還沒有看清他的臉，已看到了一雙發亮的眼睛：「陸小鳳？」

「是我。」陸小鳳已在一株枯樹下停住腳，等著他：「有人若是每天早上都能到外面來走走，一定能活得比較長的。」他在笑，笑容卻並不開朗。

李燕北道：「你已在外面走了很久？」

陸小鳳道：「好像已有半個時辰了！

李燕北道：「為什麼不進去？」

陸小鳳又笑了笑，笑得更勉強：「我怕！」

李燕北吃驚的看著他：「你怕？你也有害怕的時候？」

陸小鳳道：「我有，而且時常都有。」

李燕北道：「你怕什麼？」他不等陸小鳳回答，已接下去道：「你不敢去見歐陽情？」

陸小鳳默然點頭。

李燕北拍了拍他的肩：「她還活著，她中的毒好像並沒有外表看來那麼嚴重！」

陸小鳳長長吐了口氣，忽然問道：「今天只有你一個人？」

李燕北點點頭，眼神顯得更疲倦，緩緩道：「今天別人都有他們自己的事要做！」

陸小鳳道：「那麼你也不該出來的！」

李燕北笑了笑，笑容也並不開朗。

陸小鳳道：「經過了昨天的事，你今天本該小心些。」

李燕北沉默著，和陸小鳳並肩而行，走了一段路，忽然道：「這十一年來，我每天早上，都要在這地區裡走一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無論颳風下雨，我都沒有間斷過！」

這地區是屬於他的，他走在這些古老而寬闊的街道上，心裡總是充滿了驕傲和滿足，就正如大將在校閱自己的士卒，帝王在巡視自己的國土一樣。

陸小鳳瞭解他這種感覺：「我若是你，我很可能也會每天這麼樣走一趟！」

李燕北道：「你一定會的！」

陸小鳳道：「只不過我今天還是會破例一次！」

李燕北道：「你絕不會。」

陸小鳳道：「可是今天──」

李燕北道：「尤其是今天，更不能例外。」

陸小鳳道：「為什麼？」

李燕北遲疑著，目光沿著街道兩旁古老精雅的店舖一家家看過去，眼睛裡彷彿充滿了悲傷和留戀，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因為今天已是我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陸小鳳吃驚的看著他：「為什麼會是最後一次？」

李燕北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你有沒有看見過我的兒子？」

陸小鳳搖搖頭，他沒有看見過，他也不懂李燕北為什麼忽然問起這件事。

「我有十九個兒子，最小的才兩歲。」李燕北慢慢地接著道：「他們都是我親生的，都是我血中的血，肉中的肉。」

陸小鳳在聽著，等著他說下去。

李燕北道：「我今年已五十，外表看來雖然還很強壯，其實卻已是個老人。」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道：「你並不老，有人說，男人到了五十以後，人生才真正開始。」

「可是我已輸不起。」李燕北也想勉強笑一笑，卻笑不出：「因為我不能看著我的孩子們挨餓受苦。」

陸小鳳終於完全明白他的意思：「難道你已將這地盤賣給了別人？」

李燕北垂下頭，黯然道：「我本來也不想這麼樣做的，可是他們給我的條件實在太優厚。」

陸小鳳道：「什麼條件？」

李燕北道：「他們不但願意承認我跟杜桐軒的賭注，願意為我解決這件事，而且還保證將我全家大小全都平安送到江南去。」

他總算笑了笑，笑得卻很淒涼：「我知道江南是個好地方，每到了春天，鶯飛草長，桃紅柳綠，孩子們若能在那裡長大，以後絕不會長得像我這種老粗。」

陸小鳳看著他，忍不住長長歎了口氣，道：「你的確是個老粗。」

李燕北苦笑道：「你自己沒有孩子，你也許不會懂得一個人做了父親後的心情。」

陸小鳳道：「我懂。」

李燕北道：「你既然懂，就應該知道我為什麼會做這種事。」

陸小鳳道：「我知道。」

李燕北道：「這一戰西門吹雪若是敗了，我就立刻會變得無路可走。」

陸小鳳也知道，無論誰帶著十九個兒子時，他能走的路就實在不多。

李燕北道：「昨天我見過葉孤城後；就知道我已根本沒有戰勝的機會。」

陸小鳳道：「不是你沒有，是西門吹雪。」

李燕北道：「可是他若輸了，我就會比他輸得更慘。」

陸小鳳道：「我明白。」

李燕北道：「那麼你就不該怪我。」

「我並沒有怪你。」陸小鳳道：「我只不過替你覺得可惜而已。」

「可惜？有什麼可惜？」

陸小鳳也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卻反問道：「你將這地盤讓給了誰？」

李燕北道：「讓給了顧青楓。」

陸小鳳道：「顧青楓是什麼人？」

李燕北道：「是個道士。」

陸小鳳愕然道：「道士？」

李燕北道：「道士也有很多種。」

陸小鳳道：「他是哪一種？」

李燕北道：「是既有錢，又有勢的那一種。」他又解釋著道：「道教有南北兩宗，南宗的宗師是龍虎山的張真人，北宗的宗師是白雲觀主。」

陸小鳳道：「他就是白雲觀主？」

李燕北點點頭，道：「白雲觀就在城外，當朝的名公巨卿，有很多都是白雲觀主的常客，甚至還有些已拜在他門下。」

陸小鳳冷笑道：「所以他表面雖然是個道士，其實卻無異是這裡的土豪惡霸？」

李燕北苦笑道：「他若不是這麼樣的人，又怎麼會要我將地盤讓給他？」

陸小鳳道：「這件事是不是已無法挽回？」

李燕北道：「我已接受了他的條件，也已將我名下的產業全都過戶給他。」

陸小鳳道：「你的門人子弟，難道也全都由他收買了過去？」

李燕北道：「真正控制這地區的，並不是我，而是我的幫會。」

陸小鳳道：「你已不是幫會的幫主？」

李燕北長歎道：「現在這幫會的幫主也已是他，我已將十年前從前任幫主手裡接過來的龍旗令符當著證人之面交給了他。」

陸小鳳道：「證人是誰找來的？」

李燕北道：「雖然是他找來的，但卻也是我一向都很尊敬的江湖前輩。」

陸小鳳道：「是誰？」

李燕北道：「一位是武當的木道人，一位是黃山的古松居士，還有一位是老實和尚。」

陸小鳳怔住。他吃驚的停下腳步，連臉色都似已變了：「難怪我找不到他們，原來我走了之後，他們反而來了。」

李燕北道：「我並沒有在他們面前提起你。」

陸小鳳道：「既然是他們作的見證，這件事的確已沒有挽回的餘地。」

李燕北道：「我本來也沒有想挽回，這本是我自己決定的。」他看著陸小鳳的表情，又道：「但你卻好像還有什麼話要說。」

陸小鳳沉默著，終於慢慢地點了點頭，道：「我的確有件事要警告你。」

李燕北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江南不但是個好地方，也是個美人窩，你到了那裡後，最好老實些。」他笑了笑，接著道：「一個月只有三十天，你若是再娶三十個老婆，不打破頭才怪。」

李燕北也笑了，拍著陸小鳳的肩笑道：「你放心，用不著你說，我也會將那裡的美人全都留下來給你的。」

陸小鳳大笑道：「那麼我一定很快就會去找你，免得你改變了主意。」

他並沒有說出葉孤城的事，他幾次想說，又忍了下去。李燕北是他的朋友。朋友要走了，為什麼不讓他帶著笑走？能夠讓朋友笑的時候，就絕不讓朋友生氣難受──這是陸小鳳的原則。可是他一定要分清誰是仇敵，誰是朋友。

「你準備什麼時候走？」他忽然問。

「也許還得過了明天。」面對著這古老而親切的城市，李燕北目光又不禁露出一種說也說不出的留戀和傷感：「我雖然已是個局外人，但卻還是想知道這一戰的結果。」

陸小鳳慢慢地點了點頭，他也瞭解李燕北此時的心情。

「你走的時候，我也許不會送你，可是你若再來，無論刮多大的風，下多大的雨，我也一定會去接你。」他勉強笑了笑：「我一向不喜歡送行。」離別總是令人傷感的，他雖然輕生死，卻重離別。

「我明白。」李燕北也勉強作出笑臉：「我這一次走，雖然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可是你若到了江南，我也一定會去接你。」

陸小鳳沒有再說什麼，陪著他走了一段路，忽然又問道：「木道人他們，是不是和顧青楓一起走的？」

「是。」

「你想他們會到哪裡去？」

「白雲觀。」李燕北道：「白雲觀的素齋和酒，也一向很有名。」

白雲觀彷彿就在白雲間，金碧輝煌，宏偉壯觀，霧還沒有散盡，遠遠看過去，這道觀的確就像是縹渺在白雲間的一座天上宮闕。鑲著黃銅獸環的黑漆大門已開了，卻看不見人，晨風間隱約傳來一陣陣誦經聲，道人顯然正在早課。

可是大殿裡也沒有人，幾片剛落下的黃葉，在庭院中隨風而舞。

陸小鳳穿過院子，走過香煙繚繞的大殿，從後面的一扇窄門走出去，忽然發現一個青衣黃冠的道人，正站在梧桐樹下，冷冷的看著他。梧桐沒有落葉，後院中的秋色卻更濃。

陸小鳳試探著問：「顧青楓真人在不在？」

道人沒有回答，一雙發亮的眼睛，在白霧中看來，就像是刀鋒般閃著寒光。一陣風吹過，陸小鳳忽然發現他肩後黃穗飄飛，竟背著口烏鞘長劍。

「道長莫非就是顧真人？」

道人還是不開口，臉上也完全沒有表情。

陸小鳳笑了笑，喃喃道：「原來這老道是個聾子，我問錯人了。」

這道人並不是聾子，突然冷笑道：「你沒有問錯人，卻來錯了地方。」

「這裡不是白雲觀？」

「是。」

「白雲觀為什麼來不得？」

道人冷冷道：「別人都能來，只有你來不得。」

陸小鳳忍不住問：「你知道我是誰？」

道人冷笑著，忽然閃過身，梧桐樹的樹皮已被削去了一片，上面赫然用硃砂寫著八個字：「小鳳飛來，死於樹下。」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你果然知道我是誰！」

道人冷冷道：「鳳棲梧桐，這棵梧桐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陸小鳳忽然又問道：「你見過我？」

道人道：「沒有。」

陸小鳳道：「我們有舊恨？」

道人道：「沒有。」

陸小鳳道：「有新仇？」

道人道：「也沒有。」

陸小鳳苦笑道：「我們既然素不相識，又沒有新仇舊恨，你為什麼一定要我的命？」

道人道：「因為你是陸小鳳。」

陸小鳳苦笑道：「這理由好像就已夠了。」

道人道：「足夠了。」他的手一反，長劍已出鞘。

「好劍！」劍光如一泓秋水。道人以指彈劍，劍作龍吟。龍吟聲中，四面忽然又出現了六個裝束和他一樣的黃冠道人。六個人，六柄劍，也都是百煉精鋼鑄成的青鋒長劍。

劍柄的黃穗在風中飄飛，突然同時出手，赫然正是道派北宗，全真派的不傳之秘，北斗七星陣。那臉如枯木的道人，顯然就是發動劍陣的樞紐。

他的劍法精妙流動，雖然還不能和葉孤城、西門吹雪那種絕世無雙的劍客相比，可是劍走輕靈，意在劍先，已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何況這北斗七星陣結構精密，配合無間，七柄劍竟彷彿有七十柄劍的威力，陸小鳳竟似已連還擊的機會都沒有。劍光如網，他就像是一條已落入網裡的大魚，在網中飛騰跳躍，卻還是逃不出網去。

劍網已越收越緊。

陸小鳳忽然歎了口氣，道：「劍是好劍，劍法也是好劍法，只可惜你們這些人錯了。」

沒有人問他「錯在哪裡？」就算有人想問，也已來不及，就在這一瞬間，陸小鳳已突然出手，只見他身子滴溜溜一轉，手掌已托住了那青衣道人的右肘，輕輕一帶。

接著，就是一片金鐵交擊之聲，七柄長劍互相撞擊，火星四濺，陸小鳳的人已游魚般滑了出去，已不再是條被困在網中的魚。

也就在這一瞬間，突聽一聲冷笑，一道寒光長虹般飛來。這一劍的速度和威力，更遠在黃冠道人之上。陸小鳳身子剛脫出劍陣，劍光已到了他咽喉要害前的方寸之間。

森寒的劍氣，已刺入了他的肌膚毛孔。陸小鳳反而笑了，突然伸出兩根手指一夾！

對方還沒有聽見他的笑聲，劍鋒已被他夾住，他的出手竟遠比聲音更快。

劍氣已消失，陸小鳳用兩根手指夾住劍鋒，微笑著，看著面前的人──一個錦衣華服，白面微鬚的中年人，這個人也正在吃驚的看著他。

沒有人相信世上竟真有這麼快的出手，這個人顯然也不信。他自信劍法之高，已不在葉孤城、西門吹雪這些人之下，自信剛才那出手一擊，絕不會落空，現在他才知道自己已想錯了。

就在這時，梧桐樹後的屋簷下，忽然傳出了一個人的大笑聲，道：「我早就說過，葉孤城的『天外飛仙』，陸小鳳的『靈犀一指』，都是絕世無雙的武功，你們如今總該相信了吧？」

另一個人在歎息：「我們總算開了眼界，佩服佩服！」

錦衣華服的中年人忽然也歎了口氣，道：「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

捋鬚大笑的是木道人，微笑歎息著的，想必就是白雲觀主顧青楓。有些人臉上好像永遠都帶著微笑，顧青楓就是這種人，他本來就是個儀容修潔，風采翩翩的人，微笑使得他看來更溫文而親切。

他微笑著走過來，揮袖拂去了梧桐上的硃砂，道：「陸公子現在想必已看出，這只不過是──」

陸小鳳替他說了下去：「只不過是個玩笑。」

顧青楓顯得很驚奇：「你知道？」

陸小鳳點點頭：「因為有很多人都跟我開過這種玩笑。」

顧青楓目中露出歉意：「這玩笑當然並不太好。」

「不太好，也不太壞。」陸小鳳道：「至少每次有人跟我開這種玩笑時，我都會覺得自己運氣不錯。」

「為什麼？」

陸小鳳淡淡道：「我的運氣若不好，這玩笑就不是玩笑了。」

他輕輕放下了手裡夾著的劍鋒，好像生怕劍鋒會割破他的手指一樣：「一個人的咽喉若是被刺了個大洞，至少他自己絕不會認為那是玩笑。」

那錦衣華服的中年人也笑了，笑容中也帶著歉意：「我本來並不想開這種玩笑的，可是他們都向我保證，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一劍刺穿陸小鳳的咽喉，所以我就──」

陸小鳳又打斷了他的話，替他說了下去：「你就忍不住想試試？」

錦衣華服的中年人笑道：「他們也向我保證過，你絕不會生氣的。」

陸小鳳也笑了笑，道：「我就算想生氣，也不敢在大內的護衛高手面前生氣的。」

這人顯得很驚訝：「你認得我？」

陸小鳳微笑道：「除了『富貴神劍』殷羨殷三爺，還有誰能使得出那一著『玉女穿梭』？」

木道人又大笑：「我是不是也早就說過，這個人非但手上有兩下子，眼力一向也不錯。」

江湖中人都知道。皇宮大內中，有四大高手，可是真正見過這四個人的並不多。

「你眼力果然不錯。」殷羨大笑著，拍著陸小鳳的肩：「我已有十餘年未曾走過江湖，想不到你居然還是認出了我。」

陸小鳳笑道：「能使出『玉女穿梭』這一招的人並不少，可是能將這一招使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天下卻只有一個。」

他對這個人的印象並不錯。

在他想像中，大內高手們一定都是眼睛長在頭頂上的。這個人至少很和氣，笑得也很令人愉快。所以陸小鳳也希望能讓他覺得愉快些。

殷羨眼睛裡果然已發出了光，忽然緊緊握住了陸小鳳的手，道：「你說的是真話？」

陸小鳳道：「我從不說謊。」

殷羨道：「那麼你一定還要告訴我，我這招『玉女穿梭』比起葉孤城的『天外飛仙』怎麼樣？」

陸小鳳歎了口氣，真話並不是能令人愉快的：「你一定要我說？」

殷羨道：「我知道你也接過他一招『天外飛仙』，所以，世上只有你一個人夠資格評論我們的高下。」

陸小鳳沉吟著，道：「我接他那一招時，背後是牆，我完全沒有後顧之憂，我接你這招時，背後卻還有七柄劍。」

殷羨眼睛裡的光黯淡了下去，道：「所以我比不上他。」

陸小鳳道：「你的確比不上他！」

殷羨也歎了口氣，道：「現在我總算已見識了你的『靈犀一指』，可是他的『天外飛仙』──」

顧青楓忽然笑了笑，道：「他的『天外飛仙』，你也很快就會看到的。」

殷羨道：「我一定能看得到？」

顧青楓道：「一定。」

殷羨眼睛裡又在閃著光，道：「明天就是月圓之夕！」

顧青楓道：「紫金之巔就是紫禁之巔！」他微笑著，又道：「所以就算別人看不到，你也一定能看得到。」

殷羨握緊了手裡的劍，喃喃地道：「紫禁之巔，他們居然敢選這麼樣一個地方──他們好大的膽子！」

顧青楓道：「若沒有驚人的功夫，又怎麼會有驚人的膽子？」

殷羨沉默著，忽然道：「你本不該將這件事告訴我的。」

顧青楓道：「為什麼？」

殷羨道：「莫忘記我是大內的侍衛，我怎麼能讓他們擅闖禁地？」

顧青楓道：「你可以破例一次。」

殷羨道：「為什麼要破例？」

顧青楓道：「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想見識他那著絕世無雙的『天外飛仙』！」

殷羨又歎了口氣，苦笑道：「你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你知道的事太多了。」

陸小鳳也歎了口氣，道：「的確太多了。」

顧青楓道：「你想不到我會知道這件事？」

陸小鳳道：「這本來是個秘密。」

顧青楓微笑道：「現在這已不是秘密，在京城裡，根本就沒有秘密。」

陸小鳳道：「所以你早就知道我會來？」

顧青楓道：「你是李燕北的朋友，若不是你，他只怕早已死在杜桐軒手裡！」

木道人忽然道：「我們本是去找你的，想不到卻做了他們的見證。」

陸小鳳道：「老實和尚呢？」

木道人道：「他是被我拖去的，我知道你本就在找他。」

顧青楓道：「只可惜我還是去晚了，沒有嘗到十三姨親手為你做的火燎羊頭！」

陸小鳳道：「出家人也吃羊頭？」

顧青楓笑了笑，道：「不吃羊頭的出家人，又怎麼肯花一百九十五萬兩，買下李燕北的賭注？」

陸小鳳盯著他，道：「你是不是已有把握知道不會輸？」

顧青楓淡淡道：「若是有輸無贏的賭注，你肯不肯買？」

陸小鳳道：「不肯。」

顧青楓道：「你若已買了下來，是不是多少總有些把握？」

陸小鳳又笑了，道：「看來你也跟我一樣，也不會說謊。」

顧青楓道：「出家人怎麼能說謊？」

陸小鳳道：「只可惜若有人要你說實話，好像也不太容易。」

顧青楓笑道：「出家人打慣了機鋒，本就是虛虛實實，不虛不實，真真假假，不真不假的。」

殷羨忽又拍了拍陸小鳳的肩，笑道：「其實你也該學學他，偶爾也該打打機鋒，甚至不妨說兩句謊話。」

陸小鳳歎道：「只可惜我一說謊就會抽筋，還會放屁。」

殷羨吃驚的看著他，道：「真的？」

陸小鳳道：「假的！」

禪房裡居然還坐著一屋子人，一個個全都畢恭畢敬的坐在那裡，就像是一群坐在學堂裡等放學的規矩孩子，他們當然不是孩子，也並不規矩。

陸小鳳見過他們，每一個都見過──這些人本來每天早上都要跟著李燕北後面走半個時辰的，自從「金刀」馮昆被拋入冰河裡之後，就從來也沒有人敢缺席過一次，可是從今天起，他們已不必再走了。

──今天只有你一個人？

──今天別人都有他們自己的事。

原來這就是他們自己的事。

陸小鳳看著他們，忽然笑了笑，道：「坐著雖然比走路舒服，可是肚子很快就會坐得凸出來的，肚子太大，也未必是福氣。」

每個人都垂下了頭，一個人的頭垂得最低。「桿兒趙」趙正我。

看見了他，陸小鳳立刻又想起了那匹白馬，馬背上馱著的死人和那個少年氣盛的嚴人英。

「人是怎麼死的？馬是哪裡來的？」陸小鳳想問，卻不能問，現在的時候不對，地方也不對。

若是換了別人，只有裝著看不見，但陸小鳳不是別人。

顧青楓正在布酒，陸小鳳忽然衝過去，一把揪住了桿兒趙的衣襟，厲聲道：「就是你，我今天總算找到了你，你還想往哪裡逃？」

大家的臉色全變了，誰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臉色變得最厲害的，當然還是桿兒趙，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顧青楓想過來勸，木道人也想過來勸，陸小鳳卻鐵青著臉，冷冷道：「我今天要跟這個人算一筆舊帳，非算不可的舊債，等我算完了，再來陪各位喝酒，若有誰想攔我──」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沒有人願為桿兒趙得罪陸小鳳。

他居然就當著這麼多人面前，把桿兒趙拉了出門，拉出了白雲觀，拉進一個樹林裡。

太陽已升起，升得很高，今天又是好天氣。樹林裡仍然是陰森森的，陽光從林葉間漏下來，正照在桿兒趙臉上。

他的臉已嚇得發白，囁嚅著道：「究竟是什麼事？我跟陸大俠又有什麼舊帳？」

「沒有事。」陸小鳳忽然放開了手，微笑道：「也沒有舊帳，什麼都沒有。」

桿兒趙怔住，但臉上總算已有了血色：「難道這也只不過是玩笑？」

陸小鳳道：「這玩笑並不好，簡直比剛才跟他們的玩笑更糟。」

桿兒趙鬆了口氣，賠笑道：「玩笑雖不好，總比不是玩笑好。」

陸小鳳忽然又沉下臉，冷冷道：「只不過玩笑有時也會變得不是玩笑的。」

桿兒趙擦了擦頭上的冷汗，道：「我若已替陸大俠把消息打聽出來，它還會不會變？」

陸小鳳笑了：「不會，絕不會！」

## 第五章 死裡逃生

九月十四，上午，陽光正照在紫禁城的西北角上。雖然有陽光照耀，這地方也是陰暗而陳腐的，沒有到過這裡的人，絕對想不到在莊嚴宏偉、金樓玉闕的紫禁城裡，也會有這麼樣一個陰暗卑賤的角落，陸小鳳就想不到。

宏偉壯麗的城牆下，竟是一片用木板和土磚搭成的小屋，貧窮而簡陋，街道也是狹窄齷齪的，兩旁有一間已被油煙燻黑了的小飯鋪，嘈雜如雞窩的小茶館，佈滿了雞蛋和油醬的小雜貨店。

風中充滿了煙臭、酒臭、鹹魚和霉豆腐的惡臭，還有各式各樣連說都說不出的怪臭，再混合著女人頭上的刨花油香、炸排骨和燉狗肉的異香，就混合成一種無法形容，不可想像的味道。

陸小鳳就連做夢也想不到世上竟真有這麼樣的味道，他簡直不能相信這地方就在紫禁城裡。

可是他的確已進了紫禁城，是桿兒趙找了個太監朋友，帶他們進來的。

桿兒趙實在是個交遊廣闊的人，各式各樣的朋友他都有。

「紫禁城裡的西北角，有個奇怪的地方，我可以保證連陸大俠你都絕對不曾到那種地方去過，常人就算想去，也辦不到。」

「為什麼？」

「因為那是太監的親戚本家們住的地方，皇城裡的太監們，要出來一次很不容易，平常有了空，都到那地方去消磨日子，所以那裡各式各樣邪門外道的東西都有。」

「你想到那裡去看看？」

「我認得那個叫安福的太監，可以帶我們去。」

「可是我們為什麼要到那裡去？」

「因為我已打聽過，那匹白馬，就是從那附近出來的。」

「那麼你還等什麼？還不趕快去找安福？」

「只不過還有件事，我不能不說。」

「你說。」

「太監都是怪物，而且身上還有股說不出的臭氣！」

「為什麼會有臭氣？」

「因為他們身上雖然少了件東西，卻多了很多麻煩，洗澡尤其不方便，所以他們經常幾個月不洗澡。」

「你是不是叫我忍著點？」

「就因為他們都是怪物，所以最怕別人看不起他們，那個小安子若是對陸大俠有什麼無禮之處，陸大俠千萬要包涵。」

陸小鳳笑了：「你放心，只要能找到西門吹雪的下落，那個小太監就算要騎在我頭上，我也不會生氣。」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的確是在笑，他覺得這件事不但好笑，而且有趣。

可是現在他已笑不出了，他忽然發覺這件事非但一點也不好笑，而且無趣極了。

這個叫小安子的太監雖然沒有騎在他頭上，卻一直拉著他的手，對他表示親熱，甚至還笑嘻嘻的摸了摸他的鬍子。陸小鳳只覺全身上下，連汗毛帶著鬍子都在冒冷汗、打寒噤。

沒有被太監摸過的人，絕對想不到這種滋味是種什麼樣的滋味。

「這世上又有幾個人被太監摸過？」陸小鳳只覺得滿嘴發苦，又酸又苦，幾乎已忍不住要吐了出來。他居然還沒有吐出來，倒真是本事不小。

上次他挖了十天蚯蚓後，已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臭的人，現在他才知道，那時若有個太監去跟他比一比，他還可以算是個香寶寶。現在小安子好像就拿他當做了個香寶寶，不但拉著他的手，看樣子好像還想嗅一嗅，不但摸了他的鬍子，看樣子好像還恨不得能摸摸他別的地方。

看著陸小鳳臉上的表情，桿兒趙實在忍不住想笑，他居然還沒有笑出來，倒也真是本事不小。

茶館裡的怪味道好像比外面更濃，夥計也是個陰陽怪氣的人，老是看著陸小鳳嘻嘻的直笑，還不時向小安子擠眼睛。陸小鳳也忍下了這個人。

他到這茶館裡來，只因為小安子堅持一定要請他喝杯茶，不管怎麼樣，喝杯茶總比跟一個太監在路上拉拉扯扯好些。何況，茶葉倒是真正好的三薰香片。而且小安子總算已放開了他的手。

「這茶葉是我特地從宮裡面捎出來的，外面絕對喝不到。」

陸小鳳承認：「我倒真沒喝過這麼好的茶！」

「只要你高興，以後隨時都可以來喝。」小安子笑得瞇起了眼睛：「也許這也是緣分，我一瞧見你就覺得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我──我以後──以後會常來的！」陸小鳳忽然發現自己連口齒都變得不清了，簡直好像變成了個結巴。

幸好這時外面正好有個老太監走過，小安子又放開他的手，趕出去招呼。太監走起路來，總有點怪模怪樣，兩條腿總是分得開開的。

這老太監走路的樣子更怪，衣服卻比別的太監穿得考究些，說起話來總是擺著個蘭花手，看來就像是個老太婆，陸小鳳只有不去看他。

「那是我們的王總管。」小安子忽然又回來了：「王總管一回來，麻六哥的賭局就要開了，你想不想去玩幾把？」

陸小鳳趕緊搖頭，勉強笑道：「我有些事想麻煩你！」

「你說，儘管說。」小安子又想拉他的手：「不管什麼事，只要你說，我都照辦。」

「不知道你能不能去替我打聽打聽，最近有沒有外面的人到這裡來過。」

「行，我這就去替你打聽。」小安子笑道：「我也正好順便回去看看我的孩子老婆。」他總算走了，臨走的時候，還是摸了摸陸小鳳的手，桿兒趙低下頭，總算又忍住沒有笑出來。

陸小鳳瞪了他一眼，卻又忍不住悄悄地問道：「太監怎麼也會有孩子老婆？」

「那當然只不過是假鳳虛凰。」桿兒趙道：「可是太監有老婆的倒不少！」

「哦？」

「宮裡面的太監和宮女閒得無聊，也會一對對的配起來，叫做『對食』，有些比較有辦法的太監還特地花了錢，從外面買些小姑娘來做老婆。」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做太監的老婆，那日子只怕很不好過。」

桿兒趙也不禁歎了口氣，道：「實在很不好過。」

其實太監們本身又何嘗不是可憐的人，他們的日子又何嘗好過？

陸小鳳心裡忽然覺得很不舒服，立刻改變話題，說道：「我想西門吹雪無論怎樣都絕不會躲在這裡。」

桿兒趙道：「也許就因為他算準別人想不到，所以才要躲到這裡來！」

「我以前也這麼樣想，可是現在──」陸小鳳苦笑道：「現在我到這裡來一看，叫我在這裡待一天，我都要發瘋，何況西門吹雪？」他一向都比西門吹雪隨和得多。

桿兒趙道：「只不過那匹白馬倒的確是從這附近出去的！」

陸小鳳沉吟道：「張英風也很可能死在這裡的，」他看著外面窄小的屋子和街道：「在這裡殺了人後，想找個藏屍首的地方只怕都很難找到！」

桿兒趙道：「所以只有把屍首馱在馬背上運出去。」

陸小鳳點了點頭，又皺眉道：「但是，西門吹雪若不在這裡，張英風是死在誰手裡的？還有誰能使得出那麼快的劍？」這問題桿兒趙當然無法回答。

他們喝了杯茶，發了一會兒呆，小安子居然就已回來了，而且居然真的把消息打聽了出來。

「前天晚上，麻六哥就帶了個人回來，是個很神氣的小伙子。」

陸小鳳精神一振，立刻問道：「他是不是姓張，叫張英風？」

小安子道：「那就不太清楚了！」

陸小鳳又問道：「現在他的人呢？」

「誰管他到哪兒去了！」小安子笑道：「麻六哥是個老騷，看那小伙子年輕力壯，說不定已經把他藏了起來。」他瞇著眼睛，看著陸小鳳，好像也很有意思要把陸小鳳藏起來。這些人在這種地方，本就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麻六哥的賭局在哪裡？」陸小鳳忽然站起來：「我的手忽然癢了，也想去玩兩把！」

「行，我帶你去！」小安子又拉起了他的手，笑道：「你身上的賭本若不夠，只管開口，要多少哥哥我都借給你。」

陸小鳳忽然歎了口氣，喃喃道：「我現在的確想借一樣東西，只可惜你絕不會有。」

他現在唯一想要的東西，就是一副手銬，好銬住這個人的手。

麻六哥並不姓麻，也不是太監，麻六哥是個高大魁偉、滿身橫肉，胸膛上長滿了黑毛的大麻子，他那凸凹不整的臉上總是帶著種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微笑。

他站在一群太監裡，就好像一隻大公雞，站在一群小母雞中一樣，顯得又威風、又得意。

這些太監們看著他的時候，也好像女人們看著自己的老公一樣，顯得又害怕、又佩服。

陸小鳳卻只覺得他們又可笑、又可憐、又可惡。

──可憐的人，是不是總一定有些可惡之處？

屋子裡就像是窯洞一樣，煙霧騰騰，臭氣熏天，圍著桌子賭錢的人，十個中有九個是太監，一面擲骰子，一面扒耳朵、捏腳，捏完了再嗅，嗅完了再捏，還不時東抓一把，西摸一把。

莊家當然就是麻六哥，得意洋洋的挺著胸站在那裡，每顆麻子裡都在發著紅光。桿兒趙沒有走進來。一到門口，他就開溜了。

「我再到別的地方去打聽打聽，過一會兒再轉回來。」他溜得真快。陸小鳳想拉也沒法子拉，只有硬著頭皮一個人往裡闖。

小安子居然還替他在前面開路：「夥計們，閃開點，靠靠邊兒，我有個好兄弟也想來玩幾手！」

一看見陸小鳳，麻六哥的眼睛就瞪了起來，而且充滿了敵意，也正像是一隻公雞忽然發現自己窩裡又有隻公雞闖進來了。

他一雙三角眼，上上下下打量了陸小鳳好幾遍，才冷冷道：「你想玩什麼？玩大的還是玩小的？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太監們一起笑了，笑的聲音也像是一群小母雞，笑得陸小鳳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小安子搶著道：「我這兄弟是大角兒，當然玩大的，越大越好！」

「你想玩大的？」麻六哥瞪著陸小鳳：「你身上的賭本有多少？」

陸小鳳道：「不多，也不少！」

麻六哥冷笑道：「你究竟有多少？先拿出來看看再說。」

陸小鳳笑了。氣極了的時候，他也會笑的。

「這夠不夠？」他隨手從身上掏出張已皺成一團的銀票，拋在桌上。

大家又笑了，這張銀票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張草紙，有個小太監笑嘻嘻的用兩根剛捏過腳的手指把銀票拈起來，展開一看，眼睛突然發直，「一萬兩？」

這張草紙般的銀票，居然是一萬兩，而且還是東四牌樓四大恆開出來的，保證十足兌現。

小安子笑了，挺起了胸脯，笑道：「我早就說過，我這兄弟是大角兒。」

看見這張銀票，麻六哥的威風已少了一半，火氣也小了，勉強笑道：「這麼大的銀票，怎麼找得開？」

「不必找。」陸小鳳淡淡道：「我只賭一把，一把見輸贏。」

「一把賭一萬兩？」麻六哥臉上已開始冒汗，每一顆麻子都在冒汗。

陸小鳳道：「只賭一把。」

麻六哥遲疑著，看著面前的幾十兩銀子，訥訥道：「我們這兒不賭這麼大的！」

陸小鳳道：「我也知道你賭本不夠，所以你輸了，我只要你兩句話。」

「你若輸了呢？」

「我輸了，這一萬兩就是你的！」

麻六哥眼睛又發亮，立刻問道：「你要我兩句什麼話？」

陸小鳳盯著他，一字一字道：「你前天晚上帶回來的人是不是張英風？他是怎麼死的？」

麻六哥臉色突然變了，太監們的臉色也變了，突聽一個人在門口冷冷地說道：「這小子不是來賭錢的，是來搗亂的，你們給我打。」

這人說話尖聲細氣，正是那長得像老太婆一樣的王總管。

「打！打死這小子！」麻六哥第一個撲上來，太監們也跟著撲過來，連抓帶咬，又打又撕。

陸小鳳當然不會被他們咬到，可是也不能真的對這些半男不女的可憐蟲用殺手。

他只有先制住一個人再說──擒賊先擒王，若是制住了麻六哥，別的人只怕就會被嚇住了。

誰知麻六哥手底下居然還有兩下子，不但練過北派的譚腿和大洪拳，而且練得還很不錯，一拳擊出，倒也虎虎生風，只可惜他遇見的人是陸小鳳。

陸小鳳的左掌輕輕一帶，就已將他的腕子托住，右手輕輕一拳打在他胸膛上，他百把多斤重的身子就被打得往後直倒。

屋子裡全是人。他倒下去，還是倒在人身上，等他站起來的時候，臉上已毫無血色，嘴角卻有鮮血沁出。

陸小鳳怔住，剛才那一拳，他並沒有用太大力氣，絕不會把人打成這樣子。

這是怎麼回事？麻六哥喉嚨裡「格格」的響，眼珠子也漸漸凸出。

陸小鳳忽然發現這是怎麼回事了──他左肋之下，竟已赫然被人刺了一刀，刀鋒還嵌在他的肋骨裡，直沒至柄。

無論誰挨了這一刀，都是有死無活的了，屋子裡的人實在太多太亂，連陸小鳳都沒有看出這是誰下的毒手？唯一的證據只有這把刀。

他衝過去，拔出了這把刀，鮮血飛濺而出，麻六哥的人又往後倒，倒下去的時候，彷彿還說了句話，卻沒有人聽得清。

太監們已一起大叫了起來，大叫著衝出去：「快來人呀，這兒殺了人了，快來抓兇手！」

陸小鳳雖然絕不會被他們抓住，可是這群太監會做出什麼事來，連他都想像不到。

他也不願意去想。三十六著，走為上策，陸小鳳雙臂一振，旱地拔蔥，「砰」的一聲，屋頂已被他撞破個大洞。

他的人已竄了出去。只見四面八方都已有人衝過來，有的拿著刀，有的提著棍子。

陸小鳳唯一的退路，就是越牆而出。可是紫禁城的城牆看來至少有十來丈高，普天之下，絕沒有人能一掠而出的，就算昔年以輕功名震天下的楚留香復生，也絕沒有這種本事。

幸好陸小鳳手裡還有把刀，他的人突然竄起，一掠四丈，反手一刺，刀鋒刺入城牆。

他的人已貼上城牆，再拔出刀，壁虎般滑了上去，快到牆頭時，腳尖一蹴，凌空翻身，一個「細胸巧翻雲」，飄飄的落在牆頭。

突聽城牆上一個人冷笑道：「你還想往哪裡跑？你跑不了的！」

陸小鳳只聽見聲音，還沒有看見人，也不知道來人是不是已出手。

他腳尖一點，人又躍起，又凌空翻了個身，才看見了這個人。這個人居然躺在紫禁城的城垛子上曬太陽，身上穿的是件又髒又破的青布袍，腳上穿的是雙穿了底的破草鞋，頭皮卻光得發亮。

這個人竟是個和尚。

「老實和尚。」陸小鳳忍不住叫了出來，幾乎一下子跌到城牆下面去。

老實和尚笑了，大笑道：「休吃驚，莫害怕，和尚要抓的不是你，是這個小東西。」他用兩根手指捉住只虱子，又笑道：「我這兩根手指一夾，雖然比不上你，可是天下的虱子，絕沒有一個能逃得了的。」他手指頭一用力，虱子就被捏扁了。

陸小鳳冷笑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尚為什麼也殺生？」

老實和尚道：「和尚若不殺虱子，虱子就要吃和尚。」

陸小鳳道：「佛祖不惜捨身餵鷹，和尚餵餵虱子又何妨？」

老實和尚道：「只可惜和尚的血本就不多，餵不得虱子。」

陸小鳳道：「所以和尚就不惜開殺戒？」

老實和尚不開口了。

陸小鳳道：「和尚既然開了殺戒，想必也殺過人的。」

老實和尚還是閉著嘴。

陸小鳳冷笑道：「和尚為什麼不說話了？」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道：「和尚不說謊，所以和尚不說話。」

陸小鳳目光如刀鋒，盯著他，道：「和尚從來也不說謊？」

老實和尚道：「和尚至少沒有對可憐人說過謊。」

陸小鳳道：「我是個可憐人？」

老實和尚歎道：「看你一天到晚東奔西走，忙忙碌碌，哪裡有和尚悠閒？」

陸小鳳冷冷道：「和尚只怕也並不太悠閒！」

老實和尚道：「誰說的？」

陸小鳳道：「我說的。」他冷笑著又道：「你前兩天還在張家口，昨天就到了京城，又忙著替葉孤城傳消息，又忙著為別人做證人，現在居然跑到紫禁城上來了，這麼樣一個和尚，也算悠閒？」

老實和尚卻又笑了，道：「和尚縱然不悠閒，至少心裡沒有煩惱。」

陸小鳳道：「雖然沒有煩惱，卻好像有點鬼鬼祟祟。」

老實和尚道：「和尚從來也不鬼祟！」

陸小鳳道：「不鬼祟的和尚，跑到這裡來幹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和尚知道有人要找一匹活人不騎，卻讓死人騎的白馬！」

陸小鳳冷笑道：「看來和尚不但消息靈通，還很喜歡管閒事！」

老實和尚道：「這件事和尚不能不管！」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和尚雖沒有兒子，卻有個外甥！」

陸小鳳道：「難道張英風是和尚的外甥？」

老實和尚點點頭，歎道：「現在和尚已連外甥都沒有了。」

陸小鳳不說話了，因為他也覺得很意外，這一天來他發現了很多怪事，每件事好像都互相有點關係，卻又偏偏串不到一條線上去。葉孤城、公孫大娘、孫老爺、歐陽情、李燕北、張英風，這些都是被害的人。他們在表面看來，都是絕對互不相關的。

但陸小鳳卻偏偏又覺得他們都是被一根線串著的，暗算葉孤城、歐陽情和孫老爺的，顯然還是同樣一個人，用的也是同樣一種手法。這三個人之間，卻又偏偏連一點關係都沒有。

陸小鳳忽然道：「張英風的確是死在這裡的！」

老實和尚道：「你已查出來？」

陸小鳳點點頭，道：「他的死，和這裡一個叫麻六哥的人很有關係！」

老實和尚道：「你問過麻六哥？」

陸小鳳道：「我想問的時候，他已經被人殺死滅口！」

老實和尚道：「但你卻不知道是誰殺了他！」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他的死，又跟一個王總管很有關係！」

老實和尚道：「王總管又是何許人？」

陸小鳳道：「是個像老太婆一樣的老太監。」

老實和尚道：「他們為什麼要殺張英風？」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並沒有說是他們殺了張英風。」

老實和尚道：「是誰殺了他？」

陸小鳳道：「不管是誰殺了他，都絕不會是西門吹雪。」

老實和尚道：「為什麼不會？」

陸小鳳道：「因為我可以保證，西門吹雪絕對不在這裡，也沒有到這裡來過！」

他嘴上雖然說得很有把握，其實心裡也一樣在懷疑。除了西門吹雪外，別人好像根本沒有要殺張英風的理由。除了西門吹雪外，別人也沒有那麼鋒利、那麼快的劍！

老實和尚忽然又歎了白氣，道：「你說了半天，和尚總算明白了一件事！」

陸小鳳卻不明白：「什麼事？」

老實和尚道：「現在和尚雖然還是個迷迷糊糊的和尚，陸小鳳也一樣是個迷迷糊糊的陸小鳳！」

陸小鳳笑了，當然是苦笑。太陽漸漸升高，陽光正照著老實和尚的光頭。

陸小鳳看著他，看了半天，忽然道：「我這兩天好像總是遇著道士和尚！」

老實和尚道：「你是個有緣人，有緣的人才會常常遇著道士和尚！」

陸小鳳道：「我怎麼會忽然變得有緣了？」

老實和尚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陸小鳳冷笑道：「我知道，只因為我又在管這件閒事，所以才會有緣的。」

老實和尚道：「哦？」

陸小鳳道：「和尚道士都是出家人，出家人本不該多事，但這件事牽涉到的出家人卻特別多！」

老實和尚、木道人、顧青楓，還有那小廟裡的勝通，的確都好像跟這件事很有關係。

「出家人穿的都是白襪子。」陸小鳳又說道：「既然有青衣樓，有紅鞋子，就很可能還有個白襪子。」

老實和尚又笑了，搖著頭笑道：「你這人雖迷糊，幻想倒很豐富。」

陸小鳳冷冷道：「不管怎麼樣，我總認為在暗中一定有個出家人，在偷偷摸摸的做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老實和尚道：「哦？」

陸小鳳道：「和尚就是出家人，你就是個和尚。」

老實和尚忽然抬起了一雙泥腳，笑道：「只可惜，我這個和尚穿的不是白襪子，而是肉襪子！」

陸小鳳道：「肉襪子也是白的。」

老實和尚道：「和尚的肉並不白！」

陸小鳳又說不出話了──當然也有很多話是他現在還不想說的。所以他已準備要走。

他要走的時候，才發現他已走不了。

他要往東走，就發現東面的城樓上有兩個人，背負著雙手，慢慢地走過來。要往南走，南面也有兩個人走了過來。若是想往下跳，城牆裡面是太監的窩，城牆外面卻赫然已多了好幾排弓箭刀斧手。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看來這紫禁城實在不是陪和尚聊天的地方。」

城垛子很寬，兩個人並肩而行，也不會嫌擠，從東面走來的兩個人，一個面貌清癯，氣度高貴；一個臉色蒼白，面帶冷笑。從南面走過來的兩個人，一個目光如鷹，鼻子也好像鷹勾一樣，另一個卻正是殷羨。

這四個人的服飾都極華貴，態度都很高傲，氣派都不小。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看來大內的四位高手都已到齊了，和尚你說怎麼辦？」

老實和尚卻笑道：「幸好和尚沒殺人，也不是兇手，」他大笑著跳起來，忽然大聲問道：「哪一位是『瀟湘劍客』魏子雲魏大爺？」

面容清瘦的老人道：「正是在下。」

「哪一位是『大漠神鷹』屠方屠二爺？」

目光如鷹的中年人冷冷道：「是我。」

殷羨搶著道：「魏老大旁邊的就是『摘星手』丁敖。我叫殷羨，大師你好！」

老實和尚道：「我不是大師，是個和尚，老老實實的和尚。」他指著陸小鳳道：「這個人卻不太老實，你們要找，就找他，千萬莫要找和尚。」

丁敖冷冷道：「我們來找的本就是他。」

陸小鳳居然又笑了：「是不是找我去喝酒？」

屠方沉著臉，道：「你擅入禁城，刀傷人命，你還想喝酒？」他顯然並不是個很有幽默感的人，遇到了這種人，陸小鳳只有苦笑。

「擅入禁城看來好像是真的，刀傷人命卻是假的。」

丁敖冷笑道：「你手裡的這柄刀並不假！」

陸小鳳道：「手裡有刀的，並不一定殺了人，殺了人的，手裡並不一定有刀。」

屠方道：「殺人的不是你？」

陸小鳳道：「不是。」

殷羨忽然道：「他若說不是，就一定不是，我知道他這人從來不說謊！」

丁敖冷冷道：「從來不說謊的人，我倒還沒有見過。」

魏子雲笑了笑，道：「那麼你今天只怕就已見到兩個！」

丁敖閉上了嘴。

魏子雲淡淡道：「殷羨若說他從不說謊，殺人的就一定不是他！」

屠方本來想開口的，卻也閉上了嘴。

魏子雲又道：「何況，像麻六哥那種人，就算再死十個，也和我們全無關係，陸大俠想必也看得出我們並不是為此而來的！」

殷羨微笑道：「擅闖禁城的罪，這次也可以免了，因為明天晚上一定會有第二次！」

魏子雲道：「白雲城主與西門吹雪，都是技絕古今，天下無雙的劍客，他們明夜的一戰，想必也一定足以驚天動地，震撼古今。」

殷羨道：「只要是練武的，我想絕沒有人願意錯過這一戰！」

魏子雲道：「我們雖然身在皇家，卻也是練武的人，故我們也一樣想見見這兩位當世名劍客的風采，更想見識見識他們天下無雙的劍法。」

殷羨道：「其實我們既然已知道這件事，就該加倍防守，布下埋伏，讓他們根本來不得！」

魏子雲道：「但我們卻並不想做這種焚琴煮鶴，大煞風景的事，更不想因此而得罪天下英雄！」他慢慢地接著道：「一個人既然出身在江湖，就不該忘了根本，這一點陸大俠想必應該明白的！」

陸小鳳道：「我明白。」他的態度也變得很嚴肅，因為他忽然發現這位「瀟湘劍客」實在是個很誠懇的君子。

魏子雲道：「可是我們畢竟有責任在身，總不能玩忽職守，紫禁城畢竟也不是可容江湖人來去自如的地方。」

陸小鳳道：「這一點我也明白！」

魏子雲道：「實不相瞞，我們今天這麼樣做，為的就是想要陸大俠明白這一點。」

丁敖終於又忍不住冷笑道：「現在陸大俠想必也已看出，要想在這紫禁城裡隨意來去，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陸小鳳也不能不承認，城下的刀斧生光，箭已在弦，城上的這四個人十餘年前就已名動江湖，若是同時出手，天下絕沒有任何人能擋得住他們的聯手一擊！

魏子雲道：「說來說去，我們只希望陸大俠能答應我們一件事！」

陸小鳳道：「請吩咐！」

魏於雲道：「我們只希望明天來的人不要太多，最好不要超過八位！」

陸小鳳終於明白他們的意思，他們想必已計算過，以大內的武衛之力，來的若只有八個人，縱然出了事，他們也有力量應付。

但是陸小鳳卻不懂：「為什麼這件事要我答應？我並不能替別人作主，更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要來？」

魏子雲道：「可是我們卻希望陸大俠作主。」

陸小鳳更不懂。

魏子雲不等他再問，已解釋道：「除了白雲城主和西門吹雪外，其餘的六個人，我們希望由陸大俠來負責挑選。」

陸小鳳道：「你的意思是說，明天晚上，只有我指定的六個人，才能到這裡來？」

魏子雲道：「我們正是這意思！」

陸小鳳笑了，苦笑。他忽然發現這位「瀟湘劍客」雖然是個誠實君子，卻也是條老謀深算的老狐狸，來的人若是由他來挑選，萬一出了事，他當然更不能置身事外。

魏子雲道：「這裡有六條緞帶，陸大俠認為誰能來，就給他一條，請他來的時候，繫在身上！」

殷羨道：「這種緞子來自波斯，是大內珍藏，在月光下會變色生光，市面上絕難仿造！」

魏子雲道：「我們已令人設法通知各地的武林朋友，讓他們知道這件事！」

丁敖冷冷道：「身上沒有繫這條緞帶的人，無論是誰，只要敢擅入禁城一步，一律格殺勿論！」

魏子雲已拿了一束緞帶，雙手捧過來，道：「此物就請陸大俠收下。」

陸小鳳看著這束閃閃發光的緞帶，就像是看著一堆燙手的熱山芋一樣，他知道自己只要接下這束緞帶，就不知道又有多少麻煩惹上身。

魏子雲當然也看得出他的意思，緩緩道：「陸大俠若不肯答應這件事，我們當然也不敢勉強，只不過──」

陸小鳳道：「只不過怎麼樣？」

魏子雲道：「只不過我既有職責在身，為了大內的安全，就只好封閉禁城，請白雲城主和西門吹雪易地而戰了。」

陸小鳳道：「那麼這責任就由我來負了，別人若要埋怨，也只會埋怨我！」

魏子雲淡淡道：「所以我們還是請陸大俠多考慮考慮。」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看來我好像並沒有很多選擇的餘地！」

魏子雲微笑不語。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喃喃道：「為什麼這種能叫人燙掉手的熱山芋，總是要拋給我呢？」

老實和尚忽然笑了笑，道：「因為你是陸小鳳。」

這理由就已夠好了，足夠。

陸小鳳將緞帶搭在肩上，慢慢地走下城樓。城下的弓箭刀斧手忽然已走光，走得就像他們出現時一樣乾淨利落。守衛禁城的軍卒，當然都是久經訓練的戰士。

他們的武功雖不高，可是彎硬弓強，刀快斧利，再加上兵法的部署，無論什麼樣的武林高手遇見他們，都未必有把握能對付得了。何況，大內的護衛中，除了魏子雲他們外，也一定還有不少好手。

「除了你選的六個人外，無論誰擅闖禁城，一律格殺勿論。」

陸小鳳忽然問道：「和尚相不相信他們的話？」

老實和尚走在他的前面，回過頭：「什麼話？」

陸小鳳道：「和尚若沒有緞帶，明天晚上敢不敢入禁城？」

老實和尚笑了笑，道：「和尚雖沒有膽子，可是和尚有帶子。」

陸小鳳道：「你有帶子？在哪裡？」

老實和尚道：「在你身上。」

陸小鳳也笑了，「我為什麼一定要給你一根帶子？」

老實和尚道：「因為我是個和尚，老老實實的和尚。」

陸小鳳帶著笑點了點頭，道：「這理由好像也夠好了。」

老實和尚道：「足夠。」

陸小鳳抽下根緞帶，拋在他身上，道：「你最好換套衣裳。」

老實和尚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這根帶子跟你的衣裳顏色不配。」

老實和尚道：「沒關係，和尚不考究這些，何況這根帶子還會變顏色！」

陸小鳳淡淡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衣裳可以換，帶子卻換不得的。」

老實和尚又笑了，忽然道：「投之以桃李，報之以瓊瑤，你給了和尚這根帶子，和尚也有樣東西送給你。」

陸小鳳道：「什麼東西？」

老實和尚道：「一句話。」

陸小鳳道：「我在聽。」

老實和尚看看他，道：「看你印堂發暗，臉色如土，最好趕快找個地方去睡一覺，睡到明天晚上，否則──」

陸小鳳道：「否則怎麼樣？」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道：「死人身上就算有五根帶子，也入不了禁城的。」

陸小鳳道：「這是威脅？還是警告？」

老實和尚道：「這只不過是句老實話，和尚說的都是老實話。」

老實和尚先走了，陸小鳳忽然發現他走路的姿勢很奇怪，也像是個太監一樣。

──和尚豈非本就跟太監差不多？

──可是和尚還能偷偷摸摸的去嫖姑娘！

──太監能有老婆，和尚為什麼不能去嫖姑娘？

陸小鳳歎了口氣，決定不再繼續想這件事，他還有很多事要想。

木道人、顧青楓、古松居士、李燕北、花滿樓、嚴人英、唐家兄弟、密宗喇嘛、聖母之水峰的神秘劍客，還有七大劍派的高手。

這些人一定都不願錯過明天晚上那一戰的，緞帶卻只有五條，應該怎麼分配才對？也許怎麼分配都不對。

陸小鳳又不禁歎了口氣，喃喃道：「要不到緞帶的人，倒的確很可能來要我的命，我好像真的應該一覺睡到明天晚上！」

## 第六章 老實和尚

能一覺睡上二十多個時辰的，只有兩種人──有福氣的人，有病的人。陸小鳳既沒有病，也沒有這麼的福氣。歐陽情卻已昏睡了一天一夜。看到她的臉，陸小鳳更沒法子去睡了。

十三姨也顯得很憂慮，輕輕道：「從昨天到現在，她只醒過來一次，只說了一句話！」

陸小鳳道：「一句什麼話？」

十三姨勉強笑了笑，道：「她問我，你有沒有吃她做的酥油泡螺？還要我問你，好不好吃？」

陸小鳳的心在收縮。看見那盤酥油泡螺還擺在桌上，他忽然覺得自己實在是個不知好歹的混蛋。

「一定好吃的。」他也勉強作出笑臉：「我一定要把它全吃光。」

十三姨道：「這種東西冷了就不酥，我再去替你炸一炸。」

陸小鳳道：「不必，這是她親手炸的，我就這麼樣吃！」

十三姨歎了口氣，道：「你總算還有點良心。」

陸小鳳坐下來，一口就吃了兩個，忽又問道：「李燕北呢？」

十三姨道：「走了。」

陸小鳳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知道。」十三姨笑得更勉強：「他的家又不止這一個。」

陸小鳳只有用一個酥油泡螺塞住自己的嘴。他忽然發現在十三姨臉上高貴的脂粉下，也不知藏著多少淚痕？多少悲哀？

一個女人，在一個月裡，若有二十九個晚上都要獨自度過，這種寂寞實在很難忍受。

可是她忍受了下來，因為她不能不忍受。這就是她的命運，大多數女人都有接受自己命運的韌力和天性。在這方面，她們的確比男人強得多。他瞭解十三姨這種女人，卻不瞭解歐陽情。

「有句話我本不該問的。」陸小鳳遲疑著道：「可是我又不能不問！」

「你可以問。」

陸小鳳道：「你是歐陽情的好朋友，好朋友之間就不會有什麼秘密，何況──」

十三姨替他說了下去：「何況我們是女人，女人之間更沒有秘密。」

陸小鳳又勉強笑了笑，道：「所以她的私事，你很可能知道的不少！」

十三姨道：「你究竟想問什麼？」

陸小鳳終於鼓足勇氣，道：「我聽公孫大娘說，她還是個處女，她究竟是不是？」

十三姨想也不想，立刻道：「她是的。」

陸小鳳道：「她做的是那種事，怎麼會還是個處女？」

十三姨冷笑道：「做那種事的，也有好女人，她不但是個好女人，而且還是很特殊的一個！」

陸小鳳只有又用酥油泡螺塞住自己的嘴。現在他當然已看出，十三姨以前一定也是做這種事的。所以她們才是好朋友。

一碟酥油泡螺，已經被陸小鳳吃光了，只要留下一個，他好像就會覺得很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十三姨看著他吃完，忽然問道：「你為什麼會對這件事關心？她是不是處女，難道跟別人也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點了點頭，遲疑著道：「四五個月以前，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見了老實和尚，他說他頭一天晚上是跟歐陽──」這句話他卻沒有說完。他忽然倒了下去，人事不知。

十三姨居然就這麼樣冷冷的看著他倒下去，臉上居然露出一絲惡毒的微笑。

陸小鳳實在還不瞭解女人，更不瞭解十三姨這種女人。他只不過自己覺得自己很瞭解而已。

一個男人若是自己覺得自己很瞭解女人，無論他是誰，都一定會倒楣的，就連陸小鳳也一樣。

奇怪的是，有些人好像天生就幸運，就算倒楣也倒不了多久。陸小鳳顯然就是這種人。他居然沒有死。醒來的時候，就發現自己非但四肢俱全，五官無恙，而且還躺在一張很舒服、很乾淨的床上。

屋子也很乾淨，充滿了菊花和桂子的香氣。桌上已燃起了燈，窗外月光如水。

有個人靜靜地站在窗前，面對著窗外的秋月，一身白衣如雪。

「西門吹雪！」踏破鐵鞋都找不到的西門吹雪，怎麼會忽然在這裡出現？

陸小鳳跳了起來。他居然還能跳起來，只不過兩條腿還有點軟軟的，力氣還沒有完全恢復。

「好小子，你是從哪裡竄出來的？」陸小鳳赤著腳站在地上大叫：「這些天來，你究竟躲到哪裡去了？」

西門吹雪冷冷道：「一個人對自己的救命恩人，不該這麼樣說話的！」

「救命恩人？」陸小鳳又在叫：「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若不是我，你的人只怕也跟李燕北一樣，被燒成了灰！」

陸小鳳失聲道：「李燕北已死了？」

西門吹雪道：「他的運氣不如你，你好像天生就是個運氣特別好的人。」

他終於回過頭，凝視著陸小鳳。他的臉色還是蒼白而冷漠的，聲音也還是那麼冷，可是，他的眼睛裡，卻已有了種溫暖之意，一種只有在久別重逢的朋友眼睛裡，才能找到的溫暖。

陸小鳳也在凝視著他：「最近你的運氣看來也不壞。」

西門吹雪道：「運氣真正壞的，好像只有李燕北。」

陸小鳳道：「你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西門吹雪點點頭，道：「但我卻不知道你是從幾時開始，會信任那種女人的！」

陸小鳳道：「哪種女人？」他又躺了下去，因為他忽然又覺得胃裡很不舒服：「像歐陽情那種女人？」

西門吹雪道：「不是歐陽情。」

陸小鳳道：「不是她？是十三姨？」

西門吹雪道：「酥油泡螺雖然是歐陽情做的，但下毒的卻是十三姨！」

他看著陸小鳳，目中彷彿露出笑意：「這消息是不是可以讓你覺得舒服些？」

陸小鳳的確已覺得舒服了很多，但他卻又不禁覺得奇怪：「你是從幾時開始瞭解男女間這種感情的？」

西門吹雪沒有回答這句話，卻又轉過身，去看窗外的月色。

月色溫柔如水，現在已是九月十四日的晚上了。

陸小鳳沉思著，道：「我一定已睡了很久！」

西門吹雪道：「十三姨是個對迷藥很內行的女人，她在那酥油泡螺裡下的藥並不重！」

陸小鳳道：「她知道下的若重了，我就會發覺。」

西門吹雪道：「她也知道你一定會將那碟酥油泡螺全吃下去。」

陸小鳳苦笑。對男女之間的感情，十三姨瞭解得當然更多。

「可是你怎會知道這些事的？」陸小鳳問道：「怎麼會恰巧去救了我？」

西門吹雪道：「你倒下去的時候，我就在窗外看著。」

陸小鳳道：「你就看著我倒下去？」

西門吹雪道：「我並不知道你會倒下去，也不知道那些酥油泡螺裡有毒！」

陸小鳳道：「你本就是去找我的？」

西門吹雪道：「但我卻不想讓別人看見我，我本想等十三姨走了之後，再進去的，誰知你一倒下去，她就拔出了刀。」

陸小鳳道：「李燕北也是死在那柄刀下的？」

西門吹雪點點頭。

陸小鳳道：「你問過她？她說了實話？」

西門吹雪冷冷道：「在我面前，很少有人敢不說實話。」

無論誰都知道，西門吹雪若說要殺人時絕不會是假話。他的手剛握住劍柄，十三姨就說了實話。

陸小鳳歎息著，苦笑道：「我實在看不出她那樣的女人，居然真的能下得了毒手！」

西門吹雪道：「你為什麼不問我，她是為什麼要下毒手的！」

陸小鳳歎道：「我知道她是為了什麼，我還記得她說過的一句話。」

西門吹雪道：「什麼話？」

陸小鳳道：「李燕北的女人，並不止她一個，她是個不甘寂寞的女人，這種日子她過不下去，卻又沒法子逃避，所以只有殺了李燕北。」他苦笑著又道：「她怕我追究李燕北的下落，所以才會對我下毒手。」

西門吹雪道：「你忘了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西門吹雪道：「一張一百九十五萬兩的銀票。」他冷笑著，又道：「若沒有這張銀票，她也不會下毒手，她也不敢！」

可是一個像她那樣的女人，身上若是有了一百九十五萬兩銀子，天下就沒有什麼地方是她不能去的，也沒有什麼事是她不敢做的了。

「她殺了你後，本就準備帶著那張銀票走的，她甚至連包袱都已打好。」

陸小鳳苦笑道：「一個人有了一百九十五萬兩銀子後，當然也不必帶很大的包袱。」

西門吹雪道：「你為什麼不問我，她的下落如何？」

陸小鳳道：「我還要問？」遇見了這種人，西門吹雪的劍下是從來也沒有活口的。

「你想錯了。」西門吹雪淡淡道：「我並沒有殺她。」

陸小鳳吃驚的抬起頭：「你沒有殺她？為什麼？」

西門吹雪沒有回答，也不必回答。

陸小鳳自己也已知道了答案：「你這個人好像變了──而且變得不少！」他凝視著西門吹雪，目中帶著笑意：「你是怎麼會變的？要改變你這個人並不容易。」

「你卻沒有變。」西門吹雪冷冷道：「該問的話你不問，卻偏偏要問不該問的！」

陸小鳳笑了，他不能不承認：「我的確有些事要問你。」

「你最好一件件的問。」

「歐陽情呢？」

「就在這裡，而且有人陪著。」

「是孫姑娘？」

「不是。」西門吹雪眼睛裡又露出那種溫暖愉快的表情：「是西門夫人。」

陸小鳳喜動顏色：「恭喜，恭喜，恭喜──」他接連說了七八遍恭喜，他實在替西門吹雪高興，也替孫秀青高興。朋友們的幸福，永遠就像是自己的幸福一樣。──陸小鳳實在是個可愛的人。

西門吹雪也不禁笑了。他很少笑，可是他笑的時候，就像是春風吹過大地。

「你想不到我會成家？」

「我實在想不到。」陸小鳳還在笑：「就連做夢也想不到。」但是他已想到，這一定就是西門吹雪為什麼會改變的原因。

西門吹雪微笑道：「你呢？你準備什麼時候成家？」

陸小鳳的笑容立刻籠上了一陣陰影──是薛冰的影子，也是歐陽情的影子。

他立刻改變話題：「你怎麼會到那裡去找我的？」

「我知道你是李燕北的朋友，也知道他手下有幾個親信的人！」

「他們在你面前也不敢說謊？」

「絕不敢！」

「也不敢洩漏你的行蹤？」

「是我去找他們的。」西門吹雪道：「沒有人知道我住在這裡。」

這正是陸小鳳最想問的一件事：「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西門吹雪道：「你為什麼不出去看看？」

穿過精雅的花園，前面竟是間糕餅店，四開間的門面，門上雕著極精緻的花紋，金字招牌上寫著三個斗大的字：「合芳齋」。陸小鳳看了兩眼就回來，回來後還在笑。

「這是家字號很老的糕餅店，用的人卻全是我以前的老家人。」西門吹雪面有得色：「你有沒有想到我會做糕餅店的老闆？」

「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江湖中人賣糕餅的？」

「沒有。」

西門吹雪微笑道：「所以你們就算找遍九城，也找不到我的！」

陸小鳳承認：「就算打破我的頭，我也找不到。」

西門吹雪道：「你已知道我為何要這麼樣做？」

陸小鳳笑道：「我知道，所以我不但要喝你的喜酒，還要等著吃你的紅蛋！」

西門吹雪的笑容中卻也有了陰影，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我去找你，只因為我有件事要你替我做。」他為什麼要改變話題？難道他不敢想得太遠？難道他生怕自己等不到吃紅蛋的那一天？

陸小鳳道：「不管你要我做什麼事，都只管說，我欠你的情。」

「我要你明天陪我到紫禁城去。」西門吹雪的雙手都已握緊：「我若不幸敗了，我要你把我的屍體帶回來。」

陸小鳳笑得已很勉強，道：「縱然敗了，也並不一定非死不可的。」

西門吹雪道：「戰敗了，只有死！」他臉上的表情又變得冷酷而驕傲。

他可以接受死亡，卻不能接受失敗！陸小鳳遲疑著，他本不願在西門吹雪面前說出葉孤城的秘密，葉孤城也是他的朋友。可是他縱然不說，這事實也不會改變，西門吹雪遲早總會知道。

「你絕不會敗！」他終於說了出來。

「為什麼？」

「因為葉孤城的傷勢很不輕。」

西門吹雪動容道：「但是我聽說他昨天還在春華樓重創了唐天容。」

陸小鳳歎道：「唐天容不是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道：「他受傷是真的？」

陸小鳳道：「是的。」

西門吹雪臉色變了。聽到自己唯一的對手已受重傷，若是換了別人，一定會覺得自己很幸運，一定會很開心。但西門吹雪不是別人！

他臉色非但變了，而且變得很慘：「若不是因為我，八月十五我們就已應該交過手，我說不定就已死在他劍下，可是現在──」

「現在他已非死不可？」

西門吹雪點了點頭。

陸小鳳道：「你不能不殺他？」

西門吹雪黯然道：「我不殺他，他也非死不可！」

陸小鳳道：「可是──」

西門吹雪打斷了他的話，道：「你也許還不瞭解我們這種人，我們可以死，卻不能敗！」

陸小鳳終於忍不住長長歎息。他並不是不瞭解他們，他早已知道他們本是同一種人。

一種你也許會不喜歡，卻不能不佩服的人！

一種已接近「神」的人。

無論是劍法，是棋琴，還是別的藝術，真正能達到絕頂巔峰的，一定是他們這種人。因為藝術這種事，本就是要一個人獻出他自己全部生命的。

「可是你現在已變了！」陸小鳳道：「我本來總認為你不是人，是一種半瘋半癡的神，可是你現在卻已有了人性。」

「也許我的確變了，所以葉孤城若沒有受傷，我很可能不是他的對手。」西門吹雪表情更沉重：「可是現在他卻已沒有勝我的機會，這實在很不公平。」

陸小鳳道：「那麼你想──」

西門吹雪道：「我想去找他。」

陸小鳳道：「找到他又怎麼樣？」

西門吹雪冷笑道：「難道你認為我只會殺人？」

陸小鳳眼睛亮了，他忽然想起西門吹雪也曾被唐門的毒藥暗器所傷。但西門吹雪到現在還活著。

「我帶你去。」陸小鳳又跳了起來，道：「這世上若有一個人能治好葉孤城的傷，這個人一定就是你！」

荒郊，冷月。月已圓。冷清清的月光，照著陰森森的院子，禪房裡已燃起了燈。

「白雲城主會住在這種地方？」

「他也跟你一樣，不願別人找到他！」

「你是怎麼找到的？」

「這裡的和尚俗家姓勝，叫勝通。」

「是他帶你來的？」

「我也做過好事，也救過人的。」陸小鳳微笑道：「你救了一個人後，永遠也想不到他會在什麼時候報答你。」這雖然並不是救人的最大樂趣，至少也是樂趣之一。

「葉兄，是我。」他開始敲門：「陸小鳳。」

沒有回應。葉孤城縱然睡了，也絕不會睡得這麼沉的──難道屋裡已沒有人？

陸小鳳皺起了眉，西門吹雪已破門而入。

屋子裡有人，死人！一個被活活勒死的人！

死的並不是葉孤城。

「這人就是勝通。」

「是誰殺了他？為什麼要殺他？」

「他的恩人想必不止我一個。」陸小鳳苦笑道：「他帶了別人來，葉孤城卻已走了，那人以為是他走漏了風聲，就殺了他洩憤！」這解釋不但合理，而且已幾乎可以算是唯一的解釋。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這已經是我看見的，第二個被勒死的人了！」

西門吹雪道：「第一個是誰？」

陸小鳳道：「公孫大娘。」

西門吹雪道：「他們是死在同一個人的手裡的？」

陸小鳳道：「很可能。」勒死勝通的，雖不是紅綢帶，可是用的手法卻很相像。

西門吹雪道：「公孫大娘又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苦笑道：「應該有的，但我卻還沒有想出來，我還沒有找到那根線！」

西門吹雪道：「什麼線？」

陸小鳳道：「一根能將這些事串起來的線。」

西門吹雪道：「你知道的有些什麼事？」

陸小鳳道：「葉孤城負傷，只因為有人暗算了他，否則唐天儀根本無法出手。」

西門吹雪道：「是誰暗算了他？」

陸小鳳道：「是個會吹竹弄蛇的人。」

西門吹雪道：「歐陽情中的毒，也是蛇毒。」

陸小鳳道：「這人不但傷了葉孤城和歐陽情，害死了孫老爺，勒死勝通和公孫大娘的也是他！」

西門吹雪道：「你能確定？」

陸小鳳點點頭，道：「因為我已確定勒死公孫大娘的，就是這個吹竹弄蛇的人，他本想轉移我的目標，嫁禍給公孫大娘。」

西門吹雪道：「你說的這五個人之間，好像完全沒有關係。」

陸小鳳道：「所以我才想不通，這個人為什麼要對他們下毒手！」

西門吹雪道：「你有沒有找到可疑的人？」

陸小鳳道：「可疑的人只有一個。」

西門吹雪道：「誰？」

陸小鳳道：「老實和尚！」

老實和尚居然會暗算別人？這種事有誰會相信？

陸小鳳道：「我也知道沒有人會相信我的話，可是他的確最可疑！」

西門吹雪道：「你幾時開始懷疑他的？」

陸小鳳道：「從一句話開始的。」

西門吹雪道：「一句什麼話？」

陸小鳳道：「歐陽情是處女。」

西門吹雪道：「歐陽情是不是處女，跟老實和尚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道：「有。」

西門吹雪不懂，這其間的關係，本就沒有人會懂的。

陸小鳳道：「我為了丹鳳公主那件事，去找孫老爺，那天孫老爺恰巧在歐陽情的妓院裡，我在路上又恰巧遇見了老實和尚。」

西門吹雪還是聽不出頭緒。

陸小鳳道：「我就問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西門吹雪道：「他說什麼？」

陸小鳳道：「他說他是從歐陽情的床上來的！」

西門吹雪道：「但歐陽情卻是處女。」

陸小鳳道：「由此可見，老實和尚說的也並不完全是老實話。」

西門吹雪道：「這並不證明他殺了人！」

陸小鳳道：「每個人說謊都有理由，他說謊是為了什麼？」

西門吹雪道：「你認為那天晚上，他一定做了件見不得人的事，你問起他時，他只有隨口編了個謊話來推托。」

陸小鳳道：「那時他當然想不到我會認得歐陽情！」

西門吹雪道：「他為什麼不說別人，偏偏要說歐陽情？」

陸小鳳道：「因為歐陽情本是他一路的人！」

西門吹雪又不懂了。

陸小鳳道：「我破了青衣樓之後，才發現江湖中還有個叫「紅鞋子」的秘密組織，而且，青衣樓好像還要受她們的控制。」

西門吹雪道：「控制她們的，也是個秘密組織？」

陸小鳳點點頭，道：「青衣樓全是男人，紅鞋子全是女人，這個秘密組織中，卻很可能全都是出家人，很可能就叫做白襪子！」

西門吹雪道：「你認為這個組織的首腦就是老實和尚？」

陸小鳳又點點頭，道：「我一向很少看見他，可是我在破青衣樓時，他卻忽然出現了，我去找紅鞋子，他又出現了，世上絕沒有這麼巧的事。」

西門吹雪道：「但是他並沒有阻止你去破青衣樓，也沒有阻止你去找紅鞋子！」

陸小鳳道：「因為他知道那時我已有了把握，他就算阻止，也阻止不了的。」

西門吹雪也承認，無論誰要阻止陸小鳳的行動，都很不容易。

陸小鳳冷笑著，又道：「出家人穿的都是白襪子，他說他穿的是肉襪子，我說肉襪子也是白的，他說他的肉不白。」

西門吹雪道：「他的肉本就不白！」

陸小鳳笑道：「白襪子上若是沾了泥，還是不是白襪子？」

「是。」西門吹雪也只有承認：「所以你認為他殺了公孫大娘和歐陽情，就是為了滅口？」

陸小鳳道：「因為我不但已認得她們，而且成為她們的朋友，他生怕她們會洩漏了他的秘密。」

西門吹雪道：「那天晚上，孫老爺也在歐陽情的妓院。」

陸小鳳道：「而且孫老爺知道的事太多。」

──一個人知道的秘密太多，長壽的希望就太少了。

西門吹雪沉思著，道：「不管怎樣，這也只不過是你的推測而已，你並沒有證據。」

陸小鳳道：「我的推測一向很少錯的！」

西門吹雪道：「所以你已找出一條線，將孫老爺、歐陽情、公孫大娘這三個人的死串起來了？」

陸小鳳道：「不錯。」

西門吹雪道：「那麼葉孤城呢？老實和尚為什麼要暗算葉孤城？」

陸小鳳道：「因為他想乘此機會，將他的勢力擴展到京城。」西門吹雪又不懂了。

陸小鳳道：「他知道李燕北和杜桐軒都在你們身上下了很重的賭注，因為這兩人也想乘此機會，把對方的地盤奪過來。」

西門吹雪道：「李燕北賭的是我勝？」

陸小鳳道：「所以他就設法把李燕北的賭注買下了。」

西門吹雪道：「用那張銀票買的？」

陸小鳳點點頭，道：「出面的也是個出家人，叫顧青楓。」

西門吹雪道：「現在他認為葉孤城已必敗無疑，杜桐軒也已有輸無贏。」

陸小鳳道：「所以他一下子就已將京城的兩大勢力全都消滅了，而且不費吹灰之力。」

西門吹雪歎了口氣，道：「這麼複雜巧妙的計劃，世上只怕也只有你們兩個人想得出來。」

陸小鳳道：「這計劃不是我想出來的，是他！」

西門吹雪冷冷道：「但這些推測卻全都是你想出來的，你豈非比他更高？」

陸小鳳道：「你認為我的推測並不完全對？」

西門吹雪道：「我並沒有這樣說。」

陸小鳳苦笑道：「但你卻一定是在這麼想，我看得出。」他忽然也歎了口氣，道：「而且我自己也在這麼樣想的！」

西門吹雪道：「你自己也覺得這些推測並不完全合理？」

陸小鳳苦笑道：「所以我才會說，我還沒有找出那條線來！」

西門吹雪道：「現在你豈非已經找出一條線？」

陸小鳳道：「這條線還不夠好。」

他們當然不是站在那禪房中說話的。沒有人願意在一間破舊陰森，還有個死人的屋子裡停留這麼久。郊外的冷風，卻能使人的頭腦清楚，思想敏銳。他們在九月的星空下，沿著一條小徑慢慢地往前走，秋風吹動著路旁的黃草，大地淒涼而寂靜。他們已走了很遠。

「這條線還不能把所有的事完全串起來。」陸小鳳又道：「還有個人也死得很奇怪。」

「誰？」

「張英風。」

西門吹雪知道這個人。「三英四秀」本是同門，嚴人英的師兄，也就是孫秀青的師兄。孫秀青現在已經是西門夫人，張英風的事，西門吹雪不能不關心。

「他已死了？」

「昨天死的。」陸小鳳又重複了一遍：「死得很奇怪。」

「是誰殺了他？」

「本來應該是你。」

「應該是我？」西門吹雪皺了皺眉：「我應該殺他？」

陸小鳳點點頭，道：「因為他這次到京城來，為的本來是想找你報仇！」

西門吹雪冷冷道：「所以我有理由殺他。」

陸小鳳道：「他致命的傷口是在咽喉上，只有一點血跡。」

西門吹雪當然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只有一種極鋒利、極可怕、極快的劍，才能造成這種傷勢，而且一劍致命，除了西門吹雪外，誰有這麼快的劍？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只可惜我現在已知道殺他的人並不是你！」

「現在你已知道是誰？」

「有兩個人的嫌疑最大。」陸小鳳道：「一個太監，一個麻子。」

「能死在這兩個人手裡，倒也很難得。」西門吹雪並不是沒有幽默感的人。

「只可惜張英風也不是死在他們手裡的。」陸小鳳又在苦笑：「第一，我還想不出他們有什麼理由要殺張英風，第二，他們根本不是張英風的對手。」

「所以你認為應該是兇手的，卻不是兇手！」

「所以我頭疼。」

「兇手究竟是誰？」

「我現在也想找出來。」陸小鳳道：「我總認為張英風的死，跟這件事也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太監也可以算是出家人，他們穿的也是白襪子。」

西門吹雪沉吟著，忽然問道：「為張英風收屍的是嚴人英？」

陸小鳳道：「不錯。」

西門吹雪道：「嚴人英在哪裡？」

陸小鳳道：「你想找他？」

西門吹雪道：「我想看看張英風咽喉上那致命的傷口，我也許能看出那是誰的劍！」

陸小鳳道：「我已經看過了，看得很仔細。」

西門吹雪冷冷道：「我知道你的武功很不錯，眼力也很不錯，可是對於劍，你知道的並不比一個老太婆多很多。」

陸小鳳只有苦笑。他不能爭辯，沒有人能在西門吹雪面前爭辯有關劍的問題。

「你一定要去，我就帶你去。」他苦笑著道：「只不過你最好小心些。」

「為什麼？」

「嚴人英已找了人來對付你，其中有兩個密宗喇嘛，還有兩個據說是邊疆聖母之水峰上一個神秘劍派中的高手。」

西門吹雪冷冷道：「只要是用劍的人，遇見我就應該小心些。」

陸小鳳笑了：「所以應該小心的是他們，不是你。」

西門吹雪道：「絕不是。」

陸小鳳道：「還有那兩個喇嘛呢？」

西門吹雪道：「喇嘛歸你。」

和尚道士的問題，已經夠陸小鳳頭疼的了，現在喇嘛居然也歸了他。

陸小鳳喃喃道：「有的人求名，有的人求利，我找的是什麼呢？」

西門吹雪道：「麻煩。」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我找來找去，找的全都是麻煩。」

西門吹雪道：「現在你準備到哪裡去找？」

陸小鳳道：「全福客棧。」

全福客棧在鼓樓東大街，據說是京城裡字號最老、氣派最大的一家客棧。他們到的時候，夜已深了，嚴人英他們卻不在。

「嚴公子要去葬他的師兄。」店裡的夥計道：「跟那兩位喇嘛大師一起走的，剛走還沒多久！」

「到什麼地方去了？」

「天梁壇。」

天梁壇在安定門外。天子重萬民，萬民以農桑為本，故天子祭先農於南郊，皇后祭先梁於北郊。

「他們為什麼要將張英風葬在天梁壇？」

「因為這個天梁壇已被廢置，已成了喇嘛們的火葬處。」

「火葬？」

「邊外的牧民，死後屍體都由喇嘛火葬，入關後習俗仍未改。」陸小鳳道：「甚至連火葬時用的草，都是特地由關外用駱駝運來的。」

「這種草很特別？」

「的確很特別，不但特別軟，而且乾了後還是綠的。」

「這種草又有什麼用？」

「用來墊在箱子裡！」

「什麼箱子？」

「裝死人的箱子。」陸小鳳道：「死人火葬前，先要裝在箱子裡。」

「為什麼？」

「因為喇嘛要錢，沒有錢的就得等著。」陸小鳳道：「我曾經去看過一次，大殿裡幾乎擺滿了這種兩尺寬，三尺高的箱子。」

西門吹雪道：「箱子只有兩尺寬，三尺高？」

陸小鳳點點頭，臉上的表情看來就像是要嘔吐：「所以死人既不能站著，也不能躺著，只有蹲在箱子裡。」

西門吹雪也不禁皺起了眉。

陸小鳳又道：「大殿裡不但有很多這種箱子，還掛滿了黃布袋。」

「布袋裡裝的是什麼？」

「死人骨灰。」陸小鳳道：「他們每年將骨灰運回去一次，還沒有運走之前，就掛在大殿裡。」

「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將張英風裝進布袋。」

「所以要去就得趕快去。」

## 第七章 火葬場救人

夜更深。大殿裡燈光陰暗，這大殿的本身看來就像是座墳墓。九月的晚風本來是清涼的，但是在這裡，卻充滿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惡臭。

那太監窩裡的氣味，已經臭得令人作嘔，這地方卻是另外一種臭，臭得詭異，臭得可怕。因為這是腐屍的臭氣。有的箱子上還有血，暗赤色的血，正慢慢的從木板縫裡流出來。

突然間，「啵」的一響，木板裂開。箱子裡竟似有人在掙扎著，想衝出來──難道裡面的死人又復活？連西門吹雪都不禁覺得背脊在發冷。

陸小鳳拍了拍他的肩，勉強笑道：「你放心，死人不會復活的。」

西門吹雪冷笑。

陸小鳳道：「可是死人會腐爛，腐爛後就會發脹，就會把箱子脹破！」

西門吹雪冷冷道：「並沒有人要你解釋。」

陸小鳳道：「我是惟恐你害怕。」

西門吹雪道：「我只怕一種人！」

陸小鳳道：「哪種人？」

西門吹雪道：「囉嗦的人。」

陸小鳳笑了，當然並不是很愉快的那種笑。無論誰到了這裡來，都不會覺得愉快。

「奇怪，那些人為什麼連一個都不在這裡？」陸小鳳又在喃喃自語，還不停的在木箱間走動。

他寧願被人說囉嗦，也不願閉著嘴。一個人到了這種地方，若還要閉著嘴不動，用不了多久，就可能會發瘋。說話不但能使他的神經鬆弛，也能讓他暫時忘記這種可怕的臭氣。

「他們說不定正在後面焚化張英風的屍體，這裡唯一的爐子就在大殿後面。」

「唯一的爐子？」

「這裡只有一個爐子，而且還沒有煙囪。」

「你知道的事還真不少。」

「可惜有件事他卻不知道。」大殿後忽然有人在冷笑：「那爐子可以同時燒四個人，把你們四個人都燒成飛灰。」怪異的聲音，怪異的人！

喇嘛並非全都是怪異的，這兩個喇嘛卻不但怪異，而且醜陋。沒有人能形容他們的臉，看來那就像是兩個惡鬼的面具。用青銅烤成的面具。

他們身上穿著黃色的袈裟，卻只穿了一半，露出了左肩，左臂上戴著九枚青銅環，耳朵上居然也戴著一個。他們用的兵器也是青銅環，除了握手的地方外，四面都有尖鋒。無論誰在這種地方忽然看見這麼樣兩個人，都會被嚇出一身冷汗。陸小鳳卻笑了。

「原來喇嘛不會數數。」他微笑著道：「我們只有兩個人，不是四個。」

「前面兩個，後面還有兩個。」一個喇嘛咧開嘴獰笑，露出了一嘴白森森的牙齒，另一個的臉，卻像是死人的臉。

「後面還有兩個是誰？」陸小鳳不懂。

喇嘛獰笑道：「是兩個在等著你們一起上西天的人。」

陸小鳳又笑了：「我不想上西天，上面沒有我的朋友。」

不笑的喇嘛冷冷道：「殺！」銅環一震，兩個喇嘛已準備撲上來。

西門吹雪冷冷道：「兩個都是喇嘛。」

陸小鳳道：「只有兩個。」

西門吹雪道：「喇嘛歸你。」

陸小鳳道：「你呢？」

西門吹雪冷笑了一聲，突然拔劍。劍光一閃，向旁邊的一個木箱刺過去。

沒有人能想得到他為什麼要刺這個木箱子。他的劍本不是殺死人的。

就在這同一瞬間，「啵」的一聲輕響，另一個木箱突然裂開，一柄劍毒蛇般刺了出來，直刺陸小鳳的「鼠蹊穴」。這一劍來得太快、太陰，而且完全出人意外。

死人也能殺人？陸小鳳就是陸小鳳，他突然出手，伸出兩根手指一夾，已夾住了劍鋒！

無論這木箱中是人也好，是鬼也好，他這兩指一夾，無論人鬼神魔的劍．都要被他夾住。

這本是絕世無雙的神技，從來也不會落空。也就在這同一瞬間，「嗤」的一響，西門吹雪的劍已刺入木箱。木箱裡突然發出一聲慘呼，木板飛裂，一個人直竄了出來。

一個漆黑枯瘦的人，手裡揮著柄漆黑的劍，滿臉都是鮮血。血是紅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原來他們也是四個人！」

西門吹雪冷冷道：「四個人，七隻眼睛。」

從木箱中竄出來的黑衣人，左眼竟已被劍尖挑了出來。他瘋狂般揮舞著他的黑蛇劍，閃電般刺出了九劍，劍法怪異而奇詭。可惜他用的是劍。可惜他遇見的是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冷冷道：「我本不願殺人的。」

他的劍光又一閃。只一閃！黑衣人的慘呼突然停頓，整個人突然僵硬，就像是個木偶般的站在那裡。鮮血還在不停地流，他的人卻已忽然倒下，又像是口忽然被倒空了的麻袋。

陸小鳳捏著劍尖，看著面前的木箱。箱子裡居然毫無動靜。

陸小鳳忽然道：「這裡面的一定不是喇嘛。」

西門吹雪道：「嗯。」

陸小鳳道：「我替你捏住了一把劍，你也替我捏一個喇嘛如何？」

西門吹雪道：「行。」他的人突然飛鷹般掠起，劍光如驚虹閃電向那個獰笑著的喇嘛刺了過去。他不喜歡這喇嘛笑的樣子。

喇嘛雙環一振，迴旋擊出，招式也是怪異而奇詭的。雙環本就是種怪異的外門兵刃，無論什麼樣刀劍只要被套住，縱然不折斷，也要被奪走。

劍光閃動間，居然刺入了這雙銅環裡，就像是飛蛾自己投入了火焰。喇嘛獰笑，雙環一絞。他想絞斷西門吹雪的這口劍！

「斷！」這個字的聲音並沒有發出來，因為他正想開聲叱吒時，忽然發現劍鋒已到了他的咽喉。

冰冷的劍鋒！他甚至可以感覺到這種冰冷的感覺，正慢慢的進入他的咽喉。

然後他就什麼感覺都沒有了，也不再笑了。西門吹雪不喜歡他笑的樣子。

不笑的喇嘛雖然已面無人色，還是咬著牙要撲過來。

西門吹雪卻指了指陸小鳳，道：「他是你的。」

他慢慢的抬起手，輕輕的吹落了劍鋒上的一滴血，連看都不再看這喇嘛一眼。喇嘛怔了怔，看著這滴血落下來，終於跺了跺腳，轉身撲向陸小鳳。

陸小鳳一隻手捏著從木箱裡刺出來的劍，苦笑道：「這人倒真是不肯吃虧──」

「叮」的一聲響，打斷了他的話。喇嘛左臂上戴著的九枚銅環，忽然全都呼嘯著飛了過來，盤旋飛舞，來得又急又快，他的人也去得很快。

銅環脫手，他的人已倒竄而出，撞破了窗戶，逃得不見影蹤。

西門吹雪劍已入鞘，背負著雙手，冷冷地看著。這件事就好像已跟他全無關係。

又是「叮，叮，叮」一連串急響，如珠落玉盤，陸小鳳手指輕彈，九枚銅環已全部被擊落。

這種飛環本是極厲害的暗器，可是到了他面前，卻似變成了孩子的玩具。

西門吹雪忽然道：「你這根手指賣不賣？」

陸小鳳道：「那就看你用什麼來買？」

西門吹雪道：「有時我甚至想用我的手指換。」

陸小鳳笑了笑，悠然道：「我知道你的劍法很不錯，出手也很快，可是你的手指，卻最多也只不過能換我一根腳趾而已。」

箱子裡居然還是全無動靜。這柄劍絕不會是自己刺出來的，人呢？

陸小鳳敲了敲箱子：「難道你想一輩子躲在裡面不出來？」

沒有人回應。

「你再不出來，我就要拆你的屋子了。」

還是沒有回應。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這人只怕還不知道我說出來的話，就一定能做得到的。」

他舉手一拍，箱子就裂開。人還在箱子裡，動也不動的蹲在箱子裡，鼻涕、眼淚、口水，已全都流了出來，還帶著一身臭氣，竟已活活的被嚇死。

陸小鳳怔住。聖母之水峰，神秘劍派，這些名堂聽起來倒滿嚇人的，想不到自己卻禁不起嚇。

西門吹雪忽然道：「這人並不是聖母之水峰上來的。」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

西門吹雪道：「我認得他們的劍法。」

陸小鳳道：「什麼劍法？」

西門吹雪道：「海南劍派的龍捲風。」

陸小鳳道：「他們是海南劍派的弟子？」

西門吹雪道：「一定是。」

陸小鳳道：「他們為什麼要冒充聖母之水峰的劍客？」

西門吹雪道：「你本該問他自己的。」

陸小鳳歎道：「只可惜這個人現在好像已說不出話來了。」

西門吹雪道：「莫忘記後面還有兩個人。」

後面的兩個人究竟是什麼？是一個死人，一個活人！

死人當然已不能動，活人居然也動不了。死人是張英風，活人竟是嚴人英。這心高氣傲的少年，此刻也像是死人般躺在爐子旁邊，好像也在等著被焚化。

陸小鳳扶起了他，看出他並沒有死，只不過被人點住了穴道。

西門吹雪一揮手，就替他解開了，冷冷的看著他。

他也看見了西門吹雪蒼白冷酷的臉，掙扎著想站起來：「你是誰？」

「西門吹雪。」

嚴人英的臉一陣扭曲，又倒下，長長歎了口氣，道：「你殺了我吧！」

西門吹雪冷笑。

嚴人英咬著牙，道：「你為什麼不殺我，反而救了我？」

陸小鳳也歎了口氣，道：「因為他本就不想殺你，是你想殺他！」

嚴人英垂下了頭，看樣子就好像比死還難受。

西門吹雪忽然道：「點穴的手法，用的也是海南手法。」

陸小鳳皺眉道：「他們本是他請來的幫手，為什麼反而出手對付他？」

西門吹雪冷冷道：「這句話你也應該問他自己的！」

陸小鳳還沒有問，嚴人英已說了出來。

「他們不是我請來的。」他咬著牙道：「是他們自己找上了我。」

「他們自告奮勇，要幫你復仇？」

嚴人英點點頭：「他們自己說他們全都是先師的故友。」

陸小鳳道：「你就相信了？」

嚴人英又垂下了頭。他實在還太年輕，江湖中的詭譎，他根本還不懂。

陸小鳳只有苦笑：「你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殺你？」

嚴人英遲疑著，道：「他們一到這裡，就出手暗算我，我好像聽到他們說了句話。」

「什麼話？」

「不是我們要殺你，是那三個蠟像害死了你。」這就是他們在嚴人英倒下去時說的話。

「什麼蠟像？」

嚴人英道：「是我大師兄捏的蠟像。」

「我們同門七個人，他是最聰明的一個，而且還有雙巧手。」他又解釋著道：「他看著你的臉，手藏在衣袖裡，很快就能把你的像捏出來，而且跟你的人完全一模一樣。」

「莫非他本是京城『泥人張』家裡的人？」

「京城本是他的老家。」嚴人英道：「地面上的人他都很熟。」──所以他才會認得麻六哥。

「他跟我分手的時候，身上並沒有蠟像的，可是我裝殮他屍身時，卻有三個蠟像從他懷裡掉了出來。」

「現在這三個蠟像呢？」陸小鳳立刻追問。

「就在我身上。」嚴人英道：「可是他捏的這三個人我卻全不認得。」

陸小鳳卻認得，至少可以認出其中兩個，他幾乎一眼就看出來：「這是王總管和麻六哥。」

張英風的確有一雙巧手，只可惜第三個蠟像已被壓扁了。

陸小鳳道：「這三個蠟像，一定是他在臨死前捏的，因為他已知道這三個人要殺他。」

西門吹雪道：「你認為這三個人就是殺他的真兇？」

陸小鳳道：「一定是。」

西門吹雪道：「他臨死前，還想他師弟替他報仇；所以就捏出了兇手的真面目。」

陸小鳳道：「不錯。」

西門吹雪道：「可是在那種生死關頭，他到哪裡去找蠟來捏像？」

「他用不著找。」嚴人英答覆了這問題：「他身上總是帶著一大團蠟的，沒事的時候，就拿在手裡捏著玩。」

陸小鳳道：「看來他這雙巧手並不是天生的，而是練出來的。」

其實那不但要苦練，還得要有一種別人無法瞭解的狂熱與愛好。無論什麼事都一樣，你要求的若是完美，就得先對它有一種狂熱的愛好。就像西門吹雪對劍的熱愛一樣。

西門吹雪臉上也不禁露出種被感動的表情，因為他瞭解。對這種感情，沒有人比他瞭解得更清楚的了。他少年時，甚至在洗澡、睡覺的時候，手裡都在抱著他的劍。

陸小鳳道：「張英風要麻六哥帶他去那太監窩，本是為了去找你的！」

西門吹雪道：「但是他卻在無意間撞破了王總管和麻六哥的秘密！」

陸小鳳道：「所以他們要殺了他滅口。」

西門吹雪道：「王總管和麻六哥雖無能，第三個人卻是高手。」

陸小鳳道：「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絕不是這人的敵手，自知必死無疑，所以他就把他們的像偷偷捏了出來，好讓人替他報仇！因為他已斷定別人絕不會想到這三個人會是兇手。由此可見，這三個人在商議著的秘密，一定是個很驚人的秘密。」

陸小鳳道：「那裡房屋狹窄，人又特別多，他們找不到可以藏屍之處，在倉促間又沒法子毀屍滅跡。」

西門吹雪道：「所以他們就將屍身馱在馬背上運出來。」

陸小鳳道：「他們本來是想嫁禍給你的，讓你來跟峨嵋派的人火拼，這本是個一石二鳥之計。」

現在真相雖已大白，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們卻還是不知道──第三個蠟像已被壓扁了。

這「第三個人」是誰？他到那太監窩去找王總管，要商議的究竟是什麼秘密？這秘密是不是也跟明天晚上那一戰有關係？

西門吹雪凝視著這個被壓扁了的蠟像，道：「無論如何，這人絕不是老實和尚！」

這人有頭髮。張英風非但能捏出一個人的容貌，甚至連這人的髮髻都捏了出來。

「這人好像很胖。」

「並不胖，他的臉被壓扁了，所以才顯得胖。」

「他有鬍子，卻不太長。」

「看來年紀也不太大。」

「他的臉色好像發青。」

「這不是他本來的臉色，是蠟的顏色。」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著道：「看來我們現在只知道他是個有鬍子的中年人，既不太胖，也不太瘦。」這種人京城裡也不知有幾千幾萬個，卻叫他到哪裡去找？

爐子裡火已燃起。喇嘛們想必已準備將嚴人英和張英風一起焚化。

「他們顯然也是王總管派出來的，為的就是準備要將嚴人英殺了滅口，想不到我們也趕來了。」

「也許不是王總管派出來的，那『第三個人』才是真正的主謀。」

「不管怎麼樣，喇嘛也是出家人，穿的也是白襪子。」

「海南派中的道士也很多。」

火光閃動，照著張英風的臉，也照著他咽喉上那個致命的傷口。

「你看得出這是誰的劍？」

「我看不出。」西門吹雪道：「只不過，世上能使出這種劍法殺人的，並不止我一個！」

「除了你之外，還有幾個？」

「也不多，活著的絕不會超出五個。」

「哪五個？」

「葉孤城、木道人，還有兩三個我說出名字來你也不知道的劍客，其中有一個就是隱居在聖母之水峰上的。」

「你知道那個人？」

西門吹雪冷笑，道：「我就算不知道他的人，至少也知道他的劍。」

陸小鳳道：「瀟湘劍客魏子雲呢？」

西門吹雪搖搖頭，道：「他的劍法沉穩有餘，鋒銳不足，殷羨更不足論。」

陸小鳳沉吟著，道：「說不定還有些人劍法雖高，平時卻不用劍的！」

西門吹雪道：「這種可能雖不大，卻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陸小鳳道：「老實和尚若是用劍，就一定是高手，我一向總認為他的武功是深藏不露，深不可測的。」

西門吹雪道：「老實和尚沒有頭髮，也沒有鬍子。」

陸小鳳笑了笑，道：「連人都有假的，何況頭髮鬍子？」他好像已認定了老實和尚。

嚴人英一直站在旁邊發怔，忽然走過來，向西門吹雪當頭一揖。

西門吹雪冷冷道：「你不必謝我，救你的人不是我，是陸小鳳。」

嚴人英道：「我並不是謝你，救命之恩，也無法謝。」他臉上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在閃動的火光中看來，也不知是想笑，還是想哭。「我這一揖，是要你帶回去給我師妹的。」

「為的是什麼？」

「因為我一直誤解了她，一直看不起她，覺得她不該和師門的仇人在一起。」嚴人英遲疑著，終於鼓足勇氣說出來：「可是我現在已懂得，仇恨並不是我以前想像中那麼重要的事──」

──仇恨也並不是非報不可的，世上有很多種情感，都遠比仇恨更強烈、更高貴。這些話他並沒有說出來，他說不出。可是他心裡已瞭解，因為現在他心裡的仇恨，就已遠不如感激強烈。

他忽然抱起他師兄的屍體，邁開大步走了，遠方雖仍是一片黑暗，光明卻已在望。

陸小鳳目送他遠去，歎息著道：「他畢竟是個年輕人，我每次看到這種年輕人時，總會覺得這世界還是滿不錯的，能活著也不錯。」

生命本就是可愛的。人生本就充滿了希望。西門吹雪的眼睛裡，又露出那種溫暖之意。這並不是因為火光在他眼睛裡閃動，而是因為他心裡的冰雪已融化。

陸小鳳看著他，忽然拍了拍他的肩，道：「今天你總算也救了一個人，救人的滋味怎麼樣？」

西門吹雪道：「比殺人好！」

「第三個人」的蠟像，在火光下看來卻還是怪異而醜陋。無論誰的臉若被壓扁，都不會好看。

「現在麻六哥也已被殺了滅口，知道他是誰的，已只有一個人！」

「王總管？」

「嗯。」

「你想去找他？」

「不想。」陸小鳳歎了口氣：「現在他很可能已回到深宮裡，我就算找，也一定找不到。」

「就算能找到，他也絕不會說出這秘密。」

陸小鳳凝視著手裡的蠟像，眼睛忽然發出了光：「我還有個法子可以知道這個人是誰。」

西門吹雪道：「什麼法子？」

陸小鳳道：「我可以去找泥人張，他一定有法子能將這蠟像恢復原狀。」

西門吹雪看著他，目中又有了笑意：「你實在是個聰明人。」

陸小鳳笑道：「我本來就不笨。」

西門吹雪道：「現在你就去找？」

陸小鳳搖搖頭，目光也變得很溫暖：「現在我只想去看一個人。」

他並沒有說出這個人的名字，西門吹雪卻已知道他要說的是誰了。

星光漸稀，漫漫的長夜終於過去。光明已在望。

## 第八章 緞帶風波

九月十五，凌晨。陸小鳳從合芳齋的後院角門走出來，轉出巷子，沿著晨霧迷漫的街道，大步前行。

他雖然又是一個晚上沒有睡了，但卻並不疲倦，洗過一個冷水澡後，他更覺得自己精神健旺，全身都充滿了鬥志。

他已下了決心，一定要將這陰謀揭破，一定要找出那個在幕後主謀的人。蠟像還在他懷裡，他發誓要將這個人的臉，也像蠟像般壓扁。

「泥人張就住在櫻桃斜街後面的金魚胡同裡，黑漆的門，上面還有招牌，很容易找。」

現在他已見過了歐陽情。歐陽情雖然沒有開口說話，可是，臉色已變得好看多了，顯然已脫離險境。──西門吹雪不但有殺人的快劍，也有救人的良藥。

「救人好像真的比殺人愉快些。」陸小鳳在微笑，他只希望殺人的人，以後能變成救人的人。

他已見過孫秀青。明朗爽快的孫秀青，現在也已變了，變得溫柔而嫻靜。因為她也不再是縱橫江湖的俠女，已是個快要做母親的女人。

「你們忘了請我喝喜酒吧？」

陸小鳳看到歐陽情溫柔的眼波，心裡也在問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也該有個家了？」

現在當然還太早。可是一個男人只要自己心裡有了這種想法，實現的日子就也不會太遠。

落葉歸根，人也總是要成家的。何況他的確已流浪得太久，做一個無拘無束的浪子，雖然也有很多歡樂，可是歡樂後的空虛和寂寞，卻是很少有人能忍受的。

也很少有人能瞭解，失眠的長夜，曲終人散時的惆悵，大醉醒來後的沮喪──那是什麼滋味，也只有他們自己心裡才知道。

泥人張已是個老人。他似已忘了自己還有張英風那麼樣一個不肖的子弟。

在老人們眼中看來，不肯安分的成家立業，反而要到外面去闖蕩的年輕人，就是不學好。

陸小鳳當然也沒有提起張英風的死。老，本身就是一種悲哀，他又何必再讓這個老人多添一分悲哀。

可是一提到他的本行，這駝背的老人立刻就好像已能挺起胸，眼睛裡也發出驕傲的光。

「我當然能將這蠟像復原，不管它本來是什麼樣子，我都能讓它變得和以前一模一樣。」老人傲然道：「你到這裡來，可真是找對了人。」

陸小鳳的眼睛也亮了：「要多少時候才能做好？」

「最多一個時辰。」老人很有把握：「你一個時辰後再來拿。」

「我能不能在這裡等？」

「不能。」老人顯露了他在這一行中的權威和尊嚴：「在我做活兒的時候，誰也不許在我旁邊瞧著。」這是他的規矩。

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他說的話就是命令，因為他有陸小鳳所沒有的本事，所以陸小鳳只好走。

何況，有一個時辰的空，豈非正好到前面街上的太和居去喝壺茶。

太和居是個很大的茶館，天一亮就開門了，一開門就坐滿了人。因為京城的茶館子，並不像別的地方那麼單純，來的人也並不是純粹為了喝茶。

尤其是早上，大多數人都是到這裡來等差使做的。泥瓦匠、木工房、搭棚鋪、飯莊子、裁縫局、帛房、租喜轎的，各式各樣的商家；頭一天答應了一件買賣，第二天一早就得到茶館來找工人，來晚了就怕找不到好手。

茶館裡看來雖是很雜亂，其實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地盤，棚匠絕不會跟泥瓦匠坐到一塊兒去，因為坐錯了地方，就沒有差使。

這就叫做「坎子」，哪幾張桌面，是哪一行的坎子，絕對錯不了。陸小鳳並不是第一次到京城來的，他也懂得這規矩，所以就在靠門邊找了個座位，沏了壺「八百一包」的好茶。

在這裡茶葉不是論斤論兩賣的，一壺茶，一包茶葉，有兩百一包的，有四百一包的，最好的就是八百一包的。八百就是八個大錢。

京城裡的大爺講究氣派，八個大錢當然沒有八百好聽。

陸小鳳剛喝了兩口茶，準備叫夥計到外面去買幾個「麻花兒」來吃的時候，已有兩個人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在茶館裡跟別人搭座，並不是件怪事。可是這兩個人的神情卻很奇怪，眼神更奇怪，兩個人四隻眼睛全都眨也不眨的盯在他臉上。

兩個人的衣著都很考究，眼神都很亮，兩旁太陽穴隱隱凸起，顯見都是高手。

年紀較長的一個，氣勢凌人，身上雖然沒有帶兵刃，可是一雙手上青筋暴起，骨節崢嶸，顯然有劈碑裂石的掌力。

年紀較輕的一個，服飾更華麗，眉宇間傲氣逼人，氣派竟似比年長的更大，一雙發亮的眼神裡，竟佈滿了血絲，好像也是通宵沒有睡，又好像充滿了悲哀和憤怒。

他們盯著陸小鳳，陸小鳳卻偏偏連看都不去看他們。

這兩個人對望了一眼，年長的忽然從身上拿出了個木匣子，擺在桌上，然後才問：「閣下就是陸小鳳？」

陸小鳳只好點了點頭，嘴唇也動了動。

他嘴上多了這兩撇眉毛一樣的鬍子，也不知多了多少麻煩。

「在下卜巨。」

「你好。」陸小鳳道。

他臉上不動聲色。就好像根本沒聽見過這名字，其實他當然聽過的。

江湖中沒有聽過這名字的人，只怕還很少。「開天掌」卜巨，威震川湘，正是川湘一帶三十六幫悍盜的總瓢把子，龍頭老大。

卜巨眼角已在跳動，平時他眼角一跳，就要殺人，可是現在卻只有忍著，沉住了氣道：「閣下不認得我？」

陸小鳳道：「不認得。」

卜巨冷笑道：「這匣子裡的東西，你想必總該認得的？」

他打開匣子，裡面竟赫然擺著三塊晶瑩圓潤，全無瑕疵的玉璧。

陸小鳳是識貨的人，他當然看得出這三塊玉璧，每一塊都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但他卻還是搖了搖頭，道：「這些東西我也沒見過。」

卜巨冷冷道：「我也知道你沒見過，能親眼看見這種寶物的人並不多。」他忽然將匣子推到陸小鳳面前：「可是現在我只要你答應一件事，這就是你的！」

陸小鳳故意問道：「什麼事？」

卜巨道：「這三塊玉璧，換你的三條帶子。」

陸小鳳道：「什麼帶子？」

卜巨冷笑道：「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你決定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陸小鳳笑了。這兩個人一坐下來，他就已想到他們是為了什麼來的。

──「我已設法令人通知各地的江湖朋友，身上沒有這種緞帶的，最好莫要妄入禁城，否則一律格殺勿論。」聽到魏子雲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已知道會有這種麻煩來了。

卜巨已漸漸沉不住氣了，又在厲聲問：「你答不答應？」

陸小鳳道：「不答應！」他的回答很簡單，也很乾脆。他並不是個怕麻煩的人。

卜巨霍然長身而起，一雙手骨節山響，臉上已勃然變色。可是他並沒有出手，因為那年輕人已拉住了他，另一隻手卻也拿了樣東西出來，擺在桌上。

一枚毒蒺藜。唐家威懾天下，見血封喉的毒蒺藜。

在陽光中看來，這枚毒蒺藜不但鋼質極純，而且打造得極複雜精巧，葉瓣中還藏著七根極細的鋼針，打在人身上後，鋼針崩出，無論是釘到骨頭上，還是打入血管裡，都必死無疑。

這種暗器通常都不會放在桌上讓人看的，很少有人能看得這麼仔細。就連陸小鳳也不能不承認，這種暗器的確有種不可思議的魔力，縱然擺在桌上，也一樣可以感覺得到。

年輕人忽然道：「我姓唐。」

陸小鳳道：「唐天縱？」

年輕人傲然道：「正是。」

他也的確有他值得自傲的地方，在唐家的兄弟中，他年紀雖最小，可是他的武功卻最高，風頭也最健。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想用你的暗器來換我的緞帶？」

唐天縱冷冷道：「暗器是死的，你若不懂怎麼樣使用它，我縱然將囊中暗器全送給你，也一樣沒有用！」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原來你只不過是給我看看而已。」

唐天縱道：「能看見這種暗器的人已不多。」

陸小鳳道：「我也可以把緞帶拿出來讓你看看，能看見這種帶子的人也不多！」

唐天縱道：「只可惜它殺不了人。」

陸小鳳道：「那也得看它是在什麼人手裡，有時一根稻草也同樣可以殺人的。」

唐天縱沉下了臉，盯著他，擺在桌上的手忽然往下一按，桌上的毒蒺藜立刻憑空彈起，只聽得「嗤」的一響，已飛起了三丈，「奪」的一響，釘入了屋樑，竟直沒入木，看來這少年不但暗器高妙，手上的功夫也很驚人。

陸小鳳卻好像根本沒看見。

唐天縱臉色更陰沉，道：「這才真正是殺人的武器。」

陸小鳳道：「哦！」

唐天縱道：「三塊玉璧，再加上一條命，你換不換？」

陸小鳳道：「誰的命？」

唐天縱道：「你的。」

陸小鳳又笑了，道：「我若不換，你就要我的命？」

唐天縱冷笑。

陸小鳳慢慢的倒了杯茶，喝了兩口，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唐天縱和卜巨既然能找得到他，別的人也一樣能查出他的行蹤。

泥人張既然能將那蠟像復原，就一定有人想將他殺了滅口。陸小鳳放下茶杯，已決定不再跟這兩個人糾纏下去，這已是他最後一條線索，泥人張絕不能死。

唐天縱道：「你拿定了主意沒有？」

陸小鳳笑了笑，慢慢地站起來，把桌上的三塊玉璧拿起來，放進自己衣袋裡。

卜巨展顏道：「你換了？」

陸小鳳道：「不換。」

卜巨變色道：「不換為什麼要拿走我的玉璧？」

陸小鳳悠然道：「我陪你們說了半天話，就得換點東西來，我的時間一向很寶貴。」

卜巨霍然長身而起。這次唐天縱也沒有拉他，一雙手已探入了腰邊的豹皮革囊。

陸小鳳卻好像還是沒看見，微笑著道：「你們若要緞帶，也不是一定辦不到，只不過我有我的條件。」

卜巨忍住怒氣，道：「什麼條件？」

陸小鳳道：「你們每人跪下來給我磕三個頭，我就一人給你們一條。」

卜巨怒吼，揮掌。唐天縱的手也已探出。

只聽「啵」的一響，卜巨的手裡忽然多了個茶壺，茶壺已被他捏得粉碎，茶水濺滿了他身上的紫緞長袍，他居然沒有看清茶壺是怎麼樣到他手裡的。

他的手本想往陸小鳳肩頭上抓過去，誰知卻抓到了這個茶壺。

唐天縱一隻手雖已伸出豹囊，手裡雖已握著滿把暗器，卻也不知為了什麼，竟偏偏沒有發出來。

再看陸小鳳，竟已到了對街，正微笑著向他們招手，道：「茶壺是你弄破的，你賠，茶錢我也讓你付了，多謝多謝。」

卜巨還想追過去，忽然聽見唐天縱嘴裡在「絲絲」的發響，一張臉由白變青，由青脹紅，滿頭冷汗滾滾而落，竟像是已被人點了穴道。

陸小鳳是幾時出手的？

卜巨鐵青的臉忽然變得蒼白，長長吐出口氣，重重的倒在椅子上。

門外卻忽然有個人帶著笑道：「我早就說過，你們若想要陸小鳳聽話，就得先發制人，只要他的手還能動，你們就得聽他的了。」

一個人施施然走進來，頭顱光光，笑得就像是個泥菩薩：「和尚說的一向都是老實話，你們現在總該相信了吧！」

陸小鳳並沒有看見老實和尚。他若看見了，心裡一定更著急，現在他雖然沒看見，但已經急得要命。不但急，而且後悔，他本不該留下泥人張一個人在那裡的，他至少也該守在門外。

只可惜陸小鳳這個人若有機會坐下來喝壺好茶，就絕不肯站在別人門外喝風。

現在他只希望那「第三個人」還沒有找上泥人張的門去。他甚至在心裡許了個願，只要泥人張還能好好的活著，好好的把那蠟像復原交給他，他發誓三個月之內絕不再喝茶，無論多好的茶都不喝。

泥人張還好好的活著，而且看樣子比剛才還活得愉快得多。因為那蠟像已復了原，銀子已賺到了手。一個人的年紀大了，花銀子的機會雖然越來越少，賺銀子的興趣卻越來越大。

賺錢和花錢這兩件事通常都是成反比的，你說奇怪不奇怪？

陸小鳳一走進門，看見泥人張，就鬆了口氣，居然還沒有忘記在心裡提醒自己。──三個月之內絕不能喝茶，無論多好的茶都不喝。

喝茶也有癮的，喜歡喝茶的人，若是不能喝茶，那實在是件苦事。幸好他也沒有忘記提醒自己，他還能喝酒，好酒。

泥人張兩隻手都伸了出來，一隻手是空的，一隻手裡拿著蠟像。

陸小鳳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有本事的人，替人做了事，立刻就要收錢，只要遲一下子，他都會不高興的，事實上，他不要你先付錢，已經是很客氣的了。

空手裡多了張銀票後，泥人張才把另外一隻手鬆開，臉上才有了笑容。陸小鳳卻笑不出了。

這蠟像的臉，竟是西門吹雪的臉。

「金魚胡同」是條很幽雅的巷子，九月的陽光曬在身上，既不太冷，也不太熱。在天氣晴朗的日子裡，若能到這條巷子裡來走走，本是件很愉快的事。

陸小鳳心裡卻一點也不愉快。他絕不相信西門吹雪就是殺死張英風的兇手，更不相信西門吹雪會和那些太監們同流合污。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西門吹雪絕不會說謊，更不會騙他。可是這個蠟像的臉卻偏偏就是西門吹雪的。

他本想問問泥人張：「你會不會弄錯？」他沒有問。

因為他一向尊重別人的技能和地位，在這方面，泥人張無疑是絕對的權威。你若說泥人張把蠟像弄錯了，那簡直比打他一記耳光還要令他難堪。

陸小鳳從不願讓別人難受，可是他自己心裡卻很難受。這蠟像本是他最有力的線索，可是他有了這條線索後，卻比以前更迷糊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實在想不出。

不冷不熱的陽光，照著他的臉，也照著他手裡蠟像的臉。他一面往前面走，一面看著這蠟像，剛走出巷子，忽然又跳了起來，轉頭奔回去，就好像有條鞭子，在後面抽著他一樣，他又發現了什麼？

泥人張見客的地方，就是他工作的地方，屋子裡三面都是窗戶，一張大桌子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瓷土顏料、刻刀畫筆。除了替人捏泥塑像外，他還替人刻圖章，畫喜神。

陸小鳳第三次來的時候，這老人正伏在桌上刻圖章，有人推門走進來，他連頭都沒有抬。

屋裡的窗子雖多，卻還是很陰暗，老人的眼力當然也不太好，一張臉幾乎已貼在桌子上。

陸小鳳故意咳嗽兩聲，老人沒有反應，陸小鳳咳嗽的聲音又大了一些，老人還是沒有抬頭，也沒有動，連手裡的刀都沒有動。

刀不動怎能刻圖章？

難道這老人也已遭了別人的毒手？陸小鳳的心沉了下去，人卻跳了起來，一步竄到他背後，想扳過他的身子來看看。

誰知道這老人卻忽然開了口：「外面的風大，快去關上門。」

陸小鳳又嚇了一跳，苦笑著退回去，輕輕掩上了門，只覺得自己就像是個犯了疑心病的老太婆。

泥人張道：「你是來幹什麼的？」

陸小鳳道：「我是來換蠟像的！」

泥人張道：「換什麼蠟像？」

陸小鳳道：「你剛才交的貨不對，我想把原來那個換回來！」

走到巷口，他才發現泥人張交給他的蠟像顏色發黃，嚴人英給他的蠟像卻是淡青色的，顯然已被這老人掉了包，讓西門吹雪替那兇手背黑鍋，這老人若不是兇手的同黨，就是已經被買通了。

陸小鳳道：「我是來要你把我那蠟像還原的，並沒有要你另外替我捏一個。」

他慢慢地走過來，眼睛盯在這老人握刀的手上，刻圖章的刀也一樣能殺人的，他不想別人拿他當圖章一樣，在他咽喉上刻一刀。

誰知泥人張卻將手裡的刀放了下來，才慢慢的回過頭，道：「你在說什麼？我不懂。」

陸小鳳也糊塗了，他已看見了這老人的臉，這個泥人張，竟不是他剛才看見的那個。

他一口氣幾乎憋死在嗓子眼裡，過了半天才吐出來，又盯著這老人的臉看了幾眼，忍不住問道：「你就是泥人張？」

老人露出滿嘴黃牙來笑了笑，道：「王麻子剪刀雖然有真有假，泥人張卻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

陸小鳳道：「剛才的那個人呢？」

泥人張瞇著眼睛四面看了看，道：「你說的是什麼人？我剛從外面回來，剛才這地方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陸小鳳只覺得滿嘴發苦，就好像被人塞了個爛桃子在嘴裡。

原來他剛才遇見的那泥人張竟是冒牌貨，別人要他上當，簡直比騙小孩還容易。

泥人張看了看他手裡的蠟像，忽然道：「這倒是我捏出來的，怎麼會到了你手裡？」

陸小鳳立刻問道：「你看見過這個人？」

泥人張道：「沒有。」

陸小鳳道：「你沒有見過這個人，怎麼能捏出他的像來？」

泥人張笑了笑，道：「我沒有看見過關公，也一樣能捏出關老爺的像來！」

陸小鳳道：「是不是有人畫出了這個人的相貌，叫你照著捏的？」

泥人張笑道：「這次你總算明白了。」

陸小鳳道：「是誰叫你來捏這個像的？」

泥人張道：「就是這個人。」他轉身從桌上拿起了個泥人，道：「他來的時候，我手上正好有塊泥，就順便替他也捏了個像，卻忘了拿給他。」

陸小鳳眼睛又亮了，只可惜老人的手恰巧握著這泥人的頭，他還是沒有看見他最想看的這張臉。

泥人張還在搖著頭，歎著氣，喃喃道：「一個人年紀大了，腦袋就不管用了，不是忘記了這樣，就是忘記了那樣。」

陸小鳳忽然笑道：「你腦筋雖然不好，運氣卻好極了。」

泥人張道：「什麼運氣？」

陸小鳳道：「你若沒有忘記把這泥人交給他，你就少賺了五百兩銀子。」

泥人張眼睛裡也發出了光，道：「現在你能讓我賺五百兩銀子？」

陸小鳳道：「只要你把這泥人給我，五百兩銀子就已賺到了手！」

泥人張已笑得連嘴都合不攏，立刻把手裡的泥人送到陸小鳳面前。

陸小鳳剛想去接，突聽「崩」的一聲輕響，泥人的頭突然裂開，七八點寒星暴射而出，直打向他的咽喉。

這泥人裡竟藏著筒極厲害的機簧暗器，距離陸小鳳的咽喉還不到兩尺！

兩尺間的距離、閃電般的速度、絕對出人意料之外的情況、七根見血封喉的毒針！

看來陸小鳳這次已死定了！

無論誰在這種情況下，都已死定了，這樣的距離、這樣的速度、這樣的暗器，天上地下，絕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躲過去。

這一次暗算，顯然已經過深思熟慮，不但已十拿九穩，簡直已萬無一失！

就連陸小鳳也萬萬躲不過去。

可是他並沒有死，因為他手裡還有個蠟像。「崩」的一響，機簧發動時，他的手一震，手指彈出，蠟像就從他手裡跳了起來，恰巧迎上了這七點寒星。

毒針打在蠟像上，餘力未盡，蠟像還是打在他的咽喉上。蠟像雖然打不死人，他還是吃了一驚。

就在這時，泥人張已凌空掠起，箭一般竄出了窗戶，等到陸小鳳發現時，他的人已在窗外。

這「泥人張」的反應居然也不慢，一擊不中，立刻全身而退。

可是他剛竄出去，就發出了一聲驚呼，呼聲很短促，其中還夾著「砰」的一聲響，就好像有樣東西重重的撞在木頭上。

響聲過後，呼聲就突然停頓。陸小鳳趕出去時，他的人已倒在院子裡，像是已暈了過去。另外有個人站在他旁邊，用一雙手抱著頭，卻是個光頭。

陸小鳳叫了出來：「老實和尚！」

老實和尚摸著頭，苦笑道：「看來和尚的名字已經應該改了，應該叫做倒楣和尚！」

陸小鳳道：「和尚幾時倒了楣？」

老實和尚道：「和尚若不倒楣，怎麼會有人把腦袋硬往和尚的腦袋上撞？」

就在這片刻間，「泥人張」腦袋上已腫起了又青又紫的一大塊。

陸小鳳又好笑，又奇怪，他當然知道兩個人的腦袋是絕不會湊巧碰上的，他想不通老實和尚為什麼要幫他這個忙。

老實和尚還在摸著頭，喃喃道：「幸好和尚的腦袋還硬。」

陸小鳳笑道：「所以和尚雖然倒楣，泥人張卻更倒楣。」

老實和尚道：「你說他是泥人張？」

陸小鳳道：「他不是？」

老實和尚道：「這人若是泥人張，和尚就是陸小鳳了。」

其實陸小鳳當然也知道這個泥人張是冒牌的，可是他也想不通，那第一個真的泥人張為什麼要把蠟像掉了包來騙他。

老實和尚道：「和尚雖然長得不漂亮，卻也曾來找泥人張捏過一個像。」

陸小鳳道：「所以和尚認得泥人張！」

老實和尚點點頭，道：「你是不是也想找他捏個像？」

陸小鳳笑道：「卻不知他能不能捏出我這四條眉毛來？」

老實和尚道：「你就算有八條眉毛，他也絕不會捏少一條，連一根都不會少，只可惜他現在已只能等著別人替他捏像了！」

陸小鳳皺眉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和尚剛才是從後面繞過來的，後面有口井。」

陸小鳳道：「井裡有什麼？」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道：「我勸你還是自己去看看的好！」

井裡當然有水。可是這口井裡，除了水外，還有血。泥人張的血！

「和尚就是嗅到井裡的血腥氣，才過來看。」老實和尚雙手合十，苦著臉說道：「看了還不如不看，阿彌陀佛，我佛慈悲！」

他看見的是四個死人，現在陸小鳳也看見，泥人張一家大小四口，已全都死在井裡。

陸小鳳一直沒有開口，他不想在老實和尚面前吐出來，他一肚子都是苦水。

現在他才知道，他看見的兩個泥人張，原來都是冒牌的。

第一個冒牌泥人張只管將蠟像掉包，嫁禍給西門吹雪。若是陸小鳳不上當，就一定會再來的，第二個泥人張就等在那裡要他的命！

這正是個不折不扣的連環毒計，一計不成，計中還有計。

陸小鳳歎了口氣，忽然覺得自己的運氣還算不錯，居然還能活到現在。

老實和尚卻歎了口氣，道：「我早就說過，你霉氣直透華蓋，一定要倒楣的！」

陸小鳳道：「我倒了什麼楣？」

老實和尚道：「你什麼事都不好做，偏偏要找死人來捏像，這難道還不算倒楣？」

陸小鳳看著他，道：「就算我是來找死人捏像的，和尚是幹什麼來的？」

老實和尚好像被問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幸好就在這時，那個頭已被撞腫的「泥人張」忽然發出了呻吟。

他們到後院來的時候，當然沒有忘記把這個人也一起帶來。

老實和尚鬆了口氣，道：「看樣子他總算已快醒了，和尚總算沒有把他撞死！」

陸小鳳盯著他，道：「你本來是不是想把他撞死的？」

老實和尚趕緊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尚若有這種想法，豈非要被打下十八層地獄？」

陸小鳳笑了笑，道：「那地方豈非也不錯，至少還可以遇見幾個老朋友，何況，和尚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老實和尚搖著頭，喃喃道：「千萬不能跟這個人鬥嘴，千萬不能──」

陸小鳳忍不住笑道：「和尚是在唸經？」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道：「和尚只不過在提醒自己，免得以後下拔舌地獄。」

陸小鳳本來還想說話的，卻又忍住。因為他看見地上的人終於已醒，正捧著腦袋，掙扎著想坐起來。

陸小鳳看著他，他也看見了陸小鳳，眼睛裡立刻露出了恐懼之色，看見了老實和尚後，顯得更吃驚。看樣子他是認得這個和尚的。

老實和尚臉上卻連一點表情也沒有，陸小鳳居然也沒有開口。兩個人就這麼樣不聲不響地站在他面前，看著他。

他雖然不是真的泥人張，卻真的已是個老人。陸小鳳知道自己用不著開口，他也該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的。

老人果然歎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們一定有話要問，也知道你們要問的是什麼。」

他當然應該知道，無論誰被暗算了之後，都一定會盤問對方的姓名來歷，是受誰主使的。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這種道理他怎麼會不懂？

老人道：「可是你們要問的話，我一句也不能說，因為一說出來，我就非死不可。」

陸小鳳道：「你怕死？」

老人苦笑道：「我雖然已是個老頭子，雖然明知道已活不了多久，但卻比年輕的時候更怕死！」

他說的都是實話。一個人年紀若越大，就越不想死的，所以逞勇輕生的都是年輕人，跳樓上吊也都是年輕人──你幾時看見過老頭子自殺的？

陸小鳳板著臉，道：「你既然怕死，難道就不怕我們殺了你？」

老人道：「我不怕！」

陸小鳳奇怪了：「為什麼不怕？」

老人道：「因為你看樣子就不像喜歡殺人的，也不像要殺我的樣子。」

陸小鳳道：「你看得出？」

老人道：「我已活到這麼大年紀，若連這點事都看不出，豈非白活了？」他居然在笑，笑得就像是條老狐狸。

陸小鳳瞪著他，忽然道：「這次你錯了！」

老人道：「哦？」

陸小鳳道：「你沒有看錯我，我的確不會殺你，但是你看錯了叫你來的那個人，你既然沒有殺了我，無論你說不說出他的秘密，都一樣必死無疑。」

老人的笑容已僵硬，眼睛裡又露出了恐懼之色。

陸小鳳道：「你當然很瞭解他的手段，你若要走，我絕不會攔住你，你死了也不能怨我！」

老人站起來，卻沒有動。

陸小鳳道：「我一向很少殺人，卻救過不少人！」

老人道：「你──你肯救我？」

陸小鳳道：「你肯說？」

老人遲疑著，一時間還拿不定主意。

陸小鳳道：「你不妨考慮考慮，我──」

他的聲音忽然停頓，甚至連呼吸都已停頓。他忽然發現這老人的眼白已變成慘碧色，慘碧色的眼睛裡，卻有一滴鮮紅的血珠沁了出來。等他衝過去時，老人的眼角已裂開，但他卻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痛苦。

陸小鳳一把抓住他的手，手已冰冷僵硬，不禁變色道：「快說，只要說出他的名字來。」

老人嘴唇動了動，臉上忽然露出詭秘的笑容，笑容剛出現，就已凍結。他的人也已僵硬，全身的皮膚都已經乾硬如牛皮。陸小鳳碰一碰他，就發出「噗」的一聲響，聲音聽來就好像是打鼓一樣的。

老實和尚也吃了一驚，失聲道：「這是殭屍木魅散。」

陸小鳳輕輕吐出口氣，道：「毒散人血，人化殭屍。」

老實和尚道：「難道他來的時候就已中了毒，毒性直到現在才發散？」

陸小鳳道：「若不是被你撞暈了，他一出大門，只怕就已要化做殭屍。」

老實和尚道：「所以這一計無論成不成，他都已必死無疑。」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這麼周密的計劃，這麼大的犧牲，為的究竟是什麼？」

老實和尚道：「為的是要殺你！」

陸小鳳苦笑道：「若是只為了殺我，他們付出的代價就未免太大了些！」

老實和尚道：「你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不值錢了些！」

陸小鳳道：「他們要殺我，只不過怕我擋住他們的路而已！」

老實和尚道：「你認為他們另有目的？」

陸小鳳道：「嗯。」

老實和尚道：「什麼目的？」

陸小鳳道：「他們付出了這麼多代價，要做的當然是件大事！」

老實和尚道：「什麼大事？」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不去問問你的菩薩？」

老實和尚道：「菩薩只會聽和尚唸經，和尚卻聽不見菩薩的話。」

陸小鳳道：「那麼你為什麼要做和尚？」

老實和尚笑了笑，道：「因為做和尚至少比做陸小鳳好，陸小鳳的煩惱多，和尚的煩惱少！」

他忽然拍手高歌：「你煩惱，我不煩惱，煩惱多少，都由自找，你要去找，我就走了！」歌聲未歇，他的人真的走了。

「煩惱多少，都由自找。」陸小鳳望著他背影苦笑道：「只可惜就算我不去找它，它也會來找上我的。」

天高氣爽，秋日當空。陸小鳳慢慢的走出巷子，忽然發現有一個人站在巷口，衣飾華麗，臉色蒼白，竟是唐門子弟中的第一高手唐天縱。

他為什麼要在這裡等著？是不是又有麻煩要找上門來了？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那朋友呢？茶壺的錢他賠了沒有？」

唐天縱看著他，眼睛裡滿佈血絲，忽然跪下來，向陸小鳳磕了三個頭。

陸小鳳怔住。

──我的條件很簡單，你們每人跪下來跟我磕三個頭，我就一人給你們一條緞帶。

這條件本是陸小鳳自己說出來的，但是他卻想不到唐天縱真的會這麼樣做。

一個像他這麼樣驕傲的年輕人，寧可被人砍下腦袋，也不肯跪下來磕頭。

可是唐天縱卻磕了，不但著著實實的磕了三個頭，而且磕得很響。

這眼高於頂的年輕人，竟不惜忍受這種屈辱？為的究竟是什麼？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難道你一定要去找葉孤城？你找到他也未必能報得了仇。」

唐天縱已站起來，瞪著他，一句話也不說，一個字也不說。

陸小鳳只有從腰上解下條緞帶遞過去，唐天縱接過緞帶，回頭就走。

## 第九章 第七條緞帶

九月十五，正午。陽光燦爛。陸小鳳從金魚胡同裡走出來，沿著雖古老卻繁華的街道大步前行，雖然又是通宵未睡，他看來還是精力充沛，神氣得很。

街道上紅男綠女來來往往，兩旁的大小店舖生意興隆，他雖然已惹上了一身麻煩，心情還是很愉快。因為他喜歡人。

他喜歡女人，喜歡孩子，喜歡朋友，對全人類他都有一顆永遠充滿了熱愛的心。大多數人也都很喜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雖然已有點髒了，可是眼睛依然發亮，腰桿還是筆挺，從十四歲到四十歲的女人，看見他時，還是不免要偷偷的多看兩眼。

本來繫在他腰上的緞帶，現在他都已解下來，搭在肩上。六條緞帶他已送出去兩條，一條給了老實和尚，一條給了唐天縱。

現在他只希望能將剩下來的這四個燙手的熱山芋趕快送出去，唯一的問題是，他還沒有選擇好對象。

前面有個耍猴戲的人，已敲起了鑼，孩子們立刻圍了上去。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拄著根枴杖，蹣跚著從一家藥材鋪裡走出來，險些被兩個孩子撞倒。

陸小鳳立刻趕過去扶住了他，微笑道：「老先生好走。」

白髮老人彎著腰，喘息著，忽然抬頭向陸小鳳擠了擠眼睛，伸了伸舌頭，做了個鬼臉。

陸小鳳吃了一驚。他什麼怪事都見過，倒還沒有看見過老頭子朝他做鬼臉的。

等到他看清楚這老頭子的一雙眼睛時，他又幾乎忍不住要叫了起來。

司空摘星！這老頭子原來是偷遍天下無敵手的「偷王之王」扮成的。

陸小鳳雖然沒叫出來，手裡卻用了點力，狠狠在他膀子上捏了一下子，壓低聲音道：「好小子，你怎麼也來了？」

司空摘星道：「連你這壞小子都來了，我這好小子為什麼不能來？」

陸小鳳手上的力氣又加重了些，道：「你是不是想來偷我的緞帶？」

司空摘星疼得咬牙咧嘴，不停的搖頭。

陸小鳳道：「你不想？」

司空摘星道：「不想，真的不想。」

陸小鳳看見他臉上的表情，總算鬆開了手，帶著笑道：「莫非你改行了？」

司空摘星長長吐出一口氣，揉著膀子道：「倒也沒有改行！」

陸小鳳道：「既然沒有改行，為什麼不偷？」

司空摘星道：「我既然已經有了，為什麼還要偷？」

陸小鳳道：「你有了什麼？」

司空摘星道：「緞帶。」

陸小鳳怔了怔，道：「你已經有了條緞帶？」

司空摘星道：「嗯。」

陸小鳳道：「你是從哪裡找來的？」

司空摘星笑了笑，道：「剛才從一個朋友身上拿來的！」

陸小鳳道：「這朋友就是我？」

司空摘星又歎了口氣，道：「你知道我的朋友並不多。」

陸小鳳咬了咬牙，伸出手，又想去抓人。

司空摘星這次卻不肯讓他抓住了，遠遠的避開，笑道：「你身上有四條帶子，我只拿了一條，已經算是很客氣的了，你還不滿意？」

陸小鳳瞪著他，忽然也笑了，道：「我本來還以為你是個聰明人，誰知道你也是笨蛋！」

司空摘星眨著眼，等他說下去。

陸小鳳道：「你也不想想，若是真的緞帶，我怎麼肯隨隨便便的搭在身上？」

司空摘星失聲道：「難道這緞帶是假的？」

陸小鳳也朝他擠了擠眼睛，伸了伸舌頭，做了個鬼臉。

司空摘星怔了半天，就好像變戲法一樣從袖子裡抽出條緞帶，喃喃道：「看來這好像真的，又有點似假的。」

陸小鳳笑道：「我知道你從來不偷假東西，想不到今天也上了當。」

司空摘星道：「你可千萬不能把這件事說出去，砸了我的招牌。」

陸小鳳悠然道：「你偷了我的東西，我為什麼連說都不能說？」

司空摘星道：「我若還給你呢？」

陸小鳳道：「還給我，我還是要說，偷王之王居然也會偷了樣假貨，那些偷子偷孫若是聽見這件事，大牙至少要笑掉七八顆。」

司空摘星道：「我若先把緞帶還給你，再請你去大吃一頓呢？」

陸小鳳故意遲疑著，道：「這麼我倒不妨考慮考慮，還得看你請我吃什麼？」

司空摘星道：「整隻的紅燒魚翅，再加上兩隻大肥鴨，你看怎麼樣？」

陸小鳳好像還不太願意，終於勉強點了點頭，其實卻已忍不住幾乎要笑得滿地打滾了。

──這小子還是上了我的當。

看見司空摘星恭恭敬敬的把緞帶送過來，他更忍不住要笑，不但要笑得打滾，而且還想翻跟斗。

誰知司空摘星忽然又把手縮了回去，搖著頭道：「不行，絕不行！」

陸小鳳立刻道：「什麼事不行？」

司空摘星又歎口氣，道：「鴨子太肥，魚翅太膩，吃多了一定會瀉肚子，我們是老朋友，我絕不能害你！」

陸小鳳又怔住。

司空摘星眨著眼，道：「何況，我也想通了，假帶子總比沒有帶子好，你說對不對？」他好像也忍不住要笑，終於還是笑了出來，大笑著翻了三個跟斗，人已掠上屋脊，向陸小鳳招了招手，就忽然不見了。

陸小鳳卻已連肚子都要被氣破，咬著牙恨恨道：「這小子是我的剋星，遇見他我就倒楣。」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發現本來在看猴子戲的孩子們都已圍了過來；一個個都在仰著臉看著他，好像覺得他比那會玩把戲的猴子還有趣。

陸小鳳苦笑道：「你們為什麼不到那邊去看猴子玩把戲？」

一個孩子搖著頭道：「猴子不好看，你好看。」

陸小鳳又好氣，又好笑，卻又忍不住問道：「我有什麼好看的？」

孩子道：「你跟那老公公是朋友，一定也像他一樣會飛。」

陸小鳳總算明白了，這些孩子原來是來看飛人的。

孩子們又在央求：「大叔你飛給我們看看好不好？」

陸小鳳歎了口氣，忽又笑道：「我教你們一首歌，你們唱給我聽，我就飛給你們看。」

孩子們立刻拍手歡呼：「好，我們唱，我們以後天天都唱。」

陸小鳳又開心了，立刻教孩子們一句句的唱：「司空摘星，是個猴精，猴精搗蛋，是個渾蛋，渾蛋不乖，打他屁股。」

孩子們學得倒真好，一下子就學會了，大聲唱了起來，唱個不停。

陸小鳳自己聽聽也覺得好笑，越聽越好笑，笑得捧著肚子，也接連翻了三個跟斗，翻上了屋脊，向孩子們招了招手，笑道：「你們一有空就唱，我一有空就來飛給你們看。」

肩上的四條緞帶果然已少了一條，連陸小鳳都不能不承認，那個猴精的確有兩手，居然能在他眼前把東西偷走。

剛才他幾乎把肚子都氣破，後來又幾乎把肚子笑破，現在他只覺得肚子裡已空空的，簡直餓得要命。幸好現在正是吃飯的時候，大大小小的酒樓飯鋪裡，刀勺亂響，就算不餓的人，聽見了也會餓。若是再不進去大吃一頓，那麼他這個既沒有被氣破、也沒有被笑破的肚子，只怕很快就要被餓破了。

「來一大碗紅燒魚翅、一隻烤鴨、兩斤薄餅，外加三斤竹葉青，四樣下酒菜。」

他找了家最近的飯館，找了張最近的桌子，一坐下來就好像餓死鬼投胎一樣，要了七八樣東西。然後他就坐在那裡等。

七八樣吃的東西連一樣都沒有來，外面卻有七八個人走了進來。走在前面的一個人，錦衣華服，顧盼自雄，兩鬢雖已斑白，打扮得卻還是像個花花公子，腰上的玉帶晶瑩圓潤，上面還鑲滿了比龍眼還大的珍珠、比拇指還大的翡翠。

就只這一條玉帶，已是價值連城，玉帶上掛著的一柄劍，卻遠比玉帶還珍貴。

跟在他後面的，也都是意氣風發，不可一世的年輕人，穿著一個比一個華麗花俏，眼睛好像全都長在頭頂上，可是一個個全都腳步輕健，動作靈活，看來又都是武林中身手不弱的少年英雄。

這些人走進來，只打量了陸小鳳一眼，就找了張最大的桌子坐下來。

他們雖然沒有將別人看在眼裡，總還算是看了陸小鳳一眼。

陸小鳳卻連一眼都懶得看他們，但他卻還是認出了掛在玉帶上的那柄劍。

一柄黑魚皮鞘，白金吞口，形式奇古的長劍，鮮紅的劍穗上，繫著個白玉雕成的雙魚。只要認出了這柄劍，就一定能認出佩劍的人。

這個錦衣佩劍的中年人，當然就是江南虎丘，雙魚塘，長樂山莊的主人，「太平劍客」司馬紫衣了。

「金南宮，銀歐陽，玉司馬」這句話說的正是武林三大世家。

自古以玉為貴，長樂山莊無疑是其中最富貴的一家，司馬紫衣除了家傳的武功外，還是昔年「鐵劍先生」的唯一衣缽弟子，少年英俊，文武雙全，再加上顯赫的家世，不到二十歲就已名滿天下。現在他雖已人到中年，非但少年的驕狂仍在，英俊也不減當年。

能親眼見到這麼樣一個人的風采，本是件很榮幸的事。可是陸小鳳卻寧願能看到一碗已煨得爛透了的紅燒魚翅。

魚翅的火候煨得正好，酒也溫得恰到好處，陸小鳳拿起了筷子，正準備好好的吃一頓，卻已看見一個紫衣佩劍，劍上懸著白玉雙魚的年輕人向他走了過來。

他從心裡歎了口氣，知道又有麻煩要找上門來了，所以趕快趁這年輕人還沒有走到面前的時候，先用魚翅塞滿了自己的嘴。

紫衣少年扶劍而立，又冷冷的打量了他兩眼，才抱了抱拳，道：「閣下想必就是陸小鳳。」

陸小鳳點點頭。

紫衣少年道：「在下胡青，來自姑蘇虎丘，雙魚塘，長樂山莊，那邊坐著的就是家師，閣下想必也已知道。」

陸小鳳又點點頭。

胡青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家師特地叫我來借閣下肩上的緞帶一用，再請閣下過去用酒。」

這次陸小鳳既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卻指了指自己的嘴，他嘴裡的魚翅還沒有嚥下去，當然也沒法子開口說話。

胡青皺了皺眉，雖然顯得很不耐煩，卻也只有站在那裡等著，好不容易等陸小鳳吃完了，立刻又問道：「閣下現在就請將緞帶交給我如何？若是閣下自己還想留下一條也無妨。」

他說得輕鬆極了，好像認為他既然過來開了口，就已經給了陸小鳳天大的面子。

陸小鳳慢吞吞的嚥下魚翅，慢吞吞的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又輕輕歎了口氣，表示對魚翅和酒都很滿意，然後才微笑著道：「司馬莊主的盛名，我已久仰，司馬莊主的好意，我也很感激，至於這緞帶──」

胡青道：「緞帶怎麼樣？」

陸小鳳淡淡道：「緞帶不借。」

胡青的臉色變了，反手握住了劍柄。

陸小鳳卻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又夾了塊魚翅放進嘴裡，仔細咀嚼，慢慢品嚐。

胡青瞪著他，手背上青筋顫動，彷彿已忍不住要拔劍，背後卻有人咳嗽了兩聲，道：「你那『借』字用得不好，這樣的東西，誰也不肯借的。」

司馬紫衣居然也不惜勞動自己的大駕走過來，卻又遠遠停下，好像在等著陸小鳳站起來迎接。

陸小鳳沒看見。他對面前這盆魚翅的興趣，顯然比對任何人都濃厚得多。

司馬紫衣只有自己走過來，伸出一隻保養得很好的手，朝桌子上點了點。

胡青立刻從懷裡拿出疊銀票，放在桌上。

司馬紫衣又用那隻手摸了摸他修飾整潔的小鬍子，道：「玉璧雖好，總不如金銀實惠，卜巨不解人意，當然難免碰壁。」

京城裡的消息傳得真快，一個時辰前的事，現在居然連他都已知道。

司馬紫衣道：「我的意思，閣下想必也定有同感。」

陸小鳳點點頭，表示完全同意。

司馬紫衣道：「這裡是立刻兌現的銀票五萬兩，普通人有了這筆錢財，已可無憂無慮的過一輩子了。」

陸小鳳也完全同意。

司馬紫衣接著又道：「五萬兩銀票，只換兩條緞帶，總是換得過的。」

陸小鳳還是完全同意。

司馬紫衣臉上露出微笑，好像已準備走了，這交易已結束。

誰知陸小鳳忽然開了口，道：「閣下為什麼不將銀票也帶走？」

司馬紫衣道：「帶到哪裡去？」

陸小鳳道：「帶到綢緞鋪去。」

司馬紫衣不懂。

陸小鳳道：「街上的綢緞鋪很多，閣下隨便到哪家去換，都方便得很。」

司馬紫衣沉下了臉，道：「我要換的是你這緞帶。」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這緞帶不換。」

司馬紫衣看來總是容光煥發的一張臉，已變得鐵青，冷冷道：「莫忘記這是五萬兩銀子。」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你若肯讓我安安靜靜的吃完這碗魚翅，我情願給你五萬兩！」

司馬紫衣鐵青的臉又脹得通紅，旁邊桌上已有人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笑聲剛響起，劍光也飛出，只聽「叮」的一響，劍尖已被筷子夾住。

發笑的是個已有了六分酒意的生意人，出手的是胡青，他的手腕一翻，腰邊長劍已毒蛇般刺了出去，誰知陸小鳳的出手卻更快，突然伸出筷子來輕輕一夾，劍尖立刻被夾住，就好像一條蛇被捏住了七寸。

胡青臉色驟變，吃驚的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道：「他醉了。」

胡青咬著牙，用力拔劍，這柄劍卻好像已在筷子上生了根。

陸小鳳淡淡道：「這裡也沒有不許別人笑的規矩，這地方不是長樂山莊。」

胡青額上已有了汗珠，忽然間，又是劍光一閃，「叮」的一響──他手裡的劍已斷成兩截！

司馬紫衣一劍削出，劍已入鞘，冷冷道：「退下去，從今以後，不許你再用劍。」

胡青垂著頭，看著手裡的斷劍，一步步往後退，退出去七八步，眼淚忽然流了下來。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可惜可惜！」

司馬紫衣道：「可惜？」

陸小鳳道：「可惜了這把劍，也可惜了這個年輕人，其實他的劍法已經是很不錯，這把劍也是很不錯。」

司馬紫衣沉著臉冷冷道：「能被人削斷的劍，就不是好劍！」

陸小鳳道：「他的劍被削斷，也許只不過因為劍尖被夾住。」

司馬紫衣道：「能被人夾住的劍，留著也沒有用。」

陸小鳳看著他，道：「你一劍出手，就絕不會被夾住？」

司馬紫衣道：「絕不會。」

陸小鳳笑了，忽然笑道：「我的緞帶既不借，也不換，當然更不賣！」

司馬紫衣冷笑道：「你是不是要我搶？」

陸小鳳道：「你還可以賭。」

司馬紫衣道：「怎麼賭？」

陸小鳳道：「用你的劍賭。」

司馬紫衣還是不懂。

陸小鳳道：「你一劍刺出，若是真的沒有人能夾住，你就贏了，你非但可以拿走我的緞帶，還可以隨便拿走我的腦袋。」

司馬紫衣道：「我並不想要你的腦袋。」

陸小鳳道：「可是你想要我的緞帶！」

司馬紫衣瞪著他，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法子？」

陸小鳳道：「沒有。」

司馬紫衣沉吟著，忽然道：「我要刺你左肩的肩井穴，你準備好。」

陸小鳳微笑著拍了拍自己的左肩，道：「我的衣服不太乾淨，又已經兩天沒洗澡，你的劍若刺進去，最好快些拔出來，免得弄髒了你的劍。」

司馬紫衣冷冷道：「只要有血洗，劍髒了也無妨！」

陸小鳳道：「卻不知我的血乾不乾淨？」

司馬紫衣道：「你現在就會知道了。」

「了」字出口，劍已出手，劍光如閃電，直刺陸小鳳的左肩。劍很長，本不容易拔出來，但是他卻有種獨特的方法拔劍，劍一出鞘，就幾乎已到陸小鳳的肩頭。

陸小鳳就伸出兩根手指來一夾！這本來是個極簡單的動作，可是它的準確和迅速，卻沒有人能形容，甚至沒有人能想像。

這動作雖簡單，卻是經過千錘百煉的，已是鐵中的精英，鋼中的鋼。

司馬紫衣的心沉了下去，血也在往下沉，他的劍已被夾住！

他四歲時就已用竹練劍，七歲時就有了把純鋼打成的劍。他學劍已經四十年，就只練這拔劍的動作，已研究過一百三十多種方法，他一劍出手，已可貫穿十二枚就地灑落的銅錢。

可是現在他的劍還是被夾住了，在這一瞬間，他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真的。他看著陸小鳳的手，幾乎不能相信這真的是只有血有肉的手。

陸小鳳也在看著自己的手，忽然道：「你這一劍並沒有使出全力來，看來你的確並不想要我的腦袋。」

司馬紫衣道：「你──」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不是個好人，你卻不壞，你不想要我的腦袋，我送你條緞帶！」

他解下條緞帶，掛在劍尖上，就大步走了出去，連頭都沒有回。他生怕自己會改變主意。

肚子裡雖然還沒有吃飽，陸小鳳心裡卻很愉快。因為他知道司馬紫衣現在一定已明白了兩件事，無論誰的劍都可能被夾住。有些人是吃軟不吃硬的。

他相信司馬紫衣受到這個教訓後，一定會改改那種財大氣粗，盛氣凌人的樣子。

這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他完全沒有去想，陸小鳳做事本就從來也沒有為自己打算過。

可是他肚子卻在抗議了。他的肚子雖不大，兩口魚翅卻也填不滿。對他來說，想要舒舒服服的吃頓飯，已變成件很困難的事。

只要他還有緞帶在身上，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不出片刻，就會有麻煩找上門來。

剩下的這兩條緞帶應該怎麼送出去？應該送給誰？其中有一條他是準備留給木道人的，木道人偏偏人影不見。不該來的人全都來了，該來的人都沒有來。

因為這些人該來的時候不來，不該來的時候卻偏偏要來。陸小鳳好像總是會遇見這種人、這種事的。他歎了口氣，忽然發覺老實和尚正從前面走過來，手裡拿著饅頭在啃，看見陸小鳳，就像是看見了鬼一樣，立刻想溜之大吉。

陸小鳳卻已趕過去，一把拉住了他，道：「你想走？往哪裡去？」

老實和尚翻了翻眼，道：「和尚既沒有惹你，又沒有犯法，你拉著和尚幹什麼？」

陸小鳳眨了眨眼，笑道：「因為我想跟和尚談個交易。」

老實和尚道：「和尚不跟你談交易，和尚不想上你的當。」

陸小鳳道：「這次我保證你絕不會上當。」

老實和尚看著他，遲疑著，道：「什麼交易？你先說說看。」

陸小鳳道：「我用這兩根緞帶，換你手上的這個饅頭。」

老實和尚道：「不換。」

陸小鳳叫了起來，道：「為什麼不換？」

老實和尚道：「因為和尚知道天下絕沒有這種便宜事。」他又翻了翻白眼，道：「卜巨用三塊玉璧跟你換，你不換，司馬紫衣用五萬兩銀子跟你換，你也不換，現在你卻要來換和尚的饅頭，你又沒有瘋。」

陸小鳳道：「難道你以為我有陰謀？」

老實和尚道：「不管你有沒有陰謀，和尚都不上當。」

陸小鳳道：「你一定不換？」

老實和尚道：「一定不換。」

陸小鳳道：「你不後悔？」

老實和尚道：「不後悔。」

陸小鳳道：「好，不換就不換，可是我要說的時候，你也休想要我不說。」

老實和尚忍不住問道：「說什麼？」

陸小鳳道：「說一個和尚逛妓院的故事。」

老實和尚忽然把饅頭塞到他手裡，抽下他肩上的緞帶，掉頭就走。

陸小鳳大聲道：「莫忘記其中有一條是木道人的，你一定要去交給他，否則我還是要說。」

老實和尚頭也不回，走得比一匹用鞭子抽著的馬還快，陸小鳳笑了，只覺得全身輕飄飄的，從來也沒有這麼樣輕鬆愉快過。

他總算已將這些燙山芋全都拋了出去，肩上的一副千斤重擔，也總算交給了別人。

饅頭還沒有冷透，他咬了一口，只覺得這饅頭簡直比魚翅還好吃。他居然忘了把最後一條緞帶留給一個人──居然忘得乾乾淨淨。

他本來一直都在懷疑老實和尚就是這陰謀的主腦，現在好像也已忘了。你說他究竟是糊塗，還是聰明？

日色已漸漸偏西。現在距離陸小鳳把緞帶塞給老實和尚的時候，已有一個多時辰，沒有人知道他在這一個多時辰裡是幹什麼去了。

他好像一直在城裡東遊西蕩，兜了不少圈子，就算有人在盯他的梢，也早已被他甩脫，他當然不能把任何人帶到合芳齋。

他是從後門進來的，後園裡人聲寂寂，風中飄動著菊花和桂子的香氣，連石榴樹下，大水缸裡養的金魚，都好像懶得動。

穿過菊花叢，就可以看見有個人正坐在六角小亭裡，倚著欄杆癡癡的出神。

菊花是黃的，欄杆是紅的，她卻穿著翠綠色的衣裳，柳腰盈盈一擺，蒼白的臉上病容未減，新愁又生，彷彿弱不勝衣。

園中的秋色雖美，卻還不及她的人美，陸小鳳好像直到現在才發現，歐陽情竟是這麼樣一個美麗的女人，這是不是因為他現在才知道她一直都在偷偷的愛著他？

風吹著欄杆下面的菊花，小徑上已有了三兩片落葉。他悄悄的走過去，忽然發現歐陽情的一雙發亮的眼睛也正在看著他。

他們並沒有見過很多次面，事實上，他們說過的話加起來也許還不到十句。

可是現在陸小鳳心裡卻有種說不出的微妙感覺，心也跳得快了，居然好像有點手足失措。

她心裡又是什麼滋味？至少陸小鳳並沒有從她臉上看出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她看著他時，跟以前並沒有什麼兩樣。看來她若不是很沉得住氣，就一定很會裝模作樣。

世上的女人又有幾個是不會裝模作樣的？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走上小亭，勉強笑了笑，道：「你的病好了？」

歐陽情點了點頭，指了指對面的石凳，道：「坐。」

陸小鳳本來是想坐在她旁邊的，可是人家既然表現得很冷淡，他也不能太熱情──唉，女人為什麼總喜歡裝模作樣？

這是不是她們都知道，男人喜歡的，就是會裝模作樣的女人？歐陽情若是表現得很熱情，陸小鳳只怕早已被嚇跑了。

現在他卻乖乖的坐在對面的石凳上，心裡雖然有很多話說，卻連一句也說不出來，只好搭訕著問道：「西門吹雪呢？」

歐陽情道：「他在屋裡陪著大嫂，我想他們一定有很多話說。」

陸小鳳站起來，又坐下，他本來是想進去找西門吹雪的，但他卻不願歐陽情把他看成個不知趣的人。

決戰已迫在眉睫，生死勝負還未可知，這一別很可能就已成永訣。

他的確也該讓他們夫妻安安靜靜的度過這最後的一個下午，說一些不能讓第三者聽見的話。

庭院深深，香氣浮動，秋色美如夢境，他們豈非也只有兩個人，豈非也有很多話要說？

可是他卻偏偏想不起該說什麼，他好像已變成了個第一次和情人幽會的大孩子。

歐陽情忽然道：「這個人你認得？」

陸小鳳道：「哪個人？」

歐陽情往旁邊指了指，陸小鳳發現欄杆上擺著個蠟像。王總管的蠟像。

陸小鳳想不通她為什麼會對這太監的蠟像如此有興趣：「難道你認得這個人？」

歐陽情道：「我見過他，他到我們那裡去過。」

「她們那裡」豈非是個妓院？

陸小鳳更奇怪，忍不住道：「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是個太監？」

歐陽情淡淡道：「我們那裡什麼樣的客人都有，不但有太監，還有和尚。」

她好像還沒有忘記那天的事，還沒有忘記陸小鳳得罪過她。

陸小鳳卻似乎已完全忘了，他心裡確實有很多重要的問題要想。

歐陽情又道：「到我們那裡去的太監，他並不是第一個，那天他也不是一個人去的！」

陸小鳳立刻又問道：「還有什麼人？」

歐陽情道：「去的時候，他只有一個人，可是後來又有兩個海南派的劍客去找他，好像是早就約好了的。」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是海南派的劍客？」

歐陽情道：「我看得出他們的劍。」

海南劍派的門下，用的劍不但特別狹長，而且形式也很特別。

歐陽情道：「我也看出這老頭子是個太監，隨便他怎麼改扮我都看得出。」

陸小鳳道：「那天孫老爺也在？」

歐陽情道：「嗯。」

陸小鳳的眼睛亮了。王總管約那兩個海南劍派的人在妓院中相見，想必是為了要商量一件很機密的事。

他們發現歐陽情和孫老爺也到了京城，生怕被認出來，所以才要殺了他們滅口，公孫大娘的死，一定也跟這件事有關係。那兩個海南劍客，顯然就是死在天梁壇的那兩個。

陸小鳳長長吐出口氣，這條線總算已找了出來，現在他只要能將這條線和別的線連在一起，就可以把這秘密揭穿了。剛才他是不是已找到這條線？一個多時辰就可以做很多事的。

歐陽情忽然又道：「只要有太監到我們那裡去，我總是會把他們帶回我屋裡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歐陽情道：「因為他們根本不是男人。」她冷冷地接著道：「越是沒有用的男人，越喜歡表現得有男人氣概，我就算要他們睡在地上，他們也不敢說出來，反而會加倍付錢，因為他們生怕別人知道他們的弱點。」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那天晚上，老實和尚在你房裡，也是睡在地上的？」

歐陽情點點頭。

陸小鳳道：「難道他也是個太監？」

歐陽情道：「雖然不是太監，也不是男人。」

陸小鳳又吐出口氣，現在他也明白老實和尚為什麼要說謊了。

「沒有用」這三個字，無論什麼樣的男人都會認為是奇恥大辱，所以有些男人寧可付了錢去睡在女人屋裡的地上，也不願別人發現他「沒有用」。

老實和尚也是個男人，這點虛榮心連和尚也一樣會有的。

歐陽情看著王總管的蠟像，冷笑著道：「那天晚上，這老頭子連碰都不敢碰我，生怕我發現他是個太監，他一定想不到，就因為我已看出他不是個真正的男人，所以才會留下他。」她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男人碰過我？」

陸小鳳搖搖頭。

歐陽情道：「因為我討厭男人。」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你也討厭我？」

歐陽情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雖然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陸小鳳笑了。他忽然發現了一件事──歐陽情並沒有愛上他，連一點這種意思都沒有。

若不是十三姨再三那麼樣說，陸小鳳自己也絕不會這麼樣想。只不過那些話全都是十三姨說的，她故意要陸小鳳認為歐陽情已愛上他，也許只不過是要陸小鳳吃下那碟酥油泡螺。歐陽情自己非但沒有說過一個字，連一點意思都沒有表現過。

發現了這件事，陸小鳳心裡雖然也有點酸溜溜，覺得不是滋味，卻又不禁鬆了口氣，就好像又卸下了一副擔子，他的態度立刻變得自然了，一見鍾情這種事，他本來就不很相信。

歐陽情卻忍不住問道：「你在笑什麼？」

陸小鳳道：「我──我在笑老實和尚，我剛把兩個燙手的熱山芋拋給了他！」

歐陽情道：「熱山芋？」

陸小鳳道：「熱山芋就是緞帶。」

歐陽情更不懂：「什麼緞帶？」

陸小鳳立刻就向她解釋，說到司空摘星偷他的緞帶時，他又不禁要生氣，說到老實和尚，他就哈哈大笑，開心得就像是個孩子。

歐陽情看著他，眼睛裡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這個人用兩條價值萬金的緞帶，去換了人家一個饅頭，居然還像是佔了天大的便宜，開心得要命。她實在沒有見過這種人。

陸小鳳道：「只可惜你的病還沒有完全好，否則我一定替你留一條，讓你去開開眼界。」

歐陽情道：「現在你的緞帶連一根都沒有了？」

陸小鳳道：「連半條都沒有了。」

歐陽情道：「今天晚上你去不去？」

陸小鳳道：「當然要去。」

歐陽情道：「你的緞帶呢？」

陸小鳳怔住。

直到現在他才想起，他居然竟忘了替自己留下條緞帶。難道老實和尚就因為生怕他想起這一點，所以緞帶一到手，就逃得比馬還快。

看著陸小鳳臉上的表情，歐陽情也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這麼糊塗的人，倒還少見得很。

陸小鳳愁眉苦臉的坐在那裡發了半天怔，忽然跳起來，衝出去。

西門吹雪和孫秀青正好從花徑上走過，吃驚的看著他。陸小鳳竟連招呼都來不及打，就已從他們面前衝了過去，就好像被人用掃把趕走似的。

孫秀青看著倚在欄杆上的歐陽情，忍不住道：「是不是你把他氣走的？」

歐陽情微笑著搖了搖頭，她笑得那麼甜，無論怎麼看，都不像讓人生氣的樣子。

孫秀青道：「是不是你欺負了他？」

歐陽情嫣然道：「這個人用不著別人欺負，他自己會欺負自己。」

孫秀青上上下下看了她幾眼，帶著笑道：「你對他好像瞭解得很快。」

歐陽情道：「我只知道他是個糊塗蟲。」

孫秀青道：「但卻是最聰明的一個糊塗蟲。」

歐陽情道：「他聰明？」

孫秀青道：「對他自己的事，他的確很糊塗，因為他從來也沒有為自己打算過，若有人真的認為他糊塗，想騙騙他，那個人就要倒楣了。」

歐陽情淡淡道：「其實無論他是個聰明人也好，是糊塗蟲也好，都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孫秀青眨了眨眼，道：「你不喜歡他？」

歐陽情冷笑道：「難道你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應該喜歡他？」

孫秀青道：「我不是在說所有的女人，我是在說你！」

歐陽情道：「你為什麼不說說別的事？」

孫秀青道：「你對他沒興趣？」

歐陽情道：「沒有。」

孫秀青又笑了，道：「你用不著瞞我，我看得出。」她摸著自己的肚子，眼睛裡閃動著幸福而驕傲的光，微笑著又道：「我不但也是個女人，而且快有孩子了，像你們這種小姑娘，隨便什麼事都休想能瞞得過我的。」

歐陽情不說話了，蒼白的臉上卻泛起了紅暈。

西門吹雪忽然道：「你們女人真奇怪。」

孫秀青道：「有什麼奇怪？」

西門吹雪道：「你們心裡越喜歡一個男人，表面上越要裝出冷冰冰的樣子，我實在不懂你們這是為什麼！」

孫秀青道：「你要我們怎麼樣？難道要我們一見到喜歡的男人，就跳到他懷裡去？」

西門吹雪道：「你們至少可以對他溫柔一點，不要把他嚇走。」

孫秀青道：「我剛認得你的時候，對你溫不溫柔？」

西門坎雪道：「不溫柔。」

孫秀青道：「可是你並沒有被我嚇走。」

西門吹雪看著她，眼睛裡又露出溫暖的笑意，道：「像我這種男人，是誰也嚇不走的！」

孫秀青嫣然道：「這就對了，女人喜歡的，就是你這種男人。」

她走過去，握住了西門吹雪的手，柔聲道：「因為女人像羚羊一樣，是要人去追的，你若沒有勇氣去追她，就只有看著她在你面前跑來跑去，永遠也休想得到那雙寶貴的角。」

西門吹雪微笑道：「現在你已把你的角給了我？」

孫秀青輕輕的歎了口氣，道：「現在我也連皮帶骨都給了你。」

他們互相依偎著，靜靜的站在九月的夕陽下，似已忘記了旁邊還有人在看著，似已忘了這整個世界。

夕陽雖好，卻已近黃昏。他們還能這麼樣依偎多久？

歐陽情遠遠的看著他們，心裡雖然在為他們的幸福而歡愉，卻又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恐懼，為他們的幸福而恐懼。

因為她早已知道西門吹雪這個人，也早已知道西門吹雪的劍。他的劍，本不是屬於凡人的。

一個有血肉、有感情的人，絕對使不出那種鋒銳無情的劍法，那種劍法幾乎已接近「神」。

西門吹雪本就不是個有情感、有血肉的凡人，他的生命已奉獻給他的劍，他的人已與他的劍融為一體，也已接近「神」。

可是現在他已變成了一個平凡的人，已有了血肉，有了感情，他是不是還能使得出他那種無情的劍法？他能不能擊敗葉孤城？

夕陽雖好，卻已將西沉，月亮很快就要升起來，今夜的月亮，勢必要被一個人的血映紅。那會是誰的血？

## 第十章 短兵相接

九月十五日，黃昏。夕陽艷麗，彩霞滿天。陸小鳳從合芳齋的後巷中衝出來，沿著已被夕陽映紅的街道大步前行！

他一定要在月亮升起前找回一條緞帶，今夜的決戰，他絕不能置身事外。絕不能！

因為葉孤城和西門吹雪都是他的朋友，因為他發現，就在今夜的圓月下，就在他們的決戰之時，必定會有件驚人的事發生，甚至比這次決戰更驚人。

已送出去的緞帶，當然不能再要回來，可是被偷走的緞帶就不同了，被人偷走的東西不但可以要回來，也可以偷回來，甚至可以搶回來。他已決定不擇手段。現在唯一的問題是，要怎麼才能找到司空摘星！

這個人就像是風一樣，也許比風更不可捉摸，不想找他的人，雖然常常會遇見他，想找他的人，卻永遠也找不到。

幸好陸小鳳總算有條線索，他還記得司空摘星剛才是從一家藥材鋪走出來的，那家藥材鋪的字號是「老慶余堂」。

司空摘星一向無病無痛，比大多數被他害過的人都健康得多，當然不會去買藥吃。他既然是從一家藥鋪走出來的，這家藥鋪就多多少少總跟他有點關係。

「老慶余堂」的金字招牌，在夕陽下閃閃的發著光，一個孩子站在門口踢毽子，看見陸小鳳走過來，就立刻把兩根手指伸進嘴裡，打了個呼哨。街前街後，左鄰右舍，忽然間就有十來個孩子奔了出來，看著陸小鳳嘻嘻的笑。

他們還認得陸小鳳，當然也還記得那首可以把人氣死，又可以把人笑死的兒歌。

陸小鳳也在笑，他以為這些孩子一定又準備唱「司空摘星，是個猴精」了。

誰知孩子們竟拍手高歌：

「小鳳不是鳳，是個大臭蟲，

臭蟲腦袋尖，專門會鑽洞，

洞裡狗拉屎，他就吃狗屎，

狗屎一吃一大堆，臭蟲吃了也會飛。」

這是什麼詞兒？簡直不像話。

陸小鳳又好笑，又好氣，卻忘了他編的詞兒也並不比這些詞兒高明，也很不像話。

他當然知道是誰編的，司空摘星顯然又來過這裡。

好不容易等到這些孩子停住了口，他立刻問道：「那個白頭髮的老頭子是不是又來過了？」

孩子們點著頭，搶著道：「這首歌就是他教我們唱的，他說你最喜歡聽這首歌了，我們若是唱得好，你一定會買糖給我們吃。」

陸小鳳的肚子又幾乎要被氣破，挨了罵之後，還要買糖請客，這種事有誰肯做？

孩子們眨著大眼睛，又在問：「我們唱得好不好？」

陸小鳳只有點點頭道：「好，好極了。」

孩子們道：「你買不買糖給我們吃？」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我買，當然買。」

沒有人肯做的事，陸小鳳卻往往會肯的，他怎麼能讓這些天真的孩子們失望？他果然立刻就去買糖，買了好多好多糖，看見孩子們拍手歡呼，他自己心裡也覺得甜甜的，比吃了三百八十斤糖還甜。

孩子們拉著他的衣角，歡呼著道：「那老公公說的不錯，大叔你果然是個好人。」

陸小鳳很奇怪，道：「他居然會說我是好人？」

孩子們道：「他說你小的時候就很乖。」

陸小鳳更奇怪，道：「他怎麼知道我小時候乖不乖？」

孩子們道：「他看著你從小長到大，還抱你撒過尿，他當然知道。」

陸小鳳恨得牙癢癢的，只恨不得把那猴精用繩子綁起來，用毛竹板子重重的打。

孩子們道：「那老公公剛才還在這裡，大叔你若早來一步，說不定就遇上他了。」

陸小鳳道：「現在他的人呢？」

孩子們道：「又飛了，飛得好高好高，大叔你飛得有沒有他高？」

陸小鳳拍拍衣襟，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們現在最好看著我，看看是誰飛得高。」

司空摘星既然已不在這裡，他也準備飛了。

誰知孩子們卻又在搶著道：「大叔你慢點走，我們還有件事忘了告訴你。」

「什麼事？」

「那老公公留了個小包在這裡，你請我們吃糖，他就叫我們把這小包交給你，你若不請，他就叫我們把這小包丟到陰溝裡去。」

一個跑得最快的孩子，已跑回藥材鋪，提了個小包袱出來，陸小鳳做夢也沒有想到，包袱裡包著的，竟是兩條緞帶。

緞帶在夕陽下看來已變成了紅的，除了緞帶之外，還有張紙條：「偷你一條，還你兩條，我是猴精，你是臭蟲，你打我屁股，我請你吃屎。」

陸小鳳笑了，大笑：「這小子果然從來也不肯吃虧。」他既然已將緞帶偷走了，為什麼又送了回來？還有一條緞帶是哪裡來的？

這些問題陸小鳳都沒有去想，看見了這兩條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緞帶，居然一點功夫都不花就到了他手裡，他簡直比孩子看見糖還高興：「你們看著，是誰飛得高？」

他大笑著，凌空翻了三個跟斗，掠上屋脊，只聽孩子們在下面拍手歡呼：「是你飛得高，比那老公公還高！」

孩子們眼明嘴快，說的話當然絕不會假。陸小鳳心裡更愉快，只覺得身子輕飄飄的，就好像長了雙翅膀一樣，幾乎已可飛到月亮裡去了。

月亮雖然還沒有升起，夕陽卻已看不見了。

夕陽西下，夜色漸臨，陸小鳳又從後巷溜回了合芳齋，窗子裡已亮起燈，燈光柔和而安靜，窗子是開著的，從花叢間遠遠的看過去，就可以看見孫秀青和歐陽情。

她們都是非常美麗的女人，在燈下看來更美，可是她們臉上，卻帶著種說不出的悲傷，連燈光都彷彿也變得很淒涼，西門吹雪莫非已走了？

他當然已走了，屋子裡只有這盞孤燈陪伴著她們。門也是虛掩著的，陸小鳳居然忘了敲門，他心裡也很沉重，西門吹雪是什麼時候走的？

陸小鳳想問，卻沒有問，他不敢問，也不忍問。桌上有三隻空杯，一壺酒，他自己倒了一杯，慢慢地喝下去，又倒了一杯，很快的喝下去。

孫秀青忽然道：「他走了。」

陸小鳳道：「我知道。」

孫秀青道：「他說要提早一點走，先出城去，再從城外進來，讓別人認為他一直都是不在京城裡！」

陸小鳳道：「我明白。」

孫秀青道：「他希望你也快點去，因為他──他沒有別的朋友。」

陸小鳳說不出話了，孫秀青也沒有再說什麼，轉過頭，凝視著窗外的夜色。夜色更深，一輪圓月已慢慢地升起，風也漸漸地涼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孫秀青才輕輕地說道：「今天的夕陽很美，比平時美得多，可是很快就看不見了。」她閉上眼睛，淚珠已落，又過了很久，才接著道：「美麗的事，為什麼總是分外短暫？為什麼總是不肯在人間多留片刻？」

她是問蒼天？還是在問陸小鳳？陸小鳳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這問題根本就沒有人能回答。

他又喝了杯酒，才勉強笑了笑，道：「我也走了，我一定會把他帶回來！」

他不敢再說別的話，也不敢去看歐陽情！多出來的一條緞帶，他本來是準備給歐陽情的，讓她也去看看那百年難遇的決戰。

可是現在他連提都沒有提起這件事。他知道歐陽情一定會留下來陪著孫秀青，他瞭解孫秀青的心情，那絕不是焦急、恐懼、悲傷──這些話所能形容的。現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真的能把西門吹雪帶回來。

他正準備走出去的時候，歐陽情忽然拉住了他的手，他回過頭，就看見了她的眼睛，眼睛裡已有了淚光，就算是呆子，也應該看得出她的關懷和情意。陸小鳳當然也看得出來，卻幾乎不能相信──現在看著他的這個歐陽情，真的就是剛才那個冷冰冰的歐陽情！

她為什麼忽然變了？直到現在，陸小鳳才發現自己對女人的瞭解，實在少得可憐。

幸好他總算知道，一個女人若是真的討厭一個男人，絕不會用這種眼色看他，更不會拉他的手。

她的手冰冷，卻握得很用力。因為她也直到現在才瞭解，一個女人失去她心愛的男人時，是多麼痛苦和悲哀。

兩個人就這麼樣互相凝視著，過了很久，歐陽情才輕輕地問道：「你也會回來？」

陸小鳳道：「我一定會回來！」

歐陽情道：「一定？」

陸小鳳道：「一定！」

歐陽情垂下頭，終於慢慢地放開了他的手，道：「我等你。」

我等你。一個男人若是知道有個女人在等著他，那種感覺絕不是任何事所能代替的。

我等你。這是多麼溫柔美妙的三個字。陸小鳳彷彿已醉了，他醉的並不是酒，而是她那種比酒更濃的情意。

明月在天。陸小鳳又有了個難題──他一定要把身上多出來的一條緞帶送出去，卻不知道送給誰。所有夠資格佩上這緞帶的人，他連一個都看不見。

街上的人倒不少，酒樓茶館裡的人更多，三教九流，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竊竊私議。

陸小鳳用不著去聽他們說什麼，就知道他們必定是在等著今夜一戰的消息，其中有很多人，必定已在西門吹雪和葉孤城身上買下了賭注。

這一戰的影響力不但已轟動武林，而且已深入到京城的下層社會裡，古往今來武林高手的決戰，從來也沒有發生這種情況。

陸小鳳覺得很好笑，他相信西門吹雪和葉孤城自己若是知道了，也一定會覺得很好笑。

就在這時，他看見一個人從對面一家茶館裡走出來。這人很高、很瘦、穿著極考究，態度又極斯文，兩鬢斑斑，面容清臞，穿著件質料顏色都很高雅的寶藍色長袍，竟是「城南老杜」杜桐軒。

這裡雖然已不是李燕北的地盤，卻還是和杜桐軒對立的，他怎麼會忽然又出現在這裡？而且連一個隨從保鏢都沒有帶。

陸小鳳忽然趕過去，拍了拍他的肩，道：「杜學士，你好！」

杜桐軒一驚，回頭，看見了陸小鳳，也勉強笑了笑，道：「託福託福！」

陸小鳳道：「你那位保鏢呢？」他說的當然就是那倏忽來去，神秘詭異的黑衣人。

杜桐軒道：「他走了！」

陸小鳳道：「為什麼要走？」

杜桐軒道：「小池裡養不下大魚，他當然要走！」

陸小鳳眼珠子轉了轉，故意壓低聲音，道：「你一個人就敢闖入李燕北的地盤，我佩服你！」

杜桐軒笑了笑，淡淡道：「這裡好像已不是李老大的地盤。」

陸小鳳道：「他雖然已死了，可是他還有一班兄弟！」

杜桐軒道：「一個人死了，連妻子都可以改嫁，何況兄弟！」聽到了李燕北的死訊，他臉上連一點驚訝的樣子都沒有。

陸小鳳也笑了笑，道：「看來你不但已知道李老大死了，也知道他的兄弟都投入了白雲觀！」

杜桐軒面無表情，冷冷道：「幹我們這一行，消息若不靈通，死得就一定很快。」

陸小鳳道：「顧青楓莫非是你的朋友？」

杜桐軒道：「雖然不是朋友，倒也不能算是冤家對頭！」

陸小鳳笑道：「這就難怪你會一個人來了。」

杜桐軒道：「閣下若有空，隨時都可以到城南去，無論多少人去都歡迎！」

陸小鳳眼珠子又轉了轉，道：「你既然已在葉孤城身上下了重注，今夜的這一戰，你一定也想去看看的！」

杜桐軒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陸小鳳道：「我這裡還多出條緞帶，你若有興趣，我可以送給你！」

杜桐軒沉默著，彷彿在考慮，過了很久，忽然道：「卜巨卜老大也在這茶館裡。」

陸小鳳道：「哦？」

杜桐軒道：「你為什麼不將多出來的一條緞帶去送給他？」

陸小鳳怔住。

這緞帶別人千方百計，求之不得，現在他情願白送出去，杜桐軒居然不要。

杜桐軒拱了拱手，道：「閣下若沒有別的指教，我就告辭了，幸會幸會！」

他居然說走就走，毫無留戀。

陸小鳳怔了半天，抬起頭，才發現卜巨也從茶館裡走出來，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肩上的緞帶，忽然笑道：「閣下的緞帶還沒有賣光。」

他笑得很古怪，笑容中好像帶著種說不出的譏諷之意。

陸小鳳道：「我這緞帶是不賣的，卻可以送人，你若還想要，我也可以送給你！」

卜巨看著他，笑得更古怪，道：「只可惜我不喜歡磕頭。」

陸小鳳道：「用不著磕頭。」

卜巨道：「真的？」

陸小鳳道：「當然是真的。」

卜巨道：「真的我也不要。」

他忽然沉下了臉，拂袖而去，連看都不再看陸小鳳一眼。

陸小鳳又怔住，這個人上午還不惜以三塊玉璧來換一條緞帶，現在卻連白送都不要了。

陸小鳳實在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也沒空再去想了，圓月已升起，他一定要盡快趕入紫禁城，他絕不能去遲。

太和殿就在太和門裡，太和門外的金水玉帶河，在月光下看來，就像是金水玉帶一樣。

陸小鳳踏著月色過了天街，入東華門、隆宗門，轉進龍樓風闕下的午門，終於到了這禁地中的禁地，城中的城。

一路上的巡卒守衛，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若沒有這種變色的緞帶，無論誰想闖進來都很難，就算能到了這裡，也休想再越雷池一步。

這地方雖然四下看不見人影，可是黑暗中到處都可能有大內中的侍衛高手潛伏。

大內藏龍臥虎，有的是專程禮聘來的武林高人，有的是胸懷大志的少年英雄，也有的是為了躲仇家，避風頭，暫時藏身在這裡的江洋大盜，無論誰也不敢低估了他們的實力。

月光下，只有一個人盤膝坐在玉帶河上的玉帶橋下，頭頂也在發著光！

「老實和尚。」陸小鳳立刻趕過去，笑道：「和尚來得倒真早。」

老實和尚在啃饅頭，看見陸小鳳，趕緊把饅頭藏起來，嘴裡含含糊糊的嗯了一聲，只希望陸小鳳沒看見他的饅頭。

陸小鳳卻又笑道：「看見了你手上的東西，我才想起了一件事。」

老實和尚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想起了我又忘了吃晚飯。」

老實和尚翻了翻白眼，道：「你是不是又想來騙和尚的饅頭？」

陸小鳳瞪眼道：「我幾時騙過你？兩條緞帶換一個饅頭，你難道還覺得吃了虧？」

老實和尚眼珠子轉了一轉，忽然也笑了，道：「和尚不說謊，和尚身上現在還有三個半饅頭，你想不想換？」

陸小鳳道：「想！」

老實和尚道：「你想用什麼來換？」

陸小鳳道：「我全部家當都在身上，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老實和尚上上下下看了他兩眼，苦笑道：「看來你的家當也並不比和尚多。」

陸小鳳笑道：「我至少比和尚多兩撇鬍子，幾千根頭髮。」

老實和尚道：「你的頭髮鬍子和尚都不要，和尚只要你答應一件事，就把饅頭分你一半。」

陸小鳳道：「什麼事？」

老實和尚道：「只要你下次見到和尚，裝作不認得，和尚就天下太平了。」

陸小鳳大笑，拍了拍他的肩頭，在他旁邊坐下來，還在不停地笑。

老實和尚道：「你答不答應？」

陸小鳳道：「不答應！」

老實和尚道：「你不想吃饅頭了？」

陸小鳳道：「想。」

老實和尚道：「那麼你為什麼不答應？」

陸小鳳道：「因為我已有了饅頭。」

老實和尚怔了怔，道：「你的饅頭是從哪裡來的？」

陸小鳳道：「是從司空摘星那裡來的！」

老實和尚又怔了一怔，道：「司空摘星？」

陸小鳳笑道：「若不是我跟他學了兩手，怎麼能偷到和尚的饅頭？所以饅頭當然是從他那裡來的！」

老實和尚說不出話了，他已發覺身上的饅頭少了一個。

饅頭已在陸小鳳手裡，就好像變戲法一樣，忽然就變了出來。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喃喃道：「這個人什麼事不好學，卻偏偏要去學做小偷。」

陸小鳳笑道：「小偷至少不挨餓。」他先把半個饅頭塞進嘴裡去，然後問道：「你坐在這裡等什麼？」

老實和尚板著臉，道：「等皇帝老爺睡著。」

陸小鳳道：「現在我們還不能進去？」

老實和尚道：「不能。」

陸小鳳道：「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

老實和尚道：「到時候你就會知道的！」

陸小鳳站起來，四下看了一眼，道：「西門吹雪和葉孤城來了沒有？」

老實和尚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別的人呢？」

老實和尚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你連一個人都沒有看見？」

老實和尚道：「只看見了一個半人。」

陸小鳳道：「一個半人？」

老實和尚道：「一個人是殷羨，就是他要我在這裡等的！」

陸小鳳道：「半個人是誰？」

老實和尚道：「是你，你最多只能算半個人。」

陸小鳳又笑了，只見黑暗中忽然出現一條人影，身形如飛，施展的竟是內家正宗「八步趕蟬」輕功，接連幾個起落，已到了眼前，青衣布襪，白髮蕭蕭，正是武當名宿木道人。

陸小鳳笑道：「和尚果然老實，居然沒有把道士的東西吞下去。」

老實和尚道：「和尚只會吞饅頭，饅頭卻常常會被人偷走！」

木道人瞟了陸小鳳一眼，故意皺眉道：「是什麼人這麼沒出息，連和尚的饅頭也要偷。」

陸小鳳道：「只要有機會，道士的東西我也一樣會偷的！」

木道人也笑了，道：「至少這個人還算老實，居然肯不打自招。」

就在這時，黑暗中又出現了一條人影。

陸小鳳只看了一眼，就皺起眉，道：「還有條緞帶你給了誰？」

老實和尚道：「給了嚴人英。」

木道人立刻道：「這人不是嚴人英。」

老實和尚道：「也不是唐天縱，更不是司馬紫衣。」

這人的身法很奇特，雙袍飄飄，就好像是藉著風力吹來的，他自己連一點力氣都捨不得使出來。

嚴人英、唐天縱、司馬紫衣，都沒有這麼高的輕功，事實上，江湖中有這麼高輕功的人，加上陸小鳳最多也只不過三五個。

老實和尚道：「這人是誰？」

陸小鳳道：「他不是人，連半個人都不能算，完全是個猴精。」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黑暗中的人影忽然旗花火箭般直竄了過來，衣袂帶風，獵獵作響，好像要一頭撞在陸小鳳身上，剛衝到陸小鳳面前，忽然又凌空翻了三個跟斗，輕飄飄的落下。滿頭白髮蒼蒼，彎著腰不停的咳嗽。

陸小鳳板著臉，道：「你們知不知道這猴精是誰？」

木道人微笑道：「司空摘星，是個猴精，我下午已經聽見過了。」

司空摘星歎了口氣，道：「看來我的易容術好像已變得一點用都沒有！」

木道人道：「你不該施展這種輕功的，除了司空摘星外，誰有這麼高的輕功？」

陸小鳳道：「我！」

司空摘星笑道：「狗屎一吃一大堆，臭蟲吃了也會飛。」

陸小鳳故意裝作聽不見，瞪著他身上的緞帶，道：「你偷了我一條，還了我兩條。」

司空摘星道：「我這人一向夠朋友，知道你忘了替自己留下一條，就特地替你找了兩條。」

陸小鳳道：「你是從哪裡找來的？」

司空摘星道：「莫忘記我是偷王之王！」

陸小鳳道：「難道你把司馬紫衣和唐天縱的都偷了來？」

司空摘星笑了笑，忽然伸手向前面一指，道：「你看看前面來的是誰？」

遠方又有兩條人影掠過來，左邊的一個人身形縱起時雙肩上聳，好像隨時都在準備掏暗器，用的正是唐家獨門輕功身法。右邊的一個人身法卻顯得很笨拙，好像因為硬功練得太久，若不是唐天縱特地等他，早已遠遠落在後面。

老實和尚道：「唐家的少爺果然來了！」

木道人道：「還有一個人是誰？」

老實和尚道：「是卜巨。」來的果然是卜巨，看見陸小鳳，他臉上又露出那種帶著譏諷的微笑，好像是在向陸小鳳示威──你不給老子緞帶，老子還是來了。

他身上居然也繫著條緞帶，顏色奇特，在月光下看來，忽而淺紫，忽而銀灰，無疑也是用變色綢做成的，這種緞帶本來只有六條，陸小鳳身上兩條，老實和尚、木道人、司空摘星各一條，再加上他們兩條，已變成七條。

六條緞帶怎麼會變成七條？多出來的這條是哪裡來的？

卜巨得意洋洋的走上橋頭，唐天縱臉色鐵青，連眼角都沒有看陸小鳳。

陸小鳳知道就算問他們，他們也不會說，何況這時他已沒時間去問。太和門裡，已竄出條人影，背後斜背長劍，一身御前帶刀侍衛的服色，穿在他身上竟嫌小了些，最近他顯然又發福了，但他的身法卻還是很靈活輕健，正是大內高手中的殷羨殷三爺。

他的臉色也是鐵青的，沉著臉道：「我知道諸位都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可是諸位知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這裡可不是茶館，諸位要聊天說笑，可來錯地方了。」

他的人一來，就先打了頓官腔，大家也只好聽著，這件事他們擔的關係實在很大，心情難免會緊張，脾氣也就難免暴躁些。何況，這裡的確也不是聊天說笑的地方。

殷羨臉色總算緩和了些，看了看這六個人，道：「現在諸位既然已全都到了，就請進去吧，過了大月台，裡面那個大殿，就是太和殿。」

木道人道：「也就是金鑾殿？」

殷羨點點頭，道：「皇城裡最高的就是太和殿，那兩位大爺既然一定要在紫禁之巔上過手，諸位也不妨先上去等著。」

他看了看卜巨，又看了看其中一個連腰都直不起來的白髮老頭子，冷冷道：「諸位既然敢來，輕功當然全都有兩下子，可是我還想提醒諸位一聲，那地方可不像平常人家的屋頂，能夠上去已算不容易，上面鋪著的又是滑不留腳的琉璃瓦，諸位腳底下可得留點神，萬一從上面摔下來，大家的漏子都不小。」

卜巨的臉色很沉重，已笑不出來，司空摘星好像也在偷偷的歎氣，陸小鳳一直到現在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

現在他剛想開口，殷羨忽然道：「你暫時先別上去，還有個人在等著你。」

陸小鳳道：「誰？」

殷羨道：「你若想見他，就跟我來。」

他雙臂一振，旱地拔蔥，身子斜斜的竄了出去，好像有意在這些人面前顯露一下他的輕功。

他的輕功確實不弱，一竄之勢，已出去三四丈。陸小鳳遠遠的在他後面跟著，並不想壓住他的風頭，殷羨更有心賣弄，又一個翻身，竟施展出燕子飛雲的絕頂輕功。

誰知他身形剛施展，突聽「嗖」的一聲，一個人輕飄飄的從他身旁掠過，毫不費力就趕過了他，卻是那連腰都直不起來的白髮老頭子。

一進了太和門，陸小鳳的心情就不同了，非但再也笑不出，連呼吸都輕了些。天威難犯，九重天子的威嚴，還是他們這些武林豪傑不敢輕犯的。

就連陸小鳳都不敢。丹墀下的兩列品級台，看來雖然只不過是平平常常的幾十塊石頭，可是想到大朝賀時，文武百官分列左右，垂首肅立，等著天子傳呼時的景象，陸小鳳也不禁覺得身子裡的血在發熱。

世上的奇才異士，英雄好漢，絞盡腦汁，費盡心血，有的甚至不惜拼了性命，為的也只不過是想到這品級台上來站一站。

丹墀後的太和殿，更是氣象莊嚴，抬頭望去，閃閃生光的殿脊，彷彿矗立在雲端。太和殿旁是保和殿。保和殿旁、乾清門外的台階西邊，靠北牆有三間平房，黑漆的門緊閉，窗子裡隱約有燈光映出來，黯淡的燈光照著門上掛的一塊白柚木牌，上面竟赫然寫著四個觸目驚心的大字：「妄入者斬！」

殷羨居然就把陸小鳳帶到了這裡，居然就在這道門停下，道：「有人在裡面等你，你進去吧！」

陸小鳳立刻搖了搖頭，苦笑道：「我還認得字，我也不想被人斬掉腦袋。」

殷羨也笑了笑，道：「我叫你進去，天大的關係，也有我擔當，你怕什麼？」

陸小鳳看著他，看起來他倒不像要害人的樣子，可是到了這種掌管天下大事的內閣重地，陸小鳳也不能不特別謹慎，還是寧可站在外面。

殷羨又笑了笑，道：「你是不是想不出誰在裡面等你？」

陸小鳳搖搖頭，道：「究竟是誰？」

殷羨道：「西門吹雪。」

陸小鳳怔了怔，道：「他怎麼進去的？」

殷羨四下看了看，壓低聲音，道：「我們也都在他身上下了注，對他當然不能不優待些，先讓他好好的歇著，才有精神去接住那一招『天外飛仙』。」

陸小鳳也笑了。

殷羨又道：「這地方雖然是機密重地，可是現在皇上已就寢了，距離早朝的時候也還早，除了我們這些侍衛老爺，絕不會有別人到這裡來！」他帶著笑，拍了拍陸小鳳的肩，又道：「所以你只管放心進去吧，若有什麼對付葉孤城的絕招，也不妨教給他兩手，反正我們都是站在他這邊的！」

剛才雖然官腔十足，現在卻像是變了個人，連笑都顯得親切，而且還替陸小鳳推開了門。

陸小鳳也微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輕輕道：「幾時你有空到外面，我請你喝酒。」

屋子並不大，陳設也很簡陋，卻自然有種莊嚴肅殺之氣，世上千千萬萬人的生死榮辱，在這裡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決定了。

無論誰第一次走進這屋子，都無疑是他一生中最興奮的時候。陸小鳳悄悄的走進來，心跳得也彷彿比平時快了很多。

西門吹雪正背負著雙手，靜靜的站在小窗下，一身白衣如雪，他當然聽見有人推門進來，卻沒有回頭，好像已知道來的一定是陸小鳳。

陸小鳳也沒有開口。

門已掩起，燈光如豆，屋子裡陰森而潮濕，他只覺得手腳也是冰冷的，很想喝杯酒，這地方當然沒有酒，但卻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辛酸血淚。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終於明白自己並不是天下煩惱最多的人，天天要到這屋子來的那些人，煩惱都遠比他多得多。

西門吹雪還是沒有回頭，卻忽然道：「你又到我那裡去過？」

陸小鳳道：「剛去過。」

西門吹雪道：「你已見過她？」

陸小鳳道：「嗯。」

西門吹雪道：「她──她是不是還能撐得住？」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道：「你也該知道她並不是個柔弱的女人，三英四秀在江湖中的名頭，並不見得比我們差！」

他臉上雖在笑，心卻已沉了下去。決戰已迫在眉睫，決定他生死命運的時刻就在眼前，可是這個人心裡卻還在掛念著他的妻子，甚至連他的劍都放了下來！

陸小鳳幾乎不能相信這個人就是以前那個西門吹雪，但他又不禁覺得有些安慰，因為西門吹雪畢竟也變成有血有肉的人了。

西門吹雪霍然回過頭，看著他，道：「我們是不是朋友？」

陸小鳳道：「是！」

西門吹雪道：「我若死了，你肯不肯替我照顧她？」

陸小鳳道：「不肯。」

西門吹雪的臉色更蒼白，變色道：「你不肯？」

陸小鳳道：「我不肯，只因為你現在已變得不像是我的朋友了，我的朋友都是男子漢，絕不會未求生，先求死的。」

西門吹雪道：「我並未求死。」

陸小鳳冷笑道：「可是你現在心裡想的卻只有死，你為什麼不想想你以前的輝煌戰績，為什麼不想想擊敗葉孤城的法子？」

西門吹雪瞪著他，過了很久，才低下頭，凝視著桌上的劍，他忽然拔出了他的劍。

他拔劍的手法還是那麼迅速，那麼優美，世上絕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

司馬紫衣拔劍的動作雖然也很輕捷巧妙，可是跟他比起來，卻像是屠夫從死豬身上拔刀。

陸小鳳忽然也問道：「我是不是你的朋友？」

西門吹雪遲疑著，終於點了點頭。

陸小鳳道：「我說的話，你信不信？」

西門吹雪又點點頭。

陸小鳳道：「那麼我告訴你，我幾乎有把握接住世上所有劍客的出手一擊，只有一個是例外。」

他盯著西門吹雪的眼睛，慢慢地接著道：「這個人就是你！」

西門吹雪凝視著手裡的劍，蒼白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奇異的紅暈。

燈光似已忽然亮了些，劍上的光華也更亮了。

陸小鳳立刻覺得有股森嚴的劍氣，直迫他眉睫而來，他知道西門吹雪恢復了信心。

對一個情緒低落的人來說，朋友的一句鼓勵，甚至比世上所有的良藥都有用。

陸小鳳目中露出笑意，什麼話都沒有再說，輕輕地轉身走了出去。

門外月明如水！

九月十五日，夜。

月明如水。

陸小鳳從那扇「妄入者死」的黑漆門中走出來，沿著北牆下的陰影，走向太和殿，正想找個合適的地方掠上去，忽然發現大殿的陰影下，居然有個人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顯得說不出的孤獨頹廢。

他用不著再看第二眼，就知道這個人是卜巨，他已看出卜巨的輕功並不高，要掠上這飛闕入雲的金鑾殿，卻一定要有絕頂的輕功。

卜巨剛才對他那種笑容，他還沒有忘記，他想過去對卜巨那麼樣笑一笑，可是他走過去的時候，臉上露出的卻只有同情和安慰。

只不過同情有時也像譏諷一樣傷人。

卜巨看了他一眼，霍然扭轉頭。

陸小鳳忽然道：「從前有隻麻雀，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因為它會飛上天，它看見隻老虎，就要和老虎比比，看誰飛得高，你知不知道老虎怎麼辦？」

卜巨搖搖頭。

他本來已準備要走的，可是他想不通陸小鳳為什麼會說起故事來，不由自主也想聽下去。好奇心本是人人都有的。

陸小鳳道：「老虎當然不會飛，它只不過吹了口氣，就把麻雀吞下肚去。」

他笑了笑，道：「從那次之後，再也沒有麻雀去找老虎比飛了，因為麻雀也已明白，能飛得高的，並不一定就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漢。」

卜巨也笑了，笑容中充滿了感激，心裡充滿了溫暖，他忽然發現陸小鳳並不是他以前想像中的那種混蛋。

陸小鳳拍了拍他的肩，道：「你有沒有看過老虎爬繩子？」

卜巨道：「沒有。」

陸小鳳道：「我也沒有，可是我想看看。」

卜巨道：「你有沒有看見過身上帶著繩子的老虎？」

陸小鳳道：「沒有。」

卜巨道：「那麼現在你就已看見了。」

他身上本就準備了條長索，卻一直沒有勇氣拿出來，他寧死也不願丟人。

陸小鳳微笑著接過繩子，抬起頭輕輕吐出口氣，苦笑道：「這上面只怕連麻雀都未必飛得上去。」

從下面看上去，太和殿的飛簷，就像是個鉤子，連月亮都可以鉤住。

這麼高的地方，天下絕沒有任何人能一掠而上，陸小鳳也不能。

可是他有法子。

卜巨從下面看著他，只見他忽而如壁虎游牆，忽而如靈猿躍枝，接連幾個起落後就已看不見了。

別人都是從前面上去的，他並沒有看見，因為那時候他已一個人偷偷的溜到後面來，但他卻相信他們的輕功絕對比不上陸小鳳。

因為他已將陸小鳳當做自己的朋友。

飛簷上已有長索垂下，他心裡覺得更溫暖！──能交到陸小鳳這種朋友，實在真不錯。

大殿頂上鋪滿了黃金般的琉璃瓦，在月下看來，就像是一片黃金世界。

陸小鳳將長索繫上飛簷，轉過頭，忽然怔住了！

這上面本來應該只有五個人，可是他一眼看過去，就已看見十三四個，每個人身上都有條變色的緞帶，其中還不包括他所知道的那五個人，老實和尚還在殿脊另一邊。

他並沒有看清這些人的臉，高聳的殿脊後，已有個人竄過來，臉色蒼白，面帶冷笑，正是大內四高手中的丁四爺丁敖。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丁敖冷笑道：「我正想問你。」

陸小鳳道：「問我？」

丁敖道：「我們交給你幾條緞帶？」

陸小鳳道：「六條。」

丁敖道：「現在來的人卻已有二十一個，他們這些緞帶是從哪裡來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也正想問你。」

殿脊上又有兩個人走過來。殷羨走在前面，後面的是「瀟湘劍客」魏子雲。

殷羨走得很快，顯得很緊張，魏子雲卻是氣度安穩，步履從容。

在這種陡如急坡，滑如堅冰的琉璃瓦上，要慢慢地走遠比奔跑縱跳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還能保持從容鎮定更不容易。

陸小鳳已看出這位號稱大內第一高手的「瀟湘劍客」，絕不是空有虛名的人，他的武功和定力，都絕不在任何一位武林名家之下。

殷羨衝過來，沉聲道：「你們問來問去，問出了什麼沒有？」

陸小鳳苦笑著搖搖頭。

魏子雲道：「這種事本來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問得出來的，現在也不是追根究柢的時候。」

殷羨道：「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魏子雲道：「加強戒備，以防有變。」

他沉吟著，又道：「你傳話下去，把這地方的守衛暗卡全都增加一倍，不許任何人隨意走動。」

殷羨道：「是。」

魏子雲道：「老四去調集人手，必要時我們不妨將乾清門侍衛和裡面輪休的人也調出來，從現在起，無論誰都只許走出去，不許進來。」

丁敖道：「是。」

他們顯然已經練成了一種特別的身法，上下大殿，身子一翻，就沒入飛簷後。

魏子雲這才抬起頭，對陸小鳳笑了笑，道：「我們四面去看看如何？」

陸小鳳道：「好極了。」

這地方並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完的，看來也不似是間屋頂，卻有點像是片廣場，中間有屋脊隆起，又像是片山坡。

這邊的人一共有十三個，大多數都是單獨一個人站在那裡，靜候決戰開始，絕不跟別的人交談。

他們身上都沒有帶兵刃，帽子都壓得很低，有的臉上彷彿戴著極精巧的人皮面具，顯然都不願被人認出他們的本來面目。

魏子雲和陸小鳳從他們面前走過去，他們也好像沒有看見。

這些人是什麼來歷？行蹤為什麼如此詭秘？

魏子雲還是走得很慢，說話的聲音也很低，緩緩道：「你能不能看出他們的身份來歷？」

陸小鳳搖搖頭。

魏子雲道：「以我看，這些人很可能都是黑道上的朋友。」

陸小鳳道：「哦？」

魏子雲道：「這兩天京城裡黑道朋友也到了不少，據說其中有幾位是早已金盆洗手的前輩豪傑，也有幾位是身背重案，又有極厲害仇家的隱名高手．都久已不曾在江湖中走動。」

陸小鳳道：「這就難怪他們不願以真面目示人了。」

魏子雲道：「這些人行蹤秘密，來意卻不惡，也許只不過因為靜極思動，想來看當代兩位名劍客的身手風采。」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但願如此。」

魏子雲道：「令我想不通的是，他們身上怎麼也會有這種緞帶？」

陸小鳳沉吟著，道：「除了皇宮大內外，別的地方絕沒有這種緞帶？」

魏子雲道：「絕沒有。」

他又解釋著道：「這種變色緞還是大行皇帝在世時，從波斯進貢來的，本就不多，近年來已只剩下一兩匹，連宮裡的姑娘都很珍惜。」

陸小鳳不說話了，他忽然想起了司空摘星。

魏子雲道：「我倒也知道有位「偷王之王」已到了京城，而且已到了這裡。」

陸小鳳忍不住道：「你認為緞帶是他盜出去的？」

魏子雲笑了笑，道：「這件事我們昨天早上才決定，在我們決定之前，這種緞帶在他眼中看來，絕不會有什麼價值，他當然不會冒險來偷盜。」

陸小鳳道：「可是昨天晚上──」

魏子雲淡淡道：「昨天晚上我們四個人都在裡面，通宵未睡，輪流當值，就算有隻蒼蠅飛進來，我們也不會讓他再飛出去。」

他聲音裡充滿自信，陸小鳳鬆了口氣，道：「所以你並沒有懷疑他。」

魏子雲道：「沒有。」

陸小鳳道：「你懷疑的是誰？」

魏子雲聲音壓得更低，道：「能將這緞帶盜出去的，只有四個人。」

陸小鳳道：「四個人？」

魏子雲道：「就是我們兄弟四個人。」

陸小鳳輕輕吐出口氣，這句話本來是他想說的，想不到魏子雲自己反而說了出來，看來這位「瀟湘劍客」不但思慮周密，而且耿直公正。

魏子雲道：「其實你也該想到，據說外面已有人肯出五萬兩銀子買一條緞帶，黑道上的朋友錢財來得容易，出價可能更高。」

陸小鳳歎道：「人為財死，財帛動人心，為了錢財，有些人的確是什麼事都能做得出的。」

魏子雲也歎了口氣，道：「殷羨交遊廣闊，揮金如土，丁敖正當少年，難免風流，屠老二雖是比較穩重，可是胸懷大志，早已想在江湖中獨創一派，自立宗主，所以一直都暗中跟他以前的朋友保持聯絡，這些都是很花錢的事，只憑一份六等侍衛的俸祿，是養不活他們的。」

他抬起頭，凝視著陸小鳳，又道：「但他們都是我的好兄弟，若沒有真憑實據，我心裡縱然有所懷疑，也不能說出來，免得傷了兄弟間的和氣。」

陸小鳳道：「難道你想要我替你找出真憑實據來？」

魏子雲又笑了笑，道：「這件事你也難脫關係，若能查出真相，豈非大家都有好處？」

陸小鳳只有苦笑。

他忽然發現自己的確沒有看錯這個人，這人有時的確是條老狐狸。

大殿屋脊的另一邊，人反而比較少些，除了老實和尚、司空摘星、木道人、唐天縱和剛上來的卜巨外，就只是多了嚴人英和古松居士兩個人。

司馬紫衣居然沒有來，古松居士解釋道：「司馬莊主有事急著趕回江南，卻將緞帶讓給了我。」

陸小鳳瞭解司馬紫衣的心情，以他的為人，當然非回去不可。

他也無顏再見陸小鳳。

一些有了一派宗主身份的武林前輩，愛惜羽毛，自尊自重，當然絕不會去買來歷不明的緞帶，別人也不會拿去賣給他們。

所以這些人反而沒有露面。

魏子雲道：「我已將禁城的四門全都封鎖，從現在起，絕不會再有人進來。」

陸小鳳道：「葉孤城呢？」

魏子雲道：「白雲城主早已到了。」

陸小鳳道：「他人在哪裡？」

魏子雲道：「他們約定在子時交手，我已將他安排在隆宗門外戶部朝房裡歇下，不過，看來他好像──」

陸小鳳道：「好像怎樣？」

魏子雲歎道：「他的臉色很不好，有人說他重傷未癒，好像並不是謠傳。」

他沒有接著說下去，忽又笑了笑，道：「那幾位朋友好像都在等你過去，你只管請便。」

那邊的確有好幾雙眼睛都在看著陸小鳳──司空摘星的眼睛在笑，老實和尚的眼睛在生氣，卜巨和嚴人英的眼睛裡充滿感激。

陸小鳳走過去拍了拍嚴人英的肩，微笑道：「你怎麼來遲了？」

嚴人英道：「我──我本來不敢來的。」

陸小鳳道：「不敢？為什麼不敢？」

嚴人英的臉彷彿有些發紅，苦笑道：「若不是老實大師助了我一臂之力，我就算來了，很可能也只有在下面站著。」

陸小鳳笑道：「老實大師！我倒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這樣稱呼他。」

他笑嘻嘻的看著老實和尚，好像又想過去找這和尚的麻煩。

誰知他剛走了兩步，突然閃電出手，抓住了司空摘星的手腕。

司空摘星嚇了一大跳，失聲道：「緞帶我已還給了你，你還找我麻煩幹什麼？」

陸小鳳沉著臉，冷冷道：「我就是要問你，你這兩條緞帶從哪裡偷來的？」

司空摘星道：「我一定要告訴你？」

陸小鳳道：「你若不說，我就要你這隻手永遠再也休想偷人家的東西。」

他的手在用力，竟已將司空摘星的手捏得格格作響。

司空摘星歎了口氣，苦笑道：「其實我就算說出來，你也未必會相信。」

陸小鳳道：「你說說看！」

司空摘星道：「這兩條緞帶我倒真不是偷來的，是別人買來送給我的，因為他欠我的情。」

陸小鳳道：「這人是誰？」

司空摘星道：「人家花了好幾萬兩銀子買東西送給我，只要我替他保守秘密，我就算對你很夠朋友，至少也不能這麼快就出賣他呀！」

陸小鳳道：「你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出賣他？」

司空摘星道：「最少也得等兩三天。」

兩三天之後，這件事也許已事過境遷，再說出來也沒有用了。

陸小鳳目光閃動，道：「那個人是不是只要你替他保守兩三天的秘密？」

司空摘星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陸小鳳道：「現在你一定不說？」

司空摘星淡淡道：「你就算捏碎我這隻手也沒關係，我反正已準備改行。」

陸小鳳也知道他偷東西的時候雖然常常六親不認，卻絕不是個會出賣朋友的人，他忽然笑了笑，道：「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

司空摘星笑道：「你知道？你為什麼不說給我聽聽。」

陸小鳳道：「附耳過來。」

他果然在司空摘星耳邊輕輕的說了一個人的名字。

司空摘星忽然笑不出了，陸小鳳眼睛裡卻發出了光，他已看出自己並沒有猜錯。

七八條斷斷續續、零零碎碎的線索，現在終於已將它連接起來，只不過還差最後一顆扣子而已。

司空摘星又在歎息著，喃喃道：「這人說我是猴精，其實他自己才是──」

他的話忽然被打斷，殷羨忽然又從飛簷下出現，道：「白雲城主來了。」

月光下果然出現條白衣人影，身形飄飄，宛如御風，輕功之高，竟不在司空摘星之下。

司空摘星又歎了口氣，道：「想不到葉孤城也有這麼高的輕功。」

陸小鳳眼睛裡卻帶著種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吐出口氣，帶著笑道：「輕功若不高，又怎能使得出那一著『天外飛仙』？」

月已中天。

殿脊前後幾乎都站滿了人，除了那十三個不願露出真面目的神秘人物，還有七位都穿著御前帶刀侍衛的服飾，顯然都是大內中的高手，也想來看看當代兩大劍客的風采。

從殿脊上，居高臨下，看得反而比較清楚一些。

在月光下看來，葉孤城臉上果然全無血色，西門吹雪的臉雖然很蒼白，卻還有些生氣。

兩個人全都是白衣如雪，一塵不染，臉上全都完全沒有表情。

在這一刻間，他們的人已變得像他們的劍一樣，冷酷鋒利，已完全沒有人的情感。

兩個人卻是互相凝視著，眼睛裡都在互相發著光。

每個人都距離他們很遠，他們的劍雖然還沒出鞘，劍氣卻已令人心驚。

──這種凌厲的劍氣，本就是他們自己本身發出來的。

──可怕的也是他們本身這個人，並不是他們手裡的劍。

葉孤城忽然道：「一別多年，別來無恙？」

西門吹雪道：「多蒙成全，僥倖安好。」

葉孤城道：「舊事何必重提，今日之戰，你我必當各盡全力。」

西門吹雪道：「是。」

葉孤城道：「很好。」

他說話的聲音本已顯得中氣不足，說了兩句話後，竟似已在喘息。

西門吹雪卻還是面無表情，視若不見，揚起手中劍，冷冷道：「此劍乃天下利器，劍鋒三尺七寸，淨重七斤十三兩。」

葉孤城道：「好劍！」

西門吹雪道：「確是好劍！」

葉孤城也揚起手中劍，道：「此劍乃海外寒劍精英，吹毛斷髮，劍鋒三尺三，淨重六斤四兩。」

西門吹雪道：「好劍！」

葉孤城道：「本是好劍！」

兩人的劍雖已揚起，卻仍未出鞘──拔劍的動作，也是劍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門，兩人顯然也要比個高下。

魏子雲忽然道：「兩位都是當代之劍術名家，負天下之重望，劍上當必不致淬毒，更不會秘藏機簧暗器。」

四下寂靜無聲，呼吸可聞，都在等著他說下去。

魏子雲道：「只不過這一戰曠絕古今，必傳後世，未審兩位是否能將佩劍交換查視，以昭大信？」

葉孤城立刻道：「謹遵台命。」

西門吹雪沉默著，過了很久，終於也慢慢地點了點頭。

假如在一個月前，他是絕不會點頭的，生死決戰之前，制敵利器怎可離手？

但現在他已變了，緩緩道：「我的劍只能交給一個人。」

魏子雲道：「是不是陸小鳳陸大俠？」

西門吹雪道：「是。」

魏子雲道：「葉城主的劍呢？」

葉孤城道：「一事不煩兩主，陸大俠也正是我所深信的人。」

司空摘星忽然歎了口氣，喃喃道：「這小子連和尚的饅頭都要偷，居然還有人會相信他，奇怪奇怪。」

他說話的聲音雖低，但是在此時此刻，每個字別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木道人忍不住要笑了，卜巨忽然也大聲道：「陸大俠仁義無雙，莫說是一口劍，就算是我的腦袋，我卜巨也一樣交給他。」

嚴人英立刻也跟著道：「在下嚴人英雖然是個無名小卒，可是對陸大俠的仰慕，也和這位卜幫主完全一樣。」

其實嚴人英當然不是無名小卒，「開天掌」卜巨不但名頭響亮，說起話來更聲若洪鐘，兩個人搶著替陸小鳳說話，好像生怕別人誤會了他。

司空摘星只有苦笑，悄悄對陸小鳳道：「莫忘記大家是來看葉孤城和西門吹雪的。」

陸小鳳道：「我知道。」

司空摘星道：「可是大家現在卻全都看著你。」

陸小鳳笑了笑，大步走出去，先走到西門吹雪面前，接過他的劍，回頭就走，又去接下葉孤城的劍，將兩柄劍放在手裡，喃喃道：「果然都是好劍。」

魏子雲道：「這就請陸大俠將這兩柄劍讓他們兩位交換，過一過目。」

陸小鳳道：「你要我把西門吹雪的劍交給葉孤城，把葉孤城的劍交給西門吹雪麼？」

魏子雲道：「不錯。」

陸小鳳道：「不行。」

魏子雲怔了怔，道：「為什麼不行？」

陸小鳳忽然道：「這麼好的兩口劍，到了我手裡，我怎麼捨得再送出去？」

魏子雲怔住。

陸小鳳把劍鞘夾在脅下，手腕一反，兩劍全都出鞘，劍氣衝霄，光華耀眼，連天上的一輪圓月都似已失去了顏色。

大家心裡都在暗問自己：「這兩柄劍若是到了我手裡，我是不是捨得再送出去？」

陸小鳳又道：「利器神物惟有德者居之，這句話各位聽說過沒有？」

沒有人回答，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

陸小鳳道：「這句話我聽說過，我也看出了這兩柄劍上沒有花樣。」

這句話說完，劍已入鞘，他忽然抬起手，將一柄劍拋給了西門吹雪，一柄劍拋給了葉孤城，就揚長走了回去。

大家又全怔住。

司空摘星忍不住道：「你這是幹什麼？」

陸小鳳淡淡道：「我只不過讓他們明白，下次再有這種事，千萬莫要找我，我的麻煩已夠多了，已不想再管這種無聊的事。」

司空摘星道：「這是無聊的事？」

陸小鳳道：「兩個人無冤無仇，卻偏偏恨不得一劍刺穿對方的咽喉，這種事若不是無聊，還有什麼事無聊？」

司空摘星已明白陸小鳳的意思，是希望西門吹雪和葉孤城彼此手下都留點情，比武較技，並不一定非要殺人不可。

這意思別人當然也已明白，魏子雲乾哼兩聲道：「子時已過，明日還有早朝，兩位這一戰盼能以半個時辰為限，過時則以不分勝負論，高手較技，本就爭在一招之間，半個時辰想必已足夠。」

他再也不提換劍的事，決戰總算已將開始，大家又屏聲靜氣，拭目而待。

西門吹雪左手握著劍鞘，右手下垂至膝，剛才的事，對他竟完全沒有絲毫影響，他的人看起來還是像把已出了鞘的劍，冷酷、尖銳、鋒利。

葉孤城的臉色卻更難看，反手將長劍夾在身後，動作竟似有些遲鈍，而且還不停地輕輕咳嗽。

跟西門吹雪比起來，他實在顯得蒼老衰弱得多，有的人眼睛裡已不禁露出同情之色，這一戰的勝負，已不問可知了。

西門吹雪卻仍然面無表情，視而不見。他本就是個無情的人。

他的劍更無情！

葉孤城終於挺起胸，凝視著他手裡的劍，緩緩道：「利劍本為凶器，我少年練劍，至今三十年，本就隨時隨刻都在等著死於劍下。」

西門吹雪在聽著。

葉孤城又喘了口氣，才接著道：「所以今日這一戰，你我劍下都不必留情，學劍的人能死在高手劍下，豈非也已無憾？」

西門吹雪道：「是。」

有的人已不禁在心裡拍手，他們來看的，本就是這兩位絕代劍客生死一搏的全力之戰，劍下若是留餘力，這一戰還有什麼看頭？

葉孤城深深呼吸，道：「請。」

西門吹雪忽然道：「等一等。」

葉孤城道：「等一等？還要等多久？」

西門吹雪道：「等傷口不再流血。」

葉孤城道：「誰受了傷？誰在流血？」

西門吹雪道：「你！」

葉孤城吐出口氣，低下頭，看看自己的胸膛，身子忽然像是搖搖欲倒。

大家跟著他看過去，才發現他雪白的衣服上，已滲出了一片鮮紅的血跡。他果然受了傷，而且傷口流血不止，可是這個驕傲的人卻還是咬著牙來應付，明知必死，也不肯退縮半步。

西門吹雪冷笑道：「我的劍雖是殺人的凶器，卻從不殺一心要來求死的人。」

葉孤城厲聲道：「我豈是來求死的？」

西門吹雪道：「你若無心求死，等一個月再來，我也等你一個月。」

他忽然轉過身，凌空一掠，沒入飛簷下。

葉孤城想追過去，大喝道：「你──」

一個字剛說出，嘴裡也噴出一口鮮血，人也支持不住了。

現在他非但已追不上西門吹雪，就算是個孩子，他只怕也都追不上。

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又一次怔住。

這一戰本已波瀾起伏，隨時都有變化，現在居然忽又急轉直下，就像是一台戲密鑼緊鼓的響了半天，文武場面都已到齊，誰知主角剛出來，就忽然已草草收場，連敲鑼打鼓的人都難免要失望。

司空摘星忽然笑了，大笑。

老實和尚瞪眼道：「你笑什麼？」

司空摘星笑道：「我在笑那些花了幾萬兩銀子買條緞帶的人。」

可是他笑得還嫌早了些，就在這時，陸小鳳已飛躍而起，厲聲道：「住手！」

## 第十一章 深宮救駕

司空摘星笑得太早，陸小鳳出手時卻已太遲了。

唐天縱已竄到葉孤城身後，雙手飛揚，發出了一片烏雲般的毒砂。

本已連站都站不穩的葉孤城，一驚之下，竟凌空掠起，鷂子翻身，動作輕靈矯捷，一點也不像身負重傷的樣子。

只可惜他也遲了一步。

唐門子弟的毒藥暗器只要一出手，就很少有人能閃避，何況唐天縱早已蓄勢待發，出手時選擇的時候、部位，都令人防不勝防。

只聽一聲慘呼，葉孤城身子忽然重重的跌下來，雪白的衣服上，又多了一片烏雲。

這正是唐家見血封喉的追魂砂，在距離較近時，威力遠比毒蒺藜更可怕。

江湖中人都知道，這種毒砂只要有一粒打在臉上，就得把半邊臉削下去，若是有一粒打在手上，就得把一隻手割下去。

葉孤城身上中的毒砂，已連數都數不清了，忽然滾到唐天縱腳下，嘶聲叫道：「解藥，快拿解藥來！」

唐天縱咬著牙，冷冷道：「我大哥二哥都傷在你劍下，不死也成殘廢，你跟我們唐家仇深如海，你還想要我的解藥？」

葉孤城道：「那──那是葉孤城的事，與我完全沒有關係。」

唐天縱冷笑道：「難道你不是葉孤城？」

葉孤城掙扎著搖了搖頭，忽然伸出手，用力在自己臉上一抹一扯，臉上竟有層皮被他扯了下來，卻是個製作得極其精妙的人皮面具。

他自己的臉枯瘦醜陋，一雙眼睛深深下陷，赫然竟是替杜桐軒做過保鏢的那個神秘黑衣人。

陸小鳳見過這個人兩次，一次在浴室裡，一次在酒樓上。

這人身法怪異，陸小鳳原就知道他絕不是特地到京城來為杜桐軒做保鏢的。可是陸小鳳也沒有想到他竟做了葉孤城的替身。

月光雖皎潔，總不如燈火明亮，陸小鳳又知道葉孤城身負重傷，必定面有病容，他和葉孤城見面的次數本不多，對葉孤城的聲音笑貌並不熟悉。

葉孤城本就是初入中原，江湖中人見過他的本就沒有幾個。

若非如此，這黑衣人的易容縱然精妙，也萬萬逃不過這麼多雙銳利的眼睛。

唐天縱的眼睛已紅了，吃驚的看著他，厲聲道：「你是什麼人？葉孤城呢？」

這人張開嘴，想說話，舌頭卻已痙攣收縮，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唐門的追魂毒砂，果然在頃刻間就能追魂奪命！

唐天縱忽然從身上拿出個木瓶，俯下身，將一瓶解藥全都倒在這人嘴裡，為了要查出葉孤城的下落，就一定要保住這人性命。

除了他之外，沒有人知道葉孤城的人在哪裡，也沒有人想得到，這名重天下，劍法無雙的白雲城主，竟以替身來應戰。

司空摘星苦笑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簡直連我也糊塗了。」

陸小鳳冷冷道：「糊塗的是你，不是我！」

司空摘星道：「你知道葉孤城自己為什麼不來？你知道他的人在哪裡？」

陸小鳳目中光芒閃動，忽然竄過去，指著魏子雲道：「你知不知道宮裡有個姓王的老太監？」

魏子雲道：「王總管？」

陸小鳳道：「就是他，他能不能將緞帶盜出來？」

魏子雲道：「太子還未即位時，他本是在南書房伴讀的，大行皇帝去世，太子登基，他就成了當今皇上面前的紅人──」

陸小鳳道：「我只問你，除了你們外，他是不是也能將緞帶盜出來？」

魏子雲道：「能呀！」

陸小鳳眼睛更亮，忽然又問道：「現在皇上是不是已就寢了？」

魏子雲道：「皇上勵精圖治，早朝從不間斷，所以每天都睡得很早。」

陸小鳳道：「睡在哪裡？」

魏子雲道：「皇上登基雖已很久，卻還是和做太子時一樣讀書不倦，所以還是常歇在南書房。」

陸小鳳道：「南書房在哪裡呢？快快帶我去！」

殷羨叫了起來，搶著道：「你要我們帶你去見皇上？你瘋了？」

陸小鳳道：「我沒有瘋，可是你們若不肯帶我去，你們就快瘋了。」

殷羨皺眉道：「這人真的瘋了，不但自己胡說八道，還想要我們腦袋搬家。」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不是想要你們腦袋搬家，是想保全你們的腦袋。」

魏子雲眼睛裡帶著深思之色，忽然道：「我姑且再信你這一次。」

殷羨失聲道：「你真的要帶他去？」

魏子雲點點頭，道：「你們也全都跟著我來。」

忽然間，「喀嚓」一聲響，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從殿脊上直滾下來。

接著，一個無頭的屍身也直滾而下，穿的赫然竟是大內侍衛的服飾。

魏子雲大驚回頭，六個侍衛已被十二個身上繫著緞帶的夜行人挾持，還有個紫衣人手裡拿著柄雪亮的彎刀，刀尖還在滴著血。

這十三個人剛才好像互不相識，想不到卻是一條路上的。

殷羨怒道：「你居然敢在這裡殺人？你不知道這是砍頭的罪名？」

紫衣人冷冷道：「反正頭也不是我的，再多砍幾個也無妨。」

殷羨跳起來，作勢拔劍。

紫衣人道：「你敢動一動，這裡的人頭就又得少一個。」

殷羨果然不敢動，卻忽然破口大罵，什麼難聽的話都罵了出來，無論誰也想不到，像他這種身份的人，也能罵得出這種話。

紫衣人道：「住口！」

殷羨道：「我已不能動，連罵罵人都不行？」

紫衣人道：「你是在罵誰？」

殷羨道：「你聽不出我是在罵誰？我再罵給你聽聽。」

他越罵越起勁，越罵越難聽，紫衣人氣得連眼睛都紅了，彎刀又揚起，忽然間，「嗤」的一響，半截劍鋒從他胸口冒出來，鮮血箭一般的射出來。

只聽身後一個人冷冷道：「他管罵人，我管殺人──」

下面的話紫衣人已聽不清楚，就在這一瞬間，他身後的丁敖已將劍鋒拔出，他面前的殷羨、魏子雲、陸小鳳已飛身而起。

他最後聽見的，是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很多人骨頭碎裂的聲音。

天街的月色涼如水，太和殿上的月色更幽冷了。

鮮血沿著燦爛如黃金的琉璃瓦流下來，流得很多，流得很快。

十三個始終不肯露出真面目的黑衣人，現在都已倒下，已不再有人關心他們的來歷身份。

現在大家所關心的，是另一件更神秘、更嚴重的事──

陸小鳳為什麼一定要逼著魏子雲帶他到南書房去見皇帝？

一向老成持重的魏子雲，為什麼肯帶他去？

葉孤城和西門吹雪的這一戰，雖足以震爍古今，但卻只不過是江湖中的事，為什麼會牽涉驚動到九重天子？

這其中還隱藏著什麼秘密？

司空摘星看了看仰面向天的西門吹雪，又看了看低頭望地的老實和尚，忍不住問道：「和尚，你知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老實和尚搖搖頭，道：「這件事你不該問和尚的。」

司空摘星道：「我應該去問誰？」

老實和尚道：「葉孤城。」

九月十五，深夜，月圓如鏡。

年輕的皇帝從夢中醒來時，月光正從窗外照進來，照在床前的碧紗帳上。

碧紗帳在月光中看來，如雲如霧，雲霧中竟彷彿有個人影。

這裡是禁宮重地，皇帝還年輕，晚上從來用不著人伺候，是誰敢三更半夜，鬼鬼祟祟的站在皇帝床前窺探？

皇帝一挺腰就已躍起，不但還能保持鎮定，身手顯然也很矯捷。

「什麼人？」

「奴婢王安，伺候皇上用茶。」

皇帝還在東宮時，就已將王安當作他的心腹親信，今夜他雖然並沒有傳喚茶水，卻也不忍心讓這忠心的老人難堪，只揮了揮手，道：「現在這裡用不著你伺候，退下去。」

王安道：「是。」

皇帝說出來的每句話，都是不容任何人違抗的命令。皇帝若要一個人退下去，這人就算已被打斷了兩條腿，爬也得爬出去。

奇怪的是，這次王安居然還沒有退下去，事實上他連動都沒有動，連一點退下去的意思都沒有。

皇帝皺起了眉，道：「你還沒有走？」

王安道：「奴婢還有事上稟。」

皇帝道：「說。」

王安道：「奴婢想請皇上去見一個人。」

三更半夜，他居然敢驚起龍駕，強勉當今天子去見一個人，難道他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這已是大逆不道，可以誅滅九族的罪名？

他七歲淨身，九歲入宮，一向巴結謹慎，如今活到五六十歲，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皇帝雖然沉下了臉，卻還是很沉得住氣，過了很久，才慢慢地問了句：「人在哪裡？」

「就在這裡。」

王安揮手作勢，帳外忽然亮起了兩盞燈。

燈光下又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很英挺的年輕人，身上穿著黃袍，下幅是左右開分的八寶立水裙。

燈光雖然比月光明亮，人卻還是彷彿站在雲霧裡。

皇帝看不清，拂開紗帳走出去，臉色驟然變了，變得說不出的可怕。

站在他面前的這年輕人，就像是他自己的影子──同樣的身材、同樣的容貌，身上穿著的，也正是他的衣服。

「袍色明黃，領袖俱石青片金緣，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間以五色雲，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立水裙左右開。」

這是皇帝的朝服。

皇帝是獨一無二的，是天之子，在萬物萬民之上，絕不容任何人僭越。

這年輕人是誰？怎麼會有當今天子同樣的身材和容貌？怎麼會有這麼樣大的膽子？

王安看著面前這兩個人，臉上卻帶著一種無法形容的詭笑，忽然道：「皇上想必不知他是誰？」

年輕的皇帝搖搖頭，雖然已氣得指尖冰冷，卻還是在勉強控制著自己。

他已隱約感覺到，王安的微笑裡，一定藏著極可怕的秘密。

王安拍了拍年輕人的肩，道：「這位就是大行皇帝的嫡裔，南王爺的世子，也就是當今天子的嫡親堂弟。」

皇帝忍不住又打量了這年輕人兩眼，沉著臉道：「你是奉詔入京的？」

南王世子垂下頭，道：「不是。」

皇帝道：「既未奉詔，就擅離封地，該是什麼罪名，你知不知道？」

南王世子頭垂得更低。

皇帝道：「皇子犯法，與民同罪，朕縱然有心相護，只怕也──」

南王世子忽然抬起頭，道：「只怕也免不了是殺頭的罪名。」

皇帝道：「不錯。」

南王世子道：「你既然知法，為何還要犯法？」

皇帝怒道：「你──」

南王世子又打斷了他的話，厲聲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朕縱然有心救你一命，怎奈祖宗的家法尚在──」

皇帝大怒道：「你是什麼人？怎敢對朕如此無禮？」

南王世子道：「朕受命於天，奉詔於先帝，乃是當今天子。」

皇帝雙拳緊握，全身都已冰冷。

現在他總算已明白這是件多麼可怕的陰謀，但他卻還是不敢相信。

南王世子道：「王總管。」

王安立刻躬身道：「奴婢在。」

南王世子道：「先把這人押下去，黎明處決。」

王安道：「是。」

南王世子道：「念在同是先帝血脈，不妨賜他個全屍，再將他的屍骨兼程送回南王府。」

王安道：「是。」

他用眼角瞟著皇帝，忽然歎了口氣，喃喃道：「我真不懂，放著好好的小王爺不做，卻偏偏要上京來送死，這是幹什麼呢？」

皇帝冷笑。

這陰謀現在他當然已完全明白，他們是想要李代桃僵，利用這年輕人來冒充他，替他做皇帝，再把他殺了滅口。

然後以南王世子的名義，把他的屍骨送回南王府，事後縱然有人能看出破綻，也是死無對證的了。

王安道：「皇子犯法，與民同罪，這道理你既然也知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皇帝道：「只有一句話。」

王安道：「你說，我在聽。」

皇帝道：「這種荒謬的事，你們是怎麼想得出來的？」

王安眨了眨眼睛，終於忍不住大笑，道：「我本來不想說的，可是我實在憋不住了。」

皇帝道：「你說。」

王安道：「老實告訴你，自從老王爺上次入京，發現你跟小王爺長得幾乎一模一樣，這件事就已經開始進行。」

皇帝道：「他收買了你？」

王安道：「我不但喜歡賭錢，而且還喜歡嫖。」

說到「嫖」字，他一張乾癟的老臉，忽然變得容光煥發，得意洋洋，卻故意歎了口氣，才接著道：「所以我的開銷一向不小，總得找個來路才行。」

皇帝道：「你的膽子也不小。」

王安道：「我的膽子倒不大，不是十拿九穩的事，我是絕不會幹的。」

皇帝道：「這件事已十拿九穩？」

王安道：「我們本來還擔心魏子雲那些兔崽子，可是現在我們已想法子把他們引開了。」

皇帝道：「哦？」

王安道：「喜歡下棋的人，假如聽見外面有兩位大國手在下棋，還能不能待在屋子裡？」

答案當然是不能。

王安道：「學劍的人也一樣，若知道當代最負盛名的兩位大劍客，就在前面的太和殿上比劍，他們也一樣沒法子在屋子裡待下去。」

皇帝忽然問道：「你說的莫非是西門吹雪和葉孤城？」

王安顯得很吃驚，道：「你也知道？你也知道這兩個人？」

皇帝淡淡道：「以此兩人的劍術和盛名，也就難怪魏子雲他們會動心。」

王安悠然道：「人心總是肉做的。」

皇帝道：「幸好朕身邊還有幾個不動心的人。」

這句話剛說完，四面木柱裡，忽然同時發出「格」的一聲響，暗門滑開，閃出四個人來。

這四個人身高不及三尺，身材、容貌、服裝、裝飾打扮，都完全一模一樣。

尤其是他們的臉，小眼睛、大鼻子、凸頭癟嘴，顯得說不出的滑稽可笑。

可是他們手裡的劍，卻一點也不可笑。

一尺七寸長的劍，碧光閃動，寒氣逼人，三個人用雙劍，一個人用單劍，七柄劍凌空一閃，就像是滿天星雨繽紛，亮得人眼睛都睜不開。

可是，就算你張不開眼睛，也應該認得出這四個人──雲門山，七星塘，飛魚堡的魚家兄弟。

這兄弟四個人，是一胎所生，雖然長得不高，但是兄弟四人，心意相通，四人聯手，施展出他們家傳飛魚七星劍，在普天之下的七大劍陣中，雖然不能名列第一，能破他們這一陣的人，也已不多。

他們不但劍法怪異，性情更孤僻，想不到竟被羅置在大內，作了皇帝的貼身護衛。

劍光閃亮了皇帝的臉。

皇帝道：「斬！」

七柄劍光華流竄，星芒閃動，立刻就籠罩了南王世子和王安。

王安居然面色不變。

南王世子已揮手低叱道：「破。」

叱聲出口，忽然間，一道劍光斜斜飛來，如驚芒掣電，如長虹經天。

滿天劍光交錯，忽然發出了「叮，叮，叮，叮」四聲響，火星四濺，滿天劍光忽然全都不見了。

唯一還有光的，只剩下一柄劍。

一柄形式奇古的長劍。

這柄劍當然不是魚家兄弟的劍。

魚家兄弟的劍，都已斷了，魚家兄弟的人，已全都倒了下去。

這柄劍在一個白衣人的手裡，雪白的衣服，蒼白的臉，冰冷的眼睛，傲氣逼人，甚至比劍氣還逼人。

這裡是皇宮，皇帝就在他面前。可是這個人卻好像連皇帝都沒有被他看在眼裡。

皇帝居然也還是神色不變，淡淡道：「葉孤城？」

白衣人道：「山野草民，想不到竟能上動天聽。」

皇帝道：「天外飛仙，一劍破七星，果然是好劍法。」

葉孤城道：「本來就是好劍法。」

皇帝道：「卿本佳人，奈何從賊？」

葉孤城道：「成就是王，敗就是賊。」

皇帝道：「賊就是賊。」

葉孤城冷笑，平劍當胸，冷冷道：「請。」

皇帝道：「請？」

葉孤城冷冷道：「以陛下之見識與鎮定，武林之中已少有人能及，陛下若入江湖，必可名列十大高手之中。」

皇帝笑了笑，道：「好眼力。」

葉孤城道：「如今王已非王，賊已非賊，王賊之間，強者為勝。」

皇帝道：「好一個強者為勝。」

葉孤城道：「我的劍已在手。」

皇帝道：「只可惜你手中雖有劍，心中卻無劍。」

葉孤城道：「心中無劍？」

皇帝道：「劍直，劍剛，心邪之人，胸中焉能藏劍？」

葉孤城臉色變了變，冷笑道：「此時此刻，我手中劍已經夠了。」

皇帝道：「哦？」

葉孤城道：「手中的劍能傷人，心中的劍卻只能傷得自己。」

皇帝笑了，大笑。

葉孤城道：「拔你的劍。」

皇帝道：「我手中無劍。」

葉孤城道：「你不敢應戰？」

皇帝微笑道：「我練的是天子之劍，平天下，安萬民，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以身當劍，血濺五步是為天子所不取。」

他凝視著葉孤城，慢慢地接著道：「朕的意思，你想必也已明白。」

葉孤城蒼白的臉已鐵青，緊握了劍柄，道：「你寧願束手待斃？」

皇帝道：「朕受命於天，你敢妄動？」

葉孤城握劍的手上，青筋暴露，鼻尖上已沁出了冷汗。

王安忍不住大聲道：「事已至此，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

南王世子道：「他一定會動手的，名揚天下的『白雲城主』，不會有婦人之仁。」

葉孤城臉上陣青陣白，終於跺了跺腳道：「我本不殺手無寸鐵之人，今日卻要破例一次。」

皇帝道：「為什麼？」

葉孤城道：「因為你手中雖無劍，心中卻有劍。」

皇帝默然。

葉孤城道：「我也說過，手中的劍能傷人，心中的劍卻必傷自己。」

他手裡的劍已揮起。

月滿中天。

月更圓。

秋風中浮動著桂子的清香，桂子的香氣之中，卻充滿了肅殺之意。

風從窗外吹進來，月光從窗外照進來，風和月同樣冷。

劍更冷。

冷劍刺出，熱血就必將濺出。

可是，就在這一剎那間，一個人忽然從窗外飛了進來。

他的身法比風更快，比月光更輕，可是他這個人在江湖中的份量卻重逾泰山。

只有這個人，才能阻止葉孤城刺出的一劍。

只有這個人，才能使葉孤城震驚。

「陸小鳳！」

葉孤城失聲而呼道：「你怎麼會來的？」

陸小鳳道：「因為你來了。」

葉孤城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我何必來，你又何必來？」

陸小鳳也歎了口氣，道：「你不該來，我不必來，只可惜我們現在都已來了。」

葉孤城道：「可惜。」

陸小鳳道：「實在可惜。」

葉孤城再次歎息，手中的劍忽又化作飛虹。

一劍西來，天外飛仙。

這飛虹般的劍，並不是刺向陸小鳳的。

陸小鳳閃身，劍光已穿窗而出，人也穿窗而出，他的人和劍，已合而為一。

速度，不但是種刺激，而且是種很愉快的刺激。

快馬、快船、快車和輕功，都能給人這種享受。

可是，假如你是在逃亡的時候，你就不會領略到這種愉快和刺激了。

葉孤城是一個很喜歡速度的人，在海上、在白雲城、在月白風清的晚上，他總是喜歡一個人迎風施展他的輕功，飛行在月下。

每當這種時候，他總是覺得心情分外寧靜。

此時正月白風清，此地乃金樓玉闕，他已施展他最快的速度，可是他的心卻很亂。

他在逃亡，他有很多想不通──

這計劃中，究竟有什麼錯誤和漏洞？

陸小鳳怎麼會發現這秘密？怎麼會來的？

沒有人能給他答覆，就正如沒有人知道，此刻吹在他臉上的風，是從哪裡來的。

月色淒迷，彷彿有霧，前面皇城的陰影下，有一個人靜靜地站著，一身白衣如雪。

葉孤城看不清這個人，他只不過看見一個比霧更白、比月更白的人影。

但他已知道這個人是誰。

因為他忽然感覺到一種無法形容的劍氣，就像一重看不見的山峰，向他壓了下來。

他的瞳孔忽然收縮，肌肉忽然繃緊。

除了西門吹雪外，天上地下，絕不會再有第二個人能給他這種壓力。

等到他看清了西門吹雪的臉，他的身形就驟然停頓。

西門吹雪掌中有劍，劍仍在鞘，劍氣並不是從這柄劍上發出來的。

他的人比劍更鋒銳、更凌厲。

他們兩個人的目光相遇時，就像劍鋒相擊一樣。

他們都沒有動，這種靜的壓力，卻比動更強、更可怕。

一片落葉飄過來，飄在他們兩個人之間，立刻落下，連風都吹不起。

這種壓力雖然看不見，卻絕不是無形的。

西門吹雪忽然道：「你學劍？」

葉孤城道：「我就是劍。」

西門吹雪道：「你知不知道劍的精義何在？」

葉孤城道：「你說！」

西門吹雪道：「在於誠。」

葉孤城道：「誠？」

西門吹雪道：「惟有誠心正意，才能達到劍術的巔峰，不誠的人，根本不足論劍。」

葉孤城的瞳孔突又收縮。

西門吹雪盯著他，道：「你不誠。」

葉孤城沉默了很久，忽然也問道：「你學劍？」

西門吹雪道：「學無止境，劍術更是學無止境。」

葉孤城道：「你既學劍，就該知道學劍的人只要誠於劍，並不必誠於人。」

西門吹雪不再說話，話已說盡。

路的盡頭是天涯，話的盡頭就是劍。

劍已在手，已將出鞘。

就在這時，劍光飛起，卻不是他們的劍。

葉孤城回過頭，才發現四面都已被包圍，幾乎疊成了一圈人牆，數十柄寒光閃耀的劍，也幾乎好像一面網。

不但有劍網，也有槍林、刀山。

金戈映明月，寒光照鐵衣，紫禁城內的威風和煞氣，絕不是任何人能想像得到的。

一向冷靜鎮定的魏子雲，現在鼻尖上也已有了汗珠，手揮長劍，調度全軍，一雙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葉孤城，沉聲道：「白雲城主？」

葉孤城點頭。

魏子雲道：「城主遠在天外，劍如飛仙，人也如飛仙，何苦自貶於紅塵，作此不智事？」

葉孤城道：「你不懂？」

魏子雲道：「不懂。」

葉孤城冷冷道：「這種事，你本就不會懂的。」

魏子雲道：「也許我不懂，可是──」

目光如鷹，緊隨在魏子雲之後的「大漠神鷹」屠方，搶著道：「可是我們卻懂得，像你犯這種罪是千刀萬段，株連九族的死罪。」

他雖然以輕功和鷹爪成名，中年之後，用的也是劍。

他的劍鋒長而狹，看來和海南劍派門下用的劍差不多，其實，他的劍法卻是崑崙真傳。

葉孤城用眼角瞟著他的劍，冷笑道：「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是什麼罪？」

屠方聽不懂這句話。

葉孤城道：「你練刀不成，學劍又不精，敢對我無禮，你犯的也是死罪。」

屠方臉色更陰沉，劍鋒展動，立刻就要衝上去。

他一衝上去，別人當然不會坐視，葉孤城縱然有絕世無雙的劍法，就在這頃刻之間，也得屍橫當地，血濺五步。

可是他還沒有衝出去，已有人阻止了他。

西門吹雪忽然道：「等一等！」

屠方道：「等什麼？」

西門吹雪道：「先聽我說一句話。」

此時此刻，雖然已劍拔弩張，西門吹雪要說話，卻還是沒有人能不聽。

魏子雲點頭示意，屠方身勢停頓。

西門吹雪道：「我若與葉孤城雙劍聯手，普天之下，有誰能抵擋？」

沒有人。

這答案也絕對沒有人不知道。

魏子雲吸了口氣，鼻尖上又有汗珠沁出。

西門吹雪盯著他，道：「我的意思，你是不是已明白？」

魏子雲搖搖頭。

他當然明白西門吹雪的意思，卻寧願裝作不明白，他一定要爭取時間，想一個對策。

西門吹雪道：「我七歲學劍，七年有成，至今未遇敵手。」

葉孤城忽然歎了口氣，打斷了他的話，道：「只恐瓊樓玉字，高處不勝寒──人在高處的寂寞，他們這些人又怎麼會知道呢？你又何必對他們說？」

西門吹雪的目光凝注他，眼睛裡的表情很奇怪，過了很久，才緩緩的道：「今夜是月圓之夕。」

葉孤城道：「是的！」

西門吹雪道：「你是葉孤城？」

葉孤城道：「是的。」

西門吹雪道：「你掌中有劍，我也有。」

葉孤城道：「是的！」

西門吹雪道：「所以，我總算已經有了對手。」

魏子雲搶著道：「所以你不願讓他伏法而死？」

屠方道：「難道你連王法都不管了麼？」

西門吹雪道：「此刻，我但求與葉城主一戰而已，生死榮辱，我都已不放在心上。」

魏子雲道：「在你眼中看來，這一戰不但重於王法，也重於性命？」

西門吹雪目光彷彿在凝視著遠方，緩緩道：「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得一知己，死而無憾，能得到白雲城主這樣的對手，死更無憾。」

對一個像他這樣的人說來，高貴的對手，實在比高貴的朋友更難求。

看他臉上那種深遠的寂寞，魏子雲眼睛的表情也變得很奇怪，也不禁歎了口氣，道：「生死雖輕若鴻毛，王法卻重於泰山，我雖然明白你的意思，怎奈──」

西門吹雪道：「難道你逼著我陪他先闖出去，再易地而戰麼？」

魏子雲雙手緊握，鼻尖上汗珠滴落。

西門吹雪冷冷道：「這一戰勢在必行，你最好趕快拿定主意。」

魏子雲無法拿定主意。

他一向老謀深算，當機立斷，可是現在，他實在不敢冒險！

忽然間，一個人從槍林刀山中走出來，看見這個人，大家好像都鬆了口氣。

這世上假如還有一個人能對這種事下決定，這個人就一定是陸小鳳。

## 第十二章 強敵已逝

彷彿有霧，卻沒有霧。明月雖已西沉，霧卻還沒有升起。

陸小鳳從月光下走過來，眼睛一直在盯著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不看他。

陸小鳳忽然道：「這一戰，真的勢在必行麼？」

西門吹雪道：「嗯。」

陸小鳳道：「然後呢？」

西門吹雪道：「然後沒有了。」

陸小鳳道：「你的意思是說，這一戰無論你是勝是負，都不再管這件事？」

西門吹雪道：「是。」

陸小鳳忽然笑了一笑，轉過身子拍了拍魏子雲的肩，道：「這件事你還拿不定主意？」

魏子雲道：「我──」

陸小鳳道：「我若是你，我一定會勸他們趕快動手。」

魏子雲道：「請教？」

陸小鳳道：「因為這一戰，無論是誰勝誰負，對你們都有百利而無一害，那麼，還等什麼呢？」

魏子雲還在考慮。

陸小鳳道：「我所說的利，是漁翁得利的利。」

魏子雲抬起頭，看了看葉孤城，看了看西門吹雪，又看了看陸小鳳，終於長長的出了一口氣，道：「今夜雖是月圓之夕，這裡卻不是紫禁之巔。」

陸小鳳道：「你的意思是說，要讓他們再回到太和殿上去麼？」

魏子雲居然笑了笑，道：「他們這一戰既然勢在必行，為什麼要讓那幾位不遠千里而來的人，徒勞往返？」

陸小鳳也笑了，道：「瀟湘劍客果然人如其名，果然灑脫得很。」

魏子雲也拍了拍他的肩，微笑了，道：「陸小鳳果然不愧為陸小鳳。」

明月雖已西沉，看起來卻更圓了。

一輪圓月，彷彿就掛在太和殿的飛簷下，人卻已在飛簷上。

人很多，卻沒有人聲。

就連司空摘星、老實和尚，都已閉上了嘴，因為他們也同樣能感受到那種逼人的壓力。

忽然間，一聲龍吟，劍氣衝霄。

葉孤城劍已出鞘。劍在月光下看來，彷彿也是蒼白的。

蒼白的月，蒼白的劍，蒼白的臉。

葉孤城凝視著劍鋒，道：「請。」

他沒有去看西門吹雪，連一眼都沒有看，竟然沒有去看西門吹雪手裡的劍，也沒有去看西門吹雪的眼睛。

這是劍法的大忌。高手相爭，正如大軍決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所以對方每一個輕微的動作，每一個眼神、每一個表情，甚至連每一根肌肉的跳動，也都應該觀察得仔仔細細，連一點都不能錯過。

因為每一點都可能是決定這一戰勝負的因素。

葉孤城身經百戰，號稱無敵，怎麼會不明白這道理？

這種錯誤，本來是他絕不會犯的。

西門吹雪目光銳利如劍鋒，不但看到了他的手、他的臉，彷彿還看到了他的心。

葉孤城又說了一遍：「請。」

西門吹雪忽然道：「現在不能。」

葉孤城道：「不能？」

西門吹雪道：「不能出手。」

葉孤城道：「為什麼？」

西門吹雪道：「因為你的心還沒有靜。」

葉孤城默然無語。

西門吹雪道：「一個人心若是亂的，劍法必亂，一個人劍法若是亂的，必死無疑。」

葉孤城冷笑道：「難道你認為我不戰就已敗了？」

西門吹雪道：「現在你若是敗了，非戰之罪。」

葉孤城道：「所以你現在不願出手？」

西門吹雪沒有否認。

葉孤城道：「因為你不願乘人之危？」

西門吹雪也沒有否認。

葉孤城道：「可是這一戰已勢在必行。」

西門吹雪道：「我可以等。」

葉孤城道：「等到我的心靜？」

西門吹雪點點頭道：「我相信我用不了等多久的。」

葉孤城霍然抬起頭盯著他，眼睛裡彷彿露出了一抹感激之色，卻又很快被他手裡的劍光照散了。

對你的敵手感激，也是種致命的錯誤。

葉孤城道：「我也不會讓你等多久的，在你等的時候，我能不能找一個人談談話？」

西門吹雪道：「說話可以讓你心靜？」

葉孤城道：「只有跟一個人說話，才可以使我心靜。」

西門吹雪道：「這個人是誰？」

這句話他本不必問的。

葉孤城說的當然是陸小鳳，因為他心裡的疑問，只有陸小鳳一個人能答覆。

陸小鳳坐了下來，在紫禁之巔，滑不留足的琉璃瓦上坐了下來。

明月就掛在他身後，掛在他頭上，看來就像是神佛腦後的那圈光輪。

葉孤城凝視著他，已凝視了很久，忽然道：「你不是神。」

陸小鳳道：「我不是。」

葉孤城道：「所以我想不通，你怎麼會知道那麼多秘密的？」

陸小鳳笑了一笑，道：「你真的認為這世上有能夠永遠瞞住人的秘密？」

葉孤城道：「也許沒有，可是我們這計劃──」

陸小鳳道：「你們這計劃，的確很妙，也很周密，只可惜無論多周密的計劃，都難免有漏洞。」

葉孤城道：「我們的漏洞在哪裡？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陸小鳳沉吟著，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看出來的，我只不過覺得，有幾個人本來不該死的，卻不明不白的死了。」

葉孤城道：「你說的是張英風、公孫大娘和歐陽情？」

陸小鳳道：「還有龜孫子大老爺。」

葉孤城道：「你一直想不通為什麼會有人要對他們下毒手嗎？」

陸小鳳道：「現在我已想通。」

葉孤城道：「你說！」

陸小鳳道：「這計劃久已在秘密進行中，王總管和南王府的人，一直都在保持聯絡，他們見面的地方，就是歐陽情的妓院。」

葉孤城道：「因為他們認為，絕不會有人想得到太監和喇嘛居然也逛妓院。」

陸小鳳道：「但你不放心，因為你知道龜孫子大老爺和歐陽情都不是平常人，你總懷疑他們已發現這秘密，所以你一定要殺了他們滅口。」

葉孤城道：「其實我本不必殺他們的。」

陸小鳳道：「的確不必。」

葉孤城道：「可是這件事關係實在太大，我不能冒一點險。」

陸小鳳道：「也正因如此，所以我才發現，在你們這次決戰的幕後，一定還隱藏著個極大的秘密，絕不僅是因為李燕北和老杜的豪賭。」

葉孤城歎了口氣，道：「你總該知道張英風是非死不可的。」

陸小鳳道：「因為張英風急著要找西門吹雪，他找到了那個太監窩，卻在無意間發現了你也在那裡，他當然非死不可。」

葉孤城道：「你想必也已知道，他捏的那第三個蠟像就是我。」

陸小鳳道：「就因為這個蠟像，所以泥人張才會死。」

葉孤城道：「那天你去遲了一步。」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因為我走了不少冤枉路。」

葉孤城道：「我殺公孫大娘，就是為了要引你走入歧途。」

陸小鳳道：「你還希望我懷疑老實和尚。」

葉孤城冷笑道：「難道你真的以為他很老實？」

陸小鳳忽然又笑了一笑，道：「我雖然常常看錯人，做錯事，走錯路，但有時候卻偏偏會歪打正著。」

葉孤城道：「歪打正著？」

陸小鳳道：「我若不懷疑老實和尚，就不會去追問歐陽情，也就不會發現王總管和南王府的喇嘛那天也到那裡去過。」

葉孤城道：「你問出了這件事後，才開始懷疑到我？」

陸小鳳歎息著道：「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懷疑到你，雖然我總覺得你絕不可能被人暗算，更不可能傷在唐家的毒藥暗器下，但我卻還是沒有懷疑到你，因為──」

他凝視著葉孤城，慢慢地接著道：「因為我總覺得你是我的朋友。」

葉孤城扭轉頭，他是不是已無顏再面對陸小鳳？

陸小鳳道：「你們利用李燕北和杜桐軒的豪賭作煙幕，再利用這一次決戰作引子，你先安排好一個人在杜桐軒那裡，作你的替身，你出現時，滿身簪花，並不是怕人嗅到你傷口的惡臭，而是怕人發覺你身上並沒有惡臭。」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接著道：「這些計劃實在都很妙，妙極了。」

葉孤城沒有回頭。

陸小鳳道：「最妙的還是那些緞帶。」

葉孤城道：「哦？」

陸小鳳道：「魏子雲以緞帶來限制江湖豪傑入宮，你卻要王總管在內庫中又偷出一匹變色綢，製成緞帶，交給白雲觀主，由他再轉送出去，來的人一旦多了，魏子雲就只有將人力全都調來太和殿防守，你們才可以從容在內宮進行你們的陰謀。」

葉孤城仰面向天，默然無語。

陸小鳳道：「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你雖然算準了西門吹雪絕不會向一個負了傷的人出手，卻忘了還有一個一心想報兄仇的唐天縱。」

葉孤城道：「唐天縱？」

陸小鳳道：「若不是唐天縱出手暗算了你的替身，我可能還不會懷疑到你。」

葉孤城道：「哦？」

陸小鳳道：「我發現了你的秘密，我立刻想到南王府，又想到王總管，直到那時，我才明白你們的陰謀，是件多麼可怕的陰謀。」

葉孤城忽然笑了。

陸小鳳道：「你在笑？」

葉孤城道：「我不該笑？」

陸小鳳看著他，終於點了點頭，道：「只要還能笑，一個人的確應該多笑笑。」

只不過笑也有很多種，有的笑歡愉，有的笑勉強，有的笑諂媚，有的笑酸苦。

葉孤城的笑是哪一種？

不管他的笑是屬於哪一種，只要他還能在此時此地笑得出來，他就是個非平常人所能及的英雄。

他忽然拍了拍陸小鳳的肩道：「我去了。」

陸小鳳道：「你沒有別的話說？」

葉孤城想了想道：「還有一句。」

陸小鳳道：「你說。」

葉孤城扭轉頭道：「不管怎麼樣，你總是我的朋友──」

陸小鳳看著他大步走出去，走向西門吹雪，忽然覺得秋風已寒如殘冬──

這時候，月已淡，淡如星光。

星光淡如夢，情人的夢。

情人，永遠是最可愛的，有時候，仇人雖然比情人還可愛，這種事畢竟很少。

仇恨並不是種絕對的感情，仇恨的意識中，有時還包括了瞭解與尊敬。

只可惜可愛的仇人不多，值得尊敬的仇人更少！

怨，就不同了。

仇恨是先天的，怨恨卻是後天的，仇恨是被動的，怨恨卻是主動的。

你能不能說西門吹雪恨葉孤城？

你能不能說葉孤城恨西門吹雪？

他們之間沒有怨恨，他們之間只有仇恨。他們的仇恨，只不過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不有的，既奇妙又愚笨，既愚笨又奇妙的仇恨！

也許，葉孤城恨的只是──既然生了葉孤城，為什麼還要生西門吹雪。

也許，西門吹雪所恨的也是一樣。

恨與愛之間的距離，為什麼總是那麼令人難以衡量？

現在，已經到了決戰的時候。

真正到了決戰的時候，天上地下，已經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夠阻止這場決戰。

這一刻，也許很短暫，可是有很多人為了等待這一刻，已經付出了他們所有的一切！

想起了那些人，陸小鳳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的心酸。

這一戰是不是值得？

那些人的等待是不是值得？

沒有人能回答，沒有人能解釋，沒有人能判斷。

甚至連陸小鳳都不能。

可是，他也同樣的感覺到那種逼人的煞氣和劍氣，他所感受的壓力也許比任何人都大得多。

因為西門吹雪是他的朋友，葉孤城也是。

──假如你曾經認為一個人是你的朋友，那麼這個人永遠都是。

所以，陸小鳳一直都在盯著西門吹雪和葉孤城的劍，留意著他們每一個輕微的動作和每一個眼神、每一個表情，甚至每一根肌肉的跳動。

他在擔心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的劍，本來是神的劍，劍的神。

可是現在，他已不再是神，是人。

因為他已經有了人類的愛、人類的感情。

人總是軟弱的，總是有弱點的，也正因如此，所以人才是人。

葉孤城是不是已抓到了西門吹雪的弱點？

陸小鳳很擔心，他知道，無論多小的弱點，都是足以致命的。

他知道，就算是葉孤城能放過西門吹雪，西門吹雪也不能放過自己。

勝就是生，敗就是死，對西門吹雪和葉孤城這種人來說，這其間絕無選擇的餘地。

最怪的是，他也同樣擔心葉孤城！

他從未發覺葉孤城有過人類的愛和感情！

葉孤城的生命就是劍，劍就是葉孤城的生命。只不過生命本身就是場戰爭，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戰爭。

無論是哪種戰爭，通常都只有一種目的──勝。

勝的意思，就是光榮，就是榮譽。

可是現在對葉孤城說來，勝已失去了意義，因為他敗固然是死，勝也是死。

因為他無論是勝是敗，都無法挽回失去的榮譽，何況無論誰都知道，今夜他已無法活著離開紫禁城了。

所以他們兩個人雖然都有必勝的條件，也都有必敗的原因。

這一戰究竟是誰負？誰勝？

這時候，星光月色更淡了，天地間所有的光輝，都已集中在兩柄劍上。

兩柄不朽的劍。

劍已刺出！

刺出的劍，劍勢並不快，西門吹雪和葉孤城兩人之間的距離還有很遠。

他們的劍鋒並未接觸，就已開始不停的變動，人的移動很慢，劍鋒的變動卻很快，因為他們一招還未使出，就已隨心而變。

別的人看來，這一戰既不激烈，也不精采。

魏子雲、丁敖、殷羨、屠方，卻都已經流出了冷汗。

這四個人都是當代的一流劍客，他們看出這種劍術的變化，竟已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也正是武功中高無上的境界！

葉孤城的對手若不是西門吹雪，他掌中的劍每一個變化擊出，都是必殺必勝之劍。

他們劍與人合一，這已是心劍。

陸小鳳手上忽然也沁出了冷汗，他忽然發現西門吹雪劍勢的變化，看來雖然靈活，其實卻呆滯，至少比不上葉孤城的劍那麼輕靈流動。

葉孤城的劍，就像是白雲外的一陣風。

西門吹雪的劍上，卻像是繫住了一條看不見的線──他的妻子、他的家、他的感情，就是這條看不見的線。

陸小鳳也已看出來了，就在下面的二十個變化間，葉孤城的劍必將刺入西門吹雪的咽喉。

二十個變化一瞬即過。

陸小鳳指尖已冰冷。

現在，無論誰也無法改變西門吹雪的命運。

陸小鳳不能，西門吹雪自己也不能。

兩個人的距離已近在咫尺！

兩柄劍都已全力刺出！

這已是最後一劍，已是決勝負的一劍。

直到現在，西門吹雪才發現自己的劍慢了一步，他的劍刺入葉孤城的胸膛時，葉孤城的劍已必將刺穿他的咽喉。

這命運，他已不能不接受。

可是就在這時候，他忽又發現葉孤城的劍勢有了偏差，也許只不過是一兩寸間的偏差，這一兩寸的距離，卻已是生與死之間的距離。

這錯誤怎麼會發生的？

是不是因為葉孤城自己知道自己的生與死之間，已沒有距離？

劍鋒是冰冷的。

冰冷的劍鋒，已刺入葉孤城的胸膛，他甚至可以感覺到劍尖觸及他的心。

然後，他就感覺到一種奇異的刺痛，就彷彿看見他初戀的情人死在病榻上時，那種刺痛一樣。

那不僅是痛苦，還有恐懼，絕望的恐懼！

因為他知道，他生命中所有歡樂和美好的事，都已將在一瞬間結束。

現在他的生命也已將結束，結束在西門吹雪的劍下！

可是，他對西門吹雪並沒有怨恨，只有種任何人永遠都無法瞭解的感激。

在這最後一瞬間，西門吹雪的劍也慢了，也準備收回這一著致命的殺手。

葉孤城看得出。

他看得出西門吹雪實在並不想殺他，卻還是殺了他，因為西門吹雪知道，他寧願死在這柄劍下。

──既然要死，為什麼不死在西門吹雪的劍下？──能死在西門吹雪的劍下，至少總比別的死法榮耀得多！

西門吹雪瞭解他這種感覺，所以成全了他！

所以他感激！

這種瞭解和同情，惟有在絕世的英雄和英雄之間，才會產生。

在這一瞬間，兩個人的目光接觸，葉孤城從心底深處長長吐出一口氣！

「謝謝你。」

這三個字他雖然沒有說出口，卻已從他目光中流露出來！他知道西門吹雪也一定會瞭解的！

他倒下去！

明月已消失，星光也已消失，消失在東方剛露出的曙色裡！

這絕世無雙的劍客，終於已倒下去。他的聲名，是不是也將從此消失？

天邊一朵白雲飛來，也不知是想來將他的噩耗帶回天外？還是特地來對這位絕世的劍客，致最後的敬意？

曙色已臨，天地間卻彷彿更寒冷、更黑暗。

葉孤城的臉色，看來就彷彿這一抹剛露出的曙色一樣，寒冷、朦朧、神秘！

劍上還有最後一滴血！

西門吹雪輕輕吹落，仰面四望，天地悠悠，他忽然有種說不出的寂寞。

西門吹雪藏起了他的劍，抱起了葉孤城的屍體，劍是冷的，屍體更冷。

最冷的卻還是西門吹雪的心。

轟動天下的決戰已過去，比朋友更值得尊敬的仇敵已死在他劍下。這世上還有什麼事能使他的心再熱起來？血再熱起來？

他是不是已決心永遠藏起他的劍？就像是永遠埋藏起葉孤城的屍體一樣？無論如何，這兩樣都是絕不容許任何人侵犯的。他對他們都同樣尊敬。

丁敖忽然衝過來，揮劍攔住了他的去路，厲聲道：「你不能將這人帶走，無論他是死是活，你都不能將他帶走。」

西門吹雪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丁敖又道：「這人是朝廷的重犯，為他收屍的人，也有連坐之罪。」

西門吹雪道：「你想留下我？」

丁敖冷笑道：「難道我留不住你？」

西門吹雪額上青筋凸起。

丁敖道：「西門吹雪與葉孤城雙劍聯手，天下也許無人能擋，但可惜葉孤城現在已經是個死人，這裡卻還有禁衛三千。」

這句話剛說完，他忽然聽到他身後有人在笑！

一個人帶著笑道：「葉孤城雖然已經是個死人，陸小鳳卻還沒有死。」

陸小鳳又來了！

丁敖霍然回身，喝道：「你想怎麼樣？」

陸小鳳淡淡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西門吹雪和葉孤城都是我的朋友。」

丁敖道：「難道你想包庇朝廷的重犯？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罪？」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一點。」

丁敖道：「說！」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不該做的事，我絕不去做，應該做的事，你就算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一樣要去做。」

丁敖臉色變了。

屠方、殷羨已衝過來，侍衛們弓上弦，刀出鞘，劍拔弩張，又是一觸即發。

忽然間，又有一個人跳起來，大聲道：「你們雖然有禁衛三千，陸小鳳至少還有一個朋友，也是個不怕砍掉頭的朋友。」

這個人是卜巨。

木道人立刻跟著道：「貧道雖然身在方外，可是方外人也有方外之交。」

他轉過頭來，看著老實和尚，道：「和尚呢？」

老實和尚瞪了他一眼，道：「道士能有朋友，和尚為什麼不能有？」

他又瞪了司空摘星一眼，道：「你呢？」

司空摘星歎了口氣，道：「這裡的侍衛大老爺們不但都是高手，而且都是大官，我是個小偷，小偷怕的就是官，所以──」

木道人道：「所以怎麼樣？」

司空摘星苦笑道：「所以我是很不想承認陸小鳳是我的朋友，只可惜我又偏偏沒法子不承認。」

木道人道：「很好。」

司空摘星道：「很不好！」

木道人道：「不好？」

司空摘星道：「假如他們要留下西門吹雪，陸小鳳是不是一定不答應？」

木道人道：「是。」

司空摘星道：「假如他們要對付陸小鳳，我們是不是不答應？」

木道人道：「是。」

司空摘星道：「那麼我們是不是一定要跟他們幹起來？」

木道人默認！

司空摘星道：「我剛剛已計算過，假如我們要跟他們幹起來，我們每個人，至少要對付他們三百一十七個。」

他歎了口氣，接著道：「雙拳難敵四手，兩隻手要對付六百多隻手，那滋味一定不好受。」

木道人突然笑了一笑，道：「莫忘記你有三隻手。」

司空摘星也笑了。

他們的笑很輕鬆，在天子腳下，紫禁城裡，面對著寒光耀眼的刀山槍林，他們居然還能笑得很輕鬆。

丁敖他們卻已緊張起來，侍衛們更是一個個如臨大敵！

這一戰若是真的打起來，那後果就真的不可想像了。

看起來這一戰已是非打不可！

魏子雲面色沉重，雙手緊握，緩緩道：「各位都是在下心慕已久的武林名家，在下本不敢無禮，只可惜職責所在──」

陸小鳳打斷了他的話，道：「你的意思，我們都懂，我們這些人的脾氣，我也希望你能懂。」

魏子雲道：「請教。」

陸小鳳道：「我們這些人，有的喜歡錢，有的喜歡女人，有的貪生，有的怕死，可是一到了節骨眼上，我們就會把朋友的交情，看得比什麼都重。」

魏子雲沉默了很久，才歎息著點了點頭，道：「我懂。」

陸小鳳道：「你應該懂。」

魏子雲道：「還有件事，你也應該懂。」

陸小鳳道：「哦？」

魏子雲道：「這一戰的結果，必定是兩敗俱傷，慘不忍睹，這責任應該由誰負？」

陸小鳳沒有開口，心裡也一樣沉重。

魏子雲環目四顧，長長歎息，道：「無論這責任由誰負，看來這一戰已是無法避免，也沒有人能阻止了。」

陸小鳳沉思著，緩緩道：「也許還有一個人能阻止。」

魏子雲道：「誰？」

陸小鳳遙視著皇城深處，眼睛裡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

就在這時，大殿下已有人在高呼：「聖旨到。」

一個黃衣內監，手捧詔書，匆匆趕了過來。

大家一起在殿脊上跪下聽詔：

「奉天承運，天子詔曰，召陸小鳳即刻到南書房，其它各色人等，即時出宮。」

天子金口玉言，說出來的話永無更改。

各色人等中，當然也包括了死人，所以這一戰還未開始，就已結束！

## 第十三章 尾聲

九月十六。

黃昏，明月又將升起，今夜的月，必將比十五的月更圓。

司空摘星沿著金鰲玉帶的欄杆，來來回回地已不知走了多少次，他想數清這條橋上究竟有多少欄杆，卻一直沒有數出來，因為他有心事──

陸小鳳為什麼還沒有出來？

皇帝留著他幹什麼？

天威難測，伴君如伴虎，像陸小鳳那種灑脫不羈的人，待在皇帝身旁，一句話說錯了，一件事做錯了，腦袋就很可能要搬家。

這一點，不但司空摘星擔心，只要是陸小鳳的朋友，每個人都在擔心，陸小鳳的朋友不少。

魏子雲已經進去探望過好幾次，南書房裡好像一直都沒有動靜。

沒有奉詔，誰也不敢闖入南書房，魏子雲當然也不敢。所以他每一次從裡面出來，大家的心裡就會又多加重一分。

等到他第六次從裡面出來，有的人已急得快要發瘋了，魏子雲反而不像前幾次出來時那麼垂頭喪氣，眼睛裡居然好像發著光。

看見他眼睛裡的表情，司空摘星立刻迎上去，道：「是不是有了消息？」

魏子雲點點頭。

司空摘星道：「那小子已經出來了？」

魏子雲搖搖頭。

司空摘星道：「你看見了他？」

魏子雲又搖搖頭。

司空摘星幾乎叫了起來，道：「這算哪門子消息？」

魏子雲道：「我雖然沒有看見他，但聽見他的聲音。」

司空摘星道：「什麼聲音？」

魏子雲道：「當然是笑聲。」

他自己也笑了笑，接著道：「除了笑聲外，你想他還會發出什麼聲音來？」

司空摘星瞪大了眼睛，道：「他笑的聲音是不是很大？」

魏子雲道：「他笑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司空摘星眼睛瞪得更大，道：「在皇帝面前，他也敢像平常那麼樣笑？」

魏子雲道：「你想天下還有什麼事是他不敢做的？」

司空摘星歎了口氣，道：「我想不出。」

魏子雲道：「我也想不出。」

司空摘星道：「我更想不出，在南書房裡，會有什麼事能讓他笑得那麼開心？」

魏子雲壓低了聲音，道：「聽說他們在喝酒。」

司空摘星道：「他們是誰？」

魏子雲聲音壓得更低，道：「『他們』就是皇帝和陸小鳳。」

司空摘星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了下來，道：「你這是聽誰說的？」

魏子雲道：「我在裡面的時候，剛好有個小太監送酒進去。」

司空摘星道：「你就順便托他進去打聽打聽裡面的動靜？」

魏子雲歎了口氣，道：「我答應替他在外面買棟房子，他才肯的。」

司空摘星道：「他又聽見了什麼？」

魏子雲道：「只聽見了一句話。」

司空摘星道：「一句話就一棟房子？這價錢未免太貴了些罷？」

魏子雲道：「不貴。」

魏子雲道：「那句話也許比一萬棟房子還值錢。」

他實在真能沉得住氣，直到現在，還不肯把那句話痛痛快快的說出來。

司空摘星已急得在冒汗，急著問道：「這句話究竟是誰說的？究竟是句什麼話啊？」

魏子雲道：「那句話是皇帝說的，他答應了陸小鳳一件事。」

司空摘星道：「什麼事？」

魏子雲道：「隨便什麼事。」

司空摘星道：「隨便陸小鳳要求什麼事，他都答應？」

魏子雲道：「天子無戲言，普天之下，也絕沒有皇帝做不到的事。」

司空摘星怔住了，真的怔住了。

說話的雖然只有他一個人，在旁邊聽說的卻不止一個，聽見了這句話，每個人都怔住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天子說出來的一句話，簡直就像是神話中的魔棒一樣，可以點鐵成金，化卑賤為高貴，化腐朽為神奇。

也不知過了多久，司空摘星才長長吐出了口氣，道：「那小子要的是什麼呢？」

魏子雲道：「不知道，那小太監只聽到一句話。」

司空摘星道：「其實，用不著別人說，我也可以猜得出那小子要的是什麼？」

魏子雲道：「哦？」

司空摘星道：「皇宮大內中，一定藏著有各式各樣的美酒。」

魏子雲道：「你認為他要的是酒？」

司空摘星道：「有沒有人不要命的？」

魏子雲道：「就算有，也很少。」

司空摘星道：「酒就是那小子的命，他不要酒要什麼？」

老實和尚忽然道：「要命根子。」

司空摘星道：「命根子？」

老實和尚道：「酒雖然是他的命，女人卻是他的命根子。」

木道人道：「你真的認為他會求皇帝賜他一個女人？」

老實和尚道：「也許不是一個女人，是三百六十五個。」

木道人大笑道：「這是和尚的想法，和尚大概是想女人想瘋了，我們絕不能以和尚之心，去度陸小鳳之腹。」

老實和尚道：「道士的想法是什麼？」

木道人道：「那小子雖然是個酒色之徒，卻不糊塗，總該知道有了錢，就不怕沒有酒和女人，何況他一向揮金如土，總是缺錢用。」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道：「難怪別人說，人越老越貪，原來老道士也是財迷。」

卜巨一直想開口，終於忍不住道：「我若是他，我一定會要皇帝封我為大將軍，率軍西征，立威於四方，揚名於天下。」

魏子雲立刻同意。

名、利、女人、權勢，豈非正是一個男人幻想中的一切？除此之外，他還能要求什麼呢？

司空摘星道：「也許他要的不止一樣，這小子的心，一向黑得很。」

老實和尚道：「不管怎麼樣，他要的總是我們猜的這幾樣事其中之一。」

忽然之間，永定門裡有人道：「不是。」

一個人大步從裡面走出來，神采飛揚，容光煥發──陸小鳳終於出現了，大家立刻迎上去，搶著問道：「難道我們全都猜錯了？」

陸小鳳點點頭。

老實和尚道：「你要的究竟是什麼？」

陸小鳳道：「不可說，不可說。」

他分開人叢，大步向前走，隨便人家怎麼問，他也不開口。

他好像決心要讓這些人活活憋死。

可是，這些人也並不是那種很容易就肯死心的人，陸小鳳在前面走，他們就在後面跟著。

老實和尚拉了拉司空摘星的衣袖，悄悄道：「你是這小子的剋星，天下假如還有一個人能讓他開口，這人一定就是你。」

司空摘星眼珠子轉了轉，道：「一點也不錯。」

他也大步趕上去，拉住了陸小鳳，道：「你是不是已決心不說了？」

陸小鳳道：「是。」

司空摘星道：「好！」

陸小鳳道：「好什麼？」

司空摘星道：「你若不說，我就──我就──」然後，他在陸小鳳的耳旁，悄悄的說了幾句話。

陸小鳳忽然停下腳步，站在那裡，怔了半天，長長歎了口氣，在他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話。

司空摘星立刻也怔住，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同時吞下了三個雞蛋、兩個鴨蛋和四個大饅頭。

陸小鳳又開始大步往前走。

司空摘星也跟著往前走，剛走了第一步，就開始笑了，大笑，笑得幾乎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老實和尚又拉他的衣袖，道：「他告訴了你什麼？」

司空摘星一面笑，一面搖頭，道：「不可說，不可說。」

老實和尚道：「莫忘記剛才是誰教你去的，而且，假如你真的不說，我就──」

他也附在司空摘星耳邊說了幾句話。

司空摘星也立刻停下腳步，發了半天怔，也在他耳旁邊說了幾句話。

老實和尚也怔住了，然後也笑了，大笑，笑得就好像如來佛剛配給他三個大尼姑、兩個小尼姑和四個不大不小的尼姑。

然後，木道人又逼著他說出了那件事，魏子雲又求木道人說了，丁敖、屠方、殷羨、卜巨，也就全都知道了。

然後每個人都開始在笑，大笑──

九月十六，夜，天階月色涼如水，陸小鳳沿著月色涼如水的天階，大步前行，意氣風發，精神抖擻，全身都充滿了活力。

他沒有笑，可是跟在他身邊的每個人卻全都在笑，大笑，笑得前仰後合，笑得就像是一群孩子。

他們大笑著走過天階，走入燈火輝煌的街道，路上的人、窗子裡的人、店舖裡的人，都在吃驚地看著他們，沒有人能想到，這些人都是當今天下武林中的絕頂高手，也沒有人知道他們為什麼笑得這麼開心，絕沒有人知道，永遠沒有人知道──

（全書完）

# 《銀鉤賭坊》古龍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回 冰山美人

夜。秋夜。

殘秋。

黑暗的長巷裡靜寂無人，只有一盞燈。

殘舊的白色燈籠幾乎已變成死灰色，斜掛在長巷盡頭的窄門上，燈籠下卻掛著個發亮的銀鉤，就像是漁翁用的鉤一樣。

銀鉤不停的在秋風中搖晃，秋風彷彿在歎息，歎息著這世上為何會有那麼多人願意被釣在這個銀鉤上？

方玉飛從陰暗潮濕的冷霧中，走進了燈火輝煌的銀鉤賭坊，脫下了深色的斗篷，露出了他那件剪裁極合身，手工極精緻的銀緞子衣裳。

每天這時候，都是他心情最愉快的時候，尤其是今天。

因為陸小鳳就站在他身旁，陸小鳳一向是他最喜歡、最尊敬的朋友。

陸小鳳心情也很愉快，因為他自己就是陸小鳳。

佈置豪華的大廳裡，充滿了溫暖和歡樂，酒香中混合著上等脂粉的香氣，銀錢敲擊，發出一陣陣清脆悅耳的聲音。世間幾乎沒有任何一種音樂能比得上。

他喜歡聽這種聲音，就像世上大多數別的人一樣，他也喜歡奢侈和享受。

銀鉤賭坊實在是個很奢侈的地方，隨時都在為各式各樣奢侈的人，準備著各式各樣奢侈的享受。

其中最奢侈的一樣，當然還是賭。

每個人都在賭，每個人都聚精會神在他們的賭注上，可是陸小鳳和方玉飛走進來的時候，大家還是不由自主要抬起頭。

有些人在人叢中就好像磁鐵在鐵釘裡，陸小鳳和方玉飛無疑都是這種人。

「這兩個自命不凡的年輕人是誰？」

「穿銀緞子衣裳的一個，就是這賭坊大老闆的小舅子。」說話的人又乾又瘦，已賭成了精。

「你說他就是藍鬍子那新夫人的弟弟？」

「嫡親的弟弟！」

「他是不是叫做『銀鷂子』方玉飛？」

「就是他。」

「聽說他本來就是個很有名的花花公子，吃喝嫖賭，樣樣精通，輕功也很不錯。」

「所以還有很多人說他是個採花盜！」賭精微笑道：「其實他想要女人，用手指勾一勾就來了，根本用不著半夜去採花。」

「聽說他姐姐方玉香也是個很有名的美人！」

「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一個人瞇著眼睛歎了口氣：「那女人又豈是『美人』兩個字所能形容的，簡直是個傾國傾城的尤物！」

「方玉飛旁邊那小子又是誰？怎麼長著兩撇和眉毛一模一樣的鬍子？」

「假如我沒有猜錯，他一定就是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陸小鳳！」

有些人在活著時就已成為傳奇人物，陸小鳳無疑也是這種人。

提起了他的名字，每個人的眼睛立刻都盯在他身上，只有一個人例外。

這個人居然是個女人！

她穿著件輕飄飄的，蘋果綠色的，柔軟的絲袍，柔軟得就像皮膚一般貼在她又苗條、又成熟的胴體上。

她的皮膚細緻光滑如白玉，有時看來甚至像是冰一樣，幾乎是透明的。

她美麗的臉上完全沒有一點脂粉，那雙清澈明亮的眸子，已是任何一個女人夢想中最好的裝飾。

她連眼角都沒有去看陸小鳳，陸小鳳卻在全心全意的盯著她。

方玉飛笑了，搖著頭笑道：「這屋子裡好看的女人至少總有七八個，你為什麼偏偏盯上了她？」

陸小鳳道：「因為她不睬我。」

方玉飛笑道：「你難道想所有的女人一看見你，就跪下來吻你的腳？」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她至少應該看我一眼的，我至少不是個很難看的男人。」

方玉飛道：「你就算要看她，最好也離她遠一點！」

陸小鳳道：「為什麼？」

方玉飛壓低了聲音，道：「這女人是個冰山，你若想去動她，小心手上生凍瘡！」

陸小鳳也笑了。

他微笑著走過去，筆直的向這座冰山走過去，無論多高的山嶺他都攀登過，現在他只想登上這座冰山。

冰山很香。

那當然不是脂粉的香氣，更不是酒香。

有種女人就像是鮮花一樣，不但美麗，而且本身就可以發出香氣。

她無疑就是這種女人。

陸小鳳現在又變得像是隻蜜蜂，嗅見花香就想飛到花蕊上去。

幸好他還沒有醉，總算在她身後停了下來。

冰山沒有回頭，纖柔而美麗的手上，拿著一疊籌碼，正在考慮著，不知道是該押大的？還是該押小的？

莊家已開始在搖骰子，然後「砰」的一聲，將寶匣擺下，大喝道：「有注的快押！」

冰山還在考慮，陸小鳳眨了眨眼，湊過頭去，在她耳邊輕輕道：「這一注應該押小！」

纖手裡的籌碼立刻押了下去，卻押在「大」上。

「開！」

掀開寶匣，三粒骰子加起來也只不過七點。

「七點小，吃大賠小！」

冰山的臉色更蒼白，回過頭狠狠瞪了陸小鳳一眼，扭頭就走。

陸小鳳只有苦笑。

有些女人的血液裡，天生就有種反叛性，尤其是反叛男人。

陸小鳳本該早就想到，她一定就是這種女人。

冰山已穿過人叢往外走，她走路的時候，也有種特別的風姿。

「像這種氣質的女人，十萬個人裡面也沒有一個，錯過了實在可惜得很，你若不追上去，一定會後悔的！」陸小鳳在心裡勸告自己。

他一向是個很聽從自己勸告的人，所以他立刻就追了上去。

方玉飛卻迎了上去，慢慢道：「你真的要去爬冰山？」

陸小鳳道：「我不怕得凍瘡！」

方玉飛拍了拍他的肩，道：「可是你總得小心，冰山上很滑，你小心摔下來！」

陸小鳳道：「你摔過幾次？」

方玉飛笑了，當然是苦笑，直到陸小鳳走出了門，他才歎息著喃喃道：「從這座冰山上摔下來，最多只能摔一次，因為一次已經可以把人摔死。」

黑暗的長巷裡還是同樣黑暗。

夜已很深了。

車馬都停在巷外，無論什麼樣的人，要到銀鉤賭坊去，都得自己走過這段黑巷。

這使得銀鉤賭坊又增加了幾分神秘和刺激－－神秘和刺激豈非永遠都是最能吸引人的？

銀鉤猶在風中搖晃，被這隻銀鉤釣上的人，也許遠比漁翁釣上的魚更多千百倍。

夜色淒切，燈光朦朧。

冰山在前面走，身上已多了件淡綠的披風。

陸小鳳在後面跟著，淡綠的披風在燈光下輕輕波動，他就像是個愛做夢的孩子，在追逐著一朵飄飄的流雲。

黑巷裡沒有別的人，巷子很長。

冰山忽然回過身，盯著陸小鳳，一雙眸子看來比秋星還冷。

陸小鳳也只好停下腳步，看著她笑。

冰山忽然道：「你跟著我幹什麼？」

陸小鳳笑道：「我害你輸了錢，心裡也很難受，所以－－」

冰山道：「所以你想賠償我？」

陸小鳳立刻點頭。

冰山道：「你想怎麼樣賠償？」

陸小鳳道：「我知道城裡有個吃消夜的地方，是通宵開著的，酒菜都很不錯，現在夜已很深，你一定也有點餓了！」

冰山眼珠子轉了轉，道：「這麼樣不好，我有更好的法子。」

陸小鳳道：「什麼法子？」

冰山居然笑了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

陸小鳳當然過去了。

他想不到這座冰山也有解凍的時候，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剛走過去，一個耳刮子已摑在他左臉上，接著右臉也挨了一下。

這冰山的出手還真快，不但快，而且重。

陸小鳳也許並不是避不開，也許只因為他沒想到她的出手會這麼重。

不管怎麼樣，他的確是挨了兩巴掌，幾乎被打得怔住。

冰山還在笑，卻已是冷笑，比冰還冷：「像你這種男人我見得多了，就像是蒼蠅臭蟲，我一看見就想吐！」

這次她扭頭走的時候，陸小鳳臉皮再厚，也沒法子跟上去了，只有眼睜睜的看著這朵美麗的流雲從他面前飛走。

巷子很長，她走得並不很快，忽然間，黑暗中衝出了四條大漢，兩個人扭住她的手，兩個人抓住她的腳。

她驚呼一聲，也想給這些人幾個耳光，只可惜這些人絕不像陸小鳳那麼憐香惜玉，七手八腳，已將她硬生生抬了起來。

陸小鳳的臉還在疼，本不想管閒事，只可惜他天生就是個喜歡管閒事的人，若要他看著四條大漢在他面前欺負一個女人，那簡直比要他的命還難受。

四條大漢剛得手，就發現一個鬍子長得像眉毛的人忽然到了他們面前，冷冷道：「先放下她，再爬出去，誰敢不聽話，我就打歪他的鼻子！」

這些大漢當然都不是聽話的角色，可是等到有兩個人的鼻子真的被打歪之後，不聽話的也只好聽話了。

於是四個人都乖乖的爬在地上，爬出了巷子，兩個人的鼻子一路都在滴血！

後來有人問他們：「你的鼻子怎麼被打歪的？」

他們的回答是：「不知道！」

他們真的不知道，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看清楚陸小鳳是怎麼出手的。

這時候冰山彷彿已剛剛開始溶化，因為她整個人都已被嚇軟了，居然在求陸小鳳：「我就住在附近，你能不能送我回去？」

她住得並不近，陸小鳳卻一點也沒有埋怨，事實上，他只希望她住得越遠越好。

因為她一直都倒在陸小鳳懷裡，好像已連坐都坐不直，幸好車廂裡窗門都是關著的，窗簾也拉得很密。車馬已走了將近半個時辰，他們也說了不少話－－斷斷續續的在說。

「我不是蒼蠅，也不叫臭蟲，我姓陸，叫陸小鳳。」先開口的當然是他。

冰山笑了，這次是真的笑：「我姓冷，冷若霜。」

陸小鳳也笑了，他覺得這名字倒真的是名如其人。

「剛才那四個人你認得？」

冷若霜搖搖頭。

「他們為什麼要欺負你？」陸小鳳又問。

冷若霜想開口，卻又紅著臉垂下頭。

陸小鳳沒有再問，男人欺負女人，有時候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理由。

何況，一個像她這麼樣動人的少女，本身就已經是種很好的理由，足夠讓很多男人想要來「欺負」她。

車馬走得並不快，車廂裡很舒服，坐在上面就好像坐在搖籃裡一樣。

冷若霜身上的香氣，彷彿桂花，清雅而迷人。

這段路就算真要走三天三夜，陸小鳳也絕不會嫌太長。

冷若霜忽然道：「我的家就住在永樂巷，靠左邊第一棟屋子！」

陸小鳳道：「永樂巷在哪裡？」

冷若霜道：「剛才我們已經走過了！」

陸小鳳道：「可是你－－」

冷若霜道：「我沒有叫車子停下來，因為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家去！」

陸小鳳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在跳，跳得比平常快了兩三倍。

若有個像她這麼樣的女孩子，依偎在你身旁，告訴你今夜她不想回家去，我可以保證你的心一定跳得比陸小鳳更厲害。

冷若霜道：「今天晚上我一直都在輸，我想換個地方，換換手氣！」

陸小鳳的心又冷了，很久以前他就警告自己，千萬莫要自我陶醉，可是這毛病老是改不過來。

男人們又有幾個能改掉這自我陶醉的毛病？

冷若霜道：「你知不知道這裡還有個金鉤賭坊？」

陸小鳳不知道，甚至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冷若霜道：「你是從外地來的，當然不會知道！」

陸小鳳道：「那地方很秘密？」

冷若霜眼波流動，瞟了他一眼，忽又問道：「今天晚上你有沒有別的事？」

回答果然是：「沒有！」

冷若霜道：「你想不想我帶你到那裡去看看？」

陸小鳳道：「想！」

冷若霜道：「可是我答應過那裡的主人，絕不帶陌生人進去的，你若真的想去，那也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陸小鳳道：「你說。」

冷若霜道：「讓我把你的眼睛蒙起來，而且答應我絕不偷看！」

陸小鳳本來就想去的，現在更想去了。

他本來就是個很好奇的人，喜歡的就是這種神秘的冒險和刺激。

所以他想也沒有想，立刻就說：「我答應！」

他盯著她身上那件薄如蟬翼的輕羅衫，微笑著又道：「你最好用厚一點的布來蒙我的眼睛，有時候我的眼睛會透視。」

黑暗是什麼？

一個人若是日日夜夜，年年月月，都得無窮無盡的留在黑暗裡，心裡是什麼滋味？

陸小鳳忽然想到了花滿樓，他覺得花滿樓實在是個很偉大的人，上天雖然給了他如此般殘酷的折磨，他非但毫無怨尤，對人世間的萬事萬物，還是充滿了仁慈的同情和博愛。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陸小鳳歎了口氣，他眼睛被蒙上還不過片刻，就已覺得無法忍耐。

車馬彷彿經過了一個夜市，然後又經過了一道流水，他聽見了人聲和流水聲。

現在車已停下，冷若霜拉住他的手，柔聲道：「你慢慢的走，跟著我走，我保證這地方絕不會讓你失望的。」

她的手又細又滑又軟。

現在他們好像是在往下走，風中有蟲語蟬鳴，附近顯然是個曠野。

然後陸小鳳就聽見了敲門聲。

走進了門，彷彿是條通道，通道並不太長，走到盡頭處，就可以隱約聽見呼廬喝雉聲、骰子落碗聲、銀錢敲擊聲，男人和女人的笑聲。

冷若霜道：「到了！」

陸小鳳鬆了口氣，道：「謝天謝地！」

前面又響起敲門聲，開門聲，門開了後，裡面各式各樣的聲音就聽得更清楚。

冷若霜拉著他走進去，輕輕道：「你先在這裡站著，我去找這裡的主人來！」

她鬆開了他的手，醉人的香氣立刻離他遠去，忽然間，「砰」的一聲，有人用力關上了門，屋子裡的人聲、笑聲、骰子聲，竟忽然也跟著奇蹟般消失了。

天地間忽然變得死一般靜寂。

陸小鳳就像是忽然從紅塵中一下子跌進了墳墓裡。

這是怎麼回事？

「冷姑娘，冷若霜！」

他忍不住呼喚，卻沒有回應，屋子裡那麼多人，難道也全都被縫起了嘴？

陸小鳳終於拉開了蒙在眼睛上的布，然後就覺得全身上下都已冰冷僵硬。

屋子裡根本沒有人，連一個人都沒有。

剛才那些人到哪裡去了？

若說他們在這一瞬間就已走得乾乾淨淨，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這種絕不可能的事，是怎麼會發生的？

屋子並不大，有一張床、一張桌子，桌上擺著酒菜，酒菜卻原封未動。

陸小鳳又不禁打了個寒噤，他忽然發現這屋子裡根本就不可能有那麼多人。

事實上，無論誰都看得出，這屋子裡剛才根本就沒有人，連一個人都沒有。

可是陸小鳳剛才卻明明聽見了很多人的聲音。

他若相信自己的眼睛，就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他的耳朵一向很靈，一向沒有毛病。

這又是怎麼回事？

若說一間沒有人的屋子裡，會憑空有各式各樣的聲音，那更是絕不可能的事。

這種絕不可能的事，卻又偏偏讓陸小鳳遇見。

難道這是間鬼屋？

難道老天還覺得他遇見的怪事不夠多，還要叫他真的遇見一次鬼？

陸小鳳忽然笑了。

他決定絕不再想這些想不通的事，先想法子出去再說。

他出不去。

這屋子裡根本沒有窗戶，四面的牆壁和門，竟赫然全都是好幾寸厚的鐵板。

陸小鳳又笑了。

遇見無可奈何的事，他總是會笑。

他自己總是覺得這是他有限的幾樣好習慣其中之一。

－－笑不僅可以使別人愉快，也可以使自己輕鬆。

可是現在他怎麼輕鬆得起來？

桌上的四樣下酒菜，一碟是松子雞米，一碟是醬爆青蟹，一碟是涼拌鵝掌，一碟是乾蒸火方，不但做得精緻，而且都是陸小鳳平時愛吃的。

布下這陷阱的人，對陸小鳳平日的生活習慣，好像全都知道得很清楚。

酒是陳年的江南女兒紅，泥封猶在，酒罈下還壓著張紙條子：「勸君且飲一杯酒，此處留君是故人。」

故人的意思就是老朋友，也只有老朋友，才會這麼瞭解他。

但陸小鳳卻想不起自己的老朋友中，有誰要這麼樣修理他。

紙條字旁邊，還有兩行很秀氣的字：「留君三日，且作小休，三日之後，妾當再來。」

下面雖沒有署名，卻顯見是那冰山般的冷若霜留下的。

她好像已算準了陸小鳳一定會上當。

他們算得這麼精，設下這圈套，為的只不過是要將陸小鳳留在這裡住三天？

陸小鳳不信，卻又猜不出他們還有什麼別的目的，所以他就坐下，拿起筷子，先挑了塊有肥有瘦的乾蒸火方，送進自己的嘴。

筷子是銀的，菜裡沒有毒，他們當然也知道，要毒死陸小鳳並不容易。

於是陸小鳳又捧過那罈酒，一掌拍開了泥封，突聽「啵」的一響，一股輕煙從泥封中噴了出來，又是「砰」的一響，酒罈子跌在地上，摔得粉碎。

陸小鳳看著流在地上的酒，想笑，卻又笑不出。

然後他就暈了過去。

霧已散，繁星滿天，風中不時傳來蟬鳴蟲語，泥土已被露水打濕。

陸小鳳的衣裳也已濕透。

他醒來時，恰巧看見東方黑暗的穹蒼，轉變成一種充滿了希望的魚肚白色。

他醒來時，大地也正在甦醒。

等他站起來時，灰暗的遠山已現出碧綠，風中也充滿了從遠山帶來的木葉清香。

山坳間炊煙四起，近處卻看不見農舍人家。

假如這裡就是他昨夜停車下來的地方，那座用鐵板搭的屋子呢？

假如這裡不是他昨夜去的地方，他又是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那些人辛辛苦苦，布下個圈套，讓他上了當，為的就是要把他送到荒郊野外來睡一夜？

陸小鳳更不信，卻還是想不出他們會有什麼別的目的？

所以他就脫下了身上的濕衣裳，搭在肩上，開始大步走回去。

他就住在城裡的五福客棧裡，現在他只想先去洗個熱水澡，好好的吃一頓，睡一覺，再來想這些想不通的問題。

五福客棧的肉包子很不錯，雞湯麵也很好，床上的被單，好像還是昨天才換的。

遠遠看見五福客棧的金字招牌，他就已將所有不愉快的事全都忘了，因為所有愉快的事，都已在那裡等著他。

誰知在那裡等著他的，竟是兩柄劍、四把刀、七桿紅纓槍，和一條鐵鏈子。

他剛走進門，就聽見一聲暴喝，十三個人已將他團團圍住。

接著，又是「嘩啦啦」一聲響，一條鐵鏈子，往他脖子上直套了下來。

好粗好重的一條鐵鏈子，套入脖子的手法也很有技巧，很熟練。

陸小鳳卻只伸出兩根手指來一夾，一條鐵鏈子立刻被夾成了兩條，被夾斷的半截「叮」的跌落在地上。

拿著另外半條鐵鏈子的人踉蹌倒退幾步，臉色已嚇得發青，伸出一隻不停發抖的手，指著陸小鳳道：「你－－你敢拒捕？」

「拒捕？」

陸小鳳看了看這人頭上的紅纓帽，皺眉道：「你是從衙門裡來的？」

這人點點頭，旁邊已有人在叱喝：「這位就是府衙裡的楊捕頭，你敢拒捕，就是叛逆！」

陸小鳳道：「你們是來拿我的？我犯了什麼罪？」

楊捕頭冷冷的笑道：「光棍眼裡不揉沙子，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人證物證俱在，你還裝什麼蒜？」

陸小鳳道：「人證在哪裡？物證在哪裡？」

櫃台後面坐著七八個人，穿著雖然都很華麗，臉色卻都很難看，一個個指著陸小鳳，紛紛呼喝：「就是他！」

「昨天晚上，就是這個臉上長著四條眉毛的惡賊，強姦了我老婆！」

陸小鳳怔住。

楊捕頭厲聲道：「你昨晚上，一夜之間做了八件大案！這就是人證。」

另一個戴著紅纓帽的官差，指著堆在櫃台後面地上的包袱，道：「這都是從你屋裡搜出來的，這就是物證。」

陸小鳳笑了，道：「我若真的偷了人家東西，難道會就這麼光明正大的擺在屋子裡，難道我看來真的這麼笨？」

楊捕頭冷笑道：「聽你的口氣，難道還有人冒險去搶了這麼多東西來送給你？難道你是他的親老子嗎？」

陸小鳳又說不出話了。

突聽一個人冷冷道：「殺人越貨，強姦民婦，全都不要緊，只要我們不管這件事，還是一樣可以逍遙法外。」

遠處角落裡擺著張方桌，桌上擺著一壺茶、一壺酒，三個穿著墨綠繡花長袍，頭戴白玉黃金高冠的老人，陰森森的坐在那裡，兩個人在喝茶，一個人在喝酒。

說話的人，正是這個喝酒的人－－喝酒的人是不是總比較多話？

陸小鳳又笑了，道：「殺人越貨，強姦民婦，全都不要緊？什麼事才要緊？」

喝酒的老人翻了翻白眼，目中精光四射，逼視著陸小鳳，冷冷道：「不管你做什麼事都不要緊，但你卻不該惹到我們身上來！」

陸小鳳道：「你們是哪一方的神聖？」

綠袍老人道：「你不認得？」

陸小鳳道：「不認得！」

綠袍老人端起酒杯，慢慢的啜了口酒，他舉杯的手乾枯瘦削如鳥爪，還留著四五寸長的指甲，墨綠色的指甲。

陸小鳳好像沒看見。

綠袍老人道：「現在你還是不認得？」

陸小鳳道：「不認得！」

綠袍老人冷笑了一聲，慢慢的站起來，大家就看見繡在他前胸衣裳上的一張臉，眉清目秀，面目娟好，彷彿是個絕色少女。，等他站直了，大家才看出繡在他衣服上的，竟是個人首蛇身，鳥爪蝠翼的怪獸。

大家雖然不知道這怪獸的來歷，這怪獸雖然只不過是繡在衣服上的，可是只要看見它的人，就立刻會覺得有種說不出的寒意從心裡升起，禁不住要激靈靈打個寒噤。

陸小鳳還是好像看不見。

綠袍老人道：「現在你認不認得？」

陸小鳳道：「還是不認得！」

綠袍老人乾枯瘦削的臉，似乎也已變成墨綠色，忽然伸出手，往桌上一插。

只聽「奪」的一響，他五根鳥爪般的指甲，竟全都插入桌子裡，等他再抬起手，兩三寸厚的木板桌面，已赫然多了五個洞。

又是「嘩啦啦」一聲響，半截鐵鏈子落在地上，楊捕頭已嚇得連手腳都軟了。

屋子裡忽然有了股說不出的惡臭，三個捕頭奪門而出，褲管已濕透。

陸小鳳也不能再裝作看不見了，終於歎道：「好功夫！」

綠袍老人冷笑道：「你也認得出這是好功夫？」

陸小鳳微笑點頭。

其實他早已看出這三個怪異老人的來歷，他臉上雖在笑，手裡也在捏把冷汗。

綠袍老人忽然閉起眼睛，仰面向天，曼聲而吟。

「九天十地，諸神諸魔，俱入我門，唯命是從！」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現在我總算已知道你們是誰了！」

綠袍老人冷笑。

陸小鳳苦笑道：「但我卻還是不知道，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們？」

綠袍老人盯著他，忽然揮了揮手。

後面的院子裡立刻響起了一陣怪異的吹竹聲，如怨婦悲哭，如冤鬼夜泣。

然後就有四個精赤著上身，胸膛上刺滿了尖針的大漢，抬著塊很大的木板走進來，木板上堆滿了墨綠色的菊花。

這些大漢們兩眼發直，如癡如醉，身上雖然插滿了尖針，卻沒有一滴血，也沒有痛苦，臉上反而帶著種鬼詭可怕的微笑。

坐著喝茶的老人也站了起來，三個人一起走到這塊堆滿墨菊的木板前合什頂禮，喃喃的念道：「九天十地，諸神諸魔，俱來護駕，同登極樂！」

陸小鳳忍不住走過去，從木板上拈起了一朵菊花，一隻手忽然冰冷。

他剛拈起這朵菊花，就看見花下有一隻眼睛，在直勾勾的瞪著他。

這隻眼睛白多黑少，眼珠子已完全凸出，帶著種說不出的驚惶恐懼。

陸小鳳倒退了幾步，長長吐了口氣，道：「這個人是誰？」

綠袍老人冷冷道：「現在已是個死人！」

陸小鳳道：「他活著的時候呢？」

綠袍老人又閉上眼睛，仰面向天，緩緩道：「九天十地，諸神之子，遇難遭劫，神魔俱泣。」

陸小鳳動容道：「難道他是你們教主的兒子？」

綠袍老人道：「哼！」

陸小鳳道：「難道他是死在我手上的？」

綠袍老人冷冷道：「殺人者死！」

陸小鳳又倒退了兩步，長長吐出口氣，忽然笑道：「有人要抓我去歸案，有人要我死，我只有一個人，怎麼辦呢？」

綠袍老人冷冷的看了楊捕頭一眼，道：「你一定要他去歸案？」

楊捕頭道：「不－－不－－不一定！」

一句話未說完，已「噗咚」一聲跪在地上，竟連腿都嚇軟了！

陸小鳳歎道：「這麼樣看來，好像我已非死不可。」

綠袍老人道：「但是我也知道，你臨死之前，必定還要拚一拚！」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

他忽然出手，奪下了一口劍、一把刀。左手刀，右手劍，左劈右刺，一連三招，向綠袍老人攻出去，不但招式怪異，居然還能一心兩用。

綠袍老人冷笑道：「你這是班門弄斧！」

一心二用，正是他教中的獨門秘技，陸小鳳三招攻出，他已看出了破法，已經有把握在三招中叫陸小鳳的刀劍同時脫手。

就在這時，突聽「嗆」的一聲，陸小鳳竟以自己左手的刀，猛砍在右手的劍上。

刀劍相擊，同時折斷。

綠袍老人竟看不懂他用的這是什麼招式，只看見兩截折斷了的刀劍，同時向他飛了過來。

陸小鳳的人，也已凌空飛起，用力擲出了手裡的斷刀折劍，人卻向後倒竄了出去。

沒有人能形容這種速度，甚至連陸小鳳自己都想不到自己能有這種速度。

一個人在掙扎求生所發揮的潛力，本就是別人難以想像的。

門外有風。

陸小鳳在風中再次翻身，乘著一股順風，掠上了對面的屋脊。

還沒有人追出來，綠袍老人淒厲的呼聲已傳了出來：「你殺了諸神之子，縱然上天入地，也難逃一死。」

陸小鳳既沒有上天，也沒有入地，他又到了銀鉤賭坊外那條長巷，雇了輛馬車，再回到今天早上他醒來時那地方去。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現在他總算有幾分明白。

那些人要他在荒郊野外睡一夜，只不過想陷害他，要他背黑鍋。

他自己也知道，昨天晚上他遭遇到的事，說出來也不會有人信。

那位冰山般的美人，當然更不會替他作證，何況她現在早已芳蹤杳杳，不見蹤影。

他只有自己找出證據來，才能替自己洗清這些百口難辯的罪名。

車子走了一段路，果然經過夜市的市場，然後又經過一道流水，才到了今晨他醒來的地方。

－－難道他昨天晚上真是走的這條路？

－－難道這地方真是昨夜冷若霜拉著他走下來的地方？

但這裡卻偏偏是一片荒野，連個草寮都沒有，哪裡來的金鉤賭坊？

陸小鳳躺了下來，他躺在一棵木葉已經枯黃的大樹之下，看著黃葉一片一片的被風吹下來，吹在他的身上。

泥土還是潮濕的，冷而潮濕。

他的人也剛剛冷靜。

－－我明明走的是這條路，到了金鉤賭坊，可是這裡卻沒有屋子。

－－我明明聽見屋裡有人聲，可是屋子裡卻連一個人影都沒有。

－－紙條上明明是要我在那裡留三天，卻又偏偏把我送走。

他越想越覺荒謬，這荒謬的事，連他自己都不信，何況別人？

他既沒法子證明自己的行蹤，難道就得永遠替人背黑鍋？

陸小鳳歎了口氣，實在連笑都笑不出了。

樹後面好像有隻小鳥在吱吱喳喳的叫個不停，陸小鳳皺著眉，敲了敲樹幹，落葉紛飛，後面的小鳥居然還在叫，還沒飛走。

這隻小鳥的膽子真不小。

陸小鳳忍不住用一隻手支起了頭，往後面看去，誰知樹後吱吱喳喳的鳥語，竟然變成了汪汪的狗叫。

一隻鳥怎麼會變成一條狗的？這豈非也是絕不可能的事？

陸小鳳正在奇怪，忽然看見樹後伸出一個孩子的頭來，朝他吐了吐舌頭，作了個鬼臉。

原來狗吠和鳥語，都是這孩子學出來的，他顯然是個聰明的孩子，學得居然惟肖惟妙。

這孩子又向陸小鳳擠了擠眼睛，道：「我還會學公狗和母狗打架，你若給我兩文錢，我就學給你聽！」

陸小鳳的眼睛發亮了，忽然跳起來，抱起這孩子來親了親，又塞了一大錠銀子在他懷裡，不停的說：「謝謝你，謝謝你！」

孩子不懂，眨著眼道：「你給了我這麼多銀子，為什麼還要謝我？」

陸小鳳道：「因為你剛救了我的命。」

他大笑著，又親了親這孩子的臉，也學了三聲狗叫，一個跟斗翻出去兩丈。

孩子吃驚的看著他，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後，這孩子已長大成人，跟朋友談起這件事，還確定那天自己遇見的是個瘋子。

「可是那樣的瘋子實在少見得很。」他向他的朋友們保證：「他不但很有錢，而且很開心，我保證你們從來沒有遇見過那麼開心的瘋子。」

若有人告訴他，這「開心的瘋子」剛上了個天大的當，又受了天大的冤枉，幾乎連命都難保，我也可以保證他絕不會相信。

－－你若要別人不斷的花錢，不但要讓他花得愉快，而且還得讓他有賺錢的時候。

藍鬍子一向是個有原則的人，這就是他的原則。

所以銀鉤賭坊並不是十二個時辰都在營業的，不到天黑，絕不開賭，未到天亮，賭已結束。

－－白天是賺錢的時候，就該讓別人去賺，晚上才有錢花。

現在天還沒有黑。

陸小鳳穿過靜寂的長巷，走進銀鉤賭坊時，賭局還沒有開。

門卻是開著的，天黑之前，本不會有人進來，這裡的規矩熟客人都知道。

不熟的客人，這裡根本不接待。

陸小鳳推門走進去，剛脫下新買的黑披風，摘下低壓在眉毛上的大風帽，已有兩條彪形大漢走過來，擋住了他的路。

無論什麼樣的賭場裡，一定都養著很多打手，銀鉤賭坊裡的打手也不少，大牛和瞎子正是其中最可怕的兩個。

瞎子其實不是真的瞎子，正在用一雙白多黑少的怪眼上上下下的打量著陸小鳳，冷冷道：「這地方你來過沒有？」

陸小鳳道：「來過。」

瞎子道：「既然來過，就該知道這地方的規矩！」

陸小鳳道：「賭場也有規矩？」

瞎子道：「不但有規矩，而且比衙門的規矩還大。」

陸小鳳笑了。

大牛瞪眼道：「不到天黑，就算天王老子來，我們也一樣要請他出去！」

陸小鳳道：「難道我進去看看都不行？」

大牛道：「不行！」

陸小鳳歎了口氣，提著披風走出去，忽又轉過身，道：「我敢賭五百兩銀子，賭你一定沒法子舉起這石凳子來。」

門內走廊上，一邊擺著四個石凳子，份量的確不輕。

大牛冷笑著，用一隻手舉起了一個。

這小子若不是力大如牛，別人又怎麼會叫他「大牛」？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苦笑道：「看樣子這次是我輸了，這五百兩銀子已經是你的！」

他居然真的拿出張五百兩的銀票，用兩根手指拈著，送了過去。

五百兩這數目並不小，兩個人到杏花閣去喝酒，連酒帶女人樂一夜，也用不了二十兩。

大牛還在遲疑，瞎子已替他接了過來－－見了錢，連瞎子都開眼。

銀票當然是貨真價實的。

瞎子臉上已露出笑容，道：「現在離天黑已不遠，你到外面去轉一轉再回來，我可以替你找幾個好腳，痛痛快快的賭一場！」

陸小鳳微笑道：「我就在這裡面轉一轉行不行？」

大牛搶著道：「不行！」

陸小鳳沉下了臉，道：「既然不到天黑，絕不開賭，你剛才為什麼要跟我賭？」

大牛道：「我沒有！」

陸小鳳冷冷道：「你若沒有跟我賭，為什麼收了我五百兩銀子？」

大牛急得脹紅了臉，連脖子都粗了，卻又偏偏沒法子反駁。

講理講不過別人的時候，只有動拳頭。

大牛的拳頭剛握緊，忽然看見這個臉上好像有四條眉毛的小子，用手指在他剛放下的石凳子上一戳，這石凳子赫然多了一個洞。

他的臉立刻變得發青，握緊的拳頭也已鬆開。

瞎子乾咳了兩聲，用手肘輕輕撞了撞他，滿面堆笑，笑道：「現在反正天已快黑了，這位客人又是專程來的，咱們若真把人家趕出去，豈非顯得太不夠意思！」

大牛立刻點頭，道：「反正這裡既沒有灌鉛的骰子，也沒有藏著光屁股的女人，咱們就讓他到處看看也沒關係！」

他看來雖然像條笨牛，其實一點也不笨。

陸小鳳又笑了，微笑著拍了拍他的肩，道：「好，夠朋友，賭完我請你們到杏花閣喝酒去！」

杏花閣是城裡最貴的妓院，氣派卻還是遠不及這裡大，佈置也遠不及這裡華麗。

一眼看過去，這大廳真是金碧輝煌，堂皇富麗，連燭台都是純銀的，在這種地方輸個千兒八百兩銀子，沒有人會覺得冤枉。

大廳裡擺滿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賭桌，只要能說出名堂的賭具，這裡都有。

四面的牆壁粉刷得像雪洞一樣，上面掛滿了古今名家的字畫。

最大的一幅山水，掛在中堂，卻是個無名小卒畫的，把雲霧淒迷的遠山，畫得就像是打翻了墨水缸一樣。

這幅畫若是掛在別的地方，倒也罷了，掛在這大廳裡，和那些名家傑作一比，實在是不堪入目，令人不敢領教。

陸小鳳卻好像對這幅畫特別有興趣，站在前面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居然看得捨不得走。

大牛和瞎子對望了一眼，兩個人臉上的表情都很奇怪。

瞎子兩眼翻白，忽然道：「這幅畫是我們老闆以前那位大舅子畫的，簡直畫得比我還糟，那邊有幅江南第一才子唐解元的山水，那才叫山水！」

大牛立刻接著道：「我帶你過去看看，你就知道這幅畫簡直是狗屁了！」

陸小鳳道：「我寧可看狗屁！」

大牛道：「為什麼？」

陸小鳳笑了笑，道：「山水到處都可看見，狗屁卻少見得很！」

大牛怔住，一張臉又急得通紅。

人家看人家的狗屁，他著的什麼急？

瞎子又悄悄向他打了個眼色，兩個人悄悄轉到陸小鳳身後，忽然同時出手，一左一右，將陸小鳳一下挾了起來。

陸小鳳居然完全不能反抗。

瞎子冷笑道：「這小子鬼鬼祟祟，一看就不是好東西，留不得他！」

大牛道：「對，咱們先請他出去，廢了他一雙手再說！」

兩個人一擊得手，洋洋得意，就好像老饕剛抓住肥羊。

只可惜這條肥羊非但不肥，而且不是真的羊，卻是條披羊皮的老虎。

他們正想把陸小鳳挾出去，忽然覺得這個人變得重逾千斤，他們自己的人反而被舉了起來。

陸小鳳雙臂一振，「咚」的一聲響，大牛的腦袋，就不偏不倚恰巧撞上了瞎子的腦袋，兩個人的腦袋好像都不軟。

所以兩個人一下子就暈了過去。

陸小鳳放了這兩個人，抬起頭，又看了看牆上的山水，搖著頭歎了口氣，喃喃道：「你們說得不錯，這幅畫實在是狗屁！」

他忽然伸出手，把這幅一丈多長、四五尺寬的山水扯了下來，後面竟有扇暗門。

陸小鳳眼睛亮了，微笑著又道：「畫雖然狗屁，真正的狗屁，看來還在後面哩！」

開賭場當然是種不正當的職業，幹這行的人，生活當然也很不正常，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現在正是他們吃飯的時候，所以大廳裡只有大牛和瞎子留守。

這兩個人倒了下去。

陸小鳳搓了搓手，閉上了眼睛，用一根手指沿著牆上的門縫摸上去，上上下下摸了兩遍，忽然用力一推，低喝道：「開！」

就像是奇蹟一樣，這道暗門果然開了，從門後面十來級石階走下去，下面就是條地道。

地道裡燃燈。燈下又有道門，門邊兩條大漢，佩刀而立。

兩個人眼睛發直，就像是木頭人一樣，陸小鳳明明就站在他們面前，他們偏偏好像沒看見。

陸小鳳輕輕咳嗽了一聲，這兩個人居然也聽不見。

只聽「格」的一響，石階上的暗門突然又關了起來。

陸小鳳試探著往前走，這兩條大漢既不動，也不喊，更沒有阻攔。

他索性伸手去推門，居然立刻就推開了。

門裡面燈光輝煌，坐著三個人，其中竟有兩個是陸小鳳認得的。

一個艷如桃李的絕色麗人，手托著香腮，坐在盛滿了琥珀美酒的水晶樽旁，她冷冷的看著陸小鳳，冷冷的說道：「你怎麼到現在才來？」

## 第二回 西方玉羅剎

「這女人是座冰山，你若想去動她，小心手上生凍瘡。」

琥珀的酒，透明的水晶樽，輕飄飄的，蘋果綠色的輕衫。

這冰山般的女人就坐在這裡，就坐在方玉飛的正對面。

「冰山上很滑，你小心摔下來！」

方玉飛正在微笑，微笑著向陸小鳳舉杯。

陸小鳳也笑了，大笑。

方玉飛道：「聽說你很生氣的時候也會笑！」

陸小鳳笑個不停。

方玉飛的笑卻已變成苦笑，道：「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氣，可是我勸過你！」

陸小鳳笑道：「我記得的確有個朋友勸過我，勸我莫要爬冰山，我那個朋友叫方玉飛！」

方玉飛展顏道：「我知道你一定記得的！」

陸小鳳道：「你知道？難道你真的就是那個方玉飛？」

方玉飛又歎了口氣，苦笑道：「我本來也想扮成別人的，卻又扮得不像！」

陸小鳳道：「你至少可以扮成陸小鳳！」

方玉飛臉色變了變，連苦笑都笑不出了。

陸小鳳已轉過頭，微笑道：「你呢？你是不是那個冷若霜？」

方玉飛又搶著道：「她不姓冷！」

陸小鳳道：「你知道她是誰？」

方玉飛道：「誰也沒有我知道得清楚！」

陸小鳳道：「為什麼？」

方玉飛道：「因為她出生的時候我就在旁邊。」

陸小鳳道：「她就是你妹妹！」

方玉飛道：「她就是方玉香！」

陸小鳳又笑了。

坐在他兄妹之間的，是個穿著很講究，神態很斯文，風度也很好的中年人，長得更是眉目清秀，唇紅齒白，年輕的時候，一定有很多人會說他像女孩子，現在雖然年紀大了，陸小鳳還是看他像是個女孩子。

這人也正在微笑。

陸小鳳看看他，道：「既然她是方玉香，你就應該是藍鬍子！」

這人微笑道：「我本來就是！」

陸小鳳道：「可是你沒有鬍子，黑的、白的、紅的、藍的都沒有！」

藍鬍子道：「你有鳳？」

陸小鳳道：「沒有！」

藍鬍子道：「陸小鳳可以沒有鳳，藍鬍子當然也可以沒有鬍子！」

陸小鳳又盯著他看了半天，苦笑著道：「你說得雖然有理，但我卻還是想不通，像你這麼樣一個人，為什麼要叫藍鬍子？」

藍鬍子道：「開賭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若吃不住別人，別人就會要來吃你，像我這樣的人，本不該吃這行飯的。」

陸小鳳道：「因為別人看你這麼斯文秀氣，一定會認為你是好欺負的人，就想來吃你！」

藍鬍子點點頭，歎道：「所以我只好想個特別的法子！」

陸小鳳道：「什麼法子？」

藍鬍子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卻轉過頭去，用長袖掩住了臉。

等他再回過頭來時，一張臉已變了，變得青面獠牙，粗眉怒目，而且還多了一嘴大鬍子，黑得發藍的鬍子。

陸小鳳怔了怔，忽然大笑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了，藍鬍子果然有兩套，果然沒讓我失望。」

藍鬍子笑了笑，道：「陸小鳳果然是陸小鳳，也沒有讓我失望！」

陸小鳳道：「哦？」

藍鬍子道：「我們早就已算準，你遲早總會找到這裡來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自己倒沒有想到我能找到這裡來！」

藍鬍子道：「可是你來了！」

陸小鳳道：「那只不過因為我運氣好，遇見了個會學狗叫的孩子！」

藍鬍子道：「會學狗叫的孩子很多！」

陸小鳳道：「但有些人除了會學狗叫外，單憑一張嘴，就能發出各式各樣的聲音！」

藍鬍子又笑了笑，道：「我就知道一個人，甚至可以把流水的聲音、車子過橋的聲音、很多人買東西討價還價的聲音，都學得像真的一樣！」

陸小鳳道：「看來這個人不但會口技，還會腹語！」

藍鬍子道：「想不到你也是內行！」

陸小鳳道：「一百樣事裡，有八十樣我是內行，像我這樣聰明的人，本該發大財的，只可惜我有個毛病！」

藍鬍子道：「哦？」

陸小鳳道：「我喜歡女人，尤其喜歡不該喜歡的女人。」

他歎了口氣，接著道：「所以我雖然又聰明、又能幹，卻還是時常上當！」

藍鬍子微笑道：「沒有上過女人當的男人，就根本不能算是個真正的男人！」

陸小鳳歎道：「就因為我是個貨真價實的男人，所以才會自告奮勇去做你老婆的護花使者，坐在馬車裡陪她兜圈子，還像個呆子一樣，乖乖的讓她蒙起眼睛！」

藍鬍子道：「那時你想不到她又把你帶回這裡？」

陸小鳳道：「直到我遇見那孩子後，才想到我們經過的夜市和流水，全都在一個人的嘴裡！」

藍鬍子笑道：「這人不但會口技，還會趕馬車。」

陸小鳳道：「那空房子裡的聲音，當然也是他裝出來的！」

藍鬍子道：「不是！」

陸小鳳怔了怔，道：「不是？空房子也能發出聲音？」

藍鬍子道：「那空房子就在賭場下面，只要打開個通氣孔，上面的聲音就傳了下來！」

陸小鳳苦笑道：「難怪我一直想不通她是怎麼走出那屋子的！」

藍鬍子道：「現在你當然已想到，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了？」

陸小鳳道：「你們故意整得我暈頭轉向，讓我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昨天晚上究竟在哪裡，再冒充我去做案，讓我來替你們背黑鍋！」

藍鬍子道：「不對！」

陸小鳳道：「真的不對？」

藍鬍子道：「我並不想要你背黑鍋，只不過想要你替我們去做一件事！」

方玉飛接著道：「只要這件事成功，我們立刻把你的冤枉洗清，而且隨便你要什麼都行！」

陸小鳳冷笑道：「我要你做我的大舅子行不行？」

藍鬍子道：「行！」

他微笑著又道：「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隨時都可以換的！」

陸小鳳道：「你換過幾次？」

藍鬍子道：「只換過一次，用四個換了一個！」

陸小鳳大笑，道：「想不到你這種人居然也會做蝕本生意！」

後面的壁架上擺著幾卷畫，藍鬍子抽出了一卷，交給陸小鳳。

陸小鳳道：「這是誰的畫？」

藍鬍子道：「李神童！」

陸小鳳道：「李神童是何許人也？」

藍鬍子道：「是我以前的小舅子！」

陸小鳳已接過了這幅畫，立刻又推出去，道：「別人的畫我都有興趣，這位仁兄的畫我卻實在不敢領教。」

藍鬍子笑道：「但你卻不妨打開來看看，無論多可怕的畫，只看兩眼也嚇不死人的！」

陸小鳳苦笑道：「我倒不怕被嚇死，只怕被氣死！」

他畢竟還是把這卷畫展開，上面畫的居然是四個女人－－

三個年輕的女人有的在摘花，有的在撲蝴蝶，還有個年紀比較大，樣子很嚴肅的貴婦人，端端正正的坐在花棚下，好像在監視著她們。

藍鬍子道：「這四個女人本來都是我的妻子！」

陸小鳳看了看畫上的女人；又看了看方玉香，喃喃道：「原來你這趟生意做得也不蝕本！」

藍鬍子道：「我那小舅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姐姐，畫這幅畫時，當然不敢把姐姐畫得太難看，卻把別人畫得醜了些，只看這幅畫，你就算找到她們，也未必能認得出來！」

陸小鳳瞪眼道：「我為什麼要去找她們？」

藍鬍子道：「因為我要你去找的！」

陸小鳳道：「難道你想把自己不要的女人推給我？」

藍鬍子道：「我只不過要你去問她們討回一件東西來！」

陸小鳳道：「什麼東西？」

藍鬍子道：「羅剎牌。」

陸小鳳皺起了眉，連臉色都好像有點變了。他沒有見過羅剎牌，可是他也聽說過。

羅剎牌是塊玉牌，千年的古玉，據說幾乎已能比得上秦王不惜以燕雲十八城去換的和氏璧，玉牌並不十分大，正面卻刻著七十二天魔、三十六地煞，反面還刻著部梵經，從頭到尾，據說竟有一千多字。

藍鬍子道：「這塊玉牌不但本身已價值連城，還是西方魔教之寶，遍佈天下的魔教弟子，看見這面玉牌，就如同看見教主親臨！」

陸小鳳道：「我知道。」

藍鬍子道：「你當然知道！」

陸小鳳道：「但我卻不知道這塊玉牌怎麼會到你手上的？」

藍鬍子道：「有人輸得脫底，把它押給了我，押了五十萬兩，一夜之間又輸得精光！」

陸小鳳笑道：「這人倒真能輸！」

藍鬍子道：「十三年來，在銀鉤賭坊裡輸得最多的就是他！」

陸小鳳道：「那時你還不知道他是誰？」

藍鬍子道：「我只知道他姓玉，叫玉天寶，卻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就是西方玉羅剎的兒子！」

西方玉羅剎究竟是怎麼樣的人？是男是女，是醜是美？

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

可是每個人都相信，近年來武林中最神秘、最可怕的人，無疑就是他！

他不但身世神秘，還創立了一個極神秘、極可怕的教派－－西方魔教。

陸小鳳道：「當時他是一個人來的？」

藍鬍子道：「不但是一個人來的，而且好像還是第一次來到中原！」

年輕人久居關外，又有誰不想來見識見識中原的花花世界。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也許就因為他是第一次來，所以一下子就掉了下去！」

藍鬍子道：「我認出了他的來歷後，本不敢接下他的玉牌，可是他卻非要我收下不可！」

陸小鳳道：「他一定急著想要那五十萬兩銀子作賭本。」

藍鬍子道：「其實他並不是急著要翻本，他輸得起！」

陸小鳳道：「喜歡賭的人，就喜歡賭，輸贏都沒關係，可是沒有賭本就賭不起來，有很多人為了找賭本，連老婆都可以押出去！」

藍鬍子道：「只不過老婆可以不必贖，他這塊玉牌卻非贖回去不可，所以我收下他的玉牌後，真是膽顫心驚，不知道該藏在哪裡才好！」

陸小鳳道：「你藏在哪裡？」

藍鬍子道：「本來是藏在我床底下的一個秘密鐵櫃裡。」

陸小鳳道：「現在呢？」

藍鬍子歎了口氣，道：「現在已不見了！」

陸小鳳道：「你知道是誰拿走的？」

藍鬍子道：「那鐵櫃外還有三道鐵門，只有兩個人能打得開！」

陸小鳳道：「除了你之外還有誰？」

藍鬍子道：「李霞！」

陸小鳳道：「就是坐在花棚下看書的這個？」

藍鬍子冷笑，道：「她嫁給我已十多年，我好像從來也沒有看見她拿過一本書！」

陸小鳳道：「她嫁你已十幾年，你隨隨便便的就把她休了！」

藍鬍子道：「我給了她們每個人五萬兩！」

陸小鳳冷冷道：「用五萬兩銀子，就買了一個女人十幾年的青春，這生意倒做得好！」

藍鬍子歎道：「我也知道她們一定不滿意，所以就－－」

陸小鳳道：「就偷走了那塊玉牌出氣？」

藍鬍子苦笑道：「可是她做得也未免太狠了些，她明明知道我若交不出玉牌來，西方魔教門下的人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陸小鳳道：「愛之深，恨之切，也許她就是想要你的命！」

藍鬍子道：「但我卻並不想要她的命，我只想把玉牌要回來！」

陸小鳳道：「你知道她的下落？」

藍鬍子道：「她已出關，本來好像要往北走，不知為了什麼，卻在松花江上的拉哈蘇附近停留了下來，好像準備在那裡過冬。」

陸小鳳道：「現在已經是十月，你真的要我到萬里之外，那個冷得可以把人鼻子都凍掉的鬼地方去找人？」

藍鬍子道：「你可以先找塊羊皮把鼻子蓋住！」陸小鳳不說話了。

藍鬍子道：「你若有什麼意見，也不妨說出來大家商量！」

陸小鳳沉吟著，道：「我只有一句話要說！」

藍鬍子道：「只有一句話？」

陸小鳳道：「這句話只有兩個字！」

藍鬍子道：「兩個字？」

陸小鳳道：「再見！」

說完了這兩個字，他站起來就走。

藍鬍子居然沒有阻攔他，反而微笑道：「你真的要走了？不送不送！」

他就算要送也來不及了，陸小鳳就像是隻受了驚的兔子，早已竄出了門。

門外的兩條大漢還是木頭人一樣的站著，只聽方玉飛在屋裡歎息著道：

「放著這麼好的酒不喝就走了，實在可惜。」

方玉香冷冷道：「有的人天生賤骨頭，敬酒不喝，偏偏要吃罰酒！」

陸小鳳只有裝作聽不見。

這幾個月來他惹的麻煩已太多，他決心要好好休養一陣子，絕不再管別人閒事。

何況，歐陽情還在京城裡，一面養傷，一面陪西門吹雪的新婚夫人生產。

他答應過她們，開始下雪的時候，他一定回京城陪她們吃涮羊肉。

想到歐陽情那雙脈脈含情的眼睛，他決定明天一早就動身回京城去。

十八級石階，他三腳兩步就跨了上去，上面的密門雖然又關了起來，他有把握能打開。

「銀鉤賭坊－－冰山美人－－鐵打的空屋子－－西方玉羅剎－－」

他決心把這些事都當做一場噩夢。只可惜這些事全都不是夢。

他剛將密門推開一點，就聽見外面有人帶著笑道：「你老人家要喝酒，要賭錢，都算我的！」

另一個人冷冷道：「算你的？你算什麼東西？」

這人說話的聲音生硬尖刻，自高自大，好像一開口就要罵人。

陸小鳳歎了口氣，連看都不必看，就已知道這人是誰了！

但他卻還是忍不住要看，用一根手指把門外掛的那幅畫撥開一點，就看見了那個衣服上繡著怪獸的綠袍老人，正背著雙手站在門口，目光銳利，不停的東張西望。

在他後面賠著笑說話的，卻是那平時官腔十足的楊捕頭。

再往旁邊看，另外兩個綠袍老人也來了，臉色也是同樣嚴肅冷漠，眼睛也同樣亮得可怕，兩邊太陽穴高高凸起，就像是兩個肉球一樣，稍微有點眼力的人一定都看得出，他們的內功都已深不可測。

－－這三個老怪物是從哪裡鑽出來的？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輕輕的拉起門，一個跟斗倒翻下石階。

那兩個木頭人一樣的大漢看著他走回來，眼睛裡也彷彿有了笑意。

這次陸小鳳好像根本沒有看見他們，大搖大擺的走進去，還大聲道：「你們快準備酒吧，敬酒不吃，吃罰酒的人來了。」

酒早已準備好。

陸小鳳一口氣喝了十三杯，方家兄妹和藍鬍子就看著他喝。

「我們早就知道你會回來的！」這句話他們並沒有說出來，也不必說出來。

陸小鳳又喝了三杯，才歇了口氣，道：「夠不夠？」

藍鬍子笑了笑，道：「罰酒是不是真的比敬酒好喝？」

陸小鳳也笑了笑，道：「只要不花錢的酒都好喝！」

藍鬍子大笑，道：「那麼我就再敬你十六杯！」

陸小鳳道：「行。」

他居然真的又喝了十六杯，然後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兩眼發直，直勾勾瞪著藍鬍子，忽然說道：「你真的怕西方玉羅剎？」

藍鬍子道：「真的！」

陸小鳳道：「但你卻有膽子殺玉天寶！」

藍鬍子道：「我沒有這麼大的膽子，他並不是死在我手裡的！」

陸小鳳道：「真的不是？」

藍鬍子搖搖頭，道：「但我卻知道兇手是誰，只要你能替我找回羅剎牌，我就能替你找出兇手來，交給歲寒三友！」

陸小鳳道：「歲寒三友？是不是崑崙絕頂「大光明境」小天龍洞裡的歲寒三友？」

藍鬍子道：「他們隱居在那裡已二十年，想不到你居然也知道他們！」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也想不到他們居然還沒有死！」

藍鬍子道：「你只怕更想不到他們現在都已是西方玉羅剎教中的護法長老！」

陸小鳳道：「他居然能把這三個老怪物收伏，看來本事倒真不小！」

藍鬍子道：「幸好我還有個對付他的法子！」

陸小鳳道：「什麼法子？」

藍鬍子道：「先找回羅剎牌還給他，再找出殺他兒子的兇手交給他，然後就躲得遠遠的，永遠再也不去惹他。」

陸小鳳苦笑道：「看來這只怕已經是唯一的法子了！」

藍鬍子道：「所以你最好趁還不太冷，趕快到『拉哈蘇』去！」

陸小鳳道：「你能確定你那個李霞一定在那裡？」

藍鬍子道：「她一定在！」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的？」

藍鬍子道：「我當然有法子知道！」

陸小鳳道：「到了那裡，我就一定能夠找得到她？」

藍鬍子道：「只要你肯去，就算找不到她，也有人會幫你去找！」

陸小鳳道：「什麼人？」

藍鬍子道：「你一到那裡，自然就有人會跟你聯絡！」

陸小鳳道：「誰？」

藍鬍子道：「你去了就會知道的！」

陸小鳳道：「那三個老怪物堵在外面，我怎麼出去？」

藍鬍子笑了笑，道：「狡兔三窟，這地方當然也不會只有一條出路！」

他轉過身，扳開了後壁上的梨花門，就立刻又出現了扇密門。

陸小鳳什麼話都不再說，站起來就走。

藍鬍子道：「你也不必怕他們去追你，他們若知道你是去找羅剎牌的，絕不會碰你一根寒毛。」

陸小鳳繞過桌子，從後面的密門走出去，忽又回頭，道：「我還有件事要問！」

藍鬍子在聽。

陸小鳳道：「玉天寶既然是西方玉羅剎的兒子，當然絕不會太笨！」

藍鬍子承認。

陸小鳳道：「那麼是誰贏了他那五十萬兩銀子？」

方玉香道：「是我！」

陸小鳳笑了。

方玉飛歎道：「只可惜來得容易，去得也快，不到兩天，她又把那五十萬兩輸了出去！」

陸小鳳道：「輸給了誰？」

藍鬍子道：「輸給了我！」

陸小鳳大笑。「這才叫龍配龍，鳳配鳳，賭鬼配賭鬼，臭蟲配臭蟲！」

他大笑著走出去，外面還有扇門，伸手去敲敲，「叮叮」的響，果然是鐵鑄的。

再走過條地道，走上十來級石階，就可以看見了滿天星光。

星光燦爛，夜已很深了。

一陣風吹過來，陸小鳳忽然覺得很冷，因為他忽然想到了他馬上就要去那段遙遠的路，想到了那冰封千里的松花江，想到了那冰上的拉哈蘇。

他忽然覺得冷得要命。

現在還是秋天。

殘秋。

## 第三回 缺了半邊的人

大家都知道陸小鳳是個浪子。

流浪也是種疾病，就像是癌症一樣，你想治好它固然不容易，想染上這種病也同樣不容易。

所以無論誰都不會在一夜間變成浪子，假如有人忽然變成浪子，一定有某種特別的原因。

據說陸小鳳在十七歲那年，就曾經遇到件讓他幾乎要去跳河的傷心事，他沒有去跳河，只因為他已變成浪子。

浪子是從來不會去跳河的－－除非那天的河水碰巧很溫暖，河裡碰巧有個美麗的女孩子在洗澡，他又碰巧是個水性很好的人。

浪子們一向不願意虐待自己，因為這世上唯一能照顧他們的人，就是他們自己。

陸小鳳對自己一向照顧得很好，有車坐的時候，他絕不走路，有三兩銀子一天的客棧可以住，他絕不住二兩九的。

天福客棧中「天」字號的幾間上房，租金正是三兩銀子一天。

到天福客棧去住過的人，都認為這三兩銀子花得並不冤。

寬大舒服的床、乾淨的被單、柔軟的鵝毛枕頭，還隨時供應洗澡的熱水。

陸小鳳正躺在床上，剛洗過熱水澡，吃了頓舒服的晚飯，還喝了兩斤上好的竹葉青。

無論誰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應該做的事，就是閉起眼睛來睡一覺。

他已閉上了眼睛，卻偏偏睡不著，他有很多事要去想－－這件事其中好像還有些漏洞，可是他又偏偏想不出。

只要他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會出現兩個女人。

一個女人穿著件輕飄飄的、蘋果綠色的、柔軟的絲袍，美麗的臉上完全不著一點脂粉，神情總是冷冰冰的，就像是座冰山。

另一個女人卻像是春天的陽光，陽光下的泉水，又溫柔、又嫵媚、又撩人。

尤其是她那雙眼睛，看著你的時候，好像一下子就能把你的魂魄勾過去。

陸小鳳的魂還沒有被勾過去，只因為她根本沒有正眼看過陸小鳳。

可是陸小鳳卻一直在看著她，而且這兩天來，幾乎時時刻刻都能看到她。

因為她一直都跟在陸小鳳後面，就好像有根看不見的線把她吊住了。

陸小鳳盯過別人的梢，也被別人盯過梢，只不過同時居然有三撥人跟他的梢，這倒還是他平生第一次。

三撥人並不是三個人。

那春水般溫柔的女孩子，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第一撥只有她一個。

第二撥人就有五個，有高有矮，有老有少，騎著高頭大馬，佩著快劍長刀，一個個橫眉怒跟，好像並不怕陸小鳳知道。

陸小鳳也只有裝作不知道。事實上，他的確也不知道這五個人是什麼來歷，為什麼要盯他的梢？

第三撥人是三個戴著方巾，穿著儒服的老學究，坐著大車，跟著書僮，還帶著茶具酒壺，好像是特地出來遊山玩水的。

陸小鳳卻知道他們並不是出來遊山玩水的，他一眼就認出了他們，無論他們打扮成什麼樣子，他都認得出。

因為他們雖然能改變自己的穿著打扮，卻沒法子改變臉上那種冷漠傲慢，不可一世的表情。

這三個老學究，當然就是今日的西方魔教護法長老，昔日崑崙絕頂，大光明境，小天龍洞的「歲寒三友」。

陸小鳳並不想避開他們，他們也只不過遠遠的在後面跟蹤，並沒有追上來。

因為藍鬍子已告訴過他們。

「這世上假如有一個人能替你們找回羅剎牌，這個人就是陸小鳳。」

陸小鳳投宿在天福客棧，這三撥人是不是也在天福客棧住了下來？

他們對陸小鳳究竟有什麼打算？是不是準備在今天晚上動手？

陸小鳳從心裡歎了口氣，他並不怕別人來找他的麻煩，可是就這樣眼睜睜的等著別人來找麻煩，滋味卻不好受。

就在他歎氣的時候，外面忽然有人敲門。

－－來了，總算來了。

－－來的是哪一撥，準備幹什麼？

陸小鳳索性躺在床上，非但沒有動，連問都沒有問，就大聲道：「進來！」

門一推就開，進來的卻是店小二！

陸小鳳雖然鬆了口氣，卻又覺得失望。他非但不怕別人找麻煩，有時甚至很希望別人趕快來找麻煩。

店小二雖然說是來沖茶加水的，看起來卻有點鬼鬼祟祟的樣子，一面往茶壺裡沖水，一面搭訕著道：「好冷的天氣，簡直就像是臘月一樣！」

陸小鳳看著他，早就算準了這小子必定還有下文。

店小二果然又接著道：「這麼冷的天氣，一個人睡覺實在睡不著！」

陸小鳳笑了：「你是不是想替我找個女人來陪我睡覺？」

店小二也笑了：「客官是不是想找個女人？」

陸小鳳道：「女人我當然想要的，只不過也得看是什麼樣的女人。」

店小二瞇著眼笑道：「別的女人我不敢說，可是這個女人，我保證客官一定滿意，因為－－」

陸小鳳道：「因為什麼？」

店小二又笑了笑，笑得很曖昧、很神秘，壓住了聲音道：「這個女人不是本地貨色，本來也不是幹這行的，而且，除了客官你之外，她好像還不準備接別的客！」

陸小鳳道：「難道還是她要你來找我的？」

店小二居然在點頭。

陸小鳳的眼睛亮了，眼前彷彿又出現了那個春水般溫柔的女人。

他沒有猜錯。

店小二帶來的果然是她。

「這位是丁姑娘，丁香姨，這位是陸公子，你們兩位多親近親近！」

店小二鬼鬼祟祟的笑著，躡著腳尖溜了出去，還掩上了門。

丁香姨就站在燈下，垂著頭，用一雙柔白纖秀的手，弄著自己的衣角。

她不開口，陸小鳳也不開口。

他決心要看看這個女人究竟想在他面前弄什麼花樣－－他很快就看見了。

燈光朦朧，美人在燈下。

她沒有開口，但陸小鳳忽然用兩根手指輕輕一拉她的衣帶。

衣帶鬆開了，衣襟也鬆開了，那玉雪般的胸膛和嫣紅的兩點，就忽然出現在陸小鳳面前。

陸小鳳嚇了一跳。

他實在想不到她的衣服只用一根帶子繫著，更想不到她衣服下面連一根帶子都沒有。

這種衣服實在比嬰兒的尿布還容易脫下來。

於是剛才那風姿綽約，羞人答答的淑女，現在忽然變得像是個初生的嬰兒一樣，除了自己的皮膚外，身上幾乎什麼都沒有。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你做別的事是不是也這麼乾脆？」

丁香姨搖搖頭，道：「我捉迷藏的時候就喜歡兜圈子。」她微笑著，用一雙天真無邪的眼睛直視著他，「但你卻不是找我來捉迷藏的？」

陸小鳳只有承認：「我不是！」

丁香姨嫣然道：「我也不是來陪你捉迷藏的！」

陸小鳳苦笑道：「我看得出！」

丁香姨柔聲道：「你既然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我也知道你要的是什麼，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像捉迷藏一樣兜圈子？」

她笑得更嫵媚、更迷人，只不過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卻絕不是她的微笑，而是一些男人不該去看，卻偏偏要去看的地方。

陸小鳳是男人。他忽然覺得自己心跳已加快，呼吸急促，連嘴裡都在發乾。

丁香姨顯然已看出他身上這些變化，和另外一些更要命的變化。

「我看得出你已是個大男人，我知道你一定也不喜歡捉迷藏！」

她慢慢的走過去，忽然鑽進了他的被窩，就像是一條魚滑進水裡那麼輕巧、靈敏、自然。

可是她的身子卻不像魚。

無論江裡、河裡、海裡，都絕不會有一條魚像她的身子這麼光滑、柔軟、溫暖。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在心裡罵了句：「他媽的！」

每當他發覺自己已不能抗拒某種誘惑時，他都會先罵自己一句。然後他就已準備接受誘惑。

他的手已伸出去－－

忽然間，「噗、噗、噗」三聲響，三枚金梭、三柄飛刀、三枝袖箭，同時從窗外飛入，往他們身上打了過來，來勢又急又快。

丁香姨臉色變了，正準備大叫。

她還沒有叫出來，這九件來勢快如閃電的暗器，竟然又憑空落下：每件暗器都斷成了兩截。

丁香姨剛張開嘴，已怔住，突聽「砰」的一聲，一個人手揮鋼刀，破門而入。

這人勁裝急服，不但神情兇猛，動作也極剽悍，顯見是外家高手。

誰知他剛衝進來，突然又凌空倒翻了出去，就像是有隻看不見的手，從後面揪住了他的脖子。

接著，又是「砰」的一響，窗戶震開，一個人揮動著雙刀，狂吼著從窗外飛入，又狂吼著從對面一扇窗戶飛了出去，「叭噠」一聲，重重的摔在窗外石板地上。

丁香姨眼睛都直了，實在看不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就在這時，門外又有個人衝了進來，筆直衝到床頭，手裡一柄鬼頭刀高高揚起，瞪著陸小鳳，厲聲道：「我宰了你這－－」

這句話他只說了一半，手裡的刀也沒有砍下來，他自己反而倒了下去，四肢收縮，臉已發黑，又像是突然中了邪，在地上一彈一跳，忽然滾出門外。

滿屋子刀劍暗器飛來飛去，好幾個魁梧大漢跳進跳出，陸小鳳好像沒看見，居然還是躺在那裡，動也不動。

一陣風吹過，被撞開的門忽又自動關上，被震開的窗戶也關起。

陸小鳳還是神色不變，好像早已算準了，就算天塌下來，也會有人替他撐住的。

丁香姨吃驚的看著他，慢慢的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額角，又摸了摸他的心口。

陸小鳳笑笑，道：「我還沒有被嚇死！」

丁香姨道：「你也沒有病？」

陸小鳳道：「一點病都沒有！」

丁香姨歎了口氣，道：「那麼你上輩子一定做了不少好事，所以才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無論到了什麼地方，都有鬼神在暗中保護你！」

陸小鳳道：「一點也不錯，九天十地，諸神諸魔，都在暗中保護我！」

他露出了一口白牙，陰森森的笑著，雖然沒有鏡子，他也知道自己的樣子很陰險，幾乎已變得和西方魔教中那些人同樣陰險。

丁香姨卻笑了，眨著眼笑道：「既然有鬼神保護你，我也不怕了，我們還是－－」

她的手在被窩裡伸了出來－－

陸小鳳就好像忽然觸了電一樣，吃驚的看著她：「經過了剛才的事，你還有興趣？」

丁香姨媚笑著，用動作代替了回答。

就在這時，燈忽然滅了，屋子裡一片黑暗。

在這麼黑暗的屋子裡，無論什麼事都會發生的。

誰知道這屋子裡將要發生什麼事？

陸小鳳睡得很甜，他已很久沒有睡得這麼甜了。

他不是聖人。

她更不是。

等到他醒來時，枕上還留著餘香，她的人卻已不見了。

陸小鳳睜著眼睛，看著屋頂，癡癡的發了半天怔：「她一路盯著我，難道只不過想跟我－－」

他禁止自己再想下去，很久以前，他就已發誓絕不再自作多情，自我陶醉。

紅日滿窗，天氣好得很。

天氣好的時候，他心情總是會特別愉快，可是他一推開窗子，就看見了五件很不愉快的事。

他看見了五口棺材。

十個人，抬著五口嶄新的棺材，穿過了外面的院子，抬出了大門。

棺材裡躺著的，當然一定就是那五個騎著高頭大馬，在後面跟蹤他的人。

他們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要盯他的梢？為什麼想要他的命？

陸小鳳完全不知道。

他只知道這五個人，一定是死在對面屋簷下那三個「老學究」手裡的。

他也知道他們要保護的並不是他，而是他要去找的那塊羅剎牌。

「這世上假如還有一個人能替你們找回羅剎牌，這個人一定就是陸小鳳！」

對面的三個「老學究」正在冷冷的看著他，兩個在喝茶，一個在喝酒，三個人的眼睛裡，都帶著一種比針還尖銳的譏誚之意，好像在告訴陸小鳳：「你要是找不回那塊羅剎牌，我們還是一樣可以隨時殺了你！」

陸小鳳關了窗子，才發現昨夜被打落在地上的暗器已不見了，只剩下八九塊碎石。

丁香姨卻又出現了。

她端著個熱氣騰騰的湯碗從門外走進來，看見陸小鳳，臉上立刻露出天使般的甜笑，柔聲道：「我算準了你這時候一定會醒的，特地到廚房去替你煮了碗雞湯，快趁熱喝下去！」

陸小鳳完全沒有反應。

丁香姨盯著他看了半天，又笑道：「你看見我好像很吃驚，是不是認為我本來已應該走了？」

陸小鳳完全沒有否認。

丁香姨坐了下來，笑得更甜，用眼角瞟著他，道：「可是我還不想走，你說怎麼辦呢？」

她笑得彷彿很神秘、很奇怪。

陸小鳳忽然想起來了，有些事做完了之後，是要付錢的。

她盯了他兩天，也許就因為早已看準了他是個出手大方的人，早已準備狠狠的敲他一下子。

「幸好我沒有自作多情，也沒有自我陶醉！」

陸小鳳笑了笑，對自己這種成熟的判斷覺得很滿意。

一個人對自己覺得滿意的時候，對別人也會變得大方些的，何況陸小鳳本來就不是個小氣的人。

他身上好像還有四五張銀票，好像都是壹千兩的，等他伸手進去時，才發現已只剩下兩張，他還是抽出了一張，擺在丁香姨面前。

丁香姨看了看這張銀票，又看了看他：「這是給我的？」

陸小鳳點點頭。

丁香姨笑了，笑得更奇怪。

難道她還嫌少？

陸小鳳立刻把最後一張銀票也掏出來，這已是他全部財產，用完了之後怎麼辦？他根本連想都沒有去想過。

丁香姨又看了看這張銀票，看了看他，忽然也從懷裡掏出疊銀票，每張都是壹千兩的，至少有四五十張。

陸小鳳道：「這是給我的？」

丁香姨道：「全都給你！」

陸小鳳怔住，臉上的表情，就好像一個人在打呵欠的時候，半空中突然落下個肉包子掉在他嘴裡。

他這一生中，也不知遇見過多少凶險詭秘的事，卻從來也沒有現在這麼樣吃驚。

丁香姨忽然又問道：「你知不知道『吃軟飯的』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搖搖頭。

丁香姨道：「你知不知道這世上有種最古老的賺錢法子？」

陸小鳳點點頭。

丁香姨道：「用這種法子賺錢的女人，通常都叫做婊子！」

陸小鳳道：「用這種法子賺錢的男人，就叫做吃軟飯的？」

丁香姨笑道：「我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人，一點就透！」

陸小鳳的臉居然紅了，臉上的表情，又好像嘴裡被人強迫塞進了個臭鴨蛋。

丁香姨看著他，吃吃的笑道：「我雖然長得不好看，可是也從來沒有倒貼過小白臉！」

陸小鳳現在絕不是小白臉，是大紅臉。

丁香姨道：「何況，你雖然把我看成婊子，我卻知道你絕不是這種人！」

陸小鳳鬆了口氣，心裡居然好像很感激。

丁香姨道：「這五萬兩銀子，並不是我給你的！」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是誰給我的？」

丁香姨道：「是我表姐！」

陸小鳳道：「你表姐是誰？」

丁香姨道：「我表姐就是藍鬍子的老婆、方玉飛的妹妹！」

陸小鳳失聲道：「方玉香？」

丁香姨笑道：「她還有個名字，叫香香！」

陸小鳳又怔住。

丁香姨道：「她知道你出手一向大方，生怕你路上沒錢花，又怕你晚上睡不著，所以－－」

她咬著嘴唇，用眼角瞟著陸小鳳道：「所以她就要我來陪你！」

陸小鳳忽然冷笑，道：「她不是要你來監視我？」

丁香姨歎了口氣，道：「我就知道你一定誤會她了，她表面上看來，雖然冷冰冰的，其實卻是個很熱心的人，尤其對你－－」

陸小鳳道：「對我怎麼樣？」

丁香姨又笑了笑，笑得更神秘：「你們兩個在一輛黑黝黝的馬車裡泡了大半夜，她對你怎麼樣，你心裡難道沒有數？又何必來問我？」

陸小鳳板著臉，不停的冷笑，但是也不知為了什麼，心裡彷彿有點甜絲絲的，覺得很舒服。

就只這麼點甜甜蜜蜜、舒舒服服的感覺，已足夠男人心甘情願的把脖子往繩圈裡套。

所以等到陸小鳳走出天福客棧的時候，身上的銀票已多了五十張，後面盯梢的人，卻已經少了六個－－五個進了棺材，一個進了他的懷抱。

這兩件事雖然都不是他故意造成的，可是他也沒有想法子避免。

就像我們這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一樣，對自己有利的事，他總是不太願意想法子去避免的。

－－你有沒有同時被九個人跟蹤過？

－－假如你有過，等到你發現九個已變成三個時，你就會知道那種感覺是多麼輕鬆了。

只可惜這種輕鬆的感覺，陸小鳳並沒有能保持多久。

到了第二天，他就發現後面跟蹤的人，又由三個變成了十個。

為了不想晚上失眠，陸小鳳只有盡量不回頭，盡量裝作沒看見。

丁香姨卻一直在不停的回頭，從車後的小窗往外面瞧。

她終於忍不住問道：「後面那些人又是來跟蹤你的？」

陸小鳳滿心不情願的點了點頭。

丁香姨道：「他們好像從昨天晚上就開始盯上你了！」

陸小鳳道：「哦？」

丁香姨道：「你知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陸小鳳道：「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丁香姨關起小窗，忽然鑽進陸小鳳懷裡，小巧溫暖的身子緊貼著他的胸膛，一雙手卻比冰還冷。

「我怕！」她緊緊抱著他。

「怕什麼？」

「後來那七個人裡，有個『缺了半邊』的，樣子長得好凶！」

缺了半邊是什麼意思？

缺了半邊的意思，就是這個人的左眼已瞎了，左耳已不見了，左手已變成個鐵鉤子，左腿也變成木頭的。

丁香姨道：「最可怕的，還是他沒有缺的那半邊！」

他右邊的眼睛、鼻子、嘴，都是歪斜的，而且已扭曲變形。

丁香姨用力握著陸小鳳的手，道：「這個人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個縮了水的布娃娃，又被人撕下了左邊一半！」

陸小鳳道：「布娃娃？」

丁香姨道：「他年紀並不大，個子也很小，一張臉本來一定是圓圓的娃娃臉，可是現在－－」

她沒有說下去，她已看出陸小鳳眼睛裡露出的憎惡之色，立刻改口道：「你知道他是誰？」

陸小鳳道：「嗯！」

丁香姨道：「你認得他？」

陸小鳳搖搖頭。

他好像很不願意說起這個人，正如他也不願意一腳踩在毒蛇上。

可是丁香姨卻偏偏還要問：「可是你一定知道他是什麼人？」

有種女人天生就喜歡追根究柢，她若是想知道一件事，你若不告訴她，她甚至會不停的問你三天三夜。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他本來叫做『陰陽童子』，遇見司空摘星後，才改了名！」

丁香姨道：「改什麼名字？」

陸小鳳道：「陰童子！」

丁香姨笑了，眨著眼笑道：「他本來叫陰陽童子，一定是因為他本來是個不男不女的陰陽人！」

陸小鳳道：「嗯！」

丁香姨道：「可是司空摘星卻將他男人那一半毀了，所以他就只能叫陰童子！」

陸小鳳道：「嗯！」

丁香姨道：「司空摘星為什麼不索性殺了他？」

陸小鳳道：「因為司空摘星一向很少殺人！」

丁香姨道：「是不是也因為司空摘星覺得他女人那一半並沒有做什麼壞事？」

陸小鳳道：「嗯。」

丁香姨眼波流動，突然道：「有時候我真想找個陰陽人來看看，我一直想不通他們長得究竟是什麼樣子？」

陸小鳳道：「我也有件事想不通！」

丁香姨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從來也不會臉紅呢？」

現在丁香姨的臉就很紅，卻並不是因為害羞，而是因為她剛洗了個熱水澡。

吉祥客棧的房間也是三兩銀子一天，也是不分晝夜都供應熱水的。

她一隻手挽著髮髻，一隻手拿著絲巾，從走廊那邊的浴室走過來，用屁股撞開了房門，嬌笑著，道：「這裡的房間太貴了，生意也不好，外面一個人也沒有，你應該也跟我一起去洗的！」

陸小鳳沒有聽見。他正在全神貫注的研究一隻木箱子。

這口箱子就擺在他面前的方桌上，上面雕刻著很精緻的花紋，還用金箔包著角，就像是富貴人家用來收藏珠寶的那種箱子一樣。

丁香姨轉回身，立刻也看見了這口箱子：「這是哪裡來的？」

陸小鳳道：「店小二送來的！」

丁香姨道：「是誰叫他送來的？」

陸小鳳道：「不知道！」

丁香姨道：「箱子裡有什麼？」

陸小鳳也不知道。

丁香姨走過來，道：「你為什麼不打開來看看，難道你怕裡面會鑽出條毒蛇來？」

陸小鳳道：「我只怕裡面會鑽出個女人來，像你一樣的女人！」

丁香姨瞪了他一眼，又笑道：「我倒希望裡面能有個男人鑽出來，最好是像你一樣的男人！」

她打開了箱子，臉上的笑容立刻凍結，整個人都嚇呆了。

木箱裡裝著的，竟是一百多顆白森森的牙齒，還有五根黑帶子。

染著血的黑帶子。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丁香姨牙齒開始打戰之後，才能發出聲音：「這－－這是人的牙齒？」

陸小鳳點點頭，臉色看來也有點發白。

丁香姨道：「這五根黑帶子又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道：「不知道！」

丁香姨歎了口氣，道：「你好像什麼事都不知道！」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一件事！」

丁香姨道：「你說！」

陸小鳳道：「男人的事，女人最好不要多管，也不要多問！」

這次丁香姨居然很聽話，居然乖乖的坐下來，而且閉上了嘴。

這只不過因為她的人已嚇軟了，等她稍微恢復了一點力氣，立刻又說道：「今天在後面盯著你的那七個人，身上繫的好像也是黑腰帶！」

陸小鳳板著臉，心裡卻也不能不佩服，她觀察得實在很仔細。

女人好像天生就比男人更細心的，尤其是這種喜歡追根究柢的女人。

丁香姨道：「今天這七個人，難道跟那天晚上死的五個人是一夥的？」

陸小鳳看著她，忽然道：「你是不是決心要管我的事？」

丁香姨嫣然道：「你應該知道，至少我們已不是陌生人！」

陸小鳳道：「那麼你就該替我去做一件事。」

丁香姨道：「什麼事？」

她的臉已因興奮而發紅，就像是個剛聽見大人要帶她去廟會的小女孩。

這是陸小鳳第一次看見她臉紅，他忽然發現她臉紅的時候，那雙狡黠迷人的眼睛，就會變得像小女孩般天真無邪。

他盯著她足足看了好半天，才想起現在已輪到他應該說話的時候。

現在他應該扮的是個狠心的角色，不應該盯著女孩子這麼樣看。

所以他立刻清了清喉嚨，用最冷靜的聲音道：「把這口箱子替我送到對面去！」

丁香姨叫了起來：「你說什麼？」

陸小鳳道：「我要你把這口箱子送到對面去，因為真正殺死這五個人的兇手，一定住在對面！」

丁香姨吃驚的看著他，臉色又變得像紙一樣蒼白。

陸小鳳冷冷道：「你若連這點事都不敢做，憑什麼去管別人的閒事？」

丁香姨咬了咬牙，跺了跺腳，「砰」的一聲，把箱子關上，閉著眼睛提了起來，頭也不回的衝了出去。

陸小鳳故意連看都不看她，他忽然發覺自己的心腸確實比以前硬得多了，對一個像他這樣的江湖浪子說來，這無疑是種好現象。只可惜他心裡還是有點難受。

叫一個女孩子提著口裝滿了死人白牙的木箱，去送給三個冷酷的兇手，畢竟還是件殘忍的事。

「但是我一定要讓他們知道這件事！」他在心裡安慰自己：「我只有讓她去了，那三個老怪物自恃身份，總不會欺負一個女孩子！」

等到他良心稍微覺得平安一點的時候，他才開始去想一些他早已應該想的事。

－－這些人究竟跟我有什麼深仇大怨？為什麼要這樣子苦苦追蹤我，一定要置我於死地？

－－為什麼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繫著條黑帶子？他們究竟屬於哪一個秘密組織？

黑帶子，黑腰帶。

陸小鳳垂下頭，想看看自己的腰帶是什麼顏色，卻先看見了腳上穿的一雙白襪子。

他立刻就聯想到紅鞋子、青衣樓。

只不過那些驚心動魄的往事，現在看起來好像也變得很平淡了。現在最可怕的，還是黑帶子。

連陰童子這種人都已投入他們屬下，可見他們這組織一定很嚴密、很可怕。

陸小鳳正在搜索記憶，想找出這個組織的來歷，丁香姨已回來了，空著手回來的。

「箱子已送過去了？」

「嗯！」

「他們說了些什麼？」

「什麼都沒有說！」丁香姨還是板著臉，道：「因為他們的人根本不在，我就把箱子交給了他們的書僮！」

「書僮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丁香姨搖搖頭，忽然冷笑道：「不管你把箱子送到哪裡去，那個陰陽人還是會來找你的！」

陸小鳳道：「他絕不會找來！」

丁香姨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現在就要去找他了！」

丁香姨吃了一驚，雖然還想作出生氣的樣子，眼睛裡卻已露出關切之色：「你知不知道他們有幾個人？」

陸小鳳道：「七個。」

丁香姨道：「你知不知道七個人就有十四隻手？」

陸小鳳道：「我算得出！」

丁香姨道：「但是你卻只有一雙手！」

陸小鳳笑了笑，道：「是一兩金子值錢，還是一斤鐵值錢？」

丁香姨道：「當然是金子！」

陸小鳳淡淡道：「所以一雙手有時候也同樣比十四隻手有用！」

丁香姨看著他轉身走出去，已走到門口，忽然又問道：「你有沒有把握活著回來？」

陸小鳳笑笑。

丁香姨道：「你有幾成把握？」

陸小鳳忍不住回過頭，道：「你為什麼要問得這麼清楚？」

丁香姨板著臉，冷冷道：「你若連一半的把握都沒有，就不如先把那些銀票留下來，我就算要做寡婦，也得做個有錢的寡婦！」

陸小鳳看著她，看了半天，慢慢的掏出銀票，擺在桌上，忽然笑了笑，道：「你放心，你這輩子都絕不會做寡婦的！」

丁香姨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保證世上絕沒有人敢娶你做老婆。」

陸小鳳已走了，就像是去散步一樣，連衣襟都沒有攏，就隨隨便便的走了出去。

可是他為什麼要把銀票留下來？是不是因為他並沒有十分把握能活著回來？

那個陰童子究竟是個多麼可怕的人？

丁香姨看著桌上的銀票，忽然歎了口氣，喃喃道：「你若不回來，我雖然不會做寡婦，有人卻要做鰥夫了。」

## 第四回 意外中的意外

吉祥客棧的院落有四重，陰童子他們，好像是住在第四重院子裡，把整個跨院都包了下來。

陸小鳳剛才好像還聽見那邊有女子的調笑歌唱聲，現在卻已聽不見。

他從後面的偏門繞過去，連一個人都沒有看見，這地方的生意看來確實不好。

院子裡雖然還亮著燈，卻連一點呼吸咳嗽聲都聽不見。他們的人難道也不在？

陸小鳳腳尖一墊，就竄上了短牆，燈光照著窗戶，窗上看不見人影。

院子裡彷彿還留著女人脂粉和酒肉的香氣，就在片刻前，這院子裡還有過歡會，有些人無論在幹什麼的時候，都少不了酒和女人。

可是現在他們的人呢？

一陣風吹過來，陸小鳳忽然皺了皺眉，風中除了酒肉和脂粉的香氣外，好像還有種很特別的氣味。

－－一種通常只有在屠宰場才能嗅到的氣味。

他故意弄出了一點聲音，屋子裡還是沒有動靜，他正在遲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闖進去，卻忽然聽見了一聲慘呼。

呼聲尖銳刺耳，聽來幾乎不像是人的聲音。

假如你一定要說這呼聲是人發出的，那麼這個人就一定是個殘廢的怪物。

陸小鳳立刻就想起了那個「缺了半邊」的人－－難道「歲寒三友」又比他快了一步？

他掠過屋脊，身形如輕煙，呼聲是從後面傳來的，後面的兩間屋子，燈光比前面黯淡，兩扇窗戶和一扇門卻都是虛掩著的。

血腥氣更濃了。

陸小鳳飛身掠過去，在門外驟然停下，用兩根手指輕輕推開了門。

門裡立刻有人獰笑道：「果然來了，我就知道箱子一送去，你就會來的，快請進來。」

陸小鳳沒有進去。

他並非不敢進去，而是不忍進去。

屋子裡的情況，遠比屠宰場還可怕，更令人作嘔。

三個發育還沒有完全成熟的少女，白羊般斜掛在床邊，蒼白苗條的身子，還在流著血，沿著柔軟的雙腿滴在地上。

一個缺了半邊的人，正惡魔般箕踞在床頭，手裡提著把解腕尖刀，刀尖也在滴著血。

「進來！」他的聲音尖銳刺耳如夜梟：「我叫你進來，你就得趕快進來，否則我就先把這三個臭丫頭大卸八塊。」

陸小鳳緊緊咬著牙，勉強忍住嘔吐，嘔吐通常都會令人軟弱。

陰童子獰笑道：「這三個臭女人雖然跟你沒有關係，可惜你卻偏偏是個憐香惜玉的人，絕不忍看著她們死在你面前的。」

這惡毒的怪物確實抓住了陸小鳳的弱點，陸小鳳的心已在往下沉。

他的確不忍。

他的心遠不如他自己想像中那麼硬，就算明知這三個女孩子遲早總難免一死，他也還是不忍眼看著她們死在自己面前。

他只有硬著頭皮走進去。

陰童子大笑，道：「我們本來並不想殺你的，但你卻不該－－」

笑聲驟然停頓，三點寒星破窗而入，光芒一閃，已釘入了少女們的咽喉。

陰童子狂吼著飛撲而起，並不是撲向陸小鳳，而是要去追窗外那個放暗器的人。

可是陸小鳳已不讓他走了。

少女們已死，陸小鳳已不再有顧忌，他還能往哪裡走？

陰童子凌空翻身，左手的鐵鉤往樑上一掛，整個人忽然陀螺般旋轉起來，一條假腿夾帶著凌厲的風聲，赫然也是精鐵鑄造的。

這種怪異奇詭的招式一使出來，無論誰也休想能迫近他的身。

陸小鳳也不能，只有眼睜睜的看著他旋轉不停，突然間，鐵鉤一鬆，他的人竟藉著這旋轉之力急箭般射出了窗戶。

他不求制人，只求脫身，顯然還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絕不是陸小鳳敵手。

只可惜他還是低估了陸小鳳。

他的人飛出，陸小鳳的手忽然抬起，伸出兩根手指輕輕一點。

只聽「叮」的一聲響，他的人已重重摔在窗外，鐵腳著地，火星四濺。

陸小鳳並沒有制他於死，只不過以閃電般的手法，點了他的穴道，他正想跟出去，追查他的來歷和來意。

院子裡卻又有寒芒一閃，釘入了陰童子的咽喉。

「什麼人？」

夜色沉沉，星月無光，哪裡看得見人影？既然看不見，又怎麼能去追？

陸小鳳歎了口氣，喃喃道：「幸好他們來了七個人，還剩下六個活口。」

這句話剛說完，他身後就已有人冷冷道：「只可惜現在已連半個活口都沒有了。」

說話的只有一個人，地上卻有三條人影，被窗裡的燈光拖得長長的。

「歲寒三友。」

陸小鳳慢慢的轉過身，苦笑道：「另外的六個已經不是活口？」

老人冷冷道：「他們還活著，你剛才只怕就沒有那麼容易走出這屋子。」

另外六個人，想必一定是在四面黑暗中埋伏著，等著陸小鳳自投羅網，卻想不到無聲無息的就在黑暗中送了命，這六個人無疑都是高手，要殺他們也許不難，要無聲無息的同時殺了他們六人，就絕不是件容易事了。

歲寒三友武功之高，出手之狠毒準確，實在已駭人聽聞。

陸小鳳歎了口氣，在心裡警告自己，不管怎麼樣，都不能輕舉妄動。

這老人手裡居然還帶著個酒杯，杯中居然還有酒，除了歲寒三友中的孤松先生外，只用一隻手就能殺人於剎那間的，天下還有幾人？

孤松先生淺淺的啜了口酒，冷笑道：「我們本想留下這半個活口的，只可惜你雖有殺人的手段，卻沒有救人的本事。」

陸小鳳道：「剛才不是你們出手的？」

孤松先生傲然道：「像這樣的凡銅廢鐵，老夫已有多年未曾入手。」

釘在陰童子咽喉上的暗器，是一根打造得極精巧的三稜透骨釘，那些少女們也同樣是死在這種釘下的，就在這片刻間，他們的臉已發黑，身子已開始收縮，釘上顯然還淬著見血封喉的劇毒。

陸小鳳也知道這些暗器絕不是歲寒三友用的。

一個人若是已有了百步飛花，摘葉傷人的內力，隨隨便便用幾塊碎石頭，也能憑空擊斷別人的弩箭飛刀，就絕不會再用這種歹毒的暗器。

他不能不問一問，只因為他實在想不出這是誰下的毒手？

孤松先生冷冷的打量著他，道：「我久聞你是後起一輩的高手中，最精明厲害的人物，但是我卻一點也看不出。」

陸小鳳忽然笑了，道：「有時我照鏡子的時候，也總是對自己覺得很失望。」

孤松先生道：「但是這一路上你最好還是小心謹慎些，多加保重。」

陸小鳳道：「因為我還沒有找到你們的羅剎牌，還死不得。」

孤松先生又冷笑了一聲，長袖忽然捲起，只聽「呼」的一聲，院子裡樹影婆娑，秋葉飛舞，他們三個人都已不見了。

絕頂高明的輕功，絕頂難纏的脾氣，無論誰有了這麼樣三個對頭，心裡都不會太愉快的。

陸小鳳用兩根手指夾住了一片落葉，看了看，又放下去，喃喃道：「葉子已枯透了，再往北走兩天，就要下雪了，不怕冷的人儘管跟著我來吧！」

屋子裡還有燈。

他剛才臨走的時候，燈光本來很亮，現在卻已黯淡了很多。

門還是像他剛才走的時候那麼樣虛掩著，他忽然想到了一個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問題：「她是不是還在等我？」

他本來只希望丁香姨趕快走的，走得越遠越好，但是現在她如果真的走了，他心裡一定會覺得不太好受。

不管怎麼樣，假如你知道有個人在你的屋子裡等著你，那麼你心裡總會有種溫暖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好像一個孤獨的獵人，在寒冷的冬天回去時，發現家裡已有人為他升起了火，他已不再寒冷和寂寞。

只有陸小鳳這樣的浪子，才能瞭解這種感覺是多麼珍貴。

所以他推開門的時候，心裡居然有點緊張。

這種時候，這種心情，他實在不願一個人走入一間冷冰冰的空屋子。

屋子裡有人，人還沒有走。

她背對著門，坐在燈下，烏黑柔軟的長髮披在肩上。

她正在用一把烏木梳子，慢慢梳著頭－－女人為什麼總喜歡用梳頭來打發寂寞的時刻？

看見了她，陸小鳳忽然覺得連燈光都亮得多了。

不管怎麼樣，有個人陪著總是好的，他忽然發現自己年紀越大，反而越不能忍受孤獨。

可是他並沒有把自己心裡的感覺表現出來，只不過淡淡的說了句：「我總算活著回來了。」

「嗯。」她沒有回頭。

陸小鳳道：「我還沒有死，你也沒有走，看來我們兩個人好像還沒有到分手的時候。」

她還是沒有回頭，輕輕道：「你是不是希望我永遠也不要跟你分手？」

陸小鳳沒有回答。

他忽然發覺這個坐在他屋子裡梳頭的女人，並不是丁香姨。

她彷彿在冷笑，拿著梳子的手，白得就像是透明的，指甲留得很長。

她還是在梳著頭，越來越用力，竟好像要拿自己的頭髮來出氣。

陸小鳳眼睛亮了，失聲道：「是你？」

她冷笑著道：「你想不到是我？」

陸小鳳承認。

「我實在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你居然真的是個多情種子，見一個就愛一個。」

她終於回過頭，蒼白的臉，挺直的鼻子，眼睛亮如秋夜的寒星。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這次我並沒有想去爬冰山，冰山難道反而想來爬我？」

假如方玉香真的是座冰山，那麼冰山就一定也有臉紅的時候。現在她的臉已經紅了，用一雙大眼睛狠狠的瞪著陸小鳳，狠狠道：「你是不是從來都不會說人話的？」

陸小鳳笑了笑，道：「偶爾也會說兩句，卻只有在看見人的時候才會說。」

－－難道我不是人？

這句話她當然不會說出來，她的眼睛當然瞪得更大。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前兩天我還聽人說，你的樣子看來雖凶，其實卻是個很熱情的人，只可惜我隨便怎麼看都看不出。」

方玉香道：「有人說我很熱情？」

陸小鳳道：「嗯。」

方玉香道：「是誰說的？」

陸小鳳道：「你應該知道是誰說的。」

方玉香冷笑道：「是不是我那位多情的小表妹丁香姨！」

陸小鳳輕輕咳嗽了兩聲，算做回答，他忽然發覺自己的臉好像也有點紅。

他的心實在沒有他自己想像中那麼黑，臉皮也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厚，只要做了一點點虧心事，還是會臉紅的。

方玉香冷冷的看著他，又問道：「這兩天，她想必都跟你在一起？」

陸小鳳只有承認。

方玉香道：「現在她的人呢？」

陸小鳳怔了怔，道：「你也不知道她的人到哪裡去了？」

方玉香道：「我剛來，我怎麼會知道！」

陸小鳳歎道：「也許她生怕我回來時，也會變成了個缺鼻子少眼睛的怪物，不忍心看到我那種樣子，所以只好走了。」

方玉香冷冷道：「她的確是個心腸很軟的女人，殺人的時候，眼睛也總是閉著的。」

外面忽然有個人吃吃笑道：「果然還是大表姐瞭解我，就因為我上次殺人的時候眼睛是閉著的，所以弄得一身都是血。」銀鈴般的笑聲中，丁香姨已像是隻輕盈的燕子般飛了進來。她的笑聲雖甜美，樣子卻彷彿有點狼狽，連衣襟都被撕破了，看來又像是剛被獵人彈弓打中尾巴的燕子。

方玉香卻板著臉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會回來。」

丁香姨笑道：「知道大表姐在這裡，我當然非回來不可。」

方玉香也笑了，笑得也很甜：「有時候我雖然生你的氣，可是我也知道，不管怎麼樣，你還是我的表妹，還是對我最好的！」

丁香姨道：「只可惜我們見面的機會總是不多，你總是喜歡跟大表哥在一起，總是把我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拋在一邊！」

方玉香笑得更甜：「你嘴上說得雖好聽，其實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早就把我們忘得乾乾淨淨。」

丁香姨道：「誰說的？」

方玉香微笑著瞟了陸小鳳一眼，道：「你們兩個在一起親熱的時候，難道還會記得我們？」

兩個人都笑得那麼甜，那麼好聽，陸小鳳卻越看越不對勁。

就在這銀鈴般的笑聲中，突聽「格」的一聲響，方玉香手裡的梳子，竟忽然間變成了一排連珠弩箭，一把梳子至少有四五十根梳齒，就像是四五十根利箭，暴雨般向丁香姨打了過去。

丁香姨手裡，也突然射出了七點寒星，打的是方玉香前胸七處要穴。

兩個人這一出手，竟然全都是致命的殺手，都想在這一瞬間就將對方置之於死地。

兩個人都沒有閉上眼睛，陸小鳳卻閉上了眼睛。

等他張開眼睛的時候，只看見對面的牆上釘著七點寒星，方玉香的人已倒在床上，丁香姨的人卻已遠在七八丈外。

只聽她的聲音遠遠從黑暗中傳來，聲音中充滿了怨恨：「你記著，我饒不了你的。」

這句話剛說完，她的聲音就變成了一聲驚呼，驚呼突又斷絕，就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了。

秋霧已散開，霧沒有聲音，風還在吹，也聽不見風聲。

大地一片靜寂。

方玉香還是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甚至連呼吸聲都聽不見。

陸小鳳坐下來，看著她，看著她的胸膛。

她的胸膛成熟而堅挺。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我知道你還沒有死。」

死人的胸膛絕不會像她這麼誘人，但她卻還是像死人般全無反應。

陸小鳳盯著她看了半天，忽又站起來，走過去，往她身邊一躺。

然後他就像是也變成了個死人，另外一個死人卻復活了。

她的手在動，腿也在動。

陸小鳳不動。

方玉香忽然噗哧一笑，道：「我知道你也沒有死。」

陸小鳳終於有了反應－－他抓住了她那隻一直在動的手。

方玉香道：「你怕什麼？我又不是藍鬍子明媒正娶的老婆，你又不是他的朋友！」

她又笑了笑，道：「難道你怕的是丁香姨？這次我可以保證－－她不會回來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他知道丁香姨這次如果真還會回來，那才真的有可能已變成個缺鼻子少眼睛的怪物了。

可是他並不太難受，因為他已看出釘在牆上的那七顆寒星，正是三稜透骨釘。

他忽然問道：「她來找我，是不是你叫她來的？」

方玉香道：「我跟你無冤無仇，為什麼害你？」

陸小鳳道：「害我？」

方玉香道：「現在她就像是座隨時會爆炸的火山，無論跟著誰，那個人都會隨時可能被她害死。」

陸小鳳苦笑，道：「看來我的運氣倒真不錯，遇見了兩個女人，一個是冰山，一個是火山。」

方玉香道：「火山比冰山危險多了，尤其是身上藏著三十萬兩黃金的火山。」

陸小鳳道：「三十萬兩黃金？」

方玉香道：「偷來的。」

陸小鳳道：「哪裡有這麼多黃金給她偷？」

方玉香道：「黑虎堂的財庫裡。」

陸小鳳長長的吸了口氣，喃喃道：「黑虎堂，黑帶子－－」

方玉香道：「不錯，黑虎堂裡的香主舵主們，身上都繫著條黑帶子。」

黑虎堂雖然是江湖中一個新起的幫派，可是它組織之嚴密，勢力之龐大，據說已超過昔年的青衣樓。財力之雄厚，更連丐幫和點蒼派都比不上。

－－丐幫一向是江湖中第一大幫，點蒼門下都是富家子弟，山中還產金沙，所以這兩個幫派，一向是最有錢的。

但是黑虎堂卻更有錢。

有錢能使鬼推車，黑虎堂之所以迅速崛起，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陸小鳳道：「據說黑虎堂最可怕的就是錢多，財庫自然是他們的根本重地，自然防守得很嚴密。」

方玉香道：「想必是的。」

陸小鳳道：「這兩天我又發現，黑虎堂網羅的高手，遠比我以前想像中還要多，丁香姨有什麼本事，能盜空他們的財庫？」

方玉香道：「也許她只有一點本事．可是只憑這一點本事就已足夠了！」

陸小鳳道：「哦？」

方玉香道：「黑虎堂的堂主是什麼人？」

陸小鳳道：「飛天玉虎。」

方玉香道：「她就是『飛天玉虎』的老婆。」

陸小鳳怔住。

方玉香道：「據說『飛天玉虎』最近都不在本堂，所以丁香姨就趁機席捲了黑虎堂的財庫，跟『飛天玉虎』的一個書僮私奔了。」

她笑了笑，又道：「其實你也用不著太吃驚，席捲了丈夫的細軟，和小白臉私奔的女人，她又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陸小鳳終於歎了口氣，道：「看來這位小白臉的本事倒真不小，居然能叫她冒這種險。」

方玉香笑道：「你是不是在吃醋？」

陸小鳳板起臉，冷冷道：「我只不過想看看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而已。」

方玉香道：「只可惜現在你已看不到他了。」

陸小鳳道：「為什麼？」

方玉香道：「因為他已被廖氏五雄大卸八塊，裝進箱子，送回了黑虎堂。」

廖氏五雄當然就是第一次在後面盯梢的那五個人。

陸小鳳直到現在才明白，他們跟蹤的並不是他，而是丁香姨。

方玉香道：「小白臉死了後，她知道黑虎堂還是追上了她，她才害怕了，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她才找上了我。」

方玉香道：「江湖中人人都知道，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是千萬惹不得的，連皇帝老子都跟他有交情，連『白雲城主』葉孤城和嚴獨鶴都栽在他手裡，她有了個這麼樣的大鏢客，黑虎堂當然不敢輕舉妄動了。」

陸小鳳道：「但他們一定還是想不到，還有三位更厲害的大鏢客在保護我。」

方玉香道：「所以他們來了十三個人，已死了十二個。」

陸小鳳道：「還有一個是誰？」

方玉香道：「飛天玉虎。」

陸小鳳動容道：「他也來了？在哪裡？」

方玉香道：「剛才好像還在外面的，現在想必已回去了。」

陸小鳳道：「為什麼？」

方玉香道：「因為現在他一定已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做事一向恩怨分明，也知道你只不過是被丁香姨利用的傀儡而已，絕不會來找你的。」

陸小鳳冷冷道：「所以我已經可以放心了，因為飛天玉虎的武功太高，本事太大，他若是找上了我，我就死定了。」

方玉香嫣然道：「我知道你當然不怕他，只不過這種麻煩事，能避免總是好的！」

陸小鳳轉過頭，盯著她，忽又問道：「你對黑虎堂的事，好像比丁香姨還清楚。」

方玉香歎了口氣，道：「老實說，丁香姨認識他，本來是我介紹的，所以她做了這種對不起人的事，我也覺得臉上無光。」

陸小鳳道：「就因為他沒有娶你，卻娶了丁香姨，所以你一氣之下，才會拚命的去賭，才會嫁給藍鬍子？」

方玉香點了點頭，輕輕的說道：「所以我跟藍鬍子之間並沒有感情，我實在很後悔，為什麼要嫁給這樣一個開賭場的人！」

無論男人女人，失戀了之後，不是去喝個痛快，就會去賭個痛快，然後再隨隨便便找個對象，等到清醒時，後悔總是已來不及了。

這是個悲慘的故事，卻也是個平凡的故事。

男人在外面太忙，女人守不住寂寞，就會偷漢子，甚至私奔。

這種事也很平常。

丁香姨生怕陸小鳳知道真相後會不理她，所以不讓陰童子有說話的機會，所以就先下手為強，殺人滅口。

她看見方玉香來了，本來想溜的，可是一走出去，就發現了飛天玉虎的蹤跡，所以只好再回來，想不到卻又被方玉香逼了出去。

這些問題，也都有了很合理的解釋。

但陸小鳳卻還是覺得不滿意，也不知道為了什麼，他總是覺得這其中一定還有些他不知道的陰謀和秘密。

據說飛天玉虎也是個很神秘的人，從來也沒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

一個秘密組織的首領，總是要保持他的神秘，才能活得比較長些。

陸小鳳道：「只不過你當然是例外，你一定見過他的。」

方玉香承認：「我見過他很多次！」

陸小鳳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方玉香道：「近來有很多人都認為，江湖中最神秘、最可怕的兩個人，就是西北雙玉。」

－－西方一玉，北方一玉，遇見雙玉，大勢已去。

方玉香道：「他既然能跟西方玉羅剎齊名，當然也是個心狠手辣，精明厲害的角色。」

陸小鳳道：「他長得什麼樣子？」

方玉香道：「他雖然已四十多歲了，看來卻只有三十六七，個子很矮小，兩隻眼睛就像是貓頭鷹一樣！」

陸小鳳道：「他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方玉香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你也不知道？」

方玉香道：「他好像也有段很辛酸的往事，所以從來不願在別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姓名來歷，連我也不例外。」

她的手忽然又開始在動。

陸小鳳不動。

方玉香柔聲道：「現在你什麼都明白了，你還怕什麼？」

陸小鳳沒有反應。

方玉香道：「夜已經這麼深了，外面的風又那麼大，你難道忍心把我趕出去？」

她的聲音又嬌媚、又動人，她的手更要命。

陸小鳳終於歎了口氣，道：「我當然不會把你趕出去，可是我－－」

方玉香道：「你怎麼樣？」

陸小鳳又按住了她的手，道：「我只不過要先弄清楚一件事。」

方玉香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丁香姨到我這裡來，是為了要我做她的擋箭牌，你呢？」

方玉香道：「難道你認為我也想利用你？」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也希望你是因為看上了我才來的，只可惜這種想法，我就算喝了三十斤酒都不會相信。」

方玉香道：「因為你不是個自作多情的人。」

陸小鳳苦笑道：「我以前是的，所以我能活到現在，實在不容易。」

方玉香也歎了口氣，道：「你一定要我說實話，我就說，我到這裡來，本來是為了要跟你談一件交易。」

陸小鳳道：「什麼交易？」

方玉香道：「用我的人，換你的羅剎牌，我先把人交給你，你找到羅剎牌，也得交給我。」她笑了笑，又道：「我是藍鬍子的老婆，你把羅剎牌交給我，也算是交了差，所以你一點也不吃虧。」

陸小鳳道：「我若找不到呢？」

方玉香道：「那也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我絕不怪你。」

她的聲音更嬌媚、更動人：「夜已經這麼深了，外面的風又這麼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我也曾說過，我絕不會把你趕出去，但是，我至少還可以把我自己趕出去。」

他居然真的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出了門，只聽「嘩啦啦」一聲響，那張又寬又大，又結實的木板床，竟忽然塌了下來。

陸小鳳笑了。

聽見方玉香的大罵聲，他笑得更愉快：「你不讓我好好睡覺，我也不會讓你好好睡的！」

他不是聖人，也不是君子。

幸好他是陸小鳳，獨一無二的陸小鳳。

有誰能想得到這一夜他睡在哪裡？

他是睡在屋頂上的，所以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他的人幾乎已被風吹乾了，吹成了一隻風雞。

－－看來一個人有時候還是應該自作多情些，日子也會好過些。

他歎息著，費了好大力氣，才把手腳活動開，幸好方玉香已走了－－誰也沒法子能在一張已被壓得七零八碎的床上睡一夜。

誰也不會想到要到屋頂上去找他出氣，所以這口冤氣只有出在他的衣服上。

他想多穿件衣服時，才發現所有的衣服都被撕得七零八碎，唯一完整的一件長衫上，也被人用丁香姨留下的胭脂寫了幾行字：「陸小鳳，你的膽子簡直比小雞還小，你為什麼不改個名字，叫陸小雞？」

陸小鳳笑了。

「我就算是雞，也絕不是小雞。」他摸了摸自己已被吹乾了的臉：「我至少也應該是隻風雞。」

風雞的滋味很不錯。

除了風雞外，還有一碟臘肉、一碟炒蛋、一碟用上好醬油泡成的鹹黃瓜。

陸小鳳足足喝了四大碗又香又熱的粳米粥，才肯放下筷子。

現在他的身上雖然還有點疼，心裡卻愉快極了。

只可惜他的愉快總是不太長久。

他正想再裝第五碗粥的時候，外面忽然有個人送了封信來。

信紙很考究，字也寫得很秀氣：「那騷狐狸子走了沒有？我不敢找你，你敢不敢來找我？不敢來的是龜孫子。」

送信的人，陸小鳳認得是店裡的夥計，看這封信的口氣，陸小鳳當然也看得出是丁香姨的口氣。

－－她難道還沒有死？

「這封信是誰叫你送來的？」

「是位丁姑娘，就是昨天跟客官你一起來的那位丁姑娘。」

－－她居然真的還沒有死？

陸小鳳好像已把身子的疼全都忘記得乾乾淨淨，就像是個忽然聽見譚叫天在外面唱戲的戲迷一樣，忽然跳了起來：「她的人在哪裡？你快帶我去，不去的是龜孫子的孫子。」

門是虛掩著的。

推開門，就可以嗅到一陣陣比桂花還香的香氣。

屋子裡沒有桂花，卻有個人，人躺在床上。

陸小鳳並不是第一次嗅到這種香氣，這正是丁香姨身上的香氣。

丁香姨的確很香。

躺在床上的人，也正是這個很香的人！

陽光照在窗戶上，屋子裡幽雅而安靜，充滿了一種令人從心裡覺得喜悅的溫暖。

她躺在一張寬大柔軟的床上，蓋著條繡著戲水鴛鴦的棉被。

鮮紅的被面，翠綠的鴛鴦，她的臉色嫣紅，頭髮漆黑光亮，顯見是剛剛特意修飾過的。

女為悅己者容，她正在等著。

陸小鳳心裡忽然又有了那種溫暖的感覺，卻故意板著臉，道：「你找我來幹什麼？是不是想把那五萬兩銀子還給我？」

丁香姨也故意閉著眼睛，不理他！

陸小鳳冷笑道：「一個人若是有了三十萬兩黃金，還要五萬兩銀子幹什麼？」

丁香姨還是不理他，可是緊閉著的眼睛，卻忽然有兩行淚珠流下。

晶瑩的淚珠，慢慢的流過她嫣紅的面頰，看來就像是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陸小鳳的心又軟了，慢慢的走過去，正想說幾句比較溫柔的話。

他沒有說出來，因為他忽然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丁香姨的人看來竟像是變得短了些，棉被的下半截竟像是空的。

為什麼？

陸小鳳連想都不敢想，一把掀起了這張上面繡著戲水鴛鴦的棉被，然後他整個人都像是忽然沉入了冷水裡，全身上下都已冰冷。

丁香姨還是那麼香，那麼美，胸膛還是那麼豐滿柔軟，腰肢還是那麼柔弱纖細，可是，她的一雙手、一雙腳卻已不見了！

陽光依舊照在窗戶上，可是這溫暖明亮的陽光，卻已變得比尖針還刺眼。

陸小鳳閉上了眼睛，彷彿立刻就看到了一張尖銳瘦小的臉，一雙貓頭鷹般的眼睛裡，充滿了惡毒和怨恨，正獰笑著對丁香姨道：「我砍斷你一雙手，看你還敢不敢偷我的黃金，我砍斷你一雙腳，看你還能跑到哪裡？」

陸小鳳握緊了雙拳。

每個男人都有權追回自己私奔的妻子，他對飛天玉虎本沒有懷恨過，知道丁香姨被人抓了回去，他心裡最多也只不過有點酸酸的惆悵而已。

但是現在情況卻不同了。

誰也沒有權力這麼傷害別人，他痛恨暴力，就正如農家痛恨蝗蟲一樣。

等他再張開眼時，才發現丁香姨也在看著他，看了很久。

她的眼睛裡沒有憤怒，只有悲傷，忽然輕輕說出了兩個字：「快走！」

本是她要他來的，為什麼又一見面就要他走？是不願讓他看見自己這種狼狽的樣子？還是生怕飛天玉虎會突然出現？

也許那短箋本就是飛天玉虎逼著她寫的，也許這本就是個陷阱。

陸小鳳輕輕的放下棉被，搬了張椅子過來，坐在她床頭，雖然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卻已無異給了她一個簡單而明確的答覆：「我不走。」

無論她是為什麼要他走，他都已決心要留下來，陪著她。

因為他知道現在一定是她最需要別人陪伴的時候，在他寂寞時，她豈非也同樣陪伴過他？

陸小鳳絕不是那種心胸狹窄的人，別人縱然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他很快就會忘記。

他一向只記得別人的好處。

丁香姨當然也明白他的意思，眼睛裡除了悲傷外，又多了種說不出的感激。

「現在你一定已知道我的事了。」她說話的聲音很低，彷彿生怕被人聽見：「那三十萬兩金子，我當然沒法子帶在身上，為了要逼我把金子交出來，他就把我折磨成這樣子。」

－－現在你當然已把金子還給了他，可是你為什麼一定要等他這樣折磨過你之後，才肯交出來？那本是他的，你本就應該還給他。

陸小鳳閉著嘴，並沒有說出這些話，他實在不忍再刺傷她。

風在窗外吹，落葉一片片打在窗戶上，就像是一隻疲倦的手，撥弄著枯澀的琴弦，雖然有聲音，卻比無聲更沉悶。

現在應該說什麼？安慰已是多餘的，因為無論什麼樣的安慰，都已安慰不了她。

沉悶了很久，她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偷那三十萬兩金子？」

陸小鳳搖搖頭，他只有裝作不知道。

丁香姨的解釋卻令他覺得很意外：「我也是為了那羅剎牌。」

這理由並不好，所以也不像是說謊。

丁香姨道：「我知道李霞帶走了羅剎牌，也知道她已回到了老屋！」

陸小鳳道：「老屋？」

丁香姨道：「老屋就是拉哈蘇，『拉哈蘇』是當地的土語，意思就是老屋。」

陸小鳳道：「你認得李霞？」

丁香姨點點頭，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遲疑了很久才輕輕歎道：「她本來就是我的後母。」

這回答令陸小鳳覺得更意外，她又解釋道：「李霞還沒有嫁給藍鬍子的時候，本來就是跟著我父親的！」

陸小鳳道：「你父親？－－」

丁香姨道：「現在他已經去世了，我跟李霞，倒一直都保持著聯繫。」

李霞是她後母，方玉香卻是她表姐，她表姐居然搶了她後母的丈夫，她的丈夫卻是她表姐介紹的。

陸小鳳忽然發現她們三個人之間的關係，實在複雜得很，就算她已說出來，他還是弄不清楚。

丁香姨看出了他的想法，淒然道：「女人是弱者，有很多女人的遭遇都很不幸，往往會被逼著做出一些她們本來不願做的事，男人非但一點都不瞭解，而且還會看不起她們。」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我瞭解。」

丁香姨道：「這次李霞的做法雖然很不對，可是我同情她。」

－－她偷了她丈夫的羅剎牌，你偷了你丈夫的黃金，你們的做法本來就一樣，你當然同情她。

這些話陸小鳳當然也沒有說出來，丁香姨卻又看了出來。

「我說她不對，並不是因為她偷了羅剎牌。」她第一次露出悲憤：「一個女人若是被丈夫遺棄，無論用什麼手段報復都是應該的！」

這是女人的想法，大多數女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丁香姨是女人。

所以陸小鳳只有表示同意。

丁香姨道：「我說她做的不對，只因為她本不該答應把羅剎牌賣給賈樂山的！」

陸小鳳動容道：「江南賈樂山？」

他知道這個人。

賈樂山是江南著名的豪富，也是當地著名的善士，只有極少數幾個人才知道，他昔年本是個橫行四海的大海盜，連東洋的倭寇都有一半直接受他統轄。

倭寇一向殘暴凶狠，悍不畏死，而且生性反覆無常，賈樂山卻能把他們制得服服貼貼，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是個多麼厲害的人了。

丁香姨道：「我知道李霞已經和賈樂山派到中原來的密使談判過了，連價錢都已談好了，約好了在『拉哈蘇』見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陸小鳳道：「他們既然是在中原談判的，為什麼要約在那邊疆的小鎮上見面？」

丁香姨道：「這也是李霞的條件之廠，她知道賈樂山一向心狠手辣，生怕被他吃了，所以才一定堅持要在拉哈蘇交貨。」

陸小鳳道：「為什麼？」

丁香姨道：「因為那裡是我父親的老家，她也在那裡住了十年，那裡的人頭地面，她都很熟悉，在那裡就連賈樂山也不敢對她怎樣的。」

陸小鳳道：「這麼樣看來，她一定是個非常精明厲害的女人。」

丁香姨歎息著，道：「她不能不精明一點，因為她實在上過男人不少當。」

陸小鳳道：「但是她卻將這秘密告訴了你！」

丁香姨道：「因為她拿到了羅剎牌之後，第一個來找的就是我。」

陸小鳳道：「哦？」

丁香姨道：「她也答應過我，只要我能在年底之前湊出二十萬兩金子，就把那羅剎牌賣給我。」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想要那羅剎牌？」

丁香姨道：「因為我也想報復。」

她咬著牙，又道：「我早已知道飛天玉虎另外又有了女人，早就嫌我惹眼礙事，那女人當然更恨我，只要我活著一天，她就永遠休想名正言順的來做黑虎堂的幫主夫人。」

陸小鳳道：「難道他們還想殺了你？」

丁香姨道：「若不是我還算機警，現在只怕早已死在他們的手裡，我若有了羅剎牌，他們就絕不敢對付我了。」

一個女人若肯花二十萬兩黃金去買一樣東西，當然是有原因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丁香姨道：「因為我若有了羅剎牌，我就是羅剎教的教主，就連飛天玉虎，對西方魔教的教主也不得不畏懼三分。」

她疲倦悲傷的眼睛，忽然亮了起來，又說出一件很驚人的秘密。

西方玉羅剎已死了，就是在他的兒子入關時，忽然暴斃的。

「我百年之後，將羅剎牌傳給誰，誰就是本教的繼任教主，若有人抗命不服，千刀萬段，毒蟻分屍，死後也必將永墮鬼獄，萬劫不復。」

西方玉羅剎當然也是個極精明厲害的人，生怕自己死後，門下的弟子為了爭奪名位，互相殘殺，毀了他一手創立的基業。所以他在開山立宗時，就已親手訂下了這條天魔玉律。

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會將羅剎牌傳給了他的兒子。

只可惜玉天寶也正像那些豪富之家中，被寵壞的子弟一樣，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敗家子。

丁香姨道：「玉羅剎若知道他那寶貝兒子，已將羅剎牌押了給別人，就算在九泉之下，也一定會被氣得吐血的。」

陸小鳳長長吐口氣，現在才終於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不擇手段的爭奪羅剎牌了。

「為了追悼玉羅剎，也為了朝拜新任教主，他們教中的護法長老和執事弟子們，已決定在明年正月初七『人日』那一天，將教中所有重要的弟子，聚會於崑崙山的大光明境。」

「你只要能在那一天，帶著羅剎牌趕到那裡去，你就是魔教的新教主，從此以後，絕沒有任何人敢對你無禮。」

西方魔教的勢力不但已根深蒂固，而且遍佈天下，無論誰能繼任教主，都立刻可以成為江湖中最有權勢的人，有了權勢，名利自然也跟著來了。這種誘惑無論對誰來說都幾乎是不可抗拒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他忽然發覺這件事已越來越複雜，他的任務也越來越艱鉅。

可是他還有一點想不通：「李霞為什麼不自己帶著羅剎牌到崑崙去？」

丁香姨道：「因為她怕自己到不了崑崙，就已死在半途上，更怕自己活不到明年正月初七。」

在明年的正月初七之前，這塊羅剎牌無論在誰手裡，都像是包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一樣，隨時都可能把他炸得粉身碎骨。

丁香姨道：「她一向很精明，她知道最安全的法子，就是把羅剎牌賣給別人。」

她歎息著，又道：「一個女人到了她那種年紀，生活既沒有倚靠，精神也沒有寄託，總是會拚命想去弄點錢的，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她跟你關係雖不同，還是要你拿出二十萬兩金子來。」

丁香姨黯然道：「只可惜我現在比她更慘，我才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道：「你至少還有個朋友。」

丁香姨道：「你？」

陸小鳳點點頭，心裡忽然湧起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他們本不是「朋友」，他們的關係遠比「朋友」更親密。

可是現在－－

丁香姨看著他，眼睛裡也露出種說不出的表情，誰也不知道那是悲傷？是安慰？還是感激？

過了很久，她忽然問道：「你能不能答應我一件事？」

陸小鳳道：「你說。」

丁香姨道：「現在就連羅剎牌對我都已沒用了，但我卻還是希望能看看它，因為－－因為我為它已犧牲了一切，若連一眼都沒有看過，我死也不甘心。」

陸小鳳道：「你希望我找回它之後，帶來給你看看？」

丁香姨點點頭，凝視著他，道：「你答不答應？」

「只不過那至少也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了，那時候你還會在這裡？」

「我會在的。」丁香姨淒然道：「現在我已只不過是個廢物，無論是死是活，他們都已不會放在心上。」

她眼圈發紅，淚又流下：「何況，像我這樣一個人，還有什麼地方可去？」

月影漸漸高了，外面更靜，該上路的客人們，都已上了路。

陸小鳳用衣袖輕輕拭乾丁香姨臉上的淚痕，又坐下來。

又過了很久，她才輕輕的歎了口氣，道：「你也該走了。」

陸小鳳道：「你要我走？」

丁香姨笑了笑，道：「你總不能在這裡陪我一輩子。」

她雖然在笑，笑容看來卻比她流淚時還淒涼。

陸小鳳想說話，又忍住。

丁香姨道：「你是不是還有話要問我？」

陸小鳳點點頭，有件事他本不該再問的，他不願再觸及她的傷痕，可是他又不能不問：「飛天玉虎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丁香姨的回答也和方玉香一樣，居然連她都不知道飛天玉虎的身世和姓名－－他的身世隱秘，行動難測，他身材瘦小，目光如鷹，無論對什麼人，他都絕不信任，就連他的妻子亦不例外，但他武功絕高，生平從未遇見過對手。

這幾點卻已是毫無疑問的。

陸小鳳又忍不住問：「拉哈蘇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丁香姨道：「那地方也跟飛天玉虎的人一樣，神秘而可怕，那裡的人氣量偏狹，對陌生的外來客總懷有敵意，除了兩個人之外，無論誰說的話你最好都不要相信。」

陸小鳳道：「我可以信任的這兩個人是誰？」

丁香姨道：「一個叫老山羊，是我父親的老夥伴，一個叫陳靜靜，從小就跟我在一起長大的，他們若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一定會盡力幫助你。」

陸小鳳記下了這兩個名字。

丁香姨道：「一過了中秋，那地方就一天天的冷了，十月不到，就已封江。」

陸小鳳也聽說過，松花江一結了冰，就像是一條平坦而遼闊的大道。

丁香姨道：「沒有到過那裡的人，永遠沒法子想像那裡有多麼冷的，最冷的時候，鼻涕一流出來就會結成冰，連呼出的氣都會結成冰渣子。」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情不自禁拉了拉衣襟。

丁香姨道：「我知道你通常都在江南，一定很怕冷，所以你最好趁著還不算太冷的時候，盡快趕去，出去後最好先買件可以御寒的皮襖。」

陸小鳳忽然又覺得溫暖起來，不管怎麼樣，她畢竟還是關心他的。

知道這世上居然還有人關心自己，總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只不過還有件事他也一定要問清楚。

他沉吟著，道：「玉羅剎一死，魔教內部難免有些混亂，為了避免引起別人乘虛而入，所以他的死，至今還是個秘密。」

丁香姨道：「知道這秘密的人確實不多。」

陸小鳳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丁香姨道：「黑虎堂下，又分白鴿、灰狼、黃犬三個分堂－－」

「黃犬」負責追蹤，「灰狼」負責搏殺，「白鴿」的任務，就是負責刺探傳遞各路的消息。

黑虎堂能夠迅速崛起，這三個分堂辦事的效率當然很高。

江湖中所有成名人物的身世、形貌、武功門派，以及他的特長與嗜好，白鴿堂中幾乎都有一份紀錄的資料。

丁香姨接著道：「所以我還沒有見到你之前，就已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了。」

－－她是不是早已知道他的弱點是女人，所以才想到要他來做自己的擋箭牌？

陸小鳳沒有往這方面去想，別人對不起他的事，他從來不願多想，所以他心情總能保持明朗愉快。

丁香姨忽又笑了，笑得淒涼而尖酸：「在黑虎堂裡，我本來有兩個職位。」

陸小鳳道：「哦。」

丁香姨道：「我不但是總堂主的出氣筒，也是白鴿堂的堂主。」

陸小鳳終於走了。

丁香姨說的不錯，他當然不能在這裡陪她一輩子。

天氣還是很晴朗，陽光還是同樣燦爛，他的心情卻已沒有剛才那麼愉快了。

想到這件事的複雜與艱鉅，想到他所牽涉到的那些麻煩，他簡直恨不得去跳河。

滿院落葉，秋已深得連鎖都鎖不住，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零仃的站在枯樹下，彷彿隨時都可能被秋風吹走。

她手裡拿著封信，一雙充滿了驚惶的眼睛，正在陸小鳳身上打轉。

陸小鳳走過去，忽然對她笑了笑，道：「你是不是在等我的？」

這女孩子吃了一驚，身子往後面縮得更緊，囁嚅著道：「你－－你－－你就是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陸小鳳微笑道：「我就是陸小鳳，你呢？」

女孩子道：「我叫秋萍。」

看她單薄的身子、畏縮的神態，她的身世想必也像浮萍一樣。

－－女人是弱者，有很多女孩子的身世都很悲慘，遭遇都很可憐。

－－這世界豈非就是屬於男人的世界？

陸小鳳歎了口氣，柔聲道：「是不是飛天玉虎叫你來的？」

秋萍點點頭。

陸小鳳道：「他是不是要你把這封信交給我？」

秋萍又點點頭，用一雙白生生的小手，捧著這封信交給了陸小鳳。

信紙筆墨都用得很考究，字居然也寫得很好。

小鳳先生足下：

先生當代之大俠，絕世之奇男，弟慕名已久，只恨緣慳一面，未能識荊，山妻香姨，既蒙先生垂愛，弟唯有割愛以獻，以略表寸心，望先生笑納。他日有緣，當煮酒於青梅之亭，與先生共謀十日之醉。

又及，此間之食宿費用，弟已代付至月底，附上客棧收據一紙，盼查收。另附上休妻書一紙，以清手續，亦盼查收。

下面的具名，果然是飛天玉虎。

陸小鳳總算沉住了氣，把這封信看完了，他忽然發覺自己的修養已有了進步，居然還沒有把這封信撕破。

秋萍還站在那裡，一雙大眼睛還是不停的在他臉上打轉，對這個長著四條眉毛的英俊男人，她好像也很有興趣。

陸小鳳又笑了，道：「你還在等我的回音？」

秋萍點點頭，飛天玉虎一定很想知道陸小鳳看過了他的信之後，會有什麼反應？什麼表情？

陸小鳳道：「那麼你就回去告訴他，他送我的禮，我很感謝，所以我也有樣禮物要送給他。」

秋萍道：「是不是要我帶回去？」

陸小鳳道：「你沒法子帶回去，這樣禮物一定要他當面來拿。」

秋萍又露出畏懼之態，道：「可是－－」

陸小鳳道：「可是我不妨先告訴你，我準備送他的禮物是什麼，也好讓你回去有個交待。」

秋萍鬆了口氣，道：「你準備送他什麼？」

陸小鳳道：「送他一個屁眼。」

秋萍怔住。

她不懂，卻不敢問，她想笑，又不敢笑。

陸小鳳也沒有笑，淡淡道：「我準備在他鼻子上打出一個屁眼來。」

「罵人」當然絕不是件值得向別人推薦的事，卻永遠有它值得存在的理由。

無論誰痛痛快快的罵過一個自己痛恨的人之後，總是會覺得全身舒暢，心情愉快的，就好像便秘多日，忽然腸胃暢通。

## 第五回 賈樂山

只可惜這種愉快的心情，陸小鳳並沒有保持多久。

從客棧走出來，沿著黃塵滾滾的道路大步前行，還沒有走出半里路，他就忽然發現了兩樣令他非常不愉快的事－－

除了歲寒三友和他自己之外，道路上幾乎已看不見別的行人，也不再有別人跟蹤他。

除了一點點準備用來對付小費的散碎銀子外，他囊中已不名一文。

他喜歡熱鬧，喜歡看見各式各樣的人圍繞他身邊，就算他明知有些人對他不懷好意，他也不在乎。

他唯一真正在乎的事，就是寂寞－－這世上假如還有一件能令他真正恐懼的事，這件事無疑就是寂寞。

「貧窮」豈非也正是寂寞的一種？寂寞豈非總是會跟著貧窮而來？

你有錢的時候，寂寞總是容易打發的，等到你囊空如洗時，你才會發現寂寞就像是你自己的影子一樣，用鞭子抽都抽不走。

陸小鳳歎了口氣，第一次覺得那一陣陣迎面吹來的風，實在冷得要命。

午飯時陸小鳳只吃了一碗羊雜湯，兩個饅頭，那三個糟老頭卻叫了四斤白切羊肉，五六樣炒菜，七八個新蒸好的白麵饅頭，還喝了幾壺酒。

陸小鳳幾乎忍不住要衝過去告訴他們：「年紀大的人，吃得太油膩，肚子一定會痛的。」

這頓飯既然吃得並不愉快，小費本來就可以免了，只可惜一個人若是當慣了大爺，就算窮掉了鍋底，大爺脾氣還是改不了的。

所以付過帳之後，他身上的銀子更少得可憐。

拉哈蘇還遠在天邊，他既不能去偷去搶，也不能去拐去騙，更不能去要飯，假如換了別的人，這段路一定已沒有法子再走下去了。

幸好陸小鳳不是別的人。

陸小鳳就是陸小鳳，不管遇著什麼樣的困難，他好像總有解決的法子。

黃昏後風更冷，路上行人已絕跡。

陸小鳳背負著雙手，施然而行，就好像剛吃飽了飯，還喝了點酒，正在京城前門外最熱鬧的地方逛街一樣。

雖然他肚子裡那點饅頭早已消化得乾乾淨淨，可是心裡卻在笑，因為無論他走得多慢，歲寒三友都只有乖乖的跟在後面。

無論誰都知道陸小鳳比魚還滑，比鬼還精，只要稍微一放鬆，就連他的人影都休想看得見了，他不停下來吃飯，他們當然也不敢停下來。

可是餓著肚子在路上吃黃土，喝西北風，滋味也實在很不好受。

歲寒三友一輩子也沒有受過這種罪，孤松先生終於忍不住了，袍袖一拂，人已輕雲般飄出，落在陸小鳳面前。

陸小鳳笑了，微笑著道：「你為什麼擋住我的路？是不是還嫌我走得太快？」

孤松鐵青著臉，道：「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他本來就不是那種很有幽默感的人，何況他肚子裡唯一還剩下的東西，就是一肚子的惱火：「我問你，你知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陸小鳳眨了眨眼，道：「現在好像已到了吃飯的時候。」

孤松先生道：「你既然知道，為什麼還不趕快找個地方吃飯？」

陸小鳳道：「因為我不高興。」

孤松先生道：「不高興也得去吃。」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強姦逼賭我都聽說過，倒還沒有聽說過居然有人要逼人去吃飯的。」

孤松道：「現在你已聽說過了。」

陸小鳳道：「我吃不吃飯，跟你有什麼關係？」

孤松道：「飯是人人都要吃的，你難道不是人？」

陸小鳳道：「不錯，飯是人人都要吃的，但卻有一種人不能吃。」

孤松道：「哪種人？」

陸小鳳道：「沒有錢吃飯的人。」

孤松終於明白，眼睛裡居然好像有了笑意，道：「若是有人請客呢？」

陸小鳳悠然道：「那也得看情形。」

孤松道：「看什麼情形？」

陸小鳳道：「看他是不是真心誠意的要請我。」

孤松道：「若是我真心的要請你，你去不去？」

陸小鳳微笑道：「若是你真的要請，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你。」

孤松盯著他，道：「你沒錢吃飯，要人請客，卻偏偏不來開口求我，還要我先來開口求你！」

陸小鳳淡淡的道：「因為我算準你一定會來的，現在你既然已經來了，就不但要管吃還得管住。」

孤松又盯著他看了半天，終於長歎了口氣，道：「江湖中的傳言果然不假，要跟陸小鳳打交道，果然不容易。」

好菜，好酒，好茶。

孤松先生道：「你喝酒？」

陸小鳳道：「喝一點。」

孤松道：「是不是要喝就喝個痛快？」

陸小鳳道：「不但要痛快，而且還要快。」

他滿滿斟了一碗酒，一仰脖子，就倒在嘴裡，一口就嚥了下去。

他喝酒並不是真的在「喝」，而是用「倒」的，這世上能喝酒的人雖不少，能倒酒的人卻不多。

孤松看著他，眼睛裡第二次露出笑意，也斟滿一碗酒，一口嚥下。

他喝酒居然也是用「倒」的。

陸小鳳在心裡喝一聲彩：「這老小子倒真的有兩下子！」

孤松面露得色，道：「喝酒不但要快，還要痛。」

陸小鳳道：「痛？」

孤松道：「痛飲，三杯五杯，喝得再快也算不了什麼。」

陸小鳳道：「你能喝多少？」

孤松道：「能喝多少也算不了什麼，要喝了不醉才算本事。」

這冷酷而孤傲的老人，一談起酒經，居然也像是變了個人。

陸小鳳微笑道：「你能喝多少不醉？」

孤松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難道你從未醉過？」

孤松並沒有否認，反問道：「你能喝多少不醉？」

陸小鳳道：「我只喝一杯就已有點醉了，再喝千杯也還是這樣子。」

孤松眼睛裡第三次露出笑意，道：「所以你也從未真的醉過？」

陸小鳳也不否認，一仰脖子，又是一碗酒倒了下去。

棋逢敵手，是件很有趣的事，喝酒遇見了對手也是一樣。

不喝酒的人，看見這麼樣喝酒的角色，就很無趣了。

青竹、寒梅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臉上也全無表情，慢慢的站起來，悄悄的走了出去。

夜寒如水。

兩個人背負著雙手，仰面望天，過了很久，青竹才緩緩問道：「老大已有多久從未醉過？」

寒梅道：「五十三天。」

青竹歎了口氣，道：「我早已看出他今天一定想大醉一次。」

又過了很久，寒梅也歎了口氣，道：「你已有多久未曾醉過？」

青竹道：「二十三年。」

寒梅道：「自從那次我們三個人同時醉過後，你就真的滴酒未沾？」

青竹道：「三個人中，總要有一個人保持清醒，大家才都能活得長些。」

寒梅道：「兩個人清醒更好。」

青竹道：「所以你也有二十年滴酒未沾。」

寒梅道：「二十一年另十七天。」

青竹笑了笑，道：「其實你酒量比老大好些。」

寒梅笑了笑，道：「酒量最好的，當然還是你。」

青竹道：「可是我知道，這世上絕沒有永遠不醉的人。」

寒梅點點頭，道：「不錯，你只要喝，就一定會醉的。」

只要喝，就一定會醉。

這句話實在是千古不變，顛撲不破的。

所以陸小鳳醉了。

屋子很大，生著很大的一爐火，陸小鳳赤裸裸的躺在一張很大的床上。

他一向認為穿著衣服睡覺，就像脫了褲子放屁一樣，是件又麻煩、又多餘的事。

無論誰喝醉了之後，都會睡得很沉。

他也不例外，只不過他醒得總比別人快些。

現在窗外還是一片黑暗，屋子裡也是一片黑暗，他就已醒了，面對這一片空空洞洞、無邊無際的黑暗，他癡癡的出了半天神。

他想起了很多事，很多非但不能向別人敘說，甚至連自己都不敢去想的事，也許為了要忘記這些事，他才故意要跟孤松拼酒，故意要醉。

可是他剛剛睜開眼睛，想到的偏偏就是這些事。

該忘記的事為什麼總是偏偏忘不了？

該記的事為什麼總是偏偏想不起？

陸小鳳悄悄的歎了口氣，悄悄的坐起來，彷彿生怕驚醒了他身邊的人。

他身邊沒有人，他是不是生怕驚醒了自己？

就在這時，他忽然聽見了一聲輕輕的歎息！

他身邊雖然沒有人，屋子裡卻有人。

黑暗中，隱約可見一條朦朦朧朧的人影，動也不動似的坐在對面的椅子上，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來的，也不知坐了多久。

「醉鄉路穩宜常至，他處不堪行。」這人歎息著，又道：「可是這條路若是去得太多了，想必也一樣無趣得很。」

陸小鳳笑了。

無論誰都笑不出來的時候，他卻偏偏總是會忽然笑出來。

他微笑著道：「想不到閣下居然還是個有學問的人。」

這人道：「不敢，只是心中偶有所感，就情不自禁說了出來而已。」

陸小鳳道：「閣下夤夜前來，就為了說這幾句話給我聽的？」

這人道：「還有幾句話。」

陸小鳳道：「我非聽不可？」

這人道：「看來好像是的。」

他說話雖然平和緩慢，可是聲音裡卻帶著種比針尖還尖銳的鋒芒。

陸小鳳歎了口氣，索性又躺下去：「非聽不可的事，總是不會太好聽的，能夠躺下來聽，又何必坐著？」

這人道：「躺下來聽，豈非對客人太疏慢了些？」

陸小鳳道：「閣下好像並不是我的客人，我甚至連閣下的尊容還未見到。」

這人道：「你要看看我？這容易。」

他輕輕咳嗽一聲，後面的門就忽然開了，火星一閃，燈光亮起，一個黑衣勁裝，黑巾蒙面，瘦削如兀鷹，挺立如標槍的人，就忽然從黑暗中出現。

他手裡捧著盞青銅燈，身後背著把烏鞘劍，燈的形式精緻古雅，劍的形式也同樣古雅精緻，使得他這個人看來像是個已被禁制於地獄多年的人，忽然受到魔咒所催，要將災禍帶到人間來的幽靈鬼魂一樣。

甚至連燈光看來都是慘碧色的，帶著種說不出的陰森之意。

端坐在椅子上的這個人，也就忽然出現在燈光下。

爐火已將熄滅。

陰森森的燈光，陰森森的屋子，陰森森的人。

他的衣著很考究，很華麗，他的神情高貴而優雅，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帶著種發號施令的威嚴，可是他看起來，還是個陰森森的人，甚至比站在他身後的黑衣人更可怕。

陸小鳳又笑了，道：「果然不錯。」

這人道：「不錯？我長得不錯？」

陸小鳳笑道：「閣下這副尊容，果然和我想像中差不多。」

這人道：「你已知道我是誰？」

陸小鳳道：「賈樂山。」

這人輕輕吐出一口氣，道：「你見過我？」

陸小鳳搖搖頭。

這人道：「但你卻認得我。」

陸小鳳微笑道：「除了賈樂山外，還有誰肯冒著風寒到這種地方來找我，除了賈樂山外，還有誰能用這種身佩古劍，勁氣內斂的武林高手做隨從？」

賈樂山大笑。他的笑也同樣陰森可怕，而且還帶著種尖刻的譏誚：「好，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果然有眼力。」

陸小鳳道：「不敢，只不過眼中偶有所見，就情不自禁說了出來而已。」

賈樂山笑聲停頓，盯著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也知道我的來意？」

陸小鳳道：「我情願聽你自己說。」

賈樂山道：「我要你回去。」

陸小鳳道：「回去？回到哪裡去？」

賈樂山道：「回到那軟紅十丈的花花世界，回到那些燈光輝煌的酒樓賭坊，回到倚紅偎翠的溫柔鄉去，那才是陸小鳳應該去的地方。」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這是實話，我也很想回去，只可惜－－」

賈樂山打斷了他的話，道：「我也知道你近來手頭不便，所以早就替你準備好盤纏。」

他又咳嗽一聲，就有個白髮蒼蒼的老家人，領著兩條大漢，抬著口很大的箱子走進來。

箱子裡裝滿了一錠錠耀眼生花的黃金白銀。

陸小鳳皺眉道：「哪裡來的這許多阿堵物，也不嫌麻煩嗎？」

賈樂山道：「我也知道銀票比較方便，卻總不如放在眼前的金銀實在，要想打動人心，就得用些比較實在的東西。」

陸小鳳道：「有理。」

賈樂山道：「你肯收下？」

陸小鳳道：「財帛動人心，我為什麼不肯收下？」

賈樂山道：「你也肯回去？」

陸小鳳道：「不肯。」他微笑著接道：「收不收下是一件事，回不回去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兩件事根本連一點關係都沒有。」

賈樂山笑了。

他居然也是那種總是要在不該笑時發笑的人。

「這是利誘。」他微笑著道：「對你這樣的人，我也知道只憑利誘一定不成的。」

陸小鳳道：「你還準備了什麼？」

賈樂山道：「利誘不成，當然就是威逼。」

陸小鳳道：「很好。」

黑衣人忽然道：「很不好。」

陸小鳳道：「不好？」

黑衣人道：「閣下聲名動朝野，結交遍天下，連當今天子，都對你不錯，我若殺了你這樣的人，麻煩一定不少。」

陸小鳳道：「所以你不想殺我？」

黑衣人道：「不想。」

陸小鳳道：「我也正好不想死。」

黑衣人道：「只可惜我的劍一出鞘，必定見血。」

陸小鳳又笑了：「這就是威逼？」

黑衣人道：「這只不過是個警告。」

陸小鳳道：「警告之後呢？」

黑衣人慢慢的放下銅燈，慢慢的抬起手，突聽「嗆」的一聲，劍已出鞘。

蒼白的劍，彷彿正渴望痛飲仇敵的鮮血。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果然是難得一見的利器。」

黑衣人道：「你在為自己歎息？」

陸小鳳道：「不是。」

黑衣人道：「不是？」

陸小鳳道：「我是為了你，為你慶幸，為人慶幸時我也同樣會歎息。」

黑衣人道：「哦？」

陸小鳳道：「你身佩這樣的神兵利器，卻為賈樂山這樣的人做奴才，你們自江南一路前來，居然沒有遇見我那個朋友，運氣實在不錯。」

黑衣人道：「若是遇見了你那朋友又怎樣？」

陸小鳳道：「若是遇見了他，這柄劍此刻已是他的，你的人已入黃土。」

黑衣人道：「你的口氣倒不小。」

陸小鳳道：「這不是我的口氣，是他的。」

黑衣人道：「他是誰？」

陸小鳳道：「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

白雪般的長衫飄動，一滴鮮血正慢慢的從劍尖滴落－－

閃電般的劍光，寒星般的眼睛。

鮮血滴落，濺開－－

黑衣人握劍在手上，青筋暴現，瞳孔也突然收縮：「可惜你不是西門吹雪！」

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劍已刺出，劍光如虹，劍氣刺骨！

驚人的力量，驚人的方位，驚人的速度！

這樣的利劍，用這樣的速度刺出，威力已不下於閃電雷霆。

有誰能擋得住閃電雷霆的一擊？

陸小鳳！

他還是靜靜的躺著，只從棉被裡伸出一隻手，用兩根手指輕輕一挾！

這才是妙絕天下，絕世無倆的一著！

這才是無與倫比，不可思議的一著！

兩指一挾，劍光頓消，劍氣頓收。

也就在這一瞬間，屋頂上的瓦突然被掀起一片，一個人猿猴般倒掛下來，雙手一揚，三十七道寒星暴射而出，暴雨般打向陸小鳳。

這一著才是出人意料，防不勝防的殺手！

只聽「噗、噗、噗」一連串急響，三十七件暗器全都打在陸小鳳蓋著的棉被上。

僅僅只不過打在棉被上。

這樣的距離，這樣暗器的力量，本可透穿甲冑，卻打不穿這條棉被，反而被彈了回去，散落滿地。

黑衣人看著自己握劍的手，倒掛在屋脊上的人卻在歎息：「久聞陸小鳳的靈犀一指妙絕天下，想不到居然還有這麼驚人的內家功力。」

陸小鳳笑了笑，道：「其實我自己也想不到，一個人在拚命的時候，力氣總是特別大的。」

黑衣人忽然道：「這不是力氣，這是真氣真力。」

陸小鳳道：「真氣真力也是力氣，若沒有力氣，哪裡來的真氣真力？」

他伸出另一隻手，輕撫劍鋒，又歎息了一聲，道：「好劍！」

黑衣人道：「你－－」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我不是西門吹雪，所以劍還是你的，命也還是你的。」

賈樂山也笑了。

「這是威逼。」他微笑著道：「利誘不成，威逼又不成，你說我應該怎麼辦？」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不回去？」

這句話賈樂山好像聽不見，又道：「常言道，英雄難過美人關，閣下無疑是英雄，美人何在？」

美人就在門外。

風吹過，一陣幽香入戶。

指甲留得很長的老家人，用一根銀挖耳挑亮了銅燈，門外就有個淡裝素服的中年婦人，扶著個紫衣少女走了進來。

這婦人修長白皙，體態風流，烏黑的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在燈光下看來，皮膚猶如少女般嬌嫩，無論誰都看得出，她年輕時必定是個美人，現在雖然已到中年，卻仍然有種可以令男人心跳的魅力。

對男人們說來，這種經驗豐富的女人，有時甚至比少女更誘惑。

可是站在這紫衣少女的身旁，她所有魅力和光彩都完全引不起別人的注意了。

沒有人能形容這少女的美麗，就正如沒有人能形容，第一陣春風吹過湖水時，那種令人心靈顫動的漣漪。

她垂著頭走進來，靜靜的站在那裡，悄悄的抬起眼，凝視著陸小鳳。

她甚至連指尖都沒有動，只不過用眼睛靜靜的凝視著陸小鳳。

陸小鳳心裡已經起了陣奇異的變化，甚至連身體都起了種奇異的變化。

她眼睛裡就彷彿有種看不見的火焰，在燃燒著男人的慾望。

看見這少女，陸小鳳才明白什麼樣的女人才能算做天生尤物。

賈樂山舒舒服服的靠在椅子上，欣賞著陸小鳳臉上的表情，悠悠道：「她叫楚楚，你看她是不是真的楚楚動人？」

陸小鳳不能不承認。

賈樂山道：「看樣子你好像很喜歡她。」

陸小鳳也不能否認。

賈樂山輕輕吐出口氣，道：「好，你隨時要回去，她都可以跟你走，帶著這口箱子一起走。」

陸小鳳也輕輕吐出口氣，道：「那麼你最好叫她在這裡等我。」

賈樂山道：「你什麼時候回去？」

陸小鳳道：「一找到羅剎牌，我就立刻回去。」

賈樂山的臉色變了，道：「你究竟要怎麼樣才肯答應？你究竟要什麼？」

陸小鳳眼珠子轉了轉，道：「本來我是什麼都不要的，可是現在，我倒想起了一件東西。」

賈樂山道：「你想要的是什麼？」

陸小鳳道：「我要司空摘星的鼻子。」

賈樂山怔了怔，道：「黃金美人你都不要，為什麼偏偏想要他的鼻子？」

陸小鳳道：「因為我想看看他，沒有鼻子之後，還能不能裝神扮鬼，到處唬人。」

賈樂山盯著他，忽然大笑。

他的笑聲已變了，變得豪邁爽朗，仰面大笑道：「好，好小子，想不到我這次還是沒有唬住你，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這句話說出來，已無疑承認他就是司空摘星。

陸小鳳淡淡道：「我嗅出了你的賊味。」

司空摘星道：「我有賊味？」

陸小鳳道：「無論是大賊小賊，身上都有賊味的，你是偷王之王，賊中之賊，那味道自然更重，何況－－」

司空摘星搶著問道：「何況怎麼樣？」

陸小鳳道：「我就算已醉得不省人事，除了你這種做小偷做慣了的人之外，別人還休想能溜到我屋裡來，偷我的衣服。」

他衣服本來是放在床頭的，現在卻已蹤影不見。

司空摘星笑道：「我只不過替你找個理由，讓你好一直賴在被窩裡，誰想要你那幾件破衣服？」

陸小鳳道：「你當然也不想要我的腦袋？」

司空摘星道：「你的腦袋太大，帶在身上嫌重，擺在家裡又佔地方。」

陸小鳳道：「你想要什麼？」

司空摘星道：「想看看你。」

陸小鳳道：「你還沒有看夠？」

司空摘星道：「你若以為我要看你，你搞錯了，我只要看你一眼，就倒足了胃口。」

陸小鳳道：「是誰想看我？」

司空摘星道：「賈樂山。」

陸小鳳道：「真的賈樂山？」

司空摘星點點頭，道：「他想看看你這個長著四條眉毛的怪物，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究竟有多厲害？」

陸小鳳道：「他自己為什麼不來？」

司空摘星道：「他已經來了。」

陸小鳳道：「就在這屋子裡？」

司空摘星道：「就在這屋子裡，只看你能不能認得出他來。」

屋子裡一共有九個人。

除了司空摘星和陸小鳳外，一個是身佩古劍的黑衣人，一個是猶自倒掛在屋樑上的暗器高手，一個是指甲留得很長的老家人，一個是紫衣少女，一個是中年美婦，還有兩個抬箱子進來的大漢。

這七個人中，誰才是真的賈樂山？

陸小鳳上上下下打量了黑衣人幾眼，道：「你身佩古劍，武功不弱，又不敢以真面目見人，莫非你就是賈樂山？」

黑衣人不開口。

陸小鳳卻又搖了搖頭，道：「不可能。」

黑衣人忍不住問道：「為什麼不可能？」

陸小鳳道：「因為你的劍法雖然鋒銳凌厲，卻少了股霸氣。」

黑衣人道：「怎見得賈樂山就一定有這種霸氣？」

陸小鳳道：「若是沒有霸氣，他昔年又怎麼能稱霸四海，號令群豪？」

黑衣人又不開口了。

陸小鳳第二個打量的，是那猿猴般倒掛著的暗器高手，只打量了一眼，就立刻搖頭，道：「你也不可能是他。」

「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像賈樂山這樣的人，絕不會像猴子般倒掛在屋頂上。」

這人也不開口了。

然後就輪到那指甲留得很長的老家人。

陸小鳳道：「以你的身份，指甲本不該留得這麼長的，你挑燈用的銀挖耳，不但製作極精，而且本是老江湖們用來試毒的，你眼神充足，內家功夫必定不弱。」

老家人神色不變，道：「莫非你認為老朽就是賈樂山？」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也不可能。」

老家人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你不配。」

老家人變色道：「不配？」

陸小鳳道：「賈樂山昔年稱霸海上，如今也是一方大豪，他的飲食中是否有毒，自然有他的侍從們去探測，他自己身上，又何必帶這種雞零狗碎？」

老家人也閉上了嘴。

那兩個抬箱子的大漢更不可能，他們粗手粗腳，雄壯而無威儀，無論誰一眼就可以看得出。

現在陸小鳳正凝視著那紫衣少女。

司空摘星道：「你看她會不會是賈樂山？」

陸小鳳道：「她也有可能。」

司空摘星幾乎叫出來：「她有可能？」

陸小鳳道：「以她的美麗和魅力，的確可以令男人拜倒裙下，心甘情願的受她擺佈，近百年來稱雄海上的大盜，本就有一位是傾國傾城的絕色美人，只可惜－－」

司空摘星道：「只可惜怎麼樣？」

陸小鳳道：「可惜她的年紀太小了，最多只不過是賈樂山的女兒。」

司空摘星看著他，眼睛裡居然露出種對他很佩服的樣子，道：「那麼現在只剩下一個人。」

剩下的是那中年美婦。

「難道她是賈樂山？」

「當然也不可能。」

陸小鳳道：「賈樂山三十年前就已是海上之雄，現在至少已該有五六十歲。」

這中年婦人看來最多也不過四十左右。

陸小鳳道：「據說賈樂山不但是天生神力，而且能勇冠萬夫，昔年在海上的霸權爭奪戰中，總是一馬當先，勇不可當。」

這中年婦人卻極斯文、極秀弱。

司空摘星微笑道：「你說得雖有理，卻忘了最重要的一點。」

陸小鳳道：「哦？」

司空摘星道：「你忘了賈樂山是個大男人，這位姑奶奶是女的。」

陸小鳳道：「這一點並不重要。」

司空摘星道：「哦？」

陸小鳳道：「現在江湖中精通易容術的人日漸增多，男扮女，女扮男，都已算不了什麼。」

司空摘星道：「不管怎樣，你當然也認為她絕不可能是賈樂山。」

陸小鳳道：「確是不可能。」

司空摘星道：「但我卻知道，賈樂山的確在這屋裡，他們七個人既然都不可能是賈樂山，賈樂山是誰呢？」

陸小鳳笑了笑，道：「其實你本不該問這句話的。」

司空摘星道：「為什麼不該問？」

陸小鳳道：「因為你也知道，世事如棋，變化極多，有很多不可能發生的事，都已發生了，有很多不可能做到的事，現在都已做到，連滄海都會變成了桑田，何況別的事？」

司空摘星道：「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這位姑奶奶本來雖不可能是賈樂山，但她卻偏偏就是的。」

司空摘星道：「你難道說他是男扮女裝？」

陸小鳳道：「嗯。」

司空摘星笑道：「賈樂山稱霸七海，威懾群盜，當然是個長相很凶的偉丈夫，他若長得這麼秀氣，海上群豪怎麼會服他？」

陸小鳳道：「也許你已忘了他昔年外號，我卻沒有忘。」

司空摘星道：「你說來聽聽。」

陸小鳳道：「他昔年號稱『鐵面龍王』，就因為和先朝名將狄青一樣，衝鋒陷陣時，臉上總是戴著個像貌獰惡的青銅面具。」

他微笑著，又道：「狄青本是個美男子，知道自己的容貌不足以懾人，所以才要戴那種面具，賈樂山想必也如此。」

司空摘星居然也閉上了嘴。

那中年婦人卻歎了口氣，道：「好，好眼力。」

陸小鳳道：「雖然也不太好，馬馬虎虎總還過得去。」

中年婦人道：「不錯，我就是賈樂山，就是昔年的『鐵面龍王』，今日的江南善士。」

說到「賈樂山」三個字時，他那張「風情萬種」的臉，已變得冷如秋霜，說到「鐵面龍王」四個字時，他眼睛裡已露出刀鋒般的鋒芒，說完了這句話時，他就已變了一個人。

他的衣著容貌雖然完全沒有改變，神情氣概卻已完全改變，就像是一柄出了鞘的利劍，連陸小鳳都可以感覺到他的殺氣。

－－殺人如草芥的武林大豪，就像是利劍一樣，本身就帶著種殺氣。

他凝視著陸小鳳，接著又道：「但我卻也想不通，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陸小鳳微笑，道：「因為她。」

他眼睛看著的是楚楚，每看到她時，他眼睛裡就會充滿讚賞和熱情。

賈樂山眼睛裡卻充滿了狐疑和憤怒，道：「因為她？是她暗示你的？」

看見賈樂山的表情，陸小鳳笑得更愉快，悠然道：「你一定這麼說也無妨，因為，她若不在這裡，我一定想不到你是賈樂山。」

賈樂山扶著楚楚的手忽然握緊，楚楚美麗的臉上立刻現出痛苦之色。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直到現在，他才能確定他們之間的關係。

兇惡狡猾的老狐狸，溫柔美麗的小白兔，貪婪的兀鷹，失去自由的金絲雀－－

他不忍再看她受苦，立刻解釋道：「像她這樣的女孩子，無論走到哪裡，男人們都會忍不住要多看她兩眼的！」

賈樂山道：「哼。」

陸小鳳道：「可是這裡的男人們，卻連看都沒有看過她，甚至偷偷的看一眼都不敢，女人們天生就喜歡被男人看的，他們不敢看她，當然不是怕她生氣，而是為了怕你，所以－－」

賈樂山道：「所以怎麼樣？」

陸小鳳道：「所以我就問自己，這裡的男人都不是好惹的人，為什麼要怕你？莫非你就是那殺人不眨眼的賈樂山？」

賈樂山盯著他，忽然大笑，道：「好，說得好，想得也好。」

陸小鳳道：「你本不是來聽我說話，你是來看我的，你要看看我是怎麼樣一個人？」

賈樂山道：「不錯。」

陸小鳳道：「現在你已看過了。」

賈樂山道：「是的。」

陸小鳳道：「我是怎麼樣一個人？」

賈樂山道：「你是個聰明人。」

陸小鳳笑道：「好，說得好。」

賈樂山道：「你不但聰明，而且意志堅強，無論什麼事都很難打動你，我想你若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時，必定百折不回，全力以赴。」

陸小鳳道：「好，想得也好。」

賈樂山道：「你是個很好的朋友，卻是個很可怕的對手。」

他目光刀鋒般盯著陸小鳳：「只可惜你不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只有死！」

陸小鳳道：「只有死？」

賈樂山冷冷道：「非死不可！」

夜更深，風更冷。

黑衣人還是標槍般站在那裡，白髮蒼蒼的老家人又從身上拿出把小銼子，正在銼自己的指甲。

屋樑上倒掛著的人，不知何時已落下，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

賈樂山道：「你的確沒有看錯，他們三個人的確都是不好惹的，剛才你雖然接住了老三的一著殺手劍、老二的一手滿天花雨，再加上老大，情況就不同了。」

陸小鳳看了看那白髮蒼蒼的老家人，道：「老大就是你？」

白髮老家人冷笑了一聲，屈起手指，中指上三寸長的指甲，竟彷彿變得柔軟如棉，捲成了一圈，突又彈出，只聽「嗤」的一聲，急風響過，七八尺外的窗紙，竟被他指甲彈出的急風刺穿一個小洞。

這根指甲若是真的刺在人身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陸小鳳也不禁喝一聲彩：「好！好一著彈指神通，果然不愧是華山絕技。」

老家人冷冷道：「你的眼力也果然不差。」

陸小鳳歎息著道：「崆峒的殺手劍、辛十娘門下的滿天花雨，再加上華山的彈指神通，看來我今天好像已真的非死不可。」

司空摘星忽然笑了笑，道：「別人說你眼力不差，我卻要說你眼力不佳。」

陸小鳳道：「哦？」

司空摘星道：「你只看出了他們三個人的武功來歷，卻忘了這裡還有兩個可怕的人。」

陸小鳳道：「我沒有忘。」

司空摘星道：「你有沒有算上我？」

陸小鳳道：「沒有。」

司空摘星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眼中看來，你非但一點也不可怕，而且很可愛。」

司空摘星笑了。

陸小鳳道：「你想不到我居然會說你可愛？」

司空摘星道：「我也想不到你居然看得出這位楚楚姑娘的可怕。」

陸小鳳笑道：「我也看得出她的可愛。」

可愛的人，豈非通常都是可怕的？

－－這句話你也許不懂，可是等你真的愛上一個人時，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

司空摘星道：「有句話你一定還沒有聽說過。」

陸小鳳道：「什麼話？」

司空摘星道：「楚楚動人，奪命追魂。」

陸小鳳轉過頭，看看楚楚，搖著頭歎道：「我實在不信你有奪命追魂的本事。」

楚楚嫣然一笑，道：「我自己也不信。」

她的笑如春花初放，她的聲音如黃鶯出谷，但她的出手，卻比赤練蛇還毒。

就在她笑得最甜時，她已出手，金光一閃，閃電般刺向陸小鳳的咽喉。

她用的武器，就是她頭髮上的金釵。

陸小鳳已準備出手去夾，他的出手從不落空。

可是這一次他的手剛伸出，就立刻縮了回去，因為就在這金光一閃間，他已發現金釵上竟帶著無數根毫毛般的芒刺。

他出手一夾，這根金釵雖然必斷，釵上的芒刺，卻必定要刺入他的手。

刺上當然有毒，他的對頭們想用這種法子來對付他的，楚楚已不是第一個。

陸小鳳至今還能活得好好的，並不完全是因為他的運氣。

他的眼睛快，反應更快，手縮回，人也已滑開，金釵堪堪擦著他的脖子劃過。

楚楚手腕一轉，金釵又劃出。

這根金釵短而輕巧，變招當然極快，霎眼之間，已刺出二十七招，每一招劃出的角度都令人很難閃避，每一招刺的都是要害。

這位楚楚動人的姑娘手中的金釵，實在遠比那黑衣人的利劍更可怕。

只可惜她遇見的對手是陸小鳳。

她的出手快，陸小鳳躲得更快，她刺出二十七招，陸小鳳避開了二十六招。突然一反手，握住了她纖美柔細的手腕。

手腕並沒有斷，陸小鳳一向是個憐香惜玉的人，怎麼能狠得下這個心來？

她的心卻夠狠，腰肢一扭，突然飛起一腳，猛踢陸小鳳的陰囊。

這實在不是一個淑女應該使出的招式，誰也想不到，像她這麼樣一個溫柔可愛的女孩子，會使出這麼樣惡毒的招式來。

陸小鳳卻偏偏想到了，將她的手腕輕輕一擰、一甩，她的腳剛踢出，人已被甩了出去，勉強凌空翻身，跌進了賈樂山的懷抱。

賈樂山皺了皺眉，道：「你受傷了沒有？」

這句話居然問得很溫柔。

楚楚搖搖頭，慢慢的從賈樂山懷抱中滑下來，突然反手，手裡的金釵筆直刺入了賈樂山的胸膛上。

這變化非但陸小鳳想不到，賈樂山自己更連做夢都沒有想到。

這無疑是致命的一擊！

賈樂山畢竟不愧是一代梟雄，居然臨危不亂，居然還能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扼住了楚楚的咽喉。

楚楚的臉已嚇得全無血色，喉嚨裡不停的「格格」直響。

賈樂山的手已收緊，獰笑道：「賤人，我要你的－－」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嗤」的一響，一根三寸三分長的指甲，已點在他腦後「玉枕穴」上。

這也是致命的一擊！

賈樂山手鬆開，狂吼翻身，撲向那白髮蒼蒼的老家人。

可是他剛翻過身，又是一陣急風破空，十三點寒星打在他背脊上，一柄蒼白的劍也閃電般刺過來，刺入了他的腰。

四個人一擊得手，立刻後退，退入了屋角。

劍拔出，鮮血飛濺，賈樂山居然還沒有倒下，一張很好看的臉卻已變得說不出的猙獰可怕，一雙很嫵媚的眼睛也凸了出來，盯著這四個人，嘶聲道：「你－－你們這是為了什麼？」

黑衣人緊握著手裡的劍，手背上青筋暴起，指節也因用力而發白，卻還是在不停的發抖。老家人和樑上客也在發抖。

他們都已抖得說不出話。

能說話的反而是楚楚，她咬著嘴唇，冷笑道：「你自己應該明白我們這是為了什麼？」

賈樂山歎出了最後一口氣，道：「我不明白－－」

這四個字的聲音越說越弱，說到最後一個字，已變成了歎惜。

他不明白，死也不明白。

燈光也已漸漸微弱。

屋子裡一點聲音也沒有，甚至連呼吸聲和心跳聲都已停頓。

賈樂山已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

他來得很突然，死得更突然。

陸小鳳鬆開手，忽然發現自己的手心裡也捏著把冷汗。

第一個開口的還是楚楚－－這是不是因為女人的舌頭天生就比男人輕巧柔軟？

她已轉身面對著陸小鳳：「你一定想不到我們會殺他。」

陸小鳳承認，他相信這種事無論誰都一定會同樣想不到的。

楚楚道：「你也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殺他？」

陸小鳳遲疑著－－不相配的姻緣，總是會造成悲劇的，這一點他並不是不知道，但他卻寧願讓她自己說出來。

楚楚臉上的表情果然顯得既悲哀、又憤怒：「他用暴力佔有了我，強迫我做他的玩物，又捏住了他們三個的把柄，強迫他們做他的奴才，我們早就想殺了他，只可惜一直找不到機會。」

賈樂山無疑是個極可怕的人，沒有十拿九穩的機會，他們當然不敢輕舉妄動。

陸小鳳道：「這次難道是我替你們造成了機會？」

楚楚點點頭，道：「所以我們不但感激你，還準備報答你。」

陸小鳳笑了。

「報答」這兩個字從一個女人嘴裡說出來，通常特別有意義的。

楚楚的態度卻很嚴肅，又道：「我們知道你是去找羅剎牌的，也知道你根本連一點把握都沒有，因為現在我們的條件還是比你好。」

陸小鳳道：「哦。」

楚楚道：「只要你願意，我們可以全力幫助你。」

陸小鳳道：「怎麼幫法？」

楚楚指著地上裝滿金銀的箱子，道：「像這樣的箱子，我們車上還有十二口，李霞並不知道賈樂山已死，也沒有見過他的真面目，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我若冒充賈樂山，用這些錢去買李霞的羅剎牌，會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手。」

楚楚歎了口氣，道：「賈樂山至少有一點沒看錯，你的確是個聰明人。」

陸小鳳道：「但我卻想不通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楚楚沉吟著道：「因為我們不願讓別人知道賈樂山是死在我們手裡。」

陸小鳳道：「你們怕他的弟子來報仇？」

楚楚笑了笑，道：「沒有人會為他報仇，只不過－－」

陸小鳳道：「只不過他是個很有錢的人，留下很多遺產，殺死他的人就沒法子去分他的遺產了。」

楚楚又歎了口氣，道：「你實在聰明，簡直聰明得要命。」

陸小鳳道：「你們既然沒把握殺了我滅口，又怕這秘密洩漏，就只有想法子來收買我。」

楚楚眨了眨眼，道：「這樣的條件，你難道還覺得不滿意？」

陸小鳳笑了笑，道：「只可惜這裡有眼睛的人並不止我一個，有嘴的人也不止我一個。」

楚楚道：「在這屋裡的都是我們自己人，只有司空大俠－－」

司空摘星道：「我不是大俠，是大賊。」

楚楚微笑道：「我們知道司空大賊是陸小鳳的朋友，陸小鳳若是肯答應，司空大賊是絕不會出賣他的。」

司空摘星瞪眼道：「我說我自己是大賊，你也說我是大賊？」

楚楚嫣然道：「這就叫恭敬不如從命。」

司空摘星也笑了。

他也是個大男人，一個美麗的女人在男人面前，無論說什麼話，男人通常都會覺得很有趣的。

楚楚顯然對自己的美麗很有自信，用眼角瞟著他，道：「你的意思怎麼樣？」

司空摘星道：「司空大賊並不是陸小鳳的好朋友，隨時都可以出賣陸小鳳，只不過司空大賊一向不願惹麻煩，尤其不願意惹這種麻煩，所以－－」

楚楚道：「所以司空大賊也答應了？」

司空摘星道：「可是司空大賊也有個條件。」

楚楚眼波流動，道：「什麼條件？難道司空大賊要我陪他睡覺？」

這句話說出來，簡直比剛才她踢出那一腳更令人吃驚。

司空摘星大笑，道：「像你這樣的女孩子，若是睡在我旁邊，我睡著了都會嚇醒。」

楚楚道：「那麼你要我怎麼樣？」

司空摘星道：「只要羅剎牌到手，就放過那四個女人。」

楚楚道：「你說的是李霞她們？」

司空摘星道：「嗯。」

楚楚眨了眨眼，道：「你為什麼這樣子關心她們？她們陪你睡過覺？」

司空摘星瞪著她，苦笑著搖頭，道：「你看起來雖像個乖女孩子，但為什麼說起話來就像個拉大車的？」

楚楚嫣然道：「因為我每次說話的時候，總是會覺得很刺激、很興奮。」

司空摘星歎了口氣，道：「我只問你，我的條件你答不答應？」

楚楚道：「我當然答應。」

司空摘星立刻站起來，向陸小鳳揮了揮手，道：「再見。」

陸小鳳叫了起來：「我的衣裳呢？」

司空摘星道：「屋子裡有這麼樣一個女人，你還要衣裳幹什麼？你幾時變得這麼笨的？」

他大笑縱身，最後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人已穿窗而出，霎眼間笑聲已在三十丈外。

屋子裡不知何時已剩下兩個人，陸小鳳躺在床上，楚楚站在床頭。

她看來還是乖得很，又乖又溫柔，不知怎地卻又忽然問出一句令人很吃驚的話：「你想不想要我陪你睡覺？」

陸小鳳道：「想。」

這次他非但連一點都不吃驚，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楚楚笑了，柔聲道：「那麼你就一個人躺在這裡慢慢的想吧。」

她忽然扭轉身，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走到門口，才揮了揮手，道：「我們明天見。」

「砰」的一聲，門關上。

陸小鳳只有睜大了眼睛看著屋頂，在心裡問自己：「我為什麼總是遇見這些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的事？－－」

他卻不知道怪事還在後頭哩。

## 第六回 冰國奇譚

他們要去的地方並不在天邊，在松花江上。松花江並不在天邊，在白山黑水間。

「拉哈蘇」就在松花江之南，這三個字的意思就是「老屋」，它的名字雖然充滿了甜蜜和親切，其實卻是個荒僻而寒冷的地方。

每到重陽前後，這裡就開始封江，直到第二年的清明才解凍，封江的時候，足足有七個月－－多麼長的七個月。可是這七個月的日子並不難過。

事實上，老屋的人對封江的這七個月，反而充滿了期待，因為這段時候他們的日子反而過得更多彩多姿，更豐富有趣。

「拉哈蘇究竟在哪裡？」

「在松花江上。」

「江上怎麼會有市鎮？」

「嚴格說來，並不是在江上，是在冰上。」

「在冰上？」陸小鳳笑了，他見的怪事雖多，卻還沒有見過冰上的市鎮。

沒有到過拉哈蘇的人，確實很難相信這種事，但「拉哈蘇」卻的確在冰上。

那段江面並不寬，只有二三十丈，封江時冰結十餘尺。

久居老屋的人，對封江的時刻總有種奇妙的預感，彷彿從風中就能嗅得到封江的信息，從水波上就能看得出封江的時刻。

所以他們在封江的前幾天，就把準備好的木架子拋入江中，用繩子牢牢繫住，就好像遠古的移民，在原野上劃出他們自己的疆界一樣。

封江後，這段河面就變成了一條又長又寬的水晶大道，亮得耀人的眼。

這時浮在江面上的木架子，也凍得生了根，再上梁加椽，鋪磚蓋瓦，用沙土和水築成牆，一夜之間，就凍得堅硬如石。

於是一幢幢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房子，就在江上蓋了起來，在冰上蓋了起來，用不著三五天，這地方就變成個很熱鬧的市鎮，甚至連八匹馬拉的大車，都可以在上面行走。

各行各業的店舖也開張了。

屋子外面雖然滴水成冰，屋子裡卻溫暖如春。

陸小鳳聽來，這簡直就像是神話。

「在那種滴水成冰，連鼻子都會凍掉的地方，屋子裡怎麼會溫暖如春？」

「因為屋子裡生著火，炕下面也生著火。」

「在冰上生火？」

「不錯。」

「冰呢？」

「冰還是冰，一點也不會化。」

冰一直要到第二年的清明節才會溶解，那時人們早已把「家」搬到岸上去了，剩下的空木架子，和一些用不著的廢物，隨著冰塊滾滾順流而下。

於是這冰上的繁華市鎮，霎眼間就化為烏有，就好像一場春夢一樣。

現在還是封江的時候，事實上，現在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

陸小鳳就在這時候到了拉哈蘇。

他當然不是一個人來的，因為現在他的身份不同，甚至連容貌都已不同。

除了原來那兩撇像眉毛一樣的小鬍子外，他又在下巴上留了一點鬍子，這改變若是在別人臉上，並不能算太大，但是在他臉上就不同了，因為他本來是個「有四條眉毛的人」，現在他這特徵卻已被多出來的這點鬍子掩蓋了。

這使得他看來幾乎就像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江南的第一巨富賈樂山。

他的派頭本來就不小，現在他帶著一大批跟班隨從，擁著價值千金的貂裘，坐在帶著暖爐的大車裡，看起來的確就像是個不可一世的百萬富豪。

披著件銀狐風氅的楚楚，就像是個小鴿子般依偎在他身旁。

這女孩子有時瘋瘋癲癲，有時卻乖得要命，有時候看起來隨時都可以陪你上床去，可是你真想動她，卻連她的邊都碰不到。

陸小鳳也不例外，所以這幾天他的心情並不太好。

他是個正常而健康的男人，一天到晚被這麼樣一個女孩子纏著，到了晚上卻總是一個人睜大了眼睛看著屋頂發怔，你說他心情怎麼好得起來？

歲寒三友還在後面遠遠跟著，並沒有干涉他的行動。

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陸小鳳替他們找回羅剎牌，陸小鳳變成賈樂山也好，變成真樂山也好，他們完全不聞不問，死人也不管。

從車窗中遠遠看出去，已可看見一條亮得耀眼的白玉水晶大道。

楚楚歎了口氣，道：「這段路我們總算走完了。」

陸小鳳也歎了口氣，他雖然知道無論多艱苦漫長的路，都會有走完的時候，可是看到目的地已在望，心裡還是覺得很愉快。

趕車的也提起精神，打馬加鞭，拉車的馬鼻孔裡噴著白霧，濃濃的白沫子沿著嘴角往下流，遠遠看過去，已可以看到那冰上市鎮的幢幢屋影。然後夜色就已降臨。

在這種極邊苦寒之地，夜色總是來得很快，很突然，剛才還明明未到黃昏，忽然間，夜色就已籠罩大地。

光采已黯淡了的水晶大道，一盞燈光亮起，又是一盞燈光亮起，本已消失在黑暗中的市鎮，忽然間就已變得燈火輝煌。

燈光照在冰上，冰上的燈光反照，看來又像是一幢幢水晶宮殿，矗立在一片琉璃世界上，無論誰第一次看到這種景象，都一定會目眩情迷，心動神馳。

陸小鳳也不例外。

這一路上他不但吃了不少苦，有幾次連小命都差點丟掉。

但是在這一瞬間，他忽然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若是時光倒流，讓他回到銀鉤賭坊，重新選擇，他還是會毫不考慮，再來一次。

－－艱苦的經驗，豈非總是能使人生更充足、更豐富？

－－要得到真正的快樂歡愉，豈非總是要先付出艱苦的代價？

陸小鳳忍不住又輕輕歎了口氣，道：「這地方假如就在你家的門口，隨時都可以走過去，看來也許就不會有這麼美了。」

楚楚也歎了口氣，道：「是的。」

夜，夜市。

市鎮在冰上，在輝煌的燈火間，屋裡的燈光和冰上的燈光交相輝映，一盞燈變成了兩盞，兩盞燈變成了四盞，如滿天星光閃耀，就算是京城裡最熱鬧的街道也比不上。

街道並不窄，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店舖，車馬行人熙來攘往，茶樓酒店裡笑語喧嘩，看看這些人，再看看這一片水晶琉璃世界，陸小鳳幾乎已分不出這究竟是人間？還是天上？

走上這條街，他第一眼看見的是家小小酒鋪，因為就在那塊「太白遺風」的木板招牌下，正有個穿著紫緞面小皮襖的大姑娘，在笑瞇瞇看著他。

這位姑娘並不太美，笑得卻很媚，很討人歡喜，一張圓圓的臉上，笑起來時就露出兩個很深的酒窩，一雙不笑時也好像笑瞇瞇的眼睛，一直盯在陸小鳳臉上。

楚楚從鼻子裡冷笑了一聲，道：「看來她好像對你很有意思。」

陸小鳳道：「我根本不認得她！」

楚楚道：「你當然不認得，但我認得。」

陸小鳳道：「哦？」

楚楚道：「她姓唐，叫唐可卿，每個人都覺得她可以親近，你好像也不例外。」

陸小鳳笑道：「你對她好像知道得不少。」

楚楚道：「當然。」

陸小鳳道：「但她卻好像不認得你？」

楚楚眨了眨眼，道：「你猜猜看，我是怎麼會認得她的？」

陸小鳳道：「我猜不出，也懶得猜。」

楚楚道：「賈樂山做事一向很仔細，還沒有來之前就已把她們四個人調查得很清楚，還找人替她們畫了一張像。」

陸小鳳皺眉道：「難道她也是被藍鬍子遺棄的那四個女人其中之一？」

楚楚道：「她本來是老二，也就是藍鬍子的二姨太。」

陸小鳳忍不住想回頭再去看她一眼，卻看見了另外一個女人。

這女人正從對面一家專治跌打損傷的草藥店走進唐可卿的小酒鋪，她穿的是套黑衣服，身材很瘦小，臉上總是帶著種冷冷淡淡的表情，好像全世界每個人都欠了她三百兩銀子沒還。

無論怎麼看，她都絕不是那種引人好感的女人，卻偏偏很引人注意，她和唐可卿正是兩種絕不相同的典型，兩個人卻偏偏是朋友，而且是很熟的朋友。

楚楚道：「你是不是對這個女人很有意思？」

陸小鳳苦笑道：「我也不認得她。」

楚楚道：「我也認得她。」

陸小鳳道：「難道她是－－」

楚楚道：「她姓冷，叫紅兒，本來是藍鬍子的三姨太。」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藍鬍子倒真是個怪人，要了那麼樣一個甜甜蜜蜜的二姨太之後，為什麼還要娶這麼樣一個冷冷冰冰的人做老三？」

楚楚淡淡道：「冷冷冰冰的人，當然有她的好處，假如有機會，你也不妨去試試。」

陸小鳳忍不住又回頭去看，卻看見兩條大漢扶著個摔了腿的人走到那草藥店門口，大聲道：「冷大夫在哪裡？快請過來。」

原來那位冷紅兒居然還是個專治跌打損傷的郎中，也正是這草藥店的老闆。

陸小鳳笑道：「我倒真看她不出，她居然還有這麼樣一手！」

楚楚冷冷道：「何止一手？她還有好幾手哩！」

陸小鳳閉上了嘴，他終於發現不吃飯的女人在這世上也許還有幾個，但不吃醋的女人卻連一個也沒有。

楚楚卻又笑了，眨著眼笑道：「其實藍鬍子的四個女人中，最好看的一個是大姨太陳靜靜。」

陳靜靜？

陸小鳳聽過這名字。

「－－拉哈蘇那裡的人，氣量最狹小，對陌生的外來客總懷有敵意，除了兩個人外，無論誰說的話你最好都不要相信－－一個叫老山羊，是我父親昔年的夥伴，一個叫陳靜靜－－」

他立刻想起了丁香姨叮嚀他的話，他實在想不到陳靜靜也是藍鬍子的女人。

楚楚用眼角瞟著他，悠然道：「你若想看看她，我倒可以帶你去。」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你知道她在哪裡？」

楚楚道：「她是李霞的死黨，一定會留在賭坊裡幫李霞的忙。」

陸小鳳道：「賭坊？什麼賭坊？」

楚楚道：「銀鉤賭坊。」

陸小鳳道：「這裡也有個銀鉤賭坊？」

楚楚點點頭，道：「李霞就是跟我們約好了要在這裡的銀鉤賭坊見面的。」

陸小鳳沒有再問，因為他已看見了一枚發亮的銀鉤在風中搖晃。

門也不寬，銀鉤在燈下閃閃發亮。

陸小鳳推開門，從刺骨的寒風中走進了這溫暖如春的屋子，脫下了貂裘，便隨手拋在門後的椅子上，深深的吸了口氣。

空氣裡充滿了男人的煙草味、酒味，女人的脂粉香、刨花油香－－

這種空氣並不適於人們作深呼吸，這種味道卻是陸小鳳所熟悉的。

司空摘星的確沒有說錯，他的確是屬於這種地方的人。

他喜歡奢侈，喜歡刺激，喜歡享受，這雖然是他的弱點，他自己卻從不否認。

－－每個人都有些弱點的，是不是？

這賭坊的規模，雖然比不上藍鬍子的那個，賭客們也沒有那邊整齊，可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各式各樣的賭，這地方也都有。

陸小鳳並沒有等楚楚來挽他的臂，就挺起胸大步走了進去。

他知道每個人都在注意他，看他的衣著，無論誰都看得出這是位豪客，是個大亨。

大亨們的眼睛通常都是長在頭頂上的，所以陸小鳳的頭也抬得很高，但他卻還是看見了一個人賠著笑向他走了過來。

他並沒有特別注意任何一個人，可是這個人的樣子實在太奇怪，裝束打扮更奇怪，就連陸小鳳都很少看見這樣的怪物。

這人身上穿的是件大紅緞子的寬袍，袍子上面還繡滿了各式各樣的花朵，有些是黃的，有些是藍的，有些是綠的，最妙的是，他頭上還戴著頂很高很高的綠帽子，帽子上居然還繡著六個鮮紅的大字：「天下第一神童。」

陸小鳳笑了。

他當然認得出這個人，這個人當然就是李霞那寶貝弟弟李神童。

看見他笑，李神童也笑了，笑得半癡半呆，半癲半瘋，搖搖晃晃的走過來，居然像女人一樣向陸小鳳請了個安，道：「你好。」

陸小鳳忍住笑，道：「好。」

李神童道：「貴姓？」

陸小鳳道：「賈。」

李神童瞇起眼，上上下下的打量著他，道：「賈兄是從外地來的？」

陸小鳳道：「嗯。」

李神童道：「卻不知賈兄喜歡賭什麼？天九？單雙？骰子？」

他樣子看來雖然半瘋半癲，說起話來倒還相當清醒正常。

陸小鳳還沒有開口，後面已有個人替他回答：「這位賈大爺不是來賭錢的，是來找人的。」

說話的聲音溫柔清脆，是個女人的聲音，卻不是楚楚，是個態度也很溫柔，而且長得很好看的女人，楚楚正在她身後朝陸小鳳擠眼睛。

這女人莫非就是陳靜靜？

陸小鳳聲色不動，道：「你既然知道我是來找人的，當然也知道我找的是誰了？」

陳靜靜點點頭，道：「請隨我來。」

賭場後面還有間小屋子，佈置得居然很精緻，卻看不見人。

陸小鳳在一張鋪著狐皮的大竹椅子上坐了下來，道：「李霞呢？」

陳靜靜道：「她不在。」

陸小鳳沉下了臉，道：「我不遠千里而來找她，她卻不在？」

陳靜靜笑了笑，笑得也很溫柔，柔聲道：「就因她知道賈大爺來了，所以才走的。」

陸小鳳怒道：「這是什麼意思？」

陳靜靜道：「因為她暫時還不能和賈大爺見面。」

陸小鳳道：「為什麼？」

陳靜靜道：「她要我轉告賈大爺，只要賈大爺能做到一件事，她不但立刻就來向賈大爺負荊請罪，而且還一定帶著羅剎牌來。」

陸小鳳道：「她說的是什麼事？」

陳靜靜道：「她希望賈大爺先把貨款交給我，等我把錢送到了之後，她就立刻會回來的。」

陸小鳳故意一拍桌子，道：「這算什麼名堂？沒有看到貨，就得交錢！」

陳靜靜還是笑得很溫柔，道：「她還要我轉告賈大爺，這條件賈大爺若是不肯答應，生意就談不成了。」

陸小鳳霍然長身而起，又慢慢的坐下。

陳靜靜微笑道：「依我看，賈大爺還是答應這條件的好，因為她已經將羅剎牌藏到一個極秘密、極安全的地方，除了她之外，絕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她若不肯拿出來，也絕沒有人能找到。」

陸小鳳目光閃動，道：「她生怕我逼她交出羅剎牌，所以我一到這裡，她就躲了起來？」

陳靜靜並不否認。

陸小鳳冷笑道：「難道她就不怕我找到她？」

陳靜靜笑道：「你找不到她的，她不願見人的時候，誰也找不到她。」

她笑得溫柔，眼睛裡卻充滿了自信，看來也是個意志很堅強的女人，而且深信別人絕對找不到李霞藏在哪裡。

陸小鳳凝視著她，冷冷道：「就算我找不到，我也有手段要你替我去找。」

陳靜靜微笑著搖了搖頭，道：「我當然知道賈大爺的手段高明，只可惜我既不知道羅剎牌藏在何處，也不知道李大姐到哪裡去了，否則她又怎麼會把我留在這裡？」

她的態度很平靜，聲音也很平靜，無論誰都看得出她說的不是假話。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這麼樣看來，我若想要羅剎牌，就非答應她的條件不可？」

陳靜靜也歎了口氣，道：「我那位李大姐，實在是位極精明仔細的女人，我們也－－」

她沒有說下去，也不必再說下去，從這聲歎息中，已應該可以聽出她們也吃過李霞不少苦。

陸小鳳沉吟著，道：「我付錢之後，她若還不肯交貨呢？」

陳靜靜道：「這一點我沒法子保證，所以賈大爺不妨好好的考慮考慮，我們已替賈大爺準備好了住處。」

陸小鳳霍然站起，冷冷道：「不必，我自己去找。」

陳靜靜道：「賈大爺初到本地，連一個熟人都沒有，怎麼能找到房子？」

陸小鳳大步走出去，仰著頭道：「我雖然沒有熟人，可是我有錢。」

楚楚當然一直都在他身旁，兩個人一走出這銀鉤賭坊，楚楚就笑著拍手，道：「好，好極了。」

陸小鳳道：「什麼事好極了？」

楚楚道：「你那副樣子裝得實在好極了，活脫脫就像是個滿身都是錢的大富翁。」

陸小鳳苦笑道：「其實我也知道賈樂山為人深沉陰刻，絕不會像這種暴發戶的樣子，可是我又偏偏裝不出別的樣子來。」

楚楚道：「這樣子就已經很好，我若不認得賈樂山，我一定也會被唬住的。」

陸小鳳道：「可是陳靜靜看來已經很不簡單，李霞一定更精明厲害，我是不是能唬得住她呢？」

楚楚道：「其實能不能唬住她都沒關係，反正她認的是錢，不是人。」

陸小鳳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

他心裡正在想，陳靜靜他已見過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更不能說出他是丁香姨的朋友。

老山羊呢？

就在他開始想的時候，一個人被人從酒樓裡踢了出來，「叭噠」一聲，摔在冰上時，又滑出七八尺，恰巧滑到陸小鳳面前。

這人反穿著一件皮襖，頭戴著羊皮帽，帽子上居然還有兩隻山羊角，配著他又乾又瘦又黃又老的臉，和那幾根稀稀落落的山羊鬍子，活脫脫正是一隻老山羊。

陸小鳳看著他，臉上完全沒有表情，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老山羊喘了半天氣，才掙扎著爬起來，喃喃道：「媽你個巴子，就算老爺們沒有銀子喝酒，你們這些小王八羔子也用不著踢人呀。」

直等他罵罵咧咧，一拐一瘸的走遠了，陸小鳳才壓低聲音，吩咐楚楚：「叫辛老二去盯住他。」

辛老二就是那輕功暗器都很不錯的人，也正是昔年「花雨」辛十娘的嫡系子弟。

那身佩古劍的黑衣人姓白，是老三，和華山門下那白髮老人是結拜兄弟，只因為多年前做錯過一件事，被賈樂山抓住了把柄，所以才不得不投在賈樂山門下，受了七八年的委屈，一直都翻不了身。這些話都是他們自己說的，陸小鳳也就這麼樣聽著，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呢？誰也不知道。

「天長酒樓」其實並沒有樓，卻無疑是這地方規模最大、裝修得最好的一棟房子。

現在這房子已經變成陸小鳳的，他只用幾句話就談成了這交易。

「你們一天可以賺多少？」

「生意好的日子，總有個三五兩銀子。」

「我出一千兩銀子，你把這地方讓給我，我走了之後，房子還是你的，你答不答應？」

當然答應，而且答應得很快。

於是掛在門口的招牌立刻就被摘下來，生意也立刻就不做了，半個時辰之後，就連床鋪都已準備好，有錢的人做事豈非總是比較方便？

最方便的是，這裡本來就有酒有菜，而且還有個手藝很好的廚子。坐在升得很旺的爐火旁，幾杯熱酒喝下肚，陸小鳳幾乎已忘了外面的天氣還是冷得可以把人鼻子都凍掉。

喝到第三壺酒的時候，辛老二才趕回來，雖然冷得全身在發抖，卻只能遠遠的站在門口，不敢靠近爐火，他知道自己現在若是靠近了爐火，整個人說不定會像冰棍一樣融化掉，若是將一雙手泡進熱水裡，拿出來的時候說不定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陸小鳳等他喘過一口氣，才問道：「怎麼樣？」

辛老二恨恨道：「那老王八本不該叫老山羊的，他簡直是條老狐狸。」

陸小鳳道：「你吃了他的虧？」

辛老二道：「他早就知道我在盯著他了，故意帶著我在冰河上繞了好幾個圈子，才回過頭來問我是不是你要我去找他的？」

陸小鳳道：「你怎麼說？」

辛老二道：「他既然什麼都知道了，我想不承認也不行。」

陸小鳳道：「現在他人呢？」

辛老二道：「就在外面等著你，他還說，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找他幹什麼，既然你要找他，就應該由你自己去。」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不管他是老王八也好，是老狐狸也好，看來他骨頭倒是滿硬的。」

老山羊挺著胸在前面走著，陸小鳳在後面跟著。

看來他不但骨頭硬，皮也很厚，好像一點也不怕冷。

走出這條街，外面就是一片冰天雪地，銀白色的冰河筆直向前面伸展出去，兩岸上黑黝黝，灰濛濛的，什麼都看不見。

從那千萬點燈光裡走到這寒冷黑暗的世界中來，滋味實在不好受。

陸小鳳本來想沉住氣，看看他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現在卻忍不住道：「你到底想把我帶到哪裡去？」

老山羊頭也不回，道：「帶回我家去。」

陸小鳳道：「為什麼要到你家去？」

老山羊道：「因為你要找我，不是我要找你。」

陸小鳳只有認輸，苦笑道：「你家在哪裡？」

老山羊道：「在大水缸裡。」

陸小鳳道：「大水缸是什麼地方？」

老山羊道：「大水缸就是大水缸。」

## 第七回 松花江上

大水缸的確就是大水缸，而且是個貨真價真的大水缸。

陸小鳳已活了二三十年，卻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大的水缸。

事實上，假如他沒有到這裡來，就算他再活兩三百年，也看不見這麼大的水缸。

這水缸至少有兩丈多高，看來就像是一棟圓圓的房子，又像是個圓圓的帳篷，但它卻偏偏是個水缸，因為它既沒有門，也沒有窗戶，上面卻是開口的，還有條繩子從上面垂下來。

老山羊已拉著繩子爬上去了，正在向他招手，道：「你上不上得來？」

陸小鳳道：「我上去幹什麼？我又不是司馬光，我就算想要喝水，也用不著爬到這麼樣一個大水缸裡去。」

他嘴裡雖然在嘰咕，卻還是上去了。

水缸裡沒有水，連一滴水都沒有。

水缸裡只有酒，好大的一個羊皮袋裡，裝滿了你只要喝一小口就保證會嗆出眼淚來的燒刀子。

老山羊喝了一大口，眼睛反而更亮了。

水缸底亂七八糟的堆滿了各式各樣的獸皮，他抱著大酒袋，舒舒服服的坐了下來，才吐出口氣道：「你見過這麼大的水缸沒有？」

陸小鳳道：「沒有。」

老山羊道：「你見過我沒有？」

陸小鳳道：「也沒有。」

老山羊道：「但我卻好像見過你。」

陸小鳳道：「哦？」

老山羊道：「你就是賈樂山賈大爺？」

陸小鳳道：「嗯。」

老山羊忽然笑了，搖著頭，瞇著眼笑道：「你不是。」

陸小鳳道：「我不是賈樂山？」

老山羊道：「絕不是。」

陸小鳳道：「那麼我是誰？」

老山羊道：「不管你是張三也好，是李四也好，我只知道你絕不是賈樂山，因為我以前見過那老王八羔子一次。」

陸小鳳也笑了。

他本來不想笑的，卻忍不住笑了，他忽然覺得這老頭很有趣。

老山羊上上下下的打量著他，好像也覺得他很有趣，只要見過陸小鳳的人，通常都會覺得他很有趣的。

陸小鳳道：「我想請－－」

老山羊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李霞是個怪人，丁老大更怪，為了喜歡喝無根水，居然不惜賣地賣房子，花了兩年多的功夫做成這麼樣兩個大水缸，只為了夏天的時候接雨水喝。」

陸小鳳道：「丁老大就是李霞以前的老公？」

老山羊點點頭，道：「現在李霞雖然不見了，卻絕對沒有離開這地方，我可以保證她一定還躲在鎮上，你若想問我她躲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我是來打探這些事的？」

老山羊道：「難道你不是？」

陸小鳳道：「你也已知道我是誰？」

老山羊道：「我不必知道，也不想知道，不管你是誰，都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又瞇起了眼，眼睛裡帶著種詭譎的笑意，接著道：「我覺得你這人還不討厭，所以就帶你到這裡來，告訴你這些話，假如你還想打聽什麼別的事，你最好找別人去。」

陸小鳳卻又問道：「你說這樣的水缸本來是有兩個的？」

老山羊道：「嗯。」

陸小鳳道：「還有一個呢？」

老山羊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別的事，你什麼都不知道？」

老山羊歎了口氣，道：「我已經老了，老得幾乎連自己貴姓大名都忘了，鎮上的年輕人很多，年輕的女孩子也很多，無論你打聽什麼消息，都應該問他們去。」

他閉上眼睛，又喝了口酒，就舒舒服服的躺了下去，好像已下定決心，絕不再多看陸小鳳一眼，絕不再跟陸小鳳多說一句話。

陸小鳳又笑了：「你知道我不是賈樂山，知道我認得丁老大的女兒，所以我提起她的名字時，你一點也不意外，你甚至還知道李霞並沒有走，可是你卻口口聲聲的說什麼你都不知道。」

他搖著頭，又笑道：「看來辛老二倒沒有說錯，你的確不該叫老山羊，你實在是條老狐狸。」

老山羊也笑了，忽然向他擠了擠眼睛，道：「你遇上我這條老狐狸倒不要緊，我只希望你莫要再遇上隻狐狸精。」

唐可卿開的那家小酒鋪，就叫做「不醉無歸小酒家」。

天雖然已黑了很久，夜卻還不深，陸小鳳回去的時候，街上還是燈火輝煌，這不醉無歸小酒家也還沒有打烊。

這酒鋪看來並不差，老闆娘長得更不錯，但卻也不知為了什麼，裡面總是冷冷清清的，看不見一個客人。

所以陸小鳳第一眼看見的，還是這長得並不太美，笑得卻很迷人的大姑娘，她還是站在那塊「太白遺風」的木板招牌下，笑瞇瞇的看著陸小鳳，就好像存心在這裡等他一樣。

她的笑不但是種誘惑，也像是種邀請。

陸小鳳從來也不會拒絕這種邀請的，何況他一向認為會笑的女孩子，也一定比較會說話，會說話的女孩子，就一定比較容易洩漏別人的秘密。

於是他也露出微笑，慢慢的走過去，正不知應該怎麼樣開口搭訕，唐可卿反而先開了口：「聽說你已經把天長酒樓買了下來？」

陸小鳳真的笑了：「這地方消息傳得好快！」

唐可卿道：「這是個小地方，像你這樣的大人物並不常見。」

她笑得實在太甜，實在很像是個狐狸精。

陸小鳳輕輕咳嗽了兩聲，道：「不醉無歸，到這裡喝酒的，難道都非醉不可？」

唐可卿嫣然道：「對，到這裡來喝酒的，不醉都是烏龜。」

陸小鳳道：「若是醉了呢？」

唐可卿道：「醉了就是王八。」

陸小鳳大笑，道：「所以到這裡來喝酒的人，不做烏龜，就得做王八，這就難怪沒有人敢上你的門了。」

唐可卿笑瞇瞇的用眼角瞟著他，道：「可是你已經上了我的門。」

陸小鳳道：「我－－」

唐可卿道：「你明明已買下酒樓，卻還要到這裡來喝酒，你既不怕做烏龜，也不怕做王八，你這是為什麼？」

她笑得更甜，更像是個狐狸精。

陸小鳳忽然發現自己心又動了，忍不住去拉她的手，道：「你猜我是為了什麼？」

唐可卿眼波流動，道：「難道你為的是我？」

陸小鳳沒有否認，也不能否認，他已握住了她的手，握得很緊。

她的手美麗而柔軟，但卻是冰冷的。

陸小鳳道：「只要你肯陪我喝酒，你要我醉也好，要我不醉也好，都由得你。」

唐可卿媚笑道：「所以我要你做烏龜也好，做王八也好，你都答應？」

陸小鳳的眼睛也瞇了起來，道：「那只看你答不答應？」

唐可卿紅著臉道：「你總得先放開我的手，讓我去拿酒給你。」

陸小鳳的心已經開始在跳。

他是個很健康的男人，最近他已憋了很久，這次又有個很好的理由原諒自己－－我並不是真的這麼好色，只不過為了要打聽消息，就不能不姑且用一次「美男計」了。

他放下她的手時，心裡已開始在幻想－－夜深人靜，兩個人都已有了酒意－－

誰知道這時，唐可卿忽然揚起手，一個耳光往他臉上摑了過來。

這一耳光當然並沒有真的摑在他的臉上，陸小鳳還是吃了一驚。

「你這是幹什麼？」

「我這是幹什麼？」唐可卿鐵青著臉，冷笑道：「我正想問你，你這是幹什麼？你把我看成什麼樣的人？你以為自己有幾個臭錢，就可以隨便欺負女人？告訴你，我這裡只賣酒，不賣別的。」

她越說越氣，到後來居然跺腳大罵：「滾，你給我滾出去，下趟若是再敢上我的門，看我不一棍子打斷你兩條狗腿。」

陸小鳳被罵得怔住，心裡卻已明白，這地方為什麼連鬼都不上門了。

原來這女人看來雖然是蜜糖，其實卻是根辣椒，而且還有種奇怪的毛病，一種專門喜歡虐待男人的毛病，一定要看著男人受罪，她才高興。所以她總是站在門口，勾引過路的男人，等到男人上了她的鉤時，她就可以把這男人放在手心，像蚊子一樣捏得半死。

這地方受過她折磨、挨過她揍的男人，想必已不少，陸小鳳還算是比較幸運，總算還能完完整整的走出去。

幸好外面沒什麼人，在這種滴水成冰的地方，誰也不會到街上來閒逛的。

陸小鳳走進去的時候，活脫脫的是位好色的大亨，走出來的時候，卻像是個呆子。

「女人－－」他在心裡歎著氣呻吟：「這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要命的女人？」

他還沒有來得及去想，這世界上若是沒有女人會變成什麼樣子時，就聽見一聲慘叫。

慘叫聲是從對面的草藥店裡傳出的，是男人的聲音。

陸小鳳趕過去時，瘦瘦小小、冷冷淡淡的冷紅兒正把一個大男人按在椅子上，一隻手捏著他的肩上大筋，一隻手擰轉他的臂，冷冷的問道：「你究竟是什麼地方扭了筋？什麼地方錯了骨？你說！」

這男人齜著牙，咧著嘴，道：「我－－我沒有。」

冷紅兒道：「那麼你來幹什麼？是不是想來捏捏我的筋，鬆鬆我的骨？」

這男人只有點頭，既不能否認，也不敢否認。

冷紅兒冷笑了一聲，忽然一抬手，這個大男人就像是個小皮球一樣被摔出了門，「叭噠」一聲跌在又冷又硬又滑的冰地上。

這次他真的被跌得扭了筋，錯了骨，卻只能回家去找老婆出氣了。

陸小鳳心裡在苦笑，這次他實在分不清究竟是這個男人有毛病？還是這個女人有毛病？

冷紅兒就站在他對面，冷冷的看著他，道：「你是不是也有病想來找我治治？」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回頭就走。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忽然發現這地方的女人都惹不得。

誰知道他不惹別人時，別人反而要來惹他。

冷紅兒忽然擋住他的去路，道：「你究竟是來幹什麼的？為什麼不說話？」

陸小鳳苦笑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說話？」

冷紅兒咬著嘴唇，盯著他，道：「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心裡一定認為我是個又冷又凶，又有毛病的女人。」

陸小鳳道：「我沒有這麼想。」

這次他是在說謊，他心裡的確是在這麼想的。

冷紅兒還在咬著嘴唇，盯著他，一雙冷冰冰的眼睛裡，忽然有兩滴眼淚珍珠般滾了出來。

她這樣的女人居然也會哭？陸小鳳又吃了一驚：「你這是幹什麼？」

冷紅兒垂下頭，流著淚道：「也沒有什麼，我－－我只不過覺得很難受。」

陸小鳳道：「難受？」

－－你把別人揍得滿地亂爬，你還難受？挨揍的人怎麼辦？

冷紅兒當然聽不見他心裡想的話，又道：「你是從外地來的，你不知道這裡的男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看我一個人住在這裡，總是想盡了辦法，要來欺負我、侮辱我。」

她流淚的時候，看來就彷彿變得更嬌小、更柔弱，那種凶狠冷淡的樣子，連一點都沒有了，的確就像一個受盡了委屈的小女孩。

她接著又道：「我若被他們欺負了一次，以後就永遠沒法子做人了，因為別人非但不會怪他們，反而會說我招蜂引蝶，所以我只好作出那種冷冷冰冰的樣子，可是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又－－又－－」

她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

夜深人靜時，獨守空房裡，那種淒淒涼涼、孤孤單單的寂寞滋味，她不說陸小鳳也明白。

他忽然覺得站在他面前的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孩子，非但不可怕，而且很可憐。

冷紅兒悄悄的拭著眼淚，彷彿想勉強作出笑臉，道：「其實我們以前並沒有見過面，我本不該在一個陌生人面前說這種話的。」

陸小鳳立刻道：「沒關係，我也有很多心事，有時候我也想找個陌生人說給他聽聽。」

冷紅兒抬起頭，仰視著他，囁嚅著問道：「你能不能說給我聽？」

她臉上的淚痕還沒有乾，站在他面前，她顯得更嬌小柔弱。

陸小鳳就算還想走，也走不成了。

－－流著淚的邀請，豈非總是比帶著笑的邀請更令人難以拒絕？

熱氣騰騰的酸菜白肉血腸火鍋，溫得恰到好處的竹葉青。

「這酒還是我以前從外地帶來的，我一直捨不得喝。」

冷紅兒臉上的淚痕已乾了，正在擺桌子，布酒菜，看來就像是隻忙碌的小麻雀。

「每天晚上，我都要一個人喝一點酒，我的酒量並不好，可是我喝醉了才能睡得著。」

然後她又向陸小鳳坦白承認：「有時候就算喝醉了也一樣睡不著，那種時候我就跑出去，坐在冰河上，等著天亮，有一次我甚至還看見一頭熊，至少我以為它是一頭熊，它身上長滿又粗又硬的黑毛。」

她的酒量確實不好，兩杯酒喝下去，臉上就泛起了紅霞。

陸小鳳看著她，心裡在歎息，這麼樣一個女孩子，居然會一個人坐在冰河上看黑熊，這實在是件很淒慘的事。

恰巧就在他心裡開始為她難受的時候，她的手恰巧正擺在他面前。

於是他就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嬌小柔軟，而且是火燙的。

屋子裡溫暖如春，桌上的瓶子裡還插著幾枝臘梅，寒風在窗外呼嘯，窗子緊緊關著。

她的心在跳，跳得很快。

陸小鳳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她已倒在他懷裡，嬌小柔軟的身子，就像是一團火，嘴唇卻是冰涼的，又涼，又香，又軟。

直到很久以後，陸小鳳還是弄不清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那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後來有人問他。

「嚴格說來，並沒有發生什麼事。」陸小鳳又不能不承認：「那倒並不是因為我很君子，而是因為－－」

因為就在事情快要發生的時候，他們忽然聽見了一陣掌聲。

「在這種時候，居然有人為你們鼓掌？」後來聽說這故事的人，總覺得很好笑：「那一定是因為你們表現得很精采。」

陸小鳳也不能否認，這陣掌聲的確讓他們嚇了一跳，事實上，他們兩個人的確都跳了起來，把桌上的火鍋都撞翻了。

「鼓掌的人是誰？」

「是個大混蛋，穿著紅袍子，戴著綠帽子的大混蛋。」

李神童正站在門口，看著他們嘻嘻的笑：「兩位千萬不要停下來，這麼精采的好戲，我已經有很多年沒看過了，你們只要肯讓我再多看一下子，我明天一定請你們吃糖。」

這些話裡面並沒有髒字，可是陸小鳳這一生中卻從來也沒有聽過這麼令人噁心的話。

他幾乎忍不住要衝過去，狠狠的給這半真半假的瘋子一巴掌，他沒有衝過去，只因為冷紅兒已先衝了過去，這個嬌小柔弱的女人忽然間又變成了一匹母狼，出手惡毒而凶狠。

陸小鳳知道她會武功，卻沒有想到她的武功居然很不錯，她的出手迅急狠辣，在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中，還帶著分筋錯骨的手法。李神童身上無論什麼地方只要被她一把拿住，保證就立刻可以聽見兩種聲音－－骨頭碎裂聲和殺豬般的慘叫。

但是李神童卻連衣角都沒有讓她碰到。

他的畫也許畫得很差勁，衣服也穿得滑稽，但是他的武功卻一點也不滑稽。

就連陸小鳳都不能不承認，這人的武功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去，都已可算是一流高手。

這樣一個人，為什麼會像個白癡般躲在自己姐姐裙子下面，被人牽住到處跑？為什麼不自己去闖闖天下？

難道他姐姐的武功比他更厲害？

陸小鳳抬起頭，恰巧看見李神童的手從冷紅兒胸膛上移開。

然後冷紅兒就衝了出去，衝到門外後，門外就響起了她的痛哭聲。

陸小鳳只覺得一陣怒氣上湧，雙拳已緊緊握起，他決心要給這人一個好好的教訓。

李神童居然還是在笑，搖著手笑道：「你可不能過來，我知道我打不過你，我知道你是什麼人。」

陸小鳳沉著臉道：「你知道？」

李神童笑道：「你瞞得過別人，卻瞞不過我，就算你再把鬍子留多些也沒用，我還是知道你是那個有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陸小鳳停下了腳步，怔住。

他到這裡來還不到兩個時辰，只見了五個人，這五個人居然全都讓他大吃一驚，這地方的人好像全不簡單，他若想將羅剎牌帶回去，看來還很不容易。

李神童笑得更愉快，又道：「可是你只管放心，我絕不會揭穿這秘密的，因為我們本就是一條路上的人，我等你來已等了很久。」

陸小鳳更奇怪：「你知道我會來？」

李神童道：「藍鬍子說過他一定會把你找來的，他說的話我一直很相信。」

陸小鳳總算明白了，他也想起了藍鬍子說的話：「就算你找不到，也有人帶你去找－－你一到那裡，就有人會跟你聯絡的。」

李神童笑道：「你一定想不到我會出賣我姐姐，替藍鬍子做奸細。」

陸小鳳冷冷道：「但是我也並不太奇怪，像你這種人，還有什麼事做不出的？」

李神童居然歎了口氣，道：「等你見過我那寶貝姐姐，你就知道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了。」

陸小鳳道：「我要怎麼樣才能見到她？」

李神童道：「只有一個法子。」

陸小鳳道：「什麼法子？」

李神童道：「趕快把你帶來的那些箱子送去。」

陸小鳳道：「你也不知道她躲在哪裡？」

李神童道：「我也不知道。」

他歎息著，苦笑道：「除了白花花的銀子，和黃澄澄的金子外，她簡直已六親不認。」

陸小鳳盯著他，足足盯了有一盞茶時分，忽然問道：「你想不想挨揍？」

李神童當然不想。

陸小鳳道：「那麼你就趕快把地上這些東西全都吃下去，只要被我發現你還剩下一塊沒有吃，我就要你後悔一輩子。」

火鍋撞翻了，酸菜、白肉、血腸，倒得滿地都是，很快就結成了一層白油。

李神童苦著臉彎下腰時，陸小鳳就慢慢的走了出去，剛走出門，就聽見他的嘔吐聲。

夜已很深了，輝煌的燈火已寥落，輝煌的市鎮也已被寒冷黑暗籠罩。

冷風從冰河上吹過來，遠方彷彿有狼群在呼號，淒涼慘厲的呼聲，聽得人心都冷透。

－－冷紅兒跑到哪裡去了？是不是又坐在冰河上，等著黑熊走過？

－－在她心目中，這只黑熊象徵的是什麼？是不是象徵著人類那種最原始的慾望？

陸小鳳覺得很難受，不僅是在為她難受，也在為自己難受。

－－為什麼人類總是要被自己的慾望折磨？

天長酒樓裡的燈光從門縫裡照出來，還帶著一陣陣熱呼呼的熱氣。

陸小鳳卻皺起了眉，他知道在裡面等著他的，又是酸菜白肉血腸火鍋，又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子。

在這一瞬間，他恨不得也跑到冰河上去等著看那隻黑熊。

也就在這一瞬間，他忽然看見一條人影從天長酒樓的屋子後面掠出，身形一閃就消失在黑暗中。

這種輕功身法，甚至已不在陸小鳳之下，這種地方誰有這麼高明的輕功？

陸小鳳又皺起了眉，門已開了，一雙帶笑的眼睛在門縫裡看著他，吃吃的笑道：「你總算還記得回來，我還以為你已死在那個女人的小肚子上了。」

熱氣騰騰的火鍋，溫得恰到好處的竹葉青，楚楚笑得很甜：「這酒還是我特地帶來的－－」

陸小鳳幾乎又忍不住要逃出去，同樣的酒菜和女人，已經讓他受不了，何況連她們說的話都一模一樣。

下面她在說什麼，他已連一個字都沒有聽見－－乏味的酒菜、乏味的談話、乏味的人－－

他忽然跳起來，道：「快叫人送去，快！」

楚楚怔了怔，道：「快把什麼東西送去？送到哪裡去？」

陸小鳳道：「快把箱子送到銀鉤賭坊去。」

七八丈寬的屋子，已用木板隔成七八間。

最大的一間房裡，擺著最大的一張床，鋪著最厚的一床被。

陸小鳳就躺在這張床上，蓋著這張被，卻還是冷得要命。

每個人都有情緒低落的時候，他也是人，在這種時候，他就會覺得自己總是會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團糟，只恨不得先打自己三千八百個耳光，罰跪三百八十天，再買塊豆腐來一頭撞死。

外面有人在搬箱子，一面還打著呵欠，打著噴嚏。

三更半夜，把人從被窩裡叫出來搬箱子，這種人生好像也沒有多大意思，這些人為什麼還不去死？

－－為什麼要去死？

－－人活著，不但是種權利，也是種義務，誰都沒有權毀滅別人，也同樣無權毀滅自己。

陸小鳳翻了個身，只想早點睡著，可惜睡眠就像是女人一樣，你越急著想她快點來，她卻來得越遲－－人生中豈非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忽然間，外面「嘩啦啦」一陣響，接著又是一連串驚呼。

陸小鳳跳起來，套上外衣，連鞋子都來不及穿，就赤著腳竄出去，幾個抬箱子的大漢正站在外面，看著一口箱子發呆。箱子已跌在地上，跌開了，裡面的東西全都倒翻了出來，竟不是黃金，也不是銀子，竟是一塊塊磚頭。

陸小鳳怔住。

今天晚上這已是他第六次怔住，這一次他不但吃驚，而且憤怒，因為他也同樣有種被欺騙了的感覺，這種感覺當然不好受。

楚楚卻完全面不改色，淡淡道：「你們站在這裡發什麼呆？磚頭又摔不疼，快裝好送去。」

陸小鳳冷冷道：「送去？送到哪裡？」

楚楚道：「當然是送到銀鉤賭坊去。」

陸小鳳冷笑道：「你想用磚頭去換人家的羅剎牌？你以為人家都是呆子？」

楚楚道：「就因為那位陳姑娘一點都不呆，所以我才能把箱子就這麼樣送去，她若是識貨的，看了這些箱子一定沒話說。」

陸小鳳道：「別的箱子裡裝的也是磚頭？」

楚楚道：「完全一樣的磚頭，只不過－－」

陸小鳳道：「不過怎麼樣？」

楚楚笑了笑，道：「箱子裡裝的雖然是磚頭，箱子卻是用黃金打成的，我們帶著這麼多黃金走這麼遠的路，總不能不特別小心些。」

陸小鳳說不出話了，他忽然發現這裡唯一的呆子好像就是他自己。

剩下的幾口箱子很快就被搬走，陸小鳳還赤著腳站在那裡發怔。

楚楚看著他，嫣然道：「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的氣，我知道。」

她知道陸小鳳袍子下面是空的，她走過去，解開他的袍子，把自己的臉貼在他赤裸的胸膛上，用雙手摟住了他的腰，耳語般輕輕說道：「可是今天晚上，我絕不會再讓你生氣了，絕不會。」

陸小鳳垂下頭，看著她頭頂的髮髻，看了很久，忽然道：「是什麼事讓你改變了主意？」

楚楚柔聲道：「我一向只做我高興的事，以前我不高興陪你，現在－－」

陸小鳳道：「現在你高興了？」

楚楚道：「嗯。」

陸小鳳笑了，忽然把她抱起來，抱回到她自己的屋裡，用力將她拋在她自己的床上，扭頭就走。

楚楚從床上跳起來，大喊：「你這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頭也不回，淡淡道：「也沒有別的意思，只不過告訴你，這種事是要兩個人都高興的時候做的，現在你雖然高興，我卻不高興了。」

這天晚上陸小鳳雖然還是一個人睡，卻睡得很熟，他總算出了一口氣，第二天醒來時，覺得胃口好極了，簡直可以吞下一整條鯨魚。

雖然已快到正午，楚楚卻還躲在屋裡，也不知是在睡覺，還是在生氣。

銀鉤賭坊那邊居然也一直沒有消息。

陸小鳳狼吞虎嚥的吃下了他的早點兼午飯，這頓飯使他看來更容光煥發，精神抖擻，所以他又特地到廚房去，著實對那廚子誇獎了一番。

他心情愉快時，總是希望別人也能同樣愉快。

臨走時他還拍著那廚子的肩，笑道：「你若到內地去開飯館，我保證你一定發財，那些吃慣了煎小魚的土蛋們，若是吃到你的大塊燒羊肉，簡直會高興得爬上牆。」

廚子看著他走出去，目中充滿感激，心裡只希望他今天無論做什麼事，都有好運氣。

陸小鳳也相信自己一定會有好運氣的。

## 第八回 松花江下

燈籠雖然沒有點著，銀鉤卻還是不停的在風中搖晃。

陸小鳳大步走入銀鉤賭坊，只覺得手裡滿把握著的都是好運氣，幾乎忍不住要停下來擲幾手骰子。

他沒有停下來，他不願把這種好運氣浪費在骰子上。

李神童遠遠的看見他走進來，就趕緊溜了，這個人今天看來好像顯得有點面黃肌瘦，萎靡不振，昨天晚上說不定整夜都在瀉肚子。

陸小鳳微笑著走過去，走到那間門口寫著「帳房重地，閒人免進」的密室外，立刻有兩條大漢迎上來擋住他的路。

一個人指著門上的木牌，沉著臉道：「你認不認得字？」

陸小鳳微笑道：「字我倒也認得幾個，但我卻不是鹹人，我很甜，甜得要命。」

這人怔了怔，還沒有會過意來，陸小鳳已從他面前走過去，他想伸手，忽然覺得腰眼上一麻，整個人都軟了，連手指都抬不起。

陳靜靜果然在房裡，李神童也在，看見陸小鳳，兩個人都勉強作出笑臉。

陸小鳳也笑了笑，道：「早。」

陳靜靜嫣然道：「現在已不早了。」

陸小鳳道：「你既然知道現在已不早了，為什麼還不給我消息？」

陳靜靜輕輕咳嗽了兩聲，道：「我們正想去請賈大爺今天晚上過來吃便飯。」

陸小鳳道：「我一向不吃便飯，我只吃整桌的酒席。」

陳靜靜勉強笑道：「當然是整桌的酒席，到時候李大姐也一定會來的。」

陸小鳳道：「我現在既然已來了，現在就要吃。」

陳靜靜道：「那怎麼辦呢？」

陸小鳳道：「辦法很簡單，你只要去告訴你那李大姐，說我已來了，假如她還不出來見我，我就先割掉她弟弟兩隻耳朵，一隻鼻子。」

李神童臉色又變了，陳靜靜笑得更勉強，道：「只可惜我們也不知道她在哪裡，叫我們怎麼去告訴她？」

陸小鳳道：「你們不知道她在哪裡，我倒知道一點。」

陳靜靜道：「哦？」

陸小鳳道：「這裡本來有兩個大水缸的，現在外面卻已只剩下一個，還有一個到哪裡去了？」

陳靜靜的臉色好像也有點改變。

陸小鳳道：「水缸在哪裡，李霞就在哪裡。」

陳靜靜道：「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陸小鳳道：「你應該懂的，除了瘋子外，誰也不會賣了房子來做這麼樣兩個大水缸，只為了要接雨水喝。」

陳靜靜同意這一點，她不能不同意。

陸小鳳道：「丁老大並不是瘋子，他這麼做當然另有目的。」

陳靜靜道：「你說他有什麼目的？」

陸小鳳道：「他跟李霞本是私奔到這裡來的，生怕別人追來，就做了兩個這麼樣的水缸，準備必要時好藏在水缸裡。」

陳靜靜道：「水缸裡能藏得住人？」

陸小鳳道：「平時當然藏不住，可是你假如把水缸藏在冰河裡，就是再好也沒有的藏身之處了，誰也想不到冰河下面還有人的。」

陳靜靜還想笑，卻已笑不出來，李神童卻忍不住問道：「你知道那水缸在哪裡？」

陸小鳳點點頭，用腳踩了踩地上鋪著的木板，道：「就在這裡。」

陳靜靜看著李神童，李神童看著陳靜靜，兩個人還沒有開口，木板下卻已有人開口了。

一個低沉沙啞的女子聲音冷冷道：「你既然知道我在下面，為什麼還不下來？」

兩丈多高的水缸，居然還隔成了兩層，下面一層鋪滿了柔軟的皮毛，正是個極舒服的床鋪，從一道小小的梯子走到上面一層，就是飲食起居的地方了，裡面居然有桌椅，四面都掛著厚厚的毛氈，還有個極精緻的黃銅火爐。

陸小鳳歎了口氣，心裡在幻想著，假如能和一個自己喜歡的女孩子到這裡來住幾天，那種日子一定過得像是在做夢。

一個長得還不算太難看的中年婦人，正坐在對面盯著他。

這女人頭髮梳得很亮、很整齊，一張四四方方的臉，顴骨很高，嘴唇很厚，毛孔很粗，表情很嚴肅，實在連一點好看的地方都沒有。

別人會覺得她並不難看，也許只因為她的眼睛，她在盯住別人的時候，眼睛裡就彷彿有一層淡淡的雨霧，你若沒有看見過她，絕對想不到這麼一雙眼睛，會長在這麼一個人臉上。

「我就是李霞。」她盯著陸小鳳：「你當然就是賈樂山。」

陸小鳳點點頭。

李霞道：「你知不知道別人都說你是條老狐狸？」

陸小鳳道：「我本來就是的。」

李霞道：「可是你看來並不老。」

陸小鳳道：「因為我知道有個法子可以使男人保持年輕。」

李霞道：「什麼法子？」

陸小鳳道：「女人。」

李霞眼睛裡彷彿也有了笑意，道：「這法子聽來好像很不錯。」

陸小鳳也在盯著她，微笑道：「你看來也不老。」

李霞道：「哦？」

陸小鳳道：「你是用什麼法子保持年輕的？」

李霞沉下臉，冷笑道：「你以為我用的是男人？」

陸小鳳淡淡道：「只要你不用我，隨便你用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李霞又開始盯著他，眼睛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忽然大聲吩咐：「來人，擺酒。」

陸小鳳道：「我不是來喝酒的。」

李霞道：「但是你非喝不可。」

陸小鳳道：「為什麼？」

李霞道：「因為我要你喝，你要的東西，也正巧在我手裡。」

陸小鳳心裡在歎息，鼻子裡已嗅到一陣香氣，又是酸菜白肉血腸火鍋的香氣。

熱氣騰騰的火鍋，溫得恰到好處的竹葉青。

李霞還沒有開口，陸小鳳已搶著道：「這酒當然是你從外地帶來的，而且一直都捨不得喝。」

他以為李霞一定會覺得很奇怪，他怎麼能說出她心裡的話。誰知李霞卻搖搖頭，道：「你錯了，這酒是你那女人送來的，我之所以沒有喝，只因為我怕酒裡有毒。」

陸小鳳只有苦笑，每個人都有錯的時候，他苦笑著道：「所以你要我先試試？」

李霞並不否認，陸小鳳已舉杯一飲而盡。

他天生就有種奇怪的本能，他的感覺遠比大多數人都敏銳，酒裡若有毒，只要酒一沾唇他就能感覺到，否則他只怕早就被毒死了幾百次。

李霞用眼角瞟著他，忽又問道：「聽說你那女人長得很不錯，她叫什麼名字？」

陸小鳳道：「楚楚。」

李霞冷冷道：「你有了那麼好看的女人，還要在外面東勾西搭，連別人的老婆都不肯放過？」

陸小鳳笑了笑，道：「紅兒和小唐好像已不是別人的老婆，我喜歡女人。」

李霞忽然也笑了笑，道：「現在我再也不是別人的老婆，我也是女人。」

陸小鳳淡淡道：「只可惜我眼中看來，你只不過是個跟我做買賣的生意人而已。」

李霞道：「現在我們的買賣豈非已做完了？」

陸小鳳道：「好像還沒有，我雖然已付了錢，你卻還沒有交貨。」

李霞道：「你放心，你要的東西，明天一早我就會交給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要等到明日早上？」

李霞也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下去，眼睛裡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緩緩道：「我們都是大人了，用不著再像兩個孩子一樣玩把戲。」

陸小鳳道：「我也不想玩把戲。」

李霞盯著他，道：「這裡的男人，都是又臭又髒的土驢，幾個月也不洗一次澡，我看見就嘔心，可是你－－你－－」

陸小鳳道：「我怎麼樣！」

李霞道：「你不但長得比我想像中年輕得多，你的身體看來還這麼結實，這麼棒。」

她眼睛裡的雨霧更濃，呼吸也忽然變得急促，道：「我想要的是什麼，你難道還不明白？」

陸小鳳道：「我一點也不明白。」

李霞咬了咬嘴，道：「我也是個女人，女人都是少不了男人的，可是我－－我卻已有好幾個月沒有男人了，我－－」

她的呼吸更急促，忽然倒過來，用手握住了陸小鳳的手。

她握得實在太用力，連指甲都刺入陸小鳳肉裡。

她的臉上已有汗珠，鼻翼擴張，不停的喘息，瞳孔也漸漸擴散，散發出一種水汪汪的溫暖－－

陸小鳳沒有動。

他看見過這種表情，那只有在某種特別興奮的時候，一個女人臉上才會露出這種表情，但現在她卻只不過握住了他的手而已。

在這一瞬間，他忽然明白她為什麼跟丁老大私奔，為什麼會嫁給藍鬍子。

她無疑是個性慾極旺盛的女人，又正在女人性慾最旺盛的年紀。

她長得雖不美，可是這種女人卻通常都有種奇異而邪惡的吸引力，尤其是那厚而多肉的嘴唇，總能讓男人聯想起某種原始的罪惡。

陸小鳳沒有動。

但是連他自己也不能否認，他的心又開始動了。

他的喉結在上下滾動，嘴忽然發乾，他想走，李霞卻已倒在他身上，壓在他身上，像章魚般緊緊纏住了他。

就連陸小鳳都沒有遇見過需要得這麼強烈的女人，他幾乎已透不過氣來，她的手忽然已伸入，用力握住了他－－

忽然間，「砰」的一聲響，上面的木板被掀開，一個人在嘶聲呼喊：「讓我進去，我要進去，誰敢攔住我，我就殺了誰。」

陸小鳳一驚，李霞坐起，還在不停的喘息。一個女人從上面跳下來，圓圓的臉已因憤怒而扭曲，笑瞇瞇的眼睛卻瞪得很圓，在這一瞬間，陸小鳳幾乎已認不出她就是那站在「太白遺風」木板招牌下，想勾引男人上她砧板宰割的唐可卿。

「是你－－」李霞跳了起來，怒道：「你到這裡來幹什麼，快滾出去！」

唐可卿狠狠的瞪著她，冷笑道：「我偏不滾，這地方我為什麼不能來？你不許我碰男人，自己為什麼要在這裡偷漢子？」

李霞更憤怒，厲聲道：「你管不著，無論我幹什麼你都管不著。」

唐可卿也叫起來：「誰說我管不著？你是我的，我不許男人碰你。」

李霞忽然衝過去，一掌重重的摑在唐可卿臉上，她臉上立刻多出幾條紫痕，唐可卿忽然也撲上來，纏住了李霞，就像李霞剛才纏住陸小鳳一樣。

「我要你，你打死我，我也要你。」李霞的拳頭雨點般打在她身上，她卻還是死纏住不放：「我也跟男人一樣好，你知道的，你為什麼－－」

陸小鳳不想再聽下去，更不想再看下去，這件事只讓他覺得又可悲，又可笑，又嘔心。

他已悄悄溜走，他心裡已明白，唐可卿為什麼要憎恨男人，折磨男人了。

想到他自己居然還曾經拉過她的手，他簡直忍不住要吐。

夜色忽然已降臨。

陸小鳳甚至不知道天是什麼時候開始黑的，也沒有回到天長酒樓去，只是在街上的酒店裡，買了一大罈酒，一個人坐在這裡來喝。

他心裡充滿了悲哀和沮喪，情緒甚至比昨夜更低落，因為他雖然知道人生中本就有黑暗醜陋的一面，但是他一向不願看到。

這裡是個沒有人住的小木屋，是在江岸旁，木屋裡的人，想必已遷到那冰河上的市鎮去了，木屋的門都幾乎已被冰雪堵塞。

冷風從窗縫中吹進來，從木板的空隙吹進來，冷如刀鋒。

可是他不在乎。

他只希望李霞真的能遵守諾言，明天一早就把羅剎牌交給他，他拿了就走。

剛來的時候，他也曾覺得這地方是輝煌而美麗的，到處都充滿了新奇的刺激。

現在他卻只想趕快走，越快越好。

破舊的木板桌上，還擺著盞油燈，燈中彷彿還剩著點油。

可是他並不想點燈，甚至連自己都不知道，這兩天他為什麼會變得如此消沉，他甚至又想去找孤松拚一拚。

奇怪的是，一到了這裡，歲寒三友就好像忽然從地面上消失了。

遠遠望過去，冰上的市鎮仍然燈火輝煌，這裡的天黑得早，現在時候想必還不太晚，距離明天早上，時候還很長。

這漫漫的長夜要如何打發？

陸小鳳捧起酒罈，又放下，他忽然聽見外面的冰雪上，傳來一陣很輕的腳步聲。

此時此刻，還有誰會到這種地方來？

忽然間，窗子被撞開，一個人跳進來－－門已被封死，陸小鳳也是從窗子裡跳進來的。

雪光反映，依稀可以分辨出，這人身上披著件又長又大的風氅，手裡還捧著一大包東西，「砰」的放在桌上，用冷得直發抖的手，從包袱裡拿出個火折子，點著了桌上的油燈。

然後她才回過頭，面對著陸小鳳，微笑道：「我果然沒有猜錯，你果然在這裡。」

她的臉凍得發白，鼻子凍得紅紅的，笑容卻如春花般溫柔美麗，竟是陳靜靜。

陸小鳳並沒有吃驚，卻忍不住要問：「你怎麼會猜到我在這裡？」

陳靜靜嫣然道：「我看見你捧著一大罈酒往這邊走，附近又只有這麼一個可以避風的地方，我雖然不聰明，卻也不太笨。」

陸小鳳道：「你是特地來找我的？」

陳靜靜道：「嗯。」

陸小鳳道：「找我幹什麼？」

陳靜靜指著桌上的包袱，道：「替你送下酒的菜來。」

她微笑著打開包袱，又道：「你總是我們的客人，我總不能讓你餓著肚子的。」

陸小鳳冷冷的看著她，道：「你不該來的。」

陳靜靜道：「為什麼不該來？」

陸小鳳道：「因為我是個色鬼，你難道不怕我－－」

陳靜靜沒有讓他說下去，微笑道：「假如我怕，我為什麼要來？」

這句話如果是丁香姨說出來的，一定會充滿了挑逗性，如果是楚楚說出來，就會變得像是在挑戰。

但是她的態度卻很平靜，因為她只不過是在敘說一件事而已。

－－我知道你是個君子，所以我來了，我也知道你一定會像個君子般對我的。

這件事豈非本來就應該像是「二加二等於四」那麼樣簡單明顯？

在正常情況下，一個女人用這種態度來對付男人，的確可以算是最聰明的法子，只可惜陸小鳳現在的情況並不正常。

現在他不但情緒沮喪到極點，不但氣楚楚，氣李霞，氣唐可卿，更氣自己，只覺得自己這兩天做的每件事都該打三百大板，事實上，這幾天他全身上下都好像不對勁。

陳靜靜又道：「我特地替你帶了風雞和臘肉來，你總該吃一點。」

陸小鳳盯著她，緩緩道：「我只想吃一樣東西。」

陳靜靜道：「你想吃什麼？」

陸小鳳道：「吃你。」

沒有反抗，沒有逃避，甚至連推拒都沒有，這件事無論怎麼樣發展，她都好像已準備接受了。

她的反應雖不太熱情，卻很正常－－一個女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接受了她的男人，事情好像本來就應該是這麼樣簡單而自然的。

現在他們的激動已平息，她慢慢的站起來整理好自己，忽又回過頭向陸小鳳笑了笑，柔聲道：「現在你想吃什麼？」

陸小鳳也笑了：「現在我什麼都想吃，就算你帶了一整條牛來，我也可以吞下去。」

兩個人微笑著互相凝視，一件本來應該令人悔恨憎惡的事，忽然變得充滿了歡愉。

陸小鳳看著她，除了這種和平安詳的歡愉外，心裡還充滿感激！

所有不對勁的事，都已像是陽光下的冰雪般溶化消失了，他忽然覺得全身上下都很對勁－－一個女人在男人身上造成的變化，往往就像是奇蹟。

陳靜靜眼睛裡閃動著那種光芒，也是快樂而奇妙的：「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陳靜靜道：「無論多好的菜，裡面假如沒有放鹽，都一定會變得很難吃。」

陸小鳳微笑道：「一定難吃得要命。」

陳靜靜道：「男人也一樣。」

陸小鳳不懂：「男人怎麼也一樣？」

陳靜靜嫣然道：「無論多好的男人，假如沒有女人，也一定會變壞的，而且壞得要命。」

她臉上還帶著那種令人心跳的紅暈，笑容看來就彷彿初夏的晚霞。

陸小鳳的心又在跳，又想去拉她的手。

這一次陳靜靜卻輕輕的躲開了，忽然正色道：「我本來是想來告訴你一件事的。」

陸小鳳道：「你剛才為什麼不說？」

陳靜靜道：「因為我看得出你情緒不太好，我不敢說。」

陸小鳳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經可以說了？」

陳靜靜慢慢的點了點頭，她當然也看得出他的情緒現在已經很穩定：「我只希望你聽了這件事之後，不要太著急。」

陸小鳳道：「我不會著急，你快說。」

他嘴裡雖然說不著急，其實心裡已經在著急。

陳靜靜終於歎息道：「小唐死了，是死在李霞手裡的。」

陸小鳳皺眉道：「李霞殺了她？為什麼？」

陳靜靜道：「不知道？」

陸小鳳道：「你沒有問她？」

陳靜靜道：「我沒有問，因為李霞已不見了，這次是真的不見了，我們找了很久，連影子都沒有找到。」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陸小鳳已跳起來！

陳靜靜道：「我就知道你聽了這件事，一定會跳起來，因為除了她自己外，誰也不知道她把羅剎牌藏在哪裡。」

陸小鳳又跳起來，跳得更高。

陳靜靜道：「那十二口箱子，也是她自己派人送走的，別人也不知道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陸小鳳大叫道：「這種事你為什麼等到現在才告訴我？」

陳靜靜苦笑道：「我現在才告訴你，你已經跳得有八丈高，假如剛才告訴你，你不一拳打扁我的鼻子才怪。」

陸小鳳坐下來，既不再跳，也不再叫。

陳靜靜道：「就是因為我，你才肯把箱子先交給她的。」

陸小鳳道：「嗯。」

陳靜靜道：「現在你的箱子沒有了，她的人也不見了，你說我該怎麼辦呢？」

陸小鳳冷冷道：「你已經想出個很好的法子，堵住了我的嘴。」

陳靜靜垂下頭，看著自己的腳尖，輕輕道：「你若認為我這麼樣對你，只不過是為了要堵住你的嘴，你就錯了，假如我怕你找我算帳，我也一樣可以逃走。」她的眼圈發紅，淚已將落。

陸小鳳心又軟了，忽然站起來，道：「你放心，她走不了的。」

陳靜靜道：「你有把握能找到她？」

陸小鳳道：「我上次既然能找到她，這次就一樣能找到。」

他嘴裡雖然這麼樣說，其實心裡連一點把握都沒有。

他只不過是在安慰她。

－－假如你跟一個女人有了某種不尋常的關係，就算她做錯了事，你也只有原諒她，還得想法子安慰她，就算她對不起你，你也只有認了。

－－假如你始終跟一個女人保持著某種距離，她也不會著急的，著急的也是你。

「男人為什麼總有這麼多苦惱？」陸小鳳在心裡歎息著：「我為什麼不能學學老實和尚，也剃光了頭去做和尚？」

「她殺了唐可卿之後，心裡也難免有點害怕，所以才會逃走。」

「嗯。」

「你當時也在銀鉤賭坊，你有沒有看見她是往什麼方向走的？」

「我沒有。」陳靜靜道：「我聽到唐可卿的慘呼聲，趕到下面去時，她已經不見了。」

「別的人也沒有看見她？」

陳靜靜搖搖頭，道：「這地方只要天一黑，大家就全都躲到屋裡去了，何況今天晚上又特別冷，那時候又剛好是吃飯的時候。」

陸小鳳沉吟著，道：「但我卻知道一個人，不管天氣多冷，他還是會在外面瞎逛的。」

陳靜靜道：「你說的是誰？」

陸小鳳道：「老山羊。」

陳靜靜道：「就是住在大水缸裡的那個老怪物？」

陸小鳳點點頭，道：「你也看見過那個大水缸？」

陳靜靜道：「剛才我來的時候，還看見那邊有火光，就好像房子著了火。」

陸小鳳皺眉道：「但是那邊並沒有別的房子，那水缸又燒不著。」

陳靜靜道：「所以我也想不通那是怎麼回事。」

陸小鳳道：「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趕緊去看看。」

天氣實在很冷，風吹在身上，隔著皮襖都能刺到你骨頭裡去。

他們還沒有看見那大水缸，就嗅到了風中傳來一陣陣烈酒的香氣。

陸小鳳的鼻子已經快凍僵了，還是嗅到了這陣酒香，立刻皺起了眉，道：「不好。」

陳靜靜道：「什麼事不好？」

陸小鳳道：「不管什麼樣的酒，若是已裝到肚子裡，香氣都不會傳得這麼遠的。」

陳靜靜道：「假如把酒點著了燒起來，香氣是不是就會傳得很遠？」

陸小鳳點點頭，道：「但是老山羊卻絕不會把酒點著的，他的酒通常都是裝進了肚子。」

陳靜靜也皺了皺眉，道：「難道你認為有人要用酒點火來燒他的水缸？」

陸小鳳道：「就算水缸燒不著，卻可以把他的人燒死。」

陳靜靜道：「誰想燒死他？為什麼要燒死他？」

陸小鳳道：「因為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一個人肚子裡的秘密若是裝得太多，就像是乾柴上又澆了油一樣，總是容易引火上身的。

現在火已滅了。

他們趕到大水缸的時候，只看見水缸已被熏得發黑，四面都堆著很高的木柴，木柴也已被燒焦。

風中還留著酒香，這麼高的柴堆，再澆上酒，火勢一定不小，別說水缸裡只有一個老山羊，就算有七八十條大水牛，也一定全都被烤熟。

陳靜靜道：「酒香既然還沒有散，火頭一定也剛滅了沒多久。」

陸小鳳道：「我進去看看，你在外面等著。」

他躍身一縱而上，忽然又跳下來。

陳靜靜道：「你為什麼不進去？」

陸小鳳道：「我進不去。」

陳靜靜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裡面結滿了冰。」

陳靜靜道：「這地方就算熱水一拿出來，也立刻就會結冰，誰也沒法子在這麼大的缸裡倒滿一缸水，裡面又怎麼會結滿了冰？」

陸小鳳道：「天知道－－」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突聽「啵」的一響，水缸裂開了一條大縫。

接著又是「啵」的一響，又是一條縫裂開來，這加工精製的特大水缸，轉眼間就已四分五裂，比桌面還大的碎片，一片片落下，跌得粉碎！

水缸碎了，裡面的冰卻沒有碎，在淡淡的星光下看來，就像是一座冰山般矗立著，透明的冰山裡彷彿還有圖畫。

陸小鳳道：「你好像帶著火折子？」

陳靜靜道：「嗯。」

她把火折子交給了他，他拾起一段枯枝，點著，火光亮起，他們兩個人的心都沉了下去，陳靜靜幾乎連站都站不住了。

就連陸小鳳這一生中，都從未見過這麼詭異可怕的事。

閃耀的火光下，透明的冰山看來又像是一大塊白玉水晶，光采流動不息，說不出的奇幻瑰麗。

在這流動不息的奇麗光彩中，卻有兩個人一動也不動的凌空懸立著。

兩個赤裸裸的人，一個人的頭在上，一個人的腳在上，一個人乾癟枯瘦，正是老山羊，另一個人的乳房碩大，大腿豐滿，赫然竟是李霞，兩個人四隻眼睛都已凸出來，一上一下，瞪著陳靜靜和陸小鳳。

陳靜靜終於驚呼出聲，人也暈過去了，等她醒來時，她已回到銀鉤賭坊，回到了她自己的臥室裡。

屋子裡佈置得清雅而別緻，每一樣東西看來都是精心挑選的，正好擺在最恰當的地方，只有鋪在椅子上那張又大又厚的熊皮，看來比較刺眼，可是等你坐上去之後，你就不會再多加挑剔了。

陸小鳳此刻就坐在上面，他從來沒有坐過這麼溫暖舒服的椅子，這張又大又厚的熊皮，溫暖得就像是夏日陽光下的海浪一樣。

陳靜靜已醒了很久，他卻好像快睡著了，一直都沒有抬頭。

爐火燒得正旺，燈也點得很亮，剛才發生的那件事，已遠得如同童年的噩夢。陳靜靜輕輕歎了口氣，苦笑道：「幸虧我暈過去了，若是再多看他們兩個人一眼，說不定會被嚇死的。」

陸小鳳沒有開口，也沒有反應。

陳靜靜看著他，又道：「你在想心事？想什麼？」

陸小鳳終於緩緩道：「缸裡沒有水，就不會結滿冰，既然誰也沒法子把水倒進去，那一滿缸水是哪裡來的？」

陳靜靜道：「現在你已想通了？」

陸小鳳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又問道：「昨天我去的時候，那邊河床上還堆著很多積雪，今天卻已看不見，這些積雪到哪裡去了？」

陳靜靜眼珠子轉了轉，道：「是不是到水缸裡去了？」

陸小鳳點點頭，道：「你若在水缸外面生起火，缸裡的積雪是不是就會溶成水？」

陳靜靜眼睛裡發出了光，道：「外面的火一滅，缸裡的水就很快又會結成冰。」

陸小鳳道：「水還沒有結冰的時候，李霞和老山羊就已經被人拋進去了。」

陳靜靜咬著嘴唇，道：「她殺了小唐之後，就去找老山羊，因為他們本就是老朋友，而且－－」

－－而且老山羊年紀雖大，身體卻很強壯，李霞又正在需要男人的時候。

這些話她並沒有說出來，也不忍說出來，但是她卻也知道陸小鳳必定能瞭解。

陸小鳳果然歎了口氣，道：「也許他們就是在那時候被人殺了的。」

陳靜靜道：「是誰殺了他們的？為的是什麼？」

陸小鳳道：「我想不出這個人是誰，但我卻知道他為的一定也是羅剎牌。」

陳靜靜道：「可是他殺了李霞，羅剎牌也未必能到他的手。」

陸小鳳苦笑道：「就算他自己到不了手，也不願讓我到手。」

陳靜靜也歎了口氣，道：「我還是想不通，他殺了李霞後，為什麼還要費那麼多事，把積雪溶成水，再把李霞凍在冰裡？」

陸小鳳道：「也許他本想要脅李霞，要她在水還沒有結冰之前，把羅剎牌交出來。」

陳靜靜道：「可是李霞並不笨，當然知道自己就算交出了羅剎牌，也還是死路一條，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現在羅剎牌一定還藏在原來的地方。」

陳靜靜歎道：「只可惜李霞已經死了，這秘密又沒有別人知道。」

陸小鳳站起來，面對爐火，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我有個朋友，曾經告訴過我，這地方只有兩個人可靠，一個是老山羊，另外一個就是你。」

陳靜靜顯得很驚訝，道：「你這朋友是誰？他認得我？」

陸小鳳道：「她也是你的朋友，而且還是跟你從小在一起長大的。」

陳靜靜吃驚得張大眼睛，道：「你說的是丁香姨，你怎麼認得她的？」

陸小鳳苦笑道：「我只希望你知道她是我的朋友，別的事你最好不要問得太多。」

陳靜靜凝視著他，終於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希望你知道，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陸小鳳道：「所以你絕不會欺騙我？」

陳靜靜道：「絕不會。」

陸小鳳道：「假如你知道羅剎牌藏在哪裡，就一定會告訴我？」

陳靜靜道：「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陸小鳳又長長歎了口氣，道：「所以李霞本不該死的，更不該死得這麼慘，我總認為只有瘋子才能想出這種法子來殺人，這地方卻只有半個瘋子。」

陳靜靜道：「誰？」

陸小鳳道：「李神童。」

陳靜靜更吃驚，道：「你認為他對自己嫡親的姐姐也能下得了毒手？」

陸小鳳還沒有回答，外面忽然有人闖了進來，拍著手笑道：「她總算答應嫁給我了，我總算有了個老婆，你們快來喝我的喜酒。」

這個人當然就是李神童。

他身上還是穿著那件大紅袍，頭上還是戴著那頂大綠帽，臉上居然還抹了層胭脂，看起來比以前更瘋，卻不知道是真瘋？還是假瘋？

陳靜靜忍不住問道：「是誰答應嫁給你了？」

李神童道：「當然是我的新娘子。」

陳靜靜道：「你的新娘子在哪裡？」

李神童道：「當然在洞房裡。」

「今天我洞房裡，大家喜洋洋，新娘真漂亮，我真愛新娘－－」

他瘋瘋癲癲的拍手高歌著，又衝了出去。

陳靜靜忍不住問陸小鳳：「你想不想去看看他的新娘？」

陸小鳳道：「想。」

李神童自己當然也有間臥房，房裡居然真的燃起了一對紅燭，床上居然真的有個身上穿著紅裙，臉上還蒙著紅巾的新娘子。

她斜倚在床頭，李神童就站在她身旁，不停的笑，不停的唱，唱得真難聽。

陳靜靜皺眉道：「我們不是來聽你唱歌的，你能不能閉上嘴？」

李神童嘻嘻的直笑，道：「可是我的新娘子真是漂亮，你想不想看看她？」

陳靜靜道：「想。」

李神童立刻伸手去掀那塊紅巾，忽又縮回手，喃喃道：「我總得先問問她，看她是不是肯見你們。」

他果然俯下身，附在新娘子的耳邊，咕咕嘀嘀說了幾句話。

新娘子好像根本沒有開口，甚至連一點反應都沒有，李神童卻又跳起來，笑道：「她答應了，還要你們敬她一杯酒。」於是他又伸出手，這一次總算真的把新娘子臉上的紅巾掀了起來。

陸小鳳和陳靜靜的心又沉了下去，全身上下立刻冰冷僵硬，甚至比剛才看到冰中的那兩個死人時更嘔心、更吃驚。

新娘子的臉上也塗著一層厚厚的胭脂，可是一雙眼睛卻已凸了出來。

這新娘子竟赫然是個死人！

「小唐！」陳靜靜忍不住失聲驚呼：「唐可卿！」

李神童居然還是笑得很開心，正捧著四杯酒，笑嘻嘻的走過來，給了陳靜靜一杯：「你一杯，我一杯，他一杯，新娘子也有一杯。」

陸小鳳和陳靜靜只好接過他的酒，兩個人心裡都很難受。

這個人看來好像是真的瘋了。

李神童已走到床頭坐下，把一杯酒交給他的新娘子，笑道：「我們一起喝一杯甜甜蜜蜜的酒，喝完了我就把他們趕出去。」

新娘子當然沒有伸手來接他的酒，他就瞪起眼，道：「你為什麼不肯喝，難道你又改變了主意，不肯嫁給我了？」

陳靜靜實在不忍看下去，她生怕自己會哭出來，更怕自己會吐出來，忍不住大聲道：「你難道看不出她已經死了，你為什麼還要－－」

李神童忽然跳起來，嘶聲道：「誰說她已經死了，誰說的？」

陳靜靜道：「是我說的。」

李神童狠狠的盯著她，厲聲道：「你為什麼要說這種話？」

陳靜靜道：「因為她的確已經死了，你若真的喜歡她，就應該讓她好好安息。」

李神童忽然衝過去，道：「她沒有死，她是我的新娘子，她不能死。」

他用力揪住陳靜靜的衣襟，拚命的搖晃，陳靜靜臉已嚇得發青，忍不住重重給了他一個耳刮子。

一聲清脆的掌聲響過，哭聲，叫聲，立刻全都停止，屋子裡忽然變得墳墓般靜寂。李神童癡癡的站在那裡，一雙直勾勾的眼睛裡，忽然有兩滴眼淚流下，慢慢的流過他塗滿胭脂的臉。

眼淚混合了胭脂，紅得就像是鮮血。

他的眼睛還是直勾勾的瞪著陳靜靜，眼神既悲哀，又瘋狂。

陳靜靜情不自禁的向後退，退了兩步，又情不自禁打了個寒噤。

李神童緩緩道：「不錯，她是死了，我還記得是誰殺了她的。」

陳靜靜道：「是－－是誰？」

李神童道：「是你，就是你！我親眼看見你用一隻襪子勒死她的。」

他忽然回頭衝過去，掀開了唐可卿的衣領，露出她頸上一條紫痕：「你看看，這就是你做的好事，你賴也賴不了的。」

陳靜靜又氣又急，全身不停的發抖：「你瘋了，真的瘋了，幸好誰也不會相信你這瘋子的話。」

李神童已不再理她，忽又撲倒在唐可卿身上，放聲大哭，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一直跟著我姐姐？因為我一直都在偷偷的愛著你，一直都在等你嫁給我，我雖然沒有錢，可是藍鬍子已經答應給我三萬兩銀子，為了這三萬兩銀子，我連姐姐都不要了，可是你－－你為什麼要死？」

陸小鳳悄悄的走了出去，只要在這裡多停留片刻，他很可能也會發瘋。

－－一個人的確不能太愛一個人，若是愛得太深，通常總是悲劇。

－－人生中為什麼要有這麼多悲劇？

外面又黑又冷，陸小鳳走出來，深深的吸了口氣，忽然彎下腰不停的嘔吐。

夜已很深了。

陸小鳳已經一個人在街上走了大半個時辰，一盞盞明亮的燈光，一盞盞的滅了，一點點閃爍的寒星，一點點的消沉。

他也不知道走了多遠，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停下來的，等他抬起頭時，才發現又走到了冷紅兒草藥店的門口。

門裡居然還有燈光漏出，他又在門外發了半天怔，暗暗的問自己：「我是不是早就想來找她了？否則我為什麼會恰巧停在她門口？」

這問題連他自己也無法回答。

一個人內心深處，往往會有些秘密是自己都不知道的－－也許並不是真的不知道，只不過不敢去把它發掘出來而已。

「不管怎麼樣，我已來了。」

他已在敲門。

門是虛掩著的，他輕輕一推，門就開了，屋裡點著燈，卻看不見人。

人呢？

陸小鳳心裡忽然有了種不祥的預兆，立刻進去，前面的廳堂裡沒有人，後面的臥室裡沒有人，廚房裡也沒有人。

廚房後面的一道小門也是虛掩著的，被風吹得嘩啦嘩啦的直響。

冷紅兒是不是又睡不著，又從這道小門溜了出去，等著看那隻黑熊去了？

神秘的寒夜，神秘的冰河，忽然出現，又忽然消失的黑熊。

無邊無際的黑暗中，彷彿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預測的神秘和恐懼。

陸小鳳踏著大步，迎風而行，今夜他還會遇見什麼事？他雖然無法預測，可是他已決心要找到冷紅兒，他絕不會讓冷紅兒也消失在這神秘的黑暗中。

冷紅兒在哪裡？黑熊在哪裡？

他完全不知道，遠方還有幾顆寒星，他就向星光走過去。

星光閃爍，他忽然聽見了一聲慘叫，呼聲來自星光下，尖銳而慘厲，竟是女人的聲音。

他立刻用最快的速度趕過去，星光照著河水，閃亮如銀的冰河上，赫然有一灘鮮紅的血跡。

血跡淋漓，一點點、一條條從冰河上拖過去，沿著血跡再走二三十步，就可以看見冷紅兒動也不動的蜷曲在那裡。

她的身子完全冰冷僵硬，臉上一片血肉模糊，還帶著五條爪痕，這致命的傷口，竟是一隻力大無窮的手爪抓出來的。

她畢竟又看見了那隻熊，對她說來，這一次，黑熊象徵的已不再是慾望，而是死亡。

奇怪的是，那飢餓的野獸為什麼留下了她的屍體血肉，連碰都沒有碰？

她身上並沒有齒痕，顯然並不是被黑熊拖過來的，而是自己爬過來的－－她為什麼還要掙扎著，用盡她最後一分力氣來爬這段路？

她身子蜷曲，一雙手卻筆直的伸在前面，手指已刺入堅冰裡，彷彿在挖掘－－這冰河下難道也有什麼秘密？

她想挖掘的究竟是什麼？

最後的幾顆寒星，忽然消失了，大地冰河，都已被黑暗籠罩。

這正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時候，可是陸小鳳抬起頭來時，眼睛裡卻在發著光，就彷彿光明已在望。

## 第九回 再見冰河

一天中最黑暗的時候，也正是最接近光明的時候。

人也一樣。

只要你把這段艱苦黑暗的時光捱過去，你的生命立刻就會充滿了光明和希望。

第一線陽光衝破黑暗照下來的時候，正照在陸小鳳身上。

陽光溫柔如情人的眼波，楚楚和陳靜靜的眼波，也同樣溫柔的停留在他身上，只不過她們眼睛裡還多了點憂慮和迷惑。她們想不通陸小鳳為什麼一大早就把她們找到這裡來。

陽光下的冰河，看來更輝煌壯觀，冷紅兒的屍體已被搬走，連血跡都看不見了，但是她們卻都已看見過，而且很難忘記。

陳靜靜一直靠在陸小鳳身旁，臉色還是蒼白的，直到這時才吐出口氣，喃喃道：「我早就聽說過這裡有熊，卻想不到它們竟這麼凶！」

陸小鳳道：「你看得出她是死在熊爪下的？」

陳靜靜道：「只有最凶狠的野獸，才會有這麼大的力氣，野獸中又只有熊才能像人一樣站起來，用前掌撲人！」

陸小鳳道：「有理！」

陳靜靜黯然道：「若不是你恰巧趕來，現在她只怕已屍骨無存了，我們四個人只有我跟她最談得來，我－－」

她聲音哽咽，眼圈紅了，忽然靠在陸小鳳肩頭，輕輕啜泣。

陸小鳳情不自禁摟著她的腰，一個男人和女人之間，若是有了某種特別親密的關係，就像是灰塵到了陽光下，再也瞞不過別人的眼睛。

楚楚瞪著他們，忽然冷笑，道：「我到這裡來，並不是來看你們做戲的，再見！」

她說走就走，直等她已走出很遠，陸小鳳才淡淡道：「你想看什麼？想不想看看那羅剎牌？」

這句話就像是條打著活結的繩子，一下子就套住丁楚楚的腳。

「羅剎牌？你已找到了羅剎牌？在哪裡？」

陸小鳳道：「就在這裡！」

這裡就是他發現冷紅兒的地方，也就是冷紅兒用雙手在堅冰上挖掘的地方。

冰結十丈，堅如鋼鐵，莫說她的手挖不下去，就連鐵鍬和鏟也休想動得了分毫。

楚楚道：「你是說就在這冰河下面？」

陸小鳳道：「而且就在這方圓一丈之內！」

楚楚道：「你的眼睛能透視？能看到冰河裡面去？」

這裡離開河岸已很近，冰的顏色卻好像比別處還要深暗些，凡人的肉眼，當然無法透視，但卻可以看見一段枯枝露在河面上，想必是開始封江時候岸上倒下來的，枯枝也不知道被誰削平了，樹幹卻還有一小半露在河面外，就像是一條優良的板凳，恰巧正面對著積雪的遠山和岸上一棟廟宇。

陸小鳳道：「我雖然看不到裡面，但我卻可以感覺到！」

楚楚冷笑道：「這反正死無對證，就算羅剎牌真的在下面，你也挖不出來！」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很小的時候就聽過兩句很有用的話！」

楚楚冷冷道：「只可惜無論多有用的話，也說不動這冰河解凍！」

陸小鳳不理她，自顧接著道：「第一句話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第二句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當然也應該懂得這兩句話的意思！」

楚楚道：「我偏不懂！」

陸小鳳道：「這意思就是說，只要有堅強的決心和有效的利器，天下絕沒有做不到的事！」

楚楚道：「只可惜你的決心我看不見，你的利器我也沒有看見！」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你總會看見的。」

楚楚就站在旁邊看著。

誰也想不到陸小鳳的利器竟只不過是十來根竹竿和一個小瓶子。

楚楚笑了：「這就是你的利器？」

陸小鳳好像根本沒聽見她在說什麼，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小心翼翼的拔開瓶塞，把瓶子裡裝著的東西倒了一滴下來，淡黃色的液體滴在河上，立刻發出「嗤」的一聲，一股青煙冒出來，鋼鐵般的堅冰，立刻就穿了一個洞。

青煙還沒有完全消散，他已將一根竹竿插了下去，只見他一隻手拿著瓶子，一隻手拿著竹竿，全部都插入這一丈方圓的河裡，圍成了一個圓圈。

竹竿裡還有兩根三尺長的引線，他燃起一根香，身形展動，又在頃刻之間將這十來根引線一起點著，忽然喝道：「退！快往後退！」

三個人倒退出五丈，就聽見「轟」的一聲大震，千萬點碎冰飛激而起，夾帶著枯樹的碎片，花雨般滾落河面，只聽淙錚之聲不絕，如琴弦輪撥，如珠落玉盤，就在這時，又有一樣黑黝黝的東西被震得從冰河下飛了起來，隨著碎木冰塊一起落下，「噹」的一聲，落在河面上，竟是個純鋼打成的圓筒。

掀開這圓筒的蓋子，就有塊晶瑩的玉牌滑出來，果然正是羅剎牌。

楚楚已看得呆在那裡，陳靜靜也不禁目瞪口呆，冰屑打在她們身上，她們也忘了疼痛。

陸小鳳長長吐出口氣，微笑道：「這就是我的利器，你看怎麼樣？」

楚楚勉強笑了笑，道：「這種奇奇怪怪的法子，恐怕也只有你想得出來。」

陸小鳳道：「若沒有江南霹靂堂的火藥，法子再好也沒有用。」

楚楚道：「你怎麼會有江南霹靂堂的火藥？」

陸小鳳道：「我是偷來的！」

楚楚道：「從哪裡偷來的？」

陸小鳳道：「從水缸裡！」

楚楚道：「誰的水缸？」

陸小鳳道：「李霞的！」

發現冷紅兒的屍體後，他就已懷疑羅剎牌是藏在這裡的，只不過還沒有十分把握而已。

陸小鳳又道：「等我在李霞的水缸裡找到這些東西後，我就知道我沒有猜錯了，因為她做事一向很謹慎，無論做什麼事都一定會準備好退路，假如她敢把羅剎牌藏在冰河裡，就一定有法子拿出來的！」

這種極烈性的溶劑和極強力的火藥，既然可以開山，當然也可以開河。

陸小鳳又道：「她既然準備了這種開河的利器，就當然一定已經把羅剎牌藏在冰河裡，這道理簡直就像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其實這道理並不簡單，他的結論是經過反覆推證後才得到的。

楚楚忽然歎了口氣，道：「我本來還想罵你幾句的，可是我心裡實在有點佩服你！」

陸小鳳笑道：「其實我心裡也很佩服我自己。」

楚楚眼珠子轉了轉，道：「不過你本事還不算太大，假如你能把害死李霞的那個兇手找出來，才真的了不起。」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既不想別人說我了不起，也不是替別人找兇手的，我要找的只是羅剎牌！」

陳靜靜凝視著他，忽然道：「現在你既然已經找到了，是不是就已該走了？」

這兩句話她輕輕的說出來，卻又帶著說不出的幽怨和傷感。

陸小鳳又不禁歎息，緩緩道：「也許我早就該走了的。」

陳靜靜勉強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我總算是這裡的主人，今天中午，我替你們餞行，你們一定要賞光！」

楚楚搶先道：「他一定會去的，我一定不會去。」

陳靜靜道：「為什麼？」

楚楚道：「因為你的酒菜裡面一定還有很多醋，醋若吃得太多，我就會胃疼！」

她也歎了口氣，用眼角瞟著陸小鳳：「不但胃疼，心也會痛，所以還是不去的好！」

一回到天長酒樓，陸小鳳倒頭就睡，一睡就睡得很熟。

但是他已在心裡告訴自己：「我最多只能睡兩個時辰。」還不到兩個時辰，他果然醒了。

他身體裡就好像裝了個可以定時響動的鈴鐺，要它在什麼時候響，它就會什麼時候響－－其實每個人潛意識中都有這麼樣一個鈴鐺的，只不過他的特別靈敏準確。

他張開眼睛的時候，楚楚正在門口看著他：「我已經等了你很久！」

陸小鳳揉揉眼睛，道：「等我幹什麼？」

楚楚道：「等著向你辭行！」

陸小鳳道：「辭行？你現在就要走？」

楚楚淡淡道：「你既然已找到羅剎牌，我就算還清了你的債了，你想去喝酒，我卻不想吃醋，還不走幹什麼？」

她不等陸小鳳開口，又問道：「我只不過有點奇怪，你跟她怎麼會忽然變得那麼熟的？而且看來還一定有一手！」

陸小鳳笑了，道：「這原因很簡單，只因為我是個正常的男人，她是個正常的女人！」

楚楚道：「我呢？我難道不是女人？我難道不正常？」

陸小鳳道：「你也很正常，只可惜太正常了一點！」

楚楚盯著他，忽然衝過去，掀開他的棉被，壓在他身上。

陸小鳳道：「你又想幹什麼？」

楚楚道：「我只不過告訴你，只要我願意，她能做的事，我也能做，而且比她做得更好！」

她火熱的胴體不停的在他身上扭動摩擦，咬著他的耳朵，喘息著道：「我本來已經願意了，你卻不要，現在你是不是已開始後悔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他也不能不承認，這女孩子實在是個可以迷死人的小妖怪。

楚楚卻已跳起來，頭也不回的衝了出去，大聲道：「那麼你就一個人躺在床上慢慢的後悔吧。」

陸小鳳並沒有在床上躺多久，因為楚楚剛走，陳靜靜就來了，她還帶了兩個小小的酒杯和一壺酒，微笑著道：「那位喜歡吃醋，又怕胃疼的姑娘，為什麼先走？」

陸小鳳苦笑道：「因為她若再不走，我的頭就會比她的胃更疼。」

陳靜靜嫣然道：「她走了最好，我已經把那邊的賭坊結束，本就想到你這裡來的！」

陸小鳳笑道：「可惜你帶來的酒只夠讓我漱漱口。」

陳靜靜柔聲道：「酒不在多，只要有真心誠意，一杯豈非已足夠？」

陸小鳳道：「好，你倒，我喝！」

陳靜靜慢慢的倒了兩杯酒，幽幽的說道：「我敬你一杯，為你餞行，祝你一路順風，你也敬我一杯，為我餞行，從此我們就各自西東！」

陸小鳳說：「你也要走？」

陳靜靜歎了口氣，道：「我們是五個人來的，現在已只剩下我一個，我還留在這裡幹什麼？」

陸小鳳道：「你－－你準備到哪裡去？」

陳靜靜道：「我有地方去！」

陸小鳳道：「既然我們都要走，為什麼不能一起走？」

陳靜靜勉強笑了笑，道：「因為我知道你並不是真心想帶我走，也知道你身邊的女人一定很多，女人沒有一個不吃醋的，我也是女人，我－－」

她沒有再說下去，卻喝乾了杯中的酒，然後就慢慢的放下酒杯，慢慢的、轉過身，慢慢的走了出去。

她沒有回頭，彷彿生怕自己一回頭，就永遠沒法子走了。

陸小鳳也沒有阻攔，只是默默的看著她走出去，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剛喝下一杯苦酒。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外面有人道：「恭喜你，你總算大功告成了！」

聲音蒼老，來的當然是歲寒三友。

陸小鳳還沒有看見他們的人，就先看見了他們的手。

「拿來！」孤松老人還沒有走進門，就已伸出手：「你把東西拿出來，就可以走了，我們的恩怨從此一筆勾銷！」

陸小鳳沒有開口，也沒有動，只是咧著嘴看著他們傻笑。

孤松老人沉下臉道：「我說的話你不懂？」

陸小鳳道：「我懂！」

孤松老人道：「羅剎牌呢？」

陸小鳳道：「不見了！」

孤松老人聳然變色，厲聲道：「你說什麼？」

陸小鳳還在笑：「你說的話我懂，我說的話你不懂？」

孤松老人道：「難道羅剎牌不在你身上？」

陸小鳳道：「本來是在的！」

孤松老人道：「現在呢？」

陸小鳳道：「現在已經被人偷走了！」

孤松老人道：「被誰偷走了？」

陸小鳳道：「被一個剛才壓在我身上打滾的人。」

孤松老人道：「就是你帶來的那個女人？」

陸小鳳道：「當然是女人，若是男人壓在我身上打滾，我早已暈了過去！」

孤松老人怒道：「你明知她偷走了你的羅剎牌，還讓她走？」

陸小鳳道：「我一定要讓她走。」

孤松老人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她偷走的那塊羅剎牌是假的！」

寒冷的風，灰黯的穹蒼，積雪的道路，一個孤獨的女人，騎著一匹瘦弱的小毛驢，遠處隱約有淒涼的羌笛聲傳來，大地卻陰瞑無語。

她的人已在天涯，她的心更遠在天外。

「寂寞的人生，漫長的旅程，望不斷的天涯路，何處是歸途？－－」

她走得很慢，既然連歸途在何處都不知道，又何必急著趕路？

忽然間，岔路上有輛大車駛過來，趕車的大漢頭戴皮帽，手揮長鞭趕過她身旁時居然對她笑了笑。

她也笑了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那麼一笑又何妨？

趕車的大漢忽然問道：「姑娘你冷不冷？」

陳靜靜道：「冷！」

趕車的大漢道：「坐在車子裡，就不冷了！」

陳靜靜道：「我知道！」

趕車的大漢道：「那麼你為什麼還不上車？」

陳靜靜想了想，慢慢的下了毛驢，車也已停下－－既然連油鍋都下去過，上車又何妨？

趕車的大漢看著她上了他的馬車，忽然揮起長鞭，一鞭子抽在毛驢後股上。

毛驢負痛，箭一般竄出去，落荒而走。

趕車的大漢嘴角露出微笑，悠然哼起一曲小調。

「松河黑烏拉的姑娘美又嬌呀，

帶著百萬家財來讓我挑呀，

我一把摟住了她的腰呀，

不是為了家財，是為了她的嬌呀！」

歌聲悠揚，就連馬蹄踏在冰雪上，都彷彿帶著種歡樂的節奏。

然後馬車就去遠了。

「黑烏拉」並不是「松河黑烏拉」。

松河黑烏拉就是松花江，是條大江，黑烏拉雖然並不是個大城，可是在這種極荒寒的地方，也不能算太小。

一個時辰後，這輛大車已到了黑烏拉，穿過兩條大街，轉入一條小巷，停在一家小屋門口。

趕車的大漢回過頭，帶著笑道：「我的家到了，姑娘要不要進去坐坐？」

過了半晌，車廂中才傳出陳靜靜的聲音，淡淡道：「既然來了，進去坐坐也沒關係。」

她剛下車，破舊的木板門就「呀」一聲開了，一個傻頭傻腦的小孩，站在門口，看著她嘻嘻直笑。

陳靜靜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拍了拍身上的塵土，慢慢的走了進去。

裡面是一間很簡陋的小客廳，當中供著個手捧金元寶的財神爺，後面的一扇門上，掛著已洗得發白的藍布棉門簾，上面還貼著斗大的紅「喜」字，無論誰一走進這裡，都可以看得出這地方的主人一定是個整天在做著財迷夢的窮小子。

一個窮小子，一個髒小孩，兩三間東倒西歪的破房屋，四五張破破爛爛的舊板凳．門上喜字寫得無論正著看、倒著看都不順眼，牆上貼著的財神爺畫得就像是個暴發戶。

這種地方陳靜靜本來連片刻都待不住的，她喜歡乾淨，喜歡精緻高雅的東西，可是現在她居然並沒有要走的意思。難道她已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那髒小子還在看著她傻笑，她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四面看了看，居然掀開了那藍布棉門簾，走進了別人的臥房。

臥房裡居然有張床，床居然很大，而且是嶄新的，床上鋪著的被褥也是嶄新的，還繡著大紅的富貴牡丹和一雙戲水鴛鴦。

床後面堆著四五口嶄新的樟木箱，還有個配著菱花鏡的梳妝台，四面的牆壁粉刷得跟雪洞一樣，看起來就像是間新婚夫妻的新房。

陳靜靜皺了皺眉，眼睛裡露出了厭惡之色，可是等到她目光轉到那些樟木箱子上的時候，她的眼睛就立刻發出了光。

然後她就做了件很不可想像的事。她居然跳上了別人的床，從自己身上拿出一串鑰匙，打開了別人的樟木箱上一把大鎖。

忽然間，一陣金光亮起，這口樟木箱子裡放著的，竟全都是一錠錠份量十足的金元寶。

金光照得她的臉也發出了光，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用指尖輕撫著一排排疊得很整齊的金錠，就像是母親在輕撫著她初生的孩子。

能得到這些黃金的確不是件容易事，甚至比母親生孩子還要艱苦得多。

可是現在所有的苦難都已過去了，她滿足的歎了口氣，抬起頭，就看見那趕車的大漢施施然走進來，微笑著道：「我這齣戲演得怎麼樣？」

陳靜靜嫣然而笑，道：「好，好極了，實在不愧是天下第一位神童！」

趕車的大漢大笑，摘下了低壓在眉毛上的破氈帽，露出了一張看來還帶幾分孩子氣的臉，赫然竟是李神童。

脫下了那身裝瘋賣傻的紅袍綠帽，這個人看來就非但一點也不瘋，而且也不難看。

陳靜靜看著他，眼睛裡充滿溫柔的笑意，道：「這兩天倒真是辛苦了你！」

李神童笑道：「辛苦倒算不了什麼，緊張倒是有一點的，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王八蛋，倒真不是好吃的爛飯！」

他忽又問道：「你走的時候，他有沒有問起過我？」

陳靜靜搖搖頭，道：「他以為你真的瘋了，根本就沒有把你放在心上！」

李神童笑道：「所以就算這小子奸得似鬼，還是喝了你的洗腳水！」

陳靜靜道：「那還不是全靠你，你裝瘋的時候，幾乎連我都相信了！」

李神童道：「那並不難，我只是把小唐當做你，你也應該知道我那些話都是對你說的！」

他癡癡的看著她，也像是個正在想向母親索奶吃的孩子，過了很久，忽又笑道：「你看我把這屋子佈置得怎麼樣？」

陳靜靜嫣然道：「好極了，簡直就像是間新房！」

她微笑著躺下來，躺在那對繡著戲水鴛鴦的枕頭上，用一雙彷彿可以滴出水來的眼睛，看著李神童，柔聲道：「你看我像不像新娘子？」

李神童喉嚨上下滾動著，好像已緊張得連氣都喘不過來，忽然一下子撲了上去，壓在她身上，喘著氣道：「我要你，我已經憋得快發瘋了，上一次我們還是在三個月前－－」

他嘴裡說著話，一雙手已在拉她的衣服。

陳靜靜並沒有推拒，嘴裡也輕輕的喘著氣，一口口熱氣噴在李神童的耳朵上，他連骨頭都酥了，她又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李神童的喘氣聲音更粗，道：「我不行，快－－」

突聽「格」的一聲響，竟像是骨頭折斷的聲音，他的人忽然從陳靜靜身上跳起來，頭卻已軟軟的垂到一邊，整個人就像是一灘泥，「叭噠」一聲，跌在地上，眼睛凸出，已斷了氣。

陳靜靜連看都沒有再看他一眼，靜靜的躺在床上，闔起了眼睛。

就在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銀鈴般的嬌笑，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拍著手，笑道：「好，好極了，難怪小丁從小就說你是心最狠的女人，她果然沒有看錯！」

陳靜靜臉色驟然改變，可是等她站起來，她臉上立刻又露出那種溫柔動人的微笑，道：「我的心雖然狠，卻還不太黑，你呢？」

「我的心早就被狗偷吃了！」

一個戴著貂皮帽，穿著五花裘的女孩子，嬌笑著走了進來，美麗的笑容如春日下的鮮花初放，竟是那麼楚楚動人的楚楚。她身後還有三個人，一個人黑衣佩劍，一個人輕健如猿，一個人白髮蒼蒼，看來就像是她的影子一樣。

陳靜靜已迎上來，嫣然道：「我真的想不到你會來，否則我一定會準備些你喜歡吃的小菜，陪你喝兩杯你最喜歡的玫瑰露！」

楚楚笑得更甜，道：「想不到你居然還記得我喜歡吃什麼！」

陳靜靜道：「我們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就算你忘了我，我也不會忘記你！」

楚楚道：「真的？」

陳靜靜道：「當然是真的，這兩天我一直想找個機會跟你好好的聊聊，卻又怕別人動疑心。」

楚楚道：「我也一樣，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小色鬼，實在不是個好東西。」

兩個人互相微笑著，笑容裡都充滿了溫暖的友情。

陳靜靜柔聲道：「你看來一點都沒有變！」

楚楚道：「你也沒有！」

陳靜靜道：「這些年來，我真想你！」

楚楚道：「我更想你！」

兩個人都伸出了手，向對方走過去，彷彿想互相擁抱著來表示自己的感情。

可是她們的人還沒有走近，陳靜靜的笑容已不見了，溫柔的眼波忽然變得充滿了殺氣，手勢也變了，突然出手如鷹爪，一隻手閃電般去扣楚楚的脈門，另外一隻手狠狠的向她左肋下抓了過去。

這一著犀利而凶狠，用的也正是和冷紅兒同樣的分筋錯骨手法，楚楚若是被她一把拿住，就算想趕快走都不及了。

可是她出手雖然快，楚楚比她更快，她一招剛擊出，突聽「叮」的一聲輕響，兩道細如牛毛的烏光從楚楚雙袖裡打出來。

她只覺得膝蓋上一麻，就好像被蚊子叮了一口，全身力氣立刻消失，腿也軟了，「噗」的跪了下去，跪在楚楚面前。

楚楚又銀鈴般嬌笑起來，道：「我們多年的姐妹了，你何必這麼多禮？」

清脆的笑聲中，又是一點寒星射出，打在陳靜靜「笑腰穴」上。

陳靜靜也笑了，吃吃的笑個不停，可是眼睛裡卻連一點笑意都沒有，美麗的臉上也因痛苦而扭曲，黃豆般大小的冷汗一粒粒滾了下來。

楚楚眨著眼睛笑道：「我明白了，你一定也知道自己有點對不起我，所以來向我陪不是的，可是你又何必跪下來呢？只要把東西拿出來，那我就不會再怪你！」

陳靜靜一面笑，一面流著冷汗，掙扎著道：「什麼東西？」

楚楚道：「你不知道？」

陳靜靜掙扎著搖了搖頭，她全身都笑軟了，竟似連搖頭都很吃力。

楚楚沉下臉，冷冷道：「親兄弟，明算帳，我們姐妹也一樣，賈樂山要花四十萬兩黃金買李霞的羅剎牌，你卻答應我，只要我出十萬兩，你就可以保證把羅剎牌交給我，對不對？」

陳靜靜道：「可是－－羅剎牌豈非被你帶來的男人拿走了？」

楚楚立刻從身上拿出一塊玉牌，道：「你說的就是這一塊？」

陳靜靜點點頭。

楚楚忽然走過去，反手給了她一個大耳光，冷笑道：「你以為我看不出這是假的？」

她忽然把玉牌用力摔在李神童頭上，又道：「你把這小子當活寶，以為他做的假貨已可唬得住別人，只可惜他刻的那些天魔天神，一個個都像是豬八戒！」

陳靜靜用力咬住嘴唇，想停住不笑，可是她已把嘴唇咬破了卻還是笑個不停。

楚楚道：「其實我早就在疑心你了，你明明知道羅剎牌是無價之寶，怎麼肯賣給別人？你的心一向比誰都黑，吃了人連骨頭都不肯吐出來的，所以我早就叫辛老二盯住你了，就算你躲到地底下去，我也一樣能把你找出來！」

陳靜靜道：「你－－你以為真的羅剎牌已被我拿走了？」

楚楚道：「李霞還沒有把羅剎牌藏入冰河的時候，就一定被你用假貨掉了包，雖然我們本來－－」

她們本來的計劃是－－

約好要付的黃金，楚楚只要付出四分之一，十二口箱子裡，只要有三口是裝著黃金的，其餘九口都可以用石頭充數。

因為驗收的人就是陳靜靜，她收下這十二口箱子後，就通知李霞交貨。

她本是李霞最信任的人，李霞當然不會想到其中有鬼，本來準備在第二天用炸藥開河，拿出羅剎牌來的，李霞要的只不過是黃金和男人，對西方魔教教主的寶座並沒有興趣。

楚楚道：「可是你知道她只要一發現羅剎牌已被掉包，就一定會想到是你做的手腳，因為除了她自己和你之外，絕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秘密，所以當天晚上就殺了她，還故意把她跟老山羊凍在冰裡，來轉移人的注意力，因為無論誰都想不到你這樣的人會做出那種瘋狂的事！」

她忽然接著道：「你看，你的秘密是不是完全沒有瞞過我，你又何必還要裝糊塗？」

陳靜靜全身都已扭曲痙攣，不但流出了汗和眼淚，甚至連褲襠都已濕透，兩條腿的膝蓋更像是在被鋼刀刮著，尖針刺著，卻偏偏還是像剛從地上撿到三百個元寶一樣笑個不停。

楚楚道：「你還不肯拿出來？你知不知道再這麼樣笑下去會有什麼結果？」

陳靜靜拚命想咬緊牙，可是連嘴都已合不攏。

楚楚道：「你開始笑的時候，只不過流汗流淚，現在想必已連大小便都一起笑了出來，一兩個時辰後，你全身的關節就全都會笑鬆，你的人就會軟得像是一灘泥，無論誰只要用指頭在你關節上敲一下，我保證你一定會像殺豬一樣叫起來！」

陳靜靜道：「你－－你－－．」

楚楚道：「你若以為我絕不會下這種毒手，那你就錯了，就好像賈樂山以為我絕不會殺他一樣！」

陳靜靜道：「你殺了他？」

楚楚道：「他又有錢，又有勢，年紀雖已不小，卻保養得很好，在床上還可以像小伙子般流汗，對女人的功夫又不知比小伙子好多少倍，對我更溫柔體貼，誰也想不到我會殺了他的！」

她淡淡的接著道：「但我卻偏偏殺了他，我既然殺了他，還有什麼別的事做不出？」

陳靜靜忽然用盡全身力氣，嘶聲道：「羅剎牌就在我的月經帶裡，你饒了我吧！」

笑聲已停止，陳靜靜也已像一灘爛泥般軟癱在地上。

羅剎牌當然已到楚楚手裡，她用掌心托著這面晶瑩的玉牌，就像是帝王托著傳國的玉璽，又高興、又驕傲、又得意，忍不住放聲大笑。

就在她笑得最開心的時候，窗外忽然有一條長鞭無聲無息的飛過來，鞭梢一卷，捲住了她手裡的玉牌，就立刻蛇信般縮了回去。

楚楚笑不出了，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忽然被人一刀割斷了脖子。

只聽窗外一個人帶著笑道：「你們不必追出來，因為我就要進去了，多虧你替我要回這塊羅剎牌，我至少總得當面謝謝你！」

陸小鳳！

楚楚咬著牙，道：「我就知道一定是你，你為什麼還不進來？」

她這句話剛說完，陸小鳳已笑嘻嘻的站在她面前，一隻手提著根長鞭，一隻手握著玉牌。

看見陸小鳳，她居然也笑了，道：「倒看你不出，居然還使得這麼好的一手鞭法！」

陸小鳳微笑道：「我這是偷來的！」

楚楚道：「偷來的？怎麼偷？」

陸小鳳道：「這條鞭子是從外面馬車上偷來的，這手鞭法也是從「無影神鞭」那裡偷來的，若論偷東西的本事，我雖然比不上那個偷王之王，比你可要高明得多了。」

楚楚歎了口氣道：「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你會偷的，就連我的心都差點被你偷去了，何況別的？」

陸小鳳笑道：「你的心豈非早已被野狗吃了去？」

楚楚睜大眼睛，道：「你來得真早！」

陸小鳳道：「你想不到？」

楚楚道：「你是怎麼會想到的？」

陸小鳳笑了笑，道：「因為我一個人躺在床上想得太多了，所以才想到了很多事！」

楚楚撅起嘴，道：「誰叫你一個人胡思亂想的，你為什麼不強姦我？」別人沒有強姦她，她居然還像是很生氣：「你又不是君子，既然能強姦別人，為什麼不能強姦我？」

陸小鳳笑道：「因為那時我還不急，你既然要吊我胃口，我也想吊吊你！」

楚楚眨了眨眼，道：「你是在什麼時候改變主意的？」

陸小鳳道：「石頭從箱子裡滾出來的時候！」

他微笑著，又道：「我雖然沒有在上線開扒時去踩過盤子，可是一口箱子是用鐵打的？還是用黃金打的？我倒還能看得出！」

「上線開扒」就是攔路打劫，「踩盤子」就是看貨色、望風水。據說黑道上的高手，只要看看輪後揚起的塵土，就能看得出車上載的是什麼貨？這批貨有多少油水？

楚楚又歎了口氣，道：「原來你不但會偷，還會這一手，像你這樣的人，居然沒有去做強盜，實在可惜得很！」

陸小鳳也歎息著道：「老實說有時我自己也覺得可惜，有好幾次都差點改了行！」

楚楚嫣然道：「你若真的改了行，我一定做你的壓寨夫人！」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若做了什麼幫的幫主，一定還要請你做我內三堂的堂主，就像是你的老朋友丁香姨！」

楚楚又睜大眼睛，道：「你早就知道我認得她？」

陸小鳳道：「因為你到了拉哈蘇，就好像回到你自己家一樣，每個地方你好像都很熟，那時我就已經在懷疑，你很可能也是在那裡長大的，很可能早就認得陳靜靜和丁香姨！」

楚楚盯著他，道：「你既然認得小丁丁，就一定也跟她好過，我很瞭解她，看見你這種男人，她是絕不肯放過的！」

陸小鳳沒有否認，也不能否認。

楚楚又撅起嘴，道：「我們三個人裡面，你已經跟兩個好過，為什麼偏偏讓我落空？」

他們兩個人說說笑笑，打情罵俏，站在後面的三個人臉色早已變了，三個人忽然同時竄出，虎視眈眈，圍住了陸小鳳。

陸小鳳好像直到現在才看見他們，微笑道：「上一次三位不戰而退，這次還想來試試？」

白髮老人道：「上一次我們就該殺了你的！」

辛老二道：「我們放過了你，只不過她還想用你做一次傀儡而已！」

陸小鳳大笑，道：「我若是她的傀儡，那你們三位是什麼？我只要點點頭，她就會跟我走的，你們呢？」

三個人臉色更可怕，轉頭去看楚楚，楚楚卻施施然走開了，這件事就好像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陸小鳳道：「其實華山門下的『一指通天』華玉坤，江北武林中的高手『多臂仙猿』胡辛，披風劍的名家『烏衣神劍』杜白，我是早已聞名了的，我一直不敢相認，只因為我一直不相信像三位這樣的名門子弟，會為了一個女人做奴才！」

三個人臉上陣青陣白，他們以名為姓，想不到陸小鳳還是認出了他們的來歷身份。

白髮老人佝僂的身子慢慢挺直，抱拳道：「不錯，我就是華玉坤，請！」

陸小鳳道：「你想一個人對付我？」

華玉坤道：「你若不知道我的來歷身份，我必定會跟他們聯手對付你，但是現在－－」他的神情忽然變得嚴肅，厲聲接著道：「我個人的生死榮辱都不足為論，華山派的聲名，卻不能壞在我手上！」

華山派雖不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宗派，但門戶高潔，門人也很少有敗類，更沒有以多為勝的懦夫！

陸小鳳的神情也變得嚴肅起來－－能尊敬自己的人，別人也同樣會尊敬他的。

華玉坤道：「久聞陸大俠指上功夫天下第一，在下學的恰巧也是這門功夫，就請陸大俠賜招！」

陸小鳳道：「好！」

他深深吸了口氣，藏起玉牌，放下長鞭，只聽「嗤」的一聲，銳風響起，華玉坤並指如劍，急點他左右「肩井穴」，出手就是一招兩式，勁力先發，餘力猶存，果然不愧是名家子弟。

可是這一招攻出，陸小鳳就已看出這老人功力雖深，招式間卻缺少變化，出手也顯得太古老呆板了些，也犯了名家子弟們通常都會有的毛病。

他雖然只看了一眼，卻已有把握在兩三招之間制敵取勝，但是他又不禁在心裡問自己。

－－我是不是應該一出手就擊敗他？是不是應該替他留點面子？

－－一個人若是愛上了一個人，不管他愛的是誰，都不應該算是他的錯，何況他已是個老人，倒下去就不容易站起來了。

這念頭在他心頭一閃而過，華玉坤的指尖距離他穴道已不及半尺，勁風已穿過他的衣服，他已沒有選擇考慮的餘地。他只有出手，出手如閃電，用自己的指尖，迎上了老人的指尖。

華玉坤只覺得一股熱力從指間傳過來，自己的力量突然消失。

華山的「彈指神通」本是武林中七大絕技之一，他在這上面已有四十年苦練的功力，平常對敵時，三五尺外就已可用指風點人穴道，可是現在，他的力量卻像是陽光下的冰雪般消失，化做了一身冷汗。

誰知陸小鳳忽然也後退了兩步，苦笑道：「華山神指，果然名不虛傳！」

華玉坤道：「可是我－－我已敗了！」

陸小鳳道：「你沒有敗，我雖然接住你這一招，出手也許比你快些，但是你的功力卻比我深厚，你又何苦－－」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突然「叮」的一響，數十點寒星如漫天花雨，急打他的後背。

他背後沒有眼睛，也沒有手。

華玉坤聳然失色，楚楚眼睛裡卻發出了光。

就在這一瞬間，陸小鳳身子突然一轉，數十點寒星竟奇蹟般從他腋下穿過，竟全都打在本來站在他前面的華玉坤胸膛上。

華玉坤雙睛凸出，瞪著胡辛，一步步走了過去。

胡辛臉色也變了，一步步向後退。

華玉坤只向前走了兩步，眼角、鼻孔、嘴角，忽然同時有鮮血湧出。

胡辛彷彿鬆了口氣，道：「我－－」

他只說了一個字，胸口忽然有鮮血湧出，一截劍尖隨著鮮血冒出來。

他吃驚的看著這截劍尖，好像還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可是他自己嘴裡也已有鮮血湧出，忽然狂吼一聲，向前撲倒，就不能動了。

他倒下後，就可以看見杜白正站在他背後，手裡緊握著劍，劍尖還在滴著血。

華玉坤看著他，掙扎著笑了笑，道：「謝謝你！」

杜白也勉強笑了笑，卻沒有開口。

華玉坤又轉過頭，看著陸小鳳，一字字道：「更謝謝你！」

杜白替他報了仇，陸小鳳保全了他的聲名，這正是武林中看得最重的兩件事。

華玉坤閉上眼睛，緩緩道：「你們都對我很好－－很好－－」

他慢慢的倒下去，嘴角竟彷彿真的露出一絲微笑，最後的微笑。

風從窗外吹過，寒意卻從心底升起。

過了很久，陸小鳳才長長吐出口氣，喃喃道：「為什麼？這是為了什麼－－」

杜白臉上全無表情，緩緩道：「你應該知道這是為什麼，我也知道！」

慾望！對金錢的慾望，對權力的慾望，對聲名的慾望，對性的慾望！

人類所有的苦難和災禍，豈非都是因為這些慾望而引起的？

陸小鳳又不禁長長歎息，轉身面對著杜白，道：「你－－」

杜白冷冷道：「我不是你的敵手！」

陸小鳳笑了笑，笑得很淒涼，揮手道：「那麼你走吧！」

劍尖的鮮血已滴乾了，杜白慢慢收回他的劍，將劍入鞘，他已走到楚楚面前，道：「我們走吧！」

楚楚道：「走？你要我跟你走？」

杜白道：「是的，我要你跟我走。」

楚楚忽然笑了，笑得彎下腰，好像連眼淚都快笑了出來。

看到陳靜靜的笑，陸小鳳才知道笑有時比哭還痛苦。

看到楚楚的笑，陸小鳳才知道笑有時甚至比利劍尖針更傷人。

杜白的臉上已全無血色，一雙本來很鎮定的手，已開始不停的顫抖，卻還不肯放棄希望，又問了一句：「你不走？」

楚楚的笑聲突然停頓，冷冷的看著他，就好像完全不認得他這個人一樣，過了很久，才冷冷的說出了一個字：「滾！」

這個字就像是條無情的鞭子，一鞭子就已把杜白連皮帶骨抽開了兩半，把他的一顆心抽了出來，直滾在他自己腳下，讓他自己踐踏。

他什麼話也不再說，扭頭就走。楚楚卻忽然躍起，拔出了他背後背著的劍，凌空翻身，反手一劍，向他的後心擲了過去。

杜白沒有倒下，就讓這把劍穿心而過。

但是他並沒有閃避，反而轉過身，面對著楚楚，冷冷的看著。

楚楚臉色也變了，勉強笑道：「我知道你不能沒有我的，所以還不如索性讓你死了算了！」

杜白的嘴角也有鮮血湧出，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好，很好－－」

第二個「好」字說出，他身子突然向前一撲，緊緊抱住了楚楚，死也不肯放。

他胸膛上的劍，也刺入了楚楚的胸膛，他心口裡的血，也流入了楚楚的心口。

楚楚的頭搭在他肩上，雙睛漸漸凸出，喘息越來越粗，只覺得抱住她這個人的身子已漸漸發冷，冷而僵硬，一雙手卻還是沒有放鬆。

然而她自己的身子也開始發冷，連骨髓都已冷透，但是她的眼睛卻反而亮了，忽然看著陸小鳳笑了笑，道：「你為什麼不強姦我？為什麼？－－」

這就是她說的最後一句話。

## 第十回 香姨之死

陳靜靜並沒有死，而且一直都很清醒。

在這種情況下，清醒的本身就已是種無法忍受的痛苦，冥冥中竟像是真的有個為世人主持公道的神祇，在故意折磨著她。

現在陸小鳳雖然已將她抱到另一間房裡，讓她靜靜的躺在床上，可是她的痛苦並沒有結束，也許已只有死才能解除她的痛苦。

痛苦已到了無法忍受時，死就會變得一點也不可怕了。

她想死，真的想死，她只希望陸小鳳能給她一個痛快的解脫，但是她絕不把自己的意思表露出來，因為她很小的時候，就得到一個教訓。

－－你越想死，別人往往就越要讓你活著，你不想死，別人卻偏偏要殺了你。

她至今還記得這教訓，因為她看見過很多不想死的人死在她面前，也看見過很多活不下去的人偏偏還活著，她本是在苦難中生長的。

陸小鳳雖然一直都靜靜的站在床頭，她卻看得出他心裡也很不平靜。

無論誰看到了那些驚心動魄，慘絕人寰的事之後，心裡都不會好受的。

陳靜靜忽然勉強笑了笑，道：「我想不到你會來，但你卻一定早已想到是我了。」

陸小鳳並不否認。

陳靜靜道：「我本來一直認為我做得已很好，假如楚楚也能小心一些，沒有讓箱子裡的石頭滾出來，也許你就不會懷疑我了！」

陸小鳳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箱子裡裝的是石頭，你卻接受了，楚楚和你本該是從小認得的，卻故意裝作素不相識，這兩點雖然都讓我覺得很可疑，卻還不是最重要的線索！」

陳靜靜道：「最重要的是什麼？」

陸小鳳道：「是隻黑熊！」

陳靜靜道：「黑熊？」

陸小鳳道：「冷紅兒總認為自己看見過一隻黑熊，其實那只不過是個披著黑熊皮的人而已，因為這個人做的事很秘密，她的模樣又偏偏是別人容易認出來的，所以她就披上熊皮來掩人耳目，無論誰發現一隻黑熊，都一定會遠遠避開，絕不敢仔細去看的。」

陳靜靜道：「你認為這個人就是我？」

陸小鳳道：「嗯！」

陳靜靜道：「因為你看見我房裡有張熊皮？」

陸小鳳道：「你當然想不到我會到你房裡去，那本就是件很湊巧的事！」

陳靜靜歎了口氣，道：「我的屋子確實從來都不讓別人進去的，這一點你沒有錯！」

陸小鳳道：「我哪點錯了？」

陳靜靜道：「你能到我房裡去，並不是因為我恰巧暈倒，因為那天我根本就沒有暈過去！」

她的聲音雖微弱，可是每句話都說得很清楚，因為她一直都在控制著自己，這世上也許已很少有人能比她更會控制自己。

她接著道：「我讓你到我房裡去，只因為你抱起我的時候，我忽然有了種從來都沒有過的感覺，我－－我本來也想不到李神童會忽然闖進去。」

陸小鳳也勉強笑了笑，道：「我若是他，我也會忽然闖進去的！」

陳靜靜道：「同樣的熊皮，本來有兩張，還有一張是李霞的！」

陸小鳳道：「那天你們去埋藏羅剎牌的時候，身上就披著熊皮？」

陳靜靜道：「那時候已經是深夜了，我們想不到紅兒還坐在岸上發怔。我看見她的時候，她當然也看見了我！」

陸小鳳道：「但是她並沒有看清楚，她一直以為你是隻黑熊！」

陳靜靜苦笑道：「不管怎麼樣，我還是不太放心，女人的疑心病總是比較大的！」

陸小鳳道：「所以你發現她昨天晚上又到那裡去了，你就殺了她滅口？」

陳靜靜居然承認：「丁香姨一向認為心最狠的人就是我！」

陸小鳳道：「她本來雖然不知道你的秘密，但是你下手殺她的時候，她終於認出了你。」

陳靜靜歎道：「她看見我的臉時，那種眼神我只怕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陸小鳳道：「那時你心裡也難免有點害怕，所以一擊得手，就立刻走了。」

陳靜靜道：「因為我知道她已必死無疑。」

陸小鳳道：「可是你沒有想到，一個人臨死的時候，往往也就是他這一生中最清醒的時候。」

陳靜靜沒有開口，心裡卻有點酸酸的，現在她就很清醒。

陸小鳳道：「所以她臨死前，終於想到那天她看見的黑熊一定就是你，也想到了你一定是去埋藏羅剎牌的，所以她就掙扎著爬到那天你出現的地方！」

陳靜靜道：「所以你才知道我們是把羅剎牌藏在那裡的？」

陸小鳳黯然道：「不錯！」

陳靜靜忽然冷笑，道：「這麼說來，她的死對你豈非只有好處？你還難受什麼？」

陸小鳳想說話，又忍住。

陳靜靜道：「不該難受的你難受，真正應該難受的事，你反而覺得很高興。」

陸小鳳已閉上嘴，等著她說下去。

陳靜靜道：「那天我去找你，並不是替你送下酒菜，更不是為了關心你、喜歡你，我去找你，只不過為了要絆住你，好讓李神童把李霞的屍體凍在冰裡，所以我只有忍受你的侮辱，其實你一碰到我，我就想吐！」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我明白了！」

陳靜靜道：「你明白了什麼？」

陸小鳳道：「你想死。」

陳靜靜道：「你憑什麼認為我想死？」

陸小鳳道：「因為你一直在故意激怒我，想要我殺了你。」

陳靜靜冷笑道：「我知道你不敢的，你一向只會看著別人下手，你自己根本沒有殺人的膽子！」

陸小鳳又笑了笑，忽然轉身走出去。

陳靜靜失聲道：「你想去幹什麼？」

陸小鳳道：「去套車！」

陳靜靜道：「為什麼現在要去套車？」

陸小鳳道：「因為你既不能騎馬，也不能走路！」

陳靜靜道：「你－－你要帶我走？」

陸小鳳道：「你穴道裡的暗器我雖然拿不出來，可是我知道有個人能拿出來！」

陳靜靜道：「你－－你－－你為什麼不肯讓我死？」

陸小鳳淡淡道：「因為今天死的人已太多了！」

他頭也不回的走出去。

陳靜靜看著他走出去，眼淚已慢慢的流下來，終於失聲痛哭，卻不知是為了悲傷？是為了悔恨？還是因為感激？

不管怎麼樣，一個人想哭的時候，若是能自由自在的痛哭一場，也滿不錯的。

陸小鳳當然聽得見她的哭聲，他本就希望她能哭出來，把心裡的悲傷痛苦和悔恨全都哭出來，哭完了之後，她也許就不想死了。

陽光已消失，風更冷，那傻頭傻腦的髒小孩還站在那裡流著鼻涕傻笑，剛才發生的那些悲慘的事，對他竟似完全沒有影響。

別人雖然笑他傻，也許他活得反而比大多數人都快樂些。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微笑著拍這孩子的頭，道：「你去替我照顧照顧房裡的那個阿姨，她有好多好多錢，她會買糖給你吃！」

傻孩子居然聽懂了他的話，雀躍著跑進去：「我喜歡吃糖，好多好多糖！」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剛走出門，就看見一隻手伸了過來。

他並不意外，他早已算準歲寒三友一定會在外面等著他的。

孤松先生道：「拿來！」

陸小鳳眨了眨眼，道：「你是想要錢？還是想要飯？」

孤松先生臉色又氣得發青，冷冷道：「也許我這次是想要你的命！」

陸小鳳微笑道：「要錢要飯都沒有，要命倒有一條。」

孤松怒道：「難道你一定要我先打斷你的腿，才肯交出羅剎牌？」

陸小鳳道：「就算你打斷我的腿，我也不會交出羅剎牌。」

孤松變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道：「我正想問你，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幾時說過要把羅剎牌給你的？」

孤松厲聲道：「你準備給誰？」

陸小鳳道：「藍鬍子。」

孤松道：「一定要給他？」

陸小鳳道：「一定。」

孤松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要去換回一樣東西。」

孤松道：「換什麼？」

陸小鳳道：「換我的清白。」

孤松盯著他，緩緩道：「難道你自己從來也沒有想過要把這羅剎牌占為已有？」

陸小鳳道：「我想過！」

孤松道：「現在你還想不想？」

陸小鳳道：「想！」

孤松臉色又變了。

陸小鳳淡淡的接著道：「我想的事很多，有時我想做皇帝，又怕寂寞；有時我想當宰相，又怕事多；有時我想發財，又怕人偷；有時我想娶老婆，又怕囉嗦；有時我想燒肉吃，又怕洗鍋；有時我甚至還想打你一巴掌，又怕惹禍。」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孤松已忍不住笑了，但是一轉眼他又板起臉，道：「所以你想的事雖多，卻連一樣也沒有做。」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每個人活在世上，好像都是想得多，做得少的，又豈只我一個？」

孤松的目光忽然到了遠方，彷彿也在問自己－－我想過什麼？做過什麼？

一個人只要活在世界上，就一定要受到各種的約束，假如每個人都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出來，這世界還成什麼樣子？

過了很久，孤松才輕輕的歎息了一聲，揮手道：「你走吧！」

陸小鳳鬆了口氣道：「我本來以為你已不會讓我走的，想不到你居然還很信任我。」

孤松板著臉，冷冷道：「這已是最後一次。」

陸小鳳微笑道：「只要你想喝醉，隨時都可以來找我，我一定就在你附近。」

他也揮了揮手，剛想從他們中間走過去，寒梅忽然道：「等一等！」

陸小鳳只好站住，道：「有何吩咐？」

寒梅道：「我想看看你。」

陸小鳳笑了：「你盡量看吧，據說有很多人都認為我長得很不錯。」

寒梅臉上既沒有笑容，也沒有表情，冷冷道：「我要看的並不是你這個人。」

陸小鳳道：「你要看我的是什麼？」

孤松道：「看你的功夫。」

陸小鳳的笑立刻變成苦笑，道：「我勸你不如還是看我的人算了，我可以保證，我的功夫絕沒有我的人好看。」

寒梅卻再也不看他一眼，忽然轉身，道：「你跟我來。」

陸小鳳遲疑著，看看枯竹，又看看孤松，兩個人的臉色也全無表情。

他歎了口氣，只好跟著寒梅走，嘴裡還在喃喃的嘀咕：「你究竟想帶我到哪裡去？喝酒賭錢我都奉陪，若是要打架拚命，我就要開溜了。」

寒梅也不理他，三轉兩轉，走到一條大街上，街上有家很大的酒樓，門口停著十來輛鏢車，一桿紫緞鏢旗斜插在門外，迎風招展，上面繡著的是一條金龍，蟠著個斗大的「趙」字。

陸小鳳認得這桿鏢旗，「金龍鏢局」雖然遠在關外，主顧大多是到長白山來採參的參客，可是在關內的名頭也很響，因為這家鏢局的總鏢頭，「黑玄壇」趙君武，昔年本是中原極負盛名的鏢師，不久之前才被金龍鏢局重金聘來的。

現在他就在這家酒樓上喝酒，一個人有了他這樣的聲名地位，氣派當然不小。

寒梅一上了酒樓，就筆直走到他面前，冷冷的看著他，道：「你就是黑玄壇趙君武？」

趙君武怔了怔，上下打量著這不僧不道不俗的怪老頭，他眼力一向不錯，卻看不出這老頭是什麼來歷，只好點點頭，道：「我就是。」

寒梅道：「你知道我是誰？」

趙君武搖搖頭，道：「請教。」

寒梅道：「我就是崑崙絕頂大光明境，歲寒三友中的寒梅先生，也就是西方魔教中的護法長老。」

他每個字都說得很慢，聽到「歲寒三友」四個字，趙君武的臉已像是個面具忽然拉長了，聽到「西方魔教」四個字，趙君武額上已冒出冷汗。

寒梅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知道我是誰？」

趙君武立刻站起來，搶步趕出，躬身道：「晚輩有眼無珠，不知道仙長大駕光臨－－」

他還在不停的說，恨不得把所有的恭維客套話都說出來，寒梅卻已轉身走了，走到陸小鳳面前，道：「你知道他是誰？」

陸小鳳道：「聽說過。」

寒梅說道：「他的名頭並不小，他的武功也不弱，見到我時，還是恭敬得很，你在我們面前卻漫不為禮。」

陸小鳳笑了，道：「他小時候家教一定很好，家教好的人，總是比較有禮貌的！」

寒梅道：「你呢？」

陸小鳳道：「我是個孤兒！」

寒梅道：「所以你沒有家教。」

陸小鳳道：「沒有。」

寒梅道：「那麼你就該受點教訓。」

他忽又轉身，指著陸小鳳問趙君武道：「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趙君武搖搖頭。

寒梅道：「你也不必知道，我只要你替我教訓教訓他。」

趙君武面有難色，苦笑道：「可是在下與他素無過節，怎麼能－－」

寒梅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我並不打算勉強你，你可以選擇，是要出手教訓他？還是要我教訓你？」

他一面說著話，一面從桌上拿起了個錫酒壺，隨隨便便的一捏一揉，酒壺就變成了一團，再輕輕一拉，就又變成條錫棍。

趙君武臉色變了，忽然一個箭步竄過來，反手一掌，猛砍陸小鳳後頸，這一著凶狠迅速，出手居然一點也不留情。

陸小鳳居然連動也沒有動，就這麼樣站在那裡挨了他一掌。

左頸後有條大血管，也是人身上的要害之一，趙君武雖然沒有練過內家掌力，可是一雙手粗糙堅硬如岩石，這一下打得實在很不輕，陸小鳳不被打死，也該立刻暈過去的。

誰知他卻偏偏還是好好的站在那裡，而且居然還面不改容。

趙君武臉上又冒出了汗，突然一個肘拳，用力撞在陸小鳳胸腹間。

陸小鳳又挨了他一拳，還是不動聲色。

趙君武滿頭汗如落雨，他兩次出手，明明都沒有落空，卻又偏偏像是打空了，只覺得對方整個人都像是空的，自己一拳打上去，竟連一點著力之處都沒有。

他第三拳本已準備出手，拳頭也已握緊，卻再也沒法子打得下去。

陸小鳳好像還在等著挨打，等了半天，忽然看著他笑了笑，道：「閣下是不是已教訓得夠了？」

趙君武也想勉強笑一笑，可是現在就算天上忽然有個大元寶掉在他面前，他也沒法子笑得出來。

陸小鳳又轉過頭看著寒梅笑了笑，道：「現在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寒梅臉色也變得很難看，還沒有開口，枯竹已搶著道：「你請吧！」

陸小鳳微笑道：「謝謝。」

他拍了拍衣襟，從桌上拿起個還沒有被捏扁的酒壺，對著嘴一飲而盡，大步從寒梅面前走了過去。

可是他還沒有走下樓，已有個店小二奔上來，手裡拿著封信，大聲道：「哪位是陸小鳳陸大俠？」

陸小鳳指指自己的鼻子，帶著笑道：「我就是陸小鳳，卻不是大俠，大俠只會揍人，不會挨揍！」

他臉上還帶著笑，並沒有生氣，因為他知道世界上欺善怕惡的人很多，比趙君武更糟十倍的人卻有不少，這本就是人性中弱點之一。

他熱愛人類，熱愛生命，對這種事他通常都很容易就會原諒的。

可是等他看完了這封信之後，卻真的生氣了，不但生氣，而且著急。

「小鳳大俠吾兄足下：前蒙寵賜屁眼一枚，愧不敢當，只因無功不敢受祿，已轉贈陳靜靜姑娘，又恐吾兄旅途不便，阿堵物若干兩，弟也已代為運走，專此奉達，謹祝大安！」

下面的具名，赫然又是「飛天玉虎」。

陸小鳳在看著這封信的時候，歲寒三友卻在看著他。

他們也很吃驚，因為他們從來也沒有想到，陸小鳳的臉色也會變得這麼可怕。

所以陸小鳳衝出去的時候，他們也跟著衝了出去，只留下趙君武一個人怔在那裡，臉上的表情好像恨不得馬上一頭撞死。

他做夢也想不到他剛才要教訓的那個人，就是名滿天下的陸小鳳。

陸小鳳雖然原諒了他，他卻永遠也沒法子原諒自己，陸小鳳雖然並沒有出手，卻已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教訓。

可是陸小鳳自己也做錯了一件事，他本不該離開陳靜靜的，更不該離開那屋子，等他趕回去時，那地方幾乎已變成了一片火海。

幸好天寒地凍，到處都積著冰雪，所以火勢的蔓延並不廣，被波及的人家並不多，但卻還是難免有很多無辜的人受到連累。

陳靜靜那美麗柔軟的胴體，也無疑早已被燒成了一根根枯骨，一片片飛灰。

陸小鳳來的時候，已來遲了。

烈火烤紅了他的臉，烤紅了他的眼睛，他的手腳卻是冰冷的，心也是冰冷的。

巷子裡一片混亂，男人們在奔跑吆喝著救火，女人們在尖叫，孩子們在啼哭，他們過的本是簡樸平靜的生活，從沒有傷害到任何人，可是現在卻無緣無故的受到傷害。

陸小鳳忽然轉身，瞪著寒梅，厲聲道：「你看見了沒有？」

寒梅道：「看見了什麼？」

陸小鳳道：「這就是你造成的災禍，你自己難道看不見？」

寒梅閉上了嘴，心裡顯然也不太好受。

陸小鳳道：「現在你是不是還想看看我的功夫？」

寒梅道：「剛才我已看過。」

陸小鳳道：「剛才那只不過是挨揍的功夫，你想不想看看我揍人的功夫？」

這是挑戰。

他從未向任何人這麼樣挑戰過，他的態度雖然冷靜如磐石，可是這種殘酷的冷靜，卻使得他的憤怒更可怕。

極端的冷靜，本就是憤怒的另一種面具。

寒梅沉著臉，在閃動的火光下看來，他臉色也是蒼白的，連嘴唇都已發白。

從來沒有人敢這麼樣面對面的向他挑戰。

他並不怕這個年輕人，他從來也沒有怕過任何人，可是這一瞬間，他卻忽然感覺到一種從來未有過的緊張，緊張得連呼吸都已停頓！

因為他一直都是站在上風的，他已習慣於用自己的聲名和地位去壓迫別人，現在，他卻第一次感覺到別人給他的壓力。

陸小鳳的壓力又來了：「你想不想看？」

寒梅還沒有開口，枯竹忽然道：「他不想！」

孤松立刻接著道：「他唯一想看的，就是羅剎牌，我也一樣。」

他擋在陸小鳳面前，讓枯竹拉走了寒梅，才慢慢的接著道：「所以你絕不能讓我們失望！」

他沒有轉身，只是面對著陸小鳳向後退，然後袍袖一揮，身形倒掠，忽然就看不見了。

陸小鳳沒有動，沒有攔阻，過了很久才輕輕的吐出一口氣。

他忽然發覺自己對這三個人已退讓得太久，現在已應該讓他們退一退了。

這是他第一次還擊，雖然沒有使劍出來，卻已贏得了勝利。

可是他也知道，他們絕不會退得很遠的，等到他們再逼過來時，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陸小鳳沒有想下去！

火還沒有滅，他絕不能就這麼樣站在這裡看著，縱然有很多問題需要他去想，也可以等到以後再說，現在他一定要先去救火。

他捲起衣袖，從別人手上搶過一桶水，躍上隔壁的牆頭，往火頭上澆了下去。

他的動作當然比別人快得多，一個人出的力量至少可以抵得十五個人，可是旁邊另外還有個人，動作居然也並不比他慢多少，甚至比他更賣力，有一次竟躍上已被火燒著了的危牆，幾乎葬身在火窟裡。

冰雪溶化，打濕了易燃的木料，再加上大家同心合力，火勢很快就被遏阻，終於滅了。

陸小鳳總算鬆了口氣，用衣袖抹了抹汗，只覺得已有很久未曾這麼樣舒服過。

旁邊有個人在喘息著，帶著笑道：「你一共提了七十三桶水，我只比你少六桶。」

陸小鳳抬起頭，才發現這個跟他並肩救火的人，竟是「黑玄壇」趙君武！

趙君武笑得很開朗，道：「我剛才差點想一頭撞死，可是現在卻只想再活幾年，活得越長越好。」

陸小鳳微笑著，沒有問為什麼，因為他知道答案。

假如你自己也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就絕不會想死的，因為你的生命已有了價值，你就會覺得它可貴可愛。

假如你真正全心全意的去幫助過別人，就一定會明白這道理，因為只要你肯去幫助別人，就一定是個有用的人。

陸小鳳微笑著拍了拍趙君武的肩，道：「我知道你剛才比誰都賣力，你揍我的時候，假如也這麼賣力，我就吃不消了！」

趙君武紅著臉笑道：「我揍人的時候絕不會這麼出力的，因為揍人並不是件愉快的事，同時我又怕手疼！」

兩個人同時大笑，然後才發現他們四周已圍滿了人，站在那裡陪著他們笑，每個人眼睛裡都充滿了欣慰、敬佩和感激。

一個梳著兩條長辮子的小女孩，忽然衝出來，拉住了他們的手，在他們手心裡塞了塊冰糖，紅著臉道：「這是我最喜歡吃的，可是我情願讓你們吃，因為你們都是好人，我長大了也要跟你們一樣，別人家裡著了火，我也會幫著去救的！」

陸小鳳輕撫著她的頭髮，想說話，咽喉裡卻像是被塞住了。

趙君武看著她，幾乎連眼淚都掉了下來，只覺得自己剛才就算真的被火燒死，也是值得的。

就在這時，忽然有個小小的黑腦袋，從旁邊一條又髒又窄的陰溝裡鑽出來，指著陸小鳳大聲道：「他不是好人，他騙我，阿姨沒有糖給我吃！」

一個小小的黑人從陰溝裡爬出來，竟是那傻頭傻腦的髒小孩。

他居然還沒有死，也許並不是因為他運氣好，只因為他的愚笨無知，除了他之外，無論大人小孩都不會把自己塞進這麼髒的陰溝裡。

可是他有眼睛，而且剛才也在陳靜靜屋裡，現在他已是唯一能說出當時情況來的人！

陸小鳳眼睛亮了，立刻迎上去，這孩子能不能把那兇手的樣子指敘出來？他雖然沒有把握確定，但希望總是有的。

忽然間，人叢中有人大叫道：「他雖然幫著救火，放火的也是他，大家莫要上了他的當。」

幾個人大叫著衝出來，往陸小鳳身上撲過去，情況立刻混亂，雖然有人堅決不信，有的人已在懷疑，有幾個房子已被燒光了的人，更是不分青紅皂白，也往陸小鳳身上撲。

他們本就是些頭腦簡單的小人物，看見自己的家被毀了，早已眼睛發紅，想找人拚命。

陸小鳳並不怪他們，更不願對他們出手，幸好有趙君武在旁邊擋著，他雖然挨了幾拳，總算還是衝了出去，可是那髒小孩卻已不見了。

陰溝旁邊還留著幾個水淋淋的髒腳印，火窟裡還在冒著青煙。

陸小鳳咬了咬牙，忽然又衝進火窟。

趙君武旗下的鏢師趟子手們，也已趕來壓住暴亂的人群，趙君武又以自己的身份保證，陸小鳳剛才一直跟他在一起，騷動平息，再問剛才第一個大叫的人是誰，就沒有人知道了。

這時陸小鳳居然還留在那滾燙的火窟裡，也沒有人知道他在找什麼。

「你剛才在找什麼？」

他們一離開火場，趙君武就忍不住問他，陸小鳳卻沒有回答。

他眼睛裡一直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也不知道是正在思索著一個難題，還是已經把這難題想通了。

趙君武沒有再問下去，也開始思索，忽然又道：「剛才冤枉你的那個人，一定就是放火的人，想要你替他背黑鍋。」

陸小鳳又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他們並不是要我背黑鍋，而是要滅口。」

趙君武道：「滅誰的口？從陰溝裡爬出來的那個傻小子？」

陸小鳳點點頭。

趙君武皺眉道：「那麼樣一個傻小孩，能懂得什麼？」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他們本來的確不必這麼樣的！」

趙君武也歎了口氣，道：「不管怎麼樣，事情總算已過去，咱們喝酒去！」

陸小鳳道：「你要我陪你喝酒，恐怕要等一等！」

趙君武道：「為什麼？」

陸小鳳握緊雙拳，緩緩道：「不找到飛天玉虎，我從此絕不再喝一滴酒。」

趙君武道：「我能不能幫上你的忙？」

陸小鳳道：「能！」

趙君武道：「你說！」

陸小鳳道：「這一帶你比我熟，你－－」

他聲音忽然壓得很低，好像生怕別人聽見，因為他已發現飛天玉虎的勢力所及處，遠比他以前想像中還要大得多。

等他說完了，趙君武立刻道：「這件事我一定替你做到，有了消息後，怎麼通知你？」

陸小鳳道：「你有沒有到銀鉤賭坊去賭過錢？」

趙君武笑道：「不但去過，而且還跟那大鬍子賭過錢，居然還贏了他幾百兩銀子！」

陸小鳳道：「半個月之後，我們在那裡見面，先到的先等，不見不散。」

趙君武看著他，忽然道：「謝謝你。」

陸小鳳笑了，道：「我要你替我做事，我沒有謝你，你反而謝我？」

趙君武道：「就因為你沒有謝我，所以我才要謝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

趙君武眼睛裡發著光，道：「因為我知道你一定已把我當作朋友！」

朋友！這兩個字多麼光榮！多麼美麗！

你若也想和陸小鳳一樣，受人愛戴尊敬，就一定要先明白一件事。

－－真正能令人折服的力量，絕不是武功和暴力，而是忍耐和愛心。

這並不是件容易事，除了廣闊的胸襟外，還得要有很大的勇氣！

屋子裡佈置得幽雅而乾淨，雪白的窗紙還是新換上的，窗外天氣晴朗，陽光燦爛，窗台上擺著水仙和臘梅，丁香姨居然已能坐起來了，蒼白的臉上已有了紅暈，就像是一朵本已枯萎的花朵，忽然又有了生命。

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陸小鳳的心情顯然也比前幾天好了些。

「我答應過你，我一定會再來看你！」

「我知道！」丁香姨臉上居然露出溫暖的微笑，「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她斜倚在床上，床上鋪著剛換過的被單，她身上穿著溫暖舒服的寬袍，袍子很長，袖子也很長，掩住了她的斷足和斷腕。

陽光穿過雪白的窗紙照進來，她看來還是那麼美麗。

陸小鳳微笑道：「我還帶了樣東西來！」

丁香姨眼睛裡發出了光，失聲道：「羅剎牌？」

陸小鳳點點頭，道：「我答應過你的事，一定會做到，我沒有騙你！」

丁香姨眨眨眼，道：「難道我又騙了你？」

陸小鳳拉過張椅子坐下，道：「你告訴我，陳靜靜是你的好朋友，我可以信任她！」

丁香姨承認。

陸小鳳道：「她真的是你的好朋友？你真的能信任她？」

丁香姨轉過頭，避開了他的目光，呼吸忽然變得急促，彷彿在勉強控制著自己，過了很久，還是忍不住說出了真心話：「她是個婊子！」

陸小鳳笑了：「可是你卻要我去信任一個婊子！」

丁香姨終於回過頭，勉強笑了笑，道：「因為我是個女人，女人豈非總是常常會叫男人去做一些她自己不願做的事？」

這理由實在不夠好，陸小鳳卻似乎已很滿意，因為她是個女人，你若要女人講理，簡直就好像要駱駝穿過針眼一樣困難。

丁香姨忽又問道：「她是不是真的已死了？」

陸小鳳道：「嗯！」

丁香姨輕輕吐出口氣，臉上的表情就像剛才吐出口濃痰。

陸小鳳盯著她，忽然問道：「你怎麼知道她已經死了？」

丁香姨又轉過頭，輕輕咳嗽了兩聲，才緩緩道：「我並不知道，只不過這麼樣猜想而已。」

陸小鳳道：「你怎麼會這樣想的？」

丁香姨道：「你剛才既然那麼樣問我，可見她一定做了很多對不起你的事，對不起你的人，豈非總是活不長的？」

這解釋更不夠好，陸小鳳居然也接受了。「不管怎麼樣，我總算已要回了羅剎牌，總算沒有白走一趟。」

聽到「羅剎牌」三個字，丁香姨眼睛裡又發出了光，看著陸小鳳的手伸進衣襟裡，看著他拿出了這塊玉牌，眼睛裡忽又流下淚來。

陸小鳳瞭解她的心情。

就為了這塊玉牌，她不惜毀了自己的家，毀了自己一生的幸福，連自己的人都變成了殘廢！

這塊玉牌縱然是無價之寶，可是幸福的價值豈非更無法衡量？

她這麼樣做是不是值得？現在她是不是已經在後悔？

陸小鳳也不禁歎息，道：「假如這是我的，我一定送給你，可是現在－－」

丁香姨打斷了他的話，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用不著解釋，現在你就算送給我，我也沒有用了。」她的淚又流下，慢慢的接著道：「現在我只要能看看它，摸摸它，就已心滿意足了！」

她已沒有手，這塊她不惜犧牲一切來換取的玉牌，雖然就在她面前，她卻沒法子伸手來拿了，這種痛苦豈非已不是任何人所能忍受的，可是她卻偏偏只有忍受。

陸小鳳又不禁歎息，勉強笑道：「我把它放在你身上好不好？你至少可以看得清楚些。」

丁香姨點點頭，看著陸小鳳把那塊玉牌放在她的胸膛上，含淚的眼睛裡忽然露出種誰也無法解釋的表情，也不知是感激？是欣慰？還是悲傷？

陽光滿窗，玉牌的光澤柔和而美麗，甚至還是溫暖的。

丁香姨垂下頭，用嘴唇輕吻，就像是在輕吻著初戀的情人。

「謝謝你，謝謝你－－」

她反反覆覆不停的說著，用兩隻斷腕，夾起了玉牌，貼著自己的臉。

陸小鳳不忍去看她，他記得她的手本來是纖細而柔美的，指甲上總是喜歡染上一層淡淡的玫瑰花汁，使得她的手看來也像是朵盛開的玫瑰。

可是現在玫瑰已被無情的手摘斷了，只剩下一根光禿醜陋的枯枝。

玫瑰斷了，明年還會再生，可是她的手－－

陸小鳳站起來，轉過身，突聽「噗」的一聲，一樣東西穿破窗戶，飛了出去，接著，又是「嗤」的一響，一樣東西穿破窗戶，飛了進來。

他立刻回頭，丁香姨用兩隻斷腕夾著的玉牌已不見了，心口上卻有一股鮮血泉水般湧了出來。

她嫣然的面頰又已變為蒼白，眼角和嘴角在不停的抽動，看來彷彿是在哭，又彷彿是在笑。

就算是笑，那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淒涼痛苦的笑，一種甚至比哭還悲哀的笑。

她看著陸小鳳，發亮的眼睛也變成死灰色，掙扎著：「你－－你為什麼不追出去？」

陸小鳳搖搖頭，臉上只有同情和憐憫，連一點驚訝憤怒之意都沒有。

丁香姨這麼樣的結果，竟好像早已在他意料之中，過了很久，他才黯然道：「你是不是又被人騙了？」

丁香姨的聲音更微弱，道：「我騙了你，他卻騙了我，每個人好像都命中注定了要被某一種人騙的，你說對不對，對不對？－－」

她說得很輕、很慢，聲音裡已不再有悲傷和痛苦。

在臨死前的一瞬間，她忽然領悟到一種既複雜、又簡單，既微妙、又單純的哲理，忽然明白人生本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她的人生就已結束。

一個人為什麼總是要等到最後的一瞬間，才能瞭解到一些他本來早已瞭解的事？

## 第十一回 重回賭坊

夜，冬夜。

黑暗的長巷裡，靜寂無人，只有一盞燈。

殘舊的白色燈籠，幾乎已變成死灰色，斜掛在長巷盡頭的窄門上，燈籠下，卻掛著一個發亮的銀鉤，就像是漁人用的釣鉤一樣。

銀鉤不住的在寒風中搖蕩，風彷彿是在歎息，歎息世上為何會有那麼多愚昧的人，願意被鉤上這個銀鉤？

方玉飛從陰暗潮濕的冷霧中，走進了燈光輝煌的銀鉤賭坊，脫下了白色的斗篷，露出了他那件剪裁極合身，手工極精緻的銀緞子衣裳。

每天這時候，都是他心情最愉快的時候，尤其是今天。

因為陸小鳳已回來了，陸小鳳一向是他最喜歡、最尊敬的朋友。

陸小鳳自己當然更愉快，因為他已回來了，從荒寒的冰國回來了。

佈置豪華的大廳裡，充滿了溫暖和歡樂！

酒香中，混合著上等脂粉的香氣，銀錢敲擊，發出一陣陣清脆悅耳的聲音，世間幾乎已沒有任何一種音樂能比這種聲音更動聽。

陸小鳳喜歡聽這種聲音。

就像世上大多數別的人一樣，他也喜歡奢侈和享受。

尤其是現在。

經過了那麼長一段艱辛的日子後，重回到這裡，他就像一個迷了路的孩子，又回到溫暖的家，回到母親的懷抱。

這次他居然還能好好的活著回來，實在不是件容易事。

他剛洗了個熱水澡，換了身新衣服，下巴上的假鬍子、眼角的假皺紋、頭髮上的白粉，全都已被他洗得乾乾淨淨。

現在他看來是容光煥發，精神抖擻，連他自己都對自己覺得滿意。

大廳裡有幾個女人正用眼角偷偷的瞟著他，雖然都已徐娘半老，陸小鳳卻還是對她們露出了最動人的微笑。

只要是能夠讓別人愉快的事，對他自己又毫無損失，他從來也不會拒絕去做的。

看見他的笑容，就連方玉飛都很愉快，微笑著道：「你好像很喜歡這地方？」

陸小鳳道：「喜歡這地方的人，看來好像越來越多了。」

方玉飛道：「這地方的生意的確越來越好，也許只不過是因為現在正是大家都比較悠閒寬裕的時候，天氣又冷，正好躲在屋子裡賭錢喝酒！」

陸小鳳笑道：「是不是也有很多女人特地為了來看你的？」

方玉飛大笑。

他的確是個很好看的男人，儀容修潔，服裝考究，身材也永遠保持得很好，雖然有時顯得稍微做作了些，卻正是一些養尊處優的中年女人們，最喜歡的那種典型。

陸小鳳壓低聲音，又道：「我想你在這地方一定釣上過不少女人！」

方玉飛並不否認，微笑道：「經常到賭場裡來賭錢的，有幾個是正經人？」

陸小鳳道：「開賭場呢？是不是也－－」

他聲音忽然停頓，因為他已看到一個人，手裡拿著把尖刀，從後面撲過來，一刀往方玉飛的左腰刺了過去。

方玉飛卻沒有看見，他背後並沒有長眼睛。

陸小鳳看見的時候也已遲了，這個人手裡的刀，距離方玉飛的腰已不及一尺。

這正是人身的要害，一刀就可以致命，連陸小鳳都不禁替他捏了把冷汗。

誰知就在這時，方玉飛的腰突然一擰，一反手，就刁住了這個人握刀的腕子，「叮」的一聲，尖刀落地！

拿刀的人破口大罵，只罵出了一個字，嘴裡已被塞住，兩條大漢忽然出現在他身後，一邊一個，一下子就把他架了出去。

方玉飛居然還是面不改色，微笑道：「這地方經常都會有這種事的！」

陸小鳳道：「你知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殺你？」

方玉飛淡淡道：「反正不是因為喝醉了，就是因為輸急了！」

陸小鳳笑了笑，道：「也許他只不過因為氣瘋了！」

方玉飛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你給他戴了頂綠帽子！」

方玉飛又大笑。

在他看來，能給人戴上頂綠帽子，無疑是件很光榮、很有面子的事，無論誰都不必為這種事覺得慚愧抱歉的。

陸小鳳看著他，就好像第一次才看見這個人。

剛才的事發生得很突然，卻還是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尤其是靠近他們的幾張賭桌，大多數人都已離開了自己的位子，在那裡竊竊私議，議論紛紛。

只有一個人還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裡，盯著自己面前的兩張牌九出神，看來他在這副牌九上，不是贏了一大注，就是輸了不少。

這人頭戴著貂皮帽，反穿著大皮襖，還留著一臉大鬍子，顯然是個剛從關外回來的採參客，腰上的褡褳裡裝滿了辛苦半年換來的血汗錢，卻準備在一夜之間輸出去。

方玉飛也壓低聲音，道：「看樣子你好像很想過去贏他一票。」

陸小鳳笑道：「只有贏來的錢花起來最痛快，這種機會我怎麼能錯過？」

方玉飛道：「可是我姐夫已在裡面等了很久，那三個老怪物聽說也早就來了！」

陸小鳳道：「他們可以等，這種人身上的錢卻等不得，隨時都可能跑光的！」

方玉飛笑道：「有理！」

陸小鳳道：「所以你最好先進去通知他們，我等等就來！」

他也不等方玉飛同意，就過去參加了那桌牌九，正好就站在那大鬍子參客的旁邊，微笑道：「除了押莊的注之外，我們兩個人自己也來賭點輸贏怎麼樣？」

大鬍子立刻同意，道：「行，我賭錢一向是越大越風涼，你想賭多少？」

陸小鳳道：「要賭就賭個痛快，賭多少我都奉陪！」

方玉飛遠遠的看著他們，微笑著搖了搖頭，忽然覺得自己一雙手也癢了起來。

等他繞過這張賭桌走到後面去，陸小鳳忽然在桌子下面握住了這大鬍子的手－－

藍鬍子正在欣賞自己的手。

他的手保養得很好，指甲修剪得很乾淨，手指長而秀氣。

這是雙很好看的手，也無疑是雙很靈敏的手。

他的手就擺在桌上，方玉香也在看著，甚至連孤松、枯竹、寒梅，都在看著。

他們看著的雖然是同樣一雙手，心裡想著的卻完全不同。

方玉香也不能不承認這雙手的確很好看、很乾淨。

但是卻又有誰知道，這雙看來乾乾淨淨的手，已做過多少髒事？殺過多少人？脫過多少女孩子的衣服？

她的臉微微發紅，她又想起了這雙手第一次脫下她的衣服，在她身上輕輕撫摸時那種感覺，連她自己都分不出那究竟是種什麼樣的感覺？

歲寒三友正在心裡問自己：除了摸女人和摸牌之外，這雙手還能幹什麼？

這雙手看來並不像練過武功的樣子，可是陸小鳳的手豈非也不像？

藍鬍子自己又在想什麼呢？他的心事好像從來也沒有人能看透過。

方玉飛已進來了很久，忍不住輕輕咳嗽，道：「人已來了！」

方玉香道：「人在哪裡？為什麼沒有進來？」

方玉飛微笑道：「因為他恰巧看見了一副牌九，又恰巧看見了一個油水很足的冤大頭！」

喜歡賭的人，若是同時看見這兩件事，就算老婆正在生第一胎孩子，他也會忘得乾乾淨淨的。

寒梅冷笑道：「原來他不但是個酒色之徒，還是個賭鬼！」

方玉飛道：「好酒好色的人，不好賭的恐怕還不多。」

方玉香瞪了他一眼，冷冷道：「你當然很瞭解這種人，因為你自己也一樣。」

方玉飛歎了口氣，道：「天下烏鴉一般黑，我們男人本來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這本是女人罵男人的話，他自己先罵了出來。

方玉香也笑了，她顯然是個好妹妹，對她的哥哥不但很喜歡，而且很親熱。

藍鬍子忽然問道：「那冤大頭是個什麼樣的人？」

方玉飛道：「是個從關外來的採參客，姓張，叫張斌。」

藍鬍子道：「這人是不是還留著一嘴大鬍子？」

方玉飛道：「不錯！」

藍鬍子淡淡道：「鬍子若是沒有錯，你就錯了！」

方玉飛道：「我什麼地方錯了？」

藍鬍子道：「你什麼地方錯了，這人既不是採參客，也不叫張斌！」

方玉飛道：「哦！」

藍鬍子道：「他是個保鏢的，姓趙，叫趙君武！」

方玉飛想了想，道：「是不是那個『黑玄壇』趙君武？」

藍鬍子道：「趙君武只有一個！」

方玉飛道：「他以前到這裡來過沒有？」

藍鬍子道：「經過這裡的鏢客，十個中至少有九個來過！」

方玉飛道：「他以前既然正大光明的來過，這次為什麼要藏頭露尾？」

藍鬍子道：「你為什麼不問他去？」

方玉飛不說話了，眼睛卻露出種奇怪的表情。

這時候藍鬍子的手已擺下去，孤松的手卻伸了出來。

陸小鳳總算來了。

孤松伸著手道：「拿來。」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若想要錢，就要錯時候，我恰巧已經把全身上下的錢都輸得乾乾淨淨！」

孤松居然沒有生氣，淡淡道：「你本來好像是想去贏別人錢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就因為我想去贏別人的錢，所以才會輸光，輸光了的人，一定都是想去贏別人錢的！」

孤松冷笑道：「難道你把羅剎牌也輸了出去！」

陸小鳳道：「羅剎牌假如在我身上，我說不定也輸了出去！」

孤松道：「難道羅剎牌不在你身上？」

陸小鳳道：「本來是在的！」

孤松道：「現在呢？」

陸小鳳道：「現在已經不見了！」

孤松看著他，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瞳孔卻已突然收縮。

陸小鳳卻又笑了笑，道：「羅剎牌雖然不見了，我的人卻還沒有死！」

孤松冷冷道：「你為什麼不去死！」

陸小鳳道：「因為我還準備去替你把羅剎牌找回來！」

孤松又不禁動容，道：「你能找得回來？」

陸小鳳點點頭，道：「假如你一定想要，我隨時都可以去找，只不過－－」

孤松道：「不過怎麼樣？」

陸小鳳道：「我勸你還是不要的好，要回來之後，你一定會更生氣！」

孤松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那塊羅剎牌也是假的！」

藍鬍子的手又擺到桌上來，孤松的手也擺在桌上。

他們是不是想用這雙手扼斷陸小鳳的脖子？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一共已找到兩塊羅剎牌，只可惜兩塊都是假的！」

大家都在聽著，等著他解釋。

陸小鳳道：「第一次我是從冰河裡找出來的，我們姑且就叫它冰河牌，第二次我是用馬鞭從人家手裡搶來的，我們不妨就叫它神鞭牌，因為人家都說我那手鞭法滿神的！」

孤松道：「神鞭牌本是李霞盜去的，被陳靜靜用冰河牌換走，又落入你手裡！」

陸小鳳道：「完全正確！」

孤松道：「它絕不可能是假的！」

陸小鳳歎道：「我也覺得它絕不可能是假的，但它卻偏偏是假的！」

孤松冷笑道：「你怎麼能看得出羅剎牌的真假？」

陸小鳳道：「我本來的確是看不出的，卻偏偏又看出來了！」

孤松道：「怎麼樣看出來的？」

陸小鳳道：「因為我恰巧有個朋友叫朱停，神鞭牌也恰巧是他做出來的贗品！」

孤松道：「你說的是不是那個外號叫『大老闆』的朱停？」

陸小鳳道：「你也知道他？」

孤松道：「我聽說過！」

陸小鳳道：「這人雖然懶得出奇，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才，無論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他都能做得出，偽造書畫玉石的贗品，更是天下第一把好手。」

說起朱停這個人，他臉上就不禁露出了微笑。

朱停不但是他的朋友，還是他的好朋友，在丹鳳公主那次事件中，若不是朱停，直到現在他只怕還被關在青衣樓後面的山洞裡。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苦笑道：「假如不是他，我現在也不會有這麼多麻煩了，他替我惹的麻煩，簡直比我所有的朋友加起來都多！」

孤松道：「他也是你的朋友？」

陸小鳳道：「嗯！」

孤松道：「那神鞭牌是誰要他假造的？你去問過他沒有？」

陸小鳳道：「沒有！」

孤松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我跟他至少已經有兩年沒說過話了。」

孤松道：「他跟你是朋友，彼此卻不說話？」

陸小鳳苦笑道：「因為他是個大混蛋，我好像也差不多。」

孤松冷笑道：「若有人相信你的話，那人想必也是個混蛋！」

陸小鳳道：「你不信？」

孤松道：「無論那神鞭牌是真是假，我都要親眼看看。」

陸小鳳道：「我說過，假如你一定要看，我隨時都可以替你找回來！」

孤松道：「到哪裡去找？」

陸小鳳道：「就在這裡！」

孤松動容道：「就在這屋子裡？」

陸小鳳道：「現在也許還不在，可是等我吹熄了燈，念起咒語，等燈再亮的時候，那塊玉牌就一定已經在桌子上。」

藍鬍子笑了，方玉飛也笑了。

這種荒謬的事，若有人相信才真是活見了鬼。

方玉香也忍不住笑道：「你真的認為有人會相信你這種鬼話？」

陸小鳳道：「至少總有一個人會相信的！」

方玉香道：「誰？」

孤松忽然站起來，吹熄了第一盞燈，道：「我。」

屋子裡點著三盞燈，三盞燈已全都滅了，這密室本就在地下，燈熄了之後，立刻就變得伸手不見五指。

黑暗中，只聽陸小鳳嘴裡唸唸有詞，好像真的是在念著某種神秘的魔咒，可是仔細一聽，卻好像是在反反覆覆的說著幾個地名：

「老河口，同德堂，馮家老鋪，馮二瞎子－－」

不管他念的是什麼，他的聲音聽起來神秘而怪異。

大家只聽得彼此間心跳的聲音，有一兩個人心跳得越來越快，竟像是真的已開始緊張起來，只可惜屋子裡實在太黑，誰也看不見別人臉上的表情，也猜不出這個人是誰？

這人的心跳得越來越快，陸小鳳的咒語也越來越快，反反覆覆的，也不知念了多少遍，忽然大喝一聲，道：「開！」

火光一閃，已有一盞燈亮起！

燈光下竟真的赫然出現了一塊玉牌。

在燈光下看來，玉牌的光澤柔美而圓潤，人的臉卻是蒼白的，白裡透青。

每個人的臉色都差不多，每個人眼睛裡都充滿了驚奇。

陸小鳳得意的微笑著，看著他們，忽然道：「現在你們是不是已全都相信了我的鬼話？」

方玉香歎了口氣，道：「其實我本就該相信你，你這個人本來就是個活鬼。」

孤松冷冷道：「但這塊玉牌卻不是鬼，更不是活的，絕不會自己從外面飛進來。」

陸小鳳道：「當然不會！」

孤松道：「它是怎麼來的？」

陸小鳳笑了笑，道：「那就不關你的事了，你若問得太多，它說不定又會忽然飛走的！」

它當然絕不會自己飛走，正如它不會自己飛來一樣，但是孤松並沒有再問下去。

這就是他所要的，現在他已得到，又何必再問得太多？

他凝視著桌上的玉牌，卻一直都沒有伸手，連碰都沒有去碰一碰。

這塊玉牌從玉天寶手裡交給藍鬍子，被李霞盜走，又被陳靜靜掉了包，再經過楚楚、陸小鳳和丁香姨的手，最後究竟落入了誰手裡？

在燈光下看來，它雖然還是晶瑩潔白的，其實卻早已被鮮血染紅，十個人的血，十條命，他們的犧牲是不是值得？

孤松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那些人未免死得太冤了。」

藍鬍子道：「哪些人？」

孤松道：「那些為它而死的人！」

藍鬍子道：「這塊玉牌究竟是真是假？」

孤松道：「是假的！」

他慢慢的接著道：「這上面的雕刻，的確可以亂真，但玉質卻差得很多！」

藍鬍子沉默了很久，轉過頭，凝視著陸小鳳，道：「這就是你從楚楚手裡奪走的？」

陸小鳳點點頭。

藍鬍子也歎了口氣，默然道：「她還年輕，也很聰明，本來還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卻為了這塊一文不值的贗品犧牲了自己，這又是何苦？」

陸小鳳道：「她這麼樣做，只因為她從未想到這塊玉牌是假的。」

藍鬍子同意。

陸小鳳道：「她是個很仔細的人，若是有一點懷疑，就絕不會冒這種險。」

藍鬍子也同意：「她做事的確一向很仔細。」

陸小鳳道：「這次她完全沒有懷疑，只因為她知道這塊玉牌的確是李霞從你這裡盜走的，當時她很可能就在旁邊看著。」

藍鬍子歎道：「但陳靜靜卻忘了李霞也是個很精明仔細的女人。」

陸小鳳道：「你認為是李霞把羅剎牌盜走的？」

藍鬍子道：「你難道認為不是？」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丁香姨和陳靜靜都是從小跟著她的，沒有人能比她們更瞭解她，她們對她的看法，當然絕不會錯。」

藍鬍子道：「她們對她是什麼看法？」

陸小鳳道：「除了黃金和男人之外，現在她對別的事都已不感興趣，更不會再冒險惹這種麻煩。」

藍鬍子道：「難道李霞盜走的羅剎牌，就已是假的？」

陸小鳳道：「不錯。」

藍鬍子道：「那麼真的呢？」

陸小鳳笑了笑，忽然問道：「碟子裡有一個包子、一個饅頭，我吃了一個下去，包子卻還在碟子裡，這是怎麼回事？」

藍鬍子也笑了，道：「你吃下去的是饅頭，包子當然還在碟子裡。」

陸小鳳道：「這道理是不是很簡單？」

藍鬍子道：「簡單極了。」

陸小鳳道：「李霞盜走的羅剎牌是假的，陳靜靜換去的也是假的，真羅剎牌到哪裡去了？」

藍鬍子道：「我也想不通。」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其實這道理也和碟子裡的包子同樣簡單，假如你不是忽然變笨了，也應該想得到的。」

藍鬍子道：「哦？」

陸小鳳淡淡道：「別人手裡的羅剎牌，既然都是假的，真的當然在你手裡。」

藍鬍子笑了。

他是很溫文、很秀氣的人，笑聲也同樣溫文秀氣。

可是他笑的時候，從來也沒有看過別人，總是看著自己的一雙手。

這雙手是不是也和桌上的玉牌一樣？看來雖潔白乾淨，其實卻滿佈著血腥。

陸小鳳道：「你故意製造個機會，讓李霞偷走一塊假玉牌－－」

藍鬍子微笑著打斷了他的話，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陸小鳳道：「這正是你計劃中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李霞中計之後，你的計劃才能一步步實現。」

桌上有酒。

藍鬍子斟滿一杯，用兩隻手捧住，讓掌心的熱力慢慢的把酒溫熱，才慢慢的喝下去。

他的每一個動作都很優雅，神情更悠閒，就像正在聽人說一個有趣的故事。

陸小鳳道：「你早已對李霞覺得憎惡厭倦，因為她已老了，對男人又需要太多，你正好趁這個機會，讓她自己走得遠遠的，而且永遠不敢再來見你，這就是你計劃的第一步。」

藍鬍子淺淺的啜了一口酒，歎息著道：「好酒。」

陸小鳳道：「你知道李霞和丁香姨的關係，算準了李霞一定會去找丁香姨的，這也是你計劃中的一步，因為你早就在懷疑她對你不忠，正好趁這個機會試探試探她，找出她的把柄來。」

藍鬍子又笑了，道：「我為什麼要試探她，她不是我的妻子。」

陸小鳳也笑了笑，道：「她不是？」

藍鬍子道：「她的丈夫是飛天玉虎，不是我。」

陸小鳳盯著他，一字字道：「飛天玉虎是誰呢？是不是你？」

藍鬍子大笑，就好像從來也沒有聽過這麼好笑的事，笑得連酒都嗆了出來。

陸小鳳卻不再笑，緩緩道：「飛天玉虎是個極有野心的人，和西方魔教勢不兩立，可是這次他並沒有參加來爭奪羅剎牌，因為他早已知道別人爭奪的羅剎牌是假的。」

藍鬍子還在笑，手裡的酒杯卻突然「格」的一響，被捏得粉碎。

陸小鳳道：「丁香姨並不知道飛天玉虎就是藍鬍子，因為她看見的藍鬍子是個滿臉鬍子的大漢，她從來沒有懷疑到這一點，因為她跟大多數人一樣，認為藍鬍子當然是有鬍子的，否則為什麼叫做藍鬍子？」

他冷冷的接著道：「知道你這秘密的，也許只有方玉香一個人，就連她都可能是過了很久以後才發現的，所以最近找到這裡來。」

方玉香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慢慢的站起來，從後面的櫃子裡取出個金盃，用一塊潔白的絲巾擦乾淨了，才為藍鬍子斟了一杯酒。

藍鬍子輕輕握了握她的手，目光竟忽然變得溫柔了起來。

陸小鳳道：「你用藍鬍子的身份做掩護，本來很難被人發現，她找來之後，你本可殺了她滅口，但你卻不忍心下手，因為她實在很迷人，你怕她爭風吃醋，洩漏了你的秘密，只好把另外的四個女人都趕走。」

方玉飛一直站在旁邊，靜靜的聽著，連寒梅和枯竹都沒有開口，他當然更沒有插嘴的餘地。

但是現在他卻忽然問出句不該問的話：「既然你也承認他用藍鬍子的身份做掩護，是個很聰明的法子，你又是怎麼發現的？」

藍鬍子的臉色驟然變了，方玉飛問出這句話，就無異已承認他也知道藍鬍子和飛天玉虎本是同一個人。

陸小鳳卻笑了，淡淡道：「無論多周密的計劃，都難免會有些破綻。」

方玉飛道：「哦？」

陸小鳳道：「他本不該要你和方玉香去對付丁香姨，丁香姨若不是他的妻子，他絕不會叫你去下那種毒手，更不會去管別人這種閒事。」

方玉飛目中彷彿露出了痛苦之色，慢慢的垂下頭，不說話了。

藍鬍子忽然冷笑：「你怎麼知道是我要他去的？你怎麼知道飛天玉虎不是他？」

陸小鳳的回答簡單而明白：「因為我是他的老朋友！」

藍鬍子也閉上了嘴。

陸小鳳忽又笑了笑，道：「我還有個朋友，你也認得的，好像還曾經輸給他幾百兩銀子。」

藍鬍子道：「你說的是趙君武？」

陸小鳳點點頭，道：「他見到的藍鬍子，也是個滿臉鬍子的大漢，別人見到的想必也一樣。」

藍鬍子冷冷道：「可是你見到的藍鬍子，卻沒有鬍子。」

陸小鳳微笑，道：「因為你知道，有些人的眼睛裡是連一粒沙子都揉不進去的，何況那一大把假鬍子？」

藍鬍子道：「你就是這種人？」

陸小鳳道：「你自己難道不是？」

藍鬍子冷笑。

陸小鳳道：「你不但早已看破了丁香姨的私情，也早已知道她的情人是誰，你這麼樣做，不但可以乘機殺了他們，還可以轉移別人的目標。」

孤松忽然冷冷道：「你說的別人，當然就是我？」

陸小鳳道：「我說的本來就是你。」

孤松道：「你呢？」

陸小鳳苦笑道：「我只不過是個被他利用來做幌子的傀儡而已，就像是有些人獵狐時故意放出去的兔子一樣。」

一個人若是把自己比做兔子，當然是因為心裡已懊悔極了，無論誰發現自己被人利用了的時候，心裡都不會覺得太好受的。

孤松道：「兔子在前面亂跑，無論跑到哪裡去，狐狸都只有在後面跟著。」

陸小鳳道：「你們看見他費了那麼多事，為的只不過是要請我替他去找回羅剎牌，當然更不會懷疑羅剎牌還在他手裡。」

孤松承認。

陸小鳳道：「不管我是不是能找回羅剎牌，不管我找回的羅剎牌是真是假，都已跟他完全沒關係了，因為他已經把責任推在我身上。」

孤松道：「羅剎牌若是在你手裡出了毛病，我們要找的當然是你。」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這段路實在很遠，簡直就像是充軍一樣，我們在路上喝西北風，他卻舒舒服服的坐在火爐旁等著，等到正月初七過去，就算有人能揭穿他的秘密，也只好乾瞪眼了。」

孤松道：「因為那時他已經是西方羅剎教的教主。」

陸小鳳道：「那時他不但是羅剎教的教主，也是黑虎幫的幫主，只可惜－－」

孤松冷冷道：「只可惜現在他還不是。」

陸小鳳道：「實在可惜。」

孤松道：「現在他只不過是條籠中的鳥，網中的魚。」

藍鬍子忽然也歎了口氣，道：「實在可惜，可惜極了。」

陸小鳳道：「你覺得可惜的是什麼？」

藍鬍子道：「可惜我們都瞎了眼睛！」

陸小鳳道：「我們？」

藍鬍子道：「我們的意思，就是我和你。」

陸小鳳道：「我？－－」

藍鬍子道：「只有瞎了眼的人，才會交錯朋友。」

陸小鳳道：「我交錯了朋友？」

藍鬍子道：「錯得厲害。」

陸小鳳道：「你呢？」

藍鬍子道：「我比你更瞎，因為我不但交錯了朋友，而且還娶錯了老婆。」

「老婆」這兩個字還沒有說出口，他已經閃電般出手，一下扣住了方玉香的腕脈，厲聲道：「拿出來！」

方玉香美麗的臉孔已嚇成鐵青色，道：「我又不知道真的羅剎牌在哪裡，你叫我怎麼拿出來？」

藍鬍子道：「我要的不是羅剎牌，是－－」

方玉香道：「是什麼？」

藍鬍子沒有回答，沒有開口，甚至連呼吸都似已停頓，就好像忽然有雙看不見的手，緊緊的扼住了他的咽喉。

他那張始終不動聲色的臉，也已忽然扭曲，變成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慘碧色。

方玉香吃驚的看著他，道：「你－－你要的究竟是什麼？」

藍鬍子的嘴緊閉，冷汗已雨點般落下。

方玉香的眼睛忽然又充滿了溫柔和憐惜，柔聲道：「我是你的妻子，無論你要什麼，我都會給你的，你又何必生氣？」

藍鬍子也在瞪著她，眼角突然崩裂，鮮血同時從他的眼角、嘴角、鼻孔，和耳朵裡流了出來。

是鮮血，卻不是鮮紅的血。

他的血竟赫然也已變成慘碧色的。

他的人竟已坐都坐不住，已開始往後倒。

方玉香輕輕一掙，就掙脫了他的手，方玉飛也趕過去扶住了她。

「你怎麼了？你－－」

他們沒有再問下去，因為他們知道死人是無法回答任何話的。

一瞬前還能出手如閃電般的藍鬍子，忽然間已變成了死人。

可是他那雙凸出來的眼睛，卻彷彿還在瞪著方玉香，眼睛裡充滿了悲憤和怨毒。

方玉香看著他，一步步往後退，晶瑩的淚珠，泉水般湧下。

「你這是何苦？－－你這是何苦？－－」

她的聲音慘切悲傷：「事情還沒有到不可解決的地步，你何苦一定要自尋死路？」

屋子裡沒有別的聲音，只能聽見她一個人悲傷低訴。

每個人都怔住了。

藍鬍子居然死了，這變化實在比剛才所有的變化都驚人。

奇怪的是，陸小鳳並沒有吃驚，甚至連一點吃驚的表情都沒有。

表情最痛苦的人是孤松，他也在喃喃自語：「真的羅剎牌還在他手裡，他一定收藏得很嚴密，這秘密一定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現在他卻死了－－」

陸小鳳忽然道：「他死不死都無妨。」

孤松道：「無妨？」

陸小鳳淡淡道：「他的秘密，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孤松道：「還有誰知道？」

陸小鳳道：「我。」

孤松霍然站起，又慢慢的坐下，神情已恢復鎮定，緩緩道：「你知道他把羅剎牌藏在哪裡？」

陸小鳳道：「他是個陰沉而狡猾的人，狡猾的人通常都很多疑，所以他唯一真正信任的人，也許只有他自己。」

孤松道：「所以羅剎牌一定就在他自己身上？」

陸小鳳道：「一定。」

孤松又霍然站起，準備衝過去。

陸小鳳卻又接著道：「你現在若要在他身上去找，一定找不到的。」

孤松道：「可是剛才你還說羅剎牌一定在他身上。」

陸小鳳道：「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一瞬之間，往往就會發生很多變化。」

孤松道：「所以羅剎牌剛才雖然是在他身上，現在卻已不在了？」

陸小鳳道：「一定不在了。」

孤松道：「現在在哪裡？」

陸小鳳忽然轉過頭，面對著方玉香，慢慢的伸出手，道：「拿出來。」

方玉香咬著嘴唇，恨恨道：「連我丈夫的命都被你拿走了，你還要什麼？」

陸小鳳道：「羅剎牌。」

方玉香道：「羅剎牌怎麼會在我手上？況且他剛才問我要的也不是羅剎牌。」

陸小鳳道：「他剛才問你要的，的確不是羅剎牌，因為那時羅剎牌還在他自己身上。」

方玉香道：「你知道他要的是什麼？」

陸小鳳道：「他要的是解藥。」

方玉香道：「解藥？」

陸小鳳笑了笑，拿起藍鬍子剛喝過的金盃，道：「他一向是個很謹慎的人，任何人要毒死他都很不容易，可是這一次－－」

方玉香道：「這一次他難道是被人毒死的？」

陸小鳳點點頭道：「這一次他會中毒，只因為他確定酒中無毒，杯上也沒有毒。」

方玉香道：「那麼他怎麼會被毒死？」

陸小鳳道：「因為他忘了一件事。」

方玉香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他忘了這金盃是你拿出來的，而且用你的絲巾擦過一遍。」

他看著掖在方玉香襟上的絲巾，慢慢的接著道：「他也忘了，酒裡雖然沒有毒，杯子裡也沒有毒，你的絲巾上卻有毒。」

方玉香沉默著，過了很久，才輕輕的說道：「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陸小鳳道：「我在聽。」

方玉香道：「我問你，像飛天玉虎這樣的人，該不該殺？」

陸小鳳道：「該。」

方玉香道：「那麼就算是我殺了他，你也不該怪我。」

陸小鳳道：「我並沒有怪你，只不過要你拿出來。」

方玉香道：「拿什麼？」

陸小鳳道：「羅剎牌。」

方玉香道：「羅剎牌？我哪裡有什麼羅剎牌！」

陸小鳳道：「你本來的確沒有，現在卻有了。」

方玉香道：「你要的就是－－」

陸小鳳道：「就是你剛才從藍鬍子身上摸走的那一塊。」

方玉香又沉默了很久，才輕輕歎了口氣，道：「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無論什麼事都好像瞞不過你。」

陸小鳳微笑，道：「有時我的眼睛雖然也會瞎，幸好大多數時候都是睜開著的。」

方玉香咬著嘴唇，看看陸小鳳，又看看歲寒三友，終於跺了跺腳，道：「好，拿出來就拿出來，反正這鬼東西能帶給人的只是噩運。」

她真的拿了出來，拿出來居然真是一塊晶瑩無瑕的玉牌，玉質之美，的確遠在另兩塊玉牌之上。

這塊玉牌剛落在桌上，孤松的長袖已流雲般飛出。

桌上的玉牌，立刻落入了他袖中。

陸小鳳微笑著，看著他，道：「完璧已歸，幸不辱命。」

孤松道：「前嫌舊怨，就此一『璧』勾銷。」

陸小鳳道：「多謝。」

孤松道：「多謝。」

方玉香板著臉道：「現在飛天玉虎已死了，羅剎牌也已還給了你們，你們還不走？」

陸小鳳道：「你在趕我們走？」

方玉香咬著嘴唇道：「難道你還想要什麼？要我的人？」

陸小鳳笑道：「要當然是想要的，只不過還有個小小的問題。」

方玉香道：「什麼問題？」

陸小鳳道：「你真的是個人？」

方玉香笑了，陸小鳳也笑了。

他大笑著走出去，忽又回過頭，拍了拍方玉飛的肩，道：「陳靜靜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你既然喜歡她，就應該好好的對待她。」

方玉飛道：「陳靜靜？哪個陳靜靜？」

陸小鳳道：「當然就是我們都認得的那一個。」

方玉飛道：「那麼你當然也應該知道，她已死在火窟裡。」

陸小鳳道：「她沒有。」

方玉飛道：「沒有？」

陸小鳳道：「火窟裡的確有副女人的骸骨，卻不是陳靜靜。」

方玉飛道：「哦？」

陸小鳳道：「陳靜靜中了楚楚三枚透骨針，那女人骸骨上卻連一枚都沒有，你燒死她之前，難道還會先把她身上的暗器拔出來？」

方玉飛笑了笑，道：「我還沒有那麼大的工夫。」

陸小鳳道：「所以死在火窟裡的，絕不是陳靜靜。」

方玉飛笑得已有些勉強，道：「死的若不是陳靜靜，陳靜靜到哪裡去了？」

陸小鳳道：「包子既然還在碟子裡，你吃下去的當然是饅頭。」

方玉飛道：「死在火窟裡的既然不是陳靜靜，陳靜靜當然已被人帶走。」

陸小鳳道：「我說過，這道理本來就簡單極了。」

方玉飛道：「你知道她是被誰帶走的？」

陸小鳳道：「你。」

方玉飛閉上了嘴。

陸小鳳道：「我本來並沒有懷疑到這一點的，但你卻不該殺了那孩子。」

方玉飛垂下頭，看著自己的手。

陸小鳳道：「你當然也看得出那孩子是個白癡，絕不會認出你的真面目，但你卻還是要冒險殺他滅口，只因為你怕他告訴我，那個要給他糖吃的阿姨並沒有死，他雖然癡呆，這一點總是看得出的。」

方玉飛道：「從那時你才開始懷疑我？」

陸小鳳道：「所以我才到火窟去找，才發現那女人的骸骨不是陳靜靜。」

方玉飛道：「但你卻還是不能證明，陳靜靜是被我帶走的？」

陸小鳳道：「所以我就請趙君武去幫我查一件事。」

方玉飛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那時陳靜靜的傷很重，你想要她活著，就得帶她去求醫，能救活她那種傷勢的大夫並不太多。」

方玉飛道：「在附近幾百里之內，也許只有一個。」

陸小鳳道：「絕對只有一個。」

方玉飛道：「老河口，同德堂，馮家老鋪的馮二瞎子。」

陸小鳳道：「最妙的一點，就因為他是個瞎子，瞎子看不見人，當然也認不出你。」

方玉飛淡淡道：「也許因為這一點，所以他才活著。」

陸小鳳道：「只可惜陳靜靜中的透骨針，是種很少有的獨門暗器。」

方玉飛道：「所以趙君武到那裡一問，就問了出來。」

陸小鳳道：「由此可見，丁香姨是被你殺了的，她的情人就是你。」

方玉飛道：「哦？」

陸小鳳道：「因為我拿給她看的玉牌，已落入你的手裡，所以我剛才提起馮二瞎子，你就乖乖的交了出來。」

他微笑著，接著道：「我那句咒語對別人一點用也沒有，對你卻是種威脅。」

方玉飛道：「救人活命，並不是丟人的事，我為什麼要因此受你的威脅？」

陸小鳳道：「因為你怕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方玉飛道：「我－－我怕誰知道！」

陸小鳳笑了笑，轉過頭，看著方玉香。

方玉香的臉色已鐵青。

陸小鳳又拍了拍方玉飛的肩，微笑道：「我剛才已說過，陳靜靜的確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不但聰明美麗，而且溫柔體貼，你既然冒險救了她，就應該好好待她，你說對不對？」

方玉飛道：「對，對極了。」

他在微笑，陸小鳳也在微笑，但兩個人的笑容看來卻連一點相同的樣子都沒有。

於是陸小鳳就微笑著走出去。

方玉香忽然大聲道：「等一等。」

陸小鳳停下。

方玉香道：「你還忘了一件事。」

陸小鳳道：「哦？」

方玉香道：「你還忘了送樣東西給他。」

「他」就是方玉飛。

她正在看著方玉飛，以前她看著他的時候，眼睛裡總是帶著甜蜜親切的笑容，現在卻連一點都沒有了。

現在她的眼睛裡只有痛苦、嫉妒、怨毒，一種幾乎已接近瘋狂的嫉恨和怨毒。

她一字一字的接著道：「你還忘了送他一個屁眼！」

燈蕊老了，燈光弱了。

屋子裡忽然又變得死寂如墳墓。

方玉飛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可是也不知為了什麼，他那張本來極英俊動人的臉，現在已變得說不出的陰森可怖。

就連方玉香都似已不敢再看他。

她又向陸小鳳道：「我知道你說過，你要送給他的。」

陸小鳳道：「我說過。」

方玉香道：「一定？」

陸小鳳道：「一定。」

方玉香忽然笑了，瘋狂般大笑，笑得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她就用掖在衣襟上的絲巾去擦眼睛。

「我寧可讓眼睛瞎了，也不願看見你跟那婊子在一起。」

她在嘶聲大呼，嘴角已沁出鮮血。

她就用絲巾去擦嘴。

「其實我早該明白，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但我卻想不到你會真的喜歡那婊子。」

她開始咳嗽：「你一直瞞著我，只不過怕我洩漏你的秘密，等到這件事一結束，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因為我知道你的秘密實在太多了，太多了－－」

她還想再說下去，可是她的咽喉也彷彿突然被一雙看不見的手緊緊扼住。

然後她美麗的臉開始扭曲，鮮血也開始流下來。

血不是鮮紅的，是慘碧色的，她倒下去的時候，就恰巧倒在藍鬍子的身上。

方玉飛看著她倒下去，還是連動都沒有動，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

陸小鳳卻忍不住歎了口氣，喃喃道：「有些話我本來並不想說的，只可惜－－」

方玉飛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只可惜你早就在懷疑我。」

陸小鳳點點頭，道：「你才是真正的飛天玉虎，藍鬍子只不過也是個被你利用的傀儡而已。」

方玉飛道：「你早已知道她不是我妹妹？」

陸小鳳道：「楚楚、靜靜、丁香姨，她們都是跟她在一起長大的，但卻從來也沒有提起過她有個哥哥！」

方玉飛道：「你很仔細。」

陸小鳳道：「飛天玉虎出現的時候，你總是在附近，藍鬍子卻始終沒有離開過這裡。」

方玉飛沒有否認。

陸小鳳道：「你知道羅剎牌在藍鬍子手裡，就叫陳靜靜鼓動李霞，盜走了它，再用方玉香做餌，釣上了我，然後又利用李霞引來賈樂山，最後，還要藍鬍子做你的替死鬼，他們的財產，當然就全變成了你的。」

方玉飛淡淡道：「你應該知道我的開銷一向很大，我要養很多女人，女人都是會花錢的，尤其是聰明漂亮的女人。」

陸小鳳道：「這些女人的確每一個都很聰明，但在你的眼裡，她們只不過－－」

方玉飛道：「只不過是一群母狗而已。」

陸小鳳道：「不管怎麼樣，你能夠利用這麼多女人，本事實在不小，只可惜－－」

方玉飛又打斷了他的話，道：「只可惜到最後，我還是被一個女人害了。」

陸小鳳道：「真正害你的，並不是方玉香。」

方玉飛道：「不是她是誰？」

陸小鳳道：「陳靜靜。」

方玉飛道：「她－－」

陸小鳳道：「只有她一個人能害你，因為你只有對她是真心的，若不是為了她，你怎麼會洩漏出那麼多秘密？」

方玉飛閉上了嘴，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卻已看得出他是在勉強控制自己。

陸小鳳道：「就因為你還有這一點真心，所以我也給你個機會。」

方玉飛道：「什麼機會？」

陸小鳳道：「對你這種人，我們本不必講什麼江湖道義的，這裡我們有四個人，我們若是同時出手，在一瞬間你就必死無疑。」

方玉飛沒有否認。

陸小鳳道：「可是現在我卻願意給你個公平決鬥的機會。」

方玉飛道：「由你對我？」

陸小鳳道：「不錯，我對你，一對一。」

方玉飛道：「我若勝了你又如何？」

陸小鳳道：「你若勝了我，我死，你走。」

方玉飛目光轉向歲寒三友。

孤松冷冷道：「你若勝了他，他死，你走。」

方玉飛道：「一言為定。」

陸小鳳道：「絕無反悔。」

方玉飛忽然笑了，道：「我知道你為什麼要如此做。」

陸小鳳道：「哦？」

方玉飛道：「因為你一心想親手殺了我。」

陸小鳳也不否認。

方玉飛微笑道：「你錯了。」

陸小鳳道：「我常常做錯事，幸好我偶爾也會做對一次。」

方玉飛道：「你勝不了我的，只要你一出手，就必死無疑。」

陸小鳳也笑了。

方玉飛道：「你的武功，我已清楚得很，你的靈犀指，用來對付我根本連一點用都沒有，我卻有對付你的手段。」

陸小鳳微笑著，聽著。

方玉飛忽然轉身，等他轉回來時，手上已多了副銀光閃閃的手套。

手套不但有尖針般的倒刺，還帶著虎爪般的鉤子。

方玉飛道：「這就是我特地練來對付你的，你的手指只要沾上它一點，保證走不出三步，就得倒地而死。」

陸小鳳道：「我能不能不去沾它？」

方玉飛道：「不能。」

他悠然接著道：「用手指去夾別人的武器，已成了你的習慣，多年的習慣，一時間是改不了的，尤其在遇著險招時，我保證你一定會遇著很多險招。」

陸小鳳看著他的銀手套，終於歎了口氣，苦笑道：「這麼樣看來，我好像已死定了。」

方玉飛道：「你本來就已死定了。」

他的聲音和態度中都充滿自信，高手相爭，自信本來就是種很可怕的武器，甚至比他戴著的那雙奇異的銀手套更可怕。

陸小鳳臉上的笑容看不見了。

就在這時，方玉飛已出手。

## 第十二回 羅剎教主

銀光閃動，閃花了陸小鳳的眼睛。奇詭的招式，幾乎全封死了他的出手。

這屋子本不寬闊，他幾乎已沒有退路。

這世上本就沒有永遠不敗的人。

陸小鳳也是人。今天他是不是就要敗在這裡？

孤松背負著雙手，遠遠站在角落裡，冷冷的看著，忽然問道：「你看他是不是已必敗無疑？」

枯竹沉吟道：「你看呢？」

孤松道：「我看他必敗！」

枯竹歎了口氣，道：「想不到陸小鳳也有被人擊敗的一天。」

孤松道：「我說的不是陸小鳳。」

枯竹很驚訝，道：「不是？」

孤松道：「必敗的是方玉飛。」

枯竹道：「可是現在他似已佔盡上風。」

孤松道：「先佔上風，只不過徒耗氣力，高手相爭，勝負的關鍵只在於最後之一擊。」

枯竹道：「但現在陸小鳳卻似已不能出手。」

孤松道：「他不是不能，是不願。」

枯竹道：「為什麼？」

孤松道：「他在等。」

枯竹道：「等最好的機會，作最後的一擊？」

孤松道：「言多必失，佔盡上風，搶盡攻勢的人，也遲早必有失招的時候！」

枯竹道：「那時就是陸小鳳出手的機會了？」

孤松道：「不錯。」

枯竹道：「就算有那樣的機會，也必定如白駒過隙，稍縱即逝。」

孤松道：「當然。」

枯竹道：「你認為他不會錯過？」

孤松道：「我算準他只要出手，一擊必中。」

寒梅一直靜靜的聽著，眼睛裡彷彿帶著種譏誚的笑意，忽然冷笑道：「只可惜每個人都有算錯的時候。」

就在他開始說這句話的時候，方玉飛已將陸小鳳逼入他們這邊的角落。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突然拔劍。

沒有人能形容他拔劍的速度，沒有人能看清他拔劍的動作，只看見劍光一閃！

閃電般的劍光，直刺陸小鳳的背。

這才是真正致命的一擊！

陸小鳳前面的出路本已被逼死，只怕連做夢都想不到真正致命的一擊，竟是從他背後來的！

他怎麼能閃避？

他能！

因為他就是陸小鳳。

一彈指間已是六十剎那，決定他生死的關鍵，只不過是一剎那。

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突然擰身，整個人都好像突然收縮。

劍尖如飛矢，一發不可收拾。

劍光穿透了他的衣衫，卻沒有穿透他的背，飛矢般的劍光反而向迎面而來的方玉飛刺了過去。

方玉飛雙手一拍，夾住了劍鋒。

他已無處閃避，只有使出這一著最後救命防身的絕技。

只可惜他忘了他的對手不是寒梅，而是陸小鳳。

陸小鳳就在他身邊。

幾乎就在這同一剎那間，陸小鳳已出手。

更沒有人能形容這一擊的速度，更沒有人能看清他的出手。

可是每個人都能看見方玉飛的雙眉之間，已多了個血洞。

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因為鮮血已開始從他雙眉之間流出來。

他整個人都已冰冷僵硬，卻沒有倒下去，因為他前胸還有一把劍。

寒梅的劍！

真正致命的，也不是陸小鳳那妙絕天下的一指，而是這柄劍。

陸小鳳的手指點在他眉心時，他剛夾住劍鋒的雙手就鬆了。

劍的去勢卻未歇，一劍已穿胸。

寒梅的人似乎也已冰冷僵硬－－每個人都有算錯的時候，這一次算錯的是他。

這件事的結果，實在遠出他意料之外。

陸小鳳看著方玉飛眉心之間的洞，緩緩道：「我說過我要送給你的，我一定要送出去。」

方玉飛茫然看著他，銳利如鷹的眼睛，已漸漸變得空洞灰白，嘴角卻忽然露出一絲譏誚的笑容，掙扎著道：「我本來一直很羨慕你。」

陸小鳳道：「哦？」

方玉飛道：「因為你有四條眉毛。」

他喘息著，掙扎著說下去：「可是現在你已比不上我了，因為我有了兩個屁眼，這一點我保證你永遠也比不上的。」

陸小鳳沒有開口，也無法開口。

方玉飛看著他，忽然大笑，大笑著往後退，劍出胸，血飛濺。

他的笑聲立刻停頓。他呼吸停頓的時候，寒梅手裡的劍尖還在滴著血。

寒梅的臉色蒼白。

從他劍尖上滴落的血，彷彿不僅是方玉飛的，也有他自己的。

他不敢抬頭，不敢去面對枯竹、孤松，他們卻一直盯著他。

孤松忽然歎息，道：「你說的不錯，每個人都有看錯的時候，我看錯了你。」

枯竹也在歎息，道：「你怎麼會和這個人狼狽為奸，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寒梅忽然大喊：「因為我不願一輩子受你們的氣！」

枯竹道：「難道你願意受方玉飛的氣？」

寒梅冷笑道：「這件事若成了，我就是羅剎教的教主，方玉飛主關內，我主關外，羅剎教與黑虎堂聯手，必將無敵於天下。」

枯竹道：「難道你忘了自己的年紀？我們在崑崙隱居二十年，難道還沒有消磨掉你的利慾之心？」

寒梅道：「就因為我已老了，就因為我過了幾十年乏味的日子，所以我才要趁我還活著的時候，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

孤松冷冷道：「只可惜你的事沒有成。」

寒梅冷笑道：「無論是成也好，是敗也好，我反正都不再受你們的氣了。」

死人永遠不會受氣的。

夜。

黑暗的長巷，淒迷的冷霧。

陸小鳳慢慢的走出去，孤松、枯竹慢慢的跟在他身後，稀星在沉落。

他們的心情更低落－－成功有時並不能換來真正的歡樂。

可是成功至少比失敗好些。

走出長巷，外面還是一片黑暗。

孤松忽然問道：「你早已算準背後會有那一劍？」

陸小鳳點點頭。

孤松道：「你早已看出他已跟方玉飛串通？」

陸小鳳又點點頭，道：「因為他們都做錯了一件事。」

孤松道：「你說。」

陸小鳳道：「那天寒梅本不該逼著我去鬥趙君武的，他簡直好像是故意在替方玉飛製造機會。」

孤松道：「哼。」

陸小鳳道：「一個人的秘密已被揭穿，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本不該還有方玉飛剛才那樣的自信，除非他另有後著。」

孤松道：「所以你就故意先將自己置之於死地，把他的後著誘出來？」

陸小鳳道：「每個人都應該有自信，可是太自信了，也不是好事。」

孤松道：「就因為他們認為你已必死無疑，所以你才沒有死。」

陸小鳳笑了笑，道：「一個人最接近成功的時候，往往就是他最大意的時候。」

孤松道：「因為他認為成功已唾手可得，警戒之心就鬆了，就會變得自大起來。」

陸小鳳道：「所以這世上真正能成功的人並不多。」

孤松沉默著，過了很久，忽又問道：「我還有一件事想不通。」

陸小鳳道：「你說。」

孤松道：「你並沒有看見過真正的羅剎牌？」

陸小鳳道：「沒有。」

孤松道：「可是你一眼就分辨出它的真假。」

陸小鳳道：「因為那是朱大老闆的手藝，朱大老闆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的毛病。」

孤松道：「什麼毛病？」

陸小鳳道：「他仿造贗品時，總喜歡故意留下一點痕跡，故意讓別人去找。」

孤松道：「什麼樣的痕跡？」

陸小鳳道：「譬如說，他若仿造韓幹的馬，就往往會故意在馬鬃間畫條小毛蟲。」

孤松道：「他仿造羅剎牌時，留下了什麼樣的痕跡？」

陸小鳳道：「羅剎牌的反面，雕著諸神諸魔的像，其中有一個是散花的天女。」

孤松道：「不錯。」

陸小鳳道：「贗品上那散花天女的臉，我一眼就可以認出來。」

孤松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那是老闆娘的臉。」

孤松道：「老闆娘？」

陸小鳳微笑，道：「老闆娘當然就是朱大老闆的老婆。」

孤松的臉色鐵青，冷冷道：「所以你當然也已看出來，方玉香從藍鬍子身上拿出來的那個羅剎牌，也是假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本來並不想看的，卻又偏偏忍不住看了一眼，所以－－」

孤松道：「所以怎麼樣？」

陸小鳳道：「所以我現在很快就要倒霉了。」

孤松道：「倒什麼霉？」

陸小鳳道：「倒寒梅那種霉。」

孤松的臉沉下。

陸小鳳道：「寒梅那麼做，是因為不肯服老，不甘寂寞，你們呢？」

孤松閉著嘴，拒絕回答。

陸小鳳道：「你們若真是那種淡泊自甘的隱士，怎會加入羅剎教？你們若真的不想做羅剎教的教主，怎麼會殺了玉天寶？」

枯竹的臉色也變了，厲聲道：「你在說什麼？」

陸小鳳淡淡道：「我只不過在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枯竹道：「什麼道理？」

陸小鳳道：「你們若真的對羅剎教忠心耿耿，為什麼不殺了我替你們教主的兒子復仇？」

他笑了笑，自己回答了這問題：「因為你們也知道玉天寶並不是死在我手裡的，我甚至連他的人都沒有看見過，究竟是誰殺了他，你們心裡當然有數。」

枯竹冷冷道：「你若真的是個聰明人，就不該說這些話。」

陸小鳳道：「我說這些話，只因為我還知道一個更簡單的道理。」

枯竹再問：「什麼道理？」

陸小鳳道：「不管我說不說這些話，反正都一樣要倒霉了。」

枯竹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看過了羅剎牌，因為世上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那塊羅剎牌是假的，你們想用這塊羅剎牌去換羅剎教教主的寶座．就只有殺了我滅口。」

他歎了口氣，接著道：「現在四下無人，又恰巧正是你們下手的好機會，松竹神劍，雙劍合璧，我當然不是你們的對手。」

孤松冷冷的看著他，忽然道：「你給了方玉飛一個機會，我也可以給你一個。」

陸小鳳道：「什麼機會？」

孤松道：「現在你還可以逃，只要這次你能逃得了，我們以後絕不再找你。」

陸小鳳道：「我逃不了。」

孤松、枯竹雖然好像是在隨隨便便的站著，站的方位卻很巧妙，就好像一雙鉗子，已將陸小鳳鉗在中間。

現在鉗子雖然還沒有鉗起來，卻已蓄勢待發，天上地下，絕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從這把鉗子間逃走。

陸小鳳看得很清楚，卻還是笑得很愉快：「我知道我逃不了，有件事你們卻不知道。」

孤松道：「哦？」

陸小鳳道：「就算我能逃得了，也絕不會逃，就算你們趕我走，我都不想走。」

孤松道：「你想死？」

陸小鳳道：「更不想。」

孤松不懂。陸小鳳做的事，世上本就沒有幾個人能懂。

陸小鳳道：「近六年來，我最少已經應該死過六十次了，可是直到現在，我還是好好的活著，你們知道為什麼？」

孤松道：「你說。」

陸小鳳道：「因為我有朋友，我有很多的朋友，其中湊巧還有一兩個會用劍。」

他的「劍」字說出口，孤松背脊上立刻感覺到一股森寒的劍氣。

他霍然回頭，並沒有看到劍，只看到一個人！

森寒的劍氣，就是從這個人身上發出來的，這個人的本身，就似已比劍更鋒銳。

有霧，霧漸濃。

這個人就站在迷迷濛濛，冰冰冷冷的濃霧裡，彷彿自遠古以來就在那裡站著，又彷彿是剛剛從濃霧中凝結出來的。

這個人雖然比劍更鋒銳，卻又像霧一般空濛虛幻縹緲。

孤松、枯竹看不見他的臉，只能看見他一身白衣如雪。

絕世無雙的劍手，縱然掌中無劍，縱然劍未出鞘，只要他的人在，就會有劍氣逼人眉睫。

孤松、枯竹的瞳孔已收縮：「西門吹雪！」

他們並沒有看見這個人的臉，事實上，他們根本從來也沒有見過西門吹雪，可是就在這一瞬間，他們已感覺到這個人一定就是西門吹雪！

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劍。

天下地下，獨一無二的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沒有動，沒有開口，沒有拔劍，他身上根本沒有劍！

陸小鳳在微笑。

孤松忍不住問道：「你幾時去找他來的？」

陸小鳳道：「我沒有去找，只不過我的朋友中，湊巧還有一兩個人會替我去找人。」

孤松道：「你總算找對人了。」

枯竹冷冷道：「我們早已想看看『月明夜，紫禁顛，一劍破飛仙』的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冷冷道：「你說錯了。」

枯竹道：「錯在哪裡？」

西門吹雪道：「白雲城主的劍法，已如青天白雲無瑕無垢，沒有人能破得了他那一著天外飛仙。」

枯竹道：「你也不能？」

西門吹雪道：「不能。」

枯竹道：「可是你破了。」

西門吹雪道：「破了那一著天外飛仙的人，並不是我。」

枯竹道：「不是你是誰？」

西門吹雪道：「是他自己。」

枯竹不懂，孤松也不懂，西門吹雪的話，世上沒有幾個人能懂。

西門吹雪道：「他的劍法雖已無垢，他的心中卻有垢。」

他的眼睛發光，慢慢的接著道：「劍道的精義，就在於『誠心正意』，一個人的心中若有垢，又豈能不敗？」

枯竹忽然又覺得有股劍氣逼來，這些話彷彿也比劍更鋒銳。

這是不是因為他的心中也有垢？

西門吹雪道：「心中有垢，其劍必弱－－」

枯竹終於忍不住打斷了他的話，厲聲道：「你的劍呢？」

西門吹雪道：「劍在！」

枯竹道：「在哪裡？」

西門吹雪道：「到處都在！」

這也是很難聽懂的話，枯竹卻懂了，孤松也懂了。

－－他的人已與劍融為一體，他的人就是劍，只要他的人在，天地萬物，都是他的劍。

－－這正是劍法中最高深的境界。

陸小鳳微笑道：「看來你與葉孤城一戰之後，劍法又精進了一層。」

西門吹雪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還有一點你不明白。」

陸小鳳道：「哦？」

西門吹雪發亮的眼睛，忽然又變得霧一般空濛憂鬱，道：「我用那柄劍擊敗了白雲城主，普天之下，還有誰配讓我再用那柄劍？」

枯竹冷笑道：「我－－」

西門吹雪不讓他開口，冷冷道：「你更不配，若要靠雙劍聯手才能破敵制勝，這種劍只配去剪花裁布。」

忽然間，「嗆」一聲，劍已出鞘。

枯竹的劍！

劍光破空，一飛十丈。

這一劍的氣勢，雖不如「天外飛仙」，可是孤峭奇拔，正如寒山頂上的一根萬年枯竹。

西門吹雪還是沒有動，沒有拔劍。

他手中根本無劍可拔，他的劍在哪裡？

忽然間，又是「嗆」的一聲清吟，劍光亂閃，人影乍合又分。

霧更濃，更冷。

兩個人面對面的站著，枯竹的劍尖上正在滴著血－－

他自己的劍，他自己的血。

劍已不在他手上，這柄劍已由他自己的前心穿入，後背穿出。

他吃驚的看著西門吹雪，彷彿還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西門吹雪冷冷道：「現在你想必已該知道我的劍在哪裡。」

枯竹想開口，卻只能咳嗽。

西門吹雪冷冷道：「我的劍就在你手裡，你的劍就是我的劍。」

枯竹狂吼，再拔劍。

劍鋒從他胸膛上拔出來，鮮血也像是箭一般飛激而出。

西門吹雪還是沒有動。

鮮血飛濺到他面前，就雨點般落下，劍鋒到了他面前，也已垂落。

枯竹倒下去時，他甚至連看都沒有去看一眼。

他在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不禁歎息，孤松卻已連呼吸都停頓。

西門吹雪道：「你找人叫我來，我來了！」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會來。」

西門吹雪道：「因為我欠你的情。」

陸小鳳道：「因為你是我的朋友。」

西門吹雪道：「縱然我們是朋友，這也是我最後一次。」

陸小鳳道：「最後一次？」

西門吹雪冷冷道：「我已還清了你的債，既不想再欠你，也不想你欠我，所以－－」

陸小鳳苦笑道：「所以下次你就算眼見著我要死在別人手裡，也絕不會再出手？」

西門吹雪冷冷的看著他，並沒有否認。

然後他的人就忽然消失，消失在風裡，就像是他來的時候那麼神秘而突然。

孤松沒有動，很久很久都沒有動，就像是真的變成了一株古松。

冷霧迷漫，漸漸連十丈外枯竹的屍身都看不見了，西門吹雪更早已不見蹤影。

孤松忽然長長歎息，道：「這個人不是人，絕不是。」

陸小鳳雖然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一個人的劍法若已通神，他的人是不是也已接近神？

－－他的人就是他的劍，他的劍就是他的神！

陸小鳳的眼睛裡忽然露出種說不出的同情和憂鬱。

孤松居然看出來了，冷冷的問道：「你同情他？」

陸小鳳道：「我同情的不是他。」

孤松道：「不是？」

陸小鳳道：「他已娶妻生子，我本來認為他已能變成真正的一個人。」

孤松道：「可是他沒有變。」

陸小鳳道：「他沒有。」

孤松道：「劍本就是永恆不變的，他的人就是劍，怎麼會變？」

陸小鳳黯然歎息。

－－劍永恆不變，劍永能傷人。

孤松道：「一個女人若是做了劍的妻子，當然很不好受。」

陸小鳳道：「當然。」

孤松道：「所以你同情他的妻子？」

陸小鳳又不禁歎息。

孤松凝視著他，緩緩道：「你們之間，一定有很多悲傷的往事，他的妻子很可能也是你的朋友，往事不堪回首，你－－」

「你」字剛說出口，他的劍已出手。

劍光如電，直刺陸小鳳的咽喉！

咽喉是最致命的要害，現在正是陸小鳳心靈最脆弱的時候。

不堪回首的往事，豈非總是能令人變得悲傷軟弱？

孤松選擇了最好的機會出手！

他的劍比枯竹更快，他與陸小鳳的距離，只不過近在咫尺。

這一劍無疑是致命的一擊，他出手時已有了十分把握。

只可惜他忽略了一點－－

他的對手不是別人，是陸小鳳！

劍刺出，寒光動。

就在這同一剎那間，陸小鳳也已出手－－只伸出了兩根手指，輕輕一夾！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夾的神奇和速度，這一夾表現出的力量，幾乎已突破了人類潛能的極限。

寒光凝結，劍也凝結，劍鋒忽然間就已被陸小鳳兩根手指夾住。

孤松拔劍，再拔劍！

劍不動！

孤松的整個人因恐懼而顫動，突然撒手，凌空倒掠，掠出五丈。

這一掠的力量和速度，也是令人不可想像的，因為他知道這已是他的生死關頭。

人類為了求生而發出的潛力，本就是別人很難想像的。

陸小鳳沒有追。

就在這時，他忽然發覺濃霧中又出現了一條人影。

一條淡淡的人影，彷彿比霧更淡，比霧更虛幻，更不可捉摸。

就算你親眼看見這個人出現，也很難相信他真的是從大地上出現的，就算你明知他不是幽靈、鬼魂，也很難相信他真的是個人。

孤松矯矢如龍的身形突然停頓，墜下，他的力量就好像已在這一瞬間突然崩潰，完全崩潰。

因為他看見了這個人，這個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人。

「砰」的一聲，這輕功妙絕的武林高手，竟像是石塊般跌落在地上，就動也不再動。

看來非但他的力量完全崩潰，就連他的生命也完全崩潰。

這突然的崩潰，難道只不過因為他看見了這個人？

這個人身上難道帶著種可以令人死亡崩潰的力量？難道他本身就是死亡？

霧未散，人也沒有走。

霧中人彷彿正在遠遠的看著陸小鳳，陸小鳳也在看著他，看見了他的眼睛。

沒有人能形容那是雙什麼樣的眼睛。

他的眼睛當然是長在臉上的，可是他的臉已溶在霧裡，他的眼睛雖然有光，可是連這種光也彷彿與霧溶為一體。

陸小鳳雖然看見他的眼睛，看見的卻好像只不過還是一片霧。

霧中人忽然道：「陸小鳳？」

陸小鳳道：「你認得我？」

霧中人道：「非但認得，而且感激。」

陸小鳳道：「感激？」

霧中人道：「感激兩件事。」

陸小鳳道：「哦？」

霧中人道：「感激你為我除去了門下敗類和門外仇敵，也感激你不是我的仇敵。」

陸小鳳深深吸了口氣，道：「你就是－－」

霧中人道：「我姓玉。」

陸小鳳輕輕的將一口氣吐出來，道：「玉？寶玉的玉？」

霧中人道：「寶玉無瑕，寶玉不敗。」

陸小鳳道：「不敗也不死？」

霧中人道：「西方之玉，永存天地。」

陸小鳳再吐出一口氣，道：「你就是西方玉羅剎？」

霧中人道：「我就是。」

霧是灰白色的，他的人也是灰白色的，煙霧迷漫，他的人看來也同樣迷迷濛濛，若有若無。

他究竟是人？還是鬼魂？

陸小鳳忽然笑了，微笑著搖頭，道：「其實我早就該想得到的。」

西方玉羅剎道：「想到什麼？」

陸小鳳道：「我早就該想到，你的死只不過是一種手段。」

玉羅剎道：「我為什麼要用這種手段？」

陸小鳳道：「因為西方羅剎教是你一手創立的，你當然希望它能永存天地。」

玉羅剎承認。

陸小鳳道：「可是西方羅剎教的組織實在太龐大，分子實在太複雜，你活著的時候，雖然沒有人敢背叛你，等你死了之後，這些人是不是會繼續效忠你的子孫呢？」

玉羅剎淡淡道：「連最純的黃金裡，也難免有雜質，何況人？」

陸小鳳道：「你早就知道你教下一定會有對你不忠的人，你想要替你的子孫保留這份基業，就得先把這些人找出來。」

玉羅剎道：「你想煮飯的時候，是不是也得先把米裡的稗子剔出來？」

陸小鳳道：「可是你也知道這並不是容易事，有些稗子天生就是白的，混在白米裡，任何人都很難分辨出來，除非等到他們對你已全無顧忌的時候，否則他們也絕不會自己現出原形。」

玉羅剎道：「除非我死，否則他們就不敢！」

陸小鳳道：「只可惜要你死也很不容易，所以你只有用詐死這種手段。」

玉羅剎道：「這是種很古老的計謀，它能留存到現在，就因為它永遠有效。」

陸小鳳微笑道：「現在看起來，你這計謀無疑是成功了，你是不是真的覺得很愉快？」

他雖然在笑，聲音裡卻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譏誚之意。

玉羅剎當然聽得出來，立刻反問道：「我為什麼不愉快？」

陸小鳳道：「就算你已替你的子孫們保留了永存天地，萬世不變的基業，可是你的兒子呢？」

玉羅剎忽然笑了。

他的笑聲也像他的人一樣，陰森縹緲，不可捉摸，笑聲中彷彿也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譏誚。

陸小鳳實在不懂他怎麼還能笑得出。

玉羅剎還在笑，帶著笑道：「你若以為死在他們手裡的真的是我兒子，你也未免太低估了我。」

陸小鳳道：「死在他們手裡那個人，難道不是真的玉天寶？」

玉羅剎道：「是真的玉天寶，玉天寶卻不是我的兒子。」

陸小鳳道：「他們都已跟隨你多年，難道連你的兒子是誰都不知道？」

玉羅剎悠然道：「我的兒子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就不是我的兒子了。」

陸小鳳更不懂。

玉羅剎道：「這種事我也知道你絕不會懂的，因為你不是西方羅剎教的教主。」

陸小鳳道：「如果我是呢？」

玉羅剎道：「如果你是，你就會知道，一個人到了這種地位，是絕對沒法子管教自己的兒子，因為你要管的事太多。」

他的聲音忽然又變得有些傷感：「為我生兒子的那個女人，在她生產的那一天就已死了，假如一個孩子一生下來就是西方羅剎教未來的教主，又沒有父母的管教，他將來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道：「當然是像玉天寶那樣的人。」

玉羅剎道：「你願不願意那樣的人來繼承你的事業？」

陸小鳳在搖頭，也在歎息。

他忽然發現要做西方羅剎教的教主固然不容易，要將自己的兒子教養成人也很不容易。

玉羅剎道：「所以我在他出世後的第七天，就將他交給一個我最信任的人去管教，也就在那一天起，我收養了別人的兒子作為我的兒子，這秘密至今還沒有別人知道。」

陸小鳳道：「現在你為什麼要告訴我？」

玉羅剎道：「因為我信任你。」

陸小鳳道：「我們並不是朋友。」

玉羅剎道：「就因為我們既不是仇敵，也不是朋友，所以我才信任你。」

他眼睛裡又露出那種譏誚的笑意：「如果你是西方羅剎教的教主，就會明白我這是什麼意思了。」

陸小鳳已明白。有些朋友往往遠比仇敵更可怕。

只不過他雖然也有過這種痛苦的經驗，卻從來也沒有對朋友失去過信心。

因為他並不是西方羅剎教的教主。

他也不想做，不管什麼教的教主，他都不想做，就算有人用大轎子來抬他，他也絕不會去的。

陸小鳳就是陸小鳳。

玉羅剎的目光彷彿已穿過了迷霧，看透了他的心，忽又笑道：「你雖然不是羅剎教的教主，可是我知道你已很瞭解我，就等於我雖然不是陸小鳳，也已經很瞭解你。」

陸小鳳不能不承認。

他雖然還是看不清這個人的臉，可是在他們之間卻無疑已有種別人永遠無法明白的瞭解和尊敬。

一種互相的尊敬。

他知道玉羅剎思慮之周密，眼光之深遠，都是他自己永遠做不到的。

玉羅剎彷彿又觸及了他的思想，慢慢的接著道：「我感激你不是我的仇敵，只因為我發現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玉羅剎道：「你是我這一生中所遇見過最可怕的人，你能做的事，有很多都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這次來，本想殺了你。」

陸小鳳道：「現在呢？」

玉羅剎道：「現在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陸小鳳道：「你問。」

玉羅剎道：「現在我們既非朋友，也非仇敵，以後呢？」

陸小鳳道：「但願以後也一樣。」

玉羅剎道：「你真的希望如此？」

陸小鳳道：「真的。」

玉羅剎道：「可是要保持這種關係並不容易。」

陸小鳳道：「我知道。」

玉羅剎道：「你不後悔？」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也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

玉羅剎道：「你說。」

陸小鳳道：「我這一生中，也曾遇見過很多可怕的人，也沒有一個比你更可怕的！」

玉羅剎笑了，他開始笑的時候，人還在霧裡，等到陸小鳳聽到他笑聲時，卻已看不見他的人了。

在這迷夢般的迷霧裡，遇見了這麼樣一個迷霧般的人，又看著他迷夢般消失。

陸小鳳忽然覺得連自己都已迷失在霧裡。

這件事他做得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連他自己也都分不清了－－

（全書完）

# 《幽靈山莊》古龍

《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回 第十三個人

光澤柔潤的古銅鎮紙下，壓著十二張白紙卡，形式高雅的八仙桌，坐著七個人。

七個名動天下，譽滿江湖的人。

古松居士、木道人、苦瓜和尚、唐二先生、瀟湘劍客、司空摘星、花滿樓。

這七個人的身份都很奇特，來歷更不同，其中有僧道，有隱士，有獨行俠盜，有大內高手，有浪跡天涯的名門弟子，也有遊戲風塵的武林前輩。

他們相聚在這裡，只因為他們有一點相同之處。

他們都是陸小鳳的朋友。

現在他們還有一點相同之處──七個人的表情都很嚴肅，心情都很沉重。

尤其是木道人。

每個人都看著他，等著他開口。

他們都是他找來的，這並不是件容易事，他當然有極重要的理由。

桌上有酒，卻沒有人舉杯，有菜，也沒有人動過。

有風吹過，滿樓花香，在這風光明媚的季節裡，本該是人們心情最歡暢的時候。

他們本都是最灑脫豪放的人，為什麼偏偏會有這許多心事？

花滿樓是瞎子，瞎子本不該燃燈的，但點著桌上那盞六角銅燈的人，卻偏偏就是他。

世上本就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不該發生的，卻偏偏發生了。

木道人歎了口氣，終於開口：「每個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只要知錯能改，就是好的。」他雖然盡力在控制自己，聲音還是顯得很激動：「但有些事卻是萬萬錯不得的，你只要做錯了一次，就只有一條路可走！」

「死路？」司空摘星問。

木道人點點頭，拿起了桌上的古銅鎮紙，十二張卡上，有十二個人的名字。

十二個了不起的名字！

「他們本都不該死的，無論誰要殺他們，都很不容易，只可惜他們都犯了個致命的錯誤。」

他從這疊紙卡中抽出了四張：「尤其是這四個人，他們的名字，你們想必也聽說過。」

四張紙卡，四個名字。

高濤：鳳尾幫內三堂香主。

罪名：通敵叛國。

捕殺者：西門吹雪。

結果：逃亡十三日，死於沼澤中。

顧雲飛：巴山劍客衣缽傳人。

罪名：殺友人子，淫友人妻。

捕殺者：西門吹雪。

結果：逃亡十五日，死於鬧市中。

柳青青：淮南大俠女，點蒼劍客謝堅妻。

罪名：通姦，殺夫。

捕殺者：西門吹雪。

結果：逃亡十九日，死於荒漠中。

「獨臂神龍」海奇闊。

罪名：殘殺無辜。

捕殺者：西門吹雪。

結果：逃十九日，海上覆舟死。

這四個人的名字，大家當然全都聽說過，但大家最熟悉的，卻還是西門吹雪。

只要是練過武的人，有誰不知道西門吹雪？又有誰敢說他的劍法不是天下第一？

瀟湘劍客忽然道：「我見過西門吹雪。」

經過了紫禁之巔那一戰之後，連這位大內第一高手，都不能不承認他的劍法實在無人能及：「但我卻看不出他是個好管閒事的人。」

花滿樓道：「他管的並不是閒事。」

司空摘星立刻接道：「他自己雖然很少交朋友，卻最恨出賣朋友的人。」

瀟湘劍客閉上了嘴，唐二先生卻開了口。

蜀中唐門的毒藥暗器名震天下，唐二先生的不喜歡說話也同樣很有名，現在卻忽然問道：「你認為他們犯的致命錯誤是出賣朋友？」

司空摘星道：「難道不是？」

唐二先生搖搖頭，沒有再說一個字，因為他知道他的意思一定已有人明白。

果然有人明白：「他們犯的罪雖不同，致命的錯誤卻是相同的。」

「哪一點相同？」

「西門吹雪！」木道人緩緩道：「西門吹雪若要殺人時，沒有人能逃得了的。」

就算逃，也逃不過十九天。

「這十二個人都是死在西門吹雪劍下的。」木道人的表情更沉重：「現在又有個人犯了和他們同樣致命的錯誤，而且錯得更嚴重。」

「哦？」

「他不但出賣了朋友，而且出賣的就是西門吹雪。」

「這個人是誰？」

「陸小鳳！」

一陣沉默，沉默得令人窒息。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瀟湘劍客：「我知道陸小鳳不但是西門吹雪的朋友，還是他的恩人。」

木道人道：「只可惜恩已報過了，仇卻還沒報！」

瀟湘劍客道：「什麼仇？」

木道人道：「奪妻。」

瀟湘劍客聳然動容，道：「有證據？」

木道人道：「有。」

瀟湘劍客道：「什麼證據？」

木道人道：「他親眼看見他們在床上的。」

瀟湘劍客忽然拿起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司空摘星喝得比他更快。

唯一還保持鎮靜的是花滿樓，酒杯是滿的，他卻只淺淺啜了一口：「陸小鳳絕不是這種人，這件事其中一定還別有內情。」

司空摘星立刻同意他的話，道：「也許他喝醉了，也許他中了迷藥，也許他們在床上根本就沒有做什麼事。」

這些理由都不太好，連他自己都不太滿意，所以他又喝了一杯。

下結論的人通常都是最少開口的人。

「我不認得陸小鳳，可是我知道他對唐家有恩。」唐二先生下了結論：「不管這件事是否別有內情，我們都要找他們當面問清楚。」

木道人卻在搖頭。

司空摘星道：「你不想去找？」

木道人道：「不是不想找，是找不到。」

這件事一發生，陸小鳳就已逃亡，誰也不知道他逃到哪裡去了。

木道人展開那十二張紙卡，道：「所以我請你們來看這些──」

司空摘星打斷了他的話，道：「陸小鳳既不是高濤，也不是獨臂神龍，這些混帳王八蛋的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木道人道：「有一點關係。」

司空摘星道：「哪一點？」

木道人道：「他們逃亡的路線。」

要想找陸小鳳，就一定要先判斷出他是從哪條路上逃的。

木道人又道：「這些人不但武功很高，而且都是經驗豐富，狡猾機警的老江湖，他們準備逃亡的時候，一定都經過很周密的計劃，他們選擇的路線，一定都相當不錯。」

司空摘星冷冷道：「只可惜他們還是逃不了。」

木道人道：「雖然逃不了，卻還是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這十二個人選擇的逃亡路線，大致可以分為四條──

買舟入海。

出關入沙漠。

混跡於鬧市。

流竄於窮山惡水中。

木道人道：「你們都是陸小鳳的老朋友，都很瞭解他的脾氣，你們想他會選擇哪條路？」

沒有人能回答。

誰也不敢認為自己的判斷絕對正確。

花滿樓緩緩道：「我只能確定一點。」

木道人道：「你說。」

花滿樓道：「他絕不會到海上去，也不會入沙漠。」

沒有人問他怎麼確定這一點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有種奇異的本能和觸覺。

司空摘星喝乾了第八杯酒，道：「我也能確定一點。」

大家都在聽著。

司空摘星道：「陸小鳳絕不會死。」

他的判斷有人懷疑了：「為什麼？」

司空摘星道：「我知道陸小鳳的武功，也見過西門吹雪的劍法。」

他當然也不能否認西門吹雪的劍法之快速準確：「可是自從他娶妻生子後，他的劍法就變得軟弱了，因為他的心已軟弱。」

因為他已不再是劍之神，已漸漸有了人性。

木道人道：「我本來也認為如此的，現在才知道我們都錯了。」

司空摘星道：「我們沒有錯！」

木道人搖搖頭，道：「在紫禁之巔那一次決戰前，他的劍確實已漸軟弱，因為他對妻子的愛，已超越了他對劍的狂熱。」

瀟湘劍客顯然已瞭解這句話中的深意：「可是他戰勝了白雲城主後，就不同了。」

無論誰擊敗了白雲城主這種絕世高手後，都難免會覺得意氣風發，想更上層樓。

紫禁之巔那一戰，無疑又激發了他對劍的狂熱，又超越了他對妻子的愛。

──也許就因為他冷落了妻子，引起了陸小鳳的同情，才會發生這件事。

每個人心裡都想到了這一點，卻沒有人願意說出口。

木道人道：「前些時候我見過陸小鳳，他自己告訴我，西門吹雪的劍法，已達到『無劍』的境界。」

什麼叫「無劍」的境界？

──他的掌中雖無劍，可是他的劍仍在，到處都在。

──他的人已與劍融為一體，他的人就是劍，只要他的人在，天地萬物，都是他的劍。

──這種境界幾乎已到達劍術中的巔峰，幾乎已沒有人能超越。

木道人歎息著，又道：「我見到陸小鳳時，他已醉了，他還告訴我，假如這世上還有一個人能殺他，這個人就是西門吹雪！」

又是一陣沉默，大家心裡都有了結論──

只要西門吹雪追上陸小鳳，陸小鳳就必將死在他的劍下。

現在的問題是──

陸小鳳究竟逃到哪裡去了？能逃多久？

既然他不會到海上去，也不會入沙漠，那麼他不是浪跡在鬧市中，就是流竄在窮山惡水間。

這範圍雖已縮小，可是又有誰知道世上的鬧市有多少？山水有多少？

唐二先生忽然站起來，走出去。

司空摘星引杯在手，大聲問：「你想走？」

唐二先生冷冷道：「我不是來喝酒的。」

司空摘星道：「這件事難道你已不想管？」

唐二先生道：「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

古松居士忽然也長長歎息了一聲，喃喃道：「的確管不了。」

苦瓜大師立刻點頭，道：「的確的確的確──」

他說到第三次「的確」時，他們三個人就都已走了出去。

瀟湘劍客走得也並不比他們慢。

司空摘星看了看杯中的酒，忽然重重的放下酒杯，大聲道：「我也不是來喝酒的，哪個龜孫王八蛋才是來喝酒的。」他居然也大步走了出去。

屋子裡忽然只剩下兩個人，還能保持鎮靜的卻只有花滿樓一個。

「啵」的一聲響，木道人手裡的酒杯已粉碎。

花滿樓卻笑了笑，道：「你知不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了？」

木道人冷冷道：「鬼知道。」

花滿樓道：「我知道。」他還在微笑：「我不是鬼，但是我知道。」

木道人忍不住問：「你說他們到哪裡去了？」

花滿樓道：「現在我們若趕到西門山莊去，就一定可以找到他們，連一個都不會少。」

木道人不懂。

花滿樓又道：「他們到那裡去，只因為他們都想知道一件事──」

──假如我是陸小鳳，要從這裡開始逃亡，我會走哪條路？

花滿樓道：「等他們想通了時，他們就一定會朝那條路上追下去。」

木道人道：「他們為什麼不說？」

花滿樓道：「因為他們生怕自己判斷錯誤，影響了別人。」

木道人道：「你有把握確定？」

花滿樓點點頭，微笑道：「我有把握，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是陸小鳳的朋友。」

他的臉上在發光，他的微笑也在發著光，他熱愛生命，對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他永遠都充滿了信心。

木道人終於長長歎息，道：「一個人能有陸小鳳這麼多朋友，實在真不錯，只可惜他自己這一次卻錯了。」

他拍拍花滿樓的肩，道：「我們走，假如這世上還有一個人能找到陸小鳳的，那個人一定就是你。」

花滿樓道：「不是我。」

木道人道：「不是你是誰？」

花滿樓道：「是他自己。」

一個人若已迷失了自己，那麼除了他自己外，還有誰能找得到他呢？

## 第二回 逃 亡

就算陸小鳳已迷失了自己，至少還沒有迷失方向。

他確信這條路是往正西方走的，走過前面的山坳，就可以找到清泉食物。

現在夜已深，山中霧正濃，他還是相信自己的判斷絕對正確。可是這一次他又錯了。

前面既沒有山坳，更沒有泉水，只有一片莽莽密密的原始叢林。

飢餓本是人類最大的痛苦之一，可是和乾渴比起來，飢餓就變成了一種比較容易忍受的事。

他的嘴唇已乾裂，衣履已破碎，胸膛上的傷口已開始紅腫。

他在這連泉水都找不到的窮山惡谷間，逃亡已有整整三天。

現在就算他的朋友看見他，都未必能認得出他就是陸小鳳。

那個風流瀟灑，總是讓女孩子著迷的陸小鳳。

叢林中一片黑暗，黑暗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危險，每一種危險都足以致命，若是在叢林中迷失了方向，飢渴就足以致命。

他是不是能走得出這片叢林，他自己也完全沒有把握。他對自己的判斷已失去信心。

可是他只有往前走，既沒有別的路讓他選擇，更不能退。

後退只有更危險、更可怕。

因為西門吹雪就在他後面盯著他。

雖然他看不見，卻能感覺到──感覺到那種殺人的劍氣。

他隨時隨地，都會忽然無緣無故的背脊發冷，這時他就知道西門吹雪已離他很近了。

逃亡本身就是種痛苦。

飢渴，疲倦，恐懼，憂慮──就像無數根鞭子，在不停的抽打著他。

這已足夠使他身心崩潰，何況他還受了傷。

劍傷！

每當傷口發疼時，他就會想到那快得令人不可思議的一劍。

掌中本已「無劍」的西門吹雪，畢竟又拔出了他的劍。

──我用那柄劍擊敗了葉孤城，普天之下，還有誰配讓我再用那柄劍？

──陸小鳳，只有陸小鳳！

──為了你，我再用這柄劍，現在我的劍已拔出，不染上你的血，絕不入鞘。

沒有人能形容那一劍的鋒芒和速度，沒有人能想像，也沒有人能閃避。

如果天地間真的有仙佛鬼神，也必定會因這一劍而失色動容。

劍光一閃，鮮血濺出！

沒有人能招架閃避這一劍，連陸小鳳也不能，可是他並沒有死。

能不死已是奇蹟！

天上地下，能在那一劍的鋒芒下逃生的，恐怕也只有陸小鳳。

黑暗，無邊無際的黑暗。黑暗中究竟潛伏著多少危險？

陸小鳳連想都沒有去想，若是多想想，他很可能就已崩潰，甚至會發瘋。

他走入了這片黑暗的叢林，就等於野獸已落入陷阱，已完全身不由主。

還是沒有水，沒有食物。他折下一根樹枝，摸索著一步步往前走，就像是個瞎子。

這根樹枝，就是他的明杖。

一個活生生的人，竟要倚賴一根沒有生命的木頭──想到這一點，陸小鳳就笑了。

一種充滿了屈辱、悲哀、痛苦，和譏誚的慘笑。

直到現在，他才真正明瞭瞎子的痛苦，也真正瞭解了花滿樓的偉大。

一個瞎子還能活得那麼平靜，那麼快樂，他的心裡要有多少愛？

前面有樹，一棵又高又大的樹。

陸小鳳在這棵樹下停下來，喘息著，現在也許已是唯一可以讓他喘息的機會。

──西門吹雪在追入這片叢林之前，也必定會考慮片刻的。

──可是他一定會追進來。

天上地下，幾乎已沒有任何事能阻止他，他已決心要陸小鳳死在他的劍下。

黑暗中幾乎完全沒有聲音，可是這種絕對的靜寂，也正是種最可怕的聲音。

陸小鳳的呼吸彷彿也已停頓，突然閃電般出手，用兩根手指一夾。

他什麼都沒有看見，但是他已出手。他的出手很少落空。

若是到了真正危險的時候，人類也會變得像野獸一樣，也有了像野獸般的本能和第六感。

他夾住的是條蛇。他挾住蛇尾，一擲一甩，然後就一口咬在蛇的七寸上。

又腥又苦的蛇血，從他的咽喉，流入他的胃。他忽然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已變成野獸。

但是他並沒有停止，蛇血流下時，他立刻就感覺到一種生命的躍動。

只要能給他生命，只要能讓他活下去，無論什麼事他都接受。

他不想死，不能死。如果他現在就死了，他也要化成冤魂厲鬼，重回人間，來洗清他的屈辱。

黑暗已漸漸淡了，變成了一種奇異的死灰色。

這漫漫的長夜他總算已捱了過去，現在總算已到了黎明時候。

可是就算天亮了又如何？縱然黑暗已遠去，死亡還是緊逼著他。

地上有落葉，他抓起一把，擦乾了手上的腥血，就在這時，他忽然聽見了聲音。

人的聲音。

聲音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傳過來的，彷彿有人在呻吟喘息。

此時此地，怎麼會有人？若不是已被逼得無路可走，又有誰會走入這片叢林？走上這條死路？

難道是西門吹雪？

陸小鳳突然覺得全身都已冰冷僵硬，停止了呼吸，靜靜的聽著。

微弱的呻吟喘息聲，斷斷續續的傳過來，聲音中充滿了痛苦。

一種充滿了恐懼的痛苦，一種幾乎已接近絕望的痛苦。這種痛苦絕不能偽裝的。

就算這個人真是西門吹雪，現在他所忍受的痛苦也絕不會比陸小鳳少。

難道他也遭受了什麼致命的打擊？否則怎麼會連那種殺人的劍氣都已消失？

陸小鳳決心去找，不管這個人是不是西門吹雪，他都要找到。

他當然找得到。

落葉是濕的，泥土也是濕的。一個人倒在落葉濕泥中，全身都已因痛苦而扭曲。

一個兩鬢已斑白的人，衰老，憔悴，疲倦，悲傷而恐懼。

他看見了陸小鳳，彷彿想掙扎著跳起來，卻只不過換來了一陣痛苦的痙攣。

他手裡有劍，形式古雅，鋼質極純，無論誰都看得出這是柄好劍。

可是這柄劍並不可怕，因為這個人並不是西門吹雪。

陸小鳳長長吐出口氣，喃喃道：「不是的，不是他。」

老人的喉結在上下滾動著，那雙充滿了恐懼的眼睛裡露出一絲希望，喘息著道：「你──你是誰？」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誰都不是，只不過是個過路人。」

老人道：「過路人？」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在奇怪，這條路上怎麼還會有過路的人？」

老人上上下下的打量著他，眼睛忽然又露出種狐狸般的狡黠，道：「難道你走的也是同我一樣的路？」

陸小鳳道：「很可能。」

老人笑了。他的笑淒涼而苦澀，一笑起來，就開始不停的咳嗽。

陸小鳳發現他也受了傷，傷口也在胸膛上，傷得更重。

老人忽然又道：「你本來以為我是什麼人？」

陸小鳳道：「是另外一個人。」

老人道：「是不是要來殺你的人？」

陸小鳳也笑了，反問道：「你本來以為我是什麼人？是不是來殺你的人？」

老人想否認，又不能否認。

兩個人互相凝視著，眼睛裡的表情，就像是兩頭負了傷的野獸。

沒有人能瞭解他們這種表情，也沒有人能瞭解他們心裡的感覺。

也不知過了多久，老人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你走吧。」

陸小鳳道：「你要我走？」

老人道：「就算我不讓你走，你反正也一樣要走的。」他還在笑，笑得更苦澀：「我的情況好像比你更糟，當然幫不了你的忙，你根本不認得我，當然也不會幫我。」

陸小鳳沒有開口，也沒有再笑。

他知道這老人說的是實話，他的情況也很糟，甚至比這老人想像中更糟。

他自己一個人逃，已未必能逃得了，當然不能再加上個包袱。

這老人無疑是個很重的包袱。

又過了很久，陸小鳳也長長歎了口氣，道：「我的確應該走的。」

老人點點頭，閉上眼睛，連看都不再看他。

陸小鳳道：「假如你只不過是條野狗，現在我一定早就走了，只可惜──」

老人忽又打斷了他的話，道：「只可惜我不是狗，是人。」

陸小鳳苦笑道：「只可惜我也不是狗，我也是人。」

老人道：「實在可惜。」

他雖然好像閉著眼睛，其實卻在偷偷的瞟著陸小鳳。

他眼睛裡又露出那種狐狸的狡黠。

陸小鳳又笑了，道：「其實你早已知道我絕不會走的。」

老人道：「哦？」

陸小鳳道：「因為你是人，我也是人，我當然不能看著你爛死在這裡。」

老人的眼睛忽然睜開，睜得很大，看著陸小鳳，道：「你肯帶我走？」

陸小鳳道：「你猜呢？」

老人在眨眼，道：「你當然會帶我走，因為你是人，我也是。」

陸小鳳道：「這理由還不夠。」

老人道：「還不夠？還有什麼理由？」

陸小鳳道：「混蛋也是人。」

他忽然說出這句話，誰都聽不懂，老人也不懂，只有等著他說下去。

陸小鳳道：「我帶你走，只因為我不但是人，還是混蛋，特大號的混蛋。」

是春天。

是天地間萬物都在茁壯生長的春天。

凋謝了的木葉，又長得密密的，叢林中的木葉莽莽密密，連陽光都照不進來。

樹幹枝葉間，還是一片迷迷濛濛的灰白色，讓你只能看得見一點迷迷濛濛的影子。

看得見，卻看不遠。

陸小鳳讓老人躺下去，自己也躺了下去，現在他就算明知西門吹雪近在咫尺，他也走不動半步了。

他們已走了很遠的一段路，可是他低下頭時，就立刻又看見了自己的足跡。

他拼了命，用盡了所有的力量奔跑，卻又回到了他早已走過的地方。

這已不是諷刺，已經是悲哀，一種人們只有在接近絕望時才會感到的悲哀。

他在喘息，老人也在喘息。

一條蟒蛇從樹葉間滑下來，巨大的蟒蛇，力量當然也同樣巨大，足以絞殺一切生命。

可是他不想動，老人不能動，蟒蛇居然也沒有動他們，居然就悄悄的從他們身旁滑了過去。

陸小鳳笑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麼還能笑得出來的。

老人側過頭，看著他，忽然道：「我當然不能就叫你混蛋。」

陸小鳳道：「你可以叫我大混蛋。」

他還在笑。

笑有很多種，有種笑比哭更悲哀，他的笑就是這種。

只有笑，沒有笑聲，四下連一點聲音都沒有，時光在靜寂中過得好像特別慢。

過了很久，老人忽又道：「大混蛋。」

陸小鳳道：「嗯。」

老人道：「你為什麼不問我是誰？叫什麼名字？」

陸小鳳道：「我不必問。」

老人道：「不必？」

陸小鳳道：「反正我們現在都已快死了，你幾時聽見過死人問死人的名字？」

老人看著他，又過了很久，想說話，沒有說，再看看他的眉毛和鬍子，終於道：「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

陸小鳳道：「什麼人？」

老人道：「陸小鳳，有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陸小鳳又笑了，道：「你早就該想到的，天下唯一特大號的大混蛋，就是陸小鳳。」

老人歎了口氣，道：「但我卻想不到陸小鳳會變成這樣子。」

陸小鳳道：「你認為陸小鳳該是什麼樣子的？」

老人道：「很久以前就聽說過，陸小鳳是個很討女人歡喜的花花公子，而且武功極高。」

陸小鳳道：「我也聽說過。」

老人道：「所以我一直以為陸小鳳一定是個很英俊、很神氣的人，可是你現在看起來卻像是條──」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陸小鳳卻替他說了下去：「卻像是條被人追得無路可走的野狗。」

老人也笑了，道：「看來你惹的麻煩一定不小。」

陸小鳳道：「很不小。」

老人道：「是不是為女人惹的麻煩？」

陸小鳳苦笑。

老人道：「那女人的丈夫是誰？聽說你連白雲城主的那一劍『天外飛仙』都能接得住，天下還有誰能把你逼得無路可走？」

陸小鳳道：「只有一個人。」

老人道：「我想來想去，好像也只有一個人。」

陸小鳳道：「你想的這個人是誰？」

老人道：「是不是西門吹雪？」

陸小鳳又在苦笑，只有苦笑。

老人歎道：「你惹的麻煩實在不小，我實在想不通你怎麼會惹下這種麻煩的。」

陸小鳳道：「其實我也沒有做什麼，只不過偶爾跟他老婆睡在一張床上，又恰巧被他看見了。」

老人吃驚的看著他，過了很久，才搖頭說道：「原來你的膽子也不小。」

陸小鳳忽然反問：「你呢？你惹了什麼麻煩？」

老人沉默著，也過了很久，才歎息著道：「我惹的麻煩也不小。」

陸小鳳道：「我看得出。」

老人道：「哦？」

陸小鳳道：「如果一個人身上穿著的是值三百兩銀子一套的衣服，手裡拿著的是值三千兩銀子一柄的好劍，卻也好像是條野狗般被人追得落荒而逃，這個人惹的麻煩當然也很不小。」

老人也不禁苦笑，道：「我惹的麻煩還不止一個。」

陸小鳳道：「有幾個？」

老人伸出兩根手指，道：「一個是葉孤鴻，一個是粉燕子。」

陸小鳳道：「武當小白龍葉孤鴻？」

老人點頭。

陸小鳳道：「萬里踏花粉燕子？」

老人又點頭。

陸小鳳歎道：「你惹的這兩個麻煩倒實在真不小。」

葉孤鴻是武當的俗家弟子，也是武當門下弟子後起之秀，據說還是白雲城主的遠房堂弟，白雲城主還親自指點過他的劍招。

「萬里踏花」粉燕子在江湖中的名頭更響，輕功暗器黑道中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陸小鳳道：「只不過葉孤鴻是名門子弟，粉燕子卻是下五門的大盜，你怎麼會同時惹上這兩個人？」

老人道：「你想不通？」

陸小鳳搖頭。

老人道：「其實這道理也簡單得很，葉孤鴻是我外甥，粉燕子恰巧也是的，他們兩個人的老婆又恰巧都在我家作客──」

葉孤鴻遊俠江湖，粉燕子萬里踏花，他們的妻子當然都很寂寞。

老人道：「所以我也不能不安慰她們，誰知道也恰巧被他們看見了。」

陸小鳳吃驚的看著他，過了很久，才苦笑道：「看來你非但膽子不小，而且簡直是六親不認。」

老人笑了笑，道：「難道你以為我不是？」

陸小鳳顯得更吃驚，道：「難道你本來就是？」

老人道：「近十來年，江湖中已很少有人知道我這名字，想不到你居然知道。」

二十年前，江湖中有三個名頭最響的獨行大盜，第一個就是「六親不認」獨孤美。

如果一個人的名字就叫做「六親不認」，這個人有多麼心黑手辣，你想想看就可以知道了。

陸小鳳苦笑道：「看來你這名字倒真是一點都沒有錯。」

獨孤美淡淡道：「我六親不認，你重色輕友，你是個大混蛋，我也差不多，我們兩個人本就是志同道合，所以才會走上同一條路。」

陸小鳳道：「幸好我們還有一點不同。」

獨孤美道：「哪一點？」

陸小鳳道：「現在我還可以走，你卻只有躺在這裡等死。」

獨孤美笑了。

陸小鳳道：「你若認為現在我還硬不起這心腸，你就錯了，你既然可以六親不認，我為什麼不能？」

獨孤美道：「你當然能。」

陸小鳳已站了起來，說走就走。

獨孤美看著他站起來，才慢慢的接著道：「可是我保證你走了之後，一定會後悔的。」

陸小鳳忍不住回頭，問道：「為什麼？」

獨孤美道：「這世上不但有吃人的野獸，還有吃人的人。」

陸小鳳道：「你就是吃人的人，我知道。」

獨孤美道：「你知不知道世上還有種東西也會吃人？」

陸小鳳道：「你說的是什麼？」

獨孤美道：「樹林子，有的樹林子也會吃人的，不認得路的人，只要一走進這種樹林，立刻就會被吃掉，永遠都休想活著走出去。」

現在雖然已將近正午，四面還是一片迷迷濛濛的死灰色。

巨大醜惡的樹木枝葉，腐臭發爛的落葉沼澤間，根本就無路可走。

世上若真有吃人的樹林，這裡一定就是的。

陸小鳳終於轉回身，盯著老人的臉，道：「你認得路？你有把握能走出去？」

獨孤美又笑了笑，悠然道：「我不但能帶你走出去，還能叫西門吹雪一輩子都找不到你。」

陸小鳳冷笑。

獨孤美道：「我可以帶你到一個地方去，就算西門吹雪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的。」

陸小鳳盯著他，沒有動，沒有開口，遠處卻有人在冷笑。

冷冰冰的笑聲，本來還遠在十丈外，忽然就到了面前。

來的人卻不是那以輕功成名的粉燕子，是個蒼白的人──

蒼白的臉，蒼白的手，蒼白的劍，一身白衣如雪。

在這黑暗的沼澤叢林中搜索追捕了二十個時辰後，他的神情還是像冰雪般冷漠鎮定，衣服上也只不過沾染了幾點泥污。

他的人就像是他的劍，鮮血不染，泥污也不染。

就在他出現的這一瞬間，陸小鳳全身忽然僵硬，又忽然放鬆。

獨孤美卻笑了，笑容中充滿譏諷，道：「你以為他是西門吹雪？」

陸小鳳不能否認。

這少年的確像極了西門吹雪──蒼白的臉，冷酷驕傲的表情，雪白的衣服，甚至連站著的姿態都和西門吹雪完全一樣。

雖然他遠比西門吹雪年輕得多，面目輪廓也遠比西門吹雪柔弱，可是他整個人看起來，卻像是西門吹雪的影子。

獨孤美道：「他姓葉，叫葉孤鴻，連他的祖宗八代都跟西門吹雪拉不上一點關係，可是他看起來卻偏偏像是西門吹雪的兒子。」

陸小鳳也不禁笑了：「的確有點像。」

獨孤美道：「你知不知道他怎麼變成這樣子的？」

陸小鳳搖搖頭。

獨孤美冷笑道：「因為他心裡根本就恨不得去做西門吹雪的兒子。」

陸小鳳道：「也許他只不過想做第二個西門吹雪。」

獨孤美冷冷道：「只可惜西門吹雪的好處他連一點都沒有學會，毛病卻學全了。」

遠山上冰雪般高傲的性格，冬夜裡流星般閃亮的生命，天下無雙的劍──

江湖中學劍的少年們，又有幾個不把西門吹雪當做他心目中的神祇？

陸小鳳目光遙視著遠方，忽然歎了口氣，道：「西門吹雪至少有一點是別人學不像的。」

獨孤美道：「他的劍？」

陸小鳳道：「不是他的劍，是他的寂寞。」

寂寞。

遠山上冰雪般寒冷的寂寞，冬夜裡流星般孤獨的寂寞。

只有一個真正能體會到這種寂寞，而且甘願忍受這種寂寞的人，才能達到西門吹雪已到達了的那種境界。

葉孤鴻一直在冷冷的盯著陸小鳳，直到這時才開口。

他忽然冷笑，道：「你是什麼東西？也配在我面前談論他！」

陸小鳳只有苦笑。

他知道獨孤美一定會搶著替他回答這句話，他果然沒有猜錯。

獨孤美已笑道：「他也不能算是什麼東西，只不過是個人而已，可是這世界假如還有一個人夠資格談論西門吹雪，這個人就是他。」

葉孤鴻忍不住問：「為什麼？」

獨孤美悠然道：「因為他有四條眉毛，也因為這世上只有他一個人跟西門吹雪的老婆睡過覺。」

葉孤鴻聳然動容：「陸小鳳，你就是陸小鳳？」

陸小鳳只有承認。

葉孤鴻握劍的手已因用力而凸出青筋，冷冷道：「我本該先替西門吹雪殺了你的──」

樹梢上忽然有人打斷了他的話：「只可惜我們這次要殺的人並不是他。」

濃密的枝葉間，嘩啦啦一聲響，一個人燕子般飛下來。

粉紅的燕子。

一張少女般嫣紅的臉，一身剪裁極合身的粉紅衣裳，粉紅色的腰帶旁，斜掛著一隻粉紅色的皮囊。

甚至連他眼睛裡都帶著這種粉紅色的表情──就是大多數男人們，看見少女赤裸的大腿時那種表情。

要命的是，他看著陸小鳳時，眼睛裡居然也帶著這種表情。

陸小鳳忽然想吐。

粉燕子對他的反應卻完全不在乎，還是微笑著，看著他，柔聲道：「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果然沒有讓我失望。」

陸小鳳道：「哦？」

粉燕子道：「你現在的樣子看來雖然不太好，可是只要給你一盆熱水，一塊香胰子，讓你好好的洗個澡，你就一定是個很好的男人了。」

他瞇著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著陸小鳳：「我現在就可以想像得到。」

陸小鳳忽然又不太想吐了，因為他現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一拳打扁這個人的鼻子。

幸好這時粉燕子已轉過臉去看葉孤鴻，道：「這個人是我的，我不許你碰他。」

葉孤鴻臉上也露出種想嘔吐的表情，冷冷道：「男人女人你都要？」

粉燕子笑了笑，道：「有時候我連你都想要。」

葉孤鴻蒼白的臉已發青。

粉燕子道：「我也知道你一直很討厭我，卻又偏偏少不了我，因為這次假如你沒有我，非但找不到這老狐狸，還休想能活著回去。」

他微笑著，接著道：「像你這種名門正派的少年英雄，在外面雖然耀武揚威，到了這吃人的樹林裡，很可能連兩個時辰都活不下去。」

葉孤鴻居然沒有否認。

粉燕子輕輕吐出口氣，道：「所以現在我若肯把這老狐狸讓給你，你就已該覺得很滿意了。」

葉孤鴻的手又握緊了劍柄，道：「你一定要讓我出手，你知道我已發下重誓，一定要親手殺他的。」

粉燕子道：「陸小鳳呢？」

葉孤鴻咬了咬牙，道：「陸小鳳是你的，只要他──」

獨孤美忽然大笑，道：「你們都錯了，陸小鳳既不是他的，也不是你的！」

粉燕子道：「是誰的？」

獨孤美道：「是我的。」

粉燕子也大笑，道：「就算他也有我一樣的毛病，也絕不會看上你。」

獨孤美道：「可是他若想活下去，就不能讓我死在你們手裡。」

粉燕子又轉身面對陸小鳳，柔聲道：「只要你不管我的事，我也一樣可以讓你活下去。」

陸小鳳沒有反應。

粉燕子又吐口氣，道：「葉大少爺，你現在好像已經可以出手了！」

葉孤鴻道：「好。」

「好」字出口，劍已出鞘。

他拔劍的速度也許還比不上西門吹雪，卻絕不比別人慢。

他的出手輕靈、狠毒、辛辣，除了嫡傳的武當心法外，至少還融合了另外兩家劍法的特長。

這一劍已是他劍法中的精粹。

這也是致命的一劍，一擊必中，不留後著。

獨孤美張大了嘴，想呼喊，卻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

陸小鳳居然真的沒有阻攔。

粉燕子還在笑，笑容卻突然凍結。

一截劍尖忽然從他的心口上露了出來，鮮血飛濺，灑落在他自己眼前。

這是他自己的血？

他不信！

只可惜現在他已不能不信。

他伸手，想去掏他囊中的暗器，可是他的人已倒了下去。

劍尖還在滴著血。葉孤鴻凝視著劍尖的血珠，輕輕的吹落了最後一滴。

這本是西門吹雪獨特的習慣，他每一個動作都學得很像。

只可惜他不是西門吹雪，絕不是。

每當殺人後，西門吹雪就會立刻變得說不出的孤獨寂寞，說不出的厭倦。

他吹落他劍尖最後的一滴血，只不過像風雪中的夜歸人抖落衣襟上最後的一片雪花。

他吹的是雪，不是血。

現在葉孤鴻眼睛裡卻帶著說不出的興奮與激動，就像是正準備衝入風雪中去的徵人。

他吹的是血，不是雪。

最後一滴血恰巧落在粉燕子的臉上，他臉上的肌肉彷彿還在抽搐，眼珠卻已死魚般凸出，再也看不見那種粉紅色的表情。

陸小鳳忽然覺得這個人很可憐。

他一直都很憐憫那些至死還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死的人，他知道這個人一定死不瞑目。

血已乾了，劍已入鞘。

葉孤鴻忽然轉過臉，瞪著獨孤美。

獨孤美也在瞪著他，眼睛裡充滿了懷疑和驚詫。

葉孤鴻冷冷道：「你一定想不到我為什麼要殺他？」

獨孤美的確想不到，無論誰也想不到。

葉孤鴻道：「我殺他，只因為他要殺你。」

獨孤美道：「你不是來殺我的？」

葉孤鴻道：「我不是。」

獨孤美更驚訝，道：「可是你本來──」

葉孤鴻打斷了他的話，道：「我本來的確已決心要你死在我劍下。」

獨孤美道：「現在你為什麼忽然改變了主意？」

葉孤鴻道：「因為我現在已知道你不是活人。」

這句話說得更奇怪，更教人聽不懂，獨孤美卻又反而好像聽懂了，長長吐口氣，道：「難道你也是山莊裡的人？」

葉孤鴻道：「你想不到？」

獨孤美承認：「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

葉孤鴻眼睛裡忽然又露出種譏誚的笑意，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當然想不到的，有些人自己做的事，連他自己都想不到。」

獨孤美也在歎息，道：「山莊裡的人，好像都是別人永遠想不到的。」

葉孤鴻道：「正因為如此，所以它才能存在。」

獨孤美慢慢的點了點頭，忽然改變話題，問道：「你看見過陸小鳳出手？」

葉孤鴻道：「沒有。」

獨孤美道：「你知不知道他的武功深淺？」

葉孤鴻道：「不知道。」

獨孤美道：「對他這個人你知道些什麼？」

葉孤鴻道：「我知道他曾經接住了白雲城主的一劍『天外飛仙』。」

獨孤美道：「可是他現在卻已傷在西門吹雪劍下。」

葉孤鴻道：「我看得出。」

獨孤美道：「現在我再問你一句話，你一定要多加考慮，才能回答。」

他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一字字接著道：「現在你有沒有把握殺了他？」

葉孤鴻沉默著，眼睛裡又露出那種譏誚的笑意，額上青筋一根根凸起，又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不是西門吹雪。」

獨孤美看著他，也過了很久，才轉過臉去看陸小鳳。

陸小鳳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他們剛才說的，他好像完全聽不懂。

獨孤美忽又笑了笑，道：「你剛才並沒有出手救我。」

陸小鳳沉默。

獨孤美道：「現在我也不想出手殺你，因為我們沒有把握殺你。」

陸小鳳沉默。

獨孤美道：「我們本來素昧平生，互不相識，現在還是如此。」

陸小鳳終於開口，道：「可是我們剛才走的好像還是同一條路。」

獨孤美淡淡道：「世事如白雲蒼狗，隨時隨刻都可能有千萬種變化，又何況你我？」

陸小鳳道：「有理。」

獨孤美道：「所以現在你還是你，我還是我，你最好還是去走你的路。」

陸小鳳道：「不好。」

獨孤美道：「不好？」

陸小鳳道：「因為我走的一定還是剛才那條路，一條死路。」

獨孤美笑了笑，道：「那就是你的事了。」

陸小鳳道：「你呢？」

獨孤美道：「我當然有我的路可走。」

陸小鳳道：「什麼路？到山莊去的路？」

獨孤美沉下臉，冷冷道：「你既然已聽見，又何必再問？」

陸小鳳卻偏偏還是要問：「你要去的是什麼山莊？」

獨孤美道：「是個你去不得的山莊。」

陸小鳳道：「為什麼我去不得？」

獨孤美道：「因為你不是死人。」

陸小鳳道：「那山莊只有死人才去得？」

獨孤美道：「不錯。」

陸小鳳道：「你已是死人？」

獨孤美道：「是的。」

陸小鳳笑了：「你們走吧。」他微笑著揮手：「我既不想到死人的山莊去，也不想做死人，只要能活著，多活半個時辰也是好的。」

他走得居然很灑脫，轉眼間就消失在灰白的叢林中。

直到他的人影消失，獨孤美才像是忽然警覺，大聲道：「你真的讓他走？」

葉孤鴻冷冷道：「他已經走了。」

獨孤美道：「你不怕他洩漏山莊的秘密？」

葉孤鴻道：「他知道的秘密並不多，何況在這種情況下，他很可能真的活不了半個時辰。」

獨孤美道：「至少他現在還沒有死，還可以在暗中跟著我們去。」

葉孤鴻道：「我們要到哪裡去？」

獨孤美道：「當然是到山莊去。」

葉孤鴻冷笑道：「你錯了，並不是我們要到山莊去，是你要去，你一個人去！」

獨孤美道：「你不去？」

葉孤鴻淡淡道：「我為什麼要去？」

獨孤美臉色變了。

葉孤鴻道：「我知道你和山莊有了合約，當然不能殺你，但是我也沒有說過要帶你去。」

獨孤美的臉已因憤怒恐懼而變形，顫聲道：「可是你也應該看得出現在我連一步路都不能走。」

葉孤鴻冷冷道：「那就是你的事了，跟我有什麼關係？」

他突又拔劍，削落一大片樹皮，鋪在一塊比較乾燥的泥土上，盤膝坐了下去。

獨孤美恨恨的盯著他，終於忍不住道：「你為什麼還不走？」

葉孤鴻悠然道：「我為什麼要走？」

獨孤美道：「你是不是在等著看我死？」

葉孤鴻道：「你可以慢慢的死，我並不著急。」

他看來不但很悠閒，而且舒服，因為他身上居然還帶著塊用油紙包著的牛肉，甚至還有瓶酒。

對一個已在飢渴中掙扎了三十六個時辰的老人來說，牛肉和酒的香氣，已不再是誘惑，而是種虐待。

因為他只能看著，一陣陣香氣就像是一根根針，刺激得他全身皮膚都起了戰慄。

淺淺的啜了一口酒，葉孤鴻滿意的歎了口氣，忽然道：「我知道你現在心裡一定在後悔，剛才不該讓陸小鳳走的，但有件事你卻不知道。」

獨孤美正想以談話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立刻問道：「什麼事？」

葉孤鴻道：「我不殺陸小鳳，並不是因為我沒有把握殺他，只不過因為我情願讓他死在西門吹雪的手裡。」

獨孤美道：「哦！」

葉孤鴻傲然道：「現在他若敢再來，我一劍出鞘，就要他血濺五步。」

獨孤美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天下已沒有人能救得了我，也沒有人能救得了陸小鳳？」

葉孤鴻道：「絕沒有。」

這三個字剛說完，忽然間，一隻手從樹枝後伸出來，拿走了他手裡的酒。

他的反應並不慢。

這隻手縮回去的時候，他的人也已到了樹後。

樹後卻沒有人。

等他再轉出來，酒瓶已在獨孤美手裡，正將最後一滴酒倒入自己的嘴。

剛才還在樹皮上的油紙包牛肉，現在卻已不見了。

葉孤鴻沒有再動，甚至連呼吸都已停頓，灰白色的叢林，死寂如墳墓。

連風都沒有，樹梢卻忽然有樣東西飄飄落下。

葉孤鴻拔劍，穿透。

插在他劍尖上的，竟是剛才包著牛肉的那塊油紙。

獨孤美笑了，大笑，笑得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葉孤鴻好像完全聽不見，臉色卻已發青，慢慢的摘下劍尖上的油紙。

獨孤美笑道：「油紙上沒有血，你吹什麼？」

葉孤鴻還是聽不見，劍光一閃，劍入鞘。

他卻又在那塊樹皮上坐下來，深深的呼吸了兩次，從衣袖裡拿出個紙卷，用一根銀針釘在身後的樹幹上，冷冷道：「這就是出林入山的詳圖，誰有本事，也不妨拿走。」

然後他還是背著樹幹，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裡，甚至連眼睛都已閉上，彷彿老僧已入定。

獨孤美笑聲也已停頓，睜大了眼睛，盯著樹幹上的紙卷。

他知道這就是葉孤鴻用來釣魚的餌。

武當本是內家正宗，葉孤鴻四歲時就在武當，內功一定早已登堂入室。

現在他屏息內視，心神合一，雖然閉著眼睛，可是五十丈方圓內的一針一葉，都休想逃過他的耳目。

他的餌已安排好了，魚呢？

魚是不是會上鉤？

獨孤美的呼吸忽然也停頓，他已看見一隻手悄悄的從樹後伸出來。

這隻手的動作很輕快，很靈巧，手一伸出，就摸著了樹幹上的紙卷。

就在這時，劍光又一閃，如閃電驚虹，只聽「奪」的一響，劍尖入木，竟活生生把這隻手釘在樹上。

獨孤美的臉色變了，葉孤鴻的臉色也變了。

他沒有看見血。

手不是油紙，怎麼會沒有血？

獨孤美長長吐出口氣，他已看出這隻手並沒有被劍尖釘住，劍尖卻已被這隻手夾住。

用兩根手指夾住。

葉孤鴻鐵青的臉忽又發紅，滿頭汗珠滾滾而落，他已用盡全身氣力來拔他的劍，這柄劍卻像是已被泰山壓住，連動都不能動。

這是誰的手？誰的手指能有如此奇妙的魔力？

陸小鳳！

當然只有陸小鳳。

笑容又上了獨孤美的臉，他微笑著道：「現在你的劍已出鞘，他好像並沒有血濺五步。」

葉孤鴻咬了咬牙，忽然放開手裡的劍，擦過樹幹掠過去。

陸小鳳果然就在樹後笑嘻嘻的看著他，手裡拿著的正是他的劍──用兩根手指捏著劍尖。

葉孤鴻冷笑道：「我不用劍還是可以殺你。」

陸小鳳微笑道：「但劍是你的，我還是要還給你。」

葉孤鴻已出手，用的是武當金絲綿掌，夾帶著空手入白刃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五指如鉤，力貫指尖。

誰知陸小鳳竟真的把他的劍送過來還給他，用手指捏著劍尖，把劍柄送到他手邊。

他不由自主，伸手一把握住，臉色立刻變了，鮮血一滴滴從指縫間流出。

陸小鳳剛剛送過來的明明是劍柄，他一把握住的卻偏偏是劍鋒。

他甚至連陸小鳳用的什麼動作都沒有看出來。

陸小鳳還在笑，道：「這是你的劍，又沒有人會搶你的，你何必這麼用力？」

葉孤鴻臉上已全無血色，忽然問道：「西門吹雪使出了幾招才刺傷你的？」

陸小鳳道：「一招。」

葉孤鴻道：「你連他一招都接不住？」

陸小鳳苦笑。

葉孤鴻道：「當時你是不是已爛醉？」

陸小鳳搖頭。

葉孤鴻又問道：「以你這種身手，竟接不住他一劍？」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知道你看見過他出手，可是在旁邊看著的人，永遠也無法瞭解他出手那一劍的速度。」

葉孤鴻垂下頭，看著自己的手。

手上還在流血，並沒有放開劍鋒，劍尖上也還在滴著血，一滴，兩滴──

這是他自己的血。

最後一滴血珠滴下來時，他忽然長歎了口氣，將劍尖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歎息聲突然停頓，眼珠突出。

陸小鳳動容道：「我並不想殺你，你這是何苦？」

葉孤鴻蒼白的臉上汗落如雨，喘息也漸漸急促，掙扎著道：「我學劍二十年，自信已無敵天下，本已約好了西門吹雪，端陽正午決戰於紫金之巔。」

陸小鳳道：「今年的端陽正午？」

葉孤鴻點點頭，道：「我雖無必勝的把握，自信還可以與他一戰，可是今日見到你，我才知道我就算再學二十年，也絕不是他的敵手──」

說到這裡，他就開始不停的咳嗽，可是他的意思陸小鳳已明白。

到時他若不去，當然無顏再見江湖朋友，若是去了，也是自取其辱。

因為他忽然發現自己的劍法和西門吹雪相差實在太多。

陸小鳳連西門吹雪的一招都接不住，他卻連陸小鳳的出手都看不清楚，這其間的距離，已無異是種痛苦的羞辱。

在他看來，這種羞辱遠比妻子被侮更大。

陸小鳳目中已露出憐憫之色，道：「你就是為了這一點而死的？」

葉孤鴻點點頭。

陸小鳳輕輕歎了口氣，忽然走過去，附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葉孤鴻的臉忽然扭曲，眼睛裡露出種誰都無法瞭解的表情，盯著陸小鳳。

然後他就倒了下去。

奇怪的是，他倒下去之後，嘴角又彷彿露出了一絲微笑。

劍尖已沒有血。

最後一滴血是被風吹乾了的。

人雖已亡，劍卻仍在，劍光仍清澈如秋水。

無論劍上的血是被人吹乾的也好，是被秋風吹乾了的也好，對於這柄劍都完全沒有影響。

劍無情，人有情。

所以人亡劍在。

陸小鳳凝視著這柄無情的劍，忍不住長長歎息。

──世上為什麼會有如此多情的人，要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一柄無情的劍？

──這是不是因為劍的本身，就有種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看著這把清澈如秋水的劍，陸小鳳忽然覺得自己彷彿又將迷失──

## 第三回 死亡之約

逃亡並沒有終止，黑暗又已來臨。

黑暗中只聽見喘息聲，兩個人的喘息聲，聲音已停下來，人已倒下去。

不管下面是乾土也好，是濕泥也好，他們已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一定要躺下去，就算西門吹雪的劍鋒已在咽喉，都得躺下去。

現在就算用盡世上所有的力量，都已無法讓他再往前走一步。

從黑暗中看過去，每隔幾棵樹，就有一點星光般的磷光閃動。

光芒極微弱，就算在絕對的黑暗中，也得很注意才能看得見。

只要有一點點天光，磷光就會消失。

「順著這磷光走，就能走出去？」

「嗯。」

「你有把握？」

「嗯。」獨孤美雖然已累得連話都說不出，卻還是不能不回答，因為他知道陸小鳳一定會繼續問下去的。

「我絕對有把握。」他喘息著道：「因為你只要跟他們有了合約，他們就絕不會出賣你。」

「他們是誰？」陸小鳳果然又在問：「是不是山莊裡的人？」

「嗯。」

「什麼山莊？在哪裡？」陸小鳳還要問：「你跟他們訂的是什麼合約？」

獨孤美沒有回答，聽他的呼吸，彷彿已睡著。

無論他是不是已睡著，他顯然已決心拒絕再回答這些問題。

陸小鳳好像也覺得自己問得太多，居然也閉上嘴，更想閉上眼睛睡一覺。

可是他偏偏睡不著。

遠處的磷光閃動，忽遠忽近。

他的瞳孔已疲倦得連遠近距離都分不出，為什麼還睡不著？

──只有絕對黑暗中，才能分辨出這些指路的暗記，若是用了火折子，反而看不出了，白天當然更看不出。

──這一點只怕連西門吹雪都想不到，所以他當然也不會在這種絕對的黑暗中走路。

──看來山莊中那些人實在很聰明，他們的計劃中每一點都想得很絕，又很周到。

──獨孤美是不是真的會帶我到那山莊去？

──他有合約，我卻沒有，我去了之後，他們是不是肯收容我？

──那地方是不是真的完全隱秘？連西門吹雪都找不到？

──為什麼那地方只有死人才能去？

陸小鳳睡不著，因為他心裡實在有太多解不開的結。一個結，一個謎。

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解開這些謎？

絕對的黑暗，就是絕對的安靜。

獨孤美的呼吸也漸漸變得安定而均勻，在黑暗中聽來，甚至有點像是音樂。

「妹妹背著泥娃娃，

走到花園來看花。

娃娃哭了叫媽媽，

樹上的小鳥笑哈哈──」

也不知為了什麼，陸小鳳竟從六親不認的老人呼吸聲中，憶起了自己童年時的兒歌。

他自己也覺得很好笑，可是他並沒有笑出來，因為就在這時候，黑暗中忽然響起一聲慘呼。

接著，又是「噗」的一聲，一個人的身子彈起來，又重重的摔在泥沼裡。

「是誰？」陸小鳳失聲問。

沒有人回答。

過了很久，黑暗中才響起了獨孤美的呻吟聲，彷彿受了傷。

是誰在黑暗中突擊他？

陸小鳳只覺得心跳加快，喉嚨發乾，掌心卻濕透了，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他什麼事都看不見。

又過了很久，才聽見獨孤美呻吟著道：「蛇──毒蛇！」

陸小鳳吐出口氣，道：「你怎麼知道是毒蛇？」

獨孤美道：「我被它咬到的地方，一點都不疼，只發麻。」

陸小鳳道：「傷口在哪裡？」

獨孤美道：「就在我左肩上。」

陸小鳳摸索著，找到他的左肩，撕開他的衣服，指尖感覺到一點腫塊，就低下頭，張開嘴，用力吸吮，直到獨孤美叫起來才停止。

「你已覺得痛了？」

「嗯。」

既然能感覺到疼痛，傷口裡的毒顯然已全都被吸出來。

陸小鳳又吐出口氣，道：「你若還能睡，就睡一下，睡不著就捱一會兒，反正天已快亮了。」

獨孤美呻吟著，良久良久，忽然道：「你本來不必這麼做的！」

陸小鳳道：「哦？」

獨孤美道：「現在你既然已知道出路，為什麼還不拋下我一個人走？」

陸小鳳也沉默了很久才回答：「也許只因為你還會笑。」

獨孤美不懂。

陸小鳳慢慢的接著道：「我總覺得，一個人只要還會笑，就不能算是六親不認的人。」

天一亮，指路的磷光就看不見了。

現在天已快亮，陸小鳳總算已休息了片刻。

有些人的精力就像是草原中的野火一樣，隨時都可能再被燃起。

陸小鳳就是這種人。

他這一次重新燃起的精力還沒有燃盡，就忽然發現他們終於已脫出了那吃人的樹林。

前面是一片青天，旭日剛剛從青翠的遠山外升起，微風中帶著遠山新發木葉的芬芳，露珠在陽光下閃亮得就像初戀情人的眼睛。

陸小鳳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這簡直就像是夢境。

難道他剛從噩夢中醒來，就到了另一個夢境中？

伏在他背上的獨孤美，呼吸也變得急促了，忽然問道：「前面是不是有棵大松樹？」

是的。

一棵古松，孤零零的矗立在前面的岩石間，遠離著這片莽密的叢林，就好像是不屑與這些俗木為伍。

「松樹下是不是有塊大石塊？」

是的。

是塊大如桌面的青石，石質純美，柔潤如玉。

陸小鳳走過去，在石上坐下，放下他背負著的人，才長長吐出了口氣，歎道：「我們總算出來了。」

獨孤美喘息著，道：「只可惜這裡還不能算是安全的地方。」

陸小鳳道：「我總算還沒有被那吃人的樹林子吃下去。」

獨孤美道：「只可惜你還是隨時都可能死在西門吹雪劍下！」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你能不能說兩句讓人聽了比較高興的話？」

獨孤美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想告訴你一件事。」

陸小鳳在聽著。

獨孤美道：「這世上本來已沒有人能救得了你，但你卻自己救了自己。」

陸小鳳道：「哦？」

獨孤美道：「你剛才救我的時候，也同時救了你自己。」

陸小鳳道：「你本來並不是真的想帶我到那山莊中去的？」

獨孤美點點頭，道：「可是，我現在已改變了主意，因為我就算是個六親不認的人，總算還是個人。」他凝視著陸小鳳，狡黠鋒利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柔和：「你在那種情況下都沒有甩下我，現在我當然也不能甩下你。」

陸小鳳笑了。

人總有人性，人性中總有善良的一面，對這一點他永遠都充滿信心。

樹根下還有塊比較小的青石，獨孤美又道：「去搬開那塊石頭看看，下面是不是有口箱子？」

是的。

柳條編成的箱子，裡面有一塊熟肉、一隻風雞、一瓶酒、一包刀傷藥，還有一隻哨子和一封信。

哨子的形式很奇特，信紙和信封的顏色也很奇特，看來就像是死人的皮膚。

信上只寫著十個字：「吹哨子，聽回聲，循聲而行。」

陸小鳳喝了口酒：「好酒。」他滿意的歎了口氣，道：「看來這些人想得實在周到。」

獨孤美道：「他們做事不但計劃周密，而且信譽卓著，你只要跟他們有了合約，他們就一定會負責送你到山莊去。」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什麼合約？」

獨孤美道：「救命的合約。」

這一次他居然沒有逃避陸小鳳的問題，所以陸小鳳立刻又問道：「什麼山莊？」

獨孤美道：「幽靈山莊。」

幽靈山莊！

──那地方只有死人才能去。

陸小鳳只覺得掌心冷冷的，又忍不住問道：「難道那地方全是死人的幽靈？」

獨孤美笑了笑，笑得很神秘，緩緩道：「就因為那地方全都是死人的幽靈，所以沒有一個活人能找得到，更沒有一個活人敢闖進去！」

陸小鳳道：「你呢？」

獨孤美笑得更神秘，悠然道：「我既然已走了死路，當然非死不可。」

陸小鳳道：「你既然已非死不可，當然就已是個死人！」

獨孤美道：「現在你總算明白了。」

陸小鳳苦笑道：「我不明白，一點也不明白。」

哨子就在他手裡。

他忍不住拿起來，輕輕吹了吹，尖銳奇特的哨聲突然響起，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就在這時，遠處已有同樣的一聲哨音傳了過來，方向在正西。

空山寂寂，要分辨哨子的聲音並不困難。

他們循聲而行，漸行漸高，四面白雲縹緲，他們的人已在白雲中。

喝了大半瓶酒，吃了半隻雞，陸小鳳只覺得精力健旺，無論多遠的路都可以走下去。

獨孤美的情況卻越來越糟了，連陸小鳳都已嗅到他傷口裡發出的惡臭。

可是陸小鳳一點也不在乎。

「西門吹雪當然不是聾子。」

「當然不是。」

「他當然也能聽見哨子的聲音。」

「嗯。」

「所以他隨時都可能追上來的。」

「可能。」

「現在你既然已知道入山的法子，還是放下我的好。」獨孤美的臉又因痛苦而扭曲：「你一個人總比較走得快些，何況，我的人已不行了，就算到了那裡，也未必能活多久。」

他說的是真心話，但陸小鳳卻好像連一個字都沒有聽見。

他走得更快，白雲忽然已到了他的腳下，他的眼前豁然開朗。

前面青天如洗，遠山如畫。

陸小鳳的心卻沉了下去，沉得很深。

他前面竟是一道深不見底的萬丈深淵，那圖畫般的遠山雖然就在眼前，卻已無路可走。

他撿起一塊石頭拋下去，竟連一點回聲都聽不見。

下面白雲繚繞，什麼都看不見，就連死人的幽靈都看不見。

難道那幽靈山莊就在這萬丈深壑下？

陸小鳳苦笑道：「要到幽靈山莊去，看來也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你只要往下面一跳，保證立刻就會變成個死人。」

獨孤美喘息著，道：「你再吹一聲哨子試試看？」

尖銳的哨聲，劃破沉寂，也劃破了白雲。

白雲間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青天上有白雲，絕壑下也有白雲，這個人就在白雲間，就像是凌空站在那裡的。

什麼人能凌空站在白雲裡？

死人？死人的幽靈？

陸小鳳吐出口氣，忽然發現這個人在移動，移動得很快，又像是御風而行，轉眼間就可以分辨出他衣服的顏色，也應該可以分辨出他面目的輪廓。

可是他根本就沒有面目輪廓，他的臉赫然已被人一刀削平了。

沒有親眼見過他的人，絕對無法想像那是張什麼樣的臉。

陸小鳳的膽子並不小，可是他看見這張臉，連腿都軟了，幾乎一跤跌下萬丈絕壑中去。

他可以感覺到背上的獨孤美也在發抖，就在這時，這個人已來到他們面前，來得好快。

雖然已掠上山崖，這個人身子移動時看來還是輕飄飄的，腳底距離地面至少有半尺。

陸小鳳一向認為江湖中輕功最高的三個人是司空摘星、西門吹雪和他自己。

現在他才知道自己錯了。

這個人輕功身法怪異，就和他的臉一樣，除非你親眼看見，否則簡直無法思議。

現在他正在盯著陸小鳳，一雙眼睛看來就像剛剛還噴出過熔岩的火山口，灼熱而危險。

面對著這麼樣一個人，陸小鳳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

獨孤美卻忽然問：「你就是幽靈山莊的勾魂使者？」他看見這人點了點頭，立刻接著道：「我叫獨孤美，我的魂已來了。」

這個人終於開口：「我知道，我知道你會來的。」

他說話的聲音緩慢，怪異而艱澀，因為他沒有嘴唇。

沒有看見過他的人，也永遠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嘴唇的人說話是什麼樣子的。

獨孤美連看都不敢再多看一眼，他生怕自己會忍不住嘔吐。

這個勾魂帶路的人突又冷笑，道：「你不敢看我？是不是因為我太醜？」

獨孤美立刻否認，勉強笑道：「我不是──」

勾魂使者道：「既然不是，就看著我說話，看著我的臉。」

獨孤美只好看著他的臉，卻沒有開口，因為他的喉嚨和胃都已因恐懼而收縮，連聲音都發不出。

勾魂使者卻笑了。

他好像很喜歡看到別人害怕難受的樣子，喜歡別人怕他。

可是他的笑聲很快的又結束，冷冷道：「你本該一個人來的，現在為什麼有兩個？」

獨孤美還是不能開口，這問題他也回答不出。

勾魂使者道：「你留下，他走！」

獨孤美忽然鼓起勇氣，道：「他也不走。」

勾魂使者道：「他不走，你走。」

獨孤美大聲抗議，道：「我有合約，是你們自己訂的合約。」

勾魂使者道：「你有，他沒有。」

獨孤美道：「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合約金我可以替他付。」

勾魂使者道：「現在就付？」

獨孤美道：「隨時都可以付，我身上帶著有──」

勾魂使者突又打斷他的話，冷冷道：「就算現在付，也已太遲了。」

獨孤美道：「為什麼？」

勾魂使者道：「因為我說的。」

獨孤美道：「可是他既然已來到這裡，就絕不能再活著回去。」

勾魂使者冷冷道：「你若想救他，你就自己走，留下他。」

他沒有嘴唇，說話的聲音就像是來自地獄，已經被魔火煉過，絕無更改。

陸小鳳忽然大聲道：「我走。」

他輕輕的放下獨孤美，拍了拍身上的衣服，居然真的說走就走。

獨孤美喘息著，忽然一把拉著他衣角，道：「你留下，我走。」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用不著擔心我，我既然能活著來到這裡，就一定有法子活著回去。」

獨孤美居然也笑了笑，大聲道：「我知道你沒有把死活放在心上，我卻很怕死──」

陸小鳳搶著替他接了下去：「可是你現在已經不怕了。」

獨孤美點點頭，道：「因為我──」

陸小鳳道：「因為你反正也活不長的，不如把機會讓給我。」

獨孤美道：「這是唯一的機會。」

陸小鳳道：「這些話我早就聽你說過，你的意思我也很明白，只不過──」

獨孤美道：「你還是不肯？」

陸小鳳笑了笑，道：「能夠跟一個六親不認的人交上朋友，我已經很滿意了，只可惜我一向沒有要朋友替我死的習慣。」

獨孤美道：「你一定要走？」

陸小鳳道：「我走得一定比你快。」

勾魂使者冷冷的看著他們，眼睛裡帶著種說不出的憎惡。

他憎惡友情，憎惡世上所有美好的事，就像是蝙蝠憎惡陽光。

忽然間，遠處有人在呼喚：「帶他們進來，兩個人全都帶進來。」

清脆的聲音，來自白雲間，白雲間忽然又出現了一條淡紅色的人影，彷彿也是凌空站在那裡的，正在向這邊揮手。

「誰說要將他們全都帶進去？」

「老刀把子。」

這四個字竟像是種符咒，忽然間就將陸小鳳帶入了另一個天地。

沒有人能凌空站在白雲間，也沒有人能真的御風而行。

勾魂使者也是人，並不是虛無的鬼魂，他是怎麼來的？

陸小鳳走過去之後，才看出白雲裡有條很粗的鋼索，橫貫了兩旁的山崖。

這就是他們的橋。

從塵世通向幽冥之門的橋。

山崖這邊，有個很大的竹籃，用滑輪鐵鉤掛在鋼索上。

這邊的山崖比較高，解開一條繩子，竹籃就會向對面滑過去。

獨孤美已經在竹籃裡。

勾魂使者冷冷的瞅著陸小鳳，冷冷道：「你是不是也想坐進去？」

陸小鳳道：「我有腿。」

勾魂使者道：「若是一跤跌下去，就沒有腿了。」

陸小鳳道：「我看得出。」

勾魂使者道：「非但沒有腿，連屍骨都沒有，一跌下去，人就變成了肉醬。」

陸小鳳道：「我想得到。」

勾魂使者道：「這條鋼索很滑，山裡的風很大，無論輕功多麼好的人，走在上面，隨時都可能會跌下去。」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跌下去過？」

勾魂使者道：「沒有。」

陸小鳳道：「你喜歡我？」

勾魂使者冷笑。

陸小鳳淡淡道：「既然你沒有跌下去過，又怎麼知道我會跌下去？既然你並不喜歡我，又何必關心我的死活？」

勾魂使者冷笑道：「好，你先走。」

陸小鳳道：「你要在後面等著看我跌下去？」

勾魂使者道：「這種機會很多，我一向不願錯過。」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可是這一次我保證你一定會失望的。」

鋼索果然很滑，山風果然很大，人走在上面，就像是風中的殘燭。

放眼望過去，四面都是白雲，縹縹緲緲，浮浮動動，整個天地好像都在浮動中，要想平平穩穩的在上面走，實在很不容易。

越不容易的事，陸小鳳越喜歡做。

他走得並不快，因為快比慢容易行，他慢慢的走著，就好像在一條平坦的大道上踱方步。

那個勾魂的使者，只有在後面跟著。

所以陸小鳳覺得更愉快。

風從他胯下吹過去，白雲一片片從他眼前飛過，他忽然覺得天地間實在沒有什麼值得他煩惱的事，就算真的掉了下去，他也不在乎。

他的嗓子一向很糟，而且五音不全，所以九歲就沒有唱過歌。

可是現在他卻忽然有了種放聲高歌的衝動，居然真的唱了起來，唱的是兒歌。

因為他只會唱兒歌：「妹妹背著泥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

忽然間，「呼」的一聲響，一陣風從他頭頂吹過，一個人落在他眼前。

一個沒有臉的人。

陸小鳳笑了：「我唱的歌好不好聽？」

勾魂使者冷冷道：「那不是唱歌，是驢子叫。」

陸小鳳大笑，道：「原來你也有受不了的時候，好，好，好極了。」

他又唱了起來，唱的聲音更大。

「娃娃哭了叫媽媽，樹上的小鳥笑哈哈──」

勾魂使者冷冷的看著他，等他唱完了，忽然問道：「你是陸小鳳？」

陸小鳳道：「怎麼我一唱歌你就認出我來了？難道我的歌聲比我的人還要出名？」

勾魂使者道：「你真的是陸小鳳？」

陸小鳳道：「除了陸小鳳外，還有誰能唱這樣的歌？」

勾魂使者道：「你知道我是誰？」

陸小鳳道：「不知道。」

他又笑了笑：「這世上不要臉的人雖多，卻還沒有一個做得像你這麼徹底的。」

勾魂使者眼睛裡彷彿又有火苗在燃燒，忽然拔下頭髮上的一根烏木簪，向陸小鳳刺了過去。

他的出手看來並不奇突，招式間也沒有什麼變化，但卻實在太快，快得令人無法思議。

陸小鳳來不及退，也不能閃避，只有伸出手，用兩根手指一夾。

這本是天下無雙，萬無一失的絕技，這一次卻偏偏失手了。

一根平平凡凡的烏木簪，好像忽然變成了兩根，閃電般刺向他的眼睛。

若是在平地上，這一招他也不是不能閃避，但現在他腳下並不是堅實可靠的土地，而是條滑不留足的鋼索。他身子一閃，腳下就站不住了，一個倒栽蔥，人就掉了下去，向那深不可測的萬丈絕壑中掉了下去。

──一跌下去，人就變成了肉醬。

他並沒有變成肉醬。

勾魂使者垂下頭，就看見一隻腳鉤在鋼索上。陸小鳳的人就像是條掛在釣鉤上的魚，不停的在風中搖來晃去。

他好像還是一點也不在乎，反而覺得很有趣，居然又唱了起來。

「搖呀搖，

搖到外婆橋，

外婆叫我好寶寶──」

他沒有唱下去，只因為下面的歌詞他已忘了。

勾魂使者道：「看來你真的是陸小鳳。」

陸小鳳道：「現在雖然還是陸小鳳，等一下說不定就會變成一堆肉醬了。」

勾魂使者道：「你真的不怕死？」

「呼」的一聲，他的人忽然風車般一轉，又平平穩穩的站在鋼索上，微笑道：「看來你好像也不是真的要我死。」

勾魂使者冷冷道：「我只不過想要你知道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勾魂使者的眼睛又在燃燒，一字字的道：「我要你知道，西門吹雪並不是天下無雙的快劍，我比他更快。」

這一次陸小鳳居然沒有笑，目中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盯著他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勾魂使者道：「是個不要臉的人。」

他不要臉，也沒有臉，臉上當然全無表情，可是，他的聲音裡，卻彷彿忽然有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

陸小鳳還想再問時，他的人已飛鳥般掠起，轉眼間就消失在白雲裡。

白雲縹緲，陸小鳳癡癡的站在雲裡，也不知在想什麼。

過了很久他才開始往前走，終於到了對岸，只見山崖前面兩根竹竿繫著條紅線，橫擋在他面前，遠處有人正冷冷的對他說：「衝過這條生死線，你已是個死人。」聲音冷如刀鋒：「所以你最好再想一想，是走過來，還是回頭去。」

陸小鳳心裡也在問自己：「是衝過去？還是回頭？」

衝過去是個死人，回頭也恐怕只有一條死路。

他看著面前的紅線，只覺得手心冰冷。

這條紅線雖然一碰就斷，但世上又有幾人能衝得過去？

陸小鳳忽然笑了：「有時候我天天想死都死不成，想不到今天竟死得這麼容易。」

他微笑著，輕輕鬆鬆的就走了過去，走入了一個以前完全沒有夢想過的世界。

走入了一個死人的世界。

放眼四望，一片空濛，什麼都看不見，連那勾魂使者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獨孤美也不知到哪裡去了。

──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難道我真的已是個死人？

陸小鳳挺起胸，大步向前走去，嘴裡又唱起了兒歌：「妹妹背著泥娃娃，走到花園──」

這一句還沒有唱完，突聽旁邊有個人呻吟著道：「求求你，饒了我吧！」

## 第四回 一個死人的世界

聲音是從一間小木屋裡傳出來的。

一間灰色的小木屋，在這迷霧般的白雲裡，一定要很注意才能看得見。

陸小鳳終於看見了──只看見了這間小木屋，並沒有看見人。

呻吟聲還沒有停，陸小鳳忍不住問：「你受了傷？」

「沒有受傷，卻快要死了。」是少女的聲音：「快要被你唱死了。」

「你既然在這裡，當然也是個死人，再死一次又何妨？」

「你唱的這種歌連活鬼都受不了，何況死人？」

陸小鳳大笑。

木屋裡的聲音又在問：「你知不知道剛才救你的人是誰？」

「是你？」

「一點也不錯，就是我。」她的笑聲很甜：「我姓葉，叫葉靈，別人都叫我小葉。」

「好名字。」

「你的名字也不錯，可是我不懂，一個大男人，為什麼要叫小鳳凰？」

陸小鳳的笑變成了苦笑，道：「我叫陸小鳳，不叫小鳳凰。」

葉靈又問：「這有什麼不同？」

陸小鳳道：「鳳凰是一對，不是一隻，鳳是公的，凰才是母的。」

他慢慢的走過去，屋子裡卻忽然沉默了下來，過了很久，才聽見葉靈輕輕的歎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是片小葉子，既然沒有一對，也不知道是公的？還是母的？」

陸小鳳道：「這一點你倒用不著擔心，我保證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公的，還是母的？」

他忽然推開門，闖進了屋子。

在外面看這屋子已經小得可憐了，走進去之後，更像是走進間鴿子籠。

可是鴿子雖小，五臟俱全，這屋子也一樣，別人家的屋裡有些什麼，這屋子裡幾乎也一樣不缺，甚至還有個金漆馬桶。

陸小鳳並不是個會對馬桶有興趣的人，現在他注意這個馬桶，只因為他走進來的時候，這個穿紅衣裳的小姑娘正坐在馬桶上。

穿得整整齊齊的坐在馬桶上，用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瞪著陸小鳳。

陸小鳳的臉有點紅了。

不管怎麼樣，一個女孩子坐在馬桶上的時候，男人總不該闖進來的。

可是既然已闖了進來，再溜出去豈非更不好意思？

惡人先告狀，陸小鳳眼珠子轉了轉，忽然笑道：「你平常都是坐在馬桶上見人的？」

葉靈一本正經的搖了搖頭，道：「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我才會坐到馬桶上。」

有一種情況就是任何人都不必問的，另外一種情況呢？

葉靈道：「就是馬桶裡有東西要鑽出來的時候。」

陸小鳳又笑出來了。

馬桶裡還會有什麼東西鑽出來？除了臭氣外還會有什麼別的？

葉靈道：「你想不想看看裡面是什麼？」

陸小鳳立刻搖頭，道：「不想。」

葉靈道：「只可惜你不想看也得看。」

陸小鳳道：「為什麼？」

葉靈道：「因為這裡面的東西都是送給你的。」

陸小鳳道：「我不要也不行？」

葉靈道：「當然不行。」

看著她站起來掀馬桶的蓋子，陸小鳳幾乎已忍不住要奪門而逃。

他沒有逃。馬桶的味道非但一點也不臭，而且香得很。

隨著這陣香氣飛出來的，竟是一雙燕子，一對蝴蝶。

燕子和蝴蝶剛從小窗飛出去，葉靈又像是變戲法一樣，從馬桶裡拿出一套嶄新的衣服、一雙柔軟的鞋襪、一小罈酒、一對筷子、一個大瓦罐、一個大湯匙、四五個饅頭，還有一束鮮花。

陸小鳳看呆了。無論誰也想不到一個馬桶裡居然能拿出這麼多東西來。

葉靈道：「燕子和蝴蝶是為了表示我們對你的歡迎，衣服和鞋襪一定合你的身，酒是陳年的竹葉青，瓦罐裡是原汁燉雞，饅頭也是剛出籠的。」

她抬起頭，看著陸小鳳，淡淡的接著道：「這些東西你喜歡不喜歡？」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簡直喜歡得要命。」

葉靈道：「你要不要？」

陸小鳳道：「不要的是土狗。」

葉靈笑了，笑得就像是一朵花，一塊糖，一條小狐狸。

可以害得死人，也可以迷得死人的小狐狸。

陸小鳳看著她，忍不住又歎了口氣，道：「你是母的，鐵定是母的。」

鮮花插入花瓶，酒已到了陸小鳳肚子裡。

葉靈看著他把清冽的竹葉青像倒水一樣往肚子裡倒，好像不但覺得很驚奇，還覺得很可惜，忽然歎息著道：「只有一點錯了。」

陸小鳳不懂。

葉靈已經在解釋：「有人說你的機智、武功、酒量、臉皮之厚，和好色都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你。」

陸小鳳放下空罈，笑著道：「現在你已看過我的酒量。」

葉靈道：「我也看過你的武功，你剛才沒有掉下去，連我都有點佩服你。」

陸小鳳道：「可是我並不好色，所以這一點至少錯了。」

葉靈道：「這一點沒有錯。」

陸小鳳生氣了，道：「我有沒有對你非禮過？」

葉靈道：「沒有，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可是你看著我的時候，那雙眼睛就像──」

陸小鳳趕緊打斷了她的話：「你說是哪點錯了？」

葉靈笑了笑，道：「你的臉皮並不算太厚，你還會臉紅。」

陸小鳳道：「難道你本來認為我一輩子都沒臉紅過？難道那個人說的話你全都相信？」

葉靈眨了眨眼，反問道：「你知不知道這些話是誰說的？」

陸小鳳道：「是誰？」

葉靈道：「老刀把子。」

就是這個人，就是這個名字，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魔力？

陸小鳳試探著問道：「他就是你們的老大？」

葉靈道：「不但是我們的老大，也是我們的老闆、我們的老子。」

陸小鳳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葉靈道：「能讓大家心甘情願的認他為老子的人，你說應該是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從來也沒有人願意做我的兒子，我也從來不想做人的兒子。」

葉靈道：「你只不過想知道他的姓名來歷而已。」

陸小鳳不能否認：「我的確想，想得要命。」

葉靈冷冷道：「如果你真的想，只怕就真的會要你的命。」她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你若想在這裡過得好些，就千萬不要去打聽別人的底細，否則──」

陸小鳳道：「否則怎麼樣？」

葉靈道：「否則就算你的武功再高一百倍，還是隨時都可能失蹤的。」

陸小鳳道：「失蹤？」

葉靈道：「失蹤的意思，就是你這個人忽然不見了，世上絕沒有人知道你去了哪裡。」

陸小鳳道：「這裡常常有人失蹤？」

葉靈道：「常有。」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我本來還以為這裡很安全，很有規矩。」

葉靈道：「這裡本來就很有規矩，三個規矩。」

陸小鳳道：「哪三個？」

葉靈道：「不能打聽別人的過去、不能冒犯老刀把子，更不能違背他的命令。」

陸小鳳道：「他要我幹什麼，我就得幹什麼？」

葉靈點點頭，道：「他要你去吃屎，你就去吃。」

陸小鳳只有苦笑。

葉靈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告訴你這些話？」

陸小鳳的笑忽然又變得很愉快，道：「當然是因為你喜歡我。」

葉靈也笑了：「看來他還是沒有錯，你的臉皮之厚，很可能連槍尖都刺不進去。」

她笑得比花還美，比糖還甜，輕輕的接著道：「可是你如果犯了我的規矩，我就把你臉上這張厚皮剝下來，做我的皮拖鞋。」

陸小鳳又不禁苦笑，道：「你至少應該先讓我知道你有些什麼規矩。」

葉靈道：「我只有兩個規矩，不要去惹大葉子，不要讓女人進陸公館。」

陸小鳳道：「大葉子是個人？」

葉靈道：「大葉子就是小葉子的姐姐，陸公館就是陸小鳳的公館。」

陸小鳳道：「陸公館在哪裡？」

葉靈道：「就在這裡。」

她接著道：「從現在開始，這裡就是你的家，你晚上要睡在這裡，白天最好也老老實實的呆在這裡，我隨時都會來檢查的。」

陸小鳳又笑了，笑得很奇怪。

葉靈瞪起了眼，道：「你敢笑我？」

陸小鳳道：「我不是笑你，我是在笑我自己。」他笑得不但有點奇怪，還有點悲哀：「我活了三十年，這還是第一次有個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為葉靈已封住了他的嘴──用自己的嘴封住了他的嘴。

她的嘴唇冰涼而柔軟。

兩個人的嘴唇只不過輕輕一觸，她忽然又一拳打在陸小鳳肚子上。

她的出手又硬又重。陸小鳳被打得連腰都彎了下去，她卻吃吃的笑著，溜了出去。

「記住，不要讓任何人進門。」她的聲音已到了門外：「尤其不能讓花寡婦進來。」

「花寡婦又是什麼人？」

「她不是人，是條母狗，會吃人的母狗。」

陸小鳳有四條眉毛，卻只有兩隻手。

他用左手揉著肚子，用右手撫著嘴唇，臉上的表情也不知是在哭？還是在笑？

就這麼樣，他就糊里糊塗的由活人變成了死人，糊里糊塗的有了個家。

他還有兩條腿，卻已連什麼地方都不能去了。

他忽然就已睡著，睡了一下子就開始做夢，夢見自己被一片冰冰冷冷的大葉子包住，又夢見一條全身都生滿了花的母狗在啃他的骨頭，連啃骨頭的聲音他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然後他就發現在屋子裡真的有個人在啃骨頭。不是他的骨頭，是雞骨頭。

坐在那裡啃骨頭的也不是條母狗，是個人。

陸小鳳一醒，這個人立刻就有了警覺，就像是野獸一樣的警覺。

他扭過頭，盯著陸小鳳，眼睛裡充滿了敵意。

可是他嘴裡還在啃著雞骨頭。

陸小鳳從來都沒有看見過對雞骨頭這麼有興趣的人，也沒有看見過這麼瘦的人。

事實上，這個人身上的肉，絕不會比他嘴裡啃著的雞骨頭多很多。

他身上的衣服卻很華麗，絕不像窮得要啃雞骨頭的人。

陸小鳳忍不住試探著問：「你是不是有病？」

「你才有病！」

這個人「噗」的一聲，把嘴裡的雞骨頭吐得滿地都是，露出了一口雪白的牙齒，狠狠的盯著陸小鳳。「你以為我會有什麼病？餓病？」

「你不餓？」

「我每天吃三頓，有時候還加上一頓消夜。」

「你吃些什麼？」

「我吃飯，吃麵，吃肉，吃菜，只要能吃的，我什麼都吃。」

「今天你吃些什麼？」

「今天中午我吃的是北方菜，一樣是熏燒蹄膀，一樣是熏羊肉，一樣是三鮮鴨子，一樣是鍋貼豆腐，一樣是蝦子烏參，一樣是五梅鴿子，另外還有一碗黃瓜汆丸子湯。」

陸小鳳笑了。

這個人又瞪起了眼：「你不信？」

「我只不過奇怪，一個好好的人，為什麼要闖進別人家裡來啃雞骨頭。」

「因為我高興。」

陸小鳳又笑了：「只要你高興，只要我這裡有雞骨頭，隨時都歡迎你來。」

這個人眼睛裡反而露出了警戒懷疑的神色：「你歡迎我來？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這是第一次有家，因為你是我的第一個客人，因為我喜歡朋友。」

這個人的樣子更凶：「我不是你的朋友。」

陸小鳳道：「現在也許還不是，以後一定會是的。」

這個人雖然還在盯著他，神色卻已漸漸平靜了下來。

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陸小鳳一向都很會交朋友，朋友們也都很喜歡他。

無論男朋友、女朋友都一樣。

陸小鳳已坐下來，忽又歎了口氣，道：「只可惜這裡沒有酒了，否則我一定跟你喝兩杯。」

這個人眼睛裡立刻發了光，道：「這裡沒有酒，你難道不能到外面去找？」

陸小鳳道：「我剛來還不到半天，這地方我還不熟，可是我保證，不出三天，你無論要喝什麼我都能找得回來。」

這個人又盯著他看了半天，終於吐出口氣，全身的警戒也立刻鬆弛：「我是個遊魂，說不定隨時都會闖來的，你真的不在乎？」

陸小鳳道：「我不在乎。」

他真的不在乎。他經常在三更半夜裡，把朋友從熱被窩中拖出來陪他喝酒，朋友們也不在乎。

因為大家都知道，若有人半夜三更去找他，他非但不會生氣，反而高興得要命。

夜色已籠罩大地，晚風中忽然傳來了鐘聲。

「這是晚食鐘。」

陸小鳳不懂，遊魂又解釋：「晚食鍾就是叫大家到廳裡去吃晚飯的鐘聲。」

「天天都要去？」

「一個月最多只有四五天。」

「都是在什麼時候？」

「初一十五，逢年過節，有名人第一天到這裡來的時候。」他上上下下的打量陸小鳳：「你一定也是個名人，難道你就是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陸小鳳苦笑：「只可惜現在的陸小鳳，已經不是從前那個陸小鳳了。」

遊魂想說，又忍住，忽然站起來：「馬上就會有人帶你去吃飯的，我非走不可，你最好不要告訴別人，我到這裡來過。」

陸小鳳並沒有問什麼。

別人若有事求他，他只要肯答應，就從不問別人是為了什麼。

就因為這一點，他已應該有很多朋友。

遊魂顯然也對這一點很滿意，忽又壓低聲音，道：「今天你到了大廳，他們一定會給你個下馬威。」

陸小鳳道：「哦？」

遊魂道：「因為這裡的人至少有一半是瘋子，他們唯一的嗜好，就是虐待別人，看別人受苦，其中還有六七個人瘋得更可怕。」

陸小鳳道：「是哪七個人？」

遊魂道：「一個叫管家婆，一個叫將軍，一個叫表哥，一個叫鉤子──」

他只說出四個人的名字，身子就忽然掠起。

屋裡的窗子很小，可是他的手往上面一搭，人就已鑽了出去。

看來他不但輕功很高，還會縮骨。

這兩種功夫本是司空摘星的獨門絕技，他和司空摘星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沒有想下去，因為他也聽見了外面的腳步聲。

很輕很輕的腳步聲，只有腳底長著肉掌的那種野獸腳步才會這麼輕。

只有輕功極高的老江湖，走路時才會像這種野獸。

幽靈山莊中，哪裡來的這麼多輕功高手？

陸小鳳正在吃驚，就聽見了敲門的聲音。

他實在想看看來的這個人是誰？長得是什麼樣子？他立刻就去開門。

開了門之後，他更吃驚。

敲門的居然不是人，居然真的是只腳底長著肉掌的野獸。

是一條狗！

一條全身漆黑，黑得發亮的大狗，在夜色中看來簡直就像是只豹子。

可是它對人並不兇惡，一種極嚴格而長久的訓練，已消除了它本性中對人類的敵意。

它也沒有叫，因為它嘴裡銜著一張紙。

紙上只有四個字：「請隨我來。」

這條狗是來帶陸小鳳去吃晚飯的。

陸小鳳笑了。

不管怎麼樣，有飯吃總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尤其是現在，他實在很需要一頓豐富而可口的晚飯。

「紅燒蹄膀、三鮮鴨子、蝦子烏參──」

聽見那位遊魂說起這些好菜時，他的口水就已差點流了出來。

狗在對他搖尾巴，他也拍了拍狗的頭，微笑著道：「你知不知道我寧願讓你帶路？因為這裡的狗實在比人可愛得多。」

夜已深，霧還沒有散，冷霧間雖然也有幾十點寒星般的燈火，卻襯得四下更黑暗。

黑狗在前面走，陸小鳳在後面跟著，等他的眼睛已習慣於黑暗時，他才發現自己正走在一條很彎曲的小路上。

路的兩旁，有各式各樣的樹木，還有些不知名的花草。

在陽光普照的時候，這山谷一定很美。

可是山谷裡是不是也有陽光普照的時候？

陸小鳳忽然發覺自己真正最渴望見到的，並不是一隻紅得發亮的紅燒蹄膀，而是陽光。

那種照在人身上，可以令人完全都熱起來的陽光。

他也像別人一樣，也曾詛咒過陽光。

每當他在驕陽如火的夏日，被曬得滿臉大汗，氣喘如牛時，就忍不住要詛咒陽光。

可是現在他最渴望的，也正是這種陽光。

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只有當你失去它的時候，才知道它的珍貴。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忽然聽見附近也有人在歎氣。

不但有人歎氣，而且有人說話：「陸小鳳，我知道你會來的，我早就在這裡等著你。」

這裡是幽靈山莊，黑暗中本就不知有多少幽靈躲藏，這個人說話的聲音也縹緲陰森如鬼魂。

陸小鳳掌心捏把冷汗。他明明聽見說話的聲音在附近，附近卻偏偏連個人影都看不見。

「你看不見我的。」聲音又響起：「一個真正的鬼要向人索命時，是絕不會讓人看見的。」

「我欠了你一條命？」陸小鳳試探著問。

「嗯。」

「誰的命？」

「我的命。」

「你是誰？」

「我就是死在你手上的藍鬍子。」

陸小鳳笑了，大笑。

一個人正在緊張恐懼時，往往也會莫名其妙的笑起來。

他的笑聲雖然大，卻很短。

他忽然發現說話的既不是人，也不是鬼，而是那條狗。

本來走在他前面的黑狗，已轉過頭，用一雙死魚般的眼睛瞪著他。

「我就是死在你手上的藍鬍子。」這句話的確是從狗嘴裡說出來的，每個字都是。

狗怎麼會說人話？

難道藍鬍子的鬼魂已附在這條狗的身上？

陸小鳳的膽子再大，也不禁打了個寒噤，就在此時，這條狗已狂吼著向他撲了過來。

他剛想去捉狗的前爪，誰知狗的肚子裡竟突然伸出了一隻手。

一隻人的手，手上拿著一把刀，手一揚，刀飛出，直打陸小鳳的小腹。

這一著更是意外中的意外，世上能躲過這一刀的人能有幾個？

至少有一個。

陸小鳳的小腹突然收縮，伸出兩根手指一夾，果然夾住了刀鋒。

那條狗卻已凌空翻身，倒掠三丈，轉眼間就已沒入黑暗中。

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了。

陸小鳳抬起頭看著遠方的黑暗，低下頭看著自己手裡的尖刀，只有自己對自己苦笑。

這本來明明應該是場噩夢，卻又偏偏不是夢。

在這夢境般的幽靈山莊中，一件事究竟是真是夢？本來就很難分得清楚。

只不過他總算明白了一件事：「這地方的狗並不是比人可愛。」

黑暗中忽然又有人聲傳來：「現在你是不是已經願意讓人來帶路了？」

這次他看見的居然真是個人。

他又看見了葉靈。

霧一般的燈光，昏燈般的迷霧，葉靈還是笑得那麼甜。

「現在你總明白，這地方究竟是人可愛，還是狗可愛了？」

「我不明白。」

「你還不明白？」

「我只明白一件事。」陸小鳳道：「有時這地方的狗就是人，人就是狗。」

花寡婦未必真的是條狗，這條黑狗卻是個人。

陸小鳳道：「江湖中寧願做狗的人雖然不少，能做得這麼徹底的卻只有一個。」

葉靈道：「你知道他是誰？」

陸小鳳道：「狗郎君。」

葉靈道：「你早已知道？」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至少知道藍鬍子並不是死在我手上的，他自己當然也應該知道，所以他就算真的變成了惡鬼，也不該來找我。」

葉靈笑了，眨眼笑道：「就算惡鬼不找你，餓鬼卻一定會來找你。」

陸小鳳道：「餓鬼？」

葉靈道：「餓鬼的意思，就是為了等你吃飯等得餓死的，你若還不趕緊去，今天晚上就要多出三十七個餓鬼來。」

陸小鳳道：「就算我還不去，真正的餓鬼也只有一個。」

葉靈道：「誰？」

陸小鳳道：「我。」

## 第五回 將軍吃肉

昨天是鉤子七十歲生日，今天他醒來時，宿醉仍未醒，只覺得頭疼如裂，性慾衝動。

第一個現象就表示他已老了。

昨天他只不過喝了四十多斤黃酒，今天頭就痛得恨不得一刀把腦袋砍下來。

十年前他還曾經有過一夜痛飲八十斤黃酒的紀錄，睡了兩個時辰後，就已精神抖擻，只用一隻手，就握斷了太行三十六友中二十三個人的咽喉。

想到這一點，他就覺得痛恨，恨天恨地，也恨自己──像我這樣的人，為什麼也會老？

可是發覺了第二個現象後，他又不禁覺得很安慰，他身體的某一部分，簡直就硬得像是裝在他右腕上的鐵鉤一樣。

七十歲的老人，有幾個能像他這麼強壯？

只可惜這地方的女人太少，能被他看上眼的女人更少。

事實上，他看得上眼的女人一共只有三個，這三個該死的女人又偏偏總是要吊他的胃口。

尤其是那又精又靈的小狐狸，已經答應過他三次，要到他房裡來，害得他白白空等了三夜。

想到這一點，他心裡更恨，恨不得現在就把那小狐狸抓過來，按在床上。

這種想法使得他更脹得難受，今天若再不發洩一下，說不定真的會被憋死。

他心裡正在幻想著那滿臉甜笑的小狐狸，和她那冷若冰霜的姐姐，還有那已熟得爛透的花寡婦。

他正想伸出他的手，外面忽然有人在敲門，敲得很響。

只有兩三個人敢這麼樣敲他的門，來的不是管家婆，就是表哥。

這兩人雖然都是他的死黨，他還是忍不住有點怒氣上湧。

情慾被打斷時，通常立刻就會變成憤怒。

他拉過條薄被蓋住自己，低聲怒吼：「進來。」表哥背負著雙手，站在門外，光滑白淨的臉，看來就像是個剛剝了殼的雞蛋。

看到這張臉，沒有人能猜出他的年紀。

對於這一點，他自己一向覺得很滿意，有時甚至連他自己也會忘記了自己的年紀。

聽見鉤子的怒吼聲，他就知道這老色鬼今天又動了春情。

他帶著笑推開門走進去，看著那一點在薄被裡凸起的部分，微笑著道：「看來你今天的情況還不錯，要不要我替你摘兩把葉子回來？」

鉤子又在怒吼：「快閉上你的賊眼和臭嘴，老子要找女人，自己會去找。」

表哥道：「你找到幾個？」

鉤子更憤怒，一下子跳起來，衝到他面前，用右手的鐵鉤抵住他肚子，咬著牙道：「你敢再說一個字，老子就把你心肝五臟一起勾出來。」

表哥非但一點也不害怕，反而笑得更愉快：「我並不是在氣你，只不過在替你治病，你看你現在是不是已經軟了？」

鉤子狠狠的盯著他，忽然大笑，大笑著鬆開手：「你也用不著神氣，若不是因為這地方的男人比女人好找，你的病保證比我還厲害。」

表哥施施然走過去，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悠聲道：「只可惜這地方真正的男人已越來越少了，我真正看得起的也許只有一個。」

鉤子道：「是不是將軍？」

表哥冷笑搖頭，道：「他太老。」

鉤子道：「是小清？」

表哥道：「他只不過是個繡花枕頭。」

鉤子道：「難道是管家婆？」

表哥又笑了，道：「他自己就是老太婆，他不來找我，我已經謝天謝地了。」

鉤子道：「你說的究竟是誰？」

表哥道：「陸小鳳。」

鉤子叫起來：「陸小鳳！就是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表哥瞇起眼笑道：「除了他之外，還有誰能讓我動心？」

鉤子道：「他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表哥道：「據說是因為玩了西門吹雪的老婆。」

鉤子道：「你已見過他？」

表哥道：「只偷看了兩眼。」

鉤子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表哥又瞇起了眼，道：「當然是個真正的男人，男人中的男人。」

鉤子剛坐下，又站起來，赤著腳走到窗口。

窗外霧色淒迷。

他忽然回頭，盯著表哥，道：「我要殺了他！」

表哥也跳起來：「你說什麼？」

鉤子道：「我說我要殺了他。」

表哥道：「你沒有女人就要殺人？」

鉤子握緊拳頭，緩緩道：「他今年只不過三十左右，我卻已七十了，但我卻還是一定能殺死他的，我有把握。」

看到他臉上的表情，無論誰都看得出他殺人不僅為了要發洩，也是為了證明自己還年輕。

──有很多老人想找年輕的女孩子，豈非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

──他們只忘了一點，青春雖然美妙，老年也有老年的樂趣。

有位西方的智者曾經說過一段話，一段老年人都應該聽聽的話。

──年華老去，並不是一個逐漸衰退的過程，而是從一個平原落到另外一個平原，這雖然使人哀傷，可是當我們站起來時，發現骨頭並未折斷，眼前又是一片繁花如錦的新天地，還不知有多少樂趣有待我們去探查，這豈非也是美妙的事？

鉤子當然沒有聽過這些話，表哥也沒有。

他看著鉤子臉上的表情，終於歎了口氣，道：「好，我幫你殺他，可是你也得幫我先做了他。」

鉤子道：「好！」

突聽門外一個人冷笑道：「好雖然好，只可惜你們都已遲了一步。」

隨著笑聲走進來的，是個又瘦又高，駝背鷹鼻的老人。

表哥歎了口氣，道：「我就知道你這管家婆一定會來管我們的閒事的。」

管家婆道：「我只不過告訴你們一個消息。」

鉤子搶著道：「什麼消息？」

管家婆道：「那條黑狗已經先去找陸小鳳，就算他不能得手，還有將軍。」

鉤子動容道：「將軍準備怎麼樣？」

管家婆道：「他已在前面擺下了鴻門宴，正在等著陸小鳳。」

夜還是同樣的夜，霧還是同樣的霧，山谷還是同樣的山谷。

可是陸小鳳心裡的感覺已不同。

和一個又甜又美的聰明女孩子並肩漫步，當然比跟在一條黑狗後面走愉快得多。

葉靈用眼瞟著陸小鳳：「看樣子你好像很愉快？」

陸小鳳道：「我至少比剛才愉快。」

葉靈道：「因為你知道我不會咬你？」

陸小鳳道：「你也比剛才那條狗漂亮，比任何一條狗都漂亮。」

葉靈笑了，笑得真甜：「難道我只比它強這麼一點點？」

陸小鳳道：「當然還有別的。」

葉靈道：「還有什麼？」

陸小鳳道：「你會說話，我喜歡聽你說話。」

葉靈眨著眼，道：「你喜歡聽我說些什麼？是不是喜歡聽我說說這地方的秘密？」

陸小鳳笑了。他的笑也許有很多種意思，卻絕對連一點否認的意思都沒有。

葉靈道：「你要我從哪裡開始說起？」

陸小鳳道：「就從鉤子開始如何？」

葉靈睜大了眼睛，吃驚的看著他，道：「你也知道鉤子？你怎麼會知道的？」

陸小鳳悠然道：「我不但知道鉤子，還知道將軍、表哥和管家婆。」

葉靈走過去，摘下片樹葉，又走回來？忽然歎了口氣，道：「你知道的已經太多了，只不過，你若一定要問，我還是可以告訴你。」

陸小鳳道：「那麼你最好還是先從鉤子開始。」

葉靈道：「他是個殺人的鉤子，也是條好色的公狼，現在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的褲子撕爛，把我按到床上去。」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其實你用不著說得這麼坦白的。」

葉靈又睜大她那純真無邪的眼睛，道：「我本來就是坦白的女人，又恰巧是個最瞭解男人的女人。」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苦笑道：「真是巧得很，只可惜我並不想聽有多少男人要脫你的褲子。」

葉靈眨了眨眼，道：「假如有人要脫你褲子，你想不想聽？」

陸小鳳笑道：「這種事也平常得很，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

葉靈道：「假如要脫你褲子的是個男人呢？」

陸小鳳叫了起來：「是個男人？」

葉靈嫣然道：「我說錯了，不是一個男人，是兩個。」

陸小鳳連叫都叫不出了，過了很久，才試探著問道：「是不是表哥和管家婆？」

葉靈又睜大眼睛，道：「你怎麼知道的？」

陸小鳳苦笑道：「這兩個人名字聽起來就有點邪氣。」

葉靈道：「可是最可怕的一個並不是他們。」

陸小鳳道：「哦？」

葉靈道：「你有沒有見過可以用一雙空手活活把一條野牛撕成兩半的人？」

陸小鳳立刻搖頭，道：「沒有。」

葉靈道：「你有沒有見過只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把別人腦袋敲得稀爛的人？」

陸小鳳道：「沒有。」

葉靈道：「現在你就快見到了。」

陸小鳳嚥下嘴裡一口苦水，道：「你說的是將軍？」

葉靈道：「一點也不錯。」

陸小鳳道：「他也在等我？」

葉靈道：「不但在等你，而且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所以你最好先去找個大鐵鍋來。」

陸小鳳道：「要鐵鍋幹什麼？」

葉靈道：「蓋住你的腦袋。」

將軍站在高台上。

他身高八尺八寸，重一百七十三斤，寬肩，厚胸，雙腿粗如樹幹，手掌伸開時大如蒲扇，掌心的老繭厚達一寸，無論多鋒利的刀劍，被他的手一握，立刻拗斷。

他面前居然真的有口大鐵鍋。

鐵鍋擺在火爐上，火爐擺在高台前，高台就在大廳裡。

大廳高四丈，石台高七尺，鐵鍋也有三尺多高。

爐火正旺，鍋裡煮著熱氣騰騰的一鍋肉，香得簡直可以把十里之內的人和狗都引來。

陸小鳳進來的時候，將軍正用一支大木杓在攪動鍋裡的肉。

看見陸小鳳，他立刻放下木杓，瞪起了眼，大喝一聲：「陸小鳳？」

喝聲如晴空霹靂，陸小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也喝了一聲：「將軍？」

將軍道：「你來不來？」

陸小鳳道：「我來。」

他真的走過去，步子邁得比平常還要大得多。

將軍瞪著他，道：「鍋裡是肉。」

陸小鳳道：「是肉。」

將軍道：「你吃肉？」

陸小鳳道：「吃。」

將軍道：「吃得很多？」

陸小鳳道：「多。」

將軍道：「好，你吃！」

他將手裡的大木杓交給陸小鳳，陸小鳳接過來就滿滿盛了一杓。

一杓肉就有一碗肉，滾燙的肉。

陸小鳳不怕燙，吃得快，一杓肉吃完，他才吐一口氣，道：「好肉。」

將軍道：「本就是好肉。」

陸小鳳道：「你也吃肉？」

將軍道：「吃。」

陸小鳳道：「也吃得多？」

將軍一把奪過他手裡的木杓，也滿滿的吃了一杓，仰面長噓：「好肉。」

陸小鳳道：「是好肉。」

將軍道：「你知道這是什麼肉？」

陸小鳳道：「不知道。」

將軍道：「你不怕這是人肉？」

陸小鳳道：「怕。」

將軍道：「怕也要吃？」

陸小鳳道：「吃人總比被人吃好。」

將軍又瞪著他看了很久，道：「好，你吃！」

一杓肉就是一碗肉，一碗肉就有一斤，陸小鳳又吃了一杓。

將軍也吃了一杓，他再吃一杓。

片刻之間，至少有五斤滾燙的肉下了他的肚。

吃到第六杓時，將軍才問：「你還能吃？」

陸小鳳不開口，卻忽然翻起跟斗來，一口氣翻了三百六十個觔斗，站起來回答：「我還能吃。」

將軍道：「好，再吃。」

再吃就再吃，吃一杓，翻三百六十個觔斗，兩千個跟斗翻過，陸小鳳還是面不改色。

將軍卻不禁動容，道：「好觔斗。」

三個字剛出口，「噗」的一聲響，他肚子的皮帶已斷成兩截。

陸小鳳道：「你還能吃？」

將軍也不答話，卻跳下高台，一把抄住了火爐的腳。

火爐是生銅打成的，再加上爐上的鐵鍋，少說也有五七百斤。

他用一隻手就舉起來，再放下，又舉起，一口氣做了三百六十次，才放下火爐，奪過木杓，厲聲道：「你看著。」

這次他吃了兩杓。

陸小鳳看著他手裡的木杓，連眼睛都似已看得發直，忽然也抄起火爐，舉高放下，一口氣做了三百六十次，奪過木杓，吃了兩杓。

將軍的眼睛也已看得發直。

陸小鳳喘著氣，道：「再吃？」

將軍咬了咬牙，道：「再吃！」

他接過木杓，一杓子下去，只聽又是「噗」的一響。這次並不是皮帶斷了，而是木杓已碰到鍋底。

一杓肉就是一斤，一鍋肉總有三五十杓，完全都被他們吃得乾乾淨淨。

陸小鳳長長吐出口氣，摸著已凸起來的肚子，道：「好肉。」

將軍道：「本就是好肉。」

陸小鳳道：「只不過沒有肉比有肉還好。」

將軍瞪著他，忽然大笑，道：「好得多了。」

兩個人一起大笑，忽然又一起倒了下去，躺在石台上，躺著還在笑。

台下當然還有人，所有的人早已全都瞪大了眼睛，張大了嘴，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將軍忽然又道：「你的肚子還沒有破？」

陸小鳳道：「沒有。」

將軍道：「倒看不出你這小小的肚子裡，能裝得下如此多肉。」

陸小鳳道：「我還比你多吃了一杓。」

將軍道：「我每杓肉都比你多。」

陸小鳳道：「未必。」

將軍突又跳起來，瞪著他。

陸小鳳卻還是四平八穩的躺著。

將軍道：「站起來，再煮一鍋肉來比過。」

陸小鳳道：「不比了。」

將軍道：「你認輸？」

陸小鳳道：「我本來已勝了，為什麼還要比？我本來已贏了，為什麼要認輸？」

將軍瞪著他，額上青筋一根根凸起，每根筋都比別人的手指還粗。

陸小鳳淡淡道：「原來你不但肚子發脹，頭也在發脹。」

將軍雙拳忽然握緊，全身骨節立刻發出一連串爆竹的聲音，本來已有八尺八寸高的身材，好像又增長了半尺。

看來這個人不但天生神力，一身硬功，也已練到巔峰。

陸小鳳卻笑了：「你想打架？」

將軍閉著嘴。

現在他已將全身力量集中，一開口說話，氣力就分散了。

陸小鳳道：「吃肉我雖然已沒有興趣，打架我倒可以奉陪。」

將軍突然大喝，吐氣開聲，一拳擊出。

他蓄勢已久，正如強弓引滿，這一拳之威，幾乎已令人無法想像。

只聽「嘩啦啦，叮叮噹」一片響，鐵鍋銅爐翻倒，連一丈外的桌椅也被震倒，桌上的杯盤碗盞，有的掉在地上跌碎，有的在桌上已被震碎。

陸小鳳的人居然也被拳風打得飛了出去，飄飄蕩蕩的飛過三四張長桌，飛過十來個人的頭頂，飛過十多丈長的大廳，就像是只斷了線的風箏。

大廳裡立刻響起一陣喝采聲，將軍獨立高台，看來更威風凜凜，不可一世。

誰知就在這時，只聽「呼」的一聲風聲，陸小鳳忽然又回到了他的面前，臉上居然還帶著微笑，道：「你這一拳打得我好涼快，再來一拳如何？」

將軍怒吼，連擊三拳。

他的拳法絕無花俏，但每一拳擊出，都確實而有效。

這三拳的力量雖然已不如第一拳威猛，卻遠比第一拳快得多。

陸小鳳又被打得飛起，只不過這一次並沒有飛出去，突然凌空翻身，落到將軍身後。

將軍身子雖魁偉，反應卻極靈活，動作更快，坐馬擰腰，霸王卸甲，將軍脫袍，回弓射月，連消帶打，又是三招擊出。

這本是拳法中最基本普通的招式，可是在他手上使出來，就絕不是普通人能招架抵擋的。

幸好陸小鳳不是普通人，這世上根本就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陸小鳳。

他身子一閃，突然從將軍腋下鑽過去，突然伸手，托住了將軍的肘，一頭撞在將軍的肋骨上。

將軍一百七十三斤重的身子，竟被他撞得踉蹌後退，幾乎跌下高台。

可是陸小鳳更吃驚。

他忽然發現這個人竟有一身橫練功夫，他一頭撞上去，就像撞在石頭牆上，撞得頭都發了暈。

就因為心驚頭暈，所以他笑的聲音更大，大笑道：「你又輸了。」

將軍怒道：「放屁！」

陸小鳳道：「我一拳就幾乎把你打倒，你還不認輸？」

將軍道：「你用的什麼拳？」

陸小鳳道：「頭拳。」

將軍道：「這算是哪門功夫？」

陸小鳳道：「這就是打架的功夫，只要能把對方打倒，隨便什麼都可以用。」

將軍笑道：「我倒要看看你還能用什麼？」

他沉腰坐馬，再次出手，拳式更密，出手更快，存心要先立於不敗之地。

這一次他拳法施展開，才看得出他的真功夫。

陸小鳳根本攻不進去。

這趟拳法展開，天下絕沒有任何人能攻進去。

陸小鳳好像也想通了這一點，索性放棄了攻勢，遠遠的退到石台的角落上，忽然彎下腰，抱起了肚子：「不行，我的肚子痛得要命。」

其實他自己當然也知道，就算他肚子痛死，也沒有人管的。

將軍一個箭步竄過來，陸小鳳已游魚般貼著石台，從將軍腳底滑過，突然雙手按地，一個鯉魚打挺，一屁股撞在將軍的屁股上。

將軍本就在全力進擊，哪裡能收得住勢？這一次竟真的被他撞下石台，幾乎一跤跌倒。

陸小鳳拍掌大笑，道：「你又輸了！」

將軍的臉發青，嘴唇發抖。

陸小鳳道：「這一次你為何不問我用的是什麼拳？」

將軍不問，不開口。

陸小鳳道：「我用的是股拳。」他微笑著，又道：「下次你若再見到連屁股都能打人的角色，最好躲得遠些，因為你一定不是他的敵手。」

將軍突又大吼，一拳擊出，這次他打的不是人，是石台。

用青石砌成的高台，竟被他打塌了一角，碎石亂箭般飛出。

他身子也跟著飛躍而起，人還在空中，就已擊出了第二拳。

凌空下擊的招式，威勢雖猛，卻最易暴露自己的弱點，本來只能用於以強擊弱。

陸小鳳絕不比他弱，他這一招實在用得極險，因為他早已算準了陸小鳳站不穩。

無論誰都沒法子在崩裂的石台上，亂箭般的碎石中站穩的。

站不穩就無法還擊，不能還擊就只有退讓閃避，無論怎麼閃避，都難免要被他拳風掃及。

他這一招用得雖險，卻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殺手。

陸小鳳的傷還沒有好，身子還很弱，以將軍拳風之強，他絕對挨不起。

他沒有挨。

他居然還能反擊，在絕對不可能反擊的情況下出手反擊。

將軍身經百戰，決勝於瞬息之間，他本已算無遺策。

只可惜這次他算錯了一著。

陸小鳳做的事，本就有很多都是別人認為絕不可能做到的。

這一次他用的既不是頭拳，也不是股拳，而是他的手，他的手指。

獨一無二的陸小鳳，獨一無二的「靈犀指」。

他身子忽然斜斜飛起，伸出兩根手指來輕輕一彈，食指彈中了將軍的拳頭，中指彈著了將軍的胸膛。

一擊就可以擊碎石台的鐵拳，連鋼刀都砍不開的胸膛，他兩根手指彈上去，有什麼用？

有用！

沒有人能想像他這兩指一彈的力量。

將軍狂吼，飛出，跌下，重重的跌在碎石堆上。

大廳裡還有三十六個人，卻沒有一點聲音，甚至連呼吸的聲音都沒有。

三十六個人的眼睛，都在瞪著陸小鳳，眼睛裡都帶著種奇怪的表情。

陸小鳳在苦笑。

他只有苦笑，因為他知道這些人縱然不是將軍的朋友，現在也已變成了他的對頭。

一個人剛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忽然間就結下了三十六個對頭，無論對誰說來，都絕不是件很愉快的事。

他只希望將軍傷得不太重。

等他轉頭去看時，本來倒在碎石堆上的將軍，竟已不見了。

他再回頭，就看見一個灰衣人慢慢的在往門外走，將軍就在這個人的懷抱裡。

以陸小鳳耳目之靈，居然沒有發覺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更沒有發覺他怎麼能抱走將軍，忽然間就已到了門口。

陸小鳳怔住。

灰衣人已走出了門。

大廳裡三十六個人也全都站起來，跟著他慢慢的走了出去，沒有一個人回頭再看陸小鳳一眼，就好像已經將陸小鳳當做個死人。

無論多好看的死人，也沒有人願意多看一眼的。

陸小鳳自己也忽然覺得自己好像站在一座墳墓裡，沒有人、沒有聲音，燈光雖然還亮著，卻彷彿已變得比黑暗還黑暗。

如果你什麼都看不見，連一點希望都看不見，燈光對你又有什麼用？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還是呆呆的站在那裡，動都沒有動。

這裡本就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能到哪裡去？

他本已走入了絕路，還能往哪裡走？

就在這時，他看見了一雙眼睛，一隻手。

一隻又白又小的手，一雙帶著笑的眼睛，葉靈正在門外向他招手。

陸小鳳立刻走過去。

就算門外有一百個陷阱，一萬種埋伏在等著他，他也會毫不遲疑的走出去。

因為他忽然發覺，那種絕望而無助的孤獨，遠比死還可怕得多。

門外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人，一片黑暗。

葉靈的眼睛縱然在黑暗中看來，還是亮得像秋夜中升起的第一顆星。

她看著陸小鳳，微笑著，道：「恭喜你。」

陸小鳳不懂：「為什麼恭喜我？」

葉靈道：「因為你還沒有死，一個人只要能活著，就是件可賀可喜的事。」

陸小鳳道：「本來我已該死了？」

葉靈點點頭。

陸小鳳道：「現在呢？」

葉靈道：「現在你至少還在幽靈山莊裡活下去。」

陸小鳳吐出口氣，忍不住又問道：「剛才那灰衣人是誰？」

葉靈道：「你猜不出？」

陸小鳳道：「是老刀把子？」

葉靈眼波轉了轉，反問道：「你認為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道：「是個可怕的人。」

葉靈道：「你認為他的武功怎麼樣？」

陸小鳳道：「我看不出。」

葉靈道：「連你都看不出？」

陸小鳳歎道：「就因為連我都看不出，所以才可怕。」

葉靈道：「你認為老刀把子應該是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道：「當然是個很可怕的人！」

葉靈笑了笑，道：「那麼他當然就是老刀把子，你根本就不必問的。」

陸小鳳也在笑，笑容看來卻一點也不愉快。

一個像他這樣的高手，忽然發現有人的武功遠比他更高，心裡的滋味總是不太好受的。

葉靈忽然沉下臉，冷冷道：「你第一天來就打架闖禍，他本想殺了你的，若不是有人替你求情，現在你已死了兩次。」

陸小鳳道：「是誰替我求情的？」

葉靈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是我。」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當然是你，我早就知道一定是你。」

葉靈忽又嫣然一笑，道：「你既然知道，準備怎麼樣報答我？」

陸小鳳微笑道：「我準備咬你一口，咬你的鼻子。」

葉靈瞪著他，忽然跳起來，道：「滾，滾回你的狗窩裡去，鐘聲不響，就不許出來。」

陸小鳳道：「這也是老刀把子說的？」

葉靈道：「哼。」

陸小鳳道：「現在我能不能見見他？」

葉靈道：「不能。」她板著臉，又道：「可是他要見你的時候，你想不見他都不行。」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其實一個人在屋裡休養幾天倒也不壞，只不過沒飯吃就有點難受而已。」

葉靈道：「你有飯吃，每天三頓，六菜一湯，隨便你點。」

陸小鳳道：「現在我就可以點明天的菜？」

葉靈道：「可以。」

陸小鳳道：「我要吃紅燒蹄膀、熏羊肉、三鮮鴨子、鍋貼豆腐、蝦子烏參、五梅乳鴿，再加一碗黃瓜片汆丸子湯。」

葉靈看著他，眼睛裡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好像覺得很奇怪。

陸小鳳道：「我是個吃客，這些菜都是好菜，吃客點好菜，有什麼好奇怪的？」

葉靈道：「我只奇怪一點。」

陸小鳳道：「哦？」

葉靈道：「我只奇怪你為什麼不想吃我的鼻子？」

燈已滅了。

陸小鳳在黑暗中躺下來，這是他在幽靈山莊中度過的第一夜。

到這裡只不過才半天，他已見到了許多件奇怪而可怕的事，許多個奇怪而可怕的人。

尤其是那勾魂使者和老刀把子，這兩人武功之高，連他都覺得不可思議。

現在他雖然還活著，以後呢？

以後還不知要有多少個黑暗、孤獨而可怕的長夜，要等他慢慢的去捱。

他不想再想下去。

他忽然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

## 第六回 元老會的組織

第二天早上，山谷還是濃霧迷漫，小木屋就好像飄浮在雲堆裡，推開門看出去，連自己的人都覺得飄飄浮浮的，又像是水上的一片浮萍。

這世上豈非本就有很多人像浮萍一樣，沒有寄託，也沒有根？

陸小鳳歎了口氣，重重的關上門，情緒低落得簡直就像是個剛看見自己情人上了別家花轎的男孩子。

這天早上唯一令他覺得有點愉快的聲音，就是送飯的敲門聲。

送飯來的是個麻子，面目呆板，滿嘴黃牙，全身上下唯一令人覺得有點愉快的地方，就是他手裡提著的一個大食盒。

食盒裡果然有六菜一湯，外帶白飯。六個大碟子裡裝著的，果然全是陸小鳳昨天晚上點的菜。

可是每樣菜都只有一塊，小小的一塊，眼睛不好的人，連看都看不見，風若大些，立刻就會被吹走。

最絕的是那樣三鮮鴨子，只有一根骨頭、一塊鴨皮、一根鴨毛。

陸小鳳叫了起來：「這就是三鮮鴨子？」

麻子居然瞪起了眼，道：「這不是鴨子是什麼？難道是人？」

陸小鳳道：「就算這是鴨子，三鮮呢？」

麻子道：「鴨毛是剛拔下來，鴨皮是剛剝下來，鴨骨頭也新鮮得很，你說這不是三鮮是什麼？」

陸小鳳只有閉上嘴。

麻子已「砰」的一聲關上門，揚長而去。

陸小鳳看著面前的六樣菜，再看看碗裡的一顆飯，也不知是該大哭三聲，還是大笑三聲。

直到現在他總算才明白，那位遊魂先生為什麼會對雞骨頭那樣有興趣了。

他拿起筷子，又放下，忽然聽見後面的小窗外有人在歎氣：「你這塊紅燒肉蹄膀，比我昨天吃的還大些，至少大一倍。」

陸小鳳用不著回頭，就知道那位遊魂先生又來了，忍不住問道：「這種伙食你已經吃了多久？」

遊魂道：「三個月。」

他一下子就從窗外鑽進來，一雙眼睛直勾勾的看著桌上的六樣菜，又道：「吃這種伙食有個秘訣。」

陸小鳳道：「什麼秘訣？」

遊魂道：「每樣菜都一定要慢慢的吃，最好是用門牙去慢慢的磨，再用舌尖去舐，才可以嘗出其中的滋味來。」

陸小鳳道：「什麼滋味？」

遊魂終於歎了口氣，苦笑道：「叫人只恨不得一頭撞死的滋味。」

陸小鳳道：「可是你還沒有死。」

遊魂道：「因為我還不想死，別人越想要我死，我就越要活下去，活給他們看。」

陸小鳳也不禁歎了口氣，道：「你能活到現在，一定很不容易。」

遊魂慢慢的點了點頭，眼角忽然有兩滴眼淚流了下來。

陸小鳳不忍再看，一頭倒在床上，用枕頭蓋住了臉。

遊魂道：「飯已送來了，你還不吃？」

陸小鳳道：「你吃吧，我不餓。」

遊魂道：「不餓也得吃，非吃不可。」

陸小鳳道：「為什麼？」

遊魂道：「因為你也得活下去！」

他忽然一把掀起陸小鳳臉上的枕頭，大聲道：「你若想死，倒不如現在就讓我一拳把你打死，因為你現在身上還有肉，還可以讓我痛痛快快的吃幾頓。」

陸小鳳看著他，看著他那張已只剩下一層皮包著骨頭的臉，忽然道：「我姓陸，叫陸小鳳。」

遊魂道：「我知道。」

陸小鳳道：「你呢？你是誰？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這一次遊魂居然並沒有顯得很激動，只是用一雙已骷髏般深凹下去的眼睛盯著陸小鳳，反問道：「你又是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陸小鳳道：「因為──」

遊魂搶著道：「因為你做錯了事，已被人逼得無路可走，只能走上這條死路。」

陸小鳳承認。

遊魂道：「現在江湖中人一定都認為你已死了，西門吹雪一定也認為你已死了，所以你才能在這裡活下去。」

陸小鳳道：「你呢？」

遊魂道：「我也一樣。」他又補充著道：「將軍、表哥、鉤子、管家婆──這些人的情況也全都一樣。」

陸小鳳道：「可是我不怕讓他們知道我的來歷底細。」

遊魂道：「他們卻怕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

遊魂道：「因為他們還不信任你，他們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們還活著，否則──」

陸小鳳道：「否則他們的仇家很可能就會追蹤到這裡。」

遊魂道：「不錯。」

陸小鳳道：「你呢？你也不信任我？」

遊魂道：「我就算信任你，也不能把我的來歷告訴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

遊魂眼睛裡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也不知是恐懼？還是痛苦？

「我不能說，絕不能──」

他嘴裡喃喃自語，彷彿在警告自己，他的身子又已幽靈般飄起。

可是這一次陸小鳳已決心不讓他走了，閃電般握住他的手，再問一遍：「為什麼？」

「因為──」遊魂終於下了決心，咬著牙道：「因為我若說出來，我們就絕不會再是朋友。」

陸小鳳還是不懂，還是要問，誰知遊魂那只枯瘦乾硬的手竟然變得柔軟如絲棉，竟突然從他掌握中掙脫。

從沒有任何人的手能從陸小鳳掌握中掙脫。

他再出手時，遊魂已鑽出了窗戶，真的就像是一縷遊蕩的魂魄。

陸小鳳怔住。

他從沒有見過任何人的軟功練到這一步，也許他聽說過，他好像聽司空摘星提起過，可是連這種記憶都已很模糊。

所有的記憶都漸漸模糊，陸小鳳被關在這木屋裡已有兩三天。

究竟是兩天？三天？還是四天，他也已記不清了。

原來飢餓不但能使人體力衰退，還能損傷人的腦力，讓人只能想起一些不該想的事，卻將所有應該去想的事全都忘記。

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躺在個鴿子籠般的小木屋裡挨餓，這種痛苦誰能忍受？

陸小鳳能。

別人都能忍受的事，他也許會忽然爆發，別人都沒法子忍受的事，他卻偏偏能忍受。

可是聽到外面有鐘聲響起的時候，他還是忍不住高興得跳了起來。

「鐘聲不響，不許出來。」

現在鐘聲已響了，他跳起來，衝出去，連靴子都來不及套上就衝了出去。

外面仍有霧，此刻正黃昏。

夕陽在迷霧中映成一環七色光圈。

這世界畢竟還是美麗的，能活著畢竟是件很愉快的事。

大廳裡還是只有三十六個人，陸小鳳連一個都不認得。

他見過的人全部不在這裡，勾魂使者、將軍、遊魂、葉靈，他們為什麼都沒有來？還有獨孤美為什麼一進了這山谷就不見蹤影？

陸小鳳在角落裡找了個位子坐下來，沒有人理他，甚至連多看一眼的人都沒有，每個人的臉色都很嚴肅，心情好像都很沉重。

生活在這地方的人，也許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抬起頭往前看，才發現本來擺著肉鍋爐的高台上，現在擺著的竟是口棺材。

嶄新的棺材，還沒有釘上蓋。

死的是什麼人，是不是將軍？他們找陸小鳳，是不是為了要替將軍復仇？

陸小鳳心裡正有點忐忑不安，就看見葉靈從外面衝了進來。

這個愛穿紅衣裳又愛笑的小女孩，現在穿的竟是件白麻孝服，而且居然哭了，哭得很傷心。

她一衝進來，就撲倒在棺材上哭個不停。

陸小鳳從來也沒有想到過她會為別人哭得這麼傷心，她還年輕，活潑而美麗，那些悲傷不幸的事好像永遠都不會降臨到她身上的。

死的是什麼人？怎麼會死的？

陸小鳳正準備以後找個機會去安慰安慰她，誰知她已經在呼喚：「陸小鳳，你過來！」

陸小鳳只有過去。

他猜不到葉靈為什麼會忽然叫他過去，他不想走得太近。

可是葉靈卻在不停的催促，叫他走快些，走近些，走到石台上去。

他抬起頭，才發現她用一雙含淚的眼睛在狠狠的盯著他，眼睛裡充滿敵意。

陸小鳳忍不住問：「你要我上去？」

葉靈在點頭。

陸小鳳又問：「上去幹什麼？」

葉靈道：「上來看看他！」

「他」當然就是躺在棺材裡的人，一個人若已進了棺材，還有什麼好看的？

可是她的態度卻很堅決，好像非要陸小鳳上去看看不可。

陸小鳳只有上去。

葉靈竟掀起了棺蓋，一陣混合著濃香和惡臭的氣味立刻撲鼻而來，棺材裡的人幾乎已完全浮腫腐爛，她為什麼一定要陸小鳳來看？

陸小鳳只看了一眼，就已忍不住要嘔吐。

這個人赫然竟是葉孤鴻，死在那吃人叢林中的葉孤鴻。

葉靈咬著牙，狠狠的盯著陸小鳳，道：「你知道他是誰？」

陸小鳳點點頭。

葉靈道：「他是我的哥哥，嫡親的哥哥，若不是因為他照顧我，我早已死在陰溝裡。」

她眼睛裡充滿悲傷和仇恨：「現在他死了，你說我該不該為他復仇？」

陸小鳳又點點頭。

他從不和女人爭辯，何況這件事本就沒有爭辯的餘地。

葉靈道：「你知不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陸小鳳既不能點頭，又不能搖頭，既不能解釋，又不能否認，只恨不得旁邊忽然多出一口棺材來，好讓他也躲進去。

葉靈冷笑道：「其實你就算不說，我也知道。」

陸小鳳忍不住問：「知道什麼？」

葉靈道：「他是死在外面那樹林裡的，死了三天，這三天只有你到那樹林裡去過。」

陸小鳳苦笑道：「難道你認為是我殺了他？」

葉靈道：「不錯！」

陸小鳳還沒有開口，忽然聽見後面有個人搶著道：「錯了。」

「錯了？」

「這三天到那樹林裡去過的人，絕不止他一個。」

站出來替陸小鳳說話的人，竟是那個始終毫無消息的獨孤美，他道：「至少我也去過，我也是從那裡來的。」

葉靈叫了起來：「你也能算是個人？你能殺得了我哥哥？」

獨孤美歎了口氣，道：「就算我不是人，也還有別人。」

葉靈道：「還有別人？」

獨孤美點點頭，道：「就算我不是你哥哥的對手，這個人要殺你哥哥卻不太困難。」

葉靈怒道：「你說的是誰？」

獨孤美道：「西門吹雪！」

他的眼睛在笑，笑得就像是條老狐狸：「這名字你是不是也聽說過？」

葉靈臉色變了，這名字她當然聽說過。

西門吹雪！

劍中的神劍，人中的劍神。

這名字無論誰只要聽說一次，就再也不會忘記。

獨孤美用跟角瞟著她，道：「何況，陸小鳳那時也傷得很重，最多只能算半個陸小鳳，半個陸小鳳怎麼能對付一個武當小白龍？」

葉靈又叫起來：「你說謊！」

獨孤美又歎了口氣，道：「一個六親不認的老頭子，怎麼會替別人說謊？」

霧夜，窄路。

他們並肩走在窄路上，他們已並肩走過一段很長的路。

那條路遠比這條更窄，那本是條死路。

陸小鳳終於開口：「一個六親不認的老頭子，為什麼要替我說謊？」

獨孤美笑了笑，道：「因為老頭子喜歡你。」他搶著又道：「幸好這老頭子並沒有粉燕子那種毛病，所以你一點也用不著擔心。」

陸小鳳也笑了，大笑：「這老頭子有沒有酒？」

獨孤美道：「不但有酒，還有肉。」

陸小鳳連眼睛都笑了：「真的？」

獨孤美道：「不但有肉，還有朋友。」

陸小鳳道：「是你的朋友？還是我的？」

獨孤美道：「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

酒是好酒，朋友也是好朋友。

對一個喜歡喝酒的人來說，好朋友的意思，通常就是酒量很好的朋友。

這位朋友不但喝酒痛快，說話也痛快，幾杯酒下肚後，他忽然問：「我知道你是陸小鳳，你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問？」

陸小鳳笑了，苦笑：「因為我已得過教訓。」

「你問過別人，別人都不肯說？」

「嗯。」

「但我卻不是別人，我就是我。」他將左手拿著的酒一口氣喝下去，用右手鉤起了一塊肉。

肉是被鉤起來的，因為他的右手不是手，是個鉤子，鐵鉤子。

「你就是鉤子？」陸小鳳終於想起。

鉤子承認！

「我知道你一定聽人說起過我，但有件事你卻一定不知道。」

「什麼事？」

「從你來的那一天，我就想跟你交個朋友。」他拍了拍獨孤美的肩：「因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的對頭，也是我的對頭。」

「我們的朋友是他，我們的對頭是誰？」

「西門吹雪！」

陸小鳳聳然動容：「你是──」

鉤子道：「我就是海奇闊！」

陸小鳳更吃驚：「就是昔年那威震七海的『獨臂神龍』海奇闊？」

海奇闊仰面大笑：「想不到陸小鳳居然也知道海某人的名字。」

陸小鳳看著他，目中的驚訝又變為懷疑，忽然搖頭道：「你不是，海奇闊已在海上覆舟而死。」

海奇闊笑得更愉快：「死的是另外一個人，一個穿著我的滾龍袍，帶著我的滾龍刀，長相也跟我差不多的替死鬼。」他又解釋著道：「在這裡的人，每個都已在外面死過一次，你豈非也一樣？」

陸小鳳終於明白：「這裡本就是幽靈山莊，只有死人才能來。」

海奇闊大笑道：「西門吹雪若是知道我們還在這裡飲酒吃肉，只怕要活活氣死。」

陸小鳳微笑道：「看來在這裡我一定還有不少朋友。」

海奇闊道：「一點也不錯，這裡至少有十六個人是被西門吹雪逼來的。」

陸小鳳目光閃動，道：「是不是也有幾個被我逼來的？」

海奇闊道：「就算有，你也用不著擔心。」

陸小鳳道：「因為我已有了你們這些朋友。」

海奇闊道：「一點也不錯。」

他大笑舉杯，忽又壓低聲音，道：「這裡只有一個人你要特別留意。」

陸小鳳道：「誰？」

海奇闊道：「其實他根本不能算是人，只不過是條遊魂而已。」

陸小鳳失聲道：「遊魂？」

海奇闊反問道：「你見過他？」

陸小鳳沒有否認。

海奇闊道：「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陸小鳳道：「我很想知道。」

海奇闊道：「這裡有個很奇怪的組織，叫元老會，老刀把子不在的時候，這裡所有的事，都由元老會負責。」

陸小鳳道：「元老會裡的人，當然都是元老，閣下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海奇闊道：「除了我之外，元老會還有八個，其實真正的元老，卻只有兩個。」

陸小鳳道：「哪兩個？」

海奇闊道：「一個是遊魂，一個是勾魂，他們和葉家兄妹的老子，都是昔年跟老刀把子一起開創這局面的人，現在老葉已死了，這地方的人已沒有一個比他們資格更老的。」

陸小鳳道：「只因為這一點，我就該特別留意他？」

海奇闊道：「還有一點。」

陸小鳳拿起酒杯，等著他說下去。

海奇闊道：「他是這裡的元老，他若想殺你，隨時都可以找到機會，你卻連碰都不能碰他！」

陸小鳳道：「他有理由要殺我？」

海奇闊道：「有。」

陸小鳳道：「什麼理由？」

海奇闊道：「你殺了他的兒子。」

陸小鳳道：「他兒子是誰？」

海奇闊道：「飛天玉虎。」

陸小鳳深深吸了口氣，忽然覺得剛喝下去的酒都變成了酸水。

海奇闊道：「黑虎幫本是他一手創立的，等到黑虎幫的根基將要穩固時，他卻跟著老刀把子到這裡來了，因為他也得罪了一個絕不該得罪的人，也已被逼得無路可走。」

陸小鳳道：「他得罪了誰？」

海奇闊道：「木道人，武當的第一名宿木道人。」

陸小鳳又不禁深深吸了口氣，直到現在他才明白，為什麼遊魂一直不肯說出自己的來歷。

海奇闊道：「黑虎幫是毀在你手裡的，他兒子是死在你手裡的，木道人卻恰巧又是你的好朋友，你說他是不是已有足夠的理由殺你？」

陸小鳳苦笑道：「他有。」

海奇闊道：「最要命的是，你雖然明知他要殺你，也不能動他。」

陸小鳳道：「因為他是元老中的元老。」

海奇闊點點頭，道：「除了他之外，元老會還有八個人，你若殺了他，這八個人就絕不會放過你。」他歎了口氣，接著道：「我可以保證，這八個人絕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

陸小鳳也歎了口氣，道：「所以我只有等著他出手。」

海奇闊道：「不到一擊必中時，他是絕不會出手，現在他還沒有出手，也許就因為他還在等機會。」

陸小鳳雖然不再說話，卻沒有閉上嘴。

他的嘴正在忙著喝酒。

海奇闊又歎了口氣，道：「你若喝醉了，他的機會就來了。」

陸小鳳道：「我知道。」

海奇闊道：「但是你還要喝？」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既然他是元老，反正總會等到這個機會的，我為什麼還不趁著沒有死的時候多喝幾杯？」

喝酒和吃飯不同。

平時只吃三碗飯，絕對吃不下三十碗，可是平時千杯不醉的人，有時只喝幾杯就已醉了。

陸小鳳是不是已醉了？

「我還沒有醉。」他推開獨孤美和海奇闊：「我還認得路回去，你們不必送我。」

他果然沒有走錯路。

有時一個人縱然已喝得人事不知，還是一樣能認得路回家，回到家之後，才會倒下去。

你若也是個喝酒的人，你一定也有過這種經驗。

陸小鳳有過這種經驗，常常有。

「這是我的家，

我們都愛它，

前面養著魚，

後面種著花。」

雖然這小木屋前面沒有養魚，後面也沒有種花，畢竟總算是他的家。

一個沒有根的浪子，在大醉之後，忽然發現居然已有個家可以回去──這是種多麼愉快的感覺？除了他們這些浪子，又有誰知道？

陸小鳳又唱起兒歌，唱的聲音很大，因為他忽然發現自己的歌喉越來越好聽了。

屋子裡沒有燈，可是他一推開門，就感覺到裡面有個人。

「我知道你是誰，你不出聲我也知道。」

陸小鳳不僅在笑，笑的聲音也很大：「你是遊魂，是這裡的元老，你在這裡等著我，是不是真的想殺我？」

屋子裡的人還是不出聲。

陸小鳳大笑道：「你就算想殺我，也不會暗算我的，對不對？因為你是武當俗家弟子中的第一位名人，因為你就是鍾先生，鍾無骨。」

他走進去，關上門，開始找火折子：「其實你本來也是木道人的老朋友，但你卻不該偷偷摸摸在外面組織黑虎幫的，否則木道人又怎麼會對付你？」

還是沒有回聲，卻有了火光。

火折子亮起，照著一個人的臉，一張只剩下皮包著骨頭的臉，那雙已骷髏般深陷下去的眼睛，正瞬也不瞬的盯著陸小鳳。

陸小鳳道：「現在我們既然都已是死人，又何必再計較以前的恩怨，何況──」

他沒有說下去。

他的聲音突然中斷，手裡的火折子也突然熄滅。

他忽然發現這位鍾先生已真的是個死人！

屋子裡一片漆黑，陸小鳳動也不動的站在黑暗裡，只覺得手腳冰冷，全身都已冰冷，就好像一下子跌入了冰窖裡。

這不是冰窖，這是個陷阱。

他已看出來，可是他已逃不出去。

他根本已無路可逃！

於是他索性坐下來，剛坐下來，就聽見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接著就有人在敲門。

「你睡了沒有？我有話跟你說！」語音輕柔，是葉靈的聲音。

陸小鳳閉著嘴。

「我知道你沒有睡，你為什麼不開門？」葉靈的聲音變凶了：「是不是你屋子裡藏著女人？」

陸小鳳終於歎了口氣，道：「這屋子裡連半個女人都沒有，卻有一個半死人。」

葉靈的聲音更凶：「我說過，你若敢讓女人進你的屋子，我就殺了你，無論死活都不行！」

「砰」的一聲，門被撞開了。

「這裡的女人，本就都是死女人。」

「這個死人卻恰巧是男的。」

火折子又亮起，葉靈終於看見了這個死人：「還有半個呢？」

陸小鳳苦笑道：「還有半個人就是我！」

葉靈看著他，又看看死人，忽然跳起來：「你殺了他？你怎麼能殺他？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陸小鳳沒有開口，也不必開口，外面已有人替他回答：「他知道。」

屋子很小，窗子也很小，葉靈擋在門口，外面的人根本走不進來。

但是他們有別的法子。

忽然間，又是「砰」的一聲響，木屋的四壁突然崩散，連屋頂都塌下，本來坐在屋裡的人，忽然就已到了露天裡。

陸小鳳沒有動。

屋頂倒塌，打在他身上，他既沒有伸手去擋，也沒有閃避，只不過歎了口氣。

這是他第一次有家，很可能也是最後一次。

「原來這世上不但有倒楣的人，也有倒楣的屋子。」陸小鳳歎息著道：「屋子倒楣，是因為選錯了主人，人倒楣是因為交錯了朋友。」

「你倒楣卻是因為做錯了事。」

「你什麼都可以做，為什麼偏偏要殺他？」

「我早就告訴過你，就算你明知他要殺你，也不能動他的，否則連我都不會放過你。」

最後一個說話的是海奇闊，另外的兩個人，一個是白面無鬚，服飾華麗；一個又高又瘦，鷹鼻駝背。前者臉上總是帶著笑，連自己都對自己很欣賞的；後者總是愁眉苦臉，連自己都不欣賞自己。

陸小鳳忽然問：「誰是表哥？」

表哥光滑白淨的臉上雖然還帶著笑，卻故意歎了口氣：「幸好我不是你的表哥，否則豈非連我都要被你連累？」

陸小鳳也故意歎了口氣，道：「幸好你不是我表哥，否則我簡直要一頭撞死！」

表哥笑道：「我保證你不必自己一頭撞死，我們一定可以想出很多別的法子讓你死。」

他笑得更愉快，他對自己說出的每句話都很欣賞、很滿意。

另一人忽然道：「我本來就是個管家婆，這件事我更非管不可。」

他愁眉苦臉的歎息道：「其實我根本一點也不喜歡管閒事，我已經有幾個月沒有好好睡過一覺了，最近又老是腰酸背疼，牙齒更痛得要命──」

他嘮嘮叨叨，不停的訴苦，非但對自己的生活很不滿意，對自己的人也不滿意。

陸小鳳苦笑道：「想不到元老會的人一下子就來了三位。」

葉靈忽然道：「四位。」

陸小鳳很吃驚：「你也是？」

葉靈板著臉，冷冷道：「元老的意思是資格老，不是年紀老。」

表哥微笑道：「說得好。」

管家婆道：「老刀把子不在，只要元老會中多數人同意，就可以決定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表哥道：「任何事。」

陸小鳳道：「多數人是幾個人？」

管家婆道：「元老會有九個人，多數人就是五個人。」

陸小鳳鬆了口氣，道：「現在你們好像只到了四位。」

管家婆道：「五位。」

陸小鳳道：「死的也算？」

表哥道：「這裡的人本就全都是死人，鍾先生只不過多死了一次而已。」

陸小鳳道：「所以你們現在已經可以決定一件事了。」

表哥悠然道：「你很聰明，你當然應該知道我們要決定的是什麼事。」

管家婆道：「我要決定你是不是該死。」

陸小鳳道：「難道我就完全沒有辯白的機會？」

管家婆道：「沒有。」

陸小鳳只有苦笑。

海奇闊道：「你們看他是不是該死？」

管家婆道：「當然該死。」

表哥道：「鐵定該死。」

海奇闊歎了口氣，道：「我想鍾先生的意思也跟你們一樣。」

表哥道：「現在只看小葉姑娘的意思了。」

葉靈咬著嘴唇，用眼角瞟著陸小鳳，那眼色就像是條已經把老鼠抓在手裡的貓。

就在這時，後面暗林中忽然有人道：「你們為什麼不問問我的意思？」

暗林中忽然有了燈光閃動，一雙宮鬢麗服的少女，手提著紗燈走出來，一個頭髮很長很長的女人，懶洋洋的跟在她們身後。

她長得並不美，顴骨太高了些，嘴也太大了些，一雙迷迷濛濛的眼睛，總像是還沒有睡醒。

她穿著很隨便，身上一件很寬大的黑睡袍，好像還是男人用的，只用一根布帶隨隨便便的繫住，長髮披散，赤著雙白生生的腳，連鞋子都沒有。

但她卻無疑是個很特別的女人，大多數男人只要看她一眼，立刻就會被吸引住。

看見她走過來，表哥卻皺起了眉，葉靈在撇嘴，管家婆勉強笑道：「你看他是不是該死？」

她的回答很乾脆：「不該。」

葉靈本來並沒有表示意見的，現在卻一下子跳了起來：「為什麼不該？」

這女人懶洋洋的笑了笑，道：「要判人死罪，至少總得有點證據，你們有什麼證據？」

管家婆道：「鍾先生的屍體就是證據。」

穿黑袍的女人道：「你殺了人後，還會不會把他的屍體藏在自己屋裡？」

管家婆看看表哥，表哥看看海奇闊，三個人都沒有開口。

葉靈卻又跳了起來，道：「他們沒有證據，我有。」

穿黑袍的女人道：「你有什麼？」

葉靈道：「我親眼看見他出手的。」

這句話說出來，不但陸小鳳嚇了一跳，連表哥他們都好像覺得很意外。

穿黑袍的女人臉上卻連一點表情都沒有，淡淡道：「就算你真的看見了也沒有用。」

葉靈道：「誰說沒有用？」

這女人道：「我說的。」

她懶洋洋的走到陸小鳳面前，用一隻手勾住腰帶，一隻手攏了攏頭髮：「你們若有人不服氣，不妨先來動動我。」

海奇闊歎了口氣，道：「你一定要這麼樣做？為的是什麼？」

穿黑袍的女人道：「因為我高興，因為你管不著。」

海奇闊瞪眼道：「你一定要逼我們動手？」

這女人道：「你敢？」

海奇闊瞪著她，眼睛裡好像要噴出火來，卻連一根手指都不敢動。

表哥臉上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了，臉上鐵青：「花寡婦，你最好放明白些，姓海的對你有意思，我可沒有。」

花寡婦用眼角瞟了他一眼，冷冷道：「你能怎麼樣？就憑你從巴山老道那裡學來的幾手劍法，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表哥鐵青的臉突又脹得通紅，突然大喝，拔劍，一柄可以繫在腰上的軟劍。

軟劍迎風一抖，伸得筆直，劍光閃動間，他已撲了過來。

連陸小鳳都想不到這個陰沉做作的人，脾氣一發作，竟會變得如此暴躁衝動。

花寡婦卻早已想到了，勾在衣帶上的手一抖，這條軟軟的布竟也被她迎風抖得筆直，毒蛇般一卷，已捲住了表哥的劍。

只有最好的鐵，才能打造軟劍，誰知他的劍鋒竟連衣帶都割不斷。

花寡婦的手再一抖，衣帶又飛出，「啪」的一聲，打在表哥臉上。

表哥的臉紅了，陸小鳳的臉也有點發紅。

他忽然發現花寡婦的寬袍下什麼都沒有。

衣帶飛出，衣襟散開，她身上最重要的部分幾乎全露了出來。

可是她自己一點也不在乎，還是懶洋洋的站在那裡，道：「你是不是還想試試？」

表哥的確還想試試，可惜管家婆和海奇闊已擋住了他。

海奇闊喉結滾動，想把目光從花寡婦衣襟裡移開，但連一寸都移不動。

花寡婦的年紀算來已經不小，可是她的軀體看來還是像少女一樣，只不過遠比少女更誘人、更成熟。

海奇闊又歎了口氣，苦笑道：「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繫上再說話？」

花寡婦的回答還是那麼乾脆：「不能。」

海奇闊道：「為什麼？」

花寡婦道：「因為我高興，也因為你管不著。」

管家婆搶著道：「你的意思究竟想怎麼樣？」

花寡婦道：「我也不想怎麼樣，只不過陸小鳳是老刀把子自己放進來的人，無論誰要殺他，都得等老刀把子回來再說。」

管家婆道：「現在呢？」

花寡婦道：「現在當然由我把他帶走。」

葉靈又跳起來，跳得更高：「憑什麼你要把他帶走？」

花寡婦淡淡道：「只憑我這條帶子。」

葉靈道：「這條帶子怎麼樣？」

花寡婦悠然道：「這條帶子也不能怎麼樣，最多只不過能綁住你，剝光你的衣裳，讓鉤子騎在你身上去。」

葉靈的臉色已脹得通紅，拳頭也已握緊，卻偏偏不敢打出去，只有跺著腳，恨恨道：「我姐姐若是回來了，看你還敢不敢這麼放肆。」

花寡婦笑了笑，道：「只可惜你姐姐沒有回來，所以你只有看著我把他帶走。」

她拉起了陸小鳳的手，回眸笑道：「我那裡有張特別大的床，足夠讓我們兩個人都睡得很舒服，你還不趕快跟我走？」

她居然真的帶著陸小鳳走了，大家居然真的只有眼睜睜的看著。

也不知過了多久，葉靈忽然道：「老鉤子，你是不是東西？」

海奇闊道：「我不是東西，我是人。」

葉靈冷笑道：「你他媽的也能算是個人？這裡明明只有你能對付那母狗，你為什麼不敢出手？」

海奇闊道：「因為我還想要她陪我睡覺。」

葉靈道：「你真的這麼想女人？」

海奇闊道：「想得要命。」

葉靈道：「好，你若殺了她，我就陪你睡覺，睡三天。」

海奇闊笑了：「你在吃醋？你也喜歡陸小鳳？」

葉靈咬著牙，恨恨道：「不管我是不是吃醋，反正我這次說的話一定算數，我還年輕，那母狗卻已是老太婆了，至少這一點我總比她強。」

海奇闊道：「可是──」

葉靈道：「你是不是想先看看貨？好！」

她忽然撕開自己的褲腳，露出一雙光滑圓潤的腿。

海奇闊的眼睛又發直了：「我只能看這麼多？」

葉靈道：「你若還想看別的，先去宰了那母狗再說。」

## 第七回 同是天涯淪落人

床果然很大，床單雪白，被褥嶄新，一走進來，花寡婦就懶洋洋的倒在床上。

陸小鳳站著，站在床頭。

花寡婦用一雙迷迷濛濛的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著他，忽然道：「現在你想必已知道我就是那個可怕的花寡婦。」

陸小鳳點點頭。

花寡婦道：「你當然也聽人說過我是條母狗，會吃人的母狗。」

陸小鳳又點點頭。

花寡婦道：「你知不知道這裡每個人都認為我隨時可以陪他上床睡覺？」

陸小鳳還是在點頭。

花寡婦眼睛裡彷彿有霧：「那麼你為什麼還不上來？」

陸小鳳連動都沒有動。

花寡婦道：「你不敢？」

陸小鳳不再點頭，也沒有搖頭。

花寡婦歎了口氣，道：「你當然還不敢，因為我究竟是什麼人，你還不知道！」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能將淮南柳家的獨門真氣，和點蒼秘傳「流雲劍法」融而為一的人並不多，所以──」

花寡婦道：「所以怎麼樣？」

陸小鳳道：「所以你一定是淮南大俠的女人，點蒼劍客的妻子柳青青。」

花寡婦道：「你也知道我跟謝堅四個最好的朋友都上過床？」

陸小鳳承認，這本就是件很轟動的醜聞。

花寡婦道：「既然你什麼都知道了，為什麼還不上來？」

陸小鳳又笑了笑，道：「因為我不高興，也因為你管不著。」

花寡婦也笑了：「看來你這個人果然跟別的男人有點不同。」

她忽又從床上一躍而起：「來，我請你喝酒。」

酒意漸濃，她眼裡的霧也更濃。就因為這山谷裡總是有霧，所以永遠能保持它的神秘。

她的人是不是也一樣？要看到她赤裸的軀體也許並不困難，要看到她的心也許就很不容易了。

又喝了杯酒，她忽然問：「你知不知道海奇闊為什麼總想要我陪他上床？」

陸小鳳道：「因為他認為你跟這地方別的男人都上過床。」

花寡婦笑了：「每個人都這麼想，其實──我真正陪過幾個男人上床，只怕連你都想不到。」

陸小鳳道：「在這裡一個都沒有？」

花寡婦道：「只有一個。」

陸小鳳開始喝酒。

花寡婦的眼波卻似已到了遠方，遠方有一條縹緲的人影，她眼睛裡充滿了愛慕。

過了很久，她才從夢中驚醒：「你為什麼不問我這個人是誰？」

陸小鳳道：「我為什麼要問？」

花寡婦又笑了：「你這人果然很特別，我喜歡特別的男人。」她的笑容忽又消失：「謝堅本來也是很特別的男人，我嫁給他，只因為那時我真的喜歡他。」

陸小鳳道：「可是後來你變了！」

花寡婦道：「變的不是我，是他。」

她眼睛裡的霧忽然被劃開了一線，被一柄充滿了仇恨和悲痛的利劍劃開的：「你永遠不會想到他變成了個什麼樣的人，更不會想到他做的事有多麼可怕。」

陸小鳳道：「可怕？」

花寡婦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跟他的好朋友上床的？」她的手握緊，眼中有淚珠滾下：「因為──為他要我這麼樣做，他喜歡看──他甚至不惜跪下來求我，甚至用他的劍來逼我──」

陸小鳳忽然扭過頭，飲盡了杯中的酒，他忽然覺得胃部抽縮，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等他回頭時，花寡婦已悄悄的將面上淚痕擦乾了。

她也喝乾了杯中的酒：「你一定很奇怪，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事。」

陸小鳳並不奇怪，一點也不奇怪。

一個人心裡的痛苦和悲傷，若是已被隱藏抑制得太久，總是要找個人傾訴的。

花寡婦的痛苦雖然有了發洩，酒意卻更濃：「他雖然已是個老人，卻是個真正的男人，與眾不同的男人，也許我並不喜歡他，可是我佩服他，只要能讓他愉快，我願意為他做任何事。」

她抬頭，盯著陸小鳳：「等你見過他之後，一定也會喜歡他這個人的。」

陸小鳳終於忍不住道：「你說的是──」

花寡婦道：「我說的是老刀把子。」

陸小鳳吃了一驚：「老刀把子？」

花寡婦點點頭，道：「他就是我在這裡唯一的男人，我知道你一定想不到的。」她笑了笑，笑得很淒涼：「我本來總認為這世界上已沒有人會瞭解我，同情我，可是他瞭解我，同情我，而且出自真心。」

陸小鳳道：「所以你獻身給他？」

花寡婦道：「我甚至可以為他犧牲一切，就算他叫我去死，我也會去死的，可是──可是──」她很快的又喝了杯酒：「可是我並不喜歡他，我──我──」

她沒有說下去，這種情感本就是無法敘說的，她知道陸小鳳一定能瞭解。

陸小鳳的確能瞭解，不但能瞭解這種感情，也瞭解老刀把子這個人。

「我若是你，我也會這麼樣做的。」他柔聲道：「我想他一定是個很不平凡的人。」

花寡婦長長吐出口氣，就好像剛放下副很重的擔子。

──知道這世上還有個人能瞭解自己的悲痛和苦惱，無論對誰說來，都是件很不錯的事。

她看著陸小鳳，眼睛裡充滿了欣慰和感激：「自從到這裡來了之後，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麼樣開心過，來，我敬你三杯。」

「再喝只怕就要醉了。」

「醉了又何妨？」她再舉杯：「假如真的能醉，我更感激你。」

陸小鳳大笑：「老實告訴你，我也早就想痛痛快快的大醉一次。」

於是他們都醉了，醉倒在床上。

他們互相擁抱，說些別人永遠都聽不懂的醉話，因為他們心裡都太寂寞，都有太多解不開的結。

他們雖然擁抱得很緊，一顆心卻純潔得像是個孩子，也許在他們這一生中都沒有這麼純潔坦然過。

這又是種什麼樣的感情？

青春已將逝去，往事不堪回首，一個受盡了唾罵侮辱的女人、一個沒有根的浪子，這世上又有誰能瞭解他們的感情？他們既然同是淪落在天涯的人，他們既然已相逢相識，又何必要別人來瞭解他們的感情？

窗外夜深沉，霧也深沉。窗子居然沒有關緊，冷霧中忽然出現了一條人影，眼睛裡充滿怨毒和嫉恨。

然後窗隙裡又出現了一根吹管。烏黑的吹管，暗紫色的煙。

煙霧散開，不醉的人也要醉了，非醉不可。

這個人有把握，因為他用的是最有效的一種「銷魂蝕骨散」，他已用過十三次，從未有一次失手。

陸小鳳和花寡婦醒來時，已不在那張寬大而柔軟的床上。

地窖裡寒冷而潮濕，他們就躺在這地窖的角落裡，有誰知道他們是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只有一個人知道。

地窖裡只有一張椅子，表哥就坐在這張椅子上，冷冷的看著他們，眼睛裡充滿了怨毒和嫉恨。

看見了他，花寡婦就忍不住叫了起來：「是你！」

「你想不到？」

「我的確想不到。」花寡婦冷笑道：「巴山劍客門下的子弟，居然也會用這種下五門的迷香暗器。」

「你想不到的還有很多。」表哥在微笑。

「可是現在我總算已都想通了。」

到這裡來的人，都是有合約的，老刀把子的合約一向安全可靠。

但是近來幽靈山莊裡也有很多人無緣無故的失蹤了，誰也不知道是什麼人下的毒手。

「是你！」花寡婦下了結論：「現在我才知道是你！」

表哥並不否認。

「只可惜誰也想不到竟然是我。」他微微笑著：「這一次我殺了你們，還是不會有人懷疑到我的。」他有把握：「因為這筆賬一定會算到老鉤子身上去。」

花寡婦也不能否認。

幽靈山莊的人，幾乎已全都知道鉤子對她有野心，也知道鉤子要殺陸小鳳。

男人為了嫉妒而殺人，這絕不是第一次，也絕不會是最後一次。

花寡婦道：「其實我也知道你恨我。」

表哥道：「哦？」

花寡婦道：「因為你喜歡男人，男人喜歡的卻是我。」

表哥笑了：「也許我還有別的理由。」

花寡婦問：「什麼理由？」

表哥笑得很奇怪：「也許我是為了要替老鉤子出氣。」

他在笑，地窖上也有人在笑：「也許你只不過是因為忽然發現老鉤子已到了你頭頂上，隨時都可以一下鉤住你的腦袋。」

來的還有管家婆。就好像所有的管家婆一樣，他無論在什麼時候出現，總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鉤子卻笑得很愉快。

表哥也在笑，笑得很不愉快。

海奇闊雖然沒有一下鉤住他腦袋，卻鉤住了他的肩，就好像屠夫用鉤子鉤起塊死肉一樣。

這種感覺當然很不愉快。

世界上偏偏就有種人喜歡把自己的愉快建築在別人的不愉快之上，海奇闊恰巧就是這種人。

他帶著笑道：「你剛才是不是說要把這筆賬推到我頭上來？」

表哥沒有否認，他不能否認。

海奇闊道：「因為你想殺他們，又怕老刀把子不答應。」

表哥也不能否認。

海奇闊道：「其實我也一樣。」

表哥不懂：「你也一樣？」

海奇闊道：「我也想殺了陸小鳳，我也怕老刀把子不答應，我們只有一點不同。」

表哥又忍不住問：「哪一點？」

海奇闊道：「我比你運氣好，我找到了一個替我背黑鍋的人。」

表哥其實早就懂了，卻故意問：「誰？」

海奇闊道：「你。」

表哥道：「你要我替你去殺了陸小鳳？」

海奇闊道：「你不肯？」

表哥道：「我為什麼不肯？我本就想殺了他的，否則我為什麼要綁他來？」

海奇闊道：「那時你殺了他，可以要我替你背黑鍋，現在呢？」

表哥苦笑，道：「現在我若不肯去殺他，你就會殺了我。」

海奇闊大笑，道：「你果然是個明白人，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歡你。」

表哥道：「我若去殺了他，你就肯放了我？」

海奇闊道：「我現在就放了你，反正你總逃不過我的手掌心。」他拿開了他的鉤子。

表哥鬆了口氣，回頭看著他，臉上又露出了微笑，忽然問道：「你看我像不像是很衝動、很沉不住氣的人？」

海奇闊道：「你不像。」

表哥道：「我知不知道花寡婦是個很厲害、很不好惹的女人？」

海奇闊道：「你知道。」

表哥道：「那麼我剛才為什麼要對她出手？」

海奇闊道：「你為什麼？」

表哥的笑容又變得很奇怪：「因為我要你們認為我的武功很差勁。」

海奇闊不笑了：「其實呢？」

表哥道：「其實我一招就可以殺了你。」

這句話有十一個字，說到第七個字他才出手，說到最後一個字時，他已經殺了海奇闊。

他的出手迅速而有效，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人能看清他是怎麼出手的，只聽見兩響沉重而令人作嘔的聲音，也正像是屠夫的刀砍在塊死肉上，然後海奇闊就像是塊死肉般軟癱了下去。

陸小鳳和花寡婦都吃了一驚，管家婆當然更吃驚。

表哥拍了拍手，微笑道：「我早就聽說鳳尾幫內三堂的香主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尤其是大總管高濤更了不起，只可惜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見過你那幾手威鎮江湖的絕技。」

本來已愁眉苦臉的管家婆，現在更好像隨時都要哭出來的樣子：「我哪有什麼絕技？我唯一的本事只不過是會替人打雜管家而已。」

表哥道：「你不會殺人？」

管家婆立刻搖頭，道：「我不會。」

表哥也歎了口氣，道：「那麼你就不如趕快讓我殺了你。」

管家婆也歎了口氣，身子突然凌空一轉，就在這一剎那時，至少已有四五十件暗器飛出，滿天寒光閃動，全都往表哥打了過去。

原來這個人全身上下都帶著致命的暗器，而且隨時都可以發出來。

能在一剎那間發出這麼多暗器的人，天下絕不超過十個。

能在一剎那間躲過這麼多暗器的人當然更少。

表哥卻偏偏就是這少數人其中之一，他不但早已算準了管家婆這一手，而且早已準備好對付的法子。

暗器發出，他的劍已經在等著。劍光發起，化作了一片青光，捲碎了所有的暗器，劍光再一閃，管家婆也倒下，倒在地上後，鮮血才開始濺出來。

鮮血濺出來的時候，陸小鳳才吐出口氣，道：「這就是巴山七七四十九手回風舞柳劍？」

表哥道：「不錯。」

陸小鳳道：「你就是巴山劍客唯一的衣缽傳人顧飛雲？」

表哥道：「我就是。」

陸小鳳歎道：「巴山神劍，果然是好劍法。」

表哥道：「本來就是的。」

陸小鳳道：「但我卻想不通，像你這樣的人，怎麼也會被西門吹雪逼得無路可走。」

表哥道：「你當然也想不通，我為什麼要殺了他們，卻不殺你？」

陸小鳳的確想不通。

表哥笑了笑，道：「這道理其實簡單得很，只因為我本來就不想殺你。」

陸小鳳更不懂。

表哥道：「老刀把子總認為這組織很秘密，其實江湖中早已有三個人知道了，第一個就是家師。」

陸小鳳動容道：「那麼你──」

表哥道：「我就是他們特地派到這裡來臥底的，因為他們雖然知道江湖中有個幽靈山莊，對於這組織中的虛實秘密知道得並不多。」

陸小鳳道：「所以他們故意要你被西門吹雪逼得無路可走？」

表哥道：「那件事本來就是個圈套，他們早已算準了西門吹雪一定會來管這件事，也早已算準了幽靈山莊會派人來跟我接頭訂合約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表哥道：「因為我剛繼承了一筆很可觀的遺產，隨時都可以付得出十萬兩銀子。」

陸小鳳道：「這裡的合約金要十萬兩？」

表哥道：「為了買回自己的一條命，十萬兩並不算多。」

陸小鳳承認：「的確不多。」

表哥道：「他們要我來，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為了要我查明老刀把子這個人。」

陸小鳳道：「連他們都不知道老刀把子的來歷和底細？」

表哥道：「沒有人知道。」

陸小鳳道：「你呢？」

表哥苦笑道：「我來了雖已有不少時候，卻連他的真面目都沒有見過，所以我急著要找出那個人。」

陸小鳳道：「那個人是什麼人？」

表哥道：「來接應我的人。」他又解釋：「他們本來答應，盡快派人來接應我，可是新來的人行動都不能自由，也很難發現顧飛雲就是表哥。」

陸小鳳道：「你等得著急，就只好先去找他們？」

表哥道：「我已找過十二個人。」

陸小鳳道：「你全都找錯了。」

表哥道：「所以我只好殺了他們滅口。」

陸小鳳道：「這一次你認為我就是來接應你的人？」

表哥盯著他，一字字道：「我只希望這一次沒有錯。」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也希望你這一次沒有錯。」

表哥還在盯著他，目光已變得冷如刀鋒，忽然問道：「除了家師巴山劍客外，還有兩個人是誰？是誰要你來的？你的代號是什麼？」

陸小鳳道：「我不能說。」

表哥道：「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

陸小鳳點點頭，苦笑道：「實在抱歉得很，這一次你好像又找錯了。」

地窖裡有燈，現在是暮春，本來並不會令人覺得太冷。

陸小鳳卻突然覺得毛骨悚然──這並不是因為表哥的手又握住了劍柄，而是因為地窖裡忽然多了一個人，一個穿著灰袍，戴著竹笠的人。

表哥的手剛握著劍柄，這個人就到了他身後。

陸小鳳看見了這個人，花寡婦也看見了這個人，表哥自己卻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這個人就像是有形而無實的鬼魂。

一頂形式奇特的竹笠，遮住了他的臉，陸小鳳完全看不見他的面目，卻已猜出他是誰了。

花寡婦臉上沒有表情，眼睛裡卻已忍不住露出了喜色。

這個人正好向她招手。

表哥好像也覺得有點不對了，霍然回身。後面沒有人，連人影都沒有。

這個人就像影子般貼在他身後，又向花寡婦擺了擺手。

等到表哥回頭去看時，她已沉下了臉，冷冷道：「你是想先殺陸小鳳？還是想先殺我？」

表哥慢慢的坐下，然後道：「你們看起來都不怕死。」

花寡婦道：「既然已非死不可，害怕又有什麼用？只不過──」

表哥道：「只不過你不想死得太糊塗而已。」

花寡婦承認，這句話的確說中了她的心意。

表哥道：「所以你也想問問我，除了我師父巴山劍客外，知道這秘密的還有誰？」

花寡婦道：「既然我們已非死不可，你說出來又有何妨？」

表哥盯著她，忽然笑了，大笑。

花寡婦道：「你笑什麼？」

表哥道：「我在笑你，你明明知道的，又何必來問我？」

花寡婦道：「我知道什麼？」

表哥道：「除了我師父外，另外兩個人，一個是木道人，還有一個就是你老子，你明明也跟我一樣，也是到這裡來臥底的，又何必裝蒜？」

花寡婦的臉色變了。

表哥道：「我想你一定知道老刀把子是個什麼樣的人，因為你是個女人，你可以陪他上床去睡覺。」

花寡婦道：「你想拖我下水？」

表哥道：「其實我早就知道你的秘密了，我這麼樣做，只不過是個圈套，想誘你自己說出這秘密來，我寧可殺錯一百個人，也不能容一個奸細存在。」

花寡婦看著他，忽然歎了口氣，道：「原來你並不是想拖我下水，而是想找個替死鬼。」

表哥道：「我為什麼要找替死鬼？」

花寡婦道：「因為你雖然沒有看見老刀把子，卻知道他已經來了。」她又歎了口氣，接著道：「你的確可以算是個人才，只可惜有件事你還不明白。」

表哥道：「什麼事？」

花寡婦道：「這的確是個圈套，被套進去的人卻不是我，是你。」

表哥道：「哦？」

花寡婦道：「我和老刀把子早已懷疑到你，所以才會設下圈套來讓你上當，你若以為我真的中了你的銷魂散，你就錯了。」她拍了拍衣襟，慢慢的站了起來──

中了銷魂散的人，一個對時中無藥可解，可是她現在已經站了起來。

表哥卻還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裡，忽然轉向陸小鳳，道：「你看怎麼樣？」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你們都是人才，我佩服你們。」

表哥忽又大笑：「能夠讓陸小鳳這樣的人佩服，我顧飛雲死而無憾。」

他居然真的說死就死，死得真快，甚至比他去殺別人的時候更快。

劍鋒一轉，鮮血飛濺，他的人已倒下去。他絕不能留下自己的活口，讓別人來逼問他的口供。

──你若想去刺探別人的秘密，就得先準備隨時犧牲自己。

花寡婦皺眉道：「想不到他真的一點也不怕死。」

老刀把子道：「怕死的人根本不能做這種事，太聰明的人也不能做。」

陸小鳳道：「還有種人更不能做！」

老刀把子道：「哦？」

陸小鳳道：「有種人無論走到哪裡好像都會有麻煩，就算他不想去惹麻煩，麻煩也會找上他。」

老刀把子道：「你就是這種人。」

陸小鳳苦笑道：「我一向很有自知之明。」

老刀把子道：「你替我惹的麻煩的確不少──」

陸小鳳打斷了他的話，道：「但是你絕不能殺我。」

老刀把子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並不想到這裡來，是你自己要我來的，所以別人都能殺我，只有你不能，因為我是你的客人。」

老刀把子沉默著，緩緩道：「我可以不殺你，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老刀把子道：「守口如瓶，永不洩漏這裡的秘密。」

陸小鳳立刻道：「我答應。」

老刀把子道：「好，我信任你，你走吧！」

陸小鳳怔住：「你要我走？」

老乃把子道：「就算主人不能殺客人，至少總能請客人走的。」

陸小鳳道：「可是外面──」

老刀把子冷冷道：「不管外面有什麼人在等著你，至少總比現在就死在這裡的好。」

陸小鳳不說話了，他看得出現在無論再說什麼都已沒有用，他只有走。

老刀把子卻又叫他回來，道：「可是你總算做過我的客人，而且總算沒有出賣我，所以你需要什麼，我都可以讓你帶走。」

陸小鳳道：「無論我要什麼都行？」

老刀把子道：「只要你能帶走的。」

陸小鳳道：「我要帶她走。」他要帶走的竟是花寡婦。

老刀把子閉上了嘴，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可以帶她走，可是以後最好永遠莫要再讓我看見你！」

山谷間還是雲霧淒迷，要找到那條若有若無的鐵索橋已經很不容易，要走過去更不容易。

走過去之後呢？山谷裡是幽靈的世界，山谷外是什麼？有多少殺人的陷阱？

陸小鳳長長吐出了口氣，忽然笑了。

花寡婦看著他，忍不住問道：「你不怕？」

陸小道：「怕什麼？」

花寡婦道：「死。」她輕輕握著他的手：「你不怕一走出這山谷，就死在別人的劍下？」

陸小鳳微笑道：「我反正已死過一次，再死一次又何妨？」

花寡婦也笑了，不管怎麼樣，他們總算已走出了幽靈山莊，走出了這死人的世界。

花寡婦柔聲道：「我時常在想，只要能讓我再真正活一天，我就應該心滿意足了。」

## 第八回 又見山莊

這片山巖上沒有草，崢嶸的山石，利如刀鋒。

花寡婦忽然停下來，低頭看自己的腳，她的腳纖秀柔美，卻有一絲鮮血正從腳底流出。

「你沒有穿鞋？」

「沒有。」花寡婦還在笑：「我一向很少走路。」

她連鞋都沒有穿就跟著他走了，她走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帶。

「你什麼都不要，只要我跟你走，我還要什麼？」她的臉雖然已因痛楚而發白，笑得卻還是很溫柔：「這世上還有什麼能比真情更可貴？」

陸小鳳看著她，只覺得一股柔情已如春水般湧上他心頭。

他抱起了她，走過了這片山巖。

她在他耳邊低語：「現在西門吹雪一定也認為你已死了，只要你願意，我們一定可以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活下去，絕不止活一天。」

「本來我已決心要為老刀把子死的，可是，我遇見了你。」她又接著道：

「他也沒有一定要留下我，所以我希望你以後永遠忘了花寡婦這個人，我姓柳，叫柳青青。」

前面草色青青，木葉也青青。

陸小鳳並沒有直接走進去，他並沒有忘記這是片吃人的樹林。

他們在林外的山坡上坐下來，青青的草地上，有片片落葉。

還是春天，怎麼會有落葉？

陸小鳳拾起了一片，只看了兩眼，掌心忽然冒出了冷汗。

柳青青立刻發覺他異樣的表情，立刻問道：「你在看什麼？」

陸小鳳指了指落葉的根蒂，道：「這不是被風吹落的。」

葉蒂上的切口平滑而整齊。

柳青青皺起了眉，道：「不是風，難道是劍鋒？」

陸小鳳道：「也不是劍鋒，是劍氣！」

柳青青的臉色變了──誰手上的劍能發出如此鋒銳的劍氣？

陸小鳳從地上拾起了一根羽毛，也是被劍氣摧落的。

林外有飛鳥，飛鳥可充飢。

可是天下又有幾人能用劍氣擊落飛鳥？除了西門吹雪外還有誰？

柳青青已不再笑：「他還沒有走？」

陸小鳳苦笑道：「他一向是個不容易死心的人。」

柳青青垂下頭，道：「我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我見過他。」

她忽又抬起頭：「可是我們用不著怕他，以我們兩個人之力，難道對付不了他一個？」

陸小鳳搖搖頭。

柳青青道：「你還怕他？為什麼？」

陸小鳳也垂下頭，黯然道：「因為我心裡有愧。」

柳青青道：「你真的做過那種事？」

陸小鳳道：「每個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

柳青青道：「但你卻不是個糊塗人。」

陸小鳳道：「不糊塗的人也難免一時糊塗。」

柳青青的臉色更黯淡，道：「你認為我們一定走不出這片樹林？」

陸小鳳道：「所以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

柳青青道：「哪條路？」

陸小鳳道：「回頭的路。」

柳青青吃驚的看著他，道：「再回幽靈山莊去？」

陸小鳳苦笑道：「無論那裡面有什麼在等著我，總比死在這樹林裡好。」

山谷裡還是雲霧淒迷，走回去也和走出來同樣不容易。

對面的山巖上，一個人彷彿正待乘風而去，正是那勾魂使者。

他雖然沒有臉，沒有名姓，可是他有手，有劍。

劍已在手，劍已出鞘。

他冷冷的看著陸小鳳，道：「你既然已出去，為什麼又回來？」

陸小鳳笑了笑，道：「因為我想家。」

勾魂使者道：「這裡不是你的家。」

陸小鳳道：「本來不是，現在卻是，因為我已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勾魂使者道：「你看看我手裡握著的是什麼？」

陸小鳳道：「好像是把劍。」

勾魂使者道：「你能勝得了我手中這柄劍，我就放你過去。」

陸小鳳道：「我勸你最好不要試！」

勾魂使者冷冷笑道：「你有把握能戰勝我？」

陸小鳳道：「我沒有把握，連一分把握都沒有，可是我至少有把握能接得住你十招。」

勾魂使者道：「能接住我十招又如何？」

陸小鳳道：「我有把握在十招之中看出你的武功來歷。」他又笑了笑，接著道：「我想你一定不願讓人知道你的來歷？」

勾魂使者閉上了嘴，握劍的手背上，青筋毒蛇般凸起。

陸小鳳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就施施然從他劍下走了過去，柳青青也只有跟著。

他手上青筋毒蛇般扭動，劍尖也有寒光顫動。

陸小鳳沒有回頭，柳青青卻連衣領都濕了。

她看得出陸小鳳全身上下連一點警戒都沒有，這一劍若是刺出，就憑劍尖那一道顫動的寒光，已足以制他的死命。

可是勾魂使者居然也就這麼樣看著他走過去，直等他走出很遠，劍才落下。

只聽一聲龍吟，一塊岩石已在他劍下裂成四瓣。

柳青青偷偷的回頭瞧了一眼，連背心都濕透了。

這山谷裡的岩石每一塊都堅逾精鋼，就算用鐵錘利斧，也未必能砍得動分毫，這一劍的鋒銳和力量，實在太可怕。

又走出很遠後，她才輕輕吐出口氣，道：「你看到那一劍沒有？」

陸小鳳淡淡道：「那也沒什麼了不起。」

柳青青忍不住道：「要怎麼樣的劍法才算了不起？」

陸小鳳道：「那一劍能從從容容的收回去，才算了不起。」

剛才勾魂使者盛怒之下，真力發動，聚在劍尖，就好像弓已引滿，不得不發，所以那一劍擊出，威勢自然驚人。

可是這也證明了他還不能控制自己的火氣，真力還不能收發自如，若是能將這一劍從容收回，才真正是爐火純青的境界。

柳青青是名門之後，當然懂得這道理，卻還是忍不住道：「就算那一劍沒什麼了不起，如果用來對付你，你有把握能避開？」

陸小鳳道：「沒有。」

柳青青道：「你有把握確定他不會殺你？」

陸小鳳道：「也沒有。」

柳青青道：「但你卻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陸小鳳笑了笑，道：「一個已無路可走的人，做事總是不能不冒一點險的。」

柳青青歎了口氣，還沒有開口，就看見一個頭戴竹笠的灰衣人，背負著雙手，施施然然在前面走著。

「老刀把子！」

陸小鳳喊了一聲，沒有回應，想追上去，這灰衣人走路雖然像是在踱方步，他卻偏偏追不上。

等到他準備放棄時，前面的灰衣人卻忽然道：「你絕不是隨隨便便就會拿性命去冒險的那種人，你知道他絕不會殺你，你有把握？」

陸小鳳沒有否認，也不能否認，他忽然發現無論任何事都很難瞞過老把刀子。

老刀把子又道：「你憑什麼有這種把握？」

陸小鳳只有說實話：「我看得出他的臉是被劍鋒削掉的，以他的劍法，世上只有一個人能一劍削去他的臉。」

老刀把子道：「誰？」

陸小鳳道：「他自己。」

老刀把子冷笑。

陸小鳳道：「他寧可毀掉自己的臉，也不願讓人認出他，當然也不願讓我看出他的來歷，所以我確定他絕不會出手的。」

老刀把子霍然回頭，盯著他，目光在竹笠下看來還是銳如刀鋒：「你如此有把握，是不是因為你早已猜出他是誰了？」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道：「我只不過偶爾想起了一件事。」

老刀把子道：「說！」

陸小鳳道：「二十年前，武當最負盛名的劍客本是石鶴，最有希望繼承武當道統的也是他，可是就在他已將接掌門戶的前夕，江湖中卻突然傳出他已暴斃的消息──」

那時他正當盛年，一個內外兼修的中年人，怎麼會突然暴斃？

陸小鳳又道：「所以江湖中人對他的死，都難免有些懷疑，當時謠言紛紛，有人甚至說他是因為不守清規，被逐出門戶，才憤而自盡，我卻懷疑他一直都活在世上，只不過無顏見人而已。」

老刀把子靜靜的聽著，等他說完了，才冷冷道：「你也不該再來見我的。」

陸小鳳道：「可是我也知道你絕不會殺我。」

老刀把子厲聲道：「你憑什麼？」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現在正是要用人的時候，你也應該知道我是個很有用的人。」

老刀把子道：「我為什麼要用你？」

陸小鳳道：「要做大事，就一定要用有用的人。」

老刀把子道：「你知道我要做大事？」

陸小鳳道：「要創立這片基業已不知耗盡多少人力物力，要維持下去更不容易，就算你訂的合約每人都要收費十萬兩，也未必能應付你的開支，就算能賺一點，以你的為人，也絕不會為這區區一點錢財而花費這麼多苦心。」

老刀把子道：「說下去。」

陸小鳳道：「所以我斷定你這麼樣做一定是別有所圖的，以你的才智，所圖謀的當然是一件大事。」

老刀把子冷冷的看著他，目光更銳利，忽又轉身，道：「跟我來。」

曲折蜿蜒的小路盡頭，是一棟形式古老拙樸的石屋，裡面的陳設也同樣古樸，甚至帶著種陰森森的感覺，顯見不常有人居住。

可是現在屋子裡卻已有三個人在等著，三個本已該死的人。

鉤子、表哥、管家婆，三個人正站在一張黃幔低垂的神案旁，臉上帶著種不懷好意的詭笑，用眼角瞟著陸小鳳。

陸小鳳雖然盡力控制著自己，還是難免覺得很吃驚。

老刀把子道：「現在你總算已明白了吧？」

陸小鳳苦笑道：「我不明白，一點都不明白。」

老刀把子道：「這件事從頭到尾，根本就是個圈套。」

陸小鳳還是不明白。

老刀把子道：「他們做的事，都是我安排的，為的只不過是要試探你。」

陸小鳳道：「你懷疑我是來臥底的奸細？」

老刀把子道：「無論誰我都懷疑，這裡每個人都是經過了考驗的，顧飛雲殺的就是那些經不起考驗的人。」

陸小鳳終於明白了，道：「你故意放我走，也是為了要試探我，是不是真的已被西門吹雪逼得無路可走。」

老刀把子道：「你若不回頭，此刻一定已死在那吃人的樹林裡。」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你也算準了我會把柳青青帶走的，正好要她來殺我。」

老刀把子道：「那倒是個意外，你若不回頭，她也得陪你死！」

陸小鳳忍不住轉過頭，柳青青也正在盯著他。

兩個人都沒有開口，不管要說什麼，都已在這眼波一觸間說完了。

所以她既沒有埋怨，他也沒有歉疚。

這世上本就有種奇妙的感情，是不必埋怨，也無需歉疚的。

老刀把子看著他們，直等陸小鳳再回轉臉，才緩緩道：「現在你是不是已明白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陸小鳳點點頭，道：「你要看看我是不是個值得被你用的人？」

老刀把子道：「你很不錯。」

他的語聲忽然變得很和緩：「你的武功機智都不錯，最重要的是，你沒有在我面前說謊。」

陸小鳳苦笑道：「既然明明知道騙不過你，又何必說謊？」

老刀把子道：「你是個聰明人，我喜歡聰明人，所以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夥伴了，只要不走出這山莊，隨便你要幹什麼都行，我相信你這麼聰明的人，絕不會做傻事的。」

他回頭吩咐管家婆：「傳話下去，今天晚上擺宴為他接風！」

管家婆退下，表哥和鉤子也隨著退下。

老刀把子忽然道：「你的家已被人拆了，從今天起，你可以搬到青青那裡去。」

陸小鳳遲疑著，勉強笑了笑，道：「你──」

老刀把子不讓他說下去，又道：「我已是個老人，老人總是容易忘記很多事的。」他站起來，轉過身，面對著那黃幔低垂的神龕，緩緩的道：「只有一件事我還不能忘記，時候到了，我一定會告訴你。」

陸小鳳沒有再問，他知道老刀把子說的話就是命令。

酒菜豐富而精美，酒的種類就有十二種，宴席的形式是古風的，十八張長桌擺成半個「口」字，老刀把子坐在正中，他的左邊就是陸小鳳。

大家對陸小鳳的看法當然已和前兩天大不同，不但因為他是這宴會的主賓，而且忽然變成了老刀把子的親信。

第一個站起來向他敬酒致賀的是「鉤子」海奇闊，然後是表哥，管家婆，獨孤美。

只有葉靈始終連看都沒有看陸小鳳一眼，因為他旁邊坐著的就是柳青青，這個吃人的寡婦好像也變了，變得安靜而溫柔。

老刀把子還是戴著那形式奇特的竹笠，就連坐他身旁的陸小鳳都完全看不見他的面目。

他吃得極少，喝得更少，話也說得不多，可是無論誰看著他時，目中都帶著絕對的服從和尊敬。

到席的人比往日多，一共有五十九個，陸小鳳雖然大多不認得，卻可以想像得到，這些人昔日一定都有段輝煌的歷史，不是家財巨萬的世家子弟，就是雄霸一方的武林豪傑，不但身份都很高，武功也一定都不錯，否則就根本沒有資格到這幽靈山莊來。

「是不是人都到齊了？」陸小鳳悄悄的問。

「只有兩個人沒有來。」柳青青悄悄回答：「一個是勾魂使者，他從不和別人相處。」

「還有一個是誰？」

「葉靈的姐姐，葉雪。」柳青青道：「她喜歡打獵，經常一出去就是十來天。」

「她為什麼可以自由出入？」

「那是老刀把子特許的。」柳青青在冷笑：「這女人是個怪物，她要做的事，從來也沒有人能攔得住她，就算她在這裡的時候，也從來不跟別人說話。」

「為什麼？」

「因為她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強得多。」柳青青顯然很不願意談論這個人，更不願和陸小鳳談論這個人，事實上，他們也無法再說下去，因為他們剛說到曹操，曹操就已到了。

忽然間，一隻豹子從門外飛進來，重重的落到他們桌子面前。

葉雪就是跟著這豹子一起進來的，豹子落下，陸小鳳就看見了她的人。

她的人也像豹子一樣，敏捷、冷靜、殘酷，唯一不同的是這豹子已死了，死在她手裡。

死在她手裡的豹子這已是第十三條，附近山谷裡的豹子幾乎已全都死在她手裡。

她喜歡打獵，更喜歡獵豹。

人們為什麼總是喜歡獵殺自己的同類？

所有的野獸中，最凶悍敏捷、最難對付的就是豹子。

就算是經驗極豐富的獵人，也絕不敢單身去追捕一頭豹子，幾乎沒有人敢去做這種愚蠢而危險的事。

她不但敢做，而且做到了。

她是個沉靜內向的女人，可是她能獵豹，她看來美麗而柔弱，卻又像豹子般敏捷冷酷。

這許多種複雜而矛盾的性格，造成她一種奇特的魅力。

就連陸小鳳都從未看見過這種女人，他看著她，幾乎忘了身旁的柳青青。

葉雪卻始終在盯著老刀把子，蒼白的臉，蒼白的唇，忽然道：「你知道我哥哥死了？」

老刀把子點點頭。

葉雪道：「你知道是誰殺了他？」

老刀把子又點點頭。

葉雪道：「是誰？」

陸小鳳一顆心忽然提起，一個獵豹的女人，為了復仇，是不惜做任何事的。

他不想做被捕殺的豹子。

可是老刀把子的回答卻令他很意外：「是西門吹雪！」

葉雪的臉色更蒼白，一雙手突然握緊。

老刀把子緩緩道：「你總記得，你哥哥以前就說過，若是死在西門吹雪手下，絕不許任何人為他復仇，因為那一定是場公平的決鬥。」

──也因為他不願為他去復仇的人再死於西門吹雪劍下。

葉雪的嘴唇在發抖，握緊的手也在發抖，忽然坐下來，坐到地上，道：「拿酒來。」

為她送酒去的是管家婆，剛開封的一罈酒。

葉雪連眼角都沒有看他，冷冷道：「你最好走遠點，越遠越好！」

管家婆居然真的走了，走得很遠。

葉雪道：「誰來陪我喝酒？」

海奇闊搶著道：「我。」

葉雪道：「你不配。」

老刀把子忽然拍了拍陸小鳳，陸小鳳慢慢的站起來，走過去。

葉雪終於看了他一眼：「你就是陸小鳳？」

陸小鳳點點頭。

葉雪道：「你能喝？」

陸小鳳道：「能。」

葉雪道：「好，拿碗來，大碗。」

碗很大，她喝一碗，陸小鳳喝一碗，她不說話，陸小鳳也不開口，她不再看陸小鳳，陸小鳳也沒有再看她。

兩個人就這麼樣面對面的坐在地上，你一碗，我一碗。

一碗酒至少有八兩。十來碗喝下去，她居然還是面不改色。

等到酒罈的酒喝光，她就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沒有再說一句話，一個字。

陸小鳳站起來時，頭已有些暈了。

老刀把子道：「怎麼樣？」

陸小鳳苦笑，道：「我想不到她有這麼好的酒量，實在想不到。」

老刀把子忽然歎了口氣，道：「我也想不到，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喝酒。」

陸小鳳吃驚：「你也沒有見過？」

老刀把子道：「無論誰都沒有見過，這是她平生第一次喝酒。」

對一個已喝得頭暈腦脹的人來說，世上絕沒有任何事能比一張床看來更動人了，何況這張床本就很寬大、很舒服。

只可惜有個人偏偏就是不肯讓他舒舒服服的躺到床上。

一進屋子，柳青青就找了罈酒，坐到地上，道：「誰來陪我喝酒？」

陸小鳳前看看，後看看，左看看，右看看，苦笑道：「這屋子裡好像只有一個人。」

柳青青道：「你能喝？」

陸小鳳道：「我能不能不喝？」

柳青青道：「不能。」

陸小鳳只有坐下去陪她喝，他坐下去的時候，就已經準備醉了。

他真的醉了。

等到他醒來時，柳青青已在屋裡，他一個人躺在床上，連靴子都沒有脫，頭疼得就好像隨時都會裂開來。

他不想起來，他起不來，可是窗子外面卻偏偏有人在叫他。

窗子是開著的，人是獨孤美：「我已經來過三次了，看你睡得好熟，也不敢吵醒你。」

「你找我有事？」

「也沒有什麼事，只不過好久不見了，想跟你聊聊。」

不管怎麼樣，他總是個朋友，有朋友來找陸小鳳聊天，他就算頭真的已疼得裂開，也是不會拒絕的。

「我們最好出去聊，我怕看見那位花寡婦。」

外面還是有霧，冷而潮濕的霧，對一個宿醉未醒的人卻很有益。

獨孤美傷勢雖然好得很快，看來卻好像有點心事：「其實我早就想來找你，只怕你生我的氣。」

「我為什麼要生氣？」

「因為鉤子他們是我介紹給你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會害你。」

陸小鳳笑了：「你當然不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你一直都在幫我的忙。」

獨孤美遲疑著，終於鼓起勇氣，道：「可是昨天晚上我又做錯了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獨孤美道：「昨天晚上我也醉了，糊里糊塗的把秘密洩漏了出去，現在他們三個人都已知道葉孤鴻是死在你手上的。」

他們三個人，當然就是表哥、鉤子、管家婆。

陸小鳳笑不出了。

雖然只見面一次，他已很瞭解葉雪這個人，他當然更瞭解葉靈。

「據說這裡最難惹的就是她們姐妹兩個，她們若知道這件事，一定會來找你拚命。」獨孤美說得很婉轉：「你雖然不怕，可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所以──」

「所以怎麼樣？」

「所以你最好想法子堵住他們的嘴。」

陸小鳳又笑了，他已明白獨孤美的意思：「你是要我對他們友善一點，不要跟他們作對，假如他們有事找我，我最好也不要拒絕？」

獨孤美看著他，忽然用力握了握他的手，道：「我對不起你。」

只說了五個字，他就走了，看著他佝僂的背影消失，陸小鳳實在猜不透這個人究竟是他的朋友？還是隨時都準備出賣朋友的人？

現在他只能確定一件事──鉤子他們一定很快就會有事找他的。

會是件什麼樣的事？他連想都不敢想，也沒空去想了，因為就在這時候，已有一道劍光閃電般向他刺了過來。

這時獨孤美已走了很久，他也已走了一段路，已經快走回柳青青住的那棟平房。

劍光就是從屋簷後刺下來的，不但迅速，而且準確。

不但準確，而且毒辣。

他想不到這地方還有人要暗算他，他幾乎已完全沒有招架閃避的餘地。

幸好他是陸小鳳，幸好他還有手。

他突然伸出兩根手指來一夾──

世上有千千萬萬個人，每個人都有手，每雙手都有手指。

可是他這兩根手指，卻無疑是最有價值的，因為這兩根手指已救過他無數次。

這一次也不例外。

手指一夾，劍鋒已在手指間。

冰冷的劍鋒，強而有力，卻掙不脫他兩根手指，他抬起頭，就看見了一雙冷酷而美麗的眼睛。

葉雪正在看著他。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苦笑道：「你已經知道了？」

葉雪又盯著他看了很久，才慢慢的點了點頭，道：「現在我才知道，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我總算沒有找錯人。」

她的聲音裡並沒有仇恨，陸小鳳立刻試探著問：「你是來找我的？還是來殺我的？」

葉雪道：「我只不過想來看看你這一招名聞天下的絕技而已，你若能接得住我這一劍，就是我要找的人。」

陸小鳳道：「我若死在你的劍下呢？」

葉雪道：「你活該。」

陸小鳳又不禁苦笑。

他既然還沒有死，當然忍不住要問：「現在我已是你要找的人？」

葉雪點點頭，道：「你跟我來。」

走完曲折的小路，穿過幽秘的叢林，再走一段山坡，就可以聽見流水聲。

水流並不急，在這裡彙集成一個小湖，四面山色翠綠，連霧都淡了，一個人如果能靜靜的在湖邊坐上半天，一定能忘記很多煩惱。

「想不到幽靈山莊裡，也有這麼安靜美麗的地方。」

孩子們通常都有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秘密小天地，這地方顯然是屬於葉雪的。

她為什麼帶陸小鳳來？

「你究竟要我做什麼？」陸小鳳忍不住問。

葉雪站在湖邊，眺望著遠山，讓一頭柔髮泉水般披散下來。

她的聲音也像泉水般輕柔而平淡，可是她說出來的話卻讓陸小鳳大吃一驚，她說：「我要你做我的丈夫。」

陸小鳳只覺得自己呼吸已忽然停頓。

她轉過身，凝視著他，眼波清澈而明亮，就像是湖心的水波一樣。

「我還是個處女。」她接著說：「從來也沒有男人碰過我。」

她又保證：「我嫁給你之後，也絕不會讓任何人碰我。」

陸小鳳深深吸了口氣，道：「我相信。」

葉雪道：「你答應？」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道：「你當然還有別的條件也要我答應。」

葉雪道：「我要你做的事，對你也同樣有好處。」

陸小鳳道：「你至少應該讓我知道是什麼事。」

葉雪溫柔的眼波裡忽然露出道刀鋒般的光，只有仇恨的光才會如此銳利：「我要你幫我去殺了西門吹雪。」

陸小鳳沒有反應，這要求他並不意外。

葉雪道：「我們若能找到他，他一定會立刻出手殺你，因為他絕不會讓你再有第二次脫逃的機會。」

陸小鳳苦笑道：「你們根本不用去找他，只要我走出這山谷，他立刻就會找到我。」

葉雪道：「我知道，如果我要去找他一定很困難，只有讓他來找你，所以我才選中你。」

陸小鳳道：「你要我去轉移他的注意，你才有機會殺他？」

葉雪並不否認，道：「他一定不會注意我，因為他恨你，也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只要你能將他的劍鋒夾住，我一定能殺了他。」

陸小鳳道：「我若失手了呢？」

葉雪道：「要對付西門吹雪，本來就是件很危險的事，可是我已經想了很久，只要你答應，我們至少有七成機會。」

陸小鳳道：「也許你的機會還不止七成，因為我就算失手，你也可以乘他劍鋒還留在我胸膛裡的時候殺了他。」他笑了笑，笑得很艱澀：「這一點你當然也早就想到過，所以你才會向我保證，以後絕不讓別的男人碰你，因為你要我死得安心。」

葉雪也不否認：「我的確想到過，你的機會實在並不大，我也知道你一向是個賭徒，只要值得賭的，你一定會下注。」她的眼波更深沉，就像是海洋般吸引住陸小鳳的目光。

過了很久很久，他才能將目光移開，他立刻就發現她已完全赤裸。

山峰青翠，湖水澄清，她靜靜的站在那裡，帶著種說不出的驕傲和美麗。

她值得驕傲，因為她這處女的軀體確實完全無瑕的。

她看著陸小鳳，又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只要你答應，我現在就是你的。」

她的聲音裡也充滿自信，她相信世上絕沒有任何男人能拒絕她。

陸小鳳的呼吸已停頓，過了很久才能開口：「我若拒絕了你，一定有很多人會認為我是個瘋子，可是我──」

葉雪的瞳孔收縮：「可是你拒絕？」

陸小鳳道：「我只不過想要你知道一件事。」

葉雪道：「你說。」

陸小鳳道：「你哥哥並不是死在西門吹雪劍下的。」

葉雪動容道：「你怎麼會知道？」

陸小鳳道：「他死的時候，我就站在他面前，從劍上濺出來的血，幾乎濺到我身上。」

葉雪道：「是誰的劍？」

陸小鳳道：「是他自己的。」

葉雪忽然瘋狂大叫：「你說謊，你說謊──」

直等到山谷間的回聲消寂，陸小鳳才說：「你是我見到女人中最美的，我本來立刻就可以得到你，我為什麼要說謊？」他的話冷靜而尖銳，一下子就刺入了問題的中心。

然後他就走了，走出很遠很遠之後才回過頭，從扶疏的枝葉間還可以看到她。

她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整個人都彷彿已和這一片神秘而美麗的大自然融為一體。

可是，又有誰知道她心裡的感覺？

陸小鳳忽然覺得心裡也有種說不出的刺痛──你刺傷別人時，自己也會同樣受到傷害。

所以他只看了一眼，就沒有再回頭。

## 第九回 畸人、畸情

幽秘寧靜的綠色山谷，完美無瑕的處女軀體，溫柔如水波的眼波──

陸小鳳盡力控制著自己，不要再去想，但是他自己也知道這些回憶必將永留在他心底。

他走得很快，走了很遠，本該已走回那條小路了，可是他停下來的時候，卻發現入山已很深。

然後他立刻又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他又迷了路。

更可怕的是，四面的霧又漸濃，甚至比幽靈山莊那邊更濃，無論眼力多好的人，都很難看得到兩丈外去，而且無論從哪個方向走，都可能離山莊更遠。

陸小鳳卻還是要試試，他絕不是那種能坐下來等雲開霧散的人。

又走了很遠，還是找不到路，在這陌生的山林，要命的濃霧中，要走到什麼時候才能走上歸途？正在他開始覺得飢餓疲倦，開始擔心的時候，他忽然嗅到了一股救命的香氣。

香氣雖然極淡，可是他立刻就能分辨出那是烤野兔的味道。

遠在童年時，他就已是個能幹的獵人，長大後對野味的興趣也一直都很濃。

兔子絕不會自己烤的，烤兔子的地方當然一定有人，附近唯一有人住的地方就是幽靈山莊。

他嚥下口口水，雖然覺得更餓，心神卻振奮了起來，屏住呼吸片刻，再深深吸了口氣，立刻就判斷出香氣是從他偏西方傳來的。

他的判斷顯然正確，因為走出一段路後，香氣已越來越濃。

前面的山勢彷彿更險，地勢卻彷彿在往下陷落，烤兔子的香氣裡彷彿混合了一種沼澤中獨有的腐朽惡臭。

就算這裡有人，這地方也絕不是幽靈山莊。

陸小鳳的心又沉了下去，是怎麼樣的人會住在這種地方？他簡直無法想像。

就在這時，前面忽然響起一種怪異的聲音，他加緊腳步趕過去，就看見濃霧中出現一條怪異的影子。

他看得出那絕不是人的影子，卻又偏偏不像是野獸，他甚至無法形容這影子的形狀。

可是他一看見這影子，心裡立刻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恐懼和噁心，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對面的影子似乎也不安的扭動著，等到陸小鳳鼓起勇氣衝過去時，這影子忽然消失了，徹底消失，就好像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陸小鳳竟忍不住激靈靈的打了個寒噤，站在那裡怔了很久，忽然感覺到風中還有種燒焦木炭的味道。

這裡一定就是烤兔子的地方。

他相信自己的判斷一定正確無誤，可是附近偏偏又沒有一點痕跡留下。

如果是別人，一定早已走過去，甚至已逃走。

但是他絕不放棄。

他先將這地方十丈方圓用一根看不見的繩子圍住，然後就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地上的泥土落葉都帶著潮濕，正是接近沼澤地區的象徵。

只有一塊地特別乾燥，上面的落葉顯然是剛移過來的。

他伏下身，扒開落葉，像獵犬般用鼻子去嗅泥土，甚至還撮起一點泥土來嘗了嘗。

泥中果然有燒炭的味道，彷彿還混合著野兔身上的油脂。

他再往下挖掘，就找到一些枯枝，幾根啃過的碎骨頭，一根用樹枝做成的烤叉，叉上還帶塊吃剩下的兔肉，皮毛剝得很乾淨。只有人的手，才能做得出這種烤叉，只有人的牙齒，才會將骨頭啃得這麼乾淨，而且也只有人是熟食的動物。

這地方一定有人。

這個人不但有一雙很靈敏的手，而且做事極仔細，若不是陸小鳳，任何人都很難找得出一點他曾經在這裡烤過東西的痕跡。

這個人是誰？為什麼會到這裡來？是不是也在逃避別人的追蹤？

剛才那扭曲而怪異的影子又是個什麼東西？

陸小鳳完全想不通，就因為想不通，所以更好奇。

現在對他說來，能不能找到歸路已變成不太重要了，因為他已決心要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答案一定就在這附近，可是附近偏偏又沒有任何足跡。

陸小鳳坐下來，先將那塊兔肉上的泥土擦乾淨，再撕成一條條的，慢慢咀嚼。

沒有鹽，已經被燒焦，又被埋在土裡的兔肉，吃起來不但淡而無味，簡直無法下嚥。

可是他勉強自己全都吃了下去。

無論要做什麼事，都得要有體力，飢餓卻是它的致命傷。

肚子裡有了東西後，果然就舒服些了，他躺下來，準備在這柔軟的落葉上小憩片刻再開始搜索，他當然絕對想不到，這一躺下去，就幾乎永遠站不起來。

煙一般的濃霧在木葉間浮動，陸小鳳剛躺下去，立刻就覺得這些煙霧遙遠得就像是天上的浮雲，所有的一切也都距離他越來越遠。

他整個人就像是忽然沉入了一個又軟又甜蜜的無底深洞裡，世界上每件事都彷彿變得遙遠了，變得美麗了，最重要的事也變得無足輕重，所有的痛苦都已得到解脫。

這種輕鬆而甜美的感覺，正是每個人都在尋求的，可是陸小鳳卻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恐懼。

他知道自己絕不會有這種感覺，也不該有，他身負重擔，他的擔子絕不能在這時放下。

更大的恐懼是，他再想站起來的時候，就發現自己全身的肌肉骨節都已鬆散脫力。

就在這時，他又看見了那怪異的影子。

扭曲的影子，在濃霧中看來就像是被頑皮孩子擰壞了的布娃娃，卻絕不像人。

因為「他」全身都是軟的，每個地方都可以隨意扭曲。

人有骨頭，有關節。

人絕不是這樣子的，絕不是。

陸小鳳正想把擴散了的瞳孔集中注意，看得更清楚些，就聽見影子在說話。

「你是陸小鳳？」

聲音怪異，艱澀而遲鈍，但卻絕對是人的聲音。

這影子不但是人，而且還是個認得陸小鳳的人。

幸好這時陸小鳳的觀念中，已完全沒有驚奇和恐懼存在，否則他說不定會嚇得發瘋。

影子居然還在笑，吃吃的笑著道：「據說陸小鳳是從來不會中毒的，現在怎麼也中了毒？」

這一點陸小鳳就想不通。

飲食中只要有一點毒，無論是哪一種，他都能立刻警覺。

影子又笑道：「告訴你，這是大麻的葉子，我喜歡用它來烤肉吃，我吃了，就會覺得像神仙般快活，你吃了卻會變得像條死狗。」他又解釋：「剛才你嗅到烤肉的時候，已經把它的毒吸進去一點，所以等到你再吃那塊肉時，就絕不會有警覺。」

陸小鳳道：「你是故意引我來的？」

影子搖搖頭，道：「那塊肉卻是我故意留下來的，否則就算是一匹馬我也能吃下去。」

他好像對自己這句話覺得很欣賞──只有孤獨已久的人才會有喃喃自語的習慣，只有這種人才會欣賞自己的說話。

他吃吃的笑了半天，才接著道：「你若找不到那塊肉，我也許會放你走的，不幸你找到了。」

陸小鳳道：「不幸？」

影子道：「因為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在這裡。」

他忽然用一種無法形容的怪異身法跳過來，落到陸小鳳身旁，點了陸小鳳的幾處穴道。

他的手看來就像是一隻腐爛了的蛇皮手套，但是他的出手卻絕對準確而有效。

比起他身上別的部分來，這隻手還算是比較容易忍受的。

沒有人能形容他的模樣，不能、不敢，也不忍形容。

陸小鳳的心神雖然完全處於一種虛無迷幻的情況中，可是看見了他這個人，還是忍不住要戰慄嘔吐。

影子冷笑道：「現在你看見我了，你是不是覺得我很醜？」

陸小鳳不能否認。

影子道：「你若被人從幾百丈高的山崖上推下來，又在爛泥裡泡了幾十天，你也會變成這個樣子的。」他笑的聲音比哭還悲哀：「我以前非但不比你醜，而且還是個美男子。」

陸小鳳並沒有注意他後面的這句話，只問：「你被人從高崖上推下來，又在爛泥泡了幾十天，可是你還沒有死？」

影子慘笑道：「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會活下來，就好像是老天在幫我的忙，可是老天又好像是在故意要我受折磨。」

這個人能活到現在，的確是奇蹟，這奇蹟卻只不過是些爛樹葉造的。

沼澤中腐爛的樹葉生出種奇異的黴菌，就好像奇蹟般能治療人們的潰爛傷痛。

影子道：「我就靠爛泥中一些還沒有完全腐爛的東西填肚子，過了幾十天之後才能爬出來，以後我才發覺，那些爛泥好像對我的傷很有用，所以每到我的傷又開始要流膿的時候，我就到爛泥裡去泡一泡，這麼多年來，居然成了習慣。」

陸小鳳終於明白，這個人的身子為什麼能像蛇一樣隨意蠕動扭曲。

影子道：「可是這種習慣實在不是人受的，幸好後來我又在無意中發現，大麻的葉子可以讓我忘記很多痛苦，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活著！」

生命的奇妙韌力，萬物的奇妙配合，又豈是人類所能想像？

陸小鳳長長吐出口氣，眼前的事物已漸漸恢復了原形。

他一直在集中自己的意志，只可惜現在藥力雖已逐漸消失，穴道卻又被制住。

他忽然問：「你知道我叫陸小鳳，你認得我？」

影子道：「不認得，可是我見過你。」

陸小鳳道：「幾時見過的？」

影子道：「剛才。」

陸小鳳動容道：「你剛才見過我？」

影子道：「你知道了我的秘密，我本該殺了你滅口，就因為我剛才見過你，所以你還活著。」

陸小鳳更不懂：「為什麼？」

影子道：「因為你總算還不是個壞人，並沒有乘機欺負阿雪。」他的聲音裡忽然充滿感情：「阿雪一直是個乖孩子，我不要她被人欺負。」

陸小鳳吃驚的看著他，道：「你是她的什麼人？」

影子不肯回答這句話，卻反問道：「西門吹雪為什麼要殺你？你跟他有什麼仇？」

陸小鳳遲疑著，終於決定說實話：「他看見我跟他老婆睡在一張床上。」

影子閉上嘴，盯著他看了很久，忽然發出了奇怪的笑聲，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你是為什麼到幽靈山莊來的了。」

陸小鳳道：「我是為了避禍來的。」

影子道：「你不是。」

影子道：「你也不怕死，你到這裡來，只不過為了要發掘出這地方的秘密。」

他說得很有把握：「連阿雪那樣的女人你都不動心，怎麼會去偷西門吹雪的老婆？」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只問你一句話。」

影子道：「問。」

陸小鳳道：「我若是奸細，老刀把子怎麼會讓我活到現在，他是個多麼厲害的角色，你總該知道得比我清楚。」

影子忽然發抖，身子突然縮成了一團，眼睛裡立刻充滿悲憤、仇恨和恐懼。

陸小鳳緩緩道：「你當然知道，因為從高崖上把你推下來的人就是他！」

影子抖得更厲害。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但是你可以放心，我絕不會把這秘密說出去的。」

影子忍不住問：「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葉雪，我絕不會害她的父親。」

影子又往後退縮了一步，聲音已嘶啞，道：「誰是她的父親？」

陸小鳳道：「你。」

影子忽然倒了下去，躺在地上，連呼吸都已停頓。

可是他還沒有死，過了很久，才歎息著道：「不錯，我是的，大家都以為我已死了，連他們兄妹都以為我已死了。」

陸小鳳道：「你至少應該讓他們知道你還活著。」

影子又跳起來，道：「你千萬不能告訴他們，千萬不能。」

陸小鳳道：「為什麼？」

影子道：「因為我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他們看見我現在這樣子，我寧可也──」他的聲音突然停頓，將耳朵貼在地上，聽了很久，壓低聲音道：「千萬不要說看見過我，我求求你。」

說到最後三個字時，他就已消失，這三個字中的確充滿哀求之意。

又過了很久，陸小鳳才聽見腳步聲，一個人正踏著落葉走過來。

陸小鳳只希望來的是葉雪。

來的不是葉雪，是葉靈。

她看見陸小鳳，自己也吃了一驚，但立刻就鎮定下來。

這小姑娘顯然比任何人想像中都冷靜得多，也老練得多。

她問：「我剛才聽見這裡有人在說話，你在跟誰說話？」

陸小鳳道：「跟我自己。」

葉靈笑了，眨著眼笑道：「你幾時變得喜歡自言自語的？」

陸小鳳道：「就在我發現朋友們都不太可靠的時候。」

葉靈道：「你為什麼要一個人躺在地上呢？」

陸小鳳道：「因為我高興。」

葉靈又笑了，背負著雙手，圍著陸小鳳走了兩圈，忽然道：「你自己點住自己的穴道，也是因為你高興？」

陸小鳳苦笑。

他不能不承認這小姑娘的眼力比別人想像中敏銳，可是他相信自己還是能對付她。

像他這樣的人，要騙過一個小姑娘，當然並不是件太困難的事。

「這裡的樹葉和野菌大部分都有毒的，我無意中吃了一些，只好自己點住幾處穴道，免得毒氣攻心。」忽然發現說謊也不太困難。

葉靈看著他，好像已相信了，卻沒有開口。

陸小鳳又歎道：「我點了自己的穴道後，才想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我已沒法子再將穴道解開，現在幸好你來了，真是謝天謝地。」

葉靈還是盯著他，不說話。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一定能替我把穴道解開的，你一向很有本事。」

葉靈忽然道：「你等一等，我馬上回來。」

說完了這句話，她就飛一樣的走了，連頭都沒有回。

陸小鳳呆住。

幸好葉靈一走，影子又忽然出現。

陸小鳳鬆了口氣，道：「你要我做的事，我全都答應，現在你能不能放我走？」

影子的回答很乾脆：「不能。」

陸小鳳道：「為什麼？」

影子道：「因為我想看看阿靈究竟準備怎麼樣對付你。」他聲音裡帶著笑道：「這小丫頭從小是個鬼靈精，她玩的花樣，有時連我都想不到。」

陸小鳳想笑，卻已笑不出，因為他也猜不出葉靈究竟想用什麼法子對付他，他只知道這鬼丫頭是什麼事都能做得出的。

他正想再跟影子談談條件，影子卻又不見了，然後他就又聽見了落葉上的腳步聲。

這次的腳步聲比上次重，葉靈也比上次來得快，她手裡拿著把不知名的藥草，顯然是剛採來的，一停下就喘息著道：「吃下去。」

陸小鳳吃了一驚：「你要我把這些亂七八糟的野草吃下去？」

葉靈板著臉：「這不是野草，這是救命的藥，是我辛辛苦苦去替你採來的。」

她又解釋：「要解開你的穴道很容易，可是你穴道解開了後，萬一毒氣攻心，我豈非反而害了你麼？所以我一定要先替你找解藥。」

陸小鳳道：「現在我中的毒好像已解了。」

葉靈道：「好像不行，要真的完全解了才行，反正這種藥草對人只有好處，多吃一點也沒關係。」

她的嘴在說話，陸小鳳的嘴卻已說不出話，因為他嘴裡已被塞滿了藥草。

他忽然發現「良藥苦口」這句話實在很有道理，不管這些藥草對人有多大的好處，他都絕不想再嘗試第二次。

好不容易總算將一把草全都嚥下肚子，葉靈也鬆了口氣，眨著眼道：「怎麼樣，好不好吃？」

陸小鳳道：「唔，唔。」

葉靈道：「這是什麼聲音？」

陸小鳳道：「這是羊的聲音，我忽然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一隻羊。」

葉靈也笑了，嫣然道：「我喜歡小綿羊，來，讓我抱抱你。」

她居然真的把陸小鳳抱了起來，她的力氣還真不小。

陸小鳳又吃了一驚，道：「你抱著我幹什麼？為什麼還不把我穴道解開？」

葉靈道：「現在解藥的力量還沒有分散，這裡又不是久留之地，我只有先把你抱走了。」

陸小鳳道：「抱我到哪兒去？」

葉靈道：「當然是個好地方，很好很好的地方。」

陸小鳳只有苦笑。

被一個幾乎可以做自己女兒的小姑娘抱著走，這滋味總是不太好受的。

可是這小姑娘的胸膛偏偏又這麼成熟，身上的氣味偏偏又這麼香。

陸小鳳只好閉上眼睛，想學一學老僧入定，葉靈卻忽然唱起歌來：

「妹妹抱著泥娃娃，

要到花園去看花；

我叫泥娃娃聽我話，

娃娃叫我小媽媽。」

這兒歌有一半是陸小鳳唱出來的，有一半是她自己編出來的，編得真絕。

陸小鳳聽了當然有點哭笑不得，就在這時，他又發現了一件更讓他哭笑不得的事。

他忽然覺得不對了。

開始的時候，他還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對，不知道還好些，知道了更糟──他忽然發現自己竟似已變成條熱屋頂上的貓，公貓。

若是真的在熱屋頂上也還好些，可惜他偏偏是在一個少女又香又軟的懷抱裡，這少女又偏偏是他連動都不能動的。

他再三警告自己：「她還是個小女孩，我絕不能想這種事，絕對不能──」

只可惜有些事你想也沒用，就好像「天要下雨，老婆要偷人」一樣，誰都拿它沒辦法。

陸小鳳知道自己身體的某一部分發生了變化，一個壯年男人絕無法抑制的變化。

他只希望葉靈沒有看見。

他絕不去看葉靈，連一眼都不敢看。

可是葉靈卻偏偏在看著他，忽然道：「你的臉怎麼紅了？是不是在發燒？」

陸小鳳只好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句，連他自己都聽不清自己在說什麼。

幸好葉靈居然沒有追問，更幸運的是，他根本連動都不能動。

如果他的穴道沒有被制住，現在會做出什麼樣的事來？

他連想都不敢去想。

葉靈忽然又道：「看樣子一定是那些藥草的力量已發作了。」

陸小鳳忍不住道：「那些究竟是什麼草？是救命的？還是要命的？」

葉靈道：「是要命的。」

她忽然停了下來，放下了陸小鳳，放在一堆軟軟的草葉上。

陸小鳳張開眼，才發現這是個山洞，葉靈的手叉著腰，站在他面前，笑得就像是個小妖精。

她眨著眼道：「現在你是不是覺得很要命？」

陸小鳳苦笑道：「簡直他媽的要命極了。」

葉靈道：「我知道有種藥能把你治好。」

陸小鳳道：「什麼藥？」

葉靈道：「我。」

她指著自己的鼻子：「只有我能把你治好。」

陸小鳳瞪著她。

她實在已不是個小女孩了，應該大的地方，都已經很大。

陸小鳳咬著牙，恨恨道：「這是你自己找的，怪不得我。」

葉靈道：「我不怪你，你又能怎麼樣？」

陸小鳳不能怎麼樣，他根本連動都不能動──這一點他剛才還覺得很幸運，現在卻已變成了很不幸。

他只覺得自己好像隨時都可能會脹破。

葉靈看著他，吃吃的笑道：「你知不知道這種事有時候真會要命的？」

陸小鳳知道。

他相信現在天下已絕沒有任何人能比他知道得更清楚。

更要命的是，他已看見了她的腿。

這小妖精的腿不知什麼時候忽然就露在衣服外面了。

她的腿均勻修長而結實。

陸小鳳的聲音已彷彿是在呻吟：「你是不是一定要害死我？」

葉靈柔聲道：「我很想救你，我本來就喜歡你，只可惜──」她用一根手指輕撫著陸小鳳：「我也是個處女，也從來沒有男人碰過我。」

這是她姐姐說過的話，她連口氣都學得很像。

陸小鳳忽然明白，葉雪那秘密的小天地，原來並沒有她自己想像中那麼秘密。

葉靈忽然冷笑，道：「老實告訴你，你們在那裡幹什麼，我全都看見了，看得清清楚楚。」

陸小鳳道：「那是你姐姐──」

葉靈大聲道：「她不是我姐姐，她是我天生的對頭，只要是我喜歡的，她都要搶走。」

陸小鳳道：「我──」

葉靈又打斷他的話，道：「她明知道是我先看見你的，她也要搶，可是這一次我絕不讓她了，你是我的，我要你嫁給我。」

她忽又笑了，笑得又甜蜜、又溫柔：「你要我嫁給你也行，無論你說什麼我都答應。」

到了這種時候，陸小鳳還有什麼好說的？

山洞裡黝黯而安靜，暮色已漸臨。

片刻安靜後，葉靈就哭了，哭得也不知有多傷心，就好像受盡了委屈。

「你欺負我，你怎麼能這樣子欺負我？你害了我一輩子。」

究竟是誰在欺負誰？誰在害誰？

陸小鳳只有苦笑，還不敢笑出來，不管怎麼樣，她總是個女孩子，而且真的是個從來也沒有讓男人碰過的女孩子。

一個男人如果對一個這樣的女孩子做了他們剛才做過的事，這個男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你剛才答應過我的事，現在是不是就已經後悔了？」

「我沒有。」

「你真的不後悔？」

「真的。」

她笑了，又笑得像是個孩子。

「走，我們回家去。」她拉住他的手：「從今天起，你就是個有家室的男人，只要你不去找別的女人，我一定會像伺候皇帝一樣伺候你。」

夕陽西下，暮色滿山。

陸小鳳忽然覺得很疲倦，他這一生中，幾乎從來也沒有這麼樣疲倦過。

這並不是因為那種要命的草，也不是因為那件要命的事。

這種疲倦彷彿是從他心裡生出的，一個人只有在自己心裡已準備放棄一切時，才會生出這種疲倦。

──也許我真的應該做個「住家男人」了。

在這艷麗的夕陽下，看著葉靈臉上孩子般的笑靨，他心裡的確有這種想法。

──不管她做了什麼事，總是為了喜歡我才做的。

她笑得更甜，他忍不住拉起了她的手，這時遠方正響起一片鐘聲，幽靈山莊中彷彿又將有盛宴開始。

難道老刀把子已為他們準備好喜酒？

## 第十回 午夜悲歌

宴會還沒有開始，因為大家還在等一個人，一個不能缺少的人。

陸小鳳悄悄的走進去，葉靈微笑著跟在他身後，她笑得很愉快，他卻有點愁眉苦臉的樣子，只希望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可是大家卻偏偏在注意他，每個人的眼睛都在盯著他，表情都有點怪。

老刀把子盯著他，道：「你來遲了。」

陸小鳳道：「我迷了路，我──」

老刀把子根本不聽他說什麼，道：「可是我知道你聽見鐘聲一定會回來的，所以大家都在等你，已等了很久。」

陸小鳳勉強笑了笑，道：「其實大家本來不必等我。」

老刀把子道：「今天一定要等。」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刀把子道：「因為今天有喜事。」

陸小鳳道：「誰的喜事？」

老刀把子道：「你的。」

陸小鳳怔住。

他想不通這件事老刀把子怎麼會現在就已知道？難道這本就是老刀把子叫葉靈去做的？

葉靈沒有開口，他也沒有回頭，更不敢正視坐在老刀把子身旁的葉雪。

葉雪一直低著頭，居然也沒有看他。

老刀把子道：「這地方本來只有喪事，你來了之後，總算為我們帶來了一點喜氣。」

他的口氣漸漸和緩，又道：「大家也都很贊成這件事，你和阿雪本就是很好的一對。」

陸小鳳吃了一驚：「阿雪？」

老刀把子點點頭，道：「我已問過她，她完全聽我的話，我想你一定也不會反對的。」

陸小鳳又怔住。

他身後的葉靈卻已叫了起來：「我反對！」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誰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敢反對老刀把子。

葉雪也抬起頭，吃驚的看著她妹妹。

葉靈已站出來，大聲道：「我堅決反對，死也要反對！」

老刀把子怒道：「那麼你最好就趕快去死！」

葉靈一點也不畏懼，道：「我若去死，陸小鳳也得陪我去死。」

老刀把子厲聲道：「誰說的？」

葉靈道：「無論誰都會這麼說的，因為我跟他已經是同生共死的夫妻。」

這句話更讓人吃驚，葉雪的臉上忽然就已失去了血色：「你已嫁給了他？」

葉靈昂起頭，冷笑道：「不錯，我已嫁給了他，已經把所有的一切都給了他，這次我總算比你搶先了一步，他雖然不要你，可是他要了我。」

葉雪整個人都在顫抖，道：「你──你說謊！」

葉靈挽起陸小鳳的臂，道：「你為什麼不親口告訴她？我說的每個字都是真話。」

她說的每個字都像是一根針，陸小鳳用不著開口，大家也都已知道這件事不假。

葉雪忽然站起來，推開了面前的桌子，頭也不回的衝了出去。

葉靈更得意，拉著陸小鳳走到老刀把子面前，道：「阿雪是你的乾女兒，我也是的，你為什麼不肯替我作主？」

老刀把子盯著她，目光刀鋒般從竹笠中射出，冷冷道：「你們真願意做一輩子夫妻？」

葉靈道：「當然願意。」

老刀把子道：「好，我替你作主，三個月後，我親自替你們辦喜事。」

葉靈道：「為什麼要等三個月？」

老刀把子厲聲道：「因為這是我說的，我說的話你敢不聽？」

葉靈不敢。

老刀把子道：「在這三個月裡，你們彼此不許見面，三個月後，你們若是都沒有變心，我就讓你們成親。」

他不讓葉靈開口，又吩咐柳青青：「這三個月我把陸小鳳交給你！」

葉靈咬著牙，忽然也跺了跺腳，衝了出去，衝到門口，又回過頭狠狠盯著陸小鳳：「你聽著，只要你敢碰一碰別的女人，我就去偷一百個男人給你看，讓你戴一百頂綠帽子。」

大堂裡的宴會已散，柳青青叫她的小廚房準備了幾樣菜。

菜很精緻，酒也很好，她一向是個很懂得生活情趣的女人。

她也很瞭解男人。

陸小鳳不開口，她也就默默的在旁邊陪著，陸小鳳的酒杯空了，她就倒酒。

菜沒有動，酒卻消耗得很快。

陸小鳳終於抬起頭，凝視著她，忽然道：「你為什麼不臭罵我一頓？」

柳青青道：「我為什麼要罵你？」

陸小鳳道：「因為我是個混蛋，因為我──」

柳青青不讓他再說下去，柔聲道：「你用不著為我難受，我年紀比你大，本就沒有野心要嫁給你的，我只想做你的朋友。」她笑了笑，笑得風情萬種：「只要你願意，我甚至可以做你的情婦。」

陸小鳳只有苦笑。

如果她真的臭罵他一頓，他也許反而會覺得好受些，就算給他幾個耳光，他都不在乎。

柳青青又道：「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不敢冒這種險的。」

陸小鳳道：「冒什麼險？」

柳青青道：「戴綠帽的危險，那小鬼一向說得出，做得到。」她又笑了笑，道：「其實她也不能算小鬼了，她今年已十七，我十七的時候已經嫁了人。」

陸小鳳又開始在喝悶酒。

柳青青看著他喝了幾杯，忽然問道：「你是不是在想阿雪？」

陸小鳳立刻搖頭。

柳青青道：「你不想她，我倒有點為她擔心，她一向最好強，最要面子，今天在大家面前丟了這麼大一個面子，恐怕──」

陸小鳳忍不住問：「恐怕怎麼樣？」

柳青青想說，又忍住，其實她根本用不著說出來，她的意思無論誰都不會不懂。

陸小鳳卻忽然冷笑，道：「你若怕她會去死，你就錯了。」

柳青青道：「哦？」

陸小鳳道：「她絕不是那種想不開的女人，她跟我也沒有到那種關係。」

柳青青沒有爭辯，她看得出陸小鳳已有了幾分酒意，也有了幾分悔意。

他後悔的是什麼？是為了他對西門吹雪做的事？還是為了葉雪？

無論誰拒絕了那麼樣一個女孩子，都會忍不住要後悔的。

也許他後悔的只不過是他和葉靈的婚事，他們實在不能算是很理想的一對。

柳青青心裡歎息著，又為他斟滿一杯，夜已很深了，太清醒反而痛苦，還不如醉了的好。

所以她自己也斟滿一杯，突聽外面有人道：「留一杯給我。」

進來的居然是表哥，柳青青冷冷道：「你從幾時開始認為我會請你喝酒的？」

表哥的神色很奇特，呼吸很急促，勉強笑道：「我本不是來喝酒的。」

柳青青道：「你想來幹什麼？」

表哥道：「來報告一件消息。」

柳青青道：「現在你為什麼要喝？」

表哥歎了口氣，道：「因為這消息實在太壞了。」

壞消息總是會令人想喝酒，聽的人想喝，說的人更想喝。

柳青青立刻將自己手裡一杯酒遞過去，等他喝完才問道：「什麼消息？」

表哥道：「葉雪已入了通天閣。」

柳青青臉上立刻也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轉身面對陸小鳳，緩緩道：「錯的好像不是我，是你。」

「通天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是間木頭屋子，就在通天崖上，通天崖就是後面山頭那塊高崖。」

「我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

「你當然沒有見過，這木屋本就是臨時蓋起來的。」

「那裡面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只有棺材和死人。」

幽靈山莊真正的死人只有一個。

「蓋這間木屋是為了要停放葉孤鴻的靈柩？」

「不是為了要停放，是為了要燒了它。」

陸小鳳的心已沉下去。

表哥道：「阿雪到那裡去，好像就是為了準備要和她哥哥葬在一起，火葬！」

## 第十一回 冒險登絕閣

陰沉沉的夜色，陰森森的山崖，那間孤零零的木屋在夜色中看來，就像是死灰色的。

平台般的崖石下，站著三個人，海奇闊、管家婆、老刀把子。

山風強勁，三個人的臉色全都陰沉如夜色。

木屋的四周，已堆起了枯枝。

陸小鳳讓表哥和柳青青走過去參加他們，自己卻遠遠就停下來。

他的心很亂，他必須先冷靜冷靜。

柳青青已經在問：「她進去了多久？」

老刀把子道：「很久了。」

柳青青道：「誰先發現她在這裡？」

老刀把子道：「沒有人發現，是她要我來的，她叫在這裡守夜的人去叫我，因為她還有最後一句話要告訴我。」

柳青青道：「她說什麼？」

老刀把子握緊雙拳，道：「她要我找出真兇，為他哥哥復仇！」

柳青青道：「她說這是她最後一句話？」

老刀把子點點頭，臉色更沉重，黯然道：「她已經準備死。」

柳青青道：「你為什麼不去勸她？」

老刀把子道：「她說只要我上去，她就立刻死在我面前。」

柳青青沒有再問，她當然也知道葉雪是個說話算數的人，而且從來不會因為任何事改變主意。

風更冷，彷彿隱約可以聽見一陣陣哭泣聲。

柳青青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噤，道：「我們難道就這樣看著她死？」

老刀把子壓低聲音，道：「我正在等你們來，你們也許能救她。」

柳青青道：「你要我們偷偷溜上去？」

老刀把子道：「你們兩個人的輕功最高，趁著風大的時候上去，阿雪絕不會發覺。」

柳青青道：「然後呢？」

老刀把子道：「表哥先繞到後面去，破壁而入，你在前面門口等著，她看見表哥時，就算不出手也會爭吵起來的，你就要立刻衝進去抱住她。」

柳青青沉吟著，道：「這法子不好。」

老刀把子冷冷道：「你能想得出更好的法子？」

柳青青想不出，所以她只有上去。

她的輕功果然不錯，表哥也不比她差，事實上，兩個人的確都已可算是頂尖高手，五六丈高的山崖，他們很容易就攀越上去。

木屋中還是一片黑暗死寂，葉雪果然沒有發現他們的行動。

柳青青悄悄打了個手勢，表哥就從後面繞了過去，然後就是「轟」的一響。

用易燃的木料搭成的屋子，要破壁而入並不難。

可是這「轟」的一響後，接著立刻就是一聲慘呼，在這夜半寒風中聽來，分外淒厲。

夜色中隱約彷彿有劍光一閃，一個人從山崖上飛落下來，重重跌在地上，半邊身子鮮血淋漓，竟是表哥。

只聽葉雪的聲音從風中傳來：「花寡婦，你還不走，我就要你陪我一起死。」

她的聲音又尖銳、又急躁：「你最好回去告訴老刀把子，他若不想再多傷人命，最好就不要再叫人上來，反正我是絕不會活著走出這裡的。」

用不著柳青青傳話，每個人都已聽見了她的話，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老刀把子雙拳緊握，目光刀鋒般從竹笠後瞪著表哥，厲聲道：「你是巴山顧道人的徒弟，你一向認為自己武功很不錯，你為什麼如此不中用？」

表哥握緊肩上的傷口，指縫間還有鮮血不停的湧出，額角上冷汗大如黃豆。

這一劍無疑傷得很重。

過了很久，他才能掙扎著開口說話：「她好像早就算準了我的行動，我一闖進去，她的劍已在那裡等著了。」

老刀把子忽然仰面歎息，道：「我早就說過你們都不如她，遊魂已死，將軍重傷，我已少了兩個高手，若是再少了她──」

他重重一跺腳，腳下的山石立刻碎裂。

就在這時，黑暗中忽然有人道：「也許我還有法子救她。」

來的是獨孤美。

老刀把子道：「你有法子？什麼法子？」

獨孤美笑了笑，道：「可惜我是個六親不認的人，當然絕不會無緣無故救人的。」

他笑得又卑鄙、又狡猾，老刀把子盯著他看了很久，才問：「你有什麼條件？」

獨孤美道：「我的條件很簡單，我想要個老婆。」

老刀把子道：「你要誰？」

獨孤美道：「葉家姐妹、花寡婦，隨便誰都行。」

老刀把子道：「你的法子有效？」

獨孤美道：「只要你答應，它就有效。」

老刀把子道：「只要有效，我就答應。」

獨孤美又笑了，道：「我的法子也很簡單，只要把陸小鳳綁到崖上去，我可以證明他就是殺害葉孤鴻的真兇，因為當時我就在旁邊看著，葉姑娘聽了我的話，一定會忍不住要衝出來為她哥哥復仇，等到她親手殺了陸小鳳，當然就不會想死了。」

老刀把子靜靜的聽著，忽然問道：「陸小鳳豈非是你帶來的？」

獨孤美笑道：「那時我只不過偶然良心發現了一次而已，我有良心的時候並不多。」

老刀把子又沉默了很久，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你這法子聽來好像很不錯。」

這句話剛說完，他已出手，輕輕一巴掌就已將獨孤美打得爛泥般癱在地上。

獨孤美大叫：「我這法子既然不錯，你為什麼要打我？」

老刀把子冷冷道：「法子雖不錯，你這人卻錯了。」

他第二次出手，獨孤美就已叫不出，他的出手既不太快，也不太重，但卻絕對準確有效。

陸小鳳還是遠遠的站著，老刀把子忽然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道：「你跟我來！」

山坳後更黑暗，走到最黑暗處，老刀把子才停下，轉身面對陸小鳳，緩緩道：「獨孤美的法子本來的確很有效，我為什麼不用？」

陸小鳳道：「因為你知道我不是真兇。」

老刀把子道：「不對。」

陸小鳳道：「因為你也需要我？」

老刀把子道：「對了。」

他們彼此都知道自己在對方面前完全不必說謊，因為他們都是很不容易被欺騙的人，這使得他們之間有了種幾乎已接近友誼的互相諒解。

老刀把子道：「我已是個老人，我懂得良機一失，永不再來，所以──」

陸小鳳道：「所以你需要我，因為你的機會已快要來了！」

老刀把子直視著他，緩緩道：「我也需要葉雪，因為我要做的是件大事，你們都已是我計劃中不能缺少的人。」

陸小鳳道：「你要我去救她？」

老刀把子點點頭，道：「世上假如還有一個人能讓她活下去，這人就是你。」

陸小鳳道：「好，我去，可是我也有條件。」

老刀把子道：「你說。」

陸小鳳道：「我要你給我二十四個時辰，在這期限中，無論我做什麼你都不能干涉。」

老刀把子道：「我知道你做事一向喜歡用你自己的法子。」

陸小鳳道：「從現在開始，我不要任何人逗留在能夠看得見我的地方，只要你答應，兩天之後，我一定會帶她去見你。」

老刀把子道：「那時她還活著？」

陸小鳳道：「我保證。」

老刀把子不再考慮：「我答應。」

人都已走了，山崖上空蕩陰森，死灰色的木屋在黑暗中看來就像是孤寂的鬼魂。

陸小鳳迎著風走過去，山風又濕又冷，這鬼地方為什麼總是有霧？

還沒有走得太近，木屋裡已傳出葉雪的聲音，又濕又冷的聲音：「什麼人？」

陸小鳳道：「你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我看不見你，你卻看得見我。」

沉寂很久後，回答只有一個字：「滾！」

陸小鳳道：「你不想見我？」

回答還是那個字：「滾。」

陸小鳳道：「你不想見我，為什麼一直還在等我？」

木屋裡又是一陣沉寂，陸小鳳道：「你知道我遲早一定會來的，所以你還沒有死。」

他說得很慢，走得很快，忽然間就到了木屋門前：「所以我現在就要推門走進去，這次我保證附近絕沒有第二個人。」

他推開了門。

木屋裡更陰森黑暗，只看見一雙發亮的眼睛，眼睛裡帶著種無法描敘的表情，也不知是悲痛？是傷感？還是仇恨？

陸小鳳遠遠停下，道：「你沒有話對我說？」

哭泣早已停止，眼睛卻又潮濕。

陸小鳳道：「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這麼做並不是完全為了我，只不過因為你要的東西，從沒有被人搶走過。」

黑暗中又有寒光閃起，彷彿是劍鋒。

她是想殺了陸小鳳？還是想死在陸小鳳面前？

陸小鳳掌心已捏起冷汗，這一刻正是最重要的關頭，只要有一點錯誤，他們兩個人中就至少有一個要死在這裡。

他絕不能做錯一件事，絕不能說錯一個字。

黑暗中忽然又響起葉雪的聲音：「我這麼樣做，只因為世上已沒有一個人值得我活下去。」

陸小鳳道：「還有一個人，至少還有一個。」

葉雪果然忍不住問：「誰？」

陸小鳳道：「你父親。」

他不讓葉雪開口，很快的接著道：「你父親並沒有死，我昨天晚上還見過他。」

葉雪忽然冷笑，道：「你憑什麼要我相信你這種鬼話？」

陸小鳳道：「這不是鬼話，現在我就可以帶你去找他。」

葉雪已經在猶豫：「你能找得到？」

陸小鳳道：「十二個時辰內若找不到，我負責再送你回來，讓你安安靜靜的死。」

葉雪終於被打動：「好，我就再相信你這一次。」

陸小鳳鬆了口氣，道：「你一定不會後悔的。」

忽然間，寒光一閃，冰冷的劍鋒已迫在眉睫，葉雪的聲音比劍鋒更冷：「這次你再騙我，我就要你跟我一起死！」

黑暗的山谷，幽秘的叢林，對陸小鳳來說，這一切都不陌生，就像是他身旁的女人一樣，有時雖然很可怕，卻又有種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這次他沒有迷路。他回去的時候，已經準備再來。

葉雪默默的走在他身旁，蒼白的臉，冰冷的眼神，顯然已決心要跟他保持一段距離。

可是這種幽秘黑暗的山林裡，無論什麼事都會改變的。

他們已走了很久，風中又傳來沼澤的氣息，陸小鳳忽然停下來，面對著她：「昨天我就在這附近看見他的。」

葉雪道：「現在他的人呢？」

陸小鳳道：「不知道。」

葉雪的手握緊。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他在前面的沼澤裡，可是我們一定要等到天亮再去找。」

他坐下來：「我們就在這裡等。」

葉雪冷冷的看著他，冷冷道：「我說過，這次你若再騙我──」

陸小鳳打斷她的話：「我從來沒有騙過你，也許就因為我不肯騙你，所以你才恨我。」

葉雪轉過頭，不再看他，冷漠美麗的眼睛忽然露出倦意。

她的確已很疲倦，身心都很疲倦，可是她堅決不肯坐下去，她一定要保持清醒。

陸小鳳卻已躺在柔軟的落葉上，閉起了眼睛。

他閉上眼睛後，葉雪就在瞪著他，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的嘴唇忽然開始發抖，然後整個人都在發抖，就彷彿忽然想起件很可怕的事。

她用力咬著嘴唇，盡力想控制自己，怎奈這地方實在太靜，靜得讓人發瘋，她想到的事恰巧又是任何女人都不能忍受的。

她忽然衝過去，一腳踢在陸小鳳肋骨上，嘶聲道：「我恨你，我恨你──」

陸小鳳終於張開眼，吃驚的看著她。

葉雪喘息著道：「昨天晚上你跟我妹妹一定就在這裡，今天你又帶我來，你──你──」

她的聲音嘶啞，眼睛裡似已露出瘋狂之色，去扼陸小鳳的咽喉。

陸小鳳只有捉住她的手，她用力，他只有更用力。

兩個人在柔軟的落葉上不停翻滾掙扎，陸小鳳忽然發現自己已壓在她身上。

她的喘息劇烈，身子卻比落葉更柔軟，她已用盡了所有的力量。

然後她就忽然安靜了下來，放棄了一切掙扎和反抗，等她再張開眼睛看陸小鳳時，眼睛裡已充滿了淚水。

天地間如此安靜，如此黑暗，他們之間的距離如此接近。

陸小鳳的心忽然變得像是蜜糖中的果子般軟化了，所有的痛苦和仇恨，在這一瞬間都已被遺忘。

淚水湧出，流過她蒼白的面頰，他正想用自己乾燥的嘴唇去吸乾。

就在這時，從沼澤那邊吹來的冷風中，忽然帶來了一陣歌聲。

悲愴的歌聲，足以令人想起所有的痛苦和仇恨。

葉雪的呼吸停頓：「是他？」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好像是的。」

葉雪又咬起嘴唇：「也許他知道我們已來了，正在叫我們去？」

陸小鳳默默的站起來，拉起了她的手，就好像從水裡拉起個幾乎被淹死的人。

在他的感覺中，這個幾乎被淹死的並不是葉雪，而是他自己。

除了爛泥外，沼澤裡還有什麼？腐爛的樹葉和毒草、崩落的岩石、無數種不知名的昆蟲和毒蛇、吸血的蚊蚋和螞蝗──

在這無奇不有的沼澤裡，你甚至可以找到成千上百種稀奇古怪的東西，而且可以保證絕沒有一種不是令人作嘔的。

可是在黑暗中看來，這令人作嘔的沼澤卻忽然變得有種說不出的美，除了那一陣陣連黑暗都掩飾不了的惡臭外，美得幾乎就像是個神秘而寧靜的湖泊。

悲歌已停止，陸小鳳也沒有再往前走。

他不得不停下來，因為他剛才已一腳踩在濕泥裡，整個人都險些被吸了下去。

就像是罪惡一樣，沼澤裡彷彿也有種邪淫的吸力，只要你一陷下去，就只有沉淪到底。

葉雪的臉色更蒼白：「你說他這些年來一直都躲在這裡？」

陸小鳳點點頭。

葉雪道：「他怎麼能在這地方活下去？」

陸小鳳道：「因為他不想死。」他的聲音中也帶著傷感：「一個人若是真的想活下去，無論多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的。」

這是句很簡單的話，但卻有很複雜深奧的道理，只有飽嘗痛苦經驗的人才能瞭解。

黑暗中有人在歎息：「你說得不錯，卻做錯了，你不該帶別人來的。」

嘶啞苦澀的聲音聽來並不陌生，葉雪的手已冰冷。

陸小鳳緊握住她的手，道：「這不是別人，是你的女兒。」

看不見人，聽不見回應，他面對著黑暗的沼澤，大聲接著道：「你雖然不想讓她看見你，但是你至少應該看看她，她已經長大了。」

影子的聲音忽然打斷他的話：「她是不是還像以前那麼樣，喜歡一個人躲在黑房裡，好讓別人找不到她？」

這是她的秘密，她天生就有一雙能在黑暗中視物的眼睛。

她喜歡躲在黑暗裡，因為她知道別人看不見她，她卻能看得見別人。

知道這秘密的人並不多，她身子忽然抽緊。

陸小鳳道：「你已聽出他是誰了」

葉雪點點頭，忽然大聲道：「你不讓我看看你，我就死在這裡。」

又是一陣靜寂，黑暗中終於出現了一團黑影，竟是形式奇特的船屋，不但可以漂浮在沼澤上，還可以行走移動。

「你一定要見我？」

「一定。」葉雪回答得很堅決。

「陸小鳳，你不該帶她來的，真的不該。」

影子在歎息，沒有人能比他更瞭解他女兒的驕傲和倔強。

「我可以讓你再見我一面，但是你一定會後悔的，因為我已不是從前──」

葉雪大聲道：「無論你變成什麼樣子，你都是我爹，在我心裡，你永遠都不會變的，你永遠都是天下最英俊，對我最好的男人。」

漂浮移動的船屋已漸漸近了，到了兩丈之內，葉雪就縱身躍了上去。

陸小鳳沒有攔阻，他看得出他們父女之間必定有極深厚密切的感情。

他忽然想到自己的父母，想到他自己這一生中的孤獨和寂寞。

一聲驚呼，打斷了他的思緒。

呼聲是從船屋中傳出來的，是葉雪的聲音，船屋又漂走了，漸漸又將消失在黑暗中。

陸小鳳失聲道：「你不能帶她走。」

影子在笑：「她既然是我女兒，我為什麼不能帶她走？」

笑聲中充滿了譏誚惡毒之意。

陸小鳳全身冰冷，他忽然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你不是她的父親！」

影子曼聲而吟：「渭水之東，玉樹臨風──」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就是『玉樹劍客』葉凌風，但你卻不是她的父親。」

影子大笑：「不管我是她的什麼人，反正我已將她帶走，回去告訴老刀把子，他若想要人，叫他自己來要。」

笑聲漸遠，船屋也不見了，神秘的沼澤又恢復了它的黑暗寧靜。

陸小鳳木立在黑暗中，過了很久，忽然長長歎息，道：「我不必回去告訴你，他說的話，你每個字都應該聽得很清楚。」

他並不是自言自語，船屋遠去的時候，他就知道老刀把子已到了他身後。

他用不著回頭去看就已知道。

老刀把子果然來了，也長長歎息一聲，道：「他說的我全都聽見，可是我一直跟你保持著很遠的距離，也沒有干涉你的行動。」

陸小鳳道：「我知道你是個言而有信的人。」

老刀把子道：「你還知道什麼？」

陸小鳳霍然轉身，盯著他：「阿雪並不是葉凌風的女兒，是你的。」

老刀把子既不否認，也沒有承認。

陸小鳳道：「就因為葉凌風知道了這件事，所以你才要殺他。」

老刀把子笑了笑，笑聲艱澀：「我想不到他居然沒有死。」

陸小鳳道：「他活著雖然比死更痛苦，卻一直咬著牙忍受。」

老刀把子道：「因為他要復仇。」

陸小鳳道：「可是他不敢去找你，只有用法子要你去找他，這地區他比你熟，而且又有阿雪做人質，他的機會比你好得多。」

老刀把子冷冷道：「我本來以為你絕不會上當，想不到結果還是受了別人利用。」

陸小鳳道：「幸好我們的期限還沒有到。」

老刀把子道：「你有把握在限期之前把她找回來？」

陸小鳳道：「我沒有把握，但我一定要去。」

老刀把子道：「你準備怎麼去？像泥鰍一樣從爛泥中鑽過去？」

陸小鳳道：「我可以做個木筏。」

老刀把子沉吟著，道：「你做的木筏能載得動兩個人？」

陸小鳳道：「只有兩個人一起動手做的木筏，才能載得動兩個人。」

老刀把子笑了：「看來你這個人倒真是從來不肯吃虧的。」

沼澤旁本有叢林，兩個人一起動手，片刻間就砍倒了十七八棵樹──不是用刀砍，是用手砍。

老刀把子道：「你來剝樹上的枝葉，我去找繩子。」

陸小鳳苦笑道：「跟你這種人在一起做事，想不吃虧都不行。」

他雖然明知道自己的差使比較苦，也只有認命，因為他不知道要到哪裡去才能找得到繩子。

老刀把子也同樣找不到，他剛俯下身，老刀把子的掌鋒已切在他後頸，他也就像是一棵樹般倒下去。

天色陰暗，還是有霧。

屋裡沒有人，床頭的小几上有一樽酒，酒盞下壓著張短箋：「一時失手，誤傷尊頸，且喜有酒，可以壓驚，醒時不妨先作小飲，午時前後再來相晤。」

看完了這短箋，陸小鳳才發現自己脖子痛得連回頭都很難。

這當然不是老刀把子失手誤傷的。可是老刀把子為什麼要暗算他？為什麼不讓他去救葉雪？

這其中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想不通，所以他乾脆不想，拿起酒瓶，就往嘴裡倒。

半瓶酒下肚，外面忽然有狗叫的聲音，開始時只有一條狗，忽然間就已變成七八條，大狗小狗公狗母狗都有，叫得熱鬧極了。

這幽秘的山谷中，怎麼會忽然來了這麼多狗？

陸小鳳忍不住要去看看，剛走過去推開門，又不禁怔住。

外面連一條狗都沒有，只有一個人。

一個又瘦又乾的黑衣人，臉色蠟黃，一雙眼睛卻灼灼有光。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你究竟是人？還是狗？」

犬郎君道：「既不是人，也不是狗。」

陸小鳳道：「你是什麼東西？」

犬郎君道：「我也不是東西，所以才來找你。」

陸小鳳道：「找我幹什麼？」

犬郎君道：「你答應我一件事，我告訴你兩個消息。」

陸小鳳道：「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犬郎君笑了，道：「從我嘴裡說出來的，哪有好消息？」

陸小鳳也笑了，忽然閃電般出手，用兩根手指夾住了他的鼻子。

武林中最有價值的兩根手指，江湖中最有名的無雙絕技。

犬郎君根本無法閃避，就算明明知道這兩根手指會夾過來，還是無法閃避。

陸小鳳微笑道：「據說狗的鼻子最靈，沒有鼻子的狗，日子一定不太好過的。」

犬郎君蠟黃色的臉已脹紅，連氣都透不過來。

陸小鳳放開了手，道：「先說你的消息。」

犬郎君長長透了口氣，道：「什麼消息？」

陸小鳳又笑了，忽然又閃電般出手，用兩根手指夾住了一個鼻子。

犬郎君還是躲不開。

陸小鳳又放開了手，微笑道：「你說是什麼消息？」

這次犬郎君只有說實話，因為他已明白一件事──只要陸小鳳出手，隨時隨刻都可以夾住他的鼻子，就好像老叫化子抓虱子一樣容易。

「將軍快死了，小葉不見了。」

這就是他說出來的消息，消息實在不好。

陸小鳳道：「沒有人知道小葉到哪裡去了？」

犬郎君苦笑道：「連狗都不知道，何況人？」

陸小鳳道：「將軍呢？」

犬郎君道：「將軍在等死。」

陸小鳳道：「我知道自己出手的份量，我並沒有要他死。」

犬郎君道：「除了你之外，這裡還有別的人。」

陸小鳳道：「別人殺了他，這筆賬還是要算在我的頭上？」

犬郎君道：「所以你應該明白我是好意，將軍跟老刀把子一向有交情。」

陸小鳳道：「所以我也應該答應你的事？」

犬郎君道：「我只不過要你走的時候帶我走。」

陸小鳳道：「就是這件事？」

犬郎君道：「對你來說，這是件小事，對我卻是件大事。」

陸小鳳道：「好，我答應。」

犬郎君忽然跪下去，重重的磕了三個頭，仰天吐出口氣，道：「只可惜我沒有尾巴，否則我一見到你至少搖三次。」

陸小鳳道：「將軍在哪裡等死？」

犬郎君道：「將軍當然在將軍府。」

將軍府外一片叢林，犬郎君已走了，叢林中卻有人像狗一樣在喘息。

能喘息還是幸運的，將軍的呼吸已停頓。

一個人喘息著，騎在他身上，用一雙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這個人赫然竟是獨孤美。

陸小鳳衝過去，反手一掌將他打得飛了出去，將軍面如金紙，心彷彿還在跳，眼還沒有閉，乞憐的看著陸小鳳，好像有話要說，一個人在臨死前說出的話，通常都是很大的秘密。

可惜他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出來，陸小鳳俯下身時，他的心跳已停止。

獨孤美還在喘息。

陸小鳳一把揪起他，道：「你們有仇？」

獨孤美搖頭。

陸小鳳道：「他要殺你？」

獨孤美搖頭。

陸小鳳道：「那麼你為何要殺他？」

獨孤美看著他，喘息漸漸平靜，目光漸漸銳利，忽然反問道：「你真的以為我就是『六親不認』獨孤美？」

無論誰都想不到他會忽然問出這句話，陸小鳳也很意外：「你不是？」

獨孤美歎了口氣，忽然又說出句令人吃驚的話：「把我的褲子脫下來。」

陸小鳳也盯著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笑道：「我從來沒有脫過男人的褲子，可是這次我要破例了。」

獨孤美已是個老人，他臀部的肌肉卻仍然顯得結實而年輕。

「你有沒有看見上面的一個瘤？」

陸小鳳當然不會看不見，這個瘤已大得足夠讓一里外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獨孤美道：「用這把刀割開它。」

一把刀遞過來，刀鋒雪亮。

陸小鳳這一生中也不知做過多少離奇古怪的事，可是他接過這把刀時，還是忍不住遲疑了很久才能割下去。

鮮血飛濺，一顆金丸隨著鮮血從割開了的肉瘤中進出來。

獨孤美道：「再割開這個球。」

一刀割下去，才發現這金丸是用蠟做的，包著金紙，裡面藏著塊黃絹，上面寫著：「武當掌門座下第四名弟子孫不變，奉諭易容改扮，查訪叛徒行蹤，此諭。」

下面不但有武當掌教的大印，還有掌門石真人的親筆花押。

獨孤美道：「這就是掌門真人要我在危急中用來證明身份的。」

陸小鳳吃驚的看著他，終於歎了口氣，道：「看來你好像真的不是獨孤美。」

孫不變道：「未入武當前，我本是花四姑門下的弟子，花家的易容術妙絕天下，可是為了小心謹慎，我又投身到獨孤美門下為奴，整整花了十個月功夫去學他的聲容神態，直等到我自己覺得萬無一失的時候才出手。」

陸小鳳道：「你殺了他？」

孫不變點點頭，道：「我絕不能讓任何人再找到另一個獨孤美。」

陸小鳳道：「你要查訪的叛徒是誰？」

孫不變道：「第一個就是石鶴。」

陸小鳳道：「現在你已找到他？」

孫不變道：「那也多虧了你。」

陸小鳳道：「鍾無骨是死在你手裡的？」

孫不變道：「他也是武當的叛徒，我絕不能讓他活著。」

陸小鳳目光閃動，道：「玉樹劍客葉凌風早年是不是也曾在武當門下？」

孫不變道：「他跟鍾無骨都是武當的俗家弟子，都是被先祖師梅真人逐出門牆的。」

梅真人是木道人的師兄，執掌武當門戶十七年，才傳給現在的掌門石雁。

孫不變道：「我們研究很久，都認為只有用獨孤美的身份做掩護最安全，只可惜──」

陸小鳳道：「只可惜你的秘密還是被將軍發現了。」

孫不變苦笑道：「大家都認為他受的傷很重，我也幾乎被騙過，誰知躲在將軍府養傷的那個人竟不是他，他一直都在盯著我。」

陸小鳳道：「你怎麼會露出破綻的？」

孫不變道：「他本是獨孤美的老友，他知道獨孤美早年的很多秘密，我卻不知道，他用話套住了我，我只有殺了他滅口。」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要將這秘密告訴我？」

孫不變道：「現在事機危急，我已不能不說，我不但要你為我保守這個秘密，還要你助我一臂之力，這地方我已無法存身，一定要盡快趕回武當去。」

他勉強笑了笑，又道：「我當然也早就看出了你不是出賣朋友的人，我始終不相信你真的會勾引西門吹雪的妻子，那一定是你們故意演的一齣戲，因為你們也想揭破這幽靈山莊的秘密。」

陸小鳳又盯著他看了很久，忽然長長歎息，道：「可惜可惜，實在可惜。」

孫不變道：「可惜什麼？」

陸小鳳道：「可惜你看錯了人。」

孫不變臉色已變，厲聲道：「你難道忘了是誰帶你進來的？」

陸小鳳冷冷道：「我沒有忘，我也沒有忘記你在這兩天已害過我三次，若不是老刀把子，我已死在你手裡。」

孫不變道：「難道你看不出那是我故意做給他們看的？」

陸小鳳道：「我看不出。」

孫不變盯著他，忽然也長長歎息，道：「好，你很好。」

陸小鳳道：「我不好，一點也不好！」

孫不變道：「那麼你就該死！」

喝聲中，他的人已撲起，指尖距離陸小鳳胸膛還有半尺，掌心突然向前一吐，直打玄璣穴，用的正是武當小天星掌力，而且認穴奇準。

只可惜他的掌力吐出時，陸小鳳的玄璣穴早已不在那裡，人也已不在那裡。

孫不變手掌一翻，玄鳥劃沙，平沙落雁，北雁南飛，一招三式，這種輕靈綿密的武當掌法在他手裡使出來，不但極見功力，變化也真快。

陸小鳳歎道：「石道人門下的弟子，果然了得。」

這兩句話說完，孫不變的招式又全都落空，無論他出手多快，陸小鳳好像總能比他更快一步。

武當掌法運用的變化，陸小鳳知道的好像並不比他少。

他忽然停住手，盯著陸小鳳，道：「你也練過武當功夫？」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沒有練過武當功夫，可是我有很多武當朋友。」

孫不變眼睛裡又露出一線希望，道：「那麼你更該幫我逃出去。」

陸小鳳道：「只可惜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救我一次，害我三次，現在我又讓了你八招，我們的賬早已結清了。」

孫不變咬了咬牙，道：「好，你出手吧！」

陸小鳳道：「我本來就已準備出手！」

他用的居然也是武當的小天星掌力，掌心吐出，打的也是玄璣穴。

孫不變引臂翻身，堪堪避開這一掌，陸小鳳的左掌卻已切在他後頸的大血管上。

他倒下去時，還在吃驚的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微笑道：「你不知道我有兩隻手？」

孫不變當然知道，但他卻想不到一個人的手竟能有這麼快的動作。

老刀把子坐在他那張陳舊而寬大的木椅上，看著陸小鳳，看來彷彿很愉快。

舊木椅就好像老朋友一樣，總是能讓人覺得很舒服、很愉快的。

只可惜陸小鳳還是看不見他的臉。

孫不變就在他面前，他卻連看都沒有看一眼，他對陸小鳳的興趣顯然比對任何人都濃厚。

陸小鳳道：「這個人是奸細，從武當來的奸細。」

老刀把子道：「你為什麼不殺了他？」

陸小鳳道：「我無權殺人，也不想殺人。」

老刀把子道：「那麼你就該放了他。」

陸小鳳很意外：「放了他？」

老刀把子淡淡道：「真正的奸細都早已死了，從來沒有一個能在這裡活過三天的。」

陸小鳳道：「難道他不是？」

老刀把子道：「他當然是個奸細，卻不是武當的奸細，是我的，很多年前我就送他到武當去臥底。」

陸小鳳怔住。

老刀把子卻在笑，笑得很愉快：「不管怎麼樣，你都該謝謝他。」

陸小鳳道：「我為什麼要謝他？」

老刀把子道：「就因為他，我才真正完全信任你。」

陸小鳳道：「他也是你派去試探我的？」

老刀把子微笑道：「有些人天生就是奸細，你只能讓他去做奸細做的事，而且永遠不會失望。」

陸小鳳道：「這個人就是天生的奸細？」

老刀把子道：「從頭到尾都是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忽然一腳將孫不變踢得球一般滾了出去。

老刀把子也歎了口氣道：「做奸細只有這一點壞處，這種人就好像驢子，時常都會被人踢兩腳的。」

陸小鳳道：「我只踢了一腳。」

老刀把子道：「還有一腳你準備踢誰？」

陸小鳳道：「踢我自己。」

老刀把子道：「你也是奸細？」

陸小鳳道：「我不是奸細，我只不過是條驢子，其笨無比的笨驢子。」他顯得很氣憤：「因為想拚命去救人家的女兒，換來的卻是一巴掌，而且剛好砍在我脖子上。」

老刀把子又歎了口氣，道：「其實你自己也該知道我絕不能讓你去救她。」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

老刀把子道：「那沼澤裡不但到處都有殺人的陷阱，而且還有流沙，一陷下去，就屍骨無存，我怎麼能讓你去冒險？」

陸小鳳道：「為什麼不能？」

老刀把子道：「因為我需要你，將軍和鍾無骨都已死了，現在你已是我的右臂，若是再失去這條右臂，我計劃多時的大事，只怕就要成為泡影。」

陸小鳳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現在你已少不了我？」

他說話的方式很奇特，也很謹慎，本來他只用六個字就可以說完的話，這次卻用了十六個字。

老刀把子的回答卻簡單而乾脆：「是的。」

陸小鳳笑了，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他身子已飛鷹般掠起，他的手就是鷹爪。

鷹爪的獵物卻是老刀把子頭上的竹笠。

老刀把子還是坐著沒有動，他卻抓空了。

就算是最靈敏狡猾的狐兔，也很難逃脫鷹爪的一抓，他的出手絕對比鷹爪更迅速準確。

可是他抓空了，因為老刀把子連人帶椅都已滑了出去，就像是急流上的皮筏般忽然滑了出去，那沉重的木椅就好像已黏在他身上。

陸小鳳歎了口氣，身子飄落，他知道這一擊不中，第二次更難得手。

老刀把子道：「你想看看我？」

陸小鳳苦笑道：「你要我為你去死，至少應該讓我看看你是什麼人。」

老刀把子道：「我不好看，我也不想要你為我死，這件事成功後對大家都有利。」

陸小鳳道：「若是不成呢？」

老刀把子淡淡道：「你就算死了，也沒有什麼損失，你本來就已應該是個死人。」

陸小鳳道：「你創立這幽靈山莊，就是為了要找人來替你冒險？」

老刀把子道：「到這裡來的人，本來都已應該死過一次，再死一次又何妨？」

陸小鳳道：「死過一次的人，也許更怕死。」

老刀把子同意這一點：「可是在這裡躲著，跟死有什麼分別？」

陸小鳳歎了口氣，他承認分別的確不大。

老刀把子刀鋒般的目光在竹笠後盯著他：「你願不願意在這裡待一輩子？」

陸小鳳立刻搖頭。

老刀把子道：「除了我們外，這裡還有三十七位客人，你好像都已見過，你看出了什麼？」

陸小鳳苦笑道：「我什麼都沒有看出來。」

老刀把子顯然很滿意：「你當然看不出的，因為大家的稜角都已被磨圓了，看起來都是很平凡庸碌的人。」

陸小鳳道：「可是他們──」

老刀把子道：「能到這裡來的，每個人都是好手，每個人都有段輝煌的歷史，都跟你一樣，不甘寂寞，誰也不願意在這裡待一輩子。」

他的聲音很愉快：「大家唯一能重見天日的機會，就是做成這件事。」

陸小鳳終於問道：「這件事究竟是什麼事？」

老刀把子道：「你很快就會知道的。」

陸小鳳道：「很快是什麼時候？」

老刀把子道：「就是現在。」

這句話剛說完，外面已有鐘聲響起，老刀把子站起來，聲音更愉快：「可是我們一定要先吃飯，今天中午這頓飯我保證你一定會滿意的。」

菜很多，酒卻很少，老刀把子顯然希望每個人都保持清醒。

可是他自己卻喝了用金樽裝著的大半杯波斯葡萄酒，後來居然還添了一次。

這是陸小鳳第一次看他喝酒。

「對他說來，今天一定是個大日子。」陸小鳳心裡在想：「為了等這一天，他一定已等了很久。」

大家都在低著頭，默默的吃飯，卻吃得很少，大部分都沒有喝酒。

所以陸小鳳就可以多喝一點，然後才能以愉快的眼神去打量這些人。

雖然大家穿的都是寬大保守的長袍，在大廳裡陰黯的光線下看來，還是有幾個人顯得比較觸目。

一個是長著滿臉金錢癬的壯漢，兩杯酒喝下去，就使得他臉上每塊癬看來都像是枚發亮的銅錢。

一個是紫面長髯，看來竟有幾分像是戲台上的關公。一個是腦滿腸肥，肚子球一般凸出來。一個是相貌嚴肅，像是坐在刑堂上的法吏。一個滿嘴牙都掉光了的老婆婆，吃得卻比誰都多。

還有幾個特別安靜沉默的瘦削老人，他們令人觸目，也許就因為他們的沉默。

除了柳青青外，年紀最輕的是個臉圓如盆，看來還像是孩童般的小矮子。年紀最大的，就是這幾個安靜沉默的黑衣老人。

陸小鳳試探著，想從記憶中找出這些人的來歷。他第一個想到的，當然就是「金錢豹」花魁。

這個人身材高大，酒喝得不比陸小鳳少，動作彷彿很遲鈍，滿臉的癬使他看起來顯得甚至有點滑稽。

可是等到他暗器出手時，就絕不會再有人覺得滑稽了。

江南花家是江湖中最負盛名的暗器世家，他就是花家嫡系子弟。

有人甚至說他的暗器功夫已可排名在天下前三名之內。

陸小鳳也已注意到，他的酒喝得雖多，一雙手卻仍然很穩。

那個法吏般嚴肅的人，是不是昔年黑道七十二寨的刑堂總堂主「辣手追魂」杜鐵心？

那老婆婆是不是「秦嶺雙猿」中的母猿？只為了一顆在傳說中可以延年益壽的異種蟠桃，就割斷了他老公「聖手仙猿」婁大聖的脖子。

那幾個從來沒有說過話的黑衣老人是誰？還有那圓臉大頭的小矮子？

陸小鳳沒有再想下去，因為柳青青正在悄悄的拉他衣角，悄悄的問：「你老婆呢？」

陸小鳳怔了怔，才想起她問的是葉靈：「聽說她不見了。」

柳青青道：「你想不想知道她在哪裡？」

陸小鳳道：「不想。」

柳青青撇了撇嘴，故意歎息：「男人果然沒有一個好東西，可是我偏要告訴你。」她聲音更低：「現在她一定在水裡。」

陸小鳳不懂：「她怎麼會在水裡？你怎麼知道她在水裡？」

柳青青道：「因為她偷了人家一件如意魚皮水靠，和四對分水飛魚刺才走的。」

陸小鳳更吃驚，令他吃驚的有兩件事：

──水靠和飛魚刺不一定要在水裡才有用，在沼澤的爛泥裡也同樣用得著。

葉靈是不是找她姐姐去了？她怎麼會知道沼澤裡發生的那些事？

──如意水靠和飛魚刺是江湖中很有名的利器，屬於一個很有名的人。

「飛魚島主」于還不但名動七海，在中原武林也很有名，不但水性極高，劍法也不弱。

這個人如果還沒有死，如果也在這裡，應該也很觸目。可是陸小鳳並沒有發現他。

柳青青還在等他的反應，所以一直沒有開口。

陸小鳳沉吟著，終於問道：「這件事老刀把子知不知道？」

柳青青笑了笑，道：「這裡好像還沒有他不知道的事。」

──葉靈去找她姐姐，難道也是老刀把子授意的？否則她怎麼會知道葉雪的行蹤？

陸小鳳沒有再問別的，因為他忽然發現有個人已無聲無息的到了他們身後。

他回過頭，就看見了一張沒有臉的臉，赫然正是那從不露面的勾魂使者。

大廳裡氣氛更沉重嚴肅，大家對這個沒有臉的人彷彿都有些畏懼。

他沒有坐下，只是動也不動的站在老刀把子身後。

他腰上佩著劍。形式古雅的劍鞘上，有七個刀疤般的印子，本來上面顯然鑲著有珠玉寶石。

這是不是武當派中，唯有掌門人能佩帶的七星寶劍！

就在這時，海奇闊忽然站起來，用洪鐘般的聲音宣佈：「天雷行動已開始！」

## 第十二回 天雷行動

天雷行動的計劃中，分四個步驟──

第一步是：選派人手，分配任務。

第二步是：易容改扮，分批下山。

第三步是：集合待命，準備出擊。

第四步才是正式行動。

現在開始進行的只不過是第一步，進行的過程已令人膽戰心驚。

大廳中的氣氛的沉重和緊張已達到頂點，老刀把子才站起來。

「這世界上有很多人早就該死了，卻沒有人敢去制裁他們，有很多事早就該做了，卻沒有人敢去做，現在我們就是要去對付這些人，去做這些事。」

陸小鳳發現這個人的確是個天生的首領，不但沉著冷靜，計劃周密，而且口才極好，只用幾句話就已將這次行動解釋得很清楚。

「我們的行動就像是天上的雷霆霹靂一樣，所以就叫做天雷行動。」

廣闊的大廳中只能聽到呼吸聲和心跳聲，每個人都在等著他說下去。

老刀把子的聲音停頓了很久，就好像暴風雨前那片刻靜寂，又好像特地要讓大家心裡有個準備，好聽那一聲石破天驚的雷霆霹靂。

「我們第一次要對付的有七個人。」他又停頓了一下，才說出這七個人的名字：「武當石雁、少林鐵肩、丐幫王十袋、長江水上飛、雁蕩高行空、巴山小顧道人，和十二連環塢的鷹眼老七。」

本已很靜寂的大廳，更死寂如墳墓，連呼吸心跳聲都已停止。

陸小鳳雖然早知道他要做的是件大事，可是每聽他說一個字，還是難免吃一驚。

過了很久，才有人開始擦汗，喝酒，還有幾個人竟悄悄躲到桌下去嘔吐。

老刀把子的聲音卻更鎮定：「這次行動若成功，不但必能令天下轟動，江湖側目，而且對大家都有好處。」他再次停頓：「我已將這次行動的每一個細節都計劃好，本該絕對有把握成功的，只可惜每件事都難免有意外，所以這次行動還是難免有危險，所以我也不勉強任何人參加。」

他目光掃視，穿透竹笠，刀鋒般從每個人臉上掠過：「不願參加的人，現在就可以站起來，我絕不勉強。」

大廳中又是一陣靜寂，老刀把子又緩緩坐下，居然又添了半杯酒。

陸小鳳也忍不住去拿酒杯，才發現自己的掌心已開始冒汗。

直到這時，還沒有一個人站起來，卻忽然有人問：「不願參加的人，以後是不是還可以留在這裡？」

老刀把子的回答很確定：「是的，隨便你要留多久都行。」

問話的人又遲疑片刻，終於慢慢的站起來，肚子也跟著凸出。

陸小鳳忽然想起這個人是誰了，在二十年前，江湖中曾經有四怪，一個奇胖，一個奇瘦，一個奇高，一個奇矮。

奇胖如豬的那個人就叫做朱菲，倒過來念就成了「肥豬」。

可是認得他的人，都知道他非但不是豬，而且十分能幹，跟他交過手的人，更不會認為他是豬，因為他不但出手快，而且手也狠，一手地趟刀法「滿地開花八十一式」，更是武林少見的絕技。

陸小鳳知道這個人一定就是朱菲，卻想不到第一個站起來的人會是他。朱菲並不是膽小怕死的人。

「可是我不能去。」他有理由：「因為我太胖，目標太明顯，隨便我怎麼樣易容改扮，別人還是一眼就可以認出我。」

這理由很不錯。甚至老刀把子都不能不承認，卻又不禁覺得很惋惜。

朱菲的地趟功夫，江湖中至今無人能及，這種人才老刀把子顯然很需要。

可是他只不過輕輕歎了口氣，並沒有說什麼。

所以別的人也有膽子站起來──有了第一個，當然就會有第二個，然後就越來越多。

老刀把子一直冷冷的看著，不動聲色，直到第十三個人站起來，他才聳然動容。

這個人相貌平凡，表情呆板，看來並不起眼。

可是一個人若能令老刀把子聳然動容，當然絕對不會是個平凡的人物。

老刀把子道：「你也不去？」

這人面上毫無表情，淡淡道：「你說不去的人站起來，我已站起來。」

老刀把子道：「你為什麼不去？」

這人道：「因為我的水靠和魚刺全不見了。」

這句話說出來，陸小鳳也不禁聳然動容，他實在想不到這個平凡呆板的人，就是昔年南海群劍中名聲僅次於白雲城主的六位島主之一。

這個人竟是「飛魚島主」于還！

在陸上，白雲城主是名動天下的劍客，在水裡，他卻絕對比不上于還。

老刀把子的這次任務，顯然也很需要一個水性精熟的人。

只聽「啵」的一聲，他手裡的酒杯突然碎了，粉碎。

也就在這時，一聲慘呼響起，坐在杜鐵心身旁的一個人剛站起來，又倒下去，整個人撲倒在桌上，壓碎了一片杯盞，酒汁四溢。然後大家就看見一股鮮血隨著酒汁溢出，染紅了桌布。

杜鐵心手裡的一雙筷子也早已變成紅的，當然也是被鮮血染紅的。

于還霍然回頭：「你殺了他？」

杜鐵心承認：「這還是我第一次用筷子殺人。」

于還道：「你為什麼殺他？」

杜鐵心道：「因為他知道的秘密已太多，他活著，我們就可能會死。」

他用沾著血的筷子夾了塊干貝，慢慢咀嚼，連眼睛都沒有眨。

「辣手無情」杜鐵心，本來就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于還盯著他，緩緩道：「他知道多少秘密，我也同樣知道，你是不是也要殺了我？」

杜鐵心冷冷道：「是的。」

他還是連眼睛都沒有眨：「不去的人，一個都休想活著走出這屋子。」

于還臉色變了，還沒有開口，已有人搶著道：「這話若是老刀把子說的，我也認命了，可是你──」

他沒有說下去，因為旁邊已忽然有根筷子飛來，從他左耳穿進，右耳穿出。

那個沒有牙的老婆婆手裡的筷子已只剩下一根，正在歎著氣喃喃自語：「雙木橋好走，獨木橋難行，看來我只好用手抓著吃了。」

她果然用手抓起塊排骨來，用僅有的兩個牙齒啃得津津有味。

嘩啦啦一聲響，那耳朵裡穿著筷子的人也倒了下去，壓碎了一片碗盞。

本來站著的人已有幾個想偷偷坐下。

杜鐵心冷冷道：「已經站起來的，就不許坐下。」

朱菲忍不住道：「這是誰的意思？」

杜鐵心道：「是我們大家的意思。」

朱菲遲疑著，終於勉強笑了笑，道：「其實我並不是不想去，只可惜我太胖了，若是我要去，除非把我像麵條一樣搓細點。」

杜鐵心道：「好，搓他！」

那個圓臉大頭的小矮子忽然跳起來，大聲道：「我來搓。」

他的頭大如斗，身子卻又細又小，站著的時候，就像是半截竹筷子插著個圓柿子，實在很滑稽可笑。

朱菲卻笑不出，連臉色都變了，這個人站在他面前就像是個孩子，他卻對這個人怕得要命。

看看他臉上的驚懼之色，再看看這個人的頭，陸小鳳的臉色也變了。

難道這個人就是西方群鬼中，最心黑手辣的「大頭鬼王」司空斗？

他沒有看錯，朱菲果然已喊出了這名字：「司空斗，這件事與你無關，你想幹什麼？」

司空斗道：「我想搓你。」

他手裡也有雙筷子，用兩隻手夾在掌心，就好像已將這雙筷子當作了朱菲，用力搓了幾搓，掌心忽然一股粉末白雪般落下來。

等他攤開手掌，筷子已不見了，他竟用一雙孩子的小手，將這雙可以當作利劍殺人的筷子，搓成了一堆粉末。

朱菲的臉已扭曲，整個人都彷彿軟了，癱在椅子上，可是等到司空斗作勢撲起時，他忽然往桌下一鑽，雙肘膝蓋一起用力，眨眼間已鑽過了七八張桌子，動作之敏捷靈巧，無法形容。

只可惜桌子並不是張張都連接著的，司空斗已飛身而起，十指箕張，看準了他一從桌下鑽出，立刻凌空下擊。

誰知朱菲的動作更快，右肘一挺，又鑽入了對面的桌下。

只聽「噗」的一聲，司空斗十指已洞穿桌面，等他的手拔出來，桌上就多了十個洞。

朱菲索性賴在桌下不出來了，司空斗右臂一掃，桌上的碗盞全被掃落，湯汁酒菜都灑在一個人身上，一個安靜沉默的黑衣老人。

司空斗反手一掌，正想將桌子震散，突聽一個人道：「等一等。」

一雙筷子伸過來，尖端朝上，指著他的脈門，司空斗這一掌若是拍下去，這隻手就休想再動了。

幸好他反應還算快，立刻硬生生的挫住了掌勢。

四個黑衣老者還是安安靜靜的坐在那裡，冷冷的看著他。

司空斗好像直到現在才看見他們，咧開大嘴一笑道：「能不能勞駕四位把桌子下那條肥豬踢出來？」

身上濺了酒汁的黑衣老者冷冷道：「不能。」

司空斗道：「你想護著他？」

黑衣老者道：「你不犯我，我不犯人。」

司空斗道：「誰犯了你？」

黑衣老者道：「你。」

司空斗不笑了：「犯了你又怎麼樣？」

黑衣老者道：「人若是犯我，就不是人。」

司空斗道：「誰不是人？」

黑衣老者道：「你。」

司空斗冷笑道：「我本就不是人，是鬼。」

黑衣老者道：「也不是鬼，是畜生。」

他冷冷的接著道：「我不殺人，只殺畜生，殺一兩個畜生，不能算開殺戒。」

司空斗雙拳一握，全身的骨節都響了起來，圓盆般的臉已變成鐵青色。

老刀把子忽然道：「這個人我還有用，吳先生放他一馬如何？」

黑衣老者沉吟著，終於點頭，道：「好，我只要他一隻手。」

司空斗又笑了，大笑，笑聲如鬼哭。

他左手練的是白骨爪，右手練的黑鬼爪，每隻手上都至少有二十年苦練的功力，要他的一隻手等於要他的半條命。

黑衣老者道：「我就要你的左手。」

司空斗道：「好，我給你！」

「你」字出口，雙爪齊出，一隻手已變得雪白，另一隻手卻變成漆黑。

他已將二十年的功力全都使了出來，只要被他指尖一觸，就算是石人也得多出十個洞。

黑衣老者還是端坐不動，只歎了口氣，長袖流雲般捲出。

只聽「格」的一響，如拗斷蘿蔔，接著又是一聲慘叫。

司空斗的人已經飛了出去，撞上牆壁，當他滑下來就不能動了，雙手鮮血淋漓，十指都已經被拗斷。

黑衣老者歎了口氣，道：「我本來只想要你一隻手的。」

另一個白髮老者冷冷道：「只要一隻手，用不著使出七成力。」

黑衣老者道：「我已有多年未出手，力量已捏不準了，我也高估了他。」

白髮老者道：「所以你錯了，畜生也是一條命，你還是開了殺戒。」

黑衣老者道：「是，我錯了，我佛慈悲。」

四個人同時雙手合什，口誦佛號，慢慢的站了起來，面對老刀把子：「我等先告退，面壁思過三日，以謝莊主。」

老刀把子居然也站起來，道：「是他自尋死路，先生何必自責？」

黑衣老者道：「莊主如有差遣，我等必來效命。」

老刀把子彷彿鬆了口氣，立刻拱手道：「請。」

黑衣老者道：「請。」

四個人同時走出去，步履安詳緩慢，走到陸小鳳面前，忽然停下。

白髮老者忽然問道：「陸公子可曾見到苦瓜上人？」

陸小鳳道：「去年見過幾次。」

白髮老者道：「上人妙手烹調，做出的素齋天下第一，陸公子的口福想必不淺。」

陸小鳳道：「是的。」

白髮老者道：「那麼他的身子想必還健朗如前。」

陸小鳳道：「是的。」

白髮老者雙手合什，道：「我佛慈悲，天祐善人──」

四個人同時口誦佛號，慢慢的走了出去，步履還是那麼安穩。

陸小鳳的腳卻已冰冷。

他終於想出了這四個人的來歷，看到老刀把子對他們的恭謹神情，看到那一手流雲飛袖的威力，看到他們佛家禮數，他才想起來的。

他以前一直想不出，只因為他們已蓄了頭髮，易了僧衣，他當然不會想到他們是出家的和尚，更想不到他們就是少林寺的五羅漢。

五羅漢本是嫡親的兄弟，同時削髮為僧，投入少林，現在只剩下四個人，因為大哥無龍羅漢已死了。

他們在少年時就已縱橫江湖，殺人無數，人稱「龍、虎、獅、象、豹」五惡獸，每個人的一雙手上都沾滿血腥。

可是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惡名昭彰的五惡獸，從此變成了少林寺的五羅漢，無龍、無虎、無獅、無象、無豹，只有一片佛心。

無龍執掌藏經閣，儼然已有護法長老的身份，卻不知為了什麼，一夕忽然大醉，翻倒燭台，幾乎將少林的中心重地藏經閣燒成一片平地。

掌門方丈震怒之下，除了罰他面壁十年之外，還責打了二十戒棍，無龍受辱，含恨而死。手足連心，剩下的四羅漢的佛心全部化作殺機，竟不惜蹈犯天條，去刺殺掌門。

江湖中人只知道他們那一次行刺並未得手，卻沒有人知道他們生死下落，更沒有人知道早已洗心革面的無龍羅漢，怎麼會忽然大醉的？

這件事已成了武林中的疑案之一，正如誰也不知道石鶴怎麼會被逐出武當的。

可是陸小鳳現在卻已知道，無龍的大醉，必定和苦瓜和尚有關──要吃苦瓜和尚那天下無雙的素席，總是難免要喝幾杯的。

他們剛才再三探問苦瓜和尚的安好，想必就是希望他還活著，他們才好去親手復仇。

剛才無豹乍一出手，就令人骨折命斃，可見他心中的怨毒已積了多深。

他們最恨的卻還不是苦瓜，而是少林，就正如石鶴恨武當，高濤恨鳳尾幫一樣。

巴山礦藏極豐，而且據說還有金砂，顧飛雲當然想將顧家道觀的產業，從他的堂弟小顧道人手中奪回來。

海奇闊在海上已不能立足，當然想從水上飛手裡奪取長江水面的霸業。

杜鐵心與丐幫仇深如海，那紫面長髯的老者，很可能就是昔年和高行空爭奪雁蕩門戶的「百勝刀王」關天武。

老刀把子這一次行動，正好將他們的冤家對頭一網打盡，他們當然會全力以赴。

可是這些人大都已是一派宗主的身份，平日很難相聚，他們的門戶所在地，距離又很遠，怎麼能在一次行動中就將他們一網打盡？

老刀把子已經在解釋：「四月十三日是已故去的武當掌門梅真人的忌日，也是石雁接掌門戶的十週年慶典，據說他還要在這一天，立下繼承武當道統的長門弟子。」他冷笑著，接著道：「到了那一天，武當山當然是冠蓋雲集，熱鬧得很，鐵肩和王十袋那些人，也一定都是會中的貴賓。」

「我們是不是已決定在那一天動手？」這句話陸小鳳本來也想問的，杜鐵心卻搶先問了出來。

老刀把子點點頭，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在四月十二日之前，就趕到武當去。」

可是他們這些人若是同時行動，用不著走出這片山區，就一定已轟動武林。

這次行動絕對機密，絕不能打草驚蛇。

「所以我們不但要分批去，而且每個人都要經過易容改扮。」

這些事老刀把子早已有了極周密的計劃。

管家婆道：「行事的細節，由我為各位安排，完全用不著各位操心。」

老刀把子道：「我可以保證，負責各位易容改扮的，絕對是天下無雙的好手，雖不能將各位脫胎換骨，改造成另外一個人，卻絕對可以讓別的人看不出各位的本來面目。」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怎麼樣將兵刃帶上山去？」

沒有人能帶兵刃上武當山，所有的武器都要留在解劍池旁的解劍巖上。

老刀把子道：「但是我也可以保證，在那天晚上出手之前，每個人都可以到雪隱去找到一件自己稱手的兵刃。」

婁老太太剛啃完一條雞腿，就搶著問：「雪隱在哪裡？」

老刀把子笑道：「雪隱就是隱所，也就是廁所的意思。」

婁老太太又問：「明明是廁所，為什麼偏偏要叫雪隱？」

老刀把子道：「這是方外人用的名詞，它的來歷有兩種說法。」

──「雪」就是雪竇山的明覺禪師，「隱」是杭州的靈隱寺，因為雪竇曾經在靈隱寺司廁職，所以寺剎即以雪隱稱廁。

──因為福州的神僧雪峰義存，是在打掃隱所中獲得大悟的，故有此名。

婁老太太還想再問，管家婆已送了盤燒雞過去，讓她用雞腿塞住她自己的嘴。

要怎樣才能塞住于還那些人的嘴？他們知道的秘密豈非已太多了？

這些人的臉上已全無血色，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處理這種事通常只有一種法子！

只有死人才不會洩漏秘密。

要想在死中求活，通常也只有一種法子：「你要殺我滅口，我就先殺了你！」

于還突然躍起，就像是條躍出水面的飛魚。

他的飛魚刺有五對，葉靈只偷了四對，剩下的一對就在他衣袖裡，現在已化作了兩道閃電，直打老刀把子。

老刀把子沒有動，他身後的石鶴卻動了，七星皮鞘中的長劍已化作飛虹。

飛虹迎上了閃電，「叮，叮」兩聲響，閃電突然斷了，兩截鋼刺半空中落了下來，飛虹也不見了，劍光已刺入于還的胸膛。

他看看手裡剩下的兩截飛魚刺，再看看從前胸直刺而入的劍鋒，然後才抬起頭，看著面前這個沒有臉的人，好像還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石鶴也在冷冷的看著他，忽然問道：「我這一劍比葉孤城的天外飛仙如何？」

于還咬著牙，連一個字都沒有說，扭曲的嘴角卻露出種譏嘲的笑意，彷彿是在說：「葉孤城已死了，你就算比他強又如何？」

石鶴懂得他的意思，握劍的手突然轉動，劍鋒也跟著轉動。

于還的臉立刻扭曲，忽然大吼一聲，撲了上來，一股鮮血標出，劍鋒已穿胸而過。

陸小鳳不忍再看，已經站起來的，還有幾個沒有倒下，他不能看著他們一個個死在眼前。

他悄悄的站起來，悄悄的走了出去。

霧又濕又冷，他深深的吸入了一口，將冷霧留在胸膛裡。他必須冷靜。

「你不喜歡殺人？」

這是老刀把子的聲音，老刀把子也跟著他走了出來，也在呼吸著這冷而潮濕的霧氣。

陸小鳳淡淡道：「我喜歡喝酒，可是看別人喝酒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沒有回頭去看老刀把子，但是他聽得出老刀把子聲音裡帶著笑意，顯然對他的回答覺得很滿意。

老刀把子已在說：「我也不喜歡看，無論什麼事，自己動手去做總比較有趣些。」

陸小鳳沉默著，忽然笑了笑，道：「有些事你卻好像並不喜歡自己動手。」

老刀把子道：「哦？」

陸小鳳道：「你知道葉靈偷了于還的水靠和飛魚刺，你也知道她去幹什麼，但你卻沒有阻止。」

老刀把子承認：「我沒有。」

陸小鳳道：「你不讓我去救葉雪，你自己也不去，為什麼讓她去？」

老刀把子道：「因為我知道葉凌風絕不會傷害她的。」

陸小鳳道：「你能確定？」

老刀把子點點頭，聲音忽然變得嘶啞：「因為她才是葉凌風親生的女兒。」

陸小鳳又深深吸了口氣，好像完全沒有注意到他聲音裡露出的痛苦和仇恨：「還有一件事，你好像也不準備自己動手。」

老刀把子在等著他說下去。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要石鶴去對付武當石雁，虎豹兄弟們對付少林鐵肩？」

老刀把子道：「那是他們自己的仇恨，他們本就要自己去解決。」

陸小鳳道：「杜鐵心能對付王十袋？」

老刀把子道：「這些年來，他武功已有精進，何況還有婁老太太做他的助手。」

陸小鳳道：「小顧道人應該不是表哥的對手，水上飛對海奇闊你買誰贏？」

老刀把子道：「長江是個肥地盤，水上飛已肥得快飛不動了，無論是在陸上還是在水裡，我都可以用十對一的盤口，賭海奇闊贏。」

陸小鳳道：「可是關天武卻已敗在高行空手下三次。」

老刀把子道：「那三次都有人在暗中助了高行空一臂之力。」

陸小鳳道：「是什麼人？」

老刀把子冷笑道：「你應該想得到的，高行空縱橫長江，武當掌門的忌日，干他什麼事？他為什麼要巴巴的趕去？」

難道是武當弟子在暗中出手的？雁蕩的門戶之爭，武當弟子為什麼要去多管閒事？

陸小鳳並不想問得太多，又道：「那麼現在剩下的就只有鷹眼老七了，就算管家婆管不住他，再加上一個花魁就足足有餘。」

老刀把子道：「花魁還有別的任務，高濤也用不著幫手。」

陸小鳳道：「所以主要的七個人都已有人對付，而且都已十拿九穩。」

老刀把子道：「十拿十穩。」

陸小鳳笑了笑，道：「那麼你準備要我幹什麼？去對付那些掃地洗碗的火工道人？」

老刀把子道：「我要你做的事，才是這次行動的成敗關鍵。」

陸小鳳道：「什麼事？」

老刀把子也笑了笑，道：「現在你知道已夠多了，別的事到四月十二的晚上，我再告訴你。」他拍了拍陸小鳳的肩：「所以今天晚上你不妨輕鬆輕鬆，甚至可以大醉一場，因為你明天可以整整睡上一天。」

陸小鳳道：「我要等到後天才下山？」

老刀把子道：「你是最後一批下山的。」

陸小鳳道：「我那批人裡面還有誰？」

老刀把子道：「管家婆、表哥、鉤子，和柳青青。」他又笑了笑，道：「好戲總是要等到最後才登場的，你們當然要留在最後。」

陸小鳳淡淡道：「何況有他們跟著我，我至少不會半途死在別人手裡。」

老刀把子的笑聲更愉快，道：「你放心，就算你在路上遇見了西門吹雪，他也絕對認不出你。」

陸小鳳道：「因為要為我易容改扮的那個人，是天下無雙的妙手。」

老刀把子笑道：「一個人若能將自己扮成一條狗，你對他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他說的是犬郎君。

犬郎君的任務就是將每個人的容貌改變得讓別人認不出來。

任務完成了之後？

──我只不過要你走的時候帶我走。

陸小鳳終於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當然已看出自己的危機。

老刀把子仰面向天，長長吐出口氣，耕耘的時候已過去，現在只等著收穫，他彷彿已能看見果實從枝頭長出來。

一顆顆果實，就是一顆顆頭顱。

陸小鳳忽然轉臉看著他，道：「你呢？所有的事都有人做了，你自己準備做什麼？」

老刀把子道：「我是債主，我正準備等著你們去替我把賬收回來。」

陸小鳳道：「武當欠了石鶴一筆賬，少林欠了虎豹兄弟，誰欠你的？」

老刀把子道：「每個人都欠我的。」他又拍了拍陸小鳳的肩，微笑著道：「你豈非也欠了我一點？」

陸小鳳也長長吐出口氣，可是那團又冷又潮濕的霧，卻好像還留在他胸膛裡。

他知道無論誰欠了老刀把子的債，遲早都要加倍奉還的。他只怕自己還不起。

犬郎君躺在床上，眼睜睜看著屋頂。

他實在很想睡一下，他已經閉上眼睛試過很多次，卻偏偏睡不著。

狡兔死，走狗烹。現在他就覺得自己好像已經在鍋裡，鍋裡的湯已經快煮沸了，他怎麼睡得著？

夜深人靜，窗子上突然「格」的一響，一個人風一般掠入了窗戶，是陸小鳳。

犬郎君還沒有出聲，陸小鳳已掩住了他的嘴：「這棟屋子裡只有你一個人？」

只有他一個人，誰也不願住在一棟到處掛滿了狗皮和人皮的屋子裡，誰也受不了爐子上的銅鍋裡散發出的那一陣陣膠皮惡臭氣。

易容改扮並不是別人想像中那麼輕鬆愉快的事，想做一張完好無缺的人皮面具，不但要有一雙靈巧穩定的手，還得要有耐心。

陸小鳳已被那一陣陣惡臭熏得皺起了眉，忍不住道：「你在煮什麼？」

犬郎君道：「煮牛皮膠，人皮面具一定要用牛皮膠貼住才不會掉。」

陸小鳳道：「人皮面具？你真的用人皮做面具？」

犬郎君道：「一定要用人皮做的面具貼在臉上，才能完全改變一個人臉上的輪廓，而且每一張人皮面具都要先依照那個人的臉打好樣子。」他忽然對陸小鳳笑了笑，道：「我也照你的臉形做好了一張。」

陸小鳳苦著臉道：「也是人皮的？」

犬郎君道：「貨真價實的人皮。」

陸小鳳道：「你一共做了多少張？」

犬郎君道：「三十一張。」他又補充著道：「除了老刀把子外，每個人都有一張。」

老刀把子為什麼不必易容改扮？難道他到了武當還能戴著那簍子般的竹笠？

陸小鳳道：「這些人經過易容後，臉上是不是還留著一點特殊的標誌？」

犬郎君道：「一點都沒有。」

陸小鳳道：「如果大家彼此都不認得，豈非難免會殺錯人？」

犬郎君道：「絕不會。」

陸小鳳道：「為什麼？」

犬郎君道：「因為每一批下山的人的任務都不同，有的專對付武當道士，有的專對付少林和尚，只要這組人能記住彼此間易容後的樣子，就不會殺到自己人身上來了。」

陸小鳳沉吟著，忽然壓低聲音，道：「你能不能在每批人臉上都留下一點特別的記號？譬如說，一點麻子，或者是一顆痣。」

犬郎君看著他，眼睛裡帶著一種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悄悄的問：「你有把握能帶我一起走？」

陸小鳳道：「我有把握。」

犬郎君吐出口氣，道：「你答應了我，我當然也答應你。」

陸小鳳道：「你準備怎麼做？」

犬郎君眨了眨眼，道：「現在我還沒有想出來，等我們一起走的時候，我再告訴你。」

這裡每個人好像跟老刀把子一樣，除了自己外，絕不相信任何人。有時他們甚至連自己都不信任。

犬郎君忽又問道：「花寡婦是不是跟你一批走？」

陸小鳳道：「大概是的。」

犬郎君道：「你想讓她變成什麼樣子？是又老又醜？還是年輕漂亮？」

陸小鳳道：「越老越好，越醜越好。」

犬郎君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沒有人相信陸小鳳會跟一個又老又醜的女人在一起的，所以也沒有人會相信我就是陸小鳳。」

犬郎君道：「所以她越老越醜，你就越安全，不但別人認不出你，你自己也可以不動心。」他眨著眼笑道：「這幾天你的確要保持體力，若是跟一個年輕漂亮的寡婦在一起，要保持體力就很不容易了。」

陸小鳳看著他，冷冷道：「你知道你的毛病是什麼？」

犬郎君搖搖頭。

陸小鳳道：「你的毛病就是太多嘴。」

犬郎君賠笑道：「只要你帶我走，這一路我保證連一個字都不說。」

陸小鳳道：「就算你想說，我也有法子讓你說不出來。」

犬郎君忍不住問：「你有什麼法子？」

陸小鳳道：「我是個告老歸田的京官，不但帶著好幾個跟班隨從，還帶著一條狗。」他微笑著，又道：「你就是那條狗，狗嘴裡當然是說不出人話來的。」

犬郎君瞪著他看了半天，終於苦笑，道：「不錯，我就是那條狗，只求你千萬不要忘記，我這條狗只能吃肉，不啃骨頭。」

陸小鳳道：「可是你最好也不要忘記，不聽話的狗非但要啃骨頭，有時還要吃屎。」

他大笑著走出去，忽又回頭：「葉雪和葉靈本應該在第幾批走的？」

犬郎君道：「我也不知道，老刀把子給我的名單上，根本沒有她們姐妹的名字。」

夜更深。

陸小鳳在冷霧中坐下來，心裡在交戰──現在是到沼澤中去找她們姐妹？還是去大醉一場？

他的選擇是大醉一場。

就算不去找她們，也不是一定要醉的，可是他醉了，爛醉如泥。

他為什麼一定要醉？

難道他心裡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苦衷？

四月初三，下午，多霧。

陸小鳳醒來時，只覺得頭疼如裂，滿嘴發苦，而且情緒十分低落，就好像大病一場。

他醒了很久才睜開眼，一睜開眼就幾乎跳了起來。

婁老太太怎麼會坐到他床頭來的？而且還一直在盯著他？

他揉了揉眼睛，才看出這個正坐在他床頭咬蠶豆的老太婆並不是婁老太太，可是也絕不會比婁老太太年輕多少。

「你是誰？」

他忍不住要問，這老太太的回答又讓他大吃一驚。

「我是你老婆。」老太太咧開乾癟了的嘴冷笑：「我嫁給你已經整整五十年，現在你想不認我做老婆也不行了。」

陸小鳳吃驚的看著她，忽然大笑，笑得在床上直打滾。

這老太太竟是柳青青，他還聽得出她的聲音。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

「因為那個王八蛋活見了鬼，我想要年輕一點，他都不答應。」

柳青青用力咬著蠶豆，恨恨道：「現在我變成這個樣子，你是不是很高興？」

陸小鳳故意眨了眨眼，道：「我為什麼要高興？」

柳青青道：「因為你本來就希望我越老越好，越醜越好，因為你本來就一直在逃避我，好像生怕我活活的把你吞下去。」

陸小鳳還是裝不懂：「為什麼要逃避你？」

柳青青道：「你若不是在逃避我，為什麼每天都喝得像死人一樣？」她冷笑著，又道：「其實我也知道你不敢碰我，可是我又有點奇怪，要你每天晚上跟我這麼樣一個老太婆睡覺，你怎麼受得了？」

陸小鳳坐了起來，道：「我為什麼要每天晚上跟你睡覺？」

柳青青道：「因為你是告老歸田的京官，我就是你老婆，而且是個出名的醋罈子。」

陸小鳳說不出話來了。

柳青青道：「我還有個好消息告訴你，我們的兒子也一直跟在我們身邊的。」

陸小鳳又吃了一驚：「我們的兒子是誰？」

柳青青道：「是表哥。」

陸小鳳忽然倒了下去，直挺挺的倒在床上，連動都不會動了。

柳青青大笑，忽然撲在他身上，吃吃的笑道：「我的人雖老，心卻不老，我還是每天都要的，你想裝死都不行。」

陸小鳳苦笑道：「我絕不裝死，可是你若要我每天都跟你這麼樣一個老太婆做那件事，我就真的要死了。」

柳青青道：「你可以閉起眼睛來，拚命去想我以前的樣子。」她已笑得喘不過氣：「何況你們男人不是常常喜歡說，只要閉起眼睛來，天下的女人就都是一樣的。」

現在陸小鳳總算明白自作自受是什麼意思了。

這個洞本來是他自己要挖的，現在一頭栽進去的，偏偏就是他自己。

犬郎君來的時候，柳青青還在喘息。

看著一個老掉了牙的老太太，少女般的躺在一個年輕男人身旁喘息，如果還能忍得住不笑出來，這個人的本事一定不小。犬郎君的本事就不小。

他居然沒有笑出來，居然能裝作沒有看見，可是等到陸小鳳站起來，他卻忽然向陸小鳳擠了擠眼睛，好像在問：「怎麼樣！」

陸小鳳簡直恨不得將他這雙眼珠挖出來，送給柳青青當蠶豆吃。

幸好他還沒有動手，門外已有個比柳青青和婁老太太加起來都老的老太婆伸進頭來，賠著笑道：「老爺和太太最好趕緊準備，我們天一亮就動身。」

這個人當然就是管家婆。

又有誰能想得到，昔年不可一世的鳳尾幫內三堂的高堂主，竟會變成這副樣子？

陸小鳳又覺得比較愉快了，忽然大聲道：「我那寶貝兒子呢？快叫他進來給老夫請安。」

看起來好像又年輕了二十歲的表哥，只好愁眉苦臉的走進來。

陸小鳳板著臉道：「在京裡做官的人，家規總是比較嚴的，就算在路上，也馬虎不得，所以你以後每天都要來跟我磕頭請安，你知不知道？」

表哥只有點頭。

陸小鳳道：「既然知道，還不趕緊跪下去磕頭？」

看著表哥真的跪了下去，陸小鳳的心情更好了，不管怎麼樣，做老子總比做兒子愉快得多。

這一路上他當然也不會寂寞，除了老婆外，他還有個兒子，有個管家，有個管家婆。

他甚至還有一條狗。

「不能帶這條狗去！」

海奇闊斷腕上的鉤子已卸下來，光禿禿的手腕在沒有用衣袖掩蓋著的時候，顯得笨拙而滑稽。

他的表情卻很嚴肅，態度更堅決：「我們絕不能帶他去。」

陸小鳳道：「這也是老刀把子的命令？」

海奇闊道：「當然是。」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準備殺了他？」

海奇闊道：「是。」

現在犬郎君的任務已結束，他們已用不著對他有所顧忌。

陸小鳳道：「誰動手殺他？」

海奇闊道：「我。」

陸小鳳道：「你不用鉤子也可以殺人？」

海奇闊道：「隨時都可以。」

陸小鳳道：「好，那麼你現在就先過來殺了我吧。」

海奇闊臉色變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淡淡道：「我的意思很簡單，他去，我就去，他死，我就死。」

他當然不能死。

海奇闊看看表哥，表哥看看管家婆，管家婆看看柳青青。

柳青青看看犬郎君，忽然問道：「你是公狗？還是母狗？」

犬郎君道：「是公的。」

柳青青道：「有些狗晚上喜歡睡在主人的床旁邊，你呢？」

犬郎君道：「我喜歡睡在門口，而且一睡就像死狗一樣，什麼都聽不見。」

柳青青笑了：「只要不是母狗，隨便你想帶多少去，我都不反對。」

陸小鳳道：「有沒有人反對的？」

海奇闊歎了口氣，道：「沒有。」

管家婆立刻道：「半個人都沒有。」

陸小鳳看看表哥：「你呢？」

表哥笑了笑，道：「我是個孝子，我比狗還聽話十倍。」

所以我們的陸大爺就帶著四個人和一條狗，浩浩蕩蕩的走出了幽靈山莊。

這已是他第二次離開這地方，他知道自己這一次是絕不會再回來了。

## 第十三回 鬼 屋

四月初五，晴。

陸小鳳正對著一面擦得很亮的銅鏡微笑。

看到鏡子裡的人居然不是自己，這種感覺雖然有點怪怪的，卻很有趣。

鏡子裡這個老人當然沒有本來那麼英俊，看起來卻很威嚴，很有氣派，絕不是那種酒色過度，一條腿已進了棺材的糟老頭。

這一點無疑使他覺得很愉快，唯一的遺憾就是不能洗臉。

所以他只能用著毛巾象徵性在臉上擦了擦，再痛痛快快的漱了口，再轉過頭看看床上的老太婆。

他搖著頭歎氣道：「犬郎君的確應該讓你年輕一點的，現在你看來簡直像我的媽。」

柳青青咬著牙，恨恨道：「是不是別人隨便把你弄成個什麼樣的人，你都一樣能夠自我陶醉的？」

陸小鳳笑了，大笑。

這時，那條聽話的狗已搖著尾巴進來了，孝順的孩子也已趕來磕頭請安。

陸小鳳更愉快，他笑道：「今天你們都很乖，我請你們到『三六九』去吃火腿乾絲和小籠湯包去。」

「三六九」的湯包小巧玲瓏，一籠二十個，一口吃一個，吃上個三五籠也不嫌多。

連陸大爺的狗都吃了三籠，可是他的管家婆卻只能站在後面侍候著。

在京裡做官的大老爺們，規矩總是比別人大的。

店裡的跑堂在旁邊看著只有搖頭，用半生不熟的蘇州官話搭訕著道：「看來能在大老爺家裡做條狗也是好福氣的，比好些人都強得多了。」

陸小鳳正在用自己帶來的銀牙籤剔著牙，嘴裡嘖噴的直響，忽然道：「你既然喜歡它，為什麼不帶它出去溜溜，隨便在外面放泡野屎，回來老爺有賞。」

跑堂的遲疑著，看看管家和管家婆：「這位管家老爺不去？」

陸小鳳道：「他不喜歡這條狗，所以這條狗就喜歡咬他。」

跑堂的害怕了：「這位老爺喜不喜歡咬別人的？」

陸小鳳從鼻孔裡哼了一聲，道：「別人就算請它咬，它還懶得張口哩。」

大老爺的夫人也在旁邊開了腔：「我們這條狗雖然不咬人，也不啃骨頭，可就是有點喜歡吃屎，你最多只能讓它舐一舐，千萬不能讓它真的吃下去，它會鬧肚子的。」

跑堂的只有賠笑著，拉起牽狗的皮帶，小心翼翼的帶著這位狗老爺散步去了。

管家看看管家婆，管家婆看看孝子，孝子看看老太太。

老太太微笑道：「你放心，你老子這條狗是乖寶貝，絕對不會跑的，而且它就算會跑，也跑不了。」

孝子忍不住問：「為什麼？」

老太太道：「因為你也要跟著它去，它拉屎的時候，你也得在旁邊等著。」

表哥果然聽話得很，站起來就走。

陸小鳳笑了，微笑著道：「看來我們這個兒子倒真是孝子。」

陸小鳳有個毛病，每天吃早點之後，好像都一定要去方便方便。他的酒喝得太多，所以腸胃不太好。

老太太就算是個特大號的醋罈子，盯人的本事再大，至少老爺在方便的時候，她總不能在旁邊盯著的。

可是一條狗要盯著一個人的時候，就沒有這麼多顧忌了，不管你是在方便也好，是不方便也好，它都可以跟著你。

所以陸小鳳每次要方便的時候，犬郎君都會搖著尾巴跟進去。

今天也不例外。

陸小鳳一蹲下去，他就立刻壓低聲音道：「那個跑堂的絕不是真的跑堂。」

沒有反應，陸小鳳根本不睬他。

犬郎君道：「他的輕功一定很高，我從他的腳步聲就可以聽得出來。」

還是沒有反應。就像大多數人一樣，陸小鳳在方便的時候，也是專心一意，全神貫注的。

犬郎君又道：「而且我看他一定還是易容的高手，甚至比我還高。」

陸小鳳忽然道：「你知不知道你是個什麼？你是個妖怪。」

犬郎君怔了怔：「妖怪？」

陸小鳳道：「一條狗居然會說話，不是妖怪是什麼？」

犬郎君道：「可是──」

陸小鳳不讓他說下去，又問道：「你知不知道別人怎麼對付妖怪的？」

犬郎君搖搖頭。

陸小鳳冷冷道：「不是活活的燒死，就是活活的打死。」

犬郎君連一個字都不敢再說，就乖乖的搖著尾巴溜了。

陸小鳳總算輕鬆了一下，對他來說，能一個人安安靜靜的坐下來，就算是坐在馬桶上，也算是種享受，而且是種很難得的享受，因為他忽然有了個會盯人的老婆。

他出去的時候，才發現柳青青已經在外面等著，而且像已等了很久，地上的蠶豆殼已有一大堆。

陸小鳳忍不住道：「你是喜歡看男人方便？還是喜歡嗅這裡的臭氣？」

柳青青道：「我只不過有點疑心而已。」

陸小鳳道：「疑心什麼？」

柳青青道：「疑心你並不是真的想方便，只不過想藉機避開我，跟你的狗朋友說悄悄話。」

陸小鳳道：「所以你就坐在外面聽我是不是真的方便了？」

柳青青笑道：「現在我才知道，這種聲音實在不太好聽。」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幸好他是條公狗，若是母狗，那還了得？」

柳青青淡淡道：「若是條母狗，現在他早已是條死狗了。」

四月初六，時晴多雲。

管家婆的簿子上記著：

「早點在城東奎元館吃的，其間又令人溜狗一次，來回約半個時辰。」

「溜狗的堂倌姓王，當地土生土長，幹堂倌已十四年，已娶妻，有子女各一」。

「此人已調查確實，絕無疑問。」

這簿子當然是要交給老刀把子看的。

海奇闊卻反對：「不行，不能這麼寫。」

管家婆道：「為什麼不能？」

海奇闊道：「我們根本就不該帶這條狗來，更不該讓他找別人去溜狗，老刀把子看了，一定會認為其中有問題。」

管家婆道：「你準備怎麼辦？」

海奇闊冷笑，道：「這條狗若是條死狗，豈非就沒問題了？」

管家婆道：「你不怕陸小鳳？」

海奇闊道：「活狗已經變成了死狗，就好像生米已煮成熟飯一樣，他能把我怎麼樣？」

管家婆吐出口氣，道：「卻不知這條活狗，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變成死狗？」

海奇闊道：「快了。」

管家婆道：「明天你去溜狗？」

海奇闊歎了口氣，道：「這好像還是我生平第一次做這種事。」

管家婆道：「是不是最後一次？」

海奇闊道：「是的，絕對是的。」

四月初七，晴。

海奇闊已牽著狗走了很遠，好像沒有回頭的意思。

表哥跟在後面，忍不住道：「你幾時變成這樣喜歡走路的？」

海奇闊道：「剛才。」

表哥道：「現在你準備走到哪裡去？」

海奇闊道：「出城去。」

表哥道：「出城去幹什麼？」

海奇闊道：「一條狗死在路上，雖然是件很平常的事，狗皮裡若是忽然變出個人來，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

表哥道：「這種事當然是絕不能讓別人看見的。」

海奇闊道：「所以我要出城去。」

他緊緊握著牽狗的皮帶，表哥的手也握住了衣袂下的劍柄。

這條狗不但聽得懂人話，而且還是個暗器高手，如果狗沒有死在人手裡，人反而死在狗手裡了，那才真的是笑話。

誰知這條狗居然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表哥道：「你知不知道狗肚子裡在打什麼鬼主意？」

海奇闊道：「我只知道這附近好像已沒有人了。」

表哥道：「簡直連條人影都沒有。」

海奇闊忽然停了下來，看著這條狗，歎息著道：「犬兄犬兄，我們也曾在一起吃過飯，喝過酒，總算也是朋友，你若有什麼遺言後事，也不妨說出來，只要我們能做的，我們一定替你做。」

狗在搖尾巴，汪汪的直叫。

海奇闊道：「你搖尾巴也沒有用，我們還是要殺了你。」

表哥道：「可是我保證絕不會把你賣到掛著羊頭的香肉店去。」

海奇闊還在歎著氣，醋缽般大的拳頭已揮出，一拳打在狗頭上，拳頭落下，立刻聽見了骨頭碎裂的聲音。

這條狗狂吠一聲，居然還能撐起來，表哥的劍卻已刺入了它的脖子。

鮮血飛濺，海奇闊凌空掠起，等他落下來時，活狗就已變成了死狗。

海奇闊鬆了口氣，笑道：「看來殺狗的確比殺人輕鬆得多。」

表哥卻沉著臉，忽然冷笑道：「只怕我們殺的真是條狗。」

海奇闊吃了一驚，立刻俯下身，想剝開狗皮來看看。

狗皮裡面也是狗，這條狗竟不是犬郎君。

海奇闊臉色變了，道：「我明明看見的。」

表哥道：「看見什麼？」

海奇闊道：「看見犬郎君鑽進這麼樣一張狗皮裡去，就變成了這麼樣一條狗。」

表哥冷冷道：「狗有很多種，同種的狗樣子都差不多的。」

海奇闊道：「那麼犬郎君到哪裡去了？這條狗又是怎麼來的？」

表哥道：「你為什麼不去問陸小鳳？」

廁所外面居然又有人在等著，陸小鳳剛走到門口，連褲帶都沒有繫好，就看見了海奇闊。

海奇闊的樣子，看來就像是已經憋不住了，一泡屎已拉在褲襠裡。

陸小鳳歎了口氣，喃喃道：「為什麼我每次方便的時候，外面都有人在排隊，難道大家都吃錯了藥，都在拉肚子？」

海奇闊咬著牙，恨恨道：「我倒沒有吃錯藥，只不過殺錯了人。」

陸小鳳好像吃了一驚，道：「你殺了誰？」

海奇闊道：「我殺了一條狗。」

陸小鳳道：「你殺的究竟是人？還是狗？」

海奇闊道：「我殺的那條狗本來應該是個人的，誰知它竟真的是條狗，狗皮裡面也沒有人。」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狗就是狗，狗皮裡面當然只有狗肉和狗骨頭，當然不會有人！」他歎息著，拍了拍海奇闊的肩：「最近你一定太累了，若是還不好好的去休息休息，說不定真會發瘋的。」

海奇闊看樣子好像真的要被氣瘋了，忽然大叫道：「犬郎君呢？」

陸小鳳淡淡道：「他既不是我兒子，又不是我的管家，我怎麼知道他在哪裡？」

海奇闊道：「可是一定要帶他下山來的卻是你。」

陸小鳳道：「我只不過說要帶條狗下山，並沒有說要帶犬郎君。」他又拍了拍海奇闊，微笑道：「現在你雖然殺了我的狗，可是我並不想要你償命，不管怎麼樣，一個好管家總比一條狗有用得多，何況，我也不忍讓管家婆做寡婦。」

海奇闊已氣得連話都說不出。

陸小鳳終於已繫好褲帶，施施然走了，走出幾步又回頭，帶著笑道：「這件事你一定要告訴老刀把子，他一定會覺得很有趣的，說不定還會重重的賞你一樣東西。」

他笑得實在有點不懷好意：「你想不想得出他會賞你樣什麼東西呢？」

海奇闊已想到了。

不管那是樣什麼東西，都一定是很重很重的，卻不知是重重的一拳？還是重重的一刀。

海奇闊忽然大笑，道：「我總算想通了。」

陸小鳳道：「想通了什麼？」

海奇闊道：「我殺的既然是條狗，死的當然也是條狗，不管那是條什麼樣的狗都一樣，反正都已是條死狗。」他眨了眨眼，微笑道：「連人死了都是一樣的，何況狗？」

陸小鳳也大笑，道：「看來這個人好像真的想通了。」

四月初八，晴時多雲偶陣雨。

今天管家婆簿子上的記載很簡單：「趕路四百里，狗暴斃。」

四月初九，陰。

沒有雨，只有陰雲，一層層厚厚的陰雲掩住了日色，天就特別黑得早。

荒僻崎嶇的道路上渺無人煙，除了亂石和荒草外，什麼都看不見。

「我們怎麼會走到這裡來了？」

「因為趕車的怕錯過宿頭，所以要抄近路。」

「這條是近路？」

「本來應該是的，可是現在──」管家婆歎了口氣，苦笑道：「現在看來卻好像是迷了路。」

現在本來已到了應該吃飯的時候，他們本來已應該洗過臉，漱過口，換上了乾淨舒服的衣裳，坐在燈光輝煌的飯館裡吃正菜前的冷盤。可是現在他們卻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迷了路。

「我餓了，餓得要命。」柳青青顯然不是個能吃苦的人：「我一定要吃點東西，我的胃一向不好。」

「假如你真的一定要吃點東西，就只有像羊一樣吃草。」

柳青青皺起了眉：「車上難道連一點吃的都沒有？」

「非但沒有吃的，連水都沒有。」

「那我們怎麼辦？」

「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餓著。」

柳青青忽然推開門，跳下車：「我就不信沒有別的辦法，我去找。」

「找什麼？」

「無論什麼樣的地方都有人住的，這附近一定也有人家。」柳青青說得好像很有把握，其實心裡連一點把握都沒有。

可是她肯去找，她不能不去找。因為她不能吃苦，不能挨餓。

無論你要找的是什麼，只有肯去找的人，才會找得到。

世上本就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第一個發明車輛的人，一定是懶得走路的人，就因為人們不願吃苦，所以人類的生活才會進步。

她肯去找，所以她找到了。

山坳後的山坡下，居然真的有戶人家，而且是很大的一戶人家。

事實上，你無論在任何地方都很難找到這麼大一戶人家。

在黑暗中看來，山坡上的屋頂就像是陰雲般一層層堆積著，寬闊的大門最少可以容六匹馬並馳而入。

可是門上的朱漆已剝落，門也是緊閉著，最奇怪的是，這麼大的一戶人家，竟幾乎完全看不見燈火。

據說一些無人的荒野中，經常會有鬼屋出現的，這地方難道就是棟鬼屋？

「就算真的是鬼屋，我也要進去看看。」柳青青只怕挨餓，不怕鬼。

她已經在敲門，將門上的銅環敲得比敲鑼還響，門裡居然還是完全沒有回應。

她正準備放棄的時候，門卻忽然開了，開了一線，一線燈光照出來，一個人站在那燈光後的黑暗中，冷冷的看著她。

陰森森的燈光，照花了她的眼睛，等到她看清這個人時，就再也不敢看第二眼。

這個人實在不像一個人，卻也不像鬼，若說他是人，一定是個泥人，若說他是鬼，也只能算是個用泥塑成的鬼。

他全身上下都是泥，臉上、鼻子上、眉毛上，甚至連嘴裡都好像被泥塞住。

幸好他還會笑。

看見柳青青臉上的表情，他就忽然大笑了起來，笑得臉上的乾泥「噗落噗落」往下直掉。

無論是人是鬼，只要還會笑，看來就比較沒有那麼可怕了。

柳青青終於壯起膽子，勉強笑道：「我們迷了路──」

她只說了一句，這人就打斷了她的話：「我知道你們迷了路，若不是迷了路的人，怎會跑到這鬼地方來？」他笑得很愉快：「可是老太太你用不著害怕，這裡雖然是個鬼地方，但我卻不是鬼，我不但是個人，而且還是個好人。」

柳青青忍不住問道：「好人身上怎麼會有這麼多泥？」

這人道：「無論誰挖了好幾天蚯蚓，身上都會有這麼多泥的。」

柳青青怔了怔：「你在挖蚯蚓？」

這人點點頭，道：「我已經挖了七百八十三條大蚯蚓。」

柳青青更吃驚：「挖這麼多蚯蚓幹什麼？」

這人道：「這麼多還不夠，我還得再挖七百一十七條才夠數。」

柳青青道：「為什麼？」

這人道：「因為我跟別人打賭，誰輸誰就得挖一千五百條蚯蚓，少一條都不行。」

柳青青道：「你輸了？」

這人歎了口氣，道：「現在雖然還沒有輸，可是我自己知道已經輸定了。」

柳青青看著他，眼睛已看得發直：「用這種法子來打賭倒是真特別，跟你打賭的那個人，一定是個怪人。」

這人道：「不但是個怪人，而且是個混蛋，不但是個混蛋，而且是個大混蛋。」

陸小鳳一直遠遠的站著，忽然搶著道：「不但是個大混蛋，而且是特別大的一個。」

這人立刻同意：「一點也不錯。」

陸小鳳道：「他若是混蛋，你呢？」

這人又歎了口氣，道：「我好像也是的。」

陸小鳳還想再說什麼，柳青青卻已搶著道：「你不是混蛋，你是個好人，我知道你一定肯讓我們在這裡借宿一宿的。」

這人道：「你想在這地方住一晚？」

柳青青道：「嗯。」

這人道：「你真的想？」

柳青青道：「當然是真的。」

這人吃驚的看著她，就好像比看見一個人在爛泥裡挖蚯蚓還吃驚。

柳青青忍不住道：「我們迷了路，附近又沒有別的人家，所以我們只有住這裡，這難道是件很奇怪的事？」

這人點點頭，又搖搖頭，喃喃道：「不奇怪，一點也不奇怪。」

他嘴裡雖然在說不奇怪，自己臉上的表情卻奇怪得很。

柳青青又忍不住問：「這地方難道有鬼？」

這人道：「沒有，一個也沒有。」

柳青青道：「那麼你肯不肯讓我們在這裡住一晚？」

這人又笑了：「只要你們真的願意，隨便要在這裡住多久都沒有關係。」

他轉過身，走入荒涼陰森的庭院，嘴裡喃喃自語，彷彿在說：「怕只怕你們連半個時辰都待不下去，因為從來也沒有人能在這裡待得下去。」

前面的一重院落裡有七間屋子，每間屋子裡都有好幾盞燈。燈裡居然還有油。

這個人居然將每間屋子裡的每盞燈都點亮了，然後才長長吐出口氣。

「無論什麼樣的地方，只要一點起燈，看來好像就會立刻變得好多了。」

其實這地方本來就不太壞，雖然到處都積著厚厚的一層灰，可是華麗昂貴的裝潢和傢具並沒有破爛，依稀還可以想見當年的風采。

柳青青試探著問道：「你剛才是不是在說，從來也沒有人能在這裡待得下去？」

這個人承認。

柳青青當然要問：「為什麼？」

這人道：「因為這裡有樣東西從來也沒有人能受得了。」

柳青青再問道：「是什麼東西？在哪裡？」

這人隨手一指，道：「就在這裡。」

他指著的是個水晶盒子，就擺在大廳正中的神案上。

磨得非常薄的水晶，幾乎完全是透明的，裡面擺著的彷彿是一瓣已枯萎了的花瓣。

「這是什麼花？」

「這不是花，也不是你所能想像得到的任何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人的眼睛。」

柳青青的眼睛張大了，瞳孔卻在收縮，情不自禁退了兩步。

「什麼人的眼睛？」

「一個女人，一個很有名的女人，這個女人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她的眼睛。」

「為什麼有名？」

「因為她的眼睛是神眼，據說她不但能在黑暗中繡花，而且還能在三十步外用繡花針打穿一隻蚊子的頭。」

「你說的是神眼沈三娘？」

「除了她還有誰？」

「是誰把她的眼睛擺在這裡的？」

「除了她的丈夫還有誰？」

「她的丈夫是不是那個『玉樹劍客』葉凌風？」

「是的，江湖中也只有這麼樣一個葉凌風，幸好只有一個。」

柳青青握緊了雙手，手心已濕了。

她是不是也知道葉凌風和老刀把子之間的恩怨糾纏？他們被帶到那裡來，是無意間的巧合？還是冥冥中有人在故意安排？

挖蚯蚓的人一張臉完全被泥蓋著，誰也看不出他臉上的表情。

可是他的聲音已有些嘶啞：「這裡一共有九十三間屋子，每間屋子裡都有這樣一個水晶盒子。」

每間屋子裡都有？

柳青青立刻衝進了第二間屋子，果然又看見了一個完全相同的水晶盒。

盒子裡擺著的，赫然竟是只乾枯了的耳朵。

挖蚯蚓的人幽靈般跟在她身後：「沈三娘死了後，葉凌風就將她分成了九十三塊──」

柳青青忍不住叫了起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挖蚯蚓的人歎了口氣，道：「因為他太愛她，時時刻刻都想看到她，無論走到哪裡都想看到她，哪怕只能看見一隻眼睛、一隻耳朵也好。」

柳青青咬緊牙，幾乎已忍不住要嘔吐。

陸小鳳忽然問道：「據說沈三娘的表哥就是武當的名劍客木道人？」

挖蚯蚓的人點點頭。

陸小鳳道：「據說他們成親，就是木道人做的大媒。」

挖蚯蚓的人道：「不錯。」

陸小鳳道：「葉凌風這麼樣做，難道不怕木道人對付他？」

挖蚯蚓的人道：「木道人想對付他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沈三娘死了還不到三個月，他自己也發了瘋，自己一頭撞死在後面的假山上，腦袋撞得稀爛。」

一個人若是連腦袋都撞得稀爛，當然就沒有人能認得出他的本來面目，也就沒有人能證明死的那個人究竟是誰了。

柳青青總算已喘過氣來，立刻問道：「他死了之後，別人為什麼還不把這些盒子搬走？」

挖蚯蚓的人道：「因為想搬這些盒子的人，現在都已經躺在盒子裡。」

柳青青道：「什麼樣的盒子？」

挖蚯蚓的人道：「一種長長的、用木頭做的，專門裝死人的盒子，大多數人死了後，都要被裝在這種盒子裡。」

柳青青勉強笑了笑，道：「那至少總比被裝在這種水晶盒子裡好得多。」

挖蚯蚓的人道：「只可惜也好不了太多。」

柳青青道：「為什麼？」

挖蚯蚓的人道：「因為被一雙鬼手活活捏死的滋味並不好受。」

柳青青道：「可是你剛才還說這地方連一個鬼都沒有的？」

挖蚯蚓的人道：「這地方一個鬼是沒有的，這地方至少有四十九個鬼，而且都是冤死鬼。」

柳青青道：「這地方本來一共有多少人？」

挖蚯蚓的人道：「四十九個。」

柳青青道：「現在這些人已全都死光了？」

挖蚯蚓的人道：「假如每天都有隻眼睛在水晶匣子裡瞪著你，你受不受得了？」

柳青青道：「我受不了，我一定會發瘋。」

挖蚯蚓的人道：「你受不了，別人也一樣受不了，所以每個人都想把這些盒子搬走，可是無論什麼人，只要一碰到這些盒子，舌頭立刻就會吐出半尺長，一霎眼的功夫就斷了氣，就像這樣子。」

他自己也把舌頭伸出來！伸得長長的，他臉上全是黑泥，舌頭卻紅如鮮血，只有被活活扼死的人才會變成這樣子。

柳青青立刻轉過頭，不敢再看他一眼，卻還是忍不住問道：「你呢？你沒有動過這些盒子？」

挖蚯蚓的人搖搖頭，又點點頭，他舌頭還是伸得長長的，根本沒法子說話。

柳青青道：「這裡的人豈非已死光了，你怎麼還活著？難道你不是人？」

挖蚯蚓的人忽然從懷裡伸出手，將一條黑黝黝的東西往柳青青拋了過去，這些東西竟是活的，又溫又軟又滑，竟是活生生的蚯蚓。

柳青青驚呼一聲，幾乎嚇得暈了過去。

她並不是那種很容易被嚇暈的女人，可是這些又濕又軟又滑的蚯蚓，有誰能受得了？

等她躲過了這些蚯蚓，挖蚯蚓的人竟已不見了，燈光閃了兩閃，屋子裡的燈也忽然熄滅。

她回過頭，陸小鳳他們居然全都不在這屋子裡。

幸好隔壁一間屋子裡有燈，她衝過去，這屋裡的燈也滅了。

再前面的一間屋裡雖然還有燈，可是等她衝過去時，燈光也熄滅。

這七間燈火明亮的屋子，忽然之間，就已變得一片黑暗。

忽然之間，她什麼都已看不見，連自己伸出去的手都已看不見。

──那隻眼睛是不是還在水晶盒子裡瞪著她？

──那四十九個舌頭吐得長長的冤死鬼，是不是也在黑暗中看著她？

她看不見他們。她不是神眼。

──那該死的陸小鳳死到哪裡去了？

「老頭子，死老頭子，姓陸的，你還不快出來！」她大喊，沒有回應。

連一個人的回應都沒有，管家婆、鉤子、表哥，也全都不知溜到哪裡去了。

──難道他們全都被那雙看不見的鬼手活活扼死？

──難道這根本就是個要命的圈套？

她想衝出去，三次都撞在牆上，她全身都已被冷汗濕透。

最後一次跌倒時，她的腿已軟了，幾乎連爬都爬不起來。黑暗中卻忽然有隻手伸過來，拉起了她。

──是不是陸小鳳？

不是。冰冷乾枯的手，指甲最少有一寸長。

她忍不住又放聲大呼：「你是誰？」

「你看不見我的，我卻能看見你。」黑暗中有人在吃吃的笑：「我是神眼。」

這是女人的聲音。這隻手難道是從水晶盒子裡伸出來的？

笑聲還沒有停，她用盡全身力氣撲過去。

她撲了個空，那只冰冷乾枯的手，卻又從她背後伸了過來，輕撫著她的咽喉。

她並不是那種很容易就會被嚇暈的人，可是現在她已暈了過去。

四月初十，晴。

柳青青醒來時，陽光正照在窗戶上。

窗戶在動，窗外的樹木也在動──就像飛一樣的往後退。

她揉了揉眼睛，忽然發現自己又到了馬車上，陸小鳳正坐在她對面，笑嘻嘻的看著她。

她咬了咬嘴唇，很疼。

這不是夢。她跳了起來，瞪著陸小鳳。

陸小鳳微笑道：「早。」

柳青青道：「早？現在是早上？」

陸小鳳笑道：「其實也不算太早，昨天晚上你睡得簡直像死人一樣。」

柳青青咬著牙，道：「你呢？」

陸小鳳道：「我也睡了一下。」

柳青青忽然跳起來，撲過去，撲在他身上，扼住了他的脖子，狠狠道：「說，快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柳青青道：「昨天晚上的事。」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正想問你，你是怎麼回事？好好的為什麼要一頭撞到牆上去，把自己撞昏了？」

柳青青叫了起來，道：「我沒有瘋，為什麼要撞自己的頭？」

陸小鳳苦笑道：「連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

柳青青道：「我問你，屋子裡那些燈，怎麼會忽然一起滅了的？」

陸小鳳道：「燈裡沒有油了，當然會滅！」

柳青青道：「那個挖蚯蚓的人呢？」

陸小鳳道：「燈滅了，他當然要去找燈油。」

柳青青道：「他找到沒有？」

陸小鳳道：「就因為他找到了燈油，我們才能找到你。」

柳青青道：「他真的是個人？」

陸小鳳道：「不但是人，而且還是個好人，不但找到了燈油，還煮了一大鍋粥，我們每個人都吃了好幾碗。」

柳青青怔住，怔了半天，才問道：「燈滅的時候，你們在哪裡？」

陸小鳳道：「在後面。」

柳青青道：「我在前面，你們到後面去幹什麼？」

陸小鳳道：「你在前面，我們為什麼一定也要在前面，我們又不是你的跟屁蟲，為什麼不能到後面去看看？」

柳青青忽又大喊：「管家的，管家婆，乖兒子，你們全進來。」

車子停下，她叫的人也全都過來了，她將剛才問陸小鳳的話又問了一遍，他們的回答也一樣。

他們也不懂，她為什麼好好的要把自己一頭撞暈。

柳青青幾乎又氣得快暈過去了，忍不住問道：「難道你們全都沒有看見那隻手？」

管家婆道：「什麼手？」

柳青青道：「扼住我脖子的鬼手。」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我看見了。」他笑得很神秘：「不但看見了，而且還把它帶了回來。」

柳青青眼睛裡立刻發出了光：「在哪裡？」

陸小鳳道：「就在這裡。」

他微笑著，從身上拿出一段掛窗簾的繩子，繩子上還帶著好幾個一寸長的鉤子，就像是指甲一樣的鉤子：「這是不是纏在你脖子上的鬼手？」

柳青青說不出話來。

海奇闊忽然大笑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江南女俠柳青青，居然會被一段繩子嚇得暈過去。」

陸小鳳道：「其實你應該想得到的。」

海奇闊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她是個女人，而且年紀也不算小。」

他歎息著，苦笑道：「女人到了她這種年紀，總難免會疑神疑鬼的。」

四月十一日，晴。

黃昏。

從昨天早上到現在，柳青青說的話加起來還沒有她平常一頓飯的時候說得多。

她的臉色也很不好看，不知道是因為驚魂未定？還是因為行動的時候已經快到了。

現在他們距離武當已只有半天的行程，老刀把子卻一直沒有消息，也沒有給他們最後的指示，所以不但她變了，別的人也難免有點緊張。誰也不知道這次行動他們能有多少成把握？

石雁、鐵肩、王十袋、高行空──這些人幾乎已可算是武林中的精英。

何況，除了這七個人之外，還不知有多少高手也已到了武當山。

「你想西門吹雪會不會去？」

「他可能不會去。」

「為什麼？」

「因為他在找陸小鳳，他絕對想不到陸小鳳敢上武當。」

說這句話的人正是陸小鳳自己。他這麼樣說，也許只不過因為他自己心裡希望如此。

黃昏時的城市總是最熱鬧的，他們的車馬正穿過鬧市。

「就算西門吹雪不會去，木道人卻一定會在那裡，近年來他雖然已幾乎完全退隱，可是像冊立掌門這種大事，他總不能置身事外的。」

「當然。」

「木道人若到了，木松居士想必也會去，就只這兩個人，已不是容易對付的。」

「我想老刀把子一定已有了對付他們的法子，否則他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把他們列入這個計劃裡？」

「不管怎麼樣，現在我們都不該想這件事。」陸小鳳又開了口。

「我們應該想什麼？」

「想想應該到哪裡去吃飯去。」

表哥、管家婆、海奇闊，此刻全都在車上，本來好像都想說話的，卻忽然同時閉上了嘴，六隻眼睛一起盯在對街的一家酒樓門口。車馬走得很慢，就在他們經過時，正有三個人走入了酒樓。

一個人赤面禿頂，目光灼灼如鷹，一個人高如竹竿，瘦也如竹竿，走起路來一搖三晃，好像一陣風就能將他吹倒。

還有個人扶著這兩人的肩，彷彿已有了幾分醉態，卻是個白髮蒼蒼的道人。

這三個人陸小鳳全認得，表哥、管家婆、海奇闊也全都認得。

目光如鷹的，正是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鷹眼」老七。

連路都走不穩的，卻是以輕功名動大江南北的「雁蕩山主」高行空。

那個已喝得差不多了的老道士，就正是他們剛剛還在談起的武當名宿木道人。

表哥的眼睛雖然在盯著他們，心裡卻只希望車馬快點走過去。

誰知陸小鳳卻忽然道：「叫車子停下來。」

表哥嚇了一跳：「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們就要在這家酒樓吃飯。」

表哥更吃驚：「你不認得那三個人？」

陸小鳳道：「我認得他們，可是他們卻不認得我了。」

表哥道：「萬一他們認出來了怎麼辦？」

陸小鳳道：「他們現在若能認出我們，到了武當也一樣認得出。」

表哥想了想，終於有點明白他的意思：「你是想試試他們，是不是能認得出我們來？」

陸小鳳淡淡道：「反正我們總得這麼冒一次險的，現在被他們認出來，至少總比到了武當才被認出來的好。」

這句話剛說完，柳青青已在用力敲著車廂，大聲道：「停車。」

直到這時為止，大家顯然都認為陸小鳳這想法不錯，所以沒有一個人反對。

因為這時他們還沒有走上酒樓。等他們走上去時，後悔已來不及了，最後悔的一個人，就是陸小鳳。

## 第十四回 最後指示

這酒樓的裝潢很考究，氣派也很大，可是生意並不太好。

現在雖然正是晚飯的時候，酒樓上的雅座卻只有三桌客人。

高行空他們並不是三個人來的，酒樓上早已先到了一個人在等著他們。

這人高大威武，相貌堂堂，看氣派，都應該是武林中的名人。

可是陸小鳳卻偏偏不認得他，甚至連見都沒有見過。武林中的名人，陸小鳳沒有見過的並不多。

人最多的一桌，也是酒喝得最多的一桌，座上有男有女。

男的衣著華麗，看來不是從揚州那邊來的鹽商富賈，就是微服出遊的京官大吏，女的姿容冶艷，風流而輕佻，無疑是風塵中的女子。

人最少的一桌只有一個人。

一個白衣人，白衣如雪。

看見這個人，陸小鳳的掌心就沁出了冷汗，他實在想不到會在這裡遇見這個人，否則就算有人在後面用鞭子抽他，他也絕不會上來的。

既然已上了樓，再下去就來不及了。

陸小鳳只有硬著頭皮找了個位子坐下，柳青青冷冷的看著他，幾乎可以看見一粒粒汗珠已透過他臉上的人皮面具冒了出來。

白衣人卻連眼角都沒有看他們。

他的臉鐵青。

他的劍就在桌上。

他喝的是水，純淨的白水，不是酒。

他顯然隨時隨地都在準備殺人。

木道人在向他打招呼，他也像是沒有看見，這位名重江湖的武當名宿，竟彷彿根本就沒有被他看在眼裡。

他根本就從未將任何人看在眼裡。

木道人卻笑了，搖搖頭喃喃笑道：「我不怪他，隨便他怎麼無禮，我都不怪他。」

那高大威武的老人忍不住問：「為什麼？」

木道人道：「因為他是西門吹雪！」

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西門吹雪。

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劍。

只要他手裡還有劍，他就有權不將任何人看在眼裡。

也許他現在眼裡只看見陸小鳳一個人。

仇恨就像種奇異的毒草，雖然能戕害人的心靈，卻也能將一個人的潛力全部發揮，使他的意志更堅強，反應更敏銳。何況，這種一劍刺出，不差毫釐的武士，本就有一雙鷹隼般的銳眼。

現在他雖然絕對想不到陸小鳳就在他眼前，但陸小鳳只要露出一點破綻，就絕對逃不過他這雙銳眼。

菜已經點好了，堂倌正在問：「客官們想喝什麼酒？」

柳青青立刻搶著道：「今天我們不喝酒，一點都不喝。」

酒總是容易令人造成疏忽的，任何一點疏忽，都足以致命。

可是酒也能使人的神經鬆弛，心情鎮定。

陸小鳳道：「今天我們不喝一點酒，我們要喝很多。」他微笑著拍了拍表哥的肩：「今天是我的乖兒子的生日，吉日怎可無酒？你先給我們來一罈竹葉青。」

柳青青狠狠的盯著他，他也好像完全看不見，微笑著又道：「天生男兒，以酒為命，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來，你們老兩口也坐下來陪我喝幾杯。」

管家婆和海奇闊也只好坐下來，木道人已經在那邊拊掌大笑，道：「好一個『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聽此一言，已當浮三大白。」

酒來得真快，喝得更快。三杯下肚，陸小鳳神情就自然得多了，眼睛裡也有了光。

現在他總算已走出了西門吹雪的陰影，彷彿根本已忘了酒樓上還有這麼樣一個人。

西門吹雪劍鋒般銳利的目光，卻忽然盯到他身上。

木道人也在看著他，忽然舉杯笑道：「這位以酒為命的朋友，可容老道士敬你一杯？」

陸小鳳笑道：「恭敬不如從命，老朽也當回敬道士三杯。」

木道人大笑，忽然走過來，眼睛裡也露出刀鋒般的光，盯著陸小鳳，道：「貴姓？」

陸小鳳道：「姓熊，熊虎之熊。」

木道人道：「萍水相逢，本不該打擾的，只是熊兄飲酒的豪情，像極了我一位朋友。」

柳青青心已在跳了，陸小鳳居然還是笑得很愉快，道：「道長這位朋友在哪裡？」

木道人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柳青青一顆心已幾乎跳出腔子，陸小鳳杯中的酒也幾乎濺了出來。

木道人卻又仰面長歎，接著道：「天忌英才，我這位朋友雖然已遠去西天，可是此間有酒，又有故人，他的一縷英魂，說不定又已回到我眼前。」

柳青青鬆了口氣，陸小鳳也鬆了口氣，因為他們都沒有去看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蒼白的臉似已白得透明，一隻手已扶上劍柄。

忽然間，窗外響起「嗆」的一聲龍吟。

只有利劍出鞘時，才會有這種清亮如龍吟般的響聲。

西門吹雪的瞳孔立刻收縮。

就在這同一剎那間，夜空中彷彿有厲電一閃，一道寒光，穿窗而入，直刺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的劍在桌上，猶未出鞘，劍鞘旁一隻盛水的酒杯卻突然彈起，迎上了劍光。

「叮」的一響，一隻酒杯竟碎成了千百片，帶著千百粒水珠，冷霧般飛散四激。

劍光不見了，冷霧中卻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黑衣人，臉上也蒙著塊黑巾，只露出一雙灼灼有光的眸子。

桌上已沒有劍，劍已在手。

黑衣人盯著他，道：「拔劍。」

西門吹雪冷冷道：「七個人已太少，你何必一定要死？」

黑衣人不懂：「七個人？」

西門吹雪道：「普天之下，配用劍的人，連你只有七個，學劍到如此，並不容易。」他揮了揮手：「你走吧。」

黑衣人道：「不走就死？」

西門吹雪道：「是。」

黑衣人冷笑，道：「死的只怕不是我，是你。」

他的劍又飛起。

木道人皺起了眉：「這一劍已不在葉孤城的天外飛仙之下，這個人是誰？」

只有陸小鳳知道這個人是誰。

他又想起了在幽靈山莊外的生死交界線上，那穿石而入的一劍。

石鶴，那個沒有臉的人。他本來就一心想與西門吹雪一較高低的。

又是一聲龍吟，西門吹雪的劍已出鞘。

沒有人能形容他們兩柄劍的變化和迅速。

沒有人能形容他們這一戰。

劍氣縱橫，酒樓上所有的杯盤碗盞竟全都粉碎，劍風破空，逼得每個人呼吸都幾乎停頓。

那四個衣著華麗的老人，居然還是面不改色，陪伴在他們身旁的女孩子，卻已鶯飛燕散，花容失色。

忽然間，一道劍光沖天飛起，黑衣人斜斜竄出，落在他們桌上。

西門吹雪的劍光凌空下擊，黑衣人全身都已在劍光籠罩下。他已失盡先機，已退無可退。

誰知就在這時，這塊樓板竟忽然間憑空陷落了下去──桌子跟著落了下去，桌上的黑衣人落了下去，四個安坐不動的華衣老人也落了下去。

酒樓上竟忽然陷落了一個大洞，就像是大地忽然分裂。

西門吹雪的劍光已從洞上飛到，這變化顯然也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正想穿洞而下，誰知這塊樓板竟忽然又飛了上來，「卡嚓」一聲，恰巧補上了這個洞。

桌子還在這塊樓板上，四個華衣老人也還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裡。

這塊樓板竟像是被他們用腳底吸上來的，桌上的黑衣人卻已不見了。

劍光也不見了，劍已人鞘。

西門吹雪冷冷的看著他們，冷酷的目光中，也有了驚詫之色。

高行空、鷹眼老七、木道人，也不禁相顧失色。

現在他們當然都已看出來，這四個華衣老人既不是腰纏萬貫的鹽商富賈，也不是微服出遊的京官大吏，而是功力深不可測的武林高手。

他們以內力壓斷了那塊樓板，再以內力將那塊樓板吸上來，功力達這一步的，武林中有幾人？

西門吹雪忽然道：「三個人。」

華衣老者們靜靜的看著他，等著他說下去。

西門吹雪道：「能接住我四十九劍的人，只有三個人。」

剛才那片刻之間，他竟已刺出了七七四十九劍。

他殺人的確從未使出過四十九劍。

華衣老者年紀最長的一個終於開口，道：「你看他是其中哪一個？」

西門吹雪道：「都不是。」

華衣老者道：「哦？」

西門吹雪冷冷道：「這三人都已有一派宗主的身份，縱然血濺劍下，也絕不會逃的。」

華衣老者淡淡道：「那麼他就一定是第四個人。」

西門吹雪道：「沒有第四個。」

華衣老者道：「閣下手中還有劍，為何不再試試，我們是否能接得住閣下的四十九劍？」

西門吹雪道：「縱然能接得住，你們四人恐怕最多也只能剩下三個。」

華衣老者道：「你呢？」

西門吹雪閉上了嘴。要對付這四個人，他的確沒有把握。

華衣老者們也閉上了嘴。要對付西門吹雪，他們也同樣沒有把握。

跟著他們來的四個艷裝少女中，一個穿著翠綠輕衫的忽然叫了起來。「舅舅。」她大叫著衝向陸小鳳：「我總算找到你了，我找得你好苦。」

陸小鳳怔住。

他一向是個光棍，標準的光棍，可是現在不但忽然多了個兒子出來，又忽然做了別人的舅舅。

這少女已跪倒在他面前，淚流滿面的道：「舅舅你難道已不認得我了？我是小翠，你嫡親的外甥女小翠。」

陸小鳳忽然一把摟住她：「我怎麼會不認得你，你的娘呢？」

小翠好像已被抱得連氣都透不出來，喘息著道：「我的娘也死了。」

陸小鳳道：「你怎麼會跟那些老頭子到這裡來的？」

小翠道：「我──我沒法子，他們──他們──」一句話未說完，已放聲大哭了起來。

陸小鳳忽然跳起來，衝到華衣老人們的面前，破口大罵：「你們為什麼要欺負她？否則她怎麼會哭得如此傷心？」

他揪住一個老人的衣襟：「看你們的年紀比我還大，卻來欺負一個孤苦伶仃的小女孩，你們是不是人？我跟你們拼了。」

他用力拉這老人，小翠也趕過來，在後面拉他，忽然間，「嘩啦啦」一聲響，這塊樓板又陷落了下去，三個人跌作一團。

西門吹雪似也怔住。

剛才他面對著的，很可能就是他這一生中最可怕的對手。

可是現在忽然之間，他面對著的已只不過是個大洞。

他只有走。

走過木道人面前時，他忽然又停下來，道：「你好。」

木道人也怔了怔，開懷大笑，道：「好，我很好，想不到你居然還認得我。」

西門吹雪道：「可曾見到陸小鳳？」

木道人不笑了，歎息著道：「我見不著他，誰都見不著他了！」

西門吹雪冷笑！

木道人轉開話題，道：「你是不是也到武當去？」

西門吹雪道：「不去！」

木道人道：「為什麼？」

西門吹雪道：「我有劍，武當有解劍巖。」

木道人道：「你的劍從不肯解？」

西門吹雪道：「是的。」

那高大威武的老人忽然冷笑道：「你也不敢帶劍上武當？」

西門吹雪冷冷道：「我只敢殺人，只要你再說一個字，我就殺了你。」

沒有人再說一個字。

西門吹雪的手中仍有劍。

他帶著他的劍，頭也不回的走下了樓，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陸小鳳還在跟那些華衣老者糾纏，他卻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

鬧市燈火依舊。

看著他走上燈火輝煌的長街，看著他走遠，高大威武的老人才歎了口氣，道：「這世上難道真的只有三個人能接住他四十九劍？」

木道人道：「真的。」

老人道：「有沒有人能解下他的劍？」

木道人道：「沒有。」

高行空道：「難道他真的已天下無敵？」

高大威武的老人忽然笑了，道：「也許沒有人能解下他的劍，但卻有個人能殺了他！」

高行空、鷹眼老七同時搶著問道：「誰？」

高大威武的老人笑得彷彿很神秘，緩緩道：「只要你們有耐心等著，這個人遲早總會出現的！」

忽然就發生的衝突，又忽然結束，別的人看來雖莫名其妙，他們自己心裡卻有數。

西門吹雪一走，陸小鳳也就走了，華衣老者們當然不會阻攔他，大家都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

現在陸小鳳又舒舒服服的坐到他那輛馬車上，車馬又開始往前走。

他那穿著翠綠輕衫，長得楚楚動人的外甥女，就坐在他對面，臉上的淚痕雖未乾，卻連一點悲哀的表情都沒有，眼睛裡還帶著笑意，彷彿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陸小鳳好像也覺得這件事很有趣，忽然道：「你是我嫡親的外甥女？」

小翠道：「嗯。」

陸小鳳道：「你媽媽就是我的妹妹？」

小翠道：「嗯。」

陸小鳳道：「現在她已經死了？」

小翠道：「嗯。」

陸小鳳道：「現在你是不是要帶我們到你家去？」

小翠道：「嗯。」

陸小鳳道：「你家裡還有些什麼人？」

小翠忽然笑了笑，道：「還有些你一定會喜歡的人。」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我會喜歡什麼人？」

小翠眨著眼睛：「我當然知道。」

陸小鳳道：「有些人是多少人？」

小翠道：「不少。」

她也笑得很神秘，忽然把頭伸到窗外，大聲吩咐趕車的：「從前面那條巷子向左轉，右邊第三間紅門就到了。」

鋪著青石板的巷子，兩邊高牆內一棵棵紅杏開得正好，牆內的春色已濃得連關都關不住了。

右邊第三間紅門本來就是開著的，門楣上掛著好幾盞粉紅色的宮燈。

小翠一走進去就大聲的喊：「大家快出來，我們的舅舅來了。」

她的叫聲還沒有停，院子裡就有十七八個女孩子擁了出來。

她們都很年輕，就像是燕子般輕盈美麗，又像是麻雀般吱吱喳喳吵個不停。

年輕的女孩子誰不喜歡舅舅呢？

她們都擁到陸小鳳身旁，有的拉手，有的牽衣角，一個個都在叫：「舅舅。」

陸小鳳又怔住：「她們都是我的外甥女？」

小翠點點頭，道：「你喜不喜歡她們？」

陸小鳳只有承認：「喜歡，每一個我都喜歡。」

小翠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喜歡她們的。」

她又去警告那些女孩子：「可是你們卻要小心點，我們這個舅舅什麼都好，就是有點不太老實，抱著你的時候，簡直讓人連氣都喘不過來。」

女孩子們笑得更嬌，吵得更厲害了：「你是不是已經被他抱過？」

「舅舅不公平，抱過她，為什麼不抱我？」

「我也要舅舅抱。」

「我也要。」

陸小鳳左顧右盼，很有點想要去左擁右抱的意思，柳青青冷眼旁觀，正準備想個法子讓他清醒清醒，莫要樂極生悲。

誰知小翠的動作居然比她還快，已拉住陸小鳳的手，衝出了重圍。

女孩子們又大叫：「你叫我們出來的，為什麼又把舅舅拉走？他又不是你一個人的舅舅？」

陸小鳳立刻同意：「既然大家都是我的外甥女，我也該陪陪她們才是。」

小翠不理他，一直將他拉入了後面的長廊，才鬆開手，似笑非笑的用眼角瞟著他：「看來你的野心倒真不小，那些野丫頭都是母老虎，你難道不怕她們拆散你這把老骨頭！」

這已經很不像外甥女對舅舅說話的樣子，她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要認陸小鳳做舅舅？把陸小鳳拉到這裡來幹什麼？

陸小鳳眨了眨眼睛，故意問道：「你是不是想單獨跟我在一起？」

小翠又笑了，吃吃的笑著道：「我可沒有這麼大的膽子，剛才你就差點把我全身骨頭都抱碎了，若是單獨跟你在一起，那還得了？」

陸小鳳道：「有時我也會很溫柔的，尤其是在旁邊沒有人的時候。」

小翠故意歎了口氣，道：「難怪別人說你是老色狼，居然連自己的外甥女都要打主意。」

陸小鳳道：「誰說我是老色狼？」

小翠道：「一個人說的。」

陸小鳳道：「誰？」

小翠道：「當然也是個你一定會很喜歡的人，我保證你一看見他，立刻就會將別人的話全都忘了。」

陸小鳳眼睛又亮了，立刻問道：「這個人在哪裡？」

小翠指了指走廊盡頭處的一扇門，道：「他就在那屋裡等著你，已等了很久了，你還不快去？」

陸小鳳道：「你呢？」

小翠又吃吃的笑道：「我這個紅娘只管送信，可不管帶人進洞房。」

長廊裡也掛著好幾盞粉紅色的宮燈，燈光比月色更溫柔。

那些野丫頭居然沒有追進來，柳青青居然也沒有追進來。

門是虛掩著的。

門裡靜悄悄的聽不見人聲。

──究竟是誰在裡面等著他？裡面是個溫柔陷阱？還是個殺人的陷阱？

陸小鳳正在遲疑著，小翠已在後面用力推了他一把，將他推進了這扇門。

屋裡的燈光更溫柔，錦帳低垂，珠簾搖曳，看來竟真有幾分像是洞房的光景。

現在新郎已進了洞房，新娘子呢？

帳子裡也寂無人聲，好像並沒有人，桌上卻擺著幾樣菜、一壺酒。

菜都是陸小鳳最喜歡吃的，酒也是最合他口味的竹葉青。

這個人無疑認得他，而且還很瞭解他。

──是不是葉靈已趕到他前面來了，故意要讓他嚇一跳？

──若不是葉靈，還有誰知道他就是陸小鳳？

他將自己認得的每個女人都想了一遍，覺得都不可能。

於是他索性不想了，正準備坐下將剛才還沒有吃完的晚飯補回來，帳子裡忽然有人道：「今天你不妨開懷暢飲，無論想要誰陪你喝都行，就算喝醉了也無妨，明天我們沒有事。」

陸小鳳歎了口氣，剛才那些粉紅色的幻想，一下子全都變成了灰色的。

灰樸樸的衣服，灰樸樸的聲音。

這是老刀把子的聲音。

陸小鳳歎息著，苦笑道：「你明明有很多法子可以跟我見面，為什麼偏偏要我空歡喜一場？」

老刀把子道：「因為我現在跟你說的話，絕不能讓第二個人聽見。」

他的人終於出現了，穿的果然是那套灰樸樸的衣裳，頭上當然也還是戴著那頂簍子般的竹笠，跟這地方實在一點也不相配。

陸小鳳連酒都已喝不下去，苦笑道：「你是不是準備把我罵得狗血淋頭？」

老刀把子道：「剛才你做的事確實很危險，若不是我早已有了安排，不但木道人很可能認出你，西門吹雪只怕也認出了你。」

他的聲音居然很和緩：「可是現在事情總算已過去，總算沒有影響大局。」

陸小鳳卻忍不住要問：「剛才的事你已全都知道？難道剛才你也在那裡？」

老刀把子道：「我不在，可是我知道。」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我最佩服你的一點，倒並不是因為你什麼事都知道。」

老刀把子道：「你最佩服的是哪一點？」

陸小鳳道：「你居然想得出要無虎無豹那些老和尚帶著女人去喝酒，就憑這一點，我想不佩服你都不行。」

狎妓冶遊的人們，竟是昔日的少林高僧，這種事除了老刀把子，有誰能想得到？

所以西門吹雪他們縱然覺得他們武功行跡可疑，也絕不會懷疑到他們就是死而復活的無虎兄弟。

江湖之中，本就有很多身懷絕技，深藏不露的風塵異人。

老刀把子淡淡道：「就因為別人想不到，所以這件事才不致影響大局。」

陸小鳳道：「可是等到四月十三那一天，他們又在武當出現時──」

老刀把子道：「那時他們已變成了上山隨喜的遊方道士，沒有人會注意他們的。」

陸小鳳道：「我呢？那天我變成了什麼樣的人？」

老刀把子道：「你是個火工道人，隨時都得在大殿中侍奉來自四方的貴客。」

陸小鳳苦笑道：「這倒真是個好差事。」

老刀把子道：「那一天武當山上冠蓋雲集，絕對沒有人會注意到一個火工道士的。」

陸小鳳道：「我真正的差事是什麼？是對付石雁？還是對付木道人？」

老刀把子道：「都不是，我早已有了對付他們的人。」

陸小鳳道：「那麼我呢？你找我來，總不會是特地要我去侍候那些客人的？」

老刀把子道：「你當然還有別的事要做，這計劃的成敗關鍵，就在你身上。」

陸小鳳忍不住喝了杯酒，想到自己肩上竟負著這麼大的責任，他忍不住又喝了一杯。

他實在有點緊張。

老刀把子居然也倒了杯酒，淺淺啜了一口，才緩緩道：「我要你做的事並不是殺人，我只不過要你去替我拿一個賬簿。」

陸小鳳道：「誰的賬簿？」

老刀把子道：「本來是梅真人的，他死了之後，就傳到石雁手裡。」

陸小鳳想不通：「堂堂的武當掌門，難道也自己記賬？」

老刀把子道：「每一筆賬都是他們親手記下的。」

陸小鳳試探著問道：「賬上記著的當然不是柴米油鹽。」

老刀把子道：「不是。」

陸小鳳更好奇：「上面記的究竟是什麼？」

老刀把子居然將杯中酒一飲而盡，才沉聲道：「賬上記的是千千百百人的身家性命。」

陸小鳳道：「是哪些人？」

老刀把子道：「都是些有身份的人，有名的人，有錢的人。」

陸小鳳更不懂：「他們的身家性命，和石雁的賬簿有什麼關係？」

老刀把子道：「這本賬簿上記著的，就是這些人的隱私和秘密。」

陸小鳳道：「見不得人的秘密？」

老刀把子點點頭，道：「石雁若是將這些秘密公開了，這些人非但從此不能立足於江湖，只怕立刻就要身敗名裂，死無葬身之地！」

陸小鳳長長歎了口氣，道：「堂堂的武當掌門，總不該做出挾人隱私的事。」

老刀把子冷冷道：「他們的確不該做的，可是他們偏偏做了出來。」

他的聲音忽然充滿怨毒：「若不是因為他們總是以別人的隱私作為要挾之手段，石鶴怎麼會在接掌武當門戶的前夕自毀面目？顧飛雲、高濤、柳青青、鍾無骨等這些人，他們的秘密，又怎麼會被人知道？」

陸小鳳又不禁吐出口氣，道：「這些秘密都是梅真人和石鶴說出來的？」

老刀把子恨恨道：「因為他們要挾不遂，他們就一定要將這人置之於死地，就算這個人已洗心革面，想重新做人，也已絕無機會。」

陸小鳳道：「可是你給了他們一個機會。」

老刀把子道：「我只給了他們一次機遇，不是一個機會。」

陸小鳳道：「那有什麼不同？」

老刀把子道：「他們是想重新做人，不是做死人。」

──活在幽靈山莊中的人，和死又有什麼分別？

──只有毀了那賬簿，他們才真正有重新做人的機會。

老刀把子握緊雙手，道：「這才是我這次行動的最大目的，我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噗」的一聲，酒杯在他掌中粉碎，一絲鮮血從指縫間流了出來。

陸小鳳看著這一絲鮮紅的血，忽然變得沉默了起來，因為他心裡正在問自己──

老刀把子這件事，是不是做得正確？

如果是正確的，一個正直的人，是不是就應該全力幫助他完成這件事！

武當是名門正宗，梅真人和石雁一向受人尊敬，他從未懷疑過他們的人格。

可是現在他對所有的事都已必須重新估計。

老刀把子盯著他，彷彿想看出他心底最深處在想什麼。

陸小鳳究竟在想什麼？誰知道？

老刀把子緩緩道：「我很瞭解，你若不是真的願意去做一件事，誰也沒法子勉強你，所以你一定要瞭解這件事的真相。」

陸小鳳忽然問道：「既然你的目的是為了救人，為什麼還要殺人？」

老刀把子道：「我要殺的，只是一些非殺不可的人！」

陸小鳳道：「王十袋、高行空、水上飛，這些人都非殺不可？」

老刀把子冷笑：「我問你，只憑梅真人和石雁的親信弟子，怎麼能查得出那麼多人的隱私和秘密？」

陸小鳳道：「難道你要殺的這些人，都是他們的密探？」

老刀把子點點頭，道：「因為這些人本身也有隱私被他們捏在手裡。」

陸小鳳也握緊了雙手，終於問道：「那本賬簿在哪裡？」

老刀把子道：「就在石雁頭上戴著的道冠裡。」

陸小鳳的心沉了下去。

武當石雁少年時就已是江湖中極負盛名的劍客，近年來功力修為更有精進，平時雖然絕少出手，據一般估計，他的劍法已在木道人之上。

西門吹雪說的三個人其中無疑是有他。

武當掌門的道冠，不但象徵著武當一派的尊嚴，本身就已是無價之寶，何況道冠中還藏著有那麼大的秘密。

老刀把子道：「我也知道要從他頭上摘下那頂道冠來並不容易。」

那又豈非是不容易，那簡直難如登天摘月。

陸小鳳道：「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在他戴著這道冠時動手？」

老刀把子道：「因為那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他有很充足的理由解釋：「因為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知道平時這頂道冠藏在哪裡。」

陸小鳳長長歎了口氣，道：「我做不到。」

那一天武當道觀的大殿中，燈火通明，高手如雲，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從武當掌教真人的頭上摘下他的道冠來，這種事有誰能做得到？

老刀把子道：「只有你，你一定能做到。」

陸小鳳道：「就算我能摘下來，也絕對沒法子帶著它在眾目睽睽下逃出去。」

老刀把子道：「不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你出手時，沒有人能看見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看不見？」

老刀把子道：「因為那時大殿內外七十二盞長明燈一定會同時熄滅。」

──燈裡的油乾了，燈自然會熄滅。

老刀把子道：「我們至少已試驗了八百次，算準了燈裡的油若只有一兩三錢，就一定會在他宣佈繼承人的時候燃盡，我們在武當的內線，到時一定會使每盞燈裡的油都只有一兩三錢。」

這計劃實在周密。

陸小鳳道：「可是大殿中一定有點著的蠟燭。」

老刀把子道：「這一點由花魁負責，他滿天花雨的暗器手法，已無人能及。」

現在這計劃幾乎已天衣無縫。

燈滅時大殿中驟然黑暗，大家必定難免驚慌，就在這片刻之間，陸小鳳要出手奪道冠，石鶴殺石雁，無虎兄弟殺鐵肩，表哥殺小顧道人，管家婆殺鷹眼老七，海奇闊殺水上飛，關天武殺高行空，杜鐵心殺王十袋。

老刀把子道：「無論他們是否能得手，等到燈火再亮時，他們就都已全身而退。」

只要一擊不中，就全身而退。

老刀把子道：「你也一樣，縱然道冠不能得手，你也一定要走，因為在那種情況中，無論任何人都絕沒有第二次出手的機會。」

他又補充著道：「無論你是否得手，都要立刻趕回來這裡，燈亮之後，大家都一定只會去照顧已負了傷的友伴同門，誰都不會注意到大殿中已少了些什麼人，更不會有人追蹤。」

何況那時根本還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究竟是怎麼會發生的。

陸小鳳又不禁長長歎了口氣，道：「我佩服你！」

他這一生中，也不知插手過多少件陰謀，絕沒有任何一次能比得上這一次。

這計劃幾乎已完全無懈可擊。

可是他還有幾點要問：「我們為什麼不先殺了石雁，再取他頂上道冠？」

老刀把子道：「因為我們沒有一擊就能命中的把握。」

這件事卻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件事的確已耗盡了他的一生心血。

陸小鳳又問：「若沒有我，我的差使誰做？」

老刀把子道：「葉雪！」

陸小鳳苦笑道：「為什麼會是她？」

老刀把子道：「她輕功極高，又是天生夜眼，在石雁驟出不意之下，她至少有七八成得手的機會。」

他忽然用手握住了陸小鳳的手：「你卻有九成機會，甚至還不止九成，我知道你也有在黑暗中明察秋毫的本事，而且你還有這一雙天下無雙的手。」

他握著這隻手，就好像在握著件無價的珍寶。

陸小鳳卻在看著他的手。

他的手瘦削、穩定、乾燥，手指長而有力。

若是握住了一柄合手的劍，這隻手是不是比西門吹雪的手更可怕？

這個人究竟是誰？

現在陸小鳳若是反腕拿住他的脈門，摘下他頭上的竹笠，立刻就可以知道他是誰了。

成功機會就算不大，至少也該試一試。但是陸小鳳沒有試。

這使得他對自己很憤怒，忽然大聲問道：「你難道從來都沒有想到過她的死活？」

老刀把子道：「你說的是誰？」

陸小鳳道：「是你的女兒，葉雪！」

老刀把子淡淡道：「想了也沒有用的事，又何必去想？」

陸小鳳道：「你知不知道她的母親死了之後還被──」

老刀把子立刻打斷了他的話，目光刀鋒般在竹笠裡怒視著他：「你可以要我替你做任何事，但是你以後千萬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這個女人。」

──為什麼？

──沈三娘是葉凌風的妻子，卻為他生了一個女兒，她對不起的是葉凌風，並不是他。

──他為什麼如此恨她？

陸小鳳想不通，想了很久都想不通。

老刀把子的憤怒很快就被抑制：「明天白天沒有事，隨便你想幹什麼都無妨，後天凌晨之前，我會安排你到武當去。」

他站起來，顯然已準備結束這次談話：「那裡香火道人的總管叫彭長備，你到了後山，無論什麼事他都會替你安排的。」

陸小鳳道：「然後呢？」

老刀把子道：「然後你就只在那裡等著。」

陸小鳳道：「等燈滅的時候？」

老刀把子道：「不錯，等燈滅的時候。」

他走出去，又回過頭：「從現在開始，你就完全單獨行動，用不著再跟任何人聯絡，也不再有人來找你。」

陸小鳳苦笑道：「從現在開始，連我老婆兒子都已見不到了。」

老刀把子道：「但是你不會寂寞的，你還有很多外甥女。」

## 第十五回 香火道人

四月十三日，黎明前。武當後山一片黑暗，過了半夜後，風中就已有了寒意。

靜夜空山，一縷縷白煙從足下升起，也不知是雲？還是霧？

遠遠看過去，依稀已可見那古老道觀莊嚴巍峨的影子。

到了這裡，帶路的人就走了：「你在這裡等著，很快就會有人來接應你。」

陸小鳳並沒有多問，也不想知道這個人是誰，今天雖然是個大日子，他的精神並不太好。

他的外甥女實在太多。

幸好他並沒有等多久，黑暗中就有人壓低了聲音在問：「你來幹什麼的？」

這是他們約定的暗號，回答應該是：「來找豆子，十三顆豆子。」

黑暗中果然立刻出現了一個人，陸小鳳再問：「你是誰？」

「彭長備。」

彭長備看來竟真的有點像是顆豆子，圓圓的，小小的，眼睛很亮，動作很靈敏，很快的打量了陸小鳳兩眼，就板著臉道：「你喝過酒？」

陸小鳳當然喝過酒，喝得還不少。

彭長備道：「這裡不准喝酒、不准說粗話、不准看女人，走路不准太快，說話不准太響。」

陸小鳳笑了：「這裡准不准放屁？」

彭長備沉下臉，冷冷道：「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幹什麼的，我也不想知道，到了這裡，你就得守這裡的規矩。」

陸小鳳不笑了，也已笑不出。他知道他又遇見了一個很難對付的人。

彭長備道：「還有一件事你最好也記住。」

陸小鳳道：「什麼事？」

彭長備道：「到了山上，你就去蒙頭大睡，千萬不要跟人打交道，萬一有人問起你，你就說是我找你來幫忙的。」

他想了想，又道：「我的師弟長清是個很厲害的人，萬一你遇上他，說話更要小心。」

陸小鳳道：「我一定會很小心、很小心的。」

彭長備道：「好，你跟我來。」

他不但動作靈敏，輕功也很不錯。

陸小鳳實在沒想到一個火工道人的總管，竟有這麼好的身手。

彭長備卻更意外，陸小鳳居然能跟得上他，無論他多快，陸小鳳始終都能跟他保持同樣的一段距離。

老刀把子顯然沒有將陸小鳳的來歷身份告訴他。

除了老刀把子自己之外，每個人知道的好像都不太多。

所以其中就算有一兩個人失了風，也不至於影響整個計劃。

天還沒有亮，後山的香積廚裡已有人開始工作，淘米、生火、洗菜、熬粥，每個人都在默默的做自己的事，很少有人開口說話。

這位彭總管對他屬下的火工道人們，想必比對陸小鳳更不客氣。

香積廚後面，有兩排木屋，最旁邊的一間，屋裡堆著一簍簍還沒有完全曬乾的醃蘿蔔，屋角擺著張破舊的竹床。

彭長備道：「你就睡在這裡。」

陸小鳳忍不住要問：「睡到什麼時候？」

彭長備道：「睡到我來找你的時候，反正這裡有吃的。」

陸小鳳吃了一驚：「吃這些醃蘿蔔？」

彭長備冷冷道：「醃蘿蔔也是人吃的。」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著喃喃道：「我只怕醃蘿蔔吃多了會放屁。」

彭長備道：「你可以不吃，就算餓一天，也餓不死人的。」

他已準備走了：「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事？」

陸小鳳道：「只有一件事。」

彭長備道：「你說。」

陸小鳳道：「我只奇怪你為什麼不改行做牢頭去？」

問完了就往竹床上一躺，用薄被蓋住了頭，死人也不管了。

只聽房門「砰」的一聲響，彭長備只有把氣出在這扇木板門上。

陸小鳳笑了。

對付這種人，你只有想法子氣氣他，只要有一點機會能讓他生氣，就千萬不要錯過，最好能讓他氣得半死。

可是這床棉被卻已先把陸小鳳臭得半死，他伸出頭來想透口氣，醃蘿蔔的氣味也並不比這床被好多少，只有鼻子不通的人，也許還能在這裡睡得著。

東方的曙色，已將窗紙染白，然後陽光就照上了窗櫺。

他眼睜睜的看著屋裡這扇唯一的窗戶，叫他就這麼樣躺在這裡，再眼睜睜的等著太陽落下去，那簡直要他的命。何況，現在肚子又餓得要命，要他吃醃蘿蔔，更要他的命。

有了這麼多要命的事，他如果還能待得下去，他就不是陸小鳳。

就算彭長備說的話是聖旨，陸小鳳也不管的，好歹也得先到廚房裡找點東西吃。

山上既然來了這麼多貴賓，香積廚裡當然少不了有些冬菇香菌之類的上素。

他雖然寧可吃大魚大肉，可是偶爾吃一次素，他也不反對。

他只不過反對挨餓。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免於飢餓的自由。

太陽已升得很高，香積廚裡的人正在將粥菜點心放進一個個塗著紅漆的食盒裡，再分別送出去。

早點雖然簡單些，素菜還是做得很精緻，顯然是送給貴客們吃的。

陸小鳳正準備想法子弄個食盒，帶回他那小屋去享受，突聽一個人大聲道：「你過來。」

說話的人是中年道士，陰沉沉的一張馬臉，看樣子，就很不討人歡喜。

陸小鳳東看看，西看看，前看看，後看看，前後左右都沒有別人。

這馬臉道士叫的就是他。

他只有走過去。

臨時被找來幫忙的火工道人好像不止他一個，這道士並沒有盤問他的來歷，只不過要他把一個最大的食盒送到「聽竹小院」去，而且要趕快送去。

陸小鳳提起食盒就走，他看見擺進食盒裡的是一碟油燜筍，一碟扁尖毛豆，一碟冬菇豆腐，一碟羅漢上齋，還有一大鍋香噴噴的粳米粥。

這些東西都很合他的口味，他實在很想先吃了再說。

如果他真的這麼樣做，他也不是陸小鳳了。

陸小鳳做事，並不是完全沒有分寸的，他並不想誤了大事。

這食盒裡的菜既然精緻，住在聽竹小院裡的當然是特別的貴客。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他根本不知道聽竹小院在哪裡。

他正想找個樣子比較和氣的人問問，卻看見了個樣子最不和氣的人。

彭長備正在冷冷的盯著他，忽然壓低聲音問：「你知不知道聽竹小院裡住的是什麼人？」

陸小鳳搖搖頭。

彭長備道：「是少林鐵肩。」

陸小鳳手心已好像冒汗。

他認得鐵肩，這老和尚不但有一雙銳眼，出家前還是一個名捕。黑道上的勾當，他沒有一樣不精的，最精的據說就是易容，連昔年江湖中的第一號飛賊「千面人」，都栽在他手裡。

彭長備冷冷道：「他若看出你易容改扮過，你就完了。」

陸小鳳苦笑道：「我能不能不去？」

彭長備道：「不能。」

陸小鳳道：「為什麼？」

彭長備道：「因為派給你這件差使的人，就是宋長清，他已經在注意你。」

幸好聽竹小院並不難找，依照彭長備的指示走過碎石小徑，就可以看見一片青翠的竹林。

他走過去的時候，有個人正在他前面，一身藍布衣服已洗得發白，還打著十七八個大補丁。

他認得這個人，用不著看到這個人的臉，就可以認得出。

丐幫的規矩最大，丐幫弟子背後背著的麻袋，叫做品級袋。

你若有了七袋弟子的身份，就得背七口麻袋，多一口都不行，少一口也不行，簡直比朝廷命官的品級分得還嚴。

七袋弟子已是丐幫中的執事長老，幫主才有資格背九口麻袋。

走在陸小鳳前面的那個人，背後的麻袋竟有十口。

丐幫建立數百年來，這是唯一的例外，因為這個人替丐幫立的功績實在太大，而卻又偏偏功成身退，連幫主都不肯做。

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和感激，丐幫上上下下數千弟子，每個人都將自己的麻袋剪下一小塊，連綴成一個送給他，象徵他的尊榮權貴。

這個人就是王十袋。

陸小鳳低下了頭，故意慢慢的走。

王十袋今年已近八十，已是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江湖，江湖中的事，能瞞過他的已不多。

陸小鳳實在不願被他看見，卻又偏偏躲不了，他顯然也是到聽竹小院中去的，有很多朋友已經在那裡等著他，他的朋友都是身份極高的武林名人。

木道人、高行空，和鷹眼老七都在，還有那高大威猛的老人──這人究竟是什麼身份？

一個修飾整潔，白面微鬚的中年道者，正是巴山小顧。

一個衣著樸素，態度恬靜，永遠都對生命充滿了信心和愛心的年輕人，卻是久違了的花滿樓。

沒有人能看得出他是瞎子，他自己彷彿也忘了這件事。

他雖然不能用眼睛去看，可是他能用心去看，去瞭解，去同情，去關懷別人。

所以他的生命永遠是充實的。

陸小鳳每次看見他的時候，心裡都湧起了一陣說不出的溫暖。

那不僅是友情，還有種發自內心的尊敬。

雲房中精雅幽靜，陸小鳳進去的時候，他們正在談論木道人那天在酒樓上看見的事。

對這個話題陸小鳳無疑也很有興趣，故意將每件事都做得很慢，盡量不讓自己的臉去對著這些人。

他們對他卻完全沒有注意，談話並沒有停頓。

「西門吹雪說的是真話。」木道人的判斷一向都很受重視：「能接得住他一輪快攻，絕不會超出三個人。」

「你也看不出那黑衣蒙面劍客的來歷？」問話的是巴山小顧。

他自己也是劍法名家，家傳七七四十九手回風舞柳劍，與武當的兩儀神劍、崑崙的飛龍大九式，並稱為玄門三大劍法。

「那人的出手輕靈老練，功力極深，幾乎已不在昔年老顧之下。」木道人目中帶著深思之色：「最奇怪的是，他用的竟彷彿是武當劍法，卻又比武當劍法更鋒銳毒辣。」

「你看他比你怎麼樣？」這次問話的是王十袋，只有他才能問出這種話。

木道人笑了笑：「我這雙手至少已有十年未曾握劍了。」

「你的手不會癢？」

「手癢的時候我就去拿棋子和酒杯。」木道人笑道：「那不但比握劍輕鬆愉快，而且也安全得多。」

「所以那天你就一直袖手旁觀。」

「我只能袖手旁觀，我手裡不但有酒杯，還提著個酒壺。」

「你說的那位以酒為命的朋友是誰？」

「那人據說是個告老還鄉的京官，我看他卻有點可疑。」鷹眼老七搶著說。

「可疑？」

「他雖然盡量作出老邁顢頇的樣子，其實腳下的功夫卻很不弱，一跤從樓上跌下去，居然連一點事都沒有，看他的樣子，就像是我們一個熟人。」

聽到這裡，陸小鳳的一顆心幾乎已跳出腔子，只想趕緊開溜。

「你看他像誰？」

「司空摘星。」

陸小鳳立刻鬆了口氣，又不想走了。

他們又開始談論那四個行跡最神秘的老頭子。

「那四個人非但功力都極深，而且路數也很接近。」木道人苦笑著道：「像那樣的人，一個已很難找，那天卻忽然同時出現了四個，簡直就像是忽然從天上掉下來的。」

高行空沉吟著，緩緩道：「更奇怪的是，他們的神情舉動看來都差不多，就連面貌好像都有點相似，就好像是兄弟。」

「兄弟？」鐵肩皺了皺眉：「像這樣的兄弟，我只知道──」

他沒有說下去，他一向不是個輕易下判斷的人，他的身份地位，也不能輕易下判斷。

可是在座的這些老江湖們，顯然已聽出了他的意思：「你說的是虎豹兄弟？」

鐵肩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木道人又笑了：「就算他們還在人世，也絕不會帶著『滿翠樓』的姑娘去喝酒的。」

「滿翠樓的姑娘？」王十袋搶著道：「你對這種事好像滿內行的，你是不是也去過滿翠樓？」

「我當然去過。」木道人悠然而笑：「只要有酒喝，什麼地方我都去。」

王十袋也大笑：「這老道說話的口氣，簡直就跟陸小鳳一模一樣。」

話題好像已轉到陸小鳳身上。

陸小鳳又準備開溜。

鷹眼老七忽然道：「還有件事我更想不通。」

木道人道：「什麼事？」

鷹眼老七道：「一個告老還鄉的京官，怎麼會忽然變成了火工道士？」

陸小鳳手腳冰冷，再想走已太遲。

鷹眼老七已飛身而起，擋住了他的去路，冷冷道：「你不能走。」

陸小鳳好像很吃驚：「我為什麼不能走？」

鷹眼老七道：「因為我想不通這件事，只有你能告訴我。」

高行空也跳了起來：「不錯，他就是那位以酒為命的朋友，他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幽雅的雲房，忽然充滿殺氣。

無論誰做了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一個月中總難免要殺三五個人的。

高行空陰鷙冷酷，也是江湖中有名的厲害人物。

只要他們一開始行動，就有殺機。

他們一前一後，已完全封死了陸小鳳的退路，陸小鳳就算能長出十對翅膀來，也很難從這屋子裡飛出去。

只不過世上假如還有一個人能從這屋裡逃出去，這個人一定就是陸小鳳。

他忽然大笑：「我好像輸了。」

鷹眼老七冷冷道：「你輸定了。」

陸小鳳道：「我生平跟別人打賭不下八百次，這一次輸得最慘。」

鷹眼老七道：「打賭，賭什麼？」

陸小鳳道：「有個人跟我賭，只要我能在這屋裡待一盞茶功夫，還沒有被人認出來，他就輸給我一頓好酒，否則他從此都要叫我混蛋。」

鷹眼老七冷笑。

他根本不信那一套，卻還是忍不住要問：「跟你打賭的這個人是誰？」

陸小鳳道：「他自己當然也是個混蛋，而且是個特大號的混蛋。」

鷹眼老七道：「誰？」

陸小鳳道：「陸小鳳。」

這名字說出來，大家都不禁聳然動容：「他還沒有死？」

陸小鳳道：「死人怎麼會打賭？」

鷹眼老七道：「他的人在哪裡？」

陸小鳳抬起頭，向對面的窗戶招了招手，道：「你還不進來？」

大家當然都忍不住要朝那邊去看，他自己卻乘機從另一邊溜了。

兩邊窗子都是開著的，他箭一般竄了出去，一腳踹在屋簷上。

屋簷塌下來的時候，他又已借力掠出五丈。

後面有人在呼喝，每個人的輕功都很不錯，倒塌的屋簷雖然能阻攔他們一下子，他們還是很快就會追出來的。

陸小鳳連看都不敢回頭去看。

道觀的建築古老高大而空闊，雖然有很多藏身之處，他卻不敢冒險。

今天已是十三，該到的人已全都到了，到的人都是高手。

無論藏在哪裡，都可能被人找到，無論被誰找到，要想脫身都很難。

他當然也不能逃下山去，今天的事，他既不能錯過，也不願錯過。

三五個起落後，對面已有人上了屋脊，後面當然也有人追了過來。

接著，左右兩邊也出現了人影，前後左右四路包抄，他幾乎已無路可走。

他只有往下面跳。

下面的人彷彿更多，四面八方都已響起了腳步聲。

他轉過兩三個屋角，忽然發現前面有個人在冷冷的看著他，馬臉上全無表情，竟是彭長備的師弟，火工道人的副總管長清。

陸小鳳吃了一驚，勉強笑道：「你好。」

長清冷冷的道：「我不好，你更不好，我只要大叫一聲，所有的人都會趕到這裡來，就算你能一下子打倒我，也沒有用。」

陸小鳳苦笑道：「你想怎麼樣？」

長清道：「我只想讓你明白這一點。」

陸小鳳道：「我已經明白了。」

長清道：「那麼你就最好讓我把你抓住，以後對你也有好處。」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好吧，反正我遲早總是逃不了的，倒不如索性賣個交情給你。」

長清眼睛亮了，一個箭步竄過來。

陸小鳳道：「你下手輕一點好不好？」

長清道：「好。」

這個字是開口音，他只說出這個字，已有樣東西塞入他嘴裡，他揮拳迎擊，脅下的穴道也已被點住。

陸小鳳已轉過前面的屋角，他只有眼睜睜的看著。

可是他知道陸小鳳是逃不了的，因為再往前轉，就是大殿。

當今武當的掌門人，正在大殿裡。

大殿前是個空曠寬闊的院子，誰也沒法子藏身，大殿裡光線陰黯，香煙繚繞，人世間所有的糾紛煩惱，都已被隔絕在門檻外。

陸小鳳竟竄了進去。他顯然早已準備藏身在這裡。

他知道人們心裡都有個弱點，藏身在最明顯的地方，反而越不容易被找到。

現在早課的時候已過，大殿中就算還有人，也應該被剛才的呼喝驚動。

他實在想不到裡面居然還有人。

一個長身玉立的道人，默默的站在神案前，也不知是在為人類祈求平安，還是在靜思著自己的過錯。

他面前的神案上，擺著一柄劍。

一柄象徵著尊榮和權力的七星寶劍。

這個人竟是石雁。

陸小鳳更吃驚，腳尖點地，身子立刻竄起。

大殿上的橫樑離地十丈。

沒有人能一掠十丈。

他身子竄起，左足足尖在右足足背上一點，竟施展出武林中久已絕傳的「梯雲縱」絕頂輕功。

他居然掠上了橫樑。

石雁還是默默的站在那裡，彷彿已神遊物外。

陸小鳳剛剛鬆了口氣，王十袋、高行空、鷹眼老七、巴山小顧都已闖了進來。

「剛才有沒有人進來過？」

石雁慢慢的轉過身，道：「有。」

這個「有」字聽在陸小鳳耳裡，幾乎就像是罪犯聽見了他已被判決死刑。

「人在哪裡？」

「就在這裡。」石雁微笑著：「我就是剛才進來的。」

人都已走了，連石雁都走了。

如果武當的掌門人說這裡沒有人來過，那麼就算有人看見陸小鳳在這裡，也一定認為是自己看錯了。

有很多人都認為武當掌門的話，甚至比自己的眼睛還可靠。

石雁當然絕不會說謊，以他的耳目，難道真不知道有人進來過？

陸小鳳忽然想起了孩子們捉迷藏的遊戲。

──一個孩子躲到叔叔椅子背後，另一個孩子來找，叔叔總是會說：「這裡沒有人。」

石雁並不是他的叔叔，為什麼要替他掩護？

陸小鳳沒有去想。

橫樑上灰塵積得很厚，他還是躺了下去，希望能睡一下。

現在他已絕不能再露面了，只有在這裡等，「等燈滅的時候」。

等到那一瞬到來，他在橫樑上還是同樣可以出手。

所以他才會選擇這地方藏身，這裡至少沒有醃蘿蔔的臭氣。

只可惜他還是睡不著。他怕掉下去。

不但怕人掉下去，也怕樑上的灰塵掉下去，他簡直連動都不敢動。

等到他想到餓的時候，就開始後悔了，後悔自己為什麼不老老實實的待在那屋子裡？醃蘿蔔的味道其實並沒有他想像中那麼臭的。

這時大殿中又有很多人進來，打掃殿堂，安排坐椅，還有人在問：「誰是管燈油的？」

「是弟子長慎。」

「燈裡的油加滿了沒有？」

「加滿了，今天清早，弟子就已檢查過一遍。」

問話的人顯然已很滿意，長慎做事想必一向都很謹慎。

奇怪的是，武當弟子怎麼會被老刀把子收買了的？他對於武當的情況，為什麼會如此熟悉？

陸小鳳也沒有去想。

最近他好像一直都不願意動腦筋去想任何事。

打掃的人大多都走了，只留下幾個人在大殿裡看守照顧。

又過了很久，陸小鳳就聽見他們在竊竊私議，議論的正是那個扮成火工道人的「奸細」。

「我實在想不通，這裡又沒有什麼秘密，怎麼會有奸細來？」

「也許他是想來偷東西的。」

「偷我們這些窮道士？」

「莫忘記這兩天山上來的都是貴客。」

「也許他既不是小偷，也不是奸細。」

「是什麼？」

「是刺客！來刺那些貴客的。」

「現在我們還沒有抓住他？」

「還沒有。」

「我想他現在一定早就下山了，他又不是呆子，怎麼會留在山上等死？」

「倒楣的是長備，據說那個人是他帶上山來的，現在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正親自追問他的口供。」

據說鷹眼老七的分筋錯骨手別有一套，在他的手下，連死人都沒法子不開口。

長備會不會將這秘密招供出來？他知道的究竟有多少？

陸小鳳正在開始擔心，忽然又聽見腳步聲響，兩個人喘息著走進來，說出件驚人的消息：「彭長備死了！」

「怎麼死的？」

「二師叔他們正在問他口供時，外面忽然飛進了一根竹竿，活活的把他釘死在椅子上。」

「兇手抓住了沒有？」

「沒有，太師祖已經帶著二師叔他們追下去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這結果他並不意外。

殺人滅口，本就是他們的一貫作風。

只不過用一根竹竿就能將人活活釘死在椅子上的人並不多，就連表哥和管家婆他們都絕沒有這麼深的功力。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也已潛入了武當？

無虎兄弟和石鶴絕不敢這麼早就上山，來的難道是老刀把子？

他是用什麼身份做掩護的？

難道他也扮成了個火工道士？

下面忽然又有人問：「長備死了，跟我們又沒什麼關係，你何必急著趕來報消息？」

「跟你雖然沒關係，跟長慎師兄卻有關係──」

「我明白了。」另外一個人打斷了他的話：「長備死了，長清也受了罰，長慎師兄當然就變成了我們的總管，你是趕來報喜的。」

看來這些火工道人們的六根並不清淨，也一樣會爭權奪利。

陸小鳳心裡正在歎息，忽然聽到一陣尖銳奇異的聲音從外面捲了進來。

連他都聽不出這是什麼聲音，只覺得耳朵被刺得很難受。

就在這一瞬間，大殿裡已響起一連串短促淒厲的慘呼聲：「是你──」

一句話未說完，所有的聲音又突然斷絕。

陸小鳳忍不住悄悄伸出頭去看了一眼，手足已冰冷。

大殿裡本來有九個人，九個活生生的人，就在這一瞬間，九個人都已死了。

九個人的咽喉都已被割斷，看來無疑都是死在劍鋒下的。

一劍就已致命！

武當的弟子們武功多少總有些根基，卻在一瞬間就已被人殺得乾乾淨淨。

剛才那奇異尖銳的聲音，竟是劍鋒破空聲。

好快的劍！好狠的劍！就連縱橫天下的西門吹雪都未必能比得上。

兇手是誰？

他為什麼要殺這些無足輕重的火工道人？

「是為了長慎！」陸小鳳忽然明白：「他算準了長備一死，別人一定會找長慎問話，所以先趕來殺了長慎滅口。」

殺長備的兇手當然也是他。

這個人竟能在武當的根本重地內來去自如，隨意殺人，他究竟是什麼身份？

「是你──」

長慎臨死前還說出了這兩個字，顯然是認得這個人的，卻也想不到這個人會是殺人的兇手。

陸小鳳又不禁開始後悔，剛才響聲一起，他就該伸出頭來看看的。

也許這就是他唯一能看到這人真面目的機會，良機一失，只怕就永不再來了。

死人已不會開口。

無論鷹眼老七的分筋錯骨手多厲害，死人也不會開口。

所以計劃一定還是照常進行。

所以陸小鳳還是只有等。

等天黑，等燈亮，再等燈滅。

等待的滋味實在不好受。

## 第十六回 樑上君子

四月十三，黃昏。天漸漸黑了，大殿裡燈火已燃起。

橫樑上卻還是很陰暗，陽光照不到這裡，燈火也照不到，世上本就有很多地方是永遠都沒有光明。

有些人也一樣。難道陸小鳳已變成了這種人，他這一生難道已沒有出頭的機會，只能像老鼠般躲在黑暗中，躲避著西門吹雪？

也許他還有機會，也許這次行動就是他唯一的機會，所以他絕不能失手。可是他並沒有把握。

誰能有把握從石雁頭上摘下那頂道冠來？他連一個人都想不出。

大殿裡又響起了腳步聲，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腳步雖然走得很重，腳步聲卻還是很輕。因為他全身的氣脈血液都已貫通，他雖然也是血肉之軀，卻已和別人不同。他身子裡已沒有渣滓。

陸小鳳忍不住將眼睛貼著橫樑，偷偷的往下看，一行紫衣玄冠的道人魚貫走入大殿，走在最前面的，竟是木道人。

他和木道人相交多年，直到此刻，才知道這位武當名宿的功力，比任何人想像中都要高得多。

石雁還沒有來，主位上的第一張交椅是空著的，木道人卻只能坐在第二張椅子上。

雖然他德高望重，輩份極尊，可是有掌門人在時，他還是要退居其次。

這是武當的規矩，也是江湖中的規矩，無論誰都不能改變。

大廳裡燈火輝煌，外面有鐘聲響起，木道人降階迎賓，客人們也陸續來了。

每個人的態度都很嚴肅，鷹眼老七他們的神情凝重，顯然還不能忘記今天白天發生的那些事。

那高大威猛的老人也到了，座位居然還在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之上。

他又是什麼身份？為什麼從來不在江湖中露面？此刻為什麼又忽然出現了？

陸小鳳一直盯著他，心裡總覺得自己應該認得這個人，卻又偏偏不認得。

大殿中擺的椅子並不多，夠資格在這裡有座位的人並不多。

客人們來的卻不少，沒有座位的人只有站著。

鐵肩、石雁、王十袋、水上飛、高行空、巴山小顧、鷹眼老七，他們身後都有人站著，每個人都可能就是在等著要他們的命。

這些人之中，有哪些是已死過一次又復活了的？誰是杜鐵心？誰是關天武？誰是婁老太太？

陸小鳳正在找。他們易容改扮過之後的面貌，除了老刀把子和犬郎君外，只有陸小鳳知道。

犬郎君已將他們每個人易容後的樣子都畫出來交給了陸小鳳──在第一流的客棧裡，廁所總是相當大的，除了方便外，還可以做很多事。

海奇闊殺的那條狗，既然真是條狗，犬郎君到哪裡去了？這秘密是不是也只有陸小鳳知道？

他很快就找到了他們，甚至連那個沒有臉的石鶴，現在都已有了張臉。

他們顯然都在緊緊盯著自己的目標，只等燈一滅，就竄過去出手。

唯一沒有人對付的，好像只有木道人，是不是因為他久已不問江湖中的事，老刀把子根本就沒有將他當做目標？陸小鳳沒有再想下去，因為這時候他自己的目標也出現了。

戴著紫金道冠的武當掌門真人，已在四個手執法器的道童護衛下，慢慢的走了出來。

這位名重當代的石雁道長，不但修為功深，少年時也曾身經百戰，他的劍法、內力，和修養，都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可是現在他看來竟似很疲倦、很衰老，甚至還有點緊張。

石雁的確有點緊張。

面對著這麼多嘉賓貴客，他雖然不能不以笑臉迎人，可是心裡卻覺得緊張而煩躁。近十年來，他已很少會發生這種現象。今天他心裡彷彿有種不祥的預感，知道一定會有些不幸的事發生。

「也許我的確已應該退休了。」他在心裡想：「去找個安靜偏僻的地方，蓋兩間小木屋，從此不再問江湖中的是非，也不再見江湖中的人。」

只可惜到現在為止，這些還都是幻想，以後是不是真的能及時從江湖上的是非恩怨中全身而退，連他自己都沒有把握，若不能把握時機，很可能就已太遲。

每當他緊張疲倦時，他就會覺得後頸僵硬，偏頭痛的老毛病也會發作。

尤其現在，他還戴著頂份量很重的紫金道冠，就像是鍋蓋般壓在他頭上。

嘉賓貴客們都已站起來迎接他。雖然他知道他們尊敬他，只不過因為他是武當的掌門。

雖然他並不完全喜歡這些人，卻還是不能不擺出最動人的笑容，向他們招呼答禮。

──這豈非也像做戲一樣？

──你既然已被派上這角色，不管你脖子再硬，頭再疼，都得好好的演下去。

大殿裡燈火輝煌。在燈光下看來，鐵肩和王十袋無疑都比他更疲倦、更衰老。

其實他們都已應該退休歸隱了，根本不必到這裡來的。

他並不想見到他們，尤其是王十袋──「明明是個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人，卻偏偏要作出遊戲風塵，玩世不恭的樣子。」

──還有那總是喜歡照鏡子的巴山小顧，他實在應該去開妓院的，為什麼偏偏要出家？

──世界上為什麼有這許多人都不能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典禮已開始進行，每一個程序都是石雁已不知做過多少次的，說的那些話，也全都不知是他已說過多少次的。無論他心裡在想什麼，都絕不會出一點錯誤，每件事都好像進行得很順利。

接著他就要宣佈他繼承人的姓名了。他用眼角看著幾個最重要的弟子，越有希望的，就顯得越緊張。

假如他宣佈的姓名並不是這幾個人，他們會有什麼表情？別人會有什麼反應？

那一定很有趣。想到這一點，他嘴角不禁露出了笑意，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

可是他很快就抑制了自己，正準備進行儀式中最重要的一節。

就在這時，大殿裡有盞永不熄滅的長明燈，竟忽然滅了。

他心裡立刻生出警兆，他知道自己那不祥的預感已將靈驗。

幾乎就在這同一剎那間，大殿內外的七十二盞長明燈，竟突然全都熄滅。

幾縷急銳的風聲響起，神龕香案上的燭火也被擊滅。燈火輝煌的大殿，竟突然變得一片黑暗。

黑暗中突然響起一連串慘呼，一道更強銳的風聲，從大殿橫樑上往他頭頂吹了過來，吹動了他的道冠，竟彷彿是夜行人的衣袂帶風聲。他伸手去扶道冠時，道冠已不見了。

「嗆」的一響，他腰上的七星劍也已出鞘，卻不是他自己拔出來的。

他身子立刻掠起，只覺得脅下肋骨間一陣冰冷，彷彿被劍鋒劃過。

這件事幾乎也全都是在同一剎那間發生的。

大多數人根本還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當然更不知道應該怎麼應變。

那些淒厲的慘呼聲，使得這突來的變化顯得更詭秘恐怖。

慘呼聲中，竟似還有鐵肩和王十袋這些絕頂高手的聲音。

然後就聽見了木道人在呼喝：「誰有火折子？快燃燈。」

他的聲音居然還很鎮定，但石雁卻聽得出其中也帶著痛苦之意。難道他也受了傷？

雖然只不過是短短的一瞬時光，可是每個人感覺中，都好像很長。

燈終於亮了，大家卻更吃驚，更恐懼。誰也不能相信自己眼睛裡看見的事，這些事卻偏偏是真的──

鐵肩、王十袋、巴山小顧、水上飛、高行空、鷹眼老七，還有武當門下幾個最重要的弟子，竟都已倒了下去，倒在血泊中。王十袋腰上甚至還插著一把劍，劍鋒已直刺入他要害，只留下一截劍柄。

木道人身上也帶著血跡，雖然也受了傷，卻還是最鎮定。

「兇手一定還在這裡，真相未明之前，大家最好全都留下來。」

事變非常，他的口氣也變得很嚴肅：「無論誰只要走出這大殿一步，都不能洗脫兇手的嫌疑，那就休怪本門子弟，要對貴客無禮了。」

沒有人敢走，沒有人敢動。這件事實在太嚴重，誰也不願沾上一點嫌疑。

奇怪的是，留在大殿裡的人，身上都沒有兵刃，殺人的刀劍是哪裡來的？到哪裡去了？

石雁傷得雖不重，卻顯得比別人更悲哀、憤怒、沮喪。

木道人壓低聲音，道：「兇手絕不止一個人，他們一擊得手，很可能已乘著剛才黑暗時全身而退了，但卻不可能已全都退出武當。」

石雁忍不住道：「既然大家都得留在大殿裡，誰去追他們？」

木道人道：「我去。」他看了看四下待命的武當弟子：「我還得帶幾個得力的人去。」

石雁道：「本門弟子，但憑師叔調派。」

木道人立刻就走了，帶走了十個人，當然全都是武當門下的精英。

看著他匆匆而去，石雁眼睛裡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那高大威猛的老人已悄悄到了他身後，沉聲道：「果然如此。」

石雁點點頭，忽然振作起精神，道：「事變非常，只得委屈各位在此少候，無垢先帶領本門弟子，將死難的前輩們抬到聽竹院去，無鏡、無色帶領弟子去巡視各地，只要發現一件兵刃，就快報上來。」

高大威猛的老人道：「你最好讓他們先搜搜我。」

石雁苦笑道：「你若要殺人，又何必用刀劍？」

老人道：「那麼我也想陪你師叔去追兇。」

石雁道：「請。」

老人拱了拱手，一擰腰，就已箭一般竄出。

群豪中立刻有人不滿：「我們不能走，他為什麼能走？」

「因為他的身份和別人不同。」

「他是誰？」

「他就是那──」

一陣騷動，淹沒了這人的聲音，兩個紫衣道人大步奔入，手裡捧著柄長劍，赫然竟是武當掌門人的七星劍。可是他佩帶的另一件寶物紫金冠，卻已如黃鶴飛去，不見影蹤了。

## 第十七回 人皮面具

四月十三，午夜。

夜涼如水。

此時此刻，只有一個人知道紫金冠在哪裡，這個人當然就是陸小鳳。

他也不知從哪裡買了頂特大號的紫陽氈笠戴在頭上，遮住了他大半邊臉。

紫金冠就在他頭上，也被氈笠蓋住了。

這是他用他那兩根無價的手指從石雁頭上摘下來的，他總算又沒有失手。

可是就在他剛才出手的那一瞬間，他全身的衣衫都已濕透。

他知道這次行動已完全成功，掠出大殿時，他就聽見鐵肩他們的慘呼聲。

現在他身上衣服早已乾了，他已在附近的暗巷中兜了好幾個圈子，確定了後面絕沒有跟蹤的人，然後才從後院的角門溜入滿翠樓。

後園中靜悄悄的，聽不見人聲，也看不見燈光。

「那些人難道還沒有回來？」

他正想找個人問問，忽然聽見六角亭邊的花叢裡有人輕輕道：「在這裡。」

這是柳青青的聲音。

看見陸小鳳的時候，她的表情很奇怪，又像是驚訝，又像是歡喜：「你也得手了？」

陸小鳳點點頭，道：「別人呢？」

柳青青道：「大家差不多都已回來了，都在等老刀把子。」

她咬著嘴唇，用眼角瞟著陸小鳳：「可是我真想不到這次真會成功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想不到？」

柳青青道：「因為我總有點疑心你，尤其是犬郎君的那件事，還有那個替你溜狗去的堂倌，葉家那個挖蚯蚓的人──」

陸小鳳笑了：「這只能證明一件事，證明你的疑心病至少比別人大十倍。」

柳青青也笑了，剛拉起他的手，花叢裡忽然有道燈光射出來。

小翠正在燈光後瞪著他們：「好呀，大家都在下面等，你們卻躲在這裡拉著手說悄悄話。」

陸小鳳直到現在才知道，他們聚會的密室，竟是在這一叢月季花下。

這計劃的每一個細節雖然早就全都安排好了，可是不到最後關頭，除老刀把子外，還是沒有人能完全知道。

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人能看見他的面目。

可是他一定很快就會來了。

寬大的地室，通風的設備良好，大家的呼吸卻還是很急促。

參加這次行動的人，現在都已到齊，竟完全沒有意外的差錯，也沒有傷損。

只是當時那一瞬間的緊張和刺激，卻絕不是很快就會平靜的，大家還是顯得很興奮，幾乎沒有人開口說話的。

有些人衣襟上還帶著血，想必是因為出手時太用力，刺得太猛，有的人甚至連臉上都被濺上了血跡。

他們本該高興的，因為他們今天晚上做的事，無疑必將會改變天下武林的歷史和命運。

「這裡為什麼沒有酒？大功已告成了，我們為什麼還不能喝兩杯慶祝慶祝？」

「因為老刀把子還沒有回來。」

「他為什麼還沒有回來？」

「因為他還有很多事要做。」聲音來自地室外：「他還要替你們阻擋追兵，清點戰果。」

老刀把子終於出現了，戰果無疑很輝煌，連他的聲音都已因興奮而顯得有些嘶啞。

然後他就正式宣佈：「一擊命中，元兇盡誅，天雷行動，完全成功！」

慎重周密的計劃，迅速準確的行動，只要能做到這兩點，無論什麼事都會成功的。

但是老刀把子卻好像忘記了一件事。

他並沒有問陸小鳳是否得手，怎麼會知道這次行動已完全成功？除非燈亮後他還在大殿裡，已看見紫金冠不在石雁頭上。

陸小鳳忍不住道：「你是不是忘了問我要樣東西？」

他忽然摘下氈笠，紫金冠立刻在燈下散發出輝煌美麗的光彩。

老刀把子卻只看了一眼，道：「我不急。」

陸小鳳笑了：「你當然不急，因為你要的本就不是這頂紫金冠，而是那把七星劍。」

這些話他不想說的，卻忽然有了種忍不住要說出來的衝動：「我去摘紫金冠時，石雁一定會伸手到頭上去扶，你才有機會奪他腰下的劍。」

老刀把子冷冷的看著他，等著他說下去。

陸小鳳道：「那秘密雖然一直都在劍柄裡，石雁卻從來沒有用它要挾過任何人，但你卻還是不放心，因為那其中最大的一個秘密，就是你的秘密，所以你一定要親手奪他的劍，絕不讓這秘密再經過第二個人的手。」

老刀把子居然並不否認：「可是他的手一直都扶在劍柄上，所以我才用得著你，以後他一定會認為這次行動的主謀就是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刀把子道：「因為你剛才出手，一定很用力，紫金冠上一定已被你捏出了兩個指痕，能用兩根手指摘下他頭上道冠的人，除了陸小鳳外，世上只怕還沒有第二個，這就是最好的證據。」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原來你不但要我去分散他的注意力，還要我去替你背黑鍋。」

老刀把子道：「這就叫一石二鳥之計。」

這一點才是整個計劃中最後的關鍵，陸小鳳直到現在才完全明白。

他只有苦笑：「但我還是不明白，你既然已奪下他的劍，為什麼不索性殺了他？」

老刀把子道：「因為他反正已活不長了。」

陸小鳳吃驚道：「為什麼？」

老刀把子道：「因為他已得了絕症，他的壽命最多只有兩三個月。」

陸小鳳道：「這就難怪他急著要提前冊立繼承他的人了。」

老刀把子冷冷道：「只可惜現在能夠擔當重任的武當弟子，都已死在我們手裡。」

陸小鳳盯著他，道：「所以他現在只能將掌門之位傳給你。」

老刀把子的手突然握緊，冷笑道：「你是個聰明人，這些話你本不該說出來的。」

陸小鳳苦笑道：「只可惜我忍不住要說。」

老刀把子忽然大聲道：「婁金氏，關天武，杜鐵心，高濤，海奇闊，顧飛雲。」

他叫出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立刻就站了出來，瞪著陸小鳳。

老刀把子冷冷道：「你看這六個人能不能制得住你？」

陸小鳳道：「只要兩三個就足夠了。」

老刀把子冷笑道：「你難道還要他們出手？」

陸小鳳道：「我不想要他們出手。」

老刀把子道：「那麼你為什麼不束手就縛？」

陸小鳳道：「因為我知道他們絕不會出手的。」

老刀把子厲聲道：「拿下他！」

他叫的聲音雖大，這六個人卻好像忽然變了聾子，連動都不動。

老刀把子瞳孔收縮。

陸小鳳卻笑了，他微笑著道：「現在他們若是出手，只會去拿一個人。」

老刀把子道：「誰？」

陸小鳳道：「你！」

六個人果然同時轉身，面對著老刀把子，同時道：「你難道還要等我們出手？」

老刀把子全身僵硬：「若沒有我，現在你們連屍骨都已爛光了，你們竟敢背叛我？」

陸小鳳搶著道：「他們並不想背叛你，只怪你自己做錯了事。」

地室中居然一直都很安靜，除了柳青青和小翠外，每個人都顯得出奇鎮定，這些驚人的變化，竟似早就在他們意料之中。

難道這些人已全背叛了他？

老刀把子的手握得更緊，道：「我做錯了什麼事？」

陸小鳳道：「你的計劃周密巧妙，卻有個致命的漏洞。」

老刀把子不信。

他的確無法相信，這計劃他已反覆思慮過無數次。

陸小鳳道：「這計劃中最巧妙的一點，就是你派出來參加這次行動的本就都是死人，你再將他們改扮成另外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江湖中當然沒有人會注意他們的行動。」

他笑了笑：「只可惜這一點偏偏也就是你計劃中最大的漏洞。」

老刀把子不懂。

這些話的確並不是很容易就能讓人聽懂的。

陸小鳳道：「你若將高濤扮成水上飛，犬郎君的易容術縱然妙絕天下，還是有人認出他來的，至少水上飛的朋友和親人認得出。」

他拍了拍「管家婆」的肩：「可是你將他扮成了這樣子，世上根本就沒有這麼樣一個人存在，當然也就沒有人能認得出他。」

這些話說得就比較容易讓人聽懂了。

老刀把子當然也懂，這本是他計劃中最基本的一個環節。

陸小鳳道：「可是你忽略了一點。」

老刀把子忍不住問：「哪一點？」

陸小鳳又指了指「管家婆」的臉：「高濤能扮成這樣子，別人當然也能扮成這樣子。」

老刀把子承認。

只要有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再加上一個易容好手，任何人都能扮成這樣子。

陸小鳳道：「高濤扮成這樣子，沒有人能認得出他，別人若扮成這樣子，當然也是沒有人能認得出來的。」

因為世上根本就沒有這麼樣一個人存在，所以也沒有人會去注意他，連老刀把子都不例外。

老刀把子的手突然開始發抖，道：「難道這個人已不是高濤？」

陸小鳳道：「你總算明白我的意思了。」

這「管家婆」也笑了笑，用力撕下臉上一張人皮面具，竟是個年紀並不太大的女人。

這個人當然不是高濤。

陸小鳳笑道：「這位姑娘就是昔年公孫大娘的好姐妹，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一時找不到高濤那樣不男不女的管家婆，只好找她來幫忙了。」

老刀把子怔住。

陸小鳳道：「你能將高濤扮成這樣子，我當然也能請人將她扮成這樣子。」

老刀把子恨恨道：「是不是犬郎君出賣了我？」

陸小鳳點點頭，道：「因為他也是人，並不是狗，連狗被逼急了也會跳牆，何況人？」

老刀把子道：「他還沒有死？」

陸小鳳道：「他若死了，我們怎麼能將這位姑娘扮得和那管家婆一模一樣，連你都看不出？」

老刀把子道：「這張面具也是高濤臉上的？」

陸小鳳道：「是從他臉上剝下來的。」

老刀把子道：「高濤呢？」

陸小鳳道：「他管的事太多了，已經應該休息休息。」

柳青青忽然道：「就是那天晚上，在葉凌風的山莊裡，你做的手腳？」

現在她才想到，那天晚上燈滅了的時候，為什麼找不到他們的人。

陸小鳳已趁著黑暗，將高濤、顧飛雲、海奇闊制住，將另外三個人改扮成他們的樣子，而且是用同一張人皮面具，經同一人的手改扮的。

柳青青道：「那天犬郎君也在？」

陸小鳳道：「他一直都在那裡等著。」

他微笑著道：「我們下山的第二天，我已叫人找了條同樣的狗來，乘著溜狗的時候便將他掉了包。」

狗的樣子都差不多的，除了很親近它的人之外，當然更不會有人能分辨得出。

柳青青歎道：「我早就覺得替你溜狗的那個堂倌可疑了。」

陸小鳳笑道：「你的疑心病一向很重。」

柳青青道：「那個挖蚯蚓的人呢？」

陸小鳳道：「他就是那個替我溜狗的堂倌。」

柳青青道：「他究竟是誰？」

陸小鳳道：「司空摘星！」

當然是司空摘星。

這名滿天下的獨行俠盜，不但輕功高絕，機智過人，而且他自己也是個易容好手。

柳青青道：「難道這裡所有的人都已不是原來那個人了？」

陸小鳳道：「只有兩個人還是的。」

柳青青道：「哪兩個？」

陸小鳳道：「一個我，一個你。」

柳青青道：「那天你們為什麼沒有對我下手？」

陸小鳳道：「因為你和老刀把子太接近，我們怕他看出破綻來──」

柳青青咬著牙，忽然一拳往他鼻子上打了過去。

陸小鳳沒有閃避，她也沒有打著。

她的手很快就被人拉住了，可是她的眼睛卻還在狠狠的瞪著陸小鳳，大聲道：「我只想要你明白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柳青青道：「現在唯一跟我最接近的人就是你！」

陸小鳳心裡有點酸，也有點疼。

可是一個人若是要做一件對很多人都有好處的事，總不能不犧牲一點的。

他盡量裝作沒有看見她眼中的淚痕，盡量不去想這件事。

就算要懺悔流淚，也可以等到明天，現在還有很多別的事要做。

有人撥亮了燈光，地室中更明亮。

老刀把子這時反而鎮定了下來，又問道：「你們既然早已控制了局面，為什麼還要按照我的計劃去行事？」

陸小鳳道：「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老刀把子究竟是誰，所以一定要誘你入網。」

這才是他整個計劃的關鍵，直到現在，他還沒有看見老刀把子的真面目。

還沒有人看見過。

老刀把子冷笑道：「現在，你們總算很快就可以知道我是誰了，只可惜鐵肩、王十袋他們已經永遠無法知道。」

陸小鳳忽又笑了笑，道：「你真的以為他們已全都死了？你看看這些人是誰？」

地室的入口忽然打開，一行人慢慢的走下來，正是剛才已倒在血泊中的鐵肩、王十袋、高行空、水上飛、巴山小顧、鷹眼老七，和武當弟子中的五大高手。

那高大威猛的老人居然也在其中。

石雁走在最後。

他剛走下來，地室的門還開著。

陸小鳳正在說：「有了王老前輩、司空摘星，和犬郎君這樣的易容好手，要假死當然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何況──」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老刀把子突然竄起，箭一般竄了出去。

他掌中已有劍，出了鞘的劍。

他的人與劍似已合為一體，閃電般擊向石雁。

石雁也有劍。

劍柄中的秘密被取出，七星劍又重回他手裡。

他想拔劍，可是脅下忽然一陣刺痛，新傷和舊疾同時發作。

老刀把子的劍已擱在他咽喉上，人已到了他背後，用一隻手拗住他的臂，道：「你們誰敢動，我就殺了他！」

沒有人敢動。

雖然他已有了絕症，還是沒有人能眼看著武當的掌門人，這忠厚正直的長者死在劍下。

所以大家只有眼看著老刀把子往後退。

老刀把子冷笑道：「我的計劃雖未成功，你們的計劃看來也功虧一簣。」

陸小鳳苦笑道：「我們若答應讓你走，你能不能讓我們看看你的真面目？」

老刀把子道：「不能。」

他大笑，又道：「永遠沒有人再能看見我的真面目，永遠沒有──」

笑聲突然停頓。

他的人突然向前栽倒，滾下七八級石階，仆倒在地上，背後鮮血泉水般湧出。

他的竹笠也滾了出去。

一個人慢慢的從石階上走下來，手裡一柄長劍，劍尖還在滴著血。

陸小鳳臉色忽然變了。

若不是因為他臉上還有面具，大家一定會大吃一驚的。

因為他臉色實在變得太可怕。

## 第十八回 功虧一簣

最後從石階上走下來的，並不是西門吹雪，是木道人。他才真正是走在最後面的一個，老刀把子卻顯然想不到石雁身後還有人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世上豈非本就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陸小鳳竟似也想不到他會來，吃驚的看著他，再看看倒在血泊中的老刀把子，忽然道：「你為什麼殺了他？為什麼不留下他的活口？」

木道人道：「他的秘密我們早已知道，就算再問，也問不出什麼來，我出手雖重些，卻絕了後患。」

木道人笑了笑，道：「人死了之後，還是一樣能看得出他本來面目的。」

陸小鳳怔了怔，也笑了：「這幾天我實在太累，連頭都累暈了。」

木道人笑道：「每個人都有暈頭的時候，怕只怕沒有頭可暈。」

──每個人死了之後，都一樣能看得出他本來的面目。

──怕只怕他本來根本沒有面目。

陸小鳳翻過老刀把子的臉，又怔住。

他看見的竟是一張沒有臉的臉，黑洞般的眼睛裡卻帶著說不出的譏誚，彷彿還在說：「永遠沒有人能看見我的真面目，永遠沒有──」

每個人都怔住，連柳青青都怔住。

石雁卻長長吐出口氣，道：「他雖然沒有臉，我也認得出他。」

木道人黯然道：「你當然認得出，我也認得出。」

他抬起頭，看來彷彿更衰老：「這個人就是本門的叛徒石鶴。」

「不對。」陸小鳳說：「不是石鶴。」

他的口氣很堅決，很有自信，對他說的這件事，顯得極有把握。

沒有把握的話，他絕不會對屋子裡這些人說。

這是間高雅安靜的書房，在一個絕對安全穩秘的地方。

無論誰要進入這間書房，都必須先通過七道防守嚴密的門戶。

防守在外面的人，幾乎每一個都是當今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其中包括了武當、少林、雁蕩，和巴山門下最優秀的弟子，還有長江水寨和十二連環塢中最精明幹練的幾位舵主。

沒有得到屋子裡這些人的允許，絕對沒有任何人能闖進來。

他們在這裡說的話，也絕對不會有一點風聲走漏出去。

他們將這個地方叫做「鷹巢」，這次對付「幽靈山莊」的計劃，就是他們三個月以前在「鷹巢」中決定的。這是絕對機密的計劃。

計劃中的第一步，就是先說服西門吹雪參加，造成他和陸小鳳之間的衝突仇恨，讓江湖中的人，都以為他非殺陸小鳳不可。這本不是件容易事，西門吹雪絕不是個容易被打動的人。

誰知這一次西門吹雪居然並沒有拒絕，他顯然覺得能追殺陸小鳳是件很有趣的事，所以他唯一的條件是──「你一定要真的逃，因為我是真的追，你若被我追上，我也許就會真的殺了你。」

所以陸小鳳在逃亡的時候，的確隨時都在捏著把冷汗。

計劃中的第二步，就是安排陸小鳳逃亡的路線，一定要讓他能在無意間和「幽靈山莊」中的人接觸，而不被懷疑。在逃亡的過程中，他還得自己獨力去應付一切困難，絕不能和任何人接觸。

陸小鳳是不是真的能混入幽靈山莊，他們並沒有把握。可是他願意冒這個險。

他們對於「幽靈山莊」這個組織已知道了很久，卻一直都抓不到一點線索，只不過從一個垂死的陌生人口中，知道這組織最近就要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他們也非開始行動不可。

因為他們已查出這個垂死的陌生人，竟是多年前就已應該死在西門吹雪劍下的顧飛雲。

他從幽靈山莊中逃出來，被石鶴逼入了萬丈深壑，雖然僥倖沒有死，兩條腿卻已斷了，只憑著一雙手和一股堅強的意志，在絕谷中爬了五天四夜，才遇見一個在深山中採藥的道士。

這道士正是武當弟子，他總算能活著說出了幽靈山莊的秘密。

只可惜他知道的也不多，而且已剩下最後一口氣。

所以陸小鳳一開始就已知道「表哥」並不是顧飛雲。

最先開始策劃這件事的是武當石雁，他第一個找的人就是陸小鳳。

──如果世界上還有一個人能完成這次艱鉅的任務，這個人無疑就是陸小鳳。

可是陸小鳳卻知道，單憑自己一個人之力，是絕對無法成功的。

他一定還要找幾個好幫手，他認為其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司空摘星。

要說服司空摘星簡直比說服西門吹雪還困難，幸好他有弱點。

他好賭，尤其喜歡跟陸小鳳賭，而且隨便陸小鳳賭什麼都行。

所以陸小鳳就跟他賭：「我若不成功，你就得替我挖蚯蚓。」

等到司空摘星發現這是個圈套時，後悔已來不及，為了不想輸，他只有全力幫助陸小鳳完成這件事。

他一向是個言而有信的人。可是他也堅持要找一個不能缺少的幫手，他要陸小鳳替他找花滿樓。

花滿樓的思慮周密，無人能及，也許就因為他看不見，所以思想的時候比別人多。

最原始的計劃，就是他們四個人在「鷹巢」中決定的。

他們四個人的力量當然不夠，所以他們又拉入了六個人。

那就是少林鐵肩、丐幫王十袋、長江水上飛、雁蕩高行空、巴山小顧和十二連環塢的鷹眼老七。

因為這六個人門下都有人在幽靈山莊。他們的勢力，也正好分佈在幽靈山莊到武當的路上。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都是絕對守口如瓶的人，絕不會洩漏這計劃的機密。

從外表看來，這只不過是鬧市中一棟很普通的樓房，是用鷹眼老七門下一個分舵舵主的名義買下來的，用樓下的三間門面，分別開了一家藥鋪、一家酒肆，和一家棺材店。

三家店舖中的夥計，當然都是他們門下最忠誠幹練的子弟，知道這次計劃的人，卻只有他們十個，其餘的人，只不過是奉命行事。

現在他們十個人之中已到了八個。

陸小鳳看著他們，將剛才說的話又重新強調了一遍：「不是石鶴，絕不是。」

石雁沒有來，顯然病得很嚴重，唯一見過石鶴的就是鐵肩。

當年武當另立掌門，石鶴自毀面目時，這位少林高僧也在座。

他看見過那張沒有臉的臉，無論誰只要看過一眼，都永遠不會忘記。

所以他反對：「我看過他的臉，他絕對就是石鶴。」

陸小鳳道：「死在木道人劍下的當然是石鶴，石鶴卻不是老刀把子，絕不是，」

司空摘星搶著道：「你怎麼能確定？」

陸小鳳道：「因為我知道老刀把子是誰。」

司空摘星道：「是誰？」

陸小鳳道：「是木道人。」

司空摘星吃了一驚，每個人都吃了一驚。

過了很久，鐵肩才慢慢的搖了搖頭，道：「不對，不會是他。」

陸小鳳道：「為什麼？」

鐵肩道：「多年前他就可以做武當掌門的，但他卻將掌門人的位子讓給了他師弟梅真人，由此可見，他對名利和權位看得並不重，他怎麼會做這種事？」

陸小鳳道：「本來我也不相信的，本來我還想將他也拉入鷹巢來。」

鐵肩道：「難道有人反對？」

陸小鳳點點頭，道：「石雁反對，花滿樓也不贊成。」

鐵肩道：「為什麼？」

這次他問的是花滿樓。

花滿樓遲疑著，緩緩道：「當時我並不是懷疑他，只不過覺得他和古松居士太接近，很難對古松保守秘密。」

鐵肩道：「你認為古松可疑？」

花滿樓道：「他的武功極高，可是他的師承和來歷卻從來沒有人知道。」

鐵肩道：「他是個隱士，隱士們本來就通常都是這樣子的。」

花滿樓道：「隱士在歸隱之前，也總該有些往事的，可是他沒有，就像一生出來就是個隱士似的。」

鐵肩沉吟著，又問道：「石雁為什麼要反對木道人？」

陸小鳳道：「因為他知道木道人並不是真心情願讓位給梅真人的。」

鐵肩皺眉道：「難道他也像石鶴一樣，是因為做了件有違教規的事，所以才被迫讓位？」

陸小鳳道：「想必是的。」

鐵肩道：「他做了什麼事？」

陸小鳳道：「石雁不肯說。」

家醜不可外揚，不管怎麼樣，木道人總是他的師叔，又是武當門下碩果僅存的長老。

陸小鳳道：「石雁雖然不肯說，現在我卻還是已大致猜出來了。」

巴山小顧也忍不住問道：「木道人當年究竟做了什麼違背教規的事？」

陸小鳳道：「他不但在外面娶了妻室，而且還生了兒女。」

鐵肩沉下臉，道：「人言不可輕信，有關他人名節的話，既不可輕易聽信，更不可輕易出口。」

陸小鳳道：「是。」

司空摘星又搶著道：「可是他既然已說出口，就一定有把握。」

鐵肩道：「不但要有把握，還得要有證據。」

陸小鳳沒有證據。可是他的分析和判斷，就連鐵肩大師都不能不承認極有道理。

───沈三娘是葉凌風的妻子，卻為老刀把子生了兒女，她對不起的是葉凌風，並不是他，老刀把子為什麼反而恨她？而且還殺了葉凌風？

因為老刀把子就是木道人，就是沈三娘的表哥，也就是沈三娘真正的丈夫。

陸小鳳道：「木道人當時正在盛年，沈三娘也正是豆蔻年華──」

在鐵肩大師面前，他說得很含蓄，但是他的意思卻很明顯。

「這表兄妹兩人，無疑有了私情，怎奈木道人當時已是武當的長門弟子，當然不能光明正大的和她結成夫妻，所以他就想出了個李代桃僵之計，讓沈三娘嫁給葉凌風，做他子女的父親。」

「他為什麼要選上葉凌風？」

「因為葉凌風也曾在武當學過劍，而且是他親自傳授的，為了授業的恩師，做弟子的當然不能不犧牲了。」

但是後來木道人老了，又長年雲遊在外，沈三娘空閨寂寞，竟弄假成真，和葉凌風有了私情。

等到木道人發現他又有了個本不該有的女兒，也就發現了他們的私情，當然對他們恨之入骨。

「但是他更恨武當，因為他的弟子石鶴，也遭受了他同樣的命運，被迫讓出了掌門之位。」

他本來已將希望寄託在石鶴身上，現在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他只有別走蹊徑。

「報復」和「權力」這兩樣事，其中無論哪一樣都足已令人不擇手段，鋌而走險了。

「可是這還不足以證明木道人就是老刀把子。」

「我還可以舉出幾點事實證明。」

典禮進行時，只有他才能接近石雁，也只有他知道劍柄中的秘密。

「那秘密很可能就是他當年被迫讓位的秘密，所以他勢在必得。」

對武當內部的情況，只有他最熟悉，所以他才能佈置事後安全撤退的路線，而且將群豪留在大殿裡，想追都沒法子去追。長備和長清都是他門下的直系子弟，只有他才能收買他們。

石鶴一向孤僻驕傲，也只有他才能指揮命令。

這幾點雖然也只不過是推測，卻已足夠接連成一條很完整的線索。

何況陸小鳳手裡還掌握著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我雖然早就知道表哥不是顧飛雲，卻一直看不出他的真正來歷。」

鐵肩忍不住問：「現在你已查出來？」

陸小鳳點點頭，道：「表哥就是古松。」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吃了一驚。

陸小鳳道：「近年來木道人和古松一向形影不離，經常結伴雲遊，而且行蹤飄忽，只因為他們經常要回幽靈山莊去。」

巴山小顧道：「這次武當盛會，大家都以為古松一定會到的，他卻偏偏沒有露面。」

陸小鳳道：「那只因為他已被我囚禁在葉氏山莊的地窖裡。」

鐵肩道：「你有證據能證明他就是古松？」

陸小鳳道：「我見過他出手，他的劍法極精，而且極淵博，和古松的劍法很接近。他的身材和臉型更像古松，只要加一點鬍鬚，添幾根白髮，再染黃一點，就完全和古松一模一樣了。」

司空摘星道：「難怪我總覺得古松有點陰陽怪氣的樣子，原來他一直都沒有以真面目見人。」

鐵肩沉思著，忽然道：「還有一點漏洞。」

陸小鳳道：「哪一點？」

鐵肩道：「如果木道人真的就是老刀把子，為什麼不依約到滿翠樓去跟你們會合？」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那只因為他已知道事情有了變化，已有人洩漏了我們的機密？」

鐵肩道：「是誰洩漏了機密？」

陸小鳳苦笑道：「當然是平空多出來的那個人。」

多出來的人，當然就是那高大威猛的老人。

陸小鳳道：「這件事本來絕不能讓第十一個人知道的，你們為什麼要多帶一個人去？」

巴山小顧反問道：「你知道那個人是誰？」

陸小鳳不知道。

巴山小顧道：「你知不知道我有個師叔，是滇邊苗人山三十六峒的峒主，也是世襲的土司？」

陸小鳳忽然跳了起來，道：「你說的是龍猛龍飛獅？」

巴山小顧微笑道：「他足跡久未到中原，難怪連你都不認得他了。」

陸小鳳道：「你們讓他也參與了這秘密？」

巴山小顧道：「他世代坐鎮天南，貴比王侯，富貴尊榮，江湖中無人能及，你想他怎麼會出賣我們？洩漏我們的機密？」

陸小鳳閉上了嘴。可是他終於想起這個人是誰了，也已想起自己為什麼總覺得見過這個人。

他忽然覺得嘴裡又酸又苦，就好像剛吃了一大鍋臭肉。

鐵肩道：「現在我們只有一個法子能證明你的推測是否正確。」

巴山小顧道：「什麼法子！」

鐵肩道：「要石雁說出劍柄中的秘密。」

每個人都同意：「木道人讓位，若真是為了他和沈三娘的私情，也就證明了他是老刀把子。」

鐵肩道：「石雁雖然不願洩漏他本門尊長的隱私，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已不能不說。」

陸小鳳道：「他已回武當？」

鐵肩道：「天還沒有亮就已回去。」

陸小鳳道：「木道人是不是也在武當？」

鐵肩道：「我們也想到很可能會有人對他不利，所以特地要王十袋陪他回去。」

巴山小顧道：「那麼我們也應該盡快趕到武當去問個清楚。」

陸小鳳歎了口氣，喃喃道：「我只希望現在趕去還來得及。」

突聽門外有人道：「現在已來不及了。」

王十袋先坐下來，擦乾了臉上的汗，喘過一口氣，才緩緩道：「武當十三代掌門人石雁，已於四月十四午時前一刻仙逝，享年四十七歲。」

沒有人動，沒有人開口。

大家的心都已沉了下去，過了很久，才有人間：「他怎麼死的？」

王十袋道：「他有宿疾，而且很嚴重。」

鐵肩道：「是什麼病？」

王十袋道：「病在肝膈之間，木道人早已看出他的壽命最多已只剩下百日。」

陸小鳳動容道：「木道人替他看過病？」

王十袋道：「木道人的醫道頗精，我也懂得一點醫術。」

陸小鳳道：「你看他真的是因為舊疾發作而死的？」

王十袋道：「絕無疑問。」

陸小鳳慢慢的坐了下去，竟彷彿連站都已站不穩了。

鐵肩的臉色也很沉重：「他有沒有留下遺言，指定繼承武當掌門的人？」

王十袋道：「我們本來以為他一定有遺書留下的，卻找不著。」

鐵肩的臉色沉重。他深知武當的家法門規，掌門人若是因特別事故去世，未及留下遺命，掌門之位，就由門中輩份最尊的人接掌。

武當門下輩份最尊的，就是木道人。

鐵肩長長歎息，道：「想不到三十年後，他還是做了武當掌門。」

陸小鳳苦笑道：「這只怕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他們心裡都明白，現在若沒有確切的證據，更不能動他了。

武當的掌門，是絕不容任何人輕犯的。

現在他們連一點證據都沒有，就算木道人真是老刀把子，他們也無能為力。

王十袋黯然道：「石雁自己雖然也知道死期不遠，卻還是想不到會如此突然。」

陸小鳳道：「他臨死時難道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王十袋道：「只說了一句。」

陸小鳳道：「他說什麼？」

王十袋道：「他要我告訴你，你猜得不錯。」

陸小鳳霍然站起，又慢慢的坐下，喃喃道：「沒有用了，就算我猜得不錯，也沒有用了。」

他問過石雁，木道人當年是不是因私情而被迫讓位的。石雁沒有說，等到說的時候已太遲。

劍柄中的秘密，現在無疑已落入木道人手裡，他們已拿不出證據。

鐵肩道：「你猜得雖不錯，卻做錯了。」

陸小鳳道：「錯在哪裡？」

鐵肩道：「你既然知道有人要奪劍，就不該讓石雁將那秘密留在劍柄裡。」

陸小鳳道：「我們這樣做，只不過因為要誘他依約到滿翠樓去，我們才能當面揭穿他的真面目，劍柄中的秘密若不是原件，他一定看得出，一定會疑心。」他歎息著，又道：「當時我們怎麼想到消息會走漏，他竟忽然改變了主意！」

鐵肩歎道：「無論他是誰，都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的計劃雖然一敗塗地，可是到了最後關頭他還是沒有敗。」

大家默默的坐著，心情都很沮喪。他們的計劃雖然周密巧妙，想不到最後還是功虧一簣。

巴山小顧道：「現在我們對他難道真的已完全無能為力？」

陸小鳳沉吟著，緩緩道：「也許我還能想出一兩個法子來。」

巴山小顧道：「什麼法子？」

陸小鳳道：「你師叔是不是也在武當？」

巴山小顧道：「他不在。」

陸小鳳道：「你知道他在哪裡？」

巴山小顧道：「我知道全福樓的主人是他昔年的舊屬，特地宰了條肥牛，請他去大快朵頤，這種事他是絕不會錯過的。」

陸小鳳眼睛裡發出了光，道：「他喜歡吃肉？」

巴山小顧道：「簡直不可一日無肉。」

陸小鳳道：「他吃得多不多？」

巴山小顧道：「多得要命。」

四月十四，午後。

全福樓的門上貼著張紅紙：「家有貴客，歇業一日。」

雖然歇業，門板並沒有上起來，一走進門，就可以看見威武高大，氣吞鬥牛的龍猛龍飛獅。

三張桌子並起來，擺著一大鍋肉。

他吃肉不喜歡精切細膾，花樣翻新，要吃肉，就得一大塊一大塊的吃。

偌大的廳堂裡，只有一個堂倌遠遠的站著侍候，連主人都不在。

他吃肉的時候，不喜歡別人打擾，也不喜歡說話。可是他並沒有叫人攔阻陸小鳳。

陸小鳳就大步走過去，搬了張椅子，在他對面坐下，微笑道：「你好。」

龍猛道：「好。」

陸小鳳道：「我認得你。」

龍猛道：「我也認得你，你是陸小鳳。」

陸小鳳道：「但我卻不認得龍猛，我只認得你。」

龍猛大笑：「我難道不是龍猛？」

陸小鳳道：「你是飛獅土司，難道就不是吃肉的將軍？」

龍猛不笑了，一雙環目精光暴射，瞪著陸小鳳。

陸小鳳道：「將軍並沒有死，將軍還在吃肉。」

龍猛道：「肉好吃。」

陸小鳳道：「犬郎君既然能將你扮成將軍的樣子，當然也能將別人扮成那樣子，何況人死了之後，樣子本就差不多。」

龍猛道：「將軍為什麼會死？」

陸小鳳道：「因為我去了。」

龍猛道：「你去了將軍就要死？」

陸小鳳道：「將軍的關係重大，除了老刀把子之外，絕不能讓任何人看出他的真正面目，早一點死，總比較安全些。」

龍猛道：「不錯，死人的確最安全，誰也不會注意死人。」

陸小鳳道：「只可惜最近死人常常會復活。」

龍猛舀起了一杓肉，忽然問：「你吃肉？」

陸小鳳道：「吃。」

龍猛道：「吃得多？」

陸小鳳道：「多。」

龍猛道：「好，你吃。」

他先將一杓肉倒入嘴裡，就將木杓遞給了陸小鳳：「快吃，多吃，肉好吃。」

陸小鳳也舀起一杓肉：「肉的確好吃，好吃得要命，只可惜有時竟真會要人的命。」

龍猛道：「將軍吃肉，你也吃肉，大家都吃肉，吃肉的未必就是將軍。」

陸小鳳承認。

龍猛眼睛忽然露出種詭異的笑意，忽然壓低聲音，道：「所以你永遠也沒法子證明我就是將軍了。」他又大笑：「所以你只有吃肉。」

陸小鳳想笑，卻笑不出。

他只有吃肉。肉的確燉得很香，可是他剛吃了一口，臉色就變了。

龍猛笑道：「今天你好像吃得不快，也不多。」

陸小鳳道：「你吃了多少？」

龍猛道：「很多，多得要命。」

陸小鳳苦笑道：「這次只怕真的要命。」

龍猛道：「要誰的命？」

陸小鳳道：「你的。」

他的人在桌上輕輕一按，人已掠過桌面，閃電般去點龍猛心脈附近的穴道。

只可惜他忘了中間還有一鍋肉，一鍋要命的肉。

將軍的動作也極快，突然掀起這鍋肉，肉汁飛濺，還是滾燙的。

陸小鳳只有閃避，大聲道：「坐著，不要動！」

龍猛當然不會聽他的，身子已掠起，往外面竄了出去。

他不但動了，而且動得很快、很劇烈。所以久已潛伏在他腸胃裡的毒，忽然就攻入了他的心。

他立刻倒了下去。

陸小鳳道：「肉裡有毒，一動就──」他沒有說下去，因為他看得出龍猛已聽不見他的話了。

這鍋肉真的要了他的命。他倒下去時，臉已發黑，臉發黑時，已經變成了個死人。

死人既不是飛獅土司，也不是將軍。

死人就是死人。

這鍋肉是誰煮的？這裡的主人呢？

遠遠站在一旁侍候的堂倌，早已嚇呆了，陸小鳳一把揪住他：「帶我到廚房去。」

煮肉的人當然應該在廚房裡。可是廚房裡卻只有肉，沒有人。

爐子上還煮著一大鍋肉，好大的鍋，竟像是武當山上，香積廚裡的煮飯鍋，裡面滿滿的一鍋肉，還沒有完全煮熟。

陸小鳳臉色又變了，竟忍不住開始嘔吐。

他忽然發現了一樣可怕的事──難道肉在鍋裡，人也在鍋裡？

現在還能夠為陸小鳳作證的，很可能已只剩下一個人。

不管他是表哥也好，是古松也好，陸小鳳只希望他還是個活人。

現在這個人在哪裡？幸好只有陸小鳳知道。

葉家凌風山莊的地窖，當然絕不是個安全的地方，他早已將這個人送到一個任何人都想不到的秘密所在──棋局已將終了，這已是他最後─著殺手，他當然要為自己留一點秘密。

暮春的下午，陽光還是很燦爛，他慢慢的走在長街上，好像一點目的都沒有。

街道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店舖，店舖中有各式各樣的人，他看得見他們，他們也看得見他，但他卻不知道那其中有多少人是在偷偷的監視著他。

長街盡頭，忽然有輛馬車急馳而來，幾乎將他撞倒，彷彿有個人從車裡伸出頭來看他一眼，彷彿有雙很明亮的眼睛。

如果他也能仔細看看，一定會認得這個人的，只可惜他要去看的時候，馬車已去遠。

可是直到他走出這條長街後，他心裡彷彿還在想著那雙明亮的眼睛，甚至還因此覺得不安。

一個陌生人的匆匆一瞥，為什麼就能讓他提心吊膽？難道這個人並不是個陌生人？

他盡量不再去想這件事，走過街角的水果攤時，他買了兩個梨，一個拋給攤旁發怔的孩子，一個拿在手裡慢慢的啃。現在他一心只想抓住木道人致命的要害，現在木道人是不是也想殺了他？

剛才那鍋要命的肉，他雖然只咬了兩口就吐出來，此刻胃裡還是覺得有點不舒服。

幸好肉裡下的毒份量並不重，份量太重，就容易被覺察。

龍猛並不是反應遲鈍的人，只不過肉吃得太多了些，多得要命。

如果他剛才也多吃幾塊肉，木道人就真的完全用不著再擔心任何事，他自己也用不著擔心任何事了。

──剛才車窗裡那個人好像是個女人，拉車的馬嘴角有很濃的白沫子，好像趕了很遠的路，而且趕得很急。

──她是誰？是從哪裡來的？

陸小鳳雖然盡量不讓自己再去想這件事，卻偏偏還是忍不住要去想。

他心裡竟似有種很奇怪的預感，覺得這個人對他很重要。

真正對他重要的人當然不是她，是古松。

那天燈滅了的時候，是他親自出手制住他的，海奇闊和高濤都被囚禁在後面的地窖裡。

從幽靈山莊來的人，現在都已被囚禁在那地窖裡，下山的那一天，陸小鳳就已將這些人的容貌圖形交給了那個「溜狗的堂倌」，鷹巢中的人立刻分別開始行動，將他們一網打盡，再由犬郎君、司空摘星和王十袋將自己人改扮成他們的樣子。

陸小鳳並不十分關心他們的死活，反正他們也絕不會知道「老刀把子」的真實身份，反正他們都是早已該死了的人。

「表哥呢？」

他將表哥送到哪裡去了？是用什麼法子送走的？他好像根本沒有機會帶走那麼大的一個活人。

陸小鳳忍不住自己對自己笑了，穿過條斜巷，走回客棧──就是四月十一那天，他們剛到這裡來的時候，投宿的那家客棧。

他們卸下了行李，安頓了車馬後，才去喝酒的，喝酒的時候才遇見他的外甥女，才到了滿翠園，車馬和行李都還留在客棧裡，從路上雇來的車伕，還在等著他開發腳力錢。

他好像已經忘了這件事，好像直到現在才想起。

給了雙倍的賞錢，他好像又覺得有點冤枉了，所以又叫車伕套上馬：「今天的天氣不錯，我想到四處去逛逛，你再替我趕最後一次車，我請你喝酒。」

天氣真不錯，趕車的人和拉車的馬都已養足了精神，走在路上也特別有勁。

這裡不但是到武當去的必經之路，也是距離武當山口最近的一個市鎮，走出鬧區後，滿眼青翠，天下聞名的武當山彷彿就在眼前。

他們在山麓旁的一個樹林邊停下來，陸小鳳才想起忘記帶酒。

「我答應過請你喝酒的。」他又給了車伕一錠銀子：「你去買，多買一點，剩下來的給你。」

這裡離賣酒的地方當然不近，可是看在銀子份上，車伕還是興高采烈的走了。

現在正是黃昏，夕陽滿天，晚霞瑰麗，這道教的名山，武林的聖地，在夕陽下看來也就更瑰麗雄奇。

只不過這附近並沒有上山的路，距離山上的道觀和名勝又很遠。

所以無論往哪邊去看，都看不見一個人，陸小鳳忽然一頭鑽進了車底。

車底下更沒有東西可看了，他鑽進去幹什麼？難道想在下面睡一覺？

可是他並沒有閉上眼睛，反而好像在喃喃自語：「只不過餓了三天，無論什麼人都不會餓死的，何況隱士們通常都吃得不太多的。」

他又好像並不是在喃喃自語，難道車底下還有別的人？

人在哪裡？他敲了敲車底的木板，裡面竟是空的，車底居然還有夾層。

京官們告老回鄉，帶的東西總不少，當然要雇輛特別大的車，車底若有夾層，當然也不小，要將一個人藏在裡面，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那天在凌風山莊裡，柳青青還沒有醒，別人正忙著易容改扮時，他已將「表哥」藏到這裡面了。

將一個人點住穴道，關在這種地方，雖然是虐待，但是他認為這些人本就應該受點罪的。

「現在你雖然受罪，可是只要你肯幫我一點忙，我保證絕不再為難你的，你還可以去做你的隱士。」

他卸下了夾層的木板，就有一個人從裡面掉了下來。

一個活人。你用不著檢查他的脈搏呼吸，就可以看得出他是個活人。

因為他掉下來的時候，全身都在動，動作的變化還很多。

這個人一掉下來，裡面又有個人掉了下來，接著，又掉下了一個。

陸小鳳明明只藏了一個人在裡面，怎麼會忽然變成了三個？

三個人都是活的，三個人都在動，動作都很快，變化都很多。

車底下的地方不大，能活動的範圍更小，陸小鳳一個人在下面，已經覺得很壓迫，何況又多了三個人擠進來。

一下子他就已經連動都不能動了，因為這三個人已像三條八爪魚，壓在他身上，緊緊的纏住了他，五隻手同時點在他穴道上。

三個人為什麼只有五隻手？是不是因為其中一個人只有一隻手？

這個一隻手的人難道是海奇闊？

陸小鳳甚至連他們的臉都沒有看見，就已被提了起來，重重的摔在車廂裡，就像是一條死魚被摔入了油鍋。

## 第十九回 油 鍋

健馬長嘶，向前急奔。

三個人都已坐下來，冷冷的看著陸小鳳，一個是高濤，一個是海奇闊。

第三個人卻不是表哥，是杜鐵心。

車底的夾層中本來明明只有表哥一個人的，現在反而偏偏少了他一個。他的人到哪裡去了？

這三個人是怎麼來的？在前面趕車的是誰？是不是那個本來應該在買酒的車伕？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想說話，卻說不出。

他們點穴的手法很重，他臉上的肌肉都已僵硬麻木，非但說不出話，連笑都笑不出。

他們顯然並不想聽他說話，也不想看他笑，可是等到他們要他說話的時候，他想不說都不行。

杜鐵心的手張開，又握緊，指節發出一連串爆竹般的響聲。

高濤看著他的手，忽然問道：「你做刑堂的堂主，一共做了多少年？」

杜鐵心道：「十九年。」

高濤道：「在你這雙手下面，有沒有人敢不說實話的？」

杜鐵心道：「沒有。」

高濤道：「據說你本來有很多次機會，可以做總瓢把子的，你為什麼不幹？」

杜鐵心道：「因為刑堂有趣。」

高濤道：「因為你喜歡看別人受罪？」

杜鐵心道：「不錯。」

高濤笑了，海奇闊也笑了，兩個人的笑聲就像生了銹的鐵器在摩擦，令人聽得牙齦發軟。

海奇闊笑道：「我倒真想看看他當年的手段。」

高濤道：「你馬上就會看到的。」

海奇闊道：「刑堂已佈置好了？」

高濤點點頭。

海奇闊道：「據說昔年三十六寨裡的叛徒，寧可下油鍋，也不願進他的刑堂。」

高濤道：「一點也不錯。」

海奇闊道：「他是不是有套很特別的法子對付叛徒？」

高濤陰惻惻的笑道：「不但特別，而且有趣。」

陸小鳳閉上眼睛，只恨不得將耳朵也塞住，這話聽來實在讓人很不愉快，卻又偏偏不是假話。

高濤忽又像唱歌一樣唱著道：「將入刑堂，傷心斷腸，入了刑堂，喊爹喊娘。」

海奇闊眨著眼，故意問道：「出了刑堂呢？」

高濤道：「出了刑堂，已見閻王。」

杜鐵心冷冷道：「入了刑堂，就已如見閻王了。」

高濤道：「刑堂裡也有閻王？」

杜鐵心道：「我就是閻王。」

車窗外忽然變得一片漆黑，連星光月色都已看不見，車聲隆隆，響得震耳，馬車竟似已駛入了一個幽深的山洞，在洞中又走了段路才停下。

高濤長長吐出口氣，道：「到了。」

海奇闊道：「這裡就是黑心老杜的刑堂？」

高濤吃吃的笑道：「這裡也就是閻王老子的森羅殿。」

海奇闊將陸小鳳從車廂裡拿了出來，就像是拿著口破麻袋一樣，既不小心，也不在乎，一下子撞上車門，一下子又撞上山壁，撞得陸小鳳腦袋發暈，連骨頭都快散了。

高濤故意歎了口氣，道：「你手裡鉤著的是個活人，不是破麻袋，你怎麼不小心一點？」

海奇闊道：「我看不見。」

這倒也不是假話，山洞裡實在太黑，簡直伸手不見五指。

他們又往前走了一段，越走路越窄，被撞的機會更多。

現在連陸小鳳自己都覺得自己變得像是口破麻袋了。

幸好就在這時，前面山壁上「格格」的在響，忽然有了一塊石壁翻了起來，露出個洞穴，裡面居然有光。

不但有光，還有桌椅。

桌上擺著對死人靈堂裡用的白蠟燭，已經被燃掉一大半。

燭火閃爍，風是從洞穴上一條裂隙中吹進來的，就好像特地為這裡造出的通風口。

海奇闊隨隨便便的將陸小鳳往桌子前面一摔，歎息著道：「這真是個好地方。」

高濤道：「就算有十萬個人在附近找上三年六個月，也一定找不到這裡面來。」

海奇闊用鉤子敲了敲陸小鳳的頭，道：「若是找不到，誰來救他？」

高濤笑道：「他就算真的喊爹叫娘，也沒有人會救他的。」

海奇闊道：「那麼他豈非已死定了？」

杜鐵心道：「他不會死得太快。」

海奇闊道：「為什麼？」

杜鐵心冷冷道：「因為我一定會讓他慢慢的死，很慢、很慢！」

海奇闊道：「他想死快一點都不行？」

杜鐵心道：「不行。」

海奇闊笑了，發現高濤正低著頭，好像正在研究陸小鳳身體的構造，就問道：「若是由你動手，你準備從哪裡開刀？」

高濤拍了拍陸小鳳的手，道：「當然是從這兩根寶貝手指頭。」

海奇闊道：「若是我，就先拔他的兩條眉毛。」

高濤道：「哪兩條？」

海奇闊道：「當然是長在嘴上的那兩條。」

兩個人越說越得意，就像是屠夫在談論著一條待宰的羔羊。

陸小鳳一向是很看得開的人，也很沉得住氣，可是現在心裡的滋味，卻好像整個人都已在油鍋裡。

看起來他的確已毫無希望，能夠快點死，已經是運氣。

誰知就在這時候，外面的黑暗中突然響起了一聲冷笑。

「是什麼人？」

高濤、海奇闊、杜鐵心，三個人同時竄了出去。

三個人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不但反應快，動作快，而且身經百戰，能擋得住他們聯手一擊的人，並沒有幾個。

外面來的彷彿只有一個人，這個人簡直就像是來送死的。

他們一竄出去，就採取了包抄之勢，無論來的這人是誰，他們都絕不會讓他再活著走出去。

海奇闊剽悍兇猛，手上的鐵鉤更是件極霸道的武器，以五丁開山之力，搶在最先。

杜鐵心單掌護胸，右掌開路，緊貼在他身後。

又是一聲冷笑，黑暗中突然有劍光一閃，就像是雷霆震怒，閃電生威，卻比閃電更快，更可怕。

只聽「叮」的一響，一柄鐵鉤打上石壁，火星四濺，鐵鉤上還帶著一條手臂。

杜鐵心已仰面而倒，一股鮮血，泉水般從咽喉間湧出。

兩個人連慘呼聲都沒有發出，就已氣絕。

好快的劍！

劍鋒還在黑暗中閃著光，閃動的劍光中，彷彿有條人影。

高濤看見了這個人，一步步向後退。

他的臉已完全扭曲，就好像忽然看見了厲鬼出現，退出幾步，一跤跌在地上，鼻涕、口水、大小便一起流了出來，整個人都跌成了一灘泥，竟活活的被嚇死。

誰能讓他怕得這麼厲害？

誰能有這麼快的劍？

西門吹雪？

一個人慢慢的從黑暗中走出來，穿著身灰布長袍，戴著頂簍子般的竹笠。

不是西門吹雪，是老刀把子。

陸小鳳的人剛從油鍋裡撈出來，又掉進冰窖裡，全身都已冰冷。

他一心想抓住這個人的致命要害，這個人當然也想要他的命。

就算他寧可進油鍋，也不願入杜鐵心的刑堂，可是現在他寧可進刑堂，也不願落入老刀把子的手裡。

老刀把子的聲音卻很溫和，居然在問：「他們有沒有對你無禮？」

陸小鳳苦笑。

剛才被撞了那麼多下，他血脈總算被撞得比較暢通了，已經能說得出話。

可是此時此刻，他還有什麼好說的？

老刀把子道：「不管怎麼樣，我都不能讓你受到他們的委屈，他們還不配。」

陸小鳳忍不住道：「我現在才知道，你早就準備在事成之後殺了他們的。」

老刀把子並不否認，道：「斬盡殺絕，連一個都不留！」

陸小鳳道：「也許滿翠樓那地窖，本來就是他們的葬身之地。」

老刀把子道：「凌風山莊的地窖也一樣。」

──潮濕陰暗的地窖、呼號著想逃命的人、血肉模糊的屍體。

陸小鳳忍不住想嘔吐，但他忍住了，道：「他們本就是要死的，雖然沒有殺死鐵肩那些人，你的計劃還是沒有失敗。」

老刀把子笑了笑，道：「我早就說過，我絕不會失敗。」

陸小鳳也只有承認，現在看起來，最後的勝利的確屬於他。

老刀把子道：「這就好像攻城一樣，就算你已攻破了九道城，外面雖然已血流成渠，我卻還是太太平平的高臥在城裡。」

他微笑著道：「因為我的思慮比你更周密，你能攻破九道城，我早已建立了第十道，到了這道城外，你已筋疲力竭，倒下去了。」

陸小鳳道：「你算準了我已沒法子揭穿你的真面目？」

老刀把子道：「現在世上已沒有一個人能為你作證，你說的話，還有誰相信？」

陸小鳳道：「還有一個人。」

老刀把子道：「誰？」

陸小鳳道：「你自己。」

老刀把子大笑。

陸小鳳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說得不錯，所以你一定要殺我滅口。」

老刀把子道：「你呢？你自己是不是完全絕對相信你自己的想法？」

陸小鳳道：「我──」

老刀把子道：「我知道你自己也不能絕對相信的，除非你能夠摘下我這頂竹笠來，親眼看見我的真面目。」

陸小鳳無法否認。

老刀把子道：「還有件事你也錯了。」

陸小鳳道：「什麼事？」

老刀把子道：「我並不想殺你。」

陸小鳳道：「你不想？」

老刀把子又笑了笑，道：「我為什麼要殺你？你現在跟死人有什麼兩樣？」他微笑著轉身，施施然走了出去：「不值得我殺的人，我絕不會動手的。」

陸小鳳忍不住大聲道：「現在你能不能讓我看看你究竟是誰？」

老刀把子頭也不回，道：「不能。」

燭光閃動，已將熄滅。

老刀把子已走了，入口處那塊巨大的石壁，也已密密闔起。

就算陸小鳳能夠自由活動，也一定沒法子活著從這裡走出去。

現在這地方就好像是個密封的罐子，連一隻蒼繩都飛不出去。

──我為什麼要殺你，現在你跟一個死人又有什麼兩樣？

沒有兩樣，這密封的罐子，就是他的墳墓。

每個人遲早都要進墳墓的，只不過活生生的坐在墳墓裡等死，還不如索性早點死了的好。

最悲哀的是，現在他連死都沒法子死。

燭淚已將流盡了，他的生命，豈非也正如這根殘燭？

直到現在他才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無往不利，無所不能的超人。

他能從以前那些危機中脫身，也許只不過全憑一點運氣。

可是遇見老刀把子這種可怕的對手時，運氣就沒有用了。

──我知道你自己也不能絕對相信的，除非你能親眼看見我的真面目。

現在他已永遠看不到了，他已只有帶著這疑問下地獄去。

──為什麼要下地獄？

──連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的人，不下地獄還能到哪裡去？

燭光滅了，他卻還活著。

世上唯一比活生生坐在墳墓中等死更糟的事，就是活生生的坐在黑暗裡等死。

他想起了很多事，也想起了很多人，甚至還想起了車窗中那雙發亮的眼睛。

此時此刻，他為什麼還會想到她？

難道這個有一雙發亮眼睛的過路女人，和他也有某種奇異而神秘的關係？

密室中忽然變得很悶熱。

他已開始流汗，一粒粒汗珠，就像是螞蟻般在他臉上爬過。

他忽然發現自己的手已經能動了。

──你有隻天下無雙的手，你這兩根手指，就是無價珍寶。

每個人都這麼說，可是現在，他這兩根手指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力捏一捏他自己的腿，讓他清醒清醒，不要總以為自己了不起。

只不過清醒了反而更痛苦。

「如果能睡著多好。」

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經在地獄裡，豈非也痛快得很？

他睡不著。

隨著黑暗和悶熱而來的，是疲倦和飢渴，尤其是渴更難忍受。

這種罪要受到何時為止？

到死為止。

什麼時候才能死？

他忽然大聲唱起歌來，唱的還是那首兒歌：

「妹妹背著泥娃娃，

要到花園去看花──」

黃金般的童年，甜蜜的往事，就連往日的痛苦，現在都已變得很甜蜜。

原來生命竟是如此可愛，人們為什麼偏偏總是要等到垂死時才知珍惜？

忽然間，黑暗中發出「格」的一聲響，那塊巨大的山壁忽然翻起。

燈光照人，一大群人擁了進來，其中有鐵肩、有王十袋、有花滿樓，走在最前面的一個白髮老道士，赫然竟是木道人。

在垂死時突然獲救，本是最值得歡喜的事，陸小鳳卻忽然覺得一陣怒氣上湧，竟氣得暈了過去。

四月十五，午後。

將近黃昏。

雲房中清涼而安靜，外面竹聲如濤，正是武當掌門接待貴賓的聽竹小院。

這次來的貴賓就是陸小鳳。

他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看著屋頂，看來也跟一個死人沒什麼分別。

「若不是木道人想起後山有那麼樣一個洞窟，這次你就死定了。」

說話的是鐵肩：「那本是昔年武當弟子負罪去面壁思過的地方，現在他們的門規已不如昔日的嚴厲，那地方也已很久沒有人去過，這次你實在是運氣。」

──運氣？見鬼的運氣！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感激運氣，帶我們到那裡去找你的，就是木道人。」

這位少林高僧說得很含蓄，意思卻很明顯。

他顯然已不再懷疑木道人就是老刀把子：「否則他為什麼要帶我們去救你？」

別人想法當然也一樣，這道理本就和「一加一等於二」同樣簡單。

所以木道人就變成了木真人。

但是陸小鳳心裡卻很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木道人若殺了他滅口，大家就算找不出證據，心裡也必定難免懷疑。

但是現在他救了陸小鳳。

那不但能證明他絕不會是老刀把子，而且還可以獲得大家對他的感激和尊敬。

陸小鳳只有承認，這的確是他平生所知道的最狡黠縝密的計劃，木道人的確是他平生所遇見過最可怕的對手。

這件事無疑也是他平生最大的挫折，現在他已只有認輸。

他心裡雖然很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卻不能說出來，因為他就算說出來，也沒有人會相信。

他只問過一句話：「你們怎麼會知道我已遇險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知道你絕不會無緣無故失蹤的，我們又在武當後山一個險坡下，找到了你那輛馬車，車上還留著你一件外衣，衣襟被撕破，上面還有在泥土上掙扎過的痕跡。」

這幾點已足夠證明他已有了危險，所以他連一句話都沒有再說。

暮色漸臨，外面忽然響起了清悅的鐘聲。

「今天是木真人正式即位的大典，無論如何，你都應該去道賀的。」

看著一個本該受到懲罰的人，反而獲得了榮耀和權力，這種事當然不會讓人覺得很好受的。

但他卻還是不能不去。

他不願逃避。

他要讓木道人知道，這次挫敗的經驗雖慘痛，卻並沒有將他擊倒。

就算他已非認輸不可，他也要面對面的站在那裡認輸。

窗外風吹竹葉，夜色忽然間就已籠罩大地。

大殿裡燈火輝煌。

戴著紫金冠，佩著七星劍的木真人，在燈光下看來，更顯得尊嚴高貴。

昔日那遊戲風塵，落拓不羈的木道人根本已不存在了。

此刻站在這裡的，是武當的第十四代掌門教主木真人，是絕不容任何人輕慢的。

陸小鳳在心裡告訴自己，一定要記住這一點。

然後他就整肅衣冠，大步走上去，長揖到地：「恭喜道長榮登大位，陸小鳳特來賀喜。」

木真人微笑，扶住了他的臂，道：「陸大俠千萬不可多禮。」

陸小鳳也在微笑，道：「道長歷盡艱難，終於如願已償，陸小鳳卻還是陸小鳳，不是陸大俠。」

他的態度雖恭謹客氣，言詞中卻帶著尖針般的譏誚之意。

尤其是「如願已償」四個字。

他忍不住還是要讓木真人知道，他雖然敗了，卻不是呆子。

木真人微笑道：「既然陸小鳳還是陸小鳳，那麼老道士也依舊還是老道士，所以我們還是朋友，是不是？」

他雖然在笑，目光中也露出了尖刀般的鋒芒。

陸小鳳忽然覺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從他手上傳了過來。

就在這一瞬間，尊貴榮華的武當掌門也不存在了，又已變成了陰鷙高傲，雄才大略的一代梟雄老刀把子。

他彷彿故意要告訴陸小鳳：「我就算讓你知道我是誰又何妨？你又能拿我怎麼樣？」

他雙手扶在陸小鳳肘間，上托之勢忽然變成了下壓之力。

這一壓很可能造成兩種結果──雙臂的骨頭被壓斷，或者是被壓得跪下去。

陸小鳳寧可斷一百根骨頭，也不會在這個人面前下跪的。

幸好他的骨頭也沒有斷，他的兩臂上也早已貫注了真力。

以力抗力，力弱者敗，這其間已絕無取巧退讓的餘地。

制敵取勝的武功也有很多種的，有的以「氣」勝，有的以「力」勝，有的以「勢」勝，有的以「巧」勝，陸小鳳的武功機變跳脫，不可捉摸，本來是屬於最後一種。

可是現在他的真力已發，就正如箭在弦上，人在虎背，再想撤回，已來不及了。

因為對方的力量實在太強，他的真力一撤，就難免要被壓得粉身碎骨。

「噗」的一響，他站著的石板已被壓碎，臉上也已沁出豆大的汗珠。

站在他們附近的人，臉色已變，卻只有眼睜睜的看著。

兩個人的力量已如針鋒相對，若是被第三者插入，力量只要有一點偏差，就可能害了他們其中一個人，也可能被他們反激的力量摧毀。

誰也不敢冒這種險。

其實陸小鳳也不必冒這種險的，在木道人力量將發未發的那一瞬間，他已感覺到，本來還有機會從容撤退。

可是他已退了一次，他不願再退。

現在他只覺呼吸漸重，心跳加快，甚至連眼珠都似已漸漸凸出。

唯一讓他支持下去的力量是，他看得出木道人也很不好受。

這一戰無論是誰勝，都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木道人本來也不必這麼做的。

也許他想不到陸小鳳會有這種寧折不曲的勇氣，也許他現在已開始後悔。

就在這時，大殿外忽然有個年輕的道人匆匆奔入，神色顯得很焦急，若沒有極嚴重的事發生，他絕不敢這麼樣闖入大殿。

木真人忽然笑了笑，滑出兩步，陸小鳳臂上的千斤重擔竟似忽然就變得無影無蹤，這使得他整個人都像是要飛了起來。

他實在想不到他的對手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從容撤回真力，看來這一戰他又敗了。

他還沒有完全喘過氣來，木真人已能開口說話，正在問那年輕的弟子：「什麼事？」

「西門吹雪來了！」

「貴客光臨，為什麼還不請上來？」

「他一定要帶劍上山。」年輕道人的手還在發抖：「弟子們無能要他解劍，留守在解劍巖的師兄們，已全都傷在他劍下。」

這的確是件很嚴重的事，數百年來，從來沒有人敢輕犯武當。

「他的人在哪裡？」

「還在解劍池邊，八師叔正在想法子穩住他。」

木道人的手已握住劍柄。

他的手瘦削、乾燥、穩定，手指長而有力。

──若是握住了一柄合手的劍，這隻手是不是比西門吹雪更可怕？

他忽然大步走了出去。

看著他走出去，陸小鳳心裡忽然有了種說不出的恐懼。

只有他看見過這個人的劍，如果世上還有一個能擊敗西門吹雪的人，無疑就是這個人。

解劍池中的水，立刻就要被鮮血染紅了。是誰的血？

陸小鳳沒有把握能確定，他絕不能再讓西門吹雪死在這個人手裡。

他一定要想法子攔阻這一戰。

木道人已穿過廣闊的院子，走出了道觀的大門，陸小鳳立刻也趕出去。

道觀外佳木蔥蘢，春草已深，草木叢中，彷彿有雙發亮的眼睛。

陸小鳳的心一跳，一個穿著白麻孝服的人，忽然從草木叢中竄出來，手裡提著出了鞘的劍，一劍向木真人心口刺了過去。

木真人的手握著劍柄，本來很容易就可以拔劍擊敗這刺客，很容易就可以要她死在劍下。

但是也不知為什麼，他的劍竟沒有拔出來。

看見這穿著白麻孝服的女人，他竟似忽然被驚震。

就在這一剎那間，這白衣女子的劍，已毒蛇般刺入他的心。

他還沒有倒下，還在吃驚的看著她，好像還不相信這是真的。

他臉上的表情不僅是驚訝，還帶著種無法形容的悲哀和痛苦。

「你──你殺了我？」

「你殺了我父親，我當然要殺你！」

「你父親？」

「我父親就是死在你劍下的老刀把子。」

木真人的臉突然扭曲，這句話就像是一根釘，又刺在他心上，甚至比那致命的一劍還鋒利。

他臉上忽然露出種無法形容的恐懼。那絕不是死的恐懼。

他恐懼，只因為天地間所有不可思議、不可解釋的事，在這一瞬間忽然全都有了答案，所有他本來絕不相信的事，在這一瞬間，都已令他不能不信。

他忽然歎了口氣，喃喃道：「很好，很好──」

這就是他最後說出的四個字。

然後他就倒了下去。

陸小鳳看著那柄劍刺入他心臟，也看著他倒下去，只覺得全身冰冷，臉上也露出種無法形容的恐懼。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冥冥中竟彷彿真的有種神秘的力量，在主宰著人類的命運，絕沒有任何一個應該受懲罰的人，能逃過「它」的制裁。

這種力量雖然是看不見、摸不到的，但是每個人都隨時感覺到「它」的存在。

木道人的恐懼，就因為已經感覺到「它」的存在。

現在陸小鳳也已感覺到，只覺得滿心敬畏，幾乎忍不住要跪下去，跪在這黑暗的穹蒼下。

別的人也都被驚震，過了很久之後，才有武當子弟衝過去圍住那白衣刺客。

她立刻大喝：「你們退下去，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會解決。」

她蒼白的臉在夜色中看來顯得無比美麗莊嚴，就像是復仇的女神：「我叫葉雪，我就是老刀把子的女兒，若有人認為我不該替父親報仇的，儘管過來殺了我！」

她忽然撕開衣襟，露出晶瑩潔白的胸膛。

可是沒有人過去動手。每個人都似已被她那種神聖莊嚴的美麗所震懾，尤其是陸小鳳。

只有他才知道她真正的父親是誰，因為──

「木道人才是老刀把子。」

他不能說，不忍說，也不願說──何況，他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

這結果本是木道人自己造成的，現在他已自食惡果，他的計劃雖周密，卻想不到還有張更密的天網在等著他。

「我本來已該死在沼澤裡，可是我沒有死。」

她是個獵豹的女人，她遠比任何人都能忍耐痛苦和危難，她早已學會等待，所以才能等到最好的機會出手。

「我沒有死，只因為老天要留著我來復仇。」她的聲音冷靜而鎮定：「現在我心願已了，我不會等你們來動手的，因為──」

直到現在，她才去看陸小鳳，眼睛裡帶著種誰都無法解釋的表情，既不是悲傷，也沒有痛苦，可是無論誰看見她這種表情，心都會碎的。

陸小鳳的心已碎了。

她卻昂起頭，能再看他一眼，彷彿就已是她最後的心願。

現在她心願已了，她絕不會等別人動手。

「因為我這一生中，只有一個男人，除了他之外，誰也不能碰我！」

應該流的血都已流盡，解劍巖下的池水依舊清澈，武當山也依舊屹立，依舊是人人仰慕的道教名山，武林聖地。

改變的只有人，由生而死，由新而老，這其間轉變的過程，有時竟來得如此突然。

所有的情愛和仇恨，所有的恩怨和秘密，現在都已隨著突來的轉變而永遠埋葬，埋葬在陸小鳳心底。

現在他只想找個沒有人的地方，靜靜的過一段日子，讓那些已經埋葬了的，埋得更深。

他乘著長夜未盡時下山，卻不知山下還有個人在等著他。

一個人獨立在解劍巖下，白衣如雪。

陸小鳳慢慢的走過去：「現在已到了曲終人散的時候，你為什麼還不走？」

西門吹雪道：「人雖已散，曲猶未終。」

陸小鳳道：「你還準備吹一曲什麼？」

西門吹雪道：「我追蹤八千里，只為了殺一個人，現在這個人還沒有死，我還準備吹一曲為他送喪的死調，用我的劍吹。」

陸小鳳道：「你說的這個人就是我？」

西門吹雪道：「是你！」

陸小鳳道：「你難道忘了你並不是真的要殺我？」

西門吹雪冷冷道：「我只知道江湖中人一向不分真假，你若活著，就是我的恥辱。」

陸小鳳看著他，忽然笑了：「你是不是想逼我出手，試試我究竟能不能破得了你那天下無雙的出手一劍？」

西門吹雪並不否認。

陸小鳳笑道：「我知道你很想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我也知道這是你的好機會，只可惜你還是試不出的。」

西門吹雪忍不住問：「為什麼？」

陸小鳳的笑容疲倦而憔悴，淡淡道：「只要你的劍出鞘，你就知道為什麼了，現在又何必問？」

難道他已不準備抵抗閃避？難道他真的已將生死榮辱看得比解劍池中的一泓清水還淡？

西門吹雪盯著他看了很久，池邊已有霧升起，他忽然轉身，走入霧裡。

陸小鳳大聲道：「你為什麼不出手？」

西門吹雪頭也不回，冷冷道：「因為你的心已經死了，你已經是個死人！」

「我的心是不是真的已死？」陸小鳳在問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已像死人般毫無作為？」

這問題也只有他自己知道答案。

晨霧淒迷，東方卻已有了光明，他忽然挺起胸膛，大步走向光明。

（全書完）

# 《鳳舞九天》古龍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回 薄刀

一百零三個精明幹練的武林好手，價值三千五百萬兩的金珠珍寶，竟在一夜之間全都神秘失蹤。

這件事影響所及，不但關係著中原十三家最大鏢局的存亡榮辱，江湖中至少還有七八十位知名之士，眼看著就要因此而家破人亡，身敗名裂。

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知道這秘密的，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

崔誠知道自己現在已變得如此重要，一定會覺得自己此生已非虛度。

可是他並不知道。他已整整暈迷了三天。

這一百零三個人都是中原鏢局的精英，護送著鏢局業有史以來最大的一趟鏢。經太行，出潼關，卻在太行山下一個小鎮上忽然失蹤。

崔誠是群英鏢局的趟子手，也是這次事件中唯一的生還者。

根據一天後就已緊急號召組成的搜索隊首腦熊天健所說：「我們是在當地一家客棧的坑洞裡找到他的，當時他已暈迷不醒，奄奄一息。」

據陪同搜索隊到太行的名醫葉星士說：「他身上共有刀傷六處，雖然因為流血過多而暈迷，幸好傷不在要害，只要找個安全的地方讓他靜養三五天，我保證他一定恢復清醒。」

據搜索隊的另一首腦鷹眼老七說：「現在他已被送到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休養，不經我們全體同意，連一隻蒼蠅都飛不進去。」

熊天健是中原大俠，也是群英鏢局總鏢頭司徒剛的舅父，俠義正直，在江湖中一向很有人望。

葉星士是少林鐵肩大師的唯一俗家弟子，也是江湖中久負盛譽的四大名醫之一，醫術精湛，天下公認。

鷹眼老七是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十二連環塢的勢力遠及塞外，連黑白兩道中都有他的門下子弟，這次護鏢的四十位鏢師中，就至少有五六個人曾經在他門下遞過帖子。

他們被牽入這件事，只因為他們都是這十三家鏢局的保人。

這趟鏢的來頭極大，甚至已上動天聽，若是找不回來，非但所有的保人都難免獲罪，連委託他們護鏢的太平王府都脫不了關係。

所有的保人當然也都是江湖中極有身份的知名人士，中原武林的九大幫、七大派，幾乎全都有人被牽連在內。

他們是在端陽節的前一天找到崔誠的，現在已是五月初八。

根據負責照顧崔誠的十二連環塢第三寨程寨主說：「他昨天晚上已醒過一次，還喝了半碗參湯，解了一次手，等我們替他換過藥後，他才睡著的。」

據鷹眼老七的如夫人蕭紅珠說：「他解出的糞便中已沒有血絲，今天早上已經能開口要水喝，還看著我笑了笑。」

程中和蕭紅珠都是鷹眼老七最親信的人，只有他們才能接近崔誠。

以崔誠的傷勢來看，現在雖然還不宜勞累，但是這件事卻無疑遠比他的傷勢重要得多，只要他能開口說話，就絕不能再等。

是以所有和這件事有關的人，現在都已到了十二連環塢的總寨，連太平王的世子都帶著他們的護衛來了。

現在崔誠當然絕不能死！

十二連環塢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江湖中幾乎從來沒有人能真正瞭解過，那不僅是個地方，也是個極龐大的組織。

這組織的勢力分佈極廣，份子很複雜，黑白兩道上，他們都有一份，可是他們都能謹守著一個原則－－

「不傷天害理，不乘人於危，不欺老弱婦孺，不損貧病孤寡。」

這也許就是他們能存在至今的最大原因。

十二連環塢有十二寨，從外表看來和普通的山莊村落並沒有什麼分別，其實他們的防衛極森嚴，組織更嚴密，沒有他們的腰牌和口令，無論誰都很難進入他們的山區。

總瓢把子鷹眼老七的駐轄地，就叫做「鷹眼」，十二連環塢屬下的所有行動、命令都是由「鷹眼」中直接發出的。

端陽的正午，崔誠就已被送入「鷹眼」的密室中，要經過五道防守嚴密的鐵柵門才進入這密室，能自由出入的，只有程中和蕭紅珠。現在他們就在這裡陪著崔誠。

程中老成持重，而且略通醫術，蕭紅珠溫柔聰明，心細如髮，密室四面是牆壁，都是整塊的花崗石，鐵門不但整天都有人換班防守，而且還配著名匠製成的大鐵鎖，除了蕭紅珠和鷹眼老七貼身秘藏的兩把鑰匙外，無論誰都打不開。

對這種防守，連太平王的世子都不能不滿意，笑著對鷹眼老七道：「你說得不錯，這地方實在連只蒼蠅都飛不進去。」

可是當他們通過五道鐵柵，進入密室後，才發現崔誠已經死了！

蕭紅珠和程中也已死了！

他們身上既沒有傷痕，也找不到血痕，但是他們的屍體都已冰冷僵硬。

根據葉星士的判斷：

「他們死了至少已有一個半時辰，是被一柄鋒刃極薄的快刀殺死的，一刀就已致命！」

「因為刀的鋒刃太薄，出手太快，所以連傷口都沒有留下。」

「致命的刀傷無疑在肺葉下端。一刀刺入，血液立刻大量湧入胸腔，所以沒有血流出來。」

這一刀好準，好快！

可見殺人的兇手不但極擅快刀，而且還有極豐富的經驗。

防守密室的人，跟隨鷹眼老七都已在十年以上，都是他的心腹死士。

他們指天誓日：「在這兩個時辰中，除了蕭夫人和程寨主，絕沒有第三個人出入過。」

這一班防守的有三十六個人，三十六人說的當然絕不會全是謊話。

那麼兇手是怎麼進去的？

太平王的世子冷笑道：「照你這麼說，除非他是個隱形的人！」

正午。

佈置精緻的大廳內沉悶燥熱，連風都似已被凝結，散亂的頭髮一落下來，立刻被汗水膠住，雖然隨時都有酒水供應，但大家還是覺得嘴唇乾裂，滿嘴發苦。

鷹眼老七更顯得憔悴，悲傷而疲倦。

他本是個活力充沛，看起來很年輕的人，就在這一刻間，他似已蒼老了很多。

「兇手是怎麼進去的？這世上當然絕沒有真能隱形的人。」

他想不通。沒有人能想得通。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這三千五百萬兩鏢銀若是找不回來，他們就負責賠償。

那足以讓他們每個人都傾家蕩產！就算傾家蕩產，也未必能賠得出！

以他們的身份地位，當然更絕不能賴帳。

幸好太平王的世子並不是個不通情理的人：「我可以給你們四十天的限期，讓你們去把這批珠寶追回來，否則－－」

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後果的嚴重，大家心裡都很明白。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帶著他的護衛們走了，不管怎麼樣，四十天的限期已不能算短。

只可惜這件事連一點線索都沒有。

鷹眼老七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熊天健滿身大汗，已濕透了內外三層衣服，有些人只有鼻子會出汗，就看著汗珠一滴滴從鼻尖滴落下來。

這些人都是坐鎮一方的武林大豪，平時指揮若定，此刻卻已方寸大亂，竟完全想不出一點對策來。

葉星士忽然道：「這已不是第一次。」

大家都不能完全瞭解他這句話的意思，只有等著他說下去。

葉星士道：「上個月底長江水上飛，在作每日例行的巡查時，忽然暴斃在水中，我也曾被他們幫中的子弟請去鑒定他的死因。」

熊天健立刻問：「他的死因也跟崔誠一樣？」

葉星士點點頭，道：「他身上也完全沒有傷痕血跡，我整整花了三天功夫，才查出他內腑肺葉下的刀傷，也同樣是一刀就已致命！」

熊天健道：「他是在水中被刺的了？」

葉星士道：「不錯。」

熊天健的臉色更凝重，水上飛的水性號稱天下第一，兇手能在水中一刀刺入他的要害，水底的功夫當然比他更精純。

他沉思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也想起了一件事。」

以鷹爪力著稱的淮南武林世家長公子王毅搶著問道：「什麼事？」

熊天健道：「今年年初，嵩陽『鐵劍山莊』的老莊主在他的藏劍閣中練劍時，忽然暴斃，至今還沒有人知道他的死因。」

他長長吐出口氣：「現在我才想到，他很可能也是被同一個刺客暗殺的！」

嵩陽郭家的劍法，一向為不傳之秘，郭老莊主在練劍時，絕不許外人偷看。

他的藏劍閣建造得也像是銅牆鐵壁一樣、任何人都難越雷池一步。

何況他劍法極高，一柄家傳的鐵劍施展開來，別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

葉星士皺眉道：「他當真是在練劍時被刺的，這刺客的刀就未免太可怕了。」

鷹眼老七忽然冷笑，道：「那麼我們是不是就應該坐在這裡，等著他來將我們一個個殺光！」

沒有人跟他爭辯，自己最心愛的女人被刺殺，無論誰心情都不會好的。

鷹眼老七握緊雙拳，額上青筋一根根凸起，大聲道：「就算這刺客真的有三頭六臂，真的會隱形，我也要把他找出來！」

怎麼找呢？

經過了徹底商議後，大家總算決定了三個對策。

將所有的人手分成三批，分頭辦事。

第一批人由熊天健率領，再回太行山下那一個小鎮去，看看鏢師們投宿的那家客棧中，是不是還有些蛛絲馬跡留下來。

最好能將當地每一戶人家都仔細查問清楚，出事前那幾天，有沒有可疑的陌生人到過那裡。

他們已將江湖中所有善於使刀的武林高手都列舉出來，由葉星士帶領的第二批人去分別查訪。

最主要的是，要問出他們從五月端陽的凌晨到正午這兩個時辰中，他們的人在哪裡？

第三批人由王毅領隊，到各地去籌款，想法子湊足了三千五百萬兩。

這幾件事顯然都很不容易，大家忍不住要問鷹眼老七。

「你準備到哪裡去？」

「我去找陸小鳳。」

「就是那個有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鷹眼老七點點頭：「假如世上還有人能替我們找出那兇手來，一定就是陸小鳳。」

他說得很有把握。

經過了幽靈山莊那一件事後，他對陸小鳳的機智和能力都充滿信心。

「據說這個人是個浪子，浪跡天涯，四海為家，你準備到哪裡去找他？」

「哪裡的粽子做得最好，我就到哪裡去找。」

對這一點，他也很有把握。

他知道陸小鳳不但好吃，而且很會吃，端午節的時候若是不吃粽子，豈非是件很煞風景的事？

據說臥雲樓主人的家廚名動公卿，做出來的湖州粽子風味絕佳，當地官府每年都要用八百里加急的驛馬送到京師去，而且臥雲樓主人好像也正是陸小鳳的老朋友。

「我正準備到那裡去。」鷹眼老七已站起來：「臥雲樓主人一向好客，端陽才過三天，他一定不會放陸小鳳走的。」

只可惜他還是遲了一步。

臥雲樓主昔年本是江湖聞名的美男子，近年來想必因為吃得太好，肚子已漸漸凸起，這一點無疑也使得他自己很煩惱。

所以他說話的時候，總會在不知不覺中拍著自己的肚子。

「陸小鳳來過，幾乎每年端午前後他都要來住幾天。」臥雲樓主人親自為鷹眼老七倒了杯酒，「這就是我特地為他挑選的竹葉青，你嘗嘗怎麼樣？」

鷹眼老七雖然不是為品酒來的，還是將這杯酒一飲而盡，立刻問道：「現在他的人呢？」

臥雲樓主人歎了口氣，道：「今年他的興致好像不如往年，總顯得有點心事重重，連這罈酒都沒有喝完，就一定要走，連我都留不住！」

看來他顯然對陸小鳳很關心，搖著頭歎道：「他太喜歡管閒事，什麼事都管，不該管的也要管，卻忘了替自己打算打算，一個人到了三十歲還沒有成家，心情怎麼會好得起來？」

鷹眼老七隻有苦笑。接著問：「你知不知道他會到什麼地方去？」

臥雲樓主人沉吟著，道：「我好像聽他說過，他要到海外去散散心。」

鷹眼老七的臉色一下子就已變得蠟黃：「你是說他要出海去？」

臥雲樓主人遙望著窗外的一朵白雲，緩緩道：「現在他想必已到了海上。」

鷹眼老七開始喝酒，一口氣喝了八大碗，站起來就走。

臥雲樓主人也留他不住，只有送到門口，「他秋深的時候就會回來的，一定還會到我這裡吃月餅，你有什麼事，我可以轉告他。」

鷹眼老七道：「到了那時候，我只有一件事找他做了。」

臥雲樓主人道：「什麼事？」

鷹眼老七道：「找他去抬棺材。」

臥雲樓主人皺了皺眉，問道：「誰的？」

鷹眼老七道：「我的。」

## 第二回 狐狸窩

陸小鳳還沒有出海，他怕暈船，他選了條最大最穩的海船，這條船卻正在裝貨。

已收了他五百兩銀子的船主人，是條標標準準的老狐狸，口才尤其好！

「貨裝得越多，船走起來越穩，就算你沒有出過海，也絕不會暈船的，反正你又不急，多等兩天有什麼關係？」

他用長滿了老繭的手，用力拍著陸小鳳的肩，「我還可以介紹個好地方給你，到了那裡，說不定你就不想走了。」

陸小鳳忍不住問：「那地方有什麼？」

老狐狸朝他擠了擠眼睛：「只要你能想得出來的，那地方都有。」

陸小鳳笑了：「那地方是不是你開的？」

老狐狸也笑了，大笑道：「你是個聰明人，所以我第一眼看見你，就已開始喜歡你。」

那地方當然是他開的，所以就叫做「狐狸窩」。

所以陸小鳳只有在狐狸窩等著他裝貨，已足足等了三天。

在人們心目中，狐狸總是最聰明狡猾的動物，而且很自私，所以它們的窩。至少總該比其他動物的窩舒服些。

事實上也如此。

終年漂浮在海上的人們，只要提起「狐狸窩」這三個字，臉上就會露出神秘而愉快的微笑，心裡也會覺得火辣辣的，就好像喝了杯烈酒。

只要男人們能想得到的事，在狐狸窩都可以找得到。

男人們想的，通常都不會是什麼好事。

用木板搭成的屋子，一共有二十多間，前面四間比較大的平房就算是前廳，屋子雖然已破舊，但是大家都不在乎。

到這裡來的人，不是來看房子的。

溫暖潮濕的海風從窗外的海洋吹來，帶著種令人愉快的鹹味，就像老爸爸身上的汗水。

屋子裡是煙霧騰騰，女人頭上的刨花油香味，和烤魚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足以激起男人們的各種慾望。

大家賭錢都賭得很凶，喝酒也凶，找起女人來更像是餓虎。

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他年紀還很輕，黝黑英俊的臉上，帶著幾分傲氣，又帶著幾分野氣，眼睛黑得發藍，薄薄的嘴唇顯得堅強而殘忍。

開始的時候女人們都對他很有興趣，然後立刻就發現他外表看來像一頭精力充沛的豹子，其實卻冷得像是一塊冰。

陸小鳳一走進來就看見了他，他正在剝一個雞蛋的殼子。

他只吃煮熟了的帶殼雞蛋，只喝純淨的白水。

陸小鳳並不怪他，他們本是從一條路上來的，陸小鳳親眼看見，就在短短的半天之中，他已經有三次幾乎送了命。若不是他反應特別快，現在已死過三次。

他當然不能不特別小心。

一個胸脯很高，腰肢很細，年紀卻很小的女孩子，正端著盤牛肉走過去，眼睛裡充滿了熱情，輕輕地說：「這裡難得有牛肉，你吃一點。」

他根本沒有看她，只搖了搖頭。

她還不死心：「這是我送給你的，不用錢，你不吃也不行。」

看來她年紀雖小，對男人的經驗卻不少，臉上忽然露出種很職業化的媚笑，用兩根並不算難看的手指，夾起塊牛肉往他嘴裡塞。

陸小鳳知道要糟了，用對付別的男人的手段來對付這少年，才真的不行。

就在他開始這麼想的時候，整盤牛肉已蓋在她臉上。

牛肉還是熱的，湯汁滴落在她高聳的胸脯上，就像是火山在冒煙。

屋子裡的人大笑，有的人大叫，這女孩子卻已大哭。

少年還是冷冷地坐在那裡，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

兩個臉上長著水銹的壯漢，顯然是來打抱不平了，帶著三分酒意衝過來。

陸小鳳知道又要糟了。也就在他開始這麼想的時候，兩條海象般的大漢已飛了起來，一個飛出窗外才重重的跌下，另一個卻眼看著就要掉在陸小鳳的桌子上。

陸小鳳伸手輕輕一托，將這個人也往窗外送了出去。

少年終於抬起頭，冷冷地瞪了他一眼，陸小鳳笑了笑，正想走過去跟他一起吃雞蛋，這少年卻已沉下臉，又開始去剝他的第二個雞蛋。

陸小鳳一向是很容易能交到朋友的人，可是遇著這少年，卻好像遇見了一道牆壁，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陸小鳳無疑也是個很能讓女孩子感興趣的男人，剛找到位子，已有兩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來了，頭上刨花油的香味，香得令人作嘔。

只不過陸小鳳在這一方面一向是君子，君子是從不會給女人難看的。

可是他也不想嗅著她們頭上的刨花油味喝酒。

他只有移花接木，想法子走馬換將：「剛才那個小姑娘是誰？」

「這裡的小姑娘有好幾十個，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哪一個？」

「就是臉上有牛肉湯的那個。」

付出了一點「遮羞費」之後，兩個頭上有刨花油的，就換來了一個臉上有牛肉湯的。她臉上當然已沒有牛肉湯，卻也沒有笑容，對這個長著兩道眉毛般怪鬍子的男人，她顯然沒有太大的興趣。

幸好陸小鳳的興趣也不在她身上，兩個人說了幾句比刨花油還無味的話之後，陸小鳳終於轉入了他感興趣的話題。

「那個只吃煮雞蛋的小伙子是誰？姓什麼？叫什麼？」

那少年在客棧裡帳簿上登記的名字是岳洋，山嶽的岳，海洋的洋。

「我只希望他被雞蛋活活噎死。」這就是她對他的最後結論。

只可惜他暫時已不會被噎死了，因為他已連蛋都不吃。他站起來準備要走。

就在這時，窗外忽然「格」的一響，一排九枝弩箭飛進來，直打他的背後。

箭矢破空，風聲很尖銳，箭上的力道當然也很強勁。

陸小鳳正在喝酒，兩根手指一彈，手裡的酒杯就飛了出去，一個酒杯忽然碎成了六七片，每一片都正好打在箭矢上。

一片破酒杯打落一根箭，「叮，叮，叮」幾聲響，七根箭掉在地上。

剩下的兩根當然傷不了那少年，陸小鳳已箭一般竄出去，甚至比箭還快。

可是等他到了窗外，外面已連人影都看不見，他再回來時，少年岳洋也不見了。

「他回房睡覺去了，每天他都睡得很早。」說話的正是那臉上已沒有牛肉湯的小姑娘，她好像忽然對陸小鳳有了興趣。

年輕的女孩子，有幾個不崇拜英雄？

她看著陸小鳳，眼睛裡也有了熱情，忽然輕輕地問：「你想不想吃牛肉？」

陸小鳳笑了，也壓低聲音，輕輕地說：「我也想睡覺去。」

後面的二十多間屋子更舊，可是到這裡來的就不在乎。

對這些終年漂泊在海上的男人來說，只要有一張床就已足夠。

牛肉湯拉著陸小鳳的手。

「我外婆常說，要得到一個男人的心，最快的一條路就是先打通他的腸胃。」她歎了口氣，「可是你們兩個為什麼對吃連一點興趣都沒有？」

「因為我怕發胖。」

他們已在一間房的門口停下，她卻沒有開門。

陸小鳳忍不住問：「我們不進去？」

「現在裡面還有人，還得等一下。」她臉上帶著不屑之色，「不過這些男人都像餓狗一樣，用不了兩下就會出來的。」

在餓狗剛啃過骨頭的床上睡，這滋味可不太好受。

陸小鳳已準備開溜了，可是等到她說岳洋就住在隔壁一間房時，他立刻改變了主意。

他對這少年顯然很有興趣，這少年的樣子，幾乎就跟他自己少年時一樣，唯一不同的是，他從來不會將牛肉蓋到女孩子們臉上去。

房門果然很快就開了，一條猩猩般的壯漢，帶著個小雞般的女孩子走出來。

奇怪的是，小雞還在鮮蹦活跳，猩猩卻好像兩條腿已有點發軟了。

兩個女孩子吃吃地笑著，偷偷地擠眼睛。

「你嘴上的這兩條東西，究竟是眉毛？還是鬍子？」小雞好像很想去摸摸看。

陸小鳳趕緊推開了她的手，突聽「砰」的一響，隔壁的房門被撞開，「啪」的一聲，一條東西被重重的摔在地上，赫然竟是條毒蛇。

女孩子尖叫著逃了，陸小鳳竄了過去，就看見岳洋還站在門口，臉色已有點發白。

床上的被剛掀起，這條毒蛇顯然是他從被窩裡拿出來的。

這已是第五次有人想要他的命了。

陸小鳳已忍不住歎了口氣，道：「你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是搶了人家的飯碗？還是偷了人家的老婆？」

岳洋冷冷地看著他，擋在門口，好像已決心不讓他進去。

陸小鳳也擋住了門，決心不讓他關門：「別人想要你的命，你一點都不在乎？」

岳洋還是冷冷地看著他，不開口。

陸小鳳道：「你也不想知道暗算你的人是誰？」

岳洋忽然道：「我只在乎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岳洋道：「若有人總喜歡管我的閒事，我就會很想讓他以後永遠管不了別人的閒事。」

他忽然出手，彷彿想去切陸小鳳的咽喉，可是手一翻，指尖已到了陸小鳳眉心。

陸小鳳只有閃避，剛退後半步，房門「砰」的一聲關起。

接著屋裡也發出「砰」的一響，他好像將窗子都關上了。

陸小鳳站在門口怔了半天，忽然轉過身，從地上把那條死蛇拿了起來，就著走廊上的一盞燈籠看了半天，又輕輕地放了下去。

蛇的七寸已斷，是被人用兩根手指捏斷的，這條蛇不但奇毒，而且蛇皮極堅硬，連快刀都未必能一下子斬斷。這少年兩根手指上的功夫，居然也好像跟陸小鳳差不多。

陸小鳳只有苦笑：「幸好他也有二十左右了，否則別人豈非要把他當做我的兒子？」

也許連他自己都會認為這少年是他的兒子。

夜終於靜了。

剛才外面還有人在拍門，陸小鳳只有裝作已睡著，堅持了很久，才聽見那熱情的小姑娘狠狠在門上踢了一腳，恨恨地說：「原來兩個人都是死人。」然後她的腳步聲就漸漸遠去。

現在外面已只剩下海濤拍岸聲，對面房裡男人的打鼾聲，左面房裡女人的喘息聲。

右面岳洋的房裡卻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這少年不但武功極高，而且出手怪異，不但出手怪，脾氣更怪。

他究竟什麼來歷，為什麼有那些人要殺他？

陸小鳳的好奇心已被他引了起來，連睡都睡不著。

睡不著的人，最容易覺得餓，他忽然發覺肚子餓得要命。

雖然夜已深，在這種地方總算可以找到點東西吃，誰知房門竟被牛肉湯反鎖住。

幸好屋裡還有窗戶。

這麼熱的天氣，他當然不會像那少年一樣把窗子關上睡覺。

屋裡既然沒有別的人，他也懶得一步步走到窗口，一擰身就已竄出窗戶。

一彎上弦月正高高的掛在天上，海濤在月下閃動著銀光。

他忽然發現岳洋的窗外竟有一個人蹲在那裡，手裡拿著個像仙鶴一樣的東西，正對著嘴往窗裡吹氣。

陸小鳳從十來歲時就已闖江湖，當然認得這個人手裡拿的，就是江湖中只有下五門才會用的雞鳴五更返魂香。

這個人也已發現旁邊有人，一轉臉，月光正好照在臉上。

一張又長又狹的馬臉，卻長著個特別大的鷹鉤鼻子，無論誰只要看過一眼就很難忘記。

陸小鳳凌空翻身，撲了過去。

誰知這個人不但反應奇快，輕功也高得出奇，雙臂一振，又輕煙般掠過屋脊。

一個下五門的小賊，怎麼會有如此高的輕功？

陸小鳳沒有仔細去想，現在他只擔心岳洋是不是已被迷倒。

岳洋沒有被迷倒。他落下地時，就發現窗子忽然開了，岳洋正站在窗口，冷冷地看著他。

有人在窗外對著自己吹迷香，這少年居然還能沉得住氣，等人走了才開窗戶。

陸小鳳實在不明白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岳洋忽然冷笑道：「我實在不明白你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三更半夜的，為什麼還不睡覺？」

陸小鳳只有苦笑：「因為我吃錯了藥。」

這一夜還沒有過去，陸小鳳的麻煩也還沒有過去。

他回房去時，才發現牛肉湯居然已坐在床上等著他！

「你吃錯了什麼藥？春藥？」她瞪著陸小鳳，「就算你吃了春藥，也該來找我的，為什麼去找男人？你是不是有什麼毛病？」

陸小鳳也只有苦笑：「我的毛病還不止一種。」

「你還有什麼病？」

「餓病！」

「這種病倒沒關係。」她已經在笑，「我剛好有種專治這種病的藥。」

「牛肉？」

「饅頭夾牛肉，再用一大壺吊在海水裡凍得冰涼的糯米酒送下去，你看怎麼樣？」

陸小鳳歎了口氣：「我看天下再也找不出比這種更好的藥了。」

喝得太多，睡得太少，陸小鳳醒來時還覺得肚子發脹，頭痛如裂。

還不到中午，前面的廳裡還沒有什麼人，剛打掃過的屋子看來就像是口剛洗過的破鍋，油煙煤灰雖已洗淨，卻更顯得破舊醜陋。

他想法子找來壺開水，泡了壺茶，剛坐下來喝了兩口，就看見岳洋和另外一個人從外面新鮮明亮的陽光下走了進來。

兩個人正在談著話，岳洋的神情顯得很愉快，話也說得很多。

令他愉快的這個人，卻赫然竟是昨天晚上想用雞鳴五更返魂香對付他的，那張又長又狹的馬臉，陸小鳳還記得很清楚。

陸小鳳傻了。真正有毛病的人究竟是誰？事實上，他從來也沒有見過任何人的毛病比這少年更大。

看見了他，岳洋的臉立刻沉下，兩個人又悄悄說了幾句話，岳洋居然走了過來，在他對面坐下。

陸小鳳簡直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忍不住問道：「那個人是你朋友？」

他問的當然就是那長臉，現在正沿著海岸往西走，走得很快，彷彿生怕陸小鳳追上去。

岳洋道：「他不是我朋友。」

陸小鳳吐出口氣，這少年總算還能分得出好壞善惡，還知道誰是他朋友，誰不是。

岳洋道：「他是我大哥。」

陸小鳳又傻了，正想問問他，知不知道這位大哥昨天晚上在幹什麼？

岳洋卻不想再談論這件事，忽然反問道：「你也要出海去？」

陸小鳳點點頭。

岳洋道：「你也準備坐老狐狸那條船？」

陸小鳳又點點頭，現在才知道這少年原來也是那條船的乘客。

岳洋沉著臉，冷冷道：「你最好換一條船。」

陸小鳳道：「為什麼？」

岳洋道：「因為我付了五百兩銀子，把那條船包下來了。」

陸小鳳苦笑道：「我也很想換條船，只可惜我也付了五百兩銀子把那條船包下了。」

岳洋的臉色變了變，宿醉未醒的老狐狸正好在這時出現。

他立刻走過去理論，問老狐狸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老狐狸口中說來，這件事實在簡單得很：「那是條大船，多坐一個人也不會沉的，你們兩位又都急著要出海。」

他又用那隻長滿了老繭的大手，拍著少年的肩：「船上的人越多越熱鬧，何況，能同船共渡，也是五百年修來的，你若想換條船，我也可以把船錢退給你，可是最多只能退四百兩。」

岳洋一句話都沒有再說，掉頭就走。

老狐狸瞇著眼睛，看著陸小鳳，笑嘻嘻的問：「怎麼樣？」

陸小鳳抱著頭，歎著氣道：「不怎麼樣。」

老狐狸大笑：「我看你一定是牛肉湯喝得太多了。」

午飯的時候，陸小鳳正準備勉強吃點東西到肚子裡，岳洋居然又來找他，將一大包東西從桌上推到他面前：「這是五百兩銀子，就算我賠你的船錢，你一定要換條船。」

他寧可賠五百兩給陸小鳳，卻不肯吃一百兩的虧，收老狐狸的四百兩，這是為什麼？

陸小鳳不懂：「你是不是一定要坐老狐狸那條船？卻一定不讓我坐？」

岳洋回答得很乾脆：「是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岳洋道：「因為我不喜歡多管閒事的人。」

陸小鳳看看他，伸出一根手指，又把包袱從桌上推了回去。

岳洋變色道：「你不肯？」

陸小鳳的回答也很乾脆：「是的！」

岳洋道：「為什麼？」

陸小鳳笑了笑，忽然道：「因為那是條大船，多坐一個人也不會沉下去！」

岳洋瞪著他，眼睛裡忽然露出種奇怪的表情：「你不後悔？」

陸小鳳淡淡道：「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後悔過一次。」

他做事的確從不後悔，可是這一次，他倒說不定真會後悔的。只不過當然也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從中午一直到晚上，日子都過得很沉悶，每件事都很乏味。

頭一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總會覺得情緒特別低落的。

整整一天中，唯一令人值得興奮的事，就是老狐狸忽然宣佈：「貨已裝好，明天一早就開船。」

第二天凌晨，天還沒亮陸小鳳就已起來，牛肉湯居然一晚都沒有來找他麻煩，倒是件很出他意外的事。

這一晚上他雖然也沒有睡好，可是頭也不疼了，而且精神抖擻，滿懷興奮。

多麼廣闊壯觀的海洋，那些神秘的、綺麗的海外風光，正等著他去領略欣賞。

經過那麼多又危險、又可怕、又複雜的事後，他總算還活著，而且總算已擺脫了一切。

現在他終於已將出海。

他要去的那扶桑島國，究竟是個什麼地方？島國上的人，和中土有什麼不同？是否真的是為秦皇去求不死藥的方士徐福，從中土帶去的四百個童男童女生下的後代？

聽說那裡的女孩子，不但美麗多情，對男人更溫柔體貼，丈夫要出門的時候，妻子總是跪在門口相送，丈夫回家時，妻子已跪在門口等著替他脫鞋。

一想到這件事，陸小鳳就興奮得將一切煩惱憂愁全都拋到九霄雲外。

一個嶄新的世界正等著他去開創，一個新的生命已將開始。

天雖然還沒有亮，可是他推門出去時，岳洋已在海岸上，正面對著海洋在沉思。

這少年究竟有什麼心事？為什麼要出海去？

第一線陽光破雲而出，海面上金光燦爛，壯闊輝煌。

他忽然轉過身，沿著海岸慢慢地走過去。

陸小鳳本來也想追過去，想了想之後，又改變了主意。

反正他們還要在一條船上漂洋過海，以後的機會還多得很。

風中彷彿有牛肉湯的香氣。

陸小鳳嘴角不禁露出微笑，上船之前，能喝到一碗熱熱的牛肉湯，實在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岳洋沿著海岸慢慢地向前走，海濤拍岸，打濕了他的鞋子，也打濕了他的褲管。

他好像完全沒有感覺到。他的確有心事，他的心情遠比陸小鳳更興奮、更緊張。

這一次出海，對他的改變更大，昨天晚上他幾乎已準備放棄，連夜趕回家去，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孝順兒子，享受人間的榮華富貴。

只要他聽話，無論他想要什麼，都可以得到。

可惜他要的並不是享受，而是一種完全獨立自主的生活，完全獨立自主的人格。

想到他那溫柔賢慧，受盡一生委屈的母親，他今晨醒來時眼中還有淚水。

可是現在一切都已太遲了。

他決心不再去想這些已無法改變的事，抬起頭，就看見胡生正在前面的一塊岩石下等著他。

胡生一張又長又狹的馬臉，也在旭日下發著光。

看著這少年走過來，他心裡有種說不出的得意和驕傲。

這是個優秀的年輕人，聰明、堅強、冷靜，還有種接近野獸般的本能，可以在事先就嗅得出災難和危險在哪裡。

他知道這少年一定可以成為完美無瑕的好手，這對他和他的朋友們都極有價值。

現在的少年們越來越喜歡享受，能被訓練成好手的已不多了。

他目中帶著讚許之色，看著這少年走到他面前：「你睡得好不好？」

岳洋道：「不好，我睡不著。」

他說的是實話，在他這大哥面前，他一向都只說實話。人們都通常只因尊敬才會誠實。

對這點胡生顯然也很滿意。「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人還有沒有來找你麻煩？」

岳洋道：「沒有。」

胡生道：「其實你根本就不必擔心他，他根本就是個無足輕重的人。」

岳洋道：「我知道。」

在別人眼中，陸小鳳變成了無足輕重的人，這只怕還是第一次。

胡生從懷中拿出個密封著的信封，交給了岳洋：「這是你上船之前的最後一次指示，做完之後，就可以上船了。」

岳洋接過來，拆開信封，看了一眼，英俊的臉上忽然露出種恐懼的表情，一雙手也開始發抖。

胡生問道：「指示中要你做什麼事？」

岳洋沒有回答，過了很久，才漸漸恢復鎮定，將信封和信紙撕得粉碎，一片片放在嘴裡咀嚼，再慢慢地吞下去。

胡生目中又露出讚許之色，所有的指示都是對一個人發出的，除了這個人和自己之外，絕不能讓任何第三者看見。

這一點岳洋無疑也確實做到。

胡生又在問：「這次是要你做什麼？」

岳洋直視著他，又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要我殺了你。」

胡生的臉突然扭曲，就好像被抽了一鞭子：「你能有今天，是誰造成的？」

岳洋道：「是你！」

胡生道：「但你卻要殺我！」

岳洋目中充滿痛苦，聲音卻仍冷靜：「我並不想殺你，可是我非殺不可！」

胡生道：「反正也沒有人知道的，你難道就不能抗命一次？」

岳洋道：「我不能。」

胡生看著他，眼色已變得刀鋒般冷酷，緩緩道：「那麼你就不該告訴我。」

岳洋道：「為什麼？」

胡生冷冷道：「你若是乘機暗算，也許還能得手，現在我既然已知道，死的就是你。」

岳洋閉上嘴，薄薄的嘴唇顯得更殘酷，忽然豹子般躍起。

他知道對方的出手遠比他更凶狠殘酷，他只有近身肉搏，以體力將對方制服。

胡生顯然沒有想到這一著，高手相搏，本來絕不會用這種方式。

等到他警覺時，岳洋已撲到他身上，兩人立刻滾在一起，從尖銳崢嶸的岩石上滾入海中，像野獸般互相撕咬。

胡生已開始喘息。他年紀遠比這少年大得多，體力畢竟要差些，動作看來也不比這少年野蠻。

他想去扼對方脖子時，岳洋忽然一個肘拳撞在他軟脅上，反手猛切他的咽喉，接著就翻身壓住了他，揮拳痛擊他的鼻梁。

這一拳還沒有打下去，胡生忽然大呼：「等一等，你再看看我身上的另一指示！」

岳洋微一遲疑，這一拳還是打了下去，等到胡生臉上濺出了血，無力再反抗時，他才從胡生懷中取出另一封信，身子騎在胡生身上，用一隻手拆開信來看了看。

他神色又變了，慢慢地站起來，臉上的表情也不知是欣慰，還是悲傷？

胡生也掙扎著坐起，喘息著道：「這不過是試探你的，看你是不是能絕對遵守命令。」

他滿面鮮血，鼻梁已破裂，使得他的臉看來歪斜而可怕。

但是他卻在笑：「現在你已通過了這一關，已完全合格。快上船去吧。」

岳洋立刻轉過身，大步向前走。

他轉過身的時候，目光中似乎又有了淚光，可是他勉強忍耐住。

他發誓絕不再流淚。這一切都是他自己選擇的，他既不能埋怨，也不必悲傷。

對他來說，「感情」已變成了件奢侈的事，不但奢侈，而且危險。危險得足以致命！

他一定要活下去，如果一定有人要死，死的一定是別人！

開船的時間又改了，改在下午，因為最後一批貨還沒有完全裝上。

本已整裝待命的船夫水手們，又開始在賭錢，喝酒，調戲女人，把握著上船前的最後機會，盡情歡樂，然後就要開始過苦行僧的日子，半夜醒來發現情慾勃起時，也只有用手解決。

陸小鳳肚子裡的牛肉湯也已快完全消化完了，正準備找點事消遣消遣，就看見衣服破碎，滿身鮮血的岳洋，從海岸上走回來。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剛才他去幹什麼去了？是不是去跟別人拚命？去跟誰拚命？是不是他那長著張馬臉的大哥？

這次陸小鳳居然忍住了沒有問，連一點驚訝的樣子都沒有露出來，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看見。

岳洋正在找水喝。無論誰乾吞下兩個信封和兩張信紙後，都會忍不住想喝水的。

屋裡的櫃台上，恰巧有壺水，那裡本來就是擺茶杯水壺的地方，只不過一向很少有人光顧，這裡的人寧可喝酒。

這壺水還是剛才一個獨眼的老漁人提來的，一直都沒有人動過。

現在岳洋正需要這麼樣滿滿一壺水，甚至連茶杯都沒有找，就要對著壺嘴喝下去。

一個人在剛經過生死的惡鬥後，精神和體力都還在虛脫的狀況中，對任何的警戒都難免鬆懈，何況他也認為自己絕對安全了。

陸小鳳卻忽然想到一件事。

那個獨眼的老漁人，這兩天來連一滴水都沒有喝過，為什麼提了壺水來？

這個想法使得陸小鳳又注意到一件事。

在狐狸窩裡喝水的，本就只有這少年一個人，他喝水並不是件值得看的事，那個獨眼的老漁人卻一直在偷偷地看著他，臉上的表情，就好像恨不得他趕快將這壺水完全喝光。

岳洋的嘴已對上了水壺的嘴，陸小鳳突然從懷中伸出手，兩根手指一彈，將一錠銀子彈了出去，「叮」的一聲，打在壺嘴上。

壺嘴立刻被打斜，也被打扁了。

岳洋只覺得手一震，水壺已掉在地上，壺水傾出，他手上也濺上幾滴水珠，湊近鼻尖嗅了嗅，臉色立刻改變。

陸小鳳用不著再問，已知道水中必定有毒。

那個獨眼的老漁人轉過身，正準備悄悄地開溜，陸小鳳已竄過去。

老漁人揮拳反擊，出手竟很快，力量也很足，只可惜他遇著的是陸小鳳。

陸小鳳更快，一伸手，就擰住了他的臂，另一隻手已將他整個人拿了起來，送到岳洋面前：「這個人已經是你的了！」

岳洋看著他，竟似完全不懂，冷冷道：「我要這麼樣一個人幹什麼？」

陸小鳳道：「你難道不想問是誰想害你？」

岳洋道：「我用不著問，我知道是誰想害我！」

陸小鳳道：「是誰？」

岳洋道：「你！」

陸小鳳又傻了。

岳洋冷冷道：「我想喝水，你卻打落我的水壺，不是你害我，是誰害我？」

那老漁人慢吞吞地站了起來，道：「你不但害了他，也害了我，我這條膀子已經快被你捏斷了，我得要你賠。」

陸小鳳忽然笑了：「賠，我賠，這錠銀子就算我給你喝酒的！」

老漁人居然一點都不客氣，從地上撿起銀子就走，連看都沒看岳洋一眼。

岳洋居然也沒有再看他，狠狠地盯著陸小鳳，忽然道：「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陸小鳳道：「你說。」

岳洋道：「離我遠一點，越遠越好。」

岳洋坐下來，現在陸小鳳已離他很遠，事實上，他已連陸小鳳的影子都看不到。

這個天生喜歡多管閒事的人，不知道又去管誰的閒事了。

那個獨眼的老漁人，也走得蹤影不見。

岳洋忽然跳起來，衝出去。

他一定要阻止陸小鳳，絕不能讓陸小鳳去問那老漁人的話。

他沒有猜錯，陸小鳳的確是在找那老漁人，他們幾乎是同時找到他的。

因為他們同時聽見了海岸那邊傳來一聲驚呼，等他們趕過去時，這個一輩子在海上生活的老漁人竟活活的被淹死了。

善泳者溺於水，每個人都會被淹死的。

可是他明明要去喝酒，為什麼忽然無緣無故，穿得整整齊齊的跳到海水裡去？

陸小鳳看著岳洋，岳洋看著陸小鳳，忽聽遠處有人在高呼：

「開船了，開船了。」

## 第三回 海上驚魂

「起錨！」

「揚帆！」

「順風！」

嘹亮的呼聲此起彼落，老狐狸的大海船終於在滿天夕陽下駛離了海岸。

船身吃水很深，船上顯然載滿了貨、狐狸唯一的弱點就是貪婪，所以才會被獵人捕獲。

看來老狐狸也一樣。

陸小鳳也很想抓住這條老狐狸來問問，船上究竟載了些什麼貨？又會不會因為載貨太重而發生危險？他沒有抓住老狐狸，卻險些撞翻了牛肉湯。

主艙的門半開，他想進去的時候，牛肉湯正從裡面出來。

陸小鳳吃驚的看著她：「你怎麼會上船來的？」

牛肉湯眨了眨眼：「因為你們上船來了。」

陸小鳳道：「我們上了船，你就要上船了？」

牛肉湯反問道：「我問你，你們在船上，是不是也一樣要吃飯？」

當然要，人只要活著，隨便在什麼地方都一樣要吃飯，要吃飯就得有人煮飯。

牛肉湯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我就是煮飯的，不但燒飯，還煮牛肉。」

陸小鳳道：「你什麼時候改行的？」

牛肉湯笑了，笑得很甜；「我本來就是燒飯的，只不過偶爾改行做做別的事而已！」

主要的艙房一共有八間，雕花的門上嵌著青銅把手，看來豪華而精緻。

牛肉湯道：「聽說乘坐這條船的，都是很有身份的人。」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這點我倒能想得到，否則怎麼付得起老狐狸的船錢。」

牛肉湯用眼角瞟著他，道：「你有沒有身份？」

陸小鳳道：「沒有！」

牛肉湯道：「你只有錢？」

陸小鳳道：「也沒有，付了船錢後，我就已幾乎完全破產。」

他說的是實話。

牛肉湯又笑了：「沒有錢也沒關係，如果你偶爾又吃錯了藥，我還是可以偶爾再改一次行的。」

陸小鳳只有歎氣，他實在想不出這麼樣一個女孩子，怎麼會燒飯。

牛肉湯指著左面的第三間艙房道：「這間房就是你的，只吃雞蛋的那個混蛋住在右面第一間。」

陸小鳳道：「我能不能換一間？」

牛肉湯道：「不能！」

陸小鳳道：「為什麼？」

牛肉湯道：「因為別的房裡都已住著人。」

陸小鳳叫了起來：「那老狐狸勸我把這條船包下來，可是現在每間房裡都有人？」

牛肉湯淡淡道：「不但這裡八間房全都有人，下面十六間也全都有人，老狐狸一向喜歡熱鬧，人越多他越高興。」

她帶著笑，又道：「只不過住在這上面的才是貴客，老狐狸還特地叫我為你們燒幾樣好菜，今天晚上你想吃什麼？」

陸小鳳道：「我想吃烤狐狸，烤得骨頭都酥了的老狐狸。」

晚飯雖然沒有烤狐狸，菜卻很豐富，牛肉湯居然真的能燒一手好菜。

「因為我外婆常說，要得到男人的心，就得先打通他的腸胃，只有會燒一手好菜的女人，才能嫁得到好丈夫。」

她這麼樣說的時候，貴客們都笑了，只有陸小鳳笑不出。

他實在想不通老狐狸從哪裡把這些貴客們找出來的，竟一個比一個討厭。

而且岳洋也一直沒有露面，他進了艙房後，就沒有出來過。

好容易等到深夜人靜，陸小鳳一個人站在船舷上，遼闊的海洋，燦爛的星光，天地間彷彿只剩下他一個人，他才覺得比較自在些。

「孤獨」有時本就是種享受，卻又偏偏要讓人想起些不該想的事。

太多傷感的回憶，不但令人老，往往也會令人改變。

幸好陸小鳳並沒有變得太多。陸小鳳還是那個熱情、衝動，有時傻得要命，有時卻又聰明絕頂，自己對什麼事都不在乎，卻偏偏喜歡管別人閒事的陸小鳳。

岳洋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的衣著不但質料很好，而且裁剪亦很考究，對於銀錢並不在乎，隨隨便便就可以給人五百兩銀子。他的一雙手雖然長而有力，卻絕不像做過一點粗事的樣子，一舉一動氣派都很大，好像別人天生就應該受他指揮。

從這幾點看來，他應該是個生在豪門的世家子，可是他又偏偏太精明，太冷酷，世家子通常都不會這樣的。

他連連遭人暗算，都幾乎死於非命，可是他自己非但一點都不在乎，而且也不想追究。

那獨眼的老漁人明明想毒死他，他明明知道，卻偏偏要裝糊塗。

這是不是因為他本就在逃亡中，早已知道要對付他的是些什麼人。

但是他偏偏又沒有掩飾自己的行藏，並不像在逃避別人追蹤的樣子。他反而像是在逃避陸小鳳，一定不願和陸小鳳同船，可是陸小鳳卻連一點傷害他的意思都沒有，只不過想跟他交個朋友。

這些疑問陸小鳳都想不通。

他正在想的時候，突聽「卡嚓」一響，一根船板向他壓了下來，接著又是一陣勁風帶過，又有一條船櫓橫掃他的腰。

他的人在船舷上，唯一的退路就是往下面逃。

下面就是大海。等到他自己再聽到「噗通」一聲響的時候，他的人已落在大海裡。

冰冷的海水，鹹得發苦。

他踩著水，想借力躍起，先想法子攀住船身再說。可是上面的長櫓又向他沒頭沒臉的打了下來。

船舷很高，他看不見上面的人，海水反映星光，上面的人卻能看得見他。

他只有向後退，船卻在往前走，人與船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他就算有水上飛那樣的水性，也沒有法子再追上去，就算暫時還不會淹死，也一定支持不了多久，明天太陽升起時，他一定已沉了下去。

一向無所不能，無論什麼困難都能解決的陸小鳳，怎麼會忽然就糊里糊塗的被淹死？

他當然不會這麼容易就被淹死的。一個人掉進大海裡，並不一定非淹死不可。

就在這一瞬間，他已想到了好幾種法子來度過這次危機。

－－盡量放鬆全身，讓自己漂浮在海上，只要能捱過這一夜，明天早上，很可能還有出海的船隻經過，這裡離海口還不太遠，又在航線上。

－－想法子抓魚，用生魚的血肉來補充體力，再用魚泡增加浮力。

這些法子雖未必能行得通，可是他至少要試試，只要還有一線希望，他就絕不放過。

他相信自己對於痛苦的忍受力和應變的力量，總比別人強些。

最重要的是，他有種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也許就因為這種堅強的意志，才能使他度過無數次危機，活到現在。他還要活下去。

誰知這些法子他還都沒有用出來，水面上又有「啪噠」一聲響，一樣東西從船舷上落下來，竟是條救生的小艇。

將他打落水的人，好像並不想要他死在海裡，只不過要迫他下船而已。

除了岳洋外，還有誰會做這種事？

小艇從高處落下來，並沒有傾覆，將小艇拋下來的人，力量用得很巧妙。

陸小鳳從海水中翻上去，更確定了這個人就是岳洋。

艇上有一壺水，十個煮熟了的雞蛋，還有很沉重的包袱，正是那天岳洋從桌上推給他的，裡面包著的當然是補償他的五百兩船錢。

這少年做出來的事真絕，非但完全不想隱瞞掩飾，而且還好像特地要告訴陸小鳳：「我就是不要你坐這條船，你能怎麼樣？」

陸小鳳歎了口氣，又不禁笑了。

他喜歡這年輕人，喜歡這種做法，但是現在看起來，他很可能已永遠見不到他了。

大海茫茫，四望無際，是拚命去追趕老狐狸的大海船，還是從原來的方向退回去？

當然是拚命去追趕。

他們的船出海才不過三四個時辰，若是肯拚命的划，再加上一點運氣，天亮前後，他就又可以坐在狐狸窩裡喝酒了。

只可惜他忘了兩點：

船出海時是順風，兩條槳的力量，絕不能和風帆相比。

而且他最近的運氣也不太好。

遠在太陽露出海面之前，他兩條手臂已因用力划船而僵硬麻木，這種單調而容易的動作，做起來竟比什麼事都吃力。

他就著白水吃了幾個蛋，只覺得嘴裡淡得發苦，想躺下去休息片刻，誰知一倒下去就睡著了，等他醒來時，陽光刺眼，太陽已升得好高，那壺比金汁還貴重的水，竟已被他在睡夢中打翻，被太陽曬乾。

他的嘴唇也已被曬得乾裂，一眼望過去，天連著海，海連著天，還是看不見陸地的影子。

但是他卻看見了一點帆影，而且正在向他這個方向駛過來。

他幾乎忍不住要在小艇上連翻七八十個觔斗表示慶祝，就算乞兒忽然看見天上掉下個大元寶來，也絕沒有他現在這麼高興。

船來得很快，他忽又發現這條船的樣子看來很面熟，船頭上迎面站著個人，樣子看起來更面熟，赫然竟是老狐狸。

老狐狸也有雙利眼，遠遠就在揮動著手臂高呼，海船與小艇之間的距離，已近得連他臉上的皺紋都可以看得見。

陸小鳳忽然發覺這個老狐狸這張飽經風霜的臉，實在比小姑娘還可愛。

他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大叫，可是他偏偏忍住，故意躺在小艇上，作出很悠閒的樣子。

老狐狸卻在大叫：「我們到處找你，你一個人溜到這裡來幹什麼？」

陸小鳳悠然道：「我受不了牛肉湯做的那些菜，想來釣幾條魚下酒。」

老狐狸怔住：「你釣到幾條？」

陸小鳳道：「魚雖然沒釣著，卻釣著條老狐狸。」

他還是忍不住要問：「你們明明已出海，又回來幹什麼？」

老狐狸也笑了，笑得就正像是條標準的老狐狸：「我也是回來釣魚的。」

陸小鳳道：「那邊海上沒有魚？」

老狐狸笑道：「那邊雖然也有魚，卻沒有一條肯付我五百兩船錢的。」

陸小鳳立刻道：「我這條魚也不肯付的，我上次已經付過了。」

老狐狸道：「上次是上次，這次是這次，上次是你自己要走的，我又沒有把你推下去，所以這次若是還想上船，就得再付我五百兩！」

陸小鳳忍不住叫了起來：「你這人的心究竟有多黑？」

老狐狸又笑了，悠然道：「只不過比你釣起來的那條狐狸黑一點。」

他當然不是回來釣魚的。

船上的貨裝得太多，竟忘了裝水，在大海上，就連老狐狸也沒法子找到一滴可以喝的淡水。

他們只有再回來裝水。

也許這就是命運，陸小鳳好像已命中注定非坐這條船不可。這究竟是好運？還是壞運？

誰知道？

船已靠岸。陸小鳳和老狐狸一起站在船頭，不管怎麼樣，能夠再看到陸地，總是愉快的。

遠處的岩石旁，有個人正在向這邊眺望，一張又長又狹的馬臉上，帶著種很驚訝的表情。

陸小鳳假裝沒有看見，從另一邊悄悄地溜下船，岩石旁的人一直都在注意這船的動靜，沒有注意他。

他繞了個圈子，悄悄地溜過去，忽然在這人面前出現，大聲道：「你好。」

他以為這個人一定會大吃一驚的，誰知這人只不過眼睛眨了眨，目光還是同樣鎮定冷酷，冷冷地看著他，道：「你好！」

這人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經都好像是鐵絲。

陸小鳳反而有點不安了，勉強笑道：「你是不是在奇怪，我們為什麼又回來了？」

胡生並不否認。

陸小鳳道：「我們回來找你的。」

胡生道：「為什麼找我？」

陸小鳳道：「因為你要運的那批貨太重，我們怕翻船，只有回來退給你！」

他虛放了一槍，想刺探刺探這個人的虛實。

誰知這次胡生連眼睛都沒有眨，冷冷道：「貨不是我的，船也不是你的，這件事跟你和我都沒有關係，你找我幹什麼？」

陸小鳳這一槍顯然是刺到石壁上了，但他卻還不死心，又問道：「如果貨不是你的，你是到這裡來幹什麼的？特地來用雞鳴五更返魂香對付你的兄弟？」

胡生冷酷的目光刀鋒般盯在他臉上，身子卻忽然躍起，旱地拔蔥，鷂子翻身，魚鷹入水，霎眼間換了三種輕功身法，噗通一聲，躍入了海水中，一身輕功竟不在名滿天下的獨行俠盜司空摘星之下。

無論誰身懷這樣的絕頂輕功，都一定是個大有來頭的人。

陸小鳳看著一層層捲起又落下的浪濤，心裡想了幾百個問題，轉過頭，就發現岳洋一雙冷酷的眼睛也在刀鋒般瞪著他。

他索性走過去，微笑道：「奇怪吧？我們居然又碰面了。」

岳洋冷冷道：「我奇怪的只不過是連十個蛋你都吃不完。」

陸小鳳道：「所以你下次若還想打我落水時，最好記住一件事。」

岳洋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我不喜歡吃白水煮蛋，我喜歡黃酒牛肉。」

岳洋道：「下次你再落水時，恐怕已只有一樣東西可吃。」

陸小鳳道：「什麼東西？」

岳洋道：「你自己的肉。」

陸小鳳大笑，海岸上卻有人在驚呼，有個人被浪濤捲起來，落在岸上，赫然發現竟是個死人。

他們趕過去，立刻發現這死人竟是剛才躍入水中的那位朋友。

他的輕功那麼高，水性竟如此糟，怎麼會一下就淹死了？

「這個人不是被淹死的。」發現他的屍身的漁人說得很有把握：「因為他肚子裡還沒有水。」

可是他全身上下也連一點傷痕血跡都找不到。

「他是怎麼死的？」

陸小鳳轉臉去看岳洋：「他死得好像跟那個獨眼老頭子差不多。」

岳洋卻已轉身走了，低著頭走了，顯得說不出的疲倦悲傷。

要殺胡生並不容易。

殺他的當然不是岳洋。

這附近一定還有可怕的殺人者，用同樣可怕的手法殺了胡生和那老漁人。

這兩個人之間唯一相同之處，就是他們都曾經暗算過岳洋。

難道這就是他們致死的原因？

那麼這殺人者和岳洋之間又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歎了口氣，拒絕再想下去，現在他只想痛痛快快的洗個澡。

無論誰在鹹水裡泡過一陣子之後，都一定會想去洗個澡的。

無論他是不是殺過人都一樣。

洗澡的地方很簡陋，只不過是用幾塊破木板搭成的一排三間小屋，倘若存心想偷看人洗澡，隨便在哪塊木板上都可以找出好幾個洞來。

除了這些大洞小洞之外，裡面就什麼都沒有了，想洗澡的人，還得自己提水進去。

陸小鳳提了一桶水進去，隔壁居然已有人在裡面，還在低低的哼著小調，竟是個女人。

平時到這裡洗澡的人並不多，有勇氣來的女人更少，知道自己洗澡的時候隨時都可能有人偷看，這種滋味畢竟不好受。

幸好陸小鳳並沒有這種習慣，令他想不到的是，木板上的一個小洞竟有一雙眼睛在偷看他。

他立刻背轉身，偷看他的人噗哧一聲笑了，笑聲居然很甜。

「牛肉湯！」陸小鳳叫了起來，他當然聽得出牛肉湯的聲音。

牛肉湯吃吃地笑道：「想不到你這人還滿喜歡乾淨的，居然還會自己來洗澡。」

陸小鳳道：「不自己來洗，難道還去找個人抱著洗？」

牛肉湯道：「你是不是為了想偷看我洗澡，才來洗澡的？」

陸小鳳道：「喜歡偷看別人洗澡的，好像並不是我。」

牛肉湯道：「我可以偷看你，你可不能偷看我－－」

這句話還未說完，木板忽然垮了，牛肉湯的身子本來靠在木板上，這下子就連人帶板一起倒在陸小鳳身上，兩個人身上可用來遮掩一下的東西，加起來還不夠做一塊嬰兒的尿布。

所以他們現在誰也用不著偷看誰了。

過了很久，才聽見牛肉湯輕輕地歎了口氣，道：「你實在不是好東西。」

「你呢？」

「我好像也不是！」

兩個不是好東西的人，擠在一間隨時都會倒塌的小屋裡，情況實在不妙。

更不妙的是，這時遠處又有人在高呼：「開船了，開船了！」

船行已三日。這三天日子居然過得很太平，海上風和日麗，除了每天跟那些貴客吃頓飯是件苦差外，陸小鳳幾乎已沒有別的煩惱。

所有的麻煩都似已被海風吹得乾乾淨淨，血腥也被吹乾了。

岳洋好像已沒有再把他打下水的意思，他也不會再給岳洋第二次機會。

船上的貨，只不過是些木刻的佛像和唸經用的木魚。他已問過老狐狸，而且親自去看過。

「扶桑島的人，近來篤信佛教，所以佛像和木魚都是搶手貨。」老狐狸解釋道：「他們那裡雖然也有人刻佛像，卻沒有這麼好的手藝。」

佛像的雕刻的確很精美，雕刻本就是種古老的藝術。當然不是那些心胸偏狹，眼光短淺的倭兒們能夠領會的。

他們喜歡這些精美的藝術品，也許只不過因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只要能從炎黃子孫手裡拿去一點東西，無論是買、是偷、是搶，他們都會覺得光榮愉快。

這種事陸小鳳並不太瞭解，也並不太想去瞭解，因為在那時候，還沒有人將那些縮肩短腿，自命不凡的暴發戶看在眼裡。

這些佛像和木魚的貨主，就是那幾位俗不可耐的「貴客」，願意和暴發戶打交道的人，本身當然也不會很討人喜歡。幸好陸小鳳可以不理他們，他想聊天的時候，寧可去找老狐狸和牛肉湯。

他不想聊天的時候，就一個人躺在艙房裡，享受他很少能享受的孤獨寧靜。

就在他心情最平靜的時候，這條船忽然變得很不平靜。

他本來好好的躺在床上，忽然一下子被彈了起來，然後就幾乎撞上船板。

這條船竟然忽然變得像個篩子，人就變得像是篩子裡的米。

陸小鳳好不容易才站穩，一下子又被彈到對面去，他只好先抓穩把手，慢慢地打開門，就聽見了外面的奔跑驚呼聲。

平靜無波的海面上，竟忽然起了暴風雨。

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實在很難想像到這種暴風雨的可怕。

海水倒捲，就像是一座座山峰當頭壓下來，還帶著淒厲的呼嘯聲，又像是一柄巨大的鐵錘在敲打著船身，只要有一點破裂，海水立刻倒灌進去，人就像是在洪爐上的沸湯裡。

龐大堅固的海船，到了這種風浪裡，竟變得像是孩子們的玩具！

無論怎麼樣的人，無論他有多大的成就，就在這種風浪裡，也會變得卑賤而脆弱，對自己完全失去了主意和信心。

陸小鳳想法子抓緊每一樣可以抓得到的東西，總算找到了老狐狸。

「這條船還捱得過去？」

老狐狸沒有回答，這無疑是他第一次回答不出別人問他的話。

可是陸小鳳已知道了答案，老狐狸眼中的絕望之色，已經說明了一切。

「你最好想法子抓住一塊木板。」這就是他最後聽到老狐狸說的話。

又是一陣海浪捲來，老狐狸的人竟被彈丸般的拋了出去，一轉眼就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也可惜陸小鳳並沒有好好記住他的話。

陸小鳳現在抓住的不是木板，而是一個人的手，他忽然看見岳洋。

岳洋也在冷冷地看著他，眼睛裡卻又帶著很難明瞭的表情，忽然說了句很奇怪的話：

「你現在總該知道，我為什麼一定不讓你坐這條船了吧？」

「難道你早就知道這條船要沉？」

岳洋也沒有回答，因為這時海船上的主桅已倒了下來。

一層巨浪山峰般壓下來，這條船就像玩具般被打得粉碎。

陸小鳳眼前忽然什麼都看不見了，然後他才發現自己竟已沉入海水中。

漆黑的海水。

## 第四回 劫後餘生

暴風雨終於過去，海面又恢復平靜，就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但卻已不知有多少無辜的生命被它吞了下去。

海面上漂浮著一塊塊破碎的船板，還有各式各樣令人想像不到的東西，卻全都像是它吐出來的殘骨，看來顯得說不出的悲慘絕望。

又過了很久，才有一個人慢慢地浮了上來，正是陸小鳳，他還活著。

這並不是因為他運氣特別好，而是因為他這個人早已被千錘百煉過，他所能忍受的痛苦和打擊，別人根本無法想像。

一樣閃閃發光的東西從他眼前漂過，他伸手抓住，竟是個青銅鑄成的夜壺。

他笑了。在這種時候居然還能笑得出，實在也是件令人無法想像的事。

可是不笑又能怎麼樣？哭又能怎麼樣？若是能救活那些和他同患難的人，他寧願從現在一直哭到末日來臨的時候。

現在海上卻連一個人都看不見，連死人也看不見，就算所有人都已死在這次災禍中，他們的骸骨還應該漂浮在附近的。

「也許他們還沒有浮上來！」

陸小鳳也希望他還能找到幾個劫後餘生的人，希望找到老狐狸、牛肉湯、岳洋－－

可是他找不到。海船上的人都像是已完全被大海吞沒，連骨頭都吞了下去。

剛才他的身子恰巧撞在船身殘存的木板上，而且還曾經暈迷過一陣，難道就在那短短的片刻中，所有的人都已被救走？

他希望如此，他寧願一個人死，只可惜他也知道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沒有人會預料到暴風雨的來臨，更沒有人能預料到這條船會遇難。

在那樣的風雨中，也沒有人能停留在附近的海面，等著救人。

陸小鳳忽然想起了岳洋，想起他眼睛裡那種奇怪的表情。

「現在你總該已明白，我為什麼一定不讓你坐這條船了。」

難道他真的早已知道這條船會翻？所以要救陸小鳳，因為陸小鳳也救過他。可是他為什麼偏偏要坐這條船？難道他本來就在找死？他若是真的想死，早就可以死了，至少已死過八次。

這些疑問只怕已永遠沒有人能回答了，陸小鳳只有自己為自己解釋：「那小子一定是故意這麼說來氣我的，他又不是神仙，怎麼能在三天前就已知道這條船會翻？」

現在陸小鳳能夠思想，只因為他已坐在一樣完全可靠的東西上。他坐在一尊佛像上。

一丈高的佛像，恰巧是仙佛中塊頭最大的彌勒佛，倒臥在海面，就像是條小船。

只可惜這條船上非但沒有黃酒牛肉，連白水煮蛋都沒有。

「下次你若再掉下海，唯一能吃到的，就是你自己的肉。」

陸小鳳真想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一塊來嘗嘗，他忽然發現自己餓得要命。

放眼望過去，海天相接，一片朦朧。

這種意境雖然很美，只可惜無論多美的意境都填不飽肚子。

經過了那場暴風雨後，附近的海面上，連一條魚都沒有。

他唯一能看見的一種魚，就是木魚，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木魚，也在順著海流向前漂動。

只可惜他並不想唸經。

－－若是和尚們看見這些木魚，心裡不知會有什麼感覺？是不是同樣的希望這些木魚是有血有肉的活魚？

海洋中彷彿有股暗流，帶動著浮在海面上的木魚和佛像往前走。

前面是什麼地方？

前面還是海，無邊無際的無情大海，就算海上一直這麼樣平靜無波，就算這笑口常開的彌勒佛能渡到彼岸，陸小鳳也不行了。

他不是用木頭刻成的，他要吃，不吃就要餓死，不餓死也要渴死。

四面都是水，一個人卻偏偏會渴死，這豈非也是種很可笑的諷刺？

陸小鳳卻已連笑都笑不出，他的嘴唇已完全乾裂，幾乎忍不住要去喝海水。

黃昏過去，黑夜來臨，漫漫的長夜又過去，太陽又升起。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的人已幾乎完全暈迷，忍不住喝了口海水，然後就開始嘔吐，又不知吐了多久，好像連腸子都吐了出來。

暈暈迷迷中，彷彿落入一面大網中，好大好大的一個，正在漸漸收緊，吊起。

他的人彷彿也被懸空吊了起來，然後就真的完全暈了過去。

他實在無法想像，這次暈迷後，他會不會再醒，更不可能想像自己萬一醒來時，人已到了哪裡。

陸小鳳醒來時已到了仙境。

陽光燦爛，沙灘潔白柔細，海水湛藍如碧，浪濤帶著新鮮而美麗的白沫輕拍著海岸，晴空萬里無雲，大地滿眼翠綠。

這不是仙境是哪裡？人活著怎麼會到仙境？

陸小鳳還活著，人間也有仙境，但他卻沒法子相信這是真的，從他在床上被彈起的那一瞬間，直到此刻發生的事，現在想起來都像是場噩夢。

那笑口常開的彌勒佛也躺在沙灘上，經過這麼多災難後，還是雙手捧著肚子，呵呵大笑。

陸小鳳恨恨的瞪著它：「跟你同船的人都已死得乾乾淨淨，你躺在這裡大笑，你這算是哪一門的菩薩？」

菩薩雖然是菩薩，卻只不過用木頭刻出來的，別人的死活，它沒法子管，別人要罵它，它也聽不見。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你對別人雖然不義，卻總算救了我，我不該罵你的。」

災難已過去，活著的卻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心裡是欣慰還是悲傷？別人既不知道，他自己也無法訴說，竟彷彿將這木偶當作了唯一曾經共過患難的朋友。

你若經歷過這些事，也一定會變成這樣子的。

現在他雖然還活著，以後是不是還能活得下去，卻連他自己都沒有把握。

天地茫茫，一個人到了這完全陌生的地方，就算這裡真是仙境，他也受不了。

他掙扎著，居然還能站起，第一件想到的就是水，若是沒有水，仙境也變成了地獄。

他拍了拍彌勒佛的大肚子，道：「你一定也渴了，我去找點水來大家喝。」

看來這地方無疑是個海島，島上的樹木花草，有很多都是他以前很少見到的，芭蕉樹上的果實纍纍，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個大饅頭。

吃了根芭蕉後，渴得更難受，拗下根樹枝，帶著把芭蕉再往前走，居然找到一灣清泉。

直到現在他才知道，原來水的滋味竟是如此甜美，遠比最好的竹葉青還好喝。

吃飽了喝足了之後，他才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若是沒有船隻經過，難道我就要在這荒島上過一輩子？」

沒有船隻經過。

他在海岸邊選了塊最大的岩石，坐在上面守望了幾天，也沒看見一點船影。

這荒島顯然不在海船經過的路線上，他只有看著彌勒佛苦笑。

「看來我們已只有在這地方待一陣子了，我們總不能就這麼樣像野狗一樣活下去，我們好歹也得像樣子一點。」

他身上從不帶刀劍利器，幸好那個銅夜壺居然也跟著他漂來了，將夜壺剖開，用石頭打平，夾上兩片木頭做柄，再就著泉水磨上一兩個時辰，居然變成了一把可以使用的刀。

他並不想用這把刀去殺人。

現在他才知道，除了殺人外，原來刀還有這麼多別的用處。

他砍下樹枝作架，用棕櫚芭蕉的葉子作屋頂，居然在泉水旁搭了間還不算太難看的屋子，再去找些柔軟的草葉鋪在地上，先讓他唯一的朋友彌勒佛舒舒服服的躺下去。

然後他自己躺在旁邊，看著月光從芭蕉葉間漏下來，聽著遠處的海濤拍岸聲，忽然覺得眼睛濕濕的，一滴眼淚沿著面頰流了下來。

兩年來，這還是他第一次流淚。

無論遇著什麼樣的災禍苦難他都不怕，他忽然發現世上最可怕的，原來是寂寞。

他決心不讓自己再往這方面去想，他還有很多事要做。

第二天一早他就沿著海灘去找，將一切可以找得到的東西都帶回來，其中有佛像，有木魚，還有各式各樣的貝殼。

下午他的運氣比較好，潮退的時候，他在沙灘上找到個樟木箱子。

他小心翼翼的扛回去，先吃了幾根芭蕉，喝飽了水，才舉行開箱大典。

打開箱子看時，他只覺得自己的一顆心像小鹿般亂撞，從來也沒有這麼興奮緊張過。

箱子裡還有個小小的珠寶箱，裝滿了珍珠首飾，只可惜現在卻一點用都沒有。最有用的是一把梳子、幾根金簪，還有兩本坊間石刻的通俗小說，一本是玉梨嬌，一本是俠義風月錄。

箱子裡當然還有衣服，卻全是花花綠綠的女人衣服。

這些東西平時陸小鳳連看都不會看一看，現在卻興奮得像個孩子剛得到最心愛的玩具，興奮得連覺都睡不著。

木魚剖開可以當作碗，用不著用手捧水喝，金簪可以當作針，再用麻搓一點線，就可以把這些衣服改成窗簾、門簾，亂得像稻草一樣的頭髮，也可以梳一梳了，還有那兩本書，若是慢慢地看，也可以打發很多空虛寂寞的日子。

他躺在用草葉做成的床上，翻來覆去，想著這些事，忽然跳起來，用力給了自己兩個耳刮子。

笑口常開的彌勒佛若有知，一定會認為這個人又吃錯了藥。

他打了自己兩耳光還嫌不夠，??啪啪，又給了自己四下，指著自己的鼻子大罵。

「陸小鳳，陸小鳳，你幾時變成這樣沒出息的人只會像女人一樣盤算這些婆婆媽媽的事，難道你真想這麼樣過一輩子？」

天還沒有亮，他就選了個最大的木魚，在上面打了個洞，裝滿了水，再用一條花綢長裙，包了兩把芭蕉，一起繫在身上，拍了拍彌勒佛的肚子，道：「我可不像你一樣，整天躺在這裡，從今天開始，我也不能整天陪著你了。」

他已決定去探險，去看看島上有沒有人，有沒有出路。

就算他明知那些濃密的叢林到處都有危險，也改變不了他的決心。

他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來，腳底已走破，身上也被荊棘刺傷。

叢林裡到處都有致命的毒蛇蟲蟻，甚至還有會吃人的怪草。

有幾次他幾乎送了命，可是他不在乎。

他相信一個人只要有決心，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打出一條出路來的。

時光易逝，匆匆一個月過去，他幾乎將這個島上每一片地方都找遍了。

除了一雙又痛又腫的腳和滿身傷痕外，他什麼都沒有找到。

這島上非但沒有人，連狐兔之類的野獸都沒有，若是別的人，一定早已絕望。可是他沒有。

他雖已筋疲力盡，卻還是絕不灰心，就在第三十三天的黃昏，他忽然聽見一面長滿了籐蘿的山崖後，彷彿還有流水聲。

撥開籐蘿，裡面竟有條裂隙，僅容一人側身而過。可是再往裡走，就漸漸寬了。

山隙後彷彿有光，本已幾乎聽不見的流水聲，又變得很清晰。

他終於找到一條更清澈的泉水，沿著流泉往上走，忽然發現一樣東西從泉上流了下來，卻只不過是一束已枯萎了的蘭花。

他還是將蘭花從水中撈了起來，他從來沒有在這裡看見過蘭花，只要有一點不尋常的現象，他就絕不肯放過。這次他果然沒有失望。

蘭花雖已枯萎，卻仍然看得出葉子上有經過人修剪的痕跡。

他興奮得連一雙手都在發抖，這島上除了他之外一定還有人，他忽然想起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一口氣再往前走了半個時辰後，山勢竟真的豁然開朗，山谷裡芬芳翠綠，就像是個好大好大的花園，其間還點綴著一片亭台樓閣。

他倒了下去，倒在柔軟的草地上，心裡充滿了歡愉和感激，感激老天又讓他看見了人。只要還能看得見人，就算被這些人殺了，他也心甘情願的。住在這種世外桃源中的當然不會是殺人的人！

現在無論誰都已想到這島上是一定有人的了，但是無論誰只怕都想不到，陸小鳳在這島上第一個看見的人竟是岳洋。

岳洋非但沒有死，而且衣著華麗，容光煥發，看來竟比以前更得意。

綠草如茵的山坡下，有條彩石砌成的小徑，他就站在那裡，冷冷地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一看見岳洋就跳了起來，就好像看見了個活鬼一般的驚奇，尖聲道：「你怎麼也會在這裡的？」

岳洋冷冷道：「我不在這裡在哪裡？」

陸小鳳道：「翻船的時候你到哪裡去了？我怎麼找不到你？」

岳洋道：「翻船的時候你到哪裡去了？我怎麼找不到你？」

他問的話，竟和陸小鳳他的一模一樣，翻船的時候，陸小鳳的確沒有立刻浮上來。

陸小鳳只好問別的：「是誰救了你？」

岳洋道：「是誰救了你？」

陸小鳳道：「這些日子來，你一直都在這裡？」

岳洋道：「這些日子來，你一直都在這裡？」

他還是一字不改，將陸小鳳問他的話反問陸小鳳一遍。

陸小鳳笑了。

岳洋卻沒有笑，他們大難不死，劫後重逢，本是很難得的事。

但是他卻連一點愉快的樣子都沒有，竟好像覺得陸小鳳死了反而比較好。

幸好陸小鳳一點都不在乎，他早就知道這少年是個怪物。

「你是不是本就要到這裡來的？根本就沒有打算要到扶桑去？可是你怎麼會知道老狐狸的船會在那裡遇難？怎麼會來到這裡？」

這些話就算問了出來，一定也得不到答覆的，陸小鳳索性連提都不提。

現在他最關心的只有一件事：「這裡還有什麼人？老狐狸、牛肉湯他們是不是也到了這裡？」

岳洋冷冷道：「這些事你都不必問。」

陸小鳳道：「我既然已經來了，怎麼能不問？」

岳洋道：「你還可以從原路退回去，現在還來得及。」

陸小鳳笑道：「你就算殺了我，我也絕不會退回去的！」

岳洋沉下臉，道：「那麼我就殺了你！」

他右掌上翻，左掌斜斜劃了個圈，右掌突然從圈子裡穿出，急砍陸小鳳左頸。

他的出手不但招式怪異，而且又急又猛，就在這短短三十多天裡，他的武功竟似又有了精湛的進步。

武學一道，本沒有僥倖，但他卻實在進步得太快，簡直就像是奇蹟。

就只這一招，已幾乎將陸小鳳逼得難以還手。

陸小鳳這一生中也不知遇見過多少高手，當真可以算是身經百戰，久經大敵，卻還很少見到武功比這少年更高的人。

這種變化詭異的招式，他以前居然也從來沒有見到過。

他凌空一個翻身，後退八尺。

岳洋居然沒有追擊，冷冷道：「你退回去，我不殺你。」

陸小鳳道：「你殺了我，我也不退。」

岳洋道：「你不後悔？」

陸小鳳道：「我早就說過，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後悔。」

岳洋冷笑，再次出手，立刻就發現陸小鳳的武功也遠比他想像中高得多。

無論他使出多怪異的招式，也沾不到陸小鳳一點衣袂，有時他明明已將得手，誰知陸小鳳身子一閃，就躲了開去！

陸小鳳本來明明有幾次機會可以擊倒他的，卻一直沒有出手，彷彿存心要看看他武功的來歷，又彷彿根本就不想傷害他。

岳洋卻好像完全不懂，出手更凌厲，突聽花徑盡頭一個人帶著笑道：「貴客光臨，你這樣就不是待客之道了。」

花徑盡頭是花，一個人背負著雙手，站在五色繽紛的花叢中，圓圓的臉，頭頂已半禿，臉上帶著很和氣的笑容，若不是身上穿的衣服質料極好，看來就像是個花匠。

一看見這個人，岳洋立刻停手，一步步往後退，花徑的兩旁也是花，他退入花叢中，身子一轉，忽然就無影無蹤。

那和和氣氣的小老頭卻慢慢地走了過來，微笑道：「青年人的禮貌疏慢，閣下千萬莫要怪罪。」

陸小鳳也微笑道：「沒關係，我跟他本就是老朋友。」

小老頭撫掌道：「老友重逢，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少時我一定擺酒為兩位慶賀。」

他又笑道：「山居寂寞，少有住客，只要有一點小事可以慶賀，我們都不會錯過的，何況是這種事？」

他輕描淡寫的說著，一種安樂太平滿足的光景，不知不覺的從言語之間流露出來，聽在飽經憂患的陸小鳳耳裡，真是羨慕得要命。

小老頭又問道：「卻不知貴客尊姓大名。」

陸小鳳立刻說出了姓名，在這和和氣氣的小老頭面前，無論誰都不會有戒心。

小老頭點點頭，道：「原來是陸公子，久仰得很。」

他嘴裡雖然在說久仰，其實卻連一點久仰的意思都沒有。

陸小鳳少年成名，名滿天下，可是在他聽起來，卻和張三李四，阿貓阿狗全無分別，這倒也是陸小鳳從來沒有遇見過的。

小老頭又笑道：「今天我們這裡恰巧也有小小的慶典，卻不知貴客是否願意光臨？」

陸小鳳當然願意，卻還是忍不住要問：「今天你們慶賀的是什麼？」

小老頭道：「今天是小女第一次會自己吃飯的日子，所以大家就聚起來，將那天她吃的菜飯再吃一次。」

連這種雞毛蒜皮的事都要慶賀，世上值得慶賀的事也未免太多了。

陸小鳳心裡雖然在這麼想，嘴裡卻沒有說出來，只希望她女兒那天吃的不是米糊稀粥，這些日子來他嘴裡實在已淡得出鳥來。

小老頭笑道：「陸公子心裡一定好笑，連這種雞毛蒜皮的事都要慶賀，世上值得慶賀的事也未免太多了，可告慰的是，小女自幼貪吃，所以自己第一次吃飯，就要人弄了一大桌酒菜。」

他雖然說出了陸小鳳的心事，陸小鳳倒也並不驚奇，他的想法本是人情之常，無論誰聽到這種事，都難免會這麼樣想的。

小老頭又笑道：「這裡多年未有外客，今日陸公子忽然光臨，看來倒是小女的運氣。」

陸小鳳笑道：「等我吃光了你們的酒肉時，你們就知道這是不是運氣了。」

小老頭大笑，拱手揖客。

陸小鳳道：「主人多禮，我若連主人的尊姓大名都未曾請教，豈非也不是做客之道？」

小老頭道：「我姓吳，叫吳明，口天吳，日月明。」

他大笑又道：「其實我最多只不過有張多嘴而又好吃的口而已，說到日月之明，是連一點都沒有的。」

他笑，陸小鳳也笑。

經過了那些艱苦的日子後，能遇見這麼好客多禮，和氣風趣的主人，實在是運氣。

陸小鳳心裡實在愉快得很，想不笑都不行。

走出花徑又是條花徑，穿過花叢還是花叢，四面山峰滴翠，晴空一碧如洗，前面半頃荷塘上的九曲橋頭，有個朱欄綠瓦的水閣。

他們去的時候，小閣裡已經有十來個人，有的站著，有的坐著，年紀有老有幼，性別有男有女，有的穿著莊肅華麗的上古衣冠，有的卻只不過隨隨便便披著件寬袍。

大家的態度都很輕鬆，神情都很愉快，彷彿紅塵中所有的煩惱和憂傷，都早已被隔絕在四面的青山外。

這才是人生，這才是真正懂得享受生命的人，陸小鳳心裡又是感慨，又是羨慕，竟似看呆了。

小老頭道：「這裡大家都漫不拘禮，陸公子也千萬莫要客氣才好。」

陸小鳳道：「既然大家都漫不拘禮，為什麼要叫我陸公子？」

小老頭大笑，拉起他的手，走上九曲橋。

一個穿著唐時一品朝服，腰纏白玉帶，頭戴紫金冠的中年人，手裡拿著杯酒，搖搖晃晃的走過來，將手裡的金盃交給陸小鳳，又搖搖晃晃的走了。

小老頭笑道：「他姓賀，只要喝了點酒，就硬說自己是唐時的賀知章轉生，所以大家就索性叫他賀尚書，他卻喜歡自稱四明狂客。」

陸小鳳也笑道：「難怪他已有了醉意，既然是飲中八仙，不醉就不對了。」

他嘴裡說話的時候，眼睛卻在注意著一個女人。

值得注意的女人，通常都不會難看的。

她也許太高了些，可是修長的身材線條柔和，全身都散發著一種無法抗拒的魅力，臉部的輪廓明顯，一雙貓一般的眼睛裡閃動著海水般的碧光，顯得冷酷而聰明，卻又帶著種說不出的懶散之意，對生命彷彿久已厭倦。

現在她剛剛離開水閣中的一群人，向他們走過來，還沒有走得太近，陸小鳳就已覺得喉頭發乾，一股熱力自小腹間升起。

她彷彿也看了他一眼，貓一樣的眼睛中充滿輕蔑譏誚的笑意。

然後她就立刻轉過臉，直視著小老頭，慢慢地伸出手。

小老頭在歎息，道：「又輸光了？」

她點點頭，漆黑柔軟的長髮微微波動，就像是黑夜中的海浪。

小老頭道：「你還要多少？」

她伸出五根手指，纖長有力的手指，表現出她內心的堅強。

小老頭道：「你什麼時候還給我？」

她說：「下一次。」

小老頭道：「好，用你的首飾做抵押，還給我的時候再付利息。」

她立刻同意，用兩根手指從小老頭手中抽出張銀票，頭也不回的便走了，連看都不再看陸小鳳一眼。

小老頭卻在看著陸小鳳微笑，道：「我們這裡並沒有什麼規矩，可是大家都能謹守一個原則。」

陸小鳳眼睛還盯在她背影上，隨口問道：「什麼原則？」

小老頭道：「自食其力。」

他又解釋著道：「這裡有世上最好的酒和最好的廚子，無論哪一種享受都是第一流的，可是收費也很高，沒有能力賺大錢的人，很難在這裡活得下去。」

陸小鳳的目光已經從她身上移開了，他忽然想到自己身上唯一的財產就是那把用夜壺改成的刀。

小老頭又笑道：「今天你當然是客人，只要不去跟他們賭，完全用不著一文錢。」

今天是客人，明天呢？

陸小鳳忽然問道：「他們在賭什麼？」

小老頭道：「在賭骰子，他們喜歡賭得痛快。」

陸小鳳道：「我可不可以看看？」

小老頭道：「當然可以。」

他笑得更愉快：「只不過你若要賭，就一定要小心沙曼。」

沙曼，多麼奇怪的名字。

陸小鳳道：「沙曼就是剛才來借錢的那個？」

小老頭笑道：「她輸得快，贏得也快，只要一不小心，你說不定連人都輸給她。」

陸小鳳也笑了。

若是能將人輸給那樣的女孩子倒也不壞，只不過他當然還是希望贏的。

桌子上堆滿了金珠和銀票，沙曼的面前堆得最多，陸小鳳一走過去，她就贏了。

他們賭得果然簡單而又痛快，只用三粒骰子，點數相同的「豹子六」當然統吃，「四五六」也不小，「么二三」就輸定了。

除去一對外，剩下的一粒骰子若是六點，就幾乎已可算贏定。

她居然一連擲出了五次六點，貓一樣的眼睛已發出綠玉般的光。

輸錢的莊家是個開始發胖的男人，看來和你平日在茶樓酒館看見的那些普通人完全沒什麼兩樣，但卻出奇地鎮定，一連輸了五把，居然還是面不改色，連汗珠都沒有一滴。

他們賭得比陸小鳳想像中還要大，但是賭得並不太精，既不會找門子，更不會用手法。

只要懂得最起碼的一點技巧，到這裡來賭，就一定可以滿載而歸。

陸小鳳的手已經開始癢了。

## 第五回 滿載而歸

最近幾年來陸小鳳都沒有賭過錢，他本是個賭徒，六七歲的時候已經會玩骰子。

到了十六七歲時，所有郎中的手法，他都已無一不精，鉛骰子、水銀骰子，碗下面裝磁石的鐵骰子，在他眼中看來，都只不過小孩玩的把戲。

普普通通的六粒骰子，到了他手裡，就好像變成了活的，而且很聽話，他若要全紅，骰子絕不會現出一個黑點來。

賭就跟酒一樣，對浪子們來說，不但是種發洩，也是他們謀生方法的一種。

最近他沒有賭，並不是因為他贏得太多，已沒有人敢跟他賭，而是因為他自己覺得這種事對他已完全沒有刺激！

他當然也用不著靠這種方法來謀生，所以他能去尋找更大的刺激。

可是現在的情況卻不同了，他想留在這裡，就得要有賺大錢的本事。

現在他好像已不能不留在這裡，而這裡唯一能賺到大錢的機會好像就在這三粒骰子上。

莊家反抓起骰子，在大碗邊敲得叮叮直響，大聲叫：「快下注，下得越大越好。」

陸小鳳忽然道：「這一注我押五百兩。」

他雖然沒有五百兩，可是他有把握一定不會輸的。

可惜別人對他卻沒有這麼大的信心，莊家冷冷地瞟了他一眼，道：「我怎麼還沒有看見你的五百兩？」

陸小鳳道：「因為我還沒有拿出來。」

莊家道：「我們這裡的規矩，要看見銀子才算數。」

陸小鳳只有拿出來了，拿出了那柄用夜壺改成的刀。

莊家道：「你用這把刀押五百兩？」

陸小鳳道：「嗯。」

莊家道：「我好像看不出這刀能值五百兩。」

陸小鳳道：「你看不出，只因為你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刀。」

莊家道：「這把刀很特別？」

陸小鳳道：「特別極了。」

莊家道：「有什麼特別？」

陸小鳳道：「這把刀是用夜壺改成的。」

他自己忍不住笑了，別的人卻沒有笑，在這裡賭錢的六個人，身份性別年紀雖然都不同，卻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每個人都顯得出奇的冷靜，連笑都不笑。

大家都冷冷地看著他，眼色就像是在看著個小丑一樣。

羞刀難入鞘，陸小鳳再想將這把刀收回去也很難了。

他正不知道該怎麼下台，忽然看見一隻手，推著五百兩銀子過來，拿起了他的刀。

一隻很好看的手，手指纖長而有力，雖然有點像男人的手，卻還是很美。

陸小鳳吐出口氣，感激的看了她一眼，笑道：「總算有人識貨的。」

沙曼冷冷道：「我若識貨，就不會借這五百兩給你了。」

她臉上全無表情：「我借給你，只不過你好像替我帶來點運氣，這一注我又押得特別多，所以不想讓你走而已。」

賭徒們本是最現實的，她看來正是個標準的賭徒。

莊家低喝一聲：「統殺！」

骰子擲在碗裡，兩個都是六點，還有一點仍在不停地滾。

莊家叫「六」，別的人叫「么」，陸小鳳卻知道擲出來的一定是三點。

因為他已將兩根手指按在桌面下，他對自己這兩根手指一向很有信心。

他實在希望莊家輸一點。這個人看來輸得起。

骰子停下來，果然是三點。

三點已不算太少，居然有兩個人連三點都趕不出，輪到沙曼時，擲出來的又是六。

她輸不起，她已經連首飾都押了出去。

陸小鳳這兩根手指，不但能夾住閃電般刺來的一劍，有時也能讓一粒滾動的骰子在他想要的那個點子上停下來。

他對自己這種做法並不覺得慚愧！讓能輸得起的人，輸一點給輸不起的人，這並沒有什麼不對。

現在骰子已到了他手裡，他只想要一對三，一個四。

四點贏三點，贏得恰到好處，也不引人注意。

他當然用不著別人的手在桌下幫忙，雖然他已久疏練習，可是骰子一定還會聽他話的。

他有把握，絕對有把握。

叮噹一聲響，骰子落在碗裡，頭一粒停下的是三，第二粒也是三，第三粒當然是四。

他看著這粒滾動的骰子，就好像父母們看著一個聽話的孩子。

現在他已經可以看見骰子面上的四點了，紅紅的，紅得又嬌艷，又好看，就像是五百兩白花花的銀子那麼好看。

骰子已將停下來，銀子已將到手。

誰知就在這最後的節骨眼上，骰子突又一跳，停下來竟是兩點。

陸小鳳傻了。他做夢也想不到，這賭桌上居然還有高手，很可能比他還要高些。

沙曼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你雖然為我帶來點運氣，你自己的運氣卻不好。」

在那粒骰子上做手腳的人當然不會是她，她本來已經輸了很多，是陸小鳳幫她贏回來的。

莊家正在收錢。

這個人不但輸了，而且輸得不少，若是能夠控制骰子的點數，就不會輸了。

別的人看來也不像，陸小鳳實在看不出誰是這位高手。

他就好像啞巴吃了黃連，有苦也說不出，又像是瞎子在吃餛飩，肚裡有數。

只要再來一次，他就一定可以看出來了，只要注意一點，就絕不會輸。

他還是很有把握。只可惜他已沒有賭本了，那個又客氣、又多禮的小老頭，忽然已蹤影不見，就好像生怕陸小鳳要找他借錢一樣。

一個年紀還很輕，卻留著兩撇小鬍子的人忽然笑道：「我們都是小鬍子，我們交個朋友。」

他居然「仗義勇為」，真的撿出張五百兩銀票。

陸小鳳大喜，正想接過來，誰知道這小鬍子的手又收了回去，道：「刀呢？」

「什麼刀？」

「像你剛才那樣的刀。」

沒有刀，沒有銀子，所以陸小鳳只有苦笑：「像那樣的刀，找遍天下恐怕也只有一把。」

小鬍子歎了口氣，又將銀票壓了起來，莊家骰子已擲出來，竟是「么二三」，統賠。

陸小鳳只覺得嘴裡發苦，正想先去找點酒喝再說，一回頭，就發現那小老頭正站在擺著酒菜的桌子旁，看著他微笑。

桌上有各式各樣的酒，陸小鳳自己選了樽竹葉青，自斟自飲，故意不去看他。

小老頭卻問道：「手氣如何？」

陸小鳳淡淡道：「還不算太壞，只不過該贏的沒有贏，不該輸的卻輸了。」

小老頭歎了口氣，道：「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倘若是對一樣事情太有把握了，反而會疏忽，所以該贏的會輸，但是只要還有第二次機會，就一定可以把握住了。」

這正是陸小鳳心裡的想法，又被他說中。

陸小鳳眼睛亮了，道：「你若肯投資，讓我去賭，贏了我們對分。」

小老頭道：「若是輸了呢？」

陸小鳳道：「輸了我賠。」

小老頭道：「怎麼賠？用你那把天下無雙的夜壺刀來賠？只可惜夜壺刀現在也已不是你的了。」

陸小鳳道：「不管怎麼樣，我反正一定不會輸的，你借給我一萬兩，這場賭散了之後，我一定還你一萬五千兩。」

他本不是這種窮凶極惡的賭鬼，賣了老婆都要去賭，可是他實在太不服氣，何況這區區一萬兩銀子，在他看來，根本就不算什麼。他一向揮金如土，從來也沒有將錢財看在眼裡。

奇怪的是，越是這種人，借錢反而越容易，連小老頭的意思都有點動了，遲疑著道：「萬一你還不出怎麼辦？」

陸小鳳道：「那麼就把我的人賠給你。」

小老頭居然什麼話都不再說，立刻就給了他一萬兩銀子。

陸小鳳大喜道：「你放心，我絕不會讓你後悔的。」

小老頭歎了口氣，道：「我只怕你自己會後悔。」

莊家還沒有換人，陸小鳳走了後，他連擲了幾把大點，居然又扳回去一點。

沙曼卻每況愈下，幾乎又輸光了，看見陸小鳳去而復返，那張冷若冰霜的臉上，居然露出了微笑來：「老頭子借了賭本給你？他信得過你？」

陸小鳳道：「他倒並不是相信我這個人，只不過相信我這次一定會轉運的。」

沙曼道：「我也希望你轉運，把你的刀贖回去，這把刀五分銀子別人都不要。」

莊家已經在叫下注，陸小鳳道：「等我先贏了這一把再說。」

他本想把銀票疊個角，先押一千兩的，可是到了節骨眼上，竟忽然一下子將整張銀票都押下去。

賭鬼們輸錢，本就輸在這麼一下子。

莊家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隨手一擲，擲出了個兩點，居然還是面不改色。

幾個人輪流擲過去，有的贏，有的輸，沙曼一擲成六，忍不住看著陸小鳳一笑，道：「你好像又替我帶來了運氣。」

她不笑的時候陸小鳳都動心，這一笑陸小鳳更覺得神魂顛倒，忽然握住她的手，道：「我帶給你的好運氣，你能不能借給我一點？」

她想掙脫他的手，怎奈陸小鳳握得太緊，她立刻沉下臉道：「我的手又不是骰子，你拉住我幹什麼？」

這句話雖然是板著臉說的，其實誰都看得出她並沒有真的生氣。

陸小鳳慢慢地鬆開她的手，一把抓起骰子，本來也許只有八分信心的，現在已變成了十分，大喝一聲：「豹子。」

要殺兩點根本用不著豹子，真正的行家要殺兩點，最多也只不過擲出個四點就夠了，就算不用手法，要贏兩點也不難。可是陸小鳳現在卻好像忽然變成了個孩子，只要有自己喜歡的人在旁邊看著，孩子們無緣無故也要去翻兩個跟斗的。

現在陸小鳳的心情也差不多，一心要在她面前賣弄賣弄，擲出個三個六的豹子來。

叮鈴鈴一聲響，骰子擲在碗裡，他的手已伸入桌下。

這一次就算有人想弄鬼，他也有把握可以把點子再變回來。

兩粒骰子已停下，當然是兩個六點，第三粒骰子卻偏偏還在碗裡打轉。

莊家眼睛瞪著骰子，冷冷道：「這骰子有鬼。」

陸小鳳笑道：「鬼在哪裡，我們大家一起找找看。」

他的手一用力，桌子忽然離地而起。

剛才想跟陸小鳳交個朋友的小鬍子，一雙手本來按在桌上，桌子離地，只聽「噗」的一響，兩塊掌形木板落在地上，他的一雙手竟嵌入桌面。

碗卻還在桌上，骰子也還在碗裡打轉。

一陣風吹過，落在地上的那兩塊木板，竟變成了一絲絲的棉絮，眨眼就被風吹走。

陸小鳳眼睛本該盯著那粒骰子的，卻忍不住去看小鬍子兩眼，他實在看不出這個打扮得像花花大少一樣的年輕人，手上竟有武林中絕傳已久的「化骨綿掌」功夫。

「綿掌」是武當絕技，內家正宗，可是「綿掌」上面再加上「化骨」二字，就大大不同了。

這種掌力不但陰毒可怕，而且非常難練，練成之後，一掌打在人身上，被打的人渾如不覺，可是兩個時辰後掌力發作，全身骨骼就會變得其軟如綿，就算神仙也萬萬救不活，比起西藏密宗的「大手印」、西方星宿海的「天絕地滅手」都要厲害得多。

自從昔年獨闖星宿海，夜入朝天宮，力殺黃教大喇嘛的化骨仙人故去後，江湖中就已沒有再出過這種掌力，卻不知這小鬍子是怎麼練成的。

陸小鳳想不出，也沒空去想。

那粒骰子竟然還在碗裡打轉，每當快要停下來時，坐在陸小鳳身旁一個白髮老翁的手輕輕一彈，骰子就轉得更急。

這人滿頭白髮，道貌岸然，看來就像是個飽讀詩書的老學究，一直規規矩矩的坐在陸小鳳身旁，在座的人，只有他從未正視過沙曼一眼。

陸小鳳平生最怕跟這種道學先生打交道，也一直沒有注意他。

直到這次骰又將停下，陸小鳳忽然聽見「嗤」的一響，一縷銳風從耳邊劃過，竟是從這老人的中指發出來的。

他的手枯瘦蠟黃，留著一寸多長的指甲，想必用藥水泡過，十根指甲平時都是捲起來的，可是只要他手指一彈，捲成一圈的指甲就突然伸得筆直，晶瑩潔白，閃閃發光，就像是刀鋒一樣。

難道這就是昔年和張邊殷氏的「一陽指」、華山「彈指神通」並稱的「指刀」？

這也是武林中絕傳已久的武功，甚至連陸小鳳都沒有見過。

他自己的靈犀指也是天下無雙的絕技，忽然伸出兩根手指來，隔空往那粒骰子上一夾，滾轉不息的骰子竟然停下，上面黑黝黝的一片點子，看來最少也有五點。

誰知就在這一剎那間，大家沒有看清上面的點子，莊家忽然撮唇作勢，深深吸了口氣，骰子就忽然離碗而起。

白髮老翁中指又一彈，「啵」的一聲，這粒骰子竟變得粉碎，一片粉末落下來，還是落在碗裡，卻已沒有人能看得出是幾點了。

陸小鳳大賭小賭，也不知賭過多少次，這件事倒還是第一次遇見，這一來是算不分輸贏？還是算莊家輸的？連他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沙曼忽然轉臉看著陸小鳳道：「兩個六點，再加上一個點，是幾點？」

陸小鳳道：「還是一點。」

沙曼道：「為什麼還是一點？」

陸小鳳道：「因為最後一粒骰子的點數，才算真正的點子。」

沙曼道：「最後一粒骰子若是沒有點呢？」

陸小鳳道：「沒有點就是沒有點。」

沙曼道：「是沒有點大，還是一點大？」

陸小鳳道：「當然是一點大。」

沙曼道：「兩點是不是比一點大？」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兩點當然比一點大，也比沒有點大。」

其實她一開口問他第一句，他已明白是什麼意思了，若是別人問他，他至少有幾十種法子可以對付。

陸小鳳的機智伶俐花樣之多，本是江湖中人人見了都頭疼的，可是在這個長著雙貓一般眼睛的女孩子面前，他卻連一點也使不出來。

因為他根本就不願意在她面前使出來，她若一定要他輸這一把，他就是輸了又何妨！

區區一萬兩銀子，又怎能比得上她的一笑？

沙曼果然笑了：「兩點既然比沒有點大，這一萬兩銀子你就輸了。」

陸小鳳道：「我本來就輸了。」

沙曼道：「你輸得心不心疼？」

陸小鳳笑道：「莫說只輸了一萬兩，就算輸上十萬八萬，我也不會心疼的。」

這句話本來並不是吹牛，他說出來之後，才想起自己現在連十兩八兩都輸不起。

只可惜，莊家早已將他的銀票掃了過去，居然還是面不改色，冷冷道：「有銀子的下注，沒有銀子走路。」

陸小鳳只好走路。

那小老頭子好像完全沒有注意到這邊的賭局，還坐在那裡低斟淺啜，一臉自得其樂的樣子，好像正在等著收陸小鳳的一萬五千兩。

陸小鳳只有硬著頭皮走過去，搭訕著問道：「你在喝什麼？」

小老頭道：「竹葉青。」

陸小鳳道：「你也喜歡喝竹葉青？」

小老頭道：「我本來不常喝的，現在好像受了你的傳染。」

陸小鳳道：「好，我敬你三杯。」

小老頭道：「三杯只怕就醉了。」

陸小鳳道：「一醉解千愁，人生難得幾回醉，來，喝。」

小老頭道：「你年紀輕輕的，有什麼愁？」

陸小鳳苦笑道：「我輸的雖然是別人的錢財，心裡還是難免有點難受。」

小老頭笑了笑，道：「那可不是別人的錢財，是你的。」

陸小鳳又驚訝、又歡喜，道：「真是我的？」

小老頭道：「我既然已將銀子借給了你，當然就是你的。」

陸小鳳大喜道：「想不到你竟是個如此慷慨的人。」

小老頭笑道：「慷他人之慨，本就算不了什麼，只不過－－」

他慢吞吞的接著道：「銀子雖然是你的，你的人卻已是我的。」

陸小鳳叫了起來：「我姓陸，你姓吳，你既不是我兒子，我也不是你老子，我怎麼會是你的？」

小老頭淡淡道：「因為你還不出一萬五千兩，就只好將你的人賠給我，丈夫一言，快馬一鞭，為了成全你的信譽，我想不要都不行。」

陸小鳳又傻了，苦笑道：「我這人又好酒，又好色，又好吃，又好賭，花起錢財來像流水一樣，我若是你的，你就得養我。」

小老頭道：「我養得起。」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可是我倒想不通，你要我這麼樣一個大混蛋幹什麼？」

小老頭笑道：「我的銀子太多，正想找個人幫我花花，免得我自己受罪。」

陸小鳳道：「你認為花錢是在受罪？」

小老頭正色道：「怎麼不是受罪？若是喝得太多，第二天頭疼如裂，就像生了場大病，若是賭得太凶，非但神經緊張，如坐針氈，手氣不來時，說不定還會被活活氣死，若是縱情聲色－－」

他歎了口氣，接道：「這種對身體有傷的事，像我這種年紀的人，更是連提都不敢提。」

陸小鳳道：「除了花錢外，你還準備要我幹什麼？」

小老頭道：「你年紀輕輕，身體強健，武功又不錯，我可以要你做的事，也不知有多少。」

他說到了「武功又不弱」這句話時，口氣裡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輕蔑之意，不管他是真有此意也好，是陸小鳳疑心也好。反正總有這麼點意思。

陸小鳳少年成名，縱橫江湖，雖然不能說天下無敵，真能擊敗他的人，他倒也從來沒有遇見過，就好像他賭骰子從來沒有輸過一樣，若有人說他不行，他當然一萬個不服氣。可是今天他擲了兩把骰子，就輸了兩把，若說那只不過因為別人在玩手法，他自己又何嘗沒有玩手法？

那小鬍子的「化骨綿掌」，白髮老翁的「指刀」，本都已是江湖罕見的武功絕技，最後莊家撮口一吸，就能將七尺外的一粒骰子吸起，旁邊的兩粒骰子卻還是紋風不動，這一手氣功更是不可思議。

這看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竟是個藏龍臥虎之地。

還有這和和氣氣的小老頭，看來好像誠懇老實，其實別人的心事，他一眼就可看透，正是大智若愚，扮豬吃老虎的那種人。說不定這賭局本就是他早就布好的圈套，現在陸小鳳已一跤跌了下去，還不知道他有什麼稀奇古怪的事要陸小鳳去做。

無論那是什麼事，都一定不會是什麼好事。

陸小鳳想來想去，越想越不是滋味，心裡已經開始覺得自己根本不該來的。

小老頭笑道：「現在你心裡一定已經在後悔，覺得自己不該來的，卻又偏偏猜不出我們究竟在玩什麼花樣，難免動了好奇，所以又捨不得走。」

他又一語道破了陸小鳳的心事，陸小鳳卻笑了，大聲道：「不對不對，完全不對。」

小老頭道：「什麼事不對？」

陸小鳳道：「你說的完全不對。」他將酒一飲而盡，拈起塊牛肉，開懷大嚼，又笑道：「這裡有酒有肉，又有天仙般的美女，還有準備給銀子讓我花的人，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為什麼要後悔？」

小老頭含笑看著他，道：「因為你心裡還在嘀咕，猜不透我究竟要你幹什麼？」

陸小鳳大笑道：「像我這樣的人，還有什麼不能幹的？就算要我去殺人，我也一刀一個，而且還絕不管埋。」

小老頭道：「真的？」

陸小鳳道：「當然是真的！」

小老頭看著他，眼睛裡忽然露出種奇怪的表情，微笑著道：「只要你能記住今天的話，我保證你一輩子平安快樂。」

他雖然在笑，口氣卻很認真，就好像真想要陸小鳳替他殺人一樣。

可是這裡藏龍臥虎，高手如雲，「化骨綿掌」和「指刀」更都是絕頂陰毒的功夫，用這種功夫去殺人，本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又何必捨近求遠，再去找別人？

陸小鳳總算又想開了，他已嘗過三樣菜，一盤切得薄薄的牛肉片子，一碗燉得爛爛的紅燒牛腩，一碟炒得嫩嫩的蠔油牛肉，誰知一筷子夾下去，第四樣還是牛肉，是樣帶點辣味的陳皮牛肉。

湯是用整個牛腩清蒸出來的，一味燴牛肚絲細軟而不爛，火候恰到好處，還有道水鋪牛肉，是用稍帶肥甘的薄頭回片，用佐料拌好，放在湯裡一攪，撒上胡椒即吃，湯鮮肉嫩，更是少見的好菜。

其餘紅燒牛舌、生炒毛肚、火爆牛心、牛肉丸子、紅燜牛頭、清燉牛尾、枸杞牛鞭，還有蛋炒腦花，味道也全都好得很。只不過每樣菜都是牛身上的，滋味再好，也會吃得厭煩。

陸小鳳道：「這裡的牛是不是也跟你的銀子一樣多？」

小老頭道：「今天做的本是全牛宴，因為小女特別喜歡吃牛肉。」

陸小鳳終於想起，今天這些菜，都是他女兒第一天會自己吃飯時吃過的。

那時她最多也只不過三五歲，就弄了這麼大一桌子牛肉吃。

陸小鳳心裡歎了口氣，看來這小老頭的女兒，無疑也是個怪物。

小老頭道：「其實她別的地方也並不怪，只不過每頓飯非牛肉不吃，吃了十幾年，也吃不膩，若有人認為她是怪物，那就錯了。」

陸小鳳瞪著他，忍不住問道：「我心裡在想什麼，你都知道？」

小老頭笑道：「這種察言觀色的本事，我倒也不敢妄自菲薄。」

陸小鳳眼珠子轉了轉，道：「你知道我現在心裡在想什麼？」

小老頭道：「你本來想故意去想些稀奇古怪的事，好來難倒我，可是你又偏偏忍不住想要看看我那專吃牛肉的女兒。」

陸小鳳大笑道：「不對不對，你女兒又不嫁給我，我去看她幹什麼？」他嘴裡雖然在說不對，其實心裡卻不能不佩服，忍不住又問道：「今天她是主客，為什麼反而一直蹤影不見？」

小老頭道：「她是誰？」

陸小鳳道：「她就是你女兒。」

小老頭道：「你既然連看都不想看她，問她幹什麼？」

陸小鳳說不出話來了。

原來這小老頭外表雖然和氣老實，其實卻老奸巨猾，比那老狐狸還厲害幾百倍。

小老頭道：「只可惜你就算真的不想看見她，遲早還是會看見她的。」

陸小鳳道：「我不想看見她都不行？」

小老頭道：「不行。」

陸小鳳道：「為什麼？」

小老頭道：「因為你現在只要一回頭，就已看見她了。」

陸小鳳一回頭，就看見了牛肉湯。

現在牛肉湯臉上當然已沒有牛肉湯。若不是因為陸小鳳看她看得比別人都仔細，現在也絕對看不出她就是可憐兮兮，到處受人欺負的牛肉湯。

她現在已完全變了個樣子，從一個替人燒飯的小丫頭，變成了個人人都想找機會替她燒飯的小公主。而且是公主中的公主，無論誰看見她，都會覺得自己只要能有機會替她燒飯，就是天大的光榮。

人都會變的。

陸小鳳認識的人之中，有很多變了，有的從赤貧變成豪富，從君子變成小人，從英雄變成狗熊，也有的從豪富變成赤貧，從小人變成君子，從狗熊變成英雄，但卻從來沒有任何人變得像她這麼快，這麼多。

她簡直好像已完全脫胎換骨。

陸小鳳若不是因為看她看得特別仔細，連她身上最不能被人看見的地方都看過，簡直不能相信她就是那個牛肉湯。

牛肉湯冷冷地盯著他，卻好像根本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人。

小老頭道：「你認得她？」

陸小鳳道：「本來我以前是認得她的。」

小老頭道：「現在呢？」

陸小鳳歎道：「現在看起來，她也不認得我，我也不認得她。」

牛肉湯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這些話她似已聽見，又似根本沒聽見。

小老頭也不再理睬陸小鳳，走過去拉起她的手，目中充滿慈愛，道：「我叫你早點去睡的，你怎麼偏偏又要溜出來？」

牛肉湯道：「我聽丫頭說，剛才外面有人回來，卻不知有沒有九哥的消息？」

小老頭眨了眨眼道：「你猜呢？」

牛肉湯眼睛裡立刻發出了光，道：「我知道一定有，九哥絕不會忘了我的。」

小老頭道：「我本來想明天早上再告訴你，老九不但有消息帶回來，還叫他新收的隨從木一半帶了些禮物回來給你。」

牛肉湯笑靨如花，眼睛發光，好像又變了個人，道：「這個木一半的人呢？趕快叫他來，把九哥的禮物也帶來。」

小老頭微笑揮手，手指一彈，九曲橋上就有十六個赤膊禿頂，只穿著條牛皮褲的崑崙奴，抬著八口極大的箱子走過來。

走在他們前面的還有個人，獨臂單足，拄著根鐵杖，右腿齊根而斷，右臂也被人連肩削掉，臉上一條刀口，從右眼上直掛下來，不但右眼已瞎，連鼻子都被削掉一半，耳朵也不見了。

這個人本來也不知是醜是俊，現在看起來，卻顯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牛肉湯看見他卻好像很開心，帶著笑道：「我聽九哥說起過，你一定就是木一半了。」

木一半左腿彎曲，恭恭敬敬的行了個大禮，道：「小人木一半，參見公主。」

他還沒有跪下去，牛肉湯已伸手扶起了他，對這個又醜又怪的殘廢，遠比對陸小鳳客氣得多，想必是看在她九哥的面子上愛屋及烏。

陸小鳳遠遠的看著，心裡實在有點不是滋味，只見她的手在陽光下看來潔白柔美，和以前手上滿是油垢的樣子已大不相同，想到那天在狐狸窩沖涼房裡發生的事，又不禁有點心動。

木一半已監督那些滿身黑得發光的崑崙奴打開了五口箱子，箱子裡裝滿了綾羅綢緞，胭脂花粉，第五口箱子打開來，珠光寶氣，耀眼生花，裡面竟裝滿了各式各樣的翡翠瑪瑙，金珠寶玉。

這些東西沒有一樣不是女人們最心愛的，平常的姑娘看見，只怕早已歡喜得暈了過去。

牛肉湯卻連正眼都沒有去看一眼，反而撅起了嘴，道：「九哥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稀罕這些東西，為什麼偏偏的叫你送來？」

木一半笑道：「公主再看看這三口箱子裡面是什麼？」

他笑得彷彿很神秘，連陸小鳳都不禁動了好奇心，怎麼想也想不出，世上還有什麼能比珠寶首飾更能討女孩子歡心的東西。

等到這三口箱子打開，陸小鳳簡直忍不住要叫了起來。

箱子裡面裝的竟是人，一口箱子裡裝著一個人，三個人之中陸小鳳倒認得兩個。

第一個人頭髮花白，相貌威武，雖然被裝在箱子裡面關了很久，一站起來腰桿仍然筆直，竟是群英鏢局的總鏢頭「鐵掌金刀」司徒剛。這人的鐵砂掌力已練得頗有火候，一柄金背砍山刀，施展著五虎斷門刀法，江湖中更少有對手，怎麼會被人裝進箱子的？

第二個人精悍瘦削，兩邊太陽穴高高凸起，看來無疑也是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真正讓陸小鳳吃驚的，還是第三個人。

這人赤足草鞋，穿著件舊得發膩的破布袈裟，圓圓的臉居然還帶著微笑，赫然竟是「四大高僧」中名排第三的老實和尚。

誰也不知道這和尚究竟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武功之高，確是一點不假，若有什麼江湖匪類惹到了他，他雖然總是笑嘻嘻的一點都不生氣，可是這個人卻往往會在半夜裡不明不白的送掉性命。

所以近來江湖中敢惹這和尚的人已越來越少了，就連陸小鳳看見他也頭疼得很。

最近半年來他忽然蹤影不見，誰也不知道他幹什麼去了，卻想不到會在這口箱子裡忽然出現，能把他裝進箱子的這個人，武功之高，簡直已駭人聽聞，陸小鳳若非親眼看見，簡直無法相信。

老實和尚好像並沒有看見他，雙手合十，笑嘻嘻的看著牛肉湯。

看見這三個人，牛肉湯果然開心極了，也笑道：「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箱子裡怎麼會忽然鑽出個和尚！」

老實和尚道：「小姑娘受了氣，大和尚進箱子，阿彌勒佛！善哉善哉！」

木一半道：「九少爺知道這三個人得罪過公主，所以要小人趕緊送來，好讓公主出氣。」

他一口一聲公主，牛肉湯居然也受之無愧，就好像真的是公主一樣。

木一半又道：「卻不知公主想怎麼樣出氣？」

牛肉湯眨了眨眼睛，道：「我一時倒還沒有想起來，你替我出個主意怎麼樣？」

木一半道：「這就要看公主是想大出氣，還是小出氣了。」

牛肉湯彷彿覺得他這名詞用得很有趣，吃吃地笑道：「小出氣怎麼樣？」

木一半道：「脫下他們的褲子來，重重的打個七八十板，也就是了。」

牛肉湯道：「大出氣呢？」

木一半道：「割下他們的腦袋來，曬乾了賞給小人下酒。」

牛肉湯笑道：「好主意，真是好主意，難怪九哥喜歡你。」

木一半的主意確實陰毒，腦袋被割下倒也罷了，知道自己的腦袋被割下來還要被人曬乾下酒，已經很不是滋味，若是真的被脫掉褲子打屁股，那更是比死還難受。

高瘦精悍的黑衣人臉上已全無血色，老實和尚卻還是笑嘻嘻的滿不在乎。

司徒剛性如烈火，脾氣最剛，厲聲道：「我們既然已落在你手裡，要殺要剮，絕不皺一皺眉頭，你若是故意羞侮我，我－－我死了也不饒你！」

司徒剛縱橫江湖，本不是那種輕易就會示弱認輸的人，可是這句「我死了也不饒你」，卻說得洩氣得很，顯然已自知他不是牛肉湯的對手，情願認命了。

牛肉湯嫣然道：「你活著也不能對我怎麼樣，死了又能怎麼樣不饒我？難道想變成個大頭鬼，半夜來扼我脖子？」

司徒剛咬緊牙齒，滿頭冷汗雨點般落下，忽然大吼一聲，反手一掌重重的向自己天靈拍下。

他的手五根手指幾乎同樣長短，指甲全禿，掌心隱隱發黑，鐵砂掌至少已練就到八成火候，這一掌拍下，雖然是拍在自己頭頂上，也同樣致命。誰知牛肉湯身子一閃，纖長柔美的手指蘭花般輕輕一拂，司徒剛的手臂立刻垂了下去，連動都不能動了。

木一半立刻大聲喝采：「好功夫！」

牛肉湯淡淡道：「這只不過是如意蘭花手中最簡單的一著，算不了什麼好功夫！」

她說得輕描淡寫，陸小鳳聽了卻大吃一驚，這如意蘭花手名字雖美，卻是武林中最可怕的幾種功夫之一，分筋錯脈，傷人於無形，司徒剛現在看來好像傷得並不重，其實這條手臂已永遠廢了，一個對時後傷勢發作，更是疼痛不堪，除了把這條手臂齊根砍斷，絕沒有第二種解救的法子。

司徒剛面如死灰，大聲道：「你－－你連死都不讓我死？」

他雖然在大聲呼喝，聲音還是不免發抖，顯見心裡恐懼已極。

牛肉湯歎了口氣，道：「好死不如歹活，你為什麼偏偏想死？就算你自知得罪了我，犯了死罪，也可以找個人來替你死的。」

司徒剛怔了怔，忍不住問道：「怎麼替我死？」

牛肉湯道：「這裡的人你可以隨便挑一個，只要能勝得了他一招半式，我就要他替你死。」

木一半道：「這裡的人我看他連一個都不敢找。」

牛肉湯笑道：「一個人他不敢找，半個人呢？」

木一半歎了口氣，道：「我算來算去，他最多也只能找我這半個人。」

司徒剛大喝道：「不錯，我正是要找你。」

喝聲中他已出掌。

群英鏢局威名遠播，總鏢頭的年俸五萬石，幾乎已經跟當朝的一品大員差不多。

他的妻子溫柔賢慧，臨行的晚上還跟他親密宛如新婚。他的子女聰明孝順，長女已許配給他舅父中原大俠熊天健的長孫，門當戶對，親上加親。只要能活著，他當然不想死，他雖然右臂已不能動，幸好他練的本就是單掌，這一掌擊出，招沉力猛，不愧是金刀百勝，鐵掌無敵。

木一半卻已只剩下半個人，身子斜斜一穿，肋下鐵杖斜刺，竟以這根鐵杖當作了長劍，一招「笑指天南」，正是嫡傳的海南派劍法。

海南劍術專走偏鋒，他只剩下半個人，恰巧將海南劍術的精髓發揮得淋漓盡致，只聽「嗤，嗤，嗤」三聲響，一聲慘呼，四尺長的鐵杖自司徒剛左肋刺入，右背穿出，一股鮮血箭一般標了出來，化做了滿天血雨。

牛肉湯拍手笑道：「好劍法。」

木一半笑道：「這只不過是天殘十三式中簡單的三招，算不了什麼好劍法。」

他學著牛肉湯剛才的口氣，故意說得輕描淡寫，陸小鳳卻又吃了一驚。

天殘十三式本是海南派鎮山劍法，可惜三十年前就已絕傳，連海南派當代的掌門人也只練成其中兩式，這半個人卻隨隨便便就使出了三招，將司徒剛立斃於劍下。

這半個人究竟是從哪裡來的？以他的武功劍法，為什麼要屈身為奴，做那位九少爺的隨從？

那高瘦精悍的黑衣人顯然也認出了他的劍法，正吃驚的看著他，目中充滿恐懼。

木一半笑道：「羅寨主的『燕子飛雲縱』和一著『飛燕去來』，縱橫天下，殺人無數，我也久仰得很了，卻不知羅寨主是否也看上了我這半個人？」

這黑衣人竟是十二連環塢第一寨的寨主黑燕子羅飛，此人以輕功成名，一招「飛燕去來」，的確是武林少見的殺手絕技。

他眼睛看著木一半，腳下卻在往後退，突然轉身掠起，向醉臥在九曲橋頭欄杆下的一個人撲了過去。這一招正是他的絕技「飛燕去來」，身法巧妙，姿勢優美，就算一擊不中，也可以全身而退。

欄杆下這個人卻已爛醉如泥，頭上一頂紫金冠也幾乎掉了下來，口水沿著嘴角往下直滴，看來簡直就像是個死人。死人當然比半個人更好對付，羅飛顯然早就看準了他。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不管怎麼樣，這位賀尚書剛才總算給了他一杯酒，現在若是糊里糊塗的在醉夢中死了，他倒有些不忍。

只聽一聲慘呼，接著又是噗通一響，水花四濺，一個人落入池水中，蹤影不見，過了很久，才有一縷血水從荷花綠葉間浮起，一個人的臉就像是花瓣般在荷葉間露出，卻是羅飛。

賀尚書翻了個身，又睡著了，頭上的紫金冠終於落下。

木一半立刻走過去，恭恭敬敬的將這紫金冠又為他戴在頭上，道：「醉臥流雲七殺手，惟有飲者得真傳，賀尚書真好功夫。」

牛肉湯笑道：「木一半真好眼力，連絕傳已八十年的醉中七殺手都能看得出。」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道：「一殺就已要了命，又何必七殺？」

牛肉湯道：「和尚也想試試？」

老實和尚道：「和尚還清醒得很，為什麼要去跟醉鬼糾纏？」

牛肉湯道：「你準備找誰？」

木一半道：「是不是想找我？」

老實和尚道：「和尚至少還是一個人，不跟半個人鬥。」

牛肉湯道：「我是一個人。」

老實和尚道：「和尚至少還是個大男人，不跟女人鬥。」

牛肉湯道：「我爹爹是個男人。」

老實和尚道：「和尚還年輕力壯，不跟老頭子鬥。」

那邊幾個人還在聚精會神的擲著骰子，這裡人已死了兩個，他們卻連看都沒有往這裡看過一眼，這種事他們好像早已司空見慣。別人的性命，在他們眼中看來，好像還不及一粒骰子重要。

牛肉湯道：「你看那幾個人怎麼樣？」

老實和尚道：「和尚四大皆空，看見賭鬼們就害怕。」

牛肉湯笑道：「你左挑右選都看不中，倒不如讓我來替你選一個。」

老實和尚道：「誰？」

牛肉湯隨手向前一指，道：「你看他怎麼樣？」

她的纖纖玉手，指著的正是陸小鳳。

陸小鳳的心一跳，老實和尚已回頭看著他，笑道：「和尚說老實話，和尚若是想活命，好像也只有選他了。」

牛肉湯大笑，道：「原來和尚的眼力也不差。」

陸小鳳立刻搖頭，大聲道：「差差，簡直差上十萬八千里。」

牛肉湯道：「差在哪裡？」

陸小鳳道：「我跟這和尚是朋友，他絕不會想要我的命，我也不想要他的命。」

老實和尚道：「和尚本來的確不想要你命的，可是現在－－」

他歎了口氣，道：「別人的性命再珍貴，總不如自己的性命重要，和尚這條命再不值錢，好歹總是和尚自己的。」

這確實也是老實話，老實和尚說的都是老實話。

陸小鳳道：「可是和尚既然四大皆空，若連朋友的命都要，豈非大錯特錯，大差特差？」

老實和尚道：「好死不如歹活，活狗也能咬死獅子幾口，到了性命交關時，就算差一點，也說不得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你為什麼不去找別人，偏偏要找上我？」

老實和尚道：「因為你差。」

陸小鳳道：「我差在哪裡？」

老實和尚道：「你既不會『天殘十三式』，又不會『如意蘭花手』，豈非大差特差？」

陸小鳳道：「可是我並不想要你的命。」

老實和尚道：「你不想要和尚的命，和尚卻想要你的命，所以你更差得厲害，非死不可。」

牛肉湯冷冷道：「他這樣的人，多死一個少一個，你還不動手？」

老實和尚道：「姑娘說的是，和尚這就動手。」

他居然說動手就動手，破布袈裟的大袖一捲，一股勁風直捲陸小鳳的面目。

原來陸小鳳那兩根手指他還是害怕的，生怕自己身上一樣東西被捏住，就算不被捏死，也是萬萬受不了的。

可是一隻破布袈裟的袖子，隨便他怎麼捏，都沒關係了，何況衣袖上真力貫注，利如刀鋒，能捏住他這一招的人，江湖中已不多。

小老頭一直袖手旁觀，忽然道：「陸小鳳，你是要替這和尚死，還是要替自己留著這條命，你可得仔細想清楚。」

其實這問題陸小鳳早已想過無數遍，他雖然不忍看著老實和尚死在這裡，卻也不願讓老實和尚看著他死。

小老頭這句話剛說完，只聽「嘶」的一聲，老實和尚一隻衣袖已被撕了下來，露出條比女人還白的手臂，顯然已多年沒有曬過太陽。

人影閃動間，彷彿有無數只蝴蝶飛舞，他身上一件破布袈裟，轉眼間已被撕得七零八落。

陸小鳳大聲道：「和尚若是再不住手，小和尚只怕就要露出來了。」

這句話說得實在不雅，可是要想讓老實和尚住手，就只有說這種話讓他聽了難受。

誰知老實和尚居然一點也不在乎，嘴裡喃喃道：「小和尚露面，總比大和尚挺屍好。」

一句話沒說完，腳下忽然被司徒剛的屍體一絆，幾乎跌倒。

這正是陸小鳳的大好機會，陸小鳳卻似還在考慮，是不是應該乘機出手。

老實和尚卻不考慮，乘著這一絆之勢，忽然抱住了陸小鳳的腰，自己先在地上一滾，忽然間已壓到陸小鳳身上。

牛肉湯拍手笑道：「想不到和尚還會蒙古人摔跤的功夫。」

老實和尚道：「這不是蒙古摔跤，這是扶桑島上的柔道，除了和尚外，會的人倒真還不多，陸小鳳只怕連見都沒有見過，所以才會被和尚制住。」

這也是老實話，陸小鳳的確已被壓得死死的，連動都不能動。

小老頭卻道：「這句話不老實。」

「老實和尚從來不說不老實的話。」

小老頭道：「他就算沒見過這種功夫，本來也不會被你制住的，若不是因為他不忍殺你，現在和尚只怕連老實話都不能說了。」

老實和尚想了想，道：「就算他真的讓了和尚一手，和尚也可以裝作不知道。」

小老頭歎了口氣，道：「這倒真是老實話。」

陸小鳳伏在地上，腰眼被他膝蓋抵住，手臂也被反摔過去，想到自己剛才痛失良機，再聽見這種老實話，幾乎要被活活氣死。

真的被氣死倒也痛快，現在他還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死法。

那邊的賭局終於散了，彷彿有人在問。

「我輸了七萬兩，你呢？」

「我比你只多不少。」

既然有人輸了這麼多，當然也有人要滿載而歸了。只可惜這個滿載而歸的並不是他。

他非但早已將自己的人輸了出去，連這條命都要賠上！

## 第六回 木頭人陣

幾個人從那邊走過來，只有一個人的腳步聲比較重，身上想必已裝滿了金珠銀票。

陸小鳳很想看看這人是誰，卻連頭都抬不起，只聽牛肉湯道：「你們都來見見九哥這位新收的隨從，他叫木一半，好像是海南孤雁的門下，九哥還特地要他帶了好多好多禮物回來給我。」

她的聲音中充滿歡悅，立刻就有人問：「這幾天老九又到哪裡去了？什麼時候回來？最近他身子可還安好？有沒有喝醉過？」

木一半立刻恭恭敬敬的一一答覆，可是這位九少爺的行蹤，卻連他都不清楚。

聽見九少爺歸期無定，大家都彷彿很失望，聽見他身體康健，大家又很開心。

對這個遠在天涯，行蹤不定的浪子，大家都顯得說不出的關懷；可是對這個剛剛還跟他們賭過錢，而此刻就躺在他們面前的陸小鳳，卻根本沒有人問。這個人的死活，他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就連沙曼也沒有看他一眼，牛肉湯正在問她：「九哥這次有沒有送你什麼？」

沙曼淡淡道：「他知道我對這些身外之物一向沒有興趣，又何必多此一舉？」

牛肉湯道：「你對他的身外之物沒興趣？是不是只對他的人有興趣？」

沙曼居然默認。

牛肉湯冷笑道：「只可惜他也絕不會把自己的人送給你的。」

兩個人言來語去，彷彿都帶著很濃厚的醋意，陸小鳳聽了更不是滋味。

他一向是江湖中的寵兒，認得他的人都以他為榮，無論走到哪裡都極受歡迎，臥雲樓主人珍藏多年的名酒，只有他才能喝得到，就連孤僻高傲的苦瓜大師，看見他來了，都會親自下廚房燒幾樣素菜給他吃。

女孩子們見到他，簡直完全無法抗拒，連冰山都會溶化。

可是到了這裡，他卻好像忽然變得不值一文，連替那位九少爺擦鞋都不配。

一個人活到這種地步，倒真的不如死了算了，老實和尚卻偏偏還不動手。

牛肉湯似已不願再跟沙曼說話，回頭瞪著老實和尚，道：「你還不動手？」

老實和尚道：「動手幹什麼？」

牛肉湯道：「動手殺人。」

老實和尚道：「你們真的要殺他？」

牛肉湯道：「當然不假。」

老實和尚道：「好，你們隨便找個人來殺吧，和尚只要贏了一招半式就夠了，和尚不殺人。」

他拍了拍手，站起來就走，轉眼間就走出了九曲長橋，居然沒有人攔阻，看來這裡的人雖然行事詭秘，倒還都是言而有信的好漢。

牛肉湯冷笑道：「要找殺人的還不容易，你們誰殺了這個人，我給他一萬兩。」

陸小鳳躺在地上，索性連站都懶得站起來，要殺這麼一個人，看來並非難事，牛肉湯卻出手就是一萬兩，也不知是因為她的銀子來得太容易，還是因為在這裡要人殺人，本就得付這種價錢。

隨隨便便殺個人就有一萬兩，陸小鳳本來以為會有很多人搶著動手。

誰知大家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沙曼冷冷道：「你要殺人，為什麼不自己殺？難道你沒有殺過人？」

牛肉湯也不理她，瞪著那些抬箱子來的崑崙奴道：「你們辛辛苦苦抬幾天箱子，最多也只不過賺個百兒八十的，殺個人就有一萬兩，這種好事你們都不幹？」

一個個崑崙奴還是像木頭人般站在那裡，原來竟完全聽不懂她的話。

牛肉湯道：「木一半，你怎麼樣？」

木一半歎了口氣，道：「我本來是想賺這一萬兩的，只可惜九少爺吩咐過我，每天最多只能殺一個人，我可不敢不聽九少爺的話。」

牛肉湯顯然也不敢不聽九少爺的話，冷冷道：「我知道你們嫌太少，我出五萬兩，先付後殺。」

陸小鳳忽然一躍而起，道：「我來。」

牛肉湯道：「你來幹什麼？」

陸小鳳道：「不管誰殺了我，你都肯先付他五萬兩？」

牛肉湯道：「不錯。」

陸小鳳道：「我來賺這五萬兩。」

牛肉湯道：「你要自己殺自己？」

陸小鳳道：「自己殺自己並不是難事，五萬兩銀子卻不是小數目。」

牛肉湯道：「你的人已死了，還要銀子幹什麼？」

陸小鳳道：「還債。」

他歎了口氣，道：「現在我已欠了一屁股債，若不還清，死了做鬼也不安心。」

牛肉湯冷冷地看著他，忽然冷笑道：「好，這五萬兩讓你賺了。」

她隨隨便便從懷裡抓出一把銀票，面額最小的也有五千兩。

陸小鳳選了幾張，正好五萬兩，先交給小老頭一張，道：「這裡是一萬五千兩，一萬兩還給你，五千兩算利錢。」

小老頭喜笑顏開，道：「這利錢倒真不小。」

陸小鳳道：「所以你本該多借點給我的，我這人出手一向大方。」

小老頭歎道：「實在大方，大方得要命。」

陸小鳳又在找沙曼，道：「這裡是五千五百兩，五百兩贖刀，五千兩算利錢！」

沙曼道：「五百兩的利錢也有五千兩？」

陸小鳳道：「反正五百兩和一萬兩都是一把就輸了，利錢當然一樣！」

沙曼看著他，冷漠的眼睛裡似有了笑意，道：「現在我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窮了，像你這麼樣花錢，怎麼會不窮！」

陸小鳳笑道：「反正這錢也來得容易，現在我才知道，天下間只怕再也沒有比殺人更容易賺錢的事。」

沙曼臉上又變得冰冰冷冷，全無表情，拿出了他那把夜壺刀，道：「你是不是準備用這把刀殺你自己？」

陸小鳳立刻搖頭，道：「這把刀不行，這把刀上有點騷氣。」

他看了看手上銀票，喃喃道：「還了兩萬零五百，還剩兩萬九千五，銀子還沒有花光，死了豈非冤枉？」

牛肉湯道：「那麼你就快花！」

陸小鳳想了想，又去找小老頭，道：「剛才你說這裡有天下最好的酒，只不過價錢很高？」

小老頭道：「我也說過，今天你是我的客人，喝酒免費。」

陸小鳳冷笑道：「你女兒出錢要殺我，我還喝你的酒？來，這九千五百兩拿去，我要最好的酒，能買多少就買多少。」

那小鬍子忽然笑了笑，道：「又花了九千五，好像還剩兩萬？」

陸小鳳道：「剛才你輸了多少？」

小鬍子道：「我是大贏家。」

陸小鳳道：「我們再來賭一把怎麼樣？索性輸光了反而痛快。」

小鬍子大笑道：「好，我就喜歡你這樣的痛快人。」

牛肉湯冷冷道：「他不但痛快，而且很快就要痛了，無論抹脖子還是砍腦袋，都很痛的。」

陸小鳳笑道：「我倒知道有種死法一點都不痛。」

牛肉湯道：「怎麼死？」

陸小鳳道：「輸死。」

骰子又擺在碗裡，酒也送來了，整整十大罈酒，有女兒紅，也有竹葉青。

九千五百兩買了十罈酒，價錢未免太貴了些，陸小鳳卻不在乎，先開了罈竹葉青，對著嘴灌下了小半罈，大聲道：「好酒。」

小鬍子笑道：「像這麼樣牛飲，居然還能分得出酒的好壞，倒真不容易。」

陸小鳳道：「其實我也未必真能分得出，只不過價錢貴的酒，總是好的，好酒無論喝多少，第二天頭都不會痛。」

牛肉湯冷冷道：「頭若是已經掉下來了，還管他痛不痛。」

陸小鳳不理她了，拿起骰子，在碗邊敲了敲，道：「你賭多少？」

小鬍子道：「一萬兩如何？」

陸小鳳道：「一萬太少，最好兩萬，咱們一把就見輸贏。」

小鬍子道：「好，就要這麼樣才痛快。」

他的銀票還沒有拿出來，陸小鳳的骰子已擲了下去，在碗裡只滾了兩滾，立刻停住，三粒骰子都是六點，莊家統吃，連趕的機會都沒有。

陸小鳳大笑道：「一個人快死的時候，總會轉運的。」

小鬍子手裡拿著銀票，大聲道：「可是我的賭注還沒有押下去。」

陸小鳳笑道：「沒關係，我信得過你，反正我已快死了，你當然絕不會賴死人帳的。」

小鬍子心裡雖然一萬個不願意，嘴裡卻連一個字都說不出。

陸小鳳接過他的銀票，又問：「還賭不賭？」

小鬍子道：「賭當然還要賭的，只不過這一把卻得讓我來做莊。」

陸小鳳道：「行，大家輪流做莊，只要你能擲出三個六，見錢就吃，用不著客氣。」

他將剛贏來的兩萬銀票也押了下去，笑道：「反正我看你也擲不出三個六來。」

小鬍子眼睛亮了，一把抓起骰子，卻回頭去問站在他身旁的白髮老學究：「你看我這把能不能擲得出三個六？」

白髮老人微笑道：「我看你是應該擲得出的，若是擲不出，就是怪事了。」

小鬍子精神抖擻，大喝一聲，骰子一落在碗裡，就已經看得出前面都是六點，誰知其中卻有粒骰子突然跳起，在空中打了個轉，又彈起好幾尺，落下來時，竟變成了一堆粉末。

碗裡的骰子已停下來，正是兩個六點。

陸小鳳忽然問沙曼：「兩個六點，再加上個一點，是幾點？」

沙曼道：「還是一點，因為最後一粒骰子的點數，才算真正的點數。」

陸小鳳道：「最後一粒骰子若是沒有點呢？」

沙曼道：「沒有點就是沒有點。」

陸小鳳道：「是沒有點大，還是一點大？」

沙曼道：「當然是一點大。」

陸小鳳道：「既然連一點都比沒有點大，莊家擲出個沒有點來怎麼辦？」

沙曼道：「莊家統賠。」

陸小鳳大笑，道：「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想不到你這次也擲出個沒有點來。」

小鬍子一句話都不說，立刻賠了他四萬兩，把碗推給了陸小鳳道：「這次又輪到你做莊，只希望你莫要再擲出個沒有點來。」

他嘴裡雖然這麼說，心裡卻在想：「這次你擲的不是沒有點才怪。」

別人的想法當然也跟他一樣，就算陸小鳳換上三粒鐵打的骰子，他們要捏毀其中一粒，也比捏倒隻螞蟻還方便。

賭錢弄鬼，本是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事，現在卻好像已經變得光明正大。

那白髮蒼蒼的老學究搶著先押了三萬兩，道：「可惜莊家的賭本只有八萬。」

小鬍子道：「我是輸家，他賠完了我的，你們才有份。」

他已將身上銀票全部掏出來，一個人押的已不止八萬兩，這一把除非他沒有輸贏，才能輪得到別人，可是大家都看準陸小鳳是非輸不可的。

那老學究歎了口氣，道：「看來我們這一把都只有喝湯了。」

輪到要賠自己時，莊家無錢可賠，就叫做喝湯，在賭徒們眼中看來，天下只怕再也沒有比喝湯更倒楣的事了。

他正想把三萬兩收回來，突然一個人道：「這一把我幫莊，有多少只管押上來，統殺統賠。」

說話的竟是那小老頭，將手裡拿著的一大疊銀票，「叭」的摔在陸小鳳面前，道：「這裡有一百三十五萬兩，就算我借給你的，不夠我還有，要多少有多少。」

陸小鳳又驚又喜，道：「你幾時變得這麼大方的？」

小老頭笑道：「你借錢不但信用好，付的利息又高，我不借給你借給誰？」

陸小鳳道：「這一把我若輸了，人又死了，你到哪裡要債去？」

小老頭道：「無論做什麼生意，都得要擔些風險的！」

牛肉湯道：「這一次的風險未免太大些，只怕要血本無歸了。」

小老頭淡淡道：「我的銀子早已多得要發霉，就算真的血本無歸，也沒什麼關係。」

賭本驟然增加了一百三十五萬兩，不但陸小鳳精神大振，別的人更是眉開眼笑，就好像已經將這疊銀票看成了自己的囊中物，七八隻手一起伸出來，金珠銀票立刻押滿了一桌子，算算至少也已有百把萬兩。

旁邊一個紙匣裡，整整齊齊的擺著幾十粒還未用過的骰子。

陸小鳳抓起了三粒，正要擲下去，忽然又搖搖頭，喃喃自語：「這裡的骰子有點邪門，就像是跳蚤一樣，無緣無故的也會跳起來，再大的點子也禁不起它一跳，我可得想法子才好。」

他忽然從後面拿起個金盃，將杯中酒一飲而盡，右手的骰子擲下去，左手的金盃也蓋了下去，只聽骰子在金盃下骨碌碌的直響，陸小鳳道：「這次看你還跳不跳得起來？」

老學究、小鬍子，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誰也沒有提防到他這一著。

等到金盃掀起，三粒骰子已停了下來，果然又是三個六點。

陸小鳳大笑，道：「三六一十八，統殺！」

七個字說完，桌上的金珠銀票已全都被他掃過去了。

小鬍子歎了口氣，苦笑道：「這一次你倒真的統殺了，我連本帶利已被你殺得乾乾淨淨。」

陸小鳳道：「有賭不算輸，再來。」

小鬍子又歎了口氣，道：「今天我們連賭本都沒有了，怎麼賭？」

他用眼角瞟著陸小鳳，歎氣的聲音也特別重，雖然沒有說下去，意思卻已很明顯。

一個像陸小鳳這樣慷慨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本該把贏的錢拿出來，每個人借一點，讓大家可以再繼續賭下去。

誰知陸小鳳卻完全不通氣，一把掃光了桌上的銀票，立刻就站起來，笑道：「今天不賭，還有明天，只要我不死，你們總有機會翻本的。」

小鬍子道：「你若死了呢？」

陸小鳳也歎了口氣，道：「我若死了，這些銀票只怕就得跟我進棺材了。」

他先抽出一百四十萬兩，還給小老頭，算算自己還剩下九十多萬兩。

小老頭眉開眼笑，道：「一下子就賺了五萬兩，這種生意下次還可以做。」

陸小鳳把剩下的銀票又數了一遍，忽然問道：「你若有了九十三萬，還肯不肯為了五萬兩銀子殺人？」

小老頭道：「那就得看殺的是誰？」

陸小鳳道：「殺的若是你自己呢？」

小老頭道：「這種事誰也不會幹的。」

陸小鳳道：「所以我也不會幹！」

他又將已準備好的一張五萬兩銀票還給牛肉湯：「你還是另請高明吧！」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人已到了橋頭，大笑道：「不管你們是想要我的錢，還是想要我的命，隨時都可以找得到，反正我也跑不了的。」

這句話說完，他的人早已鑽入花叢裡，連看都看不見了。

大家眼睜睜的看著他揚長而去，居然都沒有阻攔。

夕陽滿天，百花燦爛。

陸小鳳心裡實在愉快得很，不管怎麼樣，今天他總算還是滿載而歸了。

至於以後別人是不是還會去找他？他是不是能跑得了？那已都是以後的事，就算吃烙餅還難免會被噎死的，以後的事誰管得了那麼多？

他本已看準了出路，可是在花叢中七轉八轉，轉了十來個圈子，還是沒有找到他進來的那條花徑，抬起頭一看，暮色卻已很深。

夕陽早已隱沒在西山後，山谷裡一片黑暗，連剛才那九曲橋都找不著。

他停下來，定定神，認準了一個方向，又走了半個時辰，還是在花叢裡，躍上花叢，四面一看，花叢外還是花，除了花之外，什麼都看不見，就連花影都已漸漸模糊。

山谷裡竟連一點燈光都沒有，也沒有星光月色。花氣襲人，雖然芬芳甜美，可是他已被熏得連頭都有點發暈。

這地方的人晚上難道都不點燈的？

如果就這麼樣從花叢中一路掠過去，那豈非等於盲人騎瞎馬，不知道什麼時候一下子掉進個陷阱去，死了也是白死。

無論誰都應該看得出這地方絕不是隨便讓人來去自如的。

他要走，別人就讓他走，那也許只不過因為別人早就算準他根本走不了。

這地方的人，除了那小老頭外，每個人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卻偏偏都從來沒有在江湖中露過面。

就算他們在江湖中走動過，一定也沒有人能看出他們的武功來。

陸小鳳的眼力一向不錯，可是這一次他遇見牛肉湯的時候，就看走了眼。

那獨眼的老漁翁和那個馬臉的人，很可能都是死在牛肉湯手下的！

馬臉人死在海水裡之後，陸小鳳去洗澡的時候，牛肉湯豈非也正好在那裡洗澡？

老狐狸的船隨時都可能要走，船上的人就算有空下來溜溜，也絕不會在那種時候去洗澡的，除非她恰巧剛在海水裡殺過人。

那獨眼的老漁人淹死時，也恰巧只有牛肉湯有機會去殺人。

陸小鳳現在雖然總算已明白了很多事，卻還是有很多事不明白。

她為什麼要殺那兩個人？那兩人為什麼暗算岳洋？岳洋和她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又怎麼會知道老狐狸那條船一定會翻？

陸小鳳歎了一口氣，只覺得武當後山那柴房裡醃蘿蔔的味道，都比這裡的花香好嗅些。

他心裡已經開始有點後悔了，也許他真該聽岳洋的話，不要上老狐狸的船，那麼他現在很可能已經在扶桑島上，摟著那裡又溫柔、又聽話的女孩子們喝特級清酒了。

聽說那裡的「月桂冠」和「大名」這兩種酒都不錯，就像那裡的女孩子一樣，入口甜絲絲的，後勁卻很足。

陸小鳳又不禁歎了口氣，正準備在花叢裡找個地方先睡一覺再說，忽然看見前面亮起了一盞燈。

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忽然亮起的一盞燈，實在比骰子上的六點還可愛得多。

陸小鳳立刻就像是只飛蛾般朝燈光撲了過去，就算要被燈上的火焰燒死，他也不在乎。

能死在光明中，至少總比永遠活在黑暗裡好得多。

燈光是從一扇雕花的窗戶裡露出來的！

有窗戶，當然就有屋子。

一棟三明兩暗的花軒，朱欄迴廊，建築得極華美精緻。

一扇窗戶斜斜支起，遠遠看過去，就可以看見屋裡有九個人。

一個人坐著，八個人站著。

坐著的人白面微鬚，錦袍珠冠，正在燈下看一幅畫。

站著的八個人神態恭謹，肅立無聲，顯然是他的門下侍從。

這九個人剛才都不在那水閣裡，裝束風範，看來都比那裡的人高貴得多。

陸小鳳卻還是看不出他們的來歷，當然也不敢隨便闖進去。

院子有個水池，水清見底，燈光照過來，水波反映，池底竟似有個人動也不動的躺在那裡。

陸小鳳忍不住走過去看看，下面果然有個人，兩眼翻白，也在直乎乎的朝上看。

除了死魚外，誰也不會這麼樣看人的！

陸小鳳先吃了一驚，又鬆了口氣，這個人已是個死人！

「他是什麼人？怎麼會死在這裡的？」

陸小鳳想了想，忽然又發覺不對了，人死了之後，一定會浮起來，怎麼會一直沉在水底？

看來這地方的怪事實在不少。

「不管他是活人也好，是死人也好，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決定不管這件事，正準備走開，突聽噗通一聲，一樣東西遠遠飛過來，落入池水中，竟是條黑貓。

水花剛激起，池底下的人也突然游魚般竄起來，手裡竟拿著把薄刀，無聲無息的劃開水波。

刀光一閃，已刺入了黑貓的腹下。

這條貓「咪嗚」一聲還沒有叫出來，就已送了命，這個人又沉入池底，動也不動的躺著，看來又完全像是個死人！

殺條貓雖然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可是這人的出手實在太快，而且行跡太怪異、太詭秘，看得陸小鳳都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噤。

池水中一雙死魚般的眼睛又在瞪著他，好像也將他看成條黑貓。

陸小鳳忽然轉身，掠入窗戶。

不管怎麼樣，坐在燈下看畫的人，總比躺在池底等著殺貓的人可愛些。

燈光並不太亮，這個人還是聚精會神的坐在那裡，還是在看那幅畫！

陸小鳳實在也早就想去看看畫上究竟畫的是什麼，能讓一個人聚精會神看這麼久的畫，多少總有些看頭的。

他早已算準了部位，一掠進窗戶，凌空翻身，剛好落在這個人的案前。

他也早就想好了幾句讓人聽了愉快的客氣話，只希望這個人一高興起來，非但不趕他走，還拿出好酒來招待招待他。

誰知道這些話他連一句都沒有說出來，他根本沒有機會開口。

就在他身子落地的一剎那間，站著的八個人已同時向他撲了過來。

這八個人動作雖然並不十分敏捷，可是配合得卻天衣無縫，滴水不漏。

八個人有的揮拳，有的踢腿，有的劈掌，有的橫臂，四面八方的撲過來，霎眼間就將陸小鳳圍在中央，八招齊擊，都是致命的殺手。

陸小鳳讓過了六招，接著了一拳一掌，正想解釋解釋，叫他們且慢動手。

可是他剛接住其中一個人的手掌，就發現無論怎麼解釋都一定沒有用的，因為這八個人一定聽不見他的說話！

這八個人竟赫然全都是木頭人。

木人也有很多種，有一種木人甚至比人還可怕。

陸小鳳雖然沒有打過少林寺的木人巷，可是在木人巷中受傷殘廢的少林弟子，他卻是見過的，其中有的武功已練得很不錯。

他一直很奇怪，為什麼活生生的人竟會傷在木人手裡？

若不是鐵肩大師再三勸阻，他早就想去少林寺領教領教那些木人的厲害。

現在他總算領教到了。

這八個人，無疑也是根據少林木人巷的原理造出來的，比諸葛征蠻時所用的木牛流馬更精巧，也更霸道，不但銅臂鐵骨，招猛力沉，而且機關一發動，竟施展出少林神拳，布下了羅漢陣。

這種羅漢陣本就是少林的鎮山絕技，昔年魔教血神子獨上嵩山，連敗少林七大高僧，卻被困在羅漢陣中，苦鬥三日三夜都沒有闖出去，到最後竟筋疲力盡，被活活的累死。

自此之後，羅漢陣的威名天下皆知，江湖中也不再有人敢輕犯少林。

這種陣法在木人手中施展開來，威力甚至更大，因為木人是打不死的，你就算打斷它一條手臂，拗斷它一條大腿，它也不會倒下去，對陣法也毫無損傷。

可是它一拳打在你身上，你卻是萬萬受不了的，所以它出拳發招之間，可以全無顧忌，你既難閃避，也不能硬拆硬拚，若想闖出去，更是難如登天。

陸小鳳忽然發現自己竟只有挨打的份兒，打死為止。

你打它，它一點也不疼，它打你，你卻疼得要命，你打不死它，它卻可以打死你。

這種打法實在不是生意經，就好像強盜們打官司，有輸無贏。

何況他就算打贏了，也算不了什麼本事，就算把這八個木人都打得七零八落，劈成一片片做柴燒也沒有什麼意思。

這種愚蠢的事，陸小鳳一向不肯做的，只可惜現在他想不打都不行。

木人的拳風呼呼，桌上的燈火被震得閃爍不定，隨時都可能熄滅。

在黑暗中跟幾個木頭人拚命，更是愚蠢之極。

那錦袍珠冠的白面書生，一雙眼睛轉來轉去，好像也忍不住要笑出來了。

這人也是個木頭人，木頭人的眼珠子怎麼會轉來轉去？而且竟像是跟著它八個侍從的拳腳在轉，難道它也看得懂少林的拳法？

陸小鳳看得發呆，想得出神，一雙眼睛也不由自主跟著打轉，突聽「砰」的一聲，腦袋上已挨了一拳，幾乎連腦漿都被打了出來。

他腦漿雖然沒有被打出來，靈機卻被打了出來。

拳頭打在他頭上的時候，木頭書生的眼珠子竟停了一停，拳頭再動時，它眼珠子就又跟著動了。

這八個人的拳腳和它的眼珠之間，竟似有根看不見的線串連著。

陸小鳳忽然出手，用他的兩根手指，挾斷了木頭人的兩節手指。

只聽「嗤」的一聲，兩節木指從他手指上彈出去，「噗噗」兩響，已打在木頭書生的兩眼上。

木頭人當然不會叫痛的，它還是四平八穩的坐在那裡動也不動，另外八個木人卻忽然全都倒了下去。

陸小鳳掠出了窗戶。

八個木人稀裡嘩啦倒成一片，他卻絕不回頭去看一眼。

他並不想欣賞自己的輝煌戰績，就算打倒了八千八萬個木頭人，臉上也不會增半分光彩，只要能完完整整的走出這間屋子，已經是上上大吉了。

這一架打下來，他身上總算沒有缺少什麼，卻多了幾樣東西－－肩頭背後多了幾塊青腫，頭上多了個大瘤。

除此之外，這件事還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教訓－－

就在他從窗口掠出來的這一瞬間，他已自己對自己發了幾百次誓，以後就算非跟人打架不可，至少也得先看清楚對方是什麼人才動手，若是活人，還可以招呼一陣，若是木頭人，就趕緊落荒而逃。

他心裡在想著這個教訓的時候，第二個教訓已跟著來了。

他忽然發現自己腳下就是那荷池。

被木頭人打得鼻青臉腫固然不好受，被人像殺貓一樣的一刀刺入胸膛豈非更冤枉？

他雖然沒有往下看，也可以感覺到那雙死魚般的眼睛正在瞪著他。

還有那柄比紙都薄的快刀。

一個人若是已經在往下墮，不管是身子往下墮，還是靈魂在往下墮，再想拔起來，都不是件容易事。

現在他一口氣已用完了，再換氣時一定已落入池水中。

就在他換氣的那一瞬間，那柄刀一定已刺入他肺葉裡。刀鋒拔出來時，他一定已像死貓般浮起，也就像那個獨眼的老漁翁和馬臉一樣，全身上下一定連一點血跡都沒有，別人一定還會以為他是喝醉了掉下池塘淹死的。

這種死法雖然又快，又不痛，卻還是冤枉得很。

誰知他還沒有掉進水裡，水裡已先有個人冒了出來。手中寒光閃動，赫然正是一柄短刀，鋒薄如紙的短刀。

這個人不但出手迅速狠毒，而且可以動也不動的躺在水底瞪著眼睛看人，水性之好，可想而知。

若是在陸地上，陸小鳳也許還能對付他這把刀，到了水裡，陸小鳳就完全不行了。

只可惜他這次動作太快了些。

陸小鳳雖然沒法子再騰身躍起，要快點沉下去，沉得深些，就不是太困難的事了，只聽噗通一聲，他的人一落入水池，就沉了下去，在水中一個鯉魚打挺，用力抱住了這個人的腿。

這個人居然完全沒有掙扎，那把刀也沒有回手刺下來。

陸小鳳在水裡的動作雖然慢些，也不能算太慢，就在這瞬息間，已捏住了這個人雙腿關節上的穴道，將他拖入了水底。

燈光從水面上隱隱透下來，這個人的臉痙攣扭曲，眼睛凸起，竟早已被人活活的扼死。

剛才陸小鳳以為他是個死人，誰知他卻是活的，現在陸小鳳以為他是活人，誰知他卻已死了。

他花了這麼多力氣，對付的竟只不過是個死人，這實在令他有點哭笑不得。

幸好池下沒有別人看見，他趕緊放開了這個人的腿，一頭鑽出水面，突聽有人拍手大笑，道：「好功夫，居然連死人都被你淹死了，佩服佩服。」

一個人坐在池旁，光光的頭顱，赤著雙足，竟是老實和尚。

他光頭上還帶著水珠，破爛的僧衣也是濕淋淋的，顯然也剛從水底出來。

陸小鳳狠狠瞪了他一眼，道：「原來和尚也一樣會殺人的。」

老實和尚笑道：「和尚不殺人，只不過錯把他當做了一條魚，所以才失了手。」

陸小鳳道：「這也是老實話？」

老實和尚歎了口氣，道：「好像不是的。」

陸小鳳也笑了，躍出水池，在他身旁坐下，問道：「和尚為什麼還沒有走？」

老實和尚道：「你為什麼還沒有走？」

陸小鳳道：「我走不了。」

老實和尚歎道：「連你都走不了，和尚怎麼走得了？」

陸小鳳道：「和尚為什麼要來？」

老實和尚道：「和尚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陸小鳳道：「你知道這裡是地獄？你是到地獄裡來幹什麼的？那位九少爺又是個什麼樣的人？怎麼會把你裝進箱子的？」

老實和尚不說話了。

陸小鳳道：「你既然知道，為什麼不說？」

老實和尚搖著頭，喃喃道：「天機不可洩漏，佛云：不可說，不可說。」

陸小鳳急了，忽然跳起來，出手如電，捏住了他的鼻子，道：「你真的不說？」

老實和尚鼻子被捏住，既不能搖頭，也說不出話來，只有指著自己的鼻子喘氣。

陸小鳳冷笑道：「你貪生怕死，出賣朋友，做的本來就是些不要鼻子的事，我不如索性把你這鼻子捏下來算了。」

他嘴裡說得雖凶，手下卻留了情。老實和尚總算吐出口氣，苦笑道：「和尚雖然怕死，出賣朋友的事，卻不敢做的。」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要我替你死？」

老實和尚道：「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死不了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我看得出大老闆已有心收你做女婿。」

陸小鳳道：「大老闆是誰？」

老實和尚道：「你看站在那邊的不是大老闆是誰？」

他隨手往前面一指，陸小鳳不由自主隨著他手指往前面看過去，他的人卻已箭一般往後竄出，凌空翻身，沒入黑暗中。

老實和尚的輕功，本就是江湖中數一數二的。

不過陸小鳳也不是省油的燈，一擰腰就追了過去。

夜色雖然很黑暗，他雖然遲了一步，可是依稀還能看得見老實和尚的人影在前面飛掠。

其實他也並不是真想捏老實和尚的鼻子，只不過在這種人地生疏的地方，能抓住個熟人在身旁總比較安心些，就像是掉下水裡的人，看見塊破木板，也要緊緊抓住。

老實和尚逃得雖快，他追得也不慢，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已越來越近。

前面居然又有了燈光。

燈光是從一棟很高大的屋子裡透出來的，高脊飛簷，像是廟宇道觀，又像是氣派很大的衙門。

這地方當然不會有衙門，老實和尚忽然一個飛燕投林，竟竄入了這廟宇中。

陸小鳳心裡好笑：「這下子你就真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了。」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追了進去，院子裡冷冷清清，大殿裡燈火卻明亮，一個氣派很大的高官貴吏坐在一張氣派很大的桌子後，兩旁的肅靜牌下，垂手肅立著好幾個旗牌衛士，還有戴著紅纓帽，挎著鬼頭刀的捕快差役。

這地方竟不是廟宇，竟是衙門。

可是在這種地方怎麼會有朝廷的貴官駐紮？這衙門當然是假的，這些人當然也都是木頭人。

一看見木頭人，陸小鳳就已頭大如斗，不管老實和尚是不是躲在裡面，他都想溜了。

誰知公案後的那位高官卻忽然一拍驚堂木，大聲道：「陸小鳳，你既然來了，還想往哪裡走？」

兩旁的衛士差役也立刻吶喊助威：「你還想往哪裡走？」

原來這裡的人竟沒有一個是木頭人。

陸小鳳反而沉住了氣，在他看來，活人還是不及木頭人可怕的。

他居然真的不走了，大步走進去，仔細看了看，堂上的高官穿著身唐時的一品朝服，頭戴著紫金冠，竟是那位好酒貪杯的賀尚書。

只不過此刻他手裡拿著的已不是酒杯，而是塊驚堂木。

陸小鳳笑了：「原來是四明狂客賀先生，是不是又想請我喝酒？」

賀尚書的眼睛裡雖然還有醉意，但表情卻很嚴肅，板著臉道：「你到了刑部大堂，竟還敢如此放肆？」

陸小鳳道：「這裡是刑部大堂？」

賀尚書道：「不錯。」

陸小鳳笑道：「你不但錯了，而且大錯特錯。」

賀尚書道：「錯在哪裡？」

陸小鳳道：「賀知章是禮部尚書，怎麼會坐在刑部大堂裡？」

他對賀知章的事跡本來也不太清楚，只不過想唬唬人而已，誰知竟歪打正著。

其實賀知章活著的時候，官職最高只做到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後來又坐從工部，肅宗為太子時，方遷賓客，授秘書監，老來時卻做了千秋觀的道士，連禮部尚書都是在他死後追贈的。

可是他一生未曾入過刑部，倒是千真萬確的事。

這位冒牌的賀尚書臉色果然已有些尷尬，竟惱羞成怒，重重的一拍驚堂木，道：「我這賀尚書就偏要坐在刑部大堂裡，你能怎麼樣？」

陸小鳳苦笑道：「我不能怎麼樣，你愛坐在哪裡，就坐在哪裡，跟我連一點關係都沒有。」

賀尚書道：「有關係！」

陸小鳳道：「跟我有什麼關係？」

賀尚書道：「我到這裡來，就是為了要審問你！」

陸小鳳又笑了，道：「我又沒犯罪，你審什麼？問什麼？」

賀尚書又用力一拍驚堂木，厲聲道：「到了這裡，你還不認錯？」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我唯一做錯的事，就是走錯了地方，交錯了朋友。」

賀尚書怒道：「你得人錢財，失約反悔，又聚賭行騙，拐款而逃，你難道還不知罪？」

陸小鳳想了想，道：「失約反悔的事，好像倒是有的。」

賀尚書道：「當然有，你收了別人五萬兩銀子，就該完成合約，這件事鐵證如山，你想賴也賴不了。」

陸小鳳道：「我倒也不想賴，只不過唆使殺人的罪，豈非比我的罪更大？你為什麼不先把她抓來審問審問？」

賀尚書道：「我偏偏就要先審你，你能怎麼樣？」

陸小鳳苦笑道：「酒鬼坐刑堂，我當然是強盜打官司，有輸無贏的了。」

賀尚書道：「你失約反悔，是第一大罪；聚賭行騙，是第二大罪；咆哮公堂，是第三大罪。現在三罪齊發，你是認打？還是認罰？」

陸小鳳道：「若是認打怎麼樣？」

賀尚書道：「若是認打，我就叫人重重的打，打死為止。」

陸小鳳道：「若是認罰呢？」

賀尚書道：「那麼我就判你三十年苦役，我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

陸小鳳道：「若是既不想認打，也不想認罰呢？」

賀尚書怔了怔，好像想不到他居然會有這麼樣的一問。

陸小鳳卻替他下了判決：「若是這麼樣，我當然只有趕快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私設公堂，自封尚書，這些本都是很滑稽的事。

但陸小鳳卻知道，在這地方無論多滑稽的事，都可能變得很嚴重的，你若以為他們說要判你三十年苦役，只不過是說著玩的，你就錯了。

可是他也看得出這些活人並不見得比木頭人容易對付，這位四明狂客雖然有些裝瘋賣傻，無疑也是個身懷絕技的高手。

他唯一對付的法子，就是趕緊開溜，溜得越快越好，越遠越好。

陸小鳳的輕功，就連司空摘星都未必能比得上。在這方面，他也一向對自己很有信心。

幾個起落後，他已掠出了公堂，掠出了二三十丈，剛想停下來喘口氣，就聽見後面有人冷冷道：「你的輕功很不錯，只可惜你就算真的能長出雙翅膀來，也萬萬跑不了。」

他聽得出這是賀尚書的聲音。

賀尚書竟一直都像影子般貼在他身後，距離他還不到一丈。

這位瘋瘋癲癲的四明狂客，輕功竟遠比他想像中還要高得多。

他用盡身法，無論往哪裡走，賀尚書還是像影子般在跟著他。

前面水波如鏡，他忽然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剛才那水池，水中的屍身卻已不見了，也不知那個人是不是又死而復活？還是根本就沒有死？

這地方的人，是活是死，是真是假，本來就不太容易分得清。

賀尚書忽然道：「就算你跳下水池去，我也一樣會追下去，就算你進入龍宮去，也一樣是逃不了的。」

陸小鳳本來並不想跳下水去的，水裡說不定又有個長雙魚眼的人，手裡拿著把薄刀在等著他。

可是聽了賀尚書這句話，他卻反而跳下去了，一個魚鷹入水式，就已沉入池底，等了半天，上面果然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兩個人吵架的時候，一個人若是說：「你有種就跟我打一架，看我怕不怕？」

那麼這個人心裡一定怕得要命，若是不怕，就早已動手了，就因為怕，才會這麼說。

賀尚書若是不怕他跳下水去，也絕不會忽然說那句話的。

這道理陸小鳳當然明白得很。

他又等了半天，才敢伸頭出水換口氣，立刻就發現賀尚書還在池旁等著他，也不知從哪裡弄了瓶酒來，正在那裡喝得高興，嘴裡還在喃喃自語：「你泡在冷水裡，我坐在上面喝酒，隨便你想耗到什麼時候，我都奉陪的。」

等到陸小鳳第二次出水去換氣的時候，他居然又找了條釣竿來，坐在那裡一面喝酒，一面釣魚，實在是件很風雅的事。

陸小鳳雖然並不太有耐性，但是叫他坐在那裡喝酒釣魚，釣上個三天三夜，他也不反對的。

只可惜他並不是釣魚的人，而是條遲早要被人釣上的魚。

更遺憾的是，他又偏偏不能像魚一樣在水裡呼吸。

等到他第三次出水換氣的時候，就有條帶著魚鉤的釣絲向他飛了過來，若不是他躲得快，就算不被鉤走，臉上的肉也要被鉤去一塊。

看來這位賀尚書不但輕功高明，內力也極深厚，竟能將真力貫注在釣絲上，傷人於百步之外。

這水池既不太深，又不太大，陸小鳳的頭無論從哪裡伸出去，釣絲都可能飛過來鉤住他。

釣絲上的魚鉤閃閃發光，就等於是件極厲害的外門兵器。

這次他雖然躲了過去，下次就未必有這麼好的運氣了。

一個人若是只能將腦袋伸出水面，實在就像是個箭靶子一樣，因為他整個人都在水裡，只有頭能動，隨便怎麼動都快不了的。

幸好他總算練過氣功，一口氣總憋得比別人長些，就在他又開始挺不住的時候，他忽然看見水池裡又多了一個人。

水面上一直沒有動靜，也沒有聽見落水的聲音，這個人絕不是從上面跳下來的。

那麼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

陸小鳳躲在水池邊的一塊石塊後，這個人居然沒有看見他，好像也根本沒有想到水裡還會有別人，雙足一挺，已竄出水面，動作輕快，姿勢優美，看來也是水中的好手。

但是陸小鳳卻知道，只要他的頭一伸出去，就有苦頭吃了。

水波乍分，水面上果然立刻傳來一聲驚呼，這個游魚般生猛活躍的人，一雙腿忽然挺直，顯然已被釣絲勒住了脖子。

陸小鳳也沒工夫同情他，立刻向他出現的那個地方游了過去，果然找到了一個可以容人鑽進去的洞穴，洞穴上正有塊石板在往下沉。

石板一關，這洞穴就不見了。

洞穴裡究竟是什麼地方？為什麼做得如此隱秘？裡面是不是還有別的人？

陸小鳳也沒功夫去考慮，用盡平生之力，一下子竄了過去，鑽入了洞裡，只聽「格」的一聲響。

四面更黑暗，連自己的手都看不見了。

陸小鳳本來以為自己總算找到條出路，誰知他雖然出了龍潭，卻進了地獄。

現在他才真的後悔，只可惜現在後悔已太遲。

這地獄裡雖然沒有灼人的火焰，但四面卻是水，無論他往哪邊游，連換氣的地方都沒有，就這麼樣被活活的悶死在水裡，倒不如索性燒死反而痛快些。

他正在急得發瘋的時候，上面又是「格」的一響，一道亮光射下來，竟露出扇門戶。

就算這扇門是直達地獄的，他也不管了，一下子竄上去，上面竟是條用石板砌成的地道，連一滴水都沒有。

地道中雖然也很陰森可怖，在他說來，卻已無異到了天堂。

這一夜間他遇見的事，簡直就好像做夢一樣，他看見的死人是活人，活人卻是死人，真人是木頭人，木頭人卻是真人。

他簡直已暈頭轉向，現在才總算喘過一口氣來。

地道裡燃著燈，卻沒有人。

他擰乾了身上衣服，就開始往前走，走一步，算一步，不管走到哪裡去，他都已只有聽天由命。

地道的盡頭，是道鐵門。

門居然沒有鎖。

他試探著敲了敲門，沒有回應，他就用力拉開門走進去，裡面是間很寬闊的石室，竟堆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佛像和木魚。

陸小鳳傻了。

這麼隱秘的地方，原來只不過是堆木魚，這種事說來有誰相信？

更令人難以相信，這些木魚和佛像，竟都是老狐狸那條船運來的，他全都見過，船沉了之後，木魚和佛像怎麼會都到了這裡？

陸小鳳長長吐了口氣，在心裡警告自己，最好趕快走，走得越遠越好，就當作從來也沒有到過這裡，從來也沒有看過這些木魚。

他已看出這些木魚和佛像中，必定隱藏著一個極大的秘密。

他本來也許還能想法子活下去，另人若是知道他已發覺了這秘密，也許，就不會再讓他有開口說話的機會了。

他的想法很正確，只可惜他現在根本無路可退，何況他的好奇心早已被引起，叫他就這麼樣退出去，他實在也有點不甘心的。

木魚裡究竟有什麼秘密？

他知道木魚裡面都是空的，他也曾從沙灘上撿過好幾個，都被他剖成了兩半，改成了木碗和木勺子。

可是只要有點頭腦的人，都絕不會辛辛苦苦的從沉船中撈起這些空木魚，再辛辛苦苦運來這裡，藏到如此隱秘的地方，還派個人睜大眼睛躲在外面的水池裡看守著，無論是人是貓，只要一進水池，就給他一刀。

這地方的人，看來都是很有頭腦的人，為什麼會做這種事？

陸小鳳忍不住拾起個木魚，敲了敲，裡面也是空的，再搖了搖，這個木魚竟好像發出了一連串很悅耳的響聲。

那把夜壺刀還在他身上，他立刻掏出來，將這木魚剖成兩半。

只聽嘩啦啦的一聲響，十幾樣東西從木魚裡掉下來，竟都是光華奪目的寶石和碧玉。

陸小鳳又傻了。

他一向識貨，當然看得出這些寶石和碧玉都是價值不菲的上等貨色。

你隨便從裡面挑一塊，隨便送給哪個女孩子，她一定都會變得很聽話的－－像牛肉湯那種不喜歡珠寶的女孩子，世上畢竟不多。

他再剖開一個木魚，裡面竟全都是小指甲蓋那麼大的珍珠。

石室中至少有三四百個木魚，裡面若都是寶石珠玉，一共能值多少銀子？

陸小鳳簡直連算都不敢去算。

他並不是財迷，可是這麼大筆財富忽然到了自己面前，無論誰都難免會覺得有點心慌意亂的。

木魚裡是珠寶，佛像裡是什麼？

佛像也是空的，他找了個比人還大的佛像，先用他的夜壺刀將中間的合縫處撬開，心裡只希望裡面真是空的。

這麼一尊佛像裡，如果也裝滿了珠寶，那簡直就比最荒唐的夢還荒唐了。

「格」的一聲，佛像已被他扳開了一條縫，裡面並沒有珠寶漏出來。

他歎了口氣，也不知是慶幸？還是失望？

忽然聽見佛像裡彷彿也有人歎了一口氣。

這佛像是木頭做的，怎麼會有人歎氣？

今天一夜間他遇見的怪事雖然已比別人八十年遇見的還要多，聽見了這聲歎息，他還是不免大吃一驚。

就在這時，佛像中已有個人撲了出來，一下子扼住了他咽喉，一雙手冰冰冷冷，也不知是妖怪，還是殭屍？

陸小鳳就算有天大膽子，也幾乎被嚇得暈了過去。

他沒有暈過去，只因為這雙手剛扼住他咽喉，就變得軟軟綿綿的，一點力氣都沒有。

他定定神，張開眼，就看見面前也有一雙眼睛在看著他。

眼睛下面當然還有鼻子，鼻子下面當然還有嘴。

這個人的嘴唇動了動，忽然說了三個字：「陸小鳳。」

佛像裡居然藏著個人，已經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這尊佛像被裝上老狐狸的船，等到船沉，再被運到這裡來，前後至少已有三四十天。

佛像裡藏著這個人，居然還沒有死，居然還能夠說話，居然還認得他就是陸小鳳！

陸小鳳這一夜間遇見的怪事，加起來也沒有這一件奇怪。

更奇怪的是，他居然也認得這個人。

這個人竟是鏢局業中資格比「鐵掌金刀」司徒剛更老、實力更大、名氣也更響的大通鏢局的總鏢頭「大力神鷹」葛通。

淮南鷹爪的大力鷹爪功從來不傳外姓，葛通卻是唯一的例外。

## 第七回 原來如此

因為他不但是第三代鷹爪王的義子，也是王家的乘龍快婿，為人誠懇樸實，做事循規蹈矩，十八歲入大通鏢局，三十一歲已升為總鏢頭，在他手裡接下的鏢，從來沒有一次差錯。

「只要找到葛通，條條大路都通。」

有些人情願多一倍價錢，也非要找葛通保鏢不可。

陸小鳳連做夢也想不到，這麼樣一個人竟會藏在佛像裡。

葛通看見他卻更吃驚，嘴唇動了好幾次，彷彿有很多話說，怎奈體力太虛弱，嘴唇也已乾裂，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出來。

陸小鳳也有很多話要問他。

被人藏在佛像裡，為的是什麼？

這些疑問陸小鳳也連一句都沒有說出來，因為葛通已完全虛脫。

雖然只要一大碗營養豐富，煮得濃濃的牛肉湯，就可讓他元氣恢復，可是此時此刻，要找一碗牛肉湯，也難如登天。

陸小鳳看著他發了半天怔，心裡忽又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這裡至少有一百多尊佛像，假如每尊佛像裡都藏著一個人，那怎麼辦？

這問題陸小鳳連想都不敢想，再也沒有勇氣去看第二尊佛像。

就在這時，地道中忽然響起一陣很輕的腳步聲，陸小鳳一顆心又吊了起來。

來的人是誰？

他濕淋淋地走進來，地道中的足跡還沒有乾，不管來的是誰，想必都已發現這裡有了不速之客，賀尚書當然知道這不速之客是誰。

這個人既然敢進來，當然已有了對付他的法子。

陸小鳳歎了口氣，索性坐下來等著。

腳步聲漸近，一個人端著一大鍋熱氣騰騰的牛肉湯進來，赫然是牛肉湯。

鍋裡的牛肉湯雖熱，端著鍋的牛肉湯臉上卻冷冰冰的全無表情。

現在她非但好像完全不認得陸小鳳，而且竟像是根本沒看見石室中還有陸小鳳這麼一個人，慢慢地走進來，將一鍋湯擺在地上，用一把長湯匙舀起了一勺，慢慢地倒入一尊伏虎羅漢的嘴裡。

木頭做的佛像居然也會喝牛肉湯！

牛肉湯喃喃道：「牛肉湯不但好味，而且滋補，你乖乖的喝下，就可以多活些時候。」

一勺牛肉湯倒下去，佛像中竟發出了一聲輕輕的呻吟。

牛肉湯道：「我知道你嫌少，可是牛肉湯只有一鍋，剛好每人一勺，連大肚的彌勒佛也只能分到一勺。」

剛好每人一勺，難道每一尊佛像裡都有人嗎？

現在他當然已看出，佛像裡活人的嘴，剛巧就對著佛像的嘴，所以不但能喝湯，還能呼吸。

這些人能夠活到現在，就靠這每天一勺牛肉湯。

他們整個人都緊緊的被關在一尊釘得死死的佛像裡，連一根小指都不能動，每天只靠一勺牛肉湯維持活命。這麼樣的日子，他們竟過了三四十天，想到他們受的這種罪，陸小鳳再也忍耐不得，忽然跳起來衝過去，閃電般出手。

他實在很想將牛肉湯也關在佛像裡去，讓她也受這種罪。

牛肉湯沒有回頭，也沒有閃避，突聽「嗤」的一響，風聲破空，一根帶著魚鉤的釣絲從外面飛進來，閃閃發光的魚鉤飛向他的眼睛，好像想把他的眼珠子一下鉤出來。

幸好陸小鳳此刻並不在水裡，幸好他的手已經能夠動。

他忽然回身，伸出兩根手指一夾，就夾住了魚鉤。

牛肉湯冷冷道：「這兩根手指果然有點門道，我也賞你一勺牛肉湯吧！」

一柄長匙忽然已到了陸小鳳嘴前，直打他唇上鼻下的「迎香穴」，匙中的牛肉湯已先激起，潑向陸小鳳的臉。

這一著她輕描淡寫的使出來，其實卻毒辣得很，不但湯匙打穴，匙中的湯汁也變成一種極厲害的暗器，陸小鳳要想避開已很難。

何況他雖然挾住了魚鉤，卻沒有挾住賀尚書的手，眼前人影一閃，賀尚書已撒開釣竿，輕飄飄地掠了過來。

那賀尚書的輕功身法如鬼魅，出手卻奇重，一掌拍向陸小鳳的肩頭，他用的竟是密宗大手印的功夫。

陸小鳳兩方受敵，眼見就要遭殃，誰知他忽然張口一吸，將濺起的牛肉湯吸進嘴裡，一下子咬住了湯匙。

賀尚書一掌拍下，突見一樣閃閃發光的東西劃向脈門，竟是他自己剛才用來鉤陸小鳳眼珠子的魚鉤。

這一著連消帶打，機靈灑脫，除了陸小鳳外，真還沒有別人能使得出來。

可惜他的牙齒只不過咬住了湯匙，並沒有咬著牛肉湯的手。

她一隻蘭花般的纖纖玉手，已經向陸小鳳左耳拂了過去。

如意蘭花手分筋錯脈，不但陰勁狠毒，手法的變化更詭秘飄忽。

陸小鳳一擰腰，她的手忽然已到了他腦後的「玉枕穴」上。

「玉枕穴」本是人身最重要的死穴要害，就算被普通人一拳打中，也是受不了的，陸小鳳暗中歎了一口氣，勁力貫注雙臂，已準備使出只有在準備和人同歸於盡時才用得上的致命殺手。

誰知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瞬息之間，牛肉湯忽然一聲驚呼，整個人都飛了出去，撞上石壁，賀尚書的人竟飛出門外，過了半晌，才聽見砰的一響，顯然也撞在石壁上，撞得更重。

陸小鳳面前已換了一個人，笑容親切慈祥，赫然竟是那小老頭。

剛才他用的究竟是什麼手法，竟在一瞬間就將賀尚書和牛肉湯這樣的高手摔了出去，竟連陸小鳳這樣好眼力都沒有看清楚。

直到現在他才知道，這小老頭竟是他平生未遇的高手。

牛肉湯已站直了，顯得驚訝而憤怒。

小老頭微笑著，柔聲問道：「你跌疼了沒有？」

牛肉湯搖搖頭。

小老頭道：「那麼你一定也像賀尚書一樣，喝得太醉了，否則怎麼會忘記我說的話。」

他的聲音更溫柔，牛肉湯目中卻忽然露出了恐懼之色。

小老頭道：「喝醉了的人，本該躺在床上睡覺的，你也該去睡了。」

牛肉湯立刻垂著頭走出去，走過陸小鳳面前時，忽然笑了笑，笑得很甜。

無論誰看見她這種笑容，都絕對想不到她就是剛才一心要將陸小鳳置之於死地的人。

陸小鳳也想不到。

看著她走出去，小老頭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她的外號是什麼？」

陸小鳳不知道。她的外號當然不叫牛肉湯。

小老頭道：「她叫蜜蜂！」

陸小鳳道：「蜜蜂？」

小老頭道：「就是那種和雄蜂交配過後，就要將情人吞到肚裡去的蜜蜂。」

陸小鳳的臉紅了。

小老頭卻還是笑得很愉快，道：「我也知道一個做父親的人，本不該用這種話來批評女兒的，可是我一定要讓你知道，她為什麼一定要殺你。」

他拍了拍陸小鳳的肩道：「現在你當然已明白這並不是我的意思。」

陸小鳳拭探著問道：「就因為這不是你的意思，所以我才能活到現在？」

小老頭並不否認，微笑道：「殺人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如果要殺得很技巧，那就很不容易了。」

他的手輕按石壁，立刻又出現了一道門，裡面的密室佈置得精雅而優美。

他帶著陸小鳳走進去，從壁櫃中取出個水晶酒樽，悠然道：「葡萄美酒夜光杯，這是我特地叫人從波斯帶來的葡萄酒，你喝一點。」

他又拿出平底的方樽，裡面裝著一種暗黑的醬，微笑道：「這是蝶鯊的卵，在崑崙以北，有很多人都稱之為『卡維亞』，意思就是用魚子做成的醬，用來佐酒，風味絕佳。」

陸小鳳忍不住嘗了一點，只覺得腥鹹滿口，並沒有什麼好吃的地方。

小老頭道：「蝶鯊就是顰，盛產於千萬年前，近來卻已絕跡，毛詩義疏中曾說起：『大者王鮪，小者末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顰之魚。』本草綱目和呂氏春秋上也有關此魚的記載，你再嘗嘗就知道它的異味了。」

看來這小老頭不但飲食極講究精美，而且還是個飽讀詩書的風雅之士。

陸小鳳忍不住又嘗了一點，果然覺得在鹹腥之外，另有種無法形容的風味，鮮美絕倫。

小老頭道：「這還是我自己上次到扶桑去時帶回來的，剩下的已不多，看來我不久又必有扶桑之行了。」

陸小鳳道：「你常到那裡去？」

小老頭點點道：「現在扶桑國中是豐臣秀吉當政，此人一代梟雄，野心極大，對我國和朝鮮都久有染指之意。」他笑得更愉快，又道：「外面的那批珠寶，本是朝中一位要人特地去送給他的，卻被我半途接收了過來。」

陸小鳳道：「老狐狸那條船是你弄翻的嗎？」

小老頭正色道：「我怎會做那種粗魯事！我只不過湊巧知道那時海上會有風暴而已。」

海上的風暴，本就可以預測，這小老頭對於天文氣象之學，顯然也極有研究。

陸小鳳越來越覺得這個人實在是不世奇才，武功文才都深不可測，忍不住又試探著問道：「所以你就故意延阻老狐狸裝貨的速度，好讓他的船恰巧能遇上那場風暴？」

小老頭道：「只可惜我還是算錯了半天，所以不得不想法子叫他再回去裝一次水。」

老狐狸船上的船夫，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怎麼會將食水那麼重要的東西忘記裝載？

陸小鳳到現在才明白其中蹊蹺。

小老頭道：「最難的一點是，要恰巧讓那條船在一股新生的暖流中遇難。」

陸小鳳道：「為什麼？」

小老頭道：「因為這股暖流是流向本島的，風暴之後，就會將覆船中的貨物載到這裡來，根本用不著我們動手。」他微笑著，又道：「也就因為這股暖流，所以你才會到這裡來。」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要費這麼多事？自己劫船豈非反而方便些？」

小老頭淡淡道：「因為我不是強盜。劫船越貨，乃市井匹夫所為，我還不屑去做。」

陸小鳳歎了口氣，這件本來彷彿絕對無法解釋的事，現在他總算明白了一半。

岳洋當然也是他的門下；早已知道那條船會遇險，所以再三攔阻他，不讓他乘坐那條船，甚至不惜將他打下船去。

小老頭又笑道：「這批珠寶若是運到扶桑，我國中土必將有一場大亂，我雖然久居海外，可是心存故國，做這件事，倒也並不是完全為了自己。」

陸小鳳道：「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要勾結豐臣秀吉的朝中要員是誰？」

小老頭淺淺的啜了口酒，又嘗了點蝶鯊的卵子，才緩緩道：「在我們這行業中，有四個字是絕不可忘記！」

陸小鳳道：「哪四個字？」

小老頭道：「守口如瓶。」

陸小鳳終於問出句他一直想問的話：「你做的是哪一行？」

小老頭道：「殺人！」

他說得輕鬆平淡，陸小鳳雖然已隱約猜出，卻還是不免吃了一驚。

小老頭道：「這本是世上第二古老的行業，卻遠比最古老的那一種更刺激，更多姿多采，更令人興奮！」他笑了笑，又道：「這一行的收入當然也比較好些。」

陸小鳳道：「最古老的是哪一行？」

小老頭道：「賣淫。」他微笑著又道：「自從遠古以來，女人就學會了賣淫，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賣淫，可是殺人的方法卻只有一種。」

陸小鳳道：「只有一種？」

小老頭道：「絕對只有一種。」

陸小鳳道：「哪一種？」

小老頭道：「絕對安全的一種。」他又補充著道：「殺人之後，不但絕對能全身而退，而且要絕對不留痕跡，所以殺人工具雖多，正確的方法卻絕對只有一種。」

他一連用了三次「絕對」來強調這件事的精確，然後才接道：「這不但需要極大的技巧，還得要有極精密的計劃、極大的智慧和耐心，所以近年來夠資格加入這行業的人已越來越少了。」

陸小鳳道：「要怎麼樣才算夠資格？」

小老頭道：「第一要身世清白。」

陸小鳳道：「殺人的人，為什麼要身世清白？」

小老頭道：「因為他只要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了一點不良的記載，出手的前後，就可能有人懷疑到他。萬一他的行動被人查出來，我們就難免受到牽累。」

陸小鳳歎了一口氣，道：「有道理。」

直到現在他才知道，原來只有身世清白的人才夠資格殺人。

小老頭道：「第二當然要有智慧和耐心，第三要能刻苦耐勞，忍辱負重，喜歡出風頭的人，是萬萬不能做這一行的。」

陸小鳳道：「所以做這一行的人，都一定是無名的人。」

小老頭道：「不但是無名的人，而且還得是隱形的人。」

陸小鳳動容道：「隱形的人，人怎麼能隱形？」

小老頭道：「隱形的法子有很多種，並不是妖術。」

陸小鳳道：「我不懂。」

小老頭舉起酒杯，道：「你看不看得見這杯中是什麼？」

陸小鳳道：「是一杯酒。」

他當然看得見這是一杯酒。

小老頭道：「你若已看不見，這杯酒豈非就已隱形了？」

陸小鳳思索著，這道理他彷彿已有些明白，卻又不完全明白。

小老頭道：「泡沫沒入大海，杯酒傾入酒樽，就等於已隱形了，因為別人已看不到它，更找不出它，有些人也一樣。」他微笑著道：「這些人只要一到人海裡，就好像一粒米混入了一石米中，無論誰要想把他找出來，都困難得很，他不是也已等於隱形了？」

陸小鳳吐出口氣，苦笑道：「平時你就算在我面前走來走去，我也絕不會看出你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小老頭撫掌道：「正是這道理，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明白的。」

陸小鳳道：「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法子。」

小老頭道：「哦？」

陸小鳳道：「如果你有另外一種身份，譬如說，如果你就是江南大俠，那麼你也等於隱形了，因為別人只看見你是大俠的身份，卻看不見你是殺人的刺客。」

小老頭道：「舉一反三，孺子果然可教！」他接著又道：「可是一個人就算完全具備這些條件，也還不夠。」

陸小鳳道：「還得要什麼條件？」

小老頭道：「要做這一行，還得要有一種野獸般的奇異本能，要反應奇快，真正的危險還沒有來到，他已經有了準備，所以我看中一個人之後，還得考驗他是不是有這種本事？」

陸小鳳道：「怎麼考驗？」

小老頭道：「一個人只有在生死關頭中，才能將潛力完全發揮，所以我一定要讓他遭受到各式各樣的危險。」

陸小鳳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還要叫各式各樣的人去暗算他？」

小老頭道：「不錯。」

陸小鳳終於明白了，道：「去暗算岳洋那些人，就是你派去考驗他的？」

小老頭道：「是的。」

陸小鳳道：「他若經不起考驗，豈非就要死在那些人手裡？」

小老頭淡淡道：「他若經不起那些考驗，以後行動時還是要死，倒不如早些死了，也免得連累別人。」

陸小鳳道：「那個獨眼的老漁翁，和那個馬臉的人都是你門下？」

小老頭道：「他們不過是核桃外面的殼，果子外面的皮，永遠也無法接觸到核心的。」

陸小鳳道：「你女兒殺了他們，只因為他們已在我面前洩漏了身份？」

小老頭歎了口氣，道：「小女是個天才，唯一的毛病就是太喜歡殺人。」

陸小鳳道：「賀尚書呢？」

小老頭道：「我說過，她是個天才，尤其是對付男人。」

陸小鳳終於明白，賀尚書要殺他，只不過為了討好牛肉湯。

小老頭苦笑道：「只不過這種才能純粹是天生的，有些地方她並不像我。」

陸小鳳道：「但她的『如意蘭花手』卻絕不會是天生的。」

如意蘭花手和化骨綿掌一樣，都是久已絕傳的武功秘技，近來江湖中非但沒有人能使用，連看都沒有人看見過。

小老頭又啜了一口酒，悠然道：「她練武的資質不錯，只不過身子太弱了些，所以我只教了她這一兩種功夫。」

陸小鳳動容道：「如意蘭花手是你教給她的？」

小老頭微笑道：「這種功夫並不難，有些人雖然永遠也練不成，可是只要懂得訣竅，再加上一點聰明和耐性，最多五年就可以練成了。」

陸小鳳失聲道：「只要五年就練得成？」

小老頭道：「昔年和化骨仙人齊名的如意仙子練這功夫時，只花了三年工夫，小女好逸惡勞，也只練了五年。」

如意仙子本是武林中不世的才女，無論哪一門哪一派的武功，只要被她看過兩遍，她就能使得上手，但是她的女兒練這如意蘭花手，卻整整練了三十年，最後竟心力交瘁，嘔血而死。

牛肉湯只練了五年就練成了，已經可算是奇蹟。

陸小鳳忍不住問道：「你自己練這種功夫時，練了多久？」

小老頭道：「我比較快一點。」

陸小鳳道：「快多少？」

小老頭遲疑著，彷彿不願意說出來，怎奈陸小鳳卻是不死心，偏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他只有笑了笑，道：「我只練了三個月。」

陸小鳳傻了。

小老頭道：「化骨綿掌就難得多了，我也練了一年多才小有所成，指刀和混元氣功力也不容易，至於那些以招式變化取勝的武功，就完全都是孩子們玩的把戲了。」

他輕描淡寫的說出來，陸小鳳已聽得目瞪口呆。

一個人若真的能精通這些武功，簡直是奇蹟中的奇蹟，簡直是令人不可思議。

陸小鳳又忍不住道：「你自己說的這些武功，你自己全都已練成了？」

小老頭道：「也說不上成不成，只不過略知一二而已。」

陸小鳳道：「賀尚書和小鬍子他們的功夫，都是你教出來的？」

小老頭道：「他們只不過略略得到一點皮毛，更算不了什麼。」

陸小鳳歎了口氣，苦笑道：「他們的功夫我見過，無論哪一個在江湖中都已是絕頂高手，若是連他們也算不了什麼，江湖中那些成名的英雄豈非都變成了廢物？」

小老頭淡淡的道：「那些人本來就是廢物了。」

這句話若是從別人嘴裡說出來，陸小鳳一定會以為他是個自大的瘋子，可是從這小老頭嘴裡說出來，陸小鳳只有閉著嘴。

小老頭又替他斟了杯酒，道：「我知道你成名極早，現在更是已名滿天下，有句話我一直想問你。」

陸小鳳道：「我有問必答。」

小老頭道：「在你看來，一個人若是只想成名，是不是很困難？」

陸小鳳想也不想，立刻道：「不難。」

小老頭道：「一個像你我這樣的人，若是想永遠無名呢？」

陸小鳳道：「那就很難了。」

名聲有時就像疾病一樣，它要來的時候，誰也抵不住的。

小老頭笑了笑，道：「你是個聰明人，所以你才會這樣說，求名的確不難，我若有此意，十六歲之前就可以名動天下。」

陸小鳳只有聽著他道：「現在你當然也已明白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事。」

陸小鳳深深吸了口氣，道：「你想要我加入你這一行？」

小老頭道：「你的名氣，正好做你的掩護，正如你所說，別人只看得見你是陸小鳳，就看不見你殺人了。」他不讓陸小鳳開口，又道：「我要殺的人，都必定有他的取死之道，絕不會讓你覺得問心有愧，你的才能和智慧，都遠在岳洋之上，我正好需要你這樣的人，可是我絕不願勉強你。」

陸小鳳吐出口氣，道：「我是不是還有選擇的餘地？」

小老頭道：「你當然可以選擇，而且還不妨多考慮考慮，想通了之後再答覆我。」他微笑著，又道：「現在你已是個很有錢的人，在這裡一定可以過得很愉快，我可以保證，從此之後，絕不會有人再麻煩你。」

陸小鳳道：「隨便我考慮多久都行？」

小老頭道：「當然隨便你，我絕不限制你的時間，也不限制你的行動，你無論要幹什麼，無論到哪裡去都行。」他站起來，忽又笑道：「只不過我還要提醒你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小老頭道：「小心蜜蜂。」

## 第八回 美人青睞

六月初八，夜。

十二連環塢總舵的大廳裡燈火輝煌，大廳外卻警衛森嚴。

經過五月端陽的那次事之後，這裡的警衛和暗卡都已增加了一倍，尤其是今天，分頭去查訪的三批人都已回來，正集中在大廳裡，分別報告他們查訪的結果。

第一個站起來的是熊天健。

他率領第一批人再回到太行山下那小鎮去，經過了三十三天的明查暗訪，得到的結果是：

「鏢師們投宿的那客棧叫悅來，因為地方偏僻，土地不值錢，所以客棧建造得很寬闊，一共有三十九間客房。」

「我們已將三十九間客房內每一寸的地方都仔細搜查過，並沒有血跡，也沒有兵刃暗器留下來的痕跡，可以說完全沒有可疑之處。」

「當地一共有一百七十八戶人家，大多是土生土長的，每一家我們都去問過，出事前後幾天，附近都沒有看見過可疑的人。」

「唯一可疑的地方是，出事前的那天早上，有一批木匠到過那裡，帶著幾大車木材，據說是為了要做佛像和木魚用的。」

可是這些人在當天晚上就已走了，我們根據這條線索追下去，發現他們原來都是太平王府的木匠，也完全沒有可疑之處。

所以這次查訪的結果，還是完全沒有結果。

由葉星士率領的第二批人也一樣，江湖中所有善於使刀的名家，在端陽正午前那兩個時辰中，都沒有到過十二連環塢附近五百里的地面之內，而且，每個人都有人證。

王毅率領的第三批人總算比較有些收穫，可是距離三千五百萬兩的目標仍很遠。

所以大家的希望都寄託在鷹眼老七身上，現在距離世子的限期已只有七天。

鷹眼老七的回答卻更令人洩氣：「陸小鳳已出海遠行，只怕永遠不會回來了。」

他離開臥雲樓之後，就立刻趕到沿海一帶的港口去查問。

他居然找到了狐狸窩。

可是這個遠近馳名的風月地，在他去的那一天，卻是冷冷清清的。

因為他們老闆的那條船沉沒的消息已經傳來，據說船上的人已全部遇難，連一個活口都沒有。

鷹眼老七卻還不死心，又問：「你們有沒有看見過一個長著四條眉毛的人？」

他們看見過，而且記得。

鬍子長得和眉毛一樣的人並不多，陸小鳳一向是很容易就會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那個人也在我們老闆的那條船上。」

「就是遇難沉沒的那條船？」

「是的。」

三批人得到的結果，竟同樣都是完全沒有結果。

那一百零三個精明幹練的鏢客，價值三千五百萬兩的鏢銀，也正如石沉大海，無影無蹤。

七天的限期霎眼就過，大家面面相覷，也不知應該怎麼辦。

鷹眼老七忽然道：「我們有個法子。」

大家立刻問：「什麼法子？」

鷹眼老七站起來，看著大廳外的石柱，緩緩道：「大家都在這裡一頭撞死。」

陸小鳳從小老頭的密室中出來時，正是六月初八的清晨。

天氣晴朗，陽光燦爛，海風雖然被四面山峰所阻，氣候還是涼爽怡人。

他並不是從原來那條路出來的。

所以並沒有經過那堆滿木魚的地方，也不必再鑽水池。

這條地道的出口處，就在那九曲橋下的荷塘附近，他出來之後，才想起剛才忘記問小老頭一件事：「假如我要睡覺，應該到哪裡去睡？」

小老頭顯然認為這種事他一定可以解決的，所以也沒有提，卻不知睡覺正如吃飯一樣，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現在陸小鳳只希望能找到岳洋。

岳洋就算不會找地方給他睡覺，至少也會帶他回到那小茅棚去。

金窩銀窩，也不如自己的狗窩，何況那裡還有個笑口常開的老朋友等著他。

想到這個老朋友，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老朋友那大肚子裡，是不是也有個人？這個人沒有牛肉湯喝，是不是已經死了？」

想到這一點，陸小鳳更想趕快回去。

他居然在想家了，這連他自己也覺得滑稽。

只可惜他找不到岳洋，卻看見了沙曼。

百花盛開，在陽光下看來更艷麗了，沙曼就站在花叢中，穿著件輕輕飄飄的袍，臉上不著脂粉，百花在她身邊卻已都失去了顏色。

她就這麼樣隨隨便便的站在那裡，既沒有動，也沒有開口。

陸小鳳卻情不自禁走了過去。

她忽然轉身走了，陸小鳳也不由自主跟著她走，走過一條鋪滿朱石的花徑，前面一叢月季花掩映中有棟小小的屋子。

她推開門走了進去，這棟小屋無疑就是住的地方。

陸小鳳忽然想到了幽靈山莊。

看起來，這裡的確有很多地方都和幽靈山莊相像，可是實質上卻完全不同，陸小鳳的遭遇也不一樣。

到幽靈山莊去，他心裡早已有了準備，早已知道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幽靈山莊中的人，都是死過一次，再隱姓埋名的。

這裡的人根本就是無名的人。

老刀把子雖然是個了不起的角色，這小老頭卻更是個不世的奇人，驚才絕艷，深不可測，老刀把子跟他比起來，只不過是海洋旁的一條小溪而已。

小屋的門還開著，屋裡寂無人聲。

陸小鳳終於還是忍不住走了進去，沙曼就在門後，掩起了門，擁抱住他。

她的嘴唇灼熱，身子火燙。

陸小鳳醒來時，已近黃昏。

她正站在窗口，背著他，纖細的腰肢伸展為豐盈的臀部，雙腿修長筆直。

陸小鳳幾乎看得癡了。

這又像是一場夢，荒唐而甜蜜，他永遠想不到她為什麼會這樣對他。

他想坐起來，走去再次擁抱她，可是四肢疲軟無力，連動都懶得動。

她沒有回頭，卻已知道他醒來，忽然問了句很奇怪的話：「你殺了飛天玉虎？」

此時此刻，無論誰也想不到她會忽然問起這句話。

飛天玉虎狡猾殘酷，在銀鉤賭坊那役中，陸小鳳幾乎死在他手裡。

陸小鳳也想不到她會提起這個人，忍不住問道：「你認得他？」

沙曼還是沒有回頭，可是肩頭顫抖，心情彷彿很激動。

過了很久，她才緩緩道：「他的真名叫江玉飛，我本來叫江沙曼。」

陸小鳳吃了一驚，道：「你們是兄妹嗎？」

沙曼應道：「是的。」

陸小鳳的心沉了下去，忽然明白她為什麼會這樣對他了。

原來她是為了要替兄長復仇。

可是她沒有把握能對付陸小鳳，她只有用女人最原始的一種武器。

這種武器一向很有效。

現在他四肢疲軟，想必已在銷魂的睡夢中遭了她的毒手。

陸小鳳只有在心裡安慰自己：「我能夠活到現在，已經是運氣，能夠死在這樣的女人手裡，也算是運氣，我還有什麼好埋怨的？」

一個人只要能想得開，這世上本就沒有什麼值得苦惱埋怨的事。

陸小鳳忽然笑了笑，道：「我雖然沒有親手殺死他，他卻是因我而死的，假如我有第二次機會，說不定會親手殺了他。」

沙曼又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我曾經不止一次發過誓，無論誰殺了他，我都要將自己的身體作為酬謝，我已沒有什麼別的法子能表達我的感激。」

她的聲音裡充滿了悲哀和怨恨。

陸小鳳又吃了一驚：「為什麼？」

沙曼的身子在顫抖，道：「他雖然是我的哥哥，卻害了我一生。」

陸小鳳沒有再追問下去。

他瞭解這種情形，像飛天玉虎那樣的人，無論多卑鄙可恥的事，都能做得出的。

沙曼仍然沒有回頭，又道：「我答應過自己的事，現在我做到了，你也可以走了。」

陸小鳳道：「我不走。」

沙曼忽然轉身，蒼白的臉上淚痕未乾，美麗的眼睛卻已因憤怒而變得利如刀鋒，冷冷道：「你還要什麼？難道還要一次？」

這句話也說得利如刀鋒。

陸小鳳知道自己現在若是走了，以後再相見一定相逢如陌路，若是再去擁抱她，她縱然不會拒絕自己，以後只怕連見面的機會都沒有。

若是既不走也不去擁抱她，卻又怎麼能在這裡呆得下去？

他又傻了，真的傻了。

沙曼看著他，目光漸漸溫柔。

他若真的是傳說中那樣的薄倖登徒子，現在就算不走，也未必不會乘機再擁抱她一次。

反正他已得到她，為什麼還要再留以後相見的機會？

她看得到他心裡多情軟弱的一面，但是她一定要讓他走。

外面忽然有人在高呼：「九少爺回來了，九少爺回來了。」

沙曼的臉上立刻起了種奇怪的變化，就像是個做錯了事的孩子忽然被父母抓住。

陸小鳳卻笑了笑，道：「你不妨先走，我很快就會走的，今天的事，我一定也很快就會忘記。」

他在笑，只不過無論誰都應該看得出，他的笑是多麼勉強。

沙曼沒有走，反而坐了下來，坐在他的床頭。

陸小鳳道：「你一定要我先走？」

沙曼道：「你可以不必走。」

陸小鳳道：「你－－」

沙曼臉上的表情更奇怪，道：「我做的事並不怕別人知道，你隨便在這裡待多久都沒關係。」

陸小鳳看著她，輕輕握了握她的手，人卻已下了床，披上了衣服，忽又笑道：「我有樣東西送給你，不知道你肯不肯要？」

沙曼道：「你要送的是什麼？」

陸小鳳道：「我的夜壺刀。」

沙曼又在看著他，美麗的眼睛中有了笑意，終於真的笑了。

陸小鳳從沒有看過她笑。

她的笑容就像是冰河解凍，春回大地，新生的花蕾在陽光下開放。

陸小鳳也笑了，兩個人同時在笑，也不知笑了多久，忽然間，兩滴晶瑩的淚珠從她眼睛裡流了下來，流過她蒼白美麗的面頰。

她忽然也站了起來，用力拉住陸小鳳的手，輕輕道：「你不要走。」

陸小鳳的聲音已嘶啞，道：「為什麼？」

沙曼道：「因為我－－我不要你走。」

她又擁抱住他。

她的嘴唇冰冷，卻柔軟芬芳甜蜜如花蕾。

這一次他們已沒有火焰般的慾望，卻有一股柔情，溫柔如水。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位智者說過句令人永遠難忘的話。

這位智者說：友情是累積的，愛情卻是突然的，友情必定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愛情卻往往在一瞬間發生。

這一瞬間是多麼輝煌，多麼榮耀，多麼美麗。

這一瞬間已是永恆。

風在窗外輕輕的吹，暮色已降臨大地。

仲夏日的黃昏，又明亮，又朦朧，又濃烈－－

多麼奇妙的人生，多麼奇妙的感情。

也不知是門沒有閂，還是窗沒有掩，一個人輕雲般飄進來，又輕雲般飄出去。

他們卻沒有看見他，也沒有發覺到已有人來了又去了。

可是他們卻看到了他留下的一朵花。

一朵冰花。

現在正是仲夏，這朵花卻是用冰雕成的，透明的花瓣還沒有開始溶化。

要在多麼遙遠的地方才有窖藏的冬冰？

要費多麼大的苦心才能將這朵冰花完完整整的運到這裡來？

雖然是一朵小小的冰花，可是它的價值有誰能估計？

又有誰知道其中含蘊著多少柔情？多少愛心？

除了那神龍般的九公子外，還有誰能做得出這種事來？

他知道她從來不看重身外之物。

他知道她怕熱，在這南海中的島嶼上，卻終年看不見冰雪。

所以他特地將這朵冰花帶回來，親自來送給他心愛的人。

可是他來的時候，她卻在別人的懷抱裡，他只留下朵冰花，悄悄的走了。

## 第九回 慘遭暗算

陸小鳳看著這朵冰花，心裡忽然有種說不出的酸楚，卻不知是為了這孤高而又多情的人？還是為了自己？

他沒有去看她臉上的表情。

他不敢去看。

可是他卻忍不住問道：「是他？」

沙曼慢慢地點了點頭，蒼白的臉上竟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陸小鳳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沙曼淡淡道：「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說別人的事？你為什麼不說你自己？」

她替陸小鳳扣起了衣襟的鈕子，嫣然一笑，道：「後面有個小小的廚房，我去燒點菜給你吃，櫃子裡還有點酒，我可以陪你喝兩杯。」

陸小鳳看著她，不但看見了她的美，也看見了她對他的感情。

他自己的心彷彿已因太多的情感而爆裂，他忍不住又要去擁抱她。

外面卻忽然響起了敲門的聲音，有人輕輕地說道：「我是小玉，九少爺特地叫我來請曼姑娘去吃飯。」

沙曼臉上的笑容立刻不見了，冷冷道：「我不去，我沒空。」

小玉還不肯走，還在門外哀求：「曼姑娘不去，九少爺會罵我的。」

沙曼忽然衝過去拉開門，道：「你沒有看見我這裡有客人？」

小玉抬起頭，吃驚地看著陸小鳳，囁嚅著道：「我－－我－－」

沙曼沉著臉，道：「你應該看得見的，其實他自己也看見了，他若真的要請我吃飯，剛才為什麼不自己告訴我？」

小玉不敢說話，垂著頭，悄悄地走了，臨走時又忍不住偷偷看了陸小鳳一眼，顯得又驚訝，又好奇，好像從來也想不到會在曼姑娘的屋裡看見別的男人。

可是沙曼做事，卻真的不怕別人看見，也不怕別人知道的。

如果沙曼決心要做一件事，別人的想法和看法，她根本不在乎。

門掩上，她忽然轉身問陸小鳳：「你能不能在這裡等等我，我出去一次，很快就會回來的。」

陸小鳳點點頭。

－－她本該去的，他們畢竟是多年的感情，何況他又剛從遠方回來。

沙曼看得出他的心意，又道：「我並不是去吃飯，可是有些話我一定要對他說。」

她很快的穿好衣服，拿起那朵已將溶化的冰花，走出房門，又回頭向陸小鳳道：「你一定要在這裡等著。」

陸小鳳在櫃子中找到了酒，一個人坐下來，卻連酒都喝不下去。

他只覺得這精雅的屋子，忽然已變得說不出的空虛寂寞，使得他忍不住要問自己。

「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這樣做是不是在害人害己？」

小老頭雖然說什麼事都讓自己決定，其實他的命運已完全被別人操縱在手裡，現在他連保護自己的力量都沒有，又怎麼能保護她？

但是現在他一定已讓她陷入困境，那位九公子在這裡一定有操縱別人命運的權力。

他想走，又不忍走，站起來，又坐下，剛倒了杯酒想喝，突聽一個人帶著笑道：「一個人喝酒多沒意思？為什麼不替我也倒一杯？」

他雖然已很久沒有聽見過她笑了，她的笑聲他還是聽得出的。

牛肉湯已銀鈴般嬌笑著走進來，笑容煥發，她笑的時候實在比不笑時迷人得多。

陸小鳳卻只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淡淡道：「你幾時又變得認識我了？」

牛肉湯道：「你就算燒成灰，我也認得你的，只不過有別人在的時候，我怎麼好意思跟你太親熱呢？」

她搶過陸小鳳手裡的酒杯，一下子就坐到了他大腿上，柔聲道：「可是現在我們就可以親熱了，隨便你怎麼親熱都行。」

陸小鳳道：「你的九哥已回來，你為什麼不陪他喝酒去？」

牛肉湯又笑了：「你在吃醋？你知不知道他是我的什麼人？他是我嫡親的哥哥。」

陸小鳳顯然也有點意外，忍不住問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這句話他已問過老實和尚，也問過沙曼，他們都沒有說。

牛肉湯輕歎了口氣，道：「其實我也說不出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道：「為什麼？」

牛肉湯道：「因為他這個人實在太複雜，太奇怪，可是連我那寶貝的爸爸都說他是個了不起的天才。」

提起了這個人，她眼睛裡立刻發出了光，又道：「他有時看來很笨，常常會迷路，甚至連方向都分不清，你若問他一百個人中若是死了十七個還剩幾個？他說不定會去找一百個人來，殺掉十七個，再將剩下來的人數一遍，才能回答得出。」

她接著道：「可是無論多難練的武功，他全都一學就會，無論警衛多森嚴的地方，他都可以來去自如，你心裡想的事，還沒有說出來他就已經知道，假如你要他去殺一個人，不管那個人躲在什麼地方，不管有多少人在保護，他都絕不會失手。」

陸小鳳道：「絕不會？」

牛肉湯笑了笑，道：「也許你不相信，老實和尚卻一定知道。」

陸小鳳道：「他們交過手？」

牛肉湯道：「像老實和尚那樣的武功，在他手下根本走不出三招。」

陸小鳳不說話了。

他知道這並不完全是吹牛，老實和尚從箱子出來的情況，他是親眼看見的。

牛肉湯道：「他不賭錢，不喝酒，男人們喜歡的事他不喜歡。」

陸小鳳冷冷道：「除了殺人外，他還幹什麼？」

牛肉湯道：「沒事的時候，他就一個人坐在海邊發呆，有時兩三天都不說一句話，有時他在海邊坐了三天，非但沒吃過一點東西，連一滴水都沒有喝。」

陸小鳳道：「也許他偷偷吃了幾條魚，只不過你們沒看見而已。」

牛肉湯道：「也許你不會相信，可是他的忍耐力的確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他可以在海底待一天一夜不出來。」

陸小鳳道：「難道他是魚，可以在水裡呼吸？」

牛肉湯道：「他簡直好像可以不必呼吸一樣，有次老頭子也不知道為什麼生了氣，把他釘在棺材裡，埋在地下埋了四五天，後來別人忍不住偷偷的把棺材挖出來，打開棺材蓋一看。」

她看著陸小鳳道：「你猜他怎麼樣？」

陸小鳳板著臉道：「他已經變成了殭屍，也許他一直都是個殭屍。」

牛肉湯笑道：「他居然站起來拍拍衣裳就走了，連一點事都沒有。」

陸小鳳嘴裡雖然說得尖酸刻薄，其實心裡也不禁對這個人佩服得很。

他也知道這並不是神話，一個人若是將天竺瑜珈術練好了，本來就可以做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他自己就親眼看見過一個天竺的苦行僧被人裝進鐵箱，沉入海底，三天之後居然自己從鐵箱裡活生生的走了出來。

牛肉湯道：「他雖然又古怪，又孤僻，可是每個人都很喜歡他，因為他常常會為別人做很多事，自己卻一無所求，對於錢財，他更沒有看在眼裡，你只要向他開口，只要他有，不管你要多少他都拿給你。」

她又道：「女孩子便沒法子不為他著迷，只可惜除了我那位未來嫂子外，他從來也沒有將別的女人看在眼裡。」

陸小鳳道：「你未來的嫂子是誰？」

牛肉湯道：「就是剛才跟你抱在一起的那個女人。」

陸小鳳怔住，過了很久，才忍不住問道：「他們已訂了親嗎？」

牛肉湯點點頭，道：「你猜我哥哥是從什麼地方把她救出來的？」

陸小鳳不願猜。

牛肉湯道：「從一家見不得人的妓院。」

她輕輕歎了口氣，又道：「那時她剛被她自己的哥哥賣到那家妓院裡，若不是我哥哥，現在她不知已被糟蹋成什麼樣子了。」

陸小鳳只覺胃在收縮，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牛肉湯道：「我哥哥這樣對她，她至少也應該表示點感激才對，誰知她反而總是給氣讓我哥哥受，像我哥哥那樣的男人，竟然會喜歡這麼樣一個女人，你說奇怪不奇怪？」

陸小鳳道：「不奇怪。」

牛肉湯瞪大了眼睛，看著他。

陸小鳳冷冷道：「她本來就是個可愛的女人，她至少不會在背後說人的壞話。」

牛肉湯歎了一口氣，道：「原來你也喜歡她，這就有點麻煩了，我本來以為你一心只想回去的，所以偷偷的替你找了條船。」

陸小鳳叫了起來：「你說什麼？」

牛肉湯淡淡道：「現在你既然喜歡她，當然一定會留在這裡，我又何必再說什麼？」

她慢慢地站起來，居然要走。

陸小鳳一把拉住了她，道：「你－－你真的替我找了條船？」

牛肉湯道：「那也不是多大的一條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

陸小鳳道：「只不過怎麼樣？」

牛肉湯道：「只不過像你這樣的人，就算有二三十個，那條船也能把你們送得回去。」

陸小鳳道：「船在哪裡？」

牛肉湯道：「你既然不想走，又何必問？」

陸小鳳道：「我－－」

牛肉湯道：「你既然喜歡她，又何必走？」

她掙脫陸小鳳的手，冷冷道：「可是我卻要走了，也免得別人回來看見吃醋。」

陸小鳳只覺得滿嘴又酸又苦，看著她已將走出門，忍不住又衝過去拉住她。

牛肉湯板著臉道：「一個大男人，要留就留，要走就走，拉拉扯扯的幹什麼？」

陸小鳳道：「好，我跟你走！」

這句話說完，他抬起頭，就看見沙曼正在門外看著他。

夜色已深了，花影朦朧。

她靜靜地站在花叢中，蒼白的臉彷彿已白得透明，美麗的眼睛裡充滿悲傷。

等到陸小鳳看見她時，她就垂下頭，從他們身旁走過，走進她自己的房子，連看都不再看陸小鳳一眼。

她沒有說話，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陸小鳳能說什麼？

牛肉湯看著他們，道：「你既然要走，為什麼還不走？」

陸小鳳忽然衝過去，拉住沙曼的手，大聲道：「走，我帶你一起走！」

沙曼背對著他，沒有回頭，他卻已能感覺到她的身子又在顫抖，忽然冷冷道：「你走吧，快走，我－－我明天就要成親了，本就不能再見你。」

陸小鳳的手忽然冰冷，過了很久，才慢慢地放開她的手，忽然大笑，道：「這是喜事，恭喜你，只可惜我已喝不到你們的喜酒了。」

他將身上的銀票全都掏出來，放在桌上：「這點小意思，就算我送給你們的賀禮。」

沙曼道：「謝謝你。」

謝謝你！

妙，妙極了。

一個剛剛已願意將一切都交給你的人，現在卻為了你送給她成親的賀禮而謝謝你。

而你送給她的，正好是她平常從來也沒有看在眼裡的。

你說這是不是很妙，妙得簡直可以讓你一頭活活的撞死。

陸小鳳沒有撞死。

他跟牛肉湯來到海邊。

這一次牛肉湯居然沒有騙他。

海邊果然有條船，船上還有六七個船夫。

牛肉湯拉住他的手，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讓你走？」

陸小鳳道：「不知道。」

牛肉湯道：「我本來不想讓你走的，可是現在卻不能不讓你走了。」

陸小鳳道：「我知道。」

牛肉湯道：「你究竟是知道？還是不知道子」

陸小鳳道：「我又知道，又不知道；」

牛肉湯歎了口氣道：「其實我是知道的。」

陸小鳳道：「你知道什麼？」

牛肉湯道：「我知道你心裡一定很難受，可是你若一直待在這裡，總有一天，你一定會死在我九哥手裡。」

陸小鳳道：「我知道。」

牛肉湯道：「回去之後，你就想法子打發點賞錢給船夫，他們都是很可靠的人。」

陸小鳳道：「我知道。」

牛肉湯道：「老頭子若是知道我讓你走了，一定會生氣的，說不定會活埋我，可是－－」

她歎了口氣，又道：「可是我們總算有過一段感情，如果是我殺了你，我倒也甘心，如果是別人殺了你，我就一定會很傷心的。」

陸小鳳道：「我知道。」

牛肉湯笑了：「現在你好像什麼都知道了。」

陸小鳳道：「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他的心已亂了，完全亂了。

他聰明，灑脫，勇敢，堅強，果斷。

他熱愛生命，喜歡冒險。

他並不是別人想像中那種混蛋，可是他有個最大的缺點。

他的心太軟。

－－為什麼性格越堅強的人，心反而會越軟？

為什麼越聰明的人，反而越容易做出笨事來呢？

現在陸小鳳又到了海上。

遼闊壯觀的海洋，總是會讓人忘記一切憂愁煩惱的。

可是陸小鳳並沒有忘記。

現在正是夜最深的時候，幾乎已接近黎明，但是他卻想起了黃昏。

那個令他永遠也忘不了的黃昏。

她為什麼會那樣對他？為什麼先要他走，又不要他走，又讓他走了？

一個人的情感竟真的如此容易變化？

如果真情都如此不可信賴，那麼世上還有什麼可以讓人信賴的事？

能回去，當然是件不可抗拒的誘惑。

回去之後，他又是名滿天下的陸小鳳了。

在那荒島上，他算得了什麼？

回去之後，他立刻會受到很多人的歡迎，不肯為別人開的名酒也會為他而開，別人做不到的事，他都能做到。

可是回去之後，他是不是真的愉快？

這麼多年來，他的榮耀已經太多了，無論誰提起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都會變得又佩服，又羨慕，又妒忌。

他是不是真的快樂，只有自己知道。

一個人若是不能和自己真心喜愛的人在一起，那麼就算將世上所有的榮耀和財富都給了他，等到夜深夢迴，無法成眠的時候，他也同樣會流淚。

即使他眼睛裡沒有流淚，心裡也會流淚。

一個人若是能夠和自己真心喜愛的人在一起，就算住在斗室裡，也勝過廣廈千萬間。

這種情感絕不是那種聰明人能瞭解的。

這種情感你若是說給那些聰明人聽，他一定會笑你是呆子，是混蛋，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女孩子放棄一切？

他們卻不知道，有時一個女孩子就是一個男人的一切。

就算世上所有的珍寶、財富、權力和榮耀，也比不上真心歡悅。

這種情感只有真正有真情真性的人才會瞭解，只要他能瞭解，就算別人辱罵譏笑他，說他是呆子，是混蛋，他也不在乎。

陸小鳳就是這種呆子。

陸小鳳就是這種混蛋。

夜色淒迷，大海茫茫，他卻忽然噗通一聲跳入了海水裡。

不管怎麼樣，他一定要再回去見她一次。就算見了之後他再悄悄的走，他也心甘情願。

就算他已走不了，他也心甘情願。

一個並不笨的人，一個沒有根的浪子，一個沉著而冷靜的俠客，一個揮金如土，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一個已擁有別人夢想不到的財富名聲和權力的成功者，為什麼會做這種事？

因為他是陸小鳳。

他若不這麼做，他就不是陸小鳳。

他就是個死人！

海水冰冷。

他跳下船之後，又游出了很遠，才想起了一件事，一件要命的事。

開船時正夜深，現在已將黎明，船走了至少已有一個多時辰，他若要游回去，就不知道要游多久了，可能要三五個時辰，也可能永遠遊不回去。

若是回頭再去追那條船，可能很快就追上，也可能永遠追不上。

他忽然發現自己竟已被吊在半空中，進也是要命，退也是要命。

就在這時，突聽「轟」的一聲響，他回頭的時候，一股青藍色的火苗正從那條船上冒起來，忽然間就變成漫天火焰。

海水冰冷，他的人卻已變得比海水更冷，然後就只有看著那條船慢慢地沉下去。

如果他還在那條船上，只怕早已被炸成了飛灰，這一次他又死裡逃生。

只可惜現在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現在他就算想再回到那島上，也難如登天，若是想沉入海底，就容易得多了。

以現在的情況看來，他好像遲早都要沉下去的。

他坐過的船也好像遲早都要沉的。

牛肉湯的方法，顯然比她父親粗魯激烈得多。

陸小鳳歎了口氣，忽然又覺得自己有另一個弱點。他總是太容易相信別人，總是將別人看得太善良了些，總不相信這世上有真正不可救藥的惡人，卻忘了一個做父親的當然比任何人都瞭解自己的女兒。

他以為牛肉湯只要把他趕走就已心滿意足，想不到她卻一定要他死。

漫漫長夜已過去，東方已現出一輪紅日，海面金波萬道，綺麗壯觀。

他是不是還能看見明天的太陽？陸小鳳自己也一點把握都沒有。

他盡量放鬆四肢，半沉半浮的隨著海水漂流，只希望海潮能將他送回那島嶼，他從來也沒有夢想到此時還會有船經過這裡。

誰知海面上卻偏偏有條船，正是條他上次落海時，岳洋拋給他的那種救生小艇，小艇上有個人正在用力划槳，顯然也夢想不到海水裡還有活人。

陸小鳳一下子從海水中竄出來，竄上了小艇，這人駭極大呼，就像是忽然看見魔鬼一樣。

他看來還是個孩子，膽子當然不大，青衣垂髫，正是那條船上打雜的小廝。

陸小鳳上船的時候就覺得這小廝行動好像有點鬼祟，樣子好像有點面熟。

只不過那時自己也有點六神無主，根本沒有注意這件事。

這小廝的臉白淨秀氣，看來並不像做慣粗事的人，船沉了之後，他居然還能找到條救生小艇，運氣實在不錯。

這小廝吃驚的看著陸小鳳，連嘴唇都嚇白了，道：「你－－你還沒有死？」

陸小鳳道：「我已經死了，我是來找替死鬼的。」

這小廝半信半疑，心裡還是害怕，道：「你為什麼要找上我？」

陸小鳳道：「因為那條船是你弄沉的。」

這小廝立刻大聲否認，道：「我不是，我什麼事都不知道。」

陸小鳳笑了笑，忽然一把將他抱了過來，拉開了他的衣襟，露出晶瑩白嫩的胸膛，是一雙小小的乳房，這孩子竟是昨天晚上替九少爺去找過沙曼的小玉。

她當然已不是孩子，已到了初解風情的年紀，忽然被一個強壯的男人解開衣服抱在懷裡，全身都軟了，心裡又驚、又怒、又羞、又急，顫聲道：「你－－你－－你想幹什麼？」

陸小鳳悠聲道：「我也不想幹什麼，只不過我一向是個出名的色狼，大家都知道的。」

小玉簡直嚇得快暈過去了，心裡卻偏偏又有種說不出的奇妙滋味，偏偏沒有暈過去。

陸小鳳道：「我最喜歡會說謊的小姑娘，不知道你會不會說謊？」

他故意瞇起眼睛，露出牙齒，做出副大色狼的樣子，好像要一口把她吞下去。

小玉立刻搖頭，道：「我不會說慌，我從來不說謊。」

陸小鳳道：「你真的不說謊？好，我來試試，我問你，船是怎麼會燒起來的？」

小玉看著他的手，他的手並不像很規矩的樣子，他的表情實在叫人心慌。

她終於歎了口氣，道：「船艙底下有桶江南霹靂堂的霹靂子，還有幾桶黑油，只要把霹靂子的引線點著，船就燒起來了。」

陸小鳳道：「引線是誰點著的？」

小玉道：「不是－－」

陸小鳳道：「不是你？」

他的手忽然做了件很可怕的事，小玉身子更軟了，輕輕道：「不是別人。」

陸小鳳好像不太明白，道：「不是別人？難道是你？」

小玉咬著嘴唇，終於點了點頭。

陸小鳳道：「是誰叫你做這種事的，是不是你的九公子？」

小玉道：「不是，是公主。」

陸小鳳道：「她老子又不是皇帝，你們為什麼叫她公主？」

小玉道：「不是『公主』，是『宮主』，皇宮的宮。」

陸小鳳道：「她為什麼叫宮主？」

小玉道：「因為她本來就姓宮，叫宮主。」

陸小鳳笑了，道：「以前我認得一個小老頭，你猜他叫什麼？」

小玉道：「他叫什麼？」

陸小鳳道：「他就叫老頭子，因為他本來就姓老，叫頭子。」

## 第十回 已知將死

小玉笑了，彷彿已忘記了他那雙可怕的手。

陸小鳳卻放開了她，故意板起臉，道：「你果然不會說謊，我不喜歡你。」

小玉看著他，眼珠子轉了轉，忽然道：「你以為我真的怕你喜歡我？」

陸小鳳道：「你不怕？」

小玉搖了搖頭，悠然道：「我告訴你這些事，只不過因為我本來就不會說謊而已。」

陸小鳳大笑。

這時陽光剛升起，照著她蘋果般的臉，也照著她那發育得很好的胸膛。

陸小鳳笑道：「不管你為什麼說了老實話，現在你可以穿好衣裳了。」

小玉眨了眨眼，道：「我反正已被你看過了，為什麼還要穿好衣裳？」

她解開頭上的青巾，讓烏黑柔亮的長髮披散下來，轉身迎著陽光，道：「我這裡從來也沒有曬過太陽，我真想把全身衣服都脫光了曬一曬。」

陽光燦爛，海水湛藍，能夠赤裸著曬曬太陽，的確是件很愉快的事。

陸小鳳卻大聲道：「你千萬不能這麼做！」

小玉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因為我是個色狼。」

小玉嫣然道：「我不怕色狼，難道色狼反而怕我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色狼也不怕，色狼只不過怕他自己會－－」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臉色忽然變了，他忽然發現船底已進了水。

陸小鳳道：「你會不會游水？」

小玉道：「不會。」

陸小鳳道：「這下子真的完了。」

小玉道：「什麼事完了？」

陸小鳳道：「你那位宮主不但要殺我，還要將你也一起殺了滅口。」

小玉淡淡道：「我知道。」

陸小鳳道：「你知道？」

小玉道：「她在這小船底下打了兩個洞，用蠟封住，被海水一泡，蠟就會溶，海水湧進來，這條船就要沉了。」

陸小鳳叫了起來，道：「你既然早就知道，為什麼還要坐這條船？」

小玉道：「因為我早就想嘗嘗被淹死是什麼滋味的。」

陸小鳳傻了。他想不到這看來很聰明伶俐的小姑娘，竟是個糊里糊塗的小混蛋。

小玉道：「我知道你心裡一定在罵我是個小混蛋，其實，你若不遇見我，也一樣是會被淹死的，現在多了個人陪你，有什麼不好？」

陸小鳳苦笑道：「我只不過有點後悔。」

小玉道：「後悔什麼？」

陸小鳳道：「後悔剛才沒有真的喜歡你。」

小玉臉一紅，卻又忍不住吃吃地笑了起來。

陸小鳳瞪眼道：「你笑什麼？」

小玉也不回話，卻從船頭下找出了一大塊黃蠟，然後分成兩半，用手揉軟，將船底的兩個洞塞了起來，喃喃道：「這塊蠟溶開怎麼辦？」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

小玉道：「我知道，這樣的蠟我已準備了十七八塊。」

陸小鳳又驚又喜，道：「原來你不是小混蛋，卻是條小狐狸。」

小玉故意歎了口氣，道：「我雖然很想嘗嘗被淹死的滋味，可是還沒有被人真的喜歡過就糊里糊塗的死了，豈非有點冤枉？」

陸小鳳大笑，道：「你那位宮主看到你活生生的回去了，不知道會不會被嚇死？」

小玉道：「她不會。」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不會？」

小玉道：「因為她每次要我做事，總是想把我也一起殺了滅口，只可惜每次我都沒有死，每次她看到我活著回去，反而好像很高興，因為她知道我以後又可以替她做事了。」

陸小鳳道：「你既然知道她要害你，為什麼還要替她做事？」

小玉歎了口氣，道：「因為我若不做，就真的要死了，死得很快。」

陸小鳳也不禁歎了口氣，跟那隻蜜蜂在一起，要活下去的確不容易。

他知道自己這次回去後，那隻蜜蜂還會來找他的。他連躲都沒法子躲。

小玉看著他，忽然道：「你是個好人。」

陸小鳳笑了，道：「你眼光總算不錯；」

小玉道：「你這兩條像眉毛一樣的鬍子，雖然有點討厭，可是你這人倒不算難看。」

陸小鳳道：「等你再長大一點，你說不定就會喜歡我這鬍子了。」

小玉又歎了口氣，道：「只可惜你是陸小鳳。」

陸小鳳道：「這又有什麼可惜？」

小玉道：「你若不是陸小鳳，我就一定會嫁給你，就算做小老婆都沒關係。」

陸小鳳道：「我是陸小鳳，你為什麼不能嫁給我？」

小玉道：「因為我不想做寡婦。」

陸小鳳道：「嫁給陸小鳳就會做寡婦？」

小玉歎道：「我那位宮主一心想要你的命，九少爺也未必喜歡你活下去，我若嫁給你，也許不出三天就要做寡婦了。」

正午。

小艇終於已靠岸，兩個人都已累得筋疲力竭，像死人一般躺在沙灘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玉忽然道：「做寡婦好像也是很好玩的事。」

陸小鳳道：「不好玩，一點也不好玩。」

小玉道：「好玩，一定很好玩。」

陸小鳳道：「為什麼？」

小玉道：「女人遲早都要嫁人的，嫁了人就有丈夫，寡婦卻沒有，一個人自由自在的，也沒有人管，還可以去偷別人的丈夫，豈非好玩得很？」

陸小鳳又傻了。他實在猜不透這小姑娘怎麼會有這種想法的，做寡婦居然是件很好玩的事，這個連他都是第一次聽見。

小玉道：「你為什麼不說話，是不是覺得我說得很有道理？」

陸小鳳苦笑道：「原來你不僅是小狐狸，你還是小混蛋。」

小玉笑了，道：「只不過你儘管放心，我這小混蛋，還不想嫁給你這大混蛋。」

她一下跳了起來，又道：「我要回去了，你呢？」

陸小鳳道：「我－－」

他沒有說下去，因為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到哪裡去。他並不是怕別人害他，這種事他早已很習慣，可是今天就是沙曼成親的日子，要他眼看著沙曼去嫁給別人，他實在受不了。

一陣陣浪濤捲來，他忽然發現這裡就是他上一次上岸的地方。

小玉又問道：「你究竟回不回去？」

陸小鳳道：「我有棟很漂亮的房子，就在這附近，你想不想去看看？」

小玉道：「你說謊，我可不喜歡會說謊的男人。」

陸小鳳道：「我那間屋裡還有個朋友在等著我，他肚子大大的，不但好玩極了，而且他從來不說謊話。」

小玉笑得彎下了腰，道：「原來你不但會說謊，還會吹牛。世界上什麼樣的人都有，從來不說謊的人我倒還沒有見過。」

陸小鳳道：「你若不信，為什麼不自己去看看？」

小玉道：「去就去，有什麼了不起，反正－－」

她抿嘴一笑，又道：「反正我又不怕你，是你怕我。」

泉水依然不停的流，他那小草棚也依然無恙，這世上本就有很多事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

小玉又笑得彎下了腰，道：「這就是你的漂亮房子？」

陸小鳳道：「這房子又涼快，又通風，你說有哪點不好？」

小玉道：「好－－好－－好不要臉。」

陸小鳳大笑，拉著她的手進去，大肚子的彌勒佛也躺在那裡，笑口常開。

小玉道：「這就是你的朋友？」

陸小鳳道：「你看他會不會說謊？」

小玉只有承認：「不會。」

陸小鳳道：「所以我也沒有說謊。」他彎下腰，拍了拍彌勒佛的肚子，笑道：「好朋友，我就知道你一定還在這裡等著我，你非但不會說謊，也不會出賣朋友。」

彌勒佛笑嘻嘻的看著他，忽然道：「可是我會咬人。」

聲音的確是從彌勒佛嘴裡說出來的，陸小鳳真吃了一驚。這彌勒佛幾時變得會說話的？

彌勒佛忽然歎了口氣，道：「我不但會咬人，還會說謊。」

陸小鳳忽然跳起來，一下子抱起了彌勒佛，又笑又跳。

小玉吃驚地看著他，還以為他病了。

陸小鳳的確病了，高興得病了。

彌勒佛當然不會說話，只不過有個人躲在他肚裡說話。

陸小鳳聽得出這個人的聲音。

這個人竟是沙曼。

沙曼的臉色還是蒼白的，雖然顯得比往昔憔悴，眼睛裡卻充滿歡喜。

陸小鳳癡癡地望著她，也不知過了多久，才問道：「你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沙曼眨了眨眼，道：「你能到我的家去，我為什麼不能到你的家來？」

陸小鳳笑道：「你當然能來，隨時都能來，可是－－」

他心裡忽然又打了個結，道：「今天你卻不該來的。」

沙曼道：「為什麼？」

陸小鳳雖然勉強笑笑，卻硬是笑不出，道：「今天豈非是你成親的日子？」

沙曼卻笑了笑，道：「我剛才豈非已告訴過你，我不但會咬人，還會說謊。」

陸小鳳又傻了。

小玉忍不住道：「現在我才明白了，為什麼你喜歡會說謊的女孩子，因為你喜歡曼姑娘。」她又眨了眨眼，道：「現在你們可以真的彼此喜歡喜歡，我卻得走了，再不走只怕就要被你趕出去了。」

這小姑娘倒真的很識相，真的說走就走，這次陸小鳳當然不會再留她。

等她走了很遠，沙曼才問道：「真的彼此喜歡喜歡，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道：「就是這個意思。」他忽然撲過去，用力抱住了她，兩個人一起滾到柔軟的木葉上。

海風溫暖而潮濕，浪濤輕拍著海岸，溫柔得就像是情人的呼吸。

他們的呼吸卻並不像海風那麼溫柔。

他們的呼吸很短、很急，就彷彿他們的心跳一樣。

－－你為什麼要說謊？為什麼趕我走？

－－因為我要試試你，可是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

這些話他們都沒有問，也不必回答，這一切都不必解釋了。

現在他們做的事，就是最好的解釋，在真心相愛的情人間，永遠沒有比這更好的解釋。

海風還是同樣輕柔，他們呼吸也輕柔了。這小小的茅屋，就是他們的宮殿，在他們的宮殿中，只有和平，只有愛。世上所有粗暴、邪惡的事，距離他們都彷彿已很遙遠、很遙遠。

可是他們錯了。就在這時，他們的宮殿－－愛的宮殿，忽然倒塌了下來，倒在他們身上。

陸小鳳沒有動，沙曼也沒有動。他們依舊緊緊的擁抱著，就像天塌下來，倒在他們身上，將他們壓得粉碎，他們也不在乎。因為他們已得到他們這一生中最渴求的－－真情和真愛。

他們已互相滿足在對方的滿足中。

他們甚至沒有聽見外面的聲音－－並不是真的沒聽見，而是他們不願聽。這的確是他們最不願聽到的聲音。對他們來說，世上幾乎已沒有任何聲音比牛肉湯的笑聲更難聽。

現在從外面傳來的，就正是牛肉湯的冷笑聲。

牛肉湯不但冷笑，而且在說話。她說的話比她的冷笑聲更尖銳、更刺耳，她甚至還在拍手！

「好，好極了，你們的武功如果有你們剛才的動作一半好，一定沒有人能受得了。」

陸小鳳終於歎了口氣，用一隻手撥開了壓在身上的草棚。

牛肉湯正在上面看著他，目光中充滿了怨毒和妒忌。

陸小鳳道：「你好。」

牛肉湯道：「我不好。」

陸小鳳笑了，道：「這倒是實話，你這人的確不太好。」

牛肉湯的冷笑忽然變成了媚笑，道：「我只要你憑良心說一句話。」

陸小鳳道：「說什麼？」

牛肉湯道：「做這種事，究竟是我好，還是她好？」

陸小鳳道：「你們不能比。」

牛肉湯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做這種事的方法有兩種。」

牛肉湯道：「哪兩種？」

陸小鳳道：「一種是人，一種是野獸。」

牛肉湯的媚笑又變成了冷笑：「人死了之後呢？」

陸小鳳道：「我記得有人說過，一萬個死人，也比不上一條活母狗。」

牛肉湯道：「這一定是個聰明人說的話了。」

陸小鳳道：「你是人，還是母狗，也許我還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一件事。」

牛肉湯道：「你知道什麼？」

陸小鳳道：「知道我們還活著，至少現在還活著。」

牛肉湯道：「還能活多久？」

陸小鳳道：「只要能活一天，也比你活一萬年好。」

牛肉湯道：「你錯了。」

陸小鳳道：「哦。」

牛肉湯道：「也許你們還能活一天半。」

陸小鳳道：「哦。」

牛肉湯道：「這是個很大的海島。」

陸小鳳道：「哦。」

牛肉湯道：「據我們估計，這島上至少有五千七百多個可以躲藏的地方。」

陸小鳳道：「哦。」

牛肉湯道：「只要你們能躲過十八個時辰，也許就可以活到一百八十歲。」她冷笑著道：「只可惜你們一定躲不過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牛肉湯道：「因為你們就算是兩隻螞蟻，他也可以在半個時辰中把你們找出來捏死。」

陸小鳳道：「是你？還是他？」

牛肉湯道：「他。」

陸小鳳道：「他就是你的九哥？」

牛肉湯道：「當然是。」

她眼睛裡充滿了驕傲：「他甚至還願意先讓你們半個時辰。」

陸小鳳道：「怎麼讓？」

牛肉湯道：「從現在開始，這半個時辰裡他絕不追你們。」

陸小鳳道：「絕不？」

牛肉湯道：「他說的話，每個字都像釘在牆裡，一個釘子一個眼。」

陸小鳳道：「這點我倒相信。」

牛肉湯道：「就算你不信，睡在你旁邊的人至少應該相信。」

她的聲音忽然又變得很溫柔：「因為她以前好像也睡過我九哥旁邊。」

陸小鳳並沒有難受。

有了一種完全可以互相信任的真情和真愛，世上就已沒有什麼可以值得他們難受的事。

可是如果你說陸小鳳連一點都不生氣，那也不是真話。至少他的臉色已經有點變了。

牛肉湯在笑。

陸小鳳道：「這就是你要來跟我說的話嗎？」

牛肉湯點頭。

陸小鳳道：「現在我已經聽見了。」

牛肉湯道：「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陸小鳳道：「每個字。」

牛肉湯道：「你想不想跟我打個賭？」

陸小鳳道：「什麼賭？」

牛肉湯道：「我打賭，用不著三個時辰，九哥就可以找到你。」

陸小鳳道：「然後他就像捏螞蟻一樣把我捏死？」

牛肉湯道：「一點都不錯。」

海風還是同樣的輕柔，他們的呼吸也是同樣輕柔，可是他們的心情已不同。

宮九的劍，宮九殺人的手段，沙曼當然比陸小鳳知道得更清楚。

可是現在她心裡想的卻不是這件事。

她正在想剛才牛肉湯說的一句話。

－－做這種事，究竟是她好，還是我好？

到了這種時候，她居然還在吃醋。

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

無論在什麼時候，你若想要一個女人的命並不是件困難的事，可是你如果想要一個女人不吃醋，那簡直是做夢。

## 第十一回 逃避追捕

陸小鳳也有心事。

他想的也不是宮九的劍，生死間的事，他一向都不太在乎。

他本來已經該死過很多次。

沙曼忽然問道：「你在想什麼？」

陸小鳳道：「在想你。」

沙曼道：「想我？」

陸小鳳道：「想你是不是在吃醋？」

沙曼咬起嘴唇，道：「我為什麼要吃醋？」

陸小鳳道：「因為你有吃醋的理由。」

沙曼道：「因為你真的跟她好過？」

陸小鳳道：「我跟很多女孩子都好過，她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你－－」

他故意停住，沙曼立刻就替他接了下去：「我也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陸小鳳雖然並沒有一口承認，可是也連一點否認的意思都沒有。

沙曼看著他，瞪著他看了很久，道：「你為什麼不問我，是不是真的和宮九睡在一起過？」

陸小鳳道：「我不必問。」

沙曼道：「因為你根本不在乎。」

陸小鳳非但不否認，而且居然還點了點頭。

沙曼又瞪著他看了很久，忽然輕輕歎了口氣，道：「如果你以為我還不明白你的意思，那你就錯了。」

陸小鳳道：「我有什麼意思？」

沙曼道：「你是想故意把我氣走。」

陸小鳳道：「哦？」

沙曼道：「你以為只要我離開了你，我就可以活到一百八十歲了？」

這次陸小鳳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沙曼道：「只可惜你忘了一點。」

他並沒有問，她已經接著說了下去：「一個女人就算真的能活到一百八十歲，活著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了。」

陸小鳳道：「那至少總比再活十八個時辰有意思一些。」

沙曼道：「這是你的想法。」

陸小鳳道：「你怎麼想？」

沙曼道：「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只能再活一個時辰，我也心滿意足！」

陸小鳳忽然跳起來，拉住她的手，道：「我們走。」

平坦的沙灘後，就是高大嶙峋的岩石，深邃茂密的叢林。

在這種地方，連一隻兔子都可以很容易就逃避過狐狸的追蹤。

陸小鳳不是兔子。

他不僅有兔子的精靈和速度，還有狐狸的狡猾、狗的忠勇。

他本身就是獵人，在叢林沼澤中求生的技巧，他遠比任何人懂得的都多。只要利用一段樹枝，他就可以在片刻中製出一個殺人的陷阱。

在這種地方，他若想逃避一個人的追蹤，應該也不是件困難的事。

「可是那個人不是人。」

沙曼說的當然是宮九：「他是條毒蛇，是隻狐狸，是個魔鬼。」

陸小鳳笑了，道：「他究竟是什麼？」

沙曼道：「有人說是用九種東西做出來的。」

陸小鳳道：「哪九種？」

沙曼道：「毒蛇的毒、狐狸的心、北海中的冰雪、天山上的岩石、獅子的勇猛、豺狼的狠辣、駱駝的忍耐、人的聰明，再加上一條來自十八層地獄下的鬼魂。」

陸小鳳雖然在笑，可是無論誰都看得出他笑得並不愉快。

沙曼道：「這島上的確有很多隱秘的地方可以躲藏。」

陸小鳳道：「你知道多少？」

沙曼道：「我知道的雖然沒有五千多個，可是也不算少。」

陸小鳳道：「他知道的有多少？」

沙曼道：「每個地方他都知道。」

－－我知道的，他全知道，我不知道的，他也知道。

沙曼道：「所以我們不管躲在哪裡，他都一定可以把我們找出來。」

陸小鳳沉默著，忽然又笑了。

沙曼並不奇怪，她知道世上本就有種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笑得出的。

她喜歡這種人，可是陸小鳳實在笑得太愉快，她還是忍不住問：「你笑什麼？」

陸小鳳道：「我想起了件有趣的事。」

沙曼道：「現在還有什麼事能讓你覺得很有趣？」

陸小鳳道：「我們可以躲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去。」

沙曼道：「不管多有趣的地方，只要他找得到，都會變得很無趣。」

陸小鳳道：「那地方我保證他一定找不到。」

沙曼道：「什麼地方？」

陸小鳳道：「雞蛋殼裡。」

沙曼有點生氣了，這種時候，他實在不該開這種玩笑。

陸小鳳不但在笑，眼睛裡也在發著光。

沙曼忍不住道：「只有蛋才躲到雞蛋殼裡去，只有你這種混蛋。」

陸小鳳道：「你還忘了一點。」

沙曼道：「哦？」

陸小鳳道：「只有蛋，才有雞蛋殼。」

沙曼不懂。

陸小鳳道：「你知不知道這裡最大的一個混蛋是誰？」

沙曼道：「不是你？」

陸小鳳搖搖頭，道：「我比不上他，我最多也只不過是用六七種東西做成的。」

沙曼道：「你說的是宮九？」

陸小鳳道：「答對了。」

他補充著又道：「就因為他是最大的一個混蛋，無論誰只要能躲得進去，一定都安全得很。」

沙曼眼睛也發出了光。現在她總算已明白陸小鳳的意思－－

宮九既然要出來追捕他們，自己的屋裡一定沒有人。

如果他們能躲到宮九屋裡去，倒的確是個很安全的地方。因為誰都想不到他們會躲到那裡去，甚至包括宮九自己。

沒有人能想到的地方，當然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沙曼道：「現在我們只剩下一個問題，我們要怎麼樣才能躲進去？」

陸小鳳當然也知道這問題很大，可是他相信他們一定有法子。

在他眼中看來，世上本就沒有什麼事是絕對不可能的。

沙曼道：「這問題你已有法子解決？」

陸小鳳道：「你當然知道那雞蛋殼在哪裡？」

沙曼道：「嗯。」

陸小鳳道：「那麼這問題就已經解決了。」

沙曼道：「你難道認為我們可以大搖大擺的走進去，別人都看不見？」

陸小鳳道：「我們不必大搖大擺的走進去，我們根本連一步都不必走。」

沙曼道：「連一步都不必走？難道變成只蒼蠅飛進去？」

陸小鳳道：「我也不會變，再變也不會變成隻蒼蠅。」

他又笑了笑，道：「蒼蠅飛得太累，我準備舒舒服服的躲進去。」

沙曼張大了眼睛，看著他，就好像是個正在聽人說神話的孩子。

陸小鳳笑道：「我知道你心裡一定不相信的，可是我保證這問題你一點都不必擔心。」

沙曼道：「難道你還有什麼真正值得擔心的事？」

陸小鳳道：「只有一件。」

沙曼道：「你說嘛。」

陸小鳳道：「我只有法子能躲進去，卻沒法子出來。」

沙曼道：「所以我們就算能躲得了十八個時辰，他還是會找到我們的。」

陸小鳳道：「到了那時候，他如果要殺我們，我們－－」

沙曼打斷了他的話，道：「這一點你也用不著擔心。」

陸小鳳道：「為什麼？」

沙曼道：「因為十八個時辰後，他已經不在這裡。」

陸小鳳道：「他還要走？」

沙曼道：「非走不可。」

陸小鳳道：「為什麼？」

沙曼道：「因為外面還有件事一定要等著他去做。」

陸小鳳沉吟道：「除了殺人外，還有什麼事是一定非他去做不可的？」

沙曼道：「沒有了。」

陸小鳳道：「這次，他要去殺的是什麼人？」

沙曼道：「值得他出手去殺的，當然是個很了不起的人。」

陸小鳳道：「是誰？」

沙曼道：「不知道。」

也許她是真的不知道，也許她雖然知道，卻不願說出來。不管怎麼樣，陸小鳳都沒有再問。

他並不希望任何女人為了他而出賣她以前的男人。

沙曼看著他，道：「現在你準備變成什麼樣的東西？」

陸小鳳道：「你看呢？」

沙曼道：「依我看，只有死人才能舒舒服服的躲著進宮九的屋子。」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又忘了一點。」

沙曼道：「哦？」

陸小鳳道：「死的東西很多，並不一定只有人。」

沒有生命的，就是死的。

樹木有生命，可是被砍斷，鋸成木片，做成箱子後，就死了。所以箱子是死的。

幽秘曲折的山路上，十個活人，抬著五個大箱子走過來，箱子顯然很重，大家都很吃力。

尤其是最後一口箱子，抬箱子的兩條大漢滿頭汗出如漿，已經落後了一段路。

幸好這裡已經快走到入谷的出口，就在這時候，他們看見沙曼。

就像是一陣風，她忽然出現，擋住了他們的去路，道：「你們都認得我？」

他們當然認得。入過山谷的人，無論誰都曾經偷偷看過她兩眼－－最多也只不過敢偷偷看兩眼。

因為大家知道，若是被九少爺發覺有人在偷看她，九少爺就會生氣的。

沒有人敢惹九少爺生氣。

兩條大漢都垂下頭：「曼姑娘有什麼吩咐？」

沙曼道：「我沒有，九少爺有。」

兩條大漢都在聽。九少爺的吩咐，沒有人敢不聽。

沙曼道：「他特地要我來，叫你們把這口箱子送到他臥房裡去。」

雖然他們以前聽到的命令並不是這樣子的，可是誰都沒有懷疑，更不敢反抗。

大家都知道，曼姑娘說出來的話，和九少爺自己說出來的並沒有什麼兩樣！

沙曼道：「九少爺喜歡乾淨，所以現在你們最好先去找個地方把手腳洗一洗。」

正好附近有條小溪，他們盡快趕去，盡快趕回來，箱子還在路上，曼姑娘卻已不在了。

她的人雖然已不在了，可是她說的話還是同樣有效。

箱子裡黑暗而安靜，已經被輕輕地擺了下來。

外面充滿了生死一線的危機，兩個人緊緊地擁抱在箱子裡，那是種什麼樣的滋味？

世界上只怕很少有人能領略到這種滋味，可是陸小鳳能，沙曼也能。

因為現在他們就緊緊的擁抱在箱子裡，呼吸著對方的呼吸。

直等他們能開口的時候，沙曼就忍不住問：「你怎能知道他會有箱子要運來？」

陸小鳳道：「我看出他是個很講究的人，而且喜歡用禮物打動人心，他的人還沒有到，已經有箱子送回來了，何況他的人已回來？」

沙曼道：「他的人是昨天回來的，你怎麼知道他的箱子要等到今天才到？」

陸小鳳道：「跟著他在海上走了那麼些日子，大家一定早就快憋死，好容易等到船靠岸，就算找不到女人，也一定要喝個痛快，喝醉了的人，早上一定爬不起來。」

沙曼道：「所以你算準了箱子一定要等到這時候才會送上岸？」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當然也是在碰運氣。」

沙曼道：「你的運氣好，也許只不過因為你通常都能算得很準。」

判斷正確的人，本就通常都會有好運氣的。因為只有判斷正確的人，才能把握住機會。

機會就是運氣。

沙曼的聲音更溫柔，道：「你也算準了抬箱子的人不會知道我的事，一定會服從我的命令？」

陸小鳳當然算得準，這種事宮九自己若不說，又有誰敢說？

一個驕傲而自負的男人，若是被自己心愛的女人背棄，他自己是絕不會說出來的。

他寧可讓別人認為是他拋棄了那個女人，寧可讓人認為是他負了心。

他甚至寧可死，也不願讓別人知道他的痛苦和羞侮。

陸小鳳明瞭這種心情，因為他自己也是這種人。

沙曼道：「可是你怎麼會知道箱子能平安送到這裡，一路上連問都沒有人問？」

陸小鳳道：「因為我看得出這裡的人都不喜歡管閒事，尤其是這種小事。」

沙曼歎了口氣，道：「你看得不錯，這裡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有代價的。」

箱子被送來的時候既沒有人問，以後當然更不會有人問。

宮九既然正在追捕他，現在當然也不會回來。

箱子已被打開了一條縫，他們還是緊緊的擁抱著在箱子裡。

他們並不急著想出去。

「我死了之後，如果閻王爺問我，下輩子做什麼？」

「你一定想做小雞。」

「答對了。」

這箱子實在很像雞蛋殼，這雞蛋殼裡實在又安全，又溫暖，又甜蜜。

「我相信小雞們在雞蛋殼裡的時候，一定也不會急著想出去的。」

「為什麼？」

「因為它們一定知道，出去了之後，就會變成大雞。」

「大雞通常很快就會變成香酥雞、紅燒雞和清燉雞湯。」

「聽說只有母雞才能燉湯。」

「你想把我燉湯？」

「我捨不得，可是你實在太香，比香酥雞還香。」

「你想吃了我？」

「想得要命。」

天色已昏暗。雞蛋殼裡終於有兩隻小雞鑽了出來。

一隻公的，一隻母的。

九少爺住的地方，當然絕不會像雞蛋殼。

華美的居室，精雅的器皿。夕陽正照在雪白的窗紙上。

「他不在的時候，會不會有人闖進來？」

「絕不會。」

這許多年來，從來沒有任何人敢闖入宮九少爺的屋子，連他老子都沒有。

他一向是個孤僻自負的人，所以他最喜歡照鏡子。

「為什麼？」

「因為他唯一真正喜歡的人，就是他自己。」

屋子裡果然有面很大的鏡子，看來顯然是名匠用最好的青銅磨成的。

「這是他自己磨成的，他自認為這無疑已是天下第一明鏡。」

鏡旁懸著一柄劍，劍身狹長，形式古雅。

「這就是他的劍。」

他要去殺人時，卻將劍留在屋裡。

他殺人已不必用劍。

陸小鳳用指尖輕輕撫著劍，緩緩道：「我知道還有一個人，劍術也已練到『無劍』的境界。」

沙曼道：「西門吹雪？」

陸小鳳道：「你也知道他？」

沙曼淡淡道：「我只知道『無劍』的境界，並不是劍術的高峰。」

陸小鳳道：「哦？」

沙曼道：「既然練的是劍，又何必執著於『無劍』二字？」

陸小鳳還沒有開口，忽然聽見床下有人在鼓掌。

掌聲很輕，卻比雷霆還令人吃驚。

陸小鳳霍然回頭，就看見一個光禿禿的腦袋從床底下伸了出來。

「老實和尚！」

陸小鳳剛剛叫出聲，劍光一閃，一柄精光四射的長劍已架上了老實和尚的脖子。

好快的劍！

掛在銅鏡旁的劍已出鞘，到了沙曼手裡，她的出手之快，連陸小鳳都嚇了一跳。

老實和尚當然比他嚇得更慘，一張臉已嚇得發白，勉強笑道：「其實姑娘用不著動手，和尚也知道姑娘是當世第一位女劍客了。」

沙曼冷冷道：「你知道？」

老實和尚道：「和尚雖然沒吃過豬肉，至少總見過豬走路，聽見姑娘剛才說的那句，早就已經佩服得五體投地。」

陸小鳳笑了：「原來老實和尚也會拍馬屁。」

老實和尚道：「和尚絕不是拍馬屁，和尚一向說老實話。」

沙曼不笑，板著臉道：「只可惜姑娘一向不喜歡聽老實話。」

老實和尚道：「姑娘喜歡聽什麼？」

沙曼道：「姑娘喜歡聽人拍馬屁。」

老實和尚眼睛眨了眨，道：「和尚雖然不會拍馬屁，別的事會的卻不少。」

沙曼道：「你會什麼？」

老實和尚道：「替人說媒求親，成媒作證，都是和尚的拿手本事。」

沙曼道：「你準備讓誰成親？替誰作證？」

老實和尚道：「替兩隻小雞，一隻公的，一隻母的。」

沙曼也笑了。

就在她開始笑的時候，老實和尚已游魚般從她劍下溜了出來，一溜出來，就立刻躲到陸小鳳背後，道：「你這隻小公雞若是不肯娶小母雞，和尚第一個不答應。」

陸小鳳道：「誰說我不肯？」

老實和尚道：「你真的肯？」

陸小鳳不理他，只是靜靜地看著沙曼。

「叮」的一聲，沙曼手裡的劍掉了下來，兩個人忽然間就已變成一個人。

老實和尚看著他們，臉上的表情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嘴裡喃喃道：「和尚為什麼不去做小公雞？和尚為什麼要做和尚！」

屋子裡居然沒有酒，連一滴都沒有。

老實和尚在歎氣：「一個男人的屋子裡如果沒有酒，這個男人還算男人？」

陸小鳳道：「不喝酒的都不是男人？」

老實和尚道：「就算他自己不喝，也應該準備一點請別人喝的。」

沙曼道：「和尚也想喝酒？」

老實和尚道：「只想喝一種酒。」

沙曼道：「哪種？」

老實和尚道：「喝你們的喜酒。」

沙曼嫣然一笑，陸小鳳也笑了，他們忽然發覺這個和尚實在老實得可愛。

老實和尚道：「其實沒有酒也一樣，和尚自己吞口口水，也可以算是喝了你們的喜酒。」

他真的吞了口口水下去：「現在和尚既然已喝過你們的喜酒，你們想不做夫妻都不行了。」

沙曼仰起臉，看著陸小鳳，道：「你說行不行？」

陸小鳳道：「不行。」

於是兩個人立刻又變成了一個人。

老實和尚臉上的表情又好像要哭出來了，道：「你們這樣子，是不是一定要逼著和尚還俗？」

夜色已深。

屋子裡有燈，卻沒有點著，也不能點著。

陸小鳳不在乎。

沙曼不在乎。

－－若是有真情，無星無月亦無妨，又何妨無燈無火？

老實和尚當然更不在乎。

他正好落得個眼不見為淨。

屋子裡真的很黑，什麼都看不見。

老實和尚道：「你們在幹什麼？」

陸小鳳道：「什麼都沒有幹。」

老實和尚道：「你們的嘴有沒有空？」

沙曼搶著道：「有。」

老實和尚道：「既然有空，能不能陪和尚聊聊天，說說話？」

沙曼道：「能。」

陸小鳳道：「和尚怎麼會躲到床底下去的？」

老實和尚道：「因為這地方的主人雖然不喜歡喝酒，卻喜歡吃醋。」

陸小鳳道：「和尚不笨。」

沙曼道：「和尚聰明得要命。」

老實和尚道：「小雞卻不大聰明。」

陸小鳳道：「哪點不聰明？」

老實和尚道：「小雞本可以叫那兩個笨蛋把這口箱子送回那條船上去的，那麼過不了三五天，兩隻小雞都可以回家了。」

## 第十二回 和尚弄鬼

陸小鳳怔住。

沙曼的手冰冷。

他們立刻發覺，這的確是他們逃離這地方的唯一機會。

良機一失，永不再來。

老實和尚又在歎氣：「兩隻小雞、一頭禿驢，若是全都老死在這裡，那倒－－」

他忽然閉上了嘴。

陸小鳳跳了起來，沙曼的人雖然沒有動，心卻在跳，跳得很快。

他們都聽見門外有了腳步聲，好像是五六個人的腳步聲。

腳步聲竟是往這屋子走過來的。

門縫裡已有了燈光，而且越來越亮。

陸小鳳竄過去，掀起了那口箱子的蓋，用最低的聲音道：「再躲進去。」

等到沙曼竄入箱子，他自己才躲進去，輕輕地放下箱蓋。

就在這時候，門已開了。

他聽見了開門的聲音，也聽見有人走了進來，一共是五個。

第一個開口說話的是個女人。

聲音很凶：「這箱子是誰要你們搬到這裡來的？」

陸小鳳的心一跳。

他聽得出這是小玉的聲音，小玉這個人並不要命，問的這句話卻實在要命。

「是曼姑娘。」

回答這句話的，當然就是剛才抬箱子的那兩個人其中之一。

「曼姑娘？」小玉在冷笑：「你們是聽九少爺的？還是聽曼姑娘的？」

沒有人敢答腔。

「你們知不知道曼姑娘已經不是九少爺的人？」小玉的聲音更凶。

陸小鳳的心直往下沉。

他實在不懂，這件事本已明明沒有人追究的，為什麼會被這小丫頭發覺。

這丫頭自己剛從死裡逃生，為什麼又要來管這種閒事？

陸小鳳直恨不得把她的嘴縫起來。

「抬走。」小玉又在大叫：「快點把這口箱子抬走。」

「抬到哪裡去？」

「從哪裡抬來的，就抬回哪裡去。」

這句話說出來，陸小鳳立刻知道自己錯了。

這麼可愛的一張小嘴，他怎麼能縫起來，他實在應該在這張小嘴上親一親，就算多親兩親，都是應該的。

箱子是從船上抬下來的，再過兩個時辰，船又要走了。

只要這口箱子被送回船上，他們的人也跟著船走了。

「那麼過了五天，兩隻小雞都可以回家了。」

陸小鳳開心得幾乎忍不住要大叫：「小玉萬歲！」

直到現在他才明白，小玉這是在幫他們的忙。這個鬼靈精的小丫頭，一定早就知道他們躲在箱子裡。

他心裡充滿了歡悅和感激，他相信沙曼的感激定也一樣。

他忍不住要去找她的手來握在自己手裡。

箱子裡雖然很黑暗，可是他不在乎，因為他就算摸錯地方也沒關係。

他真的摸錯了。

錯得厲害，錯得要命，活活要人的老命。

他摸到的是光頭。

跟他一起躲在箱子裡這個人，竟不是沙曼，是老實和尚！

陸小鳳真的要叫了起來。

只可惜他的手剛摸到這個光頭上時，老實和尚的手已點了他三處穴道。最要命的三處穴道。

他非但叫不出，連動都不能動了。

沙曼呢？沙曼在哪裡？

箱子已被抬起來，小玉還在不停的催促：「快，快，快！」

陸小鳳簡直急得發瘋。

看到箱子被抬走，沙曼一定也會急得發瘋，可是她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

想到這一點，陸小鳳連心都碎了。

沙曼的心一定也碎了。

可是心碎又有什麼用？就算一頭撞死，把整個人都撞成碎片，也一樣沒有用。

他終於明白了「無可奈何」這四個字的滋味，這種滋味，簡直不是人受的。

抬箱子的兩個人也不知吃了什麼藥，一抬起箱子，就走得飛快。

老實和尚居然握起了他的手，放在自己手裡，輕輕的拍著，就好像把他當做個孩子，在安慰他，要他乖乖的聽話。

陸小鳳卻只希望能聽到一件事，那就是聽到這和尚的光頭，忽然像個雞蛋殼般被撞得粉碎。

可惜抬箱子的這兩個人不但走得快，而且走得穩，就好像在他娘肚子裡已學會抬箱子了。

老實和尚輕輕地歎了口氣，顯得又舒服、又滿意。

「這和尚真是我命中注定的魔星，一看見他，我就知道遲早要倒楣的。」

罵人的話，陸小鳳知道的也不算太多，南七北六十三省，各式各樣罵人的話他只不過全都懂得一點點，加起來也只不過有六七百種而已。

他早已在心裡把這六七百種話全都罵了出來，只恨沒法子罵出口。

－－沙曼呢？

－－眼睜睜的看著別人把她跟她的小公雞拆散，她心裡是什麼滋味？

－－她會不會死？

－－死了也許反倒好些，若是不死，叫她一個人孤零零的怎麼過？

－－也許她會想法子溜到船裡去的，她的本事遠比別人想像中的大得多。

－－如果她上不了船，會不會再上別人的床？

陸小鳳的心就好像被滾油煎熬，越想越痛苦，越想越難受。

他本來並不是這種小心眼的人，可是沙曼卻讓他變了。

一個人有了真情後，為什麼總會變得想不開？變得小心眼？

抬箱子的兩個人忽然也開口罵了。

「就是這口見鬼的箱子，害得我們想好好吃頓飯都不行。」

「真他媽的活見了大頭鬼。」

「我們倒不如索性找個沒人的地方，把它扔到海裡去，也免得它再作怪。」

這種久經風浪的老水手，當然不會是什麼好角色，說不定真會這樣做。

陸小鳳一點都不在乎，反倒有點希望他們真的這樣做。

誰知那人又改變了主意。

「可是我們至少總得看看箱子裡裝的究竟是些什麼鬼東西？」

對陸小鳳來說，這主意好像也不太壞。

只可惜小玉已經把箱子上了鎖。

「你能開得了這把鎖？」

「開不了。」

「你敢把箱子砸壞？」

「為什麼不敢？」

「九少爺若是問下來，誰負責任？」

「你。」

「去你娘的。」另一人半笑半罵，「我早就知道你是個雜種。」

「你好像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最好還是乖乖的把箱子抬回去，往底艙一擺就天下太平了。」

「砰」的一聲響，兩個人重重的把箱子往地上一放，下面是木板的聲音。

兩個人同時吐出口氣，這裡顯然已經是宮九那條船的底艙。

他們的任務已完成，總算已天下太平了。

老實和尚也輕輕吐出口氣，好像在說：「再過三五天，一隻小公雞，一隻老禿驢，就可以平平安安回家了。」

他的天下也太平了。

陸小鳳呢？

陸小鳳好像已連氣都沒有了，摸摸他的鼻孔，真的已沒有了氣。

老實和尚也吃了一驚，道：「你這是怎麼回事？」

沒有回應，沒有氣。

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會活活氣死？

老實和尚道：「你千萬不能死，和尚可不願意跟個死人擠在一口箱子裡。」

還是沒有回應，沒有氣。

老實和尚卻忽然笑了：「你若想騙我，讓我解開你的穴道，你就打錯主意了。」

他笑得好愉快：「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我知道你死不了的。」

陸小鳳終於吐出口氣來，箱子裡本來就悶得死人，再閉氣更不好受。他並不想真的被氣死。

老實和尚笑得更愉快，道：「我雖然不想跟你擠在箱子裡打架，可是一個人自言自語也沒意思，只要你乖一點，我就先解開你的啞穴。」

陸小鳳很乖。

一個人身上三處最要命的穴道若是全都被點住，他想不乖也不行。

老實和尚果然很守信，立刻就解了他的啞穴。

「你這禿驢為什麼還不趕快去死？」這本是陸小鳳想說的第一句話。

可是他沒有說出來。

有時候他也是個很深沉的人，很有點心機，他並不想要老實和尚再把他啞穴點住。

他的聲音裡甚至連一點生氣的意思都沒有，淡淡的說了句：「其實你根本不必這麼做的。」

老實和尚道：「不必怎麼做？」

陸小鳳道：「不必點我的穴。」

老實和尚道：「可是和尚怕你生氣。」

陸小鳳道：「為什麼生氣？」

老實和尚道：「小母雞忽然變成了禿驢，小公雞總難免生氣的。」

陸小鳳也在笑，道：「你錯了。」

老實和尚道：「哪點錯了？」

陸小鳳道：「小公雞早就已經不是小公雞。」

老實和尚道：「是什麼？」

陸小鳳道：「老公雞。」

老實和尚道：「老公雞和小公雞有哪點不同？」

陸小鳳道：「有很多點，最大的一點是，老公雞見過的母雞，大大小小已不知有多少，卻只有一個禿驢朋友。」他說得很誠懇：「何況，她本就是這裡的人，留下來也無妨，你這禿驢若是留下來，說不定就會變成死禿驢了，我總不能看著朋友變成死禿驢。」

老實和尚又握住他的手，顯然已經被他感動：「你果然是個好朋友。」

陸小鳳道：「其實你早就該知道的。」

老實和尚道：「現在知道，還不算太遲呀。」

陸小鳳道：「現在你解開我的穴道來，也不遲。」

老實和尚立刻同意：「的確不遲。」

陸小鳳微笑著，等著他出手。

老實和尚卻慢慢地接著又道：「雖然一點都不遲，只可惜還嫌太早了一點。」

陸小鳳道：「還太早？」

老實和尚道：「太早。」

陸小鳳道：「你準備等到什麼時候？」

老實和尚道：「至少也要等到開船的時候。」

陸小鳳閉上嘴。他實在很怕自己會破口大罵起來，因為他知道隨他怎麼罵，都罵不死這禿驢的。

他只有沉住氣，等下去。

如果你是陸小鳳，要你跟個和尚擠在一口箱子裡，你難受不難受？

陸小鳳忽然道：「你能不能幫我個忙？」

老實和尚道：「你說。」

陸小鳳道：「你能不能再把我另外一個穴道也點上一點？」

老實和尚道：「你是否氣出毛病來了？」

陸小鳳道：「沒有。」

老實和尚道：「你真的要我再點你一處穴道？」

陸小鳳道：「真的。」

老實和尚道：「什麼穴？」

陸小鳳道：「睡穴。」

在這種時候，世上還有什麼事能比睡一覺更愉快。

老實和尚歎了一口氣，道：「看來你的運氣實在不錯嘛。」

陸小鳳幾乎又忍不住叫了起來：「你還說我運氣不錯？」

老實和尚點點頭，道：「至少你還有個能點你穴道的朋友，和尚卻沒有。」

陸小鳳傻了。

聽到這種話，他實在不知道是應該大哭三聲，還是應該大笑三聲。

他既沒有哭，也沒有笑。因為他已睡著。

黑暗。

睡夢中是一片黑暗，醒來後還是一片黑暗，睡中是噩夢，醒來後仍是噩夢。

－－沙曼呢？

睡夢中他彷彿看見她在不停地奔跑，既不知要往哪裡跑？也不知逃避什麼？

他想追上去，兩個人的距離卻越來越遠，漸漸只剩下一點朦朧的人影。

醒來後卻連她的影子都看不到。

他彷彿有種飄飄蕩蕩的感覺，這條船顯然已開航，到了大海上。

他的四肢居然已可以活動了。

可是他沒有動。他正在想修理老實和尚的法子。

這禿驢雖然總算沒有失約，船一出海，就將他穴道解開。

但若不是這禿驢，兩隻恩恩愛愛的小雞，又怎麼會分開？

想到剛才那噩夢，想到沙曼現在的處境，陸小鳳恨不得立刻在他那光頭上打個大洞。

可是就算打出七八十個大洞來又有什麼用？

陸小鳳在心裡歎了口氣，不管怎麼樣，這禿驢總算是他的老友了，而且也不能算是太壞的人，小苦頭雖然還要讓他受一點，大修理則絕對不可。

船走得很平穩，今天顯然是個風和日麗的日子。

陸小鳳悄悄的伸出手，正準備先點他的穴道，再慢慢讓他吃點小苦頭。

可是手一伸出去，陸小鳳卻立刻覺得不對了。

這箱子裡忽然變得很香，充滿了一種他很熟悉的香氣。

那絕不是老實和尚的味道，無論什麼樣的和尚，身上都絕不會有這種味道。

就連尼姑都不會有。

他的手一翻，捉住了這個人的手，一隻光滑柔軟的纖纖玉手。

這更不會是老實和尚。

陸小鳳的心忽然跳得很快，只聽黑暗中一個人道：「你終於醒過來了。」

柔美的聲音中，充滿了歡愉。

陸小鳳的聲音已因激動興奮而發抖，整個人都幾乎忍不住要發抖。

「是你？真的是你？」

「真的是我。」

陸小鳳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箱子裡明明是老實和尚，怎麼會忽然又變成沙曼？

可是這聲音，的的確確是沙曼的聲音。

她的手已牽引著他的手，要他去輕撫她的臉、她的乳房。

她身子也在發抖。

這種銷魂的顫抖，也正是他所熟悉的。他再也顧不得別的了，用盡全身力氣，緊緊擁抱住她。

就算這只不過是夢，也是好的，他只希望這個夢永不會醒過來。

他抱得真緊。

這一次他絕不讓她再從懷抱中溜走了。

她也在緊緊擁抱著他，又哭又笑又吻，吻遍了他整個臉。

她的嘴唇溫暖而柔軟。

「這不是夢，這是真的。」她流著淚道：「這真的不是夢，真的是真的。」

可是這種事實在比最荒唐的夢境還離奇。

「你怎麼會來的？」

「不知道。」

「老實和尚呢？」

「不知道。」

她真的不知道：「我躲在床底下，眼看著他們把箱子抬走，就急得暈了過去。」

「然後呢？」

「等我醒來時，我就又回到這箱子裡，簡直就好像在做夢一樣。」

「但這不是夢！」

「絕不是。」

這的確不是夢，她咬他的嘴唇，他很痛，一種甜蜜的疼痛。

難道這又是小玉造成的奇蹟，她真有這麼大的本事？

這些疑問他們雖然無法解釋，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他們又重逢。

他們緊緊的擁抱著，就好像已決心要這麼樣擁抱一輩子。

就在這時，突聽「咚」的一聲響，外面好像有個人一腳踢在箱子上。

箱子在震動。

陸小鳳沒有動，沙曼也沒有動。

他們還是緊緊擁抱著，可是他能感覺到她的嘴唇已冰冷。

然後他們又聽「咚」的一聲響，這次箱子震動得更厲害。

是誰在踢箱子？

沙曼舐了舐冷而發乾的嘴唇，悄悄道：「這不是宮九。」

陸小鳳道：「哦！」

沙曼道：「他絕不會踢箱子，絕不會做這種無聊的事。」

陸小鳳在冷笑。

他心裡忽然覺得有點生氣，還有點發酸。

－－為什麼她提起這個人時，口氣中總帶著尊敬？

他忽然伸腰，用力去撞箱子。

誰知箱子外面的鎖早已開了，他用力伸腰，人就竄了出去。

黑暗的艙房裡，零零亂亂的堆著些雜物和木箱。

他們這口箱子外面並沒有人，頂上的橫木上卻吊著個人，就像是條掛在魚鉤上的死魚，還在鉤上不停搖晃。

現在他又在試探著蕩過來踢箱子。

「老實和尚！」

陸小鳳叫了起來，幾乎又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沙曼忽然進箱子，而箱子裡的老實和尚卻被吊起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

老實和尚滿嘴苦水，在等陸小鳳替他拿出了塞在他嘴裡的破布，才吐出來的。

「天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的驚訝和迷惑並不假：「我本來很清醒的，不知為了什麼，忽然就暈暈迷迷的睡著了。」

陸小鳳道：「等到你醒過來，就已經被人吊在這裡子」

老實和尚在歎氣，道：「幸好你還在箱子裡，否則我真不知道要被吊到幾時？」

陸小鳳道：「現在你還是不知道？」

老實和尚怔了怔，立刻作出最友善的笑臉，道：「我知道。」

他笑得臉上的肌肉都在發麻：「我知道你一定會放下我。」

陸小鳳道：「我不急。」

老實和尚道：「可是我倒有點急。」

陸小鳳道：「吊在上面不舒服？」

老實和尚拚命搖頭。

他真的急了，冷汗都急了出來。

陸小鳳居然坐了下來，坐在艙板上，抬頭看著他，悠然道：「上面是不是比下面涼快？」

老實和尚頭已搖木了，忍不住大聲道：「很涼快，簡直涼快得要命。」

陸小鳳道：「那麼你怎麼會流汗？」

老實和尚道：「因為我在生氣，氣我自己，為什麼會交這種好朋友。」

陸小鳳笑了，大笑。

看見和尚生氣，他的氣就消了一半，正準備把這和尚先解下來再說。

哪知就在這時，艙外忽然響起了咳嗽聲，好像已有人準備開門進來。

陸小鳳立刻又鑽進箱子，輕輕地托著箱蓋，慢慢地放下。

箱子的蓋還沒有完全關起時，他就看見艙房的門被推開了，兩個人走了進來。

走在前面的一個，好像正是剛才把箱子抬來那兩人其中之一。

陸小鳳心裡暗暗祈禱，只希望他們這次莫要再把箱子抬走。

箱子裡一片漆黑，外面也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人來幹什麼的？

他們忽然看見個和尚吊在上面，怎麼會沒有一點反應？

陸小鳳握住了沙曼的手。

她的手冰冷。

他的手也不暖和，他心裡已經在後悔，剛才本該將老實和尚放下來的。

現在他才明白，一個人心裡如果總是想修理別人，被修理的往往是自己。

又等了半天，外面居然還是沒有動靜。

他更著急，幾乎忍不住要把箱蓋推開一條線，看看外面究竟是怎麼回事？

就在這時，外面忽然有人在敲箱子，「篤，篤，篤」敲得很輕。

這種聲音絕不是用腳踢出來的，當然也不會是手腳都被人綁住了的老實和尚。

這種聲音就像是個很有禮貌的客人在敲門。

只可惜主人並不歡迎他。

男主人本來是想開門的，女主人卻拚命拉住了他的手。

主人自己不開門，客人只好自己開了，只開了一條縫。

很小的一條縫。

陸小鳳想從縫裡往外面看看，卻有股熱氣從外面吹了進來，又香又濃的熱氣，香得令人流口水，就算沒有吃過牛肉湯的人，也絕對應該嗅得出這是牛肉湯的味道。

## 第十三回 醋海風波

陸小鳳吃過牛肉湯。

他一向都很喜歡吃牛肉湯，可是現在他卻只想吐。因為他的胃在收縮，心也在往下沉。

難道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牛肉湯」在玩的把戲？就像是貓抓住老鼠後玩的那種把戲一樣？

熱氣終於漸漸散了。

陸小鳳就發現有雙眼睛在箱子縫外面偷看著他們，眼睛裡帶著種惡作劇的笑意。

一個人居然在外面唱了起來：

「砰，砰，砰，請開門。

你是誰？

我是老公雞。

你來幹什麼？

來送牛肉湯，小雞們喝了長得壯，不怕風來不怕浪。」

陸小鳳又傻了。

這歌聲絕不是牛肉湯的聲音，就連陸小鳳唱的兒歌，都比這個人唱得好聽些。

天下恐怕也只有一個人能唱出這麼難聽的歌來。

老實和尚！陸小鳳霍然推開箱蓋，一個人蹲在外面，手裡捧著碗牛肉湯，果然正是老實和尚。

他剛剛明明還是被人吊在上面的，現在怎麼會忽然又下來了？

老實和尚眨了眨眼：「和尚老實，菩薩保佑和尚！」

這種事實在有點玄，看來真不像是人力所能做得出的。

陸小鳳也眨了眨眼：「菩薩殺不殺牛？」

老實和尚立刻搖頭，道：「我佛戒殺生，菩薩怎麼會殺牛？」

陸小鳳道：「菩薩也不會給和尚喝牛肉湯？」

老實和尚道：「當然不會。」

陸小鳳道：「那麼這碗牛肉湯是從哪裡來的？」

老實和尚忽然笑了笑，道：「你猜呢？」

陸小鳳猜不出。

這碗牛肉湯的顏色和味道他都不是第一次見到，可是他寧願看見一大碗狗屎，也不願看見這碗又香又濃的牛肉湯。

因為他知道只有一個人能煮出這種牛肉湯來－－只有「牛肉湯」才能煮得出這種牛肉湯。

老實和尚忽然道：「這碗牛肉湯是你的一位老朋友叫和尚送給你的。」

陸小鳳道：「哦！」

老實和尚道：「她說你們兩位這兩天一定勞動過度，一定很需要滋補滋補。」他自己好像也有點臉紅：「這些話可不是和尚說的，和尚本來也不想說，可是你那位朋友卻一定要和尚轉告給你。」

陸小鳳道：「她的人呢？」

老實和尚道：「她說她很快就會來看你，叫你別著急。」

陸小鳳板著臉道：「我也有幾句話要請你轉告給她。」

老實和尚道：「和尚洗耳恭聽。」

陸小鳳道：「你就說我寧可去陪母狗吃屎，也不願再見她，再喝她的牛肉湯。」

房子的角落裡一堆箱子後面忽然有人歎了口氣，道：「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偏偏要去陪母狗吃屎呢？」

這也不是牛肉湯的聲音，聲音很嬌嫩，像是個小小的女孩子。

這句話剛說完，果然就有個小小的女孩從箱子後面跳出來。

陸小鳳立刻鬆了口氣：「小玉！」

小玉笑嘻嘻的看著他，眨著雙大眼睛，道：「你能不能不要去陪母狗？能不能去陪公狗？」

陸小鳳道：「不能。」

小玉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要陪你。」

小玉的臉紅了。

老實和尚忽然道：「你為什麼一定不讓他去陪母狗？」

小玉道：「因為我怕曼姑娘吃醋。」

陸小鳳一把奪過老實和尚手裡的碗，道：「你們吃醋，我吃牛肉湯。」

牛肉湯的滋味好極了。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原來這世上並不止牛肉湯一個人會做這種牛肉湯。」

小玉道：「還有誰會？」

陸小鳳道：「你。」

小玉道：「我只會吃。」

陸小鳳道：「這不是你做的？」

小玉道：「我不但會吃，還會偷，這是我從廚房裡偷來的。」

陸小鳳道：「廚房裡有人會做這種牛肉湯？」

小玉道：「只有一個人。」

陸小鳳道：「誰？」

小玉道：「牛肉湯。」

陸小鳳閉上了嘴。

小玉眼珠子轉了轉，道：「其實你應該想得到，這次她當然也上了船。」

陸小鳳道：「為什麼她當然要來？」

小玉道：「因為我偷偷的藏起了一條小船，所以她就認為你們一定是坐船跑了，否則他們怎麼會找不到？」她歎了口氣，道，「就因為找不到你們，這兩天九少爺和宮主的脾氣都大得要命，幸好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事是誰做的。」

陸小鳳道：「究竟是誰做的？」

小玉一根手指指著自己的鼻子。

陸小鳳道：「是你？」

小玉道：「除了我還有誰？」

陸小鳳道：「是你把沙曼送來的？」

小玉道：「當然是我。」

陸小鳳道：「把這和尚吊起來的也是你？」

小玉道：「把他放下來的也是我。」

陸小鳳吃驚地看著她，就好像她頭上忽然長出了兩隻角。

小玉道：「你不信我能做得出這種事？」

陸小鳳實在有點不信。

小玉笑了笑，道：「連你都不信，九少爺和宮主當然更不信。」

陸小鳳道：「所以他們想不到是你。」

小玉道：「連做夢都想不到。」

陸小鳳歎了口氣，只覺得「人不可貌相」這句話說得真是一點也不錯。

這時候艙房裡忽然有個地方咕嚕咕嚕的響了起來。

大家都吃了一驚，然後才發現這地方原來是老實和尚的肚子。

小玉笑了，看著他的肚子吃吃笑個不停。

老實和尚紅著臉，道：「這有什麼好笑，和尚也是人，肚子餓了也會叫。」

小玉嫣然道：「可是和尚的肚子好像叫得特別好聽。」

老實和尚道：「可惜和尚自己一點都不喜歡聽。」

小玉道：「和尚喜歡什麼？」

老實和尚道：「和尚只喜歡看。」

小玉道：「看什麼？」

老實和尚道：「看饅頭、看鹹菜、看蘿蔔乾，只要能吃的，和尚都喜歡看。」

小玉道：「牛肉湯不好看？」

老實和尚道：「和尚不吃葷。」

小玉道：「那麼和尚只有餓著，聽和尚自己的肚子叫。」

她又問沙曼：「曼姑娘也不吃牛肉湯？」

沙曼道：「不吃。」

小玉道：「曼姑娘不餓？」

沙曼道：「不餓，就算餓也不吃。」

小玉又笑了：「原來曼姑娘真的是在吃醋，原來吃醋也能吃得飽的。」

老實和尚忽然將牛肉湯搶過去，道：「她不吃我吃。」

小玉笑道：「和尚幾時開始吃葷的？」

老實和尚道：「餓瘋了的時候。」

他一大口一大口的吃著，等到吃累了，才歎了口氣，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和尚吃點牛肉湯，其實也沒太大關係。」

陸小鳳忍不住笑道：「的確沒關係。」

老實和尚忽然跳起來，大聲道：「有關係。」

陸小鳳道：「有什麼關係？」

老實和尚道：「大得要命的關係，和尚－－」一句話沒說完，他的人就仰面倒了下去，嘴角立刻噴出了白沫子。

陸小鳳立刻也發覺自己的頭有點暈暈的，失聲道：「這碗湯裡下了藥。」

小玉變色道：「是誰下的藥？」

陸小鳳道：「我正想問你。」

他想跳起來撲過去，只可惜手腳都又變得又麻又軟。

小玉一直在搖頭，道：「這件事不是我做的，不是我－－」

她看見陸小鳳凶巴巴的樣子，已嚇得想跑了。

只可惜沙曼已擋住了她的去路，冷冷道：「不是你是誰？」

小玉不知道。

門外卻有個人替她回答：「不是她是我。」

世上只有一個人能煮得出這種牛肉湯，當然也只有一個人能在湯裡下藥。那就是牛肉湯她自己。

牛肉湯做出來的湯又香又好看，她的人也很香，很好看。尤其是今天。

看來她好像是特地打扮過，穿的衣服又鮮艷，又合身，臉上胭脂不濃也不淡，都恰好能配合她這個人。

直到今天，陸小鳳才發現她不但很會穿衣服，而且很會打扮！

陸小鳳雖喝得不多，現在頭又已發暈，眼睛也有點發花，就好像已經喝醉了的樣子，忽然大聲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會對我怎麼樣。」

牛肉湯道：「哦？」

陸小鳳道：「你特地打扮好來給我看，當然不會對我怎麼樣。」

牛肉湯板著臉，冷冷道：「我當然不會對你怎麼樣，我只不過想要你去陪母狗吃屎罷了。」

原來她早就到了這裡，說不定她根本就是跟小玉一起來的。可是看小玉的樣子並不像。

小玉看來好像怕得要命，簡直已經像快要嚇得暈了過去。她正在往外溜。

牛肉湯根本不理她。

船在大海上，人在船上，能夠溜到哪裡去？

小玉也好像想通了這一點，非但沒溜，反而用力關上了艙門。

牛肉湯霍然轉身，盯著她，厲聲道：「你想幹什麼？」

小玉道：「我也不想幹什麼，只不過想要你陪和尚喝湯！」

牛肉湯還剩半碗。

小玉道：「這碗湯燉得好，不喝光了實在可惜。」

牛肉湯的臉色也變了。她臉上的胭脂若是擦得濃一點，別人也許還看不出。

可惜她擦得既不太濃，也不太淡，正好讓別人能看出她的臉色在變。

沙曼的臉色卻沒有變。她臉色一直都是鐵青的，眼睛一直都在刀鋒般盯著牛肉湯。

小玉雖然在笑，笑裡也藏著把刀。

她們瞭解牛肉湯，世上很少有人能像她們這樣瞭解。

這一點牛肉湯自己當然也很清楚。

她瞧著小玉：「你敢？」

小玉道：「我為什麼不敢？」她微笑著接道：「我看得出你已經在害怕了，因為你本來以為我們會怕你，可是我們不怕，所以你就害怕了。」

她說得雖然好像很繁雜，其實道理卻很簡單－－你不怕我，我就怕你。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常常是這樣子的。

沙曼慢慢地從衣襟邊緣抽出根很細長的鋼絲，拿在手裡擺弄著。

鋼絲細而堅韌，閃閃的發著光。

她的手纖長而有力。鋼絲在沙曼的手裡，很快的變成一個舞劍女子的側影，尖銳的一端就是劍。

她的手指輕撥，劍式就開始不停的變幻。

小玉嫣然道：「想不到曼姑娘的劍法這麼好。」

沙曼淡淡道：「這世上想不到的事本來就很多。」

牛肉湯什麼話都不再說，立刻走過去，喝光了剩下的那半碗牛肉湯。

她喝的並不比老實和尚少，但是她卻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她當然已吃了解藥。

小玉笑道：「牛肉湯裡加上和尚的口水，不知是不是好吃一點？」

牛肉湯閉看嘴。

小玉道：「其實你應該高興才對，不管怎麼樣，和尚的口水總是很難吃得到的嘛。」

牛肉湯冷冷道：「我很高興，高興得要命。」

小玉笑道：「你高興就好，我就是怕你不高興。」

牛肉湯道：「現在你們是不是可以讓我走？」

沙曼道：「不可以。」

牛肉湯道：「你還想要我幹什麼？」

沙曼道：「脫光。」

牛肉湯道：「脫光？把什麼脫光？」

沙曼道：「把全身上下都脫光，能脫的都脫光。」

牛肉湯臉色又變了，狠狠的瞪著她。

沙曼完全沒有表情，手裡還在擺弄著那條鋼絲。堅韌的鋼絲在她纖纖手指裡，柔軟得就像是條棉線。

牛肉湯回頭瞪著陸小鳳。

陸小鳳在笑，笑得有點癡呆！

除了笑之外，他好像已沒有什麼別的事好做，他雖然沒有暈過去，反應卻已很遲鈍。

沙曼冷冷道：「你用不著看著他，他又不是沒有看過你脫光。」

她還在吃醋。一個正在吃醋的女人，通常都是沒什麼道理可講的。

牛肉湯開始脫衣服。

小玉笑道：「她脫得真快。」

沙曼道：「因為她經常都在脫。」

小玉故意歎了口氣，道：「我只奇怪她為什麼總是不會著涼。」

牛肉湯好像根本沒聽見。穿衣服的時候，她是個很好看的女人，脫光了更好看。

她的腿非常直，非常結實，皮膚光滑緊密，雙腿併攏時中間連一隻手指都插不進去！

她無疑正是那種可以令男人銷魂蝕骨的女人，對這一點她自己也很有信心。

小玉又在歎氣：「好棒的身材，我若是男子，現在一定已暈了過去。」

沙曼道：「只可惜你不是男人。」

小玉笑道：「幸好我不是，你也不是嘛！」

牛肉湯忽然道：「你們也不是女人。」

小玉道：「不是？」

牛肉湯道：「你們想要做一個真正的女人，還得多學學。」

小玉道：「你可以教我們？」

牛肉湯看著她，眼睛裡忽然露出奇怪的表情，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慾望。

也不知為了什麼，小玉的臉突然紅了。

牛肉湯輕輕道：「你為什麼不脫光，讓我教給你？」

小玉只覺得喉嚨發乾，連話都說不出。

牛肉湯慢慢地向她走過去，腰肢擺動，帶著種奇異邪惡的韻律。

忽然之間，寒光一閃，向她乳房上刺了過來。鋼絲又伸得筆直，就像是一把劍，卻比劍更尖銳。

牛肉湯凌空翻身，最隱秘的地方恰巧在小玉眼前翻過。

她的腿筆直。筆直堅挺的鋼絲卻忽然又變成條鞭子，橫抽她的腿。

她的腿一縮，忽然翻到陸小鳳身後，手掌按住了他的玉枕穴。

「你再動一動，他就死。」

沙曼沒有再動。

小玉也沒有動，還是紅著臉，癡癡的看著那赤裸的胴體。

牛肉湯笑了，瞇著眼笑道：「小玉，小寶貝，我喜歡你，一直都很喜歡你，你記不記得小的時候我就常常抱著你睡覺？」

小玉的臉更紅，卻不由自主點了點頭。

牛肉湯道：「現在你如果替我殺了沙曼，我一定更喜歡你。」

小玉遲疑著，看著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裡充滿了邪惡淫蕩的魅力。

小玉忽然撲向沙曼，閃電般出手，奪她手裡的鋼絲。

沙曼顯然沒有提防到她這一著，更沒有想到她的出手如此快。

鋼絲立刻就被她奪過去，寒光一閃，忽然刺向牛肉湯的咽喉。這一著更意外，也更快。

可是牛肉湯並沒有上當，身子一縮，已躲到陸小鳳背後！

「你們是不是真的想他死？」

小玉也不敢動了。

牛肉湯慢慢地站出來，笑得更愉快，道：「現在我能不能要你們做件事？」

小玉道：「什麼事？」

牛肉湯道：「脫光，」她的眼睛裡發著光：「兩個女子統統脫光，能脫的都脫光。」

小玉回頭看沙曼。

沙曼的臉蒼白。

牛肉湯道：「我數到十，你們如果還沒有脫光，這裡就多了個死人。」

她已經開始數。

「一、二、三、－－」

小玉已經開始在脫，沙曼也不能不聽話，她們都知道她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她數得很快，她們的動作也不能不快。

牛肉湯吃吃的笑道：「原來你們也是經常脫慣了衣服的。」

說完了這句她才接著數。

「四、五、六、－－」

忽然間，陸小鳳的手一翻，用手指捏著她的手腕，從他背肩摔了過來，就像是條死魚般重重摔在地上。

他本來不會這樣容易就得手，可是她也未免太得意了些。

一個人本不該太得意。

小玉撲過去，壓在她身上，先用膝蓋抵住了她的腰，帶著笑問陸小鳳：「你為什麼等到現在才出手？」

陸小鳳笑了笑，道：「我本來想等她數到十才出手的。」

沙曼努著嘴唇，瞪了他一眼，蒼白的臉上也已有點發紅。

牛肉湯也不知是不是被摔得發暈，過了半天，才能開口，大笑道：「你們是不是想強姦我？」

小玉道：「我倒沒興趣，他也沒有這必要。」

牛肉湯道：「那麼你們就該趕快讓我走，否則你們也跑不了。」

小玉道：「哦？」

牛肉湯道：「只要有片刻看不見我，九哥就會到處找我的，在這條船上，你們能往哪裡跑？」

小玉看著沙曼，兩個人都閉上了嘴。

她們知道她說的是實話。

牛肉湯又笑了笑，柔聲道：「小玉，小寶貝，快把你的腿拿開，你抵得我好癢。」

小玉看不出沙曼的反應，只有找陸小鳳。

陸小鳳忽然問道：「這船上有沒有救生用的小艇？」

小玉道：「有兩條。」

陸小鳳道：「有沒有人保護？」

小玉道：「守護的人，我們可以對付，可是我們就算搶到也沒有用。」

－－因為九少爺他們誰都對付不了。

這句話她沒有說出來，也不必說。

要將小艇放下海，再遠遠的划開，讓大船找不到，那至少要一個時辰。

宮九絕不會給他們這一個時辰。

陸小鳳沉吟著，道：「現在上面的人還不知道小玉的反叛，她若去奪小艇，想必不難。」

小玉道：「可是－－」

陸小鳳打斷她的話，忽又問道：「現在這時候，宮九通常在什麼地方？」

小玉道：「在他的艙房裡。」

陸小鳳道：「除了他之外，這船上還有沒有別的高手？」

小玉搖搖頭，道：「他一向獨來獨往。」

陸小鳳道：「他的艙房，當然就是這條船的主艙。」

沙曼忽然搶著道：「你－－你是不是想去找他？」

陸小鳳笑了笑，道：「本來也不想去的，可是現在卻不能不去了。」

沙曼更著急：「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你有樣東西非賣給他不可，他好像也非買不可。」

沙曼道：「什麼東西？」

陸小鳳說道：「一大碗又香又濃的牛肉湯。」

沙曼的眼睛發出光，道：「你想要什麼價錢？」

陸小鳳道：「我要的價錢並不高。」

他不讓沙曼再問：「先把牛肉湯裝進箱子去，我一走，你們就去奪小艇，兩條都要。」

沙曼看著他，眼睛裡充滿了關懷：「也許宮九並不想要這碗牛肉湯，也許他只想要你的命。」

陸小鳳笑了笑，道：「無論做什麼事，多少總得冒點風險的！」

他笑得並不愉快：「你們只要看到宮九一個人走上甲板，沒有看見我－－」

沙曼道：「那麼我們立刻就殺了她？」

陸小鳳慢慢地點了點頭，心裡忽然覺得很不舒服。

他並不想要牛肉湯的命，更不想讓事情發展到那種情況。

只可惜他已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沙曼忍不住握住他的手，道：「你－－準備什麼時候走？」

陸小鳳道：「和尚一醒我就走。」

沙曼勉強笑了笑，道：「當然要等他醒，箱子總得有個男人來扛的！」

陸小鳳也笑了，心裡卻打了個結。

他知道這不是她心裡想說的話，他看得出她眼色中的恐懼和憂慮。

可是現在她還能說什麼？

縱然她明知這一別很可能就已成永訣，她也只有讓他走。

因為沙曼也知道現在他們絕沒有選擇的餘地。

小玉看著他們，忽然道：「現在和尚還沒有醒來，箱子還空著，難道你們就讓它空著？」

## 第十四回 談判順利

老實和尚醒了，陸小鳳走了，牛肉湯已經裝進箱子。

現在已經到了她們行動的時候，沙曼卻還不想走。

她看著小玉，眼色中充滿了感激，輕輕道：「你是從小跟著他們兄妹的？」

小玉道：「從我七歲的時候，我是個孤兒，若不是老爺子救了我，我早就淹死在海裡。」

沙曼道：「所以你對宮家的人，一直都很忠心？」

小玉眨了眨眼，道：「曼姑娘如果想跟我聊天，到了小艇上我們一定有很多時間可以聊。」

沙曼好像沒有聽見這句話，又道：「九少爺是個怎麼樣的人，你當然很清楚？」

小玉只有點頭。

沙曼道：「現在陸小鳳去找他了，這一去很可能不會回來。」

小玉道：「可是－－」

沙曼打斷她的話，道：「他一死，宮主也得死，我們就沒有一個人能活，所以－－」

她忽然拉起了小玉的手，道：「所以我有句話一定要先跟你說。」

小玉道：「這句話曼姑娘是不是一定要現在說？」

沙曼點點頭，道：「這句話只有三個字。」

小玉道：「三個字？哪三個字？」

沙曼道：「謝謝你。」

小玉看著她，眼圈已紅了。

沙曼道：「現在我們是在冒險，可是如果沒有你，我們就連這種機會都得不到，所以，如果我們這次都能活下去，我希望你能永遠跟我們在一起。」

小玉垂下頭，臉也紅了。她當然聽得出沙曼的意思，「我們」當然就是她跟陸小鳳兩個人。

沙曼柔聲道：「我是個很會吃醋的女人，可是這次我說的是真心話。」

小玉終於輕輕道：「我今年已經十六歲了。」

十六歲正是情竇初開的年紀。

小玉道：「陸小鳳是個很討人喜歡的男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歡他。」

沙曼道：「你呢？」

小玉紅著臉，聲音更輕，道：「當然不能說我不喜歡他，可是－－」

她忽又抬起頭，面對著沙曼：「可是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他。」

沙曼：「不是？」

小玉道：「絕不是。」

她的聲音誠懇而堅決，無論誰都聽得出她絕不是在說謊。

沙曼道：「難道你是為了我？」

小玉道：「也不是。」

她眼睛裡帶著種奇怪的表情：「我是為了我自己。」

沙曼很意外，道：「可是你並不需要來冒這種險的？」

小玉道：「我有原因。」

沙曼道：「你能不能告訴我？」

小玉道：「現在還不能。」

她勉強笑了笑，慢慢地接著道：「只要陸小鳳能活著回來，我一定會告訴你的，就算你們不想聽都不行。」

午夜，風平浪靜。船走得又快又穩，按照這樣的速度，後天黃昏時就可以看到陸地。

船上有兩班船夫，不當值的都已睡了，走出底艙，就可以聽見他們的鼾聲。

無論什麼人的鼾聲，都絕不會是種很好聽的聲音，尤其是當你睡在他們旁邊的時候，有些人的鼾聲簡直可以讓你聽得恨不得自己是個聾子。

可是陸小鳳現在卻覺得他們的鼾聲很好聽，因為這種聲音不但能讓他覺得很安全，而且能讓他保持清醒。

宮九是不是也睡著了？

當然沒有，他就算真睡，也不會睡得這麼沉。

他是個不平凡的人，是個超人，他的能力，他所擁有的一切，絕不是任何人所能夢想得到。

他彷彿永遠都能保持清醒。

立刻要去面對這麼樣一個人，陸小鳳心裡是什麼感覺？

有關這個人的傳說，他已聽得太多了，但是面對面的相見，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些幾乎已接近神話般的傳說，究竟是不是真的？

在這夜涼如水的玉器中宵裡，他一個人會做什麼事？

是在靜坐沉思，還是享受孤獨的真趣？

當值的船夫都在操作，大家各守其位，誰也不敢離開半步。

艙房外並沒有警衛。

九少爺在這裡，有誰敢妄越雷池半步？

這給了陸小鳳不少方便，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主艙，艙門緊閉，門外悄無人蹤。

沒有人敢打擾九少爺的安寧，尤其是每當午夜的時候，除了宮主，誰也不許在附近徘徊窺伺。

現在陸小鳳來了。

他既沒有徘徊，也沒有窺望，他確知九少爺一定就在這間艙房裡！

他還沒有敲門，就聽見艙房傳出一陣奇異的聲音。

是一種帶著呻吟的喘息聲，就像是條垂死的野獸在痛苦的掙扎。

陸小鳳怔住。

艙房裡是不是還有別的人，正在被宮九虐待折磨？

這世上豈非本就有些人以虐待別人為樂？

門裡忽然又有人呻吟低呼：「快來救我，我已忍不住啦！」

陸小鳳也忍受不住。他一向痛恨這種以別人的痛苦為樂的狂人，他用力撞開門闖進去。

艙房裡只有一個人。一個頭髮散亂，臉色蒼白的年輕人，正半裸著在地上掙扎翻滾。

他的軀體蒼白而瘦弱，帶著斑斑的血漬，卻是他自己用針刺出來的。

他手裡還有根針。

艙房裡佈置得精雅而華麗，散落在地上的衣衫也是手工精緻、質料高貴的上等貨。

這無疑就是宮九的艙房。

沒有人虐待他，他為什麼要自己虐待自己？看見陸小鳳進來，他雖然也吃了一驚，但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與渴望，已使他完全失卻了理智。

他又在低呼：「鞭子－－鞭子－－」

床頭的木架上果然掛著條鞭子。

「用鞭子抽我－－用力抽我－－」

陸小鳳看見了這條鞭子，卻沒有動手，只是冷冷的看著。

這個人也在看著他，眼睛裡充滿了乞憐和哀求。

「求求你，快－－快拿鞭子！」

陸小鳳坐了下來，遠遠的坐了下來。

現在他已想到這個人很可能就是宮九，他知道這世上有的人就是喜歡虐待自己。

自虐雖然是變態的，卻也是種發洩。

陸小鳳從來不能瞭解這種人，看見宮九，卻忽然明白了。

－－他得到的已太多，而且太容易得到，所以他心裡的慾望，只有在虐待自己時，才能真正得到滿足。

陸小鳳冷冷的看著他，道：「你是不是在等宮主？她喜歡用鞭子抽人，我不喜歡。」

這人眼睛裡的乞憐之色忽然變成了仇恨和怨毒，喘息著道：「你喜歡什麼？喜歡沙曼？」

他忽然大笑，瘋狂般大笑：「你若以為那女人是個淑女，你就錯了，她是婊子。」

陸小鳳的手握緊。

這人笑得更瘋狂：「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婊子，為了塊肥肉就肯陪人上床睡覺，她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陪人上床睡覺。」

陸小鳳忽然衝過去，拿起了鞭子。別人侮辱他，他也許還不會如此憤怒，侮辱他所愛的人，卻是他絕對無法忍受的！任何人都無法忍受。

這人大笑道：「你是不是生氣了？因為你也知道我說的是真話？」

陸小鳳咬著牙，忽然一鞭子抽下去，抽在他蒼白瘦弱的胸膛上。

第一鞭抽下去，第二鞭就不難了。這人眼裡發出了光，嘴裡卻還在不停的辱罵，鞭子抽得越重，他眼睛越亮，也罵得越凶。這是雙重的發洩。

他的身子忽然蜷曲，又伸開，然後就躺在那裡，動也不動了。他已滿足。

陸小鳳踉蹌後退，坐了下去，衣服已濕透。他的憤怒已發洩。

他忽然發現自己心裡彷彿也有種奇異而邪惡的滿足。

這種感覺卻令他幾乎忍不住要嘔。

他閉上眼睛，勉強控制自己，等他再張開眼睛時，地上的人已不見了。

艙房裡寂靜無聲，若不是鞭子還在他手裡，他幾乎還以為剛才又做了場噩夢。

就在這時，一個人從裡艙慢慢地走了出來，漆黑的髮髻一絲不亂，雪白的衣衫上連一道皺紋都沒有，輪廓美如雕刻的臉上帶著種冷酷、自負，而堅決的表情，眼神銳利如刀鋒。

這個人就是剛才那個人，有誰能相信？陸小鳳卻不能不信。

這既不是奇蹟，也不是噩夢，真實的事，有時遠比夢更離奇可怕，更令人作嘔。

這人刀鋒般目光正盯在他臉上，忽然道：「我就是宮九。」

陸小鳳淡淡道：「我知道！」

現在，他終於完全知道宮九是個什麼樣的人了。

－－他既不是神，也不是超人，只不過是條蝸牛而已。

因為他總是像蝸牛般躲在他超人的殼子裡，只有在沒人看見時，才會鑽出來透透氣！

也許就因為在蝸牛殼子裡憋得太久，所以他心裡的慾望必須發洩。

他選了種最噁心的法子，只有這種法子才能讓他真正滿足！

現在他雖然又鑽進了他又冷又硬又光鮮的殼子裡，可是陸小鳳已不再怕他。

一個人若是真正看清了另外一個人，對他就絕不會再有所畏懼。

陸小鳳道：「你就是宮九？」

宮九道：「我就是。」

陸小鳳道：「你一定想不到我會來找你？」

宮九冷冷道：「世上不怕死的人很多，並不止你一個。」

陸小鳳道：「我怕死。」

宮九道：「所以你現在一定很後悔。」

陸小鳳道：「後悔？」

宮九道：「後悔剛才為什麼不殺了我。」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剛才我的確有機會殺了你的。」

宮九道：「你沒有。」

陸小鳳笑了，看著自己手裡的鞭子在笑。

宮九臉上卻完全沒有羞愧之色，剛才這鞭子就好像根本不是抽在他身上的！

陸小鳳道：「我沒有殺你，是我的錯，我並不想要你感激，可是你－－」

他的聲音停頓，因為宮九忽又做出件很奇怪的事。他突然又解開了自己的衣襟，露出了胸膛和後背，他的肌膚光滑潔白如玉。

陸小鳳再次怔住。

－－這個人身上的鞭痕和血漬到哪裡去了？

他不懂！雖然他也聽到傳說中有種神秘的功夫，練到某種程度時，就會有種奇異的再生力，可以在瞬息間令創痕平復收口。可是他一直認為那只不過是種荒謬的傳說而已。

宮九又穿上衣服，靜靜地看著他，道：「現在你是不是已明白了？」

陸小鳳道：「明白什麼？」

宮九道：「你剛才並沒有錯，因為你根本沒有機會。」

陸小鳳道：「所以，你也不必對我感激。」

宮九道：「所以你現在非死不可了。」

陸小鳳又笑了。

宮九道：「無論誰做出了不該做的事，都非死不可。」

陸小鳳道：「何況我還看見了一些不該看的事。」

宮九忽然輕輕歎息，道：「只可惜現在我還不能殺你。」

陸小鳳道：「因為你從不免費殺人？」

宮九道：「為了你，這一點我也可破例。」

陸小鳳道：「你為的什麼？」

宮九凝視著他，過了很久，忽然問道：「她在哪裡？」

這句話問得很奇怪，甚至連「她」是誰都沒有指明。

陸小鳳卻毫不遲疑就回答道：「在箱子裡面。」

宮九道：「你知道我問的是誰？」

陸小鳳道：「我知道。」

他也忍不住問：「你也知道她已落入我們手裡？」

宮九道：「你怕死，可是你來了，你當然不是來送死的。」

兩個人互相凝視著，眼睛裡都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

不管那是種什麼樣的表情，其中多少都帶著些尊敬！

這種對仇敵的尊敬，有時甚至還遠比對朋友的尊敬嚴肅得多。

又過了很久，宮九才緩緩道：「你準備用她的命，來換你們兩條命？」

陸小鳳道：「不是兩條命，是四條命。」

宮九道：「還有兩條命是老實和尚和小玉的？」

陸小鳳不能不承認這個人的確有些超人的地方。

宮九道：「你要的是－－」

陸小鳳道：「我只要一個時辰。」

他再解釋：「我帶她走，你的船回轉，一個時辰後我放她走。」

宮九道：「船上的兩條小艇你都已奪下？」

陸小鳳道：「我知道小玉一定不會讓我失望。」

宮九道：「一個時辰，你就讓她來跟我會合？」

陸小鳳道：「四個人用不著兩條小艇，其中一條就是為她準備的。」

宮九道：「你想得很周到。」

陸小鳳道：「我說話也算數。」

宮九道：「只有不多說話的人，說話才算數。」

陸小鳳道：「你看我像是個多嘴的人，」

你不像！

宮九道：「你能忘記這幾天看見的事？」

陸小鳳道：「不能。」

這些事本就是任何人都忘不了的！

宮九道：「你能替我們保守秘密？」

陸小鳳笑了笑，道：「你們的事我就算說出來，又有誰會相信？」

宮九看著他，眼中露出滿意之色，道：「看來你好像從不輕易答應別人一件事？」

陸小鳳道：「是的！」

宮九道：「不輕易許諾的人，就不會寡信。」

陸小鳳道：「我總是盡力去做。」

宮九道：「那麼我相信她回來的時候一定平安無恙。」

陸小鳳道：「一定。」

宮九道：「我也相信現在小艇一定已放了下去。」

陸小鳳道：「很可能。」

宮九慢慢地站起來，道：「那麼只要等你一下去，就可以看見這條船已回頭了。」

他站起來，就表示這次談話已結束。

陸小鳳也站起來，看著他，微笑道：「跟你談交易，的確是件很愉快的事。」

宮九淡淡道：「我也一樣。」

陸小鳳大步走出去，拉開了裡艙門。

宮九看著他的背影，忽然又道：「我只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了。」

陸小鳳道：「最後一次相見？」

宮九點點頭，道：「下次你再見到我時，我相信彼此都不會有這麼愉快了。」

陸小鳳道：「我也相信。」

黑暗的海洋，浪潮已起。小艇在海浪中漂蕩，就像是沸水鍋的一粒米。

陸小鳳和老實和尚並肩搖槳，操舵的是小玉。

宮九的船早已回頭了，他們已經在這黑暗的海洋上走了很久。

老實和尚忽然問道：「你真的見到了宮九？」

陸小鳳道：「嗯！」

老實和尚問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陸小鳳沉吟著。這句話本是他常常問別人的，現在居然有人來問他了。

他在考慮應該怎麼答覆。

「不知道。」這就是他考慮的結果。

他考慮得越久，越覺得只有這三個字才是最好的答覆。因為他實在不瞭解這個人。

老實和尚道：「你們已見過面，但你卻還是不知道？」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只知道一點。」

老實和尚道：「哪一點？」

陸小鳳苦笑道：「我絕不想再看見他，也絕不想跟他交手了。」

船尾的小玉忽然也歎了口氣，道：「只可惜有些事就算你真的不想去做，有時卻又偏偏非去做不可。」

陸小鳳道：「難道我一定還會看見他？」

小玉沉默著，面對著無邊黑暗的海洋，居然好像沒聽見他問的話。

－－這小女孩子心裡是不是也隱藏著什麼秘密？

另外一條小艇用繩子繫在船尾後。

她忽然定住舵，將這條小艇用力拉過來：「現在時候一定已經到了，我們已經應該放她走。」

沙曼默默地打開箱子，牛肉湯還是赤裸著蜷伏在箱子裡，連動都不動。

淡淡的星光，照在她身上，她的胴體就像海浪般柔滑光亮。

沙曼道：「你還不走？」

牛肉湯道：「我為什麼要走？·這箱子裡又暖又舒服。」

沙曼道：「你不想去見你的九哥？」

牛肉湯道：「我若不回去，他遲早總會追上來的，我一點都不急。」她忽然站起來，赤裸的胴體在夜色中發著光，正好面對著老實和尚。她眨著眼問：「和尚有多久沒有看過脫光的女人了？」

老實和尚垂著頭，道：「好像－－好像已經有幾百年了。」

牛肉湯笑道：「佛家講究眼中有色，心中無色，和尚為什麼不敢看我？」

老實和尚苦笑道：「和尚的道行還不夠。」

牛肉湯嫣然道：「難道和尚心裡有鬼嗎？」

老實和尚道：「有一點。」

牛肉湯吃吃的笑著，忽然一屁股坐到他懷裡去了：「坐在和尚懷裡去，原來比躺在箱子裡還舒服得多。」

老實和尚頭上已連汗都冒了出來。他當然知道她是在故意搗蛋，要讓這條小艇沒法子走快。

她若不回去，宮九當然會追上來。

可惜和尚心裡雖然有數，卻連一點法子都沒有，非但不敢伸手去推，簡直連動都不敢動。

牛肉湯眼珠子轉了轉，忽然又問道：「和尚有多久沒摸過女人了？」

老實和尚道：「不－－不知道。」

牛肉湯道：「是不知道，還是忘記了？」

老實和尚道：「是－－是忘記了。」

牛肉湯笑道：「和尚一定連摸女人是什麼滋味都忘了，讓我來提醒你。」

她忽然捉住老實和尚的手－－

老實和尚好像已嚇得要叫了起來，幸好就在這時候，一隻手忽然伸過來，扣住了牛肉湯的腕子，一摔一翻，她的人就飛了起來，噗通一聲，掉進海裡。

陸小鳳拍了拍手，道：「割掉繫船的繩子，她上去也好，不上去也好，都不關我們的事了。」

小玉道：「如果她一定要淹死，我們怎麼辦呢？」

陸小鳳道：「我們也只有看著。」

小玉嫣然道：「好辦法，好主意。」

要對付牛肉湯這種人，這的確是最好的法子。

牛肉湯不停的在海浪中跳動著，放聲大罵：「陸小鳳，你這個王八蛋！我絕不會饒了你的，總有一天我要把你切碎了煮來吃！」

## 第十五回 仗義救人

她罵得聲音好大，陸小鳳卻聽不見，連一個字都聽不見。

老實和尚擦著汗，歎著氣，苦笑道：「看來這叫做天生的一物治一物。」

忽然間，砰的一聲響，一個浪頭打上了小艇，天上連星光都已被烏雲掩沒。

是不是暴風雨快要來了？

海上更黑暗，小艇搖晃得更劇烈，星光消失後，連方向都已辨不出。

老實和尚用兩隻手緊緊握住船舷，臉上已無人色，不停的喃喃自語：「這怎麼辦？和尚看見澡盆裡的水都害怕，連洗澡都不敢洗。」

小玉笑了，道：「原來－－」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已有個浪頭重重的打在她身上，她的人就倒了下去。

陸小鳳搶著去把舵，可是他就算能把穩舵，辨不出方向又有什麼用？

老實和尚歎著氣，苦笑道：「現在和尚總算明白了。」

陸小鳳道：「明白了什麼事？」

老實和尚道：「明白宮九為什麼那麼痛快就答應了你。」

他歎息著又道：「那小子一定早就算出了海上會有風暴，早就知道我們過不了這一關。」

陸小鳳道：「莫忘了他妹妹現在也在這條小船上，那條船並不比我們這條大。」

老實和尚道：「莫忘了那丫頭是個狐狸精，我們是群旱鴨子。」

陸小鳳沉默著，也不禁歎了口氣，道：「若是有老狐狸在，就好了。」

老實和尚道：「老狐狸是什麼人？」

陸小鳳道：「他也不算是什麼了不起的人，只不過這世上如果有三百種可讓船不要翻的法子，他至少懂得兩百九十九種。」

突聽一個人道：「三百種我都懂。」

小艇的船板忽然有一塊掀了起來，一個人從下面伸出了頭，滿頭白髮蒼蒼，一雙眼睛卻湛藍如海水。

「老狐狸！」陸小鳳叫了起來：「你怎麼還沒有死呢？」

老狐狸眨了眨眼，道：「你有沒有看見魚淹死在水裡？」

陸小鳳道：「沒有。」

魚可能死在水裡，卻絕不是被淹死的。

老狐狸笑道：「我在陸上是條老狐狸，到了水裡，就是條魚。」

小玉道：「是條什麼魚？」

陸小鳳大笑：「當然是條老甲魚！」

風暴已過去。

無論多麼小的船，無論多麼大的風浪，只要有好手操舵，都一定會渡過去的。

老狐狸的手穩如磐石。

「這些日子來，你躲到哪裡去了？」

「當然是在水裡。」老狐狸道。

一個人若能在水下潛伏，的確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吃什麼？」陸小鳳問。

「大魚吃小魚，老魚吃大魚。」

生魚的營養，遠比紅燒魚、清蒸魚、油煎魚都大得多。

所以他的手還很穩，體力還未消失。

「你怎麼會到這條船上來的？」

「我看見這條船在裝水，就知道它又要走了。」他笑得好得意，「我也知道不到危急的時候，絕不會有人動救生的小船。」

小玉一直在聽著，忍不住歎了口氣，道：「看來這個人真是條老狐狸。」

老實和尚也忍不住歎了口氣，道：「總有一天，你也會變成狐狸精的。」

小玉看著他，忽然問道：「你真的從不洗澡？」

老實和尚道：「誰說的？」

小玉道：「剛才你自己說的，看見水你就害怕，怎麼能洗澡？」

老實和尚道：「我乾淨。」

夕陽消失。

老狐狸的眼睛也變得像夕陽般多姿多采。

「我們現在到哪裡去？」

「老狐狸當然要回狐狸窩的。」

他笑得更開心，因為他知道舵在他手上，別人想不去都不行。

「狐狸窩是個什麼地方？」

「是個只要你去過一次，就一定會想再回去的地方。」

「你去過？」

陸小鳳點點頭，眼睛裡也發出了光。

那些低黯的，總是有煙霧迷漫的屋子，那些粗獷而直率的人，那一杯杯烈得可以讓人流出眼淚的酒，那木板上到處都是洞眼的洗澡房－－

也不知道為了什麼，只要一想起，他心裡就會覺得有說不出的溫暖。

老狐狸瞇著眼，看著他：「你心裡是不是也跟我一樣想回去？」

陸小鳳不能不承認：「有一點。」

老狐狸道：「是只有一點，還是想得要命？」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想得要命。」

老狐狸笑了，順手往前面一指，道：「你看那是什麼？」

陸小鳳回過頭，就看見了陸地。

偉大而可愛的陸地，他們終於回來了。

他們當然一定會回來的，因為他們的信心和勇氣並未消失。

老狐狸興奮得就像是個孩子。

這海岸、這沙灘，甚至連那一塊岩石，都是他熟悉的。

無論他在哪裡，只要他一閉起眼，就能看到。

可是他一上岸就怔住，海岸、沙灘、岩石都沒有變，他的狐狸窩卻變了。

低矮破舊的平房已變得煥然一新，窗戶上也糊起了雪白的窗紙，裡面已不再有粗獷豪邁的笑聲傳出來，他的狐狸窩竟似已變得像座墳墓。

陸小鳳也很意外，忍不住道：「你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其實他當然也知道老狐狸是絕不會走錯地方的，世上本就絕沒有找不到自己老窩的狐狸。

可是世上也絕沒有永不改變的事，狐狸窩也一樣會變的。

陸小鳳又道：「你出門的時候，你的狐狸窩交給誰？」

小玉搶著道：「老狐狸出了門，狐狸窩當然交給母狐狸。」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我明白了。」

老狐狸道：「你明白了什麼？」

陸小鳳道：「你那條母狐狸，一定也是個狐狸精，狐狸精做寡婦是做不長的，她以為你已葬身海底，你這狐狸窩現在說不定已換了主人。」

老狐狸冷笑道：「有誰敢要那狐狸精，我倒真佩服他的膽子。」

他們站在一塊岩石後，剛好可以看見狐狸窩那扇新漆的門。

門忽然開了，一個人施施然走了出來，鉤鼻高顴，目光如鷹。

陸小鳳又歎了口氣，道：「別的人也許會不敢，這個人一定敢。」

老狐狸道：「你認得他？」

陸小鳳道：「我不僅認識他，也知道他不敢做的事還很少。」

老狐狸道：「他是誰？」

陸小鳳道：「鷹眼老七，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

老狐狸臉色有點變了。

陸小鳳道：「他無論搶了誰的窩我都不奇怪，我只奇怪他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小玉道：「你為什麼不去問他去？」

老狐狸道：「這裡是我的地盤，我去問他。」

他說去就去，一轉出岩石，鷹眼老七那雙炯炯發光的眼睛就盯著他。

老狐狸也在瞇著眼睛看他。

鷹眼老七忽然說道：「喂，你過來。」

老狐狸道：「我本來就要過來。」

鷹眼老七指著那條小艇，道：「那條船是你的？」

老狐狸說道：「本來不是，現在已經是了。」

鷹眼老七道：「剛才船上是不是有四五個人？」

老狐狸道：「嗯。」

鷹眼老七道：「別的人呢？」

老狐狸笑瞇瞇的看著他，道：「你是衙門裡的人？」

鷹眼老七搖搖頭。

老狐狸道：「你知不知道這地方本來歸誰管？」

鷹眼老七又搖搖頭，道：「誰？」

老狐狸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我。」

鷹眼老七道：「你就是老狐狸？」

老狐狸笑了笑，道：「所以問話的應該是我，不是你。」

他說問就問：「你是什麼人？幹什麼來的？一共來了幾個？還有別的人在哪裡？」

鷹眼老七冷冷道：「你為什麼不先回頭看看？」

老狐狸回過頭，就發現已有兩個急裝勁服的黑衣人無聲無息的到了身後。

他還沒有轉身，這兩人已閃電般出手，把他身子架了起來。

鷹眼老七冷笑道：「現在應該由誰來問話了？」

老狐狸苦笑道：「你。」

鷹眼老七冷笑著轉身，大步走進了門，道：「帶他進來。」

「砰」的一聲，門又關起。

兩個黑衣人已將老狐狸架了進來，牆角屋脊後人影閃動，至少還有七八個同樣裝束的黑衣人在這狐狸窩四周埋伏著。

遠處蹄聲響動，還有二十來個騎士在附近往復巡弋，穿的竟全都是七品武官的服色。

陸小鳳已皺起眉，喃喃道：「胡老七的排場幾時變得這麼大的？」

剛才架走老狐狸的那兩人，身法輕快，出手迅急。

埋伏在屋脊牆角後的，武功也絕不比他們差，也全都可以算是一流高手。

能夠用這麼多高手做警衛的人還不多，鷹眼老七本來的確沒有這樣的排場。

在遠處巡弋的騎士們，忽然有一個打馬馳來，牆角後也立刻有個黑衣人迎了上去。

騎士立刻翻身下馬，打躬請安。

他身上穿著雖是七品服色，看見這黑衣人態度卻很恭敬，就像是見到了頂頭上司。

小玉道：「看來不但他的氣派大，他的屬下氣派也不小。」

沙曼道：「這些黑衣人絕不是十二連環塢的屬下。」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

沙曼道：「我聽說過十二連環塢，雖然不能算是個盜窟，也不是什麼好地方。」

陸小鳳道：「難道你認為這些穿黑衣服的朋友都是好人？」

其實他心裡也知道這些人絕不是十二連環塢的屬下，十二連環塢從來不跟官府打交道的。

可是現在他的情緒很不穩定，很想找個人來鬥鬥嘴。

這種法子對於穩定他的情緒，通常都很有效。

沙曼卻不理他了。

陸小鳳捏了捏她的鼻子，道：「你怎麼忽然變成啞巴了？」

沙曼故意板著臉，道：「你要我說什麼？」

陸小鳳又捏捏她的臉，道：「我知道你一定已看出了他們是什麼人？」

沙曼道：「他們當然都不是好人。」

陸小鳳道：「為什麼不是好人？」

沙曼道：「因為你說的。」

陸小鳳道：「我說的話你都聽？」

沙曼道：「我不聽你的話，聽誰的話？」

陸小鳳笑了，忽然摟住她的腰，在她嘴上親了親，沙曼再想板起臉已不行了。

她整個人都已軟在他懷裡。

小玉歎了口氣，道：「你們幫幫忙好不好，就算要親熱，至少也該分分時候，看看地方。」

沙曼道：「你若看著難受，我也可以讓他親親你。」

陸小鳳笑道：「只可惜我的嘴現在沒有空。」

他們的嘴的確都忙得很，那邊兩個人的嘴也沒有閒著。

穿著七品服色，全身甲冑鮮明的武官，一直都在躬著身，和那黑衣人說著話，說的聲音很低，臉上的表情嚴肅而恭謹，彷彿正在報告一件極機密的軍情。

那黑衣人卻好像已聽得有點不耐煩了，已經在揮手要他走。

沙曼壓低聲音，道：「這個人一定是『天龍南宗』的弟子。」

陸小鳳道：「你看得出？」

沙曼道：「天龍南宗的輕功身法很特別，剛才對付老狐狸的兩個人，用的擒拿法也是天龍南宗的獨門手法，所以我才說他們絕不是十二連環塢屬下。」

這次陸小鳳沒開口，小玉卻問道：「為什麼？」

沙曼道：「天龍南宗的大師兄是個天閹，所以就索性淨身入宮做了太監，近年來據說很有權，就將他的師弟們都引進宮去，所以天龍南宗的門下，十個中倒有九個是大內侍衛。」

小玉道：「所以連這些武官們看見他們都得低下頭？」

沙曼道：「就算再大一點的官，看見他們都得低頭的。」

小玉道：「可是大內的侍衛們怎麼會到這裡來了？怎麼會跟著鷹眼老七？」

沙曼故意氣她：「你為什麼不自己去問問他？」

小玉眨了眨眼，道：「曼姑娘若是真的叫我去，我就去。」

她沒有去。

因為那一直低著頭的武官，頭忽然抬了起來，那一直趾高氣揚的黑衣人卻倒了下去。

陸小鳳彷彿看見那武官手裡刀光一閃，刺入了黑衣人的腰。

黑衣人身子立刻軟了，那武官又托住了他，往狐狸窩那邊走，臉上在賠著笑，嘴裡還在說著話，可惜黑衣人卻已聽不見了。

從陸小鳳這個角度看過去，正好可以看見他腰上軟肋下的衣裳已被鮮血染紅。

這地方正是人身上致命的要害，這一刀出手狠毒而準確。

一個小小的七品武官，怎麼會有這麼快的刀？為什麼要刺殺大內的侍衛？

這狐狸窩裡究竟有些什麼人，什麼秘密？

陸小鳳的手已放鬆了沙曼。

小玉也沒有再看他們。

此刻在他們眼前發生的事不但緊張刺激，而且很神秘，他們已完全被吸引。

現在，那武官幾乎已快進到狐狸窩的後門，另外的騎士也開始悄悄的策著馬走過來。

牆角後又閃出個黑衣人，武官正在向他招呼，也不知說了句什麼話。

黑衣人立刻一個箭步竄了過去，武官手裡忽然又有刀光一閃，又刺入了這人的腰。

這一刀出手更準更快，黑衣人連哼都沒有哼就倒了下去。

看來這七品武官不但是個武功高手，殺人的經驗似極豐富。

可是這裡已到了禁區，四周埋伏的暗卡都已被驚動。

十來個裝束打扮完全一樣的黑衣人都已現了身，亮出了兵刃。

遠處的騎士也揮鞭打馬，衝了過來，前面的一排人，使的是大槍長戟，騎術精純，顯然都是久經戰陣的沙場老將。

後面的一排人用的卻是江湖常見的短兵刃，有的還亮出了腰邊的暗器囊。

那武官已將黑衣人的屍身用力掄了出去，厲聲道：「我們是奉王爺之命拿人的，若有人敢抗命，一律格殺勿論。」

黑衣人中也有人厲聲道：「我們才是王府的侍衛，你們算什麼東西？」兩句話說完，戰馬已衝了過來，前面的一排人長槍大戟飛舞，聲勢十分驚人，後面的一排騎士卻忽然從馬鞍上飛身而起，找機會要衝進狐狸窩去，一個個輕功都不弱，出手的暗器更狠毒。「天龍南宗」也正是以輕功和暗器知名的，雙方針鋒相對，出手也絕不留情。

陸小鳳看傻了，他實在不懂這是怎麼回事。

可是他已看出了另外一件事－－天龍南宗門下弟子的武功，並沒有江湖傳說中那麼高明，那些穿著七品官服色的騎士卻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因為就在這一瞬間，黑衣人已倒下五六個，狐狸窩的窗戶已被撞碎了三四扇，已經有七八個人闖了進去。

剛才在一瞬間就已手刃了兩個黑衣人的武官，現在又殺了兩個。

第一個闖進去的就是他。

看到了這個人殺人，陸小鳳就想起了他家裡的廚子。

他小時候常常溜到廚房去，看那個廚子削黃瓜，切白菜。

這個人殺人，就好像那個廚子斬瓜切菜一樣。

他的刀絕不會落空的。

－－屋子裡究竟有些什麼人？

至少有老狐狸和鷹眼老七，陸小鳳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他的朋友。

－－朋友，多可愛的兩字，一個人能不能沒有朋友？

不能。

－－一個人能不能看著朋友像黃瓜白菜一樣被砍斷？

不能。

－－一個人能不能在聽見朋友的慘呼聲時裝作聽不見？

不能。

至少陸小鳳不能。

他已經聽見了老狐狸的慘呼聲。

那是種很奇怪的聲音，就好像一個小女孩被人強姦時發出來的一樣。

一個很小很小的女孩子。

陸小鳳很想裝作聽不見，可是他不能。

沙曼看著他，忽然問道：「老狐狸是不是你的朋友？」

陸小鳳道：「不是。」

沙曼道：「你想不想去救他？」

陸小鳳道：「不想。」

他真的不想，因為他實在沒有把握對付那絕不是真武官的武官。

可是他的人已衝了出去。

如果你心裡有痛苦，喝醉了是不是就會忘記？

不是！

－－為什麼？

因為你清醒後更痛苦。

－－所以喝醉了對你並沒有好處。

絕沒有。

－－那麼你為什麼要醉？

我不知道。

一個人為什麼總是常常要去做自己並不想做的事？

我不知道。

屋子裡的情況很慘，本來那些趾高氣揚的黑衣人，現在大多數已倒了下去，有的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有的死魚般掛在窗欞子上。武官們的刀鋒上都有血。

三柄帶血的刀鋒架住了老狐狸的脖子，另外四柄逼住了鷹眼老七的咽喉，他們看見陸小鳳衝進來的時候，就好像看見了天降的救星，武官們看著他衝進來，卻像是在看著只自投羅網的笨鳥。

只有陸小鳳自己心裡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

－－陸小鳳就是陸小鳳，一個既不能算太好，也不能算太壞的人，有時很聰明，有時很笨，有時很衝動，有時很冷靜。

一進了這屋子，他就忽然變得很冷靜，因為他畢竟是來救人的，不是來送死的。

陸小鳳自己先替自己留了條路－－如果救不了別人時，只有先救自己。

武官們冷眼看著他。

他在笑，客客氣氣的拱著手笑道：「各位勞師動眾，遠道而來，為的就是來抓這兩個人的？」

沒有人回答，沒有反應。

陸小鳳道：「他們犯了什麼罪？」

還是沒有人回答，沒有反應。

陸小鳳忽然覺得自己的胃在收縮，就像狂醉後的第二天早上又被人在胃上踢了一腳。

倒在血泊中的人忽然已站起來，掛在窗欞上的死魚忽然又變得生龍活虎。

陸小鳳變成了條魚，一條網中魚。

魚在落入網中時，會掙扎、會擺動，想衝出網去。

陸小鳳不是魚。

所以他一動也沒有動。

－－只要動一下，架在他胸膛和咽喉上的七把刀就會要去他的命。

－－他怎麼能動？

他忽然變得更冷靜，冷靜地站著，像一座山那樣屹立。

陸小鳳在遇到危機時，能夠冷靜，有一個人卻不能。

－－誰？

沙曼。

陸小鳳已經進去很久了，他怎麼還不出來？

沙曼看到過黑衣人和大內侍衛的武功，她相信，陸小鳳絕對可以勝過他們。

－－然而，陸小鳳怎麼還不出來？

一定是遇到了什麼？

「什麼」有很多解釋。

對戀愛中的沙曼來說，「什麼」的解釋只有一種，那就是危機。

所以她一點也冷靜不起來。

她站起就要往裡面衝。

有一個人卻不想她衝進去。

－－誰？

老實和尚。

所以老實和尚就拉住沙曼的衣袖。

沙曼絕不會讓老實和尚拉住她的衣袖。

所以老實和尚只好擋在沙曼的面前。

沙曼道：「你為什麼要攔住我？」

老實和尚道：「不是我攔住你。」

沙曼指著老實和尚道：「難道站在我面前的人，不是你？」

老實和尚道：「這只是我的身體。」

沙曼道：「你是說，有人要你攔住我？」

老實和尚點頭。

沙曼道：「誰？」

老實和尚道：「陸小鳳。」

沙曼道：「我不懂。他什麼時候要你攔住我？」

老實和尚道：「他並沒有要我攔住你。」

沙曼詫異的看著老實和尚。

老實和尚道：「我知道他一定不希望你進去。」

沙曼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他們在裡面，一定是談一件極機密的事。」

沙曼道：「你怎麼知道？」

老實和尚道：「我就是知道。」

沙曼道：「萬一－－」

老實和尚道：「你放心，我保證陸小鳳絕不會有危險。」

陸小鳳真的沒有危險嗎？

難道架在他胸膛和咽喉上的七把刀，不是真刀？

刀當然是真刀，只不過架在陸小鳳胸膛和咽喉上沒有多久，忽然就全都撤去而已。

鷹眼老七忽然大笑道：「陸小鳳果然是陸小鳳，在最危險的時候，依然是那麼鎮靜。」

老狐狸也笑道：「陸小鳳在水裡鎮靜，在陸地更鎮靜，佩服！佩服！」

陸小鳳道：「兩位的玩笑，也未免開得太大了，如果我不鎮靜，豈非早就喪生在你們的刀下？」

鷹眼老七道：「不這樣做，他們就不相信陸小鳳的獨到功夫，情非得已，還請多多包涵。」

陸小鳳道：「為什麼要他們相信我的功夫？」

鷹眼老七道：「因為我要請你幫我一個忙。」

陸小鳳道：「幫忙也用得著這樣嗎？」

鷹眼老七道：「這件事不但離奇，而且神秘，不但神秘，而且充滿了危機。」

陸小鳳道：「哦？」

鷹眼老七道：「這件事牽涉到三千五百萬兩的金珠珍寶。」

陸小鳳道：「還有呢？」

鷹眼老七道：「還有一百零三個精明幹練的武林好手，都在一夜之間失蹤了。」

陸小鳳的眼睛已經張大，因為這麼龐大的財寶，這麼多位武林好手，竟然在一夜失蹤，這件事一定很神秘，很危險，也一定很好玩。

神秘、危險、好玩，三樣之中只要有一樣，陸小鳳就會被吸引，更何況三種都有的事？

所以陸小鳳就靜靜聽著鷹眼老七報告整個事件的經過。

說到最後，鷹眼老七加上一句：「這件事，不但關係中原十三家最大鏢局的存亡榮辱，而且江湖中至少有七十八位知名之士，眼看就要因此而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陸小鳳聽完整個故事，一言不發。所有人都沒有發出聲音，一點也沒有。

因為他們怕一點聲音，也會影響陸小鳳的沉思。

所以他們都屏息靜氣，看著有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陸小鳳看著鷹眼老七道：「三批人查訪都毫無結果？」

鷹眼老七道：「沒有，一點也沒有。」

陸小鳳道：「一點可疑的地方也沒有查獲？」

鷹眼老七道：「有一個可疑的地方，就是出事前那天早上，有一批木匠到過那裡，帶著幾大車木材，據說是為了要做佛像和木魚用的。」

陸小鳳的眼睛亮了起來，追問道：「做佛像和木魚？」

鷹眼老七道：「是的。」

陸小鳳道：「你們為什麼不繼續追查？」

鷹眼老七道：「查過了，那批人在當天晚上就離開，而且我們發現，他們都是太平王府的木匠，一點可疑的地方也沒有。」

陸小鳳道：「哦？」

陸小鳳的四條眉毛彷彿要皺在一起，這是他沉思的樣子。

陸小鳳抬頭，看著圍在四周的黑衣人和武官，對鷹眼老七道：「這些都是負責辦案的人？」

鷹眼老七道：「是的，假如再也查不出消息，我們都只有一條路走。」

老狐狸道：「死路。」

陸小鳳道：「這件事與你有什麼關係？」

老狐狸道：「本來一點也沒有，只可惜我的狐狸窩忽然來了一個人。」

陸小鳳道：「誰？」

老狐狸道：「你。」

陸小鳳道：「我？」

老狐狸道：「因為我沒有死，所以鷹眼老七就認為你也應該活著，所以我們就在這裡等了你五天。」

陸小鳳道：「你們等到了。」

等是等到了，可是有用嗎？

六月十五就是太平王的世子所給的限期了，而現在已經是六月十四日。

所以鷹眼老七的臉色也並沒有多好看。

陸小鳳道：「太平王的世子是個講道理的人物？」

鷹眼老七道：「絕對是。」

陸小鳳道：「那你轉告他，說有人看到過那一百零三個人裡的一個，而且，也看過那批失落的珠寶。」

所有的人目光都盯在陸小鳳臉上。

鷹眼老七的眼瞪得最大。

「真的？」這是大家異口同聲的問話，聲音裡有著興奮和緊張。

「陸小鳳畢竟就是陸小鳳！」

這是鷹眼老七的讚歎。

他卻不知道，陸小鳳看到那一百多尊佛像時，已經歷了多麼險惡的暴風雨和驚濤駭浪。

陸小鳳幾乎喪生在大海裡。陸小鳳幾乎死在牛肉湯的一句話裡。陸小鳳幾乎被賀尚書殺死。

但他都化險為夷，而且在那間密室中看到那些木魚、木魚裡的珠寶，還有「住在」佛像裡的「大力神鷹」葛通。

陸小鳳忽然想起了他被暴風雨打落海中時，看到的一種魚。

－－木魚。

那時他正坐在一尊佛像上。

所以陸小鳳就對老狐狸道：「東西是你運走的。」

吃驚的當然不止老狐狸而已。

－－還有鷹眼老七和那批黑衣人及武官。

他們忽然圍住老狐狸。

老狐狸想苦笑，但是連一點淒慘的笑容都擠不出來。

陸小鳳道：「但是你卻一點也不知道內情。」

老狐狸長長的舒了口氣。

鷹眼老七道：「那批東西現在在哪裡？」

陸小鳳道：「你信任我？」

鷹眼老七道：「這件案子一發生，我就想到只有你能破案，便專程來找你，你想，我對你會不信任嗎？」

陸小鳳道：「好，那你就去回復太平王的世子，請他再給你十五天的期限。十五天之內，我一定給你找回來。」

鷹眼老七道：「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陸小鳳道：「不能。」

鷹眼老七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那裡實在太危險了。」

陸小鳳絕不讓別人去涉險，危難的事，他只會奮不顧身的自己去解決，這是陸小鳳的脾氣。

鷹眼老七瞭解陸小鳳的脾氣。所以他沒有堅持。

陸小鳳道：「現在我只需要一條大船，和老狐狸的幫忙。」

老狐狸忽然覺得很愉快。

連鷹眼老七都不能參與的事，他老狐狸竟然能夠，這豈非是人生一大樂事？

## 第十六回 重回島上

老狐狸的快樂並沒有維持很久。

因為一到了上次遇到暴風雨的海域，陸小鳳就自己跳入小艇中，一個人帶著一瓶水、一袋乾糧，划著小艇走了。

這一次他們沒有遇到暴風，陸小鳳就決定一個人在小艇上隨海波漂浮。

他記起在島上，小老頭對他說過：「也就因為這股暖流，所以你才會到這裡來。」

所以他不停的探手入水中，試探水的冷暖。

他試了已經有兩百七十六次了，海水卻只冷不暖。

他開始焦急起來。

他很懷疑自己能否隨水漂到島上。

他開始後悔，後悔自己一再堅持不讓沙曼來。

假如沙曼在身邊，管他水流怎麼漂，管他水流把他們漂到哪裡？最好漂到世界的盡頭，漂到幸福的國度，漂到傳說中的蓬萊仙島。

他渴望沙曼在身旁。

陽光是那麼燦爛，海水一片湛藍，海波微揚，偶爾還漾起一大片的銀色閃光。

假如有沙曼在身旁，這是多美好的事！

沙曼！沙曼！他是否愛上了沙曼？

他笑了笑。

這時候，老狐狸的船大概已經回航了吧？

沙曼在老狐狸的船上，是否也在想他？抑或在和小玉訴說她的思念？

抑或和老實和尚開玩笑？

想起了老實和尚，陸小鳳立刻坐了起來。

萬一老實和尚不老實怎麼辦？

啪！啪！

這是陸小鳳左右開弓，自己打了自己兩記耳光的聲音。

老實和尚會不老實？也許對別人會耍耍詐，可是陸小鳳能懷疑嗎？他不是把自己和沙曼救了出來嗎？

陸小鳳又舉起手，正準備再打自己兩記耳光，手突然停在半空。

因為他看見前面出現了灰濛濛的一個小點。

陸小鳳的心撲通的跳了一下，那個就是他到過的島嗎？

星星，滿天的星星。

閃亮的星星。

璀璀璨璨的星星。

在海邊看星，實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當然，假如沙曼在身邊，那就更好了。

不過陸小鳳並沒有覺得很遺憾。

因為，他必須在日出之前，想清楚一件事。

關於岳洋，關於小老頭，關於宮九，關於牛肉湯，關於那一批失落的珠寶，關於那一百零三個失蹤的武林好手。

在接近解決問題的邊緣時，陸小鳳的表現，一向是大丈夫的表現。

－－拿得起，放得下。

－－最重要的，是能夠忘情棄愛。

這是真英雄的本色。

在面對敵人時，假如還婆婆媽媽，還留戀旖旎的愛情，這個人絕對會被敵人擊敗。

陸小鳳未被擊敗過。

陸小鳳只有在該談愛的時候才談愛，該纏綿的時候才纏綿。

現在是該作分析敵情的時候。

所以沙曼雖然不在身旁，陸小鳳並不感到遺憾。

他想到那一百零三個失蹤的人。

這一百零三個人，一定在這島上，只是，他們都失去了活動的能力。

每天只喝一勺牛肉湯的人，手腳還有活動的能力嗎？

牛肉湯這樣對待他們，為的是什麼？

她為什麼不乾脆把他們都殺死？

讓他們苟延殘喘的活著，目的在哪裡？

他想到那一批價值三千五百萬兩的金銀珠寶。

多龐大的數目！

多龐大的劫案！

很明顯，這次劫案的主謀，一定是小老頭。

岳洋只不過是負責押運珠寶的小角色而已，在這次劫案中，應該不是個重要的人物。

重要的人物只有兩個。

小老頭和宮九。

小老頭是主謀，宮九是執行者。

以島上如雲的高手，劫持這批珠寶，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

然而重要的不在這裡。

重要的是，到底是誰殺死崔誠？

陸小鳳忽然想起了一段話。

小老頭說的一段話。

－－殺人的方法只有一種。

－－殺人之後，不但能絕對全身而退，而且要絕對不留痕跡，所以殺人工具雖多，正確的方法卻絕對只有一種。

－－這不但需要極大的技巧，還得要有極精密的計劃，極大的智慧和耐心。

是小老頭殺死崔誠？

不可能。小老頭用不著親自出馬。

是宮九？

應該是他。但是，他是怎麼殺崔誠的？

崔誠的密室外，有五道防守嚴密的鐵柵門，能自由出入的，只有程中和蕭紅珠。

是宮九買通程中和蕭紅珠來殺害崔誠？

有可能。可是，為什麼他們進入密室後，程中和蕭紅珠都已經死了？

他們絕不可能自殺！

而密室的四面牆壁，是整塊的花崗石，鐵門不但整天有人換班防守，還配有名匠鑄成的大鐵鎖。

這麼嚴密的保護，誰能進去殺人？

連小老頭也絕對進不去！

只有一種人能夠進去！

隱形的人！

對，隱形的人！

陸小鳳興奮起來了！他知道，只有小老頭知道這個人怎麼隱形。

所以他明天一早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去找小老頭。

現在，他只需要充足的睡眠。

朝陽初升。

陽光把陸小鳳的眼睛刺開。

他站起身，活動一下筋骨，發覺昨夜睡得很熟，現在精神奕奕。

他邁步向前走，走到那長滿籐蘿的山崖，撥開籐蘿，走入那小徑中，走在那草地上。

綠草，流水，一切都和上次來時相同，除了一樣。

－－這次沒有岳洋來迎接他。

不但沒有岳洋，連一個人的影子也沒有。

靜。出奇的靜。

除了淙淙的流水聲外，陸小鳳幾乎可以聽到草長花開的聲音。

「靜得可以聽到花開草長的聲音，是嗎？」

陸小鳳被這聲音嚇了一跳。

他轉身一看，就看到說話的人。

依舊是圓圓的臉，半禿的頭，臉上還是帶著那種和藹的笑容，身上還是穿著那質料極好的衣服。

－－小老頭。

陸小鳳看著小老頭，微笑道：「你的出現，總是那麼突如其來？」

小老頭道：「你上次在這個島上看到的事，你認為很怪異？」

陸小鳳道：「怪異極了。」

小老頭道：「這個島是不是很神秘？」

陸小鳳道：「神秘極了。」

小老頭道：「我是這個島上的主人。」

陸小鳳道：「所以你理所當然的透著神秘？」

小老頭道：「一點不錯。」

陸小鳳道：「你知道我這次重回島上，有什麼目的？」

小老頭道：「我當然知道，你有很多疑問，需要我給你答案。」

陸小鳳道：「你會給我答案嗎？」

小老頭道：「你看呢？」

陸小鳳道：「會。」

小老頭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以你的武功，以你的智慧，你根本不必隱瞞任何事。」

小老頭道：「你說得很對，只是我卻另外有一個希望。」

陸小鳳道：「什麼希望？」

小老頭道：「我希望你是回來告訴我一件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小老頭道：「你願意加入我這一行。」

陸小鳳道：「我只有讓你失望了。」

小老頭道：「我知道。」

陸小鳳道：「你怎麼知道？」

小老頭道：「因為你是一個人回來的。」

陸小鳳道：「哦？」

小老頭道：「如果你要加入我這一行，你就會帶著沙曼回來。可是你並沒有。」他臉上帶著微微感歎的神色，續道：「我希望我的失望是暫時的。」

陸小鳳道：「對於你的希望，我很抱歉不能給你任何諾言。」

小老頭點點頭道：「我知道。」

陸小鳳道：「你又知道？」

小老頭道：「因為你不是別人，你是陸小鳳。陸小鳳是最重諾言的。」

陸小鳳心裡實在高興極了。別人的讚賞，並不算什麼，這個曠世奇人小老頭，能夠說出這番話來，陸小鳳焉能不高興？

小老頭又道：「你能夠逃過宮九在船上的攻擊，我相信，你的智慧，絕對比我高，我相信，你對於那批珠寶失竊的事，一定想出了很多線索。」

陸小鳳道：「我只知道一件事。」

小老頭道：「哪一件？」

陸小鳳道：「竊案是你策劃的，珠寶和失蹤的人都在島上。」

小老頭道：「你說對了一半。」

陸小鳳道：「哪一半？」

小老頭道：「前面的一半。」

陸小鳳吃驚道：「你是說，珠寶和人已經不在島上？」

小老頭道：「不錯。」

陸小鳳道：「宮九已經把珠寶和人運回去？」

小老頭道：「人，宮九另有打算。珠寶，總是要花掉的。」

陸小鳳道：「他一個人怎麼花？」

小老頭道：「不是一個人，是很多人。」

陸小鳳恍然道：「怪不得這裡的人一個也不剩，原來他們都去花這筆錢去了。」

小老頭道：「所以，我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只有一個。」

陸小鳳道：「誰？」

小老頭道：「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只有我？」

小老頭道：「因為他們都不能甘於寂寞。大吃大喝大玩大鬧的人，是很容易被人控制的人。」

陸小鳳道：「對你來說，這不是很理想嗎？」

小老頭道：「是很理想，只是，我也就很寂寞了。」

陸小鳳道：「因為你找不到接你的班，做領導的人？」

小老頭道：「所以，我很喜歡你。」

陸小鳳微笑，沒有說話。

小老頭道：「你對這件竊案，有什麼疑問？」

陸小鳳道：「以你們的人力和武功，我知道，要竊去這批珠寶，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我只有一個問題想不透。」

小老頭道：「哪一個問題？」

陸小鳳道：「崔誠的死。」

小老頭笑道：「記得我對你說過的隱形人嗎？」

陸小鳳點頭道：「我的意思是，殺崔誠的人，是怎麼隱形的？」

小老頭沒有回答。

陸小鳳也沒有追問。

陸小鳳知道，像小老頭這種人，如果他願意說出答案，他會毫不考慮的就說出來，如果他不願意說，怎麼問，也問不出來。

所以他就陪著小老頭喝酒聊天。

## 第十七回 宮九的陰謀

天色晴朗。

陸小鳳起先以為天氣會非常惡劣。他心底也希望天氣惡劣。

因為小老頭的「前途險惡」，他希望指的是天氣，小老頭深知天文地理，所以他認為小老頭指的是氣候的險惡。

但是天空卻藍得一如無波的海水。

假如小老頭指的不是天氣惡劣，那麼，他指的一定是有一個陰謀，在陸地上等待著他。

這點很令陸小鳳擔心。人心一向都比氣候難對付，尤其是一心想對付你的一顆險惡的心。

小老頭絕對不會暗算他。

想打倒陸小鳳的，無疑只有一個人－－宮九。

神秘的宮九。

陸小鳳在思考那件大竊案時，就懷疑崔誠是宮九殺死的，但卻想不出，宮九如何通過五道鐵柵，進入密室，去殺崔誠、蕭紅珠和程中。

他沒有帶鷹眼老七一起的原因，就是他不希望打草驚蛇。

他必須要找出殺害崔誠的兇手。而且，看到那批珍寶，並不等於破案。

沙灘雖然很小，沙卻又白又細又軟，陽光照在上面，彷彿像雪一樣。

陸小鳳以為沙灘上會有一個人。

一個等他的人－－沙曼。

沙曼應該在沙灘上等他的，為什麼卻不見她的蹤影？

雖然他和沙曼分手時，並沒有約定在這裡等他，但陸小鳳心中卻認為沙曼會在這裡等他，然後一同在沙上喃喃細語，看火紅的夕陽沉落水平線下，看漫天彩霞映照天邊，然後才攜手回去見小玉和老實和尚。

然而，除了海浪輕輕拍擊，除了微微的海風輕拂外，沙灘上渺無人蹤。

連一雙腳印也沒有。

－－沙曼他們是否發生了什麼意外？

陸小鳳的步子走得更急了。

走過沙灘，是一大塊一大塊深棕色的石頭，這是一條異常美麗的海岸線。陸小鳳卻無心欣賞。

走過長長的石灘，就到了一道懸崖前。一縱身，陸小鳳飛上崖頂。

崖頂上也沒有沙曼的蹤影。

－－難道沙曼一點也不急著見我？

－－她為什麼不在這裡守候我的歸來？

陸小鳳看到那間老實和尚他們居住的木屋，卻有點不敢向前走。

－－萬一屋內已經物事全非，萬一－－

陸小鳳停在屋前，心中躊躇起來。

木門緊閉，屋內毫無人聲。陸小鳳踏出他沉重的步伐。

陸小鳳的手停在木門前。

推門。

陸小鳳看到三個人坐在裡面。

老實和尚、沙曼、小玉。

三個人也看到陸小鳳，但臉上一點高興的表情也沒有。

－－雖然只分別數天，但是，連沙曼也沒有重逢的喜悅嗎？

陸小鳳的心忽然噗通噗通的跳了起來。

－－發生了什麼事？

陸小鳳以疑問的眼光巡視他們，最後落在沙曼的臉上。

沙曼笑了。苦笑。

陸小鳳忍不住大聲問道：「你們究竟怎麼了？就算不歡迎我，也不應該用這種表情對我呀。」

老實和尚看著陸小鳳道：「你要我們怎麼樣？」

陸小鳳道：「最少也該笑笑，說兩句問候我的話。」

老實和尚露出牙齒，應酬式的撇撇嘴巴，表示笑過了，然後道：「你好嗎？海上風浪大吧？」

陸小鳳瞪著老實和尚道：「如此而已？」

老實和尚道：「如此而已。」

陸小鳳高聲道：「你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嗎？」

老實和尚、沙曼、小玉，三個人一起注視著陸小鳳，異口同聲道：「有。」

陸小鳳看著沙曼，道：「你說。」

沙曼道：「你知道我為什麼既沒有在沙灘等你，也沒有在崖邊等你的原因嗎？」

陸小鳳道：「我就是不知道。」

沙曼道：「因為你有了麻煩了。」

陸小鳳道：「我有了麻煩？有麻煩是我的事，跟你來不來接我，一點也沒有關係呀！」

沙曼道：「有關係。」

陸小鳳道：「你說。」

沙曼道：「第一，你有了麻煩，我就沒有了心情。」

陸小鳳道：「第二呢？」

沙曼道：「我們剛才，就是你回來前，正好在這裡研究你的麻煩。」

陸小鳳道：「這樣說，我的麻煩可就大了？」

小玉道：「很大，跟一樣東西一樣大。」

陸小鳳道：「跟什麼東西一樣大？」

小玉道：「跟你的頭一樣大。」

陸小鳳道：「我的頭一點也不大呀？」

小玉道：「等你知道你的麻煩以後，我保管你一個頭有三個大。」

陸小鳳已經感到他的頭大起來了。

這時，老實和尚忽然冒出來一句話：「你這次回到島上，一定什麼收穫也沒有吧？」

陸小鳳以奇怪的眼神看著老實和尚道：「你怎麼知道？」

老實和尚道：「你在海上的時候，陸地上發生一些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老實和尚道：「那批失竊的珍寶，有幾顆最名貴的，已經被人賣掉了。」

陸小鳳道：「哦？」

老實和尚道：「而且，也有人發現了陳平、李大中、孫五通－－」

陸小鳳道：「慢著！慢著！陳平、李大中、孫五通是什麼人？」

老實和尚道：「他們什麼人也不是，只不過他們剛好都參加了這次失竊珍寶的保鏢而已。」

陸小鳳道：「你是說，他們被人發現？」

老實和尚道：「不是。」

陸小鳳道：「又不是？」

老實和尚道：「不是他們的人被發現，而是他們的屍體被發現。」

陸小鳳道：「屍體？」

老實和尚道：「也不能說是屍體，因為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還會講一句話。」

陸小鳳道：「一句話？什麼話？」

老實和尚道：「一句替你惹來無窮煩惱的話。」

陸小鳳看著老實和尚，等著他把下面的話說出來。

老實和尚卻忽然不開口了。

陸小鳳看著小玉。

小玉道：「陳平在臨死前說，珠寶是陸小鳳偷的。」

陸小鳳呆住。

沙曼道：「李大中也這麼說。」

老實和尚道：「孫五通也是這麼說。」

小玉道：「這叫眾口鑠金。」

陸小鳳道：「除了我的嘴巴以外。」

沙曼道：「只可惜他們絕不會聽你解釋。」

陸小鳳道：「他們？他們是誰？」

沙曼道：「官兵，太平王世子派出來的特遣高手。」

陸小鳳道：「捉我？」

沙曼道：「捉你歸案。」

陸小鳳道：「陳平、李大中、孫五通他們被發現時，三個人在一塊嗎？」

沙曼道：「不但不在一塊，而且相隔了幾百里地。」

陸小鳳道：「可怕。」

沙曼道：「什麼可怕？」

陸小鳳道：「宮九的詭計。」

沙曼道：「你肯定這是宮九的詭計？」

陸小鳳道：「是的，因為陳平、李大中那批人，我在島上見過。」

老實和尚忽然盯著陸小鳳的四條眉毛。

陸小鳳道：「我這四條眉毛怎麼了？」

老實和尚道：「恐怕要剃兩條。」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大家都知道陸小鳳有四條眉毛，大家都知道陸小鳳偷走了珠寶，大家都在緝拿陸小鳳，假如你還是四條眉毛，目標豈不是過分明顯？」

陸小鳳撫摸著嘴巴的兩條眉毛道：「剃掉了，豈不可惜？」

老實和尚道：「我說的，不是這兩條。」

陸小鳳吃驚道：「你要我把真的眉毛剃掉？」

老實和尚道：「這樣我保證沒有人認得你。」

陸小鳳道：「你殺了我吧！」

老實和尚道：「我為什麼要殺你？」

陸小鳳道：「因為你要剃我的眉。」

老實和尚道：「我只不過提一點建議而已。」

陸小鳳道：「我勸你最好再也不要提。」

老實和尚道：「那我就不提。」

陸小鳳伸出手，要和老實和尚相握，並道：「好友！」

老實和尚手一縮道：「好友歸好友，手是不能握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和尚的手是吃素長肉，你的手是吃肉長肉的。」

陸小鳳愣住。

小玉和沙曼掩嘴微笑。

陸小鳳把伸出的手收回時，老實和尚卻伸出他的手。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現在又要和我握手？」

老實和尚道：「我忽然悟出一番道理。原來我小時候也吃過肉的。我這手也是吃肉長肉的。」

陸小鳳的表情令小玉和沙曼哈哈大笑。

陸小鳳握著老實和尚的手道：「你說，現在該怎麼辦？」

老實和尚道：「有些事情，明明看到了，卻想不通。有些事情，雖然沒有看到，卻能想通其中的來龍去脈。所以，我勸你去找一個人。」

陸小鳳道：「誰？」

老實和尚道：「你的好朋友。」

陸小鳳道：「我的好朋友？」

老實和尚道：「對於這件竊案，我們既然成了睜眼瞎子，所以我認為，也許瞎子會看得比我們還清楚。」

陸小鳳道：「花滿樓？」

老實和尚道：「花滿樓！」

鮮花滿樓。

陸小鳳一聞到這鮮花的香氣，心中就有溫馨的感覺，就像他想起和花滿樓的友情一樣。

－－世上有比友情更令人感覺溫馨的嗎？

陸小鳳想起沙曼。

－－愛情？愛情的感覺，應該是甜蜜。溫馨，絕對是友情的感覺。

陸小鳳對於這個結論相當滿意，所以他踏在樓梯上的感覺，非常輕快。

他猜想，他今天的腳步既然特別輕快，花滿樓的聽覺，應該不會聽出他的腳步聲。

所以他就用愉快的聲音，高聲道：「不用猜了，是我，陸小鳳！」

沒有回答，也沒有花滿樓爽朗的笑聲。

陸小鳳推開門。

鮮花依舊，屋內的裝潢設備都依舊。只有一點不同的地方。

窗前那張椅子上，少了一個人，一個熱愛生命的人。

這樣的黃昏時光，這樣美好的天氣，花滿樓應該坐在那窗前的椅子上，靜靜傾聽夕陽沉落的聲音，靜靜欣賞生命的美好才對，他怎麼會不在？

陸小鳳的腦海中，浮滿了問號。花滿樓去了哪裡？他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想。

腳步聲，忽然自樓梯傳來。陸小鳳一動也不動，連呼吸也忽然放輕。

－－是花滿樓嗎？

他不知道，因為他未聽過花滿樓走樓梯的聲音。並不是他未曾看過花滿樓上樓下樓，只是，他們總是一起上下，談笑風生，根本就沒有注意去聽花滿樓的腳步聲。

腳步聲已走近門口。門被推開。

「誰？」是花滿樓的聲音。

陸小鳳笑了。花滿樓就是花滿樓，陸小鳳坐著動也不動，他就感覺到有人在房內。

陸小鳳不得不說：「我實在不得不佩服你。」

「你不必佩服我。」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生存下來的方法。」

陸小鳳看著他的好朋友，臉上露出更加佩服的表情。

「我覺得很奇怪。」陸小鳳道。

花滿樓道：「什麼事奇怪？」

陸小鳳道：「這個時候你居然會從外面走進來？」

花滿樓道：「我不能從外面走進來？」

陸小鳳道：「你不是一向都在這個時候坐在椅上，靜靜享受黃昏的嗎？」

花滿樓道：「人都有改變的時候。」

陸小鳳道：「你是說，你已經改變了你的習慣？」

花滿樓道：「是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你呢？你為什麼要改變你的習慣？」

陸小鳳詫異的道：「我？我沒有改變呀！」

花滿樓道：「你沒有改變？」

陸小鳳道：「我怎麼改變？」

花滿樓道：「你偷走了價值三千五百萬兩的金珠珍寶。」

陸小鳳道：「你也聽說了？」

花滿樓道：「是的。」

陸小鳳道：「聽誰說的？」

花滿樓道：「吳彪。」

陸小鳳道：「吳彪是誰？」

花滿樓道：「你不知道？」

陸小鳳道：「我為什麼會知道？」

花滿樓道：「因為吳彪就是保鏢人之一。」

陸小鳳道：「他親口告訴你的？」

花滿樓道：「是的。」

陸小鳳道：「你相信他的話？」

花滿樓道：「一個人臨死前，會說假話嗎？」

陸小鳳沒有回答。

花滿樓道：「你怎麼不說話？」

陸小鳳道：「我還有什麼話說？你寧可聽信一個死人的話，也不相信你的朋友。你要我說什麼？」

花滿樓道：「我說了不相信你嗎？」

陸小鳳道：「你不是說－－」

花滿樓道：「我只說：一個人臨死前，會說假話嗎？如此而已。」

陸小鳳道：「這不就表示－－」

花滿樓又搶著道：「這是句問話。」

陸小鳳奇怪道：「你問我答案？」

花滿樓道：「是的。」

陸小鳳道：「因為你不能確定吳彪在死前說的話是真是假？」

花滿樓道：「是的，所以我就出去走動走動，所以我就不在這裡享受黃昏的樂趣，所以我就只好在最好的時光裡，由外面走進來，所以你才能夠坐在我的椅子上，享受日落的美景。」

陸小鳳道：「你錯了。」

花滿樓道：「哦？」

陸小鳳道：「我坐在你椅子上，並沒有欣賞到落日的美景。」

花滿樓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在替你擔心。」

花滿樓愉快的笑了起來道：「所以我們真的是一對知己。」

陸小鳳道：「你這句話對極了。」

花滿樓道：「你來找我，就是為了這件竊案？」

陸小鳳道：「是的，你走動的結果，有沒有什麼發現？」

花滿樓道：「我只發現一件事。」

陸小鳳道：「是什麼事？」

花滿樓道：「太平王世子的手下，正在到處拿你歸案。」

陸小鳳苦笑道：「這是陰謀。」

花滿樓道：「誰的陰謀？」

陸小鳳道：「宮九的陰謀。」

花滿樓道：「宮九是誰？」

陸小鳳道：「宮九是個很厲害的人。」

陸小鳳把他出海的奇遇說完，天色已經黑了下來。

花滿樓坐在椅上，沉思。

陸小鳳把油燈點燃，燈光照在花滿樓沉思的臉上，陸小鳳靜靜地站著，注視著花滿樓。

良久，花滿樓吐了一口氣，道：「這件案子，根據你的資料，很明顯是小老頭和宮九他們做的。但是，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找出殺害崔誠的人。」

陸小鳳道：「是的，就是那個隱形的人。」

花滿樓道：「小老頭對你說了幾種隱形的方法？」

陸小鳳道：「好幾種。」

花滿樓道：「他有沒有說，自殺，也是隱形的一種方法？」

陸小鳳的人跳了起來。

－－對，崔誠為什麼不可能是自殺？

然而，陸小鳳不得不問：「崔誠為什麼要自殺？」

花滿樓道：「他自殺了，他的家人的生活，就會過得很好。」

陸小鳳道：「可是，你知道葉星士的驗傷斷語嗎？」

根據葉星士的判斷：

－－他們死了至少已有一個半時辰，是被一柄鋒刃極薄的快刀殺死的，一刀就致命。

－－因為刀的鋒刃太薄、出手太快，所以連傷口都沒有留下。

－－致命的刀傷無疑在肺葉下端，一刀刺入，血液立刻大量湧入胸膛，所以沒有血流出來。

花滿樓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不，崔誠不是自殺的。」

陸小鳳道：「我也這麼想，因為他沒有能力。」

花滿樓道：「自殺的人，不是蕭紅珠，就是程中，要不然，就是兩個人一起自殺。」

陸小鳳道：「你是說，他們已經被收買和威脅，在殺害崔誠之後，就自殺？」

花滿樓道：「你不覺得我這個推論，比較合理嗎？」

陸小鳳道：「那我現在只需要找到一個人。」

花滿樓道：「誰？」

陸小鳳道：「葉星士。」

花滿樓道：「你找他幹什麼？」

陸小鳳道：「我要問問他，崔誠三個人的傷口，是否真的跟他說的一樣。」

花滿樓道：「你懷疑什麼？」

陸小鳳道：「萬一他們三個人的傷口，真的是他說的，被快刀所致，那麼，他們之中，就沒有一個人是自殺的。」

花滿樓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他們都沒有能力刺出這麼快的刀，尤其是自殺的時候。」

應該是月圓的時候，但是，天上看不到圓月。

天上只有烏雲，隨著勁風飄移的烏雲。風實在很大。

站在葉星士大宅門前的陸小鳳，衣袂被吹得颯颯作響。

葉星士的家丁把門打開，高聲道：「這麼晚了，老爺已經不看病了。」

陸小鳳道：「急診也不看？」

家丁道：「是你要看老爺嗎？」

陸小鳳道：「是的。」

家丁道：「我看你身體一點毛病也沒有？除非－－」

陸小鳳道：「除非什麼？」

家丁道：「除非你是神經病！」家丁把話說完，「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陸小鳳雙手一推，門又被推開。

家丁惡狠狠的盯著他，怒道：「你這人怎麼搞的？」

陸小鳳道：「我只想告訴你一句話。」

家丁道：「什麼話？」

陸小鳳道：「假如我見不到你的老爺，有一個人就會神經病了。」

家丁道：「誰？」

陸小鳳道：「我。」

家丁怒聲道：「你在尋我開心！」

陸小鳳道：「絕不是，我是在說實話。因為，價值三千五百萬兩的金珠珍寶，快要把我逼瘋了。」

家丁愣住。

陸小鳳道：「我現在可以見你的老爺嗎？」

家丁忽然盯著陸小鳳的臉，露出害怕的神情：「你－－你是陸小鳳！」

陸小鳳點頭。

家丁一言不發，忽然揮掌擊向陸小鳳。陸小鳳只輕輕的一擊，家丁就已被擊倒在地上。

一燈如豆。燈放在大廳中央的桌上。

人在桌後的椅上，坐著。桌上放著紙筆墨。

陸小鳳走向大廳中央，道：「葉星士？」

那人點頭，舉起右手，示意陸小鳳坐下。

陸小鳳就坐了下去。

那人拿起筆，在墨上沾了沾，在紙上寫下四個字－－「有何見教？」

陸小鳳愣住！

－－葉星士什麼時候變成了啞巴？

陸小鳳看著葉星士。

葉星士笑笑，指指自己的耳朵。

陸小鳳道：「你聽得見？」

葉星士點頭。

陸小鳳正想把問題提出，忽然發現葉星士的眼神很熟悉。

他記起一句話：「只要找到葛通，條條大路都通。」

他記起島上的一件事：

－－佛像中有個人撲出來，冰冷的手扼著他的咽喉。

－－冰冷的手變得毫無氣力，他才能定過神，看著扼他咽喉的人。

那時，他看到的人就是葛通。他忘不了葛通凝視他時的眼神。就是這眼神。

現在葉星士的眼神，完全和葛通一樣。所以陸小鳳道：「你不是葉星士。」

葉星士大吃一驚。

陸小鳳道：「你是葛通！」

葛通霍地起身，攻向陸小鳳。他不但是第三代鷹爪的義子，也是王家的乘龍快婿，他外號「大力神鷹」，手底下的鷹爪功夫自然不弱。

然而陸小鳳早有準備。他等葛通的鷹爪掠過，快速的一掌砍向葛通的手腕，只聽「卡嚓」一聲，葛通右手腕骨已被陸小鳳砍斷。

葛通倒下，腕骨折斷，葛通為什麼倒下？

陸小鳳大吃一驚，一提葛通頸項，赫然發現葛通腦後並排插著三枝白亮亮的針。

陸小鳳一個箭步衝了出去，一個黑影，剛好消失在牆頭。陸小鳳展開輕功，追了過去。

廟，破落的山神廟。黑影到了廟前空地上，忽然停下。

陸小鳳也停下，凝神戒備地站著。

黑影轉身。烏雲忽然被風吹開一線，圓月露出微弱的光芒。

陸小鳳嚇了一跳。因為他看到，黑影的相貌，完全和剛剛葛通的化裝一樣。

－－這是真的葉星士嗎？陸小鳳還來不及發問，黑影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黑影笑畢，道：「陸小鳳的功夫，果然名不虛傳！」

陸小鳳道：「比起你發暗器的功夫，未免差了很多。」

黑影笑道：「別忘了，還有我的易容術。」

陸小鳳道：「是你替葛通易容的？」

黑影道：「不錯。」

陸小鳳道：「想不到少林鐵肩大師，居然也會易容之術。」

黑影沉聲道：「我師父只教我武功，你不要侮辱我師父的名號。」

陸小鳳道：「那你才是真正的葉星士？」

黑影道：「如假包換！」

陸小鳳道：「葉星士是江湖中久享盛譽的四大名醫之一，不但醫術精湛，而且深得鐵肩大師真傳，一生行俠行醫濟世，怎麼會無故殺人？」

黑影道：「我殺了誰？」

陸小鳳道：「葛通！」

黑影道：「你怎麼知道葛通是我殺的？你親眼看到我殺了他嗎？」

陸小鳳道：「銀針認穴，入腦七分，這可的的確確是少林內家手法的內勁。」

黑影道：「好眼力！好厲害的判斷力。」

陸小鳳道：「你承認葛通是你殺的？」

黑影道：「承認又怎樣？不承認又怎樣？」

陸小鳳道：「承認的話，就表示葉星士雖然變了，可是依然是條漢子。」

葉星士道：「沒想到陸小鳳的嘴巴還挺厲害的。」

陸小鳳道：「我只不過在說真話而已。」

葉星士冷哼兩聲，沒有回答。

陸小鳳道：「你好像知道我會來找你？」

葉星士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找我。」

陸小鳳道：「為什麼？」

葉星士道：「因為知道死者死因真相的，除了我以外，沒有第二個人。」

陸小鳳道：「他們真的被快刀殺死的嗎？」

葉星士道：「是的。」

陸小鳳道：「他們真的死了至少有一個半時辰嗎？」

葉星士沒有回答，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陸小鳳追問道：「他們到底死了多久？是你進去的時候，他們才剛死？」

葉星士開口，欲言又止的道：「他們－－」

陸小鳳知道，這是葉星士一念之間的關頭，說出來，就表示他要拋棄在他後面支配他的人，不說，就表示他的後半生，都要做傀儡。

葉星士忽然狠下心，大聲道：「他們死了－－」話沒有說完，人就倒下。

陸小鳳在葉星士張嘴時，已經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密切的注視各方的動靜。

但是，他什麼也看不到。而葉星士卻已倒下了。

陸小鳳正想俯身察看葉星士的死因時，忽然看到破落山神廟內有燈光亮起。

燈光起先很微弱，然後，整座山神廟，都亮了起來。

陸小鳳已經知道，他不必去察看葉星士了，他要知道的秘密就在廟內。所以他就走向山神廟。

廟門半掩，燈光就是由半張的門隙內透出。

陸小鳳站在門口，考慮應該推門而入，抑或由門隙中閃入？

哪一種行動的危險性比較大？陸小鳳並不知道。

陸小鳳並不需要知道，他已經出生入死過無數次，再增加一次又有什麼關係？

所以陸小鳳就伸手推門。

門並沒有推開，因為陸小鳳的手停在木板上時，腦中就浮現出沙曼微笑的倩影。

有愛情的人就會有顧忌。

陸小鳳不怕死，那是以前的事，以前他面對死亡時，心中並沒有情愛。

現在他有了，他會想到沙曼，他會想到沙曼對他的牽掛，他會想到沙曼孤伶伶一人流落江湖的淒苦神態。

陸小鳳的手不但沒有推門，反而縮了回去。

廟內依舊是一片寂靜。

廟內的人一定是個極厲害的人。能夠耐心等待的人，都不會是個太平凡的人。

陸小鳳的戒心更大。他就站在門外，一任外面強勁的風吹他的衣袂，動也不動。

他似乎想通了，最好的方法，就是鬥耐性，誰的耐性不持久，誰就會露破綻，假如他忍不住，他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就是冒生命危險衝進去，要就是離去，不打聽殺害葉星士的秘密。

假如裡面的人忍耐不住，就會說話，或者衝出來看看究竟。無論哪一點，都對陸小鳳有利。

說話，陸小鳳就可以判斷出他隱藏的位置，甚至可以知道說話的人是誰。

衝出來，陸小鳳就更有利，因為這樣一來，陸小鳳就全無顧忌了。

除非那個人武功比陸小鳳高出很多。而這一點，陸小鳳是從來也不擔心的。

陸小鳳知道廟內不止有一個人。因為他聽到裡面有人在耳語的聲音，可惜外面的風聲太大了，他聽不清楚裡面的人在說什麼，也聽不出聲音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他只能肯定一點，他們已經有點不耐煩了。

對於這一點，陸小鳳一點也不感到驕傲。他一向認為自己是個最有忍耐力的人，要不然，陸小鳳現在早已經是一堆骨頭，一堆埋在泥土裡的枯骨了。所以陸小鳳還是僵立不動。

裡面的人真的是忍耐不住了。

一個甜美的女子聲音道：「你不覺得外面的寒風又冷又強又刺骨嗎？」

陸小鳳笑了。

－－牛肉湯，聽到牛肉湯的聲音，他焉能不笑？

陸小鳳笑著道：「又冷又強又刺骨的寒風，總比危機四伏的刀鋒令人愉快。」

一個男子的聲音道：「你怎麼知道我是用刀，而不是用劍呢？」

陸小鳳的笑容僵住。

－－宮九。聽到宮九的聲音，陸小鳳的笑容焉能不僵？

陸小鳳沒有說話，只伸出手，輕輕的，把半掩的門推得全開起來。

陸小鳳的人還未進去，狂風已先刮了進去，刮得那一盞孤燈燈火閃爍不定。

宮九和牛肉湯的臉孔被閃爍的燈光照得忽明忽暗，彷彿也和他們的性情一樣，陰晴不定。

見到老朋友，陸小鳳總是會笑的。

所以陸小鳳就對著宮九和牛肉湯微笑，道：「有勞二位久候了。」

這麼一句幽默的話，宮九實在想笑，只是他一點也笑不出來。

牛肉湯卻開朗的笑起來，道：「外面那麼冷，你為什麼不早點進來喝碗牛肉湯？」

陸小鳳道：「我怕早進來，喝到的不是牛肉湯。」

牛肉湯道：「你以為你會喝到什麼？」

陸小鳳道：「閻王湯。」

牛肉湯又笑了起來，道：「我們是老朋友了，怎麼會請你喝閻王湯？」

陸小鳳道：「你也許不會，你的九哥卻不一定。」

宮九陰森森的道：「你錯了。」

陸小鳳道：「哦？」

宮九道：「我要殺你，在葉星士家中就可以把你殺了。」

陸小鳳道：「你早知道我會去找葉星士？」

宮九道：「我並不敢肯定，我只是猜想你或許會去，所以我一直都待在葉星士家中。」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等你。」

陸小鳳道：「我來了，你為什麼不殺我？」

宮九道：「我現在不想殺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只有你一個人。」

陸小鳳道：「你還要殺沙曼？」

宮九道：「還有小玉和老實和尚。」

陸小鳳道：「你非要殺死我們四個人不可？」

宮九點頭。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冷冷道：「因為我恨你們。」

陸小鳳道：「你可以恨我，可以恨沙曼，可以恨小玉，為什麼要恨老實和尚？」

宮九道：「沒有他，也許你們在島上早就死了。」

陸小鳳道：「假如你一輩子都找不到他們呢？」

宮九道：「我一定會找到的。」

陸小鳳道：「你那麼有自信？」

宮九冷哼一聲。

陸小鳳道：「你能說出你自信的理由嗎？」

宮九道：「我要是一輩子見不到他們，你這一輩子也別想見到他們。」

陸小鳳大吃一驚道：「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從現在起，我就開始跟著你，除非你不和他們見面，不然，我也會見到他們。」

陸小鳳激靈靈的打了個冷顫道：「這就是你待在葉星士家等我的原因？」

宮九道：「不是。」

陸小鳳道：「不是？」

宮九道：「我原先以為，你們四個人會一起到葉星士家，我可以一網打盡，沒想到你是一個人來，我只得把你引來這裡。」

陸小鳳道：「你引我到這裡，就是為了要告訴我，你要跟蹤我？」

宮九道：「是的。」

陸小鳳道：「你在暗中跟蹤我，豈非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他們？」

宮九冷笑道：「我偏偏要讓你知道。」

陸小鳳道：「哦？」

宮九道：「你看過貓捉老鼠嗎？貓會一下子把老鼠吃掉嗎？」

陸小鳳內心流過一道寒流，沒有說話。

宮九又道：「我就是要讓你知道我跟蹤你，讓你坐立不安，讓你既想找到沙曼，又不敢去見她，我要看著你日漸消瘦，看著你受盡相思的折磨。」宮九陰冷的大笑。

陸小鳳冷靜地道：「我死了，你不就找不到他們了嗎？」

宮九道：「難道你死以前，也不想再見沙曼一面嗎？」

陸小鳳不說話了。他心中忽然掠過一重陰影，不是死亡的陰影，是沙曼見不到他，為他擔憂而日漸消瘦的陰影。他感到害怕起來。

宮九看到陸小鳳的臉上浮現驚懼的表情，冷酷的笑聲，忽然變成愉快而得意的笑聲。

陸小鳳看看宮九，又看看牛肉湯，忽然道：「你們沒有牛肉湯招待我嗎？」

牛肉湯詫異的看著陸小鳳道：「你想喝牛肉湯？」

陸小鳳道：「是的。」

牛肉湯道：「你還有心情喝牛肉湯？」

陸小鳳道：「人生艱難唯一死，做個飽鬼，總比做餓鬼來得舒服吧？何況－－」

牛肉湯道：「何況什麼？」

陸小鳳道：「何況，不喝一碗牛肉湯，我哪來的氣力來玩這場捉迷藏的遊戲？」

牛肉湯凝視陸小鳳片刻，一言不發，轉身走進後面。

牛肉湯走出來的時候，手裡已經端著一碗熱騰騰的牛肉湯。

陸小鳳毫不客氣，唏哩嘩啦的就喝得碗底朝天。他抹抹嘴，道：「我有一個問題。」

牛肉湯道：「什麼問題？」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不管走到哪裡，都隨身攜帶著真正的牛肉湯？」

牛肉湯道：「並不一定。」

陸小鳳道：「為什麼我每次遇見你，總是可以喝到牛肉湯？」

牛肉湯道：「因為我是為你準備的。」

陸小鳳道：「哦？」

牛肉湯道：「你不是說，做個飽鬼，比做餓鬼來得舒服嗎？」

陸小鳳道：「不錯。」

牛肉湯道：「這就是我每次都為你準備牛肉湯的道理。」

陸小鳳苦笑道：「那我實在是太感謝你了。」

牛肉湯道：「謝倒不必，我倒希望你做了飽鬼以後，別來纏我就好了。」

陸小鳳道：「我牛肉湯也喝了，二位容許我告退嗎？」

宮九道：「你隨時都可以離去。」

陸小鳳道：「這一次你先讓我走多久？」

宮九道：「走得讓我認為快追不上的時候。」

陸小鳳道：「你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宮九道：「沒有把握的仗，打來何用？」

陸小鳳道：「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再見。」

陸小鳳說完，展開輕功，飛也似的走了。

## 第十八回 貓捉老鼠

假如貓和老鼠比賽跑步，誰跑得最快？

陸小鳳飛奔的時候，忽然想起這個問題。

應該是貓跑得快吧？陸小鳳想，但是，老鼠能一頭鑽進洞裡，也可以一衝就躲到陰溝裡，這絕對是貓做不到的事情。

陸小鳳不是老鼠，也不想把自己比做老鼠。

雖然宮九這樣想，陸小鳳卻絕不這麼想。

所以陸小鳳既沒有往洞裡鑽，也沒有躲在見不得人的地方。

陸小鳳相信自己的輕功，就算不是天下第一，也絕對比宮九強。

所以他只是在大路上奔馳而已。

在大路上奔馳，雖然非常惹人注目，但是總比躲躲藏藏好，而且，以他奔跑的速度，誰會看得出他是陸小鳳。

黃昏。

小鎮的燈火在朦朧的晚霞映照下，淡淡的亮了起來。

陸小鳳的耐力再強，奔跑了一天一夜，既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也是會停下來的。

而且，陸小鳳認為他這樣不要命的跑，別說宮九，就是一頭餓獅，也追他不上。

陸小鳳認為在這小鎮休憩進餐，是絕對安全的地方。

他放慢腳步，進入小鎮。

麵攤，毫不起眼的麵攤。

雖然認為這是安全的地方，陸小鳳還是選擇了擺設在一角的小麵攤來進食。

他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只希望吃碗熱騰騰的麵，隨便找個可以睡眠的地方，養足精神，擺脫宮九的追逐，早日和沙曼會面。

麵攤的老闆是個老頭子，一頭灰白的頭髮，一身油亮亮的衣服，一臉的皺紋，一副早就向命運屈服了的樣子。

老闆親切的招呼陸小鳳道：「客官，來點什麼？」

陸小鳳坐下道：「來一大碗牛肉麵。」

老闆笑道：「馬上來，要不要切點滷菜，溫一壺酒？」

陸小鳳道：「不必，面裡加兩個滷蛋就夠了。」

熱騰騰香噴噴的麵端了上來，陸小鳳一聞到那牛肉的香味，肚子就已轆轆鳴叫了。

三兩下他就把麵吃得精光，拿起碗來，正想把碗裡的湯喝光。

就在他端起碗的時候，一輛四匹馬拉著的馬車，從鎮門那邊奔馳而來。

陸小鳳端著碗，看著這輛豪華的馬車。

馬車到了麵攤旁時，勁裝的馬伕一拉韁繩，馬車戛然而止。

車內傳出甜美的聲音道：「你怎麼喝起別人煮的牛肉湯來了呢？」

又是牛肉湯的聲音。

牛肉湯在車內，宮九也一定在車內。

陸小鳳已經沒有喝湯的心情了。

牛肉湯滿臉笑容，端著一碗牛肉湯，盈盈的放在陸小鳳面前。

牛肉湯道：「你不喜歡喝我煮的牛肉湯嗎？」

陸小鳳沒有回答，端起牛肉湯的牛肉湯來，唏哩嘩啦的喝得個碗底朝天。

宮九已經坐在陸小鳳隔壁的桌前，對麵攤老闆道：「溫一壺女兒紅來。」

麵攤的老闆對這突然的變故，似乎早已司空見慣，沒多久，就把酒端到宮九面前。

宮九倒了兩杯，左手拿起一杯，遞向陸小鳳。

宮九道：「來，乾一杯。」

陸小鳳接過酒杯，看著宮九道：「為什麼要乾杯？」

宮九道：「貓捉到老鼠，總是要調侃一番，現在貓兒叫老鼠喝酒，老鼠會不聽話嗎？」

陸小鳳苦笑，一傾而盡。

宮九慢慢品嚐酒味，喝光了道：「好酒！」

牛肉湯道：「比我的牛肉湯好嗎？」

宮九道：「那是不能比的。」

牛肉湯道：「為什麼不能比？」

宮九道：「貓跟老鼠能比嗎？」

牛肉湯道：「你是說，貓要喝好酒，老鼠要喝湯，所以不能比？」

宮九哈哈大笑道：「貓可以坐車，老鼠卻要走路，貓可以在車上睡覺，老鼠卻要強撐精神趕路，能比嗎？」

牛肉湯笑得很愉快。

陸小鳳鼓掌道：「好詞，你們能編出這麼好的詞，為什麼不去做一件事？」

宮九笑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相聲。」

宮九不笑了。

宮九道：「我實在很佩服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你這個時候還有心情說笑話。」

陸小鳳道：「這也許是老鼠自得其樂的方法吧。」

宮九冷冷道：「那你自己去樂吧。」

陸小鳳道：「你要趕我走？」

宮九道：「你不是要逃開我嗎？」

陸小鳳道：「我能不能問你一個問題再走？」

宮九道：「什麼問題？」

陸小鳳道：「我很想知道，你怎麼會追到這裡？」

宮九道：「很簡單，只有一個字。」

陸小鳳道：「一個字？」

宮九道：「不錯，一個字。」

陸小鳳道：「什麼字？」

宮九道：「錢。」

陸小鳳道：「錢？」

宮九道：「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是人？」

陸小鳳道：「你買通了人來跟蹤我？」

宮九道：「不對。」

陸小鳳道：「為什麼不對？」

宮九道：「連我都追不上你，世上還有誰能追得上你？就算有，這種人能用錢收買嗎？」

陸小鳳道：「所以我才不懂，你就算花錢買人，也不應該知道我的去處。」

宮九道：「我花錢買的人，不是一個，而是很多個。」

陸小鳳道：「很多個？有多少？」

宮九道：「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陸小鳳又露出迷惘的表情。

宮九笑道：「你很想知道其中奧妙嗎？」

陸小鳳道：「你不願意講，我也不勉強。」

宮九站了起來，走到麵攤的招牌前面。

陸小鳳的目光，隨著宮九的手指看過去，赫然發現招牌上有一個三角形的記號。

陸小鳳道：「這是什麼記號？」

宮九道：「這表示陸小鳳在此。」

陸小鳳道：「哦？」

宮九道：「你知道我喝這壺酒要花多少錢嗎？」

陸小鳳道：「花多少錢？」

宮九沒有說話，從懷裡掏出一錠黃金，交給麵攤的老闆。

麵攤的老闆笑得眼睛都看不見了。

宮九對陸小鳳道：「你明白了嗎？」

陸小鳳道：「明白了一半。」

宮九道：「我再跟你說吧，我已經放出話去，只要看到一個臉上有四條眉毛的人走過，就做個箭號指示方向，看到四條眉毛的人歇息或用飯，就做個三角形記號，我看到這些記號，就有重賞，你想想，你能走到哪裡去？」

宮九得意的大笑起來。

陸小鳳卻皺起眉頭，用手撫摸著嘴上的鬍子。

他想起老實和尚的話：「最好把真的眉毛剃掉，就沒有人認得你了。」

－－剃自己的眉毛？多可笑！

陸小鳳不禁笑了起來。

宮九奇怪道：「你笑什麼？」

陸小鳳道：「我笑自己，實在太傻。」

宮九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既然走不了，我為什麼還要走？」

宮九道：「你不走？」

陸小鳳道：「我不走了。」

宮九道：「其實，你不走我也不反對，只是－－」

宮九陰森森的笑了起來。

陸小鳳道：「只是什麼？」

宮九把牛肉湯擁在懷裡道：「我在這裡陪你不打緊，我有醇酒，又有美人，你呢？沙曼呢？」

宮九哈哈大笑起來。

陸小鳳瞪了宮九一眼，一言不發，轉身離去。

宮九道：「你去哪裡？」

陸小鳳頭也不回，道：「睡覺去。」

陸小鳳走了幾步，忽然回身，走近宮九，把手掌攤了開來。

宮九不解的看著陸小鳳，道：「你要幹什麼？」

陸小鳳道：「我要黃金。」

宮九道：「我為什麼要把黃金給你？」

陸小鳳道：「因為我會在我下榻的旅館前面，畫上一個三角形的記號，所以，你要遵守你的諾言。」

宮九愣住。

陸小鳳得意的笑了笑，提高聲音道：「拿來！」

宮九面無人色。

陸小鳳道：「你要做個不守信用的人？」

宮九掏出一錠黃金，交給陸小鳳。

陸小鳳得意的把玩著黃金，朝空中拋了兩拋，走了出去。

走不到兩步，忽然又回頭對著宮九笑道：「明天一大早，我會在我用早點的地方，再畫一個三角形記號的。」

陸小鳳哈哈大笑，聲音逐漸遠去。

陸小鳳喜歡喝酒，更喜歡躺在床上喝酒。

他躺在床上的時候，通常都喜歡在胸口上放一大杯酒，然後就像死人般動也不動，想喝酒時，就深深吸一口氣，胸膛上的酒杯便會被吸過去，杯子裡的酒便被吸入嘴裡，再「咕嘟」一聲，酒就到了肚子裡。

他現在也是這樣躺在床上。胸膛上也放著一杯滿滿的酒。

只是，他像死人般躺了很久，都沒有去吸那杯酒。

因為，他第一次這樣喝酒的時候，老闆娘就坐在他旁邊，酒喝光了，老闆娘會馬上替他斟上。

現在，老闆娘既不在旁邊，他就很珍惜這一杯酒，喝光了，誰來給他倒？他可不願意起來倒酒，那是不會享受的人才做的事。

所以，他忽然很懷念老闆娘。

「老闆娘」是個女人，很美很美的女人。

美麗的女人通常都很早就結婚的。

「老闆娘」也不例外。

其實，她之所以被人稱為「老闆娘」，就是因為她嫁給了「老闆」。

老闆就是朱停，朱停就是穿開檔褲時就已認識陸小鳳的老朋友。

所以陸小鳳和老闆娘之間可是清清白白的。

所以陸小鳳才會懷念那一段躺著喝酒的日子。

他更懷念朱停。

朱停是個胖子，胖的人看起來都是有福氣的，有福氣的人才能做老闆，所以大家才叫朱停做「老闆」。

事實上，朱停當然沒有開店，可是他日子卻過得很舒服。

因為他有一雙非常靈巧的手，能做出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來，有一次，他甚至做了一個會走路的木頭人。

陸小鳳就是懷念朱停的一雙手。

假如朱停做一個會走路的木頭陸小鳳出來，陸小鳳就沒有難題了。

但是朱停不在。

沙曼也不在。

有沙曼在，兩個人就算死在一起，也算不虛此生了。

陸小鳳霍地坐了起來，杯中的酒濺了一身。

他用力敲自己的腦袋，心中暗罵自己：「真笨！」

既然自己願意和沙曼死在一起，為什麼還害怕宮九的追蹤？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回去見沙曼？也許憑他和沙曼的功夫，還能打敗宮九呢！

誰知道？

一想到這裡，陸小鳳的人就衝到了門口。

他打開門，就發現有一雙本來盯著他門口的眼睛，很快望向別處。

眼睛長在臉上，臉是陌生的臉，不陌生的是那一身服飾。

那是每個人都知道的服飾。

－－官差的服飾。

官差還不止一個，因為那個盯著陸小鳳門口的人對面，還有一個伏桌而睡的官差。

顯然他們是輪班睡覺，輪班監視陸小鳳的動靜。

為什麼會是官差？

他們是為了宮九的獎賞？抑或是奉了太平王世子的命令來捉拿？

陸小鳳轉身衝向窗口，打開窗戶。

窗戶下亦是一睡一站的兩個官兵。

陸小鳳笑了，苦笑。

一隻貓已經不知怎麼來應付，再加上一大窩小貓，陸小鳳這隻老鼠只有苦笑了。

所以他只好又躺在床上，胸膛上又放著滿滿的一杯酒。

晨曦乍露。

守在窗口下的官差看到晨曦，不自禁的伸伸懶腰，心裡正高興著解脫了一夜的辛勞了。

他真的解脫了。

陸小鳳替他解脫的。

在他伸懶腰的時候，陸小鳳像陽光那般，飛落在他身旁，用指連點他身上大穴，他就解脫了。

當然連那個睡著的也一併解脫了。

陸小鳳摸摸腰上的佩刀，不禁笑了起來。

這還是第一次扮成官兵哩。

陸小鳳不得不佩服宮九，只有宮九，才能令他化裝成別人。

陸小鳳看看床上的真官差，再整整衣冠，轉身離去。

門，不是陸小鳳拉開的。

是被推開的。

推門進來的，赫然是牛肉湯。

牛肉湯手上端著一個盤子，盤子裡是一碗熱牛肉湯和四個雪白的饅頭。

牛肉湯把盤子放在桌上，向陸小鳳盈盈行禮。

牛肉湯道：「衙門的陸爺請用早飯。」

陸小鳳忽然有啼笑皆非的感覺，他飛快地脫下官差的服裝，高聲道：「我不是衙門的陸爺！」

牛肉湯笑道：「是的，那麼請陸小鳳陸爺用早飯。」

陸小鳳依舊高聲道：「我不要吃！」

牛肉湯道：「我看你還是吃了比較好。」

陸小鳳道：「我為什麼要吃？」

牛肉湯道：「因為九哥說，他可不願意再到你用早飯的店裡付錢給你。」

陸小鳳道：「他偷了那麼多錢，多花一點又有什麼大不了？」

牛肉湯道：「難道你不知道一件事嗎？」

陸小鳳道：「什麼事？」

牛肉湯道：「愈是富有的，愈捨不得花錢。」

陸小鳳道：「他不是花了很多錢用來跟蹤我嗎？」

牛肉湯道：「那是不得已的，那是非花不可的。」

陸小鳳道：「那我只有一句話。」

牛肉湯道：「什麼話？」

陸小鳳道：「這早飯，我是非吃不可的。」

陸小鳳嚥下最後一口饅頭，露出津津有味的樣子，對牛肉湯道：「我想請你做一件事。」

牛肉湯道：「你還要來一碗牛肉湯？」

陸小鳳道：「不是。」

牛肉湯道：「那我能為你做什麼？」

陸小鳳道：「帶我去見宮九。」

牛肉湯露出猶疑的神情道：「有什麼話，你可以對我說。」

陸小鳳道：「我的話，必須當面對宮九說。」

牛肉湯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那樣我才有點人生樂趣。」

牛肉湯一言不發，領先走了出去。

宮九並不在旅館裡，他從來也不住旅館。

宮九在車上。

宮九的生活起居，只在設備豪華的馬車內進行。

他厭惡別人用過睡過喝過的碗筷床鋪酒杯。

陸小鳳走進宮九的馬車時，宮九正坐在車伕的位置上，沉思。

看到陸小鳳，宮九並沒有站起或是做出任何歡迎的表情。

他只是冷冷地注視著陸小鳳。

陸小鳳也默然注視著宮九。

二人就那樣對視，彷彿在用眼神來比試武功一樣。

最先開口打破沉默的不是宮九。

也不是陸小鳳。

是牛肉湯。

牛肉湯只說了六個字：「他有話對你說。」

然後牛肉湯就走入馬車內，把簾子拉下。

宮九用疑問的眼神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開口了，他道：「我有話要當面對你說。」

宮九道：「我知道。」

陸小鳳道：「你知道？」

宮九道：「牛肉湯剛剛說的。」

陸小鳳道：「你不問我要說什麼？」

宮九道：「我不必問。」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你來了，你就會說。」

陸小鳳道：「我要說的話，就是要你把你的車伕打發走。」

宮九的表情一變，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你不必再用車伕了。」

宮九道：「不用車伕，誰來趕車？」

陸小鳳道：「我。」

宮九驚奇地道：「你？」

陸小鳳道：「我。」

宮九道：「你為什麼要替我趕車？」

陸小鳳道：「因為我要擺脫你的追蹤。」

宮九道：「可是－－」

陸小鳳打斷他的話，道：「我做你的車伕，就表示不是你跟蹤我，而是我帶你走。」

宮九道：「你要帶我去哪裡？」

陸小鳳道：「我也不知道。」

宮九奇怪地問：「你不知道？」

陸小鳳道：「也許在路上我會想到一個地方。」

宮九道：「什麼地方？」

陸小鳳道：「假如你想知道是什麼地方，你就必須讓我趕車，在路上我想到了，我就告訴你。」

宮九沒有說話，拿過馬鞭，丟給陸小鳳，推開簾子，走進馬車內。

太陽已經爬得很高，幾乎爬到了中天。

正午的陽光照得人發熱。

陸小鳳卻安靜得像一潭湖水。

他手上的馬鞭輕揚，蹄聲得得，馬車奔馳的調子異常輕快，一點都不像在炎熱的大太陽下趕車的樣子。

－－為什麼？

因為陸小鳳已經想到了擺脫惡貓的方法。

馬車忽然奔跑得飛快。

車內的宮九忍不住把頭伸出來問道：「你在趕路？」

陸小鳳頭也不回，一揮馬鞭，道：「是的。」

宮九道：「為什麼要趕路？」

陸小鳳道：「因為我要去見一個人。」

宮九道：「你急著要見他？」

陸小鳳道：「不急。」

宮九道：「不急，為什麼要趕路？」

陸小鳳道：「因為我必須在黃昏以前趕到他住的地方。」

宮九道：「那你還說不急？」

陸小鳳道：「我是不急，是他急。」

宮九奇怪地問：「他急？」

陸小鳳道：「因為他有個習慣，天一黑，他就不見客了。」

宮九道：「連你也不見？」

陸小鳳道：「連天王老子也不見。」

宮九道：「所以你一定要在天黑前趕到？」

陸小鳳道：「是的。」

宮九道：「那急的還是你。」

陸小鳳道：「不對，因為規矩是他定出來的，所以急著要在天黑前見客的，是他，不是我。」

太陽的光線逐漸微弱了。

馬車慢下。

微風輕拂，夾著甜美的花香氣息。

宮九在車內問道：「你要見的人喜歡花？」

陸小鳳道：「喜歡極了。」

宮九道：「他住的地方種滿了花嗎？」

陸小鳳道：「各式各樣的花。」

宮九道：「那是什麼地方？」

陸小鳳道：「萬梅山莊。」

宮九道：「西門吹雪？你要見的人是西門吹雪？」

陸小鳳道：「不錯，雖然他常常吹的不是雪，是血，但是，他的的確確叫西門吹雪。」

宮九道：「你要找他幹什麼？」

陸小鳳道：「說幾句話。」

宮九道：「我不能聽的話？」

陸小鳳道：「他和朋友談話的時候，一向都不喜歡有陌生人在旁邊。」

宮九道：「你要請他幫你忙？」

陸小鳳道：「也許。」

宮九道：「你要他去通知沙曼？」

陸小鳳沒有回答。

馬車停在花叢旁。

陸小鳳放下馬鞭，跳落馬車，敲敲簾子，道：「你想進去嗎？」

宮九道：「既然他不喜歡陌生人，我又何必進去？而且，這裡花香四溢，我在這裡享受一下黃昏的美景，豈不更愉快？」

陸小鳳道：「你果然是個聰明人。」

宮九道：「過獎。」

陸小鳳道：「你既然承認你是個聰明人，你猜我要向你借一樣什麼東西嗎？」

宮九沒有說話。

因為他猜不出。

陸小鳳笑道：「我要向你借一把刮鬍刀。」

陸小鳳大笑聲中，一把刮鬍刀從簾子內飛了出來。

宮九的聲音冷若堅冰：「送給你。」

宮九伸出頭來的時候，陸小鳳正在刮鬍子，露出一臉很舒服的樣子。

宮九忍不住冷冷地道：「你不是說西門吹雪在天黑後就不見客嗎？」

陸小鳳道：「是呀。」

宮九道：「你還那麼悠哉悠哉的刮鬍子？」

陸小鳳道：「我一生難得刮幾次鬍子，一定要舒舒服服的刮，才能對得起鬍子，而且，你放心，太陽還未下山，我保證一定就刮好。」

宮九道：「我想勸你一句話。」

陸小鳳道：「什麼話？」

宮九道：「我認為你四條眉毛比較好看，所以我勸你別把鬍子剃掉。」

陸小鳳道：「我必須刮。」

宮九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我必須見到西門吹雪。」

宮九道：「你一定要見到他？」

陸小鳳道：「不見他，我就見不到沙曼。」

宮九道：「不見他，你還是可以見到沙曼的。」

陸小鳳看著宮九道：「哦？」

宮九道：「你不信？」

陸小鳳道：「我信，只是我不敢。」

宮九道：「你不敢？」

陸小鳳道：「我怕我是見沙曼最後一面，或者－－」

宮九道：「或者什麼？」

陸小鳳道：「或者她見我最後一面。」

宮九笑道：「我可以不殺你們。」

陸小鳳道：「你會嗎？」

宮九道：「我會的。」

陸小鳳道：「條件呢？」

宮九道：「你很聰明。」

陸小鳳道：「所以我還活著。」

宮九道：「只要你加入我們。」

陸小鳳道：「這是你本人的意思？」

宮九道：「不。」

陸小鳳道：「是小老頭的意思？」

宮九道：「對。」

陸小鳳笑了笑，放下刮鬍刀，用布把臉抹乾，道：「你看我這樣子不也是挺瀟灑的嗎？」

宮九看著他，沒有說話。

陸小鳳對著車簾高聲道：「牛肉湯。」

牛肉湯伸出頭來。

陸小鳳道：「我這樣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好看？」

牛肉湯看看他，又看看宮九，沒有說話。

陸小鳳笑道：「你們一定是被我英俊的儀表嚇壞了，所以都不說話了，既然我瀟灑依舊，我想我還是去見西門吹雪比較好。」

太陽已經沉下山。

晚風帶著花香，吹得陸小鳳舒服極了。

他深深的吸一口氣，感歎地道：「這麼美好的日子，我們為什麼要勾心鬥角，非置對方於死地不可呢？」

宮九冷冷的嘿了一聲。

陸小鳳又道：「人生美好，你為什麼要苦苦逼我到絕境？你為什麼不和牛肉湯好好攜手在花旁，享受一下人生？」

宮九臉色微變，聲音僵硬地道：「天要黑了。」

陸小鳳道：「我知道。」

宮九道：「西門吹雪為什麼不出來迎接你？」

陸小鳳道：「也許他正在做幾個精美小菜來歡迎我吧！」

宮九道：「你要在裡面吃晚飯？」

陸小鳳道：「我還要在裡面睡覺。」

宮九道：「那你快請吧。」

陸小鳳道：「我進去以前，也要奉勸你一句話。」

宮九道：「你說。」

陸小鳳道：「趕快生火燒飯，免得待會聞到香味，你就受不了啦。」

宮九微微一笑，道：「我不是個饞嘴的人，你也不必激我，你好好的吃，好好的睡，明天準備走路吧。」

陸小鳳道：「為什麼我要走路？」

宮九道：「因為我決定不再用你這個車伕了。」

陸小鳳道：「其實，明天我也不會做你的車伕了。」

宮九道：「哦？」

陸小鳳道：「明天你就會發現，我絕對是一個自自由由的人，不會再有貓爪的陰影在我身旁。」

宮九道：「那你就明天再瞧吧。」

陸小鳳緩緩向屋門走去，嘴裡高興的道：「明天，多麼充滿希望的字眼！」

屋子裡看不見花，卻充滿了花的芬芳，輕輕的、淡淡的，就像西門吹雪這個人一樣。

陸小鳳斜倚在一張用青翅編成的軟椅上，看著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杯中的酒是淺碧色的，身上雪白的衣裳輕而柔軟。

一陣陣比春風還軟柔的笛聲，彷彿很近，又彷彿很遠，卻看不見吹笛的人。

陸小鳳歎了口氣，道：「你這人一生中，有沒有真的煩惱過？」

西門吹雪道：「你以前問過我這個問題。」

陸小鳳道：「你以前的答案是沒有。」

西門吹雪道：「你記性很好。」

陸小鳳道：「現在呢？」

西門吹雪道：「有。」

陸小鳳道：「什麼煩惱？」

西門吹雪道：「鬍子的煩惱。」

陸小鳳看著西門吹雪光潔的面容，道：「你為了你沒有鬍子而煩惱？」

西門吹雪道：「不是。」

陸小鳳道：「不是？」

西門吹雪道：「我是為了你沒有鬍子而煩惱。」

陸小鳳道：「哦？為什麼？」

西門吹雪道：「因為你上次求我幫你忙，我說除非你把鬍子刮乾淨，隨便你要去幹什麼，我都跟你去。」

陸小鳳道：「我記得，那是我第一次為了別人刮鬍子。」

西門吹雪道：「現在你又刮乾淨了鬍子，所以我知道，我的煩惱又來了。」

陸小鳳一口喝乾杯中酒，看著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輕輕啜了杯中淺碧色的酒，道：「這酒適合慢慢品嚐。」

陸小鳳道：「我知道。」

西門吹雪道：「那你為什麼一口喝光？」

陸小鳳道：「因為我在等你。」

西門吹雪道：「等我，等我什麼？」

陸小鳳道：「等你一句話。」

西門吹雪道：「什麼話？」

陸小鳳道：「解除我煩惱的話。」

西門吹雪一口把杯中酒喝光，放下酒杯道：「你要去幹什麼，我都跟你去。」

陸小鳳道：「現在你可以再倒兩杯酒，我們可以慢慢品嚐了。」

陸小鳳舉起杯中酒，道：「為你的一句話。」

西門吹雪道：「為你的鬍子。」

二人大笑，輕輕啜飲。

笛聲已隱，卻飄來朗朗琮琮古琴的聲音。

陸小鳳問道：「你的喜好變了？」

西門吹雪道：「沒有。」

陸小鳳道：「那為什麼換了古琴？」

西門吹雪道：「笛聲悠揚，清滌作用卻沒有古琴的琴音大。」

陸小鳳道：「清滌作用？清滌什麼？」

西門吹雪道：「殺氣。」

陸小鳳道：「清滌殺氣？」

西門吹雪點頭。

陸小鳳道：「清滌誰的殺氣？」

西門吹雪道：「馬車上的人。」

陸小鳳道：「你感覺得到他的殺氣？」

西門吹雪道：「很濃的殺氣。」

陸小鳳道：「你知道他要殺誰嗎？」

西門吹雪道：「絕不是我。」

陸小鳳道：「也不止是我。」

西門吹雪道：「還有誰？」

陸小鳳道：「還有老實和尚、沙曼和小玉。」

西門吹雪道：「我有兩個問題。」

陸小鳳道：「什麼問題？」

西門吹雪道：「第一，他為什麼要殺老實和尚？」

陸小鳳道：「第二呢？」

西門吹雪道：「沙曼和小玉是誰？」

陸小鳳把他的經歷說完的時候，桌上的酒已殘，菜已清。

西門吹雪看著陸小鳳，眼中帶著責備的神色。

西門吹雪道：「你惹的麻煩不小。」

陸小鳳道：「所以我才來找你。」

西門吹雪道：「我知道怎麼應付，你最好好好睡一覺，以便趕路。」

陸小鳳道：「我能不能說兩個字？」

西門吹雪道：「不能。」

陸小鳳道：「為什麼？」

西門吹雪道：「因為我知道那兩個字是什麼。」

陸小鳳道：「你知道？」

西門吹雪道：「我知道。」喝了一口酒後又道：「我寧可你把那兩個字記在心裡。」

陸小鳳道：「那我就把『多謝』兩個字放在心上吧！」

陸小鳳笑著把酒喝光。

## 第十九回 脫困的方法

清晨。

有霧，淡淡的霧。

在晨風中聞花的香味，在霧中看朦朧的花影，是一件令人非常舒爽的事。

只可惜早起的人並不多。

陸小鳳是早起的人，但他卻沒有走在霧中看花聞花的閒情。

宮九懂得享受，但是他卻不懂得享受雅緻，他寧可多睡多養精神，也不願意享受薄霧的沁涼。

牛肉湯是女人，女人都喜歡花前月下，喜歡日出日落，只可惜她跟的人是宮九。

一個喜歡睡覺到大天亮的男人，身邊的女人也只好陪他睡到大天亮了。

所以，能夠享受美好清晨的人，只有一個。

白衣似雪，白霧迷濛，西門吹雪像尊石像般站在花旁。

霧已散。

陽光已散發出熱力。

鳥兒也已開始啁啾。

西門吹雪卻已不站在花旁。

在車旁，宮九的馬車旁。

一股殺氣忽然自車外傳入車內，宮九霍地坐了起來。

撥開車簾，宮九看到西門吹雪。

冷冷然森森然站著的西門吹雪。

然後，宮九就看到陸小鳳。

笑嘻嘻揮揮手走著的陸小鳳。

陸小鳳走得並不快，但是沒多久，陸小鳳的身形就愈來愈小了。

宮九一拉抽繩，馬車卻動也不動。

西門吹雪拔劍、刺馬、收劍，快如電光火石。

宮九第一次看到這麼快的劍。

陸小鳳的身形更小了。

西門吹雪的殺氣更濃了。

宮九沒有看陸小鳳，他看的是西門吹雪的眼睛。

西門吹雪的眼睛，也盯著宮九的眼睛。

宮九道：「你為什麼要殺我的馬？」

西門吹雪道：「我不希望你的馬追上我的朋友。」

宮九道：「假如我要追呢？」

西門吹雪道：「你的人，就會和你的馬一樣下場。」

宮九冷哼一聲道：「你有自信嗎？」

西門吹雪道：「西門吹雪是江湖上最有自信的人。」

宮九道：「真的嗎？」

西門吹雪道：「你要不要試一試？」

宮九沒有說話，只是被西門吹雪的殺氣迫得打了一個冷噤。

陸小鳳忽然覺得這個世界實在太可愛了，鳥兒的歌聲明亮清爽，風兒吹在身上舒適無比，連那路旁的雜草也顯得美麗起來。

朋友，還是這個世界是最令人愉快的東西。

友誼，更是這個世界上最不能缺少的東西。

陸小鳳和西門吹雪的友誼，只是君子之交般的淡如水，但是，陸小鳳有危難的時候，西門吹雪總是會拔刀相助的。

雖然他會要求陸小鳳把鬍子剃掉。

剃掉又有什麼關係？剃掉了鬍子，人豈不變得更爽朗嗎？

所以陸小鳳還是很感謝西門吹雪。

陸小鳳知道，宮九是絕對追不上他了。

他停下來，深深呼吸山間清晨充滿涼意的空氣。

他摸摸嘴上刮掉了鬍子的地方，笑了。

因為他想起沙曼，沙曼看到他只剩兩條眉毛，一定會大吃一驚。

但是最吃驚的人應該是老實和尚，他一定想不到，陸小鳳居然真的把鬍子剃掉，而且確實也是為了躲避追擊，雖然追他的人不是太平王世子的官差。

宮九比太平王世子的官差厲害得太多了，陸小鳳絕不害怕一百個官差，卻害怕一個宮九。

宮九的智慧武功，確實驚人。

西門吹雪能擋得住宮九嗎？西門吹雪打得過宮九嗎？

陸小鳳剛舉起腳步想繼續往前走，忽然又停了下來。

萬一西門吹雪不是宮九的對手呢？

陸小鳳內心隱隱有種不安的感覺浮起。

－－假如西門吹雪有什麼意外，我豈不成了罪人？

陸小鳳愈想，浮起的不安感覺愈濃。

－－西門吹雪為了我而面對宮九，我為什麼就要一走了之？朋友要犧牲，也是雙方的犧牲，豈能單讓西門吹雪犧牲？

一想到這裡，陸小鳳的人就像支箭般飛出。

不是往前的箭，是往後的箭。

日午，太陽高照，無風。

花叢中有蝴蝶飛舞。

花叢外飛的卻不是蝴蝶，是蒼蠅。

那種飛起來嗡嗡作響的青頭大蒼蠅。

看到蒼蠅，陸小鳳就聞到血腥的氣味。

馬不在，馬車不在，人也不在。

陸小鳳的人飛奔進入西門吹雪的屋裡。

一切傢具整潔如常，每樣東西依舊一塵不染。

西門吹雪呢？

整棟房子除了陸小鳳以外，一個人也看不見。

一陣風忽然吹進屋裡，陸小鳳不禁顫抖了一下。

大錯已經鑄成了嗎？

陸小鳳走出去，走近血跡斑斑的地上，伸掌連拍。

嗡嗡作響的蒼蠅忽然都沒有了聲音，紛紛倒臥在那灘血上。

只剩下花間飛舞的蝴蝶，猶在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飛翔。

花已不香，蝴蝶已不再美麗。

陸小鳳怔怔注視著地上的血跡，出神。

「你在憑弔那匹馬？」聲音傳入陸小鳳耳際時，一隻手也搭在他肩上。

聲音是西門吹雪的聲音，手也是西門吹雪修剪得異常整潔的手。

陸小鳳愣住。

西門吹雪的笑容，比太陽還令陸小鳳覺得溫暖。

「這不是你的血？」

西門吹雪道：「是的話，我還會站在這裡嗎？」

陸小鳳道：「哦，對，這是馬的血。」

西門吹雪道：「你為什麼要趕回來？」

陸小鳳道：「我害怕。」

西門吹雪道：「你害怕我會遭宮九的毒手？」

陸小鳳點頭。

西門吹雪雙手攀住陸小鳳雙肩，猛力搖了幾下。

西門吹雪道：「就憑你這點，你以後來找我辦事，我不要你剃鬍子了。」

陸小鳳苦笑。

這就是友情的代價！

陸小鳳看看地上的血，道：「你確實讓我擔上了心。」

西門吹雪道：「你以為我會死？」

陸小鳳道：「是的。」

西門吹雪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你是個極愛清潔的人，豈能容許一灘血在你屋前？」

西門吹雪笑道：「我當然不能容忍，只是我沒有時間去清洗。」

陸小鳳道：「你沒有時間？」

西門吹雪道：「是的，我還未來得及清洗，你就來了。」

陸小鳳道：「我來以前呢？」

西門吹雪道：「我正在河邊吐。」

陸小鳳道：「吐？嘔吐？」

西門吹雪點頭。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要吐？」

西門吹雪道：「因為我見到一個人，他的舉動醜陋得令我非吐不可。」

陸小鳳道：「誰？」

西門吹雪道：「宮九。」

陸小鳳道：「宮九？他怎麼啦？」

西門吹雪道：「他哀求我打他。」

陸小鳳道：「你打了嗎？」

西門吹雪道：「沒有。高手過招前的凝視，絕不能疏忽，我以為他是故意擾亂我的注意力。」

陸小鳳道：「然後呢？」

西門吹雪道：「然後他忽然舉起手來，自己打自己的臉。」

陸小鳳道：「你還是沒有理他？」

西門吹雪道：「你說對了。我依舊目不轉睛地看著他。」

陸小鳳道：「他怎麼辦？」

西門吹雪道：「他挨了鞭子。」

陸小鳳道：「挨誰的鞭子？」

西門吹雪道：「牛肉湯的。牛肉湯不停的打他，他在地上翻滾，高興得大叫。」

陸小鳳道：「你怎麼辦？」

西門吹雪道：「我趕快衝到河邊，大吐特吐，要不然－－」

陸小鳳道：「要不然就怎樣？」

西門吹雪道：「要不然我吐在地上，這裡我就不能再住了。」

陸小鳳道：「那恐怕我就要賠你一棟房子了。」

西門吹雪道：「你知道我這棟房子價值多少嗎？」

陸小鳳道：「值多少？」

西門吹雪道：「你知道霍休嗎？」

陸小鳳笑了。

他怎麼能不知道霍休？他怎麼能不知道富甲天下，卻喜歡過隱士生活，性格孤僻的霍老頭？

他還清楚記得，那一次，他本來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喝酒，忽然來了三個名滿江湖的怪人，一個是整天念著「多情自古空餘恨」的「玉面郎君」柳餘恨，一個是整天念著「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斷腸劍客」蕭秋雨，一個是「千里獨行」獨孤方。

這三個人本來就難得在一起，而更奇怪的是，他們不但都聚在一起，而且他們竟然都成了丹鳳公主的保鏢。

當丹鳳公主也進入他的房內，忽然向他下跪的時候，他就撞破了屋頂，落荒逃走。

他躲避丹鳳公主的地方，就是霍休的一處居所。那是一棟木屋，卻價值連城。

因為那本來是大詩人陸放翁的夏日行吟處，牆壁上還有陸放翁親筆題的詩。

但是房子在一剎那間就被柳餘恨、蕭秋雨和獨孤方拆了。

丹鳳公主一出手，就賠償五十兩金子給霍休。

五十兩金子可以蓋好幾棟房子了！

但陸小鳳卻認為那棟木屋價值三四萬兩金子。

現在西門吹雪忽然問起這個問題，是否也認為他的房子值這麼多金子？

所以陸小鳳就把這意思說了出來：「你要把你的房子和霍老頭的相提並論？」

西門吹雪卻搖頭道：「你猜錯了。」

陸小鳳道：「我猜錯了？」

西門吹雪道：「我只不過是說，任何一棟房子，都是無價的。」

陸小鳳道：「為什麼？」

西門吹雪道：「因為房子裡的人，也許有一天也會名動四方的。」

陸小鳳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霍老頭的那棟木屋，在陸放翁行吟的時候，根本也只不過是一堆木頭蓋起來的房子而已，但是陸放翁的詩受到世人的賞識以後，到了霍老頭住的時候，就價值連城了。」

西門吹雪道：「所以假如我不能住在這裡，這種房子你也賠不起。」

陸小鳳道：「你錯了，我賠得起。」

西門吹雪道：「哦？」

陸小鳳道：「因為我現在根本不必賠給你，等幾百年後，後世的人都還知道有個西門吹雪的時候，我已經羽化登仙去了。」

西門吹雪道：「我發現你會耍賴。」

陸小鳳笑道：「就算是吧，也賴不到你身上，因為你現在根本不會搬走。」

西門吹雪道：「這次是你錯了。」

陸小鳳道：「哦？」

西門吹雪道：「我馬上就要搬走。」

陸小鳳道：「為什麼？」

西門吹雪道：「因為，這裡適合你住。」

陸小鳳道：「適合我住？」

西門吹雪道：「宮九一定以為你已經走了，怎麼也想不到你還會回來，所以他不管派出多少耳目，不管他的耳目在哪裡探聽，都再也打聽不到你的行蹤。」

陸小鳳道：「因為我已經在你這裡高枕無憂了。」

西門吹雪道：「完全正確。」

陸小鳳道：「那麼你呢？」

西門吹雪道：「我走。」

陸小鳳道：「你去哪裡？」

西門吹雪道：「我去學佛。」

陸小鳳道：「學佛？跟誰？」

西門吹雪道：「當然跟和尚。」

陸小鳳道：「跟哪一位和尚？」

西門吹雪道：「老實和尚！」

陸小鳳道：「老實和尚懂佛？」

西門吹雪道：「我不知道。」

陸小鳳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還要跟他學？」

西門吹雪道：「我只跟他學一招。」

陸小鳳道：「哪一招？」

西門吹雪道：「坐懷不亂。」

陸小鳳道：「坐懷不亂？學來幹什麼？」

西門吹雪道：「學來對著兩個大美人的時候，不會心猿意馬。」

陸小鳳道：「兩個大美人又是誰？」

西門吹雪道：「一個叫沙曼，一個叫小玉。」

陸小鳳笑道：「你是說，你要去接他們來這裡？」

西門吹雪道：「你有比這更安全更好的方法嗎？」

陸小鳳道：「有。」

西門吹雪道：「請說。」

陸小鳳道：「只是我們暫時都做不到。」

西門吹雪道：「那是什麼方法？」

陸小鳳道：「殺死宮九的方法。」

陸小鳳相信西門吹雪的為人，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武功。

所以他安安穩穩舒舒適適的躺在屋前，享受花香、陽光、微風和翩翩飛舞的蝴蝶。

陸小鳳的心緒，也隨著飛舞的蝴蝶上下起伏，飛到了沙曼的身上。

他渴望見到沙曼。

他忽然興起一種從江湖中引退的感覺。

他在江湖中實在已經待了很久了，雖然他還年輕，還有著一顆熾熱的心，但他忽然覺得江湖險詐，你爭我奪的血腥味太濃了。

他只希望和沙曼共聚，找一個小島，或者就回到小老頭那小島上，就住在沙曼以前的房屋裡，不再過問是非恩怨，不再拿劍。

他看看自己的手。

－－不拿劍，拿什麼？

－－拿眉筆？

他不禁笑了起來。

然後他就聽到一陣聲音。

不是他的笑聲，是馬蹄踏在地上的聲音。

不是一匹馬，也不是二匹、三匹、四匹馬，而是十幾二十匹馬奔馳在地上的聲音。

他霍地站起。

當馬匹奔馳的聲音愈來愈清晰、愈來愈響亮的時候，陸小鳳作了一個決定。

他決定隱藏起來。

所以他「嗖」的一聲，就隱身沒入花叢之中。

－－是什麼人？

這是陸小鳳在花叢中想到的第一個問題。

－－是西門吹雪出賣他嗎？

這是陸小鳳在花叢中想到的第二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其中的一個馬上就有了答案。

因為奔馳的馬已停在西門吹雪的門前。

整整二十匹馬、二十個人。

二十個已經從馬上躍下的人。

二十個身穿黑色勁裝的人。

陸小鳳認出其中的一個。

帶頭的一個。

鷹眼老七！帶頭的人就是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鷹眼老七。

－－鷹眼老七來找誰？

－－找西門吹雪抑或陸小鳳？

－－有什麼事？

陸小鳳只知道一件事。

鷹眼老七來找的人，不是他，是西門吹雪。

因為鷹眼老七叩門時的話，是：「十二連環塢鷹眼老七求見西門公子。」

所以陸小鳳證明西門吹雪沒有出賣他。

他感到一陣慚愧。

他在心中反覆的告誡自己：對朋友一定要信任，一定要有信心。

所以他又深深呼吸那微風夾著的芬芳花香。

但是他卻沒有安詳的坐下或躺下，他反而飛快地展開輕功，向鷹眼老七消失的方向追去。

因為他心中還有一個大疑問。

－－鷹眼老七來找西門吹雪做什麼？

鷹眼老七是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十二連環塢的勢力遠及塞外，連黑白兩道中都有他的門人子弟。

鷹眼老七不管走到哪裡，都應該很罩得住，很受當地黑白兩道熱烈的招呼。

所以鷹眼老七落腳的地方，應該是大鎮或村莊才對。

陸小鳳這次卻想錯了。大錯而特錯。

因為陸小鳳跟蹤馬蹄印一路走去，忽然發現，鷹眼老七他們去的方向，竟然不是大村鎮。

他們落腳的地方，只是一個很隨便的所在，就像走累了，就隨便找個可以坐下來的地方一樣。

那只不過是曲曲折折的山道上，一片較為空曠的地方而已。

但是他們都下了馬，聚在一堆，遠遠望去，彷彿是在談論一件機密的事情似的。

陸小鳳發現自己錯了。他們根本不是談論事情，而是圍著一堆堆的乾糧滷菜，大吃大喝。

太陽已過了中天，陸小鳳才發覺，自己的肚子也咕嚕嚕響了起來。但是他卻不能坐下來吃。

並不是怕被他們發現，也不是沒有時間吃，而是他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帶在身上。

他身上只有可以買吃的東西的銀子。

銀子在山上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所以他只有躲近處，看著他們大吃。

他不但可以看到他們的吃相，還可以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

「咱哥兒倆今天晚上去翻翻本，然後再去找春紅和桃娘樂上一樂如何？」

「翻你個大頭鬼！」

「你怎麼啦！」

「你知道我生平最怕的一件事是什麼嗎？」

「是什麼？」

「就是摸門釘。有一次我去辦事，也是找不到人，結果我去推了幾把牌九，哈，你知道結果嗎？連續二十七把，我拿的都是炮十。」

「所以你今天沒看到西門吹雪，你就不賭？」

「絕不賭。」

「我勸你還是痛痛快快賭一場的好。」

「為什麼？」

「因為你見到西門吹雪，恐怕就不一定有機會賭了。」

「你是說我們殺不了他？」

「我只怕是沒有可能。」

「不可能。」

「你那麼自信？」

「當然，我們二十個人在他全無提防之下，忽然發了二十種不同的暗器，我看神仙恐怕也難躲得過，何況只不過是凡人而已。」

陸小鳳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宮九一定是因為西門吹雪阻擋住他，以致於陸小鳳逃出了他的勢力範圍，所以對西門吹雪懷恨在心，派鷹眼老七來暗算西門吹雪。

這是最有可能的推理。而且這也證明了一件事。

宮九果然找不到陸小鳳的蹤影，這表示，陸小鳳因為回頭去找西門吹雪，而脫離了宮九的追蹤。

這也證明了另外一件事。

西門吹雪一路上，都沒有被任何人發現。

陸小鳳安心了。他知道，他只要再做一件事，他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坐在西門吹雪的門外，等待西門吹雪把沙曼他們接來。

鷹眼老七雖然不嗜賭，有時候也會下幾把賭注過過癮的。

但今晚，他只是瞪著眼睛，看著他的手下在賭，連一點參加的興致也沒有。

他酒量雖然不算很好，有時候喝上十來二十碗滿滿的燒刀子，卻也不會醉。

但今晚他只喝了兩碗，就感覺到頭暈了。

有心事的人，通常都比較容易喝醉。

有心事的人，通常都沒有賭的興趣。

鷹眼老七本來是個很看得開的人，不管什麼事，他都很少放在心上。

但今晚他卻有心事，不但是今晚有，而且最近都有。

自從他走錯了那麼一步以後，他就有了心事，這份心事一直壓得他悶悶不樂。

他已經是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了，為什麼還要受宮九指使？

他擔心有一天，他的命運會像葉星士那樣。

因為這世上，知道宮九秘密的人，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他實在不應該去知道宮九的秘密的。

以他一大把年紀，以他的家財，根本就什麼都不必愁，為什麼竟在那一刻，受不了大量金錢的誘惑，受宮九的支配？

要這麼一大堆錢，又有什麼用？難道真要死後帶進棺材裡？

陸小鳳是個古道熱腸，重義氣講仁愛的人，在劫案發生後，鷹眼老七第一個想找來幫忙的人，就是陸小鳳。

但現在，鷹眼老七卻要聽命於宮九，要追查陸小鳳下落，宮九說格殺時，他就要狠下心來殺害這樣的一位俠士。

西門吹雪雖然不是大仁大勇的人，但他從不殘殺無辜，這一點，在江湖上就足以令人敬佩。

但現在，鷹眼老七卻奉命要殺害西門吹雪。

所以他又舉起碗中酒，猛然又乾了一碗。

所以他連賭局是什麼時候散的，一點也不知道。

當他醒來，發現自己伏在桌上，偌大的客棧空空蕩蕩，有一種昏沉的感覺。

然後，他才發覺，他身上的刀不見了。

然後，他又發覺，他面前有一張紙條。

紙條上面寫著：

西門吹雪 長安。

## 第二十回 老實和尚不老實

刀。刀在陽光下閃耀著炫目的光芒。

刀在陸小鳳手上。

陸小鳳把玩著手中的刀，忽然對太陽射在刀上發出光芒的角度發生興趣。

他把刀平放，垂直，傾斜，擺了五十六個不同的角度，只看到十四個角度時會反射光芒。

他忽然笑了，對這樣的研究笑了起來。

假如有一天，他要用刀來對付敵人，他就可以先用這種陽光反射的方法來刺激對方的眼睛，對方如果受到干擾，他就必勝無疑了。所以他很感謝鷹眼老七。

要不是鷹眼老七身上剛好帶著刀，要不是鷹眼老七剛好醉醺醺地躺在桌上，要不是他剛好要去留個字條給鷹眼老七，他就不會拿鷹眼老七的刀，也就不會發現這個道理了。

撫摸著刀身，陸小鳳忽然得意的笑了起來。

－－要不是我去留字條，要不是我順手拿了他的刀，要不是我在陽光下玩這把刀，我會發現這個道理嗎？

－－所以我應該感謝自己才好，為什麼感謝鷹眼老七？

陸小鳳的笑容更得意了。

－－鷹眼老七現在一定帶著他的手下，在趕赴長安途中吧？

鷹眼老七沒有理由不去長安的，任何一個人在那種情況下，一定會去長安的。

假如他相信字條上的話，他一定會去。

假如他不相信，他也一定會去。

因為留字條的人隨時都可以取走他的性命，他焉能留下？

而且，陸小鳳也沒有騙他，因為陸小鳳只寫上「西門吹雪 長安」，中間空了一個字。

空的地方也可能是兩個字－－不在。

－－西門吹雪「不在」長安。

空的地方也可能是三個字。

西門吹雪「也許在」長安。

這就是留空的好處。

陸小鳳忽然想到古人的繪畫，為什麼會留空那麼多，原來空的地方，具有更多層的解釋，大家可以各憑己意去欣賞、去批評，去猜測畫中的意境。

而陸小鳳字條留空的意境卻只有一種：

－－西門吹雪根本不在長安。

－－西門吹雪應該到了沙曼他們隱藏的地方了吧？

陸小鳳算算日期，應該是西門吹雪見到沙曼的時候了。

西門吹雪並沒有見到沙曼。

西門吹雪首先見到的，是一道懸崖，是懸崖下拍岸的怒浪，是打在懸崖上濺起的浪花。

然後他才看到陸小鳳說的木屋。他很喜歡這裡。

看到那懸崖和浪花，他就想起蘇東坡的詞。

－－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這裡實在是適合隱居的地方。

西門吹雪好後悔答應陸小鳳要把沙曼他們帶去。

－－為什麼不答應陸小鳳，來這裡保護他們？

這樣他就可以住在這裡，可以在這裡享受海風，享受浪花飛濺的景象了。

他雖然後悔，卻還是舉步走向木屋，一點遲疑的意思也沒有。

西門吹雪不管走到哪裡，都不會忘記他的君子風度。

就算在這兒只有一戶木屋的懸崖上，他還是記得君子的表現。

所以木屋的門儘管是半掩的，他還是在門上敲了幾下。

他一向都等屋裡的人來應門，或者請他入內，他才進去。但這次他卻例外。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的。

比如敲了幾十下的門，都沒有人應門。

比如忽然聞到血腥的氣味。

西門吹雪不但敲了五六十下的門都沒有回音，而且也聞到了血腥的氣味。

所以他只有破例。

所以他就把門全部推開，像貓一樣機警的走人屋內。

大廳裡除了木桌、木椅、茶杯、茶壺外，什麼也沒有。

西門吹雪並沒有一下子衝進房間裡。他是高叫了兩聲「有人嗎？」之後才衝進去的。

第一個房間裡除了木床、棉被、枕頭外，沒有人。

第二個房間的景物和第一間的一模一樣。

第三個房間卻有一個人。

死人。死去的女人。

西門吹雪衝進去，把這女人翻個身，他赫然發現兩件事。

－－這個女人是小玉，因為陸小鳳形容的沙曼，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女人並沒有死，因為她喉中還發出非常微弱的呻吟聲。

西門吹雪把小玉救回他的馬車上時，他又發現了一件事。

－－小玉的右手緊緊的握著。

他把小玉的右手拉開，一張紙團掉了下來。

紙條上只寫著七個字。

用血寫的七個字－－老實和尚不老實。

陸小鳳不知道懸崖上的小木屋已經發生了變故。

陸小鳳不知道沙曼和老實和尚已經不知去向。

陸小鳳不知道小玉已經被刺重傷。

陸小鳳不知道西門吹雪為了救小玉，並沒有趕路，不但不趕路，反而找了個小鎮住了下來，請了個大夫醫小玉的傷。所以他到了西門吹雪無論怎樣也該回來的時候，卻還看不到馬車的蹤影，他的內心就浮現起一片濃濃厚厚的陰影。

－－西門吹雪會不會發生意外？

－－沙曼會不會發生意外？

－－他們全都發生意外？

太陽由天空中央爬近西邊，又由西邊沉下隱沒，陸小鳳還在這疑問的陰影籠罩下。

一彎新月已爬至中央，他依舊坐在門前，焦急的伸長脖子盼望。

他感到煩躁擔憂焦慮渴望。他這份兒心情只有一個人瞭解。

西門吹雪瞭解陸小鳳的心情。因為他知道陸小鳳的期待。

但是他實在沒有辦法趕回去，不是他不趕，而是他不能趕。

小玉失血很多，需要靜養，絕不能讓她在馬車上受巔簸之苦。

所以儘管西門吹雪瞭解陸小鳳的焦急，他實在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自己又何嘗不急？

小玉緊握在手中的七個字「老實和尚不老實」，很明顯的表示出，沙曼的失蹤、小玉的受傷，一定和老實和尚大有關聯。但真相如何？老實和尚在哪裡？

西門吹雪只想早日見到陸小鳳，把心中的疑問統統交給陸小鳳，讓他自己去思考去解決。

然而小玉的臉色是那麼蒼白，連靜靜的躺在床上她都會痛得發出呻吟聲，他又怎麼能忍心上路？

而且他又不敢把小玉一個人丟下，讓大夫來照顧她。

所以他只有一條路好走－－等待的路。

陸小鳳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三天前他就幾乎忍不住要離開去尋找了。

因為三天前他就認為最遲西門吹雪應該在三天前就回來。

能夠等待六天，陸小鳳的脾氣實在是不錯了。這一點他不得不佩服自己。

所以當他舉起腳步要離去時，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決定再佩服自己一天。因為佩服自己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這是陸小鳳佩服自己有耐性的最後一天了。

這是第九天，不是第七天。因為陸小鳳又多等了兩天。

兩天來他舉了一百二十四次步。但一百二十四次都沒有走成功。

因為每一次舉步，他腦中就浮起一個想法。

－－假如剛走，西門吹雪就帶著沙曼回來怎麼辦？

－－假如沙曼一到，竟然見不到他怎麼辦？

所以他又留下，苦等，苦苦的等待。

黃昏。黃昏一向都是很令人愉快的。

因為黃昏就是親人即將團聚的時候。

耕田的人扛著鋤，迎著火紅的落日，走在阡陌田野的小徑上，回家和家人共聚。

各行各業的人，看到夕陽的餘暉，就知道休息的時候到了，一天的疲勞可以得到憩息了。

約會的情人，也開始妝扮，準備那黃昏後的會面了。

只有一種人在黃昏時不愉快－－等待的人。

陸小鳳是等待的人。但是他的臉在晚霞映照下卻浮起笑容，因為他已不必再等待了。

因為他已聽到馬車奔馳的聲音。

因為他已看到西門吹雪的馬車。所以這個黃昏，是令陸小鳳愉快的黃昏。

陸小鳳的快樂，也跟天邊絢爛的彩霞一樣，稍稍停留，又已消失。

因為他看到的，是一臉風霜的西門吹雪，是一臉蒼白的小玉。

陸小鳳雖然焦急，但是他卻沒有催促小玉，只是耐心的、細心的聽著小玉用疲弱的口音，述說老實和尚不老實的故事。

－－有一天，老實和尚忽然說他有事要離開幾天，就留下我和沙曼在那小屋裡，他就走了。

－－然後過了七八天，老實和尚就回來了。

－－他回來的時候，我不在，因為我一個人去撿貝殼去了。

－－我捧著貝殼興高采烈地回去，還大聲高叫著沙曼的名字。

－－沙曼沒有回答我。

－－我看到老實和尚抱著沙曼。

－－沙曼連掙扎也沒有，她大概在出其不意的時候，被老實和尚點了穴道。

－－我大聲喝問老實和尚要幹什麼。

－－他一言不發，對我露出邪淫的笑容。

－－我衝向他。

－－他忽然丟下沙曼，拿起掛在牆上的劍，刺向我。

－－他的武功很可怕。

－－他大概以為把我殺死了。

－－我也以為我要死了。

－－所以我在臨死前寫下了那七個字。

「然後呢？」陸小鳳忍不住問。

「然後我就到了這裡。」小玉說。

老實和尚在「四大高僧」中排名第三。

老實和尚到底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沒有人知道，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武功之高，確是一點不假，誰惹了他，都會忽然在半夜不明不白的死去。

老實和尚已經有半年在江湖中絕跡，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幹什麼去了。

陸小鳳在這半年來第一次見到老實和尚，是在島上，老實和尚忽然從箱子裡冒了出來。

陸小鳳開始懷疑一件事：

－－老實和尚是真的被捉進箱子裡的嗎？

陸小鳳忽然記起了在島上和老實和尚的一段談話：

「和尚為什麼沒有走？」

「你為什麼還沒有走？」

「我走不了。」

「連你都走不了，和尚怎麼走得了？」

「和尚為什麼要來？」

「和尚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你知道這裡是地獄？你是到地獄來幹什麼的？那位九少爺又是個什麼樣的人？怎麼會把你裝進箱子的？」

老實和尚沒有回答。

「你既然知道，為什麼不說？」

老實和尚喃喃道：「天機不可洩漏，佛云：『不可說，不可說』。」

陸小鳳知道，老實和尚一定很瞭解島上的秘密。

陸小鳳忽然想起一個問題。

－－老實和尚是不是已被小老頭說服收買，做了隱形人？

陸小鳳又想起了兩件事：

－－老實和尚躲在沙曼的床下，教他和沙曼一個逃走的方法。

－－老實和尚又在船上救了他們一次。

陸小鳳心中浮起一個疑問：

－－為什麼自己想的逃走方法都行不通，老實和尚想的就行得通？

陸小鳳心中掠過一絲陰影：

－－這是老實和尚和宮九串通的嗎？

陸小鳳馬上想到問題的關鍵：

－－為什麼？

假如宮九要殺他，他相信，在島上就可以殺了他。

以宮九為人處事的態度，絕不可能疏忽到讓陸小鳳和沙曼他們逃上船的。

更絕不可能讓他們從船上逃回陸地！

那是絕不可能的。

陸小鳳心中又浮起同樣的問題：

－－－那到底是為什麼？

宮九既然存心放他回陸地，為什麼又設計陷害他，讓他走上絕路？

－－老實和尚這次劫走沙曼，又是為什麼？

陸小鳳仰望蔚藍的蒼穹，心中打起一個一個的結。

白雲飄來，白雲飄去，蔚藍依舊是蔚藍。

陸小鳳忽然感到心中興起一陣波濤。在震撼中，他理出了頭緒：

－－天空是不變的，變的只是來去的雲層而已。

－－這件事也是一樣，老實和尚和宮九，就像白雲一般，只是想改變天空的容貌而已。

－－只要把老實和尚和宮九撇開，天空的容貌還是原來的樣子。

－－這天空就代表了小老頭。

陸小鳳記起小老頭對他說的話：

－－只要陸小鳳加入小老頭那個行列，隨便陸小鳳考慮多久，絕不限制他的行動，無論他幹什麼，無論他到哪裡去都可以。

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因為陸小鳳根本就不想加入。

這一點，小老頭應該知道。

所以，放他走，讓他和沙曼一起走，無非是讓他和沙曼的愛情更加深刻、更加難忘。

所以，設計陷害他，無非是讓他行走江湖時更加困難、更加煩惱。

這些都只有一個目的。

小老頭的目的。

－－加入他們。

假如陸小鳳加入他們的行列，他知道，劫鏢的事馬上可以澄清，而且一定是由他來破案，贏回清白。

因為這樣一來，他的名望就更高，就更沒有人會懷疑他會做壞事，他就可以做一個可能是空前絕後的隱形人了。

假如陸小鳳加入他們的行列，他知道，沙曼馬上就會現身，他就不會再受相思的煎熬了。

陸小鳳心中還有一個疑問。

－－小老頭為什麼一定要他加入呢？

－－他們已經有能力劫持價值三千五百萬兩的金珠珍寶，他們還要他加入幹什麼？

這問題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

－－小老頭要進行一件非常大的陰謀，這陰謀絕對是轟動江湖的陰謀。

－－所以小老頭才需要他。

－－所以小老頭才千方百計的設陷來困擾他。

陸小鳳很替小老頭惋惜。因為小老頭不瞭解他。

他會為了蒙受不白之冤受江湖人唾棄而加入他們，去做壞勾當嗎？

他會為了愛情的煎熬放棄自己做人的原則嗎？

假如他會，他就不是陸小鳳。

假如不是陸小鳳，江湖上早就遍佈邪惡勢力，黑白兩道恐怕只剩下了一道－－黑道。

惡勢力儘管會在一段時期裡佔著優勢，但是總會出現一些不妥協、不為利誘、不為情惑、無視生死恩仇的英雄，出來整頓局面。

陸小鳳絕對是其中的一個。所以陸小鳳感到悲哀，一種不被瞭解的悲哀。

在陸小鳳心目中，小老頭是一個奇人。

陸小鳳也是奇人。

奇人應該瞭解奇人，但小老頭卻不瞭解陸小鳳。

所以陸小鳳想起一件事。

－－也許小老頭是個完人。

在陸小鳳心目中，完人有三個定義。

－－第一，完人不是人。

－－第二，完人很不好「玩」。

－－第三，完人已經完了。

以小老頭的才智，以他在島上網羅到的人才，以他設計的劫案來看，這些，都不是「人」能夠做到的。

跟小老頭打交道，他只有一個目標，非要你加入他的行列，像陸小鳳一樣，小老頭千方百計的要迫使他加入，這是非常不好「玩」的事。

對付這種人，陸小鳳只有一種方法。

很不簡單但卻很有效的方法：

－－不妥協、不為情困，跟小老頭宮九他們拼到底，查不出劫案和兇殺案的真相，絕不甘休。

陸小鳳決定這樣做的時候，他通常都能做到。所以小老頭可以說已經快完了。

下了決心以後，陸小鳳知道他要做兩件事。

－－他必須回去那懸崖上的木屋，看看老實和尚有沒有留下什麼暗示給他。

老實和尚絕不會單單劫走沙曼就算了，他一定會想辦法讓陸小鳳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應該到哪裡找到他和沙曼才對。

假如他回到木屋，而一無所獲的話，他就要做另外的一件事。

－－到長安去。

他把鷹眼老七引到長安，鷹眼老七一定會在長安找尋西門吹雪的下落。

所以只要他到長安，他一定可以找到鷹眼老七。

找到鷹眼老七，他就可以找到宮九，也就可以找到老實和尚和沙曼。

在未做這兩件事以前，他必須要做到一件事。

這件事他不做，他就做不了下面的事。

這件事是－－他必須向西門吹雪辭行。

## 第二十一回 尋尋覓覓

依舊是悠揚的笛音。

依舊是面對西門吹雪。

坐的依舊是那個位置，杯中依舊是碧綠澄清的竹葉青。

只是，陸小鳳這次不是來，是去。

杯中有酒，豪氣頓生。

陸小鳳心中有的，是豪情，不是離情。

西門吹雪心中升起的卻是離情：「你不等小玉好了一起走？」

陸小鳳搖頭道：「她在你這裡養傷是最安全的地方。」

西門吹雪道：「你把這個熱山芋交給我？」

陸小鳳道：「你錯了。」

西門吹雪道：「哦？」

陸小鳳道：「她不是山芋，更不是燙手的山芋。」

西門吹雪道：「那她是什麼？」

陸小鳳道：「美女，一個受了傷的美女。對於這種能親近美女的機會，要不是我十萬火急，我絕對不會讓給你。」

西門吹雪道：「只要我隨便吆喝一下，我身邊就可以有成群活蹦蹦的美女，我為什麼要守住這個機會？」

陸小鳳道：「因為你是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道：「我不懂。」

陸小鳳道：「你知道人家對你的稱呼嗎？」

西門吹雪道：「什麼稱呼？」

陸小鳳道：「他們說，西門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

西門吹雪道：「這跟小玉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道：「有，大有關係！」

西門吹雪道：「哦？」

陸小鳳道：「小玉受了傷，流的就是血，只有你這個吹血的西門吹雪，才能把她受傷的血吹走，讓她變成一個活蹦蹦的美女。」

西門吹雪道：「你要我照顧她到什麼時候？」

陸小鳳道：「到她能起來走的時候，或者－－」

西門吹雪道：「或者什麼？」

陸小鳳道：「或者是她想走的時候，又或者－－」

西門吹雪道：「還有或者？」

陸小鳳道：「當然有。」

西門吹雪道：「又或者什麼？」

陸小鳳道：「又或者，你希望她走的時候。」

西門吹雪道：「我會希望她不走嗎？」

陸小鳳道：「很難說，因為她是個很解風趣的美人。」

西門吹雪道：「你要我照顧她，我絕對好好照顧她，可是，你把我西門吹雪看成是什麼人？」

陸小鳳道：「一個能開玩笑的人。」

西門吹雪道：「你為什麼要開我玩笑？」

陸小鳳道：「因為你心有離愁。」

西門吹雪道：「哦？」

陸小鳳道：「我開你玩笑，只不過想沖淡你心中的離愁而已。」

西門吹雪道：「你呢？你一點離情也沒有？」

陸小鳳道：「沒有。」

西門吹雪道：「你是個無情的人。」

陸小鳳道：「我有情。」

西門吹雪道：「什麼情？」

陸小鳳道：「豪情。」

西門吹雪道：「我不瞭解你。」

陸小鳳道：「你想瞭解我？」

西門吹雪道：「是的。」

陸小鳳舉起杯中酒道：「我們先乾了這杯。」

西門吹雪乾杯後，卻看到陸小鳳站了起來。

西門吹雪道：「你要走了？」

陸小鳳道：「是的。」

西門吹雪道：「那我怎麼瞭解你？」

陸小鳳拿起桌上的筷子和碗，用筷子敲在碗上，高聲唱道：

「誓要去，入刀山！

浩氣壯，過千萬！

豪情無限，男兒傲氣，地獄也獨來獨往返！

存心一闖虎豹穴，今朝去，幾時還？

奈何難盡歡千日醉，此刻相對恨晚。

願與你，盡一杯！

聚與散，記心間！

毋忘情義，長存浩氣，日後再相知未晚。」

歌已盡，酒已空。陸小鳳放下碗筷，轉身離去。

「慢著！」西門吹雪隨著大喝聲站起，走向又轉過身來的陸小鳳。

西門吹雪沒有說話，他只是伸出他的一雙手。

他的手緊握著陸小鳳的雙腕，陸小鳳的手也緊握著西門吹雪的腕。

西門吹雪激動地輕輕吟誦：「毋忘情義，長存浩氣，日後再相知未晚。」

西門吹雪眼中已濕潤。陸小鳳放開西門吹雪的手腕，大步走了出去。

只聽陸小鳳豪放的歌聲，猶自在黑夜中繚繞：「毋忘情義，長存浩氣，日後再相知未晚。」

風。海風。

海風吹在陸小鳳身上，陸小鳳站在懸崖上。

浪潮輕拍，那節奏的韻律一起一伏的傳入陸小鳳的耳中。

他想起一種聲音。呼吸的聲音。

－－沙曼酣睡時細微均勻的呼吸聲。

他忽然瞭解到一件事。

他瞭解到，為什麼情人都喜歡到海邊，注視著茫茫的海水，去尋找昔日的回憶。

原來海水輕撫巖岸和沙灘的聲音，就和情人在耳邊的細語一樣。

在海邊勾起的，常常都是最令人難忘、最刻骨銘心，也最甜蜜的回憶。陸小鳳決定了一件事。

－－假如要定居，就和沙曼在海邊定居。

然而，沙曼呢？

－－沙曼，沙曼，你在何方？

燈。點燃的燈。

燈在陸小鳳手上。

燈光在移動，因為陸小鳳的腳在移動。

沒有。什麼也沒有。

陸小鳳已經就著燈光，照遍了屋中各處，連一點暗示的痕跡也沒有發現。

－－老實和尚居然連一點暗示也沒有留下來？

陸小鳳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千方百計，無非要迫陸小鳳就範，而劫持沙曼，無疑是為了要威脅陸小鳳。

這等於是到了攤牌的時刻。但是，見不到和你攤牌的人，你如何攤牌？

所以陸小鳳一心認定老實和尚一定會留下什麼指示給他，好讓他去攤牌。

但陸小鳳卻什麼也沒有發現。放下燈，他忽然感到一股寒意。

－－老實和尚劫走沙曼難道和小老頭他們無關？

－－老實和尚劫走沙曼，難道真的要對沙曼不老實？

陸小鳳的恐懼很快就消失了。並不是因為他相信老實和尚不是好色之徒，而是發現了一件事。

他發現的，其實不是一件事。

只是兩個字－－宮九。

這兩個字不是用手寫的，是用指力刻在木桌上的。

陸小鳳只顧拿著燈到處找尋，卻忽略了燈下的木桌上，本來就刻著這兩字。

雖然他早就知道這件事一定和宮九有關，但是看到老實和尚用指力刻下的這兩個字，陸小鳳的人才輕鬆下來。因為他心中一直有個陰影，他很害怕沙曼的失蹤完全和宮九無關。

現在一切疑慮都消失了。他要對付的人，只有宮九。要找宮九，他必須要找鷹眼老七。

要找鷹眼老七，他必須要到長安。所以陸小鳳就乘著月色，踏上往長安去的路。

酒。裝在碗裡的酒。

裝酒的碗被鷹眼老七拿著。這是他今晚拿過的第二十四碗酒。

他還是和前面的二十三碗一樣，咕嚕一聲，就吞入肚中。

喝到第二十六碗的時候，鷹眼老七以為自己醉了。

因為他忽然發現，原來放碗的地方，忽然多出了一把刀。他用力揉眼睛。

「你不用揉眼睛，你沒有醉。」一個聲音從他背後傳來。

鷹眼老七回頭，看不到人。

鷹眼老七注視著桌上的刀，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沒有醉？」

「因為你看到的刀，是真真正正確確實實的刀，不是你的幻覺。」聲音又在他身後響起。

鷹眼老七在這聲音說了一半時，突然回頭，但是依舊什麼也看不到，聲音依舊從他耳後傳人。

鷹眼老七頹然回頭，拿起桌上的刀，道：「這就是我的刀嗎？」

聲音響起：「本來是你的。」

鷹眼老七道：「現在呢？」

「現在也是你的。」

「那你為什麼把刀拿走幾天？」

「因為我要偷刀立威。」

「你為什麼要那樣做？」

「這樣你才會來長安。」

「你很瞭解我，你是誰？」

「我不瞭解你，我是陸小鳳。」陸小鳳說完，人就坐在鷹眼老七的對面。

鷹眼老七道：「你為什麼要把我引來長安？」

陸小鳳道：「因為我希望我的日子過得舒服。」

鷹眼老七道：「這跟你過日子有關係嗎？」

陸小鳳道：「有。因為你去找西門吹雪的時候，住在他家的人，剛好是我。假如我不把你引走，你沒事就來煩上半天，我還有好日子過嗎？」

鷹眼老七道：「你為什麼會住在西門吹雪家裡？」

陸小鳳道：「因為我要等他回來。」

鷹眼老七道：「他去哪兒？」

陸小鳳道：「去接沙曼。」

鷹眼老七道：「沙曼呢？」

陸小鳳道：「沒有接到。」

鷹眼老七道：「沒有接到？」

陸小鳳道：「所以我才來長安。」

鷹眼老七道：「沙曼在長安？」

陸小鳳道：「我不知道。」

鷹眼老七道：「那你來長安找誰？」

陸小鳳道：「找你。」

鷹眼老七道：「找我？找我幹什麼？我又不知道沙曼去了哪裡。」

陸小鳳道：「你知道。」

鷹眼老七道：「我知道？怎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知道，而你卻知道我知道？」

陸小鳳道：「我就是知道你知道。」

鷹眼老七迷糊了。

陸小鳳又道：「我也知道你其實並不知道沙曼在哪裡。」

鷹眼老七更迷糊了。

陸小鳳道：「可是，我知道你知道另外一個人在哪裡。」

鷹眼老七的眼睛亮了一亮，道：「這個人知道沙曼在哪裡？」

陸小鳳笑了，可惜少了兩條「眉毛」。

陸小鳳道：「我不是說過，你一點也沒醉嗎？」

鷹眼老七道：「這個人是誰？」

陸小鳳一字一字道：「宮九。」

鷹眼老七在喝第十六碗酒的時候，客店的大廳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陸小鳳看到他的時候，他正喝下第二十四碗。

大廳本來就只有他們兩個人。現在也沒有別人，只不過現在忽然多了一種聲音。

一種很多暗器破空的聲音。

陸小鳳反應雖然快，還是慢了一點點。其實慢的不是他，是鷹眼老七。

因為鷹眼老七雖然沒有喝醉，但喝了二十六碗火辣辣的燒刀子以後，反應總是差很多的。

所以當陸小鳳拉著鷹眼老七的手，往上衝的時候，已經慢了。

陸小鳳當然沒有受傷，受傷的只是鷹眼老七。

因為暗器招呼的對象，根本不是陸小鳳，而是全部射向鷹眼老七。

他們要殺的人，是鷹眼老七。

衝破屋瓦，衝到街上，陸小鳳並沒有去追殺發暗器的人。他有兩點理由不必去追殺。

－－發暗器的人，暗器發出後，一定分頭逃走，絕不會理會對方是否已中暗器死亡。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要對付的是什麼人，假如他們要查看，他們就只有一條路可走－－死路。

－－他們要殺的人不是陸小鳳，是鷹眼老七，可見他們早就在監視鷹眼老七，要殺他，無非是要滅口，所以陸小鳳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讓鷹眼老七說出宮九的秘密。

陸小鳳並沒有聽到鷹眼老七說出宮九的秘密。他聽到的，是鷹眼老七的懺悔。

他雖然知道鷹眼老七中的暗器有劇毒，命已不長，他卻沒有打斷鷹眼老七斷斷續續的懺悔。

人死前的懺悔，是獲得最後一剎那心中平安的方法，陸小鳳怎麼忍心打斷他？

所以陸小鳳只有靜靜的傾聽。

鷹眼老七的臉上，由痛苦漸趨平靜。他看著陸小鳳道：「你原諒我嗎？」

陸小鳳點頭，眼中已含滿淚水。

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叱吒風雲的鷹眼老七，誰會想得到，竟然為了多拿幾個錢，弄到這樣的收場？而且，那些錢對鷹眼老七來說，是毫無用處的。因為他自己的錢，就已經花不完了。

看到陸小鳳點頭，知道陸小鳳原諒了他，鷹眼老七臉上浮起了笑容。

他用微弱的聲音道：「我－－我－－有一個－－秘密要－－告－－訴－－你。」

陸小鳳什麼話也沒說，他立刻把耳朵貼在鷹眼老七的嘴巴上。

陸小鳳聽到三個字。

鷹眼老七一生中最後的三個字：「宮九太－－」

－－宮九太？

－－宮九太什麼？

陸小鳳面對一抔黃土，苦苦思索鷹眼老七死前對他說的不完整的秘密。

－－宮九太過分？

－－宮九太囂張？

－－宮九太有勢力？

－－宮九太厲害。

－－是「太」還是「泰」？

－－宮九在泰山？

－－宮九的秘密在泰山？

－－宮九的地盤在泰山？

－－宮九藏那批珍寶的地方在泰山？

陸小鳳決定放棄思考了。

對鷹眼老七來說，他死時心裡平靜，可謂死得其所，但對陸小鳳來說，鷹眼老七未能說出宮九的秘密，這一死，就未必有點不值得了。

陸小鳳忽然興起一陣感慨：

－－人死了，就一了百了，留下活著的人，留下江湖的恩仇愛恨，想了也了不清！

－－人在江湖，真的是身不由己啊！

陸小鳳又想到退隱的問題。

一想到退隱江湖，他就想到要有個人陪伴在身旁。

一想到要人陪伴在身旁，他就想到沙曼。

一想到沙曼，他的血液循環就加速了。

－－沙曼在哪裡？

－－老實和尚在哪裡？

－－宮九在哪裡？

－－他要到哪裡尋覓沙曼的芳蹤？

－－他要走哪個方向，才能尋覓到沙曼的蹤跡。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必須去找，去尋覓。

既然他們都毫無蹤影，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露出自己的行蹤，讓宮九他們來找他。

所以他決定了一件事－－到長安的鬧市去。

鬧市。熱鬧的鬧市，黃昏的鬧市。

人來人往，馬去車來，陸小鳳也擠在人群之中。

飯店。長安飯店。

陸小鳳走過三十八家飯店，決定選擇進入長安飯店。因為長安飯店最大、最乾淨、最熱鬧。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發現長安飯店已經客滿了。

踏入飯店大門，連夥計都忙得沒有招呼他。他很高興，因為這就是他想的。

他眼睛到處轉了一轉，發現一張方桌上坐著三個人。三個濃眉粗目肌肉結實的大漢。

陸小鳳決定以這三個大漢做對象。

陸小鳳站在三個大漢面前的空位上。

陸小鳳看著正在抬頭看他的三個人說：「我可以坐在這裡？」

「不可以。」這是其中一個人的聲音；

陸小鳳把椅子拉開，坐了下來。

三個人六隻眼睛瞪得很大。

「我說不可以，你是聾子嗎？」

陸小鳳向說話的人笑笑，道：「我不是聾子。」

「那你還不快滾！」那個人的聲音逐漸增大。

「我不能滾，因為我雖然不是聾子，但我卻是一個人。」

「你是誰？」

「我是陸小鳳。」

三個大漢愣住。然後，三個大漢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其中一個居然還伸手摸摸陸小鳳唇上剃鬍子的地方，道：「你是陸小鳳？」

陸小鳳道：「我是陸小鳳。」

那人道：「那麼，你知道我是誰嗎？」

陸小鳳道：「你是誰？」

那人道：「我也姓陸。」

陸小鳳道：「哦。」

那人道：「我叫陸大龍。」

陸小鳳拍手道：「好，好名字。」

那人以詫異的眼光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拿起名叫「陸大龍」的人面前的酒，道：「來，我敬你一杯。」

「陸大龍」愣住。

陸小鳳一口把酒喝下，道：「你叫大龍，我叫小鳳，我們剛好湊起一對。」

「陸大龍」一拍桌子，高聲道：「就是呀，老子配兒子，大龍配小鳳，我以為你連這個也不懂吶。」

陸小鳳道：「這個我怎麼不懂？只是，我有一點不太懂。」

那人道：「哪一點？」

陸小鳳道：「誰是老子？誰是兒子？」

三個人哈哈大笑起來，彷彿這是他們一生中聽過最好笑的笑話，笑得前仰後翻，整個廳裡的人都朝他們望，整桌酒菜都在震動。

另一個大漢大笑，指著陸小鳳道：「你真不懂？」

陸小鳳很嚴肅的道：「真不懂。」

說話的大漢忽然把笑聲剎住，另兩個人忽然不笑了。他們的笑容，一下子就變成了愁容，極難看的愁容。因為他們看到陸小鳳的手輕輕在桌緣上摩挲，桌緣的木頭，就變成了細沙，紛紛落下。

他們笑不出來了。他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這個人也許真的是陸小鳳。

所以他們都擺出一副很抱歉、很憂愁的樣子，大眼瞪小眼的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笑了。

陸小鳳笑著道：「你們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陸大龍」以帶著哭聲的聲音道：「哪一個問題？」

陸小鳳道：「誰是老子？誰是兒子？」

「陸大龍」忽然伸手打了自己兩個耳光，道：「你是老子，我是你的龜兒子。」

「啪」「啪」，說完又打了自己兩個耳光。

陸小鳳卻搖頭起來，道：「答錯了。」

「陸大龍」臉上的表情，實在太難看了，差點就真的要哭出來，道：「答錯了？難道你要做我的龜兒子？」

「啪」「啪」，是「陸大龍」身邊的大漢打在他臉上的聲音。

那大漢道：「對不起陸爺，他笨，他不會說話，你大人有大量，就放過咱們吧！」

陸小鳳道：「我沒有要你們怎樣呀！是你們要為難我而已呀。那你說，誰是老子？誰是兒子？」

三個人忽然一起跪下，向陸小鳳叩頭道：「你是老子，我們都是你的龜兒子。」

陸小鳳道：「你們怎麼又犯同樣的錯誤？」

三個人瞠目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道：「天上的鳳，會生烏龜嗎？」

三個人異口同聲道：「不會。」

陸小鳳道：「那我哪來的龜兒子？」

「啪」「啪」六響，每人打在自己臉上兩個耳光。

「陸小鳳」三個字，就這樣在長安鬧市響亮了起來。

陸小鳳知道，不出多久，江湖上的人就大都會知道，陸小鳳在長安。

這其中當然包括宮九和老實和尚。假如宮九要找陸小鳳，他就可以到長安來了。

時間，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對於勤奮的人來說，時間總是如箭般飛逝，總是不夠用。對於懶散的人來說，時間總是如蝸牛般慢行，總是太長。

歡樂的人希望時光能停住，寂寞的人希望時光能夠快快流逝。

在同樣的時間裡，有人生，有人死，有人快樂，有人憂愁。

想到這些「時間」的問題，陸小鳳興起一個念頭－－這一刻，沙曼在想什麼？

沙曼當然是在想陸小鳳。

從陸小鳳離去那一天，她就開始在想念陸小鳳。被老實和尚帶到這裡，她更加想念陸小鳳。

每天，她都期待有奇蹟出現，陸小鳳忽然就出現在她面前。

好幾次，她都有一股衝動，想去找陸小鳳，但是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她在這裡生活很好，起居都有丫鬟照顧，而且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在花園走動。她知道，老實和尚根本不擔心她逃走。她在島上生活太久了，陸地上的一切，早已遺忘，就算她逃出這官府般的宅邸，她又能到哪裡？她早就認清這一點，所以她安心在這裡等待，等待命運對她的安排。

她什麼也不想，她只把全副心思放在陸小鳳身上。她回憶和陸小鳳共度的時光，憧憬以後共聚的歡樂。日子就這樣打發走了。

老實和尚每天都來看沙曼一次，每次都沉默無語。

今天卻是例外。

老實和尚笑容滿面的走進來，一見到沙曼，就高聲道：「好消息。」

沙曼依舊擺出慵懶的樣子，道：「什麼好消息？」

老實和尚道：「你最想知道的好消息。」

－－陸小鳳！

她很快就把喜悅之情壓制下來，用淡淡的口吻說道：「你們有陸小鳳的消息？」

老實和尚道：「他在長安。」

沙曼道：「長安？長安離這裡遠嗎？」

老實和尚道：「三天路程。」

沙曼不說話了。

老實和尚卻道：「我勸你別起這念頭。」

沙曼愕然道：「我起什麼念頭？」

老實和尚道：「你想逃離這裡，去找陸小鳳。」

沙曼道：「你真是我肚裡的蛔蟲。」

老實和尚道：「阿彌陀佛，和尚只不過有點透視的本領而已。」

老實和尚看著沙曼，接道：「我勸你別打算逃走，是為了你好。」

沙曼不解道：「為什麼是為我好？」

老實和尚道：「因為假如你走了，你去了長安，你就見不到陸小鳳。」

沙曼道：「為什麼？他不是在長安嗎？」

老實和尚道：「那是三天前。」

沙曼道：「現在呢？」

老實和尚道：「現在他也許到了這裡。」

沙曼道：「這裡？」

老實和尚道：「這裡的意思就是，在這裡附近，他還不能到這裡。」

沙曼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我們還不想讓他見到你。」

沙曼道：「你們要什麼時候才讓我見他？」

老實和尚道：「你的問題只有一個答案，答案只有三個字。」

沙曼道：「哪三個字？」

老實和尚道：「到時候。」

所謂到時候，也許是永遠也到不了的時候。

因為，假如陸小鳳不答應宮九他們的要求，他到時候見到沙曼，可能是個死了的沙曼。

所以，當老實和尚派人去長安把陸小鳳接來，住在這豪華的宅邸，當他問老實和尚什麼時候可以見到沙曼，老實和尚回答說「到時候」的時候，陸小鳳就知道，他必須要靠自己了。

他知道宮九的用意，接他來，無非是告訴他，沙曼就在附近，可是陸小鳳就是見不著，明知沙曼在附近而又見不著，陸小鳳只有更心急，陸小鳳心裡愈焦急，也許就比較容易說服。

陸小鳳瞭解這點，他也知道，在這裡待得愈久，自己愈不容易把持。

所以他一住進老實和尚為他安排的居所，他就毫不客氣大吃大喝一頓。然後，他就蒙頭大睡。

人的意志實在是很奇妙的，心裡想著該在什麼時候起床，果然睡到那個時候，就自然的醒來。

陸小鳳醒來時，正是子夜，正是他心中算好要起來行動的時刻。

沒有月亮，繁星滿天。吸一口沁涼的空氣，陸小鳳覺得整個人都舒爽起來。

站在屋頂，藉著星光，陸小鳳一眼看過去，房屋整齊的延伸出去。他發覺，他住的地方，是這一列房屋中最小的一戶。

他知道沙曼不在這一列房屋內。因為以宮九的氣勢，他絕對不會住在小屋裡，一定住在大宅中。

陸小鳳只要找到最大的住宅，就有可能找到沙曼。

這是陸小鳳一聽到老實和尚說「到時候」時，就想到的事。他絕不能坐著苦等，他必須起而尋找。他相信他可以找到沙曼，他有這個信心。

陸小鳳並沒有算錯。只可惜宮九比他算得更快。

所以當他找到那戶大宅，找到沙曼原來住的地方時，沙曼已經不在了。

老實和尚在。

老實和尚露出一副算準了陸小鳳會來的表情，道：「你很聰明。」

陸小鳳道：「只可惜有人比我更聰明。」

老實和尚道：「那個人並不比你聰明。」

陸小鳳道：「哦？」

老實和尚道：「那個人只不過接到報告，說你已不在床上。所以他就急急忙忙把沙曼帶走，把我留下。」

陸小鳳高聲道：「把你留下？為什麼把你留下？我找的又不是你。」

老實和尚笑道：「阿彌陀佛，色就是空，沙曼就是老實和尚，你找到我就等於找到沙曼一樣。」

陸小鳳很想笑，只是他實在笑不出來。

所以他只好走上前，走到靠近老實和尚的身前，伸出雙手。

老實和尚問道：「你要幹什麼？」

陸小鳳道：「你不是說，找到你就等於找到沙曼嗎？」

老實和尚道：「不錯。」

陸小鳳道：「我見到沙曼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她擁抱，所以，我要擁抱你。」

老實和尚一邊退後，一邊擺動雙手，道：「這大大的使不得。」

陸小鳳道：「為什麼使不得？」

老實和尚道：「因為和尚也是男人，男人是不能跟男人擁抱的。」

陸小鳳道：「你不是說你就是沙曼嗎？」

老實和尚道：「這問題太玄了，我們還是談點別的吧。」

陸小鳳道：「別的？別的什麼問題？」

老實和尚一本正經的道：「大問題。」

陸小鳳道：「大問題？什麼大問題？」

老實和尚道：「有關兩個人的生死問題。」

陸小鳳道：「兩個人的生死問題？其中一個是我嗎？」

老實和尚道：「你看，我不是說你很聰明嗎？」

陸小鳳笑道：「另外一個人是沙曼？」

老實和尚歎氣道：「唉！你這麼聰明的人，怎麼一點也想不開？」

陸小鳳道：「我想不開？我什麼事情想不開？」

老實和尚道：「對於小老頭的建議，你為什麼那麼執著？你執著的是什麼？」

陸小鳳定定的看了老實和尚一眼，搖搖頭道：「雖然我一直都不瞭解你，可是我一直都認為，你應該是個有原則的人，是什麼原因使你變了？你為什麼會答應小老頭，做他手下的隱形人？」

老實和尚道：「因為我想開了。」

陸小鳳道：「想開了？你想開了什麼？」

老實和尚道：「人生。」

陸小鳳道：「人生？你瞭解人生？」

老實和尚道：「瞭解。」

陸小鳳道：「你以為人生是什麼？」

老實和尚道：「人生就是享樂。我老實和尚苦修了一輩子，得到的是什麼？人生匆匆幾十寒暑，我為什麼要虐待自己？小老頭說得對，及時行樂，莫等白了少年頭，那就後悔也來不及了。」

陸小鳳又定定的看了老實和尚一眼，苦笑道：「這就是你瞭解的人生？你就是為了要享樂，加入了小老頭的行列？」

老實和尚道：「我錯了嗎？」

陸小鳳道：「你錯了。你知道人生還有什麼嗎？」

老實和尚道：「還有什麼？」

陸小鳳一字一字地道：「道義、仁愛、良心。」

老實和尚笑了起來，道：「你執著的就是這些？這就是你看不開的原因？」

陸小鳳微笑道：「就是因為我看開了，我才執著這些，你懂嗎？」

老實和尚搖頭道：「我不懂。」

陸小鳳苦笑道：「其實你懂不懂都沒有關係，有關係的是，你和我對人生的看法有所不同。」

老實和尚道：「這表示我們之間必定有衝突，這就是我們必須要敵對的原因。」

陸小鳳道：「那你注定了是個失敗者。」

老實和尚道：「為什麼？」

陸小鳳道：「因為邪惡永遠戰勝不了正義。」

老實和尚又笑了起來，道：「你別忘了還有另外一句話。」

陸小鳳道：「什麼話？」

老實和尚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陸小鳳也笑了起來，道：「你知道魔和道是不一樣的嗎？」

老實和尚道：「本來就是不一樣的。」

陸小鳳道：「所以，道和魔的比例也不一樣，道的一尺，可能是十丈，而魔的一丈，也許只有一寸。」

老實和尚沉默了。

陸小鳳笑道：「我倒是有一點很不懂的地方。」

老實和尚以疑問的眼光看著陸小鳳。

陸小鳳續道：「小老頭已經擁有像你和宮九那樣的高手，為什麼一定要我？」

老實和尚道：「因為你最有用。」

陸小鳳不解的道：「我？我最有用？宮九的武功恐怕就比我高，我會比他有用嗎？」

老實和尚很肯定的說：「是的。」

這一次沉默的是陸小鳳了。

老實和尚道：「因為小老頭需要完成的事，只有你能做到。」

陸小鳳道：「別人做不到嗎？你做不到嗎？宮九做不到嗎？」

老實和尚一字一字地道：「只有你，才能做到。」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在那個場合裡，只有你，才是真真正正的隱形人。在那個場合裡，只有你，才不會給別人以戒心。」

陸小鳳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合？」

老實和尚沒有回答。

陸小鳳道：「你不能說？」

老實和尚道：「能。」

陸小鳳道：「那你為什麼不說？」

老實和尚道：「我可以說，但不是在這裡說。」

陸小鳳道：「在哪裡？」

老實和尚道：「要有宮九在的地方。」

陸小鳳道：「為什麼一定要有宮九在的地方，你才能說？」

老實和尚道：「因為這是一件轟動天下的大秘密，我說了出來，你只有兩條路走。」

陸小鳳道：「哪兩條路？」

老實和尚道：「一條是活路，就是你答應做隱形人。」

陸小鳳道：「另一條是死路？」

老實和尚道：「對，是死路，因為這個秘密不能讓你活著知道，所以只有宮九在場的時候才能告訴你。」

陸小鳳笑道：「因為宮九能殺我？」

老實和尚道：「你又說對了。」

陸小鳳道：「好，走吧！」

老實和尚道：「走？去哪兒？」

陸小鳳道：「去見宮九。」

老實和尚道：「去見宮九？現在就去？」

陸小鳳道：「是呀，因為我想馬上就知道這個轟動天下的大秘密。」

老實和尚道：「你知道當你知道這秘密以後，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嗎？」

陸小鳳道：「我知道。」

老實和尚道：「你準備走哪一條路？死路？生路？」

陸小鳳道：「你想死嗎？」

老實和尚道：「當然不想！誰會想死？」

陸小鳳道：「對呀！那我會想死嗎？」

老實和尚興奮地道：「你是說，你答應做隱形人？」

陸小鳳道：「不做隱形人，就不能活嗎？」

老實和尚斬釘截鐵地道：「不能。」

陸小鳳也用斬釘截鐵的口吻道：「我就偏偏要活給你看。」

## 第二十二回 隱形的人

很大的門，開著的大門。進入大門的人只有一個。

老實和尚站在門外對著陸小鳳道：「你進去，前院裡有三個房間，三個房間有三個不同的人，他們都在等你。」

陸小鳳問道：「三個人？」

老實和尚道：「我可以告訴你兩個人的名字，一個宮九，一個是你朝思暮想的沙曼。」

陸小鳳道：「另一個為什麼不能說？」

老實和尚道：「不為什麼，只因為你也許再也見不到這個人。」

陸小鳳道：「哦？」

老實和尚道：「這要看你的造化，假如你先進入的房間，住的是沙曼，你還可以在死前和她瘋狂的熱愛一番。假如你先找到宮九，那就對不起，請你跟這個世界說兩個字。」

陸小鳳道：「哪兩個字？」

老實和尚道：「再見。」

陸小鳳笑了起來，道：「假如我先進入那個你不能說的人的房間呢？」

老實和尚道：「也許你會不明不白的死掉，也許你會很快樂。」

陸小鳳感興趣地道：「我還會快樂？」

老實和尚道：「假如你沒有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保證你會很快樂。」

陸小鳳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問道：「我可不可以在每個房間的門口大叫一聲？」

老實和尚道：「不可以。」

陸小鳳道：「為什麼？」

老實和尚道：「因為你只要一出聲，你就會發現一件好玩的事。」

陸小鳳道：「多好玩？」

老實和尚道：「你會發現有很多人送東西給你。」

陸小鳳道：「送什麼？」

老實和尚道：「暗器，致命的暗器，我保證是絕對要了你的命的暗器。」

陸小鳳道：「我進入房間以後呢？」

老實和尚道：「你可以說話，可以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陸小鳳道：「那我可以跟你說兩個字了嗎？」

老實和尚道：「可以。」

陸小鳳道：「再見。」

繁星雖然依舊掛滿天空，但偌大的一座院落卻是黑漆漆的一片。

除了房間樹木假山的暗淡輪廓外，陸小鳳什麼也看不見。

不過，他發現一件事－－三間房並不是連在一塊兒的，而是左、右、中央各一。

他只有一個選擇。他筆直的向前走。

他的腳步很輕，他相信，裡面的人一定沒有發覺，他已經站在門口了。

他並沒有立刻去推門。他在門外站了大概有四分之一炷香的時間，但是房裡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心中興起一個念頭－－房內的人，不會是沙曼。如果是沙曼，她應該會發出夢囈的聲音。

他想放棄選擇這間房的時候，心中卻興起另一個念頭－－假如沙曼正在酣睡呢？

所以他又在門口站了四分之一炷香的時間。

靜寂。依舊是一片死般的靜寂，沒有風聲、沒有老鼠走動的聲音，更沒有夢囈聲，甚至連在床上翻個身的聲音也沒有。

陸小鳳決定推門了。

門一推開，他就像靈狐那樣闖了進去，蓄勢站定以後，他就發現一件事：

－－門又自動的關了起來。

所以他什麼也看不見，但是他卻感覺到房裡有人－－男人。

然後他就感覺到刀鋒般的掌風切向他的心臟。

陸小鳳的身體忽然直直的向後倒退，避開了掌風。

但是，陸小鳳還沒有站定，掌風又劈向他的心臟，他已經不能躲避了。

陸小鳳並沒有不明不白的死去。

救他的人不是別人，是他自己；不是他的武功，是他敏捷的判斷力。

那隻刀鋒般的手掌在陸小鳳心臟前兩寸就停下了，因為陸小鳳說出了三個字。

三個救了他一命的字。

－－花滿樓。

除了花滿樓，誰能在黑暗中分毫不差的「看」到敵人的心臟部位？

所以充滿殺氣的手忽然變得溫柔起來，溫柔的手握在陸小鳳的手上。

兩隻手，兩隻緊握的手，代表著世上最珍貴的事情－－友情。

「你怎麼會在這裡？」

這是陸小鳳和花滿樓同時說出來的同一句話。

在黑暗中，陸小鳳雖然看不到花滿樓的表情，但他知道花滿樓一定在「注視」他，然後，兩人大笑。

花滿樓挽著陸小鳳的臂，帶到桌旁，道：「請坐。」

陸小鳳坐下。

花滿樓也坐下，道：「我這裡沒有燈。」

陸小鳳道：「那我們就在黑暗中交談吧。」

花滿樓道：「先談我為什麼會在這裡，還是先聊你怎麼會到這裡？」

陸小鳳道：「談你吧。」

花滿樓道：「是老實和尚帶我來的。」

陸小鳳道：「他怎麼會帶你來？」

花滿樓道：「我一直替你追查那幕後的隱形人，但一點眉目也沒有，反而查出了另外一件事。」

陸小鳳道：「是什麼事？」

花滿樓道：「你知道當今皇上在物色御前侍衛嗎？」

陸小鳳道：「我是江湖中人，從來不打聽這種事。」

花滿樓道：「我本來也不管這些事，但是我卻聽到消息說，皇上正在找你。」

「找我？」陸小鳳大吃一驚。

「你很驚訝吧？」花滿樓道：「我當時聽到這消息，我也傻住了，所以我就循著線索追查下去。」

陸小鳳道：「結果呢？」

花滿樓道：「結果發現，這消息原來是真的。」

陸小鳳道：「皇上找我去當御前侍衛？」

花滿樓道：「一點不錯。」

陸小鳳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因為有人推薦你。」

陸小鳳道：「有人推薦我？誰？」

花滿樓道：「太平王世子。」

陸小鳳張大了嘴巴，然後才道：「太平王世子？我跟他八桿子也搭不上邊，為什麼要推薦我？」

花滿樓道：「我不知道。」

陸小鳳道：「而且，太平王世子和江湖的人有聯絡，他怎麼會不知道我是野鶴閒雲，怎麼會做御前侍衛？」

花滿樓道：「我也想不通這裡面有什麼巧妙。」

陸小鳳道：「你曾繼續追查嗎？」

花滿樓道：「是的，曾經追查過。」

陸小鳳道：「查出了什麼？」

花滿樓道：「什麼也查不出，只查出了有一次老實和尚去見過太平王世子。」

陸小鳳吃驚地道：「哦！」

花滿樓道：「所以我就去拜訪老實和尚。」

陸小鳳道：「他就帶你到這裡？」

花滿樓道：「是的。」

陸小鳳道：「他跟你說了些什麼？」

花滿樓道：「他要我待在這裡，說很快就會看到你。」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要襲擊我？」

花滿樓道：「這幾天晚上，一直都有人來偷襲我，我也不知道是誰，問老實和尚，老實和尚也說不知道，他只說我要小心，最好把偷襲的人活捉，就知道真相了。」

陸小鳳道：「可是你對我下的是殺手。」

花滿樓道：「第一，我不知道是你。第二，那個人的武功非常高，而且都在你這個時候來，我除了猛下殺手，機會不大，好在你忽然認出是我。」

陸小鳳道：「不然你見到的陸小鳳，就是死了的陸小鳳。」

花滿樓笑了起來，道：「你一向都是命大的人。」

陸小鳳沒有說話，因為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鷹眼老七臨死前說的一個字：「太」。

－－太平王世子？太平王世子！

－－鷹眼老七要對他說的，莫非就是太平王世子？

莫非就是太平王世子推薦他給當今皇上的秘密？

花滿樓覺察到陸小鳳的沉默，問道：「你想到了什麼事嗎？」

陸小鳳道：「我想到一個人。」

花滿樓道：「什麼人？」

陸小鳳道：「死人。」

花滿樓道：「誰？」

陸小鳳道：「鷹眼老七。」

「鷹眼老七死了？」

「是的。」

「他臨死前說了些什麼？」

「一個字，『太』。」

花滿樓道：「太平王世子？」

陸小鳳道：「我正是這麼想。」

花滿樓沒有說話，他在沉思

陸小鳳道：「你知道太平王世子這個人嗎？」

花滿樓道：「一無所知。你呢？你見過這個人嗎？」

「素未謀面。」

「這就奇了。他為什麼要推薦你？他有什麼目的？」

陸小鳳道：「我們要找一個人。」

花滿樓道：「老實和尚？」

陸小鳳道：「是的，這問題，他一定有答案。」

陸小鳳忽然又想起另一個人，所以他又道：「不，我們還是找另一個人比較好。」

花滿樓道：「誰？」

陸小鳳道：「宮九。」

「宮九？你知道宮九在哪裡？」

「我到這裡，是老實和尚帶我來的，他說這裡有三個房間，其中一個裡面住的就是宮九。」

花滿樓道：「我們現在就去找他吧。」

「不必了。」外面傳來低沉的聲音。

燈。八盞大亮的燈。燈在八個姿色美艷的女人手上，自門外緩緩提著進來。

說話的人走在八個美女的後面。冷酷、得意，就是這個說話的人的表情。

那就是宮九。

花滿樓忽然道：「是你？」

宮九道：「是我，你畢竟聽出了我的腳步聲了。」

花滿樓道：「你就是宮九？每天晚上來偷襲我的人就是你？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我希望讓你養成了要殺我的習慣，然後－－」宮九得意的笑了起來。

陸小鳳道：「然後，被殺的人，卻是我。」

宮九道：「對極了。」

花滿樓道：「好一個借刀殺人的妙計。」

宮九道：「只可惜幸運之神總是照顧著陸小鳳。只不過－－」宮九說到這裡，冷哼了幾聲。

陸小鳳道：「只不過我現在已沒有這麼好的運氣？」

宮九道：「幸運，總是有個限度的。」

陸小鳳不說話了。他不說話的原因，並不是他無話可說，而是他認為，宮九有這種心理，對他來說是件好事，因為這樣一來，宮九會對他產生輕視的心理，而輕視，往往會使一個人不小心，不小心，就會導致失敗。

陸小鳳希望宮九愈瞧不起他愈好，他實在很怕宮九的武功。假如宮九瞧不起他，他也許會找到宮九疏忽時的弱點，那還有取勝的機會。

花滿樓卻說話了。他說的是一句問話。

他問道：「你認識太平王世子？」

宮九的回答很妙，他答道：「我認識老實和尚。」

花滿樓道：「哦？」

宮九續道：「老實和尚認識太平王世子，你說我會不認識嗎？」

花滿樓道：「不一定。」

宮九道：「為什麼不一定？」

花滿樓道：「陸小鳳認識沙曼，但是直到現在我還未見過沙曼。」

宮九笑道：「你一定會見到她的。」

花滿樓道：「什麼時候？」

宮九道：「到時候。」

花滿樓道：「在哪兒？」

宮九道：「在路上。」

花滿樓道：「路上？什麼路上？」

宮九道：「黃泉路上。」

花滿樓道：「你要把我們都殺死？」

宮九道：「也許。」

花滿樓道：「我們有選擇的餘地嗎？」

宮九道：「只有一個人有。」

花滿樓道：「誰？」

宮九道：「陸小鳳。」

陸小鳳看著宮九，道：「我可以選擇？」

宮九點頭道：「是的。」

陸小鳳道：「選擇什麼？」

宮九道：「做隱形人或者做鬼。」

陸小鳳道：「我不做隱形人，就一定要做鬼嗎？」

宮九道：「我敢保證，一定。」

陸小鳳道：「你一向都那麼自信？」

宮九道：「是的。」

陸小鳳道：「你卻在西門吹雪那裡把我追失了。」

宮九冷笑道：「你現在還不是在我手心上？」

陸小鳳道：「那是我自己願意上鉤的。」

宮九道：「我手上沒有沙曼這張王牌，你會來上鉤嗎？」

陸小鳳道：「你千方百計的引我到這裡來，到底為什麼？」

宮九道：「我不是說過嗎？做隱形人，或是做鬼。」

陸小鳳道：「為什麼我不做隱形人，就非得做鬼不可？」

宮九道：「因為你會破壞我。」

陸小鳳道：「會破壞你的人，你都要他死嗎？」

宮九道：「是的。」

陸小鳳道：「假如我答應你，我不破壞你的事呢？」

宮九道：「我還是要殺你。」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我不相信你。」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不相信我？」

宮九道：「因為你是陸小鳳，你要是不干涉這件轟動整個武林的事，陸小鳳就不是陸小鳳了。」

陸小鳳笑了起來，道：「你倒是我的知己。」

宮九道：「我不是，另一個人才是。」

陸小鳳道：「小老頭？」

宮九道：「不錯。」

陸小鳳道：「這一切都是小老頭的意思？」

宮九道：「只有他才能想得出這麼多巧妙的計策，也只有你，才能完成他這件傑作。」

陸小鳳道：「假如我不答應，你把我殺了，這件傑作就不能完成？」

宮九道：「是的。」

陸小鳳道：「那豈不可惜？」

宮九道：「這是遺憾。所以我們一直都沒有殺你，就是希望你能答應。」

陸小鳳道：「我有什麼好處嗎？」

宮九道：「太多了。」

陸小鳳道：「你為什麼不把好處說出來，試著打動我？」

宮九道：「你可以擁有沙曼。」

陸小鳳道：「就這樣？」

宮九道：「你可以有享不完的榮華富貴。」

陸小鳳道：「我不要榮華富貴。」

宮九道：「你可以無憂無慮、隨心所欲的過一生。」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只要完成了這件事，你要什麼，只要開口，你就會得到。」

陸小鳳道：「什麼都可以？」

宮九道：「只要世上有的，都可以。」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給你的人，是皇上。」

陸小鳳道：「當今皇上？」

宮九道：「不是。」

陸小鳳迷惑了，問道：「不是？」

宮九道：「是下一個皇上。」

陸小鳳道：「為什麼是下一個皇上？」

宮九道：「因為當今的皇上到時候已經不在了。」

陸小鳳道：「為什麼不在？」

宮九淡淡的道：「死了，當然就不在了。」

陸小鳳道：「皇上為什麼會死？」

宮九道：「誰都會死的，皇上為什麼不會？」

陸小鳳道：「下一個皇帝，是太平王世子嗎？」

宮九道：「怪不得小老頭一直稱讚你，你果然很聰明。」

陸小鳳道：「太平王世子推薦我，就是讓我有機會出現在皇帝面前？」

宮九道：「不錯。」

陸小鳳道：「你們要我做隱形人，就是要我到時候刺殺皇上？」

宮九道：「一點不錯。」

陸小鳳道：「錯了。」

宮九道：「錯了？」

陸小鳳道：「小老頭錯了，我也錯了。我以為小老頭是我的知己，原來不是。」

宮九道：「為什麼不是？」

陸小鳳道：「他根本不瞭解我，這種事，我怎麼能做得出來？我阻止都來不及，怎麼會去做？」

宮九道：「小老頭並不一定錯，你卻一定錯了。」

陸小鳳道：「哦？我錯在哪裡？」

宮九道：「你忽略了一些事。」

陸小鳳道：「什麼事？」

宮九道：「人性。」

陸小鳳道：「人性？」

宮九道：「你忽略了人性裡有愛、有恐懼、有貪圖享樂的惰性。」

陸小鳳道：「我有忽略嗎？」

宮九道：「你忽略了，所以小老頭要我們不斷提醒你。」

陸小鳳道：「你們提醒我的方法，就是劫持沙曼？用威迫加利誘來使我注意？」

宮九道：「你不想沙曼嗎？你不想跟沙曼長相廝守嗎？你不想跟沙曼無憂無慮、隨心所欲的過一生神仙般的生活嗎？」

陸小鳳道：「這是任何人都想的事，只是，要用一手血腥來獲得這些，我相信這世上起碼有三個人絕對不幹。」

宮九道：「哪三個人？」

陸小鳳指著花滿樓道：「他。」

宮九道：「還有呢？」

陸小鳳道：「西門吹雪和我。」

宮九道：「很好。」

陸小鳳道：「很好？很好是什麼意思？」

宮九道：「很好的意思就是，我把你引來這裡，是一件對我們很好的事。」

陸小鳳道：「可是對小老頭的計劃來說，豈不是很不好嗎？」

宮九道：「這是不得已的遺憾。」

陸小鳳道：「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

宮九道：「當然可以，我對將要離開這個世界的人，一向都不會隱瞞什麼的。」

陸小鳳道：「太平王世子是不是隱形的人？」

宮九道：「是的。」

陸小鳳道：「崔誠是他殺的嗎？」

宮九道：「蕭紅珠和程中也是他殺的。」

陸小鳳道：「他是進入密室時才殺死他們的嗎？」

宮九點頭道：「不錯，所以他就花了錢買通葉星士，要他說崔誠他們被殺了一個半時辰。」

陸小鳳道：「這一切都是預先設計好的？」

宮九道：「是的，除了你。」

陸小鳳道：「我是個不經意的闖入者。」

宮九道：「由於你突然出現在島上，使得小老頭興起了要你做隱形人，要你刺殺皇帝的念頭。」

陸小鳳道：「現在最有權勢的人，是太平王世子嗎？」

宮九道：「他已經籠絡了很多得力助手。」

陸小鳳道：「他為什麼不自己去行刺？」

宮九道：「那是不成的，假如由他親自動手，他怎能獲得大家的支持接任？」

陸小鳳道：「你跟太平王世子很熟嗎？」

宮九道：「這世上沒有任何人比我對他更熟悉的了。」

陸小鳳道：「哦？你從小就認識他？」

宮九道：「他還沒有出娘胎，我就已經認識他。」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我就是太平王世子。」

所有人都愣住。這實在是一件驚人的消息，陸小鳳瞪著宮九，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宮九很得意的看著陸小鳳，笑道：「這秘密令你很震驚吧？」

陸小鳳道：「我做夢也想不到。」

宮九道：「還有一件事也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

陸小鳳道：「什麼事？」

宮九道：「你馬上就要死了。」

宮九說完，向著門外一指。

火把。明亮亮的火把。

五十支火把握在五十個赤膊露出結實肌肉的大漢手上。五十個大漢圍成一個大圈。

陸小鳳道：「這是什麼意思？」

宮九道：「這叫四個字。」

陸小鳳道：「哪四個字？」

宮九道：「入地難遁。」

宮九說完，一拍手掌。

又是火把，又是明亮亮的火把。

又是五十支火把握在五十個赤膊露出結實肌肉的大漢手上，只不過這五十個大漢不是站在地上。

他們站在屋瓦上。

陸小鳳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宮九道：「這是另外的四個字。」

陸小鳳道：「哪四個字？」

宮九道：「插翅難飛。」

陸小鳳笑道：「看來你一定要置我於死地。」

宮九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陸小鳳道：「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宮九道：「當然可以。」

陸小鳳道：「這問題是問你有沒有聽過這樣一句話。」

宮九道：「什麼話？」

陸小鳳道：「這句話比你那兩句話少一個字。」

宮九道：「七個字？哪七個字？」

陸小鳳道：「置諸死地而後生。」

宮九露出不屑的笑聲，道：「你沒有機會，一點機會也沒有！」

陸小鳳道：「你這樣堅持，我看我真的是一點機會也沒有了。既然我快要死了，我可以向你請求一件事嗎？」

宮九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放了花滿樓和沙曼。」

宮九很乾脆地道：「可以。」

陸小鳳道：「我還想一件事。」

宮九道：「小老頭說，要我盡量答應你死前的任何請求。你說吧！」

陸小鳳道：「我想見沙曼。」

宮九道：「你一定可以見到的。」

陸小鳳道：「不是現在？」

宮九道：「不是。」

陸小鳳道：「什麼時候？」

宮九一擺手，指著門外，道：「你站到外面，面對著我的時候。」

陸小鳳道：「你很厲害。你想分我的心？」

宮九道：「別忘了小老頭一直推崇你，我絕對不會對你掉以輕心的，老實說，面對強敵的時候，我絕對用盡一切方法令對方的意志薄弱起來。這是制勝的方法。」

陸小鳳深深的看著宮九。他實在佩服宮九，他發覺以前他都把宮九看錯了。

然後，陸小鳳一伸手，道：「請。」

宮九道：「理應你先。」

陸小鳳道：「為什麼？」

宮九道：「因為這是到鬼門關的路。」

曙光，已經乍露。

假如白天象徵生命，曙光的來臨就表示生命的誕生，然而，為什麼陸小鳳面對的，卻是死亡的陰影？

宮九到底有什麼厲害的絕招，他為什麼顯出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

這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

當陸小鳳集中了全副意志力，蓄滿了全身精力，面對著宮九的時候，宮九卻輕輕的拍了一下手。

然後陸小鳳就看到了他早也想晚也想的沙曼。

陸小鳳的意志力鬆懈了，他的思想已被對沙曼的愛情注滿，他正在集中的注意力，都移到了沙曼身上。

假如宮九現在進攻陸小鳳，陸小鳳必敗無疑。

但是宮九沒有進攻，他露出得意的神情，就像一隻貓，在玩弄一隻垂死的老鼠猶自盯著吃不到的乳酪一樣。

陸小鳳正盯著沙曼看。

沙曼也看著陸小鳳，但目光中竟然沒有一點憂傷的神色，反而是一片寧靜與安詳，就像被圍繞的港灣中的海水那樣平靜。

這是陸小鳳想不到的。這也是宮九想不到的。

沙曼為什麼會表現得這麼安詳？她難道不知道陸小鳳正面臨死亡的大關嗎？

沙曼踏著平穩的步伐，緩緩走向陸小鳳。

當她走近陸小鳳身邊時，忽然轉身面對宮九。

沙曼對宮九道：「我可以跟他說一句話？」

沒有等宮九回答，沙曼又繼續道：「我只說兩個字。」

宮九笑道：「你要說再見，還是說永別？」

沙曼微笑道：「我說的兩個字，只有我和他知道。」

宮九道：「請便。」

沙曼把嘴貼陸小鳳耳上，說出了那兩個字。

那兩個是什麼字？

沙曼說完，就緩緩走開，站在陸小鳳身後，面對著宮九。

宮九的視線由沙曼臉上，移到陸小鳳臉上。

宮九道：「你還有什麼遺言？」

陸小鳳道：「沒有了，你呢？」

宮九仰天狂笑，道：「請你記住，要死的人是你，不是我！」

陸小鳳沉靜地道：「我們就空手決鬥嗎？」

宮九道：「不，武器由你選。」

陸小鳳道：「我要什麼武器，你都可以給我？」

宮九道：「任何武器，我都有。」

陸小鳳道：「很好。」

宮九道：「你要什麼武器？」

陸小鳳道：「長鞭。」

宮九臉上神色大變，道：「長鞭？」

陸小鳳冷冷道：「是的，長鞭！」

宮九喘了幾口大氣，鎮靜下來，一拍手。

陸小鳳手上已經拿著長鞭。

陸小鳳道：「你空手嗎？」

宮九傲然道：「就憑我這雙手就夠了。」

陸小鳳抖了抖手中長鞭道：「很好。」

長鞭發出刺耳的「刷」「刷」聲。

宮九臉色忽然大變，兩眼逐漸變紅，盯著陸小鳳的身後。

陸小鳳發現盯著他身後的眼睛，不止宮九那一雙。

站在屋頂上和圍在四周的大漢，每對眼睛都貪婪的盯著陸小鳳的身後。

陸小鳳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也明白沙曼為什麼對他說「用鞭」這兩個字。

沙曼其實並沒有做什麼，她只不過是把身上的衣服都脫了下來而已。

把衣服脫光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只不過是露出赤裸裸的胴體罷了。

人一生下來，豈非也是赤裸裸的？

只不過，赤裸裸的嬰兒，激起人心中的，是對生命的感歎，而赤裸裸的成熟女子的胴體，激起人心中的，卻是情慾。

情慾是人類的弱點，尤其是對在比鬥的人，更不能興起情慾。

宮九更不能。這是宮九的弱點。

沙曼瞭解宮九，更瞭解宮九的弱點。所以她要陸小鳳用鞭，自己則以色相的犧牲，來勾起宮九的情慾。

長鞭的「刷」「刷」聲響，加上陽光照在沙曼白玉般的肌膚上，宮九氣息已喘動如一頭奔跑了數十里的蠻牛。

當沙曼扭動腰肢，做出各種動作的時候，宮九瘋狂般撕扯自己的衣服，喘著氣狂叫：「打我！打我！」

陸小鳳收起長鞭，以悲憫的同情眼光，看著宮九。

宮九卻用哀求的眼光看著陸小鳳和他手中的長鞭，大叫：「用鞭抽我！快！快！」

沙曼也大叫了一聲：「快！」

然而陸小鳳並沒有鞭打宮九。他是用刺。他把內力貫注在鞭上，軟軟的鞭一下子變得又直又硬。

陸小鳳就用這樣的硬鞭，一鞭刺入宮九的心臟中。

一切歸於沉寂。

只有初升的陽光，猶自照在這座院落的牆上、地上、花上、草上、樹上、人身上。

舟，扁舟，一葉扁舟。

一葉扁舟在海上，隨微波漂蕩。舟舷上擱著一雙腳，陸小鳳的腳。

陸小鳳舒適的躺在舟中，肚子上挺著一杯碧綠的酒。

他感覺很幸福。因為沙曼溫柔得像一隻波斯貓那樣膩在他身旁。

沙曼拿起陸小鳳肚子上的酒，咬了陸小鳳一口，輕聲細語的道：「你知道一件事嗎？」

陸小鳳道：「什麼事？」

沙曼道：「當今皇上，現在真的想見你。」

陸小鳳微笑道：「你也知道一件事嗎？」

沙曼道：「什麼事？」

陸小鳳道：「我現在真的要去做隱形人。」

沙曼嚇了一跳，道：「為什麼？你現在忽然想刺殺皇上？」

陸小鳳端詳著沙曼的臉道：「你真的那麼笨嗎？」

沙曼道：「我本來就笨嘛，你不喜歡，你就把我丟到海底去算了。」

陸小鳳卻把沙曼抱得更緊，道：「小玉跑了，西門吹雪、花滿樓又回到他們寧謐的世界，江湖上又恢復平靜，我要是不趁著這個機會和你隱居，做一對隱形於江湖的仙侶，我還是人嗎？」

沙曼歎聲道：「你本來就不是人嘛！」

陸小鳳道：「你說我不是人？難道我是豬？」

沙曼道：「你不是人，也不是豬，你是鳳，是陸小鳳，是飛翔在幸福的九重天上的陸小鳳。」

（全書完）

# 《陸小鳳傳奇‧劍神一笑》古龍

陸小鳳系列之七

《二○一四年五月二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序

劍與劍神

劍，是一種武器，也是十八般兵器之一。可是，它和其他任何一種武器都不一樣，我們甚至可以說，它的地位和其他任何一種武器，都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武器最大的功用只不過是殺人攻敵而已。劍卻是一種身分和尊榮的象徵，帝王將相貴族名士們，都常常把劍當作一種華麗的裝飾。

這一點已經可以說明劍在人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更特殊的一點是，劍和儒和詩和文學也都有極密切的關係。

李白就是佩劍的。

他是詩仙，也是劍俠。他的劍顯然不如詩。所以他僅以詩傳，而不以劍名。

在中國古代，第一位以劍術留名的人，恰巧也姓李。大李將軍的劍術，不但令和他同一時代的人目眩神迷，歎為觀止，也令後代的人對他的劍法產生出無窮的幻想。

可是真正第一個把「劍」和「神」這兩個字連在一起說的人，卻是草聖張旭。

張旭也是唐詩人，在李肇的《國史補》中有一段記載。

旭言：我始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有人說劍器並不是一種劍，而是一種舞。也有人說劍器是一種繫彩帶的短劍，是晉唐時，女子用來作舞器的。可是也有人說它是一種武器。

關於這些，金庸先生和我在書信中論過，連博學多聞如金庸先生，也不能做一個確切的結論。遠在晉唐間，這一類的事，如今大都已不可考，各家有各家之說，其說不可定。

我們只能說，如果劍器也是劍的一種，那麼，公孫大娘無疑是被人稱作「劍神」的第一人。

這或者也是「神劍」這兩個字的由來。

劍神與劍仙

能夠被人稱為劍神的人，除了他的劍術已經出神入化之外，還要有一些必要的條件。

那就是他的人格和人品。

因為劍在武器中地位是獨特而超然的，是不同於凡俗的。所以，一個人如果能被人稱為劍神，那麼他的人品和人格也一定要高出大多數人很多。

能夠達到這種條件的人就當然不會多了，每隔三、五百年，也不過只有三、五人而已。

就算在被別人視為最荒誕不經的武俠小說中，這種人都不太多。在比較嚴謹一點的作品裏，這種人更少之又少。

因為「劍神」是和「劍仙」不同的，在武俠小說中劍仙就比較多得多了。

尤其是在當年「還珠樓主」、「平江不肖生」甚至在「朱貞木」的武俠小說中，都時常會有很多劍仙出現，都能以氣御劍，御劍殺人於千里之外。

只不過他們都不是劍神。

因為他們都缺少一股氣，一股傲氣。

總覺得要作為一位劍神，這股傲氣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就憑著這股傲氣，他們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生命視如草芥。

因為他們早已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他們所熱愛的道。

他們的道就是劍。

他們既不求仙也不求佛，人世間的成敗名利，更不值他們一顧，更不值他們一笑。

他們要的只是他們那一劍揮出時的尊榮與榮耀，在他們來說那一瞬間就已是永恆。

為了達到這一瞬間的顛峰，他們甚至可以不惜犧牲一切。

在武俠小說的世界中，有幾個人夠資格被稱為劍神。

我不敢妄自菲薄，我總認為西門吹雪可以算是其中的一個。

劍神之笑

西門吹雪也是一個有血有淚有笑的人，也有人的各種情感，只不過他從來不把這種情感表達出來而已。

他可以單騎遠赴千里之外，去和一個絕頂的高手，爭生死於瞬息之間，只不過是為了要替一個他素不相識的人去復仇伸冤。

可是如果他認為這件事不值得去做，就算是他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朋友，陸小鳳去求他，他也不去。

他甚至還有一點幽默感。

有一次，他心裏明明願意去替陸小鳳做一件事，可是偏偏還要陸小鳳先剃掉那兩條不像鬍子卻像眉毛的鬍子。

總而言之，這個人是絕對令人無法揣度，也無法思議。

這個人的劍平生從未敗過。

要練成這種不敗的劍法，當然要經過別人所無法想像艱苦鍛練。要養成這種孤高的品格，當然也要經過一段別無法想像的艱苦歷程。

往事的辛酸血淚困苦艱難，他從未向別人提起過，別人當然不會知道。

可是每個人都知道一件事，西門吹雪從來不笑。

一個有血肉情感的人，怎麼會從來不笑？難道他真的來沒有笑過？

我不相信。

至少我就知道他曾經笑過一次，在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中，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他就曾經笑過一次。

我一直希望能夠把這次奇妙的事件寫出來，因為我相無論任何人看到這件事之後，也都會像西門吹雪一樣，忍住要笑一笑。

能夠讓大家都笑一笑，大概就是我寫作的兩大目的之一。

賺錢當然是我另外的一大目的。

古龍

七O、五、二深夜凌晨間，有酒無劍。

## 第一部 陸小鳳

第一章 刺痛手指的黃土

（一）

一片黃土。

晴有日。日將落。

陸小鳳在落日下走上了這一片黃土，晚霞起，土色紅，紅如血。

鮮血也已乾涸凝結如黃土。

陸小鳳，用他天下聞名的兩根手指，撮起了一撮黃土。他這雙也不知道曾經拗斷過多少武林名俠刀劍的手指，竟忽然覺得有些刺痛。

因為，他知道土中有他朋友的血。

（二）

陸小鳳和「一劍乘風」柳如鋼最後一次喝酒的時候，已經是在七個月以前了。

柳如鋼在酒已微醉時，忽然又倒了兩大碗酒，一定要陸小鳳跟他乾杯。

他是有理由的。

「今宵酒醉，從此一別。我們很可能要有三五個月不會見面了。」他說：「也很有可能從此不復再見。」

「為什麼？」陸小鳳急著問。

「因為我明天一早，就要到一個花不香鳥不語雞不飛狗不跳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去。」

「去幹什麼？」

柳乘風笑了笑：「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你當然也應該知道我要去幹什麼。」

柳乘風是「巴山」的第一嫡傳掌門弟子，他的「七七四十九手回風舞柳劍」在江湖中的地位，也許不能排名第一，可是也不會在五名之外。

這種劍法是絕對要輕功來配合的。

他的劍法和輕功都同樣受到武林中人的佩服和尊敬。

可是別人最佩服他的，並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人格。

古往今來，也不知有多少人，用過多少名詞形容過「柳」。有人說柳如絲，有人說柳如雪。不管是如絲如雪，在一般人心目中，柳總是柔的。

我們的這位柳先生，當然也有如絲如雪的一面。

他的思慮密如絲，他的怒氣如雪，在眨眼間就會溶化。

可是他的性格卻烈如鋼。

陸小鳳當然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你要去做的，一定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所以才會說這種話。」

柳如鋼不說話，不說話通常就是默認。

陸小鳳問：「你能不能告訴我，你要去做的這一件是什麼事？」

柳先生還是不說。

在這種情況下，不說話的意思，就會變成是他根本不願陸小鳳知道，他要去做的是件什麼樣的事。

那麼這件事無疑是一件極機密的秘密。

陸小鳳無疑可以算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果他在陸小鳳面前都不肯說出來，那麼他也不會在其他任何人面前說出來的。

所以，陸小鳳也不再問。

陸小鳳只問：「你要去的那個連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究竟是什麼地方？」

柳乘風沉默了很久才說：「那個地方我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不過我還是可以告訴你。」他說：「那是個遠在西北邊陲的小鎮，鎮名叫作黃石，黃金的黃，石頭的石。」

（三）

從此一別後，柳乘風就人影不見，七、八個月來一直不見人影。

沒有人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有陸小鳳知道，因為他一直把陸小鳳當作他可以共秘密、共患難的朋友。

可是陸小鳳也不知道，他在那個小鎮上出了什麼事？為什麼會忽然失蹤？

陸小鳳是個夠義氣的朋友，也是個喜歡管閒事的人，遇到了這種事，你說他會怎麼辦？

他當然也要追到那個小鎮去。

## 第二章 一個窮得要死的人

（一）

高原、黃土、風砂。

黃石鎮就在這一片風砂中，一片高原上。高原上滾滾的黃土，遠遠看過去就好像一卷卷金沙。

在這個小鎮上，一直流傳著一種傳說。

──在這裡附近的某一個地方，埋藏著一宗巨大的寶藏。這個寶藏裡什麼都沒有，只有黃金，數量連估計都無法估計的黃金。

遺憾的是，沒有人能找到，也沒有人能看到這些黃金，只看見了永遠在風中滾滾流動不息的黃沙。

黃金是每個人的夢想，無邊無際的黃沙卻宛如噩夢。黃金的夢滅了，尋金的人走了。來去之間，小鎮漸漸沉沒，至今已荒涼，已經很少再有陌生的行旅來到。

小鎮上的住戶，已經只剩下一些沒有別的地方可去的人家，已經準備老死在此間。看見了一位陌生的遠來客，總是覺得好高興好興奮。

陸小鳳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們對他的態度就是這樣子的。

陸小鳳走入這個小鎮時，並沒有看到這種熱情和興奮。他第一眼看見的，只不過是一條貧窮的街道和一個窮得要死的人。

其實這個人還不能算是一個人，只不過是一個半大不小的孩子。穿一身已經不能算衣服的破衣服，用一種懶得要命的姿勢，坐在街角的一家屋簷下。

其實他也不能算是坐在那裡，他是縮在那裡。像是一條小毛蟲一樣縮在那裡，又好像一個小烏龜縮在殼子裡一樣。他沒有錢，沒有親人，沒有朋友也沒有前途。他什麼都沒有。

他怕。

什麼他都怕，所以他只有縮著。縮成一團，縮在自己的殼子裡，來躲避他最怕的貧窮、飢餓、輕蔑和打擊。

因為他是個孩子，所以他不知道他所害怕的這些事，無論縮在一個什麼樣的殼子裡，都躲避不了的。

可是他看到陸小鳳的時候，他的眼睛忽然亮了，他這雙發亮的眼睛，居然是一雙很可愛的大眼睛。

這雙眼睛看到陸小鳳的時候，簡直就好像一條餓狗看見一堆屎，一個王八看見一顆綠豆一樣。幸好陸小鳳既不是綠豆，也不是狗屎。陸小鳳走到他面前來，只不過想問他一件事而已。

一個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而且打算在這個地方逗留一段日子。他第一件想問的事情，當然是想問這個地方的客棧在那裡？先解決他最基本的食宿問題。

「客棧？」這個小孩笑得連鼻子都皺了起來：「你要問客棧在那裡？這裡窮得連兔子都不會來拉屎，窮得連蒼繩和老鼠都快要餓死了，怎麼會有客棧？」

「這裡連一家客棧都沒有？」

「連半家都沒有。」

「那麼，從這裡路過的人，晚上投宿的時候要怎麼辦？」

「不怎麼辦。」小叫化說：「因為根本就沒有人願意從這裡路過。就算多走幾十里路，也沒有人願意從這條路上走。」

陸小鳳盯著這個看起來又骯髒又討厭又懶又多嘴的小叫化看了半天，忍不住問：「這個地方真的這麼窮？」

小叫化嘆了口氣：「不但窮，而且簡直要把人都窮死了，不但我要窮死了，別的人就算還沒有窮死，最少也已經窮得半死不活。」

「可是你好像還沒有死。」陸小鳳說。

「那只不過我還有一點本事可以活下去。」

「什麼本事？」

「我是個小叫化，是個小要飯的。像我這種人雖然窮，可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活下去的。」

陸小鳳笑了。

「我記得你剛剛好像說過這地方的人自己都好像窮得快要死了，哪裡還有什麼閒錢剩飯可以接濟你？」

小叫化也笑了。

「大少爺，看起來你真的是位大少爺。小叫化的事，你當然不會懂的。」

「哦？」

「像我這麼樣一個小叫化，在這麼樣一個窮得幾乎快要被別人殺掉煮成人肉湯的地方，我居然還能夠活下去，我當然還另有副業。」

「副業？」陸小鳳問：「什麼副業？」

「要講起這一類的事，可就是件很大的學問了。」小叫化忽然挺起了胸坐起來：「在這一方面，我可真的可以算是個專家。」

陸小鳳對這個小叫化，好像越來越感興趣了。

小叫化又說：「老實告訴你，我的副業還不止一種哩。只可惜在我七、八十種副業中，真正能夠賺錢的只有兩種。」

「哪兩種？」

「第一種，最賺錢的就是碰上你們這種從外地來的冤大頭。」他指著陸小鳳說：「像你們這種冤大頭的錢不賺也白不賺，賺了也是白賺。」

陸小鳳苦笑：「你說的真他媽的對極了，我現在簡直好像漸漸有一點快要佩服你了。」

他又問這個小叫化：「可是如果沒有我這樣的冤大頭來的時候，你怎麼辦呢？」

「那只有靠我第二種副業了。」小叫化說：「我第二種副業就是偷，有機會就偷。見錢就偷，六親不認，能偷多少就偷多少，偷光為止。」

這就是這個小叫化生存的原則。

可是陸小鳳對他並沒有一點輕視的意思，也沒有想要把一個大巴掌摑到他的臉上去，反而心裡覺得有一種深沉的悲哀。

──這個世界上豈非有很多很多有面子的人，生存的原則和這個不要臉的小叫化一樣。

（二）

這中小鎮實在很貧窮，陸小鳳走遍天涯，還從沒有看到過比這裡更貧窮荒瘠的地方。

他實在不能瞭解一個像柳乘風那樣的人，為什麼會到這種地方來？

他更不能瞭解，一個像這樣的地方，會發生什麼值得讓柳乘風不遠千里而來的事，而且是一件能夠讓柳乘風覺得有生死危險的事。

一個無名的小鎮，一位負天下盛名的劍俠，本來根本不可能聯在一起的。

奇怪的是，柳乘風居然真的就好像有一種神秘而詭異的關係。

更奇怪的是，柳乘風居然真的就好像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所以陸小鳳決心要查出這個小鎮和他這個好朋友之間的關係來。

只可惜，至今為止，他只看見了這麼樣一個又可悲又可憐，卻又好像有一點可愛的小叫化。

陸小鳳走過很多地方，走遍了天涯海角，走過大大小小、各式各樣不同的城市鄉村鎮墟。

無論什麼地方，都至少有一家雜貨店。就算沒有客棧沒有妓院沒有綢緞莊沒有點心舖沒有騾馬行沒有糧食號，可是最少總有一家雜貨店。

因為雜貨店總是供應人們最基本需要的所在。

陸小鳳這一生中，也不知道看過多少奇奇怪怪的雜貨店了。有些雜貨店甚至可以供應人們一些最特別的要求。

可是陸小鳳從來也沒有見過像這家雜貨店這麼奇怪的一家雜貨店。

這家雜貨店當然就在這個小鎮上，這家雜貨店的名字居然叫做「大眼」當然就是那個小烏龜一樣的小叫化帶他來的。

一塊已經被風砂油煙染得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塊墓碑一樣的木頭上，只刻著一隻大眼睛，就是這家雜貨店的招牌。

「大眼，大眼雜貨店。」陸小鳳搖頭：「這家店的字號真奇怪。」

「一點也不奇怪。」小叫化說：「店主的名字叫王大眼，店名當然也就順理成章的叫大眼。」

陸小鳳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根本還不能明瞭這句話的意思。

事實上，沒有見過王大眼的人，誰也不能夠完全明瞭這句話的意思。

因為像王大眼這樣的人，是很少有人能見到的。

## 第三章 王大眼的雜貨店

（一）

每當黃昏前後，王大眼雜貨店裡的人總是很多，因為這裡不但賣各式各樣的日常用品、南北雜貨，也賣滷菜，賣點酒。在外面用草蓆搭成的一個涼棚下，還擺著三張方木桌，七、八條長板凳。大家坐下來，左手拿著半個鴨頭、一塊豆腐乾，右手端著大半碗老酒。天南地北、胡說八道的這麼樣一聊，本來不好過的日子，也就這麼樣糊裏糊塗開開心心的過去了。

這大概就是這個小鎮上唯一的娛樂了。

王大眼總是像一個最慇勤的主人一樣，總嘻嘻哈哈的周旋在這些人之間。

他們不但是他的老主顧，也已經成了他的老朋友。

可是第一眼看到他的人，不被他嚇一跳的人，大概還不多。

王大眼又高又大又粗又肥，而且是個駝子。他左邊的那個眼睛，看起來和平常人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可是他有邊的那隻眼睛，卻像是一個突出眼眶外的雞蛋。

後來有人問陸小鳳：「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陸小鳳對他的感覺是：「那時候，我只覺得這個人之醜，真是醜得天下少有，可是等到他跟你說過半個時辰的話之後，你就會忘記他的醜了。」

然後陸小鳳又補充了一句：「所以他才會娶到個讓大多數男人，一看見就會想帶她上床的風騷老婆。」

雜貨店的後院裡有一間小木屋，本來大概是堆柴的，現在卻擺了一張木板床。上面甚至還舖起了一張白床單，最少曾經在某一段日子前是一張真的用白布做的白床單。

就在這張床的床頭，還貼了一張紅紙。上面寫著：

住宿，單人每夜五十錢。

每月一吊。

雙人每夜八十錢。

一直在不停的扭動著腰肢的老闆娘，把陸小鳳帶到這裡來，瞇著眼睛看著陸小鳳直笑。

「公子爺，我剛才好像聽我們家那個老王八蛋說，你姓陸。」

「對，我姓陸。」

「陸公子，那個要飯的小王八蛋把你帶到我們這裡來，還真是帶對地方了。」

陸小鳳忽然笑了，看著床頭木板牆上的那一張價目笑了。

「可是我還真以為我來錯了地方，看你們這裡的價錢，我還以為到了黑店。」

「陸公子，那你就真的錯了，這裡不但管吃管住，而且什麼事都可以把你伺候得好好的，這種價錢也算貴嗎？」

陸小鳳看著那張隨時好像都可以垮下來的木板床上，那張又黃又灰又黑，簡直已經分不出是什麼顏色的床單苦笑。

「不管怎麼樣，睡在這麼樣一張床上，就算要我每天晚上付五十錢，我都覺得有點像是個冤大頭。」

老闆娘有意無意間，用一根出乎意料之外那麼漂亮的纖纖手指，指著紅紙上的「雙人」兩個字，一雙媚眼已笑如絲：「如果說，我要你付八十錢呢？」

陸小鳳看著她的眼，看著她的手，看著她的腰，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在這種情況下，就算花八百錢也是值得的。」陸小鳳說：「只可惜……」

「只可惜什麼？」老闆娘追問。

陸小鳳不回答也不開口，老闆娘盯著他，一雙如絲的媚眼，忽然像杏子一樣的瞪起來了。

「陸公子，有句話我實在不該問你的，可是心裡又實在忍不住想問。」

「那麼你就問吧。」

「像我們這裡這麼樣一個破地方，你這樣的人物怎麼會到這裡來？」

「那麼通常是什麼樣的人物才會到這裡來？」陸小鳳問。

「通常只有兩種人。」老闆娘說：「一種是財迷，總認為這地方附近，真的有一宗很鉅大的寶藏，想到這裡來發一筆大財，這種人是我們最歡迎的。因為他們的大財雖然發不到，卻總是會讓我們發一筆小財。」

她嘆了一口氣：「只可惜，近年來這種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陸小鳳又問：「那麼第二種人呢？」

老闆娘盯著他：「第二種人，就是已經被人家追得沒地方可去的人。被官府追緝、被仇家追殺，追得已經沒有路可走了，只好到這裡來避一避風頭。」

陸小鳳也在盯著她：「你看我像是那種人？」

老闆娘又嘆了口氣：「我看你呀，兩種人都不像，可是再仔細看看，兩種人你又都像。」

陸小鳳又把她從頭到腳，從腳到頭，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一面看，一面搖頭，並且還一面在摸著他那兩撇像眉毛一樣的鬍子。

「老闆娘，我知道你是很瞭解男人的，可是這一次你實在把我看錯了。」

「哦？」

「不管我是你說的那兩種人的其中任何一種，只要我真的是其中的一種，那麼現在我就會變成第三種了。」

「第三種？」老闆娘問：「你說的這第三種人，是種什麼樣的人？」

「這第三種人當然也是種罪犯。」

「他們犯的通常是什麼罪？」老闆娘問。

陸小鳳故意不去看她身上臉上的任何其他地方，故意只盯著她的兩條腿看。

「你猜呢？」陸小鳳故意瞇起眼睛來問。「你猜他們犯的都是什麼罪？」

老闆娘的臉居然好像有一點要紅起來的樣子，甚至還好像有點情不自禁的夾緊了她一雙又長又粗又結實又勻稱的兩條腿。

「這種人我不喜歡。」她的眼睛又媚如絲：「我相信你絕不會是這種人。」

大多數男人都知道，有很多女人說出來的話，都和她本來的心意相反。她們說不喜歡的時候，也許就是喜歡，而且喜歡得很。

陸小鳳當然不是不瞭解女人的男人，如果說他不明白一個女人對他表達的意思，他的朋友死也不會相信。

可是現在他卻偏偏好像一點都不明白的樣子，而且神色忽然變得很嚴肅起來。

「這種人我也不喜歡，我當然絕不會是這種人。」

「哦？」

「我到這裡來，只不過是來找一個朋友。」陸小鳳說：「一個財迷朋友。」

「你也有財迷朋友？」老闆娘問。

「每個人都想發財，我當然也有財迷朋友，誰不想發財？」陸小鳳說：「我有一個朋友，也聽說過你們這裡附近有關寶藏的傳說，要我資助他五百兩銀子的旅費，想不到他一來之後，就人影不見。」

「你是來找他的？」

「我不但要來找他，也要找回那五百兩銀子。」陸小鳳又在看老闆娘的腿：「五百兩銀子就算睡這樣的雙人床，也可以睡好幾百天了。」

老闆娘忽然轉過頭，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好像連看都懶得再看陸小鳳一眼。

陸小鳳正想追出去的時候，忽然發現門口有一隻大眼睛在看著他。

（二）

如果不看王大眼的人，只看他對人的禮貌和對人說話的聲音，無論誰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和氣生財的君子。

「陸公子，我知道你要來找的是誰了。」王大眼說：「你要來找的那位朋友，是不是一位姓柳的，柳大俠？」

「你怎麼知道的？」

「在你還沒有來之前，住在這間屋子裡的，就是這位柳大俠。」

「現在他人呢？」

王大眼那隻水晶球一樣的大眼中，雖然看不出一點表情，可是另外一隻眼睛裡，卻充滿了悲傷惋惜之意。

「柳大俠實在是條漢子，又大方，又夠義氣。只可惜你已經來遲了一步。」

「來遲了一步？」陸小鳳勉強沉著氣問：「難道他已經死了？」

「嗯。」

王老闆用一種非常溫和有禮的聲音說：「陸公子，你是個明理的人，你當然應該知道無論誰死了，他的屍體通常總是在棺材裡的。」

陸小鳳沉默了很久：「那麼我這次來，大概是看不到他的人了。」

「大概是的。」

「那麼我可不可以看看他的屍體和棺材。」

「當然可以。」

「他的棺材在哪裡？」

王老闆的聲音更溫和有禮：「棺材好像應該在棺材舖裡。」

（三）

棺材舖絕對沒有像雜貨店那麼普遍的，想不到這個荒涼的小鎮上，居然也有一家棺材舖。陸小鳳走進這個小鎮上唯一的一條長街上時，就看見了這家棺材舖。

棺材舖外面那張又舊又破的大藤椅上，還躺著一個死人。

後來陸小鳳才知道這個人非但沒有死，而且就是這家棺材舖的老闆。也許他替死人收屍收的太多了，所以他看起來倒有六、七、八分像個死人的樣子。

他的名字也絕得很。

這家棺材舖就在雜貨店的對面，雜貨店的老闆叫王大眼，他的名字叫趙瞎子。

他本來一直像一個死人一樣坐在那裡，他想不到也不敢想會有人來光顧他的生意。這麼樣一個小地方，活人已經不多了，死人當然也不會多，所以看見陸小鳳，他一下子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這位公子，府上是什麼人死了？想要買一口什麼樣的棺材？」

他的臉上本來也像死人一樣，完全沒有一絲血色、一點表情，卻偏偏想做出一副巴結的笑容來，卻又偏偏裝不出，這使得他的臉看起來更神秘而詭異。

陸小鳳只有苦笑。

「我們家最近已經沒有什麼人可死了。」陸小鳳說：「我只不過想來看一個人。」

趙瞎子的臉色沉了下去，人也坐了下去。連聲音都變得冷冷淡淡的。

「那麼你恐怕來錯地方了。」他說：「這裡除了我之外，都是死人。」

「那麼我沒有找錯地方。」陸小鳳說：「我要來看的就是死人。」

趙瞎子甚至把那雙白多黑少像瞎子一樣的眼睛都閉了起來：「只可惜我們這裡現在連死人都只剩下一個。」

陸小鳳說：「我要看的大概就是他。」

趙瞎子忽然又跳了起來：「你認得柳大爺，你是替他來收屍的？」

陸小鳳點頭：「是。」

趙瞎子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就像剛把一副很重的擔子從肩上卸下來一樣。

「我帶你去找他。」趙瞎子說：「你跟我來。」

趙瞎子坐在棺材舖外面屋簷下的陰涼處，門裡面的一間屋裡，擺著兩口已經上了油漆的新棺材，還有五、六口連漆都沒有上。

穿過這間屋子，就是一個堆滿了木頭的小院，遍地都是釘彎了的鐵釘，和刨下來的碎木花，一個特別大的鋸子，斜斜的倚在一個很奇怪的大木架子上，這個鋸子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個巨人用的。

鋸子旁邊還有一口沒有做好的棺材。

陸小鳳的好奇心又動了，忍不住問趙瞎子：「這麼大的一個鋸子，一定要很有力氣的人才能用吧？」

「大概是的。」

「這個人呢？我怎麼沒有看見他？」

「你已經看見他了。」趙瞎子指著自己的鼻子：「這個人就是我。」

他故意輕描淡寫的說：「這裡賣出的每一口棺材，都是我親手做出來的。」

陸小鳳雖然發現這位棺材舖的老闆，整天都像死人一樣的坐在那裡，臉色也像死人一樣的難看，但卻是一個很高大的人，雖然有點彎腰駝背，可是站在那裡一比，還是要比普通人高出一個頭，而且全身的肌肉都好像很有彈力，只有一個經常保持勞動的人才會有的彈力。

你第一眼看見他，也許會覺得他像是個死人，可是看得越久就越不像了。

後院裡有兩排房子，左面的一排二間，右面的一排兩間。

左面的一排屋，好像是廚房柴房傭人房一類的地方，右面的一排黑黝黝的房子，連窗戶上面貼著的紙都是黑黝黝的。整個兩間屋子都好像籠罩在一種黑黝黝的色調下，就算在白天看起來也會給人一種陰森可怖的感覺。

「這裡就是我們在發葬之前停靈的地方。」趙瞎子打起了一個火熠子：「這裡的人死了，在發葬之前，死屍通常都會寄在這個屋子裡，所以我就把這兩間屋子叫做鬼屋。」

「鬼屋？」陸小鳳問：「那間屋子裡鬧鬼？」

趙瞎子蒼白的臉在火光照耀下，看起來已經有點像是鬼了，可是他卻搖著頭說：「棺材舖裡是沒有鬼的，棺材舖是照顧死人的。人死了就是鬼，照顧死人就是照顧鬼。我照顧他們，他們怎麼會到這裡來鬧鬼。」

他說的這句話真是合情合理已至於極點了，陸小鳳想不承認都不行。

可是陸小鳳一走到這兩間屋子前面，就覺得有一種陰森森冷颼颼的涼意從背上涼了起來，一直涼到腳底。

陸小鳳當然不是一個膽小的人。

他的膽子之大，簡直已經可以用「膽大包天」這四個字來形容了，甚至連他的仇敵都不能不承認，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事是陸小鳳不敢去做的。

可是陸小鳳在趙瞎子的火熠子帶領下，走進這兩間屋子左邊的一間時，他自己居然覺得他的腳底心下面好像已經流出冷汗。

火熠子發出來的光，比燭光還要黯淡，這間屋子在這種火光的照耀下，看起來簡直就好像是一個墳墓的內部一樣。

他走進這間屋子時的感覺，就好像走進一個墳墓裡一樣。

墳墓裡當然沒有棺材。

這間屋子裡有一口棺材，棺材擺在一個用暗紫色磚頭砌的低台上，台前還供著一個簡單的靈位，靈牌上只簡簡單單的寫著：「故友柳如鋼」。

看到了這塊靈牌，陸小鳳才死了心。無論誰看到這塊靈牌，都可以確定柳乘風柳如鋼確實已經死了。

奇怪的是，也不知道是因為這裡這種陰陰森森慘慘淡淡的氣氛，還是因為陸小鳳心裡某一種奇奇怪怪神神秘秘的感覺，使得他總覺得柳乘風會隨時從棺材裡跳出來，隨時復活一樣。

「請你把棺材蓋子打開來。」

「你說什麼？」趙瞎子怪叫：「你要我把棺材蓋打開來啊？你憑什麼要我這樣做？」

「因為我已經告訴過你，我要看的是一個死人，不是一口棺材。」

（四）

棺材打開來的時候，陸小鳳就看見了柳乘風。

死人的臉跟活人臉雖然不同，可是陸小鳳一眼就看出了這個死人的確是柳乘風，而且也看出柳乘風臨死前殘留在他臉上的那一抹驚慌與恐懼。

「他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一位朋友？」趙瞎子問。

陸小鳳沒有說話，因為他已經找出了柳乘風身上致命的傷。

傷口是在前胸的心口上，是刀傷。一刀致命，乾淨利落。

陸小鳳絕對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點。

他看到過的死人大多了，對這方面的經驗也太多了。對這種情況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如果他不能確定這一點，還有誰能？

可是他臉上卻顯出了一種極稀奇迷惑的表情，而且一直在搖著頭，嘴裡一直不停在喃喃的說：「這是不可能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他甚至把這句話重複說了好幾遍，趙瞎子無疑是個很有耐性的人，經常面對死人的人沒有耐性怎麼行？

所以一直等到陸小鳳把這句話反覆說了五、六遍之後，他才問：「什麼事不可能？為什麼不可能？」

陸小鳳沒有回答這話，反而反問：「你知不知道死在棺材裡的這個人是誰？」

他也不等趙瞎子回答，就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就是一劍乘風柳如鋼，他的輕功和劍法，就算比不上西門吹雪，也差不了多少了。如果說他會被人迎面一刀刺殺斃命，甚至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那麼你就算砍下我的頭，我也不會相信」。

可是現在這種情況看起來卻無疑是這樣子的。

棺材裡的屍體已經換上壽衣了，刀口也已經被處理得很乾淨。這條刀口的長度，大概只有一寸三分左右，殺人者所用的刀，無疑是一把很窄的刀，而且是迎面「刺」進去的，如果是用「斬」，刀口就會拖長了。

所以陸小鳳才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使刀的人，能夠一刀刺入柳乘風的心臟，除非這個人是柳乘風很熟的朋友，柳乘風根本就完全沒有提防他。

柳乘風在這個小鎮上怎麼會有朋友？

陸小鳳的目光終於從這個刀口上，移到趙瞎子的臉上。

「你知不知道他是死在什麼地方的？」

「我當然知道。趙瞎子回答：「那是條很陰暗的小巷子，他死的時候已經過了三更，那時候巷子裡已經連一點燈光都看不見了。」

「第一個發現他屍體的人是誰？」

「就是你跟他說過話的那個小叫化子。」

「他的屍體是在什麼時間被發現的？」

「那時候天還沒有完全亮。」

「天還沒有亮，那個小叫化怎麼會到那條巷子裡去？去幹什麼？」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屍體是誰運到這裡來的？」

「是我自己扛來的。」趙瞎子說：「柳大俠是個好人，出手又大方，而且一直都把我當作他的朋友。」

他又補充著說：「柳大俠到這裡來了雖然並沒有多久，卻已經交了不少好朋友。」

──只有很熟的朋友，才能在他絕對料想不到的情況之下，將他迎面一刀刺殺。

──這個好朋友是誰呢？

陸小鳳在心裡嘆息著，又問趙瞎子：「你把他抱來的時候，刺殺他的凶刀是不是還在他的心口上？」

「你怎麼知道的？」趙瞎子顯得很驚訝：「你怎麼知道那把刀還在他的身上？」

「刀傷是在第六根和第七根肋骨之間，這兩根肋骨距離很近，一刀刺入，刀鋒就很難拔出來。」陸小鳳說：「兇手在柳乘風一時大意間刺殺了他，心裡一定又興奮又慌亂，而且也不能確定這位負當時盛名的劍客是不是已經真的死在他的刀下，倉猝間拔刀，第一次如果拔不出來，第二次再拔不出來，就不會再拔第三次了。」

陸小鳳用一種非常冷靜的聲音說：「這麼樣一把刀，一定像你這麼樣一個棺材舖的老闆，在很從容的情況下才能拔出來的。」

趙瞎子嘆了一口氣：「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究竟是誰？可是我已經知道，你一定是個很了不起的人。」

「事情是不是這樣子的？」

「是的。」

「是不是你把刀拔出來的？」

「是我。」「趙瞎子說：「是我親手拔出來的。」

「刀呢？」

「刀？」趙瞎子好像忽然之間就把剛剛說的那些話全都忘記掉了：「什麼刀？」

陸小鳳笑了。

他當然很瞭解趙瞎子這種人，更懂得要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這種人。

對付這種人只要一個字就夠了。

──錢。

一錠銀子塞進趙瞎子的手裡之後，陸小鳳再問他眨眼前剛剛才問過的那個問題，趙瞎子的回答已經和剛才完全不同了。

「刀呢？」

「刀當然已經被我藏起來了。」

「藏在什麼地方？」

趙瞎子一張本來好像已經僵硬了的白臉上，終於露出了一絲比較像是笑的表情：「我要藏一樣東西，當然是藏在別人找不到的地方。」

棺材下面這個用暗紫色磚頭砌成的，像是祭臺一樣的低台，居然還有幾塊磚頭是活動的。

把這幾塊活動的磚頭抽出來，裡面就是一個天生的秘密藏物處了。別人既不知道這個磚台下有可以活動的磚頭，也不知道是那幾塊磚頭，要把藏在裡面的東西找出來，當然非常困難。

趙瞎子的手已經伸進台下的暗洞裡去了，當他的手縮回來的時候，無疑手上已經多了一把刀。

陸小鳳實在很想看看這一把能夠將柳乘風迎面刺殺的刀，是把什麼樣的刀？

可是趙瞎子的手卻一直沒有收回來，就好像洞裡有一條毒蛇忽然咬住了他的手。

他本來已經蒼白得完全沒有血色的臉，現在簡直好像已經變成慘碧色。

陸小鳳看看他，瞳孔漸漸收縮。

「刀呢？」

這一次趙瞎子的回答居然又變得和第一次的回答完全一樣了。

「刀？什麼刀？」

陸小鳳實在很想一巴掌打過去，再重重的踢上一腳。

但他卻想不到趙瞎子已經跪了下來，哀求道：「我發誓，我本來真的是把刀藏在這裡面的，可是現在裡面已經變成空的了，刀已經不見了。」

看到他這種樣子，陸小鳳的巴掌也打不下去了，腳也踢不出去了。只有沉住氣問：「你想想，除了你自己之外，還有誰知道你那柄刀藏在這裡面？」

趙瞎子的頭本來已經碰在地上，聽到了這句話忽然間抬了起來，一雙瞎眼好像有了光。

「我想起來了，有一個人是知道這件事的，只有他一個人不但知道，而且還親眼看到。」

陸小鳳一把將他從地上提了起來，厲聲問：「這個人是誰？」

趙瞎子喘著氣說：「他姓……」

趙瞎子沒有把這句話說完，他說的第三個字是個開口音，可是他雖然張開了口，卻沒有聲音發出來。

因為他的口剛張開，外面就有二、三十道光芒打了進來。

在這一瞬間，以陸小鳳的估計，這些寒光最少有二十三道，有三種顏色：一種青、一種紫、一種燦爛如銀。

這一次他錯了，因為其中還有一種暗器的光芒已經接近透明。透明的就是看不見。

從這間屋子三個窗戶外打進來的暗器，也不止二十三種，而是二十四種。

──因為其中一種是透明的。

這二十四種暗器，要打的並不是陸小鳳，而是趙瞎子。

幸好它們都沒有打中，甚至連那件看不見的暗器都沒有打中。

因為趙瞎子已經撞破了屋頂，飛出去了。

他自己當然不會飛出去。

他伏在地下，陸小鳳將他一把提起，還提著他的衣襟時，暗器已射入，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陸小鳳已經把他用力摔出，把屋頂撞出了一個大洞，從洞中飛了出去。

然後陸小鳳已從寒光中穿出了窗戶。

在這一瞬間，他身法的變化和速度，幾乎已經超過了人類體能的極限，也超過了他自己體能的極限。

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因為他往往能夠憑著一股超人的意志力和求生力，超越他自己體能的極限。

一個在別人眼中認為隨時隨地都會死的人，之所以能夠不死，道理也是一樣的。

（五）

陸小鳳竄到院子裡的時候，趙瞎子也剛從屋頂上紛飛的瓦片中冒出了。

一堆木料後，又有一蓬寒光暴射擊出。打的還是趙瞎子。

這個人無疑一定要殺趙瞎子滅口。

陸小鳳在空中，已順手抄起一塊木板。以左腳尖點右腳面，身子再次藉力彈起，手裡的木板也迎著那一蓬寒光拍了出去。一連串輕響過後，暗器已釘入木板中。趙瞎子的人已落在屋頂上，又從原來那個洞裡跌了下去。

只聽得那堆木料後有人在低喝：「好一個陸小鳳，好輕功。」

「你是誰？」

陸小鳳喝問著，正想往那堆木料後撲過去，想不到對面屋頂上已經有一道刀光，青虹般掠起，凌空一轉摺，就激箭般向他刺了過來。

這一刀又快又險，一刀就要想把他殺於地下，所以這一刀完全沒有再留餘地。

陸小鳳並沒有退縮閃避，反而迎著刀光飛身撲上去。

刺客顯然吃了一驚，刀光一抖，想在半空中反削陸小鳳的咽喉，可是力量已經不夠了。

陸小鳳忽然伸出食、中二指，一下子就捏住了刀鋒，用力往前一送，一股真力由刀鋒傳至刀柄，刺客的虎口立刻被震裂。握刀的手剛鬆開，刀柄已撞在他的胸口上：「喀」的一聲，他的肋骨已經被撞斷了兩根。

這一著正是陸小鳳威震江湖、天下無雙的絕技。所有的變化只不過是一剎那間的事。

除了陸小鳳之外，天下再也沒有第二個人能在這間不容髮的一瞬間捏住刀鋒。

這個刺客從半空中跌倒在地上的時候，喉嚨裡不由自主發出了彷彿野獸垂死時的嘆息。

他的刀已經到了陸小鳳手裡，刀鋒已經到了他的咽喉要害上。

其實他的刀法和輕功無疑也是第一流的，所以陸小鳳也說：「想不到這地方也有你這樣的高手。」

陸小鳳問這個穿一身黑色緊身夜行衣，以黑巾蒙面的刺客：「你是誰？是誰要你來的？你們為什麼要滅口殺趙瞎子？」

這個人吃驚的看著陸小鳳，驚惕的眼神中，瞳孔已收縮。

陸小鳳忽然發現他的瞳孔裡彷彿有人影一閃和劍光一閃。

他沒有看錯。

他的反應也夠快，所以他才沒有死在這一劍下。因為他已經擰身揮刀。

他的反應雖然這麼快，他的衣襟還是已經被寒氣森森的劍氣所劃破。

劍光閃動中，他看見了一個滿頭白髮蒼蒼的紫衣老嫗，卻沒有看清她的臉。

因為在這一剎那間發生的事，根本不容許他觀察思索。

一劍刺下，陸小鳳反身揮刀，撞斷肋骨的刺客已就地滾了出去。老嫗的劍光再一閃，陸小鳳再退，退到那堆木料前，本來似乎已經想好了反擊方法，最少也已經留下了退路。

可是他既沒有反擊，也沒有再閃退。

他的臉色忽然變了，因為他忽然發現這個老嫗手裡用的劍，赫然竟是柳乘風用的劍。

這時候，這柄劍的劍鋒幾乎已經刺入了他的心臟。

現在陸小鳳的情況，實在已經退到了無可再退的絕路。心臟也無疑是人身上致命的要害，奇怪的是陸小鳳後來居然對別人說：「幸好她那一劍刺的是我的心臟，否則我就死定了。」

為什麼？

因為在那一瞬間，他的右手就在他的心臟附近，所以那時劍鋒雖然已經穿透了他胸口前的衣襟，再往前刺半分，陸小鳳就完了。

可惜就在這一瞬間，這柄劍連半分都沒有再往前刺了，因為這柄劍的劍尖，忽然間一下子就被陸小鳳的兩根手指捏住。

後來也有人問過他：「我們都知道你的那兩根手指，就好像有神鬼的符咒附著一樣，甚至好像和你的心意可以完全相通，只要你的心一動，對方的劍就會被你夾住，因為無論多麼快的劍，也不會有你的心動得那麼快。」

這一點江湖中沒有人能夠否認。

「可是那個時候你的手為什麼剛好就在你的心臟附近呢？你是不是已經算準了對方的那一劍一定會刺向你的心臟？」

陸小鳳只是笑笑，不回答。

這種事根本無法回答。

在生死存亡間的那一剎那，有很多事都是無法解釋的。也許那是他經驗和智慧的結晶，也許那是一瞬間的靈感，也許那只不過是運氣而已。

劍客的劍被人捏住，簡直就好像他的手腳已經被人綁住了一樣。對他心理的打擊甚至還更嚴重。

可是這個紫衣老嫗，無疑是第一流劍客中的超級高手。

她不但劍法快，反應更快。不但反應快，判斷更正確。所以陸小鳳一捏住她的劍，她就立刻把劍鬆手，她的人也立刻用一種非常驚人的速度掠了出去。

她當然是向上掠起的，她掠起的角度非常傾斜，為了避免對方的後手，這種角度無疑是最安全的一種。

可是她還不放心，她無疑是一個非常謹慎、非常愛惜自己生命的人。

所以她掠起之後，還凌空翻了一個身，改變了另外一個更安全的角度。

她穿的是一件緊身百褶長裙，就像是一道重重的簾幕一樣。穿著這樣一條長裙，裙裡已經不必要穿長褲了。

可是在她凌空翻飛時，她的長腿也翻飛而起，就像是一重重波浪一樣翻飛而起。

陸小鳳一抬頭，就看到了她的腿。

那絕不是一雙老嫗的腿。

陸小鳳看見的這一雙腿，雪白修長結實，和她那滿頭白髮、滿佈皺紋的臉，絕對不像是屬於同一個人的。

陸小鳳是個眼力非常好的人，對女人的腿也特別有興趣、有研究。

他甚至可以看見這雙腿上肌肉的躍動。

這麼結實、這麼長、這麼美麗的腿，甚至連陸小鳳都很少有機會能夠看到。

這個紫衣老嫗手裡用的劍是柳乘風的劍，她那個同伴是一個很快的快刀手。

陸小鳳就算是個完全沒有思想的人，也可以想得到他們和柳乘風的死一定有很密切的關係。

這兩人無疑一直都留在這個小鎮上，現在雖然全都來了，卻還是可以查得出來的。

要怎麼樣才能查得出來呢？

刀客的臉是被黑巾蒙住的，老嫗的臉無疑是經過易容改扮的。

現在陸小鳳唯一真正看到的，只不過是那一雙腿。

那當然絕不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的腿，如果能找出這雙腿的主人是誰？那麼也就可以找出刺殺柳乘風的兇手是誰了。

這就是陸小鳳唯一的一條線索，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一件工作。

他能怎麼做呢？

難道他能把這個鎮上每個女人的裙子都掀起來，看一看他們的腿？

老實說，陸小鳳也並不是不想這樣做，只可惜他實在做不出來。

他只好再去找趙瞎子。

趙瞎子卻死也不肯再說一個字了，他已經被嚇得連褲襠都濕透了。

北京城絕不是一天造成的，要偵破這麼樣一件神秘離奇的兇殺案，當然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所以陸小鳳只好暫時回去睡覺。

想不到他一回到那間破爛的小屋裡，就看見有一條腿，從他的床底下伸了出來。

一條又髒又黑的細腿，腿上全是污泥。根據陸小鳳最保守的估計，至少也有七、八個月沒有洗過了。可是跟腿下面長著的那隻腳一比，這條腿又顯得乾淨極了。

那隻腳，簡直就好像是用一大堆狗屎堆出來的。

陸小鳳苦笑著搖頭，端張椅子，在床對面坐下。

床底下的人終於慢慢的爬出來，一頭鳥窩似的亂髮，蓋著個鳥蛋似的腦袋。

陸小鳳輕輕的咳嗽了一聲：「小叫化。」

小叫化一下就跳了起來，腦袋幾乎撞上橫樑，看見陸小鳳才鬆了口氣。

「大少爺，這下子你可真把我嚇了一大跳，把的我魂都嚇掉了。」

陸小鳳立刻露出很抱歉的樣子：「我真嚇著了你？」

「當然是真的。」小叫化用手拍著胸口：「我差一點就被你活活嚇死。」

「那倒真不好意思。」陸小鳳說：「我好像應該向你道歉，賠個不是。」

「那倒也不必了。」小叫化做出非常寬宏大量的樣子：「你只要在某一方面給我一點小小的補償，我就決定原諒你。」

「一點點補償？」陸小鳳故意問：「什麼樣的補償？」

「譬如說，一點點金子、一點點好酒、一兩個好看的小姑娘。」小叫化瞇著眼說：「你當然也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壓驚的。」

陸小鳳笑了。

他實在想忍住不笑的，卻實在忍不住笑了出來。只不過在他開始笑的時候，他已經一把揪住了小叫化的衣襟，就在他揪住小叫化的衣襟的時候，小叫化的人已經被他好像提一個小王八一樣的提了起來。

陸小鳳已經板起了臉。

「你半夜三更偷偷的摸到我的房間裡來，翻箱倒簍還不算，還要爬進床底下去，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

「最可恨的是，你居然還說我嚇著了你，還要我賠償你。」

陸小鳳冷笑：「我看你倒應該好好賠償我才對，我一定很快就會想出一個好法子來的。」

小叫化子已經快哭出來了。

「我不是來偷你的，我是丐幫的子弟，我怎麼會來偷陸小鳳，我怎麼敢？」他哭喪著臉：「天下有誰不知道陸小鳳是丐幫的好朋友，丐幫上上下下幾萬個兄弟有誰敢妄想動陸小鳳一根寒毛？」

「你真的是丐幫的弟子？」

「絕不假。」

陸小鳳的手鬆了，小叫化一跳下地立刻用一種很漂亮的身段，向陸小鳳打了個扦。

「丐幫第二十三代弟子黃小蟲，叩見陸小鳳陸大俠陸大叔。」

「你是哪一堂、哪一舵的？」

「玄龜堂，王老爺子屬於長江第二十七分舵管轄，三年前才被派到這裡來。」

「長江分舵的弟子怎麼會被派到這裡來？」

小叫化嘆了口氣：「無論哪一幫、哪一派裡面，總有幾個是比較倒霉的。」

丐幫和陸小鳳的淵源極深，丐幫的子弟可以說都是陸小鳳的朋友。

朋友們的話，陸小鳳一向很少懷疑。

從這個小叫化嘴裡陸小鳳又證實了幾件事。

──柳乘風的確是死在一條暗巷中，的確是被趙瞎子收斂的，那時候殺人的凶刀的確還留在柳乘風的屍體上。

問題是──

「只不過第一個發現柳大爺屍體的人絕不是我。」小叫化用非常肯定的口氣說：「幹我們這行的人，雖然總喜歡在半夜東遊西逛，可是那一天我逛到那條巷子裡去的時候，那裡最少已經有兩個人比我先到了。」

「哦？」

「我本來不想往那邊走的，直到聽到柳大爺的慘呼聲才趕緊撲過去。」

「到了那裡的時候，你就看見有兩個人早已先在那裡了？」

「對。」

「兩個什麼樣的人？」

「三更半夜我也看不清他們的臉，而且他們一看見我，也很快的就跑了。」小叫化說：「可是我可以斷定，那兩個人是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陸小鳳立刻想到了在趙瞎子後院中遇到的那個蒙面刺客，和那個假扮作老嫗，卻有著一雙美腿的女人。

（六）

房子是一間建築得很簡陋的房子，桌子是連油漆都沒有的破木桌，床是一張破床。

這些還不要緊。要緊的是，房子裡沒有朋友，桌子上沒有酒，床上也少了一個人。

在這麼樣一間房裡，陸小鳳本來是絕對待不下去的，更休想讓他睡上床。

可是現在陸小鳳已經睡上床了。

柳乘風是他的朋友。

柳乘風的死，實在太離奇。

這個遠在邊陲的荒涼小鎮上，彷彿也充滿了一股說不出的離奇詭秘之意。

陸小鳳如果連這種事都不管，他還管什麼事？陸小鳳如果連這種事都不管，那麼陸小鳳也就不是陸小鳳了。

要管這件事，就要先想通很多件別的事。

到現在為止，陸小鳳所有的線索，都是從小叫化和趙瞎子那裡得來的。

這兩個人說的話好像都不假，奇怪的是，其中好像有一點矛盾。

矛盾在那裡？陸小鳳也說不上來，有很多事他都還沒有想通，甚至連影子都看不見，連門都沒有。

這是他想的一個頭有三個頭那麼大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一種奇怪的聲音。

他的心忽然跳了起來。

無論誰都知道陸小鳳絕不是一個很容易就會興奮得心跳的人，可是他現在心跳的真厲害。

陸小鳳的心一直都在跳，只不過現在他跳得比平常快得多，因為他忽然聽到了另外一個人的心跳聲：「撲通、撲通」的心跳聲，還加上輕輕的喘，而且在他那扇薄薄的木板門外面，而且還是一個很誘人的女子的聲音。

更重要的是陸小鳳立刻就聽出了發出這種聲音的這個女人，就是那個腰肢纖細、雙腿修長的老闆娘，那個走起路來全身一直像一條蛇一樣在扭動的老闆娘。

她是從院子對面很快的跑過來的，一跑過來就靠在門上不停的心跳、不停的喘氣。

二更半夜，她跑到一個陌生旅客的房門外來幹什麼？這一點陸小鳳連想都不敢去想。

一個遠在異鄉為異客的旅人，如果多想到這一類的事，這一夜他怎麼還能睡得著。

這一夜陸小鳳當然沒有睡著，因為老闆娘已經推門走進來了。

門本來就沒有上栓，所以老闆娘一推門就走了進來，可是一走進來就順手把門拴住了。

陸小鳳就好像一個死人一樣的睡在床上，連動都沒有動。

只是他的心卻動了。

一個健康正常的男人，一個孤獨寂寞的旅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能夠保持不衝動，那他就真的已經是個死人了。

陸小鳳沒有動，也是不過因為他想看看這位風情萬種的老闆娘，夜深人靜到這裡來到底想幹什麼？

──是來搜查他的行李的？是來殺他的？還是來勾引他的？

作為一個男人，陸小鳳當然希望她這次來的目的是最後一種。

這是男人的虛榮心和自尊心。每個男人都會這麼樣想的。

幸好陸小鳳他另外有種想法。

如果這位老闆娘是來殺他的，至少可以證明她和柳乘風的兇案有關，那麼陸小鳳偵察的範圍也可以縮小了。

不幸的是，這位老闆娘連一點要殺他的意思都沒有。

屋子裡的燈已經熄了，窗外的燈光也不知是從哪裡照過來的，朦朦朧朧的照出老闆娘纖細的腰肢和一雙修長的腿，腿的曲線在柔軟的長袍下很清楚的顯露了出來。

陸小鳳忽然說：「你應該知道燈在那裡，去把燈點起來。」

老闆娘像嚇了一跳，用一雙很白的手，輕輕拍著她豐滿的胸。

「你嚇死我了，你可真把我嚇了一跳。」她問陸小鳳：「這樣子不是蠻好的，為什麼要我點燈？」

陸小鳳的回答才真要讓大多數女人都嚇一跳：「因為我要看看你的腿。」他說。

老闆娘吃吃的笑了：「我的腿有什麼好看的？我不給你看。」

陸小鳳居然好像有一點是在撒嬌的樣子：「我喜歡看，我偏要看，而且非看不可。」

老闆娘嘆了口氣：「你啊，你這個人，實在是煩死了。」

她嘴裡雖然這麼說，可是那張破木桌上的油燈，已經被她點著。

老闆娘把她的身子迎向燈光，把她柔媚的眼波拋向陸小鳳。

「這樣可以了吧？」

「還不行。」

「還不行？」老闆娘問：「為什麼還不行？」

「因為現在我看見的只不過是你的裙子而已，還沒有看見你的腿。」

「你還想要怎麼樣？」老闆娘的眼波在蕩漾：「難道你還想要我把我的裙子掀起來？」

「一點也不錯。」陸小鳳不懷好意的微笑著說：「我心裡就是在這麼想。」

老闆娘用她一嘴又細又白的牙齒，輕輕的咬住了她的嘴唇：「你啊，你真是我的冤家。」

如果一個女人把你當作她的冤家，那麼你就可以放心了。

對於一個冤家的要求，女人們絕不會拒絕的，所以陸小鳳很快就看見了老闆娘的腿。

這雙腿已經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人抱怨的了，就算最挑剔的人也應該覺得很滿意。

可是陸小鳳卻在心裡嘆了口氣，甚至還露出了很失望的樣子。

因為這雙腿並不是他想看的。

他想看的，是從翻飛的紫色長裙下露出的那雙腿，那雙腿的肌肉結實而充滿了彈性，充滿了一種野性的青春活力。

老闆娘這雙腿雖然更白、更細緻，可是肌肉卻已經開始有一點鬆弛，對於男人的情慾雖然更有挑逗力，卻已缺乏彈性。

陸小鳳並沒有把自己的失望掩飾得很好，老闆娘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只是膩聲問：「現在你還想要我怎麼樣？」

陸小鳳居然把眼睛都閉了起來：「現在我只想要你放了你的裙子，吹滅桌上的燈，用你的兩條大肥腿走出去。」

老闆娘生氣了，這次可真的生氣了，氣得恨不能就把這個可惡的小鬍子活活掐死。

「你這是什麼意思？」她尖叫著問陸小鳳。

「我想我大概已經把我的意思說得很明白了。」陸小鳳幽然道：「我想你也應該聽得很清楚。」

他本來以為她會氣得發瘋的，說不定會氣得撲過來捶他幾下、咬他幾口。

可是他不在乎。

要對付一個發瘋的女人，陸小鳳先生最少也有一百多種法子。

令人想不到的是，我們的這位老闆娘非但沒有發瘋，反而又吃吃的笑了。

「你啊！你實在不是個好東西，你簡直就不是人。」她笑得居然也像很愉快：「幸好我還有法子對付你這種不是人的人。」

「哦？」

「我可以保證，如果你今天讓我走出這扇門，你一定會後悔一輩子的。」

她的聲音居然變得連一點生氣的味道都沒有，這種反應連身經百戰的陸小鳳都不能不覺得很奇怪，所以忍不住要問：「你是不是在告訴我，如果今天晚上不把你留下來，我就會後悔一輩子？」

老闆娘那一嘴細白的牙齒在微笑中露了出來。

「我想我已經把我的意思說得很明白。」她說：「我想你也應該聽得很清楚。」

「好，這次算我投降。」他甚至把雙手都舉了起來：「你能不能告訴我，我為什麼要後悔？」

「因為只有我能告訴你，你的朋友柳乘風是怎麼死的？」

這句話就好像是一條鞭子，陸小鳳就好像忽然挨了一鞭子，從床上跳了起來。

「你知道是誰殺了他？」

「我想我大概可以知道一點。」

陸小鳳的全身都已僵直，口氣都軟了：「那麼你現在是不是可以告訴我？」

「我當然可以，你這個冤家！不管你要我去做什麼，我都會去做的。」老闆娘說：「可是你至少先得讓我做一件事才像話。」

「什麼事？」

老闆娘直視著他，幽幽然然的說：「脫下你的褲子，讓我看看你的腿。」

陸小鳳傻住了，彷彿已經被嚇呆。可是忽然間他又大笑。

「這件事太容易了。」他開心的笑著說：「天下還有什麼事比一個漂亮的女人要一個男人脫褲子更容易？只要能讓你高興，要我脫什麼都沒關係。」

他沒有騙她。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褲子已經離開了他的腿。

「現在你還想要我幹什麼？」

老闆娘的眼波又開始蕩漾：「現在我只想要你拋下你的褲子，吹滅桌上的燈，用你的兩條小瘦腿走過來抱住我。」

為了一件必須要做而且非做不可的事，總要付出一點點代價的。

為了一個真正是朋友的朋友，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值得。

陸小鳳一向是有原則的人，這就是他的原則。

所以燈滅了。

（七）

一男一女，一間小屋，一張床。燈滅了之後是可以做出很多事來的。

一男一婦，一間小屋，一張床。燈滅了之後也可能什麼事都沒有做。

實在的情況如何？究竟有沒有什麼事發生過，除了他們兩個人自己之外，有誰知道？

我們唯一能夠確信的事，就是陸小鳳當然問過老闆娘：「你怎麼知道是誰殺了柳乘風了？」

「因為在我們這個鳥不生蛋的小鎮上，只有一個人能殺他。」

這句話當然需要解釋，老闆娘的解釋是黃石鎮是一個非常荒涼偏僻的小鎮，自從它附近藏金的傳說被證實為只不過是一項謠言之後，連經過的行旅客商都絕跡了，因為這裡根本就不在通商大道上。

這裡的居民，都是數代以前就已經在這裡生根落籍的，都已經習慣了這種貧窮但卻安定的生活，也已經不能再去適應外界那種繁華世界中的競爭與忙碌。

老闆娘說：「譬如說我們家那個死胖子，死守著這家小雜貨舖，已經守了好幾代了。就是你現在要他出去，賺一大把一大把的銀子，他也沒那個膽子了。」她說：「只要一走出這個小鎮一步，他的腿就會發軟。」

小鎮上其他大部分人也都是這個樣子的，貧窮安定的生活，已經使他們完全沒有絲毫鬥志，也已經完全沒有虛榮心。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聲色榮華諸般享受是什麼樣的。

這些人都已經遠在百年之前，就已經在這個小鎮裡落籍生根，每一戶人家彼此之間的瞭解，就好像一個人自己瞭解自己一樣。

「只有一個人是例外。」老闆娘說：「我們這個鎮上，只有他一個人例外。」

「這個人是誰？」

「他姓沙，他的名字幾乎已經被人忘記了，因為大家都稱他為沙大戶。」

「沙大戶？別人為什麼要叫他沙大戶？」陸小鳳問老闆娘。

「黃石鎮上的好田好地都是他的，連幾個甜水井也都是他的，別人不叫他沙大戶叫他什麼？」

「這個沙大戶為什麼要殺柳乘風？」

「我可沒有說他要殺柳乘風。」老闆娘說：「我只不過說，如果黃石鎮上有人能殺柳乘風，這個人就一定是沙大戶。」

「為什麼？」

「因為我也知道柳大爺是江湖中一等一的好手，我們這裡的人卻都是只要看見別人一動刀，就會嚇得尿濕一褲襠的龜孫子。」

老闆娘說：「除了沙大老闆之外，黃石鎮上誰也不敢動柳大爺一根寒毛。」她特別強調：「除了沙大老闆之外，誰也沒這個本事。」

「他有什麼本事？」

「其實他自己也沒有什麼鳥蛋的本事，他有的也只不過是一肚子大便而已。」

老闆娘剛才是帶了一罈酒來的，跟陸小鳳喝酒，無疑是天下最讓人高興的事情之一，所以我們這位有一雙白手一雙長腿和一顆春心的老闆娘，現在想要不醉都困難得很。

所以她現在說話已經開始有一點胡說八道了。

「只不過我們這位沙大老闆，要比別的那些龜孫子要強一點。」老闆娘說：「因為他除了一肚子大便之外，還有一屋子金銀珠寶。」

「這跟柳乘風的死有什麼關係？」陸小鳳問。

老闆娘摟住了他脖子，像拍小孩子一樣拍著他的臉。

「小少爺，你懂不懂有很多人就好像蒼蠅一樣，一看見大便就會不要命的飛過來。」她的眼已瞇起：「金銀珠寶就是他們的大便。」

「那麼蒼蠅是些什麼人呢？」

「蒼蠅也就是一些既不是東西也不是人的人。」老闆娘說：「強盜、逃犯、兇手、惡棍、採花賊和一些出賣了朋友的畜牲，他們被人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就會變成蒼蠅，就會嗡嗡嗡的飛到一堆大便上去，這些大便當然是越遠越好。」

她把罈子裡最後一口酒也喝了下去：「黃石鎮上的這一堆大便當然是最遠的。」

陸小鳳知道這個女人已經快要變成一隻女醉貓了，因為他知道那一罈酒是多麼烈的酒，所以他一定還要趁她沒有醉之前問她一些話。

「你說的這一些蒼蠅之中，是不是有一些一流的高手？」

「大概是吧。」

「難道你認為這些來投靠沙大戶的強盜兇手之中，有人能殺柳乘風？」

「我也不知道。」老闆娘的眼睛已經合了起來：「如果想知道，為什麼不自己去看看？」

說完了這句話，老闆娘的眼睛就再也張不開了。

對一個已經喝醉，而且已經睡著的女人，連陸小鳳都沒有法子。

除了直接去找沙大戶之外，他實在連一點法子都沒有。

## 第四章 大戶人家裡的殺手

（一）

沙大戶的名字當然不叫大戶，只不過他確實姓沙，他的父親、祖父、曾祖、玄祖都姓沙，而且都叫沙大戶。

對他們家的人說來，除了「大戶」這兩個字之外，幾乎已經沒有更適當的稱呼了。

沙曼閣，字觀雲，好學道，十三歲入庠，十七歲中舉，十八歲即高中，點翰林、入情流，少年清貴，想不風流也不可得了。

可是風流也要付出代價的。

風流輕狂，風流環薄，風流清貧，風流早死。

為什麼一個才情絕代的詞人要能夠忍心把他的浮名──把他不是浮名的浮名換作淺酌低唱。

那只不過是風流而已。

風流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以如何？失又如何？生又如何？死又如何？一芥子即一世界，一剎那即一永恆。沙曼閣的風流，換來的結果，就是要他們沙家的人一輩子發配到邊疆去做流民。

可是他們沙家的流民，在黃石鎮上，過的卻是非常貴族化的生活。

因為沙曼閣是個讀書人，到了黃石鎮之後還不到一年，就在附近一個山坑裡挖掘到黃金。

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比金子更實在、更寶貴的。

販夫走卒、婦孺幼童、蠻漢村夫，他們也許不知道珍珠瑪瑙翡翠碧玉書帖名畫漢玉古碑細瓷，可是黃金呢？

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人不知道黃金的價值，那才真是怪事了。

自從沙家暴富後，黃石鎮附近就開始有了一陣尋金的熱潮，想發財的人從四面八方擁集而來，黃石鎮一夜之間忽然繁榮了起來。

只可惜這陣繁榮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除了沙大戶之外，能找到黃金的人實在少得可憐。

大多數人都失望的走了，只有沙大戶依舊是沙大戶，黃石鎮也依舊蕭條如故。

（二）

陸小鳳來拜訪沙大戶，就在他到達黃石鎮的第二天以後。那時候沙大戶正在喝他這一天的第一杯酒，中午這一餐，他喝的通常都是比較軟一點的酒，這天他喝的是特地遠從紹興捎來的善釀。

這種酒極易入口，後勁卻極大，陪他喝酒的是他身邊最接近的一位清客孫先生，據說是從知縣任上至仕的，看起來文質彬彬，儒雅溫和。

進來稟報有客來訪的是，這天在門房裡當值的護院楊五。

沙大戶一隻手拿著酒杯，一隻手拿著筷子，眼睛看看一碟風雞裡的一個雞腳，冷冷的問楊五：「你知不知道我在吃飯的時候，是從來不見外客的？」

「我知道。」

「那你為什麼還不叫外面那個人滾蛋？」

「我本來不但想要他滾蛋，還想拎住他的脖子把他扔出去。」楊五說。

「你為啥沒有這麼做？」

「因為這個人我扔不出去。」楊五說：「他沒有把我扔出去，我已經很高興了。」

沙大戶轉過頭，瞇著眼睛看著他。

「我本來一直都以為你是一個很有種的人，怎麼會變得那麼孬了？」

在自己的老闆面前，楊五說話也不太客氣。

「我一點都不孬。」他說：「我只不過不想去惹那個人而已。」

孫先生插口了：「那位仁兄究竟是何許人也？」

楊五故意很冷淡的說：「他其實也不是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是個長了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沙大戶的架子一向是非常大的，大得不得了，可是聽到陸小鳳這三個字，他立刻就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這三個字的本身彷彿有一種很特別的魅力。

陸小鳳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雖然站在門房外面等了半天，可是他相信沙大戶只要聽見了他名字，一定會親自出來迎接他，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他，旁邊甚至還有最好看的女人。

對於這一點他有信心。

有一次在微醺之後，他曾經問過他的一個好朋友，他問老實和尚：「你知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不等老實和尚開口，就自己回答：「我是個騙吃騙喝的專家，就憑我的名字就可以吃遍天下。」

老實和尚大笑：「這一次你說的實在是老實話。」

好酒好菜都已經擺在桌子上了，架子極大的沙大老闆果然是親自把陸小鳳迎接進來的，宴客的花廳裡已經擠滿了一屋子人。

能夠看到陸小鳳這樣的人，這種機會有誰錯過。

沙大戶很抱歉的向陸小鳳舉杯。

「陸兄，你看這個地方，像不像個菜市場？」

「真有點像。」

沙大戶大笑：「其實這個地方本來是蠻清靜的，我們家也並不是這麼沒有規矩的人家，可是大家一聽說那個能用兩根手指捏住刀鋒，而且還有四條眉毛的陸小鳳來了，誰都想來看看這個陸小鳳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擋也擋不住，趕也趕不走。」

陸小鳳故意嘆了口氣。

「這種事本來就是沒法子的，誰叫我是這麼有名的人？」

他簡直連一點謙虛的意思都沒有：「一個名人總是會常常碰到這種事的。」

大家都笑了，只有一個穿著一身藍布秀才衫，好像是清客一類的瘦小中年人，臉上雖然也陪著笑，眼中卻全無笑意，甚至連他臉上的笑容看起來都很勉強。

幸好陸小鳳並沒有注意到他，只是帶著笑對沙大戶說：「我的窮、我的懶，都是很有名的，我相信你一定也知道。」

「我聽說過。」

「那麼你為什麼不問我，像我這麼樣一個人怎麼會像一隻騾子一樣，笨笨的趕了幾千里路，連滾帶爬的跑到這裡來？」

沙大戶感慨嘆息。

「這地方實在越來越窮了，到這裡來的人確實越來越少。」他說：「像陸小鳳這樣的大人物居然會來，我們實在連作夢都想不到。」

他本來很有威嚴的一張「國」宇臉上居然露出了像陸小鳳一樣調皮的笑容：「幸好我不作夢的時候還可以想得到。」

陸小鳳四條眉毛揚了起來：「你真的知道？」

「真的。」

「你知道些什麼呢？」

「知道你是為了一個朋友來的，你那位朋友很不幸的死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的事情好像還真不少。」

「這個地方雖然窮，我可不窮。」沙大戶說：「像我這麼樣一個有錢人，總是有很多人會偷偷的跑來告訴我很多事的。」

他笑得非常愉快：「有錢的人就好像有名的人一樣，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比別人方便一點。」

這一點誰都不能不承認。

陸小鳳聽到有道理的話總是會露出很佩服的樣子。

「看起來你這個人實在真的是很有一點學問。」

沙大戶大笑：「我的學問怕還不止一點而已。」他說話也同樣一點都不謙虛。

「除此之外，你還知道什麼？」陸小鳳問這個好像有很多種性格面目的人。

「你是不是還知道我來找你是為了一把刀？」

「這種事我怎麼可能不知道。」沙大戶故意用冷淡的口氣說：「這個小鎮上怎麼可能還有我不知道的事？」

陸小鳳盯著他，也故意用一種很冷淡的口氣問：「那麼你一定也知道那兩個人是誰了？」

「兩個人？」沙大戶皺起了眉：「兩個什麼樣的人？」

「你不知道我問的是哪兩個人？」

「我怎麼會知道。」沙大戶說：「這地方雖然小，人卻不少，我怎麼知道你問的是誰？」

陸小鳳嘆氣，搖頭：「原來這地方畢竟還是有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這句話說得簡直有點混帳了。

他只說他要找兩個人，既沒有說出這兩個人的姓名來歷，也沒有說出他們的身材容貌。有誰能知道他說的是誰，那才是怪事。

可是他偏偏要這麼說，這種話大概也只有陸小鳳先生能說得出來。

他知道沙大戶一定會生氣的，陸先生說的話常常會能把別人活活氣死。連老實和尚那種有涵養的人差點被他氣死在陰溝裡，何況沙大戶這種大爺。

「你到底要找兩個什麼樣的人？」沙大戶忍住氣問陸小鳳。

「是一男一女。」

「你要找的是一男一女？好極了，實在好極了。」

沙大戶氣得直笑：「這個世界上正好有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你要找的正好就是一男一女，你說巧不巧？」

他生氣，陸小鳳不氣，陸先生一向只會氣人，不會氣自己。

看到他這種很高興的樣子，本來很生氣的沙大戶忽然也笑了起來。

「原來我上了你的當了。」

「你上了我什麼當？」

「你是故意在氣我，我居然就真的生了氣。」沙大戶說：「我簡直好像是個傻瓜。」

其實他一點都不傻，陸小鳳無緣無故的氣他。

這兩個人從一見開始，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沒有道理的，就好像兩個武林高手在過招一樣，都想把對方壓倒。

「我看得出你也跟我一樣，也是個爭強好勝的人。」沙大戶說：「我一向最喜歡這種人。」

「只可惜你長了鬍子。」陸小鳳又故意嘆了口氣：「你大概也知道陸先生一向只喜歡美女。」

這一次沙大老闆不再生氣了，時常生氣決不是件好事，尤其有礙健康。

大老闆們通常很會保重自己的身體。所以他只問陸小鳳：「你要找的那一男一女，有什麼特別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那個男的很會用刀。」

沙大老闆笑了：「我家的廚子也很會用刀，他用刀片起肉來，片得比紙還薄。」

他也故意問陸小鳳：「你要找的是不是我的廚子？」

陸小鳳當然更不會生氣，反問道：「你的廚子會不會殺人？」

「我只知道他只會切肉。」

「切什麼肉？」

「豬肉牛肉羊肉狗肉騾肉馬肉魚肉鶴肉鵝肉兔子肉獐子肉，什麼肉他都切，甚至老虎肉他都切過。」沙大戶說：「只有一樣肉他不切。」

「人肉？」

「你又說對了。」沙大戶還在笑：「人肉是酸的，比馬肉還酸，我決不會讓我的廚子去切人肉。」

陸小鳳又在嘆氣：「沒有吃過人肉的人，怎麼會知道人肉是酸的？真奇怪。」

沙大老闆不理他，否則就又要生氣了。

別人要氣你，你不氣，才是高竿，能夠做一個大老闆，沒有一兩下高竿怎麼能罩得住？

「男的會用刀，女的呢？」他問。

「女的一個就更奇怪了。」陸小鳳說：「她滿頭白髮蒼蒼，像是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可是她的一雙腿，卻像是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

像那麼樣一雙腿，如果有人能在看到過之後很快就忘記，那個人一定不是個男人。

沒有看見這雙腿，沙大老闆無疑也覺得很遺憾。

他雖然已經開始有一點老了，畢竟還是男人，越老的男人，越喜歡看女人的腿。

就算只不過看一看，也是好的。

沙大老闆嘆了口氣，先把自己這一生中所看到過的美腿一雙雙在心裡溫習了一遍，等到自己覺得自己又變得年輕了一點時，才問：「你有沒有看到她的臉？」

「沒有。」

當時陸小鳳根本沒有機會看到她的臉，何況看到了也沒有用。

頭髮可以染的，臉也可以改扮，天色又已黑了，生死已在呼吸間。

這種情況沙大老闆當然也不會不明白，卻偏偏還是要問：「你為什麼不看她的臉？」

「因為我是個男人。」陸小鳳淡淡的說：「一個男人在看到那麼樣一雙腿的時候，誰還有空去看她的臉？」

問得不通，回答也絕，大戶大笑。

「現在我才明白你的麻煩在那裡了。」他大笑道：「這個女人你根本就找不到，除非你能把這個地方每個女人的裙子都脫下來瞧一瞧。」

陸小鳳沒有笑，反而一本正經的壓低聲音說：「老實告訴你，我正想這麼做。」

「這種事誰不想做？」沙大戶也故意壓低聲音：「如果你真的去做了，千萬要告訴我，好讓我也跟著你去瞧瞧。」

兩個人說了半天話，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在鬥嘴，還是在鬥智？

長了四條眉毛的陸小鳳已經看透了，好像也沒有什麼太稀奇。

擠在大廳裡的人已經覺得沒什麼太大的意思，一個個都往外溜。

那個穿藍布衫的秀才本來就笑不出，現在當然更待不住。

陸小鳳忽然大聲說：「金老七，別人都能走，你不能走。」

誰是金老七？誰也不知道他在叫誰。所以不管誰都會嚇一跳。

忽然被人嚇了一跳的時候，腳步一定會停下來，每個人都在東張西望，想找出這位大名鼎鼎的陸小鳳叫的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要叫住他？

秀才也不例外。

只可惜現在每個人都看出陸小鳳要找的人就是他了。

陸小鳳的眼睛已經像釘子一樣盯住他。連他自己都已感覺到，所以忍不住要問：「陸大俠，你在叫誰？」

「我不是大俠，就好像你不是秀才一樣。」陸小鳳說：「我在叫的當然就是江湖中唯一能『夜走千家、日盜百戶』的金七兩。」

「我不認得這個人。」

「你不認得我認得。」陸小鳳說：「你就是金七兩，金七兩就是你。」

## 第五章 棉花七兩 面具一張

（一）

金七兩這個名字並不是沒有來由的。因為這根本不是他的名字，而最他的綽號。

江湖人通常有個綽號，名字可以狗屁不通，綽號卻一定有點道理。

陸小鳳既不小也不是鳳，連鳳和鳳的老婆「凰」長得是什麼樣子他都沒見過，西門吹雪當然也不會真的去吹雪。

李尋歡能尋找的通常只有煩惱，李壞並不壞，胡鐵花和一朵鐵花之間，用八竿子也打不出一點關係來。

可是沙大戶就是沙大戶，小叫化就是小叫化，王八蛋就決不是臭魚。

那麼金七兩是怎麼會被別人叫做金七兩的呢？

金七兩本來的名字叫金滿堂，能夠把黃金堆滿一大堂，那有多高興。

只可惜他家的金子連一個夜壺都堆不滿。

所以他從小就去學武，最喜歡的一種武功是輕功提縱術。

輕功練好了，高來高去，來去無阻，取別人的財帛子女如探囊取物，那豈非又比滿堂黃金更讓人高興。

就因為他從小就有這種「偉大的抱負」，所以他的確把輕功練得很好，江湖中甚至有人說，只要金滿堂施展出輕功來，落地無聲，輕如飛絮就好像七兩棉花一樣，所以別人就叫他金七兩。

金七兩長得雖然並不高大威武，可是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從小就很討人喜歡，否則恐怕也不會有那麼多大盜飛賊把輕功秘技教給他了。

這面黃肌瘦的秀才老者會是金七兩？陸小鳳是不是看錯人了？

「我不會看錯人的。」陸小鳳說：「你臉上戴著的這張人皮面具，雖然是很不錯的一種，最少也要花掉你幾百兩銀子，可是還休想能瞞得過我。」

他走過去，秀才盯著他，忽然老者嘆氣。

「陸小鳳，我真奇怪，你怎麼到現在還沒有死呢？難道你真的永遠都死不了。」金七兩絕對是個聰明人。

一個聰明人在知道自己騙不過別人的時候，就決不會再騙下去。

他甚至把臉上的面具都脫了下來。

「陸小鳳，你有本事把我認出來，我沒話說。」金七兩道：「可是你說這張人皮面具只值幾百兩銀子，就未免太過份了。」

「哦？」

金七兩輕撫著手裡薄如蟬翼般的面具，就好像老人撫摸少女那麼溫柔。

「這是『紅閣』的真品，是我用一張吳道子的畫和一株四尺高的珊瑚換來的。」他說：「那至少要值好幾十個幾百兩。」

「真的？」

「當然是真的。」

陸小鳳的四條眉毛都垂下來了，甚至好像有一點快要哭出來的樣子。

「如果你這張面具真是用那兩樣東西換回來的，你最好趕快去上吊。」

「為什麼？」金七兩急著問：「難道這是假的？」

「如果這不是假的，我就去上吊。」陸小鳳說：「如果你晚上真的戴著一張紅閣面具，恐怕連神仙都很難把你認出來。」

「紅閣」就是朱停的別號，朱停是個很絕很絕的人，也是陸小鳳的老朋友。

我特別強調這件事，只因為它是這個故事裡非常重要的關鍵之一。

（二）

現在金七兩的樣子好像也快要哭出來，被騙的滋味有時候就好像吃大便一樣，即然已經吃下去了，怎麼還吐得出來？

哭也不能哭，吐也不能吐，金七兩只覺得嘴裡又乾又臭。

陸小鳳很同情的看著他，用一隻很溫暖的手去拍他的肩。

「你不必生氣，也不必難過，只要你肯說老實話，我一定送你一張真的紅閣。」

「如果你真要問我那個女人是誰，你就問錯人了。」金七兩說：「我根本從來不看女人的腿。」

「我知道你不看！」陸小鳳說：「你一向只喜歡看男人。」

他口氣中並沒有什麼譏嘲之意，在歷史上某些時期中，男人喜歡男人，女人喜歡女人，都是很平常的事。

尤其是在太平盛世，在士大夫那一級的階層裡，這種事更普遍。

金七兩的態度忽然變了。

紅閣真品並沒有讓他心動，陸小鳳對這種事的看法卻感動了他。使得他消除了自卑，也使得他有了一種說不出的知己之感。

這種感覺是很難掩飾的，陸小鳳當然立刻就看了出來，所以立刻就問：「我想你一定知道柳乘風這個人？」

「我知道。」金七兩說：「去年他就來了，而且已經死在這裡。」

「他是怎麼死的？」

「被人在暗巷中刺殺於刀下。」

金七兩神情忽然變得慘淡：「那就好像我把田八太爺的孫子刺死在暗巷中一樣，都是沒有來由的事。」

「就因為你殺了小小田，所以才會逃到這裡來？」陸小鳳問。

「殺了不該殺也不能殺的人，只有亡命。」金七兩黯然道：「亡命之徒的日子並不好過，總有一天會被追到的。」

「為什麼？」

「殺人之後，心慌意亂，總難免會留下一些線索。」金七兩說：「不管你的輕功多高，不管你逃得多快，只要有一點線索，別人就能追到你。」

「殺死柳乘風的那個人，留下了什麼線索？」

「他留下了一把刀。」金七兩說：「一把很特別的刀。」

在江湖人的心目中，刀就是刀，就正如人就是人一樣，人都可以殺，刀都可殺人。

人用刀，刀殺人，人被殺，就好像雞生蛋，蛋生雞，雞又生蛋那麼自然，也就像是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那麼簡單。

江湖人所講的道理，就是這樣子的。

如果他們說有一把刀是很特別的刀，那麼這把刀一定非常特別。

金七兩是個不折不扣的江湖人，他即然這麼說，陸小鳳當然要問：「那把刀有什麼特別？」

金七兩的回答非常奇怪，他的回答甚至不像一個江湖人會說出來的。

「那把刀根本就不是一把刀。」他說。

陸小鳳的耳朵不聾，神智也很清醒，這天到現在為止他連一滴酒都沒有喝。

他聽得清清楚楚，一字不漏：「那把刀根本就不是一把刀。」

金七兩就是這樣說的。

金七兩並沒有說謊，這把刀的確不能算足一把刀，只不過是一把匕首而已。不但製作得非常精巧，價值無疑也非常貴重。

它的柄是用一根整支象牙雕成的裸女，曲線玲瓏，栩栩如生，如果你一直盯著她看，她的眉目彷彿在向你傳情，甚至好像要投入你的懷抱裡。

象牙的色澤也像是少女的皮膚一樣溫暖柔軟而光滑。

可是你只要輕輕一按她的胸，刀柄中立刻就會有一把匕首彈出來，鋒刃上閃動的光芒竟是暗赤色的，鮮血已將乾結時，就是這種顏色。

這柄匕首的每一個部份無疑都是名匠的傑作，而且年代也很古老了。

沙大戶從他的書房裡一個書架後的秘密隔間小櫃中拿出了這柄匕首。輕按機簧，匕首彈出，鋒芒閃動，宛如血光。

「這就是刺殺柳大俠的兇器。」沙大戶說：「像這樣子的利刃，我當然要親自保存才能放心，我這裡至少總比棺材店安全得多。」

他又說：「我實在不願它落入別人的手裡，因為我一直想把它親手交給你。」

這也不是假話，現在已經做到了。

陸小鳳握起了它的象牙刀柄，忽然嘆了口氣：「看起來你這個人實在是個好人，至少比我好得多。」他對沙大戶說：「如果我是你，我就決不會把這樣一件利器平白交給別人的。」

他又笑了笑：「如果你知道它的價值和來歷，說不定也不會交給我了。」

「哦？」

「這柄匕首是件古物！它的年紀也許比我祖父的祖父還要老得多。」

「這一點我也看得出。」

「人有來歷，刀也有。」陸小鳳問：「你看不看得出它的出身來歷？」

「我看不出。」

「這柄匕首是從柄裡彈出來的，中土的名匠很少肯做這一類格局的利器，不是名匠又無法煉得如此鋒利。」陸小鳳說：「所以我可以斷定它是從波斯來的。」

「波斯？」沙大戶問：「波斯人用的刀豈非都是彎刀？」

陸小鳳又笑了：「這是刀？」

這不是刀，只不過是一把匕首而已，沙大戶只有苦笑。

這隻該死的小鳥為什麼喜歡要別人自己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

「我曾經在海上待過一段時候，認得了一批朋友，只要有海水的地方，他們全都走過。最遠的地方甚至已經到了天涯海角。」陸小鳳道：「我相信他們的話，這些傢伙雖然都不是好人，雖然又兇又狠，蠻不講事，但是對朋友卻決不會說謊言。」

這些傢伙無非就是海盜。

陸小鳳的朋友中有些是海盜，一點都不會讓人覺得奇怪。如果他的朋友都是君子，那才是怪事。

「這些人裡面有一位老船長，老得連自己貴姓大名有多大年紀都忘得乾乾淨淨。」陸小鳳說：「這個老小子就有一柄這樣的匕首。」

這位老船長當然不會是漁船的船長，在波斯海上，經常都可以看到一些掛著皇族旗幟的船隻，這些船隻也難免會遇到海盜。

這位老船長的匕首是從哪裡來的？大概也就不難想見了。

連他自己也不否認：「這種匕首通常只在宮廷中才看得到。」

（三）

宮廷中皇子爭權，嬪紀爭寵，弄臣進讒，是千古以來每一個皇室都難免會有的情況，而且不分地域、不分國家皆如此。

為了爭權爭寵，是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的，暗殺行動、下毒，都是很平常的事。

如果有某一位皇子忽然暴斃，某一位嬪妃忽然失蹤，立刻就會有一些弄臣近侍禁衛大家一起想法子把這件事壓下去，絕對不能宣揚外洩，更不能讓皇帝知道內情，皇室中是決不能有醜聞的。

如果有人要去追究，那麼他不但犯了禁忌，而且犯了眾怒。

為了保護自己，也為了在必要時先下手去對付別人，大多數當權的皇子和當寵的嬪妃身邊，都會蓄養著一些謀臣死士刺客。

「可是在宮廷中當然不能公然帶著武器出入，所以這種外表看像玩物一樣的匕首就成了這些刺客的寵物。」老船長說。

這一類的利器當然不是容易得到的。

老船長又說：「在波斯皇朝情況最不穩定的時候，這種匕首的價值曾經高達過黃金五千五百兩。」

他又告訴陸小鳳：「在當時的奴隸市場上。一個身價最高的絕色金髮女奴，最多也只不過值七、八兩而已，如果不是處女，價值還要減半。」

五千兩黃金，一把匕首，這種價值連城的波斯古物，怎麼會在這種窮鄉僻壤出現？

它是誰的？在這個小鎮上，誰有這種資格？誰有這種能力？

在波斯皇朝的宮廷中，又有那些人才夠這種資格？

只有一種人夠這種資格，也只有一種人才配用這種利器。

這種人是哪種人？

當然是能夠把它運用得最有效的人，能夠把握最好時機，出手一擊，從不失手。

這種人通常都有幾種別人無法模仿也學不會的氣質和特色，和普通一般以快刀殺人於鬧市中的刺客是絕不相同的。

因為他們通常都行走在宮廷中。

所以他們的氣質通常都是非常優雅的，要培養這種氣質，當然要有相當的學識修養和品格。

他們所接觸的人，當然也都是非常貴族化的。

只有這種刺客才能在禁衛森嚴皇族集居的宮廷中了人自如，殺人於瞬息間，脫走於無形中。

這種刺客和江湖殺手是絕不相同的。

江湖殺手的樣子一定要非常平凡，容貌上絕不能有一點讓人一眼難忘的特徵，也不能有一點與眾不同的氣質和個性。讓別人根本忽視他們的存在。

──如果你根本不覺得有這麼一個人存在，你怎會提防他？

這一行中曾經有一位前輩說過一句名言。

──「你要去殺的如果是一個王八，你就得先把自己變成一個王八才行。」

（四）

「現在我們對於這種匕首已經知道得不少了。」陸小鳳說：「第一，我們已經知道它的價值非常珍貴，而且是波斯的宮廷古物，就算在當地，恐怕已經很難見得到，流入中土的當然更不會多。」

以他的見聞之博、交遊之廣，至今也只不過看到過兩把而已。

「能使用它的人，身份當然不會低，武功也不會弱，而且出手一定極快。」陸小鳳說：「如果沒有一擊必中的把握，也要用它去殺人，那就簡直是在暴殄天物了。」

他淡淡的問沙大戶：「以你看這裡有誰夠資格配用這種武器？」

「以我看，這裡好像只有一個人配用它。」沙大戶苦笑：「這個人看來好像是我。」

陸小鳳嘆了口氣：「你說得不錯，這件事看起來好像確實是這樣子的，可惜只不過是『好像』而已。」

「為什麼？」沙大戶的大爺脾氣又開始發作了：「難道你認為我也不夠格？」

「要說使用這把匕首，你的資格當然夠，你大概也買得起。」陸小鳳淡淡的說道：「如果說你能用它將柳乘風刺殺於一瞬間，那就抱歉了。」

「抱歉是什麼意思？」沙大老闆的火氣又大了起來：「你認為我辦不到？」

「不是你辦不到，而是誰都辦不到。」

陸小鳳的口氣很肯定：「普天之下，絕對沒有任何人能迎面一刀殺死柳乘風。」

沙大老闆瞪著他看了老半天，忽然極快出手，奪去了陸小鳳手裡的匕首。

陸小鳳呆了，沙大戶大笑：「陸小鳳，這次你錯了，柳乘風就是被我用這把匕首殺死的，你信不信？」

陸小鳳的臉色變了，就好像忽然看見一個人的鼻子上長出了一朵喇叭花。

這種樣子只有讓大老闆的火氣更大，一聲怒喝，掌中的匕首已經閃電般往陸小鳳的心口上刺了過去。

他的出手當然要比閃電慢一點，可是要在這麼近的距離內殺人，還是容易得很。

這一著顯然又是陸小鳳想不到的，眼看著匕首的刀尖已將刺入他的心臟。

就在這一剎那間，忽然有兩根手指頭伸出來了。

誰也看不清這兩根手指是從什麼地方伸出來的，那簡直就好像是直接從心臟裡伸出來的一樣，一下子就夾住了刀尖。

再眨一眨眼，匕首就已經到了陸小鳳手裡。

這一次臉色改變的是沙大老闆，笑的是陸小鳳。

「你剛才問我相不相信柳乘風是被你殺的，現在我可以回答你了。」

回答是：「我不相信。」

「如果說你一刀就可以殺死柳乘風，那麼我只要吹口氣就可以把一條牛吹到波斯去了。」

沙大老闆又瞪他看了半天，本來已經氣得發紫的臉上，忽然又有了笑容：「陸小鳳，你真行，我服了你了。」

他說：「只有一點我還不服。」

「哪一點？」

「你說天下沒有人能迎面一刀殺死柳乘風，柳乘風卻又明明是被人迎面一刀殺死的。」沙大戶問陸小鳳：「這是怎麼回事？」

陸小鳳連想都不想就回答：「那只不過因為殺死他的人是一個他決不會提防的人，是一個跟他非常親近的朋友。」

「我也是他的朋友。」

「可是你跟他還不夠親近。」

「要什麼樣的朋友才能算是跟他夠親近的朋友？」沙大老闆問。

「其實你也應該知道的，能夠讓一個男人最不提防的朋友，通常都不是他的朋友，也不是男人。」

「不是朋友是什麼人？」

一個男人的情人，通常都不會是男人的。

沙大老闆又傻了：「難道你認為柳乘風在這裡有一個秘密的情人？」

這句話問的也是多餘的。

一個男人只要在一個地方待上一夜，就可能會有一個秘密的情人了，無論什麼樣的男人都一樣，就連柳乘風都不例外。

問題是，他的情人是誰呢？是不是那個誰都可以勾結上的雜貨店的老闆娘？

陸小鳳心裡忽然覺得有點不太舒服，如果他早就想到這一點，就算用一把刀架在他的左頸後的大血管上，他也決不會碰她一根寒毛的。

沙大老闆臉上的表情，居然也像是變得跟他差不多了。

──這是不是因為他和那位風騷老闆娘也曾經有過什麼糾纏？

想到這一點，陸小鳳的心裡更不舒服了，因為他已經發覺他的表兄弟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多得多。

有關柳乘風的死，他所發掘到的線索遠比他期望中的少得多了。

他本來覺得每個人都有一點嫌疑的，從任何一個的身上都很有希望追查到真兇。

可是每一個人的嫌疑都被自己否定了。

他到這個偏僻的小鎮上來，第一個見到的就是小叫化。

小叫化的姓不詳，名不詳，武功不詳。一臉鬼鬼祟祟的樣子，總是在偷偷摸摸的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有時候，甚至會鑽到陸小鳳的床底下去，也不知道他要找什麼東西。

陸小鳳到這裡來之後，第一個看到的人就是他，第一個發現柳乘風屍體的人也是他。

他的嫌疑本來是很大的，就算不是主兇，也應該是幫兇。

但他卻又偏偏是和陸小鳳關係最密切的丐幫嫡系弟子。

柳乘風的屍體在棺材舖裡，殺死他的兇器也在棺材舖裡。

棺材舖的老闆怎麼會沒有嫌疑？

可是兇器已經不見，想殺他滅口的人卻忽然出現了。他的表情看來也決不像是殺人的人。

老闆娘見人就想去勾搭，人人都可以把她勾搭上，可是偷人並不是殺人。

她的腿也不是那雙腿。

王大眼其實只不過是個睜眼瞎子而已，連自己的老婆去偷人都看不見。

如果說這個人能夠迎面一刀殺死柳乘風，那才真的是怪事了。

沙大老闆是夠資格殺柳乘風的人，他有錢，有武功，也有肯替他賣命的人，殺人的兇器也在他那裡。

只可惜他還有一點大老闆的大爺脾氣。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人都是土生土長在這裡的，和柳乘風非但沒有絲毫恩怨，根本就連一點關係都沒有，更沒有要殺死他的動機和理由。不幸的是，柳乘風卻偏偏死在這裡

殺他的人是誰？是為了什麼？

陸小鳳知道這其中必定有一個任何人都無法想像得到的神秘關鍵。

隱藏在人類思想的某一個死角中。

他的想法沒有錯。

只可惜他的思想進入這個死角，找到這個關鍵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陸小鳳怎麼會死？

## 第六章 冒牌大盜的亡命窩

（一）

春日遲遲，春天雖然還被留在江南，也不知要過多久才會到這裏，可是大地間，多少已經有了一點春意。

從沙大戶的莊院回到老王的雜貨舖，要走一段很長的黃土路。溶雪使沙土變成了泥濘，人走在上面，走一步就是一腳泥。

這種感覺是令人非常不愉快的。

陸小鳳又不願施展輕功。他很想領略一下這種略帶淒涼的荒漠春色，這種清冷的空氣，對他的思想也很有幫助。

他很快的就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找兩根比較粗的樹枝，用匕首削成兩根長短一樣的木棍，綁在腳上，當作高蹺，就可以愉快的在泥濘上行走了。

──這是他第一次用這一把匕首。

現在大概是午時左右，風吹在身上居然好像有點暖意，陸小鳳心裡雖然很多問題不能解決，還是覺得很舒服。

他絕不是那種時時刻刻都要把錢財守住不放的人，也絕不會把煩惱守住不放。

他常說：「煩惱就像是錢財，散得越快越好。」

（二）

一陣風吹過，路旁那一排還沒有發出新芽來的枯樹梢頭，簌簌在響。

陸小鳳並沒有停下來抬頭去看，只喚了聲。

「金七兩。」

「陸小鳳。」

金七兩就在樹梢下，看來真的就好像七兩棉花。

他低著頭看著陸小鳳，吃吃直笑。

「其實我不該叫你陸小鳳的，你看起來根本不像一隻鳥。」金七兩說：「你看起來，簡直就像隻小雞。」

陸小鳳也笑了。

他自己也覺得自己腳下踩著的那兩根木棍，實在很像是雞腳。

「金七兩，你來幹什麼？是不是來追我的？」陸小鳳帶著笑問。

「我要追，至少也要追一隻母雞，來追你這隻小公雞幹什麼？」金七兩說：「我是沒法子，是被逼得非跑出來不可。」

「誰逼你？」

「人逼不走我，只有氣才逼得走我。」

「誰的氣？」

「當然是大老闆的氣。」金七兩說：「也只有大老闆的氣才能逼人。」

「大老闆在生氣？」

「不但生氣，而且氣得要命。」

「他在生誰的氣？」

「當然是在生你的氣。」金七兩說：「他早就已經關照廚房，把酒菜準備好，你卻死也不肯留下來吃飯，如果你是他，你氣不氣？」

「我不氣。」陸小鳳說：「非但不氣，而且還開心得要命。」

「開心？」

「我沒有留在他那裡吃飯，他的酒也省了一點，菜也省了一點，為什麼不開心？為什麼要生氣？」

金七兩苦笑：「大概就因為你不是他，所以才會說這種活，我們這位大老闆是個死要面子的人，陸小鳳既然已經來到他的地盤，居然不肯在他家裡吃一頓飯，這對他說來，簡直是奇恥大辱，簡直比偷了他老婆還要讓他生氣，所以這頓飯我也吃不下去了。」

「所以你就只好偷偷的溜出來找我？」陸小鳳說：「你是不是想要我請你吃一頓？」

金七兩笑了。

「本來是我想請你的，可是如果你一定要請我，我也不會太不給人面子。」

陸小鳳也笑了：「本來我是真的想請你的，只可惜這裏連個飯館都沒有，我就算想請你也沒有法子請。」

金七兩立刻搶著說：「有辦法，只要你肯花錢，我就有辦法，如果連別人的錢我都花不出去，我就不是金七兩，而是金土狗了。」

辦法果然是有的。

把十兩銀子交給王大眼，不到一個時辰，酒菜就擺在陸小鳳屋裡的桌子上了。

（三）

酒雖然不大怎麼樣，幾樣菜卻做得非常好，尤其是一樣紅燒雞，燒得鮮嫩而入味，連一向非常挑嘴的陸小鳳都很滿意。

「想不到老闆娘居然有這麼好的手藝。」

「這不是老闆娘的手藝，是王老闆的手藝。」

金七兩用一種很曖昧的眼神看著陸小鳳：「而且他好像什麼都吃。」

陸小鳳只有把眼睛盯著雞了。

金七兩看著他，本來好像已經快要笑了出來，卻偏偏故意嘆了口氣。

「別人在他店裡，偷他一個雞蛋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偷他老婆他卻看不見。」金七兩說：「你知不知道這個鎮上有一句很流行的俏皮話？」

陸小鳳雖然想暫時變成個聾子，卻又不能不搭腔。

「什麼話？」

「趙瞎子有一雙什麼都能看得見的賊眼，王大眼卻是個睜眼瞎子。」

金七兩又故意大笑，就好像他剛剛說的是個天底下最大的笑話，只可惜，他沒有笑多久就笑不出來了，因為陸小鳳已經用一隻雞腿堵住了他的嘴巴。

只要一談到老闆娘，陸小鳳就希望能趕快改變話題，想不到這次把話題轉開的卻不是他，而是金七兩。

「陸小鳳，我老實告訴你，我們見面的次數雖然不多，可是我一直把你當作我的朋友。」

金七兩說：「就算你不把我當朋友，我也要把你當朋友。」

他的酒量好像並不太高明，喝了幾杯酒之後，彷彿已經有了一點酒意。

「我知道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奇怪我為什麼會逃亡到這裏來。」金七兩說：「天下之大，我金七兩什麼地方不可以去，什麼地方沒有把我當作貴賓一樣看待的大闊佬，我為什麼要到這裏來投奔那個狂妄自大、死要面子的活土狗？」

幾杯老酒下肚，一股豪氣上湧，大老闆忽然間就變成了活土狗，這種話陸小鳳也聽得多了，這種事陸小鳳也看得多了。

可是對金七兩剛才提出的那個問題，所以他忍不住要問：「那麼你為什麼要到這裏來？」

「為了一條蛇，一條比赤練蛇還要毒一百倍的毒蛇。」金七兩說。

這條蛇雖然不會真的是一條蛇，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任何一種毒蛇，能比赤練蛇毒一百倍，所以陸小鳳立刻就想到了：「你說的這條蛇，大概不是一條蛇，而是一個人。」

陸小鳳說：「你說的這個人，大概就是蛇郎君。」

（四）

蛇郎君的年紀應該不小了，二十五年前，南七北六十三省聯營鏢局的總鏢頭「穩如泰山」孔泰山就已經發出武林帖追捕他，而且「格殺無論」。

這件事是江湖中每個人都知道的。

大家都不知道的是孔老總為什麼會對一個當時還是剛出道的年輕人如此發火？

可是大家都相信像孔老總這樣的人，做事絕不會沒有理由的，不管誰能做到「老總」，做事都一定有他的理由，他要殺蛇郎君，一定是因為蛇郎君該死極了。

「這個人不但比蛇還毒，而且比蛇還滑，我釘他已經釘了七、八個月，直到最近才聽人說他在這條路上出現過。」金七兩說：「我也聽說這地方有位沙大老闆，只要是在江湖上有點名頭的朋友，只要到這裏來了，不管他身上背著多大的案子，沙大老闆都一概收留。」

「所以你就認定那條蛇一定躲在沙大戶那裡避仇。」

「無論誰都會這麼想的。」金七兩說：「你大概也會認為，你要找的那一男一女，一定都是沙大老闆收留的亡命客。」

「不錯。」

「可是你錯了。」

陸小鳳立刻問：「你怎麼知道我錯了，你怎麼知道我要找的人不在那些亡命客之中？」

「因為他們都認為我真的殺了小小田，都認為田八太爺非要我的命不可，所以什麼事都不避我。」

金七兩說：「他們已經把我看成他們的同類，誰也沒想到那只不過是個幌子而已。」

「你要殺的人是王八，就得把自己先變成王八，你要混入一堆烏龜裡去刺探他們的秘密，當然也得把自己先變成烏龜。」

「沙大老闆總是喜歡很神秘的告訴別人，他家裡窩藏著多少個亡命江湖的大盜，偶然還會假裝不小心的透露出幾個名字來。」金七兩說：「他說出來的名字，的確都是轟動過一時的。」

他說：「看見別人聽到這些名字之後的反應，沙大老闆總是會覺得愉快的。」

陸小鳳笑了。

「能夠把幾個聲名赫赫的江洋大盜，窩藏在家裡，倒真的是件很過癮的事。」陸小鳳說：「不但他自己覺得過癮，別人也會覺得他很有面子。」

金七兩嘆了口氣：「大老闆都是要面子的，只不過這位沙大老闆要得太過份了一點。」

「怎麼樣過份？」

「他要面子，要的快要沒有面子了。」

「為什麼？」

「因為他窩藏的那些大名鼎鼎的巨盜，全是冒牌貨。」金七兩說：「這些人知道大老闆的脾氣，所以就投其所好，有的自稱為橫行江淮間的某某某、有的打著殺人如麻的某某某的旗號。」

「其實呢？」

金七兩苦笑：「其實他們全都只不過是些下三流的小賊而已，非但沒有蛇郎君那一號人物，連個像樣的角都沒有。」

他問陸小鳳：「在這一群胡說八道混吃混喝的小王八蛋裡面，怎麼會有你要找的人？」

陸小鳳楞住。

聽見這種事，他當然也會覺得很好笑，可是現在卻笑不出。

這些亡命客，本來是嫌疑最大的，也是他最主要的一條線索，現在又斷了。

殺柳乘風的兇手，好像已經完全消失，甚至好像根本沒有存在過。

金七兩顯然很明白他的心情，舉起酒杯，自己先乾了一杯。

「陸小鳳，你用不著難過，要難過，我比你更難過。」他替陸小鳳倒酒：「看來我們都一樣，這一次都白跑了一趟，不如一起打道回府吧！」

陸小鳳忽然笑了：「這地方這麼好玩，我怎麼捨得走？」

這一次愣住的是金七兩。

「你說這地方好玩？」

「當然好玩。」陸小鳳說：「好玩極了。」

他說的不是假話。

越危險刺激的事情越好玩，越不能解釋的問題越能引起陸小鳳的興趣。

這本來就是陸小鳳的一貫作風。

可是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恐怕連作夢都沒想到，他很快就會死在這裏。

這時候陸小鳳既不知道自己會死，也還沒有完全絕望。

「除了那一批冒牌大盜之外，別的人難道全都是土生土長在這裏的？」

「好像是的。」金七兩想了想又說：「好像只有一個人不是。」

「誰？誰不是？」

「宮素素。」

這是陸小鳳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這個名字無疑是個很高尚優雅美麗的名字，很能引發男人們的好奇心，任何人都不會把這個名字和一個賣豬肉的女人聯繫在一起的。

所以陸小鳳立刻就問：「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她是個女人，風度非常好，學識也非常好，見解獨特，談吐也很優雅，而且琴棋書畫無不精。」金七兩故意嘆了口氣：「她只有一點不好。」

「哪一點？」陸小鳳急著問。

「她喜歡喝酒。」金七兩慢吞吞的說：「有一次我親眼看見她一頓飯喝了一罈蓮花白，喝完了之後，面不改色。」

他又壓低聲音，很神秘的告訴陸小鳳：「如果你要問我，像這麼樣一個人，怎麼能在這種地方待得下去？」金七兩說：「那麼我告訴你，她並不是自己要到這裏來的，而是想走卻走不了。」

「為什麼？」

金七兩的聲音壓得更低：「因為她本來是當朝一位親貴王爺的愛姬，因為犯事坐罪，觸怒了王爺，才被放逐到這裏來的。」

陸小鳳的四條眉毛，又開始往下垂了，嘆著氣說：「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害我。」

「我在害你？」金七兩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我怎麼會害你？」

「你明明曉得我聽到這個地方有這麼樣一個女人，如果不見她一面，連覺也睡不著的。」陸小鳳說：「現在你叫我怎麼辦？」

「怎麼辦？好辦極了。」金七兩說：「你要見她，我就帶你去，而且還要叫她請你喝酒。」

他們走出雜貨店的時候，老闆娘的臉色看起來是塊鐵板一樣，冷冷的瞅著陸小鳳，又好像恨不得要把他活活掐死。

陸小鳳連看都不敢看她。

## 第七章 九天仙女下凡塵

（一）

竹籬柴扉，半院梅花，從梅花竹籬間看過去，可以隱約看到三、兩楹木屋。

在陸小鳳想像中，一位王妃縱然被謫，住的地方也應該比這裏有氣派得多。

這位王妃顯然不是個講究排場的人，也不像沙大老闆那樣死要面子，她只要過得平靜舒服，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所以陸小鳳還沒有見到她，就已經對他非常有好感了。

──一位被放逐的王妃，一身梅花般的冰肌玉骨，一段無人可知的往事，一個永難忘懷的舊夢，多麼神秘，多麼浪漫。

陸小鳳不醉也彷彿醉了，金七兩一直在留意看她臉上的表情，忽然嘆了口氣：「我現在才發覺我根本就不應該帶你來的。」金七兩說。

「為什麼？」

「我真怕你看見她的時候會失態。」金七兩說：「在她那種人的面前，你只要說錯了一句話，就害死人了。」

陸小鳳拍了拍他的肩：「你用不著擔心，什麼樣的人我沒見過。」

金七兩卻還是不放心，還是在嘆氣。

「我也知道你見過不少人，各式各樣的人你都見過，只可惜你現在要去見的根本不是一個人。」

「不是人，是什麼？」

「是九天仙子被謫落凡塵。」

（二）

門簷下有一串鈴，鈴聲響了很久，才有人來應門。

應門的不是童子，是老姬，滿頭白髮蒼蒼，整個人都已乾掉了，嘴裏的牙齒剩下來的最多只有三五顆。

金七兩卻還是很恭敬地對她客氣的說：「婆婆，我姓金，我以前來過，我想你一定還記得我，上次也是你替我開門的。」

老太婆瞇著眼睛看著他，也不知道是不是還記得他這麼樣一個人，也不知道有沒有聽清楚他的話，甚至連是不是已經看見這個人都不一定。

金七兩卻好像很熟的樣子，扳著陸小鳳的肩膀，對她說：「這是我的朋友，他叫陸小鳳，我是帶他來見你們宮主的。」金七兩說：「麻煩你去告訴你們的宮主，一定要請他好好的吃一頓，好好的喝幾杯酒。」

應門的老太太還是一臉茫然不知所措的樣子，金七兩卻好像已經大功告成了。

他居然對陸小鳳說：「陸小鳳，你多保重，萬事留心，我們後會有期。」

陸小鳳好像忽然被人用一把鏈子在屁股上刺了一下，整個人都好像要跳了起來。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現在就要走了？」他問金七兩。

「是的。」

「你現在怎麼可以走？」

「我現在為什麼不可以走？」金七兩理直氣壯：「你要見宮素素，現在我已經把你帶來了，而且已經叫她請你吃飯、喝酒。」

他說：「我已經把答應過你的事全都做到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真的說走就走，走得還真快。

老太太還是苦著臉瞇著眼擋在門口，連一點讓陸小鳳進去的意思都沒有。

如果擋住門的是一條身高八尺，威武有力的彪形大漢，陸小鳳至少有八百種法子可以對付他，可是對一個連牙齒都快掉光的老太太，陸小鳳就連一點法子都沒有了。

這個老太婆看樣子已經是下定決心，不讓陸小鳳進去了，金七兩的話她不是沒有聽見，就是全部被她當作在放屁。

陸小鳳明白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識相的人都應該趕快走的，陸小鳳不是不識相，只不過天生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人。

而且他自認為是個對付女人的專家，女人只要一見他，就會變得好像豬八戒吃了人參果一樣，暈淘淘的，連東西南北都分不出了，從八歲到八十歲的女人都一樣。

現在他打起了精神，準備好去對付這個老太婆，心裏也已有了成竹在胸。

──要對付老太婆，最好的法子就是把她當成一個小女孩，就正如你在一個小女孩面前，千萬不能說她還沒有長大。

他當然也早已編好了一套說詞，他忽然發現有個人正站在花徑的盡頭狠狠的瞪著他。

這個是個女人，年紀大概已經有二十六、七歲，以某一種標準看，她的年紀已經不算小了，距離青春玉女的標準已很遠。

可是陸小鳳確信，這個女人就算在十五、六歲的時候也決不會有人把她看作青春玉女的，因為她天生就帶著種老裏老氣的樣子，一張臉總是繃著的，好像天下的人都欠了她的錢沒有還。

陸小鳳平生最怕的就是這種女人，只要一看見她們就會變得頭大如斗。

這個女人卻還是在拚命的盯著他看，從頭看到腳，從腳看到頭，一雙又黑又亮的眼睛就像是剛從冰窖裏掏出來的兩個煤球。

「喂，你這個人，你是來幹什麼的？」她問陸小鳳，說的一口京片子，居然很好聽。

陸小鳳已經被她看得發炸，卻又不能不回答：「我是專程來拜見宮主的，我有個朋友說宮主一定會見我。」

「你那個朋友是什麼東西？你又是什麼東西？憑什麼闖到這裏來？」

「我不是東西，我是個人。」陸小鳳嘆了口氣：「這句話我已經不知道跟別人說過多少次了，別人為什麼總是看不出這一點。」

「幸好我早就看出來了。」

「看出了什麼？」

「看出你根本就不是個東西，所以你最好還是趕快走遠一點，免得我生氣。」

「我本來是要走的，如果你是宮主，我早就走了。」陸小鳳很愉快的微笑著：「幸好我也早就看出來了。」

「你又看出了什麼？」

「看出你不是宮主。」陸小鳳說：「你全身上下連一點宮主的樣子都沒有。」

這個女人一張平平板板的臉居然被氣紅了，眼睛裏也射出了怒火，就好像煤球已經被點著。

陸小鳳卻還是要氣她。

「其實我並不怪你，你雖然一直在跟我大吼大叫，亂發脾氣，我也可以原諒你。」陸小鳳的聲音裏真的好像充滿了諒解與同情：「因為我知道一個女人到了你這樣的年紀還嫁不出去，火氣總是難免特別大的。」

如果陸小鳳的反應稍微慢一點，這句話就是他這一生中說的最後一句話了。

一把一尺三寸長的短刀，差一點就刺穿他的心臟。

這把刀來得真快，甚至比陸小鳳想像中還要快得多。

那個已經被陸小鳳氣得半死的女人，本來一直都站在丈餘外的花逕上，忽然間就到了陸小鳳面前，手裏忽然間就多了一把刀，刀鋒忽然間就已到了陸小鳳的心口。

她用刀的手法不但快，而且怪，出手的部位也非常詭異奇特。

這一刀實在很少有人躲得過，所以陸小鳳根本連躲都沒有躲。

他只不過伸出兩根手指來輕輕一夾──

陸小鳳的這兩根手指，究竟是兩根什麼樣的手指？是不是曾經被神靈降福妖魔詛咒過？手指上是不是有某種不可思議的的魔力？

沒有人知道。

可是江湖中每個人都知道，這兩根手指的價值遠比和它同樣體積的鑽石更貴十倍，據說曾經有人願意花五十萬兩來買他這兩根手指。

因為他只要伸出這兩根手指來輕輕一夾，世界上絕沒有夾不住的東西，就算是快如閃電般的刀鋒也一樣會被他夾住。

據說這兩根手指已經完全和他的心意相通，已經不知道夾斷過多少武林絕頂高手掌中的殺人利器，已經不知道救過他多少次了。

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三）

這一次刀鋒當然也被夾住了。

用刀的女人明明看到她手裏的刀已將刺入陸小鳳的心臟，她對自己的刀法和速度，也一向極有信心，這一刀本來就不會失手的。

可是這一刀偏偏刺不出去了，就好像忽然刺進了一塊石頭，忽然被卡住。

然後她的臉變成蒼白的了。

她永遠也想不到她這一刀能被人用兩根手指挾住，而且在一剎那間被人挾住。

這種事本來是決不可能發生的。

她用力抽刀，抽不出，她用力往前刺，也刺不進分毫。

這把刀簡直就好像在陸小鳳的手指裏生了根。

她用腳左踢，踢的時候肩不動眼不眨，踢前毫無徵兆，用的居然是極難練成的「無影腳」。

於是她的腳立刻就到了陸小鳳的手裏。

她是天足，沒有纏腳，她穿的是一雙皮膚一樣輕軟的軟緞繡鞋，如果被一個人緊緊握在手裏，那種感覺就好像是赤著腳一樣。

於是她蒼白的臉又變成粉紅色的了，連呼吸都變得好像有點急促起來。

陸小鳳忽然覺得她沒有剛才那麼難看那麼討厭了，甚至已開始覺得她有一點妖媚、有一點動人。

她的口氣卻還是兇巴巴的。

「你想幹什麼？」她問陸小鳳。

「我什麼都不想幹。」

「你為什麼要抓住我的腳？」

「因為你要踢我。」

「你放開。」

「我不能放開。」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被你一腳踢死。」

旁邊那個老掉牙的老太婆一直在笑瞇瞇的看著他們，就好像在看戲一樣，陸小鳳本來以為她是個啞巴，想不到這時候她卻忽然笑瞇瞇問他：「你不能放開她的腳，難道你想就這麼樣把她的腳握在手裏，握一輩子？」

粉紅的臉更紅了，心跳得更快，本來不好看的人越來越好看。

就在這時候，花木深處的小屋裏，忽有人說：「宮萍，你不要再跟陸公子胡鬧了，還是快請他進來吧！」

說話的聲音不但高貴優雅，而且溫柔甜蜜，說話的是個什麼樣的人？已可想見。

陸小鳳的臉彷彿也有點紅了起來。

把一個大姑娘的腳緊緊的捉在手裏，不管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是個君子應該做出來的事。

那個沒有牙的老太婆卻偏偏在這時候笑瞇瞇的對他說：「小伙子，如果我是你，我是絕不會鬆手的，我保證只要你的手一鬆開，你的肚子馬上就會被人踢一腳。」

陸小鳳的手還是鬆開了。

對他來說，肚子上被人踢一腳並沒有什麼關係，就算踢上個七、八腳也不會死，被一個又高貴又美又會喝酒的女人看不起，那才會死人。

老太婆看著他，笑眼旁的皺紋更深：「陸小鳳，你果然不是東西，現在就連我這個已經老得快瞎了眼的老太婆都看出來了。」

宮萍非但沒有把她的腳踢到陸小鳳的肚子上去，而且彷彿連看都不敢去看她一眼，只是低著頭往前走，替他帶路。

陸小鳳就在後面跟著。

這個世界上有兩種女人，一種女人走路的時候就好像一塊棺材板在移動一樣，另外一種女人走起路來腰肢扭動得就好像是一朵在風中搖曳生姿的鮮花。

宮萍是屬於第二種的，可是她又偏偏要控制著自己，故意做出很死板的樣子來，決不讓自己腰肢以下的部分有一點擺動，決不讓跟在他後面走的人看見。

只可惜一個人的體態是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掩飾不了的，無論任何人都沒有法子把一塊棺材板變成一朵花，也沒有任何人能讓一朵花變得像一塊棺材板。

這使得跟在她身後的陸小鳳愉快極了，自從來到這個鳥不生蛋的小鎮後，他的心情從未如此愉快過。

可是等到他看見宮索素的時候，他的感覺卻比真的被人在肚子上踢了一腳還難受。

屋子裏沒有花也沒有燃香，卻帶著種深山中樹木剛剛被鋸開時那種特有的清馨芬芳。

一個穿著一件紫羅蘭長袍的女人，背對著門，站在一副「秋狩行獵圖」前。

畫上畫的是一位王者，騎在一匹高大神駿的白馬上，弓在手，箭在壺，鷹在肩，扈從在馬後追隨吶喊，獵犬在馬旁跳躍吼叫。

晴空萬里，天高氣爽，王者的意氣風發，流動在紙上。

看畫人的身子卻單薄如紙。

陸小鳳心裏在嘆息。

他當然已經猜出畫上的王者是誰，看畫的人當然就是他一心想見的宮素素。

這兩個人，一個人在畫中，一個人在夢中。舊夢如煙，纏綿如昨，情仇糾結，愛恨交拼，畫中人縱能忘懷，卻叫看畫人怎生奈何？

陸小鳳忽然覺得自己實在不該在這種時候來打攪她的，卻又偏偏忍不住要見她一面。

這種感覺使得他恨不得重重的給自己兩個大耳光。

等到她轉過身來的時候，陸小鳳心裏只有一種感覺了。覺得自己實在是只不折不扣的傻鳥。

這位宮主決不是他要找的人。

她的頭髮雖然依然烏黑光亮，身材雖然依舊保持得很好，風姿也依舊還是那麼高貴優雅，可是年華早已逝去多時。

她的年紀已經足夠做陸小鳳的母親。

像這麼樣一個女人，無論誰都不會把她和一件兇殺案聯想到一起的。

陸小鳳卻糊裏糊塗的就闖到這裏來了，而且一定要見她，如果見不到好像就會死了一樣。

現在陸小鳳卻連看她一眼的勇氣都沒有了。

宮素素卻在看著她，帶著種非常高雅的微笑。

「陸公子，我們素昧平生，從無來往，你一定要見我，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

「沒有。」陸小鳳趕緊說：「連一點特別的事都沒有。」

「那麼你是為了什麼一定要見我？」

陸小鳳苦笑。

他當然不能告訴別人，他是被「一個朋友」騙來的，更不能說他到這裏來是為了調查一件兇殺案的線索，有時候他甚至連說謊話都不會說。

他只能傻傻的站在那裏，看起來就像是個剛做錯事就被教師抓住的小孩。

宮素素的眼神中忽然充滿了同情和瞭解。

「我明白你的感覺，現在你心裏一定覺得很失望，因為你一定想不到我已經這麼老了。」她異常溫柔的笑了笑：「年紀大了的女人，就和走了味的酒一樣，陸公子都不會有興趣的。」

現在陸小鳳簡直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了，或者找個沒人的地方，用力把自己的腦袋去撞牆。

這時候金七兩如果也在附近，一定會被他用一根很長的繩子吊起來，活活吊死為止。

宮素素又帶著笑說：「只不過陸公子的大名，我也是久仰的，你既然來了，我也想留你喝杯酒。」她說：「可是我也知道，這頓酒你一定會喝得很難受。」

她實在是個很瞭解男人的女人，而且非常溫柔，這樣的女人本來就不多，現在更越來越少。

陸小鳳忽然始起頭看著她，很吃力的說：「我很想說幾句話，卻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說出來。」

「你說。」

「不管你的年紀有多大，你都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溫柔最可愛的女人。」陸小鳳看著她：「這是實話，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當然相信。」宮素素說。

她忽然又嫣然一笑：「就算你說這些話只不過為了要安慰我，我也寧可相信它是真的。」

陸小鳳也笑了，笑容又恢復了他那種獨特的愉快和明朗。

「我也希望宮主剛才說的是真話，是真的想留下我來喝杯酒。」

「如果是真的呢？」

「那麼我就希望宮主說的不是一杯酒了。」陸小鳳說：「能夠和宮主這樣的美人喝酒，我最少也要喝上個三五百杯。」

宮素素的笑臉上居然彷彿露出了一種少女的紅暈，連眼神都彷彿變得更明亮！

「難怪別人都說陸小鳳是個可愛的男人，連我這個老太婆看見都喜歡，何況那些小姑娘。」

喝酒無疑是件很愉快的事，所以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有人喝酒，而且不見得會比不喝酒的人少。

喝酒的人又可以分成兩種。

有種人一喝就醉，一醉就吐，滿嘴胡說八道，滿地亂爬，光著屁股滿屋子亂跑，甚至放火燒房子，什麼事都能做得出。

有種人卻不太容易醉，就算醉了別人也看不出，不管喝了多少，非但不吐不鬧不發酒瘋，而且面不改色，有時候喝了一點酒之後，比不喝酒還清醒得多，連反應都變得比平時快得多。

陸小鳳就是這種人。

他自己也不否認，剛到這裏來的時候，他的頭腦確實有點不太清楚。

──價值連城的波斯寶刀、撲朔迷離的兇殺案，再加上一位充滿了浪漫傳奇的被黜王妃，它腦袋裏就好像被一盆七葷八素的大雜燴塞得滿滿的，一直等到他一口氣灌下七、八杯竹葉青之後，才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沖乾淨。

他的思想忽然間變得清醒了起來，有些他剛才根本沒有注意到的事，忽然又在他腦中重現，而且忽然都變得非常重要。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宮萍的腳和腿。

他握住她的腳時，就已感覺到她腿上傳過來的彈性、勁力和肌肉的躍動。

那時候他就應該聯想到紫色長裙下那一雙長而結實的腿。

那時候他就應該想法子看看宮萍的腿。

第一次見到一個女人，就要看她的腿，雖然太過分一點，可是為了一個好朋友的死，再過分一點的事都可以原諒的。

陸小鳳又想到了宮索素的聲音。

她的聲音溫柔優雅，只有一個極有教養的名門淑女，聲音才會如此動人。

陸小鳳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還在院子裏的花逕上，她的聲音卻是從木屋裏傳出去的。

──「宮萍，你不要再跟陸公子胡鬧了，還是快請他進來吧。」

那時候他們還沒有見面，她怎麼知道外面來的是陸小鳳。

小屋與花逕還有段距離，溫柔甜蜜的聲音決不會是大喊大叫出來的。

可是她輕輕的說出來，陸小鳳遠遠的聽在耳裏，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說話的人彷彿就在他身邊一樣。

陸小鳳忽然發現那個不是朋友的朋友騙他到這裏來，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有時候喝一點酒雖然讓人變得更清醒敏銳。只可惜這個時候並不多。

喝酒喝到這種時候，距離喝醉時通常已不會太遠。有時明明覺得自己清醒得像韓信一樣，用兵如神，料敵必中，可是忽然間他就又醉得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胡說八道些什麼。

陸小鳳情況好像就是這樣子的。

宮萍一直在宮素素身邊伺候，陸小鳳一直在盯著她的腿，宮萍被他看得臉都氣白了，陸小鳳卻還是在賊忒嘻嘻的看著她直笑。

「萍姑娘，我猜你穿裙子的時候一定比穿褲子好看，連裙子都不穿時時候一定更好看。」

這是什麼狗屁話？

宮萍忽然出手，從纏腰的絲帶中，抽出了一柄用極品緬鐵打成的刀，迎風一抖，刀花錯落，直刺陸小鳳的眼。

有很多人都認為陸小鳳的這雙眼睛實在是應該被刺瞎的。

如果他瞎了，就沒法子再去用他那兩根活見鬼的手指頭去夾別人的武器了。

如果他瞎了，有很多人的秘密都可以保全，他們那些不願被人看到的東西，他也沒法子看見。

只可惜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老天做的事通常都不會盡如人意。

所以陸小鳳還沒有瞎。

所以他看見了宮萍拔刀時從腰帶裏跌下的一塊玉珮。

看見了這塊玉珮，他的臉色立刻就變得像是真的被人刺中了一刀，而且正刺在要害上。

刀鋒才只有七寸七分長的短刀，使用的方法和匕首差不多的，招式變化得極快，出手極兇險，這本來就是使用短刀的原則。

宮萍反把握刀，以拇指扣刀環，一刺不中，刀鋒橫挑，再掛陸小鳳的臉。

看她手法的變化之快，要在別人臉上劃出一個「×」，似乎容易得很，要一刀刺入別人的心臟，也決不是件太困難的事。

看她出手時那種狠毒老辣，絲毫沒有猶豫，這種事以前決不是沒有發生過。

只可惜這一次她這一刀居然劃不出去了，甚至想再移動半寸都不可能。

因為她的刀忽然間又被陸小鳳的這兩根手指夾住。

她一直都在提防著陸小鳳的這兩根手指，有了上一次的教訓，她自信這一次決不會再重蹈覆轍。

可是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緣故，這兩根手指忽然間又憑空冒了出來，夾住了她的刀，就好像忽然從空中長出手的一樣。

更糟糕的是，這一次陸小鳳對她沒有上一次那麼客氣了。

他以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夾住了刀尖，左手已掐住了她的脖子。

他的腳也在一剎那間踩住了她的腳，一下子就把她控制得死死的。

宮萍氣得眼睛都好像要冒出火來，卻又偏偏一動不能動。

宮主在嘆氣了。

「陸公子，我一直聽說你是個最懂得憐香惜玉的人，可是現在看你的樣子卻實在不值得恭維。」她嘆著氣說：「你實在令人失望。」

陸小鳳也嘆了口氣：「老實說，連我自己都對我自己覺得有點失望。」

「依我看來，一個挑糞的，對女孩子的態度都要比你好一點」

「依我看來，大概還不止好一點，至少也要好七、八、九十點。」

「那你為什麼這樣做呢？」宮素素問：「你是不是喝醉了。」

「我沒有醉。」陸小鳳一本正經的說：「我可以保證，我比世上任何一個挑糞的都要清醒七、八、九十倍。」

「你這樣做，究竟想幹什麼？」

陸小鳳歪著嘴笑了笑：「其實我也不想幹什麼，只不過想請她的褲子暫時離開一下，好讓我看看她的腿。」

這是什麼狗屁話，簡直比天下最臭的狗屁還要臭七、八、九十倍。

這個人是不是瘋子？

他沒有瘋，快要被氣瘋的是宮萍。

宮素素用一種非常吃驚的眼色看著他，從頭到腳看了半天，才嘆著氣說。

「現在我總算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哦？」

「陸小鳳是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來的，你卻做了出來、所以你根本就不是陸小鳳。」

「我不是陸小鳳？我是什麼玩意兒？」

「你也不是什麼玩意兒。」宮素素淡淡的說：「你只不過是個花癡而已。」

她說：「如果有一個女人是花癡，男人們也許特別喜歡，男人是花癡就不一樣了，女人看見男人花癡，只有用一種法子對付他。」

陸小鳳居然還裝著很有興趣的樣子問：「什麼法子？」宮主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就是這種法子。」

這句話只有六個字，等到這六個字說完，已經有五樣東西往陸小鳳身上打了過去。

──一對筷子，一個酒杯，一個小醬油碟子，和一個裝湯的大海碗。

碗是最先飛過去的，因為碗裏還有大半碗冬筍炖雞湯，湯碗飛出，湯水飛濺，就算沒有濺到陸小鳳的眼睛上，也可以擋住他的視線。後面接連而來的攻擊，他就看不清楚了。

這一招八股文的「破題」，沒有學問的人是破不了這個題的。

然後酒杯飛出去，飛出去的時候一個杯子已經碎成七、八十片，就像是七、八十件無形狀不規則的、有稜角的鋒銳暗器。

兩枝筷子如飛釘，一枝釘陸小鳳捏刀的手，一枝釘他的腰眼。

旋轉著寬出的醬油碟還在半空中旋轉不停，誰也看不出它攻擊的目標，究竟是陸小鳳身上的哪一處地方。

碟子是圓的，圓著旋轉，誰能看出它的方向？

陸小鳳果然沒有看錯。這位纖弱文秀的垂死王妃，果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手。

明明是在好幾丈外說話，卻能讓聽的人覺得近在耳邊，這絕不是件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事。

她這出手一擊，更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

明明是五樣吃飯用的普通用具，到了她的手裏，就變成了殺人利器，而且一出手，就把對方所有的退路完全封死。

一個因失寵而被謫的王妃，怎麼會有這一身可以在頃刻間殺人的絕技，出手怎麼會如此準確老到周密？

這是不是因為她殺人的經驗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豐富得多。

看她這一次出手，她以前殺人大概是很少會失手的，這一次她出手時當然也有把握。

每一個角度，每一種情況，她都已算得極準，只有一樣東西她沒有算。

她沒有算雞湯。

人對雞湯的看法也許各有不同，雞湯對人卻是一律平等的。

雞湯裝在碗裏，你喝它是雞湯，別人去喝它，它也是雞湯。

雞湯灑出來，灑得人滿眼都是，固然可以擋住陸小鳳的視線，宮素素也同樣會受到影響。

等到雞湯像滿天雨珠般一顆顆落下來的時候，宮素素忽然發現陸小鳳已經不見了。

陸小鳳不見了還不要緊，連宮萍也不見了，甚至連剛才掉在地上的那塊玉珮也無影無蹤。

更要命的是陸小鳳一心要看的那兩條腿還在宮萍身上。

## 第八章 玉珮會不會跑

（一）

一個人要走的時候，有很多東西都可以不必帶走的，甚至連他的耳朵、鼻子、眼睛、手臂都可以留下，只有他的兩條腿卻非帶走不可。

沒有腿，怎麼能走？

這一次宮萍當然也把她的兩條腿帶走了，可是情形卻有點不一樣。

這次她沒有腿也一樣能走，因為她是被陸小鳳抱走的。

陸小鳳當然不會留下她的這雙腿。

他甚至可以讓她把她身上其餘的部分全部留下，可是這兩條腿卻非要帶走不可。

對某些女人來說，她的腿甚至比她的頭還要重要。

頭雖然是人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頭上面雖然有腦有臉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耳朵。

可是在某些女人的觀念中，她全身最值得珍惜的地方卻不在頭上。

（二）

宮萍把她的兩條腿絞得緊緊的，她已經下定決心要保護這個地方，寧死也不容人侵犯，寧死也不讓她的褲子離開。

只可惜她自己也知道她能夠用出來的力氣已經不太多了。

因為她在聽到她的宮主說「就是這種法子」這句話的時候，她已經發現她身上有四、五個雖然不足以致命卻可讓人很難受的穴道被陸小鳳制住。

──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忽然失去了反抗力量，真是難受極了。

事實上，她在聽到「就是」這兩個字的時候，她已經被制住。

等到「這種法子」四個字說出來的時候，她的人已經在陸小鳳的肩上。

那時候她的感覺就好像真的是坐在一隻飛舞翱翔於九天中的鳳凰上。

她曾經聽很多人說，江湖中輕功最好的人是天下第一神偷，隨時都可以化身無數的司空摘星，她也曾聽到更多人說，新近才崛起江湖的大雪山銀狐，在群山積雪中，施展出他的獨門輕功時，一瀉千里，瞬息無蹤，縱然飛仙也不過如此。

當然也有人說，武當的名宿木道人，遊戲江湖的老實和尚、眼盲卻心不盲的花滿樓，都有足以稱霸江湖的輕功絕技。

除了劍法已通神，已經根本不需要再施展輕功的西門吹雪外，江湖中最少有十三個人被認為是輕功第一。

這些傳說當然不是沒有根據的。

可是現在宮萍才知道，這些她本來認為很有根據的傳說，所根據的也只不過是一些傳說而已。

因為現在她已經知道輕功天下第一的人是誰了，而且是她親身體會感覺到的，不是聽別人的傳說。

陸小鳳在騰空飛越時，她的感覺簡直就好像在騰雲駕霧一般。

穿破紙窗，掠過小院，越出柴扉，宮萍的感覺一直都是這樣子的。

身體騰立時，那種因為驟然失去重心而引起的縹渺與虛幻，刀鋒般的冷風撲面吹來時，那種尖針般刺入骨髓的痛苦，都足以令人興奮得刺激。

一個本來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了信心的女人，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像一隻綿羊落入一個餓狼般的男人手裏，只有任憑他的擺佈。

這種情形當然是非常悲慘的，可是有時候卻又會把某一些女人刺激得令人全身發抖。

速度當然也是一種刺激。

在陸小鳳的肩上，在陸小鳳飛掠時，宮萍所體會到的每一種感覺，都是一種新奇的刺激，每一種刺激都可以讓人衝動，甚至可以讓一個最驕傲頑固保守的女人衝動。

每一種刺激都可以激發她身體裏那種原始的慾望。

這種慾望通常都是女人最不願意讓人家知道的，甚至連她自己都不肯承認自己知道。

（三）

宮萍雖然用盡全力把自己的兩條腿夾緊，可是連她自己都可以感覺到她的全身都已虛脫。

她已經二十九歲了。

她已經是個非常成熟的女人，身體上每一個部位發育得非常良好，而且已經很懂事。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她常常用最艱苦的方法來鍛煉自己，使自己的體力消耗。

她當然還要在很冷的晚上洗冷水澡。

──一個二十九歲的女人，如果沒有男人，就算她白天很容易打發，可是一到了暮色漸臨、夜幕將垂時，她的日子還是很不好過的。

這種情況其實在一個女人十六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到了二十一歲的時候，是一個段落，到了二十九歲的時候，又是一個段落，到了三十五歲時，再成一段落，到了四十五歲時，就可以把所有的段落做一個結算了。

如果沒有知情識趣的男人，無論那一個段落的女人都會覺得空虛痛苦的。

女人的心確實是很難摸得到的，的確就像是海底的針，不但男人的想法如此，女人們自己的想法大概也差不多。

宮萍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這種時候想到這些事，她只覺得自己在一陣虛脫般的縹渺神思間，做了一個她已經有很久沒有做過的夢。

等她清醒時，她就發現陸小鳳正在用一種非常奇怪的眼神看著她。

她忽然發現自己的臉在發熱。

陸小鳳笑了，笑得甚至有點邪氣，宮萍的臉更熱，心跳也加快。

──這個壞人是不是已經看出了我心裏在想什麼？

讓她更擔心的是，這個壞人究竟想把她怎麼樣？

「宮姑娘，如果你認為我會對你有什麼不規矩的行為，那麼你就想錯了。」陸小鳳微笑著道：「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向是個非常規矩的人。」

宮萍本來已經下定決心不跟這個壞人說話了，卻又偏偏忍不住。

「如果你真的是個規矩人，為什麼要把我綁到這裏來？」

這裏實在是個很曖昧的地方，四下都看不見人，光線又非常暗。

一個男人如果要欺負一個女人，這種地方是再好也沒有了。

在這種情況了，無論什麼樣的女人都會覺得很害怕的。

如果真的只不過是害怕而已，那也沒什麼，奇怪的是，除了害怕之外，還覺得有點興奮與刺激。

只有一個非常瞭解女人的男人，才會瞭解這種情況是多麼有趣。

所以陸小鳳又笑了。

「宮姑娘，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覺得你實在不怎麼樣，可是我每多看你一眼，都會覺得你和上一次我看你的時候有點不同，看的次數越多，越覺得你可愛。」陸小鳳說：「我相信柳先生的看法一定也跟我一樣。」

「柳先生是什麼人？」

「柳先生現在雖然只不過是個死人而已，可是他活著的時候，卻是個很了不起的人。」陸小鳳說。

「他有多了不起？」

「最少他決不會被人迎面一刀刺殺在暗巷中，除非這個人是他很喜歡的人。」陸小鳳說：「甚至已經喜歡到可以把隨身帶的玉珮都送給她。」

「你說的這個『她』，好像是在說一個女人。」

「好像是的。」

「你說的這個女人，好像就是我。」

「好像是的。」

「你說的玉珮，好像就是剛才從我身上掉下來的那一塊。」

陸小鳳嘆了口氣：「宮姑娘，不是我恭維你，你實在比我想像中聰明得多。」

宮萍也嘆了口氣：「陸少爺，不是我不肯恭維你，你實在比我想像中笨得多。」

情慾的幻想是容易消失冷卻的，因為它總是來得快，所以去得也很快。

宮萍的聲音和態度已經變得很冷靜。

「我知道你說的柳先生就是柳乘風，你一定以為這塊玉珮是他送給我的，所以我和他之間的交情當然很密切，所以他才不會提防我，所以我才能用我慣用的短刀將他殺於暗巷中。」

她問陸小鳳：「你是不是這麼想的？」

「是。」

「就因為你這麼想，所以才會把我劫持到這裏，所以我才會發覺你是個笨蛋。」

「哦？」

「如果我真的殺了柳乘風，我怎麼會把他的玉珮放在身上？難道我生怕你不知道我就是殺死你朋友的兇手？」

陸小鳳說不出話來了。

宮萍說的話絕不是沒有道理的。

可是柳乘風隨身佩帶的這塊玉珮卻明明是在她身上。

「好，我承認，我是個笨蛋，可是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塊玉珮是怎麼樣會從柳乘風的身上跑到你身上來的呢？」

「又錯了。」宮萍用一種已經佔盡了上風的口氣說：「玉珮怎麼會跑？」

陸小鳳苦笑，玉珮當然不會跑。「那麼他的玉珮怎麼會在你身上？」

「那當然是有道理的。」

「什麼道理？」

「玉珮既然不會跑，我又不會去偷，那麼它是從哪裏來的？」

宮萍說：「其實你應該明白的，只要你多想一想，一定會明白。」

「哦？」

「一個可愛的女人身上，常常都會有一些來歷不明的東西，那是為了什麼呢？」

宮萍自己回答：「因為有很多男人，雖然又孤寒又小氣，要他請朋友吃一頓飯，簡直就好像要他的命！可是碰到一個他喜歡的女人，那個女人就算要他的命，他也會給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陸小鳳說：「這塊玉珮一定是別人送給你的。」

「男人送給女人東西，本來就是天經地意的事情。」宮萍冷冷淡淡的說：「我肯把他送的東西收下來，他已經高興得要命了。」

「對對對！對對對！這個世界上的確有很多男人都是這個樣子的。」陸小鳳說：「我只不過想知道把這塊玉珮送給你的男人是誰？」

「你不會知道他是誰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告訴你。」

陸小鳳非但沒有一點要翻臉逼供的樣子，甚至連一點生氣的樣子都沒有。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想告訴我，只因為你不願意，而且不高興。」他問宮萍：「對不對？」

「對。」

如果一個女人用這一類的話來拒絕一個男人，大多數男人都只有看著她乾瞪眼。

宮萍說：「天大的理由，也比不上高興兩個字，一個女人要是真的不高興去做一件事，誰也拿她沒法子。」

「你錯了。」陸小鳳說：「世上既然有這種不講理的女人，就是專門對付這種女人的男人。」

他很愉快的指著自己的鼻子微笑：「譬如說，我就是這種男人。」

宮萍冷笑。「你？你能把我怎麼樣？」

「我當然也不能把你怎麼樣，最多也只不過能把你的褲子脫下來而已。」

這個法子已經是老一套了，而且有點俗氣，可是用這種子來對付女人，卻是萬試萬靈的，不管是什麼樣的女人都這一招。

宮萍臉色已經變了，卻還是故作鎮靜狀：「你用不著嚇，我也不會被你嚇住的。」

「哦？」

「不管怎麼樣，你至少還是個要面子的人，怎麼做得了種事。」

她一心想用話把陸小鳳穩住，想不到陸小鳳說出來的話像比她還有理得多。

「這種事有什麼不對？」他一本正經的問宮萍：「如果你是個大夫，要看一個病人腿上的傷，你是不是要先把他的褲子脫下來？」

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我也一樣。」陸小鳳說：「如果我不把你的褲子脫下來，怎麼能看到你的腿？」

宮萍忍住氣，她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把氣忍住：「你是不是大夫？」他問陸小鳳。

「我不是。」

「你既然不是大夫，我的腿也沒有受傷，你憑什麼要看的腿？」

陸小鳳微笑嘆氣搖頭，就好像剛聽見一個小孩子問了他的非常幼稚的問題。

他反問宮萍：「剛才我有沒有說過一定要大夫才能看別人的腿？」

他沒有說過這種話，而且決不會說。

「那麼我再問你，我有沒有說過一個人一定要等到受了傷之後才能讓別人看他的腿。」

這種話他也不會說的。

「所以你現在應該已經明白，一個男人如果要看女人的腿，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陸小鳳很愉快的說：「幸好我不是那種不講理的人。」

宮萍簡直已經快要被他氣瘋了，咬著牙狠狠的盯著他看了半天，還是忍不住要問：「好，那麼我問你，你有什麼理由？」

陸小鳳的態度忽然變得很嚴肅：「因為我一定要找出殺死柳乘風的兇手，只可惜到現在為止我只找到了兩條線索，這塊玉珮是其中之一，另外一條線索就是一雙女人的腿。」

他當然還要解釋：「為了這件事，昨天我幾乎已經死了一次，死在一個女人的手裏。」陸小鳳說：「她的臉是易容改扮過的，讓人根本看不出她的本來面目，但卻在無意中，讓我看到了她的腿。」

「現在你還能認出那雙腿？」

「當然認得出。」陸小鳳說：「像那樣的腿，男人只要看過一眼就不會忘記，尤其是像我這種有經驗的男人。」

他的眼睛又開始盯在宮萍的腿上了，就好像這雙腿是完全赤裸的。

「你既然不肯告訴我玉珮的來歷，我只好看你的腿了。」

他又問宮萍：「如果我不把你的褲子脫下來，怎麼能看到你的腿？」

宮萍不說話了，現在她已經明白這個瘋瘋癲癲的陸小鳳既不是瘋子也沒有喝醉，既不是色情狂也不是在開玩笑，他說的是一件兇案，關係著一條人命，不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而且是他的好朋友。

一個像陸小鳳這樣的男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掌握一點線索，就決不會放手，陸小鳳一直在觀察著她臉上的表情，這時候才說：「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那麼你就應該知道你的褲子是非脫不可的了。」

這一次宮萍居然沒有生氣，也沒有要翻臉的意思，反而說：「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是陸小鳳我的褲子恐怕老早已經被脫下來了。」

陸小鳳楞住，彷彿還不相信這句話真的從這個女人嘴裏說出來。

宮萍當然也看得出他臉上的表情和剛才不同，所以又忍不住要問他：「你為什麼要用這種樣子看著我？」

「因為，我實在想不到你居然是個這麼講理的女人。」

宮萍嫣然一笑。

「女人並不是全都不講理的」她告訴陸小鳳：「只要你說的真有道理，我絕對口服心服。」

「那就好極了，真的好極了。」

陸小鳳確實是覺得真的很愉快，在這個世界上能遇到一個真正講理的女人，實在是件很愉快的事。

所以他很真心的對宮萍說：「如果你能幫我找出殺死柳乘風的兇手，我永遠都會感激你。」

「我知道。」

陸小鳳當然立刻就要問：「你身上這塊玉珮是從哪裏來的？」

他作夢也想不到宮萍的回答還和剛才完全一樣，還是說：「我不想告訴你，我也不能告訴你。」

陸小鳳叫了起來：「可是你剛剛還說要幫我忙的。」

「不錯，我是說過，而且我一定會做到。」

宮萍用一種和宮主同樣優美的聲音對陸小鳳說：「照現在這樣的情形看，我好像只能讓你把我的褲子脫下來。」

陸小鳳又楞住。

他忽然發現這個女人已經不是他第一眼看到的那個女人，在這段時候，她好像已經變了七、八十次，有時變得很刁蠻，有時卻又很講理，有時像個老姑婆，有時像個小狐狸。

陸小鳳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只覺得這個女人連一點可以吸引他的地方都沒有，只覺得這個女人最大的長處就是修理男人，所以無論什麼樣的男人看到她，都應該趕緊快馬加鞭逃之夭夭。

可是現在陸小鳳的感覺也已經完全不同了。

一個女人如果能在很短的時間裏，把自己改變很多次，而且還能夠讓陸小鳳這樣的男人對她的感覺完全改變。

這人女人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呢？

陸小鳳後來對他的朋友說：「你們都沒有看見過她，所以我可以保證，你們絕對猜不出她是什麼樣的女人。」

這個女人實在跟別的女人有點不一樣，也許還不止一點而已。

所以她居然又用一種彷彿是在替陸小鳳惋惜的口氣說：「陸小鳳，我知道你十年前就已名滿天下，除了你的輕功和你那兩根手指之外，你在女人這一方面的名氣也是非常大的。」

宮萍說：「因為每個人都認為你是一個非常瞭解女人的男人。」她嘆了口氣：「可是我現在知道你對女人瞭解的程度，並不比一個普通的男人多多少。」

陸小鳳的四條眉毛看起來又有點倒豎的樣子，若用「吹鬍子瞪眼睛」這六個字來形容他現在的模樣，也決不算過分。

他現在會變成這樣子，也不過分。

他這一輩子都沒有聽到過一個女人在他面前說這種話。

宮萍卻偏偏還要說下去：「我知道你肯定是不服氣的，身經百戰的陸小鳳，怎麼會不瞭解女人。」

她的聲音忽然又變得充滿同情：「可你對女人，真的是不瞭解，我一點都不騙你，否則你決不會對我做這種事的。」

陸小鳳也憋不住要問她了：「我對你做什麼事？」

宮萍說的話是任何一個男人都沒有辦法反駁的，她說：「我死也不肯的時候，你千方百計的要我相信你一定會脫我的褲子。」宮萍說：「我相信了，因為我是個很講理的人，而且覺得你有道理。」

陸小鳳彷彿聽到自己含含糊糊的說了一聲：「我本來就很有道理。」

「所以現在我才會心甘情願的肯讓你脫了，你反而也像忘記了這回事。」

宮萍也學陸小鳳剛才那麼樣搖頭微笑嘆氣：「你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她問陸小鳳：「你有沒有想到過，這對女人來說，是一件多麼大的污辱。」

這句話也是任何男人都不能反駁的。

該做的不去做，不該做的反而偏偏要去做，這是怎麼樣一回事？

一個女人當面對一個男人說出這樣的話，就像當面給他一個大耳光一樣。

奇怪的是，陸小鳳臉上的表情非但不像是挨一個大耳光，居然還好像覺得很高興。

「謝謝你。」他對宮萍說：「你真可愛，我真的非要謝謝你不可。」

宮萍又被他這種忽然改變的態度弄得莫名其妙了，所以又忍不住要問：「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為什麼要謝謝我？」

「因為你一直都在鼓勵我。」

「我鼓勵你？」宮萍問：「我鼓勵你什麼？」

「鼓勵我把你的腿從你的褲子裏面解救出來。」

這是什麼話？這種話說的簡直「武大郎敲門，王八到家了。」

可是這句話的意思，卻又讓每一個人都聽得懂，而且不管怎麼樣說，這句話說得至少總比說「我要脫你的褲子」文雅一點。

能夠把一件很不文雅的事說得很文雅，也是種很大的學問。

「我本來確實不會做這種事的，連你都承認我是個很要面子的人。」陸小鳳說：「可是現在你既然一直都在鼓勵我，情況當然又不一樣了。」

他的手已經要開始做出那種「不一樣」的動作。

在這種不一樣的情況下，每個女人都會覺得有一點不一樣的。

──也許還不止一點而已。

這時候無疑已經到了一種很微妙又很危險的時候了，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什麼事都可能會發生。

只要是一個人所能想像出的事，都隨時可能會發生。

──你有沒有想像出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如果你是一個很富於幻想力的人，那麼你所想到的事，一定會讓你覺得非常衝動非常刺激。

可是我相信你絕沒有想到陸小鳳和宮萍此刻是在什麼地方。

因為你根本不會去想。

像他們這麼樣兩個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

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都一樣會做出同樣的事來。

所以地方根本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們究竟做出了什麼事？結果如何？

他們什麼事都沒有做，陸小鳳只不過碰到了宮萍的腰帶，就什麼事都不能再做了。

因為就在那時候，他已經聽見有人在外面說：「她不能告訴你玉珮是誰送給她的，因為這塊玉珮送給她的人是我。」

「我」是誰？

「我相信你現在一定已經知道我是誰了？」這個人說：「就算你現在還沒看到我的人，你應該聽得出我的聲音來。」

陸小鳳不能否認，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能聽得出這個人的聲音。

因為她的聲音之溫柔高貴優雅，男人只要聽過一次就忘不了，就像是那雙又長又直又結實又充滿彈力的腿一樣讓男人忘不了。

這個把柳乘風隨身所帶的玉珮送給宮萍的人，當然就是那位被謫的王妃。

宮主只不過是一種稱呼而已，這裏有什麼宮？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會有什麼宮？沒有宮那裏來的宮主？

可是王妃卻是實實在在的。

一個實實在在的王妃和一個浪跡天涯行蹤不定身份又那麼神秘的柳乘風會有什麼關係？

如果他們有關係，關係是怎麼來的？

誰也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只不過陸小鳳總算知道了一件事。

宮萍死也不肯說出玉珮的來歷，只不過是為了想要保護她的宮主而已。

她不想讓她的宮主被牽連到這件兇案裏，她們之間當然也有某一種很不一樣的關係。

這種關係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陸小鳳非但不會問，連想都不會去想。

總是喜歡去揭發別人隱私的人，就好像一條總是喜歡吃大便的狗一樣，誰也不知道這些人總是喜歡去探聽人家的隱私，也正如誰都不知道狗總是要吃大便。

這種人和這種狗都是陸小鳳深惡痛絕的，所以他只問一件事：「這塊玉珮究竟是怎麼來的？」

他只問這一點，因為這一點就是這件兇案最重要的關鍵。

宮素素並沒有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只不過她的回答也是陸小鳳想不到的。

宮素素的回答，居然也和宮萍剛才說的一樣。

「一個女人身上，總是難免會有一些來歷不明的東西。」

她說：「這些東西當然是男人送的。」

她甚至也和宮萍同樣強調：「男人送女人東西，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就連你這種男人，有時候都難免會送女人一點東西。」

陸小鳳苦笑。

他當然會送，不但有時候會送，而且常常會送，什麼都送。

只有一樣東西他決不會送。

──死人的東西他決不會送，尤其這個死人是死在他手裏的。如果把這種東西送給一個可愛的女人，不但無禮而且可恥。

如果把這種東西送給一個討厭的女人，那就愚蠢至極了。

這個世界上能保密的女人又有幾個？有經驗的男人都應該明白這一點，能夠殺死柳乘風的人當然不會沒有經驗。

如果這塊玉珮不是他送的，就是宮素素在說謊。

這道理就好像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

陸小鳳一向很少揭穿女人的謊話，可是他今天實在很想破例一次。

想不到宮索素說的話卻又堵住了他的嘴。

「其實就算我不問，我也應該告訴你，這塊玉珮是柳乘風自己送給我的。」宮素素說。

「哦？」

「他一到這裏，就已經知道我的來歷，那一天又恰巧是我的生日，所以他就送了一點禮給我，我也請他喝了一點酒。」

宮素素對陸小鳳笑了笑：「第一次到我這裏來的人，通常都會帶一點禮物來送給我的，好像還很少有人例外。」

陸小鳳非但說不出話，臉都紅了起來。

他非但沒有送禮還吃了別人一頓，而且還把別人家裏的人綁走，就算是個臉皮最厚的人，也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的，幸好這時候有人在替他解圍了，宮萍好像正想替他說幾句好話。

不幸的是，宮萍的話也沒有說出來，因為就在這時候，窗外已經有十幾點寒光破窗而入，用不同的力量，在不同的地方，從不同的角度，分別打他身上不同的十幾處要害。

這些暗器的光澤和形狀也有分別。

這種情況卻和趙瞎子那天在他的棺材舖裏所遭遇到的幾乎完全一樣。

不同的是這次宮萍的處境更險。

她已經被制住，連動都不能動。

幸好她們的處境另外還有一點相同之處──她們身邊都有一個陸小鳳。

宮萍也知道陸小鳳決不會眼看著她死的，可是連她自己都想不出陸小鳳有什麼法子救她。

她只覺得一陣很強勁的風聲從她身上搓捲過去，彷彿卻看見了帶起這陣勁風的是一件形狀很奇怪的軟兵器，她非但沒有見過。

她只知道這件兵器非常有用。

帶著極尖銳的破空聲，穿窗而入的暗器其中就有十三、四件被捲入這陣勁風，甚至很可能已經被這件奇形的軟兵器絞碎。

剩下的還有三、兩件，只看見陸小鳳伸出兩根手指像夾蒼蠅般一夾，暗器就已到了他手指間。

然後她又聽見陸小鳳的冷笑：「果然又是棺材店的老把戲，玩的還是那幾樣破銅爛鐵。」

宮萍不笨，所以立刻問：「你知道暗算我的是誰？」

「大概知道一點。」

「是不是暗算趙瞎子的那兩個人。」

「大概是的。」

「你一直在追查他們的下落，既然他們這次又出現了，你為什麼不追出去？」

宮萍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合理，無論誰對這一點都會覺得很奇怪。

陸小鳳也應該有很好的理由回答，奇怪的是他只淡淡的說了一句：「反正我就算追出去也來不及了。」

這句話也可以算是一句很好的回答，但卻決不像是從陸小鳳嘴裏說出來的。

陸小鳳決不是這樣的人。

明明知道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偏偏在去做，這種事他也不知道做過多少回了。這一次是什麼原因阻止了他？

宮萍沒有再去追究這一點，忽然張大了眼睛，吃吃的說：「你──你手上拿著的是什麼？」

她當然已經看清陸小鳳手上拿的是什麼，一個女人怎麼會認不出自己的腰帶。

陸小鳳卻好像忽然變成一個笨蛋，居然還要解釋：「這是一條綢布帶子，是剛剛繫在你身上的。」

宮萍好像也忽然變成了一個笨蛋，居然好像還沒有想通剛才飛捲暗器的那件奇形軟兵刃就是這條腰帶，所以一張臉已經變得飛紅。

陸小鳳的臉居然也好像有點紅起來。

不管怎麼樣，這條腰帶總是他剛剛從她身上解下來的。

不管是為了什麼緣故，這件事畢竟還是發生了，這時候他們兩個人的心裏是什麼滋味。

想不到宮萍卻又偏偏在這個時候叫了起來，因為她忽然發現屋子裏忽然少了一個人。

「宮主呢？」

「她好像已經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

「剛才。」

「剛才是什麼時候？」

「剛才就是……」陸小鳳看看手裏的腰帶：「就是那個時候。」

這個回答彷彿含糊，卻很明確──那個時候就是腰帶被解下的時候，也就是宮萍的生死存亡已經在一瞬間的時候。

「你看見她走的？」宮萍又問。「嗯。」

「你知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走？」

陸小鳳苦笑：「你怎麼會問我這句話？我怎麼會知道？」

宮萍輕輕的嘆了口氣。「你當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她看著陸小鳳，眼色忽然變得異樣溫柔，過了很久很久，才柔柔的說：「現在我什麼都知道了。」

宮萍究竟知道了什麼？

（四）

宮萍非但不笨，而且冰雪聰明，所以她知道的事居然比陸小鳳想像中還要多。

「你不去追暗算我的人，是因為要保護我，不但怕他們再次出手，而且怕別人傷害我。」

「別人是誰？」陸小鳳問。

「別人當然說是這些年來一直待我很好的宮素素。」宮萍說：「至少我一直認為她待我很好。」

「她怎麼會傷害你？」

宮萍又嘆了口氣。

「我知道你是故意這麼問我的。」她說。「你知道的應該比我多。」

陸小鳳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所以宮萍只有自己接著說：「我本來也認為她決不會傷害我，可是現在……」

宮萍遲疑了很久才說：「現在我甚至懷疑，剛才暗算我的人，也跟她有關係，甚至很可能就是她買來的殺手。」

「你認為她有理由要殺你？」

「有。」

「有什麼理由？」

「我是唯一知道是誰把這塊玉珮送給她的人。」宮萍說：「所以她要殺我滅口。」

只有死人才能夠保守秘密，自古以來，這就是人類殺人最強烈的動機之一。

陸小鳳還有一點疑問。

「既然她明知這塊玉珮很可能成為兇案最重要的線索，她為什麼要把它送給你？」

宮萍的回答明確而合理。

「第一，那時候她根本想不到有人會不遠千里到這裏來追查這件兇案，更想不到來的會是你。」

她說：「第二，因為她知道這塊玉珮是從死人身上取下的，是件不祥之物，剛巧我看到的時候又很喜歡，所以她就樂得做這個順水人情。」

宮萍說：「從這一點，更可證明她不但知道這塊玉珮的來歷，而且和刺殺柳乘風的兇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了。

──這塊玉珮究竟是怎麼來的？

事情已經發展到這一步，這個問題當然很快就有了答案。

宮萍說：「這塊玉珮當然不是柳乘風自己送給她的，他至死都把這塊玉珮帶在身上。」

「那麼玉珮是誰送給她的？」

「是沙大戶。」

誰也想不到金七兩會是個很老實的人，可是陸小鳳第二次又證明了他說的是老實話。

沙大老闆收容的那些超級惡棍，果然沒有一個是有用的，否則陸小鳳想要走入沙大老闆的寢處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是現在他卻進出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就算他要睡到沙大老闆的床上去，都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

可是我們的這位陸小鳳先生畢竟是個君子，至少比大多數自命為君子的人都要君子的多。

他至少還懂一點禮貌，至少還懂得要走進別人的私室之前，應該先敲門。

何況沙大老闆的臥房裏好像有另外一個人的聲音──一個女人的喘息聲。

對於陸小鳳這種男人來說，這種喘息聲並不陌生。

對於沙大老闆這種男人說來，臥房裏本來就應該有這種喘息聲的，如果沒有才是怪事。

所以陸小鳳又站在外面等了半天，等到臥房裏的喘息聲停止，才開始敲門。

他才敲了兩下，沙大老闆就在裏面開始罵了，把什麼難聽的話都罵了出來，最後的結論當然還是：

「滾，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是來幹什麼的，最好都給我快滾，免得我把你的蛋黃都捏出來。」

陸小鳳沒有滾，他還在敲門：「篤、篤篤」、敲得很有韻律，很好聽。

臥房的門忽然間一下子就被拉開了，一個精赤條條的沙大老闆忽然出現在門後面。

沒有人能形容他在這一瞬間的表情。

可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能夠想像得到的，就算不去看也可以想像得到。

陸小鳳不願去想像，也不想去看，他只是用一種很斯文行禮的態度鞠躬微笑。

「抱歉。」他說：「我實在真的是抱歉極了，可是我發誓，我決不是故意來打攪你的。」

沙大老闆的嘴裏就好像被塞滿了一嘴的狗屎，雖然想一下子全部吐到陸小鳳臉上去，卻又有點不敢。

「更抱歉的是，我既不是雞蛋，也不是鴨蛋，所以也沒有什麼蛋黃被你擠出來。」陸小鳳說：「我到這裏來，只不過想問你一件事。」

沙大老闆終於從嘴裏擠出來三個字：「什麼事？」

陸小鳳伸出了手，在他那名震天下的兩根手指間，挾著一條紅繩子，繩子上吊著的是一塊色澤形狀都很好的玉珮。

「我只想問你，你以前有沒有看過這樣東西？」

沙大老闆的回答又讓陸小鳳吃了一驚，因為他居然毫不考慮的就說：「我當然看見過，而且還是我送給素雲宮主人的節禮。」

陸小鳳愕住了。

在他來說，這本來是一條極重要的線索，一個極重要的關鍵，關係著一件極神秘的兇案。

想不到沙大老闆輕描淡寫的就說了出來，而且連一點驚慌的樣子都沒有。

可是生氣的樣子卻不止有一點了，他簡直已經氣得像一個冒煙的火爐。

「如果就是為了要問我這件事，就三更半夜的闖到我這裏來，那麼我告訴你，不管你是誰，你恐怕都很難再完完整整的走出去。」

陸小鳳苦笑嘆氣：「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再問你一件事了。」

「什麼事？」

「這塊玉珮本來是不是你的？」

沙大老闆居然也絲毫不考慮的就回答：「不是，我常送禮給別人，也常常有人送給我。」

他狠狠的瞪著陸小鳳：「你是不是還想問我，這是誰送給我的？」

「是。」

「如果我不告訴你，你想怎麼樣？」

陸小鳳嘆了口氣。

「那麼情況恐怕就很糟糕了。」他用一種很平靜的態度告訴沙大老闆。「現在如果我把手鬆開，這塊玉珮很快就會掉在地上，在我說完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會把手鬆開。」

「那又怎麼樣？」

「也沒有怎麼樣。」陸小鳳手指間的玉珮在搖盪：「只不過這塊玉珮掉在地上的時候，我保證你已經是個死人了。」

陸小鳳一向很少用這種話來恫嚇別人，如果他說出這種話，就決不是恫嚇。

沙大老闆當然明白這一點。

他的臉色已經變了，玉珮也將脫離陸小鳳的手。

就在這時候，情況忽然又有了極大的改變，陸小鳳忽然聽見一個女人說：「這塊玉珮是我送給他的。」

一個女人，赤條條的從沙大老闆的被窩裏跳了出來，手插著腰，站在陸小鳳面前。

「這是我老公給我的，我喜歡送給誰就送給誰，除了我那個烏龜老公外，誰也管不著，就算我喜歡偷人，別人也管不著。」

她歪斜著一雙媚眼：「陸小鳳，陸大俠，陸公子，你說對不對？你說你能不能管得著？」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陸小鳳已經走得連影子都看不見了，就好像忽然看見了個惡鬼一樣。

## 第九章 好快的刀

（一）

陸小鳳找到王大眼的時候，這位綠帽如山的雜貨店老闆已經喝得爛醉如泥，吐得一身都是，腳上一鞋子都是爛泥，可是他居然就這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屋子裏的臭氣足足可以臭死一條街的人。

像這麼樣一個又窩囊又邋遢的人，怎麼可能是殺人的兇手，怎麼可能殺死柳乘風那樣的江湖名俠。

陸小鳳實在沒法相信。

可是那位赤條條的從別人的被窩裏鑽出來的老闆娘，既然說這塊玉珮是「老公」送的，那麼陸小鳳總不能不來問問這位老闆。

不管那位老闆娘給他戴了多少頂綠帽子，可是老公卻還是只有一個。

要讓一個喝得像死豬一樣的人立刻清醒，最好的法子就是把一桶冷水從他頭上淋下去，尤其是在這種天氣，這種法子更是保證有效。

可是陸小鳳卻實在有點不忍。

他也知道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但是只要一碰見可憐的人，他的心總是會變得特別軟的。

所以他花了很多功夫，費了很多事，才總算把這位王大爺弄醒。

他本來還想等他再清醒一點時再問他這塊玉珮的來處，想不到王大眼一看見這塊玉珮就叫了起來。

「這是我送給我老婆的，怎麼會到你手裏了，你最好快一點給我從實招來。」

陸小鳳苦笑。

這件事根本就沒法子解釋的，他也不想解釋，所以他只有採取比較簡單的一種方法，一種他平常很少用來對付可憐人的方法。

這種方法總是能夠很有效的讓人不能不說實話，王大眼果然很快就供出了玉珮的由來：

「這是我花了整整三兩銀子買來的。」

「誰賣給你的？」

「除了那個小王八蛋之外還有誰？」

王大眼還說：「平常這個小王八蛋窮得要死，可是柳大爺一死，他就闊了，我一直懷疑他見財起意，謀財害命。」

不管他說的話是真是假，都要先找到那個小叫化才能證實。

何況這條線索追查到這裏，已經快追到了，再追下去一定可以追出個頭緒來。

所以這個小叫化當然非要找到不可。

大眼自告奮勇帶著陸小鳳去找：「這個小王八蛋平常窩在些什麼地方，沒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準能把他找到。」

可是他沒有找到，找了七、八個地方都沒有找到。

這個小王八蛋好像忽然不見了。

（二）

一個人怎麼會忽然不見？

是不是因為有人要讓他揹黑鍋，所以，殺了他毀屍滅跡。

還是因為他自己知道事情已經追到他身上來了，所以只好逃之夭夭。

陸小鳳無法確定。

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抓到一點證據，什麼事都無法確定。

陸小鳳從來不肯隨便下判斷，就算他明知道一個人是兇手，在沒有找到證據的時候他也不會動的。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願冤枉好人。

江湖中有很多人都說，他和從前那位在活著的時候就已成為神話般傳奇人物的楚香帥有很多相同之處，其實他們相同的地方並不多。

他們根本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楚留香風流蘊藉，陸小鳳飛揚跳脫，兩個人的性格在基本上就是不同的，做事的方法當然也完全不同。

他們兩個人只有一點完全相同。

──他們都是有理性的人，從不揭別人隱私，從不妄下判斷，從不冤枉無辜。

所以他們這一生作人都做得心安理得，因為他們問心無愧。

不管怎麼樣，小叫化現在也已變成了可疑的兇嫌之一

如果連他都可能是殺人兇手，這個小鎮上還有什麼人是可以信任的？

可是這個小鎮上卻又偏偏沒有任何人具有殺害柳乘風的動機和理由，更沒有殺他的本事。

他們都是生長在這裏的土著，一生從未離開過這地方，以前也從未見過柳乘風。

也許只有一個是例外。

宮素素。

想到宮素素，就想到了宮萍，陸小鳳立刻就變得很不安。

宮萍和他分手時，他就有點擔心。

她一定要回去找宮素素，他一定要追出玉珮的線索，誰都沒有理由阻止他。

他不放心，只因為那時他已感覺到宮素素是個很危險的人物。

所以現在他也決定去找宮素素。

（三）

找人是件很奇怪的事，有時候你不想去找一個人，他總是隨時隨地都會在你面前出現，等你要找他的時候就找不到了。

這次的情況又一樣。

陸小鳳到了宮素素的居處時，那地方已經人影不見，非但宮素素不見了，宮萍也不見了，甚至連那個應門的白髮老嫗都不見了。

本來佈置得很高雅潔淨的屋子，現在已經變得一片凌亂，就好像剛剛有七、八十隻猴猻來到這裏來滿屋子到處翻跟斗。

陸小鳳的心沉了下去，眼睛卻又忽然一亮。

他看到了一樣東西，屋子裏雖然一片凌亂，這樣子東西還是很刺眼。

陸小鳳看到的是個髮髻。

一個用一根麻布紮成的髮髻，本來應該是褐黃色的麻布帶，已經變成了黑的，也不知道已經用了多久沒有洗換過。

本來是黑色的頭髮，現在卻已變成了褐黃色，又是灰塵，又是泥巴，又是油垢，又是沙土，距離上次洗頭的日子好像已經有一甲子之久。

這個髮髻陸小鳳認得。

這個髮髻本來應該是在那個小叫化頭上的，現在卻落在一個破碎的花瓶和一個還沒有摔碎的水晶燈罩之間。

這個髮髻雖然亂得亂七八糟，可是它斷落處卻很整齊。

──一個髮髻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就從一個人的頭頂上掉下來。

它無疑是被人一刀削落的。

陸小鳳撿起髮髻凝視髮根斷處，瞳孔忽然收縮。

「好快的刀。」

這麼快的刀，是不是已經快得足夠能一刀刺穿柳乘風的心臟。

這一刀是誰的刀？

（四）

小叫化到宮素素這裏來過？被一個年齡身份性別不詳的人一刀削落了他的髮髻，然後他的生死去向就沒人知道了。

宮素素和宮萍的下落也同樣不明，剛才這裏發生了什麼事，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也沒有別人知道。

陸小鳳手裏拿著小叫化的髮髻，呆呆的站在那裏發了半天楞，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不是三個人，是四個人。

除了宮萍、宮素素和小叫化之外，還有那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

──她怎麼也不見了？

這麼樣一個已經老得連腰都直不起來的老太婆，難道和這件兇殺案件有什麼關係？

陸小鳳雖然對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可是心裏也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他自己絕對找不出來的。

就在這時候，他的瞳孔忽然又收縮。

這一次他並沒有看見什麼刺眼的東西，可是刺耳的聲音同樣會刺激到眼睛。

陸小鳳聽到的聲音本來決不能算是一種刺耳的聲音，因為那只不過是一種很微弱的呻吟聲。

可是他聽起來，卻比尖針更刺耳，因為他立刻就聽出了這是宮萍的聲音。

──宮萍還在這裏？為什麼會發出如此痛苦的聲音，是不是受了重傷？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一個人只要還能出聲就表示這個人還沒有死。

陸小鳳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控制住自己心跳和呼吸。

夜靜。心跳和呼吸聲都已被控制得幾乎沒有聲音。

所以等到第二次微弱如平常人呼吸般的呻吟聲響起時，陸小鳳立刻就辨出了它是從什麼地方傳出來的。

（五）

天色極暗，因為現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候，而且無星無月無燈。

本來顏色極明媚的小院，現在也像是被潑墨染黑了，什麼都看不見。

可是陸小鳳還是很快就找到了宮萍，在一個沒有別人找得到的地方找到了她。

小院後牆邊擺著七、八個養金魚的大水缸。

京城裏的大戶人家很少有不養金魚的，這是一種生活的習慣，也是一種派頭。

往日的繁華雖然已如煙如夢，有些習慣和派頭卻還是改不了的。

只可惜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到哪裏去找金魚？到那裏去找水？所以我們這位昔日王妃的庭院中只得空留下一排金魚缸。

宮萍就在這排金魚缸從左數起第三個缸裏。

她當然不是自己願意躲在裏面的，誰也不願意把自己硬塞到一個金魚缸裏。

如果她能夠反抗，她也不會被別人塞進去，只可惜她身上多了九根銀針，每一根銀針都插在她身上一個很重要的穴道裏。

最黑暗的時候已經過去，天色已經開始有點亮了，銀針在微曦中閃著光。

陸小鳳的四條眉毛都好像皺了起來。

他看得出這些銀針是被人用一種極厲害的暗器手法打入宮萍的穴道的。

在窗外以暗器暗算棺材店老闆的無疑也是這個人。

這樣的暗器高手，無論在哪一代都不多。

這個人是誰？

銀針拔出，宮萍才能開口說話。

「我知道你一定會替我擔心，我自己卻一點都不擔心，因為我自己一直覺得宮素素不能把我怎麼樣。」宮萍說：「我連作夢都沒有想到許老太能一下子把我制住。」

「許老太是誰？」

「就是那天替你開門的老婆婆。」

陸小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了，江湖中能用這麼厲害的暗器手法傷人的決不會超過十個人，女的最多只有三、兩個。

其中有一個不但精暗器，擅易容，而且是個神偷，「三手仙姬」許扒，在她還是「仙姑」的時候就已經名動大江南北。

那個已經老得快要乾掉了的老太婆，難道就是昔年那位靈巧如仙子的許仙姑？

她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的？怎麼會在一個被逐放的王妃家裏屈身為奴。

以她的名氣和武功，以她在江湖中的身份和地位，世界上大多數王妃只配替她洗腳。

誰也想不到一個已經被制住七處要穴而且已經被塞入了金魚缸的人，還有人能把她救出來。

宮萍實在是已經死定了的，宮素素沒有殺她，只不過要她多受一點活罪而已。

可是那個小叫化呢？陸小鳳問宮萍：「你有沒有看見那個小叫化？」

宮萍當然看見了他：「可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他會是這麼樣子一個人，居然會冒險來救我。」

陸小鳳顯然也被感動了，過了很久才問：「他是不是已經遭了毒手？」

宮萍黯然嘆息：「就算他現在還活著，恐怕也活不長久。」

「為什麼？」

因為他好像知道一件決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秘密。宮萍說：「他好像看到了一件他不該看到的事。」

這件事和這個秘密當然都與柳乘風的死有極大關係。

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所以陸小鳳也沒有問，他只問宮萍：「現在這個小叫化的人在那裏？」

「他已經被押走了，被宮素素和許老太押走的。」

「她們為什麼要把他押走？」陸小鳳問：「如果她們要殺他滅口，為什麼不索性就在這裏殺了他？」

宮萍反問陸小鳳：「如果你要殺一個人，你願意要他死在你自己家裏？」

「我不願意。」

「要一個人自己走到別的地方去，是不是要比把一個死人搬出去容易得多？」

「是的。」

現在陸小鳳當然已經明白，小叫化是被宮素素押到別的地方去，滅屍滅口滅跡。

那個地方當然是別人找不到的，因為誰也不知道它在那裏。

陸小鳳也一樣不知道。

他能夠做很多別人做不到的事，他喝酒如喝茶，玩命如玩牌，用兩根手指挾別人致命的利器，輕鬆得就好像一個調皮多情的少女用兩根手指捏她情人的鼻子一樣，在生死呼吸之間還能夠說一句鳥不生蛋的笑話。

可是他畢竟只不過還是一個人，畢竟還有很多事是他的能力所無法達到的。

他也從來沒有想到一個風箏對他有什麼啟示。

有清冷的晨風中，在暗白色的穹蒼下忽然有一個風箏飄了起來。

一個好大的風箏，大得就像是翱翔在雪山絕嶺上的大鷹。

在夜色與晨曦的交替中，風箏上忽然閃現出八個用碧磷寫出來的大字。

「要找禍秧打破魚缸。」

這八個字好像也只不過是個鳥不生蛋的笑話。

## 第十章 打破金魚缸

（一）

如果說「要找魚秧，打破魚缸了」還算是一句話，就算魚缸裏連個魚影子都沒有，這句話也還說得過去。

「要找禍秧，打破魚缸」就完全不像話了。

只不過要做這麼大的一個風箏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寫這麼樣八個大字，也要用掉不少碧磷，碧磷也不是很便宜的東西。

有誰肯花這麼大工夫，來開這麼樣一個損人不利已的狗屁玩笑。

陸小鳳非但連一點好笑的意思都沒有，臉色反而變得嚴肅起來。

這個玩笑決不是個玩笑。

他立刻走過去檢查那排金魚缸，八個金魚缸的大小形狀質料色澤都一樣，和他在京城裏常常看到那些金魚缸也沒什麼不同，唯一不同的是，這些金魚缸都已經乾得好像老太婆的臉一樣，好像都已經起了皺紋了。

他把八個金魚缸裏裏外外都仔細看了一遍，除了沙土灰塵外，什麼都沒有。

宮萍根本沒有過去看，卻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用力丟了過去。

在某一方面說來，女人做事有時確實要比男人直接有效得多。

「噹」一聲響，一個金魚缸被砸破了。

──一個空金魚缸被砸破了之後，你會發現什麼呢？

你唯一能夠發現的，就是你根本就不應該把這個金魚缸砸破的。

陸小鳳苦笑，搖頭：「女人做事就是這樣子的，總以為自己做得聰明很神勇，如果有個女人真的能夠做一件讓男人佩服的事來，那麼這個女人恐怕就不是一個女人。」

宮萍沒有反駁他的話，甚至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好像根本沒聽見他在說什麼。

她一直都在盯著剛才被她打破的那個金魚缸。

一個空魚缸被打破之後有什麼好看的？

月。

本來是沒有的，可是現在忽然有了，魚缸一破，缸底忽然往下沉，露出了一個地洞。

宮萍慢慢的回過頭，用一雙好像大白果一樣陸小鳳慢吞吞的問：「剛才你在說什麼？」

「剛才我在說什麼？我什麼都沒有說啊。」

陸小鳳眼睛也瞪得賊大：「剛才我只不過好像放了個屁而已。」

（二）

魚缸底下的地洞，當然是一條密道的入口，如果不是宮萍的運氣特別好，一下子就碰對了，那麼就是每個金魚缸底下都有這麼樣一個入口。

因為缸底的地洞雖小，下去之後地方卻很寬敞，就好像是個用青石砌成的小客廳一樣。

只不過這個客廳裏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扇門，銅門。

推開銅門又是一個同樣的大室，又有一扇門，只不過除了這扇門之外還有一些很古老的刑具，甚至連在紂桀那個時代裏都被視為最殘酷的刑具「炮鉻」都有。

這些刑具本來只有在傳說中才能聽到，想不到陸小鳳卻一直全都看到了。

他的眼睛真不錯。

可是他只想吐，雖然只有刑具，沒有受刑的人，他還是想吐。

第二道門居然推不開，幸好上面接著一個牌子，上面也寫著八個字：「若是君子，敬請敲門。」

於是陸小鳳敲門。

在某一方面來說，陸小鳳有時候是非常聽話的，叫他喝酒，他就喝，叫他敲門，他就敲，尤其是漂亮小女孩子的門，他敲的比誰都快，而且敲的比誰都響。

這一次也一樣，門一敲就開了，開門的居然真的是個漂亮的小女孩。

──最少在二十年前是個漂亮的小女孩。

開門的居然是個老闆娘。

（三）

陸小鳳傻了。

這一次他倒不是被老闆娘嚇傻了，而是被這間石頭屋子裏的情況嚇傻了。

無論誰看見裏面的情況，都會像傻瓜一樣楞住。

陸小鳳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那個小王八蛋。

想不到現在這個小王八蛋卻像大爺一樣，大馬金刀的箕踞在一張胡床上，左手按著一個的腦袋，右手也按著一個的腦袋。

陸小鳳作夢也想不到這兩個人的腦袋會被這個小叫化子按在手底下。

這兩個人赫然竟是財雄勢大的沙大戶，和昔年名動江湖的三手仙姑許扒。

怪事還不只這一件。

更奇怪的是，棺材店的老闆趙瞎子、雜貨店老闆王大眼許老太，和被謫的王妃宮素素也全在這裏，也全都和沙大戶一樣，做了小叫化的階下囚。

陸小鳳不但把四條眉毛皺了起來，如果他有八條眉毛也一定全都皺起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想不通。

這件事其實是很簡單的。

小叫化只笑，不開口，說話的是老闆娘：「柳乘風不但是你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朋友，他死得太冤枉，我們也和你一樣，想找出殺他的兇手，為他復仇。」

她說的「我們」顯然就是宮萍、小叫化和她自己。

其餘的這些人當然就是被他們認為非常可疑的兇手。

──至少其中有一個是兇手。

「沙大戶、趙瞎子、許老太、宮素素，和我這個不爭氣的老公，都可能是殺死柳乘風的人。」老闆娘對陸小鳳說：「今天你在沙大戶的床上看到我，就因為我一直都想把他捉來問個清楚。」

她嘆了口氣：「我相信你一定也明白，要捉到沙大戶這種人，只有先上他的床。」

陸小鳳本來是一點都不明白的，直到現在，才開始有一點點明白了。

小叫化也開了口：「只要一上床，萬事都風涼，連沙大戶都上了當，何況這個老王八蛋？」

他指了指宮素素和許扒。

「我對付這兩個老太婆的情況雖然有點不一樣，多多少少還是用了一點美男計。」

陸小鳳笑了。

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就已經笑不出，因為他忽然發現，有兩件致命的武器已經往他身上兩處要害打了過來，一樣是老闆娘的手，一樣是宮萍的腳。

老闆娘十指纖纖，十指尖尖，每個指甲上都套著一種用薄銅打成的指套，鋒利如劍。

宮萍的腳上，穿的是箭靴，一腳踢出，碎石如粉。

這兩種力氣都是女子獨用的，就好像某些女人的心一樣，又毒又狠，又難猜測。

陸小鳳如果不是陸小鳳，這一次大概就死定了。

──陸小鳳如果不是陸小鳳，也不會等到今天才死了，等到今天，他至少已經死了三百七十八次。

有很多人甚至認為陸小鳳是死不了的。

直到很久以後陸小鳳還說：「老實說，我這一生經過的危險實在不少，有很多次的確是差一點就完蛋了，可是最危險的一次，還是那一次。」

他說：「因為那時候我實在沒想到宮萍和老闆娘會殺我，更沒有想到她們的出手居然那麼狠毒。」

陸小鳳說：「如果現在你要我在江湖中例舉幾個武功最高最可怕的女人，我還是會把她們兩個人算裏面，因為直到現在為止，江湖中能勝過她們的女人實在不多。」

他說的是真話。

那一次能夠逃過那兩招致命的攻擊，的確險過剃頭。

那一次比陸小鳳更吃驚的是老闆娘。

她的功夫是經過苦練的，為了練功夫，她的手心和腳心都磨出了老繭。

為了要漂亮，更讓男人喜歡，她又花了很大的功夫把這些老繭用藥水泡掉。

她真吃了不少苦，所以她對自己的出手很有信心，雖然她也知道陸小鳳是個很難對付的人，卻還是對自己很有把握。

可是她立刻就發現自己錯了。

因為她這一擊，本來是要去抓陸小鳳的腰眼，用她手指上五個薄如利刃的指套，去抓陸小鳳的笑腰穴。

她抓到的卻是宮萍的褲腰。

陸小鳳也不知道是用什麼法子，忽然一下子就穿到五、六尺外去了。宮萍的褲腰已被撕裂，露出了一雙腿。

一雙修長結實充滿了彈力的腿。

一雙男人只要看過一次就永遠不會忘記的腿。

陸小鳳看過這雙腿。

在趙瞎子那個棺材舖的後院裏，在那一條飛揚的紫色長裙下，他看見的就是這雙腿，絕對錯不了。

他看呆了。

每一個男人忽然間看到這麼樣一雙腿，忽然從一條撕裂的褲子裏露出來的時候，都會看得發一下呆的，只不過陸小鳳這一次發呆的原因，和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別的男人都有一點不一樣，這一次他看得呆住，只因為他在和宮萍真正認識之後，就沒有想到過那個總想殺他的紫裙老嫗長裙下露出來的腿，竟然會是宮萍的。

──情感有時候就是你眼罩，常常都會把一個人的眼睛罩住，當然看不見他本來應該看見的事。

幸好現在他看見了，不幸的也是現在看見了。

在幸與不幸之間，往往是一段空白。

空白的時候，就會發呆。

發呆的時候，就是別人的機會。

忽然間，所有不該動的人，全都動了，明明已經被制住的沙大戶、趙瞎子、王大眼、宮素素、許扒，居然在這一剎那之間全都動了，而且動得極快、極準、極狠。

這種快準與狠，都不是一個生長在這種荒僻小鎮上的人所能夠做得到的。

一個人的出手，如果能夠達到這麼快、這麼準、這麼狠的程度，那麼這個人無論在任何一種標準下，都無疑可以列名在江湖中五十高手之林。

「五十」這個數字好像已經很多了，可是如果你算一算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混跡在江湖，有多少人想在江湖中掙扎奮鬥成名，能夠成名的人又有多少。

在江湖中，每天每夜每時刻，有多少人為了求生求名而做生死之決戰，也不知有多少人敗，有多少人死，有多少人勝。

如果你能想到這一點，那麼你就知道生死存亡勝敗，是繫於多麼微妙的一剎那間。

就在這一剎那間，陸小鳳倒了下去。

無論任何人在同一剎那間受到這麼多絕頂高手蓄意已久的全力攻擊，如果還能夠不倒下去，那麼這個世界上也就沒有會倒下去的人了。

對於一個在江湖中混了很多年，成名也有很多年，交友不知其數，結仇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來說，倒下去的意思就是死。

陸小鳳怎麼會死？

（四）

沒有人相信陸小鳳會死，就算有人親眼看見有個人拿著一把刀砍在他的脖子上，也不相信這個死不了的陸小鳳就會這麼一命歸西。

可是陸小鳳這一次居然真的就這麼一命歸西。

這是怎麼樣一回事情呢？

## 第二部 西門吹雪

第一章 巴山夜雨話神劍

──他的掌中縱然無劍也無妨，因為他的人已與劍溶為一體，只要他的人在，天地萬物，都是他的劍。

（一）

春夜、春雨、巴山。

春夜的夜雨總是令人愁，尤其是在巴山，落寞的山嶺，傾斜的石逕，潑墨般的苔痕，多少前輩名俠的淒慘往事都已被埋葬在苔痕下，多少春花尚未發，就已化作春泥。

春泥上有一行腳印，昨夜雨停後才留下的腳印。

今夜又有雨。

在蒼茫的煙雲夜雨間，在石逕的盡頭處，有一座道觀，香火久絕，人跡亦絕，昔年的衝宵劍氣，如今也已不知有多久未曾再見。

自從昔年以「七七四十九手回風舞柳劍」名動天下的巴山劍客顧道人飄然隱去、不知仙足之後，他的子弟們也已四散。

這個曾經被醉心於劍的年輕人們奉為聖地的道觀，也已漸漸荒涼沒落，所剩下的，唯有一些神話般的傳說，和苔上的一道劍痕空留憑弔而已。

可是近兩年來，每當風清月白的夜晚，附近的樵戶獵人們，往往可以看到道觀裏彷彿又縹縹緲緲的亮起一盞孤燈。

有燈，就有人。

是什麼人又回到這裏來了？為什麼？

（二）

今宵夜雨，孤燈又亮起。一個人獨坐在燈下，既不是巴山門下的子弟，也不是道人。

在這個寂寞無人的荒山道觀裏獨居已兩年的，居然是個和尚。

一個經常都可以幾天不吃飯、幾個月不洗澡的邋遢和尚。

這個和尚有時甚至可以經年不說話。

就在這個晚上，這個道觀裏居然又有兩個人來了。

兩個人的身材都相當的高，穿著同樣的兩件黑色斗篷，戴著同樣的兩頂黑色氈帽，帽沿極寬，戴得很低，掩住了面目。

從傾斜的石逕上走到這裏來，踐踏著不知有多少落花化成的春泥，其中一個人，顯得已經非常累了，另外一個人常常要停下來等著扶他。

遠在數十百丈外，燈下的和尚就已經知道他們來了。

可是和尚沒有動。

燈光雖然在閃動明滅，和尚卻沒有動靜，甚至連一點反應都沒有，直等到這兩個人穿過道觀前的院落，來到他這間小屋前的時候，這個和尚卻連一點反應都沒有，此僧不老，卻已入定。

敲門聲也沒有回應，兩個冒雨越山而來的人，只有自己把門推開。

燈光雖不亮，卻還是把這兩個人照亮了，也照亮了他們在帽沿陰影下的嘴與額。

兩個人的下額都很尖，線條卻很柔和，嘴的輪廓更豐滿柔美。

只有女人才會有這麼樣的嘴。有這麼樣一張嘴的女人，無疑是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

兩個美麗的女人，在夜雨中來訪巴山，訪一個已如老僧般入定的和尚。

他們是不是瘋了？是不是有什麼毛病？

如果她們既沒有瘋也沒有毛病，就一定有一個非常好的理由，而且一定是為了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兩個漂亮的女人冒雨穿越荒山來找一個邋遢和尚，會是為了什麼事？

──兩個女人來找一個和尚，會有什麼事發生？

（二）

還沒有老的和尚仍如老僧入定。

走得比較快、體力比較好，身材也比較高的女人伸出一隻雪白的手，用一種幾乎比舞蹈還要優美的姿勢，脫下了她頭上的氈帽，順手一掄，帽上的雨珠瀝出，在燈光下看來，就像是一串閃亮的珍珠。

本來被束在她帽子裏的長髮，就像是雨水般流落下來。又掩住了她的半邊臉，卻露出了她另外半邊臉。漆黑修長的眉，明媚的眼，嘴角一抹淺笑，春天真的回到了人間。

和尚眼觀鼻，鼻觀心，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面前有這麼一個女人。

可是她對這個和尚卻好像很熟悉，而且居然還用一種很親熱的態度對他說：「和尚，別人說你老實，世上如果只有十萬個人，最少有九干九百九十九個人都說你老實。」

這個女人說：「可是呀，依我看，你這個和尚，可真是一點都不老實。」這個女人的體態修長而優雅，而且風姿綽約，每一個動作都溫婉柔美，只有出身於非常有教養的高貴之家，才會有如此風采。

可是她對這個又神秘又怪異的窮和尚說話的時候，卻忽然變得好像是個整天在和尚廟裏鬼混的小尼姑。

和尚也終於忍不住開口：「我有哪點不老實？」

「你告訴別人，你要到五台山去坐關，卻偷偷摸摸的躲到道士觀裏來，我上天入地的找你，也找了一個多月才找到。」她說：「你說你有哪點老實？」

和尚嘆了口氣。

「你找和尚幹什麼？」他苦著臉說：「和尚又不吃牛肉湯。」

這個女孩子居然就是近年來在江湖中以調皮搗蛋出名的牛小姐「牛肉湯」。

最近還有人偷偷的給她取了另外一個外號，叫做「牛皮糖。」

「其實你心裏一定也明白，我找你一定不會有什麼好事的。」

「阿彌陀佛，佛祖保佑，和尚只希望這次你找我的事不要太壞。」

「非但不壞，而且好極了。」

「哦？」

「這次我找你，是為了成全你去做一件夠朋友義氣的事，也就是你們說的，去修一場大功德。」牛小姐說：「這種事多做兩件，你遲早總會修成一個羅漢的。」

「修成什麼羅漢？找雞羅漢？」

牛小姐的大眼睛眨了眨，吃吃的笑了。

「找雞羅漢也不錯呢！大小總也是個羅漢，也不比降龍伏虎差多少。」

和尚苦笑：「牛大小姐，你饒了我這一次行不行？你以為和尚真不知道你這次來找我是為了什麼？」

「你知道？」

「我用屁股來想也能想得到，一定是你那位陸小鳳又不見了，所以你要和尚去找他。」和尚說：「只可惜和尚這次再也不會去做這種傻事了。」

牛小姐的神色忽然變得沉重了起來，而且還彷彿帶有種說不出的焦急和憂慮。

「你沒有猜錯，陸小鳳的確又不見了，只不過這一次和以往都不同。」

「有什麼不同？」

「這一次他既沒有跟我吵嘴對氣，也不是為了別的女人。」牛小姐說：「這一次他臨走之前，還跟我見過一次面，說是為了他一個好朋友忽然失蹤，要遠赴邊陲去找他，而且說不定也會有危險。」

她的樣子好像已經快要哭了出來：「我本來下定決心要跟他去的，想不到他竟偷偷溜了，一去就再也沒有消息，你說急不急死人？」

「不急，一點都不急。」和尚慢吞吞的說：「和尚替他算過命，他死不了的。」

「不管怎麼樣，你都要去找他。」

「為什麼？」

「因為你是他的好朋友。」牛小姐說：「江湖中誰不知道老實和尚是陸小鳳的好朋友，他有了危險，你不去找他，豈非笑死人了。」

這個和尚居然就是佛門中第一遊俠，名滿天下的老實和尚。

據說他一輩子都沒有說過一句不老實的話，可是如果有人一定要逼他說實話，那個人恐怕很快就再也設法子開口說話了。

據說有一次他在黃河渡船上，遭到盜劫，他說囊空如洗，強盜也信他，等到眾盜走後，他卻又追上去，承認自己說謊，而把自己身上的一點銀錢都交了出來，第二天早上，那批水賊就忽然莫名其妙的死在他們的賊窩裏。

有關這位和尚的傳聞軼事可真不少，而且都很有趣。只可惜我們這個故事要說的不是他。

牛大小姐要說動一個人，真可以把死人都說成活的，老實和尚卻好像連一個字都沒有聽進去。

「不管你怎麼說都沒用的，反正和尚這次已經吃了秤鉈，鐵了心了，說不去，就不去。」

「此話當真？」

「當真。」

「不假？」

「不假。」

牛小姐嘆了口氣：「這麼樣說來，我只好講個故事給你聽。」

她講的故事是這樣子的：「從前有個和尚，別人都說他老實得要命，從來都不沾葷腥，更不近女色，碰到女人，他連看都不敢看一眼，因為他一要看起來，最少也要看個七、八百眼。」

「有一次他居然還跟女人談起情說起愛來了，跟一個叫『小豆』的小女孩子。」

「這個小女孩子身世很可憐，是在樂戶裏長大的，身子又弱，又有病，所以我們這位很老實的和尚就很同情她，可憐她。」

「可憐不要緊，要緊的是，由憐生愛，一愛就愛得沒完沒了。」

「唯一遺憾的是，他是個和尚，而且是個出名的老實和尚，總不能去弄幾千兩銀子來替一個樂戶女贖身，更不能明目張膽的把她從勾欄院裏搶出來。」

「所以這多情的和尚只好悄然含恨而去，躲到一個他認為別人絕對找不到的地方，去苦苦相思，懺情悔過。」

說到這裏，牛肉湯才停頓了一下，盯著老實和尚問：「你說這個故事好聽不好聽？」

聽到這裏，老實和尚本來已經很憔悴的臉，幾乎連一點血色都沒有了，過了很久才回答：「不好聽。」

「我也覺得不好聽。」牛小姐說：「像這麼悲傷的故事，我也不喜歡聽。」

她嘆了口氣：「只不過這個故事卻是真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

「哦？」

牛小姐又盯著和尚看了半天，忽然又問：「你知不知道這個故事裏說的這個和尚是誰？」

「我……我知道。」

「你說出來呀。」

老實和尚額上開始冒汗，卻還是掙扎著回答：「這個故事裏說的和尚就是我。」

牛小姐微笑，嘆息。

「不管怎麼樣，老實和尚畢竟是不愧為老實和尚，果然是從來不說謊的。」

她忽然把另外一個穿黑披風的女孩子拉到老實和尚面前，替她脫下氈帽，脫出了一張清秀瘦弱、楚楚動人的臉，臉頰上已有了淚痕。

「你再看著她是誰？」

老實和尚怔住。

他當然知道她是誰，天荒地老，月殘星落，他都不會認不出她。

──小豆子，怎麼會是你？

小豆子的淚也如豆。

看到他們臉上的表情，牛小姐本來想笑的，也笑不出了。

她甚至想走了，走得遠遠的，好讓他們能單獨相聚，互相傾訴他們的思念。

想不到老實和尚反而叫住了她：「我也有樣東西要你看看。」

「你要我看什麼？」

老實和尚沒有回答，只是慢慢的把他那件破爛寬大的僧袍掀了起來，露出了他的一雙腿。

牛肉湯又怔住。

她看見的這雙腿，已經不像是一雙腿，而像是兩根被折斷的枯枝，不但瘦弱，簡直已乾癟退化。

最讓人想不到的是，這雙腿的足踝上，還鎖著一條極粗大的鐵鏈。

「鎖是七巧堂的精品，鑰匙已被我拋入絕谷。世上再也沒有人能打得開。」和尚說：「山下有個樵夫每天送一碗菜飯來，還有一瓶水。」

牛小姐忍不住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她也知道這句話非但不該問，而且問得多餘。

──人在巴山夜雨孤燈下，心卻在燈紅酒綠間的一個可憐人身邊。

他怎能控制自己，不讓自己去見她？

──一個本來從不動情的人，如果動情，一發就不可收拾，像這種如山洪忽然爆發的情感，有誰能控制得住？

老實和尚畢竟也是人，而且人在江湖，太上亦難免忘情，何況江湖人？

所以他只有用這種法子把自己鎖住，也免得誤人誤己。

牛大小姐的眼睛也濕了。

在這種情況下，她還能說什麼？她只有走，想不到老實和尚又叫住她。

現在他當然已經不能陪她去找陸小鳳，就算他在，也救不了陸小鳳。

他只告訴牛肉湯：「陸小鳳雖然飛揚跳脫，嘻皮笑臉，有時候甚至滿嘴胡說八道，可是有時候他也會說出一兩句他的真心話。」和尚說：「有一次他在酒後說出一句話，我至今都沒有忘記。」

「他說什麼？」

「他說，只有在一個人面前他從來不敢胡說八道。」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上只有這個人能殺他。」和尚說：「到了他真正有危險時，也只有這個人能救他。」

「這個人是誰？」

「西門吹雪。」

（四）

西門吹雪，白衣如雪，他的心也冷如雪。

他這一生好像從未愛過一個人，就算他愛過，也已成為傷心的往事，已不堪追憶。

他沒有親人，沒有朋友，甚至連仇人都沒有，除了「劍」之外，他在這個世界已一無所有。

像這麼樣的人，何者能夠打動他。

「我知道有一次他只不過為了要試一試陸小鳳的兩根手指是不是能挾住他的劍，甚至不惜和陸小鳳決生死於一瞬間。」牛小姐說：「他是甚至不惜將陸小鳳斬殺在他劍下。」

「我也知道這件事。」和尚說：「那一次是在幽靈山莊的事件後，在武當山的解劍池旁。」

「可是他並沒有出手。」

「因為那一次他認為陸小鳳的心已死，已經等於是個死人了。」

牛小姐黯然：「現在陸小鳳說不定已經真的是個死人了。」

「可是只要他還沒有死，唯一能救他的人就是西門吹雪。」老實和尚說：「和尚從來不說謊，西門吹雪不但劍法第一，他的冷靜和智慧也沒有人能比得上。」

「和尚老實，我信和尚。」牛小姐說：「但是我卻不知道要用什麼法子才能說動他去救陸小鳳。」

「我也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牛小姐問老實和尚。

「因為根本就沒有法子。」和尚說：「就算你能把死人說話，對他也一點法子都沒有。」

他用一種雖然非常老實又帶著點詭秘的眼色看著牛肉湯，慢吞吞的說：「只不過有句話我還是要告訴你，你一定要牢記在心。」

老實和尚說的當然都是老實話，老實話通常都很有用的，牛小姐當然要把每個字都聽得很仔細。

想不到老實和尚只說了八個字，每個字都可以把人氣死。

「沒法子，就是有法子。」

和尚都喜歡打機鋒，會打機鋒的和尚才是有道理的和尚。

可是在牛小姐的耳朵裏聽起來，卻好像一個人一連串放了八個屁。

## 第二章 超級殺手雲峰見

（一）

這時候西門吹雪正坐在山巔一處平石般的青色岩石上，眺望著遠方。

黃昏，未到黃昏。

遠方煙雲縹渺蒼芒，什麼都看不見，卻又什麼都看得見。

在一個生命還未開始，或者對生命完全滿足的人看來，那只不過是一片虛無，一片混沌，最多也只不過是一幅圖畫而已，可以讓一個本來已經很愉快的人，在寧靜中得到一點享受。

但是在西門吹雪這種人看來，這一片虛無就是生命的本身。

只有在虛無混沌中，他才可以看到很多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事，也只有在此時此地此情，他才能看到自己。

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近十餘年，西門吹雪幾乎已經完全沒有機會看到自己。

因為他的心與眼幾乎已被一層血所蒙蔽，當然還有一層雪。

冰比冰水冰，雪更冰甚冰水。

西門吹雪是個什麼樣的人？當今天下幾百幾十萬個知道「西門吹雪」這個名字的人，又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出身、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和他的過去。

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當然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已經忘記了。

他怎能忘記呢？

人生中還有什麼事比「忘記」更困難。

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才能忘記這些事。

西門吹雪忽然想起了陸小鳳，此時此刻，他本來不應想起陸小鳳的。

不幸的是，人類最大的悲哀，就是人們常常會想一些自己不該想起的人和不該想起的事。

西門吹雪和陸小鳳認得幾乎已經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是多麼長的一段日子，有的人，一出生就死了，有的人出生幾天幾月就已天折，在他們說來二十年，那簡直已經是段不可企望的歲月。

在一個新婚不久的妻子說來，如果她的丈夫在他們最恩愛的兩三年之中就已死了，那麼，二十年，又是種多麼不可企求的幸福。

在一個生命已將盡的老人來說，雖然他明知自己已活不過二十年，可是，已往的二十年，也是會讓他永遠難以忘懷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他最重要的二十年。這二十年中的每一天，都可能會發生改變他這一生命運的事。

所以，西門吹雪才會想到陸小鳳。

他和陸小鳳相識已二十年，可是他對陸小鳳瞭解的居然這麼少。

他從來都不知道陸小鳳這個人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家庭中出生的，也從來都不知道陸小鳳這個人是在一種什麼樣的環境中長大的。

這也許只因為他從來沒想要去知道。

有很多的朋友之間都是這樣的，雖然經常相處在一起，卻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要去發掘對方的往事，當然更不會想到要去發掘朋友的隱私。

江湖道上的朋友們，以意氣血性相交，只要你今天用一種男子漢的態度來對我，就算你以前是個王八蛋，也沒他媽的什麼關係。

這個世界上，真正有男子漢已經不多了。

如果有人說陸小鳳不是條男子漢，這個人最好趕快躲到一個荒山廢廟裏去求神保佑，保佑他不要被陸小鳳的朋友看到。

當然更要保佑他不要被西門吹雪看到。

西門吹雪可以為了一個他根本不認得的人，甚至會為了一個他根本沒有見過的人，披星戴月，奔波數千里，熏香沐浴，齋戒三、五日，去為這個不認識的人殺一個從未敗過的殺手。

因為他願意做這件事。

因為他高興。

這件事是成是敗，是勝是負，是生是死，他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如果他不高興不願意呢？

那可就是一點法子都沒有了，就算你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找來，在他的門口排隊跪下，他也好像連一個人影都沒有看見。

甚至連為了陸小鳳都是一樣的。

如果他不高興不願意，就算有人把陸小鳳當面刺殺在他的眼前，他也看不見。

西門吹雪看得見的，只有他的劍。

（二）

落日忽然從一片蒼芒混沌的雲層中露了出來，落日已經紅了，很紅。

落日最紅的時候，就是它既將沉沒的時候。

人呢？人是否也如是？

西門吹雪從來都不去想，人生中總算有一些無可奈何的悲傷，為什麼要去想？想了又能怎麼樣？

他只知道現在一定已經有一個人要用一柄他從來未看見過的劍，用一種他從未看見過的劍法，來和他決生死於一瞬間。

這不是他的預感。

他仗劍縱橫江湖二十年，出生入死無數次，現在他還活著，他當然也和其他那一些嘯傲江湖的劍客名俠殺手一樣，有一種接近野獸般的預感。

可是這一次，他奔波千里，齋戒沐浴，到此山的絕頂上來，只不過因為他有約。

就約在此時，就約在此地。

他並不知道約他的人是誰，可是敢約他的人，無疑是個非常有份量的人，而且非常有信心，對自己的力量和劍都非常有信心。

這一點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個人是誰？為什麼要約戰劍下從無活口，也從未失敗過的西門吹雪。

（三）

紅日初露時，紅如害羞少女臉上的胭脂，此時已紅如仇人劍下的鮮血。

一個人慢慢的走上山巔來了。

如果他是以輕功飛掠而上的，或者是以青索巧技攀援上來的，這個人都不能算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對手。

這個人是慢慢走上來的，那種慢的程度，就好像一個怕老婆的丈夫在夜歸時走回妻子的閨房一樣，又輕，又慢，小心翼翼，生怕發了一點聲音來，恨不得把鞋子都脫掉。

可是現在走上來這個人，卻穿著一雙很重很重的靴子，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世界上絕對不會再有另外一個人穿靴子比他更重。

這個人穿的居然是一雙鐵靴子，用純鐵打成的鐵靴子。

如果有一個經驗非常豐富的老鐵匠在這裏，要他作最保守的估計，這雙鐵靴子每隻最少也有一個最胖的人一條大腿那麼重。

這種重量是很難估計的，可是最少也在九斤半到十三、四斤之間。

從中間算，一條腿十斤，兩條腿二十斤，穿著一雙二十斤重的鐵鞋子，大多數人走路的聲音都會像打雷一樣，何況是在爬山越嶺走險坡，何況這個人又是個超級大胖子。

可是這個穿著一雙超級鐵靴的大胖子，從平地爬上這座高山絕嶺來的時候，他的腳步聲甚至比一個遲歸的丈夫更輕，輕得簡直就像一個要到廚房去偷嘴吃的小丫頭。

這個人又高，又大，又壯，又肥，卻又偏偏輕如蝴蝶。

這個人肥頭大耳，眉清目秀，一臉笑瞇瞇的樣子，看起來就好像彌勒佛一樣，可是知道他的人，寧可看到一百個拘魂的惡鬼，也不願意看到他。

西門吹雪根本就沒有回頭去看這個人，這個世界上也許還沒有一個值得他去看的人。

這個人居然也沒有去騷擾他，更沒有用那雙大鐵靴去踢他，只不過從他背上一個包袱裏，拿出了一大塊滷牛肉，兩隻燒鵝，十七、八條嶺南師傅做的叉燒肉，一整隻小肥豬，三、四十個包子，七、八十塊豬油冰糖千層糕，攤起一大塊布，把這些東西都擺上去，然後就坐在那裏。

真的就是那麼樣坐在那裏，既不動手，也不動口，這麼樣一個大胖子，面對著這麼一大堆好吃的東西，他居然就動也不動的坐著，只看，不吃。

西門吹雪也沒有動，更沒有看，但卻忽然說了句很奇怪的話。

「小瘦子，我知道不是你，所以你今天還不會死。」他說：「可是你今天實在不該來的。」

穿鐵靴的人，臉上的肥肉忽然在一剎那間像冒泡的泥將一樣凸了起來，而且一直不停在抖，抖得就像是油鍋裏的豬油。

他又不是小瘦子，他是個大胖子，如果西門吹雪說的話，是在警告一個瘦子，這個大胖子怕什麼？

胖子怕怕，只因為他從小瘦瘦，所以他穿大鐵靴，所以他拚命吃一些可以讓他胖起來的東西。

他這麼樣吃，怎麼能不胖。

他為了增加他的重量，很小就開始穿鐵鞋走路，這麼樣一個人的輕功如果還不好，還有天理嗎？

可是現在他已經不能再胖下去了。

所以他雖然總是隨身帶一些他最喜歡吃的東西，也只有看，不能吃。

這個小瘦子，當然就是近兩、三年來才崛起於江湖的超級殺手「大鼓」。

他的肚大如鼓，他的呼吸聲如鼓，甚至連他的人都好像一個鼓一樣。

像這麼樣一個臃腫平凡俗氣的人，有誰會提防他？

所以在最近十九個月以來，死在他那一雙肥肥小手下的武林大豪，已經比死在西門吹雪劍下的多得多了。

可是西門吹雪卻知道這一個人今天到這裏來絕不是為赴約而來。

這個小瘦子肥小胖，就算吃了妖魔教的迷幻藥，也不敢來動西門吹雪。

誰敢動西門吹雪。

這個時候絕嶺下又有一陣腳步聲傳了上來，一陣好重的腳步聲，就好像有一個八百斤重的大胖子穿著一雙八十斤重的鐵靴子一樣。

可是這個人還沒有走上來，西門吹雪就知道這個人既不胖，也不重，穿的還是雙輕輕薄薄、軟軟的繡花鞋。聽到這個人的腳步聲，穿鐵靴的人那張緊張的臉立刻就放鬆了！西門吹雪的眼神卻忽然變得紅如血，冷如雪。

（注）

寫武俠小說寫了二十三四五六七年，從沒有寫過「注」。可是我從小就很喜歡看「注」，因為它常常是很妙的，而且很絕，常常可以讓人看了哈哈大笑。

譬如說，有人寫「××拔劍」之後，也有注「此人本來已經把劍放在桌上了，等他吃過飯之後，又帶在身邊，所以立刻可以拔出。」

看了此等注後，如不大笑，還能怎樣？哭？

「注」有時也可以把一個作者的心聲和學識寫出來，注出一些別人所不知而願聞的事，有時甚至就像是畫龍點睛，無此一點，就不活了。

才子的眉批，也常類此，金聖歎之批四才子，更為此中一絕。

我寫此注，與陸小鳳無關，與西門吹雪更無關，甚至跟我寫的這個故事都沒有一點關係，可是我若不寫，我心不快，人心恐怕也不會高興。

因為在我這個鳥不生蛋的「注」中出現的兩個人，在現代愛看小說的人們心目中，大概比陸小鳳和西門吹雪的知名度還要高得多。

這兩個人當然都是我的朋友，這兩個人當然就是金庸和倪匡。

有一天深夜，我和倪匡喝酒，也不知道是喝第幾千幾百次酒了，也不知道說了多少鳥不生蛋讓人哭笑不得的話。

不同的是，那一天我還是提出了一個連母雞都不生蛋的上聯要倪匡對下聯。

這個上聯是：「冰比冰水冰。」

冰一定比冰水冰的，冰溶為水之後，溫度已經升高了。

水一定要在達到冰點之後，才會結為冰，所以這個世界上任何一種水，都不會比「冰」更冰。

這個上聯是非常有學問的，六個字裏居然有三個冰字，第一個「冰」字，是名詞，第二個冰字是形容詞，第三個也是。

我和很多位有學問的朋友研究，世界上絕沒有任何一種其他的文字能用這麼少的字寫出類似的詞句來。

對聯本來就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文字形態，並不十分困難，卻十分有趣。

無趣的是，上聯雖然有了，下聯卻不知在何處。

我想不出，倪匡也想不出。

倪匡雖然比我聰明得多，也比我好玩得多，甚至連最挑剔的女人看到他，對他的批語也都是：

「這個人真好玩極了。」

可是一個這麼好玩的人也有不好玩的時候，這麼好玩的一個上聯，他就對不出。

這一點一點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金庸聽到這個上聯之後，也像他平常思考很多別的問題一樣，思考了很久，然後只說了四個字：「此聯不通。」

聽到這四個字，我開心極了，因為我知道「此聯不通」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我也對不出。」

金庸先生深思睿智，倪匡先生敏銳捷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有一個人對得出「冰比冰水冰」這個下聯來，而且對得妥切，金庸、倪匡和我都願意致贈我們的親筆著作一部。作為我們對此君的敬意。這個「注」，恐怕是所有武俠小說中最長的一個了。

## 第三章 大鼓與繡花鞋

（一）

上山來的這個女人，高高瘦瘦的身材，長長的臉，眉和眼都是向上挑起來的，在剛健的英氣中又另有一種妖媚。雖然不美，卻有魅力。

她身上穿著個很短的銀狐披風，露出一雙修長的腿，腳上穿的果然是雙繡花鞋。

這麼樣一個苗條的女人，走起路來怎麼會比「大鼓」的腳步還響？

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

──她是故意的，故意在炫耀自己，炫耀她的武功。

她練的是一種很特別的，而且在江湖中絕傳已很久的外門功夫，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身子變得比一個幾百斤的大秤鉈還重。

這種功夫從來也沒有女人練過，更沒有女人能練得成。

她一向以此為榮。

她的名字就叫做：「繡花鞋」。

這當然不是她的真名，可見認得她的人，誰也不知道她還有什麼別的名字？

繡花鞋上山來的時候，也和「大鼓」一樣，帶著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她帶的當然不是吃的。

她帶來的卻是一管簫，一個用上好漆器製成的梳粧箱，一副用象牙匣裝著的賭具，其中包括了一副骰子、一副牌九，和四副葉子牌。

最奇怪的是，她後面還跟著個很漂亮的小男孩，替她姚著一副鋪蓋棉被。

這麼樣一個女人，真的是怪異了。

（二）

西門吹雪極目蒼茫，仍未回頭，大鼓臉色發青，一雙眼睛瞪得就像是兩個肚臍眼一樣。

他們都知道這個女人的來歷和底細。

──她也是這幾年來崛起江湖的有限幾個超級殺手之一，只不過她還有一些非但大鼓比不上，別人也比不上的特別本事。

據說她賺的錢，比其他那三、四個和她有同樣身份的殺手加起來還多。

這是什麼緣故？

看見大鼓，繡花鞋就笑起來了，笑起來的時候，眼神更媚。

「大鼓兄，別人都說，心寬體胖，你的確是個寬心大量的人，近來的確越來越發福了。」

大鼓卻在嘆氣。

「發福有什麼用？肥肉能賣多少錢一斤？」他說：「要能發財，才是本事。」

「這倒是真話。」

「聽說你越來越發財了。」大鼓說：「聽說連山西那幾家大名號有時都要向你周轉點銀子。」

「那倒也不假。」繡花鞋也嘆了口氣：「錢多了雖然也麻煩，可是誰叫我天生就會賺錢呢。」

她忽然一本正經的問大鼓：「你有沒有聽說我賺的錢比你們加起來的都多？」

「我聽說過。」

「可是你也應該知道，我殺人要的價錢，並不比你們高。」

「我知道。」

「那我賺的錢為什麼會比你們多？」

她替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但會賺錢，而且什麼錢我都賺。」繡花鞋說：「我不像你們，只肯做天下第二古老的生意，連最古老的一種我都做。」

大鼓故意問：「我知道天下第二古老的生意就是殺人，最古老的一種是什麼？」

「當然是賣淫。」

繡花鞋面不改色：「天下歷史最悠久的一種生意，就是賣淫」

大鼓苦笑，笑得並不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卻有點像要吐出來的樣子。

繡花鞋卻好像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別人要什麼，我就賣什麼，要我殺人，可以，一萬七千五百兩，錢到命除，從不失手。」繡花鞋說：「要我賭錢，可以，我腰裏有副牌，誰來都跟誰來，只要有錢能輸，就是你的錢是剛從祖墳裏挖出來的，我也照贏不誤。」

「好。」大鼓故意拍手：「有性格。」

「別人要我唱一曲，可以，一曲五千兩，錢到就唱。」

「一曲五千，是不是未免太多了一點？」

「不多。」繡花鞋說：「非但不多，還嫌太少了一點。」

「有誰肯花五千兩聽你唱一曲？」

「這種人多的是」

「他們是不是有點瘋？」

「一點都不瘋。」

「你唱的哪一點比別人好？」

「一點都沒有。」繡花鞋說：「只不過我這個人跟別的唱曲人有很多點不同而已。」

她問大鼓：「你想想，那些一肚子肥油的暴發戶們，能請到當今江湖中最成名的殺手之一到他們的喜慶堂會上去唱個曲子，是件多麼有面子的事。」

大鼓嘆氣：「這倒也是真的。」

「他們給你五千兩，你肯不肯去唱？」

「不肯。」

「那麼，五千兩多不多？」

「不多。」

「所以我比你們賺的錢多，就是天經地意的事了。」繡花鞋說：「何況我還肯陪人睡覺。」

「我看得出。」大鼓苦笑：「你甚至隨身都帶著鋪蓋。」

「不錯，隨身帶鋪蓋，清潔又方便。」繡花鞋說：「你要我陪你睡覺，可以，也是一萬七千五百兩，錢到褲脫。」

大鼓吃了一驚：「睡一覺的價錢也和殺人一樣？」

「當然一樣。」

大鼓上上下下打量著她，故意搖頭：「這一點倒真是看不出。」

繡花鞋也不生氣：「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這個人長得雖然不算醜，可是怎麼看也值不了一萬七千五百兩的。」她說：「只不過……」

「只不過你是大名鼎鼎的繡花鞋。」大鼓搶著替她說下去：「有名的女人，就算長得醜一點，年紀也老了點，還是有很多老瘟生冤大頭願意上當。」

「你答對了。」繡花鞋吃吃的笑：「我們也算是同行，如果你要找我，我給你一個九折。」

（三）

天色漸暗，夜色已臨，西門吹雪仍然獨坐不動，繡花鞋壓低聲音問大鼓：「那個人是誰？」

「你不知道他是誰？」

「我沒注意。」繡花鞋說：「剛才只注意到你。」

「現在呢？」

「一個人既不是石頭人，又不是木頭人，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那麼久，我想不注意他也不行了。」繡花鞋說：「何況，每次我只要往他那邊去多看兩眼，就會覺得有點冷。」

「你顯然已經注意到他是誰，那麼我就有句話要先問你了。」

「你問。」

「你到這裏來，是不是有人僱來你殺人的？」

「大概是吧！」繡花鞋說：「那個人付了我一萬七千五百兩，總不是要我到這裏來陪他睡覺的吧。」

「你知不知道要殺的人是誰？」

「不知道。」

「那麼你最好還是趕快求個神的好。」

「求什麼神？」

「求神保佑你，你那個主顧沒有瘋，要你來殺的人不是他。」

繡花鞋跟著大鼓看過去，那人仍然獨坐岩石上。

「為什麼不是他？」繡花鞋問：「他是誰？」

「西門吹雪。」

繡花鞋呆了，嚇呆了。

西門吹雪？

她從未想到只憑一個人的名字也能讓她這麼害怕，她這一生中好像從來也沒有怕過什麼人。

可是現在她卻忽然覺得冷得要命。

（四）

在蒼茫的夜色中，西門吹雪的一身白衣看來仍如雪。

就在這時候，黑暗中忽然出現了兩盞宮燈，一個人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跟在後面走上來，一身白衣居然也如雪。

跟宮燈的兩位宮鬢如雲的宮裝美女，細腰、長腿，儀態高雅，就算不是宮中選出的宮娥，也必定是萬夫人訓練出來的「職業美人」

她們不但都有很漂亮的樣子，而且還都有一身很不錯的身手，否則怎麼能在夜晚走上山巔。

……除了這種身手外，別的身手當然也很不錯。

所以她們的身價也是非常高的。

跟在她們身後走上來的白衣人，是個白面少年，衣白如雪，面白如衣。

他的腰上，繫玉帶，佩長劍，劍與玉帶，都是價值連城。

繡花鞋又問大鼓：「你看這個人怎麼樣？」

「這個人真英俊，真好看，不但有樣子，而且有氣派。」

「他還有錢。」

「對了。」

「所以他就是你的主顧？」

「也對了。」

大鼓苦笑：「碰巧我的主顧也是他，所以我早就在求神了。」

少年微笑。

「幸好我不是要你們來殺西門吹雪的！」他說：「只有瘋子才會要你們來殺西門吹雪！」

繡花鞋好像又有點不太服氣了。

「難道你真以為西門吹雪是決不會理的？」她問這少年。

「我不是這意思。」他淡淡的說：「我的意思只不過是說，如果我現在堅持要你們去殺西門吹雪，你們一定會先殺了我。」

他甚至還微微帶著笑：「要殺我，當然比殺他容易得多。」

「是的。」

靜默已久的西門吹雪忽然說：「殺你容易，殺我難！」他的聲音冰冷：「可惜他們也殺不死你！」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只要一出手，就已死在我的劍下。」

「你的劍呢？」

「劍在。」

「我為什麼看不見？」

西門不回答，也不必回答，他的劍，為什麼要人看得見？

他的劍，誰能看得見？

西門吹雪只問這少年。

「你說不要他們來殺我？為什麼要他們來！」

「因為我要知道，我是個非常有身份的人，不但能把你約出來，而且還能要這麼樣的兩位大名人先開路在這裏等我。」白衣少年說：「我知道你的眼睛一向是長在頭頂上的，我至少要讓你明白我也不簡單。」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花了許多銀子找他們，只不過要我明白你的身份？」

「是的。」

「那麼你這位有身份的人，又是來幹什麼的？」西門問：「為什麼要約我來？」

「你看呢？」

「以我看，以你的武功，只有來送死。」

白衣少年大笑：「像我這樣的年少多金，英俊瀟灑，又有身份，又有地位，而且還有錢的人，如果連我都想死的話，這個世界上的人恐怕已經死光了。」

這也是真的。

「我到這裏來，只不過想要用一用你的劍。」白衣少年說。

西門沉默。

他沉默，只因為他不知道應該說什麼，他沉默很久之後，才能說一句：「我的劍是用來殺人的。」

他沉默很久之後才說這句話，只因為他已很久沒有說過。

少年時他常說。

少年時，仗劍殺人，縱橫江湖，這句話說出來，如金鐵交鳴，多麼有豪氣。

可是在白衣少年聽來，卻還是有豪氣的，而且有魅力。

他甚至鼓掌。

「好，英雄的劍，不殺人難道去殺豬殺狗？」白衣年少說：「我要用你的劍，本來就是要請你去殺一個人。」

「殺誰？」

「殺一個想謀害陸小鳳的人。」

陸小鳳，有多少年未見陸小鳳，紫禁之巔那一戰至此已有多少年了。

一劍東來，天外飛仙。

昔日的名俠劍客，今日在何處？

西門吹雪眼中非但無淚，眼神反而更冷酷，他冷冷的告訴這個白衣少年。

「如果你要殺一個想謀害陸小鳳的人，你就不該來找我。」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的對象是陸小鳳，不是我。」西門說：「這個人和我全無關係。」

他又告訴這個少年：「你要殺他，只有找一個人。」

「找誰？」

「陸小鳳。」西門說：「你要殺他的對頭，當然只有找他自己。」

這不但是真話，而且是至理。

更重要的一點是：「陸小鳳自己應該能夠管自己的事，已經用不著我出手。」

「如果這件事是他不能管的呢？」

「那麼他就應該去死。」

「如果我一定勉強你去替他做這件事，你是不是就會要我去死？」少年問西門。

「是的。」

「是不是立刻就要我去死？」

「是的。」

西門吹雪的回答永遠是這樣子的，永遠如此簡單而直接，正如他殺人的那一劍。

## 第四章 小姐與大偷

（一）

白衣少年笑了。西門吹雪如果要殺一個人，就表示這個人已經死定，現在西門吹雪要殺他，他居然還能笑得出，不但笑得出，而且笑得這麼愉快。

這一點甚至連大鼓和繡花鞋都覺得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這個看起來總讓人覺得有點神神秘秘奇奇怪怪的白衣少年，居然還要說：「西門吹雪，你真行，我知道你一向都很行。」他說：「你要殺人，比別人要切一顆蘿蔔還容易，你要殺我，當然更容易。」

白衣少年的笑非但愉快，而且能讓別人也同樣愉快。

「你剛才說過，我的武功很差，大鼓和繡花鞋雖然都是當今江湖中一等一的殺手，可是在西門吹雪面前，他們大概連動都不敢動。」

大鼓和繡花鞋既不能否認，也不敢否認。

白衣少年說：「在這種情況下，我聽見你要殺我，本來應該怕得要死才對，可是我一點都不怕你。」他問西門：「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西門看著他，眼神既不冷酷，也不溫柔，西門吹雪看著他的眼神，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看見，就好像在看著一片空無。

「我不怕你，只因為我知道你不會殺我，也不能殺我。」少年居然如此說。

西門吹雪居然也沒有拔劍。

「西門吹雪殺人於一瞬間，一瞬間就可以殺人無數，像我這樣一個弱小人民，憑什麼會認為西門吹雪不敢殺我呢？」這個奇怪而又神秘的白衣少年說：「我當然是有理由的，至少有好幾點理由！」

沒有人能想得出他的理由。

西門吹雪要殺人的時候，世界上有什麼理由能夠阻止他？

可是這個白衣少年居然把理由講出來了，而且真的有效。

他是怎麼講的？

（二）

這個白衣少年講出來的理由，當然是有理由的，而且是別人想不到的理由。

他好像還有很多話要說出來，想不到西門吹雪居然打斷了他的話。

「其實你就連一點理由都沒有，我也不會傷你的毫髮。」

「真的？」

當然是真的，西門吹雪說出來的話，從來都沒有人懷疑。

「西門吹雪要殺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西門吹雪不殺人，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這是真的。」白衣少年說：「我相信。」

「如果西門吹雪要殺你，就算你是個弱女子，就算你是陸小鳳的情人，就算你是那個牛肉湯，現在你都已死在劍下。」

「現在我為什麼還沒有死？」

「因為一個很好的理由，我相信天下再也沒有這個理由更好的理由了。」

「哦？」

「嗯。」

「什麼理由？」白衣少年問：「為了什麼？」

「因為你雖然不是男人，是個女人，而且就是陸小鳳最近喜歡的那個牛肉湯、牛皮糖、牛大小姐，我卻不是西門吹雪。」

這個人說：「我從頭到腳，從頭頂到腳底，全身上下，絕沒有一個地方是西門吹雪。」

大鼓傻呆了，繡花鞋傻呆了，牛肉湯也傻呆了──不管她是不是牛肉湯，她都傻呆了。何況她真的就是牛肉湯。

她知道西門吹雪是個什麼樣子的人，這個人剛才的樣子，就是西門吹雪的樣子，孤獨、寂寞、冷。

如果你認為用這五個字描述西門吹雪還不夠，一定要用十三個字才夠，那麼這十三個字就是除了狐獨、寂寞、冷，這五個字之外，再加上八個字。

驕傲、驕傲、無情、無情。

這個人剛才看起來就是這樣子的，可是現在卻好像不一樣了。

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西門吹雪，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劍神。

這麼樣的一個人，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如果西門吹雪需要一個人死，這個人怎麼能活到現在？

「現在我知道了，你決不是西門吹雪。」牛小姐盯著這個人問：「如果你不是他，你是誰？」

她相信這個人就是西門吹雪，只因為已經從這個人身上感覺到西門吹雪那種獨一無二的孤高和蕭索，也已感覺到那種獨一無二的凌厲劍氣。

除了西門吹雪自己之外，還有誰能給別人這種感覺？

「西門吹雪的臉，本來就像死人一樣，非但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而且連一點表情都沒有。」牛小姐說：「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多數人只要遠遠的看見一個穿一身白衣如雪的白衣人，而且還帶著一把長而狹的烏鞘劍，他的腿就發軟了，那裏還敢去看這個人的臉。」

她的結論是：「所以在理論上來說，要假扮西門吹雪，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這種理論是正確的，只不過理論和事實通常還有一段距離。所以牛小姐又說：「事實上要扮成西門吹雪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為什麼？」

「因為他的劍氣和殺氣。」

──無論誰只要一看見西門吹雪，立刻就會感覺到他那種凌厲迫人的劍氣和殺氣，而且立刻就會被震懾。

「所以這個世界上能改扮成西門吹雪的人並不多，以我的看法，好像還不會超過三個。」

「哪三個？」

「西方玉羅剎、陸小鳳和司空摘星。」

牛小姐說：「西方玉羅剎就是那個西方魔教的教主，司空摘星就是那個小偷，陸小鳳就是那個長著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自從銀鉤賭坊那件事後，西方玉羅剎好像從未再出現過。」這個白衣人說：「何況他本來就很少在江湖中出現。」

「好像是的。」

「所以我當然不會是他。」

「好像不會。」

「我當然也不會是那個超級混蛋陸小鳳。」

「我看你也不像！」

「所以我恐怕就是司空摘星了。」

「恐怕是的。」

這個白衣人長長的嘆了口氣：「你的眼力好像還不錯，只可惜你還是弄錯了一件事。」

「什麼事？」

「司空摘星不是小偷，是大偷，超級大偷。」

「不但是超級大偷，而且好像還是偷王之王。連陸小鳳看見都頭大如斗。」牛小姐說：「能夠讓陸小鳳爬在爛泥裏去挖六百八十條蚯蚓的人，除了他好像還沒有第二個。」

司空摘星大笑，剛才那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氣，已完全消失無蹤。

直到現在，牛小姐才相信陸小鳳說的話，這位偷王之王，實在是個天才，實在是扮什麼就像什麼。

陸小鳳曾經告訴過她：「我曾經在一個叫做『幽靈山莊』的地方，看見過一個人能把自己改扮成一條狗，可是這個人卻說，他的本事還比不上司空摘星的三分之一。」

大鼓和繡花鞋也傻了。

他們雖然已聽見過司空摘星的名字，偷王之王在江湖中名聲之響亮，並不比西門吹雪差多少。

可是他們想不到這個偷王居然卻改扮成劍神，而且能騙過他們。

他們也懂得易容術，幹他們這一行的人，沒有不懂易容術的。

這本來就是一個要做職業殺手的人，最基本的條件之一。

可是他們想不到一個人竟能在一瞬間卻把自己的氣勢和聲音完全改變。

要改變一個人的容貌不難，要改變他的聲音就難了，他一定要先學會傳說中那種可以控制喉嚨肌肉的本事。

所以大鼓什麼說都沒有說，從身上掏出一疊銀票，用雙手送到牛小姐面前，擺在地上，然後就像一隻肥肥胖胖的蝴蝶一樣飛走。

繡花鞋也沒有說話，也走了，走時的腳步聲當然要比來時輕得多。

司空摘星帶著笑看她走，忽然問牛小姐。

「你為什麼不留下她？」

「我為什麼要留下她？」

「因為她好像還有一樣東西忘記還給你了！」司空摘星看著大鼓留下來的銀票：「這一類的東西，通常都不大容易被人忘記的，就算她忘記，你也不該忘記。」

他解釋道：「因為你們都是女人。」

「我對女人的經驗雖然沒有陸小鳳那麼多，可是也不算太少。」司空摘星再補充說明：「根據我的經驗，金銀珠寶這一類的東西，一到了女人手裏，就好像一罈三十年陳的女兒紅到了陸小鳳肚子裏一樣，再想讓他吐出來，恐怕比登天還難。」

「這一次你錯了。」牛小姐說。

「哦？」

「就因為我是女人，所以我才沒有留下她。」

「為什麼？」

「因為我忘記了。」牛小姐笑得像一朵純潔的小百合：「因為我根本就忘記了把銀票給她。」

「你沒有忘記給大鼓，卻忘記給她。」

「嗯。」

「為什麼？」

「因為她是女人，我也是女人。」牛小姐：「別人卻以為女人只提防男人，都是錯的。」

「難道女人最提防的是女人？」司空摘星問：「難道女人只提防女人？」

「這就對了。」

──女人對女人總是比較瞭解得多一點的，對不對？「現在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了，」牛肉湯問偷王：「你能不能告訴我？」

「能。」

司空摘星說：「我雖然不是陸小鳳，可是我也不大會拒絕像你這麼漂亮可愛的小女孩。」

牛肉湯笑：「你至少還有一件事跟他一樣，你的嘴也跟他一樣甜。」

──你嚐過他的嘴，你想嚐嚐我的嘴。

牛小姐不但漂亮可愛，而且聰明，像陸小鳳和司空摘星這種壞男人，心裏想做什麼事，不必等到他們說出做出，她已經知道。

所以她根本不讓這個男人有開口的機會，立刻又搶著說：「我要老實和尚替我寫的那封約戰西門吹雪的信你怎麼會看見的？」

「你怎麼知道我看見過？」

「如果你沒有看見，怎麼會冒充西門吹雪到這裏來？」

「這道理好像很簡單。」司空摘星在嘆氣：「我相信你一定認為事情一定就是這個樣子的。」

他這口氣嘆得真長：「只可惜這次你錯了。」

「難道事情不是這樣嗎？」

「不是。」

「不是這樣子，是什麼樣子的呢？」

「這問題現在我還不想回答你。」

司空摘星說：「現在我只想喝一碗又滾又燙的大碗牛肉湯。」

「而且還是我親自炖的。」

司空摘星大笑：「這次你對了。」

（三）

牛肉湯端上來了，果然又滾又燙，而且是用特號大碗裝上來的，湯已經炖得比米湯還濃，湯裏的肉是用牛身上三個精彩的部分集合至一起炖的，牛是一種最精彩的牛。

像這麼樣一碗牛肉湯，如果配上兩三個硬麵饃饃、一碟雲南大頭菜，再配上一碟蘭花豆腐乾和一包花生米來下山西老汾酒，就算有人用兩百八十六樣菜的滿漢大全來換，你也會說：「不換。」

當然是不換的，換了就是烏龜了。

司空摘星不是烏龜，也不是王八，司空摘星是吃客，是行家，而且是個大行家。

他喝了幾口湯，吃了幾塊肉，就閉上眼睛，從鼻子裏慢慢的吐出了一口氣。

「腱子肉，小花卷腿子肉，三分肥的牛肋條，再加上一點白脯和牛筋。」司空摘星嘆著氣問牛小姐：「這條牛更精彩了，是不是從小用酒拌小麥餵大的？」

「是。」

「這碗牛肉湯是不是已經炖好了四、五個時辰？」

「是。」

「可是我剛坐下，你的牛肉湯就端上來了！」

「我要去求人時，牛肉湯總是早就準備好了的。」牛小姐說：「因為我外婆常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我從來也沒有忘記過。」

「她說什麼？」

「她常常告訴我，要去抓一個男人的心，最快的一條路就是先打通他的腸胃。」

「她說得好。」司空摘星大笑：「你外公一定比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男人都有福氣！」

牛小姐嫣然：「他也比這個世界大多數男人都胖。」

司空笑，牛小姐也笑，兩個人的笑聲忽然又停頓，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先開口的當然是司空，因為他已經喝過牛肉湯。牛肉湯通常都不是可以白喝的。

「西門吹雪是個什麼樣的人，你也應該知道。」他問牛小姐：「他的信是不是別人可以看得到的？」

「不是。」

「所以我根本沒有看見那封信。」司空摘星說：「我只不過看見了一個和尚，一個不老實的老實和尚。」

牛小姐笑：「那個和尚好像真的有點不太老實。」

「可是那個和尚比你聰明。」

「他哪點比我聰明？」

「他知道西門吹雪看到那封信之後，那封信立刻就會變得像一個想自殺的女人的心一樣。」

「這是什麼意思？」

「一個女人為什麼想自殺？」

「因為她的心已經碎了，被一個男人撕碎了。」

「那封信也一樣。」司空笑：「那封信一定也被一個男人撕碎了，那個男人就是西門。」

牛小姐也笑，她不能不笑。

「那個和尚算準西門大劍客決不會去赴一個無名小子的約，因為那位大劍客的眼睛一向是長在頭頂上的。」

「那位大劍客如果常常赴這種約，恐怕連生孩子的時間都沒有了。」

「既然他不來，所以你就來了。」牛小姐問司空：「可是你為什麼要來呢？」

「因為我是陸三蛋的朋友，西門吹雪不去救他，我當然要去。」

「陸三蛋？」牛小姐奇怪了：「陸三蛋是誰？」

「陸三蛋就是陸小鳳。」司空說：「因為他不但是個混蛋，而且是個窮光蛋，有時候他甚至還是個笨蛋。」

牛小姐想笑，卻沒法笑。

「這一次你又錯了。」她一本正經的告訴司空摘星：「陸小鳳決不是一個蛋，不管他是什麼東西都有可能，我都可以保證他決不是一個蛋。」

「為什麼？」

牛小姐又笑了。

「你有沒有看見過一個長眉毛的蛋？」她問司空摘星：「你有沒有看見過一個蛋上長著四條眉毛？」

司空摘星從來都不會投降的，就算要和陸小鳳比賽翻筋斗，他也不投降。

可是這次他投降了。

## 第五章 角落裏的神秘夫妻

（一）

西門吹雪從來也沒有吹過雪，無論落在什麼地方的雪，他都不會去吹的，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人會去吹雪。

西門吹雪吹的是血。

他劍上的血，仇人的血。

盆裏的水還是溫的，還帶著梔子花的香氣。

西門吹雪已經把自己全身上下每一寸地方都徹底清洗過。

現在他正在更衣束髮，修剪指甲。

他已經為自己準備了一套嶄新的衣服，從內衣褲子到外面的長衫都是白的，白如雪。

他甚至已齋戒了二天，只吃最純淨簡單的食物和純淨的白水。

因為他認為現在要去做的事，是最神聖也最聖潔的一件事。

他要去殺人。

（二）

狀元樓是這個地方最大的一個酒樓，生意最好，人最多、最熱鬧，也最吵。尤其是在「飯口」。

「飯口」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要吃飯的時候。

現在正是飯口，狀元樓上本來吵得就像是一大鍋糖炒栗子。熱鬧得就像是一大鍋什錦大鍋菜，可是現在卻忽然靜了下來。

因為樓梯上有兩個人上來了。

第一個走上來的人，是個美得有點野的大姑娘，健康、結實，滿身都充滿了彈力和野性，卻又野得好看得要命。

這麼樣一個女人，本來應該是很受人注意的，不管在什麼地方出現都一樣。

可是今天卻不一樣，今天在這個酒樓上的人，居然好像連看都沒有看她。

因為第二個走上來的人在一瞬間就把每個人的目光都吸引過去了。

這個人的臉蒼白瘦削冷漠而驕傲，一身白衣如雪。

這個人的身上彷彿帶著種比冰雪更冷的寒氣，可以把每個人的聲音和笑容都凍僵。

這兩個人當然就是司空摘星和牛肉湯。

司空摘星不管在什麼地方出現都會受人注意的，他根本就不喜歡被人注意。

他只喜歡在沒有任何人注意的情況下，安安靜靜的去做他要做的事。

他要去做事通常都是「偷」

一個總是會受人注意的人，怎麼能去偷？怎麼能做到偷王之王？

一個總是受人注意的人如果專去偷，那麼他現在就不會出現在一個燈火通明的酒樓上了，因為他現在早就已經躺在一間又狹又小的黑暗的牢房裏，希望明天早上能有一點陽光從那離地很高的小窗中照進來，好讓他抓臭蟲，捉虱子。

一個自稱在這一方面很有經驗的人曾經說，如果你身上只有兩三個虱子，會把你咬得癢得要命，癢死為止。可是你身上如果有兩三百個虱子，隨便它們怎麼咬，你都不會癢，就算它們全都咬死了，你也連一點癢的感覺都沒有。

你信不信？

司空摘星本來是不是個受人注意的人？誰也不知道，因為誰也沒有看過他本來的樣子。

大家只知道，平常他不管在什麼地方出現，都是一副爺爺不疼姥姥不愛的樣子，就算他跪下來求人多看他一眼，也沒有人要看。

可是今天不一樣了。

今天他不是那些讓人連看都懶得去看的討厭鬼可憐蟲，今天他也不是司空摘星。

今天他甚至可以說什麼人都不是，因為今天他是西門吹雪。

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西門吹雪。

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劍。

（三）

劍在腰，如箭在弦。

在三十歲以前，西門吹雪的劍總是斜掛在背後的，用一種非常巧妙而實用的繩結，用那柄形式奇古的狹長烏鞘，繫在背後。

因為他覺得只有這種佩劍的方法才可以使他的行動保持在最靈敏的狀態，也可以讓他拔劍最快。

現在「靈敏」與「快」都已經不是他注重的事了。

在這一方面，他已完全超越，超越了他自己，超越了劍。

超越了他自己的極限，超越了劍的極限。

「超越」決不是件簡單的事，更不容易，無論你要超越什麼，都一定要付出代價。

相當大的代價。

沐浴更衣束髮修剪指甲，這一類的事，本來是西門吹雪決不會做的。

名優、名妓，各式各樣身份的女人，都可能是為他做這種事的人，他自己卻不做。

因為他是人中的貴族，劍中的神。

陸小鳳甚至說：「西門吹雪這個人，根本就不是人。」

每個人都喜歡的事，他不喜歡，每個人都做的事，他不做。

他似乎已遠離人世，他的劍已將他與人世隔絕。

他自己也寧願如此。

想不到的是，他還是「碰上」了，碰上了一個女孩，碰上了一個讓他不能不重回人世的女孩。

這種事是誰都沒法子可以避免的，就連西門吹雪都一樣沒法子。

所以他做了一些「人」做的事──碰上、相愛、結婚，成家，生子。

他甚至，他居然也有了人的感情。

所以他幾乎敗了，幾乎死，敗就是死，在「月圓之夜，紫禁之巔」那一仗裏，他幾乎死在「一劍西來，天外飛仙」的白雲城主葉孤城手裏。

西門吹雪可以死，卻不能敗。

西門吹雪的劍永不能敗，而且必將成為人類的傳奇之一。

這一點是他一定要保持的，因為這不但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命運。

所以他一定要再「入神」，劍之神。

所以他一定要和人分離。

所以在他的妻子生產後，在他最摯愛的女人生下他唯一至親的骨血後，他就和他們分離了。

這就是他付出的代價。

西門吹雪默默的佩上了他的劍，默默的走出了這扇只屬他的窄門。

無論這扇門在什麼地方，都是屬於他的，屬於他一個人的。

因為他就是西門吹雪。

因為這扇門就是生死之門。

門外有一輪明月。

（四）

司空摘星已經在叫菜了。

店裏的夥計一直恭恭敬敬筆筆直直的站在旁邊等著他點菜，雖然站得筆直，腿卻還是有點發抖。

可是等他叫過菜之後，這個夥計的樣子就有一點變了。

司空摘星要的菜是──

「一碟清炒青菜，一碟白煮豆腐，兩個白煮蛋，兩個白饅頭，一壺白水。」

這個世界上也不知道有多少城市鎮集村店，每個地方都不知道有多少賣酒賣飯的酒樓飯舖店館裏的夥計，更不知道有多少。

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不管在什麼地方，不管在什麼樣一個店舖樓館裏，不管是一個什麼樣的夥計，聽到一個客人居然會點這麼樣的幾個「菜」之後，臉色都會變的，不變才是怪事。

狀元樓的這個夥計，現在看著司空摘星的表情，就好像一個花花公子突然發現自己是個太監一樣。而且還有個女人陪在旁邊的太監。

牛肉湯的表情雖然沒有這麼吃驚，也沒有這麼慘，也差不了太多了。

她忍不住要問司空摘星：「你剛才叫了些什麼東西給我們吃？」

「你是不是聾子？」

「我不是。」

「我剛才叫了些什麼東西，你沒有聽見？」

「我聽見了。」牛大小姐說：「我只不過有點懷疑而已。」

「懷疑什麼？」

「懷疑你。」牛肉湯說：「懷疑你是不是那個揮金如土的偷王之王。」

「哦？」

「據說那個偷王雖然從來不偷值錢的東西，卻比誰的錢都多。」

「因為他偷的東西，都是別人請他去偷的。」牛肉湯說：「而且無論誰要請他偷東西，都要出很多很多的錢，據說有一次他為一個人去偷了一個馬桶，那個人居然給了他五萬兩。」

她問司空偷王：「有沒有這回事？」

摘星的人嘆了口氣：「如果一個又好看又可愛的小姑娘一定要說有這回事，我怎麼能說沒有？」

牛肉湯笑了。

她的笑容看起來既不像牛，也不像肉，更不像湯。

如果有人一定要說她笑起來的時候像一碗湯，那麼這碗湯也決不是牛肉湯，而是一碗好甜好甜的紅棗的果蓮子荷花湯。

「如果他偷一個馬桶就可以賺五萬兩，那麼這個偷王是不是已經應該很有錢了？」

「應該是的。」

「有錢的人，通常都是比較小器的人！這個人卻是例外？」

「哦？」

「何況他花錢花得就好像陸小鳳一樣，有時候甚至比陸小鳳還花得快。」

「能賺錢不是本事，能賺也能花錢才是本事。」司空說：「能花不賺，是個混蛋，是個王八。」

牛大小姐笑了。

「做混蛋好像是比做王八好一點！」

「那是一定的！」

「所以你就是個王八。」牛小姐道：「你既不是能花不賺的混蛋，也不是賺得滿盤滿缽的偷王，你只不過是個能賺錢而不能花錢的王八，一個超級的大王八。」

司空摘星好像被罵呆了，他這一輩子，確實也從來沒有被人這麼樣罵過。

他是偷王，就好像西門吹雪大劍神一樣，也就好像陸小鳳就是陸小鳳一樣。

像他們這種人，不罵人已經是客氣了，怎麼會讓別人罵？

這位牛大小姐是不是已經醉了？

「你是不是醉了？」

「這喝的是白水，白水怎麼會讓人醉？」牛大小姐說：「我只不過奇怪，一個只偷一隻馬桶就能賺五萬兩的人，怎麼在他和一個又好看又可愛的女人吃晚飯的時候，只叫白的。」

「白的？」「白的菜，白的豆腐，白的饅頭，白的水。」

牛大小姐嘆了口氣：「依我看，那個不老實的老實和尚吃得都一定要比你好一點。」

「為什麼？」

「只吃這種東西，那裏有力氣生小和尚！」

司空摘星沒有笑，卻嘆了口氣。

「現在我才知道那個陸小雞為什麼喜歡你了。」司空說：「你說話的腔調，簡直就好像是跟他在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

「他究竟是陸三蛋還是陸小雞？」

「兩樣都是。」司空摘星說：「有時候他也是陸小鳳、陸小狗。」

「陸小鳳的意思我明白，他飛起來的確就像是隻小鳥。」

「哼！」

「可是陸小狗我就不明白了，」牛小姐問：「怎麼會有人叫他陸小狗？」

「因為他的鼻子比狗還靈，八千里之外有堆大便，他都能嗅得到。」

牛大小姐想笑，卻忍住，板著臉瞪著司空看了半天。

「你呢？你究竟是司空摘星，還是滿地吃屎？」

司空怔住：「人怎麼會是滿地吃屎？」

牛大小姐當然有她的道理。

「滿地對司空，摘星對吃屎，字字都可以對得上。」牛小姐說：「何況你吃的這些東西，也不比狗屎好吃多少。」

「這次你錯了。」司空摘星並不生氣：「我叫這些東西吃，只因為我現在根本不是司空摘星。」

「那麼現在你是誰？」

「西門吹雪。」司空說：「滿地對西門，吃屎對吹雪，豈非也對得很好。」

「對得真是好極了。」一個人說：「已經好得夠資格去吃一大堆狗屎，再挨一刀。」

酒樓的角落裏有一張桌子，坐著一對夫妻，年紀都很大了，老公瘦小枯乾，老婆白白胖胖，老公愁眉苦臉，老婆喜笑顏開。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夫妻都是這樣子的，如果夫妻兩個人都很熱心的去做「一件事」，丈夫總是比較吃虧一點，老公讓老婆高興了！自己通常都會變得瘦小乾枯，面黃肌瘦。

這個老公和他的老婆本來都是坐在很遠一個角落裏，忽然間，面黃肌瘦的老公已經坐在司空摘星和牛大小姐旁邊的椅子上了。

有關吃屎挨刀的那些話，當然就是他說的。

司空摘星當然不能不問他：「剛才是不是你說我要挨一刀？」

「是。」

「為什麼我要挨一刀？」

「因為你不是西門吹雪。」這個老頭說：「如果你是西門吹雪，我就是滿地吃屎了。」

司空又怔住。

這個老頭本來坐得很遠，他和牛肉湯的聲音連旁邊一張桌子都聽不見。這個老頭卻聽見了。

這個老頭是誰？

如果司空摘星知道這個老人是誰，恐怕立刻就會暈倒。

──天上地下，有什麼事能讓司空摘星暈倒？

## 第六章 司空摘星摘下了一顆什麼星

（一）

如果有人說司空摘星的易容術不是天下第一，那麼這個世界上恐怕也沒有什麼人敢承認他的易容術是天下第一了。

「易容術」這個名詞聽起來好像很神秘的樣子，總讓人覺得它和一些神秘的事情有關，把自己常會牽涉入江湖中一些非常兇險邪惡的勾當。

其實易容術只不過是一種很平常的技術而已──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在演出一齣戲的時候，把自己扮成一個大鬍子。

──這豈非也是「易容」？

這種事也像其他很多種事一樣，要學會，很容易，要學精，就很難了。

司空摘星的易容術已經到達了一種什麼樣的階段呢？

這是沒有辦法可以形容，也沒有辦法可以解釋的，就好像陸小鳳的指頭、西門吹雪的劍，沒有人能形容他們的成就已經到達哪一種階段。

甚至沒有人能想像。

只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確定一點──易容術是有限度的。

用一句話來說：

──天下沒有任何一種易容術能讓一個人改扮成另一個人，而且能瞞過這個人最接近的朋友和親人。

最高深精密的易容術，也只不過能把一個人改扮成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或者是一個沒有親戚朋友會在附近看見他的人，讓別人認不出他是誰了。

能做到這一點，易容術就已經有了它的價值了，值得千千萬萬的人去苦心學習。

司空摘星的易容術無疑已達到這個階段，甚至已超越。

他甚至已經可以讓陸小鳳都認不出他了。

能夠讓一個比鬼靈精的陸小鳳都認不出他，這是多麼大的本事。

可是現在這個本來一直猥猥瑣瑣地在角落裏的小老頭子卻把他認出來了。

你們說，這個小老頭的本事有多大。

這個小老頭的本事之大，甚至已經大得能夠讓司空摘星吃驚了。

更奇怪的是，這個老頭居然能在一個人聲嘈雜的地方，隔著好幾張桌子，聽到他們用很低很低的聲音說出來的悄悄話。

司空摘星居然連一點都看不出這個人的來歷。這種事怎麼能讓他不吃驚？

他終於投降，嘆氣、苦笑。

「我佩服你了。」司空摘星對這個小老頭說：「我知道你也是易容改扮過的，我看不出你是誰，你反而看出了我。」

小老頭的嘴撇著，也不知道是在笑，還是沒有笑，他只告訴司空摘星：「我不要你佩服，你也不必知道我是誰，我更不想知道你是誰。」這個小老頭說：「我只知道你決不是西門吹雪。」

這個小老頭用一種讓人非常討厭的樣子對司空摘星說：「你是張三和李四烏龜王八都不要緊，我只要知道你決不是西門吹雪就夠了。」小老頭說：「這一點恐怕還不止我一個人知道。」

他居然還說：「江湖中消息比較靈通一點的人，恐怕都不可能相信西門吹雪此時此刻會陪一個年輕美貌的小姑娘，坐在這個地方吃白饅頭。」

「為什麼？」

「因為江湖中消息比較靈通一點的人都知道，西門吹雪現在既不在江南，也不在中原。」這個小老頭說：「在種情況下，怎麼會有一個西門吹雪出現在這裏。」

這種事的答案只有一個：「這個西門吹雪一定是假的。」

小老頭說：「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才能看得出你決不是西門吹雪。」他說：「否則我怎麼會看得出來？以你的易容術，誰能看得出來。」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真是千古不變的真理，連司空摘星這種人都不能不服。

他現在就服了。

他現在已經覺得這個小老頭並沒有剛才那麼可惡，甚至已經開始覺得他漸漸變得有一點可愛起來。

只不過他還是不能不問：「如果西門吹雪真的已經不在江南，也不在中原，那麼他到什麼見鬼的地方了？」

「他就是到一個見鬼的地方去了。」

司空摘星看看牛大小姐，牛大小姐看看司空摘星，兩個人幾乎同時問：「這個見鬼的地方是不是在塞外？」

「是的。」

「這個見鬼的地方是不是黃石鎮？」

「是的。」

牛大小姐看看司空摘星，司空摘星看看牛大小姐，兩個人都怔住。

最後開口的居然不是女人，而是男人，牛大小姐居然把嘴閉了起來。

「西門吹雪在外面雖然通常只喝純淨的白水，和最簡單的食物，但他卻是個非常講究，也非常懂得享受的人。」

司空摘星試探著問這個小老頭：「這一次他為什麼會離開他那棟繁花如錦、佔地千畝的山莊，奔波到千萬里之外，趕到那個花不香鳥不語連兔子都不拉屎的鬼地方去，是為了什麼？」

沒有回答，卻有反問：「你知不知道他也會奔波千里，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去復仇？」

「我好像聽說過。」

這件事不但司空摘星聽說過，大概江湖中每個人都聽說過。

「他曾經為了一刀鎮九州趙剛，晝夜不停騎快馬奔三日三夜，去殺陽電刀洪濤。」

司空摘星說：「洪濤的『玉連環陽電八刀』刀刀致命，刀下少有活口，趙剛卻是個他從來未見過面的陌生人。」司空嘆了口氣：「可見我們這位無情大劍客，卻常常會為了一點不是理由的理由去做這種事。」

他問這個小老頭：「你說他絕不絕？」

「不絕。」

小老頭的回答卻很絕：「每個人都常常會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連你都不例外。」

「這次西門吹雪到黃石鎮去，是不是也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理由？」

「是的。」

「這一次他也是為了一個人。」小老頭說：「只不過這一次破了一個例而已。」

「破了什麼例？」

「破了他自己的例。」

「我還是不懂。」

「他出手，一向很少是為了朋友，因為他幾乎沒有朋友，他僅有的朋友，也不會求他出手。」小老頭說：「所以他出手，幾乎都是為了陌生人。」

「我總認為他出手通常都是為了他自己。」司空摘星說：「我一輩子從來也沒有看過比他更自我的人。」他解釋說：「自我的意見，就是自私。」

小老頭笑了。

司空摘星看不起西門吹雪，是江湖中很多人都知道的事，起因只因為西門吹雪看不起他。

「也許你說的對，可見這一次，我卻知道他這麼做既不是為了他自己，也不是為了陌生人。」

小老頭說：「這一次他居然是為了一個朋友。」

司空摘星把一大碗白水像喝酒一樣喝下去，冷笑著問：「我們這位劍神大爺居然會為了一個朋友做這種事？」

「他偶而會。」

「幸好他的朋友不多，」司空冷冷道：「他殺的人遠比他的朋友多一百倍。」

「也許還不止一百倍。」小老頭忍住笑說：「因為他的朋友很可能只有一個。」

「他這個朋友當然就是那個陸小狗。」

「這個陸小狗，當然也就是陸小雞、陸小鳳、陸小蟲、陸小鬼、陸三蛋。」小老頭說：「也只有這麼多雞蟲鳥鬼蛋，加起來才能變成一個陸小鳳。」

牛大小姐在這段時間裏一直表現得很嫻靜，就好像真的是一位名門閨秀大小姐一樣。

可是她忽然一下子就跳了起來，就好像一條被人踩到了尾巴的母貓一樣跳了起來，瞪著這個小老頭，只瞪了一瞪，忽然又溫溫柔柔的坐了下去，又溫溫柔柔的閉上了嘴，一句話都沒說，一個字都沒說。

我們甚至可以恭維她，這一次她簡直連一個屁都沒有放。

放屁的是另外一個人。

「你說的西門吹雪會為了陸小鳳不遠千里趕到那個鳥不生蛋的黃石鎮？」司空摘星問這個神秘的小老頭：「你是不是在放屁？」

「我不是。」

這個小老頭用一種很謙虛的態度說：「在你面前，我連放屁的資格都沒有，就算有屁要放，也得憋回去，如果現在有一個屁放了出來，這個屁也不會是我放的。」

不是他放的，當然就是司空摘星放的了。

（二）

這時候西門吹雪正推開門走出去。

門外有一片黃砂如金，有一彎明月如輪。

司空摘星開始吃饃頭。

他吃饃頭，因為他肚子餓了，餓得要命，他在動腦筋的時候，肚子總餓得快。

可是他隨便把他的腦筋怎樣去動，他還是想不出坐在面前的這個小老頭是個什麼樣的人，怎樣可能會知道這些事情？

就算他動腦筋的程度已經可以動得讓他吃三萬八千個饃頭，他還是想不出。

這個小老頭卻想出了他心裏在想些什麼了，而且還看得出他是誰。

「司空先生，現在你是不是已經可以請這位漂亮的姑娘吃一點不白的東西了？」

司空摘星差一點就跳起來了。

「你說什麼？司空先生是什麼人？」

「司空摘星也許不是一個人。」這個小老頭不讓司空發脾氣，就接著說：「司空摘星也許是好幾十個好幾百好幾千個人，因為這位偷王之王的易容術之精妙絕天下，無人可及。」

還是一句老話。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老話如果沒有道理，怎麼老得起來。

何況這一次這個小老頭的馬屁居然連續不斷，響個不停。

「我知道你不是西門吹雪，因為我知道他已在塞外。」小老頭說：「我知道你是司空摘星，只因為我知道除了司空摘星之外，天下再也沒有第二個能扮成西門吹雪的樣子，也沒有人敢。」

司空摘星笑了，他已經開始發覺這個神秘的小老頭是個越看越可愛的人。

問題是，這個小老頭究竟是誰呢？

這個問題不解決，司空摘星就算真的是一匹馬，他的屁股就算真的被人拍了三萬八千下，他還是不會放過這個小老頭的。

所以他一定要問：「現在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我可不可以知道你是誰呢？」

這個神神秘秘的小老頭的回答又讓人吃了一驚，他居然很乾脆的回答：「可以。」

「可以？」司空摘星好像連自己的耳朵都不太相信了：「真的可以？」

「真的。」

小老頭的回答還是那麼乾脆：「我說可以，就是可以。」

「那麼你現在可不可以告訴我了？」

小老頭的回答又一次讓別人嚇了一跳，因為他居然說：「不可以。」

「不可以？」司空摘星看著這個人的時候，眼珠都好像快要掉下來了：「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個什麼人，我怎麼能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是不是還有一個人能告訴我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大概還有一個。」

「誰？」

「就是坐在那個角落上的小老太婆。」

（三）

小老太婆都是一個樣子，就是那麼樣一個小老太婆的樣子。

也許她還不太老，也許她已經開始有點老了，也許她是很好看，也許她根本就不好看。

一個女人是不是一個老太婆，跟這些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這個小老太婆，也不知道是醜是靚是老是少。可是不管什麼人看見她安安份份太太平平規規矩矩坐在一個很安全的角落裏，就算這個人是個從來沒有看見過女人的人，都會覺得她是個小老太婆。

司空摘星一直都沒有把她看作是一個不是小老太婆的女人。

\*\*\*是三顆星。

三顆星的意思，通常就是三顆星。

可是現在司空摘星忽然發現這個小老太婆並不是一個真的小老太婆了。

他沒有看出什麼破綻來，可是她已經感覺得到。

──陸小鳳看出她的偽裝時，也就是因為這種感覺。

司空摘星明白這道理。

他知道這一次他去面對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顆星。

就好像是陸小鳳、西門吹雪、白雲城主，那麼樣的一顆星。

就好像他自己這麼樣的一顆星。

等到他知道他去摘的這顆星是一顆什麼星的時候，他真的暈了過去。

## 第七章 帳篷裏的洗澡水

（一）

牛大小姐後來告訴她的朋友。

「那天我是親眼看到的。」她說：「我看著司空摘星走過去，走到那個小老太婆面前，那個小老婆勾了勾手指，叫他附耳過去，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然後呢？」

「然後我就看見那個假扮成西門吹雪，故意裝得冷酷無情的司空摘星，表情一下子就改變了，瞪著兩個大眼睛看著那個小老太婆，好像連眼珠子都要掉了下來。」牛大小姐說。

「然後呢？」

「然後他就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頭頂冒汗，兩眼發直，過了半天才回過神來，才能站起來往回走，嘴裏卻一直還在唸唸有詞，就好像道士作法唸咒一樣，誰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也沒有聽見？」

「沒有。」

「那個小老太婆究竟是誰呢？」

「你永遠都想不到的。」牛大小姐說：「我敢保證，就算諸葛亮復生，一定也猜不出那個小老太婆是誰。」

她說：「那天司空摘星走回我們那張桌子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就好像活活的見到了一個大頭鬼。一個腦袋比磨盤還大的大頭鬼。」

（二）

牛大小姐看著司空摘星走回來時臉上的表情，忍不住問：「你剛才是不是見到了一個大頭鬼？」

「沒有。」司空摘星說：「可惜我沒有，可惜這裏也沒有大頭鬼。」

「可惜？可惜是什麼意思？」

「可惜的意思就是說，我倒寧願我剛才見到的是個大頭鬼。」

牛大小姐壓低聲音問：「難道那個小老太婆比大頭鬼還可怕？」

「哼。」

「她是誰？」

「哼。」

「哼是什麼意思？」

「哼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也不能說。」司空摘星說：「何況我根本不知道。」

「你在說謊。」牛大小姐說：「這次我看得出你在說謊。」

這次司空摘星連哼都不哼了。

牛大小姐故意嘆了口氣：「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司空摘星偷王之王居然是個這麼樣的人，不但會說謊，而且還是個膽小鬼，別人只不過在他耳朵旁邊說了兩句話，他就嚇得像個龜孫一樣，連屁都不敢放了。」

司空摘星忽然站起來，向她咧嘴一笑：「再見。」他說。

這兩個字還沒有說完，他的人已經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牛大小姐呆呆的坐在那裏，生了半天氣，發了半天怔，還是連一點法子都沒有。

司空摘星要走的時候，誰有法子攔得住他？誰能追得上？牛大小姐的神通再大，也就只有眼睜睜的看著。

她實在快氣死了。

那個賊小偷明明答應陪她到黃石鎮去的，現在卻一走了之。

可是生氣又有什麼用呢？除了生自己的氣之外，她還能生誰的氣？

那對神神秘秘的老夫妻居然還坐在那裏，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說什麼？有時候甚至還鬼鬼祟祟的回過頭來看著她笑一笑。

牛大小姐終於忍不住了。

她忽然像是根彈簧一樣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大步往那個角落走過去。

走過去之後，牛大小姐更生氣了。

這個面黃肌瘦的小老頭，和這個彎腰駝背的小老太婆，吃的居然比兩匹馬還多。更氣人的是，馬吃草，他們吃的既不是草，也不是「白」的。

他們吃的都是一個身體健康、食慾旺盛的人最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的牛大小姐恰巧正好是一個身體健康、食慾旺盛的人，而且還餓得很。

最氣人的是，這兩個老烏龜非但沒有請她坐下，而且連一點請她吃東西的意思也沒有。

於是牛大小姐的「決心」在忽然之間又下定了，這位大小姐下定決心的時候，是什麼事都做得出。

她忽然坐了下去，坐在司空摘星剛才坐過的那張椅子上，拿起一雙筷子，坐下來就吃，而且專撿好的吃，決不客氣。

彎腰駝背的小老太婆吃驚的看著她，看了半天，忍不著嘆了口氣：「這個年頭實在變了，我們做小姑娘的時候，不是這樣子的。」

「你們那時候是什麼樣子的？」牛大小姐的筷子並沒有停。

「那時候就算有人請我們吃一點東西，我們也不敢動筷子。」

「那時候你們真的不動筷子？」牛大小姐眨著眼：「那時候你們吃東西難道都用手？」

小老頭笑了，小老太婆瞪起了眼──牛大小姐伏在桌上，吃吃的笑個不停，連她剛挾起來的一大塊京蔥燒鴨都忘記了吃。

她忽然又覺得這兩個老烏龜並不是她剛才想像中那麼討厭的人。

想不到的，這個小老太婆忽然又做出了一件讓她很受不了的事。

她居然握住了她的手，而且用一種充滿了同情的眼色看著她，很溫柔的對她說：「小姑娘，你一定要看開一點，千萬不要再難受。」

「我難受？」牛大小姐好像覺得很驚訝、很意外：「誰說我難受？我一點都不難受呀？」

小老太婆居然好像更驚訝更意外：「你不難受？你真的一點都不難受？」

「我為什麼要難受？」牛大小姐說：「老太太，你難道看不出我一定是個很看得開的人。」

老太太只嘆氣，不說話了。

牛大小姐也不再說話，準備又接著開始再吃，可是忽然間，她居然吃不下去了。

在這個神神秘秘的小老頭和小老太婆之間，彷彿又出現了某種東西，讓她吃不下去。

這種東西當然也是種感覺。一種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覺，我們甚至可以把這種感覺形容為──奇怪得要命。

所以牛小姐的筷子終於放了下來。

「老太太。」她說：「你剛才是不是在勸我不要難受？」

「唉！」

老太太不說話，只嘆氣。

「那麼，請問老太太，我是不是有什麼原因應該難受呢？」

「唉，我也不知道。」老太太說：「現在的年頭變了，什麼事都變了，我也不知道這種事現在是不是還會讓人難受了。」

她嘆著氣說：「我只知道，在我們做小姑娘的時候，如果遇到這種事，不但會難受而且還會偷偷的去哭上個十天半個月。」

牛大小姐開始有點著急了：「老太太，這種事究竟是什麼事呢？」

老太太不回答，卻反問：「你知不知道西門吹雪已經到了黃石鎮？」

「我剛聽說。」

「你知不知道他是為什麼去的？」

「他是為了去找陸小鳳。」牛大小姐說：「因為他畢竟還是把陸小鳳當做他的朋友。」

「你錯了。」老太太說：「他不是去找陸小鳳的，因為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人能找到陸小鳳了。」

「為什麼？」牛大小姐更著急：「為什麼？」

「因為一個活人，是永遠不會去找一個死人的。」老太太說：「一個活人如果要去找一個死人，只有自己先去死。」

她說：「西門吹雪不是去死的，他是去替陸小鳳報仇的。」

──陸小鳳已經死在黃石鎮，這個消息無疑很快就會傳遍江湖。

這位老先生和老太太顯然決不是說謊的人，否則又怎麼會嚇跑司空摘星？

牛大小姐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走下那個酒樓的，更不知道她聽了那句話之後，當時有什麼反應。

她只知道現在她已經坐在一棵大樹的樹杈子裏，而且已經哭得像一個淚人兒一樣。

──這個年頭和那個年頭都是一樣的，不管在哪個年頭，一個有情感的正常女孩，都會為一個她喜歡的男人傷心的。

牛大小姐做的事在某一方面看來，也許有一點不太正常，可是她的情感卻決不會比其他任何一個女孩少一點。

她哭出來的眼淚，當然也不會比任何人少。

（三）

依舊是高原黃土風沙。

黃石鎮似乎是一個被時間遺忘了的地方，也或許是黃石鎮的人故意把時間給遺忘了。

不管是被時間遺忘，抑或是遺忘了時間，兩者之間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不變。

黃石鎮一點也沒有變。

西門吹雪走入黃石鎮的時候，也跟陸小鳳一樣，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條貧窮的街道和一個窮得要死的人。

這個窮得要死的人當然就是那個自稱丐幫第二十三代的弟子黃小蟲。

黃小蟲看到西門吹雪時，眼睛居然也亮得一如看見陸小鳳時一個模樣。

只可惜西門吹雪不是陸小鳳。

陸小鳳會向他打聽客棧在那裏，西門吹雪則冷冷的盯著他看。

冷冷的眼神彷彿一雙利箭，穿透了黃小蟲的心坎。他畏畏縮縮的問：「你要找客棧？」

西門吹雪沒有回答。不過，有時候沉默也是一種回答。起碼對黃小蟲這種時常看慣別人臉色的人來說，西門吹雪的沉默就是一種回答。

「大眼」雜貨店後院的小木屋也沒有改變，還是一張木板床，木板床上依舊舖著一張白床單。唯一不同的是，這張白床單卻是嶄新亮麗的，乾淨得一如西門吹雪身上的衣服。

黃小蟲的目光看著西門吹雪的雙目，西門吹雪的目光則盯著木板床上的紅紙，就是那張上面寫著住宿和食膳費用的紅紙。

黃小蟲很想從西門吹雪的表情看出一些什麼，然而，西門吹雪的表情彷彿千年寒冰一樣，既冷又硬，好像用劍都穿不透，何況是一雙人眼？

所以黃小蟲只好自己堆起笑容，道：「這是黃石鎮唯一可以住宿的地方，公子還滿意吧？」

「當然滿意，這裏管吃管住之外，什麼事都可以把你伺候得好好的，怎麼會不滿意？」

答話的人當然不是西門吹雪，因為答話的聲音既清且脆，明顯的表示是女人的聲音。

隨著答話的聲音：「大眼」雜貨店的老闆娘，一直扭著腰肢走了進來。

她臉上堆著風騷之至的笑容，款擺著身軀走到西門吹雪面前，道：「公子……」

老闆娘的話不但沒有說下去，甚至連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不見了。

雪，遇到溫暖的陽光，當然會溶化，然而，一塊千年寒冰卻不會溶化，不但不溶化，反而會使陽光變冷，變得黯然失色。西門吹雪冰冷的臉容，已經夠令老闆娘難受的了，他連正眼也沒有看一看老闆娘，便轉身走了開去，老闆娘的話，怎麼能接得下去？她的笑容怎麼能不消失？

「公子……公子……」

黃小蟲跟在西門吹雪身後，不停的呼叫。

西門吹雪像一個聾子似的，只是直直的往雜貨店門前走出去。

對黃小蟲來說，這無異也是一種回答。

黃小蟲失望極了，他對著王大眼和老闆娘做了一個無奈的表情，張嘴正想大罵西門吹雪一頓。

他的嘴張開，整個人就愣住，兩眼瞪大的看著門口。

──西門吹雪。

走出門口的西門吹雪，忽然來了個大轉身，又跨了進來。

老闆娘的臉，馬上又如春花般綻開了。

可惜西門吹雪就是西門吹雪，他還是連正眼也沒瞧老闆娘一眼。他的眼光，看的不是人，是東西。

他的手，同時也伸向他看到的東西那裏。

那是一個火熠子和一支煙火。

他左手拿起火熠子和煙火，右手一彈，一個元寶就落在櫃台上。

西門吹雪的舉動，自然吸引了老闆娘他們的好奇心。他們情不自禁的跟出門口。

西門吹雪買了火熠子和煙火幹什麼？

這個問題馬上就有了答案。

因為西門吹雪的腳一踏在黃石鎮的沙路上，手上的煙火便「咻」的一聲，飛上了黃石鎮的上空。

煙火在天空爆出了剎那間明亮的火花，就被風沙吹得不如去向了。

不過，西門吹雪的去向，卻是老闆娘他們知道的。因為他並沒有離開黃石鎮。

他不但沒有離開黃石鎮，而且還在街道上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像一個入定的老僧，又像一塊終年不見日光的寒冰那樣，坐了下來。

太陽已經落下了，西天抹起了一片紅霞。紅霞映著西門吹雪身上的白光，彷彿也披上了霞光。

風吹得更大了。但是，大風的聲響卻掩蓋不住急馳的馬蹄聲響。

隨著急驟的蹄聲，二十四騎快馬的形象馬上便出現在黃石鎮外的黃土路上。

快馬奔馳得快，停得也快。

一到了黃石鎮外二十丈外的地方，二十四匹快馬一起停下來。

馬上人一聲不響便跳了下馬，二十四匹馬圍成一個長方形。

──他們是什麼人？他們來做什麼？

這是浮現在老闆娘他們腦中的問題。

那二十四個從馬上下來的人，以非常純熟的動作來進行他們的工作，其純熟的程度，就好像他們從小到大都在做這些工作似的。

因此，老闆娘心中的問題，在一杯茶還不到的時間，就行了答案。

答案並不複雜：

──他們是來搭一座帳篷的。

帳篷的篷布其白如雪，比西門吹雪身上的衣服還白。因為西門吹雪的衣服，已經在黃石鎮上吹了好幾個時辰的風沙。

帳篷一搭好，又傳來了馬蹄聲。

這次的馬蹄聲，只是一匹馬的嘀嘀答答而已。

那二十四個人，把帳篷搭好，一聲不響的已飛身上馬，奔馳而去。

在二十四匹馬揚起的飛揚塵沙中，一輛馬車緩緩馳近。駕駛馬車的人，身上所穿的衣服，和搭帳篷的人一模一樣，是一身純黑的勁裝。

馬車馳至帳篷前停下，馬車後馬上跳下四個也是身穿黑衣勁裝的漢子，四個漢子落地的步伐非常一致，因為他們身上挑著兩根擔挑。

擔挑上是一個大木桶，木桶上面冒著熱氣白煙。

他們就挑著大木桶走進帳篷裏面。

四個大漢再出來的時候，手上只剩下兩根擔挑。他們也是一言不發進入馬車，馬車伕一提馬頭，馬就溜溜的轉身，往來路回去。

就在這時，怪現象產生了。

明明是一輛馬車往回走的聲音，卻忽然變成了兩輛馬車的聲音。

「他們在變什麼戲法？」黃小蟲這個小叫化實在憋不住心裏的疑問了。

「你問我？」老闆娘看著小叫化，道：「那我問誰去？」

老闆娘誰也不必問，因為她已經看到了兩馬車交馳而聚。

所謂怪現象，只不過是又有一輛馬車往黃石鎮的方向奔來而已。

來車的車伕裝束，和離去的車伕一樣，顯然仍然是同一撥人馬。

這輛馬車停的位置，也正好就是剛走的那輛馬車停的位置。

「你猜這次下來的是什麼？」小叫化看了看老闆娘，問道，他的表情，好像他知道了車裏面載著什麼東西似的。

「你以為還是木桶嗎？你以為你是千里眼還是諸葛再生？」老闆娘道。

「你怎麼知道我會猜裏面是木桶？」小叫化道。

「因為我跟你一樣笨。」老闆娘說。

老闆娘說自己笨是有原因的，因為她已經看到了從馬車上下來的是什麼人。

不是黑衣人。不是勁裝大漢，是婀娜多姿的少女。

四個少女。兩個雙手各拿一根火把，一個雙手捧著一套純白的衣衫，另一個雙手捧的卻是一條大浴巾。

四個少女一進入帳篷，馬車就離去了。

而帳篷馬上明亮起來。

──任何一個帳篷，只要插上四根火把，都會明亮起來的，何況是潔白得近乎透明的帳篷？

「我知道這批人是來幹什麼的。」小叫化用很得意的口氣說。

「你知道？你真的知道？」老闆娘說。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他們是來幹什麼的？」

「他們是來送洗澡水的。」

老闆娘舉起了手，揮向小叫化的頭，但是她的手並沒有打到小叫化的頭，不是小叫化躲了過去，而是老闆娘忽然想通了。

她想通了小叫化不是消遣她。這批人真的是送洗澡水來的。於是，她瞪大眼睛，張大嘴巴道：「他真的就是西門吹雪？」

「廢話，除了西門吹雪，還有人一言不發的進入黃石鎮嗎？」小叫化道。

「對，除了西門吹雪，還有人會那麼愛乾淨，不住在黃石鎮唯一的豪華旅館──我的雜貨店嗎？」雜貨店的老闆一下子，似乎又變得聰明起來了。

「來到黃石鎮，吹了一天的黃沙，除了西門吹雪，誰還會想到洗澡，更換衣服？」小叫化的表情更得意了。

老闆娘的雙眉忽然皺了起來。

「你怎麼啦？」小叫化問。

「怎麼啦？！你沒有看到西門吹雪帶了多少人馬來黃石鎮嗎？」

小叫化笑了，他道：「你放心，西門吹雪假如靠人多取勝，他早就不是西門吹雪了。西門吹雪之所以是西門吹雪，就是因為他一向都是獨自行事的。」

「可是這些黑衣人你怎麼解釋？」

「這只是侍候他的傭人而已。在這方面，西門吹雪的表現，一如豪門公子，而不是劍俠。」

於是，老闆娘的雙眉又舒展起來了。

那批黑衣人果然是替西門吹雪送洗澡水來的，因為等一切都準備好之後，西門吹雪便從石上站起，走向了帳篷。

「我們走吧。」雜貨店老闆看到西門吹雪進入帳篷，便轉身欲返店裏。

「走？要走你們先走。」老闆娘道。

「為什麼？難道你想看西門吹雪洗澡？」小叫化瞪大了眼睛道。

「你真聰明。」老闆娘嬌笑道：「一猜就猜中了。」

「洗澡也好看嗎？」雜貨店老闆說。

「別人洗澡不好看，一代劍客西門吹雪的洗澡，卻是千載難逢的好戲。」

雜貨店老闆皺了皺眉，轉身離去。

「慢著！」小叫化忽然叫了起來。

「幹什麼？難道你也想看西門吹雪洗澡？」

「噓，你聽。」小叫化道。

馬蹄聲。一匹馬的馬蹄聲。

雜貨店的老闆看著小叫化，小叫化看著老闆娘，老闆娘看著雜貨店的老闆。

也難怪他們面面相覷的，帳篷搭好了，洗澡水抬來了，更換的衣服也送來了，四個侍浴的女子也來了，這匹馬是來幹什麼的？

很快的，就看到了馬，也看到了馬上人。

馬上的人，這次不是穿黑衣的大漢，而是身穿碎花布的女子。

這個女子策馬奔近帳篷，飛身下馬，人就往帳篷裏衝。

她只進入帳篷裏一下子，人就退了出來。退出之後，她並沒有上馬，反而牽著馬向著老闆娘的方向走了過來。

「你的生意上門了。」小叫化對著雜貨店老闆說。

「什麼生意？」

「你後面的破房子，今天晚上有人來投宿了。」

「你怎麼知道？」

「你沒有看到這個女子只進去一下就出來了嗎？她一定想跟西門吹雪借宿在帳篷一角，卻被趕了出來。西門吹雪一定對她推薦黃石鎮獨一無二的豪華餐館──你的雜貨店。」

「從你看到西門吹雪起，他一共跟你說過幾句話？」雜貨店的老闆問。

「一句也沒有。」

「那你以為西門吹雪會大費唇舌，對這個女子推薦我的豪華旅館嗎？」

小叫化搔了搔頭，道：「不推薦也無所謂，反正黃石鎮只有你那裏可以投宿，她只要想過夜，你的生意就一定上門的。」

雜貨店老闆沒有回答他，因為這個女子已經走近他們身邊了。

「是要投宿嗎？」小叫化一看到這個美貌的女子，眼睛就亮了起來。

「是要投宿，不過這是第二件事。」

「我知道你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小叫化臉上的笑容更明亮了。

「你真的知道？」

「當然，投宿的人通常都是趕到很久的路，肚子一定餓了，他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想吃東西，所以你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想知道哪裏有東西吃，對不對？」

「錯了？」

「哦？」

「第一，假如我吃東西，我也只吃我自己做的東西，第二，我來這裏以前，已經吃得飽飽的。」

「那你……」

「我是來傳話的。」

「傳話？傳誰的話？」

「傳西門吹雪的話。」

「……」小叫化說不出話了，他只是張大了嘴巴。

「他要你傳什麼話？」老闆娘開口道。

「我剛才一進帳篷，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說什麼？」小叫化道。

他說：「走開。」

「那你就走來這裏了？他並沒有要你傳話呀！」小叫化說。

「有。」

「有？我不懂。」小叫化搔著頭說。

「你馬上就懂的。因為他說走開，不是叫我走開，而是要你們走開。」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要你走開？他怎麼可能叫我們走開？是你走進他的帳篷的呀？」

「不錯，可是，走進帳篷並沒犯錯，犯錯的是偷看人家洗澡的人。」這個女子看著老闆娘，道：「他要我傳的話，雖然只是走開兩個字，但是這兩個字意思就是，要我來叫你們走開，別偷看一個大男人洗澡。」

「你是他什麼人？」老闆娘道：「你是他肚子裏的蛔蟲嗎？不然，你怎麼知道他的意思？」

「我當然知道他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我是他的朋友，西門吹雪從來不會叫他的朋友走開的。」

老闆娘不說話了，小叫化和老闆也不說話了。

看了看雜貨店後小木屋內牆上的紅紙之後，這個女子對著老闆娘說：「我決定住了，要先付錢嗎？」

「當然。」小叫化道。

「我不是問你，這裏到底誰是老闆？」

小叫化不說話了。

老闆娘接過五十錢以後，向小叫化遞了遞眼色，轉身往房門外走。

「慢著。」這個女子道。

「怎麼了，難道又要傳西門吹雪的話嗎？」

「奇怪了，你怎麼知道的？」

──真的傳西門吹雪的話呀？

小叫化不禁搔起頭來，道：「你不是說你進了帳篷，他對你說了走開兩個字嗎？」

「不錯，可是這兩個字包含有多少意思，你知道嗎？」

「我怎麼會知道？我發現你真是無理到極點。」

「你現在才知道呀？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我的名字叫牛肉湯，名字就已經夠無理了吧？」

小叫化又不說話了。

「你聽著，西門吹雪說，你們鎮上的人，明天從太陽曬到屁股的時候開始，一個一個的，輪流到他帳篷裏去，他有話要問你們。」

「他以為他是誰？他是皇帝嗎？」小叫化道。

「是的，他現在就是黃石鎮上的土皇帝。」牛肉湯說。

「假如我們不去呢？」老闆娘道。

「不去？不去也可以，不過，不去的話，恐怕以後就走不了嘍。」

「為什麼？」

「沒有腳的人，能去嗎？」

（四）

陽光，使飛揚的塵沙更加顯眼了。陽光，也使黃石鎮外的白帳篷，照射得更加突出。

帳篷的前面敞開了一塊，可以看到裏面擺著一張桌子，桌子旁邊坐著兩個人。

一個是面容冷峻的西門吹雪，一個是滿臉燦然嬌笑的牛肉湯。

桌上有菜，小菜。桌上也有酒，烈酒。

牛肉湯指著黃石鎮上一個踽踽而行的人影，道：「來了！來了！」

西門吹雪依舊是那副冷峻的表情。

牛肉湯似乎毫不介意那副冷峻的表情，仍然用她銅鈴似的嬌聲，道：「我昨晚自做主張，要黃石鎮上所有的人，一個一個來這裏。你看，現在第一個人來了。」

西門吹雪還是沒有開口。他唯一動的是手，舉起杯，緩緩的喝著杯中酒。

「他們來了之後，我就代表你，向他們問話，向他們打聽陸小鳳的下落，你說好不好？」

還是沒有開口。

「不過我先說明，我講的話，全部都是你的意見，如果一言不合，他們想大打出手，這交手嘛，一定要你才成啊。」

西門吹雪還是沒說話，只是用冷冷的目光，盯著走近帳蓬的人。

「來者何人？」牛肉湯道。

這個人看了看西門吹雪，一接觸到那雙其冷如箭的眼睛，連忙轉移視線，看著牛肉湯。

「我姓趙，叫趙瞎子。」

「你眼睛也不瞎，為什麼叫趙瞎子？」

「這叫無理嘛，就跟姑娘身上一樣，既沒有牛騷味，也不是濕淋淋的跟一碗肉湯一樣，為什麼叫牛肉湯？」

「唔，你的嘴巴很厲害，我也不跟你鬥嘴，我現在要問你，你給我聽清楚了，我問的話，不是我的話，是代表這位西門吹雪大俠的話，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不然的話，哼哼，到時你如果真是人如其名，就不太好玩了。」

「姑娘想知道什麼消息？」

「不是我想知道，是這位西門大俠想知道。」

「是。」

「好，我問你，你見過陸小鳳沒有？」

「見過。」

「在那裏？」

「這裏，黃石鎮。」

「好，那他的人呢？」

「死了。」

「死了？」牛肉湯瞪大了雙眼，張大了嘴巴。

而西門吹雪卻一點表情也沒有。

「你沒有騙我？」牛肉湯的聲音略顫抖。

「你如果不信，你可以問後面來的人。」

「我當然不信。」牛肉湯道：「誰會相信陸小鳳會死？你信嗎？」

牛肉湯望著西門吹雪，用微顫的聲音又問一遍：「你相信嗎？」

西門吹雪沒有回答，他的雙目，只是一味注視著黃石鎮上又來了的一個人。

這個人是小叫化。

然後是雜貨店的老闆，然後是老闆娘。他們都異口同聲說：「陸小鳳死了。」

牛肉湯相信了嗎？

「我不相信，還有一個人，如果他也說陸小鳳死了，我也許會相信。」

「誰？」老闆娘臨走前問。

「沙大戶。」

沙大戶沒有來，來的是沙大戶家裏的一個家僮。

這個沙家僮帶來了一張帖子上面寫著的，無外是仰慕西門吹雪的大名，要請他去共進晚餐。

牛肉湯看完了帖子上的字，又氣又急，她忽然從身上掏出了三個沙漏。

她把三個沙漏放在桌上，對那個家僮說：「你看到這三個沙漏嗎？」

家僮點頭。

「這第一個倒過來的時候，沙就會漏到底部，漏完了，也就是你回到沙大戶那裏的時候，你懂嗎？」

家僮點頭。

「這第二個，我會在第一個完了的時候倒過來，沙漏光以後，也就是沙大戶要到這裏的時候，你懂了嗎？」

家僮點頭。

「這第三個嘛，假如沙大戶來了，就沒有用了，如果他不來，那第三個的沙子還沒倒光，沙大戶的頭就不見，你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

「那你就趕快回去吧，我現在要把第一個沙漏倒過來了。」

家僮嚇得臉無人色，像一隻狗般飛奔而去。

（五）

第一個沙漏已快將全部漏到底部了，牛肉湯看了看西門吹雪，道：「那個家僮，該已到家了吧？」

西門吹雪沒有說話，眼睛也沒有看沙漏一眼。

牛肉湯卻又已把第二個沙漏倒過來了。她倒沙漏的手竟然有點發抖。

是否她在懼怕沙大戶的來臨？是否她在懼怕沙大戶也會說陸小鳳已死的話？

不管她懼怕還是不懼怕，要來的，終歸是要來的。

事實，就像沙漏的沙一樣，一點一滴的逐漸積聚起形狀來。

而第二個沙漏的沙也快將漏完了。

遠遠的，沙大戶的人影正在急急行來。

牛肉湯整個人也微微的抖了起來。

西門吹雪這次居然發覺到牛肉湯在顫抖，他居然開口說話了：「鎮靜！」

冷冷的兩個字，卻見有溫暖的效果，牛肉湯不抖了。

牛肉湯真的鎮靜下來了。她以鎮靜的語氣，對著行近帳篷的沙大戶說：「你就是沙大戶？」

「不錯，鎮裏的人都叫我做沙大戶。」

「不錯，你確實很像個大戶人家。」

「牛姑娘誇獎了。」

「我沒誇獎你，做大戶人家，一定要識時務，不識時務的人，能在地方上成為大戶嗎？」

沙大戶笑了，他只是一味笑著。

牛肉湯又說：「不過，你以後能不能再繼續做大戶，那就不一定了！」

「哦？為什麼？」

「因為這要看你現在是不是也識時務。」

「不識時務，我現在會站在這兒嗎？」

「那就好，那現在我代表這位西門大俠問你一個問題。你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

「什麼問題？就是你今天問鎮裏其他人的問題嗎？」

「你既然已經知道，那就直接回答吧。」

「我應該怎麼回答？」沙大戶問。

「照實說就對了。」

「照實說？照實說你們不相信呀！」

牛肉湯的臉色已經大變了，變成了一片蒼白。她張開口卻說不出話來。

一滴淚珠，在她眼角越聚越大，終於緩緩滾下她的頰。她又張嘴，聲音哽咽：「你是說他……他已經……已經死了嗎？」

沙大戶的聲音忽然顯得很冰冷，他說：「是的，已經死了！」

牛肉湯說不出話了，她的雙手，把臉遮掩起來。

而西門吹雪卻又說了一句話。

「你有證據？」

「有。」

（六）

最好的證據，當然是看到陸小鳳的屍體。

要看陸小鳳的屍體，當然要去棺材舖。

這是沙大戶說的。

一般人的屍體，都是葬在墳墓裏的，為什麼陸小鳳屍體，卻要到棺材舖裏看？

因為沒有人來收屍，黃石鎮的人是不會去埋葬的。

這也是沙大戶說的。

沙大戶的話說完了，棺材舖也到了，就好像他的話，早已算好了一樣，不多一句，也不少一句，剛好說到棺材舖門前為止。

趙瞎子彷彿早就知道他們會來，他冷哼一聲，說：「我的話你們不信，沙大戶的話你們才信。唉！這叫真理也要靠權勢呀！」

他的話很有道理，可惜他的話說了等於白說，因為所有的人，根本都沒在意他的存在，只是跨著腳步，走進棺材舖。

牛肉湯這回真的哭了，不但哭，還哭得很大聲。

事實上，看到了棺材，又看到了棺材前的靈牌，誰不傷心？

連西門吹雪一向冷峻的面容，也似乎微微的變了一下。

因為靈牌上寫的，正是：「故友陸小鳳」

西門吹雪又開口了，他說的，還是很簡單的兩個字：「打開。」

「我早知道一定會有人來看他。」趙瞎子說：「所以棺材一直沒釘上。」

「打開。」西門吹雪說的，還是這兩個字。

趙瞎子看了沙大戶一眼，兩個人連忙把棺材蓋拿到地上。牛肉湯哭得更大聲了。

趙瞎子忽然看著牛肉湯，道：「你一味在哭，你知道棺材裏躺的，一定就是你說的陸小鳳嗎？」

牛肉湯不哭了，她瞪著大眼睛看著趙瞎子。良久，她才緩緩的走至棺材旁。

牛肉湯很仔細的看著棺材裏的人，她看他的臉，也看他胸膛上致命的傷口。

然後，她忽然笑起來。

她仰頭大笑，伸手指著趙瞎子：「你真有意思，居然說他不是陸小鳳……」

她的笑聲，忽然變得很淒厲。

西門吹雪凝視了陸小鳳的屍體良久，臉上表情卻一直沒變。

他凝視著，直到牛肉湯那淒厲的笑聲變成號哭，由號哭變成啜泣，他才開口，說了兩個字：「合上。」

棺材蓋蓋回原狀之後，牛肉湯不哭了，西門吹雪卻忽然又說了兩個字：「下來。」

西門吹雪說這句話的時候，頭並沒有抬。抬頭的是牛肉湯、沙大戶和趙瞎子。

他們一抬頭，就看到了一個人，倒吊在屋簷、臉向窗內的人頭。

這個人頭馬上變成一條人影，用一種接近連爬帶滾的方式跳了下來。

「小叫化子，」趙瞎子開口說：「你躲在窗外幹什麼？想偷棺材呀？」

「去你的烏鴉嘴。我偷棺材幹什麼？假如要偷，還不是為了你？」

「那你想幹什麼？」

「我不想幹什麼，我是來送帖子的。」

「送帖子？給誰？」

「當然不是給你，你這副陰陽怪氣的儀容，誰會送帖子給你？是送給這位西門大俠的。」

帖子內容很簡單，只有三十五個字：聞大俠遠來，不勝仰慕，妾雖被眨天涯，亦不能不略表敬意，明日午時，僅以粗茶，為君洗塵。

憑這三十五個字，西門吹雪會赴約嗎？

當然不會。他是來找陸小鳳的，陸小鳳死了，他就要追查陸小鳳的死因，怎麼有心情去喝粗茶？

可是，他還是去了。

因為，帖子旁邊還有一行字：

又及：陸大俠死因，妾略知一二。

## 第八章 宴無好宴

（一）

假如要問誰是江湖上最不懂禮貌的人，答案倒非常簡單。

西門吹雪。

一個從來不多講話的人，他當然是不會講無聊的客套話。

所以嚴格的來說，只要明白西門吹雪的為人，就不會認為他是個不懂禮貌的人。

因此，在江湖上，唯一不懂禮貌的人，就剩下一個了。

──牛肉湯。

她不但不懂禮貌，而且也不講禮貌。

因為她一看到宮素素，馬上就用逼人的語氣問：「你知道陸小鳳的死因？」

假如要問江湖上誰的修養最好，恐怕要數宮素素了。

因為宮素素聽了牛肉湯的話，居然沒有生氣，連臉色也沒變一下，依舊維持她那冷艷高貴的表情。

她只是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那麼好的人，為什麼偏偏那麼早死呢？」

「是誰殺他的？」牛肉湯問。

宮素素又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陸小鳳是我最仰慕的人，居然死在黃石鎮上，我實在難過極了。」

「講難過，最難過的應該是我。」牛肉湯說。

「為什麼？」

「難道你不知道我和他的關係？」牛肉湯說：「你快告訴我，是誰殺的？我一定要替他報仇。」

「誰殺的？誰能殺得了陸小鳳？能殺陸小鳳的人，當然是他最親近的人，是他最不會提防的人。」

「是誰？」

「你馬上就知道了。我已經派人去把這些人找來，他們還沒來以前，我們為什麼不多喝兩杯，遙祝陸大俠在天之靈？」

宮素素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舉起杯子，一飲而盡。

牛肉湯也舉杯一飲而盡。

連西門吹雪也以平常少見的快動作，把杯中酒一下子喝光。喝完了，他把杯子從口中放回桌上。

這時，他的右手正拿著杯子。

這時，他的動作是把杯子放回桌上。

這時，他身後的紗幔裏忽然飛出來一個人。

一個手上握劍的人，女人。

西門吹雪放下杯子的這一刻，正是刺殺他的好時刻。因為他剛喝完酒，注意力並不集中，而且他正要放下酒杯，右手的動作也正鬆懈。

這個女人似乎算準了會一擊而中。

她錯了。

西門吹雪假如這麼容易被刺中，他早就不是西門吹雪，是一個死人了。

死人不會動，西門吹雪會。

西門吹雪的身子，正好借助手按杯子的力量，向右方斜斜的飛了出去。

行刺的女子，一擊不中，卻沒有再攻擊，她只是站著，站在廳堂的中央，面對著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依舊冷峻的站著，彷彿什麼也不看似的看著這個女子。

宮素素站了起來，大聲叱喝道：「宮萍，你想幹什麼？」

「我聽說西門公子的劍術已經練到無劍的境界，我想領教一下。」

「哼！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牛肉湯道。

宮萍連看都沒看牛肉湯一眼，雙目定定的注視著西門吹雪道：「拔劍吧。」

「我看你真的是活得不耐煩了。」牛肉湯說：「你居然敢叫西門大俠拔劍？你知道他一拔劍的後果嗎？」

宮萍依舊沒有理她。

牛肉湯卻又說：「你死定了。」

宮萍冷笑，道：「每件事都有例外的。」

話一說完，她就舉劍刺向西門吹雪，一口氣連攻了二十四招。

西門吹雪的身體快速無比的連換了二十四個位置，然後，就是劍光一閃。

沒有人看到西門吹雪是怎樣拔劍的，也沒有人看到西門吹雪的劍是怎麼刺向宮萍的，他們看到的只是一閃。

就是那一閃，宮萍就已倒下。

（二）

宮萍倒地發出「呼」的一聲，「呼」的一聲過後，竟然傳來了沙大戶的笑聲。

「好劍法！」沙大戶一邊拍掌，一邊自門外走了進來。

「西門吹雪無劍的境界，果然名不虛傳。」沙大戶身後，跟著進來了老闆娘、雜貨店老闆和小叫化黃小蟲。

雜貨店老闆看著西門吹雪和牛肉湯，說：「其實，我早就知道誰是兇手了。」

「是誰？」牛肉湯問。

老闆笑而不答，答話的是老闆娘。「他根本就不知道誰是兇手。」

「你為什麼認為我不知道誰是兇手？」

「你如果知道，你會不早說嗎？」

「早說？早說出來，我會活到現在嗎？」

小叫化這時忽然插口道：「你不怕兇手殺你滅口？」

「殺我滅口？那他豈不自己暴露身份？」

「到底誰是兇手？」牛肉湯又追問。

「最後兇手是很多人。」

這句話是從門口傳過來的。

「為什麼？」小叫化對著進來的趙瞎子說。

「為什麼？兇手越多，我的棺材生意不就越好嗎？哈哈哈哈……」

西門吹雪冷峻的表情，忽然顯出了一抹很不容易察覺的冷笑，他開口說話，而且說的字算是很多。他說：「兇手是很多。」

這樣的一句話，誰聽了當然都會大吃一驚的。

因此，連牛肉湯在內，每個人都愣在當場，所有的目光那射向西門吹雪。

牛肉湯忍不住問道：「是什麼人？」

「他。」西門吹雪指著沙大戶。

「他。」西門吹雪指著老闆，再指著老闆娘、趙瞎子、小叫化，連說了四個「他」。

「還有。」西門吹雪忽然又冒出了這兩個字。

「還有？」牛肉湯瞪大了眼珠。

「她。」西門吹雪指著宮素素。

笑聲忽然瀰漫了整個廳堂。

發笑的人當然不是西門吹雪和牛肉湯，而是西門吹雪所指的所有的兇手。

他們笑得很得意。這令牛肉湯大為詫異，因為她知道，憑這些人，西門吹雪一定可以收拾得了，他們為什麼還在笑？難道是因為他們都不是兇手才笑？

這個問題馬上就有了答案。

因為宮素素忽然收住笑容，說：「西門吹雪，你猜對了。黃石鎮上的每一個人，都是殺死陸小鳳的兇手。」

「只可惜，」老闆娘說：「你知道得太遲了。」

「不，一點也不遲。」趙瞎子說。

「為什麼不遲？」小叫化子說。

「因為剛好來得及睡我的棺材。」

他們臉上的表情又變得愉快的樣子。

而一向表情不變的西門吹雪，臉色突然也變了。

不但變，額頭上還冒著冷汗。

牛肉湯看到西門吹雪的表情，臉上是神色大變，張大了嘴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宮素素看著牛肉湯，得意之極的說：「你想問，酒裏是不是有毒，對不對？」

牛肉湯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告訴你，酒裏有毒。」

宮素素笑得更得意了。

小叫化走到牛肉湯面前，伸手擰了她面頰上的肉一把，嘻嘻的笑道：「你現在是不是越來越看不清楚面前的東西？」

小叫化輕輕的在牛肉湯臉上拍了兩下，道：「你還得意得了嗎？你還有沒有西門大俠的話，要告訴我們？」

牛肉湯掙扎著，踉蹌的走向西門吹雪，只走了兩步，她就倒下，她的手指，剛好碰到了西門吹雪的鞋子。

那麼軟弱無力的一隻手，那麼軟弱無力的一碰，卻彷彿四兩拔千斤一般，把西門吹雪也碰倒。

得意的笑聲，又再瀰漫了整個廳堂。

（三）

在繁華的街道上，一間生意旺盛的酒店裏，誰會特別注意一對老年人？

雖然沒有人注意，雖然小老頭和小老太婆坐的又是一個角落，但他們談話的聲音，卻非常細小。

小老頭的眉頭皺起，看著小老太婆，說道：「你現在就去黃石鎮？」

「現在不去，什麼時候才去？」

「當然等一切情況都明瞭的時候才去。」

「我怕太遲了。」

「怎麼會太遲？」

「到時案子破了，我的小朋友卻也許被害了。」

「西門吹雪會被害？」

「就是他。」

「他會被害？你說些新鮮一點的笑話可以吧？」

「你覺得這很好笑？」

「一點也不。你別忘了，柳如鋼死在黃石鎮，陸小鳳也死在黃石鎮。」

小老頭的眉頭皺得更深了。他忽然站了起來。

小老太婆一把拉住他，說：「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去黃石鎮呀。」

## 第九章 小老太婆的神秘笑容

（一）

南北一十三省的鏢局，假如中原鏢局的總鏢頭百里長青站出來說，他的鏢局只是家小鏢局而已，那就表示，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出一家鏢局可以用大字冠在上面了。

南北一十三省哪家鏢局敢稱第一？沒有，因為連中原鏢局的總鏢頭百里長青也只是說，中原鏢局號稱第二而已。

中原鏢局在十三省內有幾家分局？這連百里長青自己也數不清。

太多的分局，太響亮的字號了。這使得百里長青根本就可以終日養烏蒔花，大享清福。

事實上，百里長青已經有十七年沒有押鏢了。再大的鏢，也只是由副總鏢頭金鵬去押上一押。

十七年來，大小事件，百里長青都交由金鵬替他處理。金鵬成了他的左右手，而且從未出過錯。

所以，當金鵬對他報告說一切都打點好以後，他應該點頭捋鬚，愉快放心的一笑才對。

但這一次，他卻沒有笑。

不但沒有笑，而且還神色凝重的問：「一路都調查好了嗎？」

「絕對安全。」

金鵬說：「為了這趟鏢，我們已經準備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一路上，都已經做好一切安全措施，總鏢頭大可放心。」

「這十多年來，多虧了你，你也從來沒有出過錯，我是很放心的，只是這一趟鏢，關係實在太大了。」

「我知道，三千五百萬兩黃金，可以做多少事的錢？可以用八十代都用不完。」

「是呀，所以這趟鏢絕對不能有任何一丁點兒錯失，否則別說你我，恐怕整個鏢局的事業，都會毀於一旦。而且，這也是滿門抄斬的事。」

「我知道，所以京師裏還特別派了柳乘風大俠，七個多月前就開始按我們定的路線去安排了。」

「柳乘風那邊有沒有什麼消息傳回來沒有？」

「每隔十五天都傳回來一次消息。」金鵬說：「都只有兩個字。」

「哪兩個字？」

「安全。」

既然一路安全，就是該上路的時候了。

這一趟鏢，由中原鏢局百里長青親自出馬押陣。

（二）

牛肉湯實在焦急得很，她這一生從來也沒有現在這麼焦急過。

她寧可人家來把她一刀殺了，都比關在這大牢裏，等待行刑好受。

因為等待只會帶來焦慮，而焦慮是令人難過不堪的。

她實在是受不了了。

她拚命的拍打著四周的牆壁，大聲呼叫著。

除了牢內的回聲以外，回應她的只有一雙眼睛。

一雙冷冷的眼睛。

這雙眼睛也不一定是在看她，只是對著她的方向凝視著面前的虛空而已。

西門吹雪就是這樣的人，對周遭的一切似乎都無動於衷。

牛肉湯忽然停止了呼喊拍打，站在西門吹雪面前。

她用絕望的眼神，瞪視西門吹雪冷峻的面容，道：「他們會殺我們嗎？」

西門吹雪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彷彿這個問題已經不值得回答了。

「他們會不會殺我們？」

牛肉湯又問了一遍，這會她還用力搖動西門吹雪的肩膀。

「不會。」

這兩個字彷彿不是西門吹雪講的，而是被牛肉湯搖出來的，從肚皮捲到口腔，從口腔的牙縫裏搖到外面去。

這樣一句無生氣的回話，卻帶給了牛肉湯無窮的希望。他的眼睛忽然消失了那絕望的神情，升起了明亮的光采。她說：「真的？他們真的不會殺我們？」

西門吹雪沒有搖頭，也沒有點頭。

牛肉湯卻高興得差點手舞足蹈起來。她又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說，他們既然在酒裏下迷藥，不是下毒藥，這表示他們並不想殺我們，對不對？」

「不對不對不對。」牛肉湯自己接了下去，說：「假如他們不想殺我們，為什麼把我們關在這裏？」

這似乎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為什麼把牛肉湯和西門吹雪關起來，而不把他們一刀殺了？

他們已經一點價值也沒有了。

陸小鳳死了，他們是來報仇的，不殺他們，只有增加危險，別無好處。這個問題，牛肉湯根本不可能知道，任憑她想破了腦袋，也不可能知道。

因為答案，是在黃石鎮那群兇手的腦裏。

西門吹雪似乎早就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乾脆把眼睛閉了起來。

「為什麼不把西門吹雪殺了？」

這是沙大戶提的問題。

看來，這個問題連沙大戶也不知道。

「對呀，為什麼不殺了西門吹雪？」

這是雜貨店老闆和棺材店老闆異口同聲接著問的問題。

這個問題似乎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

因為發問的人的眼睛，都看著一個人。

「不殺他的原因。」宮素素站起身，道：「是為了他的劍譜。」

「劍譜？」沙大戶道：「我們還要他的劍譜做什麼？」

「你不想學得他舉世無雙的劍法？」

「本來想的，現在卻不想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快變成大富豪，還學劍法幹什麼？」

「有了錢，你就什麼武功也不再練了嗎？」宮素素問。

「你說得不錯。你知道我們每人可以分到多少錢嗎？」沙大戶說。

「我算不出來。」

「我也算不出來，只不過我知道，我們分到的錢，用到我們的第八十代孫子也吃喝不完。」

沙大戶環視眾人一周，又說：「有了這麼多的錢，不好好吃喝玩樂一番，還練什麼劍？」

棺材店老闆那張原本像個死人的臉上，忽然也有了血色，簡直像換了個人，由死人變成皇帝似的，他用極高興的口吻說：「對呀，有了錢，咱們只管花天酒地去，還管他什麼劍法？」

「而且，」沙大戶又說：「留著西門吹雪在，我們就多了一份威脅。」

「你們放心，那座大牢，連鬼都逃不出來，何況區區一個西門吹雪？」宮素素看著大家，說：「你們都一心只要錢，那劍譜就留給我自己好了，西門吹雪的事，也讓我來處理好了。」

「可是……」沙大戶欲言又止。

「你怕他飛出我的大牢？你放心包在我身上。」

「為什麼包在你身上？這件事是包在我們大家身上的。」

小叫化三步並做兩步跑了進來，一進來，就說了這句話。

「你知道我們在談什麼事嗎？」

「什麼事？」

「我們說好的事呀！」

「他們來了？」

小叫化點頭，說：「他們來了。」

他們？他們是誰？

（三）

小老頭似乎對黃石鎮附近的路很熟悉似的，他故意七拐八拐的，來到黃石鎮的外頭，剛好是夕陽將下時。

「你看，我說得不錯吧？」小老頭看著夕陽說：「我說過到黃石鎮時剛好是黃昏，沒有騙你吧？」

「這一點你沒騙我，可是你騙了我別的。」小老太婆說。

「別的？我騙了你別的什麼？」

「你騙了我走了半天冤枉路。」

「那我可沒騙你。」小老頭說：「我只跟你說過，走到黃石鎮，起碼是太陽快下山的時候，你說就應該是日正中天的時候，我說你不對，你就說我們走走看，於是我們就走來了對不對？」

「對。」

「那你看，那太陽是不是快下山了？」

「是。」

「那表示我說的話對，我沒有騙你？更沒有騙你走冤枉路。」

「好吧，就算沒騙吧。可是你說的話卻說錯了。」

「錯了？錯在哪裏？」

「錯在夕陽。」小老太婆指著只剩下一條邊的太陽說：「你說到黃石鎮是太陽快下出時，錯了。我說是太陽已下了山時才對。」

「不對不對不對，我們現在進黃石鎮，不就剛好嗎。」

「不對不對不對，我們現在不進黃石鎮。」

「為什麼不進去？」

「因為我們要找西門吹雪。」

「找西門吹雪不是要進去嗎？」

「不要。」小老太婆一指鎮外那個白帳篷，說：「你看，那不是西門吹雪的行館？」

帳篷裏當然一個人也沒有。

不過，這好像並不怎樣令小老頭和小老太婆驚訝。

令他們驚訝的，是他們在帳篷裏，忽然聽到馬蹄聲。

馬蹄聲也不是最令人驚訝的，最令他們詑異的，是馬蹄聲後那一長串沉重的車輪磨地聲。

「那是什麼？是保鑣的嗎？」小老太婆問。

「是什麼？」

「要去看一看。」

話還沒有說完，小老頭和小老太婆的人，就已經不在帳篷裏了。

（四）

中原鏢局的旗幟，迎著傍晚的風，吹得颯颯的響。

百里長青端騎在馬上，雙目炯炯有神。

「金鵬，前面就是你說的黃石鎮？」

「是的。」

「絕對安全嗎？」

「我們的人三個月來查過一次，全鎮的人都是土生土長的，除了一個沙大戶。」

「沙大戶？」

「沙大戶是個外地的流放貴族，忽然在黃石鎮外的山上挖到了黃金，便在這裏定居。因為他有錢，所以偶然會收留一些亡命之徒。」

「不過這些亡命之徒的武功，我們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打倒他們。」

「那我們今天晚上，似乎可以安安穩穩的睡一覺了。」

「我也這麼想。」

「你怎麼想？」小老頭問。

「我想，他們如果是睡得安穩的話，那就只有一種情況。」小老太婆說。

「什麼情況？」

「死人是睡得最安穩的。」

「他們為什麼會死？」

「帶著這麼多錢，來到這個表面上平靜，暗地裏卻波濤洶湧的黃石鎮，不是找死嗎？」

「你怎麼知道他們帶的是錢銀？」

「你沒看到地下的車輪痕？你看看有多深？恐怕他們保的是黃金。」

「我看不是。」

「哦？」

「如果保黃金，怎麼只帶這麼幾個人？」

「那你以為他們保的是什麼？」

「石頭。」

「石頭？」

「對，石頭。」

「你怎麼知道？」

「判斷。我看他們的車裏裝的絕對是石頭，只有裝了石頭，他們才這麼大膽，幾個人就進入黃石鎮。」

「你知道這幾個人是誰嗎？」

「誰？」

「他們的總鏢頭百里長青、副總鏢頭金鵬、峨眉女俠司徒鳳、司徒鶯、司徒燕、青城劍玄道子。」

「真的？」

「我會看走眼嗎？」

「那他們載的是黃金？」

「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看。」

沙大戶的屋子早就燈火通明。

對沙大戶來說，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日子。

能夠招待南北一十三省最大鏢局的總鏢頭，這可是盼也盼不到的事。

因為，除了吩咐廚師好好準備拿手菜之外，他自己，也早已站到大門口去恭迎百里長青的大駕了。

不單是他，黃石鎮上所有的人全都在他們的門口恭候著。

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極得意的笑容。

因為，這就是小叫化口中的：「他們來了。」。

他們，當然就中原鏢局的人了。

其實，更真實更深一層的說，小叫化口中的他們，應該指的是馬車裏的鏢銀。

──那可以用八十代也用不完的黃金。

「他們進去沙大戶家了。」小老頭說。

「唔，鱉已入甕了。」

「怎麼辦？」

「怎麼辦？看好戲呀。」

「這時候還看好戲？」

「不然，你想怎麼辦？」

「救人去呀。」

「救人？救誰？」

「他們呀。」

「他們？他們現在還會有危險，還沒吃飽，還沒喝醉，怎麼會有危險？」

「那……」小老頭不知怎麼辦了。

「我們去救人。」小老太婆說。

「你不說他們還沒危險嗎？」

「我不是說他們，是說別人。」

「別人，別人是誰？」

「他不是誰，他是西門吹雪。」

「他？你知道他在那裏嗎？」

「我當然知道，不然，怎麼提議去救他？」

「你為什麼認為他需要人去救？」

「因為他不在帳篷，而且，我看沙大戶他們都開心得很，假如西門吹雪在外面，他們會那麼開心嗎？」

「你為什麼要救西門吹雪？」

「我不跟你說過，他是我的小朋友嗎？」

「小朋友就要救？」

「因為這個小朋友現在可以幫我們做很多事。比如說看看車裏的是石頭，還是黃金？」

「那我們為什麼不快點去？」

小老頭話還沒說完，人就跑了開去。

但是他沒有跑開，因為他的後衣領被小老太婆一手捉住。

「你幹什麼？」

「這句話應該我問你才對。你幹什麼？」

「救人呀？」

「救人？救人是往那邊。」

夜，沒有月亮的夜。

平常很陰森牢房，在這樣的夜色下，更顯得陰森極了。

看到這麼陰森的牢房，小老頭子禁不住皺起兩條眉毛，小老太婆也禁不住皺起了眉頭。

「你為什麼也皺眉？」小老頭問。

「因為你皺眉呀。」

「我皺眉跟你皺眉有關聯嗎？」

「當然有。」

「是什麼關係？」

「因為你皺眉的樣子很像一個人。」

「是的。」

「誰？」

「陸小鳳。」

「真的，我會像陸小鳳？」

「是的，只不過是個灰眉灰髮，也就是說，灰頭土臉的陸小鳳」。

小老頭笑了，他覺得很得意：「只要像陸小鳳，管他什麼頭髮眉毛？」

他忽然嘆了一口氣，說：「只可惜……」

「只可惜陸小鳳已經死了？」

「這是其一。」

「其二呢？」

「只可惜現在我們有正事要辦，不然，我倒要請你好好吃喝一頓。」

「為什麼？」

「因為從來也沒有人說我像陸小鳳。」

「像陸小鳳有什麼好？還有人叫陸小鳳做陸小雞呢。」小老太婆說：「而且，陸小鳳已經死了，說你像個死人，又有什麼好的？」

小老頭不說話了，他只是默默的走向牢門。

但他的腳步卻被小老太婆一把拉住。

「你幹什麼？」小老頭問。

「你想幹什麼？」小老太婆反問。

「我們不是要去救人嗎？陸小鳳死了，總不能再多一個西門吹雪是死人吧？」

「我忽然覺得有一件事比救西門吹雪還重要。等做完了這件事，再來做也不遲。」

「什麼事？」

小老太婆沒有回答，只是作了一個神秘的笑容。

## 第十章 微笑的劍神

（一）

深夜，沒有月亮的深夜。

假如從夜色初臨開始飲宴，深夜，就是飲宴結束的時候。

因此，在沙大戶大廳的飲宴，正是結束的時候。

沙大戶的飲宴，當然是招待中原鏢局的貴賓了。

而沙大戶的飲宴結束，要離席的，當然是中原鏢局的一行保鏢人馬了。

當各位保鏢的人站了起來時，沙大戶卻忽然又舉起了酒杯，說道：「有一件事，我感覺很抱歉。」

「沙兄盛情招待，我們感激已經來不及，沙兄又何來抱歉？」百里長青抱拳說道。

「酒菜淡薄，總鏢頭賞光，已經是很給面子了。所以，這件事我一定要自己罰酒一杯，以示歉意的。」

「是什麼事？」百里長青說。

「是寒舍太小了。」

「太小？太小也跟沙兄道歉有關？」

「當然有關。」沙大戶一乾杯中酒，說道：「因為太小了，所以只能招待貴鏢局的三個人而已。」

百里長青還沒來得及說話，雜貨店的老闆就搶先說出來：「沒關係，我那邊可以招待二個。」

宮素素也搶著道：「這兩位姊妹，就住我那兒好了。」

棺材店的老闆，也搶著道：「各位如果膽子大，不怕睡棺材的話，我那裏也可以住。」

百里長青當然只有感激的份了。

於是，中原鏢局的人，就被分配開了。

其實，應該說是中原鏢局力量，就被分散了。

雖然是沒有月亮的深夜，沙大戶門前的鏢車，還是可以依稀辨別出位置來。

不但鏢車依稀可見，連守衛鏢車的人，也約略可以看出。

其中一個守衛，忽然凝視著不遠處的花叢。

他看到一條人影一閃而逝。

他沒有哼聲，因為他以為自己眼花了。喝多了酒的人，通常都會眼花的。

不過，就算他想哼聲，他也哼不出來。

因為一枚細小的金針，早已從人影消失的花叢飛了出來。

這枝金針，當然是飛向這名守衛的咽喉了。

所以他除了瞪大了眼睛，右手掙扎著想拔刀之外，他連叫一聲都叫不出來。

跟著，一把刀的刀鋒已經割開了另一個守衛的喉頭。

而另一條繩索，也在同時套牢了第三個守衛的脖子。

而夜，依舊是寂靜無聲。

雖然是深夜，宮素素的住所卻明亮一如白晝。

在深夜中，屋裏的燈火，通常都會給旅人無限的溫暖與親切。

起碼，中原鏢局的兩位女鑣師，就有這種感受。

因此她們一踏入宮素素的正廳，就感到很舒服。舒服的人，通常都想表達一下她們的感受的。

宮素素只是微笑著，靜聽她們對主人和主人住所的讚美。然後，她才說話：「難得遇到二位姑娘，我們再小飲一番如何？」

人在舒適溫暖的環境裏，會拒絕這種激情嗎？

當然不會。

所以宮素素就用力的拍了二下手掌。

於是，小菜淡酒，一下子就擺在桌上。

端菜端酒的，是個老嫗。

假如細心的觀察，就會發現這個老嫗的步履非常矯健，一點也不像個老人。

而假如能撩起老嫗的裙腳，就會發現老姬的雙腿，光滑嬌嫩一如少女。

這些，當然是兩個女鑣師注意不到的。

她們不但沒有注意這些，而且連一點戒心也沒有，宮素素一敬酒，她們舉杯就乾。

老嫗的反應很快，馬上又替她們斟上第二杯。

第三杯。

第四杯的時候，老嫗忽然舉起右手的酒壺，猛然砸向她右邊的女鑣師。

這個女鑣師的臉色大變，想舉起右手去阻擋。只可惜，她忽然發現，她的右手竟然舉不起來。

她的臉色實在太難看了。

她不知道，坐在她身旁的同伴，臉色比她的還難看。因為她的頭，已經被老嫗的酒壺擊出了血花。

而她的同伴，想舉手幫她阻敵，卻連一絲力氣也沒有。

她忽然發現自己的四肢全都麻木了。唯一正常的，只有聽覺。

她聽見了宮素素陰冷而得意的笑聲。

宮素素住所的燈火，忽然全都熄滅。

夜，似乎更陰森了。

陰森的不只是夜色，還有棺材，還有趙瞎子的笑聲。

「你們敢睡嗎？」趙瞎子的說話聲也顯得陰森。

「當然敢，我們走江湖走慣了，連墳墓旁邊也都睡過，怕什麼棺材？對不對？」鑣師撞了撞他的同伴說。

他的同伴馬上接嘴：「當然對，何況這棺材還是新的。」

「就是新的，我才問二位敢不敢睡。」

「為什麼？」

「因為新棺材是用來裝剛死的人的。」

「你別再開玩笑。」

「你以為我在開玩笑？」

「難道你不是？」

「他不是。」

最後一句話，是從一副棺材裏忽然冒出來的。

兩個鑣師禁不住嚇了一跳。

就在他們被嚇一跳的時候，棺材裏便飛出來一個人。

而趙瞎子的雙手，也變成爪形，抓向他面前的鑣師。

「砰砰」兩聲，兩個鑣師的生命便結束了。

趙瞎子伸手一邊扶著一個，用力一推，鑣師的兩具屍體，不偏不歪的，落在兩副新棺材裏。

趙瞎子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對著從棺材裏飛出來的人說：「小叫化，不賴吧？」

「當然不賴，這種角色，也配出來保鏢？」

「你以為他們配做什麼？」

「就是這個，」小叫化伸手一指，說：「只配睡在棺材裏。」

趙瞎子說：「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我看不只是這兩個，所有的人都只配睡我的棺材。小叫化，還有幾副棺材是空的？」

「好像不多了。」

「當然不多，只剩六個而已。」

「六個？有這麼多？」

「雜貨店裏有兩個，老沙那裏有兩個……」

「老沙那裏為什麼只有兩個？不是三個嗎？」

「三個？難道你想把我們的老大也殺了？」

「我怎麼敢。」小叫化說：「這只有四個，還有兩個是什麼人？」

「你忘了大牢裏的牛肉湯和西門吹雪？」

「我怎麼會忘？誰能忘得了西門吹雪？」

（二）

是的，誰能忘得了西門吹雪？

起碼小老頭就忘不了。

一做完了小老太婆那件事之後，小老頭就忙不迭的催促著小老太婆，說：「該去救西門吹雪了吧？」

「當然。現在去救，正是時候。」

「為什麼現在正是時候？」

「因為黃石鎮的人，現在正在用盡方法對付中原鏢局的人，一定不會派人看守他們的牢房。」

「中原鏢局的人會被他們殺死嗎？」

「大概吧。」

「那你為什麼不想辦法救他們？」

「你有辦法救他們嗎？」

小老頭沒說話，因為他回答不出來。以他們兩個人的力量，救得了他們嗎？

而且，這件事也不能點明真相，因為他們還查不出誰是主謀。

查不出主謀，誰會相信一個小老頭和一個小老太婆的話？誰會相信黃石鎮上那麼老實的人會謀害中原鏢局的人？

連陸小鳳都不相信，所以陸小鳳才被殺。

「你以為誰是主謀？」小老頭問。

「照目前情況來看，只有兩個人嫌疑最大。」

「誰？」

「百里長青和金鵬。」

「他們倆？為什麼呢？一個是中原鏢局的總鏢頭，一個是副總鏢頭，怎麼會劫自己的鏢？」

「為什麼不會？你知道這趟鏢有多少嗎？」

「多少？」

「三千五百萬兩黃金。」

「那是多少？」

「那是用到你第八十代兒孫也花不完的錢！」

「這麼多？是誰要保這麼多錢？」

「據我所知，是當今朝廷的備戰錢。」

「為什麼要運走呢？」

「因為傳說南方有叛變，所以把黃金運下去，作為戰爭之用。」

「為什麼不直接用軍隊運送？」

「怕引起矚目，因為南方的叛變，是否會叛亂不知道，萬一運黃金的事風聲走漏，馬上生變，就準備不及了。」

「所以就托中原鏢局押送？」

「不錯。」小老太婆說。

「可是看來，黃石鎮這批人，預謀了大概有半年了吧？他們怎麼知道那麼早？」

「所以我才懷疑是百里長青和金鵬其中之一是主謀。」

「唔，」小老頭道：「他們是最先知道要托運黃金的人，可是，他們自己的錢已經用不完了，怎麼還要劫鏢呢？」

小老太婆笑了。她說：「你現在有錢嗎？」

「有。」

「可以用多久？」

「可以用到我死也用不完。」

「那假如再有一百萬兩黃金放在你面前，你還要嗎？」

「我不要，」小老頭說：「才怪。」

「所以呀，誰不想擁有更多的財富？」

「有一個人！」

「誰？」

「陸小鳳。」

小老太婆又笑了。她道：「死人當然不想擁有更多的財富。」

小老頭也笑了，他道：「陸小鳳真是個死人嗎？」

「難道不是？」

小老頭沒有回答。因為忽然伸手在唇上，做了一個「噓」的動作。

他們已經到了牢房外，所以小老頭才叫小老太婆別哼聲。

其實，就算小老頭和小老太婆的聲音再大，牢房裏的人也根本聽不到的。

因為牢房裏根本沒有看守的人。

有的，只有關在裏面的西門吹雪和牛肉湯而已，而他們聽到說話聲，又有什麼打緊？

假如有人這樣想，這個人就錯了。

因為西門吹雪已經聽到了門外的人聲，而且用手一點，就把牢房裏的油燈點熄。跟著，他用手按住牛肉湯的嘴，附口在她耳邊輕輕說了兩個字：「別吵！」然後他的人就無聲無息的貼在牢門的牆壁上。

牢門緩緩往內推的。

牢門推的方向，剛好是西門吹雪靠牆的方向。

牢門推了一半，小老頭就發出了「咦」的一聲。

這表示他發現了牢裏是黑黝黝的一片，跟著，就聽到他彷彿喃喃自語的說道：「來遲了，西門吹雪不在。」

「誰說我不在？」

隨著西門吹雪的話，一股劍氣，已經刺向了小老頭。

小老頭身體猛然向後飄去。

西門吹雪的劍，快速無倫的又刺向小老太婆。

小老太婆沒有後退，卻其快無比的舉起雙掌。這雙手掌，以天衣無縫的方法，一夾就夾住了西門吹雪的劍。

「是你？」西門吹雪發出了一聲驚呼。

「不是我。」小老太婆回答了這樣一句莫名其妙的話。

「是你。」西門吹雪又說。然後，他緩緩將劍自小老太婆手上抽回，嚓的一聲，點亮了火熠子。

燈光一亮，牛肉湯就皺起了眉頭，看著小老太婆道：「原來是你？」

「姑娘還記得我？」

「當然記得，司空摘星看到你，就跟看到鬼一樣，誰忘得了你？」

「你認得她？」西門吹雪似乎話多了。

「見過他。」牛肉湯道。

「她是誰？」

「你居然不知道？」

「我為什麼會知道？你以為我是百曉生嗎？」

「你不必是百曉生，也應該知道她是誰才對。」

「哦？她到底是誰？」

西門吹雪沒說話，只是看著小老太婆。

小老太婆也沒說話，只是看著牛肉湯。

牛肉湯的臉忽然紅了起來，彷彿不是被一個老太婆看著，而是被一個多情少年盯著看的模樣。

「你是……」

「不錯。」小老太婆的聲音忽然變得年輕了：「我是。」

（三）

不錯，他就是陸小鳳，獨一無二的陸小鳳。

陸小鳳不是死了嗎？

「死？陸小鳳能死嗎？」小老太婆笑得很開心。

牛肉湯一看到小老太婆的笑容，看到他那一雙帶著促狹之意的眼神，她就知道這個小老太婆果然是陸小鳳。

看到陸小鳳未死，牛肉湯應該高興才對，但她卻忽然瞪起一雙大眼，怒道：「陸小鳳為什麼不能死？陸小鳳死了最好。」

「陸小鳳真的是死了最好嗎？」站在小老太婆旁邊的小老頭道，

「你是誰？這關你什麼事？」牛肉湯道。

「我？我不是誰，只不過沒有我，陸小鳳就真的只好死了。」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化妝術天下第一的人。」

「你？你就是司空摘星？」

「不錯。」

「那……」牛肉湯張大了嘴巴：「那在酒樓上那個司空摘星又是誰？」

「他？他就是死鬼陸小鳳。」

「陸小鳳不是他嗎？」牛肉湯指著小老太婆道。她實在被攪迷糊了。

「他是活著的陸小鳳。」

「那死鬼陸小鳳活著時是什麼人？」

「老實和尚！」

「老實和尚？」

「不錯。其實他應該叫做不老實和尚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應該在棺材裏不動的，他卻又要來找我，要我把他化妝成西門吹雪。化妝成西門吹雪他說不好玩，又化妝成我，你說他是不是不老實得很？」司空摘星道。

「我們在棺材裏看到的，是老實和尚？」

「如假包換的老實和尚。」

「棺材裏的人，明明是個死人呀。」

「他當然是個死人，要不然，怎麼能騙得了黃石鎮這群匪徒？」

「他死了，為什麼又會活起來呢？」

「因為他是武林中獨一無二的老實和尚。」

「老實和尚就能復活嗎？」

「當然。」

「為什麼？」

「因為老實和尚會龜息功。」

「啊，我懂了。」

「你真懂嗎？」

「當然，就是因為老實和尚懂龜息功，所以陸小鳳就找老實和尚化妝成他，然後讓他去裝死，對不對？」

「對極了，當時你在我旁邊偷看了是不是？」

「去你的。」牛肉湯道：「不過，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為什麼要找老實和尚裝死是不是？」陸小鳳道。

「是的。」

「黃石鎮本來是個很不受人注意的小鎮，我來到這裏，就發現每個人都隱藏著他們自己的武功，我就知道內中一定大有問題。」

「你怎麼知道他們隱藏著武功？」

「你別忘了，我是個小老太婆，我這雙眼，看過了江湖上多少事故？你以為小老太婆是白活了這幾十年嗎？」

「是是是，失敬失敬，恕小女子不知老前輩還有這麼一雙厲害的眼睛。」牛肉湯忍不住嘻嘻的笑了起來。

陸小鳳看了看西門吹雪，又道：「所以我就去找司空摘星，要他帶著化裝材料跟我走。他倒是一言不發的跟著我去找老實和尚。」

「找到了老實和尚，我劈頭就對他說：『和尚，把你的衣服統統脫下來。』你們知道老實和尚一聽到這句話，有什麼反應？」

「他一定吃驚得不得了。」牛肉湯道。

「不對。他居然一聲不響的把衣服脫得光光，然後他對我說：『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想不到陸小鳳也看破紅塵，要穿和尚的衣服出家去。』你說氣不氣人？」

「不氣人。」牛肉湯道。

「哦？為什麼不氣人？」

「因為你是要找他替你去死，他消遣你幾句，有什麼好氣的？」

陸小鳳忽然定定的看著牛肉湯。

「你看什麼？」

「我忽然發現，你怎麼變得這麼善解人意起來。所以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牛肉湯。」

「你說呢？」

「難說得很，尤其是司空摘星跟你在一起過。」

這時，很少講話的西門吹雪居然開口了：「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他們以為你死了，防備就放鬆了，你就可以暗中調查他們的陰謀。」

「你果然明白了。」

「那他們的陰謀是什麼？」牛肉湯道。

「我現在就帶你們去看他們的陰謀。」

（四）

沙大戶的大廳上。

大廳的柱子上綁著一個人，一個被頭散髮，身上受了很多處傷的人。

這個人顯然是曾經經過一番搏鬥格殺之後，才被擒綁起來的。

這個人，就是南北一十三省號稱第一的中原鏢局總鏢頭百里長青。

大廳的氣氛很低沉。

百里長青猶在喘氣，瞪著一雙怒目。

沙大戶背負著雙手，低著頭蹬方步。

宮素素、老闆娘定定的坐在椅上，動也不動。

小叫化和趙瞎子則你看我我看你，一言不發。

低沉的氣氛有壓人喘不過氣的感覺。

最先忍不住這種氣氛的，是趙瞎子，他霍地站了起來，大聲道：「金老大為什麼要我們留下他做活口？」

沙大戶轉身看著趙瞎子，道：「金老大這樣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不錯，我有我的道理。」

金鵬從屋內走出來，他身穿一套鑲著金邊華麗至極的衣服。

金鵬的衣服明亮得炫人眼目，但臉色卻陰沉得令人不欲看上一眼。他道：「你們知道我為什麼要留下活口嗎？」

他瞪著一雙怒目看著百里長青。百里長青也瞪著一雙怒目看他。

「我費了多少心血，安排了這個天衣無縫的計劃。」金鵬的視線從百里長青臉上落向廳堂每個人的眼睛，道：「我們殺了多少人，才讓你們頂替上黃石鎮的人，但是，現在卻功虧一簣，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人回答，因為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們甚至連金鵬說些什麼，也不太明瞭。

於是，金鵬只好帶著他們走出大廳，到達停放鑣車的地方。

「打開。」金鵬發號施令。

鏢車內的箱子打開了。

原本是黃澄澄耀眼的金子，現在忽然都不亮了。居然變成了一塊塊烏黑色的廢鐵。

他們又回到大廳。

大廳的氣氛更加低沉了，這回低沉得不但令人喘不過氣，而且還讓人的頭也不敢抬起來。

所有人都低著頭，注視著金鵬帶進來放在桌上的烏黑廢鐵。

然後，所有人的目光才望著他們的老大金鵬。

「這表示我們之中有人洩漏了這個秘密。」

「我們之中會有奸細？」沙大戶道。

「誰？」老闆娘道。

老闆娘的又目如火般射向趙瞎子。

趙瞎子嚇了一跳，也凝望著老闆娘，然後，他忽然望向小叫化。

小叫化則望向宮素素。

宮素素望著雜貨店的老闆，老闆望著老闆娘。

他們每個人都在互望著。

氣氛更凝重了。

金鵬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道：「現在最重要的，倒不是找出誰是內奸。」

他邊說，邊走向百里長青，道：「最重要的事，是查出被掉包的黃金在哪裏。」

他忽然一把抓住百里長青的頭髮，道：「你現在知道我為什麼要留下你來做活口了吧？只要說出黃金的下落，我不但立刻放了你，也放了你的部下，也不追究誰是內奸的問題，而且還把黃金分你一份。」

百里長青抬起頭，看著金鵬，忽然張嘴向著金鵬吐了一口帶血的痰，怒聲道：「呸。」

「呸得好！」一個聲音從門口傳來。

全部人的眼睛都回轉，落在說這話的人的臉上。

沒有人認得說這句話的人。

因為她是個小老太婆。

小老太婆又說話了：「如果你認為真的有人會相信你說的話，那真是活見鬼了。」

「你是什麼人？」金鵬怒道。

「我？我是個死人。」

「放肆。」

金鵬一個飛身，舉掌攻向小老太婆。小老太婆輕飄飄的飛身躲過，道：「你不問清楚我是誰就動手，萬一吃了虧怎麼辦？」

金鵬沒有理會這句話，運掌如風，招招都是殺著攻擊著。

小老太婆只是微笑的閃躲，連一招也沒有還手。

旁邊看的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

普天之下，能連續接下金鵬三十招而不還手的人，大概只有一個人。

──陸小鳳。

陸小鳳不是死了嗎？

他們每個人的腦海中都裝著這個問題，忽然間，小叫化的念頭一轉，轉到了小老太婆進來時說的一句話。

──我是個死人。

小叫化忽然顫抖了起來。

「他……他……他是陸小鳳。」

趙瞎子他們都被這句話嚇了一跳。

躲閃中的小老太婆忽然一個飛身，在空中連翻了七個筋斗，道：「不錯，我就是陸小鳳。」

小老太婆的人落地，臉上的化裝已經有翻筋斗的時候除去了。

他一站在地上，就變成了道道地地的陸小鳳了。

「你沒有死？」宮素素大驚道。

「我當然沒死。陸小鳳怎麼能死？死了，你們的陰謀豈不得逞了嗎？」

「那……」

「你們一定想知道死的是誰是不是？」

沒有人回答，因為大家的確是這麼想。

「我告訴你們，沒有人死。只有人假死。」

「假死？」

「假死的人是老實和尚。」陸小鳳道：「我請司空摘星替他易容，把他扮成我的模樣，然後在他的胸口上綁上一塊鐵片和一個血包。……」

「你們記得那天黃昏圍攻我的事嗎？其實，你們圍攻的是老實和尚，真的我早就躲在一旁觀察你們。」

「我發現你，沙大戶，使的是東洋神風刀法，我就知道，你們果然是一干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

「那天黃昏，老實和尚故意左閃右騰，最後一撞，把胸膛撞上宮萍的劍上。那個血包，就濺出了鮮血，和尚就馬上運起龜息功倒地。」

「那時天色已經很暗，你們當然看不清楚，而且，你們也太相信宮萍那一劍了。」

「所以她才會死在西門吹雪的劍下。」沙大戶道。

「她的死，是死於太自信，而且你們的失敗，卻是失敗於人類的習慣性。」陸小鳳道：「有誰，會在一個死人身上再補一劍的？沒有，所以，和尚裝死就成功了。」

「你別得意，陸小鳳，」老闆娘道：「西門吹雪和牛肉湯現在卻在我們手上。」

「真的嗎？」門口上又傳來了一個聲音。

這聲音，當然是牛肉湯得意之極的聲音。

一向不大說話的西門吹雪，又開口說話了：「如果我不故意中計被擒，金鵬的秘密能揭穿嗎？」

沒有人回答，因為每個人的臉色，都跟土一樣難看極了。

「我有一件事還不明白。」金鵬說道。

「什麼事？」陸小鳳道。

「黃金是被你掉包的嗎？」

「是的。」

「憑你一個人，能把這麼多黃金掉包？」

「其實，我並沒有真的把黃金掉包。」

「我不懂。」

「很簡單。」

陸小鳳走到放著一塊廢鐵的桌上，拿起那塊廢鐵，他伸手掏出他的玉扇，用玉扇在鐵上刮著。

烏黑的顏色逐漸被刮去，霍然露出黃澄澄閃閃生光的黃金。

所有人又愣住了。

「這些黃金，」陸小鳳道：「只不過是塗上一層很特殊的顏色而已。」

「可是，憑你一個人，能做到嗎？」

「當然不能。」門口又傳出了說話的聲音。

這次，老實和尚已經穿了他那身和尚裝，司空摘星也穿上那一身隨時都準備去摘星的勁裝。

「沒有我老實和尚的幫忙，陸小鳳怎麼可能塗得了那麼多黃金？」

「你別把我司空摘星的功勞不提，沒有我，你們兩個人四隻手是絕對塗不了那麼多黃金的。」

沒有人說話。事實上，誰又能說什麼？奸謀已經揭穿了，還有什麼話說？

唯一能說話的，就是用生命用鮮血來表示憤怒了。

因此，金鵬驀地拔出配劍，攻向陸小鳳。

沙大戶和趙瞎子攻向西門吹雪。

老闆娘攻向牛肉湯。

宮素素攻向司空摘星。

小叫化卻攻向綁在柱上的百里長青。

這裏面，最有希望得手的，就是小叫化。

因為百里長青是個沒有抵抗能力的人。

但是，小叫化錯了。

百里長青身上的繩索，忽然像紙碎般斷裂，而他的拳，卻在小叫化以為得手的時候，擊中了他的胸膛。

小叫化倒下了，倒下去的時候，他聽到百里長青說：「陸小鳳在閃躲金鵬的攻擊時，早就用內力把綁我的繩索弄斷了。」

一場大戰，很快就結束。

因為，普天之下，誰能敵得過陸小鳳和西門吹雪？更何況是他們兩人聯手？更何況旁邊還有司空摘星和老實和尚？

而且，邪，終歸是勝不了正的。

清晨，有霧。

黃石鎮的這一天清晨，居然沒有風。

沒有風刮起平日漫天飛舞的黃沙。

大概是連風也知道黃石鎮的風波已經平息了吧。

太陽逐漸升起。

一絲絲的陽光，映得地上的黃金閃閃生輝。

百里長青得意的笑著，看著鑣師搬運黃金裝箱。

其中一個鑣師抬頭問百里長青：「是誰救了我們？」

「除了他，還有誰？」

「他？他是誰？」

「他就是我。」

所有的鑣師都傻了，因為說這句話的人，是三個人。

小老頭除去化妝，原來是陸小鳳。

小老太婆原來是老實和尚。

陸小鳳原來是司空摘星。

所有的鑣師都笑了。

牛肉湯更是笑得嘻嘻亂響。

其中，笑得最宏亮的人，竟然是陸小鳳。

因為，他聽到了一個人的笑聲，這個人，是從來不笑的。

這個人，當然是西門吹雪。